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天主教書引
 此書之內容
 為西人之見
 者皆以此書
 為天主教之
 金史也編亦有
 西人編也亦不
 知合

解此書之字周圖真經

天主教之名當中



益揚乾坤明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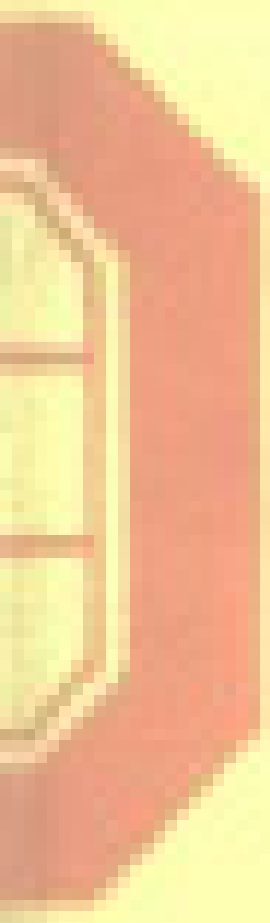
天主實

錄正古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及书目

〔法〕费赖之 著 冯承钧 译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及书目

〔法〕费赖之 著 冯承钧 译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上册

[法] 费赖之 著

冯承钧 译

中华书局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下 册

[法] 费赖之 著

冯 承 钧 译



中 华 书 局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PAR
LE P. LOUIS PFISTER, S. J.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1934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全二册)

[法]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桥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39印张·789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定价：44.00元

ISBN 7—101—01035—0/K·420

序

自明万历迄清乾隆二百年间，为旧耶稣会士在华活动之时期，于传布宗教之外，兼沟通中西学识，撰译无虑数百种，会士事迹可考者近五百人，其留存之史料，关系应甚重要也。然世人所知者，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之历算，雷孝思等之绘图，郎世宁等之绘画，张诚等缔结《中俄尼布楚条约》，冯秉正等翻译中国史书，此外会中杰出之人与其所撰之记录信札，世鲜知之。例如汤若望记清世祖致死之原因，安文思记张献忠据蜀事，卜弥格记永历命赴教廷求援事，皆大事也。治两朝史者，颇鲜征引及之。瞿式耜之人教受洗，在吾人为创闻，而在卜弥格书中竟谓实有其事。吴继善曾受张献忠礼部尚书职，安文思言之历历，其事应非诬也。观此足证此一部史料之重要。

今人所撰关于耶稣会士之书录，以费赖之神甫书最切于用。费赖之神甫书初印本颇罕觐，重印本去岁始完全刊布。惟原稿多舛误，虽经校订人整理一过，缺陷尚多。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甫在西文方面搜集材料不少，其意颇欲余在中文方面钩稽群书，共同校补。余以其事重，未遑应之。既而思国内研讨此类史料者应不乏人，不如先将此书转为华言，以为大辘椎轮，俾中西学者分别校补。是书立传凡四百六十七人，详略不等，盖为材料所限也。译文除将侈陈灵异之处略为删

节，错误显明之处偶为改正，略加案语外，无所增损。原书不分章节，兹为随译随刊计，分为若干卷，每传前列有参考书目，概属简称。别有主要参考书目表附于全书之后。征引之西书，关涉语言甚众，兹皆转录原文，俾使谙习各种语言者可以直接参考。第一卷校正讫，特识其缘起于卷首云。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冯承钧识

绪 言

本书撰者是费赖之〔Louis (Aloys) Pfister〕神甫^①，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九一年间人，一八六七年至中国。

①钩案：昔传教士几尽具汉姓名，本书卷首未题撰人汉名，检卷末索引，载其人名费赖之，字福民。近人徐宗泽撰《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写其名作费赖子，误也。

赖之工考证，一八六九年时已刊布有《江南教区记》；并撰有不少论文载入《天主教各教区会刊》中，又撰有《中国新教区书信集》（石印本）。此外别有《江南传道会地图》一幅，《传教师之目录》数种，数百种语言之《圣母经》等编。

一八七二年八月郎怀仁（Languillat）主教与传道会诸老成练达之士计议，举行科学研究，费赖之神甫担任纂集，所纂诸编中有《江南新教区通史》一部^①。赖之因哀辑材料不少，并在留华之二十三年中撰有日记，逐日记录，未曾间断，惜皆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芜湖之火^②。本人即殁于火灾后数日，时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七日也。

①参看史式微（J. de la Servièrre）《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一九四页。

②同上书，第一卷序。

然尚留存有重要著作一部，全书已编成，预备刊行，即本书也。赖之编纂此书亘二十年，兹全录其标题如下：

《始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Xavier)之死,迄耶稣会之废止,留华传布福音之一切耶稣会士之传记及书录,同会费赖之撰,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五年撰于上海》

其书凡三易稿,每次发现有新资料,辄补订而增广之。第二次稿本较第一次卷帙更为繁重,题年为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五年,前有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序。第三次稿本更巨,共有一千四百四十三页(表录未计),合为大八开本,凡五册。成书之时,应在一八八六年顷,盖中有若干参考书籍为一八八五年刊本,然此写本标题仍用前一稿本年月,作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五年,并重录一八七五年序^①。

①原序转录于后,惟略将其文删节而已。

此第三稿本中极可宝贵之资料固然甚多,而重大缺陷亦间有之。所引之文及所参考之书,不常详细注明出处,而文笔亦有时疏陋,是其失也。诸道长以为此种缺陷未补,不能核准刊行。会费赖之神甫死,如任此重要稿件散失,未免可惜。于是在一八九七年决定石印若干本,不许售卖。仅许供江南诸教师书室或档库之收藏;非得传道会道长之许可,不得交给外人阅览。

顾自世人知有此列传以后,各方索者纷至,有为其他教区之传教师,有为留心汉学及历史之友朋及欧洲通讯员。由是印本无一存者,乃索者日见其多也。

吾人明知列传必须完全改订。盖自一八八六年以后,关于中国教区史之书籍出版者甚多;各档库之有条理的寻究,所增未刊资料亦复不少。惟现在时间人材并缺,吾人以为等待改订之前,似须应各方不断之求,用史料名义,将费赖之神甫

之《列传》印行，以供诸传教师参考，至其体裁内容则仍原书^①。

①仅有第一传(《圣方济各沙勿略传》)，由史式徽神甫在一九二五年完全改订。

吾人仅(此仅字所代表之工作亦复甚巨)将引文及参考书泛指出处者审订补充之。若干最新之专门著作与伯希和(Pelliot)之研究为之补入。书录部分从新审查一过，据以对勘者，以索默尔沃热尔(Sommervogel)神甫之书录为多。若干年代显有错误者为之改正。于附注中著录异文。地名附以汉字。文笔疏陋者为之润色。此外吾人正从事于一种按照字母次序的总索引(人名地名书题大事)之编纂，如蒙天主乐许，行将附载于本书第二册后。

吾人特应中国诸传教师之请，以此书供其研求。虽有疏误，甚愿彼等得利用之，并请彼等将所认为必须改订增补之处通知吾人。行将综合其文编一附录，慎重保存，以供将来编纂定本之用云^①。

①此种文字将刊布于单页中，俾能插载于本书之内。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圣依纳爵(St. Ignace de Loyola)祭日 汉学研究所识

原 序

吾人现在刊行之书，并非完全新作。先有进士韩霖、张庚二人^①，曾用汉文撰有《圣教信证》。序题顺治丁亥，适当西历之一六四七年。其书之旨趣乃在证明基督教之真实，而传教者之离其祖国并非为欺骗华人而来也。其书在一六六八年及一六七四年刻于北京。

①张庚非进士，仅为举人，见艾儒略(J. Aleni)撰《利玛窦行迹》。

南怀仁(F. Verbiest)神甫曾将此书补订，前有长篇历史绪言；题曰《道学家传》^①。彼于所举公教真实诸证中，对于诸出类拔萃之学者，离其家国，舍其福乐，而谋华人救赎一证，尤深切言之。

①参看本书第一二四传。

柏应理(Couplet)神甫曾将南怀仁神甫之《道学家传》译为拉丁文，于一六八六年刊于巴黎^①。标题作《一五八一至一六八一年传教中国之耶稣会诸神甫名录》，并以《康熙朝之欧罗巴天文》一篇附于南怀仁神甫原书之后。

①参看本书第一一四传。

名录虽佳，然不完备：时间仅限百年，自一六八一年后迄于一七七三年耶稣会废止时之一切入华耶稣会士，皆未著录。尤可惋惜者，此书故将一切辅佐教士之名遗漏，并有神甫数人

因行迹未详而不见于是编。盖以柏应理神甫之《名录》极为简略，所著录者，人名年代与诸传教师所撰之汉籍标题而已。

吾人之目的即在尽吾人之所能，补足此种缺陷，遗者补之，阙者续之，止于旧耶稣会最后会士之死，而于各人之传记书录务求完备。设若资料更较丰富，此编或者更加完全，然读者不应忘者，撰者远处欧洲六千里(Lieues)外，未能参考诸图书馆之藏书，有若干罕觏之书籍未能检阅也。但吾人有一非常便利：即能参考若干写本、中国载籍，及不少殁于北京的古耶稣会士之碑文，斯皆赖得法国驻华使馆第一译员德沃利亚(Deveria)之助。吾人对之诚实热烈表示感谢^①。其经吾人参考之书籍目录别详后编^②。

①德沃利亚，一八八四至一八九九年间人；一八六〇至一八七六年间驻中国。参看《通报》，一八九九年刊，四八一至四八七页。

②见本书卷末。

虽赖此种辅助，吾人对于若干传教师，仅能记载若干事迹年代，此诚堪惋惜者也。但愿有更较博达而幸运较佳之人阐发幽隐，将此种博学信道教士之事迹补辑之。

关于诸传教师之事业，可分为三个时代，读者不难在此《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见之。

第一时代始一五八〇年，终一六七二年，约一个世纪，为不少汉文著述撰刻之时代。在此开始时代，必须驳斥偶像崇拜，说明真正教旨，培养信心，满足信念，训导信徒。顾君主贵人之保护，寓有大益，则应用学术方法而获良之。由是最初传教师撰有数学、天文、物理之书甚多，与所撰关于宗教及辩论

之书相等，或且过之。此时期盖为李玛诺 (E. Diaz Senior)，阳玛诺 (E. Diaz Junior)，罗雅各 (J. Rho)，艾儒略 (J. Aleni)，金尼阁 (N. Trigault)，高一志 (Vagnoni)，利类思 (Buglio)，安文思 (G. de Magalhaens)，柏应理 (Couplet)，尤其是利玛窦 (M. Ricci)，汤若望 (Adam Schall)，南怀仁 (F. Verbiest) 诸贤圣与博学教士生存之时期。

第二时代始一六七二年，终雍正 (一七二二至一七三六) 初年；是为北京及诸行省法国传教会产生发展之时代。中国礼仪问题在是时辩争甚烈，时常超过限度，后在本笃十四世 (Benoit XIV) 时始完全解决 (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就此一刺激问题曾发表有不少文章^①。《传教信札》即在此时代开始刊布，其叙事繁多，信心虔笃，今尚为读者所嗜读也。科学在是时仍在培植。雷孝思 (Régis) 神甫等测绘中国地图，冯秉正 (de Mailla) 神甫翻译中国编年史书，安多 (Thomas)，卫方济 (Noël)，张诚 (Gerbillon)，巴多明 (Parrenin)，马若瑟 (d'Prémare)，殷弘绪 (d'Entrecolles)，戴进贤 (Kögler) 诸神甫等，从事于满文汉文数理、天文之有用工作。虽有凌虐之事，公教仍传布于全国，是以康熙皇帝曾言：就是基督教之格言及其在中国之进步测之，将来必有一日成为占优势之宗教^②。

①吾人对此问题不愿有所申述，盖其无议论之余地也。宗座业已决定，教会既有断言，任何传教师不能有所怀疑，亦不能发生何种微末抗议。

②参看白晋 (Bouvet)《康熙皇帝》，一一三页。

第三时代则见最后之传教师为保持人数逐渐加增的诸教区之信仰，宁愿作勇敢的牺牲，奋斗至于末日。虐待之事，陆

续发生，遍延全国。此非撰述之时，必须先其所急也。然在此蒙难时代，如宋君荣(Gaubil)，刘松龄(Hallerstein)，蒋友仁(Bencist)，韩国英(Cibot)，钱德明(Amiot)辈之功绩，诃不伟欤。

兹仅对一重要问题微有一言。此名录中列载之耶稣会士约有五百，其为华籍者七十人。耶稣会外之其他华籍司铎，而经本会会士训练者尚有若干。此种比例据贝特朗(X. Bertrand)神甫《传道会历史记录》所引金尼阁、柏应理、鲁日满(de Rougemont)、南怀仁诸神甫呈进宗座之记录，一六九五年神甫之人数，明白证明本会常欲养成一种本地神职班，在中国抑在他国皆同然也。

吾人对于法国传道会诸神甫所留存之官话写法，务保存之，仅将每字开始之ou 缀音代以英文之w而已。至若吾人引用之文籍，务求按文转录：盖吾人注意之一点，在传记中抑在书录中，参考时固然不免见有差违，然务求引文必为诸原作者著作之语；否则吾人将剥夺其叙述之真实性，而无理由负担未能始终审核之责任矣。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费赖之识于上海

目 录

上

序.....	(1)		
绪言.....	(3)		
原序.....	(7)		
一 方济各沙勿略.....	(1)	一五 郭居静.....	(57)
二 巴莱多.....	(10)	一六 苏如望.....	(62)
三 培莱思.....	(14)	一七 龙华民.....	(64)
四 黎伯腊和黎耶腊	(17)	一八 罗如望.....	(71)
五 加奈罗.....	(18)	一九 庞迪我.....	(73)
六 范礼安.....	(20)	二〇 李玛诺.....	(77)
七 罗明坚.....	(23)	二一 费奇规.....	(81)
八 巴范济.....	(30)	二二 黎宁石.....	(84)
九 利玛窦.....	(31)	二三 杜禄茂.....	(85)
一〇 麦安东.....	(47)	二四 骆人禄.....	(86)
一一 孟三德.....	(49)	二五 林斐理.....	(87)
一二 石方西.....	(51)	二六 高一志.....	(88)
一三 钟巴相.....	(53)	二七 鄂本笃.....	(97)
一四 黄明沙.....	(55)	二八 游文辉.....	(105)
		二九 徐必登.....	(106)

- | | | | |
|----|-----------------|----|----------------|
| 三〇 | 熊三拔…………… (106) | 五〇 | 费玛诺…………… (186) |
| 三一 | 阳玛诺…………… (110) | 五一 | 黎若望…………… (187) |
| 三二 | 金尼阁…………… (115) | 五二 | 嘉尔定…………… (187) |
| 三三 | 丘良厚…………… (125) | 五三 | 罗历山…………… (189) |
| 三四 | 钟鸣礼…………… (127) | 五四 | 伏若望…………… (191) |
| 三五 | 石宏基…………… (128) | 五五 | 罗雅谷…………… (192) |
| 三六 | 丘良稟…………… (129) | 五六 | 卢安德…………… (197) |
| 三七 | 倪雅谷…………… (130) | 五七 | 庞类思…………… (199) |
| 三八 | 〔附一〕…………… (131) | 五八 | 费藏裕…………… (203) |
| | 〔附二〕…………… (131) | 五九 | 徐复元…………… (200) |
| | 〔附三〕…………… (131) | | 〔附〕戈泰思… (201) |
| 三九 | 艾儒略…………… (132) | 六〇 | 班安德…………… (201) |
| 四〇 | 毕方济…………… (142) | 六一 | 郭玛诺…………… (203) |
| 四一 | 曾德昭…………… (148) | 六二 | 颜尔定…………… (204) |
| 四二 | 史惟贞…………… (152) | 六三 | 瞿洗满…………… (204) |
| 四三 | 郇若望…………… (154) | 六四 | 聂伯多…………… (206) |
| 四四 | 法类思…………… (155) | 六五 | 方德望…………… (208) |
| | 〔附一〕纳爵… (155) | 六六 | 谢贵禄…………… (210) |
| | 〔附二〕康玛窦 | 六七 | 卢纳爵…………… (211) |
| | …………… (156) | 六八 | 林本笃…………… (212) |
| 四五 | 傅汎际…………… (156) | 六九 | 努纳爵…………… (214) |
| 四六 | 邓玉函…………… (158) | 七〇 | 金弥格…………… (214) |
| 四七 | 费乐德…………… (163) | 七一 | 陆若汉…………… (216) |
| 四八 | 祁维材…………… (166) | 七二 | 杜奥定…………… (220) |
| 四九 | 汤若望…………… (167) | 七三 | 马多禄…………… (221) |

- | | | | | | |
|----|----------|-------|-----|----------|-------|
| 七四 | 谭玛兰····· | (223) | 九七 | 客方西····· | (287) |
| 七五 | 郭纳爵····· | (224) | 九八 | 马雅····· | (288) |
| 七六 | 李范济····· | (226) | 九九 | 利玛弟····· | (289) |
| 七七 | 范有行····· | (226) | 一〇〇 | 王若翰····· | (290) |
| 七八 | 何大化····· | (227) | 一〇一 | 洪度贞····· | (291) |
| 七九 | 潘国光····· | (230) | 一〇二 | 刘迪我····· | (292) |
| 八〇 | 利类思····· | (235) | 一〇三 | 傅沧溟····· | (298) |
| 八一 | 贾宜睦····· | (247) | | 〔附〕巴莱笃 | |
| 八二 | 孟儒望····· | (249) | | ····· | (299) |
| 八三 | 徐日升····· | (250) | 一〇四 | 聂仲迁····· | (300) |
| 八四 | 万密克····· | (251) | 一〇五 | 穆尼阁····· | (303) |
| 八五 | 卢安东····· | (252) | 一〇六 | 乐类思····· | (304) |
| 八六 | 梅高····· | (253) | 一〇七 | 穆格我····· | (305) |
| 八七 | 李方西····· | (254) | 一〇八 | 穆迪我····· | (306) |
| 八八 | 安文思····· | (256) | 一〇九 | 林公撒····· | (309) |
| 八九 | 费藏玉····· | (260) | 一一〇 | 林玛诺····· | (309) |
| 九〇 | 卫匡国····· | (260) | 一一一 | 冯公撒····· | (310) |
| 九一 | 穆尼阁····· | (266) | 一一二 | 郭巴柏····· | (310) |
| 九二 | 瞿安德····· | (270) | 一一三 | 郭玛诺····· | (311) |
| | 〔附〕阿则维多 | | 一一四 | 柏应理····· | (311) |
| | ····· | (274) | 一一五 | 苏纳····· | (318) |
| 九三 | 卜弥格····· | (274) | 一一六 | 吴尔铎····· | (319) |
| 九四 | 张玛诺····· | (281) | 一一七 | 郎安德····· | (320) |
| 九五 | 成际理····· | (282) | 一一八 | 毕嘉····· | (321) |
| 九六 | 汪儒望····· | (284) | 一一九 | 白乃心····· | (325) |

- | | | | |
|-----|-------------|-----|-------------|
| 一二〇 | 殷铎泽…… (327) | 一四一 | 郑玛诺…… (380) |
| 一二一 | 陆安德…… (332) | 一四二 | 徐日升(葡萄牙) |
| | 〔附〕努若翰 | | …………… (380) |
| | …………… (336) | 一四三 | 汪多玛…… (384) |
| 一二二 | 鲁日满…… (336) | 一四四 | 李西满…… (385) |
| 一二三 | 瞿笃德…… (339) | 一四五 | 张安当…… (386) |
| 一二四 | 南怀仁…… (340) | 一四六 | 万其渊…… (387) |
| 一二五 | 甘类思…… (360) | 一四七 | 鲁日孟…… (388) |
| 一二六 | 恩理格…… (360) | 一四八 | 洪度亮…… (389) |
| 一二七 | 穆亚立…… (363) | 一四九 | 何纳爵…… (390) |
| 一二八 | 罗雅各…… (364) | 一五〇 | 张儒良…… (390) |
| 一二九 | 方玛诺…… (364) | 一五一 | 齐又思…… (391) |
| 一三〇 | 杨若瑟…… (355) | 一五二 | 罗历山…… (391) |
| 一三一 | 罗迪我…… (366) | 一五三 | 潘玛诺…… (392) |
| 一三二 | 罗阁伯…… (366) | 一五四 | 穆若瑟…… (394) |
| 一三三 | 狄若瑟…… (367) | 一五五 | 都加禄…… (395) |
| 一三四 | 石嘉乐…… (368) | 一五六 | 吴历…… (396) |
| 一三五 | 闵明我…… (369) | 一五七 | 奚安当…… (398) |
| | 〔附〕皮方济 | 一五八 | 金玉敬…… (398) |
| | …………… (374) | 一五九 | 孟由义…… (399) |
| 一三六 | 葛安德…… (376) | 一六〇 | 马玛诺…… (400) |
| 一三七 | 金百炼…… (376) | 一六一 | 苏霖…… (400) |
| 一三八 | 方济各…… (377) | 一六二 | 刘蕴德…… (402) |
| 一三九 | 冯思嘉…… (379) | 一六三 | 安多…… (403) |
| 一四〇 | 范方济…… (379) | 一六四 | 何天章…… (412) |

- | | | | | | |
|-----|--------|-------|-----|--------|-------|
| 一六五 | 龚尚实…… | (413) | 一八八 | 陈方济…… | (470) |
| 一六六 | 庞若翰…… | (415) | 一八九 | 成方济…… | (470) |
| 一六七 | 陆若瑟…… | (416) | 一九〇 | 克森德…… | (471) |
| 一六八 | 罗斐理…… | (417) | 一九一 | 鲁伯都…… | (471) |
| 一六九 | 卫方济…… | (418) | 一九二 | 鲁类思…… | (471) |
| 一七〇 | 洪若翰…… | (423) | 一九三 | 樊西元…… | (472) |
| 一七一 | 白晋…… | (434) | 一九四 | 法安多…… | (473) |
| 一七二 | 李明…… | (441) | 一九五 | 骆保禄…… | (474) |
| 一七三 | 张诚…… | (444) | 一九六 | 罗玛诺…… | (476) |
| 一七四 | 刘应…… | (453) | 一九七 | 麦雅谷…… | (477) |
| | 〔附〕罗类思 | | 一九八 | 纪理安…… | (477) |
| | …… | (459) | 一九九 | 沈弥格…… | (480) |
| 一七五 | 郭天庞…… | (459) | 二〇〇 | 法方济…… | (481) |
| 一七六 | 艾未大…… | (460) | 二〇一 | 费约理…… | (481) |
| 一七七 | 马玛诺…… | (461) | 二〇二 | 鲍仲义…… | (481) |
| 一七八 | 陆希言…… | (461) | 二〇三 | 万惟一…… | (482) |
| 一七九 | 王石汗…… | (462) | 二〇四 | 郭若望…… | (483) |
| 一八〇 | 郭天爵…… | (464) | 二〇五 | 艾逊爵…… | (483) |
| 一八一 | 江纳爵…… | (465) | 二〇六 | 林安多…… | (485) |
| 一八二 | 金弥格…… | (465) | | 〔附〕冯斯嘉 | |
| 一八三 | 卢依道…… | (466) | | …… | (487) |
| 一八四 | 张方济…… | (467) | 二〇七 | 金澄…… | (488) |
| 一八五 | 李国正…… | (468) | 二〇八 | 杨安德…… | (488) |
| 一八六 | 何大经…… | (468) | 二〇九 | 闵玛弟…… | (489) |
| 一八七 | 张方济…… | (469) | 二一〇 | 曾类斯…… | (489) |

- | | | | | | |
|-----|-------|-------|-----|-------|-------|
| 二一一 | 罗安当…… | (489) | 二三一 | 孟正气…… | (505) |
| 二一二 | 李若望…… | (490) | 二三二 | 颜理伯…… | (508) |
| 二一三 | 高嘉乐…… | (490) | 二三三 | 巴多明…… | (509) |
| 二一四 | 杨若翰…… | (491) | 二三四 | 南光国…… | (525) |
| 二一五 | 瞿良道…… | (492) | 二三五 | 马若瑟…… | (525) |
| 二一六 | 戈德望…… | (492) | 二三六 | 雷孝思…… | (537) |
| 二一七 | 罗玛弟…… | (492) | 二三七 | 卫嘉禄…… | (545) |
| 二一八 | 龙安国…… | (493) | 二三八 | 恩安当…… | (545) |
| 二一九 | 毕登庸…… | (494) | 二三九 | 马安能…… | (546) |
| 二二〇 | 庞嘉宾…… | (494) | 二四〇 | 唐玛诺…… | (546) |
| 二二一 | 利安国…… | (496) | 二四一 | 薄贤士…… | (547) |
| 二二二 | 瞿良士…… | (498) | 二四二 | 殷弘绪…… | (548) |
| 二二三 | 陆玛诺…… | (499) | 二四三 | 傅圣泽…… | (555) |
| 二二四 | 何多敏…… | (499) | 二四四 | 宋若翰…… | (561) |
| 二二五 | 贾嘉禄…… | (500) | 二四五 | 罗德先…… | (562) |
| 二二六 | 艾斯珂…… | (501) | 二四六 | 范若瑟…… | (565) |
| 二二七 | 李若瑟…… | (501) | 二四七 | 聂若望…… | (566) |
| 二二八 | 卜纳爵…… | (502) | 二四八 | 穆敬远…… | (567) |
| 二二九 | 利圣学…… | (503) | 二四九 | 蒋若翰…… | (569) |
| 二三〇 | 翟敬臣…… | (505) | 二五〇 | 郭中传…… | (570) |

下

- | | | | | | |
|-----|-------|-------|-----|-------|-------|
| 二五一 | 樊继训…… | (573) | 二五四 | 沙守信…… | (578) |
| 二五二 | 毕多明…… | (574) | 二五五 | 苏安当…… | (580) |
| 二五三 | 方记金…… | (575) | 二五六 | 龚当信…… | (580) |

- | | | | |
|-----|-----------------------|-----|-------------|
| 二五七 | 顾铎泽…… (584) | 二八〇 | 林济各…… (628) |
| 二五八 | 戈维里…… (587) | 二八一 | 台维翰…… (629) |
| 二五九 | 赫苍璧…… (589) | 二八二 | 公类思…… (630) |
| 二六〇 | 杜德美…… (594) | 二八三 | 随弥嘉…… (631) |
| 二六一 | 隆盛…… (597) | 二八四 | 麦大成…… (632) |
| 二六二 | 聂若翰…… (597) | 二八五 | 阳秉义…… (633) |
| 二六三 | 卜文气…… (599) | 二八六 | 邓立山…… (635) |
| 二六四 | 汤尚贤…… (600) | 二八七 | 储斐理…… (635) |
| 二六五 | 陆伯嘉…… (603) | 二八八 | 夏德修…… (636) |
| 二六六 | 李良…… (603) | 二八九 | 滕若瑟…… (638) |
| | 〔附〕卢多禄
…………… (604) | 二九〇 | 卜日生…… (638) |
| 二六七 | 索玛诺…… (605) | 二九一 | 张貌理…… (641) |
| 二六八 | 彭加德…… (605) | 二九二 | 胥孟德…… (643) |
| 二六九 | 冯秉正…… (607) | 二九三 | 郎世宁…… (646) |
| 二七〇 | 庞克修…… (615) | 二九四 | 罗怀忠…… (650) |
| 二七一 | 安道义…… (615) | 二九五 | 房日升…… (652) |
| 二七二 | 习展…… (616) | 二九六 | 喜大教…… (653) |
| 二七三 | 德其善…… (617) | 二九七 | 戴进贤…… (654) |
| 二七四 | 费 隐…… (617) | 二九八 | 罗佩思…… (665) |
| 二七五 | 张安多…… (620) | 二九九 | 徐懋德…… (655) |
| 二七六 | 穆若瑟…… (622) | 三〇〇 | 席宾…… (668) |
| 二七七 | 德玛诺…… (622) | 三〇一 | 严嘉乐…… (669) |
| 二七八 | 石可圣…… (626) | 三〇二 | 麦安东…… (672) |
| 二七九 | 梅若翰…… (627) | 三〇三 | 裴方济…… (672) |
| | | 三〇四 | 米来迓…… (673) |

- | | | | |
|-----|-------------|-----|-------------|
| 三〇五 | 徐茂盛…… (674) | 三二八 | 罗秉中…… (755) |
| 三〇六 | 安泰…… (677) | 三二九 | 巴若翰…… (755) |
| 三〇七 | 倪天爵…… (678) | 三三〇 | 高若望…… (756) |
| 三〇八 | 穆安东…… (679) | 三三一 | □玛诺…… (757) |
| 三〇九 | 秉多…… (679) | 三三二 | 陈圣修…… (757) |
| | 〔附〕嘉尔达 | 三三三 | 赵加彼…… (758) |
| | …… (680) | 三三四 | 吴君…… (759) |
| 三一〇 | 樊守义…… (680) | 三三五 | □德望…… (762) |
| 三一〇 | 霍…… (683) | 三三六 | 沈东行…… (762) |
| 三一〇 | 傅方济…… (683) | 三三七 | □玛实…… (763) |
| 三一〇 | 利博明…… (684) | 三三八 | 尚玛诺…… (763) |
| 三一〇 | 宋君荣…… (685) | 三三九 | 仇伯都…… (764) |
| 三一〇 | 雅嘉禄…… (719) | 三四〇 | 陈多禄…… (764) |
| 三一〇 | 何云汉…… (720) | 三四一 | □雅谷…… (766) |
| 三一〇 | 麦有年…… (722) | 三四二 | 周若瑟…… (766) |
| 三一〇 | 陈善策…… (722) | 三四三 | 查林格…… (767) |
| 三一〇 | 纪类思…… (725) | 三四四 | 迦尔范…… (767) |
| 三一〇 | 索智能…… (728) | 三四五 | 费若瑟…… (768) |
| 三一〇 | 安玛尔…… (730) | 三四六 | 赵圣修…… (771) |
| 三一〇 | 黄安多…… (731) | 三四七 | 杨方济…… (773) |
| 三一〇 | 沙如玉…… (742) | 三四八 | 任重道…… (774) |
| 三一〇 | 孙璋…… (745) | 三四九 | 魏继晋…… (775) |
| 三一〇 | 纽若翰…… (750) | 三五〇 | 鲍友管…… (778) |
| 三一〇 | □纱微…… (753) | 三五〇 | 刘松龄…… (780) |
| 三一〇 | 程儒良…… (754) | 三五二 | 南怀仁(奥地利) |

- | | | |
|--------------------|-----|----------------|
| (790) | 三七七 | 蒋友仁..... (848) |
| 三五三 傅作霖..... (805) | 三七八 | 杨若望..... (860) |
| 三五四 □若翰..... (810) | 三七九 | 王若望..... (862) |
| 三五五 嘉类思..... (811) | 三八〇 | 杜纱微..... (862) |
| 三五六 王致诚..... (820) | 三八一 | 吴直方..... (863) |
| 三五七 杨自新..... (826) | 三八二 | 费德尼..... (863) |
| 三五八 □斯唐..... (827) | 三八三 | 艾启蒙..... (864) |
| 三五九 马若瑟..... (827) | 三八四 | 郭方济..... (867) |
| 三六〇 罗班..... (828) | 三八五 | 尚若翰..... (868) |
| 三六一 汤执中..... (829) | 三八六 | 傅安德..... (869) |
| 三六二 石若翰..... (835) | 三八七 | 刘多默..... (870) |
| 三六三 纪文..... (836) | 三八八 | 穆玛诺..... (870) |
| 三六四 □多玛..... (837) | 三八九 | □若瑟..... (871) |
| 三六五 许方济..... (837) | 三九〇 | 崔保禄..... (872) |
| 三六六 □达德..... (838) | 三九一 | □兴福..... (872) |
| 三六七 鲁仲贤..... (839) | 三九二 | 钱德明..... (873) |
| 三六八 □西满..... (841) | 三九三 | 康斐理..... (906) |
| 三六九 林德瑶..... (841) | 三九四 | 刘保禄..... (907) |
| 三七〇 孙觉人..... (843) | 三九五 | 郎若瑟..... (908) |
| 三七一 管玛尔..... (843) | 三九六 | 高慎思..... (911) |
| 三七二 归玛诺..... (844) | 三九七 | 穆方济..... (914) |
| 三七三 习若望..... (845) | 三九八 | 毕安多..... (914) |
| 三七四 艾若翰..... (846) | 三九九 | 罗启明..... (915) |
| 三七五 谈方济..... (846) | 四〇〇 | 杨达..... (915) |
| 三七六 马德昭..... (847) | 四〇一 | 张舒..... (916) |

- | | | | |
|-----|-------------|-----|---------------------|
| 四〇二 | 卫玛诺…… (917) | 四二七 | 杨德望…… (970) |
| 四〇三 | 麦西蒙…… (917) | 四二八 | 高类思…… (975) |
| 四〇四 | 毕纳爵…… (918) | 四二九 | 毕若翰…… (978) |
| 四〇五 | 林若瑟…… (919) | 四三〇 | 晁俊秀…… (979) |
| 四〇六 | 林方济…… (920) | 四三一 | 金济时…… (1013) |
| 四〇七 | 骆尼阁…… (920) | 四三二 | 严守志…… (1019) |
| 四〇八 | 蓝方济…… (924) | 四三三 | 甘若翰…… (1019) |
| 四〇九 | 陶…… (925) | 四三四 | 巴新…… (1025) |
| 四一〇 | 韦斯玳…… (926) | 四三五 | 齐类思…… (1028) |
| 四一一 | 曹貌禄…… (927) | 四三六 | 贺清泰…… (1030) |
| 四一二 | 法安东…… (928) | 四三七 | 潘廷璋…… (1036) |
| 四一三 | 伽若瑟…… (929) | 四三八 | 李俊贤…… (1041) |
| 四一四 | 冯若望…… (930) | 四三九 | 侯钰…… (1041) |
| 四一五 | 河弥德…… (930) | 四四〇 | 贾克兴…… (1042) |
| 四一六 | 许立正…… (933) | 四四一 | 穆类思等四人
…… (1042) |
| 四一七 | 索德超…… (933) | | 〔附〕穆保禄
…… (1044) |
| 四一八 | 安国宁…… (936) | | |
| 四一九 | 韩国英…… (938) | | |
| 四二〇 | 方守义…… (953) | 四四二 | 卢若望…… (1046) |
| 四二一 | 刘道路…… (958) | 四四三 | 阿瓜多…… (1048) |
| 四二二 | 刘保禄…… (959) | 四四四 | 范大讷…… (1048) |
| 四二三 | 姚若翰…… (960) | 四四五 | 郅维铎…… (1049) |
| 四二四 | 巴良…… (961) | 四四六 | 波尔德…… (1049) |
| 四二五 | 腊伯都…… (962) | 四四七 | 甘玛诺…… (1049) |
| 四二六 | 汪达洪…… (963) | 四四八 | 桂德望…… (1050) |

四四九	傅其达……(1051)	四五九	习安东……(1056)
四五〇	郭玛诺……(1051)	四六〇	德……(1056)
四五一	贡玛诺……(1052)	四六一	齐亚……(1058)
四五二	杨……(1052)	四六二	(阙名)……(1059)
四五三	罗明尧……(1053)	四六三	(阙名)……(1059)
四五四	□保禄……(1053)	四六四	赵中……(1060)
四五五	孟……(1053)	四六五	蔡按铎……(1061)
四五六	皮若望……(1054)	四六六	魏……(1061)
四五七	罗历西……(1054)	四六七	邹……(1061)
四五八	罗若瑟……(1055)		
西文主要参考书……(1063)			
中文主要参考书……(1095)			
本书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1097)			
译名对照索引……(1147)			
传目索引……(1205)			
后记……(1214)			

一 方^①济各沙勿略

一五〇六年四月七日生——一五四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入会^②。——一五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愿——一五五二年至华——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三日之夜歿于上川。

兹将记述此远东宗徒与中国发生关系之诸要文鸠集于此，或亦为读者所乐许也。诸文录自西班牙神甫之伟大刊物《沙勿略事辑》^③，克罗 (Cros)^④、布鲁 (Brou)^⑤ 二神甫新撰之两部法文《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亦多采之。

①薛孔昭 (Sica)《耶稣会神甫和修士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一八九二)作方。费赖之作范。

②是为教宗保罗三世 (Paul III) 核准耶稣会的敕令颁布之时期。

③《沙勿略事辑》，马德里一八九九年以后刊本，载《耶稣会史辑》。

④一九〇〇年巴黎刊本。

⑤一九一二年巴黎刊本，卷二，二二二页。一九二二年有第二版，吾人所征引者即此本也。

沙勿略最初思及传教中国之日，似在居留日本之时。彼与有学识的日本人，尤与僧人辩论之中，辄惊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部文

化之所本也。

“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知有之？”^① 与辩者以此语作答不只一次。宗徒于是自思，使日本归依之善法，莫若传播福音于中国。彼在一五五二年曾记述云：“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派之一大根据点。”^② 当时沙勿略所得关于中国及其居民之消息甚佳：“留居其国之葡萄牙人谓其为正义国家，优于全基督教界诸国。我在日本及他处所见之华人，皆聪明而多智巧，远为日本人所不及，且为习于劳苦之人也。”^③ 复有人向其誉扬此国之统一，君主一人治之。若使此君主归依基督之教，其广大领土将必从之也^④。

①《沙勿略事辑》，卷一，六六三页。

②《沙勿略事辑》，卷一，六九五页。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二二二页。

③《沙勿略事辑》，卷一，六九四页以下。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二二一页。

④布鲁译《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二二二页。

惟应注意者，沙勿略在由满刺加赴日本之途中，于所乘之中国海舶上，亦曾见华人之缺点。船主船员常欲避免约定之义务，而彼等之幼稚迷信，曾使沙勿略大感苦痛也^①。

①《沙勿略事辑》，卷一，五七三页。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一一九页以下。

顾沙勿略前在印度创立之传道会，势须本人亲往整

理,于是此宗徒决于一五五一年十一月附葡萄牙船离去丰后(Bungo)。同年十二月抵上川,即彼来年病故之所;在此见其挚友葡萄牙人培莱刺(Diogo Pereira)之船舶圣克罗切(Santa Croce)号,遂附之至满刺加。

沙勿略在航行中,曾以其对于中国之计划告其友培莱刺,最稳妥进入中国之法,要在由印度总督遣使人朝中国皇帝。因拟定培莱刺为使臣,沙勿略随使行,试以此法取得传教之许可。此慷慨商人为堪以接受宗徒秘密之人,彼遂期于来年驾同一船舶往复中国,并自任出使之一切费用。印度总督诺隆哈(don Alphonse Noronha)及果阿主教阿布奎基(don Jean de Albuquerque)皆赞其谋,总督并以使臣之例行证书付培莱刺。

不意满刺加长官阿塔伊德(don Alvaro de Ataide)之嫉妒,竟将此谋完全破坏。彼见使节之煊赫,愤使节之荣与利为一寻常商人所独揽,留培莱刺于满刺加,不许圣克罗切号前往中国,且以其党羽监视船员。沙勿略用宗座专使名义以谴责胁之,此长官不为所动,反命其党羽凌辱圣者^①。

①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三二五页以下。

沙勿略随同葡萄牙使臣前赴中国之计划,因是抛弃;所余者只有犯冒险阻潜入中国之一法矣。诸友劝其勿行,然彼决意前往。一五五二年八月圣克罗切号载之至上川^①。时已有葡萄牙船数艘先抵此处。有挚友数人见沙勿略至,欢待之。时中国禁与葡萄牙人通商,葡萄牙人只能

与华人私相贸易；广东官吏有利可图，遂视若无睹。中国船舶载土货至上川，以易欧洲船舶所载之货物而归。

①上川亦误作三洲，应以葡萄牙人之上川写法为是，至Sancian 写法乃由拉丁文 Sancianum 所转出，诸传教师信札皆采用之。参看加莱克斯 (Garaix) 撰《上川圣方济各沙勿略墓》，第一页。

沙勿略甫登陆，于葡萄牙人中执行教务之暇，辄与私同欧洲人交易之华商谋，求其设法载之至广东边岸；诸商几尽拒之，实告以不能犯死罪，而密携一外国人入国内。只有一人愿与同谋，约给费二百元(cruzados)，彼将携之至边岸，藏伏其家中，然后载之至广东之一港。沙勿略曾作书云：“我将立时入谒总督。我将告以吾人盖为人见中国皇帝而来。我将出示主教(卧亚主教)呈皇帝书，而书称其派我来此传播天主教理也。据诸土人云，吾人犯冒两重危险。同谋之商人得金以后，或畏总督之威，将吾人弃于某荒岛内，抑掷吾人于海中。纵其携吾人至广东得见总督，总督对吾人将施拷捶，抑将吾人投之狱；盖吾人之举动，前所未闻也。”①此宗徒对此未来祸患皆愿欢欣受之，盖其忆及主言有云：“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②

①《沙勿略事辑》，卷一，七八三、七八四页。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三四六页。

②《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沙勿略事辑》，卷一，七八五页。

此书作于十月二十二日。载彼来此之船将载其惟一欧洲同伴而归，盖修士费雷拉(Alvaro Ferreira)身体孱弱，不能任

此劳苦,犯此危险。沙勿略仅存二仆,一为马拉巴尔人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一为中国青年安敦(Antoine),此人曾受业于果阿学院。诸葡萄牙船贸易已毕,次第离上川去,仅圣克罗切号留待十一月末始行。约期既届,所约之华商不至,由是进至广东沿岸之希望完全断绝^①。

“足使此衰朽之身尚在一线生气之希望忽然断绝,机能遂复旧状,永无能为矣。”^②方济各发热甚剧,所患者或为肋膜炎,百物皆缺。在所居之茅屋中饥寒交迫。十一月二十二日试移居圣克罗切号上养病,然风浪簸动船舶,苦不能耐。翌日复还岛上。有一较为慈善之葡萄牙人接之至其小木屋中,为之放血。放后圣者晕绝,殆因手术之不善也。热度日增,不能进食。二十四日发谵语,其语有为安敦所不解者,殆为其儿时所操之巴斯克语^③。余语由其义仆忆而不忘者,则为迭言之:“请您怜恕我的罪过,耶稣,大卫之子,怜悯我吧!”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圣者不能语,不识人,不进食,如是凡三日。十二月一日星期四,语言知识恢复,安敦闻其迭言:“最圣之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此华仆续述云:彼作如是语及其他相类语,至于星期五夜半。将近黎明前,我见其垂危,以一烛置其手中。彼口诵耶稣之名而终。事在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之黎明前也^④。

① 克罗《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三四六页引华人安敦语。

② 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三六三页。

③ 《沙勿略事辑》,卷二,八九五页以下——参考克罗

《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卷二，三四八页注。

- ④《沙勿略事辑》卷页同前。圣方济各沙勿略去世时日问题，曾引起热烈之争论。迄于十九世纪末年，虽有若干异说，世人所从者，要为罗马圣务日课著录之十二月二日。至是克罗神甫有所发现，遂在其书卷二引证华人安敦语，而认其说近真，乃将死日改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布鲁神甫曾从其说。（第一版，卷二，四四二页。）然为阿斯特兰（Astrain）与米切尔（Michel）二神甫所驳。《沙勿略事辑》卷二，刊行，内载有华人安敦语，较克罗神甫所引者更为完备，以更较真确，由是纷争遂息，而取十二月二日夜至三日黎明之说。（《沙勿略事辑》，卷二，七八七至七九二页）。纷争之说业经布鲁神甫明白节录于一论文中，载入《宗教学研究》。（一九一六年五月至九月刊，三二八页）。彼亦取十二月二日夜至三日晨之说，而载入其书第二版卷二，四四二页中。

圣克罗切号上之葡萄牙人除一二人外对于沙勿略之死皆淡漠视之。宗徒死后，彼等且不知为适当之殡葬。仅有一人往助华人安敦及二黑白混种人料理葬事。余皆“因天气酷寒”未下船也。

- 5 棺木下穴时，其一黑白混种人，于尸体上下撒石灰数袋，将以此消血肉而留骨骸，俾将来容易运至印度。下棺以后，以土掩之。

逾两月有半；次年二月半间，圣克罗切号将行。义仆安敦往见船长而语之曰：“船长，方济各神甫乃一圣贤，遗

体弃置于此欤？”船长答曰：“安敦，彼之为人诚如汝言……然汝欲吾人何为？盖我不知其遗体是否可能运走。我将遣人往视，如可运则运归。”船长立遣一亲信人往葬所，破土开棺，见神甫遗体与葬时无异，除石灰外，别无臭味或其他异味。遂并棺运至圣克罗切号上。二月十七日开船，进向印度。三月二十二日至满刺加，至是方济各之凯旋开始矣^①。

①此处皆节录华人安敦之语（《沙勿略事辑》卷页同前，又布鲁书，卷二，三六八页以下）。嗣后弃置沙勿略于岛山之葡萄牙人刊布别说，欲以自解，然其可信之程度不能与上说侔也。

埋葬宗徒二月有半之墓穴，后为诸教侣巡礼之所。次年修士阿尔卡佐瓦（Pierre de Alcazova）归自日本，曾至上川，于前葬方济各神甫墓穴之前祈祷^①。

①克罗《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以下简称《沙勿略传》），卷二，三六二页。

一五六五年，即方济各神甫死后之十三年，有耶稣会神甫八人，从道长佩雷兹（François Perez）神甫至澳门，建设住所一处，即后为传教日本之传教师之疗养院^①。忠仆安敦既亲视方济各之死，复将埋葬圣者遗体两月之旧穴用石志之，后居澳门诸神甫所以终余年；以理测之，其重赴上川似不止一次，殆因导教中人巡礼葬所也。

①参看本书第三传。

一六三九年澳门诸神甫在圣者旧墓上立有石碑，迄今尚存，可以为证。其一碑上勒文曰：“东方宗徒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曾葬此处。”如上所述，具见诸神甫曾视其地确为宗

徒葬所无疑。

- 6 墓碑后为土人所推倒。盖土人以下有宝藏也。一六八八年耶稣会士骆斐理 (Philippe Carossi) 神甫过上川时重为立之。

一六九八年俺斐特里特号 (Amphitrite) 载法国传教师十一人赴中国, 十月六日至上川。诸神甫曾至圣墓巡礼。马若瑟 (de Prémare) 在一致夏斯 (de la Chaise) 神甫书中, 曾遗留有感人肺腑之叙述也^①。俺斐特里特号船员先在一大风暴中获沙勿略之庇荫, 因共募资在圣者墓上建礼拜堂一所。

①一六九九年作于广州, 见《传教信札》, 卷三, 一三页。

一七〇〇年, 都加禄 (Turcotti)、利国安 (Laurcati) 二神甫得广州总督之许可, 于距葬所七八里处建一住所, 于墓上建一小屋; 礼拜堂以石建筑, 方广各三公尺五十四公分, 上立一十字架^①。

①建筑师卡斯特奈 (Castner) 神甫致耶稣会长贡札勒兹 (Thyrse Gonzalez) 书, 见《威尔特-博特》(斯托克林及其继承者), 三〇九号。

一七〇一年俺斐特里特号重载法国新来传教师又至上川, 沙守信 (de Chavagnac) 神甫于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致书中曾述此印度宗徒重救俺斐特里特号船员, 而诸法国船员敬礼事: “先鸣炮, 然后庄严连诵此圣者名, 嗣在停泊之十五日中, 用种种方法敬礼此印度宗徒。吾人几逐日在其墓上举行弥撒, 船员敬奉之虔, 颇使吾人欢慰也。”^①

①《传教信札》，卷三，五一页以下。

当此十八世纪初年，康熙皇帝欢迎教士之时，教士往来甚易，澳门诸神甫必亦有赴上川巡礼者，然其事今已无可考见。在至十八世纪之后七十五年间，虐待宗教之事起，继续巡礼殆不可能矣。

一八一三年虐待之事稍息，澳门主教沙钦(Francisco Chacim)曾偕葡国侨民多人巡礼圣墓，命其书记笔录其事①。一六三九年所建之碑尚存，然礼拜堂则已倾圮矣。

①加莱克斯《上川方济各沙勿略墓》(以下简称《沙勿略墓》)，一六页以下。

一八六二年耶稣会士重还澳门，盖自一七五九年被庞拔(Pombal)驱逐以后，绝迹久矣。两年后，道长隆迪纳(Rondina)神甫率百余人赴上川巡礼①。自是以后，香港、广州、澳门之公教徒，常赴上川祈祷。

①见巴黎《研究》杂志一八六六年刊第十一卷，五四九页。

提倡敬礼此印度宗徒末年受苦难地而最热心者，要
为外方传道会之吉尔曼(Guillemain)，时任广东教监，而上
川为其辖境也。法国驻京公使拉勒芒(de Lallemand)伯
爵曾应其请，排除一切困难，得在岛中建筑礼拜堂二所，
一在圣方济各沙勿略墓上，一在两村之间，是为传道会
之教堂。墓上礼拜堂之祝礼，于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举行。参礼者有广州法国领事馆书记官，法、意、葡三
国传教师，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之巡礼人。堂长二十公
尺，宽十公尺，钟楼高二三四公尺，并有哥德式精制钟

一口，法国皇后欧仁妮 (Eugénie) 所赠也^①。嗣后又有岛中两高岗上立花岗石大十字架一具，宗徒铜像一尊。

①见《传教年鉴》一八六九年九月及十一月刊，三九七及四一一页吉尔曼教监和奥苏夫 (Osouf) 神甫的通讯。

一八八四年中，法失和，上川之二礼拜堂因遭劫掠。迄于一九〇四年时，岛中传教之事停顿，无一司铎驻留岛上。

至是梅雷 (Merel) 主教命外方传道会之托马斯 (E. Thomas) 神甫赴岛传教，两村间之教堂及墓上之礼拜堂并皆修复。志愿受洗人遂开始增加矣^①。

①上述诸事见前引加莱克斯神甫书。

近有一事曾使人教运动大为活泼。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一年时，有盗贼来自广州，劫掠岛中村庄数次。昔日反对传教之神甫者遂求助于公教传教师。梅雷主教应托马斯神甫之请，求广州总督遣炮船二艘载兵赴岛平乱。

乱事平后，盗贼或伏诛，或逃走。岛中居民遂感神甫恩，志愿受洗者以千计；受洗者数百人^①。因沙勿略死而成圣地之岛屿，将有一日成为基督教地，可预睹也。

①见《中国记录》一九一四年四月刊，三五九页以后托马斯神甫通讯。

二 巴莱多

一五二〇年生——一五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入会

——一五五七年发愿——一五七一年八月十日 歿于果阿。

方济各死后，继至中国之第一传教师是修士阿尔卡佐瓦，彼于一五五三年还自日本，路经上川，曾临视墓穴^①。

①见布隆迪尼(Aires Blondini)修士自一五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信札，此信札业经重为校勘，收入《沙勿略事辑》，卷二，九一九至九四九页。

但应承认者，阿尔卡佐瓦之本意不在入居中国。然巴莱多(Melenior Nunez Barreto)神甫则反是。

巴莱多在一五五一年被派至印度，继巴尔则(Gaspard Barzée)神甫为日本区长。一五五五年在赴日本途中，曾为赎三葡萄牙人与其他三基督教徒出狱事，留居广州二月。虽尽其力，而所谋未遂，亦未能使一华人受洗。彼曾与一著名文人作公开辩论，其人词屈，愤而唾其面。

巴莱多以一五二〇年生于波尔托。一五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入会，科英布拉学子入会者，彼为第一人。一五五七年发愿。一五七一年八月十日歿于果阿。

彼离广州时，曾留修士戈兹(Etienne Goez)于彼学习华语。然此修士学习过劳，因而致疾，越六月遂还果阿^①。

①苏查(Francisco de Souza):《征服东方》，卷一，七〇〇页。

巴尔托利(Bartoli)《中国耶稣会史》四九页。弗兰格(Franco)《耶稣会的新兴年》，四五九、七一九页。

《印度日本信札》(卢万，一五七〇年)所收巴莱多神甫之信札有四。第一是一五五四年致圣依纳爵(St. Ignace)书，述方济各死及日本会务事。(八六页以下。)第二是一五五五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致印度诸同僚书，述自满刺加赴新加坡及自新加坡赴上川在圣方济各墓前举行弥撒事。（一二九页以下。）并在此书中述中国事尤致意于广州城市政治风俗等事。曾言华人入教之困难及成功之方法；书末言其赴日本事。第三是一五五八年一月八日在柯枝致本会会士书，述浪白滔(Lampacum)与广东之邻城，并详言日本事。（一五四页以下。）第四是一五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亦发自柯枝，仅存节略，彼在此书中拟借葡萄牙使臣赴中国。（二六一页以下。）^①

①关于巴莱多神甫者，参看汾屠立(Tacchi Venturi)《利玛窦神甫历史著作集》（以下简称《历史著作集》）一〇五页注三。

闻尚有信札数通^②，不知其内容有无关系中国传道会事。其于一五五八年一月十三日在果阿致耶稣会长书内含有《中国日本传教情报》（威尼斯，一五五九年）^②。

①参看索默尔沃热尔《耶稣会作家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卷五，一八四一栏以下。

②巴莱多神甫信札之关系中国者列下：一五五四年一月在果阿致圣依纳爵书，言方济各死事。（《沙勿略事辑》卷二，七五五页引。）

一五五四年五月在柯枝致圣依纳爵书。（同上书，七五五至七七一页。）

一五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满刺加致里斯本耶稣会书（费弗尔(Faivre)《日本传道会信札》三三至三七页。）

一五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满刺加致圣依纳爵书。(《沙勿略事辑》，卷二，七四八至七五五页。)此书在一五五五年发出，九月达里斯本，复于十月十五日转寄意大利，十一月二日达罗马。(布鲁《沙勿略传》，卷二，三九一页注二。)据舒尔哈默尔 (Schurhammer)《平托游记》，载《大亚细亚》，一九二七年，二〇页)，此书似致米罗 (Mirao) 神甫者。

一五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果阿耶稣会士书。此书虽有人谓发自广州 (费弗尔《日本传道会信札》，七二至八五页)或上川(舒尔哈默尔《弗罗伊斯》，四九页)，或自澳门发出〔波兰科(Polanco)《耶稣会年鉴》，卷五，七一四至七二一页〕。蒙德兹·平托(Mendez Pinto)亦于一五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澳门作书(舒尔哈默尔《平托游记》，二一页)。

一五五八年一月十日在柯枝致葡萄牙耶稣会士书。(舒尔哈默尔《弗罗伊斯》，五二至五五页和上引费弗尔书一一三至一一九页皆有转录。)此书与费赖之神甫题作一月八日之书似为一书。

一五五八年一月十五日(非一月十三日)书。此书含有一葡萄牙人被俘之报告。

巴萊多神甫居满刺加时，有一葡萄牙人曾困中国牢狱六年者，对其述中国事甚详。舒尔哈默尔《平托游记》，六一、六二页；考狄(Cordier)《西洋人论中国书目》(以下简称《书目》)七九〇至七九一页；《沙勿略事辑》，卷二，七五五页；上引波兰科书，卷二，八〇五页；别有平托在一五五

四年十二月五日作于满刺加之一书，亦应加入。

一五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雷伯洛 (Brito Rebeilo) 于一九一〇年在里斯本重刊《平托游记》时曾刊布平托二书，巴莱多三书，弗罗兹 (Luis Froez) 二书。

弗罗伊斯神甫在一五六一年从满刺加寄回被俘葡萄牙人彼雷拉 (Galiote Pereira) 之《中国情报》，加戈 (Gago) 神甫曾见之。(舒尔哈默尔《平托游记》，六一页注一。)

以上皆裴化行神甫补注。

三 培莱思 葡萄牙人

一五六五年入华。

巴莱多神甫经行后未及六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 (don Sébastien) 承其父约翰三世 (Jean III) 遗命，命印度新总督雷顿多 (don François Coutinho de Redondo) 遣使赴北京。遂以方济各之挚友彼雷拉 (Jacques Pereira) 为首领，率领耶稣会士数人往。彼于一五六二年四月偕培莱思 (François Perez) 和泰玛诺 (Emmanuel Texeira) 二神甫及安德·平托 (André Pinto) 修士 (有一旧抄本谓第三人是加戈 (Balthazar Gago)) 神甫^① 自果阿向广州出发，一五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抵澳门。中国人疑之，不许入境，迁延二年，诸神甫进入中国内地之计划终归完全失败^②。

①案加戈神甫未预使列，其事甚明。此神甫以一五二〇年生于里斯本，研究文典四年，然后在一五四六年入会，一五四八年奉派至印度，一五五二年圣方济各遣之赴日本。

传教日本八年，以疲劳故，于一五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自日本首途还，遇台风，漂流至海南岛。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始抵澳门。一五六一年一月一日重在澳门登舟，同月二十日抵满刺加。后在一五八三年歿于果阿。其在一五六二年十二月十日发自果阿之信札，于研究中国传教史上颇有关系。（裴化行神甫补注。）

②培莱思神甫事迹，阅布鲁《沙勿略传》（卷二，四六九页）者皆熟知之。其奉使之情形详见撒奇尼（Sacchini）神甫书第二部分，卷七，一二七至一三〇页、一四〇页。前引苏查神甫书，卷一，七三八至七四〇页；卷二，三七二至三七三页。

一五六三年时，他曾得澳门代主教贡查勒斯（Gregorio Gonzalez）之许可，于圣周中组织一种圣迹游行。在此年中曾偕泰玛诺神甫及派赴日本诸神甫等为葡萄牙人执行教务，并使若干华人入教。（见苏查神甫书）（裴化行神甫补注）。

泰玛诺神甫信札可考者，有一五六四年发自广东之一信札，见《神甫们来信》（科英布拉，一五七〇年）三七七页著录①。

①尚有一信札系一五六九年一月二日发自果阿者，见斯特莱特（Streit）《传教士著作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卷四，一二九五号。

次年培莱思复谋入内地，一五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进至广州，上书二通于中国官吏，一华文，一葡文，述其职业，莅华之目的，与其欲居中国之志愿。中国官吏以旧

例不许外人入居中国，拒绝不允。〔苏查《征服东方》，卷二，三七一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五〇页。高龙鞏 (Columbel)《江南传教史》卷一，一五页以下。蒙塔托 (Montalto)《澳门史》，三〇〇页〕。

一五六五年培莱思神甫始在澳门建一小屋以为驻所。未久改驻所为学校。嘉尔定 (Cardim) 神甫之《日本教省报告》(1645) 法文译本九页记有云：“澳门之本会学校建筑于一高处，平常足容六十人。已而改为大学，授诸学科，自文典以至神学皆备，毕业者授博士学位。吾人之礼拜堂兴建于一六〇二年，装饰甚丽，堂前正面有诸圣者铜像，复有圣母像及圣伯多罗 (St. Pierre) 及圣保罗 (St. Paul) 二宗徒像。诸神甫在学校外别为华人建筑圣母庇荫之礼拜堂一所，凡人教者皆于其中受洗，诸神甫等在其中用华语说教。……附近有志愿受洗人居处一所，小修院二所，一为葡萄牙儿童设立，一为日本人设立。”

一七五九年葡萄牙国王驱逐境内耶稣会士时，此礼拜堂及学校，并为澳门参事会没收。学校变为军营。礼拜堂则在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毁于火。火起于午后六时，至八时一刻，全堂皆烬，仅余堂之正面独存，〔《海陆军年报》第10号，一八四三年；参看马尔克 (Marques)《澳门大事报导》，九页以下。考狄《葡萄牙人至中国》，载《通报》第二十二卷，(一九一一年)，四八三页以下〕。

四 黎伯腊和黎耶腊 葡萄牙人 11

黎伯腊 (Jean-Baptiste Ribeyra) 和黎耶腊 (Pierre-Bonaventure Riera) 二神甫于一五六八年抵澳门^①。耶稣会长莱奈兹 (Jacques Laynez) 曾命彼等务用种种方法进入中国内地。彼等始求广州官吏许彼等入广州城，广州官吏拒之。黎伯腊神甫气质颇欠沉着，不顾诸道长之言欲密入广州。因与一中国船主同谋，冀于夜间乔装潜入内地。孰知船主狡诈，应如约载之至南安者，乃载之重返澳门。苏查《征服东方》，卷二，四一三页^②。

①时澳门城甫兴。葡萄牙人初至澳门，事在一五五四年，盖因货物为风雨所浸，欲在澳门滩上曝晒也。先是葡人贸易之所，在上川或浪白濠等处。曾在其结地有茅屋若干，已而商人用砖石木料建筑房屋。一五五七年时有若干中国叛人凭踞澳门，抄掠广州全境，“所过之处，肆为焚毁，受害者不仅乡野，村镇亦受其劫。省中官吏不能剿灭盗贼，求助于上川之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为数仅四百，赖天主及圣方济各之助击散群盗。中国人奖其功，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停留居住，惟不许其筑城置炮。”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六页。

一五八六年四月十日，此城正式名曰“中国天主之城”，并赋以若干特权。（上引马尔克书，三四页）。

一五八三年印度总督梅内塞斯 (Édouard de Meneses) 在澳门设置参事会一所, 一五九一年西班牙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Philippe II) 核准之。〔桑巴约 (Man. de Campo Sampayo)《澳门的中国人》, 五六页。〕参看上引蒙塔托书十八页以下。考狄《葡萄牙人至中国》, 载《通报》第二十二卷 (一九一一年), 五四九页以下。

②黎伯腊神甫盖为幼年枢机员巴罗梅 (Cardinal Charles Baromé) “归依” 事而离罗马。(一五六五年九月五日。) 彼与黎耶腊神甫在一五六七年同离果阿而赴澳门。

在澳门失败后, 重返果阿, 于一五七四年复归欧洲, 担任会中总会计员兼书记等重要职务。(舒尔哈默尔《弗罗伊斯》, 二六一页注二。)

现存有一五七五年十月十八日致会长信札一件残文。(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卷一, 一〇六页注。)

黎耶腊神甫系于一五七四年十月在果阿海中溺毙。见上引苏查书, 卷二, 一八页。(裴化行神甫补注。)

五 加奈罗 葡萄牙人

一五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入会——一五七六年入华——一五八三年八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加奈罗爵 (Mgr Melchior Carneiro) 生于科英布拉。

一五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入会。一五五一年被任为埃武腊学校校长。一五五五年任尼斯主教。是年即赴澳门管理此广大教区。

一五七六年有幼年僧人入教受洗者，被同国人勒令出教，彼曾赴广州为之辩护。此新入教之僧徒曾被杖，投狱中。主教虽持有护照，脱非同行葡萄牙人之助，几不能出中国法庭。但彼终不愿弃此新信徒，为之力辩，法官终释此新信徒出。

嗣后彼在澳门为异教徒及基督教徒各建医院一所，于一五八三年八月十九日歿于澳门之中国城中^①。其遗体葬于圣保罗教堂内，时人为建一壮丽墓堂。〔苏查《征服东方》卷二，四七九页。聂雷姆堡(Nieremberg)《英雄传记》，卷三，六九〇页以下。〕

①先是加奈罗(Carneiro)辞职，曾被许可，盖在一五六九年萨阿(don Léonard de Saa)曾奉命继其任也。此主教何时至澳门未详，一五八二年时，必已抵任。一五九七年，彼在果阿赴澳门途中，亚齐附近，曾被马来海盗所俘。后教区分为二，日本教区归耶稣会莫赖斯(Sébastien de Moraes)神甫管理，中国教区于一六〇五年归宣教师会(Ordre de Prêcheurs)之皮埃达德(Jean de Piedade)神甫管理。(苏查《征服东方》，卷二，五九〇页，考狄《葡萄牙人至中国》，第一章。)

加奈罗爵信札现存者有二，一为一五五五年发自莫桑比克者，一为一五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自果阿者，并与中国毫无关系。《澳门书信》载有一五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致格拉尔(Geral)神甫书，内言冀于中国开辟一传道会事。〔《东印

度通讯》(八开本,威尼斯,一五八〇年)和《日本通讯》(罗马,一五七八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七五七栏以下。〕

43

六 范礼安 意大利人

一五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生^①——一五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入会——一五七三年九月八日发愿——一六〇六年一月二十日歿于澳门。

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神甫字立山,生于那不勒斯国之基耶提城,名族之裔也。年未十九得帕度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枢机员之旁听员。一五六六年在罗马入耶稣会,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入圣安德修院。见习并研究神学二年,为修院助教,晋司铎后,为修院教习。

①布鲁克尔(Brucker)考订作一五三九年二月。

默库里安(Everard Mercurian)神甫见其能,立嘱其发四愿,命为东方全境之视察员兼副主教。范礼安于一五七四年偕同伴三十八人自里斯本首途赴印度。视察毕赴澳门(一五七八),留十月,旋赴日本。(轰雷姆堡《英雄传记》,卷四,四八〇页以下。)

彼见本教未被中国,极为感动。中国虽拒外人入境,然不足以阻其行。最初尝试失败,彼不因之而气馁。曾德昭(Semedo)神甫记有云:“闻人言范礼安神甫一日在澳门学校窗内目瞩陆地,而大声呼曰:‘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五三页。)

范礼安乃解其事业经营以前，须先训练职工。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于是函请印度区长鲁伊兹 (Vincent Ruiz) 遣一堪任此职之人来，并于离澳门前笔录其旨，以备未来传教师开始肄习者参考之用。

初奉命者是弗拉利斯(Bernardin de Ferraris)，然未及赶至柯枝乘船出发。遂以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①神甫代其往，其后不久利玛竇 (Mathien Ricci)、巴范济 (François Pasio) 二神甫继之。范礼安至日本，劝化有马郡(Arima)藩主及其家属数人人教，为之授洗，劝奉基督教之藩主三人遣使往朝教皇，并建设学校和小修院数所〔金尼阁(Trigault)《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八八页〕。

①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罗明鉴。

彼巡历诸国三次，陆续航行印度及中国海上垂三十二年，后于一六〇六年一月二十日歿于澳门。当时教中名人拟其事业与圣方济各等，而埃武腊之大主教布拉甘斯 (don Teutonio de Braganca) 曾以“东方宗徒”之号奉之。

范礼安神甫之遗著可考者如下：

(一)《一五八〇——一五九九年关于日本与中国通讯》，载《埃武腊文集》；《一五八〇年神甫们的来信》。

(二)《给日本及印度各族信仰坚定的基督徒的公开信》，载波赛文编《特选书目》，卷一，第十和十一册。

(三)雅利克(de Jarric)神甫(《在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二，第一七章)以为别有一书亦出范手，书题《中国奇闻》。考耶稣会士雨果 (Hugo) 所撰书《日本、印度与秘鲁札记》(安特卫普，一六〇五年，八八三至九〇

○页),确著录有书名《中国奇闻》,疑为范之著作,今日尚可完全采录。此书今重刊于《沙勿略事辑》,卷一,一五八页以下。(参看汾屠立《利玛窦神甫历史著作集》,卷二,四一七页注二。)

雨果神甫书九一一页著录有范礼安之别一信札,系于一五八六年一月十七日在柯枝致耶稣会长阿奎维瓦(Aquaviva),言中国传教之进步及其未来之希望^①。

①利玛窦对于中国教徒适用礼仪之训令(见《利玛窦传》附注),范礼安神甫曾审查而核准之。毕嘉(Gabiani)《中国教会许行礼仪之辩论》卷一,载巴黎《研究》,一九一〇年,第一二四卷,七七五页。

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二页注二列举有一五八〇至一五八九年间范礼安致耶稣会长之信札。考狄《西洋人论中国书目》七九四、七九五、八〇〇页。著录有二札,一发自柯枝,作于一五八七年一月十四日,一作于一五九九年十月十日,并致耶稣会长。

海(Hay)神甫(非雨果)《日本印度秘鲁札记》,九一一页著录之柯枝信札,所题年月是一五八八年一月四日,费赖之作一五八六年一月十七日,上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四〇五页作一五八二年,并误。(裴化行神甫补注。)

(四)尚有若干信札见瓦里格南尼(Federigo Valignani)《查理七世王朝之诗》(八开本,那波利,一七五一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四〇三栏以下。)

七 罗明坚 意大利人

15

一五四三年生——一五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入
会——一五八〇年^①入华——一六〇七年五月
十一日歿于萨莱诺。

罗明坚^② (Michel Ruggieri) 神甫字复初，生于那波利国韦诺萨教区中之斯皮纳佐拉城。受两种法学博士学位，曾在朝中任显职。二十九岁辞职入修院学道。彼自觉宜于传道远方，遂不待神学研究完毕，请于默库里安) 神甫，得派赴印度。一五七八年偕阿奎维瓦、巴范济、利玛竇、斯皮诺拉(Nicolas Spinola) 诸神甫等在里斯本登舟。抵果阿，区长鲁伊兹 (Vecent Ruiz) 神甫遣之至佩切利亚 (Pécherrie) 沿岸劝化异教人入教，已而命之至柯枝乘船赴澳门。〔弗兰格(Franco)《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一一六页。聂雷姆堡《英雄传记》，卷四，三三四页以下。〕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五八一年。

②北平图书馆钞本作罗明鉴。

一五七九年七月抵澳门，范礼安神甫已行。彼接读范礼安神甫所留之训示决严守之。惟后此曾对人言，彼得悉训示之内容后，大惊骇，脱非忆及服从之义，将为之气沮。自是以后，诸友识辈以其虚耗有用之光阴，从事于永难成功之研究，有劝阻者，有揶揄者，然彼皆不为所动。只有葛安德(Gomez)^① 神甫一人始终鼓励之。(本 19

一五八〇年十一月八日致会长默库里安书，见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三九七页以下。）

①葛安德神甫西班牙人，约在一五三四年生于昂特克腊。

一五五三年入葡萄牙之耶稣会，教授哲学八年，已而教授神学，并在特赛腊岛执行教务。后被派赴日本。然曾停留澳门若干时。嗣后任日本副区长九年。于一六〇〇年二月一日歿于日本。遗有若干关于中国之记录。〔阿勒甘布(Alegambe)《耶稣会作家书目》(以下简称《作家书目》)六七三页〕。

“彼尚感有另一困难。澳门团体诸道长意度其永远不能操华语，写华文，常阻扰其学业，而命其执行教务。范礼安神甫闻之，作书谕诸道长，禁其阻扰彼之学业。”〔斯特一弗伊(Ste-Fci)《利玛竇传》，二六六页。〕

罗明坚神甫之第一授业师为一中国画师，利用其毛笔教授中国文字形义。迨彼自信所学已足之时，遂欲入中国内地。盖彼以为必须与中国官吏相应接也。〔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以下简称《远征中国史》)，二三四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〇九页以下。〕

时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每年有一定时期，限在广州附郭举行，日入后葡萄牙人必须归舟，不许逗留中国境上。罗明坚神甫利用此种情况而与中国若干官吏接近，请许彼留居陆上。盖其在呈文中云：既为司铎，必须逐日敬奉天主，不能处处追随葡萄牙人也。

中国官吏似认其请求正当，许其居陆(一五八〇年)。且喜见一欧罗巴人善华语，许其居于每年款待暹罗贡使之驿馆中。

由官吏之优待，遂引起华人之注意，尤引起澳门华人之注意，因有数人意欲入教。罗明坚神甫居澳门时，建设志愿受洗所一处。（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二三七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一〇页以下。）

时两广总督狡而贪，命人至澳门谕澳门长官及主教，用欧罗巴商人首领之名义来肇庆晋谒。是加辱于葡萄牙人也，然无敢违命者，缘澳门甫兴，违之则有碍于澳门之将来。葡萄牙人乃取一折衷办法，以罗明坚神甫代主教，以一富商代澳门长官，赍贵重物品往，以履足总督之贪心。遣使抵肇庆，受盛仪之款接。总督见所呈之异物甚喜，许罗明坚神甫居留内地。（前引金尼阁书，二四六页以下。前引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一二页以下）^① 17

①罗明坚神甫居肇庆时，菲律宾参事会及总督于一五八二年遣桑切斯 (Alphonse Sanchez) 神甫赴澳门，宣示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合并，同隶菲利普二世（一五八〇）事。此神甫善于游说，澳门长官达尔迈达 (don Juan d' Almeyda) 诸管理员暨主教萨阿 (L'conard de Saa)，并承认新主而表示服从。至是桑切斯神甫遂赴广州，欲与中国官吏议中国与菲律宾群岛自由通商事。彼曾与罗明坚神甫会商，然两广总督拒见西班牙使臣，此神甫遂返马尼刺，旋归西班牙，于一五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歿于阿耳卡拉。其人以一五四一年生于蒙德加特拉 (Mondejartra)，一五六三年入修院。马德里图书馆藏有此神甫所撰抄本一部，题曰《中国特殊事项记录》，一九二页。〔阿勒甘布

《作家书目》，四一页。科林 (Colin) 《历史》一七一页以下。〕

会利玛窦新抵澳门，携自鸣钟一架来。总督陈某欲得钟，致书罗明坚，延之至肇庆，嘱携钟与俱。一五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明坚偕巴范济神甫，又修士一人，中国青年数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抵肇庆，得许居东关某佛寺，是为中国内地之耶稣会第一会所。（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二三七页以下。）

当是时也，总督黜职，二神甫被迫重返澳门。范济入中国内地之望既绝，遂奉视察员命登舟赴日本。明坚、玛窦因建设房屋及礼拜堂各一所事，请命于新总督郭某^①，皆未获准。已而新总督意转，二神甫于一五八三年九月首途赴肇庆。（上引金尼阁书，二五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七二页。）

①钩案：《明史》卷一二一：郭应聘字君宾，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万历中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前总督多受将吏金，应聘悉谢绝。又考《广东通志》应聘总督两广，事在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至十四年（一五八六年）间。

先是明坚居肇庆时，有附生Kin Ni Ko^①者研究教理，习诵祷文，明坚曾建一神坛于某家。明坚等重返肇庆时见神坛如故，附生某并大书“天主”二字于上，并逐日跪坛前致祷词。（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二六六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七页以下。）

①此名译写应误，利玛窦作 Cin Ni-Co（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二六页）或 Cin nico（卷二，一四九页）。其姓为陈、为郑、为秦，皆未可知，然不得为朱。其人受洗

名若望。(德礼贤神甫补注。)

其人虽有志信教，然非受洗之第一人。一日诸传教 18
 师行城墙下，见一病者衣褴褛卧地上。罗明坚神甫悯其苦近前慰之。其人言得不治疾，为亲属弃于此。诸神甫悯其苦。接之至寓所为之诊治。逾数日，询其人是否欲奉耶稣基督之教。其人答曰：“我愿为基督教徒。我为一无识之人，固未习此教，然观教中人发如是善心，其为真教无疑。”由是其人遂受洗，安然病终。此大帝国之第一受洗人；盖一为人所弃穷而无告之人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卷一，二八二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三三页。)

肇庆总督善遇诸传教师，曾莅其寓所访之。城中其他官吏及重要士人亦皆过访。诸神甫于晤谈中借述教理，然金尼阁神甫云：“此事虽获赞许而无成绩。过访之官吏虽见所言之教理完善，无可驳诘，然别后仍淡漠视之。但诸神甫利用此种谈话练习华语，罗明坚神甫并撰一教义纲领，嘱诸文士润色之。总之，彼等虽屡经困难，幸微有成绩，堪自慰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二八三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三六页以下。)

时为澳门会团道长者是卡布拉尔 (Cabral) 神甫^①。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彼赴肇庆为二志愿受洗人公开授洗。其一人是福建士人，另一人是上述保存神坛之某附生。卡布拉尔神甫以是事报告视察员，范礼安神甫喜 19
 甚，求印度区长遣派二新神甫来，一名孟三德 (Edouard de Sande)，一名麦安东 (Antoine d'Almeydao)。(见

前引金尼阁书,二八八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八六页、一五一页以下。)

- ①卡布拉尔约在一五二八年生于葡萄牙之科维拉诺(Covillano),一五五四年在果阿入会,一五六九年发愿。历任果阿、巴赛姆(Baçaim)、柯枝等处会团长,日本副区长,澳门会团长,视察员,印度区长,最后为果阿誓愿修院管理员,歿于一六〇九年四月十六日。(阿勒甘布《作家书目》,二一九页)。撰有《一五八三年以来中国年报》。别有致范礼安神甫书,作于一五八四年十二月五日。(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二七至四三五页。)

一五八五年两广总督奉朝命购进欧罗巴异物,乃托罗明坚神甫在澳门采办。已而总督升他官,约携明坚至其故乡绍兴府,明坚许之,偕麦安东神甫同往。一五八六年一月抵绍兴城。总督父延二神甫于其家,接受洗礼。城中官吏常宴请二神甫,二神甫逐日对众人解说基督教义。(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三二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五一页以下。)

明坚辟此新区,意犹未足,欲在湖广建设一第三传教所,然迄未能成。嗣后赴广西桂林,其初获善待,已而受诬谤而被驱逐。明坚遂返肇庆,有若干不良基督教徒诉耶稣会士于官府,人民群起攻之。会水灾起,民众掠其居宅。(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三二五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六二页以下。)

时诸神甫之地位颇不安定,随官府之喜怒为转移。则欲地位巩固,势须请求宗座正式遣使于北京。罗明坚神甫久居中国,熟知人情风俗,视察员遂以此重大任务委之。(金尼阁

《远征中国史》，三五三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七二页以下。)

明坚于一五八八年自澳门登舟，一五八九年安抵里斯本，复由里斯本抵菲利普二世宫廷，以此事告此国王。会罗马四易教宗，〔西克斯特五世(Sixte V)，一五九〇年；于尔邦七世(Urbain VII)，一五九〇年；格雷戈里十四世(Grégoiré XIV)，一五九一年；英诺森特九世(Innocent IX)，一五九一年〕，此事因之延搁甚久，明坚见其事无成，且疲劳甚，遂归萨勒诺，于一六〇七年歿于此城。(见上引金尼阁书，上引汾屠立书。)

罗明坚神甫之著述列下：

20

(一)《圣教实录》一卷。是为欧罗巴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领，于一五八四年十一月抄刻于广州。

(二)一五八三年以后作于中国之信札，经《日本近况》(乔里蒂收集出版，威尼斯，一五八六年)著录者计有四通。(1)在一五八三年二月七日作于肇庆；(2)在一五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作于澳门；(3)在一五八四年五月三十日作于肇庆；(4)在一五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作于澳门。别有一第五书系致会长者，作于一五八六年十一月八日，见《印度大事记》，安特卫普，一五九〇年，一五七页以下著录。上引汾屠立书，卷二，三九五页以下，搜集有罗明坚书数通，始一五七八年，终一五八六年，编号为一、二、三、四、一〇、一三。

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三〇七栏以下，著录有 21
书二部，一名《教要》，一名《天主圣教》，殆为《圣教实录》

之别名，非别有二书也。该《书目》补编（卷九，八二六栏）著录有罗明坚神甫抄本一部，现藏罗马维托利奥—伊曼纽尔图书馆〔耶稣会士手稿，1185号（3314），标题作《中国的人事机构》〕。

八 巴范济 意大利人

一五五一年生——一五七二年入会——一五八二年入华——一五九一年发愿——一六一二年八月三十日歿于澳门。

巴范济(François Pasio)神甫字庸乐，生于博洛尼亚。一五七八年赴印度。原被遣赴日本，然范礼安神甫离澳门时，留有训示，谓利玛竇神甫专为办理志愿受洗人事务时，巴范济应往辅助罗明坚神甫；但若其不能入居中国，则可往日本。（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二四七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二〇页以下。）一五八二年十二月范济随明坚至肇庆，事具明坚传。已而被驱逐，遂赴日本，传教甚力。彼为副区长者数年。一六一二年受命为中国日本两国传道会之视察员，先赴中国视察。是年四月登舟，甫抵澳门未久死，时在是年八月三十日也。巴尔托利云：“其为人德行高超，全区之人感其温厚，及其死也，咸为悲泣。”（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

22 彼除撰有一五九七、一五九八、一六〇一诸年《日本年报》及各种信札外，一五八三年撰有《中国年报》（Lit-

terae annuae Sinenses),一六〇四年前后撰有《教皇克肋孟八世纪念册》(Memoriale ad SS.D.N.Papam Clementem octavum)。(宗教部分,附件,五三页。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三八七页以下。)汾屠立在其《历史著作集》,卷二附录五、六、七中著录有一五八二及一五八四年巴范济神甫信札三件。

九 利玛窦 意大利人

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生——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入会——一五八三年发愿(?)——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歿于北京。

利玛窦(Mathieu Ricci)神甫字西泰,彼生于安科纳州马切腊塔城之时,儿适在圣方济各沙勿略病歿上川之际。初就学于一教会职员名本奇文尼(Nicolas Bencivegni)者,其人后人耶稣会。马切腊塔城之耶稣会学校创设以后,玛窦就学于中亘七年。玛窦研究文学毕,一五六八年时被遣送至罗马肄习法学。罗马会团新建圣母会,彼曾入会,已而自觉适于教会生活,乃入耶稣会。以一五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入圣安德修院。〔诺琴蒂尼(Nocentini)《第一个汉学家利玛窦》,七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玛窦修士在修院中立愿赴印度传道,掌院许之。彼 23
留居罗马之余时,仅从事于此种事业必须之研究。一五七七年五月十八日赴里斯本。一五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圣路易斯舟赴印度，时神学研究未毕而未晋司铎位也。（弗兰格《耶稣会的新兴年》，一一六页。前引汾屠立书。）同年九月十三日抵果阿。在柯枝毕业后，开始教授修辞学。（诺琴蒂尼《第一个汉学家利玛窦》，八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一五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授司铎。一五八二年四月范礼安神甫召之赴澳门，是年八月抵澳门，立时研究华语，次年随罗明坚神甫赴肇庆。（一五八三年九月。）玛窦居肇庆时，因民变几受害，然能乘时研究认识中国之精神与性质。不久感觉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随之。（一五八〇年及一五八一年柯枝及果阿信札；一五八三年二月十三日澳门信札，并见前引汾屠立书，卷二附录。）

初玛窦就学罗马时，受业于著名之克拉维乌斯（Clavius）神甫，因精于数学及地理，至是遂制一地球全图。华人初以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周围皆小国，又以大地方形而中国居天下之中，及见玛窦所制之图，始憬然自明其误。（聂雷姆堡《英雄传记》，卷一，五九六页以下。《传教信札》卷十四，前言七页。）

其学术既为华人所器重，所制之地图复为华人羨赏，玛窦遂进而制造天体仪与地球仪，并制造计时之日规以赠中国大吏。由是玛窦遂以精于天学或天文学而得名。罗明坚神甫赴绍兴府，玛窦独处，善收揽人心，中国文士辄来过访与之订交。（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二八七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二三页以下。《一五八四年以后书信》，卷二附

录。)

至是麦安东、孟三德二神甫至，玛窦遂变欧罗巴姓名 24
为华姓名，嗣后诸传教师皆从之。已而又有风波起，玛窦
幸得脱，而石方西(de Petris)之援至。至是入教之官吏
开始接受基督教理大义，有要族数家受洗，新教徒人数增
多，公教礼仪遂能举行。(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三六
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三三页以下。)

一五八七年新总督某羨玛窦所建之欧罗巴居宅之
丽，而夺取之。诸神甫等被迫返澳门。比至澳门，总督
遣使召之回肇庆，盖总督欲居廉吏名，虽不愿以宅归之，
而欲偿其价也。诸传教师不受价，只望能在别一城中居
住。总督遂指定韶州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边界。玛
窦在韶州城内购地建屋，然有鉴前事，不复用欧罗巴式，
而用华式建筑居宅及礼拜堂各一所。(金尼阁《远征中国
史》，三九三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七
二页以下。《一五八九至一五九四年间玛窦诸信札》。)

有名士瞿太素者，初识玛窦于肇庆，至是至韶州，愿
奉玛窦为师。太素初冀从玛窦得仙丹，然所肄习者为宗
教真理，与夫数学、几何、重学等课目。太素得玛窦之薰
陶，颇有心得，迨至其受洗(一六〇五年)后，玛窦之名遂
以大彰，盖太素学者而兼名士，影响舆论实深也。(金尼
阁《远征中国史》，四一八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卷一，一七九页以下。)

玛窦乘暇游南雄，为若干志愿受洗人授洗。当是时
也，麦安东神甫死，继任之石方西神甫亦相继去世，玛窦

复为孤身一人矣。“其同伴钟巴相(Sébastien Fernandez) 25 修士,华籍人也,见其布种多而收获少,一日语之曰:“神甫,吾辈可离中国而往日本,其地信者之多,受洗之众,不如赴彼以终余年。……然神甫信念深而希望固,遂以先知之语答之,谓所种植之葡萄将来必定丰收。”(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五八页。)

一五九四年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神甫至,适当其时,玛竇遂能履行其谋赴北京之计划。次年携入会之二青年,皆澳门人,随起复之大吏某北行。玛竇曾为大吏子诊病,冀缘此随之入都也。时玛竇因居静之请及日本主教切尔奎拉(don Louis de Cerqueira)暨视察员范礼安之许可,已易僧服为儒服。此种易服嗣后经耶稣会长及教宗追认之^①。(前引巴尔托利《中国耶稣教会史》,二五六页。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七三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四一页。)

①此种习惯后此诸神甫中皆保存之,然前在欧洲曾受严厉之批评,观洪若翰(de Fontaney)神甫之一信札足以证也。罗文藻(Mgr Lopez)主教曾经核准此种习惯。(《传教信札》,卷三,五九页。)

玛竇逾梅岭后,溯赣江而上,此江素以滩险名,玛竇所乘之舟触滩沉没,舟中人皆落水,随从之青年名巴兰德(Jean Barradas)者溺毙,玛竇得主佑获救。“彼坠江头没水中,不知游泳,无复生之望也,忽手触一船绳,得脱此厄。”(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五九页。)孰意祸不单行,同行之大吏恐携一外国人入境而获咎,欲遣之回广州。玛竇

力请，始许偕其行李至南京，而大吏本人则遵陆北行。（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八三页以下。）

至是玛窦复除主佑外无他助。遂过**蕲州**城，渡鄱阳湖，循大江而下至于南京。既抵南京，不为官吏所容，复还江西，重买舟就来途，“既逆流，复逆意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〇〇页。）彼似在此行中梦见救世主持十字架慰而语之云：“我将成尔志于罗马。”^①（一五九五年十月及十一月信札，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七七页以下。）

①“彼似见一素所未识之人与之共语云：汝流荡此国，盖为废止旧教，输入新教欤？玛窦答云：此我心事，从未对人言，汝既知之，非邪魔即天主。入梦者答云：我非邪魔，乃天主也。玛窦投其足下，哀诉曰：主既知我心愿，缘何不助我成此大业？主于是慰之曰：我将助尔于两京。已而玛窦似觉进入京城，往来无阻。后来事果应梦中言。”（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〇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五二页以下。）

南昌有医士某先识玛窦于韶州，见玛窦至厚待之。赖其先容，得识城中士人。全城中人争欲识此须垂及腹之泰西人。迨至其《西国记法》、《交友论》二书刊行后，其名愈重。江西巡抚欲见之，玛窦上所撰书，并以分析太阳光色之三棱镜一面献之。巡抚许其居南昌，会苏如望（Jean Soerio）神甫携金至，因租一小屋居焉。自是以后过访者多，有人劝其托词不在宅中，以谢宾客。玛窦答云：“天主

不容我作伪言，事虽微亦然；宁愿过客倍增，不愿言行背道。”因是识玛竇者愈重其人其教。（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一八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五八页以下。）

- 27 迄于是时，中国各处传道之所并归澳门会团长管理，顾韶州、南昌距离澳门甚远，为会团长管理所不能及。于是视察员决定设一会督（权限视区长，综理中国一切教务。一五九六年玛竇初任是职，执行至于歿年。（一五九六及一五九七年信札，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二二二页以下；参看卷一，二七八页以下。）玛竇入京之愿从来未歇，既为会督，愈欲作北京之行，因与省中大吏及明代宗王订交，俾能助成此事。适有其旧识名王忠铭者新授南京礼部尚书，入京覲见。忠铭过韶州，见郭居静后赴南昌，居静先行，以此好音告玛竇。

一五九八年玛竇、居静遂偕忠铭同赴南京。（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八五页以下。）尔时中国正与日本搆兵。二神甫遂买舟北上，盖忠铭已先行矣。

及抵北京，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曾来访，颇羨赏其贡物，然见彼等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三四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九四页以下；卷二，二四八页以下，载一五九九年八月十八日信札。）

玛竇使居静先行，径返南京，本人则往苏州见其弟子瞿太素。太素劝其在苏州建一住所，然玛竇久病新愈，宁

赴镇江居数日，已而还南京，时在一五九九年二月也。先此未久，王忠铭抵南京，见玛竇至，为介绍其他官吏与之订交。（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八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〇一页以下。）

先是玛竇在南京购一小宅，即前此梦见天主之所，至是遂为南京士大夫聚谈之处。士人视与玛竇订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等学。几百问题悉加讨论。有著名道士某曾被折服而去。（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八八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一一页以下。） 28

其后未久以善价购一官廨，盖相传廨有魔鬼，无人敢居其中也。玛竇购得后，偕居静居焉。人见玛竇等安然无恙，由是“我辈圣教之名大彰”。（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三九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三一页以下。）

诸士大夫中首先奉教者，乃一七十岁之武官，受洗后名称保禄。“其子文士也，后至大官，未久亦随之人教，全家之人皆相率从之。”（曾德昭《中国通史》，二六六页。）其后入教者日众，奉教之人开始在此新住所之礼拜堂中公然高声祈祷。（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四一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四〇页以下。）

成绩既佳，玛竇遣居静赴澳门报告，并请继续遣辅助之人来。未久，居静偕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神甫贡异物甚多至南京^①。玛竇遂复欲作北京之行，贡此异物于朝。都御史某赞其事。一六〇〇年初，玛竇偕迪我

依某权阉之庇，首途入京。（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四四页。）

- 29 ①据雅利克(du Jarric)神甫书《在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九三六页：“贡品中有大小自鸣钟各一，油画三幅，内圣母像一幅，圣子耶稣偕施洗约翰像一幅，救世主像一幅，镜数面，三角玻璃两件，圣课日祷书一册，手琴一具。”

权阉某狡诈人也，行至山东，嗾使其党马堂截夺贡物。送诸神甫至天津，扣留六月。有幸臣某以其事上闻，会帝亦闻有外人贡进自鸣钟事，遂命人召诸神甫入京。（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五一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五二页。）

一六〇一年一月，玛竇等抵北京，进呈贡物，见者称赏，帝尤爱自鸣钟。赖有此事，玛竇等遂获留居北京，盖当时无人能修理自鸣钟也。宫中内官出达帝意，命此二外国人留居京师，并赐月俸①。

- ①诸内官数言于帝，帝欲召见，唯与例未合，乃命二画师将此二西洋人图像绘呈，然其所绘甚劣。时诸神甫等已易欧罗巴服衣儒服，头戴网巾。（雅利克《在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九八一页。）

- 30 玛竇志在留居京师，故亦不辞。朝中大小官吏争来过访。玛竇赁屋以居，往来颇自由。偶亦对众宣言彼等之来中国，盖为传扬天地主宰正教，不愿受皇帝官爵赏赐，只求生居死葬中国足矣。（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七八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六三页以下。）

玛窦于每日接见宾客时辄言其至北京之理由，因言及天主、灵魂、天堂、地狱等教理，同时编辑关于宗教学术之新书。

自是以后玛窦不复离开北京。从事规定未来一切事项^①，培养新教徒，预备新皈依。入教之人有数人为名公巨卿，翰苑中人亦有人教者。著名之徐光启即其中之一人，彼于一六〇三年在南京从罗如望神甫受洗，一六〇四年入翰林，一六三二年入阁。一六〇五年时，北京奉教者数逾二百。是年六月玛窦与开封之犹太教徒艾某接谈，三年后曾遣一中国修士赴开封调查圣经及崇拜十字架之信徒。北京首先受洗之人歿于一六二四年，洗名本笃。（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七八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六三页以下。）

①彼在是时与若干神甫议决持身规律。其中有若干点关于中国礼仪者，为后来争论之起源。然在当时范礼安业经核准之。巴范济在一六一一年之江西会议，并核准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九页以下。）

一六〇六年鄂本笃(Benoit de Goëz)修士病在肃州。玛窦遣钟鸣礼修士往慰之。一六〇九年在中国首创信徒团体，名曰天主圣母会。在会之人皆应以德行范世，常临圣事，应养穷人，殡葬死者。每日晨会听指导者之训示。有疑则问之。各种慈善事业则分担之。（一六〇五至一六〇九年信札，《历史著作集》，卷二，二五〇页以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六七页、九一七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九四页、五四九页以下。）

32 玛竇以北京为中心，指挥诸传教师，本人亦勤劳不倦，为众人先。其日常事业则为志愿受洗之人讲说教义，鼓励新人教者，劝导未入教者。此外则编辑书籍，并建筑一大礼拜堂，亲自督理工程。事务已繁，益以不断与同僚信札往来，兼入宫廷任事，遂促其年。一六一〇年五月三日卧疾不起，自知末日已至矣。（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三五页；《一六一〇年年报》，三一页以下。）

“虽病甚衰弱，见圣体入室，尚力疾下床跪领圣体，翌日领终傅油，曾对临视之神甫留遗言，嘱彼等对于新自欧洲来者，务必施以仁爱。”（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四一页。）

五月十一日夜间安然而逝。寿五十七岁，遗命龙华民(Longobardi)继承后任，皇帝赐葬地，后遂为北京葡萄牙教师公葬之所。在场之诸大夫多参加葬礼。南京、南昌、韶州及新开发之上海皆遣人会葬。诸基督徒负棺，十字架前导，经行都城而至葬所。（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四六页以下）。——一六一〇年五月二十日熊三拔(Subbatino de Ursis)神甫在北京致书述利玛竇病终及殡葬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附录二四，四八三页以下。）

33 玛竇未病前数日，曾致书于其同僚云：“我尝思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良法，莫若我死。”（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四六页。）古伯察(Huc)神甫云：“皇帝赐葬地，显为优待基督教之证明也。”

奥尔良(d'Orléans)神甫云：“天主特选利玛竇以任

此困难事业。勇不畏劳，贤明谨慎，周致迟缓，而使之更为有效，小心而不使之僨事，欲为一锐敏多疑排外成性之民族之宗徒，必须具有此种性质也。”（参看《传教信札》，一九一八年，卷十四，前言 XXII 页。）必须有此豁达度量，始能重整屡经破坏之事业。必须有此博学天才，始能使习于自尊之人尊其学识。

“然亦须有一与学识相伴之谦恭和平，始能使此自尊之民族，感受此知识之优越而不自觉。最后必须有一伟大德行，始足当此满布危险之重任也。”

玛窦遗著甚多，泰半皆为汉文作品：

（一）《天主实义》，一名《天学实义》，一五九五年初刻 34
于南昌，一六〇一年校正重刻于北京，凡二卷。重刻本有李之藻序，（之藻字我存，号凉庵，殁于一六三〇年。）一六〇四年重刻于北京，一六〇五或一六〇六年重刻于杭州，一六三〇年及以后屡有重刻本。曾经《天学初函》收入。（参看《几何原本》条附注。）有若干刻本前有徐光启、冯应景等撰序。土山湾重印数次。（一九一七年目录第八二号。）

此书在一六〇四年译为日本文。奥尔甘廷（Organ- 35
tin）神甫称此本为一宝库。范礼安神甫曾将此本三次重刻于澳门。一六三〇年巴尔迪诺蒂（Baldinotti）神甫二次重刻于柯枝。〔雷慕沙（A. Rémusat）《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一三页。〕后又转为高丽语。雅克（Jacques）神甫曾将此书转为法文，载入《传教信札》，一八一八年刊，卷十四，六六页以后。〔参看伟烈亚力（Wylie）《中国文献注释》，一三八

页。〕

(二)《交友论》一卷,一五九五年刻于南昌,一五九九年刻于南京,一六〇三年刻于北京,前有冯应景序。《天学初函》亦收入其中。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后之《神州日报》有翻印本。(参看上引伟烈亚力书,一三八页,前引金尼阁书,五一六页以下。)——玛竇本人曾将此本译为意大利文,一八八五年有新刻本,在马切腊塔城出版。

(三)《西国记法》一卷,一五九五年刻于南昌。

36 (四)《二十五言》一卷,一六〇四年刻于北京,前有冯应景、徐光启序。亦经《天学初函》收入。(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二〇页,上引伟烈亚力书,一三八页。)

(五)《畸人十篇》二卷,一六〇八年刻于北京,一六〇九年刻于南京及南昌,亦经《天学初函》收入。一八四七年有上海重刻本,后又有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目录第四〇三号。)是书设为问答,大抵驳释氏之说。(参看上引伟烈亚力书,一三九页。)

(六)右书博辨,颇足动听。杭州僧人袞宏因作论以攻天主之说,玛竇复作说以辟之,合成《辩学遗牍》一卷,一六〇九年刻于北京,有李之藻跋,亦收入《天学初函》。遣使会印刷所有重刻本。(一九二四年目录第八八号。)一九一五年有天津《大公报》活字版本。一九一九年有英敛之刻本,前有陈垣、马相伯序,题曰《辩学遗牍》。

(七)《畸人十篇》后附有《西琴八曲》一卷。玛竇所献品中有小瑟,庞迪我神甫善音乐,以授中宫。此乃其曲意八章也。

(八)《斋旨》一卷,后附《司铎化人九要》一篇。

37

(九)《畸人十规》,是为玛窦在一五八四年刻于肇庆之第一部教义纲领,时在罗明坚《圣教实录》刊行之后未久。

(十)《奏疏》,是为一六〇一年玛窦入京进呈贡物请许留居北京之表文。〔参看顾福格(Couvreur)《文献选编》,河间,一八九四年,八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九六页以下。〕

(十一)《几何原本》六卷,徐光启笔述,欧几里得书前六卷之译文也。一六〇五年刻于北京。嗣后屡经重印,曾节录入方中通之《数度衍》中。康熙帝曾将此书转为满文。前有玛窦及光启序。今日此书尚风行。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十一至十二月间)两江总督曾国藩重刻于南京,国藩作序称《海山仙馆丛书》本,错讹甚多,故重刻之。书中并言及一六二九年李之藻所辑之《天学初函》^①。

①伟烈亚力(上引伟烈亚力书,二七七页)云:《天学初函》所辑书凡十九种。一、《西学凡》,艾儒略撰;二、《畸人十篇》;三、《交友论》;四、《二十五言》;五、《天主实义》;六、《辩学遗牍》,并利玛窦撰;七、《七克》,庞迪我撰;八、《灵言蠡勺》,毕方济撰;九、《职方外纪》,艾儒略撰;十、《泰西水法》,熊三拔撰;十一、《浑盖通宪图说》;十二、《几何原本》,并利马窦撰;十三、《表度说》,熊三拔撰;十四、《天问略》,阳玛诺撰;十五、《简平仪》,熊三拔撰;十六、《同文算指》;十七、《测量法义》;十八、《圆容较义》;十九、《勾股义》,

并利玛窦撰。

- 38 欧几里得书，十五卷，玛窦仅译前六卷，后伟烈亚力共李善兰合译后九卷，一八五七年初刻于松江，板为发匪焚毁，后重刻于南京。

(十二)《同文算指》十一卷，李之藻笔述，应用算术也，一六一四年刻于北京。《四库全书》著录本，分前编二卷，通篇八卷。亦经《天学初函》收入。

(十三)《测量法义》一卷，应用几何也，又《测量异同》一卷，并徐光启笔述，《天学初函》及《指海》并收入。

- 39 (十四)《勾股义》一卷，《天学初函》及《指海》并收入。

(十五)《圆容较义》一卷，李之藻笔述，一六一四年刻于北京。(参看上引伟烈亚力书，八八页。)《天学初函》、《守山阁丛书》并收入。

(十六)《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李之藻笔述，星经之类也，疑在一六〇一年六月至十二月间刻于北京，一八〇〇年有重刻本。(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二三七页。)《艺海珠尘》、《传经堂丛书》并收入。(上引伟烈亚力书，二二〇页。)

(十七)《万国舆图》，一五八四年玛窦作此图于肇庆。金尼阁神甫云：“彼绘此世界全图，甚宽广，俾容纳汉文解释于其中。又为博华人欢心，特将中国位于图之中央。”一五九八年在南京重将此图修改，较前更大，用十二版，印于绢上，李之藻力也。其后贵州巡抚重刻小图，将解说刻于别本中。“曾寄数本于各省，吾人印本且寄至澳门、日本，闻他处尚有刻本。”(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〇九

页。)利肖里(Riccioli)《占星新说》，博洛尼亚，一六五一年，XI 页以下。一六〇九年皇帝曾命将此图仿绘八幅，进呈乙览^①。

①《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云：“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輿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利比亚，非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

(十八)《西字奇迹》一卷，一六〇五年北京刻本。布瓦耶(Théoph. Boyer)《中国文法》四页称玛窦刻有汉字译写之拉丁字母名曰《大西字母》者，殆指此书。 40

(十九)《乾坤体义》二卷，一作三卷。《四库全书》著录。阮元《皇清经解》（共一四〇八卷，一八六〇年重刻本）《畴人传》言此书甚详。

(二十)一五九八年玛窦居南京时，曾与儒士数人辩论五行之说，辟五行之非，主张四行之是。“是编屡经印行，颇受推重。”（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六〇一页。）

(二十一)《一六〇六和一六〇七年年报》，利玛窦一六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寄自中国，八开本，一六一〇年；米兰，一六一〇年。《一五九一年、一六〇六和一六〇七年中国年报》，安特卫普，一六一一年。

(二十二)信札。一五八四年九月十三日在肇庆致菲律宾宾驻澳门经理员罗曼(J.-B. Roman)信札，见罗曼撰《中

国报告》，题作一五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收入《特努—康潘旅行档案》，卷一，七七页。（考狄《书目》，卷一，七页。）

- 41 利玛窦发自中国广州信札，一五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收讫。载《日本新书简》，威尼斯，一五八六年，一七五页。《利玛窦有关一六〇八年北京住院情况书简》，北京一六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卡昂，一九一四年。

（二十三）金尼阁神甫曾据玛窦之记录，撰有《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记录原为意大利文，盖致耶稣会长者。尼阁将其转为拉丁文，微补缺漏，并增入玛窦自谦而故意遗漏之若干事实。可参看汾屠立《利玛窦神甫历史著作集》序言。

（二十四）一五九三年曾将中国《四书》转为拉丁文，微加注释。（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五七八页。）凡传教师之入中国者，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此书是否印行，抑尚存有写本，未详。

（二十五）雷慕沙曾云：最先编辑中国字书而附以欧洲语言之解释者，似为玛窦。此说不误。盖金尼阁神甫曾谓其与郭居静神甫、钟鸣礼修士共旅行时，曾编辑此种字书，注明五声清浊也。此写本似已无存。尼阁并谓“其曾编有其他书籍数种，以备吾人易习此土语之用”。（上引金尼阁书，五七七页。）

（二十六）吉尔切尔（Kircher）神甫（《附图中国志》，法文版，一六〇页）谓，其曾译中国古代哲理格言为拉丁文，意在辟其误也。

（二十七）刘应（de Visdelou）神甫在赫尔伯洛特

(d'Herbelot)的《东方书目》补编中写道：“玛竇在其《中国图表》中置Eyhour都城于北纬四十四度，似误。”此处所指应是本传书录第十七条所指之《万国輿图》。

(二十八)利西—利卡尔迪(Ricci-Riccardi)侯爵在 42
一九一〇年曾将其所藏玛竇信札三件刊布：两件作于南昌，题年为一五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及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二日；一件作于北京，题年为一六〇八年三月六日。(诺琴蒂尼《第一个汉学家利玛竇》，佛罗伦萨，巴尔伯拉，一九一〇年)

(二十九)一九一〇年马切腊塔城举行玛竇百年纪念时，曾将玛竇未刊著述刊行，题曰《利玛竇神甫历史著作集》，已出二卷。第一卷在一九一一年刊行，乃汾屠立神甫主编，题曰《中国纪录》，LXVIII页，六五〇页，马切腊塔，一九一一年。第二卷刊行于一九一三年，题曰《中国信札》，收集玛竇信札四十四件(三至三九五页)及前此著录之奏疏(四九六页以下)。

一〇 麦安东 葡萄牙人

一五五六年生——一五七六年一月四日入会
——一五八五年入华——一五九一年十月十七日歿于韶州。

麦安东(Antoine d'Almeyda)神甫字立修，出生于葡萄牙之特兰科索城(Trancoso)。幼纯洁，入耶稣会。一五

八四年赴澳门。一五八五年七月应范礼安神甫之请，偕孟三德神甫同赴澳门，助理罗明坚、利玛竇二神甫之事业。当时进入内地甚难，安东谋为官吏之仆役混入内地，会明坚所善之肇庆总督约明坚偕赴绍兴府（一五八五年），安东适在广东，知其事，遂与明坚等同行。（前引金尼阁书，三一六页；前引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二四五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五一页以下，一九、二三页。）

- 43 此行凡四月，安东欲留居浙江未果，遂返肇庆，与玛竇共事^①。玛竇在肇庆被逐时，又与偕行赴韶州，时在一五八九年八月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三六一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七七页以下。）会得重病，还澳门修养，病甫愈，力请道长许之重赴韶州，未几死于斯城。（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三九页。）

①安东离绍兴后返澳门。范礼安神甫遣之赴肇庆疑在一五八八年八月。参看前引汾屠立书，卷一，一五九、一七四页。（裴化行神甫补注。）

当时诸神甫在中国内地无坟园，遂运其遗体归葬澳门。

安东遗作可考者仅有信札数件：

（一）一五八五年十一月五日致骆入禄神甫书，述其赴广州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三六页以下。）

（二）一五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述其赴广州及绍兴事。（见何大化（de Gouvea）神甫撰《耶稣会在远东传布信仰》，卷一，二、八页。）（未刊本）

(三)一五八六年二月十日孟三德神甫书,作于韶州,意大利译文载《中国报导》,罗马、威尼斯、安特卫普,一五八八年;米兰,一五八九年。拉丁译文载海神甫辑《日本、印度与秘鲁札记》,安特卫普,一六〇五年,九〇二页。

(四)一五八六年九月八日孟三德神甫书,作于肇庆。

此二书意大利文本,刊于罗马、桑奈蒂(Zannetti),一五八八年。西班牙文本,刊于萨拉戈萨,一五九一年。法文本见《日本和中国信札》,里昂,一五九三年。

(五)一五八八年九月八日孟三德神甫书,作于韶州,见《日本和中国信札》,罗马、桑奈蒂,一五九一年,布雷夏、萨表(Sabbio),一五九二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八九栏以下。)

一一 孟三德 葡萄牙人

44

一五三一年十一月四日生——一五六二年六月入会——一五八五年入华——发愿(?)——一六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歿于澳门。

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神甫字宁寰,出生于葡萄牙之吉马朗伊希。幼入耶稣会。毕业后在科英布拉学校教授辩学。一五七二年赴印度^①,历任巴卡伊姆(Bacaim)和澳门两地会团长。三德在职时,视察员范礼安神甫命往中国辅助罗明坚、利玛窦二开教人^②。明坚赴澳门为中国皇帝采办异物时,约三德同还肇庆。越数日,肇庆

总督询三德是否思乡欲归。答曰：“永与华人共处，是我之愿也。”此愿虽未终偿，然于传道颇尽力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卷一；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九至二四页。）

①一五七七年三德晋司铎。一五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里斯本偕罗明坚、利玛窦同附圣路易斯号舟东迈。（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五二页注。）

②三德于一五八五年五月一日离果阿（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四三页），一五八五年七月杪抵澳门。（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五二页。）（以上并裴化行神甫补注。）

三德居肇庆若干时，见不可留，遂返澳门^①。会范礼安归自日本，复任其为会团长兼为传道会道长。彼即以此资格数赴新开教之韶州劝化数人入教^②。及年事已高，李玛诺(Em. Diaz)被派继其后任，时在一五九六年也^③。一六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歿于澳门。

①一五八七年八月，三德为慎重计离肇庆府。（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六三页。）

②一五八八年七月三德重赴肇庆，未久复出走。（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一六九页。）自是以后，除在一五九一年一至韶州留居不久外，常驻澳门。（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一八、二一九页。）

③一五九七年终，三德卸澳门道长职，专任教养青年华人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七九页；卷二，一〇二页。）（以上并裴化行神甫补注。）

其遗作留存者列下：

(一)一五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澳门致耶稣会长书报告中国新传道会事，载《日本和中国信札》（八开本，罗马、桑奈蒂，一五九一年）及诸译本中^①。

①此函并载入《日本和中国信札》（一六八九年和一六九〇年），威尼斯，一六九二年，二〇〇页以下。（裴化行神甫补注。）

(二)《日本使节赴罗马教廷日记所载对话记要》，用 45 拉丁文及日本文写成，四开本，载《中华帝国的澳门商埠》，一五九〇年。据大英博物院藏本提要云：是为欧罗巴人在中国首先印行之书。并转录于《日本三王使节》，安特卫普，一五九三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五四六栏。）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以下简称《印刷术》）四五页云：“是为澳门刊行之第一书，极罕见。”

(三)有人谓其撰有汉文教义纲领一册（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五四六栏。）

一二 石方西 意大利人

一五六三年生——一五八三年八月十五日入会——一五九〇年至华——一五九三年十一月五日歿于韶州^①。

石方西 (François de Petris) 神甫字镇宇^②，出生于罗马阿巴蒂阿·法尔法 (Abatia de Farfa)，名族也。

初在罗马学校肄习哲理，即以文学、科学、德行见称于时。修业毕在公开辩论中，人皆惊其敏慎。初敬奉圣母甚笃，入圣母会。当其择业时，似闻圣母言，命其入耶稣会。方西在韶州语二修士之言如此。（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六七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三六页。）

①一作一五九三年十月五日，参看本传注。

②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石芳栖，字镇予。

46 由是彼曾在一五八三年八月十五日入罗马修院。一五八六年，请偕日本使臣东迈，时尚未晋司铎也。范礼安神甫派其在中国传教。一五九〇年遣之至澳门。次年麦安东神甫歿于韶州，遂命方西代其职。〔见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阿奎维瓦(Aquaviva)神甫信札，载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六二页以下。〕

方西抵韶州未久，有盗持械，夜入其室，伤仆役二三人，并以斧砍方西首，受重伤。（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五四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二九页。）利玛竇神甫诉于官，捕诸盗，为首者断死罪，余判徒刑，然二神甫共请宥盗罪，由是各杖二十释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六三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三五页以下。）

方西以其祈祷与德行辅助玛竇传布宗教。彼虽壮健，然自知不寿，曾预告玛竇言其应得某疾死，一五九三年十一月五日果以疾终^①。以舟载彼与麦安东之遗骸归葬澳门公墓，道长孟三德为死者作吊辞，并命郭居静神甫代其职。（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四六九页。汾屠立《历

史著作集》，卷一，二五六页。）

①或作一五九三年十月五日，见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五六页，汾屠立神甫补注。

方西留有信札三件：一作于一五八九年一月八日，一作于一五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作于一五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并见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五六、四六四、四六五页。）

一三 钟巴相 中国人^①

47

一五六二年生——一五九一年一月一日入会^②
 ——一五九一年至传教区——一六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任在俗辅佐人——一六二二年歿于杭州。

钟巴相 (Sébastien Fernandez) 修士字念江，第一华人之入耶稣会者也。广东新会人，富家子兼良家子。谙西方语，欲自磨练，愿偕诸神甫入内地，故利玛窦携之与俱。(曾德昭《中华大帝国志》，一六二二年，载《往事记录》，二〇三页。)

①念江原名鸣仁(艾儒略撰《利玛窦行迹》作铭仁)，巴相乃洗名 Sébastien 之对音。

②薛孔昭《名录》误作一五九五年一月一日。

巴相在韶州作修士之练习，得偿素愿。巴尔托利神甫云：“若欲将此修士因传道所受之苦一一笔之于书，则其文甚长，而难于着笔也。其为人正直，度量宏大，品行纯

洁,未入教时已然,既入教后,兼具有一种劝人人教之强烈热心。彼为开教,曾不惜其时间,亦不惜其血汗。(出处同前。)

- 48 一五九六年,巴相在韶州受刑负枷,被驱逐后,旋在杭州又被士人告发,受杖而被禁于狱。“利玛竇神甫救之出,遂随玛竇赴北京。既至北京,复受第三次之禁锢与虐待,盖因其传布福音也。”(曾德昭《中华大帝国志》,一六二二年,载《往事记录》,二〇四页。)

最后在南京虐待事件中(一六一五年),曾受刑讯,并遭民众之种种侮辱;已而被判流刑,罚往关外为奴,赖有一基督教徒之仁慈而获免^①。

①此基督教徒西名 Matthieu Gham, 汉姓或为康, 自愿代巴相出关, 旋因朝中一强有力之新入教者之救而获免。其人后赴澳门入耶稣会而歿于会中。(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 六八二页。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 卷二, 一八八页, 葡萄牙文版。)

巴相居北京时, 勤于布教, 常赴教徒家讲演基督教理, 人皆乐闻其言。(出处同前。)终其身执传布教义者之职, 熟练汉语, 不断往来于所属诸教区中, 并辅助诸神甫执行教务。诸神甫信任之, 且令其教导中国妇女代为受洗。每年巴相辄犯冒险阻, 往澳门取钱财及其他必须之物俵散于诸区中。一六二二年歿于杭州, 计入教有三十二年矣。据曾德昭神甫云: “巴相过南京时已得疾矣。”(出处同前。)

一四 黄明沙 中国人^①

49

一五七三年生——一五九一年一月一日入会
——一五九一年至传教区——一六〇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歿于广州。

黄明沙 (François Martinez) 修士，在旧记中写其名作Mis 或 Miz (Martinez 之略写)。生于澳门，偕钟巴相修士同入会。作修士练习后，偕传教师入内地传教。一六〇五年在南京时，曾说瞿太素入教。先是太素有妾，无意入教，会妻死无所出，乃从明沙言，娶妾为妻，而受洗礼。罗如望神甫授以洗名曰纳爵 (Ignace)。(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六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三八页以下。)

①参看艾儒略撰《利玛窦行迹》(本书第三十九传)。北

平图书馆馆藏抄本写其名作黄方祭字明沙。据范礼安神甫撰一五九三年一月一日之一名录云：“黄明沙修士，中国籍，生长于澳门，与葡萄牙人有亲谊；时年二十五，具中人力，肄习(修士)二年毕。未入会前曾习拉丁文。熟知中国语言文字，居韶州时，仍研究不辍。”(见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〇七页注。)则其出生年为一五六八年，而非一五七三年矣。一五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明沙曾偕苏如望神甫至南昌。(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六八页。)又

据耶稣会士诸名录称一六〇三年十月明沙人在韶州。(以上并裴化行神甫补注。)

一六〇六年,明沙在南昌,会视察员欲入内地,乃吞之南下,及至广州,患热疾,甚剧。时有流言谓葡萄牙人将来侵,明沙息于一同教人之宅,有新入教之背教人某告讦于官,时在圣周中,明沙方偕诸基督教徒举行祈祷讲演及特别悔罪等务也。

时两广总督他出,背教人告讦于代理总督,谓明沙是郭居静神甫之间谍,盖有流言谓居静将谋为不轨也。明沙方卧病在床,隸役捕之出,并其居停锁押到官,用夹棍拷问。(见前引金尼阁书八九七页,汾屠立书卷一,五〇七页以下。)

50 明沙受此酷刑,仍辩其无罪。顾彼有特许文书,既无罪可望释出,乃告讦者又诉其买有火药,遂被禁于狱。手足皆带刑具,病中渴甚,数日未得滴水饮。已而移付“海道”,受重笞,体无完肤。翌日又拘至代理总督前,复受刑,刑甫下,明沙晕绝。

问官恐其刑重致毙,命人以板舁之入狱未及抵狱即死。时年三十三岁,与救世主受害年正同,且亦为同教人所陷害也,时在一六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九八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葬其遗骸于一已废之石矿中,仍衣罪服带刑具。其后不久龙华民神甫请于官,获许迁葬于澳门。(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一五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二三页。)

其遗笔现存者有一五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韶州

致孟三德神甫书，述麦安东神甫之事业与病故事。
 《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四五七页以下。》

一五 郭居静 意大利人

51

一五六〇年生——一五八一年入会——一五九
 四年入华——一五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发愿
 ——一六四〇年一月十九日歿于杭州。

郭居静 (Lazare Cattaneo) 神甫字仰凤，名族旧家之后裔，生于热那亚城附近之萨尔察纳。既入耶稣会，即力请派往远方传道，一五八八年始得会长之许可。他曾研究文学一年，哲学三年，神学二年。(《档案目录》1622。)居果阿若干时，任会团宣教师，继在波舍利(Pécherie)沿岸为道长者二年，已而被召至澳门，研究华语。

石方西神甫卒，利玛竇神甫独居韶州，乃遣居静神甫往助。玛竇第一次赴南京时，居静管理教务，会有流言起，教堂被暴民抄掠。其后不久，玛竇赴北京，召居静偕行，居静在途中助玛竇编纂音韵字典^①。及还南京，居静 52
 被遣还澳门报告此第一次旅行事。居静事毕，携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至南京。玛竇最后离南京时，留居静管理南京教务，并兼管南昌、韶州两地教务。(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二六页以下，五四六页以下，六五一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二八五页以下。)

①则共玛竇编纂者，乃居静而非庞迪我，佩尼 (Per-

ny) 在其《汉文文法》中谓欧罗巴人最初思及辨别中国五声者为迪我, 误也。“彼等用五种音标分别中国语言中之五声。”(金尼阁《远征中国史》, 五七七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卷一, 三〇〇页。)

一六〇四年, 李玛诺 (Emmanuel Diaz Senior) 神甫归自北京, 居静偕之共赴澳门, 盖应视察员范礼安神甫之召也。居静留此养疾。先是礼安选居静为会办。会礼安卒, 居静遂留澳门。居静视察马六甲会团及传道会盖在斯时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 八八一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卷一, 五〇四页。)

当是时也, 有大祸起, 侨民全体为之不安。荷兰人嫉葡萄牙远征印度之得利, 乃遣海盗扰乱巽他群岛与摩鹿加群岛。所获甚富, 意犹未尽, 复谋据台湾, 进取澳门。葡萄牙人因设防以备, 不意华官疑其有异心, 以此辈外国人谋据中国, 遂筑堡垒数所, 调兵防御。时有流言谓外人已共推居静为帝^①(金尼阁《远征中国史》, 八八六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卷一, 五〇七页以下。)

①曾德昭神甫云: “郭居静神甫时由中国内地抵澳门, 其人身体魁伟强健好容色, 兼有长须, 不识者必以其为武夫, 而非传道人也。”(曾德昭《中国通史》, 二八二页。)

又一方面, 澳门有若干不良基督教徒, 恚诸神甫在讼事中不庇彼等, 又从而煽动, 故流言甚炽。民众因暴动, 掠葡萄牙教堂, 并纵火焚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 八八八页, 八九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有士人某撰一小说, 诬居静欲窃据大位; 约日本人马来人

共举事,内地党羽甚多,只待战船之至即发动。其书流行甚广,人心因大惶惧:澳门之华人尽徙居大陆;广州城聚战船调民壮以备。(金尼阁《远征中国记》,八九二页以下。)

葡萄牙人所处境地甚为危殆,盖彼等有饿毙之忧也。53
澳门官吏遣使者赴广东疏解;及其归也,两广总督亦遣一聪明华官至澳门察验情形。此官至澳门,先召居静来见;居静延之往视其武库,所谓武库,即其书室也。官入室,居静语之云:“我持以谋据中国之武器,即此是也。”继导华官至学校,而语之云:“是为我将率以侵据贵国之士卒。”华官见流言不实,而诸神甫皆属传教之人,意遂安而其事遂解。(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〇九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一七页以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四四九页以下。曾德昭《中国通史》,二八二页。)

其事之经过皆在一六〇六年,同年居静偕熊三拔神甫同还教所,然至南昌,三拔径赴北京,居静则奉命留止南京。一六〇八年,著名阁老徐光启丁父忧,还上海,道经南京,延居静至上海开教。当时上海因商业之盛,已成一重要城市^①,光启居大厦,是为嗣后传布信仰之中心。居静首先劝化光启全家人教,已而光启建一华丽教堂,城中士大夫常聚于此。光启位高而名重,其家因之为传播宗教之中心,而教务日形发达矣。

①“上海城墙周围有二哩,然城内与附郭之民户相等。

……全境约有四万户,人口三十万人,每年纳国课金钱十五万枚,粮米称是。此地产米甚丰饶,产棉亦多,织为数种布……人聪敏,多学子士人。……气候甚

良，居民寿较他处为长：年六十者不得称老人，常有寿八、九十；且有数人过百岁者。（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一五——一〇一六页。）

居静居上海二年，受洗者二百人。设立一圣母会，所遵行之规则，与利马窦在北京制订者同，对于资深者且命其作圣纳爵圣务（Exerciced de St. Ignace）八日。（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二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五九六页以下。前引巴尔托利书，四九〇页以下。）

新会督龙华民神甫遣居静往杭州开教，并命新莅华未久之金尼阁神甫与钟巴相修士偕往。有进士凉庵（Léon）者，曾在北京受洗，丁忧在籍，劝其友杨弥格（Michei）^①入教，其人亦名宦大官也。自是杭州新入教者之众与上海等，两地教务皆由居静主持。（金尼阁，一六一二年报告，二一九页以下。）

①钩案：进士凉庵即李之藻，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杨弥格即杨廷筠，廷筠字仲坚，别号淇园，皆杭州人。盖二人与徐光启为中国开教之三大柱石。

一六一六年，仇教之事起，居静深居简出。一六二〇年，又辟新教区于嘉定，进士纳爵（Ignace）^①之故乡也。纳爵入教未久，曾建筑房屋一所，内设礼拜堂，并附设学校一处。其地甚幽静，有园林鱼塘，于奉教讲学皆宜。费奇规（Ferreira）神甫即在其中为邓玉函（Jean de Terentio, Terrenz）、傅泛济（François Heurtado, Furtado）二神甫授华语。讲学之暇，兼事传教，时受洗者有六十人。（金尼阁，一六二一年报告，载《往事记录》，第一二一页。）

①进士纳爵即孙元化，乃举人，非进士。〔徐允希(Simon Zi)神甫注。〕钩案：元化字初阳，嘉定人，附见《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

一六二二年杭州受洗者一百九十一人，中有儒士数 55 人。(曾德昭《中国通史》，一六二二年。)一六二七年杨弥格在杭州建筑教堂一所，住所一处，居静晚年即居其中。居静晚年弱甚，步履须倩人扶持。然神志甚清，手亦能执笔，劝人入教始终未辍。一六三四及一六三五年中，受洗者一百四十八人及一百七十六人。〔苏查(Faria y Souza)重订曾德昭《中国通史》，一六四二年马德里刊本，一六三四及一六三五年下。〕

居静最后二年，瘫痪不能动作，伏若望(Jean Froes)神甫见其状，信其不久于人世，预为之购一棺木，不意若望先死，即用此棺盛殓。一六四〇年一月十九日居静卒，春秋八十，杭州、上海两地之教徒，盛其丧仪，葬于一名方井之地。(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四一页。)

居静遗作列下：

(一)《灵性诣主》一卷。

(二)《悔罪要旨》一卷。(赖之原作《悔罪要记》，似误，“记”应改作“旨”或“指”。艾儒略亦撰有《悔罪要指》一编，见本书第三十九传。)

(三)柏应理(Couplet)神甫谓《迎接战斗：论来世》， 56 凡二卷，然未见刊本。

(四)柏应理神甫又谓，居静撰有标明重音按照西欧字母顺序编写的词典，是即居静与利玛窦合撰之《音韵字

典》。(参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五七七页。)

(五)金尼阁(出处同前)又云:玛竇、居静“二人别撰有著述数篇以供吾人易习中国语言之用”。(参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三〇〇页以下。)

(六)华文稟帖一件，一六〇六年澳门刊本，此乃上呈中国官吏之文，自辩其无谋逆行为者。(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一二页。)

(七)麦大成(Cardoso)(《圣人传记》，卷三，七三四页)谓其撰有《中国年鉴》，一六三一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八九六栏以下。)

一六 苏如望 葡萄牙人

一五六六年生——一五八四年入会——一五九五年入华——一六〇七年八月歿于南昌。

苏如望 (Jean Soerio)^① 神甫字瞻清，出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教区蒙特马约 (Montemayor) 之旧城。入此城修院，后请赴印度，在印度完成其一切学业。被派至中国，先至澳门，后在一五九五年十二月杪抵南昌。与黄明沙修士独居南昌时，曾肄习中国语言文字，能执笔为文。虽体弱常多病，仍传布宗教不倦。(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六二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八〇页以下。)

①一八九〇年之薛孔昭《名录》作如望。伯希和(一九三二年《通报》，一一四及一一五页)曾见有《天主圣教约言》

(疑为十七世纪中叶刻本)一部，上题撰人名亦作如望。惟赖之原文与北平图书馆藏抄本并作如汉。

第一年劝化一年七十岁之老人入教；第二年受洗者⁵⁷有三百人，以后每年如是。新入教之人中有明朝宗亲数人。有福建林姓士人，妻在世时曾纳妾，宗室女也；不忍出之，致未能受洗，然命其三子入教。（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一〇二四页。）

如望信教之初，不为世人所认，极感贫乏之苦，复受不在教之邻人与士人之欺凌，然因新入教者之日增，乐苦足以相偿也，如是亘十年，病愈甚，诸道长欲送之至澳门养疾，会病剧，遂卒，时在一六〇七年八月^①。

①如望卒年一作一六〇七年八月。（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五九页；卷二，三一一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四三七页。）

如望遗著列下：

(一)如望曾撰有《天主圣教约言》一部，一六〇一年顷初刻于韶州，一六一〇年及一六一一年龙华民神甫重刻于南昌、湖州两地。土山湾印书馆曾重印数次。（一九一七年书目九五号。）一六三一年译为安南文。（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〇四页。）

(二)相传如望曾用汉文撰有《十诫》。

一七 龙华民 意大利人

一五五九年生^①——一五八二年入会——一五九七年入华——一六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愿——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歿于北京^②。

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 神甫字精华, 贵家子也, 出生于西西里州之卡耳塔吉罗内城。入墨西哥城修院研究文学二年, 哲学三年, 神学二年。任教习三年后, 于一五九六年偕皮蒙塔 (Nicolas Pimenta) 神甫等至里斯本东迈。时范礼安神甫专理中国日本教务, 印度视察员职务则新委皮蒙塔神甫任之。同行者有后来受难之斯皮诺拉 (Ch. Spinola)、安格斯 (Jérôme des Anges) 神甫二人及传教师多人。(弗兰格《卢西塔尼亚省年鉴概要》, 一五九六年, 一六三页。)

①布鲁克尔 (Brucker) 作一五五六年九月十日。

②布鲁克尔作一六五四年九月一日。杜宁-茨博特 (Dunyn-Szpot) 作一六五五年。

华民于一五九七年抵中国, 自是以后留居中国凡五十八年。范礼安神甫先遣华民至韶州传教, 时与共事者仅有修士一人。华民当赴城乡传教, 入教者甚众, 其中兼有士人, 如是者数年。僧人嫉之, 因是仇教之事起。(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 卷二, 一八六页。)

其谋未遂。是年四月二十日，华民在靖村首建中国之第一教堂，其成立尚在利玛窦所建北京教堂之前也。会大旱，诸偶像教徒虽祷天禁屠而无效，因怒华民欲谋杀之，忽大雨，谋遂寢。（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七八六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一七页以下。）

一六〇六年有人诬告华民于韶州长官，并诬以奸罪。60
华民闻之，立赴公庭请质对，问官知其无罪，释之。华民乘势辩明郭居静谋逆事之子虚^①。（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七七一页以下。）

①事具本书第十五《郭居静传》。

一六〇九年华民被召赴北京，次年利玛窦神甫于未死前，任华民为中国全国之会督^①。其着手之第一事，则编纂洗礼用语，至今尚宗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三八页。）

①事具本书第九《利玛窦传》。

应在此处追忆者，华民盖为引起中国礼仪问题之第61
一人。当其仅为传教师时，对于其道长利玛窦之观念与方法，已不能完全采纳，但为尊敬道长，不便批评。一旦自为会督后，以为事关信仰，遂从事研究，而在理论与事实上所得之结论，有数点与前任会督之主张完全背驰。其他神甫作同一研求者，意见亦有分歧。顾凡事皆以协合慈爱精神进行，又在服从指挥之下，意见虽分，而未形于外，于传教事业尚未感何种障碍也。（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八页以下。）

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之事起，华民适在巡历各省，闻

讯立即回京，图谋挽救。虽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之热烈赞助，然不能免朝旨之降下。将南北两京甚至中国全境以内之神甫等一并押解出国。然有传教士数人，隐藏于外省友人家中而获免。嗣后仇教之事渐息。仅一六二二年南京一案，一教徒名安德（André）者以身殉教^①。（曾德昭《中国通史》，三四六页。）

①曾德昭（前引书，二五七页）神甫云：“传教师等所经危难之多，几出人意料之外。我曾调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数，共有五十四案。要以传教初年发生于广东者为多；当时广州为入中国各地之孔道，得谓其为另一好望角，然亦得谓其为一风暴岬也。”

一六一八年耶稣会长威特勒斯奇（Vitelleschi）命将中国分区与日本教区分判为二。分配其公共财产，惟日本教区每年须付五百金，供给中国传教士之费用，并给付葡萄牙与果阿间之路费。迄于一六三五年时皆如是办理。惟至是年视察员将津贴取消，致使中国传教会大受损失。

万历帝崩（一六二〇年），天启帝继位，朝中信教官吏奏请召回诸传教士，改良军备，蒙谕允。盖时与满洲战起欲利用西洋人也。华民偕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于一六二七年同入京，赴兵部报到。时朝中事平，华民等辞以未习武事，遂仍传教并接待朝官如故。（曾德昭《中国通史》，三四八页。）

至是华民不常出京，或在京内培植新入教之人，或在京外四日八日十日程途之地开辟新区，年岁虽高，力行不懈。一六三六年赴济南为光启诸孙聆受告解，因是有官

吏数人入教。

归者既众，僧人嫉之，诉于布道城中之长官。长官拘之至公庭，见其老，悯之曰：“脱非悯汝长须白发，将杖六十。”语毕，挥之去，不愿聆其词。其同伴则被投于狱，华民得济南友人助，救之出。（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五八页。）

自是以后，华民每年中必有数周或数月赴诸新开教之区传教，足迹渐至泰安。华民迄于七十九岁时，常步行，至此年不复能耐三四日步行之劳，始乘马，迄于死时皆如是也。（出处同前。）

一六四一年华民从北京赴青州，途中遇盗，尽丧所有。青州有宗王某，闻华民名，延之至其家。宗王深通文学，与之论道，并延回教博士与之辩论，回教博士词穷。宗王乃尽拼诸妾而受洗，教名保禄。全家悉从而入教，青州① 济南及其他山东诸城官吏数人亦入教。山东最著名之文士某至王府谒见华民，闻其说，甚倾心，亦受洗，名纳札尔(Nazaire)。（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二年部分。）②

①传教山东东部之曼兹(Kilian Menz)神甫谓非青州，而主张为直隶之定州。然高龙鞞(Colombel)《江南传教史》(卷一，四一二页)及肖神甫之《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二一三页)并作青州也。

②本书时常征引之杜宁一茨博特神甫，曾撰有关于中国之书数部，其抄本现藏耶稣会档库。

华民传教山东时，受洗者甚众，有时受洗者五百人，

有僧人,有官吏,传教万安时,在两月间受洗者有八百人。山东生活甚苦,民食粟与草,无盐无油,亦无其他作料。华民年岁虽高,亦食此营养不足之食物,安之若素。且守斋律,每日辄自鞭策。彼持己虽严,待人则宽厚温和,口中从不出恶声。彼虽严守贫乏之戒,然其身常清洁也。(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五五年部分。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一六页。)

64 华民年九十五岁时受跌伤,自知不起。命人诵耶稣《受难记》,泣曰:“死时获闻我主死难之事,我之幸矣。”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卒^①。顺治帝素重其人。华民生时,曾命人图其形状;及华民卒,乃赐葬银三百两,并遣官祭奠。〔聂仲迁(Greslon)《中国历史》,一四页。〕

①杜宁—茨博特谓其卒在一六五五年,享年九十六岁。

然墓碑及诸史家所载卒年并作一六五四年,兹从之。

华民遗著列下:

(一)《圣教日课》一卷,一六〇二年初刻于韶州。其后刻本颇有增删:有一七九三年北京刻本,一八〇〇年北京改订本,此本经汤亚立山(A. de Gouvea)主教核准刊行;一八二三年刻本,出版地未详;一八三七年北京刻本。土山湾印书馆重印数次。(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七〇号。)

我曾有一本,似即此书之改订本,其改订人应是华民之同时人,抑为华民本人,皆未可知也。此本分二篇,各有三、四百页,标题作《总牍汇要》^①。刻于一七五五年,乃从南怀仁、利类思二人核准印行之本翻印。而怀仁等核准

之本又从一较古之本翻印。此较古本上题核准及同订之人有阳玛诺、傅泛际、费乐德、郭居静、费藏裕诸人，其刻年最晚应在一六三八年。

①殆为《经牍汇要》之误。

(二)《死说》。

65

(三)《念珠默想规程》一卷。

(四)《圣人祷文》。

(五)《圣母德叙祷文》。

(六)《急救事宜》。

(七)《圣若瑟法行实》一卷，一六〇二年刻于韶州。

(八)《地震解》一卷，一六二四年同一六七九年刻于北京。

(九)《灵魂道体说》一卷，原刻年未详，今有一九一八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第九十一号。)

(十)《答客难十条》一卷，因有儒士驳主宰降世天堂地狱童贞等说，华民撰此以答，一六四二年刻于定州。我未见有刻本，仅在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二年下见其节译文。

(十一)《丧葬经书》一卷，一六〇二年顷刻于韶州，拉丁文，附有汉字。(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七七六页。)

(十二)一六〇六年呈广州水头稟帖，辩郭居静谋逆、黄明沙死难及其同伴下狱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〇八页。)

(十三)关于中国宗教若干点之记录，一七〇一年巴黎刻本。此文原为西班牙文，载于闵明我(Navarrete)神

- 66 甫所撰《论中国君主制的政治策畧》一书中，经西赛 (deCicé) 主教^① 译为法文。法文译本重刻于莱布尼茨 (Leibnitz) 集中，(日内瓦，一七六八年，卷四，一七〇页以下。) 附有注释。亦有葡萄牙文译本。(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九三二栏。)

①西赛院长隶巴黎外方传道会，汉姓罗，晋萨布拉主教，一六八四年至华。(据傅圣泽《在华传教士及中国现有教堂名录》，六二页。)一七〇一年晋圣职，一七二七年卒，〔加姆斯 (Gams) 《主教名录》，一三二页。〕

〔参看本书第一五二罗历山 (Ciceri) 传。〕

(十四)《中国年报》，一五九八年，十二开本，莫贡蒂埃，阿尔比尼，一六〇一年。此书曾经海神甫书(《日本、印度与秘鲁札记》，九一三页以下)及他书转录，附有瞿太素自苏州致利玛窦书译文。

(十五)穆林德 (Von Möllendorff) (《中国书目指南》，一五八页)引有一书标题作《中国简报》，八开本，曼托瓦，一六〇一年。殆为前条所著录《年报》之意大利文译本欤？

(十六)一五九八年十月十八日，华民在韶州致耶稣会长阿奎维瓦书，载《中国近况》，巴黎，夏佩莱特，一六〇四年。即第十四条著录本之法文译本。

(十七)用意大利文写之亲笔信札，十月二十二日的信，谈广东韶州，一六〇〇年，现藏巴勒莫图书馆。(考狄《书目》，一〇八一栏。)

(十八)《四库全书》著录有《新法算书》一百卷，徐光启等与龙华民等同修，参看本书第四十六《邓玉函传》。

(十九)毕嘉(Gabiani)神甫《中国政治礼仪之辩论》，(列日，一七〇〇年及其他诸护教论写本中，引有华民撰关于汉文天主名称之论文数篇，与夫高一志、艾儒略、费藏裕、曾德昭诸神甫之驳论。(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七七栏；卷四，一九三三栏。)

(二十)信札四件，三件作于一五九八年，报告韶州教务，第四书作于一六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耶稣会长阿奎维瓦，报告利玛窦神甫病故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附录注一九、二〇、二一、二四页。)

一八 罗如望 葡萄牙人

67

一五六六年生——一五八三年入会——一五九八年入华——一六〇四年发愿——一六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歿于杭州。

罗如望(Jean de Rocha)神甫字怀中，出生于葡萄牙教区之拉梅古城。在科英布拉城入会。一五八六年赴印度，时距卒業修院后未久也。在果阿习哲学三年，在澳门习神学四年。

一五九八年始派至韶州，已而被派至南昌与苏如望共处。利玛窦赴北京时，又被派至南京，与郭居静共处。南京，中国之陪都也，如望曾在此城为瞿太素授洗；一六〇

三年徐光启丁父忧回上海守制，路过南京时，亦经如望授洗。（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七九三页以下、八六二页以下。）

68 如望管理此城教会数年，信徒入教者甚众。一六〇九年如望在南昌。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时，如望偕丘良厚(Mendez)修士避难至建昌，偕其他神甫二人匿居一教民宅。（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六二二页以下、七八四页以下。）

建昌首先授洗之人乃一姓万(Wan)者，洗名玛竇，其人先在北京试第一，入翰林，至是全家入教，妻子父母悉皆受洗。（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六二六页。）

如望从江西建昌至福建漳州开教，已而又被派至江苏嘉定，曾在此城建筑第一教堂，其后未久，被迫而避难杭州杨廷筠家。如望在杭州曾与徐光启草疏，辩明南京礼部侍郎沈淮之诬陷。疏未上，沈侍被劾，不自安，致仕归。（一六二二年）仇教事遂解。

会如望受命为会督，而天启帝又许诸传教师回北京，此二事之发生几在同时也。次年一六二三年三月如望卒，69 光启闻讣，全家持服，如遭父丧。如望葬杭州方井南。（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即《许母徐太夫人事略》，清徐允希译注）。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七八〇页。）

如望遗作列下：

（一）《天主圣教启蒙》一卷，是编原为乔治（Mare George）神甫而以卡尔蒂拉(Cartilha)名者所撰之葡萄牙

文教义纲领，如望仅将其转为华言。

(二)《天主圣像略说》一卷，一六〇九年本，克拉普罗特(Klaproth)撰柏林汉文抄本书录卷二，五四页有著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九三一栏。)

一九 庞迪我 西班牙人

一五七一年生——一五八九年入会——一五九九年入华——一六〇三或一六〇四年发愿——一六一八年一月歿于澳门。

庞迪我^①(Didace de Pantoja)神甫字顺阳，出生于塞维利亚教区中之瓦德莫拉城(Valdmora)。十八岁入托勒多州之修院。毕业后请赴外国传教。一五九六年遂龙华民神甫东迈。迪我原被遣赴日本，然于一五九九年抵澳门时，范礼安神甫遣之至南京，与利玛竇神甫共处。玛竇第二次赴京时，携迪我同行。

①抄本《辨揭》(见本传后书录)作迪峨，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迪莪，然《明史》卷三二六及《正教奉褒》皆作迪我。

迪我至北京之初数年，玛竇大得其助。玛竇与士夫应接或编撰书籍时，“迪我则以教义授于应受洗礼之人。盖其曾习华语，善于言词也”。(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一〇一九页。)一六〇五年时，“他曾至近畿若干村庄传教，在一远距二十四哩之地为十人或十二人

授洗。次年至别一地为十三人授洗。人皆争延之至”。(同上书,一〇六二页。)

玛竇死后,迪我时在担任外间事务,因与诸士夫计议,拟奏闻朝廷,请旨赐葬地一区。玛竇能在城外获钦赐葬地,盖得迪我力也。

迪我同熊三拔同奏请旨,得阁老叶向高^①力,下部议,奏上准如所请。(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九五页。)

①向高字进卿,谥文忠,《明史》卷二四〇有传。

71 向高等以葬地四所示迪我,命自择之。迪我选择城外之佛寺一所,乃宦官某之产业。宦官得罪下狱,此寺籍没人官,玛竇即葬于此。

葬地有园林,有礼拜堂,上圆顶,下六方形,外有两半圆墙以护之。玛竇墓用砖砌成,砌时不用石灰,破偶像之泥以代之。

诸圣瞻礼日,作乐,举行第一弥撒,教友毕至。此礼拜堂专奉天主,诸神甫复在其附近别为圣母建筑礼拜堂一所。第一礼拜堂上高悬钦赐二字匾额。(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九五页以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七七页以下。一六一二年年报,一四〇页以下。)

葬后迪我以余时编纂华文书籍,以为训练新志愿罗洗人之用。一六一一年迪我、三拔奉朝命改正历书。

一六一一年迪我被暴民殴击几濒于死,复数撻若干大吏之怒,亦几濒于危。(一六二二年年报,九一页以下、一六〇页以下。)

一六一六年仇教之事起,迪我虽屡经奏辩,仍不免借

京内外诸神甫同被遣逐。甫抵澳门得疾死，时在一六一八年之一月也。（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六六七、六六八页。）

迪我遗作列下：

（一）《七克大全》，七卷，一六一四年北京刻本。此书屡经付印，后有一六四三年北京刻四卷本；一七九八年北京刻七卷本；一八四三年泗泾（Se-King）刻本；一八四九年上海刻二卷本；一八七三年土山湾刻四卷本。此书曾经《天学初函》收入。同一书经遣使会士转为官话，凡二卷，题曰《七克真训》，一八五七年刻本，前有浙江代牧达尼科尔特（Danicourt）序；土山湾有一九二二年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一八六号。）

一七七八年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公教司铎所撰基督教义之书被采录者三种^①，此其一也。

①此据一七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北京之一信札（疑出钱德明神甫手），见《传教信札》，先贤祠，卷四，二四六、二四八页。然公教司铎等所撰关于教义之书经《四库全书》采录者计有八种，不只三种。此外尚有科学之撰述十六种，不在数中。参看《四库目录答问》。

此书颇为士夫所重，康熙帝族某王名若望（Jean）者，深通文学，曾记其入教始末，有云，使其入教之要因，盖《七克》一书有以启之。（《传教信札》，巴多明神甫一七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信札；卷三，四八二页。）

（二）《人类原始》。

(三)《天神魔鬼说》。

(四)《受难始末》一卷。一九二五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八号。)

(五)《庞子遗铨》二卷。(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三九页。)

(六)《实义续篇》一卷,玛竇《天主实义》之续编也。

(七)《辨揭》一卷,一六一六年仇教时所上之辨揭也,疑在一六一八年刻于广州或澳门^①。

①徐家汇藏书楼有手抄本,题曰《庞迪峨熊三拔具揭》。

73 (八)庞迪我神甫所撰关于中国基督教之意见书,乃一六〇二年三月九日作于北京,致托勒多区长居斯曼(Louis de Gusman)者,有一六〇四年及一六〇五年西班牙文本,一六〇七年法文本,一六〇七年意大利文本,一六〇七年拉丁文本,一六〇八年德文本。

(九)迪我曾为中国皇帝绘有四大洲地图,每洲一幅,复由倪雅谷(Jacques Néva)修士装饰甚丽,图之四围附以说明,略志各国之地理、历史、政治、物产。徐光启并以教义之说明附焉。皇帝及诸近臣见图,颇赏其绘事之精。

柏应理及巴尔托利谓迪我曾用华文撰有一书,说明天主及其特性。此本今未见。(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十一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六八〇页;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七二栏以下。)

二〇 李玛诺 葡萄牙人

74

一五五九年生 —— 一五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入会 —— 一六〇一年入华 —— 一五九五年七月
 十日发愿 —— 一六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歿于
 澳门。

李玛诺 (Emmanuel Diaz Senior) 神甫字海岳，别号老玛诺，盖其名与阳玛诺同，故加老字以别之。出生于葡萄牙波塔雷格里教区中之阿斯帕罕小城。入会后九年，尚未晋司铎时，在一五八五年四月十日附圣雅各号船赴印度。是年八月十五日在非洲之索法拉 (Sofala) 沿岸，遭难船沉，幸得生，然在此酷热气候之下，备受卡弗雷斯 (Cafres) 部落之窘迫。饥饿、裸体、烈日，诸苦备尝。然较之目睹诸同伴百物皆缺，而死于此种广大荒野之情形，此苦不足道也。

玛诺仅与后晋日本主教之马尔廷斯 (Pierre Martins) 神甫^① 独获免，赴果阿完成其学业，即在此城发四愿。管理此教区中之塔纳及乔尔两城之教务，并为视察员范礼安神甫之会办者三年。曾任澳门之会团长两次。中国日本传道会视察员两次。

①原作 Pierre Martinez 误，今改正。为一五四二至一五九八年间人，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六五四栏。）

一五九六年玛诺奉命为澳门会团长，任职期满，卡瓦略（Valentin Carvalho）神甫代之。至是玛诺被派入中国内地，视察韶州、南昌、南京三处教务所，并奉命不得逆中国会督利玛窦神甫之意而行。诸神甫“见其至，喜甚，共上书，于视察员，请留此勤良耕夫，垦此新田”。（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七九九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四〇页以下。）玛诺昔在澳门时，即始终鼓励传教事业。一六〇四年，遂欣然携倪雅各修士同赴北京。抵京后与玛窦共议两月，复偕郭居静神甫南下执行其职。

会视察员归自日本，召玛诺回澳门。玛诺向视察员作最有利之报告。于是范礼安神甫乃命中国传道会之会督对于澳门会团长完全独立，纵关于允许中国修士入会之事亦然，且在澳门设置主计员一人，主持传道会之会计事务。复指定数人，于以后诸年中陆续进入中国内地，且许再从印度、欧罗巴两地加派人员来华。（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一二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五二页以下。）

布置既毕，玛诺于一六〇五年携丘良厚（Paseal Mendez）修士重返南昌，传布宗教。次年入教之人倍增，逾二百人。南昌有一明朝宗王受洗，洗名约瑟（Joseph）。王之兄弟或从兄弟三人亦于诸王瞻礼日受洗，洗名即以三慕阁（Mages）国王之名（Mélchior, Gaspar, Balthasar）名之。王之幼子，洗名玛诺（Emmanuel）。王之老母，虽笃信佛教，亦有皈依之意：“所以丘良厚修士赴其家说教，顾中国男女之界严，良厚乃隔帘为之讲说，然至授洗之

日，不意至者六人，即其女一人，侄女一人，婢女四人。”（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四二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六七页以下。）

新人教之人日众，城中士人嫉之，一六〇七年祸几发生。玛诺因旧修院小，乃购置一较适宜之房屋。诸士人遂诉于官，谓诸欧罗巴人禁人敬奉祖先遗像，不留后嗣，使寺庙荒寂，城乡骚扰，其敬奉者乃一判处极刑之人。城中长官殆曾阅玛窦护教之说，且知初来南昌传教之利玛窦神甫，在京颇受宠遇，不受其词，并出示保护教士，且为之辩诬。（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六二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五九页以下。）

一六〇八年三月修院开办，有修士四人，并澳门籍，父母皆教徒，主院事者骆人禄（Jérôme Rodriguez）神甫也。此外别有辅佐教友三，亦皆华人。耶稣降诞之日，玛诺举行教堂开幕礼，堂中设二坛，一奉救世主，一奉圣母。坛前置二灯，日夜燃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四七三页。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八七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七五页以下。）

一六〇九年玛诺被召至澳门，重为会团长。嗣后其任务吾人几完全不明，仅知其在一六一九年时尚在澳门。一六二二年奉命视察一切传教处所。一六二六年曾至嘉定。一六三〇年目录中无其名，殆在视察别一传教所。一六三六年会长擢之为中国、日本、安南南北圻、暹罗、阿瓦（Ava）、柬埔寨、老挝等处视察员。

一六三七年玛诺曾上书于威特勒斯奇（Mutius Vite-

lleschi)神甫,言其居东方五十一年,而任道长或咨议之职逾四十九年。习练会内外之人与事,用特恳请会长于遣赴中国、日本传道会之人员时,不必仅限葡萄牙人,务盼将欧洲各教区之神甫一并遣发,并期其为会中训练良好之司铎,各具一艺,如画师,数学者,天文学者之类。由是可免久居澳门,盖澳门之气候不适于研究也。“至若华人,虽许其入会,顾此辈奉教之时不久,似不宜以关涉会中名望。若誓愿之遵守,圣事之举行等务委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五五页。)

一六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玛诺歿于澳门,继其后为视察员者,乃卢安东 (Rubino) 神甫。

77 玛诺遗作甚少,列举于下:

(一)一六〇七年上南昌官吏书,辨士人诬陷事。(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六八页。)

(二)一六三〇年上会长威特勒斯奇书,关于天主是否可称上帝问题,主张上帝名称可用。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二一页。)

一六三七年三月十日上会长书,陈述遣赴中国之传教师必具之资能事。(上引巴尔托立书,一〇五五页。) 闵明我神甫《中华帝国史》著录有玛诺之信札两件:一为一六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澳门致菲律宾群岛罗萨尔·圣多明我 (Rosaire de St. Dominique) 教区区长甘 (Charles Gan) 神甫书;一为一六三九年六月四日致多明我会士莫拉勒斯 (de Morales) 神甫书。兹二书皆答书,盖二神甫关于中国之礼仪问题,曾致书于玛诺也。

(三)有人谓一六一九年十二月七日作于澳门之《中国年报》及一六二六年三月一日作于嘉定之相类年报,并出玛诺手笔。〔阿勒甘布-索特威尔(Sotwell)《作家书目》,一八九页。〕一六一九年年报,见《中国大事记》,罗马,一六二六年,一至六一页,具玛诺名。一六二六年年报,意大利译文为 *Lettere dell'Ethiopia 1626 e della Cina 1625* (一六二六年埃塞俄比亚及一六二五年中国的来信),罗马,扎奈特,一六二九年;法文译文为 *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au royaume d'Ethiopie*, 马肖尔 (du P. de Machault) 译,巴黎,一六二九年版。(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第四二栏以下。)

(四)缪尔 (Christophe de Mürr)《公开的书信》,第六页引有玛诺致会长阿奎维瓦书,一六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作于澳门。

(五)南昌信札二件:一作于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作于同年同月二十九日,并言其事业与其计划。(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二二、二三页)。

二一 费奇规 葡萄牙人

78

一五七一年生——一五八八年入会——一六〇四年入华——一六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愿——一六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歿于广州。

费奇规 (Gaspard Ferreira) 神甫字揆一,出生于葡

葡萄牙之卡斯特罗—朱尔诺城。修行后，习辩学一年，哲学三年，一五九三年赴印度，尚未晋司铎也。教授文学四年，已而赴澳门完成其神学。一六〇四年范礼安神甫遣之赴北京。在途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不意祸不单行，于抵港前舟沉于河中。失资逾二百金，并供献皇帝朝廷之美丽贡品，皆沉于水。惟圣经八册，乃枢机员圣赛维林(San Severin)赠诸神甫者，得救出，未经河水浸透。(金尼阁《远征中国史》，八一五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六三页以下。)

利玛窦神甫欲其练习语言及传教事务，除委之训练修士亘六年外，并以庞迪我神甫新在近畿建设之诸教所数处委付之。时有人教者甚众。奇规乃分其人为三部，男子命徐必登(Leitao)修士讲授教义，妇女年老者奇规自任讲授之责，幼妇少女则命业经训练之儿童为之解说。是年受洗者一百四十人，复往其他村庄说教，有一处经一妇女劝化七家之人而领之受洗。(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一一一页、一〇六四页。)

嗣后奉命与阳玛诺管理韶州教务，曾用一切可能方法谋复以前事业。然其辛勤枉费，韶州之儒士、僧人及城中多数居民，皆反对教士。彼等于一六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被逐出城，时距利玛窦开教之时有二十三年矣。但教敌胜利之时甚暂，会河水漫溢，全城皆受水灾。

诸神甫等遂乘舟溯流而上，抵于河水发源之梅岭，南雄县城即在岭下。彼等抵此，时在七月三十一日。在此城中赁屋而居，将水灾时所能救出之少数什物移置屋中，并

于其中布置礼拜堂一所。城民闻外国人至，争来观之，传布福音之门户遂启。是年终受洗者三十八人。（曾德昭《中国通史》，二八七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七七页以下。）

万历帝降旨驱逐传教师出境之时，南雄官吏曾以上意通知奇规，然许其待同伴至而后行，奇规为慎重计即出走。自是以后，奇规事迹吾人不甚详悉。柏应理神甫谓其曾赴江西建昌建筑教堂一所，此事曾经一六三〇年目录证明，一六三四至一六三五年间，奇规尚在建昌。奇规曾至河南，然其年代未详。清兵入关时，奇规退还广州。一六八四年目录志其在广州传教。杜宁一茨博特神甫《中国历史》（一六四九年部分）明言其一六四六年后与毕方济（Sambiasi）同在广州。清兵下广州，奇规赖葡萄牙人之救，得不死。嗣后毕方济临危时，他曾临视。无奈本人亦疾终，时在永历四年或一六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索特威尔神甫谓其一六四四年歿于北京，并误。（阿勒甘布《作家书目》，二二六页。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十二页。）

奇规遗作列下；

（一）《周年主保圣人单》。

（二）《玫瑰经十五端》一卷，土山湾有重刻本。（书目四四八号。）

（三）《振心总牍》一卷，刻于奇规死后。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〇一年），书目一一四著录有《振心诸经》，殆为同一书也。

(四)安文思(de Magalhaens)神甫书(《中国新志》,一〇一页)谓其撰有汉葡字书一部及各种汉文著述二十余部。

(五)奇规曾撰论驳龙华民汉文天主名称之非。(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六八三栏。)

(六)信札,见一六〇六至一六〇七年年报,一七八至一九四页。

*81

二二 黎宁石 葡萄牙人

一五七二年生——一五九〇年入会——一六〇四年入华——一六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愿^①——一六四〇年歿于杭州。

黎宁石(Pierre Ribeiro)神甫字攻玉,出生葡萄牙之佩特罗高城(Petrogao)。晋司铎后,于一六〇〇年东迈。在澳门修业完毕后(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一六〇三年,载《耶稣会历史档案》),一六〇四年被派至南京学习语言。居南京数年,又居上海数年,往返于江南、浙江二省传布宗教。一六三〇年时居上海。一六三四年在上海为四百一十四人授洗,一六三五年在南京为三百二十人授洗。后重赴杭州,于一六四〇年歿于此城(据墓碑)。葬于方井南。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一六年九月十八日。兹从一六二六年《名录》作一六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

六二一年《名录》作一六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六三六年《名录》作一六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二三 杜禄茂 意大利人

一五七二年生——一五九四年十一月六日入会
——一六〇四年入华——一六〇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歿于韶州。

杜禄茂 (Barthélemy Tedeschi) 神甫^① 字济宇，出生于佛罗伦萨州之菲威查诺城。就学于罗马学校。嗜读印度诸传师之信札，因有传道外国之志。于是请入安德修院，研究哲学毕，一六〇〇年东迈。在澳门完成其神学，范礼安神甫器其人，一六〇四年遣之赴韶州，为龙华民神甫⁸² 伴侣。禄茂居韶州五年^②，疲劳致疾，歿于圣雅各之瞻礼日，人皆惜之。

①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禄亩，别据他书字潜宇，夏鸣雷 (Havret) 神甫《西安府景教碑》第二篇五三页，已将此名字殊异之点检出矣。

②一九二五年四月刊《圣教杂志》引《道学家传》，谓其亦曾传教江西。

李玛诺、骆入禄神甫运其柩归葬澳门。(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二六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六〇页以下。)

二四 骆入禄 葡萄牙人

一六〇五年入华——一六三〇年前后歿于澳门。

骆入禄 (Jérôme Rodriguez) ① 神甫字甸西，似出生于葡萄牙之蒙福尔特城(?)。一五九六年赴印度，在印度完成其学业。一六〇五年被派至韶州，与龙华民神甫共处。一六〇八年南昌设修院，入禄为院长。修士七人皆华籍，并用欧罗巴姓名。(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四三〇、五七一页。)

① 钩案：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尺禄。

一六〇九年，入禄病，偕李玛诺共还澳门，时玛诺被任为澳门会团长也。入禄等共运杜禄茂神甫柩而行。舟至广州，易小渔舟，安抵澳门。(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二九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六〇四页以下。)

一六二一年，入禄为东亚一切传教区之视察员。同年集资深学优之传教师七人，共议中国礼仪问题，及天与上帝名称问题。一六二七年诸神甫重在嘉定集议，主持其事者乃入禄之后任班安德 (Palmeiro) 神甫也。一六二六年时，入禄曾遣巴尔迪诺蒂 (Baldinotti) 神甫与皮亚尼 (Piani) 修士赴柯枝建设传道会一所。马利尼 (Marini) 《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一七〇页和曾德昭神甫 (《中国通史》，一四二页) 谓其曾历游中国各

地。数年后歿于澳门。

二五 林斐理 葡萄牙人

一五七八年生——一五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入会——一六〇五年入华——一六一四年五月
九日歿于南京。

林斐理 (Félicien da Silva) 神甫字如泉，出生于葡萄牙布拉加教区之普里威罗·弗拉德雷斯。曾入科英布拉修院。一六〇一年赴印度，即在其地完成学业，晋 84 受司铎。一六〇五年被派入华，管理南京教务几有九年。

一六〇九年时，因南京气候不适，得重病，还澳门诊治；疾甫愈，即赴南京。（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〇三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五八八页以下。）一六一二一年曾偕郭居静神甫、钟巴相修士共赴杭州，最后巡历之地是处州府，斐理曾与石宏基 (de Lagea) 修士在此为七十八举行洗礼。〔朱万西 (Jouvancy) 《耶稣会史》，五六一页。〕会病重还南京，歿于一六一四年五月九日。（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九七页。）

一六一七年南京仇教时，沈淮曾破斐理棺，其尸未腐，亦无臭味。诸教友重葬之于聚宝门外雨花台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九八页以下、六七二页以下。弗三格《耶稣会的新兴年》，二六三页。高龙攀《江南传教史》，卷一，二二八页。）

二六 高一志^① 意大利人

一五六六年生——一五八四年入会——一六〇
五年入华——一六〇六年八月十五日发愿^②
——一六四〇年四月十九日歿于绛州。

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i) 神甫字则圣, 贵族裔, 生于都灵教区中之特罗法雷洛。修道后教授古典及修辞学亘五年。据闻布雷拉学校盛仪接待萨沃伊公爵查尔斯一埃马努尔 (Charles-Emmanuel) 时, 高一志修士担任颂接待词。所致词沉着美妙, 公爵颇器重之。已而在米兰教授哲学三年。后请派往外国传道, 遂于一六〇三年偕同日本殉道人科斯坦佐 (Camille Costanzo), 锡兰殉道人迈特拉 (Jean Metella) 二神甫及其他神甫数人同舟东迈, 而一志为道长。一六〇五年派往南京, 次年八月十五日发四愿。(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 一一四四页以下。)

①一志初冠姓名王丰肃, 字一元, 一字泰稳, 后改高一志, 字则圣。参看本传注。

②一六二四年《名录》作一六〇六年; 一六二六年《名录》作一六〇九年。

初入中国之四年, 一志精研中国语言文字, 欧罗巴人鲜有能及之者, 因是撰作甚多, 颇为中国文士所叹赏。一六〇九年时城中人被劝入教者甚众。有大吏某因徐光启

之介，与诸传教师订交，然其人辄鄙视教中书籍。一志曾为之制天体仪、地球仪，并附以说明。其人渐与一志亲昵，感情为之一变，终入教受洗，教名若望（Jean）。（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〇七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八八页以下。）

一六一一年五月三日彼在南京为真主建筑第一教堂，是为全国所建之第二堂。壁上用汉文大字题曰：“一六一一年五月三日耶稣会诸神甫在中华古国之南京建筑之第一教堂。”（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五一页以下。）一志（时名王丰肃）留居此城。迄于一六一六年教案之起，时入教者甚众，中有士大夫数人。

据龙华民神甫之证明，南京传教所乃当时中国全国最发达的传教所之一。是为种种德行灿烂之园圃。入教及受洗者甚众，其中有士大夫，城乡居民不少，亦有外国人。一志为妇女设圣母会一所，其实行默诵与永远守贞之赎罪方法者，为数甚多。（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五四、六三一页。）

一六一五年，万历皇帝命沈淮为南京礼部侍郎。此人不喜基督教徒，而有私怨，缘其在宗教辩论中数为人所窘也。南京僧人曾以银万两贿之，恣其驱逐传教师（一六一八年年报）。一六一六年五月沈淮上疏请逐教士，其大意谓：其人潜入中国，变乱历法，诳惑小民，合将为首者依律究遣，其余立限驱逐。（曾德昭《中国通史》，三〇八页。）

其词尚有彼等“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炤临之主，是

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辞以相抗乎？”“丰肃神奸，公然潜住正阳门里，洪武冈之西。……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出处同前。）

疏既上，虽经徐光启^①、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诸人上疏辩护，然终不免一六一六年八月二十日及此后之屡降上谕，将诸传教师下狱，并押解出国。一志（王丰肃）明知其事，然与谢务禄（后改名曾德昭）神甫仍守其居宅，而待吏役之至。及吏役来，守其门，清查其财产，封其箱笼，务禄已病，闭置于一房中，用椅舁丰肃至沈淮前，淮立投之狱^②。（曾德昭《中国通史》，三一—一页。）

①光启曾上二疏以驳沈淮之说，其一疏今题《辨学疏稿》。其他诸人亦曾上疏辩护。

②此案文件全载《破邪集》中，集八卷，初刻于万历末年，前未久日本及安南南圻有重刻本。据此集卷一载，会审王丰肃等呈文云：“会审得王丰肃，面红白、眉白长、眼深鼻尖、胡须黄色。供称：年五十岁。大西洋人。幼读夷书。繇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博士，即中国进士也。不愿为官，只愿结会，与林斐理等讲明天主教。约年三十岁时，奉会长格老的恶（Claude Aquaviva）之命，同林斐理、阳玛诺（Em. Diaz Junior）三人，用大海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个月，于万历三十七年（一五〇九年）七月内前到广东广州府香山县香山澳中。约有五月，比阳玛诺留住澳中。是丰肃同林斐理，前至韶州府住几日，又到江西南昌府住四月，于万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年）三月内前到南

京西营街居住。先十年前利玛窦、庞迪我、郭居静、罗儒望等已分住南京等处。”

沈淮欲置诸人于死，然会审者仅遵北京来命，将诸传教师押解出国。然在屡次鞫讯中，侮辱备至。“有足踢者，有拳击者，有批颊者，其势之来，有同暴风雨；有推击者，近类波浪；有唾吾人之面者；有拔吾人之毛发者；挫辱甚至，未能毕书。”（曾德昭《中国通史》，三一七页。）

当此时间，诸教徒之表示，皆无愧于其神甫，无谋自救或轻其縲继而自辩无罪者。有数人且欣然受拷讯，惟愿为信仰而受苦刑，惟恐不能殉教而死。（同上书，三一八页。） 88

中有二人被瘐死。一名 Pierre Hia，南京人，年二十二岁，入教已五年，德行素著，是为宗教而死于狱中之第一人。次名 Guillaume Vem，已婚，服役诸神甫所，死时较后。又有一教徒名姚如望(Jean Yao)，好学而深思，曾制四旗，上书其姓名、籍贯、职业，以一旗插头上，被捕后，口称愿为天主死。尚有军官二人，一名 Ignace Tsen，一名 Lue Tchang；铁工一人，名 André Hiang；教授诸神甫华语者一人，名 Philippe Sin，其人因此被褫夺功名，又有生员某，自北京来，看护教徒数月，为之裹创，常入狱慰之。在教之妇女，聚其所得之工资送狱中，以济最苦之教徒。（同上书，三二三页。）

①钩案：此节所记华人姓名仅有姚如望一人见诸会审钟鸣仁案牍，此外见诸同一案牍者，有曹秀、游禄、蔡思命、王甫、张元、王文、刘二、周可斗、王玉明及幼童

五名；见诸钟鸣礼案牍者，有张采、余成元、方政、汤洪、夏玉、周用、吴南诸人。参看《破邪集》卷二。

- 89 拘禁数月，出二神甫于狱，重提至沈淮前。一志（丰肃）衰甚，不能立，以板舁之行。淮予杖十，判押解出境，务禄因病得免杖责。一志（丰肃）受杖，创甚，月余始愈。彼等之房屋、器具、书籍概被没收。

“将我辈囚置于一狭小之木笼中，项手带链，发长，衣服不整，示我辈为外来蛮夷。一六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如是囚置，从狱提至法堂，加贴封条。……三桌前导，上陈上谕，禁止一切华人与我辈交通。如是离南京，囚处木笼三十日。”抵于广东省之第一城。数日后抵澳门。书籍、仪器、器具皆被没收；教堂居宅皆被折毁而以材料供其他建筑之用。（同上书，三二八页以下。）

后至一六二四年，一志始能重入中国。是年以前，则从事于编撰后来印行之汉文著作；并在澳门教授神学两年，任学校教习一年。南京识一志者多，乃遣之至山西^①。一志至绛州，为两名宦受洗，其一人名韩云（Etienne），其一名韩霖（Thomas），两兄弟也。既得此二人助，第一年中入教者二百人，内有士人六十，宗室数人；一六二六年入教者五百人；一六二七年其数同；嗣后每年加增。由是金尼阁神甫首先开教之时仅有教徒二十五人之地，至一志歿时，有教徒八千，中有二百人乃为有功名之士夫也。其后未久，一志另辟别一教区于同省内之蒲州府，至若其他城乡经其开教者尚未计焉，则谓一志为山西省开教之宗徒，洵不为过。（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

四五页。)

①至是彼始改王丰肃之名曰高一志。

彼虽在别一地方开教，然不曾将其他教所付与他人，⁹⁰不惮跋涉山谷，寻求信徒，逐家访问，安慰苦人，救济弱者。一六三四年副区长傅况际神甫致会长书有云：“高一志神甫有教徒数千人，散布于五六城市及五十余乡村中，每年不惮劳苦，周巡两次，而安居时则编撰汉文书籍，无时或息也。”(同上书，一〇三九、一一四五页。)

一六三四年时，绛州大饥，人民死者以千计；饥民为求生，至杀生人掘死尸以为食；母杀其子，致令人忆及耶路撒冷城被围时之惨象。

一志在此时尽力救济灾民。留方德望(Le Fèvre)神甫及陆有基(Emm. Gomes)修士于绛州，本人则犯冒险阻，到处救济难民，为病危者授洗。是年绛州及蒲州府受洗者有一千五百三十人。〔同上书，一〇四一页以下。苏查(Fariay Souza)对曾德昭《中国通史》的补充。〕

又立育婴堂收养弃儿，未久得三百人，诸儿饥半死，获生者鲜，然皆受洗礼而终。官民见其慈善济众，甚德之。妇女争施首饰以助。

有信教官吏段袞(Pierre Toan)者，为圣母会监督，中有士人四十人；感一志之行谊，曾以其房屋施贫民，施食食之，导之入教。或拾弃儿，或卑躬助人。闻活埋婴儿者辄驰往救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四四页以下。)

当此时间，绛州大火，教民房屋独免。当时灵迹不⁹¹

仅此也，用十字架圣水等法愈病之事，时见有之。（同上书，一〇四五页以下。）

一六三七年，蒲州府教民之数日增，一志不得已请郭纳爵（Ignace da Costa）神甫管理此城教务。阁老韩爌者，绛州人也，曾力助之。爌谓宗教之正者莫若天主教，愿全国人皆信奉之。因劝导士夫及宗室入教，故一志抵绛州甫数月，所设之教会，其会中人纯为官吏及阁老之戚属。（同上书，一〇四九页。）

一六四〇年四月十九日一志得疾卒^①。中国传教会中诸神甫深为教内教外人同倾服爱敬者，除利玛窦外，无能逾于一志者也。（同上书，一一四五页。）

①《圣教会刊》，卷四，三〇六页谓一志歿于江南，误也。一志确歿于山西之绛州。徐神甫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圣教杂志》中所刊布之《道学家传》谓一志葬于杭州南门外，亦误。杭州传教师在一九二六年曾告吾人，杭州毫无高一志神甫踪迹可寻。

其遗作列下：

（一）《教要解略》，一作《圣教解略》，二卷，一六二六年初刻于绛州；一九一四年重刻于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二四二号书目。）是编撰于澳门。

（二）《圣母行实》三卷，一六三一年刻于绛州，一七九八年刻于北京，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三六号书目。）初刻本有罗雅谷（Jacques Rho）序。

92 （三）《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一六二九年刻于绛州，亦为谪居澳门时之撰述。一八八八年土山湾印书馆重

刻是编第一卷，题曰《宗徒列传》，编入《道原精粹》第七册中。《道原精粹》共八册，四开本。（一九一七年一六一号书目；一九二六年有第二版。）

（四）《四末论》四卷。

（五）《终末之记甚利于精修》，凡六页，一六七五年北京刻，附于柏应理神甫《四末真论》后。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一九〇号书目。）

（六）《则圣十篇》一卷，一六二六年后刻于福州，卷首有孙元化序。

（七）《十慰》一卷，刻于绛州。

（八）《励学古言》一卷。

（九）《西学修身》，一名《修身西学》，十卷，一六三〇年刻于绛州，第四次刻本为土山湾一九二三年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八〇一号。） 93

（十）《西学治平》四卷。（钧案北平西什库天主堂刻有《民治西学》二卷，题高一志撰，疑即《西学治平》之节本，闻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学治平》等编，今未见。）

（十一）《西学齐家》五卷。

（十二）《童幼教育》二卷，一六二〇年刻本。

（十三）《寰宇始末》二卷，无刊刻年月处所，曾经文士数人重订，阳玛诺、傅汎际、罗雅谷三神甫核准印行。

（十四）《斐录汇答》二卷，斐录者，西语哲学之音译也。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中国书籍新藏三二〇八号。〔库朗（Courant）所编书目三三九四号。〕

（十五）《警学警语》二卷，卫匡国神甫书（《中国基督 94

教徒数量及素质简述》，三十一页。)曾述及是编。钩案陈援庵先生藏有旧抄本，前有譬学自引，综论譬喻，卷上题《譬式警语》卷之上，而无下卷，卷后题耶稣会中同学黎宁石、费奇规、费乐德订，值会阳玛诺准，与其他耶稣会士著述卷末题例正同，似为全帙，而传写者漏抄原题卷之下一行也。末有三次看详方允付梓，兹并镌订阅姓氏等语，应有刻本，刻年应在天启四年以后，崇祯十三年以前。李玛诺(第二〇传)、黎宁石(第二二传)、费奇规(第二一传)、乐德(第四七传)，本书并有传。

(十六)《神鬼正纪》四卷，一六三三年顷刻于绛州。

(十七)《空际格致》二卷。(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四〇页。)

(十八)《一六一六年中国年报》，作于澳门，题一六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刻于诸汇编及《日本、中国、果阿和埃塞俄比亚信札》中，曾经波泽(Laurent delle Pozze)神甫转为意大利文，共八卷，米兰，一六二一年，一五八至二五三页。此年报叙述一六一七及一六一八年间南京仇教事甚详。别有一六一九年一月六日自澳门致耶稣会长之意大利文记录，作为年报附录，亦述南京仇教事。有旧抄本，三十六页，藏耶稣会档，比利时档。(布鲁克尔神甫补注。)

(十九)《达道纪言》一卷，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书籍新藏三一三四号。(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五二页。)

(二十)一六二四年五月致罗马之葡萄牙助理员信札，述罗如望神甫在建昌开教及中国传教事业。(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七八四页。)

(二十一)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〇八页)神甫谓一

志曾在利玛窦神甫所撰之《教义纲领》中附加四注。索特威尔(《作家书目》,四三页)神甫从巴尔托利神甫说,谓一志尚撰有他书数种,然此数书不见于柏应理神甫的《耶稣会神甫名录》,而在他书中亦未见征引。故吾人仅据柏应理、卫匡国二神甫所著录者,及中国若干抄本著录者录存于编。

(二十二)别有《推验正道论》一卷,未著撰人名,序题 95
王一元、泰稳,顾一志旧名王丰肃,且同署名之徐光启,乃一志之同时人,并为其友,吾人以为是编亦属一志撰述。

(二十三)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三六三栏)尚著有一六〇六至一六〇七年间信札一件;我以为此信札首见于格里罗(Ferd. Guerrero)之一六〇六至一六〇七年度报告中,缘其见于德文译本《历史报告》第七六至七九页也。

二七 鄂本笃 葡萄牙人

一五六二年生——一五八八年入会——一六〇
五年入华——一六〇七年四月十一日歿于肃
州。

鄂本笃(Benoît de Goës)修士,特赛腊群岛中圣迈克尔岛威拉一弗兰卡地方人。初隶军籍。当时青年,尤其是士卒,多耽于赌博及其他过失,本笃亦沉溺于其中。迨至马拉巴尔沿岸之特拉万科尔,忽悔悟,入一圣母堂,泣求圣母向圣子耶稣基督请许其悔过。(雅利克《印度发

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一六〇页。）

96 彼忽见耶稣显形，泣泪如乳，呼其同伴观之，诸人所见与己同。本笃因痛悟其以往之放逸行为，遂为全部之告解而入教，进耶稣会。（出处同前。）

修院肄业完毕，诸道长见其具有一切必须之品质，欲其进修而晋司铎。然本笃谦辞，以其过去劣行，不足当此，愿终身为修士。会中遣之至莫卧儿国，与哈维尔（Jérôme de Xavier）神甫为伴。本笃在其地习波斯语，并助理诸神甫数年，精勤过于回教徒、异教徒及新入教之教徒。贤明而有德，人皆钦之。因是为莫卧儿国王阿克巴（Akbar）之挚友，阿克巴遣使至果阿，命本笃与使偕行，待遇同使臣。（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五七页。）

当时印度虽闻回教商人种种异闻，谓有契丹大国，及马可波罗称誉不止之汗八里都城。此契丹与支那是否为一地，此汗八里与北京是否为一城，尚疑而未决也。利玛窦神甫在其信札中虽曾是认，然世人尚未敢遽认为真。相传“此国有基督教徒，有教堂，有司铎，有天主教礼仪”。此国或者沦于若干谬误，必须纠正；传说若虚，则为异教民族，而必须使之皈依；传说若实，是为入中国最短而最易之道途。总之，势有调察明白之必要也。（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〇七页以下。）

97 印度总督萨尔达格纳（don Arias de Saldagna），果阿大主教梅尼赛斯（Alexis de Menesses）^①，会中视察员皮门塔（Nicolas Pimenta）神甫^②，因决定探访亚洲高原路途，寻求陆地通北京之道路。为此探险事业，遂属意

于鄂本笃，缘其体力，其毅力，其贤明，其坚忍，与其虔笃之信心，皆足办此；且其熟习印度数种语言也。〔威塞尔斯(Wessels)《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记》，七页以下。〕

①梅尼赛斯，奥斯定会士也，为果阿之第七任大主教。一五九五年九月至任所，后调至布拉加。第一任主教为梅洛(François de Mello)，其人一五三六年在埃武腊登舟前病歿。第二任为阿布奎基(don Juan d'Albuquerque)，一五三七年就任，一五五六年二月歿。嗣后升主教区为大主教区，总管印度全境教务。〔加姆斯(Gams)《主教名录》，一一五页。〕

②皮门塔神甫生于圣塔伦城。一五六二年入会，时年十六岁。教授文学五年，神学五年，为科英布拉学校监督八年。一五九六年派赴东印度为视察员，在果阿及马拉巴尔任职垂二十年。一六〇四年三月六日歿于果阿。一五八六年时曾发四愿。(阿勒甘布《作家书目》，六三三页。)发足亚格拉城之前，哈维尔神甫手书训示付之为旅行便利，而不启土人猜疑计，乃变服，矫装为阿美尼亚人，衣短袍，戴小帽，腰插弯刀，负弓矢，留长发，须垂至腹。总之，形貌服式皆类阿美尼亚之商人也。(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一四六页。)取名曰奥都刺爱薛(Allah Isai)，此言基督师。此种矫装可以使之通行无阻，若识其为葡萄牙人，则难于通行矣。彼在印度购买种种商货，以为沿途交易之需。

偕行者有希腊司铎或副司铎一人名格利马诺斯(Léon Grimanos)，商贾一人名德梅特利乌斯(Démétrius)，阿美尼

亚籍一人名依撒克(Isaac)。算端阿克巴,其他诸印度国王、总督、大主教、诸道长等皆付以介绍书。本笃于一六〇二年十月二日发足亚格拉,十二月八日抵拉合尔。(布鲁克尔《鄂本笃传》,巴黎,1879,十三页。)是行也,费用由总督付给,阿黑巴并以四百金为贖。(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二,一四六页。)

吾人之旨趣不在详细叙此无比旅行之一切行程,可别参考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一九页;汾屠立《历史著作集》,五二六页以下;威塞尔斯《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记》,十三页以下。兹仅节述其大事而已。

一六〇三年二月六日离拉合尔,历行全国,路遇盗劫,本笃逃林中获免。商队抵莫卧儿国之极边卡包尔城。格利马诺斯不复能任道路疲劳,遂还。德梅特利乌斯留此城贸易,不愿前行。本笃与其友依撒克留此城亘八月,待新商队之结合;与之同行。

93 其始也,道路困难较少。第愈前行,危险与疲劳渐增,前途所经者无非险峻之山岭,宽大之河流,与湍流之水泉,皆须犯险而渡。如是经行,结幕于撒马儿罕城附近,道路既危险,复有盗贼之虞。“一日本笃稍停留,忽有四盗出袭,本笃取其波斯帽向诸盗掷去,诸盗惊愕,本笃鞭马疾驰得脱走,与商队合。诸盗发矢射之,已无及矣。”(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二九页。)

商队之前进也,始终与盗贼、水灾、山岭、风雪相争斗。行抵喀什噶尔以前,越荒寂无人之帕米尔高原,攀登奇奇克里克高山,凡六日,冻死及埋于雪中有数人。本笃

救其忠仆依撒克于死地。其后不久依撒克亦以相类之义举报之。历尽未闻之辛苦，而抵喀什噶尔国之都城叶尔羌，时在一六〇三年十一月底前后也。

本笃先经拉合尔时，和闐王母名 Agénanem 者，奉伊斯兰教，巡礼麦加还至此城，适金尽，本笃出金贷之，而不取利息。既抵叶尔羌，王母厚赐之，并以玉块偿其借款，是为携往中国最宝贵之货物。

本笃留居此城一年，城中人尽奉回教，本笃有数次几丧其生。“一日偕回教徒数人行，有彼教之教师某以刃胁其胸，强之诵摩诃末名而为真主之祈祷，否则杀之。本笃终不为屈，赖有诸外国商人夺其刃而获免。犯冒如是险阻不只一次，终获天主之佑。”（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一五四页。）

又一次“被召至喀什噶尔国王前，备诸大臣与文人号摩刺辈之询问。初询其信奉何教：信摩西教欤？信大卫教欤？抑信摩诃教欤？并询问何方祈祷天主。本笃答言所奉者是耶稣之教（其人名曰耶稣），天主无往不在，祈祷时任向何方。诸人闻此言自相争辩，缘彼等祈祷其伪主时，面向西方也。最后决议吾辈宗教之良或如彼教”。（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三七页。）

叶尔羌会有新商队结合，本笃愿与同行，遂于一六〇四年十一月半间首途。历城市甚众，其名曰：Egriaz, Thalec Horma, Capétalcol, Zilan, Cambaso, Ciacor, Aksou, 迄今尚未能完全考订其今地。（钩案第五名疑指齐兰，第八名应指阿克苏。）并经行哈刺契丹（Karakat-

thay) 沙漠之一部,抵于库车,旋至 Cialis (疑为哈刺沙尔所属之库尔勒;布鲁克尔《鄂本笃传》,三五页)。抵后一城时,有一商队适从契丹来,此商队在一六〇一年时曾至汗八里也。(威塞尔斯《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记》,三二页以下。)

本笃闻商队首领言,汗八里城有一博学教师名利玛竇者居彼,“曾以自鸣钟、西琴、绘像及其他欧罗巴异物进献皇帝,而朝中贵人咸敬重吾辈”。(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七四四页。)并出示玛竇所写葡萄牙文信札,盖扫除此神甫居室而得者也。本笃及其同伴喜甚:契丹确为支那,汗八里确为北京,无可疑也。

本笃至是离商队前行,至 Pucian 稍停,遂抵于中亚高原名城土鲁番。会商亦至,留数日,预备粮食,领取护照。此城君主,信奉回教,见奥都刺爱薛名,乃询本笃曰:应否将此基督教名写于护照中。“答曰:我既用此爱薛名历经诸地,决用此名旅行所余之程途。”(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四五页。)

100 “有一老回教师闻此言,脱其缠头巾置于地曰:此人是真奉教者,盖彼在一异教君主及众人前不憚自言其耶稣名。我辈则不然,盖人谓改地不久即改教也。语毕向本笃特致敬礼。”(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四五页。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卷三,一五七页。)

复从土鲁番首途,进至Azamuth,一六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抵哈密,停留一月,已而下中亚高原,进向中国边界。未久入戈壁,不见寸草点水。畏鞑鞑盗贼,辄夜行。一

夜本笃坠马下昏绝，同伴不知，及抵宿地方悉，其伴依撒克乃回途觅之。夜暗不见人，久之，闻唤耶稣声，始救之赴宿处。（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四七页。）

在道数日渴甚，终抵嘉峪关，中国长城之尽境也。至是本笃不复鞅鞞地域之盗贼、饥饿、寒冷及旅行中之其他灾难；然不意将遭之难，险恶有百倍于前者之所经：盖官吏之掎克及刁难，俨同盗贼也。本笃重赂之，始得前行，于一六〇五年终达肃州。在肃州见回教商人，亦言中国都城有欧罗巴司铎数人在彼。于是作书寄北京致利玛窦，然其书未达，而至一六〇六年北京尚未得此冒险远征队之消息也。

最后在十一月始得一书，玛窦遣华籍修士钟鸣礼（Jean Fernandez）（钩案应改作钟鸣仁，参看本书第三四《钟鸣礼传》注二）赴肃州，一六〇七年三月杪方至^①。时本笃已不复能久与此长期困苦争，卧一弊床中，阿美尼亚人依撒克忠诚护伺。闻有人作葡萄牙语来慰问，遂醒。10F
“彼见有一教友远来慰问，心中大慰，视其如同天使。及闻诸神甫在中国都城之佳音及其成绩，尤慰，取诸神甫书吻之，举手向天，诵圣歌，悲泣终夜，持来书不舍。”（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一五九页。）

①参看本书第九《利玛窦传》。

未死前语鸣礼曰：“四年以前曾作告解：兹欲再为告解而未能，自念过去诸年似无大过，天主仁慈，必能宥我。”（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五八页。）一六〇七年四月十一日气遂绝。（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

事》，一六一页。）

本笃死后，其遗物为人攫夺，最可惜者，其旅行日记亦为人夺去撕碎。此日记记载旅行中本笃借给同行伴侣等之财物。然鸣礼与依撒克获得若干残叶归呈利玛窦神甫。玛窦之能叙述本笃之行迹，盖赖此残叶与依撒克之报告。此外余存本笃始终悬于胸前之十字架，其宗教愿词，果阿大主教与哈维尔神甫之信札，暨喀什噶尔与 Cialis 等地国王发给之护照三纸。此种遗物概携归北京保存以作纪念。（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六一页。前引布鲁克尔《鄂本笃传》，四〇页以下。威塞尔斯《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记》，三九页。）

至其同行之忠诚伴侣依撒克曾为诸回教商人投诸狱。鸣礼与回教商人讼五月，始将依撒克释出。及至北京，玛窦与诸伴侣待之如同兄弟。依撒克欲归里，乃遣之至澳门，复由澳门会团诸神甫资助其归国。金尼阁神甫记录付梓时（一六一五年），其人尚存，居于孟买附近之乔尔城中。（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九六一页。）

102 近代之旅行家，曾循鄂本笃行程全部或一部者，对此勇敢的先驱莫不表示钦敬。（威塞尔斯《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史》。）本笃之故乡威拉—弗兰卡曾为之建立遗像。

此次旅行之纪录，曾经金尼阁神甫载入其《基督教远征中国记》，旋经巴尔托利、吉尔切尔（Kircher）等节译其文；今泰沃奈（Purchas Thévenet）等之行纪汇刻皆见收入。古伯察院长之《基督教在中国》，想象过于丰富，未足据也。

本笃遗笔现仅留存信札数件：一六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自拉合尔致印度区长书；旅行开始时致平海罗(Pinheiro)神甫书；一六〇三年二月十四日自拉合尔致哈维尔神甫书；一六〇四年二月二日自叶尔羌致同一神甫书。兹四书皆见节录于格雷罗(Fernandez Guerreiro)神甫书(里斯本，一六〇五——一六〇九年)及雅利克神甫书。(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五二九栏以下。)

二八 游文辉^① 中国人

一五七五年生——一六〇五年入会——一六〇五年入内地——一六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在俗辅佐人——一六三〇年歿于杭州^②。

游文辉(Emmanuel Pereira)修士字含朴，澳门人。一六〇五年入耶稣会；先曾与诸神甫相随，一五九八年与利玛竇、郭居静二神甫同在南京。一六〇三年重莅其地。范礼安神甫下命许其为修士。(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二九九、四二二、五九六页。)其作修士之练习似在北京。利玛竇临危时，彼在其侧，曾闻玛竇鼓励之言曰：“亲爱之教侣，鼓汝之勇气，不必悲泣，如天主许我入天堂，我请求之第一事，则祈天主施汝以坚忍，并许汝歿于会中。”(金尼阁《远征中国史》，一〇四一页。)

①原缺华姓名，兹从北平图书馆藏抄本补入。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二九年。

文辉曾为画师，同时为讲授教义人。一六二八年尚存，然在一六三〇年名录中不复见其名。据苏查(Faria y Souza)说，彼在是年歿于杭州。

103

二九 徐必登 中国人

一五八〇年生——一六〇五年入会^①——一六〇五年入内地，在俗辅佐人——一六一一年六月十日歿于海中。

徐必登 (Antoine Leitao) 修士，亦澳门人。在北京入耶稣会。年十五岁即入内地，而为讲授教义人。常偕庞迪我神甫赴近畿各地传教。专任启迪男子，虽事业繁重，然堪自慰也。体弱多病，甘受劳苦而不辞。其为人持己严而对人谦恭。嗣后为费奇规神甫之伴侣。遣至韶州休养，已而自韶州赴澳门，未至，歿于舟中。其遗体葬广州。(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七四页。雅利克《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一〇六二页。)

①据一六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名录，是年必登年二十二岁，然则其生年为一五六二年，入会年为一六〇三年矣。(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四四九页注三。)

三〇 熊三拔 意大利人

一五七五年生——一五九七年入会——一六〇

六年入华——一六一七年发愿——一六二〇年
五月三日歿于澳门。

熊三拔 (Sabbathin de Ursis) 神甫字有纲,生于那不勒斯国之累切城。名族之裔也。初入罗马学校肄习,年尚幼即有志为同类救赎而为牺牲。(阿勒甘布《作家书目》。)一六〇八年^①请赴远方传教,获准,时肄习神学尚未完毕也。晋司铎后,一六〇六年派往北京,乘郭居静神甫还南京教区之便,与之同行。留居北京迄于一六一七年押解出境之时。

①钩案:一六〇八年应为一六〇三年或一六〇五年之笔误。

利玛竇神甫使之精研中国语言,见其温和谦恭过人, 104
兼守苦行,病危时命之为驻在所之道长,不以其新至为嫌也。(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〇七页。)

一六一一年变更历法之议起,钦天监官自认推算差谬,请命外国学者若利玛竇之伴侣等参订修改,由是朝命庞迪我与三拔修历,三拔因撰书成帙。三拔又与徐光启共译拉丁文之行星说为汉文,并就前在欧洲印度及在中国所测日蚀之比较结果,测量北京经度。迪我亦从事于测量自广州达北京诸重要城市之纬度。(同上书,五四四页以下。)

官吏嫉之,致使其计划未成。三拔乃改而研究水法,制造取水蓄水诸器。皇帝与廷臣皆赏其器之新奇。往观者不免经过教堂,赞美绘像。礼部尚书某因名教堂曰天主堂,自是以后遂为罗马公教教堂之通称。(同上书,五

四六页。)

三拔既博万历帝之欢心，因取得传教师传教中国之许可。然为时不久南京仇教之事起，三拔、迪我被谪而赴澳门。三拔等行后，徐光启命一忠实教徒看守教堂与利玛窦神甫之坟墓，缘其为钦赐之物，他人不得强夺，故得保存，迄于一六二二年诸神甫之召还。(同上书，六六八页。)

三拔虽多病常发热，然犹于特别工作之外，为幼年教士授哲学，为儿童授华语，而以中国语言与书籍之秘密传授未来传教师，因此积劳而歿。(同上书，七二〇页。)

其遗作列下：

- 105 (一)《泰西水法》，六卷，一六一二年北京刻本，前五卷言水法，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一六四〇年徐光启奉敕撰《农政全书》六十卷，曾将此本采入。后有陈之龙重刻本四十六卷，版最劣，不为世所重。一七四二年乾隆时奉敕撰农书七十八卷，题曰《授时通考》，一八四三年有重刻本。(参看伟烈《中国文献注释》，七〇页。)

(二)《简平仪说》，一卷，一六一一年北京刻本，前有徐光启序。一八四四年钱熙祚辑《指海》曾将是本收入。(参看同上书，二七页。)

(三)《表度说》，一卷。

以上三书均收入《四库全书》及《天学初函》。阮元(一七六四至一八四九)辑《皇清经解》《畴人传》曾有著录。

(四)《中国俗礼简评》，载入一六一一年中国逐年信札中。此文殆为改修历法时所撰巨帙之节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三五一栏。)

(五)巴尔托利神甫谓三拔曾与徐光启、李之藻共译关于行星说之书籍数种。

(六)龙华民神甫引有三拔撰关于中国人对于天主、天使、灵魂等说之见解，写以拉丁文。〔一六一七年龙华民神甫写给视察员方济各、维埃拉(Vieiram)有关指导教务备忘事项的解释。(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九三三栏；卷八，三五一栏。)或者即是一六一六年在澳门用拉丁文撰写的一部士大夫论述真天主的详细著作。〕

(七)与(八)毕嘉神甫(《有关北京神甫们的几点疑问》。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七七栏；卷八，三五一栏)引有三拔撰述二编，并手抄本，一名《类似原则》(一六一〇至一六一五年北京传教会)，一名《上帝说》，写以汉文，题年一六一四，撰于北京。三拔以为上帝之称不足代表真主，立说与龙华民同。三拔为此曾致一拉丁文记录于视察员维埃拉(Vieira)神甫。〔参看柏应理神甫一六八〇或一六八一年之记录，此记录曾经佩帕尔(Pieper)在下一论文中研究：《导致中国礼仪之争的新见解》，载《传教学杂志》，明斯特(Munster)，一九一四年，七、九页。〕

(九)《陆若汉神甫著述注释》。(索默尔沃热尔《书目》，第一章。)

(十)一六〇六年二月一日信札，述范礼安神甫病歿事，见巴尔托利《日本耶稣会史》，五六九页。

(十一)一六一〇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致耶稣会诸神甫信札，述利玛窦神甫之事业，病歿及殡葬事，见汾

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二，附录二四号，四八三页以下。

(十二)一六一一年四月二十日自北京致马斯卡伦哈斯(Antoine Mascarenhas)神甫书，所述同前，此函业经考德罗(Cordeire)神甫刊行(凡六七页，八开本，罗马，一九一〇年)。

三一 阳玛诺^① 葡萄牙人

一五七四年生——一五九二年入会——一六一〇年入华——一六一六年九月十八日发愿——一六五九年三月一日歿于杭州。

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①神甫字演西，出生于葡萄牙之卡斯特尔夫朗科，于一六〇一年至果阿完成其学业。已而赴澳门，教授神学六年。一六一一年与费奇规神甫共至韶州，传教颇有成绩。当地土人、僧人嫉之，被逐退居南雄，不久一种热心信教之新教所因以建立焉。

①阳玛诺(幼)与李玛诺原名同，故增老(Senior)与幼(Junior)二字以别之。

一六一四及一六一五年时，中国日本区长卡尔瓦略命玛诺巡视当时业已存在之诸传教所，宣布不久撤消之戒条，以算术或其他科学教授华人，惟福音不与焉。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之事起谪居澳门。一六二一年被派至北京，初居徐光启之郊外别墅，嗣居进士纳札尔(Nazaire)^②

宅，每八日赴都城一次，为新人教之教徒举行圣礼，并举行弥撒。（见一六二一年报告，载《中国历史》，第六〇页。）

①钩案：此人中国姓名未详，与第十七《龙华民传》之纳札尔同为一入。

朝臣之奉教者，谋召诸神甫还北京，乃举西士制造枪炮，部议许可，玛诺与龙华民神甫同被选。二人既至，向兵部明白陈明，关于战争火器诸事非彼等之所知，而彼等职在教世人谋救赎，质言之，认识并崇拜天主也。

彼等虽有此言，未被遣回。盖当时方待澳门遣葡萄牙兵携带枪炮来京效力，由是许彼等自由传教。

兵部欲彼等居官舍，诸神甫谢之，辞以无功，不足当此。其实不愿受羁绊也。在教之人劝彼等回居旧所，由是重返故居。盖旧日教堂为一教徒购买，至是以赠诸神甫，重建新堂之费遂省。孙元化适在朝中，担任为之修理。（曾德昭《中国通史》，三五页以下。）

由是传布宗教，接待朝官如故。全国诸传教所渐得安处。（同上书，三五一页。）

一六二三年罗如望神甫卒。玛诺被命为中国副区长。自是以后，中国教区与日本教区分离，各有区长，直属会长。玛诺温厚和霭，知人善事，人皆爱戴，如是为副区长或视察员者十八年，为驻所道长者十年。益以其精谙神学，熟习语言文字，由其论道之说与其刊行之著述，虽教外人亦甚重视之。（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卷一，第七章。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五九年部分。）

一六二六年时，玛诺与黎宁石神甫同在南京。一六

二七年被逐，避居松江。官吏欲投之狱，遂走上海，居徐光启宅。顾上海亦属松江辖境，彼等不自安，欲回松江辩诬。光启阻之，劝其赴杭州杨廷筠宅暂避，玛诺等从之，不久事平。〔科尔达拉(Cordara)《耶稣会史》，卷二，一五九页。〕

廷筠出资在杭州建一美丽教堂，并设一修院；已而发展宁波教务，一六三九年玛诺重返宁波。

一六三四年吾人知其江西之南昌；一六三八年在福建之福州。从前经艾儒略神甫开教之所逐渐发达，至是为诸省最。不意祸乱又起，新入境之传教师被攻揭，遂被谪居澳门。(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一二页以下。)

玛诺在福州时，曾收容被逐之传教师凡七日。中有一人患病，势不能留，乃为之举行临终授餐礼，命亲信教徒一人护送彼等赴澳门。诸人甫行，新被逐者又至，亦厚待之。(同上书，一一一三页。)最后玛诺本人亦被迫而离福州。其后重还福建。盖据一六四八年名录，玛诺时在延平府传布宗教编撰书籍。最后重被任为视察员。一六五九年三月一日歿于杭州，葬大方井。

109 其遗作列下：

(一)《圣经直解》，一六三六年北京刻本十四卷；一八六四二年、一七九〇年北京刻本八卷；一八六六年土山湾重刻本八卷；一九一五年刻本二卷，(一九一七年十五号书目。)十九世纪初年宁波亦有刻本。别有官话节译本，题曰《圣经浅解》。(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

四〇页。)

(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二卷，一六四二年、一六五九年、一七三八年、一七九八年北京刻本；后一刻本经主教汤亚立山核准刊行。一九一五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五六号。)

(三)《代疑编》一卷，一六二二年北京刻本。参看古兰 (Courant)《国家图书馆中国书籍目录》，七〇九三至七〇九九号。富尔蒙 (Fourmont)《中文文法和目录》CCXLVII 号和CCXLVIII 号。(以下为补注。)是编似全出杨廷筠手笔，吾人所见旧抄本，未提阳玛诺名。廷筠并撰有《代疑续编》，曾经华籍遣使会士康神甫转为官话，题曰《代疑俗解》，一九一六年刻于北京。〔北堂一九三四年书目，二〇〇号。布朗德 (Van den Brandt) 书目，四三四号。〕本传第十五号书，又第九十《卫匡国传》第四号书，皆同一撰述而别见者也。

(四)《景教碑诠》，一卷，一六四四年杭州刻本，一八七八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一〇八号。)是编后附一六三八年泉州发现之十字架三具摹本。

(五)《圣若瑟行实》，一卷，一六七四年刻本。

(六)《圣若瑟祷文》。(以下是补注。)一九〇九年后在《周主日祷文》中改用罗马新审订文，玛诺译文不复再用。

(七)《天神祷文》。此祷文与前一祷文土山湾有合刻本，题曰《周主日祷文》。(一九一七年书目，四四七号。)

(八)《轻世全书》，克利斯蒂 (Imitatione Christi) 之译文也，似仅将原书第一及第三卷全译，文仿谟诰。一六 110

四〇年北京初刻本二卷，不全；一七五七年、一八〇〇年、一八一五年北京刻本四卷；一八四八年上海刻本四卷；一八五六年、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三年土山湾刻本四卷。（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三九五号。）一七五七年本有李若翰序，称是编由蒋弥格尔续成，赵类思为之注。案蒋弥格尔疑指蒋友仁（Nichel Benoit），赵类思疑指赵圣修（Louis desn Roberts）二神甫。北京主教田类思（Delaplace）有别译本三卷，题曰《遵主圣范》。又有译本四卷，微有讹误，阙译人名，一九一三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三九六号。）一九〇三年有香港刻本一卷。（纳撒勒书馆一九二四年三九〇号书目。）钩案：献县张家庄有刻本四卷，题曰《师主编》，李友兰译，用白话体，序题光绪三十一年。阙译人名，殆指《遵主圣范新编》。尚有译本题曰《神慰奇编》，今未见。此外注译《轻世金书》者，有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顺德吕若翰之《轻世金书便览》，仿日讲书经解义体为之注解。又有王保禄之《轻世金书直解》，王序称《轻世金书》与现行西文本繁简迥殊云。

（九）《默想书考》。

（十）《避罪指南》一卷。

（十一）《天问略》一卷，一六一五年北京刻本，《四库全书》著录。《天学初函》、《艺海珠尘》并收入。《畴人传》亦曾征引及之。（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八七页）。

（十二）（十三）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二二、二三页）著录有二书，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一名《天学举要》一卷，抄本，中国书新藏三二二一、三二二二号；一名《袖珍日

课》，中国新藏三〇九三号。

(十四) 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四五页)神甫 11E 谓在巴黎圣热纳维埃尔学校藏有一小八开本，据布鲁利昂(Broullion)神甫跋，内容是《受难记》及若干祷文。(似即第十三号著录之袖珍日课节本。)

(十五) 索默尔沃热尔神甫(出处同前)尚引有《代疑论》，未著明出处。(钩案：此书应是《代疑编》之误引，参看本传第三号书。)

三二 金尼阁 法兰西人

一五七七年三月三日生——一五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入会——一六一〇年至华——一六一五年一月一日发愿——一六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歿于杭州。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神甫字四表，出生于杜埃城，曾在此城耶稣会士主持之学校修业。一五九四年得文艺硕士。数星期后请入耶稣会，而于十一月九日^①在法比教区之土尔内城修院开始受业。见习后被派至里尔城习修辞学及哲学。嗣后在根特城教授修辞学两年。彼在当时业已从事研究有裨于传教师之语言及地理、天文、数学、医学等科。如是任教习者八年。

^①据德哈斯奈斯(Dehaisnes)《金尼阁传》十四页，二一八页，亦作十一月二十二日。

研究神学后,获得会长之许可,于一六〇七年登舟赴
112 印度,十月九日抵果阿。当时“舟中多病人,吾人不仅为
看护人,且为医师,盖舟中医师只知理发,余皆未悉也。
……每日我以教义授卡弗雷斯(Caffros)黑人,每二日以
教义授葡萄牙人。此辈黑人之语言,颇类佛刺明语,而
较德意志语柔和,韵母较多,气音较少,我虽略知一二,然
授教义时,势须传译也。此辈黑人约有八十人,隶奴籍,教
授久之,皆知画十字,诵天父、万福玛利亚等祷词”。

最大之工作,乃在接受斋节之告解,盖舟中人自海军
将官以下,皆愿向尼阁为之。有时尚有余暇观察事物。
舟行圣洛朗(St-Laurent) 马达加斯加岛与莫桑比克沿岸
间,“吾人见有种种鱼类甚众,最奇者中有近类鯪鱼之小
鱼,人名之曰飞鱼,有软骨翅,与蝙蝠同,飞行海面,捕他
鱼为食。第出水飞行时,空中常有鸟伺其后也”。(德哈斯
奈斯《金尼阁传》,二八页以下。)

抵果阿,所译《加斯帕利斯·巴尔则神甫传》脱稿。在
城与近郊传教两年余。一六一〇年中,被召至澳门。一六
一一年初被派至南京,在王丰肃(高一志)、郭居静二神甫
指导下学习华语,未久龙华民神甫命偕居静同至杭州,盖
李之藻新丧父,召居静等赴杭也。彼等留居未久即行。

尼阁赴北京,以会务报告会督,复还韶州。已而重至
南京肄习语言。尼阁于所经诸城,抽暇测量其经纬。华
民见其能,命之赴罗马,谒教皇及会中诸道长,陈明必须
增加新教区事。

一六一二年尼阁自南京赴澳门,一六一三年初登舟

抵柯枝，遵陆赴果阿，乘阿拉伯船赴霍尔木兹，其地距地中海尚有五、六百哩；必须经行荒原及仇视基督教的 113 蛮人所居之地；或为阿拉伯之游牧部落，或为波斯突厥无纪律之军队；并应渡大河，经沙磧，犯冒热风、猛兽。尼阁体弱，囊中既无行资，而且孤身一人也。

但彼不因之畏阻。既经罗耳 (Louristan)、曲儿忒 (Kurdistan)① 两部之地，抵弼斯罗 (Bassorah)，与一商队合，历游古巴比伦之比尔斯—耐罗德 (Birs-Nemrod)，诸哈里发之都城巴格达，而抵摩苏尔。复经行流沙亘四十日，抵阿莱普港 (Alep)。当时此港有意大利、英吉利、法兰西、佛刺明诸国人甚众。

①钩案：曲儿忒 (Kurdistan) 部非此行所历之地，殆为库吉斯坦 (khuzistan) 之误。

尼阁赖乡人之助，得在亚历山大勒达港登舟赴塞浦路斯岛，复历罗德岛、克里特岛、赞提等岛而抵奥特朗托；一六一四年终抵罗马，距离南京时二年余矣。(同上书，一〇八页以下。)

尼阁立时进行其所任之要务，获得教皇保罗五世 (Paul V) 前此从未颁布之教翰，许在弥撒之举行与圣务日课之祈祷中用华语；设置本地神职班；教皇据其请求，许译圣经，并于举行弥撒时不必脱帽，(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礼仪部令。) 而以重量藏书颁给新传教会。此外教皇命尼阁以教皇之祝福与新近颁布之大赦转达中国。耶稣会长阿奎维瓦同时将中国传教会与日本教区分离，并遣派优秀之耶稣会士多人前往助理。

尼阁至是刊行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题献教皇，是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之第一部书，当时颇具声誉也。（同上书，一二〇页。）是为利玛窦神甫之意大利文纪录，经尼阁转为拉丁文，而增入两章，叙述玛窦之病故及殡葬者。（汾屠立《利玛窦历史著作集》，卷一、序言XXXIV页。）

诸务既毕，选举威特勒斯奇神甫为会长之大会后，尼阁决游欧洲各国，历说诸基督教之国王与民族，俾其关心新辟教区之教务。默迪西(Cosme de Medicis)以无比之自鸣钟一具赠之，钟上雕一人首羊身之怪物，持弓发矢，每时发一矢以报时。法国王后默迪西(Marie de Medicis)赠以弗朗德勒地方之贵重毛毡。尼阁居其故乡杜埃与家人团聚数星期^①（一六一七年二月及三月），已而至里尔，至布鲁塞尔谒西班牙公主伊萨伯拉(Isabelle)，历访特利夫斯与科伦两城大主教，继至慕尼黑与奥格斯堡二城。巴伐利亚国诸公爵以所藏最贵重之绘画与异物赠之，并许每年馈以五百盾。一六一七年终至里昂；一六一八年二月重返里斯本，与传教师二十二人会，此皆尼阁率往中国者也。先是尼阁得国王菲利普三世之许可，遣西班牙耶稣会士东行，并供给必需之经费以为建设十五驻所之用，同行者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诸神甫。（德哈斯奈斯《金尼阁传》，一二六页以下。）

①在杜埃时有人为尼阁绘像，尼阁衣华服。

一六一八年四月，诸人在里斯本附布诺·格苏(Buono Gesu)号舟出发。迄于热带，旅行平安愉快。每日举

行日课，并安慰病人。星期一及星期四 库赞 (Ouentin Cousin) 神甫理功过；星期二及星期五邓玉函神甫教授数学；星期三及星期六尼阁教授华语。日日研究天文。然至六月初间经行非洲沿岸时，舟中人患热疾，传染甚速，尼阁乡人库赞神甫先死，德籍阿尔伯里克 (Jean Albéric) 神甫继之，其戚圣洛朗神甫又继之（一六一八年六月八日），赛斯勒斯 (Jean de Sesles) 神甫及意籍卡瓦里纳 (Paul Cavallina) 神甫^① 皆相继病歿。其他诸人几尽可危。

①圣洛朗神甫系以一五八八年三月十日生于杜埃。一六〇三年文艺硕士。一六〇五年博士。一六〇六年入耶稣会。库赞神甫系以一五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土尔内。赛斯勒斯或德赛勒斯 (Decelles) 神甫系以一五七八年七月二十日生于惠伊 (Huy)。（《历史纲要》，一八八〇年，一九六页。）

卡瓦里纳神甫染病时，曾告尼阁，言不久必死，在抵果阿前，彼将为最后病故之人。染病之第六日，果口诵对耶稣的甜蜜回忆之章而终。病者相继死，尼阁痛甚，因亦得疾，发热五十余次，几濒于危。

七月二十五日过好望角，十月四日抵果阿。至是又遭新丧，金尼阁兄金埃利 (Elie Trigault) 亦患病数日死。其人撰有行记尚未完成，末一字且笔写未全，印刷人跋其后曰：“此记未全，盖因埃利教友死而辍笔。”其人生于一五七五年，一五九六年入土尔内修院，其名作金菲利 115 (Philippe Trigault)。同伴中有六人身体尚弱，学业亦未完毕，乃留印度，尼阁仅携余伴四人于一六一九年五月二

十日登舟，一六二〇年七月二日抵澳门。（德哈斯奈斯《金尼阁传》，一四二页以下。）

诸传教师见尼阁至，携来诸基督教君主之赠品，教皇所赐之书籍，枢机员伯拉尔明(Bellarmin)致徐光启之书札，宗座颁赐之祝福与大赦，皆大欢欣。光启答枢机员书，信心激烈，思想高超^①。一六二一年初，尼阁偕曾德昭神甫赴南昌，留数月，旋巡历建昌、韶州诸传教所。顾在此省中，仇教之事尚未平息，非安居地，乃于一六二二年避居杭州。

①枢机员伯拉尔明之致书与徐光启之答书并载一六二一年《诸年信札》(Lettres annuelles)中，一六二五年巴黎刊本，二三九页以后。

一六二三年尼阁入河南，居开封省会。传教三、四月，其地学者文人对其所言科学与地理皆钦佩，惟对于宗教问题则不愿闻其言。尼阁乃用他法：以其余资施济贫民，并为穷不能致医者治病。已而自得疾，乃以此新教所委付费乐德(de Figueiredo)神甫管理，而在一六二四年赴山西。

抵山西后，劝化宗室之曾服官者二人入教，其一人有族众千余人，而彼为族长，别一人乃为城中之第一长官；因此二人之入教，其他具有名望者数人亦从而皈依。绛州传教所渐发达，乃委付于高一志神甫而赴陕西之西安。是亦待辟之新传教所，尼阁乃于其地购一大宅，开始设立教堂。进士王徵(Philippe Wang)和秀才张某(Paul Tchang)信教甚笃，曾赞助甚力。一六二五年尼阁以教务委之曾德昭、汤若望二神甫。

尼阁虽热烈劝人人教，开辟此类新传教所，诸道长决定召

之赴杭州，俾其有暇编撰书籍。华人曾言词理文笔之优，¹¹⁶ 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之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

彼之能大有功于宗教者，不仅编撰书籍而已，且将书籍印行。曾在绛州、西安设立广大印书工厂，每年所印汉文书籍甚多，拉丁文书籍亦有数种。益以其为会计员，往来江南、江西、广东三省为传教师，往来山西、陕西、河南三省，或传布教义，或与士夫辩论教旨，有时因之疲劳病卧数月，其最后六年间之勤奋，盖非言语笔墨所能形容者也。（同上书，一六七页。）

一六二八年尼阁曾为四个月之旅行，引导视察员帕尔梅罗(Palmeiro)神甫入中国，并偕之至嘉定参加会议。尼阁在会议中，曾辩护利玛窦神甫采用礼仪之是，而驳龙华民神甫立说之非。其后未久患热疾甚剧而还杭州。一六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似有所感，乃作告解，一如临危者然，升祭坛，跪伏谢圣宠，以手托面。人见其届时未出，往呼之，无声息，近视尼阁灵魂已归天主矣^①。杭州传教所视其为开教人之一：当其生也，容其避难，及其死也，葬其遗骸，与同教数人葬于方井。（同上书，二一〇页以下。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序言，XXXIV页注。）

①一九二五年《圣教杂志》载《道学家传》谓金尼阁神甫殁于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己巳。）又据赫克曼(Heckmann)神甫（一八九三年殁于杭州）之注释（手

抄本未著出处) 亦作一六二九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一九一五年本第一册一七九页)作一六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显误。

尼阁遗作列下:

(一)《推历年瞻礼法》一卷, 一六二五年西安刻本。

117 (二)《西儒耳目资》三卷, 一六二六年杭州刻本。(钧案近年北京大学有影印本。)

(三)《况义》一卷, 一六二五年西安刻本, 《伊索寓言》之选译本也。一八四〇年香港英国人增订而重刻之, 题曰《意拾喻言》。

(四)《利玛竇札记》五卷, 谈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情况, 奥古斯特一六〇五年版。是编刊有数版, 并经译为法、德、意西班牙等国文字。(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尼阁侄
118 弥格(本书第七十传)曾谓:“全欧皆赞美倾服。”此书之佳不在其叙异闻而已, 后来数百年间之撰述引证其文, 今读之尚觉其簇新而颇富兴趣。其内容不仅为近代基督教输入中国之最完备的叙述, 而记满洲入关以前明末事者, 只此一编也。(参看本书第九《利玛竇传》第二十三号书。——汾屠立《历史著作集》, 序言, XXXIV。)

(五)金尼阁神甫信札抄本, 此信札系在一六〇七年耶稣诞生节前自果阿致荷兰教区区长弗劳隆 (François Fleuron) 神甫, 言中国、印度及附近诸地公教发达事者。(十二卷, 安特卫普, 沃尔比特, 一六〇六年。)并见上引德哈斯奈斯书。

(六)《比利时耶稣会士加斯帕利斯·巴尔则传》, 八开

本,安特卫普,一六一〇年。~~塞巴尔~~神甫乃荷兰泽兰德州耶稣会士,尼阁将其拉丁文传记转为法文。(八开本,杜埃,瓦尔达沃尔,一六一五年。)

(七)《一六一〇和一六一一年中国耶稣会士书信》,八开本,奥格斯堡,一六一五年。此信乃致会长阿奎维瓦者,一在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作于韶州,一在一六一二年八月作于南京,言诸新教区传教师之生活,及十七世纪初年中国风俗,颇多异闻。

(八)《一六〇九——一六一二年耶稣会士通讯中有关日本教务报道》,八开本,奥格斯堡,一六一五年。

(九)一六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自果阿之信札,言欧洲赴印度之航程及中国日本之教务;拉丁文本,科伦,一六二〇年;法文本见《众教士遇难史》(五八——六九页)八卷,瓦朗西安,一六二〇年。

(十)《一六一二——一六二〇年日本严重教难中教友取得的胜利》,四开本,慕尼黑,一六二三年。是编言十七世纪初年日本教务状况。尼阁因巴伐利亚国诸公爵曾有恩于己,并资助新教区,特于卷首题公爵名以献,题于一六一八年,时在里斯本。

119

(十一)《一六二〇年耶稣会士年报报道在华功绩》,八开本安特卫普,沃尔杜森(Verdussen),一六二三年。是皆一六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作于南京致会长威特勒斯奇者,首述中国政治状况,次述鞑靼战争,而传教师在各传教所之事业,亦得于此类信札中见其崖略焉。

(十二)《一六二一年中国报导》,一六二二年八月

十五日作于杭州，下一汇刻中载之：《一六二二年日本教会新进展》，载《一六二一和一六二二年中国》（四开本，慕尼黑，一六二七年）。一六二二年之年报乃出曾德昭神甫手。法文本题《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八开本，巴黎，克拉莫伊西(Cramoisy)，一六二七年。

(十三) 未刊信札有：一六一五年三月七日，一六一六年六月四日，一六一七年一月二日自罗马上托斯卡诺(Toscane)大公书；一六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果阿上科斯莫二世默迪西(Cosme II de Medicis)书；一六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自绛州上巴伐利亚诸王书；一六二七年九月十三自杭州上蒙特莫伦西(Florent de Montmorency)神甫书，叙述中国状况，本人事业，及其自中国赴欧洲之行程，并见上引德哈斯奈斯书著录。

(十四) 《中国年鉴》四卷。尼阁自云曾读遍一百二十卷之中国史书。一六二四年曾将自远古迄公元前五六〇年史事笔之于篇。一六二六年写至纪元时，一六二七年写至纪元后二百年。凡四卷，第一卷二开本，卷帙之巨与巴罗米乌斯之编年书同，已刊行；余三卷应在其后未久付梓。据尼阁云：“将来有会计员先赴印度者，将携带我之一切撰述以行。”第一卷在一六二八年携至欧洲，余三卷不知所在。沉于海欤？毁于何种兵燹欤？深藏于某图书馆而未经人发现欤？皆未可知也。

(十五) 《中国五经》一卷，一六二六年。中国《五经》之译注本也。利玛窦前有《四书》译注本^①，尼阁又取《五经》译为拉丁文，附以注解。吾人不知此译本之归宿，且不知其是否已寄达欧洲。副区长又曾以校刊《四书》译注之任委之。

^①参看本书第九《利玛窦传》第二十四号书。

(十六) 尼阁似曾续撰或改订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本传第四号书。)“第一卷应为一册，余卷拟将利玛窦神甫卒后之事增入。”然因尼阁之死而中辍。

(十七) 别有《中国》(八开本，阿姆斯特丹，埃泽维尔，一六三三年)和《中国志》(里昂，一六三二年)者，盖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之节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二三九栏。)

(十八) 《上呈教皇保罗五世之记录》，涉及礼拜仪式中用华语及本地神职班事，抄本。

(十九) 《我们皇帝的追忆》涉及传教事，抄本凡九页。

(二十) 《宗徒祷文》，徐宗泽神甫《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八〇六号)二十三页引之，所本出处是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见焘译本第一册一七六页。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〇一年，三〇八号书录亦作金尼阁撰。然据伯希和说，《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九〇五年刊，一一五页。)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汉文书籍新藏三三四五号，原题金弥格撰。〔参看鲍格拉斯(Bouglas)书目一〇五页。〕然则原撰人应为金弥格，而非金尼阁，且据本日第七十《金弥格传》，弥格亦撰有《宗徒祷文》也。

三三 丘良厚 中国人

一五八四年生——一六一〇年入会——一六一

○年入内地——一六二四年十二月二日为在俗
辅佐人——一六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歿于北
京。

丘良厚 (Pascal Mendez) 修士字永修, 澳门人。幼
人教, 缘其父母皆为基督教徒也。在传教会为讲授教
义人十年, 而后为辅佐教师。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
史》一一四三页云: “其人之足重, 或因其具有一完备教
士之一切德行, 抑因其传教不倦之热忱, 皆未能决也。”偕
罗如望神甫^①居南昌、建昌数年。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
之事起, 如望留良厚在南雄安慰教众。(曾德昭《中国通
史》, 三二七页。)

①参看本书第十八《罗如望传》。

良厚居留北京之时较长。一六二一年时与毕方济神
甫同在北京, 因其为华人, 对众传教事常由彼任之。是
121 年时局虽乱, 尚得入教者二十一人, 其中有若干高年, 若
干文士, 及官吏一人。有贫寒青年, 因恶行而倾家, 得疾
卧于道, 良厚悯之, 告以此世无可冀, 天主所赐之天堂尚
可入, 其人感动, 乃受洗, 未几病终。(一六二二年报告,
载《往事记录》。)

其后良厚为龙华民神甫之勤劳伴侣。当时北京受洗
之人固无多, 然在良厚在生最后二十年间, 劝人信奉本教
精勤不息, 人皆受其感化。兹举一例以证, 前经龙华民神
甫^①授洗之太监庞天寿, 而教名亚基楼 (Achillée) 者不但
忠于教, 而且忠于其出亡之君主, 未始非良厚感化之功也。

①钩案: 原作汤若望, 兹从伯希和说改作龙华民, 参看

一九三四年《通报》，九六页以后。

良厚语言流利，文人学士皆乐闻其说，阁老叶向高尤喜与之言。

一六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歿于北京，人皆惜之，下葬时士夫至者甚众。（前引巴尔托利书，一一四四页。）

三四 钟鸣礼 中国人

一五八一年生——一六一〇年入会——一六一〇年入内地——一六二〇年病歿。

钟鸣礼(Jean Fernandez)修士字若翰，钟鸣仁^① (Sebastien Fernandez)之弟，亦广东新会县人。与父念山、兄鸣仁同在澳门入教，服役于诸神甫所，朝夕不离。鸣仁偕利玛竇、庞迪我二神甫赴北京时，鸣礼留居江西南昌，一六〇四年从王丰肃(高一志)神甫于南京。其人耶稣会即在居南京时。玛竇遣往肃州迎鄂本笃修士者，乃鸣仁而非鸣礼^②。玛竇歿，鸣礼兄弟同往北京会葬，葬毕仍回南京，为志愿受洗人讲授教义，而后为之授洗。

①参看本书第十三《钟巴相传》，巴相即鸣仁也。

②汾屠立《历史著作集》，卷一，五五一页以下和五五二页注，明著其为鸣仁而非鸣礼，费赖之神甫原误鸣礼，伯希和曾纠其误，《通报》一九二六年刊，卷二十四，三九三页威塞尔斯书评。)兹为改正如上文。

其后鸣礼往杭州与郭居静神甫会话，闻王丰肃(高一

志)、谢务禄(曾德昭)二神甫及兄鸣仁俱被拘拿,即回南京。见张采持有北边书揭,开封视,内有揭帖,鸣礼欲刊刻投递,为被拘者救解,不意事泄,亦被捕。鸣礼云:“平日受天主大恩,无以报答,今日就拿也不怕。”^①

①钩案:此节并出<破邪集>卷二会审钟鸣礼等案牍,原文微有讹误,兹为节录如上文。

鸣礼两次受杖,被投入狱,手亦受刑,后经沈淮提讯,鸣礼不为屈。淮怒,复杖之,重投于狱。鸣礼卧地上,凡一月,寝食皆废,然信心不减,同狱一青年感动,因在王丰肃神甫前受洗。(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六五三页以下。)

创愈后,被罚为奴三年,在南京附近某地执牵船役。同教人聚金赎之出,然身已残废矣。凡人之德行,其始能如此,其后必更佳,孰意人生蒙昧:一六二一年时不知何故,鸣礼被会中除名,盖据一六二一年名录,其姓名下有 dimissus (开除)字样也。

三五 石宏基 中国人

一五八五年生——一六一〇年入会——一六一〇年入内地——一六二六年四月十二日为在俗辅佐人——一六四四年后歿。

石宏基 (François de Lagea) 修士字厚齐^①, 澳门人。为画师及讲授教义人,语言便捷。修院肄业后,一六一二年随郭居静神甫至杭州,一六一三年随林斐理神甫至

处州,时受洗者七十人。一六一四年至南京。一六三〇年吾人知其偕高一志神甫在绛州。一六三四年随费奇规神甫在建昌。一六四五年其人尚存,此外事迹无考

①原阙华姓名,兹从北平图书馆藏抄本补入。

三六 丘良稟 中国人

一五八一年生——一六一〇年入会——一六一〇年入内地——一六三一年后歿。

丘良稟(Dominique Mendez)修士字完初,生于澳门,于一六一〇年入会^①。当其在韶州修院肄业时,已被拘入狱,居狱八月卧于地,所食仅能苟延残喘,无物以裹杖创。良稟日夜默思耶稣受难事,顾其为人性刚烈,辄自制,务求温和。曾致书于其道长云:“我宁死而不愿犯一戒。”某次有事于广州,人以其为司铎,然无据而被投入狱,受重杖始被释出。(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五七页。)嗣后为讲授教义人,曾在各省与诸神甫为伴,一六二一至一六二六年间且曾被派至安南之南圻。

①原误作生于浙江,并阙华姓名,兹从北平图书馆抄本改正。又据一六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名录,其人会似一六〇三年在北京时。钩案良稟与第三三传之丘良厚疑为兄弟。

良稟语言流利,善于讲解教理,曾劝多人入教。一六三二年马尔克兹(Pierre Marquez)神甫传教海南岛时,

良稟被选为其伴侣。在海南岛时，劝官吏王某 (Paul Wang) 全家入教，已而王某亦自受洗。一六三五年时，岛中已有传教所四处。(马利尼《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四三五页；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一二一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七二、九八七、一一二一页。)

三七 倪雅谷 中国人

一六一〇年入会——一六一〇年入内地。

倪雅谷 (Jacques Néva) 修士字一诚^①，华人而生于日本者也。早服役于中国传教会诸神甫所。金尼阁神甫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八〇〇页。汾屠立《利玛窦神甫历史著作集》，卷一，四四〇页以下) 谓其人在日本修院我辈同僚中为善习绘画者，视察员范礼安神甫遣之至中国，一六〇四年偕李玛诺神甫至北京^②。一六一〇年入耶稣会。一六一二年会督龙华民神甫致书会长阿夸维瓦神甫，奖其德行昭著，守戒耐苦。(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五一四页。) 雅谷居北京若干时，其后事迹无考。

①原阙华姓名；兹从北平图书馆抄本补入。

②参看本书第二〇《李玛诺传》。

三八 〔附一〕

一六一一年会中有教师数人在福建海岸被海盗屠杀。巴莱多(Ruiz Barreto)神甫自日本返澳门,复以澳门率新伴侣数人赴日本,海中遇风暴,所乘舟漂至 Tchín-tcheou(疑指泉州)河中。遇海盗,舟中人皆遇害。除巴莱多神甫外,别有贡札勒斯(Diego Gonzalés)、阿布若(Antoine Abreu)、安徒奈斯(Simon Antunez)、奥伯托(Jean Alberto)四神甫,平托(Emmanuel Pinto)、科斯塔(Antoine Costa)二辅佐修士。〔帕热(L. Pagès)《日本基督教》,一九五页。〕

〔附二〕

又据一旧抄本,一六一一年入中国者有日本修士一人名 Louis Rozitto,其人事迹无考。

〔附三〕

一六一二年入中国者尚有 Vincent Caun或 Cafioye 修士。其人高丽籍,贵家子也,一五七八年生,一五九〇年为日本人所掳,次年受洗。留有马(Arima)修院四年,查拉(Zala)神

甫遣之还高丽,未能入境,拟假道中国而还,然未能如其愿。留居中国七年,其中四年在北京,传教鲜成绩。后奉区长命重还日本。有暴君(Cambacondano)者,知其谙华语,召之为译人,命改教,不从,先施以酷刑,一六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在长崎被焚死。一八六四年七月七日教皇皮埃五世(Pie V)宣告其为真福。〔博埃罗(Boero)《耶稣会圣徒传》六月二日。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三一三页。弗兰格《耶稣会的新兴年》,三四六页。吉勒尔梅(de Guelhermy)《耶稣会圣徒节日历》,葡萄牙文,卷一,五五一页。帕热《日本基督教》,六一二页。〕

三九 艾儒略 意大利人

一五八二年生——一六〇〇年入会——一六一三年至华——一六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发愿^①——一六四九年八月三日歿于延平。

艾儒略(Jules Aleni)神甫字思及,生于布雷西亚,长于威尼斯。肄习哲学完毕,教授文学二年。晋司铎后,一六〇九年派赴远东。一六一〇年抵澳门。一六一一年偕史惟贞(de Spira)神甫谋入内地,然为船家所卖,在距广州数日程之地被拘,纳金一百四十两始得重还澳门。儒略曾在澳门教授数学二年。并为修士教习三年,然未详何年何地也。

①此据一六二六年名录。一六四八年名录作四月二十二日,又一名录作三月十二日。薛孔昭《名录》采后

一说。

一六一三年儒略始得进入内地，初被派至北京^①。其后未久偕徐光启赴上海，奉命至扬州为某大吏讲授西学。儒略善诱，为此大吏言西士之优，迷信之伪，如是凡四月，其人遂入教，教名伯多禄 (Pierre)。彼在此一六一五至一六一六年间，同时说听众数人入教。(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七二七页以下。)

①此下应增：一六一三年，儒略被派至开封访求犹太教经典，然人拒不出示。〔曾德昭《中国通史》，二二三页。布雷蒂尔 (Bretier)《忆艾儒略》，载《传教信札》，庞特翁编，卷四，一四〇页。〕

伯多禄还陕西任要职，携儒略与俱。儒略居陕时，囑之种葡萄，俾能获有诵弥撒必需之葡萄酒。盖在此边远省区中常缺此酒。若从澳门运输葡萄牙所酿之酒来，¹²⁷ 耗费极多，而且烦难也。试种结果甚佳，人皆满意，诸教师尤甚。(前引巴尔托利书，七三一页。金尼阁《一六二一年中国报告》，三〇六页以下。)

其后不久，伯多禄受命为福建总督。儒略至是遂赴山西为韩氏^①兄弟全家举行洗礼。(前引金尼阁报告，三三四页以下。)儒略居山西未久，即于一六二〇年前后赴杭州，盖为李之藻母预备后事也。居杭时受洗者有数人。(同上书，二七〇页以下。)

①案 Etienne 之姓，不能必其为韩，盖巴尔托利与金尼阁等记载各殊也。肖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二〇七页云：韩姓官疑是段姓之误。

当时杭州除李之藻、杨廷筠二进士外，尚有进士教名马尔廷(Martin)者信教虔笃，儒略常往见之。儒略记有云：“其人之特行，未便略而不书。某日彼往迎同僚某，在道见一人体无寸缕，缩为一团。询其故，则为一兵官遇贼，贼尽剥其衣服，因而裸露。马尔廷降舆脱自衣之短皮袄给之，侍从卫士皆惊其仁慈。彼每出外常施给贫民也。吾敢谓是年杭州教会足以自给。”(上引金尼阁报告，载《往事记录》，八五页。)

一六二三年瞿太素子名玛竇(Matthieu)者，召儒略赴常熟开教，玛竇从兄进士式耜(Thomas)曾经儒略受洗。教务发达，颇赖其力。数星期中新入教者有二百二十余人，中有式耜之诸父某护教尤力。式耜受洗后，曾以僧道无缘字条揭示门外，伪神偶像悉皆易以耶稣圣名。(上引巴尔托利书，七七二页。)

一六二四年阁老叶向高罢归，道经杭州，儒略入谒。向高奇其言，延之至福建，儒略许之。向高虽未入教，然常善遇教士，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案起，向高常维护之。

儒略有志传教福建久矣，惟因居民风俗放逸，山道崎岖，语言难晓，因是未果。至是遂为开教福建之第一人，而于一六二五年中赴福州。

福州有著名文士名 Melchior Tcheou，乃全国最有名望之人，官吏皆敬重之。二年前在杭州时业已受洗，颇愿宗教之传布也。

儒略既至，彼乃介绍之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

中。第一次与士夫辩论后，受洗者二十五人，中有秀才数人。（同上书，八〇五页以下。）

儒略见城中官吏优遇，乃留居福州四月，游行外府八月。如是者数年，成绩甚佳。一六三四年时赴泉州、兴化两地，受洗者二百五十七人。

会有一异迹发现，入教者愈众。一六三八年泉州附近有人掘地得古石数块，皆雕作十字架形^①。（科尔达拉《耶稣会史》，四一五页。）华人酷好古物，争往观之，中有数人始因好奇而来，终乃入教。（前引巴尔托利书，九六三页以下。）

①本书第三一《阳玛诺传》第四号书《景教碑颂正论》，后附有万历乙未（一五九五年）崇禎戊寅（一六三八年）泉州出土十字架之图三，又加亚尔（Gaillard）撰《十字架与卍字》，一五二至一五三页亦有著录。此种十字架似为十四世纪时之遗物。一三一三年第一任泉州主教是哲拉德（Gérard），继之者是佩鲁斯（André de Pérouse）旋辞职，继其后乃波莱格林（Pèrègrin），其人歿于一三二二年七月六日。佩鲁斯重在一三二三至一三二六年间为主教。最后主教是佛罗伦萨（Jacques de Florence），其人在一三六二年被害。（加姆斯《主教名录》，一一六页。）

数年以后在各府建教堂八所，并在诸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助理之人继来，儒略遂跋涉山川赴永春及其附近传教；所至之处皆留有热心传教痕迹。每年新人教者八、九百人。（前引巴尔托利书，九七五、一六六六页。）

一六三八年风波突起，诸神甫被逐。当时教堂甚多，
130 仅泉州一府有教堂十三所，至是全省教堂除一所外皆没收，移作俗用。教徒被迫缴纳巨额罚金，有数人被投诸狱，其他皆大受窘苦。诸传教师尽还澳门。儒略不因此而气沮，密入福建求助于阁老张(Tchang)某，其人盖儒略之挚友，而为福建总督垂十五年矣。儒略上辩揭，为教师教徒辩护，教产遂被发还，传教如故。（同上书，一一一二页以下。）

武夷山有庙宇三所，颇著名于世，儒略改其二所为教堂，惟第三庙宇之施主乃奉食斋教者，独拒之。儒略许此辈仍食斋，持苦行如故，惟不许奉偶像而敬天主，诸人遂尽入教。此辈持身严，原始宗徒，殆不是过，一六四七年瞿西满(Simon de Cunha)神甫已有证明矣。（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七年部分。）

一六四七至一六四八年间鞑靼入关时，儒略同阳玛诺神甫、范有行(Paschai Fernandez)修士^①暨志愿人会之青年教名查理斯(Charles)者避难延平。延平僻处山中，不受兵祸，然生活必需之物皆缺。儒略仍旧编撰书籍，传布宗教。（出处同前。）

①此人见本书第七七传。

会中因其贤明温厚，熟悉中国风俗，擢之为中国副区区长，在位凡七年（一六四一至一六四八年）。嗣后历任各驻所之道长共二十三年。儒略语言辩捷，华人名之曰“西方孔子”。儒略接见宾客或教徒时，常衣礼服，为徽章祝福抑俵散念珠十字架，必衣白服，冠祭巾。

未死以前，曾使兴化之名士某及阁老叶向高之二孙 131
入教，名士教名托马斯(Thomas)。向高孙有子得疾，医治
不愈，儒略为之诵弥撒毕，持天主圣像入病者室，其疾遂
愈。此子之母感此灵验，乃尽毁偶像而受洗礼。此子后
来以慈善见称于时，海口^①毁于鞑靼兵燹之时，彼取资赎
取被虏之幼妇幼女还之本夫本父。(同上书，一六四八年
部分。)

①案原书作 Hayechou，应是卫匡国书之 Haikeu，盖指
福州、兴化两府间之海口，兹为改正。

一六四九年儒略歿于延平，遗体葬福州北门外之十
字山。

其遗著列下：

(一)《天主降生言行纪录》八卷，一六四二年、一七
三八年、一七九六年北京刻本，末一刻本经何大化主教核
准刊行；一八五二年徐家汇刻本，马雷斯卡(Maresca)主
教核准刊行；一九〇三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
目第七号。)最初刻本为木刻附图画本，八开本，刻于福
州，时在一六三五至一六三七年間。别有一节本题曰
《耶稣言行纪略》，疑出新教徒手。

(二)《出像经解》一卷，一六三五年本，即前书初刻 132
本之附图也。一六六三年杨光先即据此图厚诬耶稣为罪
人。

(三)《天主降生引义》二卷，一八七二年刻本，一九
二二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一六三号。)

(四)《弥撒祭义》二卷，一六二九年福州刻本；一九

○五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一七九号。)

(五)《涤罪正规》四卷,一八四九年重刻本,马雷斯卡主教核准刊行。(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一八四号。)

(六)《悔罪要旨》一卷,乃前书之一卷别出单行者也。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页)题作《悔罪要指》。卫匡国、柏应理二神甫谓郭居静神甫撰述中有一书与此标题同。参看本书第一五传第二号书。

(七)《万物真原》,一名《万有真原》,一卷,初刻本疑刻于杭州,年月未详;一六二八年、一六九四年、一七九一年有北京刻本;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四年有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八十一号。)(参看《传教信札》卷三,五九页。)

133 (八)《三山论学记》一卷,儒略与叶向高论学之篇也。一六二五年杭州刻本;一六九四年北京刻本;一八四七年未详何地刻本,此本经司教马热罗^①核准刊行;未详年月,徐家汇刻本,马雷斯卡主教(此主教在位始一八四七年,终一八五五年)核准刊行,一九二三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一四三号。)钧案北平图书馆藏明刻本,前有苏茂相、段袭二人序,未题年月,段序有:《三山论学》书艾先生既刻于闽,余何为又刻于绛,从余兄九章命也等语。九章名袁,绛州人,尚有弟名宸,并奉天主教,袁教名伯多禄,见本书第二六《高一志传》。据袭序尚有闽刻本、绛刻本,一六二五年之杭州刻本,疑即福州刻本之误。

①案一八四四至一八六二年 间 澳 门 主 教 名 Jérôme

de Matta〔莫德賚 (de Moidrey) 《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一四页〕,司教马热罗疑指此人。

(九)《圣梦歌》,亦题《性灵篇》,一卷,一六八四年北京刻本。

(十)《利玛竇行实》,亦题《大西利先生行迹》,一卷,一六二一年北京刻本。一九一九年有马良、英华二人合校本,后有陈垣跋。

(十一)《张弥克遗迹》一卷,弥克,一九二五年六月《圣教杂志》刊《道学家传》作弥格。弥克,张賡子,名识,字见伯。

(十二)《杨淇园行略》一卷,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存杂志》第三号二三至三三页有徐景贤刊本。钧案淇园乃杨廷筠别号,《代疑编》后附有《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应即是编,笔受者晋江人丁志麟。《代疑编》首有天启辛酉(一六二一年)闽中后学林起序,但据本传,儒略是年在杭。

(十三)《熙朝崇正集》四卷,福州刻本,是编辑关于天主教之文字若章疏序跋之类。南京教区司铎黄伯禄曾选此集之文,并补辑新事,编为二卷,题作《正教奉褒》。(一九一七年书目一〇五号。)钧案伯禄别有《正教奉传》二册,汇辑诏敕奏章告示为一卷,与《正教奉褒》内容各别,本书补注谓《正教奉褒》近合为一卷,题作《正教奉传》,误也,补注删。

(十四)《五十言》一卷,据卷首张賡序,书题实作《五十言余》,一六四五年刻于福建。考狄(《中国的中-欧印

刷术》)谓是编合刊利玛窦之二十五言为一书,误也。

(十五)《圣体要理》一卷,一六四四年福州刻本;一八八一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七一号。)

(十六)《耶稣圣体祷文》,初附刻于前书之后,其后土山湾本与《周主日祷文》合为一卷。(一九一七年书目四四七号。)

(十七)《四字经》一卷,一六四二年、一六五〇年、一七八九年北京刻本;一八五六年徐家汇刻本;一八六一年未著地名刻本,一九一三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二四九号。)瓦瑟尔(Vasseur)神甫在一八六九曾为之加绘图画,刻于土山湾,题作《圣教圣像全图》。

(十八)《性学阐述》八卷,一六二三年杭州刻本;一八七三年、一九二二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八三号。)

135 (十九)《玫瑰十五端图像》。

(二十)《景教碑颂注解》。(补注云:本书第三一《阳玛诺传》第四号书《景教碑颂正论》,曾在一六四七至一六四八年经儒略核准刊行,费赖之神甫未察,误以儒略撰有注解,其实为一书,此条应删。)

(二十一)《西学凡》一卷,一六二三年杭州刻本,前有四名宦序,收入《天学初函》。

(二十二)《几何要法》四卷,一六三一年刻本。柏应理神甫谓儒略别有《几何法概要》,今未见。

(二十三)《西方答问》二卷。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〇一年),二十三号。古朗《国家图书馆中国书

籍目录》，一八一六年，一八一七号。

(二十四)《职方外纪》六卷，一六二三年杭州刻本，前有李之藻、杨廷筠、瞿式谷序及儒略自序。(钩案：尝见一旧抄本，自序前尚有钱唐许胥臣序。)先是利玛窦进《万国图》，庞迪我、熊三拔奉命撰为图书，迪我卒，儒略更增补以成之。前五卷记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蜡尼加五洲，末卷为四海总说。已收入《天学初函》及《守山阁丛书》。

(二十五)《一六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日蚀之观测》，见《科学院论文集》卷七，七〇六页。是编撰于澳门。(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五六栏。)

(二十六)艾儒略一六三九年十一月写给福刚 (Fogam) 关于中国问题的信，藏威勒纳 (Villena) 侯爵图书馆。(考狄《书目》，一〇四〇栏。)

(二十七) 圣马利 (Antome de Ste-Marie) 神甫致视察员帕尔纳 (de Parna) 神甫书，引有儒略撰汉文本关于中国祭祀祖先说。

(二十八) 柏应理神甫更著录有《论灵魂》三卷：探讨灵魂及其功能的哲学。今未见此本，而汉文抄本皆未见著录。殆为第十八号之《性学粗述》。

(二十九) 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五七栏) 神甫引有儒略致克拉维乌斯 (Clavius) (一六〇九年) 神甫书之一节，载《吉尔切尔神甫的功勋》(一六五四年，三一五页)暨一六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澳门致马吉尼 (Magini) 书。

(三十) 据毕嘉神甫说, (见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 一五九栏。) 儒略有驳龙华民神甫言论, 见《关于中国对天主不同称呼的见解》(一六三三年)。

(三十一) 《口铎日抄》, 与卢安德(Rudomina) 神甫合撰, 参看本书第五六《卢安德传》。

(三十二) 关于创世诸编, 载《道原精萃》中, 此丛刊共八册, 一八八八年、一九二六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一六一号。)

(三十三) 据杜利兹(Duriez) 书录, 巴凯(De Backer) 《耶稣会士著作书目》(卷一, 六六栏) 引有《弥撒初义》, 一六二九年福州刻本, 似儒略有将罗马弥撒祷文转为汉文。此书今未见, 亦不见汉文书目著录。儒略有译文, 否则利类思(Buglio) 神甫不致有重译本。(《弥撒经典》, 见本书第八〇传第二号书。)

巴黎国家图书馆, 汉籍新藏列号二七五三及三〇八四之本, 题曰《艾先生行述》, 即《儒略传记》, 内有木刻阴纹儒略遗像。(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 五页。)

四〇 毕方济 意大利人

一五八二年生——一六〇三年四月三十日入会
 ——一六一三年入华——一六二五年二月二日
 发愿——一六四九年一月歿于广州。

勒斯国之科森察(Cosenza)。曾在会中作各科教习,而于一六〇九年赴印度。一六一〇年抵澳门。原应赴日本,视察员以其尤宜居中国,遂留之澳门,因在澳门教授数学一年。

一六一三年被召至北京,一六一六年南京仇教之事起,被逐南还。山东巡抚教名纳爵(Ignace)^①者留之居嘉定,不听还澳门。纳爵为之预备礼拜堂一所,居宅一处。此宅井用以作青年研究之所,足容十一、二人。(曾德昭《中国通史》,三三六页以下。)

①钩案:此纳爵指孙元化。元化字初阳,嘉定人,附见《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元化天启间始举于乡,任登莱巡抚,乃以后事。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尚在籍,此云山东巡抚,误也。

仇教之事未息,方济潜入北京,匿居阁老徐光启宅。(一六二一年报告,载《往事记录》,二五一页。)当是时也,光启上疏,主遣大臣赴朝鲜征兵以讨势力日盛之鞑靼。前此未久朝鲜人曾以勇武建功绩。朝廷报可,光启拟亲行,并延方济偕往传教。国主如受洗,人民将必从之。遂作种种预备,并多携利玛窦神甫之撰述。将行,朝臣献议,以为遣一阁老往,有妨朝政,宜遣他人行,其事遂寝。(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六七九页。一六二一年报告,载《往事记录》,二〇六页以下。)

朝中猜忌日甚,方济不能留,遂离北京。一六二二年至上海,管理附近一带城乡教务。其为人仁厚俭朴,和霭可亲,教外人多归心焉。

138 方济有时至松江,为一家九十人授洗,同时有秀才二十五人人教;数月后又为八十九人授洗,已而在邻近一小村中为十二人授洗。(前引巴尔托利书,八二二页以下。)

一六二八年方济勤劳过度,在松江得疾,诸道长遣之赴山西。道经河南省会开封府,有天主教商人名伯多禄(Pierre)者,正忧其故乡无教师,留方济居开封,为租一小宅,租期三月。时有方济旧在北京认识之官吏数人,在开封居高位,方济赖其介绍,声望遂起,新教所遂以成立,在开封传教数年。第一受洗人即此商人之弟,教名保禄(Paul)。(科尔达拉《耶稣会史》,卷八,二三六页。)

旋赴山东,复至南京,据苏查(Fariay Souza)说,一六三四年时南京经方济授洗者有六百人。南京教区经一六一六年及一六二二年两次仇教之难,颇受摧毁,虽有杨廷筠、李之藻、王征、瞿式耜诸人挽救,然未足消沈淮之怨。则在斯时,不仅未能使教务发达,且难保存旧状也。

方济竟将此教区复兴,是皆由其正直贤良,精通文学、数理,善于诱导人心之所致也。后有朝旨至,命其测量北极高度,观察日蚀,改良历法,是亦与官吏接交之良法也。方济预测某日某时有日、月蚀,其后果验,由是人愈重之。(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卷一,一〇四九页。)

自是以后,信徒信心愈坚。有名僧某竟谓方济学识与己埒,复有全省最高之官吏某人教。方济时赴旧日教区巡历,某次赴瞿式耜之故乡常熟为三百人授洗。脱非僧人愤方济之绝其食,群起反对,其在附近诸乡村中之成绩必佳。(同上书,一〇五三页以下。)

一六三八年徐日升(Fiva)、万密克(Walta)二神甫至南京,方济以教务委之,而赴淮安府。缘有淮安二青年人士因事至南京延方济赴淮安也。士人一人之母颇信偶像,夜梦一长须儒服之长者,告其应离伪神,而奉真主。及方济至,识是梦中所见之人,因同其子及另一士人人教。方济离淮安时,官吏受洗者三人,中有一人是宗室,绅耆三十人,士人二十七人,妇女八十人,平民称是。方济迄于一六四四年,传教扬州、苏州、宁波诸府,及其他江浙城市,成绩皆类此。一六四〇年一年间入教者有七百人。(同上书,一一〇九页。)

一六四一年方济在南京城内某山上为天使建一教堂,题堂门曰护守山,盖以护守天使之名名是山也。堂内用西洋画法绘一图,附以说明,右为善天使图,分天使为九种;左为堕入地狱之恶天使图。教内教外人见图新异,争往观之,因而不乏受洗者。方济又传教江苏各府,亦颇有成绩。(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一年部分。)

方济并教导童贞女数人,后皆以虔诚而显于世。中有一人歿于一六三七年,迨至一六五二年发现遗骸,丝毫未变,虽逾十五年,其貌如生。

一六四四年崇祯帝崩,鞑靼兵入据北京,南方忠于明朝诸官吏迎万历帝孙福王于淮安,即位于南京,年号弘光。弘光帝立,一面与鞑靼议和,一面命方济为使臣赴澳门求援。澳门会团长阿马拉尔(Gaspard de Amaral)集会中人共议,中国日本视察员阿则维多(Emmanuel de Azevedo)为主席,议决处此情势之下,方济得受此职,盖

其与本教及本会皆无妨碍，而且有利于本教及澳门也。

- 141 由是方济允为使臣，但求事成之后，允许传教，并许教徒建设教堂。一六四五年三月杪，方济带领官吏、文士、兵卒甚众发自南京，前往广州。离南京时以教务委之潘国光 (Brancati) 神甫。在途闻南京不守，弘光为臣下所卖，在芜湖附近江中溺死。〔冯秉正 (de Mailla) 《中国史》，卷十，五二九、五三〇页。〕然仍前行赴澳门。澳门官吏盛仪接待之。方济留居澳门若干时，会唐王立于福州，年号隆武。唐王初识方济于常熟，至是仍以弘光委任之事委之，并作书召之至，其书略曰：

“臣民强我监国；汝识我已二十年；我誓恢复祖业而竭力为吾民谋幸福。盼我老友速来以备咨询。我作书召汝已三次，今欲任汝为武职大员，然后任汝为使臣，愿汝有以慰我。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日。”

方济既至，隆武信任甚切，至欲命之为大臣。时隆武帝位颇危，方济劝之信教，隆武许其建教堂及居宅一所于广州。已而方济偕太监庞天寿同奉使至澳门。（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五年部分。）

一六四六年唐王被害，桂王继立，年号永历。从者有五省。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并授以国中最大四种官职之一。方济赖天寿之助，在广州建筑教堂居宅各一所，在鞞鞞未取广州前落成。（同上书，一六四六年部分。）

- 142 鞞鞞兵取广州，方济时在城中，几濒于危。鞞鞞至其门，有一人呼曰：“有须人何在？”方济出，其人执刀欲断

其首，方济手抱其人与之争，别有鞑靼二人用刀斫其面，幸有一仆人力大，负之至一穷家得免，其伴费奇规神甫及辅佐修士一人亦因葡萄牙商人之救，得免屠杀。

宅中物有一部分被劫掠。会有城中长官及总督某闻方济名，命之觅之至，以礼待之，并其伴侣送还教堂，禁止侵犯。鞑靼军将中有一人名巴雷托(Didace Baretto)出生于新西班牙，尝为南京教区耶稣会之辅佐修士，出会后投鞑靼为武将，与方济为旧识，至是护之尤力。(同上书，一六四七年部分。)

方济仍在广州及其附近诸村传教，迄于一六四九年之歿。永历帝命以盛仪葬于隆武帝之赐地中，其地遂为澳门会团之产业^①。

①《圣教杂志》(一九二五年六月刊)所刊《道学家传》谓方济卒于广州府，墓在省城北门外金坑。案隆武帝赐地在澳门对岸 Lappa 岛之银坑村中，方济墓殆在此处。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德礼贤(D'Elia)神甫补注。

方济遗作列下：

(一)《灵言蠡勺》二卷，一六四二年上海或嘉定刻本；重刻入《天学初函》。是编曾经徐光启校订。(伟烈《中国文献注释》，一四〇页。)

据吴君(Foureau)神甫说，皇族有三公爷者，即因读是编而入教。其人不解亚尼玛(灵魂)之义，乃阅是书及他书，因而入教。(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四三页。)

(二)《睡答》。

(三)《画答》。此二编合刻,题曰《睡画二答》,前有李之藻序。

(四)一六三三年上崇禎皇帝奏疏,盖因陆若汉神甫是年歿于广州,方济上疏请赐墓地。先是澳门遣公沙的西劳(Gonzalvès Texeira)领兵往御鞮鞞,若汉曾随军而至辽东,事具本书第七一传。

安文思(de Magalhaens)神甫谓方济曾撰有灵魂不死、道德、画、声四短编,并为世所重。(一六二一年报告,载《往事记录》,一〇一页。)

四一 曾德昭^① 葡萄牙人

一五八五年生——一六〇二年四月三十日入会
——一六一三年入华——一六二四年六月十日
发愿^②——一六五八年七月十八日歿于广州。

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神甫字继元,生于葡萄牙国波塔莱格里教区之尼泽(Nizea)城。年十七岁入修
144 院。当其肄习哲学时,请赴印度,时在一六〇八年也。在果阿完成其学业,而于一六一三年派至南京,初冠汉姓名曰谢务禄,开始肄习语言。一六一六年仇教之事起,彼为高一志(时名王丰肃)相依不离之伴侣,与一志同入狱,同受苦,惟未受杖,缘其病不能兴也^③。

①钩案:原误鲁德照,南怀仁《道学家传》(一九二五年六月刊《圣教杂志》)作曾德照,北平图书馆藏抄本作曾德昭,今据以改正。

②此据一六二六年名录；一六四八年名录作一六二六年六月十日。

③参看本书第二六《高一志传》。

与一志同被谪居澳门，至一六二〇年始得重入内地，遂改谢务禄名为曾德昭。《破邪集》卷一载会审王丰肃等案牍云：“审得谢务禄，面红白色，眼深，鼻尖，黄须，供年三十二岁，大西洋人，曾中博士，不愿为官，亦只会友讲学。于先年失记月日，自搭海船前到广东澳中，约有三年六个月。”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杨廷筠曾助之开辟新教区。德昭亦曾赴江西、江南，并历居嘉定、上海，迄于前赴西安之时。（一六二一年报告，载《往事记录》，一二〇页以下。）

一六二五年西安发现景教碑时，彼盖为首先目击此碑之欧罗巴人。“当时有人在此城附近建屋，工人掘地得一石，长九掌（合一九〇公分），宽四掌（合八四公分），厚一掌有奇。其一端作三尖塔形，上刻十字架，其下刻百合花形，与梅利亚波尔（Meliaper）宗徒圣多默（Saint-Thomas）墓上所刻者无异。石上全勒碑文，且勒有若干时人尚未认识之外国文字。”（《往事记录》，二二七页。）根据此碑，六三五年时有大秦国人名阿罗本曾将基督教输入中国，时在唐太宗时也。后至七八一年有司铎名宁恕者¹⁴⁵建立此碑^①。德昭居陕西、江西（一六三〇年）数年，至一六三六年时以中国副教区会计员名义被派至罗马，陈述传教会之需要，并请多派会士至中国。视察员阳玛诺至¹⁴⁵遣派六十人来。

①关于此碑之沿革及其译文,可参考夏鸣雷(Havret)

神甫之佳作,现编《中国杂纂》第七、一二、二〇册。

德昭遂于一六三七年在澳门登舟出发,一六三八年在果阿完成其《中国通史》,旋于一六四〇年安抵葡萄牙,一六四二年至罗马。“人闻其至,并悉其旅行之目的,乃在征求会士东行,应者甚众,每教区中之函求者人数甚多,仅科英布拉和埃武腊两教区,教师签名者九十余人,至有刺血签名者。”(曾德昭《中国通史》,二四五页。)

但据弗兰格神甫之记录,一六四四年德昭首途时,偕行者仅有意大利籍西纳莫(François Sinamo)神甫,弗刺明籍拉戈特(Ignace Lagote)神甫。同时莫拉(Louis Moura)神甫固率领六人出发,然能行抵中国者仅穆尼阁(Smogolenski)神甫(本书第九一传)一人。其余五人及德昭之同伴二人皆不知所终。德昭抵中国,任副区长数年。时鞑靼之战正炽,须有一谨慎贤明之人如德昭者任此职。盖其为人坚忍,善言词,持身寒苦,德行昭著,虽教外人亦甚重之也。

一六四九年毕方济神甫死,德昭至广州主持教务,复偕瞿安德(Köfflert)神甫至肇庆,在永历帝后及全宫人员前举行弥撒,已而举新抵中国之卜弥格神甫以自代。一六五一年十二月鞑靼重取广州,德昭避居教堂。有信教
146 士卒数人劝其逃,然德昭忆及有一信道之回教徒尚未受洗,急往觅之,为授洗。旋为一切避难之教徒举行赦礼。

比曙,举行弥撒后,为诸人作圣体之受领,将祭器深藏,衣白祭服,燃烛,跪祭坛前以待死。鞑靼兵一队至,其

一队长捕之，冀得赎金，他人虽促其“杀此无用老人”，其人不愿也。

处此苦境凡五日，鞑靼主将有阉人名弥格 (Michel) 者识之，告其主将，谓其是汤若望之兄弟，主将早识若望名，遂命释德昭，放还教堂。其后不久德昭还澳门养疾。
(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五二年部分。)

其后数年皆居广州，颇受主将孔王 (Kon-Wang) 之优遇。一六五八年卒。巴特利格纳尼 (Patrignani) 神甫谓其卒于是年七月；吉勒尔梅 (Guilhermy) 神甫谓其卒于是年十月。

德昭遗著列下：

(一)《字考》，内葡萄牙汉文字书及汉文葡萄牙文字书各一卷，是否刊行未详。

(二)《中国年报一六二二——一六二三》，后题一六二三年六月三日作于杭州。八开本，米兰，一六二七年，载《往事记录》，八开本，巴黎，克拉莫西，一六二七年，一四七页以下。

(三)《中华大帝国志》或《中国通史》，四开本，一六四五年巴黎刻本。原为葡萄牙文，其标题作《中国及其邻国的传教报告》，四开本，马德里，一六四一年。苏查 (Faria y Souza) 书曾将此本重订，标题作《中华帝国和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四开本，马德里，一六四二年。是书有数版，并译有数国文字。书凡二卷，上卷述中国之政治、风俗、语言、衣服、迷信、战争、商业。欧罗巴人详述茶叶之制法及用法之书，当首数是编。下卷述基督教输入中国之起源， 147

南京仇教之经过,李之藻之传记。

(四)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一一三栏)引有《中国仇教实录》,谓本曾德昭神甫信札,巴黎,一六一九年;波尔多,一六二〇年。

(五)及(六)索默尔沃热尔神甫(《书目》,一一一四栏)引有德昭信札数通,现藏蒙彼利埃和布鲁塞尔二城,并引有驳龙华民神甫汉文天主名称及礼仪问题等主张之文一篇。

四二 史惟贞 法兰西人

一五八四年生——一六〇三年入会——一六一三年入华——一六二四年六月十日发愿——一六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歿于江中。

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Spira))神甫字一览,生于杜埃,其父斯皮尔(Jean Van Spiere),法学博士,曾为本城大学校长。一六〇三年入布鲁塞尔城之耶稣会,越数年被派至罗马。仿其乡人金尼阁神甫先例,亦请派赴远方传教。会长许之,遂于一六〇九年登舟赴印度^①;在果阿肄习神学毕,受司铎,被派至中国。一六一一年抵澳门。

①吉肯斯(Kieckens)神甫《历史概要》(一八八〇年,一九六页)著录有一名德列维业(Jean Delevigne)者,以一五八二年六月一日生于里尔城,曾偕惟贞同行,于一六〇七年歿于海航中。弗兰格神甫无著录。

当惟贞欲密入内地时,曾在距广州数十里之地,同艾儒略

神甫遭盗劫，折还澳门，而待良机之至。然至一六一三年前其愿未达。迨至是年，始被派至南昌，传教二年，沈淮仇教之事起，惟贞隐伏数年。一六一九年始莅湖广居一信教官吏名Thaddée者家，已而赴南京。（德哈斯奈斯 148《金尼阁传》，一〇四页以下、一五七页以下。）

新人教之教民皆贫乏，而仇教事未全息，惟贞辄来往各城村间，藏伏贫民宅中，不能常得一适当处所举行弥撒圣礼。众教民虽贫，乃聚钱在城中购一广厦，穷苦工匠居外宅，内宅设一礼拜堂，并为惟贞布置卧室一所。有军官名Lue Tchang^①者又为之在城中别建驻所一处，而进士伯多禄(Pierre)^②亦为建一第三驻所扬州。（同上书，一五八页以下。）

①其人似姓张，别见《高一志传》。

②其人似姓马，一六一五年受洗，别见《艾儒略传》。

惟贞德行最著者，莫过于收养弃儿一事。华人或因贫苦，或因迷信，或因其他原因，不欲留养婴儿者，若不毙之，即弃于道。一六二〇年惟贞命本区教民拾诸弃儿收养，由是弃儿得活者甚众。（同上书，一五九页。）

一六二八年湖广有一信教官吏姓潘(P'ang)或姓彭(P'eng)教名洗满(Simon)者，时为通山县令，曾求惟贞许其全家参与圣诞瞻礼。惟贞适从远道归，虽甚困苦，许之，携同伴二人登江舟。船夫见惟贞所携盛祭器之箱甚重，度其中满盛金银，十二月二十夜召集群盗与之约，夺取宝箱，惟不得害教师生命。孰知群盗系执神甫及船中人手足，一并投之江流。神甫尸后发现于上流，运葬

于南昌。(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九〇四页以下。)

四三 邬若望 达耳马威亚人

一六二〇年入华——一六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殁于南昌。

邬若望(Jean Ureman(Uremon))神甫字瞻宇，达耳马威亚(Dalmatie)人也。生年未详。何时入会，亦无考。仅知其已晋司铎而已。金尼阁神甫抵罗马，延之同赴中国，会长经其力请，不得已许之。

巴尔托利神甫云：其为人多材艺，尤长于数学，兼为热心传道之人。(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七二〇页。)

若望立赴葡萄牙，于一六一五年在里斯本登舟。一六一六年抵澳门，时仇教之事未息，乃留居澳门三年，教授青年会士科学。

一六二〇年十二月遇一机缘，遂赴南昌。在道恐为
150 人识，伏处舱底。若望已患胃痛之疾，既困处舱底，足浸水中，饮食不充，睡卧不宁，疾病加剧。舟行四日始抵南昌，有一中国修士来迎，见其骨立。(同上书，七二一页。一六二一年报告，二二九页。)

一六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若望疾遂不起，遗体葬于南京雨花台。

其遗著有一六一五至一六一六年之《日本年报》，十

二月十三日写于澳门,见《那波利选集》,八开本,一六二一年。

四四 法类思^① 中国人

一五九五年生——一六二〇年入会——一六二〇年入内地。

法类思 (Louis de Faria) 修士一五九五年生于澳门,父母皆华人,幼年即为会中之讲说教义人。

①钩案:此人原阙汉姓名,法类思乃新译名。

南京仇教时,类思曾入狱受杖,会中道长见其坚忍不挠,于一六二〇年许其入会。一六二二年名录有其名,嗣后不知所终。盖一六三〇年名录已无名矣。

[附一]纳爵^① 中国人

一五九五年前后生——一六二〇年入会——一六二〇年入内地。

据诸传师之古记录,偕钟巴相修士(本书第一三传)同入狱受刑者,除法类思修士(本书第四四传)外,别有一青年讲授教义人名纳爵(Ignace),会中因其罹难不屈,许之入会。 151

①钩案:此人汉姓名原佚。

纳爵受杖凡三次。余无考。一六二二年名录未列名。

〔附二〕康玛竇^① 中国人

一六二〇年前后歿。

此老人见钟巴相修士被判徒刑（参看本书第一三传），愿代服役，巴相遂得释。

①钩案：此人原阙汉姓名，康玛竇乃新译名，不能必其为康姓也。

其后未久，赖有一朝中重臣之新入教者为之关说，玛竇亦被释，后寿终于澳门。

金尼阁神甫曾将康修士献身天主之遗迹保存。（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卷二，一九〇页。）

四五 傅汎际 葡萄牙人

一五八七年生——一六〇八年入会——一六二一年至华——一六二六年五月二日发愿——一六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歿于澳门^①。

傅汎际〔François Furtado(Heurtado)〕神甫字体斋，出生于亚速尔群岛之法亚尔岛。一六〇八年入修院。曾在会中肄习哲学神学，旋晋司铎，愿赴远方传教。一六一八年乘金尼阁神甫重还中国之便，与之偕行。一六二〇年

抵澳门。初派至嘉定肄习语言^②。已而赴杭州与李之藻相随，似留杭止于一六三〇年之藻之死。汎际除布教外，曾与之藻编撰哲学书籍。（曾德昭《中国通史》，三六五页。）

①《澳门大事报导》三十四页谓其歿于四月十二日。

②参看本书第一五《郭居静传》。

一六三〇年汎际自杭州赴陕西，在西安府城建立教堂一所。被任为副区长后，历游各传教所，在位凡六年。

当是时也，有方济各派神甫二人不听同僚之劝告，欲赴北京劝化皇室入教，终被捕，押解至福州，投于狱。汎际救之出遣之避居山中诸传教所。（费兰多《菲律宾、日本、中国多明我会传教史》，马德里，一八七一年，卷十一，三八六页。）

一六四一年因鞑靼之侵入，益以内乱饥馑及盗贼横行，视察员等不得已将中国副教区析为二部：北部包括京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命汎际主之；南部包括南京、福建、湖广、浙江、江西、两广，命艾儒略主之。（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一年部分。）

一六五一年汎际被命为视察员，于困难境况中重还澳门，巡历广东全省。此外并曾任各地驻所道长垂十三年。后卒，葬于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寰有论》六卷，一六二八年杭州刻本。此书乃亚里士多德所撰《宇宙论》之译文。此书与《名理探》皆由李之藻之笔受，卷首皆有之藻序文。

（二）《名理探》十卷，一六三一年杭州刻本；一九三一 153

年土山湾有重刻本。(钩案:尚有辅仁大学影印陈援庵先生藏抄本,仅五卷。)是为科英布拉大学之论理学。

(三)《一六三九年写给教皇的关于中国教会情况报告》,汉诺威图书馆藏有抄本,编列一八一一号,题作《就一六三九年中国传教情况写给教皇的报告》,二开本,十四页,后有莱布尼茨手书二页,不知是否为同一书。是编先由罗萨利奥号(N. D. de Rosario)船从澳门载赴葡萄牙,在中途被荷兰人劫取。巴黎有抄本。(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六九栏。)

(四)傅汎际神甫在一六三六年和一六四〇年《从中国发布的关于耶稣会士具体执行中国礼仪的最早报告》,八开本,巴黎,一七〇六年。是编内载一六三六年十一月十日致会长威特勒斯奇书,及汎际致莫拉勒斯(de Morales)神甫之十二答案,而于一六四〇年二月八日致视察员鲁比诺(Ant. Rubino)神甫者。(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六九栏。)汎际答文在辩论礼仪问题时,曾用各种语言重刻多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六九栏。)

(五)一六三四年致会长威特勒斯奇书,陈述传道会之概况,及高一志、龙华民二神甫之德行。(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三九页曾节录其文。)

(六)《天主教要》一卷,阙撰人名。

四六 邓玉函 德意志人

一五七六年生——一六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入会^①

——一六二一年至华——一六二六年九月二日
发愿——一六三〇年五月十一日歿于北京^②。

邓玉函〔Jean Terrenz(Terentio)〕^③ 神甫字涵璞，出生于巴德大公国之康斯坦次城，以医学、哲学、数学著名 154
于德意志全境。谙悉犹太、迦勒底、拉丁、希腊等文字，除本国语外，并熟知法、英、葡等国语言。既善医术，当时王公数人颇重视之，不难跻高位也。然在三十五岁时舍身人会，不久即赴海外传教。一六一八年四月十六日偕金尼阁神甫在里斯本登舟东迈。

①薛孔昭《名录》作十二月四日。

②薛孔昭《名录》作五月十三日。

③布鲁克尔《名录》谓其姓 Schreek。

玉函在舟中得重疾，此疾时识为不治，赖有青年神甫卡瓦利纳(Cavallina)愿舍己身以救之。后其愿果遂。舍身者死，而玉函之疾得痊。〔麦大成(Cardoso)《圣人传记》，卷三，二三一页。德哈斯奈斯《金尼阁传》，一四七页。〕当其居留果阿、榜葛刺、满刺加等地，苏门答腊及安南南圻沿岸，澳门及中国时，曾以其熟练之博物学识，采辑异种植物、矿石、动物、鱼类、爬虫、昆虫，顾玉函兼善绘，并图其形。此外并研究上列诸地之气候人物。(吉尔切尔《附图中国志》，一一〇页。)

上述一切记录凡两册，题曰 Plinius indicus。一六二一年抵澳门，初派至嘉定研究华语，继至杭州执行教务。未久，朝廷闻其博学，召之至北京修历。

一六一一年熊三拔修历，始因官吏之嫉，旋因南京仇

教之事起，修订未成。语见本书第三三《熊三拔传》。已而监官推算多误，崇祯皇帝命徐光启督修新法，光启奏请征召西士修改。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诏报可。

155 (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九〇九页以下。汤若望《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一〇页以下。)

时欧罗巴人在北京者，仅玉函与龙华民二人，乃召玉函主其事，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辅之，三人皆信教官吏也。同时帝命制造仪器。

一六三〇年五月十一日玉函卒，命汤若望、罗雅谷继续其未成之业^①。

①《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记载其事甚详，其文略曰：万历中利玛窦同中官马堂至京师，绘有万国全图，以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卒于京。赐葬西郭外。其年十一月朔日，历官推算多谬，朝臣推庞迪我、熊三拔会同测验，从之。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传教南京。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礼部官以王丰肃、阳玛诺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一如白莲无为诸教，帝令遣赴广东，听还本国。其国善制炮，视西洋更巨，既传入内地，华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启、崇祯间，东北用兵，数召澳中人人入都，令将士学习，其人亦为尽力。崇祯时历法益疏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开局纂修，报可。久之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年）为历元，名之曰《崇祯历书》，虽未颁行，其法视大统历为密，识者

有取焉。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

其遗著列下：

(一)玉函所修新历，一六三四年书成，凡一百卷^①，156
 题曰《崇禎历书》，康熙时改名《西洋历法新书》。其书凡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数，曰法算，曰法器，曰会通，谓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恒星，日月离，曰日月交会，曰五纬星，曰五星交会，谓之节次六目。书末附《历法西传》《新法表异》二种，则汤若望入清后所作而附刻以行。哥白尼(Copernic)、第谷(Tycho-Brahé)、克普莱(Képler)诸氏及其发现，亦附见焉。《四库全书总目》改题曰《新法算书》，而以属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阮元《畴人传》以属汤若望，其实诸人皆与其事也。(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八七页。)

①汤若望神甫《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十三，十四页云有一百五十卷，修订五年始成。分三编，首西洋天文学理，次行星，恒星，日月蚀诸说，与夫测算之方法，次便利测算诸表。

(二)《人身说概》二卷。钩案今所见旧抄本题作《泰西人身说概》，首有东莱、毕拱辰序，称译于武林李太仆家。李太仆即之藻，是玉函此书之作，当在居杭州时。又称初无刊本，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年)拱辰识汤若望于京，得见此书，以玉函译说时，乃一纸漏侍史从旁记述，恨其笔

俚而不能挈作者之华，语滞而不能达作者之意，因为之通其隔碍，理其棼乱，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而本来面目，宛然俱在，遂付诸梓。其时当在崇禎季年。又案罗雅谷有《人身图说》二卷，亦为最初输入之生理学，然编次与玉函《说概》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有《书人身图说后》一文，混玉函、雅谷二书为一；殆二书并行，俞氏不知，致有此误。本书第五五《罗雅谷传》未著录有《人身图说》，则费赖之未见其本矣。

(三)《奇器图说》三卷，一六二七年北京刻本，玉函口授，王徵笔述。一六二八年南京刻本，前有玉函弟子张其（Tchang Yong-yu）序。一八四四年收入《守山阁丛书》。徵与玉函别撰有《诸器图说》一卷，皆言力学及各色器具之书也。（前引伟烈亚力书，四一六页。）

(四)《大测》二卷。

(五)《测天约说》二卷。

(六)《正球升度表》一卷。

(七)《黄赤距度表》一卷。

(八)《浑盖通宪图说》三卷，之藻刻于北京。

(九)从中国寄给欧洲数学家们的筒信，附波普勒利（Jean Poppleri）的介绍，四开本，一六三〇年。

(十)玉函未入会前刻有《新西班牙药物宝库》两册，罗马，一六三〇年。

(十一)玉函留有一部未成之大著作，即上述之 *Plinius indicus*，二开本，二册，自一六一八年迄于死时，凡所采集观察，并录于其中，颇有刊行之价值也。

(十二)一六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布罗 (G. Fabro) 从苏州寄给罗马的书信, 现藏蒙彼利埃医科大学图书馆, 抄本编一〇四号。

(十三)一六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玉函自北京致费奇规神甫书, 抄示西安景教碑上刻叙利亚或阿美尼亚籍诸主教暨司铎名录, 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参看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 卷一, 三二五页。)

(十四)许多不明确的词语, 散杂在菲利普·巴拉切索的著作摘要中, 立表加以说明。四开本, 现藏蒙彼利埃医科大学图书馆, 编四六一号。

(十五)致克普莱书, 询中国年表事。玉函曾以其测算日蚀之方法告之。克普莱有答书, 然宋君荣 (Gaubil) 神甫云此类信札已佚。(《论中国编年史》, 二八五页。)

(十六)一六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致克勒尔 (Jacques Keller) 神甫书, 现藏比利时都城之布尔戈业图书馆; 又 158
一六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博兰杜斯 (Jean Bollandus) 神甫书, 现藏博兰迪斯特斯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三, 一二二九栏。)

四七 费乐德 葡萄牙人

一五九四年生——一六〇八年二月十七日入会
——一六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华——一六二
六年四月十六日发愿——一六四二年十月九日

歿于开封。

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edo)神甫字心铭，生于葡萄牙埃武腊教区中之科鲁切小城，而在一六〇八年入此城修院。乐德性喜拉丁文，遂遣其赴罗马肄习神学。乐德甚喜，盖既可获见古都，兼可请求派往中国传道也。会长可其请，一六一八年命其偕金尼阁神甫同行。在果阿完成学业，晋司铎后，而于一六二二年抵澳门。

首先传教杭州。一六二七年至宁波，受洗者八十人，志愿受洗者数百人。最后十二、三年间乐德居河南。开封之有壮丽教堂之建筑，赖其力也。有信教之翰林某归乡里，邀请乐德同往武昌府，许助其在武昌建筑教堂一所。然始因仇教，继以鞑靼之取此城，其愿未达。后来穆迪我(Jaeques Motel)至始将此教区恢复。(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三七页。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二年部分。)

乐德既还开封，时城乡共有教徒数千人。会李自成率群盗至，攻城不下，蹂躏四乡，复还围城，欲待城内缺粮时取之。已而城内粮将罄，米一升易银一两，甚至腐烂皮革亦计量售银；且有人公然买卖人肉，或掷死尸于道中以供人食。

教众或死或逃，仅余五十人。乐德恃以为食者，或水煮一勺面粉，或一小块腐烂面饼而已。

至是傅汎际神甫遣费藏裕（第五八传）修士持书往教，劝其离去开封。教众亦促其行；教外之人亦约其出走。乐德答汎际，谓其义在留慰教众，虽死不辞。

既而教众尽死，饥馑日甚，仅余仆役二人与澳门青年名罗拉札 (Lazare Rodriguez) 者。当此时间有官兵来援，驻黄河堤上。统将欲水淹群盗，乃决堤放水，时值秋雨，河水涨时，水流奔放，平地尽成泽国。被围者虽免盗围，然河水从城墙缺口流入；城内最高房屋只余屋顶可见。据闻死者三十万，得脱者不及万人。乐德不知所终，或淹死，或压毙于教堂下，皆未可知，时在一六四二年十月九日也。〔聂仲迁 (Greslon) 《中国历史》，一二三页。〕

乐德生前曾设立贞女会一所，命一有德行之嫠妇主之。其后此会在南京赖杨廷筠女教名阿格奈斯 (Agnés) 者之力延存数年。

其遗著列下：

160

(一)《圣教源流》四卷，用名宦某之名在开封刊行。

(二)《总牍念经》二卷。

(三)《念经劝》一卷。

(四)一六二七年对陆若汉著作的两种答复。陆若汉 (第七一传) 神甫于一六一八年在澳门刻一书，评驳利玛窦神甫传教方法，乐德特撰此文以答。

(五)毕嘉 (第一一八传) 神甫在其手写本《论中国礼仪》中引有《对十一条规定》的答复。(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七二六栏。) 巴凯 (de Backer) 神甫等误以为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之译文出乐德手，其实非是，译者实为傅汎际 (第四五传) 神甫也。(参考上引《书目》。)

四八 祁维材^① 波希米亚人

一五八六年生——一六〇四年入会^②——一六二二年入华——一六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澳门。

祁维材 (Wenceslas Pantaléon Kirwitzer) 神甫出生于波希米亚之卡登城，而在布隆城入修院。肄习哲学神学毕，在格拉茨城学校教授数学。金尼阁神甫返欧洲，维材遂决意赴中国传教。而在一六一八年与尼阁偕行。一六二〇年同抵澳门。维材在澳城内外及广东沿岸传教数年，盖其以此作入内地之预备也。巴凯神甫谓其曾赴日本，似误。盖在一六二四年名录中，其名与汤若望并列作中国传教师也；又一方面维材是否已入内地，亦无迹可寻云。

①钩案：原阙汉姓名，此乃新译名。

②一五八六及一六〇四年皆从一六二四年名录转录。

索默尔沃热尔《书目》无出生年，而以入会在一六〇六年。

其遗著列下：

(一)《在华耶稣会几位数学家一六一八年在东印度航海中的彗星观察》，四开本，阿沙芬堡，里普，一六二〇年。

(二)耶稣会莫查多 (G. B. Mochado) 神甫一六一七

年在日本殉教事迹报导，八开本，一六二二年。

(三)《一六二〇年中国报导》，一六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于澳门，署名作祁维材，一六一九、一六二〇、一六二一年中国大事报道，一六二四年。法文本见《往事记录》，一五八页。

(四)《一六二四年中国书信》，一六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写于澳门，见《一六一六年西藏书信》和《一六二四年中国书信》，八开本，罗马，科尔伯洛蒂。

(五)尚有信札数件，现藏阿波尼图书馆：1. 一六一六年五月六日及二十六日致拉莫尔迈尼 (Lamormaini) 神甫书，作于敦克尔克，述自格拉茨抵敦克尔克行程。2. 一六一七年三月八日书，写于科英布拉，报告传教会消息。3. 一六一九年一月七日致德克尔 (Deker) 神甫书，作于果阿，述天文、地理及传教会事。4. 一六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致拉莫尔迈尼神甫书，作于果阿，报告传教会若干消息。(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〇八四栏。)

(六)一六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从东印度寄给奥古斯都 (Ferdinandum Augustum) 的信及其他简报；又比利时首都布尔戈尼 (Bourgogne) 图书馆藏抄本，编列四一六九至四一七一号中，尚有节录其他信札之文。(同上引《书目》。)

四九 汤若望 德意志人

162

一五九一年生——一六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入会——一六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华——一六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发愿——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北京。

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神甫字道未^①，乃欧洲与耶稣会有功于中国的诸大伟人之一。一五九一年生于科伦。其先信奉公教之望族也。初在此城耶稣会立学校肄习诸科并修辞学，即以才识虔信见称于时；历为圣天使会及圣母会会员。校长列昂 (Jean Léon) 见其才能堪为宗徒，遣之至罗马就学于德意志学校^②。

① 诸旧抄本作道味，似误。北平图书馆藏抄本，〈正教奉褒〉，〈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作道未，较雅，今从之。

② 其名列德意志学校名录，次一一三八号。

若望以一六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入校，成绩德行超著，如在科伦学校时。由是以最优等评语入圣母会。肄学哲学后，放弃俗世虚荣，以一六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入耶稣会。卒业后偕金尼阁神甫同赴中国。一六二二年抵华，遣赴北京肄习语言。初抵京时测算月蚀三次皆验，由是声望遂起。

已而会中委其管理陕西省教务，居西安数年，传布宗教，研究天文，无时或息。当时侮谤者众，且被人诉之于法庭。受平民之侮辱，士大夫之轻视，外受毁谤，内感艰辛。若望曾云：南京之牢狱较优于西安之自由，可以见其遭际也。嗣后反对者皆服其坚忍，侮谤之风遂息。信教者日众，士大夫渐善遇之，建筑壮丽教堂一所，其费用

几尽出于布施。开堂之日，受洗者五十人。（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九六三页。）

一六三〇年五月邓玉函神甫卒，朝廷征召若望偕罗雅谷神甫至京师，继玉函修历未竟之业^①。

①事具第四六《邓玉函传》。

若望任事之初，历官嫉西士者众，因生毁谮。徐光启等颇左右西士，请命中国历官与西士各推日蚀，及期，若望等推算毫厘不爽，反对者推算皆差，因是历官尤恨西士。（同上书，一〇九五页以下。汤若望《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十页。

若望至是制造浑天球一具，平面地图一具，附赤道线，上列十二宫。球体大而适当，用青铜熔铸，其上镀金。又制中国前此未见之地平日晷一具，用白玉石为之，¹⁶⁴长五尺，其针金龙负之。复为朝中贵人制造便于携带之日晷，用象牙为之。又为诸天文家制大小望远镜、球仪、罗盘、观象仪等器，俾利观测。（同上书，二三、二五页。）

当此时间，阁老徐光启卒，得年七十二岁，时在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八日^①。临终时若望在侧。至是若望遂失一强有力之保护人，盖光启殆为当时华人中最开明者，亦为中国最热烈诚虔之天主教徒。光启未死前，曾以若望及一切传教西士托付于朝中重臣一人，其人亦信教者。然皇帝已知爱敬若望；若望因宠遇，传教益力。

①崇禎六年十月初七日，原误作西历十一月九日，今改。

有老中官名若瑟(Joseph)者，曾经若望授洗，若望

赖其力，获入宫禁。一六三二年遂在禁中举行第一次弥撒。一六三一年重要中官受洗者十人，中有庞天寿，教名亚基楼^①，后以忠勇辅卫明末诸王，见称于世。天寿与另一中官名奈莱(Nérée)者，曾延其老母至若望前受洗，先是此二妇曾经丘良厚(第三三传)修士为说教义也。又有一中官名普罗特(Prote)^②者，品行为人所重，因谗被逐出宫，依龙华民神甫为讲说教义人，而开教于其故乡大城县。(上引巴尔托利书，九七二页。科尔达拉《耶稣会史》，五四二页。)利玛竇神甫所创设之天主母会^③，若望更扩而张之，推及于信教妇女。(上引汤若望书，二三九页。)

①钩案庞天寿之授洗人似是龙华民，而非汤若望，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一〇八页。

②此名巴尔托利作 Proto；科尔达拉作 Protus；原误 Protais，今改。案罗马殉教名录九月十一日下与圣亚森特(St. Hyacinthe)并列之中官，似即此人。

③见第九《利玛竇传》。

先是巴伐利亚国诸公爵曾将天主事迹图一册赠金尼阁神甫携来中国，至是若望用汉文附以说明，进呈皇帝，又附蜡质慕阁王(Rois Mages)朝觐像一座，外施彩色甚丽。崇禎皇帝爱之甚，置设御几，许后妃临视。中官若瑟乘机为诸后妃解说，有数人感动，因欲入教；若望许若瑟代为授洗。入教者有三人居后妃位，教名阿加特(Agathe)、烈纳(Hélène)、西奥多拉(Théodora)。(上引汤若望书，二五——三九页。)

皇室信教者一百四十人。当时朝野以为崇禎帝亦有信心，特未敢入教耳。（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〇五页。卫匡国《中国基督教徒数量和素质的简述》，二四、二七页。）

鞑靼势力日盛，渐有进迫京师之势。一日朝中大臣某过访若望，与言国势颠危，及如何防守等事。若望在谈话中言及铸炮之法，甚详明。此大臣因命其铸炮。若望虽告知其所知铸炮术实得之于书本，未尝实行，因谢未能，然此大臣仍强其为之。盖其以为若望既知制造不少天文仪器，自应谙悉铸炮术也。（上引汤若望书，六三页以下。雷慕沙(Rémusat)《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一七页。前引巴尔托利书，一一〇五页以下。）

一六三六年在皇宫旁设铸炮厂一所，若望竟制成战炮二十门，口径之大，有足容重四十磅炮弹者。已而又制长炮，每一门可使士卒二人或骆驼一头负之以行。所需铸炮之时亘两年。（上引汤若望书，六六页。）明朝末帝为奖若望勤劳，赐金制匾额二方，上勒文字，一旌其功，一颂其教。（上引汤若望书，七三页。）

当时除鞑靼外，尚有群盗甚众，进逼京师。崇禎帝见中官多叛去，将士多逃亡，不欲生为群盗得，以三幼子托之一忠臣某，在一树上自缢死，时在一六四四年也。（冯秉正《中国史》，卷十，四九二页。上引汤若望书，七五页以下。）

盗首名李闯(李自成)，陷京师，肆抄掠，然不犯若望 166 之身及其居宅。若望日夜往慰诸教民，不遗一人。（上

引汤若望书，八九页。)

全国官吏未尽降贼也，有吴三桂者率重兵退守辽东。李闯进攻，面三桂杀其父；三桂仍不降，招满洲鞑靼来援。李闯败走北京，焚掠城市而走陕西。(上引冯秉正书，五〇〇页。上引汤若望书，九二页以下。)

诸教徒共劝若望出走，共推一向导，并献一马，促其速离北京，若望不允。强之行，亦严拒不从。盖其以此教区开辟不易，不愿弃之也。况其职在援救不能逃亡之教众欤？教中妇女及幼年贞女皆匿教堂中，宁死不愿受辱。(上引汤若望书，九一页以下。)

当时宫殿寺塔尽焚，惟若望居所无恙，其避匿之所，亦天文仪器及前在陕西所刻书籍印版贮藏之处，火至即灭，盖得天主佑也。若望处此全城尽罹兵燹之时，仍外出慰问援救未死之人。据其记载云：“耳所闻者无非房屋倒塌声，难民呼号声，火爆声，火药炸裂声。北京近类一广大火场。热度之大，昔在城外可以远瞩之大树，叶干尽焦。城外附近植物尽枯死，与严冬荒凉景象盖同。”(上引汤若望书，一〇〇页以下。参看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二，三七页。)

满洲人取此已成灰烬之城，遂在此废基之上建设新朝。(君临止于一九一二年。)新君年号顺治，见城中空虚，不足安插鞑靼部众，乃命城内汉人迁居城外。若望闻讯，立即缮折趋朝启奏。新朝既悉其在前朝曾管钦天监事，礼待之，许其安居旧宅。

已而在一六四五年后，新朝幼帝授若望钦天监监正，

加太常寺少卿衔，此乃朝中一重职也。若望经区长核准后始受职，赖若望之宠遇，可以保护散在外省之教侣，故提及若望之名，可以出龙华民神甫于狱，可以自谪所召李方西(第八七传)神甫还，可以免安文思(第八八传)、毕方济(第四〇传)二神甫之死。

若望受职时曾附以条件，只能管理关于星宿、日月蚀、季候循环等事，至旧历吉日凶日之判别，事涉迷信，则不能为之。若望曾以其意遍函传道会中诸神甫。彼并请免行其官职所系之礼节，盖其不能与教士职分相调和也。所有应得薪给一概不受，前任奢荣一概屏绝^①（聂仲迁《中国历史》，四页。上引汤若望书，第二章。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五年部分。）

①暂时受任高官，同参订涉及迷信历书两点，曾经当时耶稣会神学家之争辩，或以为若望宜辞职，或以为若望宜在位。最后会长奥里瓦(Oliva)于一六六四年四月三日取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之许可，耶稣会士虽在发愿后，亦得为中国官吏及钦天监人员。（布鲁克尔《天主教百科全书》汤若望条，卷十三，五二一栏以下。）

皇太后曾养一皇族女于宫中，将以备顺治帝正宫之选。此女得重疾，群医束手，太后遣一人向若望索药，仅言病者为某大臣女。若望答己非医师，不能治病。侍女固请，乃以一神羔付之曰：“以此物置病者身，祈天主愈其疾。”太后如法治之，其病果痊，越数日宫女数人以赐品资若望，若望拒不受。侍女曰，汝救太后侄女及皇上正宫，

若不受则侮太后矣。若望惊，乃遵汉人习惯受之。（上引汤若望书，一二〇页。）

当时朝鲜国王^①在京师，因识若望，曾过访，而若望亦曾赴其馆舍谒见，冀天文、数理之学赖其输入朝鲜。若望且盼教理浸入王心，乃赠以耶稣会士所撰一切关于宗教之书籍，又赠浑天球仪一具，天主像一幅，并以讲说教义一人囑其携带回国。王曰：“余宁愿延君之欧罗巴同伴一人至国，讲授西学；然不论所遣者何人，将待之如同君之代表。”（上引古伯察书，卷二，三九三页。上引汤若望书，第十二章。）

①钩案：此朝鲜国王应是朝鲜王世子之误。

顺治帝宠眷若望，迥异常格，与长谈时，乐闻其言。若望因请求关于传教之种种恩惠。皇叔阿玛王(Amawang)拟在北京外建一新城，若望请于帝，仍将原有城郭宫殿修复；又请释于俘虏数百；阻止僧人建大庙塔于京师；请勿以帝王独享之尊荣授鞑鞞地域之一著名喇嘛；帝皆许之。

顺治帝品性本良，惟生活放逸，左右不尽端人。若望常献替忠言，帝亦从其言而待之若父，称之曰玛法(Ma-fa)，满洲语犹言父也。帝且欲其谏臣，朝臣之有过失者，命其往训诫之。若望以此职足以使人嫉恨，辞不受，帝不允，由是嫉恨树立，后日不免为怨家所陷。

顺治帝有时语诸大臣曰：“汝曹只知语我以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帝又云：“玛法为人无比；他人不爱我，惟因禄利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反以宠眷自足；此即所谓不爱利

禄而爱君亲者矣。”(上引聂仲迁书,八页。)若望每人覲时,人皆言曰:“若望与主言民疾苦事。”赞词之优有逾此者欤?

顺治帝每有咨询,随时宣召其玛法人宫。并且不拘礼节,常幸天主堂,历览礼拜堂、书房、花园等处,与诸幼望学生及诸传教师叙谈,询其课程,习惯,例规。帝与若望言,历久不倦。

若望乘机进言教理,有时为讲十诫及宗教史略,有时为讲天主受难诸事。上引若望书第十四、十五、十六章记之甚详。帝与若望欢洽,有如家人父子。诸传教师皆祈天,冀帝入教,盼其为一未来之君士坦丁云。

若望致书欧洲,请速派新会士来华助理;他曾获得皇帝许可,会士可以自由入境;帝并降敕许其自由传教。由是新人教者日增,一六五〇至一六六四年,共十四年间, 170 华人受洗者逾十万人。(参看上引古伯察书,四二四页。)

一六五〇年帝赐地一方,建筑天主堂一所^①。堂高大,制逾旧有诸堂,形用拉丁十字架式,中有主祭坛一,侧坛四。壁上书十诫八福及诸信条。堂前悬金字匾额,中为御书,左为第六十六代衍圣公书,右为阁老书,词皆颂扬天主之教。(上引汤若望书,第十八章。)

①御制有天主堂碑记,其文载吉尔切尔(《附图中国志》,一〇五页)和杜宁一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五四年部分)二书中,原文乃帝亲笔,多表彰公教语,嗣经文臣改纂,仅余赞扬若望之文。〔鲁日满(Rougemont)《鞑靼中国史》,一五三页以下。〕

171 先是阿玛王擒永历太后烈纳 (Hélène) 及其他妃主送京师, 锢居一处。永历太后最后诸年, 常经若望慰问。帝室有一幼年儿童曾经受洗者, 若望曾为之预备善终。荷兰国及莫斯科 (Moscovie) 大公所遣入觐使臣, 若望曾为之担任翻译^①。

①一六五六年莫斯科大公是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 (Alexis Michae lowitch), 使臣名未详。荷兰国使臣名杯突高啮 (郭佑) (Pierre de Goyer) 和若诺皆色 (Jacques de Keyser), 一六五五——一六五六年 [纽霍夫 (Nieuhoff) 《教会东方联合省遣使中国记》, 二〇三页], 坎彭 (J.V. Campan) 和诺伯尔 (C. Nobel), 一六六一年, 荷恩 (Van Hoorn), 一六六四年。

帝赐若望号曰通玄教师^①, 又在一六五一年赐封若望祖父母、父母官职^②。后又降诏, 以若望效力年久, 原无妻室, 不必拘例, 其过继之孙着人监肄业, 盖异数也^③。

①钩案: 后避讳改通微教师。

②诰封用满、汉文, 现藏根特城大学及布拉格、柏林、里昂等城图书馆。诸诰封译文见上引汤若望书, 三四七页以下。

③南怀仁《熙朝定案》载有一奏疏, 涉及若望之义孙。其人名汤士弘, 原姓潘, 曾为钦天监员, 足证若望有子之诬。诬其有子之说, 盖出于枢机员铎罗 (de Tournon) 之书记安格里塔 (Mareel Angelita)。一七五八年安格里塔死后, 其说始布。据云: 若望晚年不与同会士往来, 在赐第中蓄有一妻, 生二子。乃

在礼仪问题辩论之中，若望之敌未见有一人举此事，而在诸会士中，亦无有人在私函中提及此事，足证其出于安格里塔之臆测也。案若望义孙乃其门下潘尽孝子，其人盖姓潘。同会士在一六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信札中曾言尽孝颇见信用。若望临危时曾言其对尽孝过于宽容，致有取其子为继孙事。此固为若望之一缺点，然距诬罔之说远矣。布鲁克尔神甫在《天主教百科全书》汤若望条中（卷十三，五二二页以下）曾将关于此事之一切未刊文件节录刊布。此种文件又经同一著者在一九〇一年七月五日巴黎《研究》六四页以下《今昔之公教传教师》一文中完全征引。安格里塔之记录曾经前嘉布遣会会士诺尔伯特（Norbert）采入《关于宗教与耶稣会士事件之历史纪录》第四册中。后又重载于枢机员铎罗之《历史纪录》（威尼斯，一七六一年，卷一，二〇九页。）

不幸帝宠爱一幼年嫠妇逾常，此妇诱其不信正教，不理国政，而迷信佛说。此妇有一子，帝许此子将来承继大位，不意此子夭殇，而此妇亦逾六月死。顺治帝悲甚，172得疯疾，已而发热甚剧，至于大渐。（上引汤若望书，二九九页以下。上引鲁日满书，一四二页以下。）

帝临危时，若望仍上疏固谏，并感谢恩遇。顺治帝览疏，感激泪下，谢若望，复回首呻吟曰：“朕诚有过，然今悔已晚，朕疾已不治矣。”一六六一年二月六日驾崩。

帝未崩前，召诸重臣议，拟传位于其长兄。皇太后不许，诸臣未尽附太后意。太后乃召若望决之。若望称诸173

国传世之法，皆父死子继。帝由是立皇二子为皇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皇太子年幼，命大臣四人为辅政大臣，凡要政皆取决于皇太后（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六一年部分。）

先帝既崩，新帝继位，依例须祀天。钦天监正亦在陪祀之例。若望以其教无此礼，请与同教人祀于天主堂中。（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六一年部分。上引汤若望书，三三五页。上引鲁日满书，一五八页。）

辅政大臣等初尚敬重若望，授以少保之号。郑成功^①子经抗满官兵，朝命（一六六三年）削平沿海一带诸城，澳门亦在削平之列，若望同刘迪我神甫（第一〇二传）历陈澳门有功于国，葡萄牙人遂免驱逐。是为若望对于宗教之最后功绩，盖若望表面虽受优遇，奈积怨已深，风波
174 将起矣。（上引鲁日满书，七三页以下。）

成功，芝龙子，世称为国姓爷者也。芝龙泉州南安县贫户子，幼至澳门入教受洗，教名尼古拉斯（Nicolas）。为人聪敏干练，经商而致富，多有海舶，初与盗为敌，后自为海盗。取一日本妇人生成功，成功幼年或偕西班牙人至马尼刺，或偕荷兰人至台湾，然从未受洗。品性与其父同。满人杀芝龙后，成功往来海上，抄掠沿海诸城，至入长江围攻南京。一六六二年二月十二日夺台湾于荷兰人手。同年七月二十三日死于台湾。关于成功事迹，可参看上引鲁日满书，第一编。

先是顺治末年有人散布谤书攻击天主教，诸神甫不

以为意。至是满、汉、佛、回、儒士合谋欲将天主教名屏绝于中国之外。其首领吴明烜，回回历官，曾经若望援其死，乃忘恩，受礼部尚书某之嗾使，而与若望为敌。更有中国士人名杨光先者，徽州人，聪敏狡诈^①，一六六四年上疏攻讦天主教与诸传教人。诸辅政大臣不喜天主教，且有与若望为敌者，遂可其奏。

①关于杨光先者，可参看上引聂仲迁书，三五——四六页。

其后不久拘捕诸神甫问罪，时在京神甫被拘者四人。并命将全国诸传教士拘送来京；禁华人奉教，时在一六六五年一月四日也。夺若望诸职，与南怀仁（第一二四传）、利类思（第八〇传）、安文思（第八八传）三神甫镣铛入狱。信教官吏五人皆拿问待罪。

若望被劾之款凡三：（一）邪说惑众，不合中国忠孝礼法；（二）潜谋造反，聚兵械于澳门；（三）历法荒谬，采用足为中国羞。（上引杜宁一茨博特书，一六六三年部分。上引聂仲迁书，九三页以下。） 175

诸人对此三款皆答辩甚详，而对于第三款剖析尤力^①。然无益也。问官已有主见，案已早定，对于答辩皆若充耳不闻。此七十四岁高年老人身患痿痹，口不能言，跪地受讯，如同罪人，见之诚可悯也。南怀仁为之代辩，冀代为受难，然终不免断若望劓罪，至信教之中国官吏，则拟处斩，诸传教师押解出京。

①此事亦无足异。当时欧洲天文学与传教师之莅华，皆有相连之关系。若无天文，则并传教之事亦无矣，

后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刘松龄 (Hallersten) 神甫书札犹云：“艺术在朝廷固为人所喜，然天文、历算尤有功用，而不可须臾离也。”百年以后情形尚且如此，当时诸神甫对于历算力为辩护，其故不难知之，殁于一八三八年之毕学源 (Pires-Pereira) 主教得留居北京者，亦赖其数学家名义有以致之。

中国信教官吏五人遂被斩决，妻子流放鞑靼地域。诸人作数次告解后，安然受刑。（上引聂仲迁书，一七五页。）其余拟处罪刑诸人，幸遇天变获免，盖时有彗星见，地大震，火灾及其他灾害继起。既见上天示惊，始知诸神甫无罪，乃开释诸神甫，除若望外，俱遣发广东^①。

①外省教士拘送北京者共三十人，内方济各会士一、多明我会士四、耶稣会士二十五。留京者仅四人，其名列下：（参看上引鲁日满书《序言》。

利安当 (Antoine de St.-Marie)，西班牙人，方济各会士。科罗纳多 (Dominique Coronado)，西班牙人，（钩案此人原名闵明我。）一六六五年五月九日殁于狱。

纳瓦莱特 (Dominique Navarrette)，钩案：即前一闵明我，西班牙人，后一闵明我乃意大利人，盖顶替其名者，参看第一三五传注^①。

萨尔帕特里 (Dominique Marie Sarpetri, St.-Pierre) 西西里人。

略纳尔多 (Philippe Leonardo)，西班牙人。以上四人皆隶多明我会。

汤若望(留北京) 聂伯多 郭纳爵 利类思(留北京)

李方西 刘迪我 汪儒望 穆格我 毕嘉 张玛诺
 柏应理 恩理格 殷铎泽 何大化 金弥格
 潘国光 安文思 陆安德 瞿笃德 成际理
 穆迪我 洪度贞 南怀仁(留北京) 鲁日满
 聂仲迁

辅政大臣以汤若望罪案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太皇太后览奏不悦，掷原折于地，责诸辅臣曰：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而欲置之死地耶？遂命释放。（上引冯秉正书，卷十一，一〇二二页。）多明我会中国区长利西(Victorius Ricci)一六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信札述此案甚详，此信札刊在缪尔(Christ Von Murr)之日记中。（载《艺术史和一般文学日志》，卷七，二五二页以下。）

若望遂脱锁链，被释出狱，听其回堂。教内外人争往慰之。诸辅政大臣与礼部恚甚，封闭教堂，取御赐碑文碎之，命若望、怀仁与利类思、安文思二人同居一处。（上引杜宁一茨博特书，一六六六年部分。）

若望自知死期已至，作末次书札致诸会士，请恕不足为诸人模范之罪。（阿勒甘布《作家书目》，三九八页以下。）若望虽受诬，实光荣，于一六六六年圣母升天日弃世。

吾人得视若望为中国传教会之第二创建人。盖公教在前朝受恩宠，并得南明王朝诸王之爱护，得畏新朝之加罪也。若望虽不忘明帝恩，然视教务尤重，所以不惜迎合新主之心，遂获得顺治帝之爱敬。外省诸传教师赖此得不受内讧外侵之害。能维持教务于不坠，盖若望之功也。

若望熟习天文、历算，并谙练华语，与利玛窦神甫同，皆为其他欧罗巴人所难及。其临事镇定，遇难坚忍，亦与玛窦同。置身于一外教及腐败之朝廷中，仍以学识勤劳温和无私受人钦敬，是皆不可及也。

兹引一事，以例其余。孙元化、张焘^①二人失机下狱问斩，若望不惜矫装作煤夫负煤入狱，而聆其告解。〔帕特利格纳尼(Patrignani)《耶稣会殉教者传》，卷三，一三五页。上引聂仲迁书，三二二页。〕

①元化教名纳爵(Ignace)，焘教名米切尔(Michel)与张赓子张识教名同。焘与孙学诗合撰有《西洋火攻图说》，曾经伯希和在一九二六年《通报》一九二页中指出。

178 若望撰述以关于天文、光学、几何者居多，皆在一六三五年前修历时刻于北京。中有数种曾经徐光启校订。惜吾人所知未广，有若干编言之未能详也。

(一)《进呈书像》。是编乃进呈天主事迹图及慕阁王朝觐像之说明书也。参看《通报》一九三二年刊一一五及一一六页伯希和说；《正教奉褒》三版十九页；《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一卷一九五页。

(二)《主制群征》二卷，一六二九年初刻于绛州，乃勒西乌斯(Lessius)之《论神的智慧》和《论灵魂不灭》两书之译文。若望仅译第一卷，卫匡国神甫接译第二卷，参看本书第九〇传匡国书录。(参看索特威尔《作家书目》，三九九页。卫匡国《中国基督教徒数量和素质简述》，XXXIV页。据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七四一栏)说，若

望亦译有勒西乌斯(Lessius)之《论至善》，盖误读索特威尔及卫匡国二人之书。若望撰译实无是本也。

(三)《主教缘起》四卷，一六四三年刻于北京。近见有一新刻本，阙标题。

(四)《真福训诂》一作《真福经典》一卷，刊刻年月处所并阙，盖言八福之书也。

(五)《浑天仪说》五卷。

179

(六)《古今交食考》一卷，一六三三年刻于北京。

(七)《西洋测日历》一卷。一六四五年若望奉阿玛王命修历，第一历本，拉丁文标题作《奉旨按西洋新法修订之历书》(或《西洋新法历书》)，汉文标题未详。满人得此本甚喜，以之颁行全国。先是若望曾上疏奏，言旧历所裁时、日、吉、凶等事非彼所能测，故将迷信四十条，屏于历本之后，按后列第十号书或即此本。(上引杜宁一茨博特书，一六四五年部分。)

(八)《学历小辨》一卷。

(九)《民历补注解惑》一卷，一六八三年南怀仁神甫刻于北京，首有监官胡某邵某二人序。若望又曾参订《钦定七政四余万年书》。(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〇三页。)

(十)《新历晓惑》一卷，参看第七号书。

(十一)《大测》二卷。

(十二)《远镜说》一卷，一六三〇年刻于北京。

180

(十三)《星图》，参看第二十六号书。

(十四)《恒星历指》四卷。

(十五)《恒星出没》二卷。

(十六)《恒星表》五卷。

(十七)《交食历指》七卷。

(十八)《交食表》。

(十九)《测食说》二卷。

(二十)《共译各图八线表》。

(二十一)《测天约说》二卷。

(二十二)《奏疏》四卷。

(二十三)《新法历引》一卷。

(二十四)《新法表异》二卷。

(二十五)《历法西传》。

(二十六)《赤道南北两动星图》，克拉普罗特 (Klaproth) 《克拉普罗特藏书目录》一八三页引之。疑即第十三号书之别一版本。

(二十七)《西洋新法历书》三十六卷，徐光启、汤若望、罗雅谷等合撰，刊刻年月处所并阙。要在一六三三年光启去世之前。其子目列下：

甲、《日躔表》二卷，罗雅谷撰。

乙、《月离表》四卷，罗雅谷撰。

丙、《交食表》九卷，汤若望撰。

丁、《五纬诸表原叙目》十一卷，罗雅谷撰。

戊、《五纬表》十卷，罗雅谷撰。

一六四五年若望进呈顺治皇帝之历书，而顺治皇帝因废回回历，而用西历新法，疑即是编也。（上引冯秉正书，卷十一·六一页。）

(二十八)《汤若望及主持钦天监工作的耶稣会士书信所提供的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弗雷西(Jean Foresi)出版，二六七页，八开本，一六六五年。是编止于一六六一年顺治皇帝之崩，其中颇有异闻，而顺治宠眷若望之事亦散见焉。

(二十九)《一五八一——一六六九年耶稣会士在中国创建与发展教会史》，弗雷西另出增订本，三九三页，十六开本，一六七二年，是编止于杨光先之狱，附件三：(1)《一五八一——一六六九年中国教务情况简介》；(2)《三十位神甫名册》；(3)《异象录》。(1)(3)两件并出殷铎泽神甫(一二〇传)手。以上二条皆经裴化行(H. Bernard)和凡·赫(Van Hée)二神甫改正。(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八七七栏。)

(三十)《崇一堂日记随笔》一卷，一六三七年刻本，王徵辑。

(三十一)同上第二十七号书注，二六〇页谓若望上疏甚多，顺治帝选其中七十件下部议。

(三十二)上罗马书言中国编年事。缘有传教师数人以中国编年载尧在纪元前二三五七年即位，虽得与七十子希腊文《圣经·旧约》之计算合，然与圣经之说异。若望因上书询问耶稣会长。一六三七年得答书，称中国纪年可用，惟必须一致，且称勿使华人知其编年已有证明，而经教会决定云。(宋君荣《论中国编年史》，一八三页。)

(三十三)通知中国传教会诸神甫书，辩解历书附载迷信及本人出仕事，见《某些神甫和教友对中国新历的

看法》，北京，一六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四页，四开本。国立图书馆藏稿本，法国，第 9173 号。（布鲁克尔《天主教百科全书》汤若望条，五二三页。）

（三十四）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七〇七栏以下）引有若望未刊著作数种，如《关于争议问题的答复》，（作于一六二八年十一月八日，反对中国礼仪。）《上顺治皇帝奏疏》，一六四四年。（作于一六六三年，拉丁文。）

（三十五）艾儒略《四字经》（第三九传十七号书）要略。（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二四九号。）

（三十六）《则克录》三卷，焦勛纂，赵仲订，首题一六四三年阴历四月；一六四七年《海山仙馆丛书》有重刻本，上中二卷别题《火攻掣要》。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存杂志》有徐景贤提要。并参看《通报》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二页伯希和撰文。

五〇 费玛诺^① 葡萄牙人

一五八九年生——一六一〇年入会——一六二二年
至华。

费玛诺 (Emmanuel de Figueredo) 修士生于葡萄牙之拉莫戈 (Lamogo)，一六一八年偕金尼阁神甫至中国。一六二二年抵澳门，自一六二二迄一六五〇年间为看护士，兼理中国副教区俗家事务，凡二十八年。

① 钧按：原阙汉姓名，费玛诺是新译名。

一六五五年，尚在澳门学校为闾者，余无考。

五一 黎若望^① 葡萄牙人

183

一五八六年生——一六〇_十 入会——一六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华——一六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为在俗辅佐人——歿于安南南圻。

黎若望(Jean Melchior Ribeiro) 修士出生于葡萄牙之布拉冈萨(Bragança)教区, 偕汤若望神甫至中国, 任看护士若干时。若望居华不久, 即于一六二四年被派往安南南圻; 一六三〇年尚在其地。已而为日本区长伴侣十四年, 又为澳门中国传教会会计员五年。一六五四年尚存, 后复还南圻歿。

①钩案: 此人原缺汉姓名, 北平图书馆藏钞本西名作 Belihior Ribeiro, 汉名作黎伯度, 则原名应是 Pedro Ribeiro, 殆与第二二传之黎宁石同名矣。疑误, 今暂从费赖之著录之西名译作黎若望。

五二 嘉尔定^① 葡萄牙人

一五九五年生——一六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入会——一六二三年至华——一六五九年四月三十日歿于澳门。

嘉尔定 (Antoine François Cardim) 神甫一五九五

年出生于维亚纳城，即是久拟晋为真福之嘉尔定（Jean Cordim）神甫之弟也。一六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其兄同入会。志愿传道远方，乃取印度宗徒之名而自名曰方济各。一六一八年力请获准，偕日本主教瓦伦斯（Valens）同舟东迈。在果阿完成其神学，授司铎，于一六二三年蒞澳门，拟赴日本。唯此传教区之道路遏绝，遂于一六二三年至一六二五年在广东省服务。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嘉尔定是新译名。

一六二六——一六二九年间在暹罗凡三年；旋重还澳门，于一六三一年赴安南北圻（东京），继又重赴暹罗；
184 曾欲入老挝而未能，遂又还澳门，为修院教习三年，任该校校长四年。一六三八年被选为代理人，代表日本教区而赴罗马。居欧数年，于一六一四年又重附东迈。舟行至非洲沿岸距莫桑鼻克二十哩之海中遭海险，旋赴果阿，转赴澳门。在途被荷兰海盗劫持约三年。终抵澳门，歿于一六五九年四月三十日。

传教广东省两年之详细情形未悉，而其余年与中国传教会无涉，兹略。其撰述涉及中国传教会者亦只一种。

（一）《日本殉教者赞词》，四开本，罗马，一六四六年。附图八十七。

（二）《驻日本帝国修士与世修殉教者名册》，四开本，罗马，一六四六年。

（三）《日本皇帝仇教，葡萄牙四使节及随员殉难》，四开本，罗马，一六四六年。

（四）《日本教省报告》，八开本，罗马，一六四五年。

是编曾经马绍特(de Machault)神甫转为法文同年在乔尔纳伊(Journai)城刊行。内容有关系海南岛、澳门、南圻、北圻、老挝等处传教会事,当时诸区皆隶日本教区也。

(五)《耶稣会在光荣的日本教省叙事诗》,四开本,钞本。补注云:是编不复为钞本,业于一八九四年在里斯本国家印刷局出版,八开本。

五三 罗历山^① 法兰西人

一五九一年三月十五日生——一六一二年四月十四日入会——一六二三年至华——一六二六年发愿——一六六〇年十一月五日歿于波斯之伊斯法罕。

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神甫不属中国传教会,仅在广东省传教数年,与嘉尔定神甫同。出生于阿维尼翁城,肄修后赴罗马肄业。原被派赴日本,曾于一六二三至一六二四年间在澳门等待机会一年有半,然无机可乘,视察员马托斯(Gobrial de Mattos)遣之赴安南南圻。居南圻十八月,于一六二二年重还澳门。次年赴安南北圻,留居至一六三〇年。是年被安南国王驱逐,重蒞澳门。一六四〇年赴菲律宾。一六四二年重被派至南圻。后还澳门两次,附舟还欧洲。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历山乃新译名。

中途被荷兰人虏而投诸巴达维亚狱中,已而获释,历

印度、小亚细亚而至罗马，旋归法国，参加建设外方传教会事。及聚集会士甚众，遂于一六五五年被派至波斯，建设新传教会。一六六〇年歿于伊斯法罕城。

当其在—六三〇年至—六四〇年居留中国时，曾竭力劝化华人人教。其记有云：“在华传教诚不如南圻之易。考其原因，一因我语言未熟，虽解华语而不善华言。次因华人傲慢，自信为世界最优之人。虽然经我劝化之人已逾千矣。”（罗历山《旅行与传教》，三七页以下。）

其遗著甚多，然皆间接关系中国，兹仅著录数编于后：

（一）《安南文葡萄牙文辞典》，四开本，罗马，一六五一年。

（二）《慕道者八日要理》，准备受洗者八日应学的教会基本道理，四开本，罗马，一六五一年。是编每页双行，一行拉丁文，一行安南北圻文。有暹罗文译本。

186 （三）《安南东京传道成绩报告》，四开本，罗马，一六五〇年，有拉丁文译本及法文译本。

（四）《耶稣会士五人在日本受难记》，八开本，巴黎，一六五三年。

（五）《交趾支那传道人安德肋光荣殉难》，巴黎，一六五三年。安德肋是在此新开教会第一个为耶稣基督流血牺牲者。

（六）《旅行与传教》，巴黎，四开本，一六五三年；八开本，一八五四年；书分为三编。记罗历山神甫在中国和东方诸国游历传道及从波斯、亚美尼亚返欧事。

(七)《罗历山神甫游历传道摘要》，这是前书之节本。

(八)《日本教区耶稣会士一六四九年传教诸国纪录》，八开本，巴黎，一六五三年。

(九)《波斯国耶稣会士传教纪录》，马绍特神甫刊行，八开本，巴黎，一六五九年。

(十)《安南和安南东京语简介》，四开本，罗马，一六五一年。

(十一)《一六四一年致耶稣会长书》，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一〇六页)曾节录此书。

五四 伏若望 葡萄牙人

一五九〇年生^①——一六〇八年入会——一六二四年至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发愿——一六三八年七月十一日歿于杭州。

伏若望(Jean Froes)神甫字定源，葡萄牙之波塔累格里人。一六一八年同金尼阁神甫东迈，居果阿二年，任誓愿修院教士。一六二四年得遇机缘，偕罗雅谷神甫入中国。初派至杭州肄习语言。似儿在杭州终其生，惟屡赴江南、浙江两省诸城镇传教而已。任道长九年，修院教习二年。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五八八年，此与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著录之年同。兹从一六二六年名录作一五九〇年。据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二九

栏),其出生年为一五八一年,入华为一五九八年。

若望品行纯洁,善演讲,守苦行,待人温和,虽教外人亦甚敬之。其同伴郭居静神甫(第十五传)得疾,似垂危,若望为之预备棺木。孰知居静疾渐愈,而若望病不起,死于一六三八年七月十一日,即以其为居静预备之棺木殓之。

教众哭临八日;送葬者二百人,葬方井南;出城时,守城之人虽不在教亦跪拜致敬。(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第一一一七页。)

若望熟练中国语文,遗著有三,皆刻于杭州:

(一)《助善终经》,土山湾曾重刻数版,(一九一七年书目四六四号)。

(二)《五伤经礼规程》。

(三)《苦难祷文》。

(四)索特威尔引有《帮助临死教友》;汉文标题作《善终助功》,是编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新藏编二七六八号之一卷本疑为同本,亦即本传第一号书也。(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第二页。)

五五 罗雅谷^② 意大利人

一五九三年生^②, ——一六一四年入会^③ ——

一六二四年至华——一六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发愿——一六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歿于北京。

罗雅谷(Jacques Rho)神甫字味韶,出生于米兰,旧贵族之裔也。其父以考据及文学有名于当时。雅谷幼年资钝,习文法,成绩不佳,研究哲学神学,亦同常人,惟对于数学敏慧异常。毕业修院后,在故乡教授数学,迥异余子。(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九五)其兄若望曾被派往中国传教,未能与金尼阁神甫偕行,雅谷自请代往。一六一七经枢机员伯拉尔明(Bellarmin)授司铎,已而在果阿完成其神学,遂于一六二二年抵澳门,待机进入内地。

①雅谷亦作雅各,然据旧抄本、北平图书馆藏钞本、明史卷三二六,并作雅谷,今从之。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五九〇年。

③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一六年。

当是时也,有荷兰军舰十七艘,辅以英吉利军舰四艘,进围澳门。荷兰海军统帅赖益崇(Kormlis Van Reyerszoon)率部众八百人登陆。时葡萄牙人居留地形势坚固,三面傍海,有堡垒,置炮以守,一面与大陆接近,进攻之地,此方最为利便。所以荷兰统帅决定由此进兵。

六月二十五日登陆者八、九百人,携毛瑟枪及炮二门,进向澳门城,破其前哨。攻者自以胜券可操,不守行列,奔向堡垒。会雅谷在学校附近山岗上发现旧置之炮四门,待敌近,发炮击之,荷兰人大骇。同时城中集葡萄牙士卒、印度人、非洲人,将率其兵,主率其奴,分数队出城奋击。荷兰人弃其兵械,仓促奔还舟中。(马尔克《澳门大事报导》,五七页)死者六百,余众三百,未及登舟。有

大舰二号炮击城垒，而葡萄牙人用手榴弹及其火器还击，沉敌舟。先是华人不许葡萄牙人筑城，自是以后始许葡萄牙人筑城以守。（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七页。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七四四。）

雅谷待机二年，于一六二四偕高一志神甫同赴山西传教，并从一志学习语言。如是五、六年，虽有疾，终未懈怠。雅谷曾云：“我腿足不良于行（缘其患风湿疾），尚无碍也。幸天主尚为我保存两手与舌，赖以劝化偶像教徒；赖有此手能作书，传布教义于中国全国，我足不能履之地。”（同上引巴尔托利书，一一〇〇页以下。）

一六三〇年与汤若望神甫同被召至京师修历，一切艰难及成功，雅谷皆与若望共之。彼等为此所受之长期辛苦，颇难一一笔之于书。日夜观察恒星之距离，测算其方位。不但刊刻书籍，制造仪器，进呈皇帝，而且须对于诸大臣之毁谤予以答辩也。二神甫虽经此种困难，竟能于一六三四年将所撰天文、历算之书一百三十七卷进呈御览。崇祯皇帝甚悦，虽有士夫谗谏，不为之动，下诏。自是以后历书改用西洋算法。（见本书《汤若望传》。同上引巴尔托利书，一〇九五页。）

190 雅谷未能久享此光荣成绩，于一六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徒得疾死。其得疾之促，邱良厚修士（第三三传）仅及以受难十字架付雅谷吻之。

雅谷卒后，教中之中官宫女官吏等欲盛其葬仪，龙华民神甫始而拒之，终因彼等力请，许之。（同上引巴尔托利书，一一〇一页），葬于滕公栅栏利玛窦神甫之侧。汤

若望神甫云：“其为人也，高尚慈祥，视祸难艰苦如无物。”
（《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二七页。）

其遗著甚多，皆属宗教历算类：

（一）《哀矜行论》三卷，一六三三年北京刻本。一八七三年及一八七七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第一七四号。）

（二）《斋克》二卷。

（三）《圣记百言》一卷，一六三二年北京刻本。土山湾重刻数次，（一九一七年书目第四〇〇号）。

（四）《天主经解》一卷，一六二八年绛州刻本。

（五）《圣母经解》一卷，一六二八年绛州刻本。

（六）《求说》一卷，似在一六二九年初刻于绛州，后有一六七六年北京刻本。

（七）《周岁警言》一卷。

（八）《圣母行实序》，参看第二十六《高一志传》。第二号书。

（九）《测重全义》十卷。伟烈云：首先以纳白尔（Napier）之算法^①输入中国者，盖为罗雅谷神甫。一七四四年戴震撰《策算》，即本是编。（参看威礼《中国文献注释》九八页。）

①钩案：纳白尔（Napier 或 Neper）男爵，苏格兰人，乃发明对数表者。

（十）《五纬表》十一卷，参看第四九《汤若望传》第二七号书，第四六《邓玉函传》第一号书。

（十一）《五纬历指》九卷。

(十二)《月离历指》四卷。

(十三)《月离表》四卷,参看第四九《汤若望传》第二七号书,第四六《邓玉函传》第一号书。

(十四)《日躔历指》一卷。

(十五)《日躔表》二卷,参看第四九《汤若望传》第二七号书,第四六《邓玉函传》第一号书。

(十六)《筹算》一卷。

(十七)《黄赤正球》。

(十八)《历引》一卷。

(十九)《比例规律》一卷,一六三〇年北京刻本。

(二十)《日躔考昼夜刻分》。

(二十一)《人身图说》二卷,参看第四六《邓玉函传》第二号书^①。

①钩案:原误列《天文历法图师》,应删,而雅谷有《人身图说》未经本书著录,特补志于此。

(二十二)书札二件,一写于海上,言航行事,一作于果阿,述印度事,八开本,米兰,一六二〇年。

(二十三)《耶稣会士罗雅谷神甫书信抄本(一六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寄自东印度果阿)》,四开本,奥格斯堡,一六二二年。

(二十四)《三位可敬耶稣会神甫论印度种族》,四开本,奥格斯堡,一六二〇年,一——二八页。是集载有雅谷信札五件,皆作于一六一八年。

(二十五)据毕嘉神甫(第一一八传)一手写本,雅谷在一六二三年撰有一书,题作:《证实利玛窦的不同见解与在华耶

稣会士的行径》(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七一—一七二栏。)

五六 卢安德 立陶宛人

一五九四年生^①——一六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入会——一六二六年至华——一六三二年九月五日歿于福州^②。

卢安德(André Rudomina)神甫字磐石,立陶宛之贵家子也。年二十四,既卒業,与一贵家幼女订婚,婚之日忽得感应,不别家人宾客而至威尔纳(Wilna)城,请入修院练习。一六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入院,开始以德行见称于时。其仆从某随入院。安德于厨下见之,而语之曰:“亲爱教友,已往在俗之事,愿彼此互相忘,各执其事可也。汝在此可以指挥我,而我应服从。盖我既因爱天主而开始,决终身如是也。”(阿勒甘布《作家目录》五六页。)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五九六年。

②据比札诺斯基(Biezanowski)神甫撰《蒙辛斯基(Mensinski)传》所引蒙辛斯基之一信札,谓安德歿于一六三一年。

安德在威尔纳时,人以天使别号奉之。习神学毕,赴罗马,勿感梦与圣方济各同,遂请派往中国传教。一六二四年附舟至果阿,以无比之热忱看护病人及俘虏,并举

行圣礼。一六二六年至澳门。

初赴福州，为艾儒略神甫(第三九传)之伴侣。旋得急性肺疾，澳门会团长召之赴澳门学校养疾，然安德不从，宁愿殉其职。

由是静以待死。曾预告儒略，谓其死时儒略必不在侧，当以灵感应之。

一六三二年九月五日，儒略距福州一日程，夜半后二时，忽睹光亮，迨至忆及安德预言时，光始灭。安德适于是日是时歿于林本笃神甫(第六八传)怀抱中。葬福州北门外一小山下，教众为之建立一美丽礼拜堂，并以白石建立碑文云。(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九七六页以下。)

遗著列下：

(一) 安德在赴华前，曾用波兰文撰有《在华耶稣会士卢安德神甫已往受统治者抬举，如今因有声望遭受味尔嫩(Wilnensi)耶稣会士的磨难》，四开本，威尔纳，一七三八年。将下一著作译为波兰文：《统治者的更替、消亡，他们因若望·柯基(Joan Chokier)获永生》，四开本，克拉科威，一六五二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二八七栏以下。)

(二) 《口铎日钞》八卷，一六三〇年辑于福州；一六七二年及一九二二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第一四四号)。是编乃艾儒略、卢安德二神甫语录，所言不仅发挥教义，兼及科学。前有李九标、张贻、林一僂序。——钧案今所见上海慈母堂重刻本，凡八卷，前有

总目。五卷以后皆注有嗣刻二字，则随录随刻，初刻本或仅四卷。所记儒略、安德语，始崇祯三年（一六三〇）正月，终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五月。九标小引后题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则全书之汇集当在一六四〇年以后。

（三）余在一汉文手钞本中见有二图亦出安德手：
（甲）《十八幅心图》，土山湾常有刻本。

（四）（乙）《十幅勤怠图》。

五七 庞类思 葡萄牙人

一六〇七年生——一六二七年入会——一六三〇年六月十七日歿于杭州。

庞类思(Louis Gonzalez)修士字克己，生于澳门，父 194
葡萄牙人，母澳门人。童年即有恶恶怜贫之心。每见贫人辄施舍，严冬时至脱己衣而衣之。善演讲，守苦行，持己虽严，待人则慈善温和。

在学校初级肄业完毕，即请入会，时在一六二七年也。初派至杭州，从伏若望神甫(第五四传)习修士业，并肄习语言。颇善劝导志愿受洗人及新人教人，甚谦卑，虽贱事亦不惜为之。后得暴疾死。澳门人皆云：“澳门人脱有加圣谥者，幼年修士庞类思当为第一人。”（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九七六页以下。）

五八 费藏裕^① 葡萄牙人

一六〇四年生——一六二七年入会——一六二七年入内地——一六四八年为在俗辅佐人——
歿于一六六三年前。

费藏裕(François Ferreira)修士字尔归,生于澳门,父葡萄牙人,母华人,几以讲说教义人终其身。一六三〇年至一六三四年间与傅汎际神甫(第四五传)同在西安府。一六四二年开封之围,汎际遣之往援费乐德神甫(第四七传)。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〇年间与卫匡国神甫(第九〇传)同在杭州。一六六三年名录无其名^②。

①原缺汉姓名,据北平图书馆藏钞本补。

②据布鲁克尔(《传教区记实》)说,歿于一六五二年。

五九 徐复元 中国人

一六〇〇年生——一六二七年入会——一六二七年入内地——一六四〇年七月二十日歿于北京。

徐复元(Christophe Siu)修士字善长。据北京墓碑,知其人生于广州,一六二七年入修院,似与庞类思费藏裕同时在杭州习修士业。

〔附〕 戈泰思^① 西班牙人

一五七八年生——一五九五年入会——一六二九年歿于马尼刺。

戈泰思(Adrien de Las Cortes)神甫阿腊贡地方人，传教菲律宾之米沙鄢群岛。一六二七年被派赴中国，在中国海岸遭海难。海岸居民夺其舟，尽掠泰思及其同伴之衣物。泰思流离诸省，百物皆缺，常受人侮击，待遇如同盗贼。越两年歿于马尼刺。

泰思生于一五七八年，于一五九五年入会。

①钩案：原缺汉名，戈泰思是新译名。

泰思曾将经历及一切见闻笔之于书，书题曰《中国之面貌》(大英博物馆藏手稿；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四八七栏以下。)

六〇 班安德^① 葡萄牙人

一五六九年生——一五九四年一月十四日入会——一六二八年至华——一六三五年四月四日歿于澳门。

班安德(André Palmeiro)神甫，里斯本人，曾在科英布拉学校教授古典学六年，哲学四年，神学十二年，颇有声于时。继为布拉加学校校长，后于一六一七年赴印 196

度。历任马拉巴尔中国日本诸教区之视察员；又任果阿马拉巴尔教区区长八年。

①钩案：原缺汉译名，班安德是新译名。

一六二七年为中国视察员时，谋入中国内地，曾在广州舟中藏伏二月。既而得良机，遂赴嘉定，蒞前任视察员骆入禄①（第二四传）召集之会议。此会乃因讨论中国礼仪、上帝或天主名称等问题而召集。与会者传教师十一人，徐光启、杨廷筠及进士 Zénon, Ignace（此二人中国姓名不详。——校者注）等皆列席②。安德以为欲判断中国之事物，须亲历而目击之，遂决赴北京。其行程屡遭险阻。已而命高一志神甫代往视察较远之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其余诸省则亲往巡历。一六二九年十月还澳门，作报告书致耶稣会会长。

①钩案：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作骆尺禄。

②一六二九年时安德命将此事重加讨论。一六三三年又在江西开会，曾德昭神甫曾蒞会（《论中国礼仪》，致一名人书信，二四九页。）

其报告书始言诸传教师之合衷共济：“我曾见彼等心中毫无芥蒂，感情亦甚融洽，相处如同挚友。此传道会中固有意大利、葡萄牙、德意志、佛刺明、波兰等国籍之别，然诸人从未存有爱本国逾于他国之心。至若对于意见纷歧久议未决之问题，虽意有不合，然在寻常交际中，从未表现有之。此诚不可思议之事也。”（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八九八页）安德旋主张必须常与官吏相过从，赞成三十年来习用之士夫风俗。（同上引巴尔托利书）

一六三一年重返安南南圻，未行时命在海南岛中重立教

会，次年教会成立。最后复还澳门而歿于一六三五年。
 (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一二一页)临危时有一神甫问
 其是否感有痛苦，安德答曰：“只有一苦，即不能代耶稣
 基督死于火中。”(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葡萄牙 197
 文版，卷一，三二一。)

六一 郭玛诺^① 马来人

一六〇二年生——一六二八年入会——一六二
 八年入内地——一六四四年歿于江西。

郭玛诺(Emmanuel Gomez)修士生于澳门，父巽他
 岛马来人，母华人。终其身作为讲说教义人。一六三〇年
 肄修毕，初至福州，继至绛州，与高一志(第二六传)、方德
 望(第六五传)二神甫相随。一六三四年陕西大饥，玛诺
 收养孤儿甚众，并任诊治看护之责，因之染疾，几濒于死。

①钧案原缺汉姓名，郭玛诺是新译名。

嗣后被派至南昌辅助谢贵禄(第六六传)梅高(第八
 六传)二神甫传教。一六四四年鞑靼破南昌，玛诺与二神
 甫逃难至邻镇，遇匪，皆被害。(卫匡国《鞑靼战纪》，四三
 三页。)

六二 颜尔定 法兰西人

一六二九年至华——一六二九年歿于南昌。

颜尔定(Martin Burgent)神甫字务本,生于杜埃,传
198 教墨西哥十四年,颇著劳绩。冀赴日本传教,会中许之。
至马尼刺,见日本道路遏绝,乃取道澳门,亦不能往。日
本既未能去,遂被派至南昌。甫抵南昌未久死,时在一六
二九年也。其遗骸葬南京聚宝门雨花台。

吉肯斯(《历史概要》,一八八〇年,一九六页。)神甫
著录尔定入华之年在—六二三年,歿年在—六六〇年,而
谓其名曰Barthélemy。此说与柏应理和巴尔托利二神甫
之记载不符。而且—六二三年至—六六〇年间之名录毫
无踪迹可寻也。弗兰科神甫在—六二三年下固著录有一
比国神甫名Bathélemy Bergencio,然未言其至中国也。
吉肯斯—五八九年生于布鲁日,—六一六年赴墨西哥,—
六二九年至中国,—六三二年歿。年代虽有未合,此名或
为尔定之真姓名,盖得由Bruges—转为Brugensis,再
转为Burgensis,又转为Burgent也。

六三 瞿洗满 葡萄牙人

—五九〇年生———六〇六年一月十三日入会

——一六二九年至华——一六二六年十二月二日发愿——一六六〇年九月歿于澳门。

瞿洗满(Simon de Cunha)^①神甫字弗溢，科英布拉旧家贵族子，弃俗入会，既而被派至中国。当其偕金尼阁神甫东迈前，曾晋司铎，为艺术师，任教习五年。一六二四年抵澳门，传教澳门城中。一六二九年入内地，辅助艾儒略神甫，先至建宁，嗣至福州。一六三五年福州经其授洗者五百六十人。

①原作瞿西满，今从北平图书馆藏钞本改。

洗满曾劝化浦城县长官及其全家入教，此长官导之游Tsen-ngan(疑即崇安)附近之某名山。洗满乘其山居民众迎长官之际，对众演讲教理。忽有一僧人呼曰：“此正教也，四十年前先师曾预言其至。”僧言遂言其幼时习规律于某老僧所，老僧病歿前曾言曰：“我辈所奉之教非真教，四十年后有人传其教来，今计其时恰四十年。”由是人教者甚众^①。

①费赖之神甫原注谓出上引巴尔托利书，今检此书无此。

鞞鞞既据北京，旋下诸省；福建亦降。然有一僧人不忘故主，拥明宗室鲁王为主。鞞鞞守建宁之兵甚少，明兵遂取建宁城，洗满与穆尼阁(第九一传)皆被俘。明兵视其为鞞鞞间谍，拟将彼等处死。

绑赴刑场，将授首，忽有教外二匠人呼曰：“此二人非鞞鞞，乃博学西士。”刑者释之还教堂。长官付以文状，保其以后安居无事。(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

七年部分。参看卫匡国《鞑靼战纪》，四二八页。）

鞑靼兵大至，围城一月，陷之，大肆焚掠，教堂毁于火，然二神甫得脱走。一六五二年洗满授洗者一百四十二人。一六五六年总督助其在延平建筑新教堂一所及天神堂一所。（上引卫匡国书。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三二年部分）

嗣受命为副区长，数月后汤玛诺（第三一传）神甫歿，继之为中国日本视察员。一六五九年赴北京，同汤若望神甫而请于顺治帝，凡神甫抵澳门者许入内地，通历算者得资送赴京。洗满还澳门，未几歿，时在一六六〇年也。（汤若望《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二九三页。）

其遗著有：

（一）《经要真指》一卷

（二）国王约翰四世即位时，洗满在澳门发表之演说。

六四 聂伯多 意大利人

一五九四年生——一六二二年入会——一六三〇年十月至华——一六三七年五月十日发三愿——一六七五年歿于南昌。

聂伯多（Pierre Cunevari）神甫字石宗^①。热那亚人。入会时业已研究教会法及民法。自以宜赴远方传道，一六二九年附舟东迈，次年抵华。始至杭州肄习语言，继

赴开封。曾在浙江省内传教，并在兴化建筑教堂一所。一六三五年福建教务发达，乃入闽辅助艾儒略神甫，担任泉州、延平两府教务。

①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作字举家。

伯多用洗礼及圣水治疾，成效昭著，信徒日增。一六二四一年受洗者二百三十人。有某官恶葡萄牙人，迁怒伯多，命吏役殴之并驱其出境。信教之黑人不愿为奴而从澳门逃出者，尽匿海盗尼古拉舟中，闻伯多受窘，欲为复仇，伯多止之。已而伯多还泉州，夜中迷途，行于荆棘泥泞中，力竭仆于道。翌晨有人见之舁之归。（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一年部分。）

明末清初之乱，郑成功所部之黑人，皆散居海边岩石中，伯多避难于其处。事平后还泉州，（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八年部分。）一六五二年成功进围泉州城，残破附近诸地时，伯多尚在此城也。清兵在海上常为成功所败，遂尽削沿海一带城镇村庄以防之。因是教区全毁，教民尽他适。（鲁日满《鞑鞞中国史》，七〇页。）伯多既失教众，乃于一六五二年赴江西南昌。

伯多年近七十，热忱未减，仍传教如故，官吏咸尊敬之。一六六五年，禁教之事起，书物被查封，伯多下狱。已而与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同被解入京。在途二月，备受解者虐待。一六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抵京。（聂仲迁《中国历史》，二二〇页以下。）

已而与其他诸教师同被解赴广州，然于一六七一年重回南昌。一六七五年歿，年八十一岁，葬南昌城外。

遗著有关于殉教之汉文著作一编,书题未详。

六五 方德望 法兰西人

一五九八年生——一六一八年入会——一六三〇年十月至华——一六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发愿——一六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汉中。

方德望 (Etienne Faber, Le Fèvre^①) 神甫字玉清, 阿维尼翁附近莫利埃雷 (Maurieres) 村之寒家子也。幼年就一微业, 博工资以供耶稣学校学费。其发终身守嫫之愿, 即在斯时。服粗布衣, 深夜在圣堂灯下习课程, 写课题。同学皆钦其为人。(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法文版, 五月二十二日)

①同时人书其名作 Feber, 至若 Le Febre 乃近日流行之写法。

203 毕业后入阿维尼翁修院。教授拉丁文三年。请赴日本传教, 遂于一六二七年陆行至里斯本^①, 而于一六二九年偕殉教于日本之著名神甫魏埃拉 (Lebestien Vieira) 同舟东迈。及抵澳门, 诸道长改派之至山西, 佐理高一志神甫教务。一六三四年大饥时, 于一志共赈灾民。一志死而继其位。

①其行程经其同伴列茹奈浩姆 (Dominique Lejenhomme) 神甫记录, 今载卡拉云 (Carayon) 《未刊布的文件》, 第4号。

约在一六三五年顷赴陕西，在洋县、城固县、汉中府等地开教，盖应韩姓官之召也^①。韩姓官受任为北方诸要塞长官时，约德望同往，德望仅许偕行至西安府。既抵西安重兴教区，建筑新堂，入教者甚众^②。

①钩案：《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云：韩姓官圣名斯德望(Étienne)，疑是段姓之误。

②钩案：以下所言皆属德望灵迹，如驱蝗、伏虎等事，无关考证，概从删削。

一六四一年德望以陕西教务委之梅高(第八六传)和 205 郭纳爵(第七五传)二神甫，而赴北京，依汤若望神甫。一六四四年鞑鞞入北京，此二神甫并受优礼。德望似居北京不久即行，盖在一六四七年时，吾人知其同郭纳爵神甫 206 同在陕西招待利类思(第八〇传)、安文思(第八八传)二神甫。盖鞑鞞自四川携类思、文思还也。(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七年部分。)

德望有时居西安，有时居汉中，纳爵则传教其他城市。此一六四七年虽经兵燹，汉人满人受洗者犹有四百六十人。一六五二年受洗者有二千六百九十九人。(同上书，一六四八年部分，一六五二年部分。)

德望一六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歿，葬小寨子，德望开教之地也。先是汉水流经其墓不远，相距不过十公尺，忽改道，小寨子、丰家营、余家营、王浦子等处皆免陆沉， 207 未始非此墓之一灵迹也。其后不久教徒筑方墙以围之。

方德望神甫晋真福案已在罗马提出。一九〇三年陝西南部主教帕赛利米(Passerimi)曾亲蒞其地调查遗物。

请愿人罗以礼(Rossi)神甫曾搜辑文件成编，题曰《方德望神甫案》，并曾用意大利文撰有《方德望神甫传》，一九〇九年土山湾本。

艾葆德(Gain)神甫曾取怀道所撰传记转为法文，汉文译本题曰《方德望神甫小传》，一九二六年土山湾刊行。(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第六六号。)

德望遗著列下：

(一) 柏应理(第一一四传)名录第三十六号著录有 *Tractatus de Viae maritimae ex Europa in Sinas Laboubus et Periculis*，此书似即汉文本《杜奥定先生渡海苦迹纪》，杜奥定(第七二传)本书有传。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误以此书为二书，实一本也。

(二) 一六四七年德望曾将《环球志大观》重写一本，篇幅较大，附以满文说明。盖为顺治帝之弟(钩案殆指肃王豪格)而作。帝弟取蜀还，欲观此本也。利类思、安文思二神甫之护救，颇赖帝弟之力。(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七部分。)

德望居北京时曾学习满文。

六六 谢贵禄 意大利人

一五八八年生——一六一八年入会——一六三〇年十月至华——一六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发愿——一六四四年歿于江西。

谢贵禄(Tranquille Grassaetti)神甫字天爵，马德奈(Ma-

dene)人。赴华前曾教授文法三年。一六三〇年抵华,似居江西终其身。以南昌为主要驻所,而从南昌赴各地传 208教。鞑靼南侵,赖郭玛诺(第六一传)修士乞食以给,得全活。一六四四年鞑靼破南昌,贵禄同梅高(第八六传)神甫、郭玛诺修士避难至一邻镇,遇匪,皆被害。一六四七年年报谓其获免,一六四八年名录谓其在南昌,但他书皆无著录。兹从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说,断其已被难。(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五年部分。)书两说并采,无所取舍。其墓在南昌。

六七 卢纳爵 葡萄牙人

一六〇三年生——一六三〇年至华^①——歿于印度。

卢纳爵(Ignace Lobo)神甫字亮贵,科英布拉人。赴华前曾教授文法四年。弗兰科神甫在赴印度诸传教师之名录中未载其名,然一六三〇年名录谓其在福州学习语言。有一说谓其曾经出会,而未详其理由,然为时甚暂,盖一六三六年名录中载其居留中国三年,一六三四年在南昌,一六三五年还福建,与阳玛诺(第三一传)神甫共管闽北教务也。(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〇六六页。)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三六年;汉文钞本作一六三七年。

已而被派至上海^①，复由上海赴广州，又从广州赴印度歿。

①高龙攀《江南传教史》，卷一，五九页谓其时在一六三八年前后。

六八 林本笃 葡萄牙人

一六〇〇年生——一六一五年入会——一六三〇年十月至华——一六四一年十二月二日发愿——一六五二年溺于海南岛附近^①。

209 林本笃(Benoît de Mattos)神甫字存元，葡萄牙威迪吉拉城人。早赴印度，然发足之时不详，似居印度数月，历安南南圻，而后在一六三〇年入华。根据是年名录，本笃业已谙悉华语。在一六三〇年至一六三五年间居福建，卢安德(第五六传)神甫病终时，本笃在侧。一六三五年马多禄(第七三传)神甫被迫离海南后，诸道长属意本笃，命往代之。

①薛孔昭《名录》及汉文钞本并作一六五一年。

本笃德行过人，经验丰富，熟习中国语言文字，足以发展此岛教务而有余。既抵琼州，在府城中赁一住宅，其友告以此宅为凶宅，不可居，本笃不顾也。(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一二二页以下。)

第一年入教受洗者三百三十五人。次年即一六三六年，林本笃分其传教区为四区：曰琼州，曰Jing-hoang，

曰Pankao,曰 Long-mo。每区建一教堂,本笃在Pankao时,日夜勤劳,结果全镇人皆入教。一六三七年受洗者三百三十人,僧人及若干士人嫉之,谮之于琼州长官。长官曰:彼从远地渡海而来,冒险阻,衣华服,而为我辈求真福;则其教乃真教,吾辈应信从之,而留之居本岛也。(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一四三页。)

已而教外人愈愤,本笃从长官及教中绅耆言,于一六四〇年还澳门避祸。行时以教务委托一讲授教义人,其教名马尔赛尔(Marcel),福州人,父教名马尔赛尔(Marcel),亦教徒也。此人二十三岁时受洗,曾在圣母像前发愿,终身鳏居。每星期五誓守斋戒,仅在星期日及瞻礼日食肉,后守戒不违。(上引嘉尔定书,一五〇页。)本笃赴南海时请与偕往。其后为僧人所毒害。

一六四一年罗历山神甫还南圻,携本笃往入谒国王于新化。国王优礼之,许其往游各省。时经本笃授洗者五百七十二人。越三年被逐重返澳门,已而复蒞海南岛,后终于此岛。一六五六年任神甫抵岛时,检受洗者表册,见列名者二千二百五十三人。〔马利尼《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四三六页。〕

鞑靼取广东时,总督率残卒乘舟逃海南。同时郑成功部将某进取琼州,未能下,遂陷儋州。本笃在福建时曾识其人;乃往与之议和,俾本岛免兵燹害。其人视本笃为间谍,不愿聆其言,而投之狱,禁锢三月,命纳银二千两以赎。已而见总督屡进攻,遂投本笃于海,时一六五二年四月也^①。总督获其遗骸,葬之琼州城外。(杜宁-茨博

特《中国历史》,一六五二年部分)数月后鞑靼取海南。

①据巴尔托利说时在一六五一年。

本笃撰有《卢安德传》(第五六传)。安德乃本笃传教福建时之伴侣也。此传有波兰文译本(四开本,威尔纳一六五二年)。拉丁文译本见毕札诺夫斯基(Biezenowski)神甫所撰《梅辛斯基传》中。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四七〇栏、一四七一栏;卷四,一二七八栏;卷七,一八八栏。

六九 努纳爵^① 葡萄牙人

一六三〇年十月至华。

努纳爵(Ignace Nuñez)神甫吾人仅在罗马档库中所藏之一名录中识其名,知其于一六三〇年在江西建昌府学习中国语言。据弗兰科神甫说,纳爵于一六二九年在里斯本同方德望(第六五传)、金弥格(第七〇传)、聂伯多(第六四传)三神甫同舟东迈。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努纳爵是新译名。

七〇 金弥格 法兰西人

一六〇二年生——一六一七年入会——一六三〇年十月至华——一六四〇年十月九日发愿——一六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歿于广州。

金弥格(Michel Trigault)神甫字端表,杜埃人。金尼阁

(第三二传)神甫之侄也，感其诸父传教中国成绩，请继 212
往。一六二九年在里斯本登舟东迈。一六三〇年至陕西西
安肄习语言，已而赴山西传教三十五年。当时山西有教
堂三十余所，而经弥格建设者二十有二。山西有名士韩
霖 (Jthomas) 韩云 (Vital) 韩霞 (Pierre) 兄弟三人皆良教
友，传教时颇得其助。

传教区域长百哩 (lieues) 宽九十哩，弥格习居绛州，
指挥所管全区教务。赖其力，兼赖高一志、方德望二神
甫力，所有教堂皆附设有适当之住所，以备传教师及其
一切随从人员居留之用。(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
一编，第六章。)

一六三七年或一六三八年间，弥格所管教区中有受
洗者五百六十人；一六五二年有四百零七人。弥格赖太
原中学优长的老人之助，得开教于太原。其人之侄曾入
教，因得阅览教中书籍，遂亦入教。为受洗故，乃尽逐十
妾，偕其妻同赴距离十日程之绛州。已而约弥格至太原，
十二日间受洗者不下二百人。(聂仲迁《中国历史》，
二〇〇页。)

明末清初之乱，官吏中有仇教者毁绛州教堂。顺治
帝偿其失，以明宗王之广大宫室赐之，昔日金尼阁、罗雅
谷、高一志诸神甫旧刻书刻即贮藏于其中。(上引聂仲迁
书，一九九页。上引毕嘉书。)一六六五年禁教案起，弥格
与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同被捕，押赴省垣解复由省
垣解赴北京。有人欲毁书版，绛州长官不允，赖得保存。
(上引聂仲迁书，一九九页。)

213 二神甫抵北京，即被投于狱。狱甚破陋，两面有墙，两面即席与栏。狱所甚小，人处其中不能立，亦不能卧；尤可嫌恶者，并有他囚招致之荡妇淫女往来于前。在狱二十二日，被传讯数次。已而改押一更陋之狱中，其先居僧寺，最后居东堂，一六六六年，由东堂押赴广州。（同上，二〇六页以下。）

次年九月三十日弥格疾终于广州。葬于城外河南。（见《道学家传》钞本。）

（一）弥格撰有宗徒祷文，旧误提金尼阁撰，参看第三二传、第二十号书。

（二）一六三九年四月三十日弥格发往中国之信札，一六四四年列日刊本。

七一 陆若汉^① 葡萄牙人

214 一五六一年生——一五八〇年十二月入会——
一六一四年至华——一六〇一年发愿——一六
三四年三月二十日前歿于澳门。

舒尔哈默尔(Schurhammer)神甫曾明言其考订此神甫之传记止于一六二七年，然其后诸年事迹未详。

①钩案：陆若汉传完全经裴化行神甫改订，译文采改订文。费赖之神甫原文有一段关系公沙的西劳(Gonzalves Tex eida-Correia)事者，特为译载于附注中。

案前一神甫与费赖之神甫尚有不少学者（如索默尔

沃热尔、雷慕沙、巴热(Bagès)皆混两 Jean Roduguez (约翰·罗杜格兹)神甫为一人。殊未知 Jean Roduguez Giram (约翰·罗杜格兹·吉拉姆)神甫虽在一六一四至一六二七年间居留澳门,然不隶中国传教会。

别一神甫名 Jean Rodriguez Tçuzzu,乃日本传教会史上著名之人,曾偕葡萄牙军人公沙的西劳率澳门兵北上,汉名陆若汉者即此人也。

若汉以一五六一年生于葡萄牙拉梅古(Lamego)教区之塞南赛勒(Sernancelle),年十六岁即在日本为信教藩主 Don Francisco du Bungo 所雇用,藩主用兵时辄从行。一五八〇年入耶稣会。其谙练语言,在翻译及编辑日本文法中,自堪首屈一指。

一六一四年被逐后避居澳门,曾与龙华民神甫通信札,讨论汉文天主名称事。同年入内地,抵南京,采辑中国载籍所志之镇江景教遗迹^①。

^①参看夏鸣雷神甫撰《西安府景教碑》第二编,三八五——三八六页。

其后诸年参加上帝、天主等类名称之讨论,颇不以利玛窦神甫采用之习惯为然。当此时也,若汉仍继续研究日本语文,开始编纂日本教会史。

彼在一六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札中,曾利用西安新发现之景教碑文,以证利玛窦神甫所采汉文天主名称之伪。

又在一六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致耶稣会驻罗马之葡萄牙助理员马斯卡伦哈斯(Nuno Mascarenhas)之信札中言及彼之撰述。

殆因其谙练中国语言，所以遣之随从公沙的西劳入内地^①。（《澳门档案》，一六三〇年，第一号，五至六页。）

①费赖之神甫原文云：“一六三〇年满洲据辽东之一部，渐迫京师，澳门公民公沙的西劳率军卒若干，携炮十门，北上援助明帝。澳门参事会命陆若汉神甫为译人。若汉隶日本教区，曾见日本之偶像教皆传自中国，乃于一六一二年至华研究佛教秘说。公沙兵至涿州，满洲兵退。公沙请复召澳门兵四百。明帝许之，遣若汉率领新兵自澳赴京。统领新兵者是考狄埃(Pierre Cordier)与坎波(Antoine Rodriguez del Campo)二人。一六三〇年十月有新到之传教士五人，欲利用时机随军进入内地，是为谢贵禄(第六六传)、聂伯多(第六四传)、林本笃(第六八传)、方德望(第六五传)、金弥格(第七〇传)五神甫。(上引巴尔托利书，九六一页。)兵至南昌，帝有诏，命退还澳门，仅许少数人北上，时总兵者乃登莱巡抚孙元化也。不幸元化部众衣饷皆缺，一六三二年初遂溃散。元化、公沙及其他葡萄牙人因此皆死。仅有三人偕若汉越城墙坠壕中，逃北京得免，旋受赏还澳门。”

一六三二年六月十九日褒奖之诏敕有堪注意者，盖自是不名传教士曰西士，而曰耶稣会士也。（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卷四，一四七章，二八二。）

一六三三年若汉重还澳门，于二月五日致耶稣会长信札，又于十一月三十日致葡萄牙助理员信札，皆驳利马窦神甫所采汉文名称天主之非。〔舒尔哈默尔(Schurhammer)《日本耶稣会的教堂语言问题》，三〇——三一页。〕一六三四年三月二

十日视察员信札言其已死^①。

①钩案：本书《毕方济传》第四号书著录一六三三年方济奏疏，言若汉是年歿于广州，请赐墓地，则若汉歿年似在一六三三年，费赖之原文亦作一六三三年。

遗书列下：

(一) 其巨作《日本教会史》尚未完成，然观其篇目，知是编并及中国事，第一编第二分细目为：

第八章 数学之在中国和日本。

第九章 中国和日本之天文。(以下诸章言细节) 215

第十五章 中国和日本时节之区分。

第十六章 星术迷信。

第二编第一分细目为：

第一章 圣多默之传道中国与现存基督教徒蒞华之遗迹。

第二章 中国现存十字教之起源。

第三编之细目为：

第一章 中国传教会史：

一五八二年至一六一九年日本传教会时代；

一六一九年至一六二三年与日本传教会分离时代；

一六二三年后中国副教区附属日本教区时代。

关于陆若汉神甫反对汉文天主名称的书目，可参考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九七六——一九七五)或

本书《龙华民传》、《高一志传》。(以上并出裴化行神甫补注。)

(二)《公沙效忠纪》，是编记公沙的西劳事迹。(一六三二年刻之《圣记百言》前有汪秉元序，称是编撰者是西士陆司铎。)

(三)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谓陆若汉神甫曾于一六一八年在澳门发表一文，辨驳利玛窦神甫等劝导华人人教方法之非。标题作《只懂日语，不顾种种困难泛学汉语》。时庞迪我、高一志二神甫曾奉命作答辨。

此外又引有《驳澳门编写的一部雄辩著作，它反对利玛窦及其在华追随者的行动，并反对费乐德神甫对原著的注释》。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九七四年。考狄《西洋人论中国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八〇六——八〇七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三五二页，并参看《熊三拔传》遗著书目(九)。

七二 杜奥定 意大利人

一五九八年生——一六二二年入会——一六三一年至华——一六四三年在福州附近溺死。

杜奥定(Agustin Tudeschini ①)神甫字公开，出生于热那亚之萨尔察纳城，学习民法、教会法五年，然后入耶稣会。一六三一年至中国，初在上海肄习语言，并于一六三一至一六三四年间兼在其地传教；一六三七年至一六三九年间传教陕西、山西。曾偕方德望(第六五传)神甫开教于十五城。一六三八年在西安府为四百人授洗，中有士人、有权阉、有宗王。

一六三九年受洗者更众，共有一千二百四十人。至是被派至福建。其所受之苦难，诚未能一一笔之于书。

①在上引巴尔托利书中写作 Todeschini。

有一次从建宁还，所乘小舟渡激滩，水流甚急，舟几覆，奥定力持牵船之缆而获免。福州有官吏某欲纳其戚之女，女不从，欲入教，其人即迁怒及于艾儒略、聂伯多二神甫。二神甫时不在福州，而奥定至。某官遣人役夺教堂之祭品，殴击奥定，拔其须发，剥其衣服。

诸教徒见其气未绝，抬之回居宅，赖得生。居无何，被夺之祭器送还，奥定入谒某官，某官命其赴澳门解决其戚女事，（盖当时奥定对于此事实一无所知）奥定许之。舟甫离岸，即遭盗劫，群盗举火焚其舟；奥定投水中溺死。诸教徒得其遗骸葬之福州城外海滨，其弃世时在一六四三年之年初数月。（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一年部分。）

相传奥定撰有《渡海苦绩记》，然此记似出方德望神甫手。参看本书第六五传遗著书目（一）。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耶稣会神甫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第四十一传未言奥定有遗著。

七三 马多禄^① 葡萄牙人

一六三二年至华——一六七〇年顷在海南岛附近溺死。

马多禄(Pierre Marquez)神甫初被逐于日本，继被逐于

安南之南北圻。一六三〇年避居澳门^②。有官吏教名保禄者，其父某曾首荐利玛窦于朝，至是还海南乡里。道经澳门，谒视察员班安德(第六十传)神甫，请携带一神甫还乡，传布宗教。“安德以教团中神甫无一能作华言者，谢未允，然许将来不久遣居留内地之神甫一人赴海南岛。保禄力请，派一澳门神甫往，并求丘良稟修士(第三六传)为通译。视察员喜，乃选曾往各处传教之马多禄神甫往”。(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一二一、一二二页。参看巴尔托利书，九八七页。)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马多禄是新译名。

②帕热似曾将一同名之神甫与此马多禄混而为一。别一马多禄在一六四三年偕欧洲神甫三人，日本修士一人同在日本受难死。(《日本基督教》，八七八页。夏勒瓦(Charlevoie)《历史》，卷二，四三〇页。)

补注云，薛孔昭神甫《名录》，六五号似曾采帕热之说亦以多录于一六一七年被派至柬埔寨，一六二七年被派至安南北圻。亦谓其一五九二年出生于马拉加(Malaga)城，而在一六一〇年入会。此说已早见下书著录：嘉尔定《耶稣会在光荣的日本教省叙事诗》，二三〇、二三一、二五二页。

反之高龙鞏(《江南传教史》，卷一，四二〇页。)

神甫则采费赖之神甫说。

多禄盖出生于长崎，父葡萄牙人，母日本人。一六四三年偕鲁平(Rubino)神甫殉教日本的马克兹(François Marquez)是其兄弟也。一六三二年抵海南岛，赖邱良稟

修士之通译,为保禄全家讲说教义,未几,全家皆受洗。是为此岛开教之始。多禄继而肄习语言,后得疾,于一六三五年被召还澳门。林本笃(第六八传)神甫继其任。(上引嘉尔定书。上引马利尼书,三七八页以下,四三五页。)

嗣后重赴安南南圻(约在一六三七年顷)、北圻,备受禁锢流逐之苦。马利尼(上引书)神甫对其一六三八年及一六六一年之事业略有记述。多禄传教诸地,约五十二年,至一六七〇年顷,在海南岛附近海中遇盗溺死。(吉勒尔梅书,葡萄牙文版,卷一,一九七页。)

《耶稣会士卢安东(Antonio Rubino)与四位同会会士在长崎殉难概况》,四开本,罗马,一六四二年。此书原马多禄神甫撰,并经罗历山神甫(第五三传)转为法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五九八栏。)

七四 谭玛兰^① 葡萄牙人

一五九四年生——一六〇八年六月一日入会——一六三三年至华——一六三八年发愿——一六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歿于海中^②。

相传此神甫曾在中国传教若干时,然吾人实未详此说之所本。唯有一事,确无可疑,即谭玛兰(Gaspard D'amral)神甫曾在上川岛圣方济各墓前建十字架一事也。(参看帕热《日本基督教》,第八八一页。)

① 钩案:原缺汉姓名,谭玛兰是新译名。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18 玛兰是葡萄牙维森教区人，曾在科英布拉、埃武腊、布拉加等城教授古典学。一六二三年赴印度。传教安南北圻，饶有成绩，受洗者约四万人。一六四三年视察员鲁平神甫召之来澳门，命为日本教区区长。然玛兰不能往，决重返最初传教之区。一六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二日）偕同伴数人在澳门登舟，同月二十六日在海南附近遇险沉没。（嘉尔定《日本教省叙事诗》，九九页。）

七五 郭纳爵 葡萄牙人

一五九九年生——一六一七年入会——一六三四年至华——一六四〇年十一月发愿——一六六六年五月十一日歿于广州。

郭纳爵(Ignace da Costa)神甫字德旌，亚速尔群岛中之法耳亚岛人。赴中国前曾教授修词学二年。一六三四年至中国，初习语言于福州，旋赴陕西传教。在数城中建筑新堂数所。一六三八年与金尼阁(第三二传)神甫共为五百六十人授洗。一六四〇年与方德望(第六五传)神甫共为千余人授洗。纳爵尤注重兵卒。盖处此内乱之时，此辈时常更易戍所，驻守无数城市，每至一处，得为传教之中心也。是以在陕西经纳爵授洗之兵卒移驻广东者，曾为开辟若干传教区域。（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

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陷西安时，纳爵与梅高（第八六传）神甫同在城中。共被擒送至自成所，自成严词诘问二神甫来此何为。二神甫答为西士，来华传布唯一真主之教。自成释不问，并谕所部，不得侵犯西士之身体财物。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〇年间，纳爵尚与方德望神甫同在西安府。（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三年部分。）

已而重至福建，至于四辅政大臣仇教之时。（一六六四年）²¹⁹时隶延平之教堂共有大堂七所：即建宁府、邵武府、长乐县、清流县、Wei-chan（? “Vui Xan”）沙县、建宁县等处之教堂。延平有教堂三：天主堂一、圣母堂一、天使堂一。此种教堂几尽毁坏，或毁于鞑鞑，或毁于海盗。此外有修道会八所，受劫亦同。（上引毕嘉书。）

一六六四年北京反对汤若望神甫之事起，次年纳爵与何大化（第七八传）神甫同被拘，幸总督某念其年高德重，善待之，且与馈赠，许其自定行期。纳爵等遂与多明我会诸神甫同被解送至京师，被禁于东堂。（聂仲迁《中国历史》，二四〇页以下。）其后同押解至广州。纳爵抵广州无多时病歿，时在一六六六年五月十一日也。（根据一六六九年书目，载《耶稣会历史档案》）纳爵曾为副区长，凡三年，（上引聂仲迁书，三〇九页。）葬于广州“河之内”。（据《道学家传》。）

其遗著列下：

（一）《原染亏益》二卷。

（二）《身后编》二卷。

（三）《老人妙处》一卷。

(四)《教要》一卷。

(五)《论天主教圣三》二卷。(柏应理)此书今未见。

(六)拉丁文《大学》译本。雷慕沙云：《四书》译文首经欧罗巴人刊行者即为是本。一六六二年经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刻于江西建安府。此本极罕见,后此别有说。(参看第一二〇传。)

七六 李范济 葡萄牙人

一六〇七年生——一六二二年入会——一六三三年至华——歿于印度,歿年未详。

李范济(François Pereira)神甫字仁旌,出生于里斯本,曾在河南省传教若干时。据苏查说,一六三四年时在福州,又据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说,后被召赴印度,而歿于印度。(据手写札记。)

七七 范有行^① 中国人

一六〇九年生——一六三四年入会——一六三四年入内地——一六四七年后歿。

范有行(Paschal Fernandez)修士字勉致,一六〇九年生于澳门^②。一六三四年入会。一六四八年与阳玛诺(第三一传)神甫同在福建延平。(据手写札记。)

①原缺汉姓名,据北平图书馆藏钞本补。

②薛孔昭《名录》谓其为中国人。

七八 何大化 葡萄牙人

一五九二年生——一六一一年入会——一六三
六年至华——一六四〇年七月十四日发愿——
一六七七年二月十四日歿于广州。

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神甫字德川,出生于 221
葡萄牙维森区之卡萨尔小城。学习完毕后,于一六二三年偕埃塞俄比亚总主教蒙德兹(Alphonse Mendez)同赴印度。中间留居马斯喀特数月。一六二四年终始抵果阿。在果阿城教授文学,并执行他种职务垂四年。一六三六年至华。

大化在杭州学习语言时,有官吏二人教名雅克(Jacques)和马蒂亚斯厄森(Mathias)者,湖北武昌府人也,向区长傅汎际(第四五传)神甫请派一会士偕彼等还乡传布宗教,大化被派偕行。

沿途行程艰苦,在江中数经盗贼舟子之劫,几濒于死,日久抵武昌。顾大化于天算之学不甚精通,不为士夫所重视,独居城外山上茅屋中数月。然贫民经其授洗者约三十人。越二年入教者逾三百,并赖官吏雅克之助建立小教堂一所。(巴尔托利,一〇六三页。)

此堂在大化行后(约在一六四三年前),似为鞑靼

所毀，至一六六〇年始修复。大化被派至福建，管理福州所属八堂。时届鞑靼南侵之时，大化请总督及本城长官出示禁止鞑靼搜索教堂，由是教内外人在一六四七及一六四八年间匿居教堂者尽获免。然至是福州无新人教者，大化遂赴连江县。其地被劝化入教者凡九十人，并在附近 Ki-Ken 及 Ngan-hang 两地各建教堂一所。（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七年部分。）

一六五二年时，大化始被派至江南之苏州，是年受洗者有二千三百五十九人，已而重蒞福建，目击此省及沿海一带，经鞑靼与海盗之残破，而在福州被围时，几死于饥馑。（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七〇页，二三四页。）

222 事平之后，大化鼓励教众修复教堂。一六五六年省会中有教徒二千人。总督佟某为立一碑，赞扬天主之教，后来佟某亦入教。大化虽年七十，仍往来兴化、连江等处传布宗教，有举人贡生数人助之。（毕嘉书，第一编，五章。）

一六六五年与郭纳爵（第七五传）神甫同被解至北京，已而解赴广州。（聂仲迁《中国历史》，二四〇页。）一六六九年受命为副区长。谪限既满，重还福州，所属二十四教堂悉皆发还。致是大化作书致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囑代转请许多明我会 François Varo^① 神甫重返福建。礼部初不准，怀仁力请，始许之。（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二年部分。）大化逾五年歿，时在一六七七年二月十四日。葬于福州城外。

①此神甫汉名似为万济国，西班牙人，于一六一四年或

一六五四年至中国，曾为云南、两广之代主教。一六八七年歿于福建之福安。似撰有《圣教明徵》（徵或作证）。傅圣泽《在华传教士及中国现有教堂名录》。莫德赉《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一五三、二八六页。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四二页。（钩案：万济国名见《正教奉褒》第六九页。）

其遗著列下：

（一）《蒙引》一卷，佟总督刻于福州。

（二）《无罪获胜》，记一六六九年中国大臣会议宣告天主教无罪。一六七一年奉副省会长何大化神甫指令，用拉丁文汉文写于广东省会广州。一六七一年是为康熙十年，礼部提奏，将通晓历法之西士起送入京，不晓历法者，令各归本省本堂。

（三）呈福建总督之《圣经颂碑刻》。

223

（四）对一六六九年十月三日阅明我神甫在广州发表的两份论中国礼仪书面材料的答覆，见一七〇〇年鲁汶出版的《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通谕辩护书》。法文译文附见郭弼恩（Gobien）《中国皇帝敕令史》，二八四页。

（五）《中国六阶段分期史，摘自中国与葡萄牙书籍，备有清朝附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三七栏），是为大化所撰之中国史，撰写凡二十年，至一六五四年始脱稿。

（六）《耶稣会在远东传布信仰、宣传天主律法》，是编历述耶稣会传教东亚之经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三，一六三七栏。)

七九 潘国光 意大利人

一六〇七年生——一六二四年入会——一六三
七年至华——一六四九年四月四日发愿——一
六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歿于广州。

潘国光(François Brancati)神甫字用观，一六〇七
年生于西西里，一六二四年入会。

一六三七年至华，传教江南沿海诸地似至于死。一
六三九年经国光与贾宜睦(第八一传)神甫同在上海及其
附近授洗者共一千一百二十四人；次年共有一千二百四
十人。相传此一六三九年，国光应名医徐启元之请，首至
崇明。启元者，乃先一年在上海受洗之人也。至崇明后，
224 为启元家属及诸亲友授洗，是为崇明岛诸教区之始基。

一六三三年阁老徐光启歿，运枢回上海原籍。一六
四一年营葬事，国光曾为撰一拉丁文墓铭。(杜宁-茨博
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一年部分。)

一六四四年江南大乱，上海乱尤炽，盖当朝代更易
之时，暴徒乘机而动也。复有释教一新派谋奉一人为主，
上海县官风闻其事，捕诸主谋。此县官与国光友谊
甚密，因乘势保护天主教民(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
四年部分。)

鞑靼之战，国光未他往，仍传教如故。一六六五年

仇教时，松江一府共有教堂六十六所，教徒五万余人。而至国光歿时，教堂之数增至九十，别有小堂四十五所。（上引巴尔托利书，一一五〇页。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三一、三二页。）

225

国光任上海道长时甚久。曾在上海建筑新堂一所^①。徐光启孙女教名甘弟大(Candidé)，适许氏，信教甚虔，柏应理(第一一四传)曾为之传。甘弟大托其父〔教名雅克(Jacques)〕(光启之独子)及其子〔教名巴西尔(Basile)〕介绍国光于南京、苏州、松江、上海等地重要官吏，并时常资助国光^②。一六五八年国光得甘弟大及一武官之资助，在松江、苏州各建教堂一所^③。（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五章注十五、十六。）

226

①康熙《上海县志》(四册七卷三六页)载有关系此教堂之文。上海县令在此文中首言西安碑之发现，徐光启之入教，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诸神甫之入京修历次言国光来见，言旧堂太小，请许购仁安里潘氏旧宅建立新堂，时在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也。此文之后复载有一六六五年县官徐某文一件，一六七一年县官康某文一件。康文中言先在京师曾受南怀仁神甫之托，诸神甫运潘国光神甫之柩至上海时，请予保护。康某曾为布置停柩之所，葬时曾亲临并将旧居修理，以供柏应理、毕嘉二神甫之用。黄柏禄神甫撰老天主堂事略，写本现藏徐家汇。并参考史式微：《江南传教史》，卷二，三二页。

②许太夫人一日闻诸传教士无以自给，甚感动，即赴其

礼拜室，跪于十字架前发愿，愿赠每人金钱二百伊库斯（écus），则教士二十五人所得之赠金计有二万五千余镑（livres）。恐诸神甫不受，乃作书致国光曰：“众神甫等切勿以此金为诸子物，此乃我与诸女手工之所积。我与诸女等作手红三十余年，积有数千金，以此命家仆二人经营商业，得天主佑，所获甚富，勿以此金来历不明，盖其非吾子之产业，亦非其薪给也。”（上引柏应理书，二七页。）

- ③ 顺治帝曾赐苏州教堂匾额，文曰“钦崇天道”，又降上谕，褒扬诸传教士之学术德行，刻之于石，其中即有国光名，此二文皆盖有御玺。文两旁一书景教碑文，一书徐光启赞扬天主教词。一七二四年雍正帝将此教堂没官，改为孔庙。天津条约立，一八〇九年以今教堂所在地调换旧址。（黄伯禄神甫注。参看上引史式微书，卷二，二〇一页。）

一六六四年时，上海设有修道会六所^①：（一）耶稣苦会，此会为男子设立，内有会团三十三；（二）天神会，此会为儿童设立，内有会团四十；（三）圣母会，此会为女子设立，内有会团一百四十；（四）圣类思会，此会为学生设立；（五）圣依纳爵会，此会为文人设立；（六）圣方济各会，此会为讲说教义人设立；后三会每会仅有会团一。（上引毕嘉书。上引柏应理书，三二、三三页。）

- ① 据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之一汉文写本著录上海有修道会九所：（一）圣母会；（二）耶稣苦会；（三）圣依纳爵会；（四）圣方济各会；（五）圣类思会；（六）天

神会；(七)神功会；(八)圣母无原罪会；(九)圣若望会。同一写本并著录耶稣耶会诸神甫之经过或传教上海者，始开教人，止于一六八〇年抵上海之潘玛诺(第一五三传)神甫。

上述各会得国光之力，使上海成为全中国诸传教区之首位。

一六六五年一月四日朝命押解诸神甫赴京，国光时 228 在上海，官吏颇敬其为人，许其自定行期。国光遂在行前举行圣母清净瞻礼，后留松江二十日为百人授洗，旋赴苏州与省内诸传教士会合，计共五人。六月二十一日总督遣官解送，一六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抵京。讯问后命押解广州安置。(九月七日)(聂仲迁《中国历史》，二五九、二六〇页以下。)

一六七一年诸教士各归本省本堂之命下，国光将返上海，然患痛风之疾已十八年，至是病遂不起，于一六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歿于广州。刘迪我(第一〇二传)神甫运其柩至上海，葬于南门外之圣墓堂。(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一年部分)

其遗著列下：

(一)《圣体规仪》一卷，原刻本似刻于上海；一八八一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七二号。)

(二)《十诫劝论圣迹》一卷，一六五〇年刻于河南；一九二七年第六版刻于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二五五号。)

(三)《圣教四规》一卷，末一刻本似刻于绛州；一六四

九年有上海重刻本。

(四)《未来辩论》一卷。

(五)《天阶》一卷，一六五〇年上海刻本；一八七一及一九一五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四二〇至四二一号。)

229 (六)《天神会课》一卷，一六六一年上海刻本，一八六一、一八八二及一九一四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五三号)俄国驻北京传道会长比丘林 (Hyacinthe Bitchourin) 曾节采此本之文，刻于北京，以供希腊宗之用。

(七)《瞻体口铎》一卷，一六六二年撰，今见写本题曰口铎合钞，系周于道和吴兴开二人合辑。(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四一页。)

(八)《论中国礼仪，耶稣会士潘国光神甫用他在华传教三十四年的实践对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的答覆》，二册，十二开本，巴黎，一七〇〇年。卷首有撰者小传。闵明我颇悔未早知潘国光神甫所辩护之传教方法。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八页。

(九)一六五一年作于上海之信札，附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之《中国地图》后。此信札略言当时之若干政闻。

(十)一六四一年徐光启下葬时所撰墓铭。据杜宁-兹博特(上引书，一六四一年部分)说，用汉文写，然用西方文体。

(十一)国光订有诸修道会汉文规则。

230 (十二)国光曾参订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之撰

述：《中国礼仪证信》，写于一六六八年，八开本，巴黎，一七〇〇年，又曾将礼仪争论中所引中国经典译为拉丁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八二栏。）

（十三）《圣安德助宗徒瞻礼》，写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汉文新藏，编列二七八五号。（考狄《印刷术》，八页。）

（十四）国光有附注之手写本一册，现藏圣热内维夫（Sainte-Geneviève）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八三栏。）

八〇 利类思 意大利人

一六〇六年生——一六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入会——一六三七年至华——一六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发愿——一六八二年十月七日歿于北京。

利类思(Louis Buglio)神甫字再可，出生于西西里之莫诺城。十六岁入耶稣会，莅传教所前曾教授古典学三年。始至中国，肄习语言，并在江南执行传教职务，一六三九年经其授洗者约七百人，次年派至四川，欧罗巴人之入川者，类思盖为第一人。既抵川，寓阁老刘宇亮^①家，宇亮致书与川省官吏为之先容。类思居宇亮所八月，始置有教堂住宅各一所。当此时间，并与成都主要官绅订交。

①钩案：宇亮附见《明史》卷二五三张至发传，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进士，崇祯十年（一六三七）擢礼部尚书入阁。

231 此一六四〇年中受洗者三十人，皆经类思精选，后遂成为此地教会之基石。就中有明宗室教名伯多禄者，深通文学，全家入教。

自是以后，省会及附近信徒日增；然类思病，安文思（第八八传）神甫适抵杭州，愿入川助类思，区长许之。文思抵川后，与类思患难相随。二人在保宁、重庆设立教堂，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受洗者日增，有武官姓阎名 Jen-tou 者入教，教名多默，合家随之受洗。

阎某既入教，复其他官吏数人随之入教；然中有数人纳妾，二神甫不允为之授洗。由是诸纳妾者怨，唆使僧徒攻讦。僧徒聚众四千人，告二神甫于官，同时散布谤书鼓动民众。

官得诉状不受理，诸纳妾者便唆使他人告诉，官为所动，将拘捕二传教师。阎多默闻其事，一面遣士卒护二神甫，自赴官署，为辩其诬。同时有官名吴继善^①者新自京师来，携汤若望神甫致类思书，亦至官署，言京师颇优待西士，事遂寝。

①吴继善，*《四川通志》*卷一八九页四四有传。钩案：继善太仓人，字志衍，崇祯进士，知成都县。*《四川通志》*称为张献忠所执，被害，未言其降献忠受伪职事，殆有所讳。

232 阎多默遣部骑搜索城中，毁诸揭示谤书，易以徐光启、杨廷筠护教之文。主犯三人，杖流有差。人心遂安，然历时亦不久也。一六四三年残暴可畏之张献忠即率重兵至，献忠残酷，先声夺人，所到之处，官民震慑。成都遂

不守，人民逃亡山中。类思、文思二神甫逃刘阁老故乡绵竹，绵竹亦非安静，欲下江而赴江南，然沿江献忠皆置守兵，二神甫不得已逃入山内。

献忠初得成都，人心归之。盖献忠才具性情实有过人之处。其为人公正，慷慨聪明，练达、爱好学术，然此种良好品格，皆为盛怒时之残酷行为所掩。吴继善受献忠命礼部尚书，进言二西士之能于献忠，献忠立命人求得之，馆之于官舍。（一六四四年。）

献忠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甫，并大宴以享之，坐二神甫于其侧。时教堂已毁，献忠许为另建一所；命二神甫制造天体仪、地球仪、平面日晷各一具。一六四五年二神甫制诸仪，亘八月成。天体仪上著录恒星、行星、黄道之部位，中国之二十八宿附焉。地球仪分五大洲，著录城国山河诸名，并附诸重要异迹之说明于上。

献忠及其诸臣见之甚喜，厚赏二神甫。二神甫受赏后即散施他人。

二神甫之不欲得其赏者，盖见残酷暴虐之状：献忠官吏之被杀、被绞、被生剥、被刚之事儿逐日有之。献忠稍有所疑，即杀人。其最可怖之威胁，虽继之以无可比拟之宽厚，终常处人于死地。献忠自谓天地之主宰遣之人川惩罚恶人与僧徒。因是成都城内僧人无一免者；外府僧人得逃往省外者，数亦无几。

献忠又谓蜀人为叛逆，为不信真主之人，顾彼既为天子，义应屠之。是以命所部将卒尽杀成都城内居民，不

分男女老幼贵贱，四万余人尽死。安文思神甫曾目击此惨状：见幼童、青年、壮年、老年、男女群集于广场之中，跪地祈免。“我辈为王之民；我辈常遵王命，从未开罪于王，缘何置我辈于死地？我辈孱弱，手无兵刃，尚何所畏于我辈乎？乞悯无罪之民，而许其生。”此种乞怜语，虽猛虎亦有所动于衷，然献忠不为动，下命屠杀。血流成河，江水为赤，江中积尸万千，舟船为之不通。

二神甫努力，始将其仆从及若干教民之生命保存。安文思神甫在此如同地狱之屠场中，为卧于血泊命尚未绝之十余幼童授洗。献忠屠城后他去，留部将守此空城。其将残酷，不下于其主，复搜索残余之民屠之。始二神甫救免者至是尽死，仅一澳门青年获生。

一六四六年献忠复还成都，自立为帝。彼在精神错乱之中，自以曾见天空有弓箭刀矛，遂以为天命其侵略世界。设有疑此说者必遭不幸。二神甫之忧苦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者矣。性命悬于一发，必须兼具谨慎勇敢才足以应付之。虽在此危难中，尚有一百五十人授洗。其中有献忠之妻父，适携其女自南京来，偕其子同入教，教名柏多禄及保禄。已而其别二子、其母、其二女，全家三十二人悉随之入教。

234 四川既经屠戮，献忠将往略陕西，行前大祭老子。祭时二神甫独不跪拜，伪官某诘之曰：见此伟人像缘何不拜？二神甫答曰：此世之人，无一能受我辈之崇拜者，其能受崇拜者，只有创造天地之天主而已。献忠闻言不罪之。盖在仅有的安静之时，似对其残暴行为有所悔也。

此仅电光一现而已。翌日有官吏三人，因在宴中语声稍大，被处斩刑，已而侍从一人、阍者七人亦因同一理由处死。献忠仍以旧语语二神甫曰：“天主命我赏善罚恶；然中国人不能解汝教。脱以汝曹之须假我，我将亦为天主教徒如汝曹。固知汝曹之教为真教，只应拜一天主。第应在汝辈域中传之，我辈自有本国习俗；况且汝辈之天主似不甚欲此土之人崇拜也。可保存汝曹之经典，我征服全国时将遣汝曹回欧罗巴。”

献忠见其军大减，愤甚，又大杀官吏，即位时左右官吏千余，至是仅存二十五人；余官或死于刀杖，或从首至足生剥全皮，或被刎死。每次死者数百人，盛怒时即为之，几日日如是也。既而焚成都，进兵陕西。二神甫以为请其放还澳门，斯其时矣。迄于是时，献忠妻父常阻 239 之，命勿请；然其人亦被处死，遂以此事告献忠。

献忠闻言似甚恚，二神甫甫出，即命人尽剥二神甫诸仆役头皮而杀之。澳门人安东独免。已而献忠命二神甫人，责其忘恩。二神甫谦词以辩，献忠忽暴怒，呼曰：贱奴应死。安文思神甫高应曰：“我辈为教中人，只崇拜一天主。我辈无罪，而汝欲处我辈死；汝应知此天主不久将以大罪降汝身。”献忠闻言，如受雷击，遂迟疑不决。

二神甫遂准备就刑。献忠复招之人，备辱詈之，释而不杀，然迁其居所，命人守之，翌日又招之人，丑詈尤甚，继詈利玛竇神甫，献忠左右尽和之。二神甫自身受詈，皆置不答，闻开教人受詈，不能不辩，虽死亦不惜也。献忠闻其言不以为忤，气遂和，又命二神甫重制天体

仪一具，位置一切恒星部位于上。

类思劳作既久，遂病，文思独任其事。献忠常往视之，怒时辄詈之，日有侦者察其行动。二神甫夜读《圣务日课》，为侦者所察悉，命以后不许再读，二神甫不从。

天体仪既成，以呈献忠。有一无知官吏见仪上昼夜平分线之倾斜，指摘其误，以为制者故意为之，欲使国亡君死。献忠多疑，遂不欲闻二神甫之解说，遣之出，决杀之，唯杀之之法尚未决耳。

一六四七年一月三日谍报鞑鞞四五骑驰来，献忠不知此为敌兵前哨，不以为意。敌骑愈近，献忠似为恶魔所驱，忽登骑，手执小矛，随从卫士七、八人，疾驰出营。

236 是为天罚之时矣：敌骑发矢，一中献忠左肋，贯心坠马死。其众得凶信，皆溃。

二神甫逃邻近山中；为鞑鞞所获，见其长须，识为异国人，俘之还帐。有二卒至，将杀之，有第三卒至，命稍待。诸卒既去，有衣褴褛之匪一人来，剥其衣，文思拒之，匪以箭镞伤其臂，继以箭镞洞类思脑，后用钳始取出。二神甫负伤流血，被领至一下级将校前，此校复领之至主将所，主将即顺治皇帝兄肃王豪格也。

肃王识汤若望神甫，而颇钦其为人，见二神甫至，闻其为若望之兄弟行，善遇之，嘱诸部将看护。二神甫重获其书籍并仪器数具，余皆散失，而最不幸者，其唯一《圣务日课》亦失。因甚痛惜，盖两年来，无葡萄酒，彼等未能举行弥撒也。后在汉中有一回教徒，以文思之《圣务日课》交还，盖其人得此本，见上有外国字及圣像，疑其

为欧罗巴人所有，故见还。

二神甫在军所受待遇各异。看护文思之部将性仁慈，文思凡有所需，必厚为供给。类思所遇之部将则不然，遂致饥不足食，全身骨立。

军事既终，二神甫重获相见，文思既受优遇，身体复原。澳门人安东为别一部将所得，知为二神甫从人，欣然还之。

一六四七年抵汉中，方德望(第六五传)、郭纳爵(第七五传)二神甫见其至，甚欢。彼等留汉里约两月，方德望神甫等赖其力，教堂及教众等未受兵祸。肃王来见，许回京后保护之。

一六四八年抵京师。二神甫请回四川，皆未获允²³⁷许。先居肃王邸，王死，迁居外人居留之所。汤若望神甫为之请，始获得自由，惟不许离京。一六五五年皇帝赐银米房屋^①。建筑教堂一所，即为后之东堂，盖由一名 Justa Tchao 之妇女及宗室一人出资所建也^②。

①原作一六五三年，则为顺治十年，然《正教奉褒》作顺治十二年十月，应在一六五五年阳历十月十八日前，今据以改正。东堂建于一六六二年，参看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二编，二章，XV 页。

②此妇杜宁-兹博特书作 Judith Tchao，又毕嘉书作 Justa Siao，其姓亦有作 Chao、Gias、Ciao 者，盖肃亲王之侧福晋而西门(Simon)之母，王死后入教。参看上引杜宁-兹博特书，一六五七年部分(徐家汇藏写本第五四二页)；上引毕嘉书，出处同前。

萧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六，二七三页。《卫匡国传》(第九〇)、《张玛诺传》(第九四)、《毕嘉传》(第一一八)。

类思偶一赴城外传教；当时近畿有大堂七所，小堂十四所。馀时皆在北京，与好西学之官吏应接。

杨光先参劾汤若望，攻击欧洲历法及天主教之案起，类思及其伴侣安文思曾在一六六二年撰《天学真诠》，揭明教理，许之渐为之序，李祖白为刊行。(聂仲迁《中国历史》，九四页以下。)

杨光先见之，作《不得已》以驳之。据谓天主教为邪教，西士之入中国旨在侵略，澳门屯兵不少，待机而动。

类思作《不得已辩》，力辞其诬。然若望被劾后，四辅政大臣命下礼部会审，拘在京诸神甫及信教官吏数人赴
238 部候审，又传谕各省将一切传教西士解京审办。当时四辅政大臣必欲入诸人于罪，其未行刑者，因天变有以致之，语具第四九《汤若望传》，然李祖白等五官吏并处斩。

诸神甫押送广东后，许留京者仅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及利类思四人。教堂尽被封闭，图像尽被摘取。康熙帝亲政以后，诸神甫希望渐增，于是同谋解除禁令。类思曾在一满汉大臣聚会时，力辞杨光先之诬谤，其事始明。

类思以其余暇作汉文书籍。此外并以西方绘画之法教授华人，宫内颇赏其画法。南怀仁神甫曾在《欧罗巴天文学》一书中，称其曾以画三帧呈康熙，其画全守透视之法，并绘副本三帧陈列于其居宅园中。各处官吏来京

者见此画皆惊赏。彼等皆不明缘何能在一平布上将一切室廊门户及道路皆能一一绘出。（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三，二六一页。）

类思性甚温和，德行超著，深通神学及满、汉文学，语言尤其流利。对于宗教，虽在皇帝大臣前不惜抗辩，其生平，读其拉丁文墓志可慨见矣。（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239，一六八二年部分。）

其遗著列下：

（一）《超性学要》三十卷，目录四卷^①，是编为圣多玛斯(S-t. Thomas Aquinatis)之《神学纲要》，译文未全，目录则已全译，凡已译未译篇目并载其中。已译诸篇列下：

①参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刊《圣教杂志》。

1. 《天主性体》六卷，此编与目录四卷并在一六五四年刻于北京。

2. 《三位一体》三卷。

3. 《万物原始》一卷；别有单行本题曰《物元实证》。

4. 《天神》五卷，一六七六年刻于北京。

5. 《形物之造》一卷，一六七六年刻本。

6. 《人灵魂》六卷，一六七七年刻于北京。（考狄《印刷术》，一九〇一年）第五五号著录巴黎图书馆汉文图书新藏，编号三一〇八之《性灵说》，殆为别行之本。

7. 《人肉身》三卷，一六七八年刻本。

8. 《总治万物》二卷。

9. 《天主降生》四卷，分四子目：曰天主降生，曰圣母

之圣论，曰耶稣降诞，曰耶稣行实之宜论。

钩案：现行本尚有《复活论》二卷，是安文思（第八八传）补译。文思传所附书录第一号曰《超性学要》，第二号曰《复活论》，盖同一译本，费赖之误将总题与子题别为二书。《超性学要》卷首有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序，称多玛斯详考《圣经》，暨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若一学海然。书成，命曰《陡禄日亚》（Theogia），义据宏深，旨归精确，自后学天学者，悉禀仰焉。是书有三大支，支分为论，论分为章，章分为引，为疏，为驳，为正，学者推为群言之折衷，诸理之正鹄云云。实为当时欧洲人对此书之定评，非虚誉也。是书三大支，类思所译甲至辛编，为第一大支之全文；第三大支仅译《降生论》四卷；合安文思译之《复活论》二卷，共为三十二卷。第二大支哲理、论理诸编概未续成。总目四卷，亦类思译笔。见有凡例二十余条，所译新名，一一标出，间用李之藻《名理探》之旧译名，可以考见当时之译例。

240 (二)《弥撒经典》五卷。此本与后二本封面皆有拉丁文大字标题，盖前此教皇曾许金尼阁神甫用华语举行弥撒，（参看第三二传）兹译此三本，于一六八〇年托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进呈，重申前请，故用拉丁文标题，然此次请求未蒙许可。《罗马圣务日课》，此本已译全^①。

①参看德礼贤《天主教中的中国籍主教》二四页以下。

(三)《七圣事礼典》一卷，一六七五年译本。余曾见

有一本，题曰《圣教礼规》，为一八四〇年顷江苏泗泾重刻本。是为婚丧礼典要略。

(四)《司铎课典》一卷。补注云：类思所译罗马《圣务日课》标题不止一种，全题曰《司铎日课概要》，简提曰《司铎日课》或《日课概要》，参看本卷第二四号书题。又别题曰《司铎课典》。

(五)《司铎典要》二卷，一六七五年北京刻本。

(六)《圣母小日课》一卷，一六七六年北京刻本；土山湾常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九九及五〇〇号。）

(七)《善终瘞茔礼典》一卷。

(八)《已亡日课》土山湾常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六三号。）

(九)《圣教要旨》一卷，一六六八年北京刻本。

241

(十)《天主正教约徵》一卷，一六六九年刻本，是编与第十七号之《西方要纪》，并为进呈康熙皇帝之书。

(十一)《圣教简要》一卷，一六六五年刻本，一八四七年马热罗主教^①核准刊行本；一九二六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一二四号。）是编为答辩杨光先之《不得已》而撰，事具本传^②。（参看上引伟烈亚力书，一四一页。）

①马热罗(Jérôme-Joseph da Matta) 是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七或一八五九年间之澳门副主教。参看莫德赉《中国天主教之体制》，十四、三二、二七五页。

②除类思是编以外，尚有辟回回历官杨光先之说之书数种，并出信教官吏手。一题曰《鸭鸾并记》。一题

《宗正必辩》三卷，何世真撰，一六六九年刻于北京。

(十二)《不得已辩》一卷，一六六五年刻于北京。

(十三)《天学传概》一卷，一六六二年刻于北京。盖
242 答辩第一次杨光先谤书之篇也。(上引聂仲迁书，一六六二年，八五页。参看夏鸣雷《西安府景教碑》，一〇二、一八二页。)

(十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一六六九年请赐昭雪之奏疏。拉丁文一部份见普雷《中国礼仪之争》，三一页。拉丁文及汉文全文见何大化《无罪获胜》，三——九页。)

(十五)一六七〇年类思等请召还拘禁广州四年诸神甫疏。(上引普雷书，三二、三三页。)

(十六)《昭纪经典》三卷，一六七九年刻于北京。

(十七)《西方要纪》一卷，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人合撰，一六六九年刻于北京。此本与第十号之《天主正教约徵》，并为进呈康熙皇帝之书。(参看伟烈《中国文献注释》，五二页。)有满文译本。(上引聂仲迁书，十九页。)

(十八)《狮子说》一卷，一六七八年刻于北京。澳门使臣佩雷拉(Benoît Pereyra)贡狮子，请入内地贸易，经南怀仁转请获准，类思为撰此论。(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八年部分。)

(十九)《进呈鹰说》，一六七九年北京本。(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一九年部分。)钩案：清圣祖曾询西士西国驯养鹰鹞之法，因纂译是编进呈。尝见一旧钞本题曰《鹰论》，一作《进呈鹰论》，分上下二卷，下卷残缺不全，然全文已经《图书集成·禽虫典》收入。

(二十)《西历年月》一卷，一六七九年北京本。

(二十一)《安文思传》，附安文思《中国新志》后(一六八八年法文译本)，(第八八传第三号书)①。

①类思曾将此传转为汉文，题曰《安先生行述》，巴黎图书馆汉文图书新藏，编二七五四号。(考狄《印刷术》，一五页。)

(二十二)信札二通，现藏意大利巴勒摩图书馆，一作 243 于一六三七年十二月，一作于一六三九年十月五日。

(二十三)相传类思曾采托莱特 (Tolet) 及其他作者之说，撰有《托莱作品摘编——伦理疑难摘要》。

(二十四)《日课概要》，参看本传第四号书。

(二十五)《主教要旨》，巴黎图书馆汉文图书新藏，编三一九二至三一九五号。(考狄《印刷术》，五二号。)丁保禄曾将此本转为朝鲜语。(古兰《国家图书馆中国书籍目录》，朝鲜文，一七〇〇号。)

八一 贾宜睦 意大利人

一六〇三年生——一六一八年入会——一六三
七年至华——一六四八年四月十八日发愿——
一六六二年九月四日歿于常熟。

贾宜睦(Jérôme de Gravina)神甫字九章，名族之长子也。生于西西里之卡耳塔尼塞塔城，弃绝世荣，入耶稣会。毕业后请赴印度传教，一六三五年偕马斯特利里

(Marcel Mastrilli)神甫及同伴三十一人东行。一六三七年派至杭州学习语言，其后不久管理扬子江邻近诸地教务。一六三九年与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在上海为一千一百二十四人授洗，次年为一千二百四十四人授洗。(巴尔托利书，一一一七、一一三七页。)

244 自一六四四迄一六四八年间经其授洗者三千人，然已艰苦备尝矣。有一次无以自给而濒于死，赖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供其所需之物至，始获生全，工作如常。其教堂为偶像教徒焚毁，广西巡抚瞿式耜之子若望以己之施之作新堂。教中人于新堂之侧建一小屋以居宜睦。(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六二年部分。)

宜睦喜贫乏是为其死因，亦得谓其殉身于寒苦也。时内乱，澳门之救济不时至；而宜睦又不愿受教民一物之供给；有时饥饿不能起。只须其通知若望神甫即不
245 难获有所需之物，然宜睦不欲也。迨诸道长闻悉其窘苦状，遽以资助，然已无及矣。一六六二年九月四日^①歿。葬常熟虞山铁拐亭之北。(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六二年部分。)

①毕嘉神甫谓歿于九月十五日；杜宁-茨博特和索特威尔并作九月四日。

宜睦于学习语言方面虽较拙钝，但曾用苦心撰有汉文著作一种，今尚为世所重：

(一)《提正编》六卷，一六五九年本；一八七〇年有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一六四号，参看前引伟烈亚力书，一四一页。)

钩案：今所见上海慈母堂重刻本有顺治己亥（一六五九）佟国器序。国器字汇山，辽东人，顺治中官浙江巡抚，其妻奉教甚笃，与徐光启孙女许氏同为闾闾中有功于布教之人。后国器全家入教，国器居江宁时常与成际理（第九五传）过相从。是编前列同订人中即有际理名。

（二）阿勒甘布-索特威尔著录有《论教友训导及圣经诸奥秘》，中文三卷；毕嘉著录有《论宗教名著》。二书今皆未见。

（三）考狄《印刷术》，二三百页著录《辩惑论》一卷，巴黎图书馆汉文图书新藏，编三〇五七号。

八二 孟儒望 葡萄牙人

一六〇三年生——一六二〇年入会——一六三七年至华——一六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愿——一六四八年歿于印度。

孟儒望(Jean Monteiao)神甫字士表，出生于葡萄牙波尔图教区之迈加姆夫利奥(Mejamfrio)，一六二五年赴印度。在果阿完成其学业后，历任果阿修院教习，澳门哲学教习三年，神学教习二年，修院院长。一六三七年赴江西。一六三九年赴浙江。次年在宁波为六百人授洗。传教数年，颇有成绩。一六四一年大旱，僧人求雨无效，儒望言于官，谓应祈祷真主，始可致雨。官命儒望祈祷，果降

大雨，继之以雷，雷降某大庙中，诸偶像尽毁。人民见此灵异，入教者甚众。（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一年部分。）数年后派至澳门管理华人教务。一六四八年歿于印度。

其遗著列下：

（一）《天学略义》一卷，疑在一六四二年顷刻于宁波，笔受者名士朱宗元也。

（二）《辨敬录》一卷。

（三）《天学四镜》一卷（徐家汇藏钞本），一作《照迷镜》，一六四三年有宁波刻本，前有张能信、姚胤二人序。

（四）《圣号祷文》。

（五）《炼狱祷文》。此二祷文土山湾尝有合刻本，题曰《周主日祷文》（一九一七年书目四四七号）。

八三 徐日升 瑞士人

一六〇九年生——一六二八年入会——一六三八年至华——一六四〇年歿于杭州。

247 徐日升(Wicolas Fiva)神甫字左恒，出生于瑞士弗里堡(Fribourg)。一六三五年赴中国，时尚未晋司铎也。一六三八年晋司铎后赴南京，辅助毕方济(第四〇传)神甫，已而至杭州。有某阁老者，爱敬天主教，日升赖其助，数周中得人教者一百五十四人，中有士人数人，及以文学著名之官吏一人；其人教名儒略(Jules)，常随日升为讲

说教义人(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一一四〇页。)

不幸一六四〇年日升得疾歿,葬方井。

八四 万密克 德意志人

一六〇六年生——一六二三年入会——一六三八年
至华——一六四三年歿于蒲州。

万密克(Michel Walta)神甫字潜修^①,慕尼黑人。肆习哲学、神学全部课程毕。教授文法四年,数学一年,然后在一六三五年赴中国。一六三八年与徐日升(第八三传)神甫同被派至南京,已而赴山西,建一新堂于蒲州府。旧堂为高一志(第二六传)神甫所建立,至是因金弥格(第七〇传)神甫及密克劝化入教之人甚众,不足以容,故建新堂。(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三年部分。)

①钩案: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作万密格,字一实。

一六四三年群盗陷蒲州,纵火焚城。密克受重伤,逾三日死。教众葬之某门附近。(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二六页。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三年部分。)然亦有人谓其未死,创愈后重兴教堂,尚在世若干时,盖一六四五年《名录》尚著录其在蒲州也。

八五 卢安东^① 意大利人

一五七八年生——一六四三年歿。

248 一六三九年视察员李玛诺(第二〇传)神甫歿,卢安东(Antoine Rubino)神甫继其任。安东从未至中国,然初隶中国副教区之海南岛传教区,改隶日本副教区,则出安东之命。缘澳门会团隶属日本教区,传教海南者得易受澳门之供给也。安东自赴日本,而在一六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偕同伴四人殉教于长崎,受难前受土窟刑凡六日,于七个月中受水刑凡一百零五次。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卢安东乃新译名。

同伴四人中一名曼辛斯基(Albert Mencinski),波兰人,受土窟刑七日,而于三月二十三日殉难;一名卡派西(Antoine Capecci),意大利人,一名莫拉莱斯(Jacques Morales),葡萄牙人,一名马克兹(François Marquez),其母系出藩主(François de Bungo),此三人皆于受刑后九日死。

曼辛斯基神甫曾被荷兰人俘留台湾六月,曾遗有一本记事及卢安德(第五六传)神甫传。〔参看德卢兹比基(Druzicki)神甫所撰此人传记,九〇、九四页。〕

安东死后,继其后任者是阿则维多(Emmanuel de Azevedo)神甫,其人曾在一六四四至一六四六年间为中国日本视察员,驻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耶稣会士在华培养新教友之方法》。马尔提尼(Phil. de Martini)神甫将此书译为葡萄牙文，四开本，里昂，一六六五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五八三、六四五栏。)

(二)萨罗格里亚(Saroglia)神甫所撰《卢安东传》载有安东信札多件。

(三)别有信札若干，藏布鲁塞尔的勃艮第图书馆(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二八〇栏。)

八六 梅高 葡萄牙人

一六一一年生——一六二八年入会——一六四〇年至华——一六四四年歿于南昌附近。

梅高(Joseph-Étienne d'Almeida)神甫字允调^①，葡萄牙埃斯克伊拉(Ezqueirra)，修业未毕东迈。在果阿抑在澳门完成其学业，教授数学二年。一六四〇年派至陕西。一六四三年内乱起，避居江西。乱时曾与郭纳爵(第七五传)神甫同被李自成俘获，已而释还，语具纳爵传。一六四四年鞑靼陷南昌，高与谢贵禄(第六六传)神甫、郭玛诺(第六一传)修士同在南昌附近遇匪，皆被害。葬南昌城外。(参看《谢贵禄传》)^②

①钩案：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作字月清。

②高龙鞞神甫补注云：罗马名录著录其在澳门，一六五

○年名录无其名。

八七 李方西 意大利人

一六〇八年生——一六二四年入会——一六四〇年至华——一六四九年五月九日发愿——一六七一年歿于安庆。

李方西 (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riis) 神甫字六宇, 培蒙特城人。在米兰完成学业后, 一六三七年偕马斯特利里神甫在里斯本同舟东迈。一六四〇年抵中国, 初在陕西传教。一六四九至一六五七年间则传教山东及淮安等地。江西有老善人名周方济 (Francis Tcheou) 者, 曾经方西劝化入教, 全家皆受洗。一六五三年作大布施, 方西以其金在济南购大地一方, 建筑教堂一所, 传教师住宅一所。某次官厅谓其传布邪说, 拘之
250 至, 欲予杖, 旁有人呼曰: 此汤若望友。问官闻言惊起, 致歉词, 礼送之归, 足见当时若望声誉之大也。(汤若望《……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 一四八页。鲁日满《鞑鞑中国史》, 一二九页。)

一六五七年方西因北方传教会财务, 代表赴澳门, 而在澳门任会计员。居澳二年, 于一六五九年还陕西。是时陕西省有教民一万二千人, 一六六三年增至二万。所居之西安府有教堂二所, 诸属县有教堂八所, 诸村镇有教堂五十所, 小堂无数, 别有传教师宿站十三处。(聂仲

迁《中国历史》，二四五页。)

教众有会团四十，竞相劝化教外人入教，且有舍己业而专事传教者。方西日夜勤劳，几无暇时，然未能遍至各处，较远之地则由曾经训练之教民代之。有一人曾劝化三百人入教，又有赵姓者在西安北四百里之三水、宜君两县，为多数人授洗，而志愿受洗人之数尚有一百三十人。(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第六章。)又有一人远至甘州劝化三百人入教。(同上，第四章。)

适在教务发达之际，四辅政大臣禁教拿问教师之旨下。方西时不在西安，可以避免也，诸教民皆劝其逃，并为其预备藏伏之所，方西不听，还西安，自投于官，五日后下狱。狱狭甚，居二十余人，处其中者几难动转。方西居其中亘四月，内二月与穆格我(第一〇七传)神甫共处。(上引聂仲迁书，二四五、二四六页。)

教民处此教难之时，皆表示其诚笃信心，与其神甫 251 共患难。方西在狱中劝化狱囚，并以教民所赠之财物饮食施之。官恐其得狱众心，禁不许。方西之讲说教义人名伯多禄，颇忠诚，曾随之入狱，随之至京师，随之谪广东，而歿于广州，年五十岁。(同上，二五〇、二五一页。)

方西、格我在一六六五年中解京师，复由京师与诸神甫同解广州。越六年事解，方西将还陕西，而在一六七一年歿于安庆。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运其柩葬西安城东南三里之沙波村。(《道学家传》。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八六、八七页。)

八八 安文思 葡萄牙人

一六〇九年生——一六二四年入会——一六四〇年至华——一六六〇年二月五日发愿——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歿于北京。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神甫字景明,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 一四七〇——一五二一年)之后裔也,出生于科英布拉州之佩特罗加斯村。诸父某为主教参议会会员,文思幼养于其家。嗣后在科英布拉大学肄业,年十六岁入耶稣会。肄习修词学及哲学毕,赴印度。一六三四年抵果阿,教授修词学二年。肄习神学毕,得艺师号。又在澳门教授哲学一年,应赴日本,然视察员留之,而在一六四〇年遣之随华官某同往杭州。(利类思《安文思传》,后附安文思著《中国新志》。)

会利类思(第八〇传)神甫病于四川,无伴侣慰劳,文思乃请于副区长,愿赴蜀为类思伴。一六四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抵成都。随类思肄习中国语言文字,未久遂精通。嗣后历经僧人之陷害,张献忠之俘虏,语具利类思传。

满兵攻献忠,二神甫逃山中,为满兵所获,类思头受箭伤^①,文思臂为箭穿。

①类思撰文思传则谓其腿为箭穿,箭镞深入。

是日之夜见主将,肃王见其长须,询其是否识汤若望。文思答曰:“是我长兄也。由是被善待,命部将妥为

看护，已而送之至京师。未至京师前尚受劳苦垂一年也。
(参看第八〇《利类思传》。)

文思等抵京师后，迄于受知皇帝时，中间凡七年，皆 253
从事于传教。受知后帝赐房屋银米，文思为报知遇之恩，
曾制若干奇器进呈，然于从事制作中，未尝废弛教务也。

文思与其相随不离之伴侣利类思神甫，同管京师及
近畿教务。当时正定府有教区七所，保定府二所，河间
府一所，山中一所。此外诸城中有驻所十四处，数处各有
教堂一所，其他村镇尚未计焉。一六六三年京师受洗者
五百人，近畿受洗者千人。次年受洗者七百人。据利类
思神甫云：若无禁教之事起，受洗者人数可逾二千。(上
引毕嘉书，第六章。)

顺治皇帝卒(一六六一年)后，辅政大臣执政之初，文
思有仆役数人，诬告文思，谓其对于某革职官吏有所馈
赠，此在中国为大罪也。一六六二年文思受鞠讯，受夹棍
二次，拟绞。辅政大臣等释不问，盖欲为一网打尽之计
也。(利类思撰《安文思传》。)

已而仇教之事起，京中诸神甫皆被拘，头、手、足各带
锁链三具，居狱中凡四月。后各杖四十，拟流关外，会地
震及其他天灾起，诸神甫皆获免，然仅许文思及汤若望、
南怀仁、利类思四人留京师，余发遣广东看管。自是以后，
文思遂不复能尽其传教之职，而执工匠之业，为幼帝康
熙制造器物，盖欲以此博帝欢，俾能继续传教也。(同上)

文思因此有一次献一人像于帝，像内置机械，右手
执剑，左手执盾，能自动自行，亘十五分钟不息；又有一

254 次献一自鸣钟，每小时自鸣一次，钟鸣后继以乐声，每时乐声不同，乐止后继以枪声，远处可闻。（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九二页以下。）

文思自一六四八年入京，居京二十九年，未尝远离，仅有一次奉帝命赴澳门。〔伯农(Bernon)《中国新志》序言。〕文思持戒严，慎守教会规则，然有时过严，南怀仁神甫因是常受其窘。文思以为怀仁受钦天监正职务，则为违背教规，故常诉怀仁之过于会中高级职员，而会中人特为怀仁调解。文思判断虽有错误，然笃守会中规律，有足多也。（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七年部分。）

文思弃世前三年，两足夹棍伤发，痛甚，继之以肿，夜不成眠，如是者三年，终于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歿。康熙帝降谕赐银缎，以助殓葬。

其遗著列下：

（一）《超性学要》二卷。钩案是编即《复活论》之总名，费赖之误以其别为一书，详见第八〇《利类思传》《超性学要》条。

255 （二）《复活论》二卷；多玛斯原作之译文也。

（三）《中国十二优点》，是为文思一六六八年手写本之标题。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携此本至罗马，以授伯农，译为法文，并加注释，题曰《中国新志》。利类思神甫撰《安文思传》附此编后。（参看第八〇《利类思传》二十一号书。）文思是编历述中国之古事、文学、风俗、宫室、商业、工场、航务、政治诸门。中有一章记宫内事，述各级

官员甚详。文思久居中国，娴悉语言，常与朝中要人相过从，所记故较他人为正确，至今尚不失为佳作也。（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〇七栏。伯农《中国新志》序言。）

（四）一六六九年二月二日作于北京之信札，历述一六六四年以来仇教事，附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所撰《中国教会状况概述》（罗马，一六七二年）后。

（五）《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是编记张献忠事。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曾采其文作《鞑靼战记》。原写本现应藏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杜宁-茨博特神甫记利类思、安文思二神甫事曾大采其文也。

（六）《江南四川行纪》，此本在一六四三年寄回欧洲。见《中国新志》，五五页。

（七）文思应曾着手于中国历史之纂辑，盖《中国新志》三八页引其说云：“前中国副区长，后中国日本视察员傅汎际（第四五传）神甫，命我撰此国历史及教务发展史，至今有十八年矣。我曾从事撰述，然因仇教之事起，未能续成之。”

（八）文思曾言尚撰有中国文字语言。他说：“我曾采辑诸神甫所撰诸书中所用一切汉文的神学和哲学术语；又曾撰有孔子书注，以备新莅此国者之需；又用汉文撰有《复活论》一编。”此数书今皆未见。（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〇七栏。）

256

八九 费藏玉^① 中国人

一六一五年生——一六三八年入会——一六四一年入内地^②——似在一七〇〇年歿。

费藏玉(Louis de Figueredo)修士字尔成,一六一五年生于澳门。一六三八年在澳门入会,修业毕在一六四一至一六四二年间派人内地。据一六四八年目录,著录其上海,与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为伴;居十九年为会计事务赴澳门。一六六三年、一六七三年和一六九二年名录皆著录其为会计员。似歿于澳门,歿年不在十七世纪末年,即在十八世纪初。

①钩案:原作费类思,北平图书馆钞本作费藏玉,字尔成,据改。疑是第五八传费藏裕之弟。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七三年。

九〇 卫匡国 意大利人

一六一四年生——一六三一年十月八日入会——一六四三年至华——一六五四年发愿——一六六一年六月六日歿于杭州。

卫匡国(Martin Martini)神甫字济泰,意属提罗耳首府特兰托城人。在罗马学校肄业,并从吉尔切尔

(Kircher) (《附图中国志》，前言)神甫特别肄习数学。一六四〇年由洛波 (Jérôme Lobo) 神甫率领，与同伴二十一人，附印度总督阿维拉斯 (de Aveiras) 伯爵统率之舰队赴印度。(弗兰科《一六四〇年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 十一月六日抵果阿。同行者仅匡国一人于一六四三年独至中国；余人仅有数人在数年后继踪而往。

初至浙江之数年中，适当朝代更易之时。因鞑靼侵略，内乱，不忘旧主者之举义兵，地方不靖，未能久居一地。匡国在《中国新地图》题词中曾言其游历若干省，北至京师，抵于长城。所经数省一一图而测之，定其经纬。一六四六年还杭州，在兰谿建立新教堂一所。居此两地四年，传布宗教。尝至福建，在漳州一老士人家见犛皮书一册，上书峨特 (gothique) 体字，大半是拉丁文圣经。匡国出重资购之，老士人以此书传有数代，不允。〔格鲁贤 (Grosier): 《中华帝国概述》，一卷，九八页。〕

鞑靼取杭州时，匡国在距杭不远之 Wen-Choei，寓一大宅中。尚有数人避难此宅，或求生，或待死。及闻鞑靼兵至，匡国题其门曰“泰西传布圣法士人居此”。将所携之书籍，望远镜及其他诸异物陈列桌上，于中设坛，上挂耶稣像。鞑靼见之惊异，未加害，其主将召匡国至，礼接之，去其汉人衣，易以鞑靼服，遣回杭州教堂，出示禁止侵犯。

一六四八年为二百五十人授洗，中有士人数人，又有云南著名进士一人教名保禄。时杨廷筠女〔教名阿格奈

(Agnès)亦率诸贞女布教杭州。(前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八年部分。)

一六五〇年被选为会计员赴罗马。自福建登舟,赴
258 菲律宾群岛,转附海舶赴欧洲。舶主荷兰人,经望加锡(即乌戎潘当)^①西迈,海行顺利,惟至英、法海峡遇逆风吹至爱尔兰、英吉利之北而抵挪威。匡国遂绕道,经行德意志、比利时,沿途备受各国学者欢迎^②。抵荷兰之阿姆斯特丹,即从事于《中国新地图志》及其他诸书之刊行,然会中命令至,促其赴罗马。

①时荷兰人占领望加锡未久。匡国以中国新近革命事语荷兰人,荷兰公司遂决于一六五五年遣使赴北京。(《北京传教士记录》,卷 II,一九页。)

②参看巴耶(Bayer)《中国博物志》,序言,二〇页。

一六五四年抵罗马,发四愿。经五越月之长期讨论,始获得教皇亚历山大(Alexandre)七世与枢机省之许可,降谕许用中国礼仪。此谕颁布之时在一六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②。

①关于此问题,可参看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

匡国事毕赴葡萄牙,于一六五七年在里斯本借选派之教士多人乘舟东迈。此次海行不及前次之顺利。始为海盗俘,备受虐待,继受风波之苦,数濒于危。据毕嘉(第一一八传)说,同伴十七人死者十二^①。然匡国虽历经艰险,尚不以为苦。(前引索特威尔书,第一章。)

①参看第一二一《陆安德传》附注,其中列有殁于海上数人名。

顺治帝闻汤若望神甫言，知匡国从泰西还，特为颁给凭证，许匡国及其同伴入境，并召之赴京师。命广州官吏供给舟船，及旅行必需诸物。赖此凭证入境者，计有神甫十四人，沿途颇受优待。（聂仲迁《中国历史》，一三页。）

一六五八年至杭州，得浙江巡抚佟国器之助，建筑新堂，修理旧堂，诸堂为之焕然一新。杭州教堂在其后任洪度贞（第一〇一传）神甫时落成，为中国全国最美丽之教堂，后毁于火^①。匡国一六六一年六月六日歿。

①此堂在一名天水之地，由佟巡抚之妻 Agathe 与肃王妃 Judith Tchao（见第八〇《利类思传》注④）出金建造，在一六五九年动工，一六六一年洪度贞神甫布教时代落成。然匡国曾在一六六〇年举行开堂礼，时受洗者二百零七人。（前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五九年部分。）

匡国为人谨慎、温和、仁慈而博学，教内外人皆重之，病危时官吏常来视疾。葬杭州城外方井南。

葬后十八年，即一六七九年时，其尸未变，殷铎泽（第一二〇传）、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白晋（第一七一传）诸神甫并言之矣。殷铎泽神甫改葬其遗体时，启棺视之，尚未腐坏，毫无臭味，容貌如生，衣服亦未缺损，教内外人争往瞻视。（前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九年部分。前引柏应理书，八九页。）嗣后迄于最近时代尚保存如故。瞻礼日教民辄赴墓所，坐遗骸于椅上，为理其须发，而后为之祈祷。崇拜偶像之人亦奉之为神，在墓前焚香祀之，其尸忽化为灰^①。

①北京代主教田类思(Delaplace)先为浙江代主教时目击此事。(费赖之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九三年间传教浙江之赫克曼(Heckmann)神甫亦曾手记其事。

260

其遗著列下：

(一)《天主理证》一卷。

(二)《灵魂理证》一卷。

上二书土山湾有合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附目九〇号)前有马相伯序。钩按是本题曰《真主灵性理证》，相伯先生序称：“匡国刊述之书颇多散失，即如《灵性理证》第二十二篇，所见本亦全缺。兹补缀而重刊之。”则今本已有所补，非原帙矣。

(三)《速友篇》一卷，一六六一年杭州刻本，前有张安茂、徐尔学(光启孙字顺之)、祝石(字子坚，兰谿人)，三序。今见本缺安茂序。是篇与利马窦神甫之《交友篇》性质相同。

(四)匡国曾用汉文撰有《辟轮回说》，今未见。按阳玛诺(第三一传)神甫之《代疑编》已有此说。

(五)《中国新地图志》两卷，阿姆斯特丹，一六五五年。是书曾译成数国语言。凡图十七，附说明一七一页：中国总图一，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十五省，
261 每省一图，附日本图一。诸图于十五省之重要城市，皆绘有经纬度数，以北京经纬线为主。其后刊行人附以戈略斯(Golius)之《附录》及匡国之《鞑靼战记》(后第七号

书)。前有绪言二十六页，略述东亚大势，与夫中国各省之疆界，人民，贡赋，民俗，土产，稀见之草木，城市之古今名称，工业，名胜，山川。所本者疑是十七世纪初年之广舆记。当时识中国之舆记，要以是编为最完备正确，尚可备今日之参考。杜赫德神甫在一七三五年所撰之书，虽晚出，然后来未能居上也。〔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六四七栏。劳弗尔(M. B. Laufer)：《中国之名称》，载《通报》，二辑，卷八，一九一二年，七一九页。〕说，以支那之对音本于秦(公元前二四九年至公元二〇六年)者，即首先见于匡国之《中国新地图志》，今人大致皆采其说①。

①劳弗尔误以是编在维也纳出版，其实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而维也纳乃为一六五五年一月七日核准刊行之地也。参看曾德昭《中国通史》，四五五页。

(六)《中国先秦史》，记述中华民族伊始至基督诞生，四开本，慕尼黑，一六五八年。曾经佩尔蒂埃(Pelletier)道院长译为法文，巴黎，一六九二年。在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之《中国史》出版前，记公元前中国古代史之书，只此一本足备参稽。

(七)《鞑靼战纪》，记述鞑靼人通过战争侵占全中国，及鞑靼人习俗简介，八开本和十六开本，安特卫普，一六五四年；十二开本，科隆，一六五四年；十二开本，罗马，一六五四和一九五五年；十二开本，阿姆斯特丹，一六五五年。法文译本一六六七年在里昂出版，附曾德昭(第四一传)神甫《中国通史》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六四七栏。考狄《西洋人论中国书目》，六二三页。)

262 (八)《中国基督教徒数量和素质的简述》，四开本，罗马，一六五四年。此书乃递呈传教省诸枢机员者。

(九)致吉尔切尔书，其中有许多令人注目的观察资料，见吉尔切尔《磁铁术》。

(十)帐房卫匡国去传信部的行动，手稿。

(十一)《耶稣会士卫匡国交安德肋·阿贝琪 (Andreas Aeger)带来的中华帝国新世界报》，四开本，八页，奥格斯堡，一六五四年(考狄《书目》，一〇八三页)。

(十二)匡国旅行欧洲时，曾以所撰《中国文法》赠戈林斯(Golins)。此书颇有助于蒙采尔(Mentsell)和巴耶二人。(巴耶《中国博物志》，卷一，七〇、八八页。)

(十三)匡国曾将苏亚雷兹(François Suarez)之著述与一宁波人名 Tchou Cosma 者^①着手翻译，工作垂二年(一六四八至一六五〇年)，旋因派往罗马，译事中辍。(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八年部分。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六四六——六五一栏。)

①钩案：此人疑是朱宗元。

九一 穆尼阁 波兰人

一六一一年生^①——一六三五年入会^②——一六四六年至华^③——一六五六年九月十七日歿于肇庆。

穆尼阁(Jean-Nicolas Smogolenski(Smoguleki))神

甫字如德，其家与波兰诸望族为姻娅。以纳克斯克(Nakelsc)州让弟而入耶稣会。曾在罗马学校肄习一切学业，并肄习法律两年。一六四四年自请派赴中国^④。一六四六年传教江南。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一年间在福建，始与 263 艾儒略(第三九传)神甫共事，继与瞿洗满(第六三传)神甫相随。汉人据建宁^⑤，鞑靼复攻陷之，纵火焚城，教堂驻所尽毁，尼阁、洗满走建阳。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〇九年。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二五年。——补注云：据巴黎《传教史杂志》一九二九年刊三四五页引波兰教区名录，入会时在一六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③前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七年部分)作一六四三年，与汉文钞本著录之年同。

④弗兰科〔《一六四四年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神甫云，时与尼阁同行者尚有神甫六人，皆是派往中国者。其名曰：穆拉(Louis Moura)，葡萄牙人；拉法尔(Jean Rafael)，意大利人；菲诺卡罗(Jérôme Phinocaró)，籍贯未详；赛开拉(Barthélemy Sequeira)，卡斯提拉人；汪夫卢登(Henri Vanlurdon)一六〇八年四月十八日生于马斯特利奇城。兹数人行踪皆未详。补注云：意大利籍神甫拉法尔在未抵爪哇前抵于舟中，质言之，在一六四四年十月以前，见巴黎《传教史杂志》一九二九年刊三四七页。

⑤时在一六四七年。尼阁、洗满二人被绑赴刑场获免，语具第六三《瞿洗满传》。

尼阁至建阳又经他险。洗满赴乡传教时，尼阁适与县官谈论算术。民众疑此二人为间谍，一人出外通敌，一人将以城献，群赴县署拟执而杀之。有教外人某冒险奔告尼阁，尼阁避居其人之家。所有衣物及算学器械皆失。（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七年部分。）

福建省历经内战饥馑，艾儒略神甫恐尼阁居危地，召之赴南京。居未久，教务发达。（同上，一六五六年部分。）

一六五三年顺治帝欲见之，召之赴京师；尼阁请往关东一带传教，帝以关东一带危险，勿庸前往，如以居京不便，可随意往来内地各省。尼阁于是持有凭照，历行数省，所至之地，备受官吏优待。（上引鲁日满书，一九八页。汤若望《一五八一——一六六九年中国教务情况简介》，二二五页。）

264 云南无传教师，尼阁拟往，然因永历与鞑靼战，未果行。一六五五年至广东，得总督之介绍书，托利马第（第九九传）、王若翰（第一〇〇传）二神甫，俾往海南。尼阁随往，居数月，介绍二神甫于要吏，已而至定安，索还林本笃（第六八传）神甫房屋。（马利尼《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四三八页。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五五年部分。）

尼阁居海南时，有官吏某久事永历，曾经瞿安德（第九二传）神甫授洗而入教，至是未见尼阁。据说永历子当定（Constantin）朝中有一耶稣会神甫名巴波萨（Michel Barbosa）两年前在海南湾中与其他共载之葡萄牙人沉于

海，被诸小舟救出，现皆在此王朝中服务，而此王现尚据有中国南部数省也。当定王室多人教，而指导者乃太监庞天寿也。此海南官颇受汉人鞑靼人之敬重，对于尼阁深致敬礼，言时必跪于前。（上引马利尼书，四三九页以下。）^①

①钩案：此节疑出传闻之误，当时永历子年七岁，正随永历奔走流离，曷从有此当定朝？疑是永历朝之误。至巴波萨殆是卜弥格（第九三传）之误传。可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一三八至一三九页注二十一。

已而尼阁觉大限将至，于离海南前，向二神甫之一人作全部之告解，然后赴两广总督驻在之肇庆。既至肇庆，寓其友某大吏家，忽得暴疾死，时在一六五六年九月十七日。教内外人皆惜之，其传教之伴侣尤甚。（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五六年部分。上引马利尼书，四四一页以下。）

其遗著列下：

（一）尼阁居南京时，授泰西天算之学于士人薛凤祚，凤祚因刊刻下列二书：（一）《天步真原》，推算日月交食 265 之书也，三角之输入，似以此书为始；一题《天学会通》，亦言推算交食之法，将中西法融合为一。《四库全书》并收入。阮元《皇清经解畴人传》皆题为尼阁撰。（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九〇页。）

（二）《人命部》一卷，附《天步真原》后，乃言星命之书也。旧题尼阁撰，伟烈亚力（同上，一〇六页。）亦题尼阁

撰，然谓尼阁撰此诞妄之书，理不可解。余以为此书出薛凤祚手，盖柏应理、卫匡国之书录以及诸汉文钞本，皆未言其为尼阁之撰述也。钩案《守山阁丛书》本，书题作《天步真原人命部》，三卷，西洋穆尼阁撰。前有凤祚叙称壬辰（一六五二年）余来自下，暨西儒穆先生闲居讲译，详悉参求，益以愚见，得其理为旧法所未及者有数种云云。则是编出于凤祚甚明，旧题尼阁撰，误也。昔日治历数者，兼治子平星命之术，西法中亦为星命之术，疑凤祚曾质西法星术于尼阁，得其说，参以此土星命之说，而成是编。又考温葆琛《春树斋丛说》云：“国朝康熙年间西士穆尼阁氏著《天步真原》数种，隐然与《汉志》说合。其一曰性情部，则日月七政与在天经星性情咸备。其二曰世界部，谓七政之会冲，方可知晴雨寒暑也。其三曰人命部，选择部，则此星命术之妙用。近与舒继英、于兰林不同，远亦与蒋大鸣氏有径庭矣。原书薛北海凤祚为叙刻之。”后云：“选择部原本仍题曰回回历选择。”知尚有选择部一编尚佚而不传，而《天步真原》盖为全书之总题也。

（三）世界椭圆图。

九二 瞿安德 德意志人

一六一三年生——一六二七年入会——一六四六年
至华——一六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歿于广西。

瞿安德(André-Xavier Koffler)神甫一名纱微，字体泰，凯姆斯城富家子，世奉路德教者也。父为商人，丧妻，携

诸子居拉提斯邦城，改奉天主教。安德幼名沃夫格兰德 (André-Wolfgrand)，改教后名安德纱微 (André Xa- 266 vier)。一六二七年入耶稣会。就学时精研神学、数学。一六四〇年^①在里斯本登舟赴中国，比至，即与明朝最后诸王共患难。

①钩案：其登舟年似应从伯希和说，作一六三九年，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一二四、一二五页。

澳门曾遣葡萄牙兵三百人援助永历，安德尝与其主将弗雷拉 (Nicolas Ferreira) 相随。永历 (在位年始一六四七——一六六三年) 被广州官吏所弃时，太监庞天寿 (教名亚基楼) 亦有求去意，曾取决于安德，安德答曰：“一天主教徒处大事时，不可计生死，应崇天主而忠于其君。广东官吏之拥戴永历为帝，公为主谋，由是应患难相随，助其复国。与其走，勿宁死，使后人知君为忠臣，以身殉主。” (前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七年部分。)

天寿意遂决，不复求去。遵安德意为幼主、太后、皇后讲说天主教义，冀渐诱之人教。广西巡抚瞿式耜^①与总兵焦琏 (Luc Tsiao)^② 皆天主教徒，安德赖其力，在桂林建立教堂一所。又劝式耜助其传教安南，式耜致书于安南王，优礼诸传教士，由是一六四六年内六个月中入教者一万二千人。〔孟戴宗 (de Montézon)《交趾支那与交州教区》，五五页。〕

①式耜名见艾儒略 (第三九传)、毕方济 (第四〇传) 二神甫传。

②补注云 Luc Tsiao 亦作 Lu Tchén 或 Tsin, (杜宁-茨博特作 Cin) 与焦琏似为二人, 参看《明史》卷二八〇《瞿式耜传》。萧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一卷, 二三三、二三四页) 则谓此二人为一人。

267 太监庞天寿荐安德于朝, 宫中后妃对天主教义知之愈审。皇后尚游移, 天寿进言曰: “昔有不少帝后入地狱, 后如不入地狱, 则应受洗守诚。” (《维尔特-博特》, 二一九号。)

诸后妃经安德、天寿劝化后, 遂在一六四七年^① 四月于永历及全宫人在场时受洗。受洗者五人。永历嫡母教名烈纳(Hélène); 永历生母教名玛利亚(Marie); 永历后教名亚纳(Anne); 永历嫡母之母教名朱丽(Julie); 皇女教名阿加斯(Agathe)。朝中颇有非议者, 诸后主不顾也; 烈纳太后且命其子, 入见时须先礼救世主像。

①钩案: 据伯希和考证; 应作一六四八年, 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 一三六页至一三七页。

永历帝耽于逸乐, 未从诸后入教。永历妃先生一子早夭, 至是正后产生一子。皇子病, 永历始从诸后言, 许其受洗, 遂由安德举行, 教名当定。皇子疾瘥, 永历帝遣使赍重礼自肇庆赴澳门, 以赠教会。诸后别有物赠视察员, 日本教区区长, 会团长。使臣于一六四八年十月十七日抵澳门。又命卜弥格(第九三传) 神甫往使罗马^①。

①昔有疑诸后妃入教及卜弥格奉使之不实者, 诚无理由。马利尼神甫后数年抵澳门, 曾为辩证其事云: 永历经安德劝化, 是否入教虽不可知, 然太后烈纳、皇

后亚纳、皇子当定之人教，盖事实也。除当时之人证外，尚有太后及庞天寿致教皇及耶稣会长书，今尚存也。二后遣使赉厚礼赴澳门举行弥撒，亦一公开事实。致上弥格奉使事，语具第九三传。

数月后永历帝命安德赴澳门求援，澳门参事会及澳门总督遣兵一队炮二门赴援。（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八年部分。）268

澳门兵盖助防广州者，缘鞑鞑复又进兵围广州也，永历又奔肇庆，走广西，闻广州陷（一六五〇年）又逃贵州。安德遁他道，欲往从帝，所乘小舟在广西贵州交界处被鞑鞑兵追及。

安德登岸欲逃，鞑鞑兵至，遂遇害，时在一六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太监庞天寿命人寻其尸，葬于被害之地。（上引毕嘉书，第二章。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五二年部分。）

其遗著列下：

（一）《维尔特-博特》，第十号载有信札一件，系在一六四二年十二月三日从巴达维亚致奥国区长卢莫尔（Jean Rumer）者。此书述巴达维亚城事，且言荷兰人对彼与其同伴待遇甚厚。末言是年有耶稣会士四（应作五）人在日本受难。

（二）别有信札两件藏亚庞伊（Apponyi）图书馆；一件作于一六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是自苏拉特致苏莫拉克尔（Sumeraker）神甫者；一件作于一六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是自果阿致奥国区长者。皆言行程。269

(三) 安德曾将长崎商业主席戴斯德拉奇 (d'Els - dracht) 所撰关于卢安东神甫被害之记录, 由佛刺明文译为拉丁文。〔参看坦奈尔 (Tanner) 《不惜流血牺牲的耶稣会士》, 四一二页以下; 法文译本后附嘉尔寇《六十一位基督徒殉教记》(里尔, 鲁昂, 一六四三年。)]

(四) 佛刺明语信札数件, 并作于一六四八年。

(五)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阿勒甘布神甫书。(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四, 一一三六栏。)

〔附〕阿则维多 葡萄牙人

阿则维多 (Emmanuel de Azevedo) 神甫, 葡萄牙人, 一六四六年至华 (薛孔昭《名录》, 八二号)。余无考。

九三 卜弥格 波兰人

一六一二年生——一六二九年入会——一六四九年至华^①——一六五〇年发愿——一六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歿于广西边境。

卜弥格 (Michel Borm) 神甫字致远, 父为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 (Siggismond) 医官。弥格幼年殆亦习是业, 270 观其后来在其著作中表现之医学知识, 迥异常人, 可以知之。然竟弃世修行, 而于一六二九年在波兰教区入耶

稣会。毕业后，于一六四三年在里斯本附舟，一六四五年抵安南北圻之传教会。居数年，于一六四七年赴海南岛。（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四七年部分。）一六五〇年还澳门，发四愿，曾德昭（第四一传）神甫遣之至广西，在永历朝辅助瞿安德（第九二传）神甫。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五〇年。

新近受洗之明朝皇后欲遣使至罗马，谒见教皇，初拟命太监庞天寿往，然天寿未能远离，兹见弥格至，欲命弥格往使。安德、弥格请命于澳门诸道长，诸道长许之，弥格乃受命。

弥格持有烈纳太后致教皇及耶稣会会长尼克尔（Goswin Nickel）书各一件，又庞天寿致教皇及耶稣会会长书各一件。两书后题年月，可当一六五〇年十一月一日，余两书则题同年同月四日，皆汉文，并译为拉丁文^①。书意大旨在求教皇代求天主保佑，更冀多遣耶稣会士来华。天寿遣其左右二人随行，一人名罗若瑟，一名沈安德^②。（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九年部分。）

①拉丁文译文见马利尼《耶稣会神甫传教区》，五四一页；吉尔切尔《附图中国志》，一〇〇页；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九年部分。汉文原文曾经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教廷档库发见，转载于《圣心报》一七二七年八、九月刊。

②钩案：罗若瑟原作 Joseph k'o，沈安德原作 André Sin, kin，兹从伯希和考证之名改正，而假定其汉姓为罗为沈。原注云：据上引吉尔切尔书，若瑟作玛竇（Matthièn），疑其人有二名。案此玛竇是白乃心（第一一九传）神甫之伴

侣,亦经伯希和考出,非一人也。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一四一——一四四页。

271 弥格抵澳门,由其同伴在主教区教会管理人前,证明弥格有太后致教皇书,并在教会公证人前证明。中国日本视察员马雅(第九八传)神甫付与许可证,许其赴罗马商议某种事务,并亲见会长。莫里亚波尔(Méliapor)城大主教致教皇英诺森十世书,埃塞俄比亚总主教致耶稣会会长书,皆证明命使节之事非伪;盖以所持国书,其事毫无可疑也。

一六五一年一月一日,弥格自澳门登舟赴果阿,行经莫卧尔帝国、波斯、阿美尼亚、小亚细亚而抵士麦拿。又在一六五二年终附舟至威尼斯。弥格持庞天寿名帖入谒威尼斯共和国总统,而受使臣之优待。然耶稣会会长不赞成此种举动,盖依会中精神习惯,凡因事务而赴罗马者,非得会长许可,不能有所作为也。

一六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弥格在洛雷特(Lorette)致书耶稣会会长,自为辩解,且云:“由于这些理由和枢机员之赞成,余故将使命公开。如此事不惬会长心,一经示意,我或径至罗马,或立返中国,虽有损于声誉健康,无所惜也。弥格遂至罗马,甫抵罗马即有人疑其使命非真,嗣后历经种种烦恼。

有教中人某且谓此事为耶稣会士伪造之骗局,且疑弥格非本人。此事不难证明:凭证固甚多也。弥格尽出其凭证,诬者遂无言。英诺森死,亚历山大七世继立,始于一六五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作答书二通付弥格,转呈烈

纳太后及庞天寿。(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四四年和一六五三年部分。)

弥格奉使欧洲时,中国发生巨变。万历帝后人悉被 272
鞑鞑征服,逐永历于云南。太监庞天寿死(一六五三)。云南将帅不和,永历不能制。

永历又败,走依白古(Pégu)国王。白古国王昧于道义,以永历献敌。一六六二年举族被害,皇子当定亦死,时年十五岁。有人以皇子未死,其后裔尚存。永历二后及诸妃主被执送北京,居于一邸,终其残年。(鲁日满《鞑鞑中国史》,一七九页。)

诸后妃锢居之邸舍,属钦天监,防守甚严,只许一老嫗出入。此嫗是天主教徒,汤若望诸神甫等常赖其通声息,藉知诸后妃等奉教,至死不变。(上引鲁日满书,一八四页。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六二年部分。)

弥格奉使事毕,于一六五六年初数月中偕同伴八人在里斯本登舟,其能至中国者,仅柏应理(第一一四传)、鲁日满(第一二二传)、葛安德(第一三六传)神甫三人。弥格离罗马前,曾为吉尔切尔神甫翻译西安景教碑文,(本 273
传书录二号)。一六五八年抵暹罗。澳门参事会遣人劝其不必回澳门,免增澳门困难。弥格遂附中国海舟赴安南北圻。领海者是荷兰人,水手皆教外人,海行遇逆风,舟有破损,诸水手欲执弥格投之海,然未果行,遂取其经像等物掷海中。

是年六月抵北圻,得噩耗,求一领赴广西之向导而不可得,盖无人敢冒死偕往也。弥格决独行,然境上皆

有鞑靼戍守，不能入，乃求安南王许其重还北圻。北圻传道会长遣教中青年三人往卫之还，然已无及矣。

弥格历经远行之疲劳，至是遂不能支持，得重疾。一六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歿于广西北圻边界。相从至罗马之中国青年安德，至是仍相随，为之营葬，树立十字架与一碑于其墓前。事毕，偕一从中国境内逃出之官吏，与来迎之青年三人，共还北圻都城。（上引马利尼书，三四八、三四九页。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第一章，IX页。）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植物》，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甫作为鲜花和果实，一六五六年公开献给强盛的匈牙利至仁大能君主良波尔多·依纳爵（Leopoldo Ignatio），奥地利维也纳，一六五六年。是编是七十五页的一个小册子，列举中国的植物约二十种，奇异动物数种。附图二十三，皆不完善，然旁注之汉文名称虽模糊，尚能辨识。（雷慕沙《亚洲新杂纂》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七〇栏以下。）

（二）《中国植物》一书后附一六二五年发现之西安景教碑文。原刻图一面，仅刻碑首十字架与碑题九字。译文与说明书载吉尔切尔著作《附图中国志》，七页以下。两册，阿姆斯特丹。）弥格在其说明书中历述基督教之入中国，西安碑文之发现，并言翻译碑文时得二华人助：一人名沈安德，一人名玛竇。

（三）致托斯坎（Toscane）大公书，一六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作于北圻。弥格以二石寄赠大公，谓此石可解蛇

毒。石之叙述见上引吉尔切尔书，八〇页。此信札一七八〇年在佛罗伦萨重刻于《塔尔乔尼·托尔则蒂 (Targioni Torzetti) 成长记》，卷二(1)，二四四页。

(四) 《在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甫谨将埃及爱底布 (Oedipus egyptiacus) 的汉文赞词献尊敬的费迪南三世》。这是吉尔切尔神甫所撰《埃及爱底布》篇前之第二十五赞。第二十六汉文赞在前赞之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七十一栏。)

(五) 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甫以明廷派往教廷使节身份所作《中国皇室成员入教及教会情况简报》，八开本，巴黎，一六五四年。是编盖为一六五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士麦拿发表之演说。始用波兰文刊行。德文本颇有删节改窜，载上引《维尔特—博特》书，十三号。略言鞑靼人关前基督教流行中国之经过，继言瞿安德神甫为烈纳、玛利亚、亚纳诸后等授洗事。

(六) 《中医脉诀》，在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甫著。此书埋没二十年，经东巴达未 (Batavo-Orientoli) 首席医师安德肋·克罗叶鲁 (Andreas Cloyerus) 收集残本，公开发行，为欧洲医药界所欢迎。后承耶稣会士账房柏应理神甫从中国寄回完整的校正本。

《中医规范》或《中医手册》，后收集于《风趣杂记》中，其内容有：1. 从汉文书籍翻译的脉诊四卷；2. 精通中医的西士所作脉诀汇集；3. 精通中医的西士所辑中 275
医著作拾零；4. 辨舌色苔特征及金木五行论病症。四开本，一六八六年。钩案是编乃弥格撰之中国医诀，费赖之

误引雷慕沙说将是编与克拉耶 (Andreas Clave) 前在一六八二年刊行之《中国药物标本》混而为一，今从伯希和说，将此条后之文删除。可参看《西域南海考证译丛》三编，一七九页以后。

(七) 吉尔切尔《附图中国志》，第六册，二二五页引有《中国事项简介》，并谓弥格贻有《论文学创作》一篇，今收入其书第六辑中。

(八) 在利玛窦《改编地理学》中的中国版图，卷七，第二十七章。

(九) 《中国皇室成员入教及教会情况简报》卷后之告读者文，弥格尚撰有未刊著作数种，今刊其目录于下：

1. 在华耶稣会士宣传基督福音，感化工作中所遇主要问题。

2. 中国要理问答，即在华耶稣会士宣传宗教信仰采用的主要方法。

276 3. 只在中国或印度发现的果和树，有绘图及特性简介。

4. 中国占星术。

5. 公元前五十多年已风行的中国伦理哲学，中国人的祖师孔子书。

6. 中医，独特的诊脉术，能预告症状及病的精神状态。传授自公元前数世纪。

7. 中华帝国——旧称丝国或大契丹——地图。附中西文简介。

8. 中国动物学史。

(十)《中国事项简要介绍》，钞本现藏巴黎邮局街耶稣会士图书馆。

(十一)《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甫受烈纳皇太后、皇太子当定与皇后赴教廷奏称皈依圣教文件》，钞本现藏卡尔庞特腊斯(Carpentras)图书馆。

(十二)自威尼斯致布鲁塞尔书二件，并作于一六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七三栏。)

九四 张玛诺 葡萄牙人

一六二一年生——一六三八年入会——一六五一年至华——一六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发愿——一六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歿于南京。

张玛诺(Emmanuel Jorge)神甫字仲春^①，葡萄牙人。一六四三年赴印度，修业毕赴澳门。教授文法和文学二年，传教六年。入内地后先传教上海，旋至南京。一六六〇年教民集资建筑教堂一所，赵(simon)^②出资尤多，盖其人历任显职，至是罢归也^③。

①钩案：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仲春作仲金。

②钩案：此人名见第八十《利类思传》^④。

③玛诺居南京时，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一六五五年遣派之使臣抵南京，纽霍夫(Nieuhoff)记有云：“吾人见一耶稣会士名里斯本(Emmanuel de Lisbon)来船欢迎使臣，欲延使臣赴其舍宴饮。使臣以公务解，然遣我偕书记官拜

伦(Baron)往。我所见耶稣会士之柔和坦白,从未有逾斯人者。彼愿尽其全力为我辈效劳。”(纽霍夫《教会东方联合省遣使中国记》卷一,一三九页。)

277 一六六二年被派管理淮安教务。其地教民信心渐懈,玛诺乃振作之,教民遂参加瞻礼祭式祈祷如故。(上引毕嘉书,第一编,第五章,XII。)

已而押解教师入京之朝命至,总督素重玛诺,留之数日,然后遣兵卒护送赴京。抗京后锢东堂。(聂仲迁《中国历史》,一九七页。)后同诸神甫共解广州,越六年,至一六七一年时,重还淮安。一六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歿于南京,葬雨花台下。

玛诺撰有《一六五二——五三年、一六五四年中国年鉴》,一六五五年五月七日,一八页,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书目,f. fr., 9773.布鲁克尔(Brucker)注〕

九五 成际理 葡萄牙人

一六二二年生——一六四一年入会——一六五一年至华——一六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发愿——一六八六年三月三十日^①歿于淮安。

278 成际理(Félicien Pacheco)神甫字竹君 葡萄牙人。

一六四一年入会。练修毕,赴印度,在印度完成一切学业,教授文法二年。一六五一年派往江南,历管上海,松江、淮安、南京等处教务。勤劳不息,致染重病。赴松江

修养，而劳作如故，往来上海附近所属二十五驻所间；一月中得新人教者三百人。复得疾，还南京，而杨光先仇教之事起。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八七年。此一六八六年见杜宁-茨博特书。然墓碑作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则应当一六八七年五、六月矣。

初解至苏州，旋解至北京，已而与诸神甫共被押解至广州看管。际理有管理才，为人贤明温和，遂被命为区长，一六六六至一六七六年间两任区长，并一任视察员。

诸神甫居广州时，曾在际理领导之下，开一六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之著名会议，各派传教士皆列席签名。会议之目的在谋行动之一致，凡关于礼仪问题，与夫祀孔祀祖，皆在会中取决。余若妇女领受圣体，抹临终油、婚仪，异教人尤其是食斋人之入教，背教人之悔而来投等事，皆有决定。订立规章凡四十二条。一月二十六日际理在此末次会议中请诸神甫共为中国传教会推举一护教圣者，会众一致推举玛利亚(B. V. Marie)之夫圣若瑟(St. Joseph)。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赴罗马时，以推选之结果呈教宗座，业经宗座正式核准。〔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书，一六六九年部分。瓦坎(Vacant)《辞典》，中国(礼仪)，二三七二页。〕

锢居广州诸神甫共谋救护中国传教会之方法。彼等不知何日再能获入内地，却见新至者入境之艰难。以为部分挽救之法，不如养成中国传教士，即用华人劝化华人人教；罗文藻(Grégoire Lopez)神甫在教难时独自维

护宗教于不坠，有先例可证也。然则用何法养成华籍教士欤？在澳门训练青年，授以拉丁文，然后遣之入内地欤？此澳门诸神甫之意见也。抑选年高有学识之士人为之欤？广州、北京两地诸神甫皆赞成此说。教皇保罗五世(Paul V)教翰许用华语举行弥撒，斯其实行之时矣。此二法各有利弊，莅会者未能权衡轻重，遂决定由宗座决之，乃遣殷铎泽神甫代表赴罗马，请命于教皇及耶稣会会长。(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六九年部分。)

际理请后重还南京。一六七四年为著名巡抚佟国器授洗。国器妻阿加斯(Agathe)先已入教，与许夫人同为女界信教者之楷模，至是劝化其夫、其子、其亲属悉皆入教。国器历任四省，素以保教为己任，传教士皆敬爱之。仇教事起，辅政大臣忌之，遂罢官，退居南京。在家建礼拜堂一所，际理及在南京诸神甫常莅此举行弥撒。国器后歿于一六八四年。(上引杜宁-兹博特书，一六七四年部分。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一六三页。)

其后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来南京，代际理，际理在一六八三年顷赴淮安，一六八六年歿，葬于城外五里之教会坟园。

九六 汪儒望 法兰西人

一五九九年生^①——一六三二年入会——一六

五一年至华——一六五〇年十二月二日发愿

——一六九六年十月七日^②歿于济南。

汪儒望(Jean Valat)神甫字圣同,法兰西人,在图卢兹入会。其初诸年事迹未详。一六四五年自里斯本登舟赴印度,在此传教四年。当时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甚难,儒望似从印度陆行,假道邻国而入境。其始传教杭州,继至南京,后居上海若干时,未几赴直隶。一六五二年在山东。

①有一名录著录其一六一三年生,又有一名录著录其一六一一年生。其墓碑谓其在一六九六年十月七日歿,春秋九十有七,则其出生之年应在一五九九年兹从之。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九七年十月七日。

一六五六年被召至北京,辅助汤若望神甫,缘当时不许利类思(第八〇传)、安文思(第八八传)二神甫出城,则鞑靼入关后开始在直隶省内诸城村传教者,儒望盖为第一人。顺治帝临幸汤若望神甫宅时,儒望偶亦在侧。有一次驾至,未经通报,即入,二神甫仓卒出迎于教堂门。帝历视教堂、花园、祭器、书房,赐二神甫坐,欲聆其拉丁语。如是垂一小时,而扈从之王、大臣二、三人则待于户外。(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一编二六页。)

儒望赴正定劝化七百六十三人入教,六年后复至正定,见教民信心仍笃,入教者增加四百九十人,次年增加七百人。龙华民(第十七传)神甫卒后,一六六〇年顷儒望被派至济南管理教务。儒望既至,教务日见发达,每年入教者约五百人。(上引毕嘉书,第一编,第五章,XXII。)

又由济南传教邻近诸地,远至直隶边境,当时新增圣母会八所,天神会一所,礼拜堂十所,泰安教堂一所,皆儒望之

成绩也。(同上)儒望与多明我会神甫科罗拉多(Domique Cororado)和方济各会神甫利安当(Antoine de Ste-Marie)同管全省教务,合衷共事。如有赴外巡视教区者,必留一人居济南。(聂仲迁《中国历史》,一九〇页。)

一六六五年一月二十日吏役来捕,未经讯问,即投之狱,居狱一月,备受窘苦。其书籍经吏役发现者尽没收,然所有祭器、弥撒祷文、圣经、徽章等物,皆得及时隐藏。解至北京,锢于东堂。已而投于狱,与恩理格(第一二六传)、金弥格(第七〇传)二神甫同禁狱内。(上引鲁日满书,二五八页。)

其后礼部提讯时,诸神甫皆项被绳系,牵拽而往,挫辱备至。科罗拉多已得疾,至是疾愈甚,送还东堂。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急为诊治,然已无及矣,一六六五年五月九日歿^①,得年五十岁。计在教三十四年,传教中国二十年。十五日后,禁诸神甫于一大庙中,已而复迁回东堂,至于押解之时。(上引聂仲迁书,一九〇、二〇六页。)

①科罗拉多神甫出生于昆萨教区之兰德拉特城,在萨拉曼克入多明我会。一六四八年在菲律宾,继在柬埔寨,一六五五年至中国,传教福建、浙江、山东三省,颇有成绩。

儒望请后还济南,遂留济南,至于死时,唯每年作传教之巡历,若干次而已。儒望虽高年,历经牢狱迁谪之苦,而其志不懈。一六七八年时在江苏徐州建设教堂一所。缘有官吏侯姓,年近八十,妻死人教,越一年病故。在生时无子嗣,遗留七百金以供建筑教堂之用。儒望即

以此金在徐州建筑天主堂一所。(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四年部分。)

一六七九年山东直隶交界暴民毆击教民,而官吏置教民于狱。儒望乞南怀仁神甫作书,狱遂解。(同上,一六七九年部分。)一六八五年山东临清有官吏某尝习算学及教义于怀仁,至是在临清建教堂一所,劝化六百人,作书致儒望,请其莅临清授洗。(同上,一六八五年部分。)一六八八年冬儒望巡历直隶诸堂,经其授洗者七百人,次年有官吏传讯儒望,罪其传布天主教也。一六八三年儒望任副区长,康熙南巡时,儒望与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同在南京,被传见,语见《毕嘉传》。

一六九六年十月七日儒望歿,葬济南,春秋九十有七。其遗著列下:

(一) 自济南致图卢兹区长书,作于一六八五年五月十九日,言康熙南巡抵南京,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病故,安多神甫蒞华事,见《威尔特-博特》书,一六号。

(二) 巴拉(Balat)(原文如此)和聂仲迁两神甫的精湛著作《论中国之斋戒》。〔亚历山大(Noël Alexandre) 283《多明我会会士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辩护书》,科隆,一六九九年,《文件》,一五七页。〕

九七 客方西^① 法兰西人

疑在一六五五年至华——一六五八年歿于西里

伯斯岛。

据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二八栏)神甫云:客方西(François Clément)神甫隶属印度传教会。其始末未详。据下列二篇,其人似在一六五五年至中国:(一)客方西神甫《一六五五年五月七日寄自中国的信,记述耶稣会士龙华民的生平和逝世》,四页,八开本;(二)东印度耶稣会神甫记录有客方西神甫所撰的《果阿见闻及中国行记》(八开本,巴黎,一六五九年)。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曾著录有客方西神甫名,谓其为法兰西人,被派赴中国。一六五八年殁于西里伯斯岛。据弗兰科神甫说:彼在一六五七年离里斯本。昔有一神甫曾至中国某港,未能入境,而在一六五六年或一六五七年初还欧洲,不知与客方西神甫是否为一人。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客方西是新译名。

九八 马雅^① 葡萄牙人

一五九九年生——一六一三年入会——一六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殁于澳门。

马雅(Sébastien de Maya de Amaga)神甫似未入中国内地,一六五五年顷尝为中国日本视察员。一五九九年生于葡萄牙,一六一三年入会。在马杜拉传教数年。一六四〇年因教务而入狱。一六六四年殁于澳门。索特威尔和卫匡国二神甫书并写其名作“d'Amaga”。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马雅是新译名。

其遗著列下：

(一) 一六四〇年自马杜拉致马拉巴尔区长阿则维多(d'Azevedo)书, 载伯特兰德(Bertrand)著《马杜拉传教团》, 卷二, 三〇八页。

(二) 写本一种题曰《印度教会》, 内载对印度教友所遇伦理难题的指示。(索特威尔《作家书目》, 二三二页。) 284
又有三种著述皆未涉及中国。(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五, 七七二栏。)

九九 利玛弟 葡萄牙人

一六一六年生——一六二九年入会——一六五
六年至华——一六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发愿
——一六七〇年前后歿于海。

利玛弟(Mathias de Maya) 神甫字圣先, 出生于葡萄牙之阿塔拉亚城。一六四〇年赴印度。在隶属日本教区诸传教会中服务十年。教授文学三年, 哲学一年, 神学三年。一六五一年任澳门副团长。越五年陆安德(第一二一传)神甫被派赴海南岛, 因障碍横生未果往, 会中命玛弟代之。玛弟与王若翰(第一〇〇传)、穆尼阁(第九一传)二神甫偕往, 由尼阁介绍于海南岛官吏, 语具尼阁传。海南岛自林本笃(第六八传)神甫歿后, 迭经兵燹, 教民散走。玛弟等至, 招集流亡, 得教民三千人, 分隶琼州、临高、定安三传教所。

285 一六六二年玛弟被命为副教区长，巡历中国南方诸省。仇教事起，玛弟适在江西赣州，意欲留中国，与诸道侣同共患难。然有人进言，中国皇帝禁与澳门往来，玛弟既自澳门来，恐中国以此罪玛弟，玛弟遂还澳门。

会中命刘迪我(第一〇二传)神甫代玛弟为会督，玛弟携瞿笃德(第一二三传)神甫赴广州。(聂仲迁《中国历史》，二一五、二七七页。)中国区长任满，玛弟又第二次被任为日本区长，遂赴马来群岛开辟新传教会。中途遇海盜，被俘留八月，最后遇海险歿于海中。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皇帝与皇后接受信仰报告》十六页，四开本，里斯本，一六五〇年。

(二)鲁日满(第一二二传)神甫的《中国鞑靼史》题词中引有一手写本，记载一六五九至一六六二年间之中国事变，亦为玛弟手笔。

一〇〇 王若翰 意大利人

一六一〇年生——一六二七年入会——一六五六年至华——一六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发愿——一六八二年歿于澳门。

王若翰(Jean-Baptiste Brando)神甫字振先，那不勒斯人。一六四〇年赴印度；教授文学四年，嗣后在各地工作亘十六年。一六五六年偕利玛弟(第九九传)神甫赴

海南岛。玛弟行后，若翰尚留居此岛数年。一六六六年被召还澳门，任会团长，一六八二年歿于斯城。（马利尼《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四开本，罗马，一六六三年。）

—〇— 洪度贞 法兰西人

286

一六一六年生——一六三四年入会——一六五六年十一月至华——一六七三年七月七日歿于杭州。

洪度贞(Humbert Augery)神甫字复斋，法兰西人，一六五四年出发时，已为在教辅佐人。曾为文法、文学修辞学等科教员。其赴中国盖取波斯、印度、暹罗一道。同行者刘迪我(第一〇二传)聂仲迁(第一〇四传)二神甫，别有高伯特(Paul Gobert)和佩罗莫尔(Pierre Peyrome-re)二神甫在抵果阿前歿于道中。三神甫于一六五六年十一月初抵中国。度贞被派至杭州，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建筑之教堂在度贞任内落成。度贞赍贡品赴京，受伤还杭州后疾稍愈。有在教之老人某无子嗣，举其财产赠教会，在杭州附郭建筑教堂一所。(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第五章，VIII节。)

已而仇教事起，度贞被拘，知县事者初善待之，旋投之狱。度贞带足镣，痛甚，既不能行，亦不能立。足旋肿延至腿，既而全身皆肿，见者莫不悯之。县官恐其毙于狱，

迁之至县署，然对门居者是一武官及其妻妾，度贞见之颇为不欢。（聂仲迁《中国历史》，二三二页。）

287 度贞居狱时，吏役捕多明我会士瓦伦斯（Philippe Leonardo de Valence）和萨尔帕特利（Dominique-Marie Sarpetri）（西西里人）二神甫；同会之闵明我（Dominique Navarete）神甫亦自投狱；此三人居别一狱中，未与度贞同居一处。已而吏卒多人押解四神甫入京。

行五、六日抵苏州，登舟至山东，然后登车。车簸甚，度贞肿反消，后数月遂能行。以一六六五年六月终抵京。（同上）

居谪所六年，度贞于一六七一年重回杭州，复居杭州二年。未死前，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适自欧洲还，度贞幸得以教堂付彼管理。

一六七三年二月七日卒，葬杭州城外大方井。

一〇二 刘迪我 法兰西人

一六一〇年生——一六二七年^①入会——一六五六年^②十一月至华——一六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发愿——一六七六年^③一月二十八日歿于上海。

刘迪我（Jacques le Favre）神甫字圣及，生于巴黎，巴黎法院推事之子也。既成年，虽经其母与家庭之

反对，然在一六二七年毅然入修院。练修后在冈城(Caen)授古典学、修辞学各二年；在布尔日及巴黎授哲学四年，288最后在布尔日大学授神学六年，德高学博，一时无两。

①墓志云天启乙丑年十六岁，则其入会，似在一六二五年。

②墓志云顺治丁酉年四十八岁，则似在一六五七年至华。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第四四页。)亦作一六五七年。

③墓志云康熙乙卯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六岁，(居中国十八年，在教五十年) 则其歿于一六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矣。(高龙鞏神甫补注)

罗历山(第五三传)神甫归自交趾，痛惜欧洲司铎无事可作者人数颇多，而中国须待传教师救赎者，人数何止亿万。迪我闻言遂请赴中国。耶稣会会长倪格尔先未允教区之请，嗣后意转，乃予同意。迪我于一六五四年出发，时年四十四岁，同行者四人。(参看第一〇一《洪度贞传》)其经行之地为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流域、波斯湾、印度海、暹罗，沿途历经艰苦，同伴二人歿于中途。(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七九页。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法兰西，一月二十七日。)

一六五七年迪我偕洪度贞神甫从澳门赴江西，中途遇盗匪七十人，尽劫其物。迪我记有云：“群盗殆以我罪最重，而集众怒于我一身，我头上受二枪伤，一刀伤；伤后掷我于溪水中。”幸遇许夫人援救，命人舁接之至其家，诊治三月始愈。许夫人见迪我之忍耐、谦逊、温和，

因奉之如同圣者，嗣后常援助之。（上引柏应理书，四四页。）

既至赣州，巡抚佟国器待之如友，其友谊历久而不变。国器为建教堂一所，又为购置宽大驻所一处。一六五八年教堂落成，国器亲临，并招群官至，参加开堂典礼。先作乐开堂，礼毕聚宴。迪我时于华语尚未熟习，国器乃代之宣教，首言天主教之优良，次励群官保护，并劝彼等人教，复刻一碑记置迪我客室中。（聂仲迁《中国历史》，五一页。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五七年部分。）

迪我虽年事已长，然于中国语文进步甚速。尝集士夫三百人讲说教义，并引中国古籍之文，以证天主之存在，聆其说者无一人对之持异议。一六五九年迪我赖佟巡抚之助，修葺建昌教堂住宅，并在距赣州十月程之福建汀州建筑新堂一所。次年又在其地建筑圣母堂一所。一六六二年，得群官助在吉安建筑教堂一所。（上引杜宁-兹博特书。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第二章，XIV节。）

一六六三年迪我受命为南京驻所道长。时鞑靼欲驱葡萄牙人出澳门，禁与外人贸易。顾澳门为传教士入中国境之唯一门户，迪我因急赴北京，与汤若望神甫谋挽救策。居数月，事解，一六六四年五月还抵南京，时佟巡抚已移抚江南矣。（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七四页以下。上引毕嘉书，第五章，XIII节。）

南京旧有教堂，虽经张玛诺（第九四传）神甫修饰，佟巡抚嫌其小，拟建大堂一所，嗣后因仇教之事起，未果行。

然迪我已得教民之巨资，建筑大堂一所，有 Chim^① 姓者出资尤巨。城外亦有教堂一，小驻所二。（上引毕嘉书。）

①高龙鞏（《江南传教史》，卷一，一一四页；卷二，九六页）神甫云：“近代撰述写作 Cin；盖本意大利人笔录。疑其姓秦，然未能必其是也。”

四辅政大臣下诏押解诸教师入京，副区长利玛弟（第九九传）神甫适在江西，闻讯立召迪我至，以中国传教会之事委之，而赴广州。（参看第九九《利玛弟传》）迪我时与新抵赣州之方玛诺（第一二九传）神甫同行，至是乃以方玛诺神甫托穆迪我（第一〇八传）神甫，而还南京。（上引聂仲迁书，二一四页以下。）

知江宁县事者素与诸神甫友善，未即拘拿，命诸神甫留教堂中待期出发。其意欲径解诸神甫赴京，会苏州巡抚遣人至，提迪我、毕嘉（第一一八传）、成际理（第九五传）三神甫赴苏，与柏应理（第一一四传）、鲁日满（第一二二传）、潘国光（第七九传）三神甫一同解京。（上引聂仲迁书，二六九页以下。）

一六六五年六月半间，大吏一人，官卒多人押解诸神甫离苏。迪我在道甚窘苦，盖其胃甚弱，加以头创复裂，发热几濒于死，赖天主佑获生。（上引聂仲迁书，二七五页。）

一六六五年九月六日四辅政大臣降旨，除留京四神甫外，余俱解往广东看管，并谓天主教为邪教，不许奉行。

诸神甫同具公呈，辩其教乃正教而非邪教，不特未有害于国，且有益于公私，彼等愿舍身流血以卫之。（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七页。）法官受杨光先贿，（光先曾 291

纳贿七万两),不受理,是月十三日解诸神甫出京。

用牛车八辆送诸神甫至运河登舟,遣役卒押送。大舟三只载诸神甫,小舟一只载押解官。押解官颇吝嗇,然待诸神甫颇知礼貌,在一定限度内任其自由。

行四月抵南京,易小舟,载至南昌;复易舟行至南安,登岸陆行,踰高岭至南雄,又登舟,而在一六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抵广州,在道凡六月。(上引聂仲迁书,二九二页以下。)

广东总督安置诸神甫于一教堂中。有奉教绅耆李百铭而教名若望者,先曾助杨若瑟(第一三〇传)、罗阁伯(第一三二传)、方玛诺(第一二九传)三神甫及副区长利玛弟(第九九传)神甫等暨中国修士二人还澳门,至是愿为诸神甫保人而任看管之责。百铭请于总督,不用吏役看守,使各神甫各居一室,揭去门外告示。聂仲迁(第一〇四传)神甫(上引聂仲迁书,三〇一页。)记有云:“吾人每日得在两小堂中举行弥撒。可出外游行城中,然不得至城外,吾人得谓以城为牢狱也。”

诸神甫粮应由官家供给,然诸下级官吏延不发给,许夫人闻之,寄一万二千金以供衣食需。总督与其长子亦各赠二百金,然总督子别有用意也。一日总督子召迪我、恩理格(第一二六传)、汪儒望(第九六传)三神甫聚食,欲彼等言总督短,因以陷之。诸神甫不从,总督子乃拘诸神甫,以迪我为其长,缚两手于背,命人批其颊,拔其须;挫辱备至,而后放三神甫归。(上引聂仲迁书,三〇〇页以下。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六五年部分。)

迪我居谪所六年，还上海时，运载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枢而行，乘官船，船上悬大牌，上刻奉旨归堂四字。上海附近七十村镇之教徒闻讯驾八十余舟至上海欢迎。舟至黄浦，诸教徒执旗作乐以迎迪我。许夫人之兄弟三人亦至。地方长官遣人献礼物并教堂门钥以付迪我。（上引柏应理书，五九、六〇页。）

迪我见崇明岛民数来上海受洗，乃决往此岛布教，藉口往访崇明新官及素识之武官龚某，遂赴崇明。许夫人特赠旅行必须之物，及赠送官吏诸物，以备在崇明购置房屋一所用于建设教堂之用。迪我赖武官龚某之助，在崇明建筑教堂一所，是为此岛六新教所之母堂。（上引柏应理书，六八页。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二年部分。）

一六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歿于上海，葬会中圣母 293 堂墓地。

其遗著列下：

（一）《论中国礼仪之争》或《依据中国敬祖祀孔的历史事实，从神学作说明》，八开本，巴黎，一七〇〇年。是编前有著者小传及答闵明我神甫书，抄本现藏斯特-热奈维埃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五七二栏以下。）

（二）一六五七年九月八日自上海致书，述其抵华及中国现状事，八开本，巴黎，一六六二年。

（三）一六六四年八月三日自南京致弗拉古耶（Fraguyer）神甫信札节文；同日致驻巴黎会计员夏胡（Chahu）神甫信札节文；一六六四年十一月九日自南京致同一神甫

甫信札载《中国基督教近况》，十二开本，巴黎，一六六三年。（考狄《书目》，八三〇页。）

（四）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自某阿致威某信札，载《国外书信》，巴黎，一六六三年（参看考狄《书目》，八三一页。）又有传抄信札一件，一六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写于广东，抄本十八页，现藏巴黎图书馆（参看考狄《书目》，八二六页。）

（五）《钦天监事件辩护书》，是编为汤若望神甫作辩护，现藏斯特·热奈维埃学校图书馆。

（六）《论钦天监正职》（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五七一栏以下。）是编亦为刘迪我或方德望（第六五传）神甫手笔。

一〇三 傅沧溟 法兰西人

一六〇六年生——一六二五年入会——一六五六年至华^①——一六六〇年十月九日歿于琼州。

罗历山（第五三传）神甫归法国时，曾以其动人的叙述备言中国及安南南北圻传教之进步，而此种新兴教区须要教师正切。闻其言而有感于哀者甚众，教中人尤甚，因是会中有会士数人请求会长派往远东。

①前引柏应理书：一六五七年；前引毕嘉书，第二章，VI节，一六五七年。

会葡萄牙国王若望四世亦请派会士至少七十人赴东

方传教，许用葡船载往，不取船资。一六五四年会长许十八人东行，就中由刘迪我（第一〇二传）神甫率往者四人：即聂仲迁（第一〇四传）、洪度贞（第一〇一传）、佩罗莫尔四神甫。一六五四年八月三十日自波尔多登舟由狄若瑟尔（Tissanier）（第一三三传）率往者五人：即阿比埃（Jacques Albier）、穆迪我（第一〇八传）、穆尼阁（第一〇五传）、克罗切（Cloche）、毕嘉（第一一八传）五神甫；同年十月四日自瓦纳出发者庞赛特（Poncet）、包德特（Beaudet）、弗西蒂（Fuciti）、方玛诺（第一二九传）神甫四人；一六五五年二月自拉罗舍耳出发者沧溟、乐类思（第一〇六传）、穆格我（第一〇七传）神甫三人。十八人中列法国籍者十六人；中有数人原被派至北圻，亦入中国，语具后此诸传。（孟戴森《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六六、六七页。）

傅沧溟（Jean Forget）神甫字遐及，香槟人，东渡前曾发四愿，两任会团长。一六五六年抵澳门，派往海南岛。年事虽高，语言未谙，然其为人慈善、贤慎，教内外人皆敬爱之。一六五九年在海南岛都会琼州建筑教堂一所，并将海南岛官吏前此歿收之驻所索还。

沧溟越四年歿，时在一六六〇年十月九日，葬琼州城外。

[附]巴莱笃 西班牙人

295

巴莱笃（Didace Baretto）修士，侨居新西班牙（墨西

哥)之西班牙人之子也,毕方济(第四〇传)神甫居南京时(一六三四至一六四一年),为辅佐修士。

当时泉州颇有台湾、菲律宾之西班牙人侨居,巴雷笃疑自泉州来。

一六三五年名录无其名。似在一六三六至一六四六年间隶耶稣会,似在一六三六至一六四〇年间在杭州练修;从杭州派至南京。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五年间解除誓愿还俗,而服务于鞑靼,一六四七年在广州援救毕方济神甫时,其人已为武官。(参看第四〇《毕方济传》。高龙鞏《江南传教史》,卷一,四八四页。)

一〇四 聂仲迁 法兰西人

一六一四年生^①——一六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入会^②——一六五六年至华^③——一六五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发愿——一六九五年歿于赣州。

聂仲迁 (Adrien Greslon) ^④ 神甫字若瑞,出生于佩里格,于一六四七年八月十四至一六五〇年八月二十三日间,传教加拿大休伦 (Hurons) 部落中凡三年,已而在各学校教授文学、神学。一六五四年首途赴中国,一六五六年抵澳门。仲迁长于算术。澳门与华官发生纠葛,特遣其偕李方西(第八七传)神甫同赴广州谒总督,冀总督重其学而敬其人也。然总督不愿聆其言,加镣铐而投之狱。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闻其事,上疏请释,二

神甫始出狱。(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五六年部分。)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一八年。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三七年。

③上引柏应理书作一六五七年；上引毕嘉书，第二章，VI节著录之年同。

④其自署名作 Grelon，而不作 Greslon。〔马尔定(F. Martin)神甫注〕。案其名写法 Grelon同(Greslon并用，亦有时作Grellon，然在当时文件中常作 Greslon。

仲迁被释后，与傅沧溟(第一〇三传)神甫同被派至海南岛。一六六〇年沧溟死后赴南雄，欲在其地新辟一传教会，然因有困难而未果。继入江西担任赣州教务。时福建之汀州，江西之吉安等处传教所并隶焉。(聂仲迁《中国历史》，七九页以下。引毕嘉书，第一编，第五章，XI节。)

已而护教者渐疏远，仲迁逆知朝中有不利消息，而风潮将起。一六六四年终，官吏命其与瞿笃德(第一二三传)、方玛诺(第一二九传)二神甫离去赣州。笃德时抵赣刚三月，玛诺抵赣甫三日。仲迁等将行，利玛弟(第九九传)、刘迪我(第一〇二传)二神甫至，互商之结果，玛弟与笃德同赴广州；迪我与玛诺同赴南昌。仲迁则赴吉安，时吉安有教堂一所，小驻所一处也。(上引聂仲迁书，二一一页以下。)

“吾人流涕之讯传布(赣州)城中，教内外人来教堂者，为数不可胜计。教内人之来，乃因此恶耗而表示忧郁；教外人或因好奇心之驱使而来，或因辱骂吾辈而来，余则乘机窃夺堂中诸物，竟至盗及树木。”(同上，二一四页)。

仲迁至吉安，将经书及堂中器物隐藏，进至南昌时聂伯多

297 (第六四传)、殷铎泽(第一二〇传) 二神甫已入南昌狱矣。仲迁记有云：“知县待我甚善，然曾询我经像等物何在，我答以二月前在赣州被逐时，堂中诸物皆被掠矣。”(同上，二二一页)。

仲迁下狱后，与伯多等同禁一处，然伯多、铎泽二人先起解，至五月一日，仲迁始取道南京赴京师。一六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抵京，謁东堂，已而与诸神甫同谪广州。谪后于一六七一年重还江西。一六七四年吴三桂举叛旗，讨伐三桂之鞑靼军取吉安、南昌，时仲迁居南昌。据仲迁所记，南昌居民被杀者逾十万，而被掳之七万五千人尚未计焉。鞑靼军将待仲迁甚厚，交还其居宅，遣人护守，并出令不许侵害省内所有教堂。(同上，二二二页和《中国历史续编》)

颇有人以为仲迁曾返法国，其实不然。仲迁留居江西，而至一六九五年殁于赣州，月日未详。

其遗著列下：

(一)《古圣行实》四卷。

(二)《一六五一至一六六九年间鞑靼统治时代之中国历史》〔十二开本，巴黎，一六七一年〕。是书分三编，上编记顺治年间事，中编记康熙初年事，下编记康熙亲政前后诸年事。所记杨光先在京内外仇教之事颇详，盖仲迁得诸目击耳闻者也。书后附《中国历史续编》。

(三)《关于中国礼仪之记录》。

(四)巴拉 (Balat) 和聂仲迁合著《论中国之斋戒》。

参看第九六《汪儒望传》第二号书。

(五)《一六六九年北京朝中关系诸神甫及算术之大事记》。是编经波斯曼 (H. Bosmans) 神甫刊行，题曰：《有关南怀仁文献》，布鲁日，一九一二年。

(六)《对多明我会士闵明我神甫所著一书的该注意之点》，钞本现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

(七)一六五四年十月三十日发自果阿之信札，钞本七页，也藏邮政街图书馆。

(八)手钞信札，布罗蒂埃 (Brodier) 神甫藏。

(九)一六六九年及一六七〇年所寄信札。

(十)《神甫们发配广州后之遭遇》，奥尔良 (Orléans) 神甫引自《明清两代争雄史》一七〇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七三九栏。)

一〇五 穆尼阁 法兰西人

一六一七年生——一六三七年入会——一六五六年至华^①——一六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发愿——一六五七年^②歿于南昌。

穆尼阁 (Nicolas Motel) 神甫字全真，穆氏昆季三人之长也，皆出生于贡比涅，皆在香埃区入耶稣会，皆自此区赴华，而三人死后同葬一处。尼阁赴华前，尝教授文学六年。哲学二年。一六五四年终发足。一六五六年终抵澳门而入内地。抵江西甫三月歿于南昌，时在一六五七年初，(毕嘉作一六五六年)，柩停南昌二十余年，至一六

七八年其弟穆迪我(第一〇八传)神甫始运柩与别一弟穆格我(第一〇七传)神甫同葬武昌。

①柏应理作一六五七年。

②毕嘉作一六五六年。

现存有尼阁一六〇六年作于果阿之信札若干件，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一三三六栏)。

499 一〇六 乐类思^① 法兰西人

一六〇九年生——一六五七年至华——一六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歿于南昌^②。

乐类思 (Louis Gobbé) 神甫字能虑，名见傅沧溟(第一〇三传)神甫传，请求赴华传教时，年事已长矣。以一六〇九年生，教授哲学数年，颇有成绩。刚至澳门，即被派往内地，一六五七年初数月至福建，旋至江西。一六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歿于南昌，葬南昌。

①布鲁克尔作 Jobée。北平图书馆藏钞本，汉姓作罗，未著汉名。

②布鲁克尔作一六六一年，与一六六三年名录著录之年同；《圣教信证》作一六五九年。

一〇七 穆格我 法兰西人

一六一九年生——一六三七年入会——一六五七年至华——一六七一年歿于赣州。

穆格我 (Claude Motel) 神甫字来真，乃穆氏三神甫之年最幼者。一六五五年自法国首途，一六五七年初抵中国。(毕嘉书第一编，第二章，VI节)。初派至陕西，管理汉中、城固等地教务。习居城固，常至小寨，小寨者，方德望 (第六五传) 神甫乐居之地也。许夫人子 300 缙曾 (Basile) 赴四川任所，请首长派一神甫同行，穆迪我 (第一〇八传) 神甫被派往。迪我至湖广，许夫人留之传教武昌，改派其弟格我入川。

格我于一六六二年离汉中，赴重庆，缙曾馆之官署，并给一适当处所为教堂。居七、八月，经其授洗者一百七十人。

已而赴保宁府开辟一新教区。(上引聂仲迁书，七三页以下。)

新受洗者有现任知县数人，前任知县若干人，生员甚众。南江知县某受洗后，宣传教义甚力，不仅合家入教。一六六四年格我再入川，授洗之一百五十人，皆其人宣传之果也。曾在南江建筑教堂一所。(上引毕嘉书，XIII节。)

格我除四川教务外，兼管汉中、城固、小寨及陕西诸

荒山中传教所数处。教民在小寨共建广大美丽教堂一所，每届中国新年，聚附近教外之人来堂观礼，礼毕聚食，由是教民日增。

301 一六六四年终，格我闻仇教消息。格我适在城固，闻讯即赴县署自投。越若干日始下狱，手足带锁镣，腕皆伤破，居狱十余日，解赴京师。（上引聂仲迁书，二五一页以下。）

其仆某相随不离，随之至京师，至广州。格我在解途中，解役索贿未得，颇虐待之。已而与李方西（第八七传）神甫会，于一六六五年七月同抵京师。（同上，二五四页以下。）

谪后六年许还本堂，乃赴陕西，未至，于一六七一年歿于赣州。一六七八年其兄穆迪我（第一〇八传）神甫运其柩，与其兄穆尼阁（第一〇五传）神甫之柩合葬武昌。一八五二年其墓毁于长毛之乱。一八六二年湖北代主教徐类思（Célistin Spelta）为之修复。

格我有一六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信札一件，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一三三六栏。）

一〇八 穆迪我 法兰西人

一六一八年生——一六三七年入会——一六五七年至华——一六九二年六月三日^①歿于武

昌。

穆迪我 (Jacques Motel) 神甫字惠吉，穆氏昆季三 302
人，迪我居次。赴华前曾教授文法、古典等学六年，修辞
学一年。一六五七年初抵中国，(毕嘉书，第一编 VI 节。) 派
往江西。迪我至南昌，教堂驻所皆渐倾圮，迪我得许缙
曾助，悉皆修复，并于一六六〇年扩而张之。次年缙曾擢
官四川，欲携迪我同行，然其母与妻留迪我，迪我遂止武
昌。(上引聂仲迁书，六二页以下。)

①布鲁克尔作八月二日。

许夫人为购房屋一所，并建教堂一处，仇教者闻之
不安，有一小官阻止迪我入居新屋；僧人亦具呈于官扼
之，幸许缙曾行前曾以迪我托诸官保护，诸官常左袒之。
越四年有教民二千二百人，省中最高武官冯某 (Fong
Tsang-ping) 亦入教，许在所辖二大城中建筑新堂，然仇
教事起，未果成。(上引聂仲迁书，六五页。上引毕嘉
书，XIII 节。)

解诸教士入京之朝旨至武昌，副区长适因要务偕迪
我赴南昌。事毕迪我欲还，南昌教民固留之，迪我不从，
冒风波渡鄱阳而还武昌。时有方玛诺 (第一二九传) 神
甫私人内地，脱事发祸不可测。迪我颇为之焦急，幸有一
教民仗义援救，匿玛诺于一安全处。(上引聂仲迁书，二
二六页以下。)

迪我于是藏其经像祭物，遵陆北行，冒风沙，越二十 303
三日行抵京师。(同上，二二九页以下。)

谪居广州六年后还武昌，继续传教。有退職显宦某

年已高，阅读教中书，因人教，合家四十人暨亲友五十人悉皆随之受洗，其人在原籍建筑教堂一所。（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四年部分。）

太皇太后弟佟国正奉命讨吴三桂，行次武昌，迪我晋谒。国正表示优礼，率诸大官入教堂礼救世主像，并囑巡抚妥为保护。（同上，一六七五年部分。）

304 一六七八年迪我赴南昌运其兄尼阁（第一〇五传）、弟格我（第一〇七传）二神甫遗骸归葬武昌，并在墓旁自营生圻一所。一六八五年湘潭新任官名 François Fiang 者，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之挚友而兼为门弟子者也，甫至任所即建筑堂一所，以践宿约。教外人愤，诬其动用公帑，诉之京师。其人辩枉，事遂白。越一年升任他省官。其后任某受贿金百五十两，拟毁教堂，迪我赴官诉辩，事遂解。（同上，一六八五年部分。）

一六八六年迪我在德安府城建一新堂。曾入谒知府，知府喜，为出示保护。数月后人教者五百人，而知府亲至堂礼救世主像。（同上，一六八六年部分。）

最后六年事迹未详。后于一六九二年歿于武昌，据墓碑歿于是年六月二日，然据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信札，则谓其歿于是年八月二日。

又据王石汗神甫说，迪我十年以来未见欧罗巴人，石汗抵武昌时，已未及接受告解矣。（布鲁克尔神甫注）

其遗著列下：

（一）〈成修神务〉三卷。

（二）〈圣洗规仪〉二卷，一六八九年武昌刻本。

一〇九 林公撒 葡萄牙人

305

一六一九年生——一六三七年入会——一六五七年至华——一六五七年歿于南京。

林公撒 (Emmanuel Gonzalez de Oliveira)^① 神甫，葡萄牙人。一六五五年在里斯本登舟，一六五七年初抵中国，即派至南京，越数月歿。

①余疑本传之林公撒与后传之林玛诺同属一人。当时文件从未见有并举此二人名者，有公撒则无玛诺，有玛诺则无公撒。惟在后来文件中始将此二名合列。所指者盖为一葡萄牙神甫，其人在一六三七年顷入中国，居未久歿于江西，葬于南京。意者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之一编辑人，因其人姓 Silva，故译其汉姓作林，又以林斐理(第二五传)神甫之名 Félicien 属之，遂致一人两传欤。(高龙肇神甫注)

一一〇 林玛诺 葡萄牙人

一六五七年至华——歿于南京，年月未详。

林玛诺 (Felicien da Silva) 神甫字能定。吾人仅据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①《耶稣会神甫名录》略知其事。一六五七年至华，派往江西南昌传教。已而由南昌

至南京，未久歿，葬雨花台下耶稣会墓地。

①参看第一〇九传注。

306

一一一 冯公撒^① 葡萄牙人

一六一三年生——一六五七年至华——一六六〇年歿于澳门。

冯公撒 (Gonzalve Fonseca) 神甫，葡萄牙人，一六一三年生，一六四三年赴印度。在印度完成其学业，晋司铎。曾任中国副教区会计员数年，或居印度，或居澳门。其为人性情温和，有才智，教内外人皆乐近之。继为澳门副会团长，亦为人所爱敬。既而调日本教区，忽在一六六〇年得暴疾死，人皆之惜。歿年四十有七。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冯公撒是新译名。

一二二 郭巴相^① 中国人

一六五七年顷入会——一六五七年顷入内地。

郭巴相 (Sébastien Correa) 修士生于澳门^②，一六五七年顷入会，同时入内地。一六六〇年在延平与郭纳爵(第七五传)神甫相随，一六六三年和一六六九年在澳门，余未详。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郭巴相是新译名。

②薛孔昭《名录》著录其为中国人。

一一三 郭玛诺^① 中国人

一六五七年入会——一六五七年入内地。

郭玛诺 (Emmanuel a Costa) 修士,亦生于澳门^②,与前人同。一六五七年入会,同时派入内地。一六六〇年及一六六三年在江西与聂伯多(第六四传)神甫相随;一六六九年还澳门。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郭玛诺是新译名。

②薛孔昭《名录》著录其为中国人。

一一四 柏应理 比利时人

307

一六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生^①——一六四一年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五九年二月五日发愿——一六九二年^②五月十五日歿于果阿附近海中。

柏应理^③ (Philippe Couplet) 神甫字信末,出生于马林 (Malines),入弗朗德勒-比利时教区之耶稣会。热心传道,请赴中国,后遂成为最著名传教士之一。先是卜弥格(第九三传)神甫奉明朝末代帝后书使教廷,至一六五六年返华,应理偕往。抵华后陆续传教于江西、福建、湖广、浙江、江南等省,而在江南之松江、上海、嘉定、苏州、

镇江、淮安、崇明等地传教时为最多，惜其详情不明。

①巴斯蒂安 (Bastien) 神甫之《历史纲要》。(一八八〇年刊，一九七页。)瓦达克 (Waldack) 神甫作一六二三年；索默尔沃热尔神甫作一六二八年；另一名录作一六二二年，薛孔昭《名录》同；杜宁-茨博特神甫书似作一六二〇年。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九三年，未言何月；汉译日文《清朝全史》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歿于果阿。

③北京图书馆藏钞本作斐理而不作应理。

应理居江南时得许太夫人之助，曾建筑并修复教堂甚众。应理盖从湖广被召至江南，而在一六六三年时主持南京教务，时南京有信徒六百人。一六六四年仇教之事起，应理适传教诸乡，为四百四十人授洗还。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遣之至镇江避难，比闻诸神甫被逮讯，遂亲赴苏州投案，而与诸神甫共解至北京，已而谪广州，至一六七一年重还江南传教。(上引聂仲迁书，二五七页以下。)

一六七六年刘迪我(第一〇二传)、鲁日满(第一二二传)二神甫歿后，应理于一六七七年蒞崇明，教务赖以发达。应理离此岛后，教务由常熟太仓、无锡等地诸神甫主持，一六九六年时，分为九个传教所，共有教徒三千人。(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四年部分。)

一六八〇年被选为中国副教区之代理人，奉派赴罗

马接洽会务，请求增派教师，并请许用华语举行教仪。一六八一年十二月五日在澳门附荷兰船，而于一六八二年十月抵荷兰。用华语举行教仪事固未获准行，顾因刊布其著述，留居欧洲甚久，影响人心实深。

应理赴罗马时，许太夫人曾以金爵一及圣饰品若干嘱其代献于圣依纳爵礼拜堂中。松江信教妇女争以戒指、手镯购制此类饰品。许太夫人别以献物嘱其供献果阿城圣方济各墓前，并以本人及其诸女所制之刺绣分赠各教堂。罗马、马林两地之耶稣会教堂，巴黎之修士院，曾受有此类绣品若干。许太夫人知应理必须进谒教皇，曾嘱其购取诸传教士之华文撰述四百余种以献（内有利类思神甫之《弥撒经典》）。圣座得之甚悦，命藏教廷图书馆中。（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一二五页。）

应理在华首途时，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曾作书致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召之来华，以书付应理，嘱其面交；后应理居巴黎时与若翰接洽者不止一次。夏斯（de la Chaise）神甫曾介绍应理于国王路易十四，并言若遣派具有智慧德行之人赴华，其成绩伟大可预睹也。〔见尚特劳斯（Chantelauze）撰《夏斯神甫传》中，载有夏斯神甫致诺耶（de Noyelle）神甫书。〕国王已知前偕罗历山（第五三传）神甫赴华之法国耶稣会士几尽歿于各传教区中，而
309；
现在急须补充，遂以重金赠偕应理赴华之诸传教士。〔塔夏尔（Tachard）《暹罗行记》，卷一，三页。〕会有遣使赴暹罗之举，行期因以延展。事具洪若翰神甫传（第一七〇传）。

旋因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国王争夺保教权之事起，应理留居欧洲亘十年。葡萄牙国王对于凡未在国王前宣效忠之誓者不许登舟；而应理视此举违背教廷规约，因是致稽其行。行期既展，应理遂返其故乡马林省视家人。时其父尚存，年逾八十，诸弟无恙。应理除赴法数次外，曾赴荷兰与柏林，备受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吉劳姆 (Frederic-Guillaume) 优待。诸国研究华事之学者若克莱耶 (Andre Cleyer)、蒙采尔 (Mentsell)、穆勒 (Muller)、泰沃奈 (Thevenet)、皮克特 (Louis Picquet) 等应理皆与缔交。至是将其《西文四书直解》刊行，并拟附以汉文，然因铸字不易遂止。

已而罗马和葡萄牙之争息，应理取道比、英、西班牙等国而至葡萄牙，偕斯皮诺拉 (Spinola) 神甫^① 及同伴十余人^② 在一六九二年三月登舟。此行颇不幸，应理与同伴之神甫修士共十五人，能行抵中国者，樊西元 (第一九三传)、法安多 (第一九四传)、万惟一 (第二〇三传) 三神甫，费某 (第二〇一传)、鲍仲义 (第二〇二传) 二修士而已^③。舟距果阿三百公里，海中遇大风暴，舟运巨箱倒，伤应理首，一六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伤重歿于舟中。〔《瓦达克文集》，卷九，二一三页。《柏应理传》所引万惟一 (Van der Beken) 神甫一六九四年十月信札〕。

① 斯皮诺拉持有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及后任教皇英诺森十二世致康熙皇帝书，第一书作于一六九〇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二书作于一六九一年九月二日。此二书皆未送达，盖斯皮诺拉神甫在一六九三年七月七

日病歿于安南南圻沿岸也。据杜宁-茨博特(一六八六年部分)神甫说,此神甫曾经教皇英诺森十二世之选定,与葡萄牙国王彼得二世之认可,受命为南京主教。则其人盖为南京第一任主教矣。

② 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亦有计划循陆路由俄国西伯利亚率其他传教师至北京,事具明我本传。

③ 弗兰格神甫书(《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三八九、四六七页)曾著录有此次旅行歿于中途之诸神甫姓名,是为杜甫尔(Nicolas Dufour)神甫,比国人,夏朗德(Jean Baptiste Charand)神甫,瑞士人,布拉克(Christophe Brock)神甫,德意志人,当德(Pierre Dande)神甫,法国人,奥佐利俄(Bernard Ozorio)修士,葡萄牙人,别有法国神甫布朗(Marcel Le Blanc)则歿于莫桑比克沿岸。先是此神甫从暹罗还法国,中途被荷兰人俘获,又送入米德尔堡狱中,迄于一六九〇年始被释出。甫释出即请派赴中国。

其遗著列下:

(一)《百问答》一卷,一六七五年刻于北京;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二五年第六版: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二四三号)

(二)《永年瞻礼单》三卷。

(三)《圣教铎音》一卷。

(四)《四末真论》一卷,一六七五年北京刻本;一八二五年松江刻本;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二五年第四版,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一九〇号)。

(五)《圣玻尔日亚行实》一卷。

(六)《週岁圣人行略》。

(七)《圣若瑟祷文》。

(八)《徐光启行略》，一六七八年应理与张星曜合撰。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新藏手钞本三一—二二号。——古兰《国家图书馆汉文书籍目录》，〇二三。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四一页，二三四号。有以是编误属利玛窦者，见上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七九三栏；《清朝全史》，卷一，一七六页；《清代通史》，卷一，五八四页；《明末清初输入西学之伟人》，六四页。（刻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圣教杂志》。）

(九)《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法文译本，十二开本，巴黎，一六八八年；西班牙文译本，八开本，马德里，一六九一年；弗刺明文译本，八开本，安特卫普，一六九〇年；汉文有许采白神甫译本，颇多改订，题曰《许太夫人传略》，一八八二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二七年由沈锦标神甫重订，仍刻于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七四〇号）。

(十)《一六七一年流放广州传教士获释返回内地后中国教区情况汇报》。

(十一)《中国传教区现状简报》。此手钞本作于一六八三或一六八四年间。观其标题，此本似即前号书之意大利文译本。惟观其第一篇之第一第九两节，其文较繁，似未付修改；第九节志许太夫人德行及病亡事。

(十二)《耶稣会神甫名录》。此编是从圣方济各·沙勿略一五八一年去世之时到一六八一年止，所有在华传

扬耶稣基督的会士名录，四开本，巴黎，一六八六年，附载于南怀仁神甫《清帝国的欧洲天文学》书之后，可参看本书第一二四怀仁本传第三十六号书。汉文亦有译本，题曰《圣教信证》。

(十三)《中国哲学家孔子》，巴黎，一六八七年。此书汉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乃应理与殷铎泽(第一二〇传)、恩理格(第一二六传)、鲁日满(第一二二传)诸神甫合撰。书分五篇：(一)题献路易十四世词；(二)绪说；(三)孔子传，疑出殷铎泽神甫手；(四)《大学》、《中庸》、《论语》译文；(五)应理撰年表数篇，一六八六年及一六八七年刻有单行本：第一表始纪元前二九五二年迄纪元初；第二表始纪元元年迄一六八三年；第三表三皇世系表，载二千四百五十七年间黄帝以下八十六帝王世系。

(十四)《中华帝国历史年表》，一七〇三年。(参看索 312 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五六六栏。)

(十五)考狄《书目》，五五九页，著录有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钞本四九页题曰：《中华帝国历史年表引言》，后题一六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于广州。

(十六)信札(见瓦达克神甫撰《柏应理传》，载《比利时教会史资料选集》，鲁文，一八七二年，卷九，一——三十一页)：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安特卫普致区长德肯斯(Dekens)书；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同一区长书；一六五九年二月四日在澳门致某神甫书；一六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广州致某神甫书；一六七一年九月七日在广州与鲁日满(第一二二传)神甫致区长书；六七一年九

月十一日致区长书。(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六二页。)

(十七) 一六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广州致亨舍纽斯 (Godefroid Henschenius) 神甫书，见威斯切尔斯 (Visschers)《未公布的神甫书信》，十二开本，阿纳姆，一八五七年。

(十八) 致蒙采尔数书。(巴耶《中国博物志》，卷一，六三页)。

(十九) 应理携归有《汉文文法》一册，以贻文学院皮克特 (Picquet)，后巴耶 (Bayer) 即据此书而撰《汉文文法》。(《中国博物志》，卷一，六八页。)

(二十) 应理并将所撰《汉文字典》一部留在巴黎。雷慕沙以为蒙采尔之字典(九卷)应出诸传教师手，尤应以属应理也。

(二十一) 波蒂埃 (Pauthier) 藏书出售时，其中有关
313 于中国礼仪问题之文件一册，多有应理手迹，卷前应理撰有手序。(考狄《书目》，一〇六二页。)

(二十二) 一六八六至一六八七年致帕波布罗克 (Papebroch) (Papenbroek) 书十件，现藏波兰迪斯兹兹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五六六栏。)

一一五 苏纳 德意志人

一六一九年生——一六三八年入会——一六五
九年至华——一六六〇年九月十三日^① 歿于济

南。

苏纳 (Bernard Diestel) 神甫字德业, 德意志人, 十九岁入耶稣会。其为人也, 作事勤而有恒。一六五六年携白乃心神甫(第一一九传)同至中国。行前德意志帝利奥波德一世曾以国书共礼品嘱其进呈顺治皇帝。汤若望神甫(第四九传)恐朝廷视礼品为贡物, 命勿进呈。

已而入钦天监, 然不受官职。顾北京气候与彼不相宜, 乃请赴山东; 抵济南未久, 得赤痢歿, 时在一六六〇年九月十三日。葬于济南, 南怀仁神甫(第一二四传)为作墓志。

①上引毕嘉书作九月十七日, 兹从墓志。

其遗作现仅存有信札数件, 见布鲁塞尔图书馆藏《威尔舍姆(Wilcheim)神甫著作集》, 卷二, 六八二八至六八六九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三, 五七栏。)

一一六 吴尔铎^① 比利时人

一六二二年生^② ——一六四六年十月三十日或十一月二日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六二年四月八日^③ 歿于印度。

吴尔铎 (Albert d'Orrille) 神甫字绍伯, 生于比京布鲁塞尔, 为人聪明、温和、刚毅、仁慈, 抵华后传教陕西。时耶稣会长尼克尔 (Gosutin Nickel) 以赴印度与中国, 假道于好望角, 危难既多, 需时亦久, 欲使传教师试求一

较稳捷之陆路，乃命汤若望神甫（第四九传）选人探路。若望请于顺治皇帝，取得护照，以付尔铎与白乃心（第一一九传）二神甫，俾任探路之责。

一六六一年六月^①二神甫携带通晓语言熟习地理之回教翻译一人，从西安出发。渡哈刺契丹沙漠，凡三阅月，而至西藏之 Barantola，此地即拉萨也。后逾山而至尼泊尔，又经孟加拉、贝那拉斯、而抵亚格拉城。在道凡二百一十四日，停留之时尚未计焉。尔铎抵此未久歿，时为一六六二年四月八日。亚格拉城传教师罗斯（Henry Roth）熟悉印度语及波斯语，遂同白乃心神甫偕行而至罗马。

①布鲁克尔书记作 Dorville 或 d'Orville；薛孔昭《名录》作 de Dorville；毕嘉书作 d'Orville；威塞尔斯（Wessels）《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记》，一七六页云：是为多尔威尔（d'Orville）诸侯康特（Louis Le Comte）之第三子。

②上引威塞尔书，一七八页作一六二一年八月十二日或二十日。

③同上，一九七页，据白乃心传及尔铎墓志，作一六六二年四月八日。

④同上，一九八、二〇三页，作四月十三日。

一一七 郎安德^② 葡萄牙人

一六二一年生——一六三九年入会^①——一六

五九年至华——一六六一年^②歿于福建。

郎安德 (André Ferran) 神甫字骏生, 葡萄牙人。为人温和厚重, 明敏而有决断。传教福建, 甫三年^③ 患天花歿, 葬福州。未至闽前, 先传教于江苏淮安, 一六六一年徙闽也。

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所译《论语》, 前有安德手序, 作于福州。

①北京图书馆藏钞本题其名作傅德业。

②前引毕嘉书作一六六二年。

③毕嘉书作甫四年。

一一八 毕嘉 意大利人

一六二三年生^①——一六三九年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五九年二月五日发愿—— 316
一六九六年歿于扬州。

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神甫字铎民, 彼芒(Piemont)之尼斯城人。十六岁入罗马圣安德修院; 继授古典学和修辞学三年。虽然身弱多病, 力请派赴中国, 遂于一六五四年偕狄若瑟神甫(第一三三传)自波尔多赴里斯本(参看本书第一〇三《傅沧溟传》)。继在一六五五年共狄若瑟、方玛诺(第一二九传)、穆格我(第一〇七传)、穆尼阁诸神甫自里斯本登舟赴印度, 八月二十一日抵果阿, 一六五六年抵澳门。初传教江南, 得信教妇女赵氏

(参看第八〇《利类思传》^①) 布施，于一六六〇年在扬州建筑教堂和住宅各一所。一六六三年又得 Monique Min 之助，在镇江建筑教堂和住宅各一所。(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第二章，XIV 节。)

①据罗文藻(Grégoire Lopez)主教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致宣教部书，谓毕嘉神甫得年六十九，则其生年应在一六二二年。(参看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

毕嘉仿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先例设置会团。一六六四年，扬州计有会团五所。其第四会团则供收养弃儿之需。嘉常赴南京、常州、仪征等处传教，兵、商及其他各界之人入教者甚众。(上引毕嘉书，第一编，第五章，XVI 节。)

仇教事起，毕嘉适奉道长命赴南京，闻耗急返扬州教堂，然教堂已经先被封闭，继被劫掠矣。毕嘉受讯数次，
317 继留镇江一月，已而解赴苏州，转解北京，而谪广州。(上引聂仲迁书，二七四页以下。)

毕嘉在谪所中(一六六五至一六七一)任会计员四年。一六七〇年九月八日始被释，次年还传道所。一六七二年李方西(第八七传)神甫歿，毕嘉恐陕西传教缺人，乃请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转请于朝，许其运方西柩赴西安，为之守墓。时陕西诸城镇共有教堂二十二所，毕嘉因以守墓为名，而继方西传布宗教于陕西(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八六页以下)。

其后毕嘉似重返江南。一六七三年扬州长官李某愆

恶僧，杖之八十，僧毙杖下，长官因论抵^①。嘉入狱为之授洗，其人遂为基督教徒而歿。（前引杜宁-茨博特书，见一六七三年。）

①钩案：嘉庆扬州府志卷三八，江都县知县康熙十一年任李时灿，十二年任文谟，此扬州长官疑指时灿。

一六八〇年毕嘉授命为副区长，巡历数省，而常居澳门。一六八四年授命为南京道长，自是以后常居南京。康熙皇帝南巡至南京时，曾召见毕嘉于行宫，蒙恩赐物。适继毕嘉任副区长之汪儒望（第九六）神甫亦在南京，并蒙召见，垂询久之。帝询毕嘉等有无天主像物在身，毕嘉即以十字架呈献，帝视毕还毕嘉^①。后帝南巡自南京赴扬州，毕嘉赶至扬州接驾，亦蒙召见，慰谕有加。（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七九页。）

①参看加亚尔（Gaillard）：《南京史地概貌》，二四三页。（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四年部分。）

毕嘉在南京设置一小修院，延在教士人教授品行端正之青年；又设置士人与讲说教义人之修道会教所。 318

一六八七年毕嘉赴扬州，迎接自宁波赴北京，初次遣派之法国耶稣会士。次年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至南京，与毕嘉同居二年。同时罗文藻主教偕莱奥尼萨（de Leonissa）、康和之（d'Argolis）二主教、叶宗贤（de Glemona）神甫^①亦蒞南京，与二神甫同处。（《传教信札》，卷三，九八页，一七〇五年二月十五日。）

①钩案：此数人非耶稣会士，故本书无传。

一六八九年康熙皇帝南巡至南京时，召毕嘉、若翰二

人至行宫，垂询甚久。会浙江禁教事起，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受胁迫，毕嘉乘进呈气管等仪器入京之便，为之营救。毕嘉至京，帝留之三年，频荷宠贲。一六九三年重回南方主持淮安、镇江、苏州等地教务。一六九六年得疾，数日歿于扬州，春秋七十有四，葬西门外金匱山下。

其遗著列下：

(一)《鞑靼人入关后中国天主教之发展》，四开本，维也纳，一六七三年。是书撰于谪居广州时，分三编。第一编记满人入关后各省教务状况。一六五〇年至一六六四年间全国受洗者共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五八一年至一六〇五年间受洗者仅有十五万人。第二编记四辅政大臣仇教及诸神甫在京内外受虐待，迄于押解广州事。第三编记谪居广州事，并及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之歿。

(二)《中国礼仪问题之辩论》，十二开本，七七页，列日，一七〇〇年。

(三)《对中国礼仪可以沿用之申辩》，九六页。此本现藏巴黎邮政街耶稣会图书馆，不知与第二号书是否同为了一本。

(四)上一图书馆还藏有《对北京几位神甫的怀疑》(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〇七六栏)。

一一九 白乃心 奥地利人

一六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生^①——一六四一年十月十八日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八〇年九月三十日殁于匈牙利^②。

白乃心 (Jean Grueber) 神甫字葵阳^③，一六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奥地利国之林茨城。精研数学，自请派赴中国。一六五六年同苏纳(第一一五传)神甫发自罗马，历小亚细亚，阿美尼亚，波斯，而抵霍尔木兹。自是附舟，而于一六五八年七月抵澳门。后未久被召至北京，320居二年。〔《阿斯特莱 (Astley) 旅行记》，三〇一页。〕

①前引薛孔昭《名录》误作一六二〇年，应以本书所志生年为是。参看上引威塞尔书，一七二和二〇三页。

②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六五年。至若柏应理神甫谓其在一六八四年殁于德国，并误。

③钩案：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作阳葵。

已而受命同吴尔铎 (第一一六传) 神甫探询赴欧陆道，至亚格拉，尔铎殁；复偕罗斯 (Henry Roth) 神甫历印度、波斯、土耳其，而抵士麦拿，附舟至墨西哥。乃心至罗马报告旅行成绩后，首途还中国，仍循陆道，惟此次则经行北欧。至君士坦丁堡得疾还佛罗伦萨，已而历德国，而殁于匈牙利之帕塔克 (Patak)，时在一六八〇年九月三十日。(上引威塞尔书，二〇一、二〇三页。)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至莫卧尔之行》，见吉尔切尔《附图中国志》，六四页以下。是编附图画二十有七，皆记所历诸国的宗教、风俗。泰威诺所辑行记引有《白乃心神甫从中国探寻去欧洲之陆路》，并著录有法文译本及拉丁文译本。《阿斯特莱旅行记》(一七四五——四七年)，载《平克尔顿(Pinkerton)文集》，伦敦，一八〇八——一四年有重刻本；在马克哈姆(Clements R. Markham)所撰《波格尔教团赴西藏记》(八开本，伦敦，一八七六年)中附有刻本。

(二)《简单明确之答覆》，这是乃心对托斯坎(Toscane)大公一切询问之答词，见上引吉尔切尔书法文本，阿姆斯特丹，一六七〇年。

(三)信札有：一六五八年三月七日在苏拉特致格拉兹大学校长哈弗奈克尔(Jean Hafenecker)书，见斯托克林(Stocklein)《威尔特-博特》，三四号，报告行程。一六六四年五月十日在威尼斯致吉尔切尔神甫书，言北京大钟。一六六四年在维也纳致格拉曼斯(Grammans)神甫书。一六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书，此书作于丹兹格。一六六五年三月十四日书，此书作于西里西亚。后四书见泰威诺所辑行记第四编，修道院长普雷沃特(Prevot)所辑行记卷七。

(四)《中华帝国杂记》，佛罗伦斯，一六九七年。是书盖据乃心所述中国事编撰而成，本文八十页，又信札四件，凡四十二页，后以《孔子传》及《中庸》选译文附焉。

(五)一六七〇年一月十三日在图尔纳威埃(Tyrna-

viae)致吉尔切尔神甫书,见上引威塞尔书,三三七页)。

(六)其他信札见上引威塞尔书,二〇四页。(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栏。)

一二〇 殷铎泽 意大利人

一六二五年生——一六四二年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五九年二月五日发愿——一六九六年十月三日歿于杭州。

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①神甫字觉斯,出生于西西里岛之皮亚扎(Piazza)城。初在卡塔尼亚学校肄习法律,然其志愿传教,年甫十六岁,从校中逃出,投墨西哥城之耶稣会。会中诸道长非得其家属之许可不愿收留。一六四二年始获入修院。肄习神学毕,于一六五七年派赴中国;卫匡国(第九十传)神甫适还中国,遂随行。(上引雷慕沙书,二二九页。)

①钩案:北平图书馆钞本作笃恻。

其始传教江西。一六六〇年在建昌府建筑住宅一所,并将其地教堂修复,两年间受洗者两千人。建昌以外诸城镇之传教所经其主持者尚有七处。建昌长官某初与铎泽善,继受属吏谗,与教士为仇,诬报于省,谓铎泽为匪首,并以教堂太高,有碍风水,欲拆毁之。虽经人关说与汤若望(第四九)神甫之致书,教堂仍不免于拆毁,修复者三次,拆毁亦三次。然铎泽藏伏不出,该长官尚未敢逮 322

捕铎泽也。(聂仲迁《中国历史》，七六页以下。)

地方仇教之事甫息，阅二月，全国仇教之事继起，一六六五年铎泽与聂伯多(第六四传)同被逮送赴京，在道备受虐待。(同上，二一八页。)

一六七〇年^① 谪期(一六六五至一六七一) 届满时，其伴侣从澳门召一教士来粤，代其居狱，而遣铎泽赴罗马，以会务报告耶稣会长。当时中国教区资产空乏，仅以金钱二十枚付之作旅资。一六七一年铎泽抵罗马^②。

①阿勒甘布书未著何年，亚历山大 (Noël Alexandre) (《多明我会会士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辩护书》，六三页) 谓在一六六八年。

②据本书第九五《成际理传》，铎泽之赴罗马，盖因报告广州会议结果。

铎泽抵罗马，一面请求教廷宣教部诸枢机员救济在华教士，一面请求耶稣会长派遣新会士赴华。

已而铎泽重还中国，一六七四年抵粤，始知诸教师皆被释，各归本堂^①。其道长遣之至杭州，训练中国修士。一六七六年被选为中国日本传教会视察员。铎泽于一六七八年在杭州近郊之大方井购地甚广，建设传教师公墓及礼拜堂一所。

①随铎泽赴华者共有十二人。据南怀仁(第一二四传) 神甫一六七八年自北京致欧洲耶稣会士书，知有十人先后病歿于道。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一六七二年下著录有八人姓名。

一六七九年杭州有土豪兄弟三人嫉卫匡国 (第九〇

传)神甫所兴修,洪度贞(第一〇一传)神甫所落成之教堂过于闳丽,唆使民众仇教。铎泽一方嘱诸教众逆来顺受,一面诉之于官,官捕三土豪杖之,并枷号示众。铎泽反为请于官,释之。(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九年部分。)

一六八七年铎泽被推为副区长。洪若翰(第一七〇传)、张诚(第一七三传)、李明(第一七二传)、白晋(第一七一传)、刘应(第一七四传)诸神甫赴京,路过杭州,铎泽时在杭州,遣人慰问之。(《传教信札》,洪若翰神甫信,八九页以下。)

康熙皇帝南巡至杭州,回銮日铎泽欲远送,帝云:“汝 324
年高不能任远行之劳,应留堂静养。”

帝待遇虽优,然不能免一六八八至一六九二年地方官吏之仇视。有讼事起,一造为天主教民。浙江官吏多为杨光先旧友,故仇教,巡抚尤甚,在讼事中故人铎泽名。

铎泽年高,可免对理,然铎泽不愿,请人昇赴法庭,面诉其枉,问官莫不钦而直之。〔李明(Le Comte)《中国现势新志》卷二,三〇四页以下。〕

杭州教堂在中国最为闳丽^①,浙抚欲毁之,诸属吏 325
皆谏止,乃改之为尼庵;毁铎泽所藏书版。(上引李明书,卷二,三页。)铎泽急致书在朝诸耶稣会士谋转圜。内大臣索额图(Sosan)重张诚神甫之为人,颇为左右之。故朝议初虽不准,终于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旨将各处天主堂照旧留存,入教之人仍许信奉。(上引李明书,三五六页。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一六一、一九〇页。)

①杭州教堂郭弼恩神甫已有记述，可参考所撰《中国皇帝敕令史》，六五页以下。）

铎泽感恩入朝，帝慰劳之，命安多（第一六三传）送之还杭州。既至杭，安多传帝，命浙抚重修教堂。（同上）

教堂甫修复，即毁于火，时在一六九二年八月二日。铎泽颇痛心。阅四年，得疾歿，时在一六九六年十月三日，葬杭州大方井公墓；得年七十二岁，计入会年已有五十四年矣。（上引郭弼恩书，五一页。上引雷慕沙书，二三四页。）

其遗著列下：

（一）《耶稣会例》一卷，一六六八年刻本。

（二）《圣依纳爵之神功》汉文译本（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今未见。

（三）《一五八一——一六六九年中国教会状况概述，附上帝当时所行奇迹和寄自北京宫廷的书信，还有令人非常高兴消息》，八开本，罗马，蒂佐尼，一六七二年。

（四）《中国礼仪证信》，一六六八年著，三百一十八页，四开本，巴黎，一七〇〇年刊，（考狄《书目》，八八四、八八五页。）疑即前一号书。

（五）《铎泽答闵明我神甫书》，前有副区长成际理（第九五传）神甫核准文字及印章。此手钞本引有一切汉文成语，似出铎泽手写。一八七三年波蒂埃藏书出售时，其有《中国礼仪之信札记录汇编》一册，此手钞本即在其中。（考狄《书目》，一〇六三页。）

（六）《殷铎泽神甫答闵明我神甫问摘要》，四开本，

六八页。手钞本现藏斯特·热奈维埃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六四三栏。）殆为第五号书之节钞本。

（七）有一部书，二开本，上题殷铎泽、郭纳爵（第七五传）、刘迪我（第一〇二传）、利玛弟（第九九传）、成际理（第九五传）、何大化（第七八传）、聂伯多（第六四传）、潘国光（第七九传）、李方西（第八七传）、洪度贞（第一〇一传）、聂仲迁（第一〇四传）、穆迪我（第一〇八传）、毕嘉（第一一八传）、张玛诺（第九四传）、柏应理（第一一四 327 传）、鲁日满（第一二二传）、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十七人名，是皆参加本书翻译工作者也。此书分三编：第一编《大学》译本，一六六二年刻于建昌，郭纳爵神甫译；第二编《中庸》译本，一六六七年铎泽先刻一部份于广州，后二年续刻于果阿，故亦称为果阿本，后附《孔子传》；第三编《论语》译本，亦铎泽译，刻于果阿未题刻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六四二栏）引有一本，与前本排列次序不同，首《大学》译本，刻于建昌，刘迪我神甫核准刊行，铎泽所题年月为一六六二年四月十三日附《孔子传》及《上论》译本；次《中庸》译本，一六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经成际理神甫核准刻于广州。上题本书并经前任副区长郭纳爵、刘迪我、利玛弟三人核准，同会十二神甫检阅讫。此书流传甚稀，可参看考狄《书目》，一三八八页以下。皮奈洛(Leon Pinelo)引有一六七一年果阿重刻本；又有人引有一六七六年南京重刻本。特夫诺(Thévenot)曾采录其文一部份，并有法文译本。两卷本，一六七二年，巴

黎版。雷慕沙（前引书二三二页）跋《论语》译本云：“译共三十八叶，末页叶题 Libri Lun-in pars 4，足证其后文有续译文，殆未刊行”。吾人在上海曾见此《上论》译本，共三十六叶，合七十二面。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328 四，六四三栏。吾人记得曾见此本二编，然后来苦寻未得。案《论语》尚有郎安德（第一一七传）神甫序，作于福州，此三十六叶本佚其序文，可参看本书第一一七传。

（八）《汉语语法》，现藏里尔图书馆，手抄本编八四〇号。据雷慕沙一八三二年一月跋，此《汉语文法》曾在十七世纪印行，应附在铎泽所译《中庸》译本后。

（九）索特威尔谓铎泽撰有《孔子遗作全解》一部留在罗马。案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一手抄记录中引有《四书释义》不知是否此书。（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六四三栏。）

一二一 陆安德 意大利人

一六一〇年生——一六二九年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六八三年歿于澳门。

陆安德(Andre-Jean Lubelli)神甫字泰然，出生于那不勒斯之勒斯(Lecce)城。毕业后请赴东方传教，一六四〇年至印度，居萨尔赛特(Salsette)城三年，旋赴澳门，居329 六年。一六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偕康斯坦

丁(Antoine Constantin)和诺古埃拉(Valentin Nogueira)二神甫附舟赴海南岛,别有赴交趾之传教士四人亦附舟行。中间一泊上川,已而遇风暴触礁。水手登小舟,大船共船长乘客尽沉没。安德浮水面,攀断桅,遇水手所乘小舟,获救登岸。其赴交趾之神甫四人,中有谭玛兰,本书有传(第七四传)^①。(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五三、五四页。嘉尔定《耶稣会在光荣的日本教省叙事诗》,九九页。)

①传教士自欧赴华而殁于中道者,其数过半。据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五〇页。)之统计,始一五八一迄一七一二年,耶稣会士东迈者,二百四十九人,能抵中国者一百二十七人,余皆殁于中道。

一六四七年,安德偕卜弥格(第九三传)、努若翰(本传附传)二神甫赴海南岛。(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三四七年部分。上引孟戴宗书,五三页。)然鞑靼侵入海南岛,未能久居。林本笃(第六八传)神甫遣之赴交趾,已而还澳门。至若重返海南岛之计划,至一六五五年始见实行^①。安德与王若翰(第一〇〇传)同舟往,遇风暴,几沉溺。穆尼阁(第九一传)神甫与广东总督善,为求介绍书,会安德未果往,乃以利玛弟(第九九传)神甫代之。(马利尼《鞑靼中国史》,四三六页。)

①钩案:原注谓弥格于一六五〇年还澳门,应有误,应从伯希和说作一六四九年。诸传教士重返海南岛,事在一六五〇年七月,此云一六五五年,亦误。可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一一七至一二〇

页。

一六四六年至一六五九年间，安德数度传教交趾，惟其详情未悉。自一六五九年始，主持广东教务^①，自一六五九迄一六九三年，凡十四年，惟在一六六五年中与瞿笃德（第一二三传）神甫同被押解赴京，严暑时在小舟中被锁械，因得锢疾，始终未痊。（上引聂仲迁书，二七七页以下。）

①当时广东仅有广州住所一处，隶属中国副教区。至是中国会长将其改隶日本教区，俾澳门会团易于遣派会士。决议于一六五九年到达，遂派安德赴广州。

安德在广州、佛山两地建置住宅一处，教堂一所，并收养孤儿。此外，韶州、清远各有教堂一所。韶州为全省军队屯驻防御海寇之地，兵卒渔夫颇有信教者。（上引毕嘉书，第一编第五章，II、III 节。）

331 一六七三年安德被推为中国日本视察员。曾在直隶、陕西、山西、湖广、两江作两次巡历；留居北京若干时，已而重返澳门，被任为日本教区区长。一六八三年殁于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真福直指》二卷，一六七〇至一六七三年刻本；一七三八年北京刻本；一八七三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一七一号）。

（二）《圣教略说》一卷，一六七四年广州刻本。

（三）《圣教问答》一卷。

（四）《万民四末图》。

(五)《教要撮言》。

(六)《善生福终正路》二卷,一六五二年刻本;一七九 332
四年北京刻本,汤士选(de Gouvea)主教核准;一八五二
年上海刻本,赵方济(Maresca)主教核准;一九一二年土
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一七〇号)。

(七)《圣教要理》一卷,未著刊刻年月,佚撰人姓名,
光方济各(François de Luz)主教核准。

(八)《默想大全》一卷。

(九)《默想规矩》一卷。

(十)《讲道规矩》一卷。

(十一)《无事者必胜,或阐明中国天主教教义的纯
正》,一六七一年刻于广州。是编奉副区长何大化(第七
八传)神甫之命编纂,由安德刊行。(索默尔沃热尔《书
目》,卷三,二六三七栏;卷四,一八九二栏。)

(十二)《安德答书》,手写本,见波蒂埃所辑汇编,参
看第一二〇传第五号书。(考狄《书目》,一〇六三页。)

(十三)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八九二栏。)引有安德于一六八二年致圣托马斯(Salvador de Santo Thomas)文,现藏美国博物院。

(十四)安德致宣教部记录八页,手写本,现藏巴黎
研究图书馆。

〔附〕努若翰^① 西班牙人

努若翰(Jean Nunes)神甫隶日本教区，于一六四七年偕林本笃(第六八传)、卜弥格(第九三传)、陆安德三神甫同赴海南岛。(高龙擎神甫补)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努若翰是新译名。

333

一二二 鲁日满 比利时人

一六二四年四月二日生——一六四一年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五九年二月十六日发愿——一六七六年十一月四日^①歿于太仓。

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神甫字谦受，一六二四年生于迈斯特利奇(Maestricht)。幼入马林修院。在卢万修业毕，旋在库尔特雷、伊普雷、马林等城教授古典学和修辞学六年。欲赴中国传教，固请会中派往。会中诸道长以其为比国世家贵族，须得其家族之许可，不允所请。日满遂请求家属致书耶稣会会长，会长始许之。(上引柏应理书八三页。)

①墓碑作十一月六日。《友好信使》一〇二页载一六八二年四月信札作十一月九日。(索默尔沃热尔《书

目》，卷六，二三〇栏。）

一六五六年卜弥格（第九三传）神甫率往中国之传教士，日满即其中之一。抵果阿后，步行历经马拉巴尔、波切利埃、特拉凡哥尔等地，在暹罗登舟，一六五八年末或一六五九年初抵澳门。在澳门发愿毕，始而派往浙江，已而派往江南，除中间谪居广州外，终其身皆在江南传教。

苏州驻军中有信教者若干，此辈其先行为暴戾，自经受洗后变为和善，与民相安。（上引毕嘉书，第一编，第四章，XXX节，XXXI节。）

昆山教徒信教虔笃，共集资建筑教堂一所。太仓亦有一所，盖许太夫人购置者也。常熟教民则以布教热心而显于世。分为十四会团，以士人十人统率之，劝化入教者甚众。一六六二年时，有秀才某请赴崇明传教，阅三月得志愿受洗人二百，其一例也。（同上，第五章，XVII节。）

一六六五年一月四日四辅政大臣仇教之命下，日满即赴苏州投到。常熟知县觅之不得，以其在逃，日满闻讯即回常熟投县署。常熟知县感其诚，颇善遇之，并许代其保护教民。日满重赴苏州，被拘留于一佛寺中。诸教徒恐其受虐待，日夜看护，迄于转押至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所居教堂之日。（聂仲迁《中国历史》，二六二页以下。）后与诸神甫同解北京，转解谪所。

谪限既满，一六七一年重返江南，在太仓、常熟等处建筑新堂，本人则长驻常熟。（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六年部分。）

日满所管理之教堂共有十四所，礼拜堂二十一所，并将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在上海所建设之天神会、圣母会、圣依纳爵会，圣方济各会大为发展。以所得布施建设学校，延在教士人为教员，每人年修银三十两。(同上)

一六七六年日满拟赴崇明，会得疾，十一月四日歿于太仓。柏应理(第一一四传) 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运其遗体葬常熟虞山之北。

其遗著列下：

(一)《圣教要理》一卷，一八六六年土山湾重刻本^①。

①案此书今未见，费类思神甫殆将陆安德(第一二一传)神甫之《圣教要理》(第七号书)误属日满。(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二三一栏。伟烈《中国文献注释》，一四四页。)

336 (二)《问世编》一卷

(三)《教要六端》，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四〇号)。别有白话本，出萧子云(Speranza)神甫手，一八八四年刻于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四四一号)

(四)《领洗及领圣体对话》，汉文本，见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八二页。

(五)关于救赎格言及鼓励信仰与良善风俗编成之歌词，盖备乡民之用者，亦见上引柏应理书。

以上两书今皆未见。

(六)《鞑鞞中国新史》，此编始一六六〇年，迄一六六六年，盖为日满谪居广州时编纂而成，在一六六八年十

二月十六日脱稿;刻于卢万,八开本,一六七三年,马加拉安(Sebastin de Magalhaens)神甫有葡萄牙文译本;题作 *Relacao do estado politico e spirituae do imperio de China*, in—4, Lisbonre, 1672。

(七)提倡中国本地神职班及中国教会之记录,一六六七年手钞本。

(八)瓦达克(卢万,一八七二年)神甫《柏应理传》(第一一四传)引有信札数件;其他信札现藏比利时档库。(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二三一栏。)

(九)鲁日满之未刊信札,波斯曼神甫刊行,(卢万,一 337 九一三年)。

一二三 瞿笃德 意大利人

一六一六年生——一六三三年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五一年五月七日发愿——一六八一年三月三十日歿于海南岛。

瞿笃德(Stanislas Torrente)神甫字天斋,生于奥尔维托(Orvieto)城。十七岁在罗马入耶稣会。一六四〇年请派赴印度。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六年居印度。一六四六年传教马六甲及附近各地,时此地被荷兰人管理已五年矣。同年派往交趾,被逐出境,后于一六五九至一六六四年间隶属广东及海南岛传教会。

傅沧溟(第一〇三传)神甫死,聂仲迁(第一〇四传)。

神甫离海南岛后,此岛仅存笃德一人,管理教堂二所,小堂七处。

嗣后笃德获入内地,偕聂仲迁(第一〇四传)神甫居赣州府甫三月,仇教之事起。副区长利玛弟(第九九传)神甫适在江西,乃携笃德还广州。笃德至广州患重病,然(一六六五年)仍不免于其陆安德(第一二一传)神甫押解赴京。(上引聂仲迁书,二一五、二七七页。)

338 谪居广州六年后,一六七三年重返海南岛。一六八一年三月三十日歿,葬琼州府城外。

其遗著列下:

《圣教豁疑论》。

一二四 南怀仁 比利时人

一六二三年十月九日生^①——一六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入会——一六五九年至华——一六五九年二月五日发愿——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②歿于北京。

339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神甫字敦伯^③,一六二三年出生于比利时库尔特雷城附近之皮塞姆小村,几与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同时。在布鲁日研究一年,在库尔特雷研究四年^④,在卢万研究哲学一年。(威斯切尔斯《宋公布的神甫书信》,五页注。)

①据佛兰德尔——比利时教区修士《图录》作一六二三

年十月二十九日。(波斯曼《南怀仁传》，四页。)

- ②徐家汇藏墓志作“卒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下注西年作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则汉文年代错误，盖戊辰为西历一六八九年也。综考西文著述皆作一六八八年，所异者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之不同耳。补注云：汉文碑志年代错误不止一见。方德望(第六五传)神甫〔罗以礼(Rossi)《方德望神甫传》，一九〇至一九三页。〕、刘迪我(第一〇二传)神甫等墓志皆有此误。钩案徐日升(第一四二传)神甫撰南先生行述作终于康熙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时。

- ③据若干著作，怀仁初字勋乡(钩案勋乡疑是勋卿之误)，后改字敦伯。

- ④怀仁母名赫克(Anne Van Hecke)，父名沃尔比斯特〔Jodoc(Josse) Verbiest〕，为塔拉索纳各(Tarraçona)侯爵家令，管理皮塞姆等地财产。(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七三栏。波斯曼《南怀仁传》，五页。)

怀仁志切修道，请入耶稣会，于一六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入马林修院。授古典学、修辞学亘五年。在比利时、罗马^①西班牙^②等地完成其学业。志切传教远方，自布鲁日赴西班牙两次，拟赴美洲，然其道长于一六五七年遣之偕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同赴中国，附印度总督泰勒斯-梅内泽斯(don Antoine de Telles-Menezes)之舰队而往。抵澳门未久，发四愿，时在一六五九年二月五日也。(柏应理《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九六页。波斯曼《南怀仁传》，七页以下。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三，八六页。)

①怀仁自云：曾于一六五四年在罗马研究神学。（致宣教部枢机员书。）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四年部分。

②一六五五年四月在塞维利亚公开进行神学论文答辩。（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七三栏。）

怀仁学艺优长，德行过人，与利玛窦（第九传）、汤若望（第四九传）二神甫同。自二神甫建设传教会于中国以来，当时有功于宗教者，无逾怀仁者也。

在华二十九年，几常居京，纯为宗教服务。诸教师在
340 长期谪居后，得各回本堂者，怀仁力也；泯仇教之事于未萌，亦其力也。所以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特颁一六八一年教翰以奖之。（上引柏应理书，九九页以下。上引杜赫德书，卷三，九五页以下。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卷五，一八一页以下。）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云：“吾人得入中国，而得免浙江巡抚之留难，皆赖其力，此德吾人永世不忘也”。（《传教信札》，洪若翰之第一封信，卷三，九二页；
341 参看八九页。）

一六五九年怀仁初至中国，被派至陕西传教，与李方西（第八七传）神甫共事凡十月。一六六〇年五月九日奉召入京，纂修历法。时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已老，特引之为助也。（上引杜赫德书，卷三，八六页。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一二八页。范埃（Van Hee）《汉学家南怀仁》，二页。）一六六四年杨光先仇教，与四辅政大臣倾陷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之事起，若望已中风疾，身体残废，带锁链受讯，如同罪人，对于诬陷事，皆未能答辩。

怀仁毅然为之代辩。若望每次受讯，怀仁必在其侧，辩论甚明，足以白若望枉。乃当局者故欲入若望罪，禁天主教，致未能发生效力。然有王公大臣数人已钦其义，曾云：“汤马法已拟死罪，他人将趋避之不暇，而怀仁仗义为之辩护，诚忠友也。”

在京四神甫身带锁链，居狱凡六月。（参看第四九《汤若望传》）怀仁年较幼，体力较强，锁链较重。诸人负锁链，皆卧地而不能兴。每人有十卒看守，中有数人系锁链于大木，故窘苦尤甚。

其初三月，日日传讯，讯后送狱。怀仁在狱阅数学书籍，预谋答词。（聂仲迁《中国历史》，一三二、一四三、一五一页。）最后拟杖流，然未执行。

若望既得罪，免钦天监监正职。历法推算遂多疏差。有人推举西士详定，怀仁因证明杨光先辈推算之误，处心之恶，光先等遂被革职。

一六六九年奉上谕，出怀仁、利类思（第八〇传）、安文思（第八八传）三神甫于狱。时若望病卒已三年，其他诸传教师仍谪居广州。帝追念若望前劳，将抄没若望之房屋与教堂发还，并在若望墓前建立碑文（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七日），且欲怀仁继若望钦天监监正职^①。〔南怀仁：《清帝国的欧洲天文学》（以下简称《欧洲天文学》），四页。波斯曼《南怀仁传》，二八页以下。〕

①当时怀仁欲测量北京纬度，然无仪器，仅在一六六八年十二月中用日時計作数次观测，得数三十九度五十七分四十一秒，较今日测验之三十九度五十四分

二十三秒,相差仅三分十八秒而已。

顾怀仁受职不无困难,盖以在教之人弃绝世荣,乃具疏请辞。帝不准,益以被谪诸神甫之恳求,始就职。帝不仅授以官职,且授以其他官号^①,尤使怀仁局促不安。有神甫数人以为此种官爵有违所发之第四愿,盖未一思其为名誉职,毫无实权;尤要者,怀仁若受此职有神传教匪浅也。由是有人诉之于耶稣会会长谓其慕荣华而欲自弃于同辈。(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三年和一六八二年部分。)

①怀仁曾历受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等职。

地方诸道长始而遏止此类责难,然不能阻止其达于耶稣会会长也。一六八〇年,会长奥里瓦(Oliva)神甫命怀仁除钦天监职外,谢绝一切官职。第经其道长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之恳嘱,暂不从命。怀仁致书新会长诺耶自辩,并以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诸神甫对于本人受职而教会赖得保障陈谢诸函寄呈。且云愿将一切职官辞谢,非有所恋也。会长遂决定,自是以后,关于此事,由怀仁自决,不受北京会团道长之约束。(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三年和一六八二年部分。波斯曼《南怀仁传》,四〇页以下。)

怀仁就钦天监职之始,即上书请废下年闰月,因其与天象不合也。(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二〇页。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三,六八页。)是年(一六七〇年)葡萄牙国王遣使玛讷撒尔达聂(don Emmanuel de Saldagna)至京议澳门事,怀仁任通译。自是以后康熙皇帝对于西

士日见信任。

怀仁利用此时机谋被谪诸神甫之开释，与天主教传布之自由。会帝降诏，帝未亲政时受害者咸得昭雪。怀仁遂共同伴二神甫上疏，言谪居广州诸教士之受诬陷，天主教之被禁止。下部议，议七日，始蒙核准。

部议天主教无害于国家，由是许谪居广州诸教士各归本堂，奉行其教。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得昭雪，给还封号，赐卹，建墓。允许诸教士各归本堂。部议奏准之日，在一六七一年一月七日。虽然未完全获得信教自由，然此年受洗者达二万人；(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九页。上引杜赫德书，卷三，九二页。)次年即一六七二年，帝舅某与八旗都统某人教。(奥尔良《暹罗国首席大臣康斯坦斯传》，第一六三页。)

自是以后，怀仁愈得康熙皇帝信任。帝虽年幼，甚明敏，好学不倦，尤酷嗜西学。日召怀仁入内廷，如是凡 345 五月，〔莱布尼茨(Leibnitz)《中国近讯》，一五一页。〕辄留之终日，使之讲授数学、天文。帝欲怀仁为之解说利玛窦(第九传)神甫所译欧几里得《几何》前六卷，以及其他耶稣会士所译天文、风俗等书；并遣臣下一人授怀仁以满洲语。帝有时命怀仁讲授哲学及音乐。(上引南怀仁书，四页以下，九六页。上引柏应理书。上引古伯察书，卷三，七一、七二页。)

居京三神甫行为正直，亦足以得人之重视。“帝遣一青年满洲人至怀仁所，伪言学习哲理，实为侦探秘密。逾年，帝召其人，询以侦察所得。其人辄言怀仁无他。

帝因此杖之屢。然慎怀仁者终不为违心语”。由是帝始明怀仁之忠正无他。(上引李明书,卷二,一九五页以下。)

怀仁之于康熙,犹之汤若望(第四九传)之于顺治,于教授学术之余,并欲默启帝爱护宗教之心。始言偶像教诸迷信之诞妄;然后逐渐说明天主教之道理与秘迹。(上引南怀仁书,五七页。)威斯切尔斯神甫(《未公布的神甫书信》,第九页。)曾据怀仁一六七一年七月一日在北京致汪多玛(第一四三传)神甫书,保存有怀仁与帝谈话之一节也。

- 346 钦天监人员钦佩怀仁学识优长,不特毫无嫉妒,反请帝命怀仁重新制造仪器^①。怀仁于众目羨视之下,制造
- 347 种种仪器,现尚存也。李明(第一七二传)神甫记有云:诸器铸造精工,饰以龙像,脱其细件精巧相等,欧洲制造之仪器当无与相侔者,惜中国工匠制造不能尽如怀仁意旨^②。(上引李明书,卷一,一一三页以下。)

①参看蒙图克拉(Montucla)《数学史》〔见梅纳尔德(Maynard)《耶稣会士的教导,证明文件》,第一号,二五九页。〕

②莱布尼茨(《中国近讯》,一五一页)云:怀仁曾制造仪器五十五件,中有数件专供帝用。怀仁并制造有起重机及八级引水之水道。(上引南怀仁书,六一页以下。)此种仪器中有数件在一九〇〇年经德国人运至柏林,一九一九年和约规定归还中国。〔参看吉隆(Fr. Guillon)信,载《宗教研究》,卷四,十七—三〇页。〕

吴三桂叛，满兵不能克，帝命怀仁改铸汤若望(第四九传)所铸旧炮，怀仁铸炮一百五十尊，然多重炮，不易 348
转运山中。又奉命铸小炮，由是又铸各种口径之炮三百二十尊。

阅一年工成，怀仁设祭坛，著司铎品服，行祝圣礼，每一炮位各命以圣名。(上引南怀仁书，六一——六八页。上引古伯察书，卷三，八六——八九页。上引杜赫德书，卷三，八九——九四页。)后经试放，百弹中的者九十，帝大悦，面加褒奖，授通奉大夫。前此已追赠其父母，晋怀仁为工部侍郎矣。(上引南怀仁书，三四页以下。上引波斯曼书，一〇〇页以下。)

除此之外，怀仁不断为有益于皇帝与公众之事业^①，每年编定满汉历书。虽在勤劳之中，未忘传布教务。曾为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转请离京赴晋；又为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转请护送李方西(第八七传)神甫之丧赴陕；又为方济各派神甫巴内斯(Bonaventure de Banhez)请准赴鲁；又为多明我派神甫瓦罗(Varo)转请许其入境随何大化(第七八传)神甫赴闽。(上引杜宁一茨博特书，一六七二年部分。)

①近畿有泉源甚多，怀仁为辟一水渠，汇聚其水，以资灌溉，田亩因以肥饶。(上引南怀仁书，六九页。)

一六七六年俄国专使至，怀仁为任翻译，遂拟从莫斯科辟一新道而通中国，然此愿未达。怀仁且欲耶稣会士为居京俄人之翻译也^①。〔波斯曼《南怀仁与俄国宫廷之关系》(以下简称《俄国宫廷》)五页以下。加恩(Cahen)

《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二一页。】

①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二九页。)对于耶稣会士为中俄两国居间翻译事，曾发表意见云：“十七世纪末年，俄人不通汉、满语文，而华人亦不解俄语，其外交语文应用何种语言欤？蒙古人与中国人习近，又与贝加尔湖外之布里亚特部落相接，似可用蒙语为仲介，然或因蒙人不解俄语，或因耶稣会士之策谋，竟用拉丁文。由是耶稣会士居两大国间为其译人而得其秘密云。”

349 一六八四年暹罗使臣入朝，怀仁请于帝崇其礼数；盖欲其王感德而优遇国内基督教徒也。(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四年部分。)澳门在政治与商业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怀仁曾为之调解，葡萄牙国王彼德罗 (don Pedro) 三世在一六八四年曾致书怀仁以谢其劳。(波斯曼《俄国宫廷》，十页。《南怀仁传》，第六九、一三七页。)

怀仁袭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例，凡外省长官之往来京师者，怀仁辄往谒见，有时赠以礼物，嘱其善遇教师教徒，因此诸传教师颇得其助。(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二年部分。)

一六七六年受命为副区长，综天文、宗教、钦天监、授帝西学诸事于一身。怀仁对于葡萄牙之保护中国传教会固甚感激，然以独受葡萄牙保护，其力容有未足，因谋召

350 法国传教会来京。(波斯曼《南怀仁传》，一五五页以下。)

全国视怀仁为当时学识最为鸿博之人；惟怀仁愈受人钦重，愈自谦抑，对于无益之应接与谈话皆不为之。

其精神伟大，凡人有所需，无不尽力，然自奉则甚俭，乐处贫乏；床榻器具之陋，皆不足以称彼之官位。（上引杜赫德书，卷三，九八页。）

“彼常自言曰：脱非将来或有新仇教案件发生，自冀首先受祸，绝不受诸官爵。入朝或外出，必带一苦行带或一铁链于身，而常言曰：以世俗服装见天神，而不同时着耶稣服装，教士之耻也。”（同上）

世人得谓其终生皆在求天主之光荣。为求此光荣，怀仁俨若具有一种簇新精神者：其容貌、语言、情绪皆表现之，帝因此似畏之，而不易召之至前。帝曾有言曰：“怀仁似将有过度行为，朕虽不愿责之，然将必有表示不满之一日也。怀仁临终前，因此曾奏帝曰：“臣死无不满之心，盖臣以在生之年几尽用之于尽臣职；然祈皇上于臣死后忆及臣之所为，惟在求帝保护公教，无他意也。”（上引李明书，卷一，七五页。）

吾人不应忘者，当时之皇帝总理万机，传教自由系焉。脱意有不悦，发一语即足驱一切传教师于国外。朝中诸耶稣会士所行所为，无非在阻止此语之发出，而保障国内会士传教之自由。

至若怀仁之个人行为，可以言者，虔心奉教，严守戒律，服从道长，好学而尤嗜退隐。（上引李明书。）热望为教受难，因此常祈祷天主，俾此愿得达。（上引李明书，八四页。）

以一六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歿，春秋六十有五，入会四十七年，居华二十九年。康熙帝自撰祭文，赐帑金营葬

事。(《传教信札》，卷三，九二页以下。)

其遗著列下：

(一)《教要序论》一卷，一六六九年，一六七七年，一七九九年北京刻本；一八四八年泗泾刻本；一八七五年，一九〇三年，一九一四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三六号）。别有官话本题曰：《教要刍言》（土山湾书目二三七号）；又有上海方言本题曰《方言教要序论》（土山湾书目二三八号）；法文本（土山湾书目二三九号）；怀仁自译满文本刻于北京（参看伯希和文章，载《通报》一九二八年一九二页。）此本业经一八〇五年上谕列为禁书。并有朝鲜语本，刻于一八六四年前后。（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一四二页。）

(二)《告解原义》卷一，初刻于北京，刻年未详，一七三〇年、一七九六年有北京重刻本；一八四〇年似有泗泾刻本；一八四九年上海刻本。

(三)《圣体答疑》一卷，初刻于北京，一八四九年上海刻本。

(四)《善惡报略说》一卷，一六七〇年北京刻本；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八七号）。（范埃《汉学家南怀仁》，五四、五六页。）

(五)《妄推吉凶之辨》一卷，一六六九年北京刻本。（上引范埃书，三七页以下。）

(六)《妄占辨》一卷，北京刻本。（范埃《汉学家南怀仁》，四三页。）

(七)《道学家传》一卷，一六八六年北京刻本；一九二

五年二月至十一月《圣教杂志》节录本。（《传教信札》，卷三，四八五页。上引范埃书，五六页。）

（八）《仪象志》十四卷，一六七三年北京刻本。阮元《畴人传》题作《新制灵台仪象志》，分十六卷。〔波斯曼《关于南怀仁之中文文件》（以下简称《中文文件》），六页以下。上引范埃书，六页。〕

（九）《仪象图》二卷，一六七三年北京刻本。

补一 《御览简平仪新式用法》。（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三六五页。）

补二 《预推纪验一卷》。（同上书，三五九页。）

（十）《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刻于北京，一六七八年竣事。（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八年部分。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三四页。上引范埃书，七页。）吾人曾见一部四卷本，一六七八年刻于北京，经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核准刊行，不知是否此书之别本。卷一《序文》，卷二《立日躔永年表法》，卷三《立金星永年表法》，卷四《立水星永年表法》。

（十一）《历法不得已辩》一卷，一六六九年刻于北京。

（十二）《简平规总星图》。

（十三）《熙朝定案》三卷，北京刻本。是编新旧刻本内容不同，新刻本多删旧文增益新文。（上引范埃书，四页以下。）

（十四）《坤輿全图》。

（十五）《坤輿图说》二卷，一六七二年北京刻本。《指海》有重刻本。（同上，第二九页以下。）

(十六)《坤輿外纪》一卷,《说铃》有重刻本。

(十七)《赤道南北星图》,一六七二年北京刻本。

(十八)《测验纪略》一卷,一六六八年北京刻本。别有拉丁文节本。(波斯曼《欧洲天文学》,十六页。)

(十九)《验气说》一卷,一六七一或一六七二年刻本。

(二十)《康熙十年历书》,一六八六年北京刻本。(上引范埃书,十四页。)

(二十一)《康熙十三年历书》,一六七三年北京刻本。

(二十二)《康熙十五年历书》,一六七五年北京刻本。

(二十三)《康熙十八年历书》,一六七八年北京刻本。

(二十四)《康熙二十六年历书》,一六八六年北京刻本。前录诸历本仅就所知者而言,其数当不只此。后二条所录满文历书,当亦不限于此二本也。(上引范埃书,十四页。)

(二十五)《康熙二十三年满文历书》,拉丁文标题作《一六八四年满文历书》,一六八三年北京刻本。

(二十六)《康熙二十六年满文历书》,一六八五年北京刻本。

(二十七)《一六七四年天象》,此本二卷,一六七三年作于北京,传本甚稀。乃推算康熙十三年月与行星之会、行星交会、行星与诸星交会之本也。(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二三页。上引范埃书,十六页。)

(二十八)《康熙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图》一卷,满汉文合璧本,作于一六七〇年,盖月食年之前一年也。(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七七栏。上引范埃书,十

九页以下。)

(二十九)《康熙八年四月初一日癸亥朔日食图》一卷,钞本现藏布鲁塞尔城。

(三十)《月食测验》,钞本,题一六七一年,现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达尼埃尔(Daniel)《耶稣会创建者》,七五页。

(三十一)《各种天文研究》,现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八四栏。)

(三十二)《吸毒石原由用法》(古兰《目录》,五三页注二一、二二)。伯希和文章,见《通报》。一九一六年刊,三八〇页;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一页。

(三十三)欧几里得《几何》前六卷,满文译本,案此书已经利玛窦神甫译作汉文,题曰《几何原理》。(见本书第九传第十一号书。)伯希和文章,见《通报》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二页。

(三十四)《满语语法》,怀仁在所撰之《欧洲天文学》³⁵⁸五五页言及是编。杜赫德神甫谓其刻于北京。一八七〇年时其钞本藏罗马会团。特夫诺在其辑本中刊布而佚撰人名者,即是编也。昔人多误以属张诚(第一七三传)。(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八三栏。)雅热(Karel de Jaeger)神甫在其《第一部《满语语法》之作者南怀仁》(载《通报》一九二三年刊,一八九——一九三页。)研究中疑出怀仁手。伯希和则谓确属怀仁。(伯希和文章,见《通报》一九二五年刊,六四——六七页,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三页。)

(三十五)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所撰中国文法,曾经怀仁改订;收入上引特夫诺辑本中。(伯希和文,见《通报》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三页。)

(三十六)《康熙亲政后在清帝国一度遭受遏抑的欧洲天文学又大放异彩》,是编经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刊行,四开本,迪林根(Dillingen),一六八七年。今颇罕见。内附有北京观象台图。书末附有始方济各殁迄当时传教中国诸耶稣会士传,即前第七号书。吾人现藏一本,缺观象台图。前十一章与本书标题合,皆述与中国历家争持事。第十一章附康熙帝追赠怀仁祖父母、父母文。第十二章即本书也。第十三章至第二十八章历述诸传教师实验物理、数学各门,若日時計制造法,弹道学、引水法、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法、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动水学、气体学、音乐、時計制造法、气象学等科之成绩。(上引范埃书,四页以下,五七页。)

(三十七)《康熙皇帝时代中国重新采用欧洲天文学综述》,一六六八年,北京。内有图画一百二十五叶,盖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光学,水力学,农业及其他应用方法之图画也。每图附以汉文说明,序文九叶写以拉丁文。吾人现藏一本,不幸残缺,仅一百一十七叶,别有观象台图,居全编首。前有汉文序两叶,题曰《诸仪象并言》,后题康熙甲寅(一六七四)。各图无说明,除数图外,并汉文或拉丁文名亦缺。诸图皆怀仁所制之仪器,据《大清会典》可考其名曰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

(三十八)《对天文观测一书后附十二幅图片及综述一书前八幅图片的拉丁文简介》，是编为前号书之节本，存序九叶，图画十九叶。（上引范埃书，四页。）

(三十九)《进呈铸炮术》，汉文原题未见，内理论二十六款，图画四十四叶，皆发炮描准之法也。（上引杜赫德书，卷二，四三页。上引范埃书，二六页。伯希和文章，见《通报》。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二页。）

(四十) 怀仁有奏疏甚多，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数本。（上引范埃书，五九页以下。）杜宁-茨博特神甫曾著录数件：

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题请准恩理格（第一二六传）回晋，毕嘉（第一一八传）回陕^①疏。

①钩案：前疏题请事在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六日；后疏题请事在康熙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参看《正教奉褒》，七二至七五页。

康熙十一年题请准万济国回华^①，伊巴内斯(Ibanez)^②神甫回鲁疏。

①钩案：康熙十年九月礼部题请万济国应仍留香山澳。奉旨何大化既愿带万济国往福建居住，准其往福建居住。参看《正教奉褒》，六十九页。

②案伊巴内斯神甫是方济各会士，西班牙巴伦西亚城人。一六四九年至华，曾赴欧洲菲律宾数次，并曾将仇教时已毁教堂多所修复。歿于一六九一年，春秋八十有六。〔西维札 (Civezza) 《方济各会史》，卷一，五五四页。赖德烈(Latourette) 《中国基督教会史》一一七页。〕

历年题请行取闵明我（第一三五传），徐日升（第一四二

传)、安多(第一六三传)及路易十四世所派诸法国神甫来京诸疏。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请辞钦天监副疏及废闰疏。

360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五月三日请不禁天主教疏。(上引范埃书,六三页。波斯曼《中文文件》,二六页。)

(四十一)帝命怀仁撰哲学进呈,怀仁辑傅汎济(第四五传)之《名理探》,艾儒略(第三九传)、毕方济(第四〇传)之《万物真原》、《灵言蠡勺》,利类思(第八〇传)之《超性学要》、王丰肃(第二六传)之《斐录汇答》等书,录其概要,参以己意,都为六十卷,书成进呈,帝留中阅览^①。(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四年部分。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六二页。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二四八页。上引范埃书五八页。)

①钩案:今见有怀仁撰《进呈穷理学》旧钞本,已残缺不完,计存《理推之总论》五卷,《形性之理推》三卷,《轻重之理推》一卷,《理辩之五公称》五卷,应是此书。惟考狄著《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书目,有《形性理推》五卷(三六〇号),《光向异验理推》一卷(三六一号),《目司图说》一卷(三六三号),《理推各图说》一卷(三六四号),《理辩之引启》二卷(三六二号),应皆为是编之子目。则是编所述形上形下诸学皆备,可谓集当时西学之大成,惟所钞《名理探》凡论及天主诸节,胥予删润,殆进呈之书未敢涉及教理耳。又考《癸巳类稿》卷十四,书《人身图说》后,曾引怀仁是编,谓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头脑之内。是《穷理学》中或

尚辑有邓玉函(第四六传)、罗雅谷(第五五传)之著述矣。

(四十二)《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扈从康熙帝巡幸关东和次年巡幸北塞记》,十二开本,巴黎,一六八五年。

(四十三)怀仁一六八三年十月四日信札,言是年帝巡幸塞北事。四开本,巴黎,一六八四年。

(四十四)怀仁随驾巡幸纪事,见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七四——八七页。著录第一次巡幸在一六八二年,第二次巡幸在一六八三年,后一次闵明我(第一三五传)并随行;一六八六年译为英文。(考狄《书目》,六三六页。)

(四十五)一六七六年赞威设立本地神职班纪录。
〔参看贝特朗(Bertrand)《传道会历史记录》,第二号。〕

(四十六)信札——一六六〇年七月十六日信札,言汤若望(第四九传)奉召入京事,载哈札特(Hazart)《克尔克里克史(Kerklyke Histoire)》卷一。

一六六一年顷,自北京致西安白乃心(第一一九传)神甫书,言北京钟事(时乃心已离京)。载吉尔切尔《附图中国志》,二二三页。

一六六七年九月三日自北京致佛兰德尔-比利时区长书,此书作于狱中。载《瑞典宫廷的腓利普·努蒂乌斯》八开本,布鲁塞尔,一八五六年。此书之后,尚有用弗刺明文自京致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书,作于一六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六六九年怀仁、利类思(第八〇传)、安文思(第八八传)三人同作之信札,言西方诸国事,现藏巴黎国家图

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八五栏。上引范埃书，二八页。)

一六七一年一月自京致鲁日满(第一二二传)神甫书，弗刺明文；同年七月自京致视察员汪多玛(Valgarneira)神甫书，葡萄牙文，载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八开本，阿纳姆，一八五七年。

一六七八年八月十五日召欧洲耶稣会士书，拉丁文。

一六七八年九月七日自京致葡萄牙国王阿丰斯(Alphonse)六世书，谢其保教也，已刊行。

一六八一年答闵明我神甫书，现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八四页。上引范埃书，六七页。)

一六八五年八月一日致阿万西尼(Avancini)神甫书，见波斯曼《南怀仁传》，一三〇页。

一六八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致耶稣会会长诺耶书，言澳门事。(同上，一四七页。)

杜宁-兹博特神甫录有信札数件：

一六七七年致耶稣会会长奥里瓦(Paul Oliva)神甫书，言传教师甚少，请速派新人来助，尤应派遣供奉朝廷之人来。

一六七八年致视察员书，言欧洲几不复有人来华，请在内地及澳门各设修院一所。

一六八二年九月致耶稣会会长诺耶书，对于受官职自辩事。

于要求传教师对于主教及代主教发誓事。

①罗主教西名 Gregoire Lopez, 一六一〇年顷生于福建, 初经方济各派利安当 (Antoine de Ste-Marie) 神甫授洗, 后在一六三九年偕安当同谪澳门, 已而赴菲律宾求学, 人多明我会。一六五五年还国, 于四辅政大臣仇教而诸教士流徙广州时, 颇为教中尽力。一六七四年二月四日受命为巴西莱 (Basilée) 主教及南京代主教, 在一六八五年始在广州行就职礼。一六九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殁于南京, 年八十岁, 葬南京教会公墓。〔费兰多 (Ferrando) 《菲律宾、日本和中国多明我会传教史》, 卷三, 六一一页。德礼贤《天主教中的中国籍主教》, 三〇——三五页。〕

一六八四年二月致宣教会诸枢机员书, 言对于新代主教发誓之不合时宜。

一六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耶稣会会长诺耶书, 请派通晓医术之神甫或修士一人入朝供职事。

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现存有信札数件。(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八, 五八一栏以下。)

波斯曼神甫诸著述中亦刊有数件, 散见下列诸书中: 《南怀仁传》, 《关于南怀仁之中文文件》, 《南怀仁与俄国宫廷之关系》, 《比利时天文学会纪念南怀仁文集》。此神甫并拟将怀仁一切信札编辑刊布, 不幸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疾终, 其志未遂。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 三八、一七三页。谓俄国档库藏有怀仁信札数件: 盖其曾致书于沙皇及所识商队长, 愿为尽力也。

一二五 甘类思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一年顷歿于澳门。

甘类思 (Louis de Gama)^① 神甫常居澳门,在一六五九至一六六三年间任视察员,因此吾人将其列入中国传教师之内。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甘类思是新译名。

363 一六三〇年时曾赴印度,尚未晋司铎也。一六七一年顷歿于澳门。

一二六 恩理格 奥地利人

一六二四年生^①——一六四一年入会——一六六〇年至华——一六五九年四月十三日发愿^②——一六八四年七月十七日歿于绛州^③。

恩理格 (Christian Herdtricht)^④ 神甫字性涵,生于格拉次城。一六四一年十月二日入奥地利区之耶稣会,授文学、修辞学四年。一六五七年赴印度,传教于西里伯斯岛之马卡萨尔。会金弥格(第七〇传)神甫教区太广,佐理需人,一六六二年乃派理格至山西。省中有大员三人敬佩其德行和学识,对其传教颇力助之。

其一人是平阳总兵官,驻平阳府,曾为理格在府城中

建筑新教堂一所。已而声名远播，附近大镇名万安，居民相率入教。

①范埃（《汉学家南怀仁》）作一六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②一六七三年名录谓其已为在教辅佐人。

③原作一六二四年，兹从南怀仁神甫一六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致阿万西尼神甫书改正。《正教奉褒》八五页亦作七月十七日。

④柏应理、聂仲迁、索默尔沃热尔诸氏写其名并作 Herdrich，葡萄牙人写作 Enriquee。

第二人是三省盐运使，从其记室某得悉教义，因常与 364
弥格、理格往来，为之作书致省中诸大吏，传教颇得其力。

第三人是省之长官，其人为理格重修教堂及住宅，并为介士人不少人教。不仅太原如是，邻近之静乐亦然。一六六四年理格居此城一月，得受洗者八百二十八人。脱久居此地，入教者必众。（聂仲迁《中国历史》，一二四页。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第一编第六章，II—XII节。

副区长应许太夫人子纘曾之请，派理格至开封兴复教堂。纘曾先购置广厦一所，理格至，遂赠之，并介绍往谒省中官吏。（聂仲迁：《中国历史》，第一二五页。上引毕嘉书，XVIII节。）

嗣后入教之人甚众，教务颇为发达。不幸仇教之事 365
起（一六六四年九月十四日），理格如受霹雳，寝食俱废，如是数日。（上引毕嘉书，XXI节。）痛稍定回绛州。与金

弥格神甫同被逮送京师，已而押赴广州。（上引仲迁书，一九八页。）

一六七一年事平，康熙帝以其通晓历法，召之赴京。理格赴京以前，经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奏请，先赴山西搬取仪器，安顿房屋。理格遂赴太原、绛州，收回教堂，整理教务，一六七三年六月抵京。（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二年部分。）

顾京师气候不适于理格病体，一六七五年请假复回山西。先至绛州、太原，后至蒲州，韩阁老子伯多禄前此所建之教堂，已为教外人占居，乃索还。并将太平县、平阳府及其他十余处之教堂修复。

一六七六年自山西赴开封。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所赠望远镜转赠河南长官，因得将开封教堂修复。又得长官助，将费乐德（第四七传）神甫祠宇修复。

一六八四年七月十七日歿，葬绛州王丰肃（第二六传）神甫墓侧。

理格既歿，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奏闻，蒙帝悯恤，御赐海隅之秀匾额，差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送往绛州。（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之历史》，三〇四页。）

一八八一年有中国司铎王玛竇，曾将丰肃、理格二墓发现，墓在绛州城西五里段家庄附近之西坪南垠，其旁有吴主教（J-B de Mandello）墓。（据山西代主教莫卡加塔（Moccagatta）信札。关于吴主教名，可参考莫德费《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五二、五三页。）

其遗著列下：

(一)理格曾参加《西文四书直解》翻译工作，可参看第一一四《柏应理传》。

(二)聂仲迁(第一〇四传)神甫《中国历史续编》，五十六页后附有理格自广州致米勒尔(Miller)神甫信札，言四辅政大臣仇教事件，未著年月。

(三)致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书，附铎泽所撰《中国信件撮要》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二九五栏。)

(四)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在一六八二年曾谓理格所撰汉文拉丁文大字书，题曰《文字考》者，行将付印。然今未见此本，不知是否尚存于世。

一二七 穆亚立 葡萄牙人

367

一六六四年至华。

穆亚立(Alexis Coelho)神甫以一六六四年至广州，仇教事起，迫之至澳门。(参看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

其后踪迹未详，有一同姓名者于一六七二年派往柬埔寨，后在一六九四年歿于暹罗，不知是否同为一。(据弗兰格《耶稣会的新兴年》，一七四页。)神甫说，后一人一六二四年生，一六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入修院，一六七二年发四愿后赴东印度。

如同为一，则必在一六六四至一六七二年间返回

葡萄牙矣。

一二八 罗雅各 葡萄牙人

一六六四年至华。

罗雅各 (Jacques Lopez) 神甫事迹未详。有一旧钞本著录其名,谓其在一六六四年至中国。

一二九 方玛诺 法兰西人

一六二〇年生——一六三七年入会——一六六四年为在教辅佐人——一六七六年九月四日歿于福州。

- 368 方玛诺 (Germain Macret) 神甫字允中,于一六五四年自瓦纳赴里斯本,次年从里斯本赴印度。曾授文法及文学九年,修辞学一年。比至澳门,谋入的摩尔群岛中之萨文 (Savin) 岛,此岛距马卡萨尔甚近。欲与萨卡诺 (Saccano) 神甫在此岛建一新传教会;已而得悉荷兰人占据此岛,二神甫乃转赴苏姆巴 (Soumba) 岛,盖此岛民曾请求耶稣会派遣神甫来岛传教也。(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八二页。马利尼《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四二二页。)

一六六四年顷重回澳门,在聂仲迁(第一〇四传)神

甫被逐（一六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前三日抵赣州府城。刘迪我（第一〇二传）神甫率之至南昌；已而玛诺自南昌偕修士一人赴湖广。一六六五年一月二日抵武昌，穆迪我（第一〇八传）神甫匿之于对江一信教居民宅中。如是独居凡八月；每日与居停交谈，华语日益进步。（聂仲迁《中国历史》，二一三页以下，二二六、二二七页。）

迨至诸传教师押解出京以后，视察员恐其不能安居，召之还澳门。（同上，二二七页。）留居澳门两年，惟据闵明我神甫之说，当时似曾一赴安南南圻，未知审否。一六七一年吾人知其至福建、江西两省传教五年。一六七六年歿于福州，葬城外墓地。

一三〇 杨若瑟 葡萄牙人

一六六四年至华——一六七二年后歿。

369

杨若瑟 (Joseph de Magalhaens) 神甫字伯和，一六五七年自里斯本东迈。一六五九年抵澳门。一六六四年遣之至广州为陆安德（第一二一传）神甫助。先是黑奴多有从澳门逃出，娶华女为妻，而为广州总督及广东武官役使，至是若瑟专司布道于此种黑奴中。仇教时其道长召之还，罗阁伯（第一三二传）神甫同被召。至香山具皆被逮，将押解广州，有教民某与县官善，为营救得释而还澳门。一六七三年若瑟在澳门为学监，其歿年歿地未详①。

①薛孔昭《名录》著录葬在澳门。

一三一 罗迪我 葡萄牙人

一六五〇年二月十六日入会——一六六四年
至华——一六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歿于澳门。

罗迪我(Balthsar-Didace de Rocha)神甫字天佑,出生于埃武腊教区之威米埃罗(Vimieiro)城,一六五五年赴印度。修业毕,一六六四年至广州,次年因诸传教士被逮,乃还澳门。一六六九年闻交趾仇教而无教士,因赴交趾被逮,居狱数月。然得遣其同伴二人乔装入安南内地。既还澳门,诸道长选其为代表员,代表日本教区而赴罗马。一六八三年还澳门,以其余年传布宗教,解说神学。一六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歿。

一三二 罗阁伯 葡萄牙人

一六六四至华——一六七二年后歿于果阿。

罗阁伯(Jacques de Sotomayor)神甫亦于抵澳门后,于一六六四年共杨若瑟(第一三〇传)神甫被派至广州,次年与若瑟同被召还。一六七三年被派至果阿,为副教区之代表员,后歿于果阿。

一三三 狄若瑟 法兰西人

一六一八年生——一六三四年入会——一六六五年至华——一六五二年发愿——一六八七年后残。

狄若瑟(Joseph Tissanier)^①神甫出生于阿让(Agen), 因其在一六八四年为中国日本教区视察员, 故亦有传。离法以前, 曾授古典学、修辞学九年, 哲学四年。一六五四年自波尔多赴里斯本, 次年自里斯本登舟, 一六五六年抵澳门。一六五八年入交趾, 留居至一六六三年。居交趾时, 共传道者仅有博尔热(Onuphre Borges)神甫一人, 而教民有三十余万。若瑟在交趾时曾被捕下狱。一六六三年被逐, 走暹罗, 次年为暹罗道长。一六六五年还澳门。一六七三年重为暹罗道长, 旋又还澳门。一六八〇年为澳门会团长, 一六八四年为中国日本教区视察员。一六八八年尚存。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狄若瑟是新译名。

其遗著列下:

(一)若瑟除留有行记, 一六六三年初刻于巴黎, 重刻于上引孟德宗神甫书以外, 尚有一种记录, 作于一六七七年, 记述中国、日本、安南等地传教会状况, 钞本现藏里昂图书馆。(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八, 五三栏。)

(二)一六八二年四月刊<友好信使> (Marcure Gal-

ant)曾据一六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若瑟发自澳门之信札, 登载中国消息。

(三)一六八四年信札三件, 现藏巴黎圣热内维夫学校档案。(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八, 五三栏。)

(四)有一论文题曰:《宗教谈判者》(Religiosus negotiator)言传道会诸教师所得经营之商业事, 见阿诺尔德(Anauld)《耶稣会士的实际道德》(《阿诺尔德著作集》, 卷三五, 第五五四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八, 第五三编。)

一三四 石嘉乐 意大利人

一六一二年生——一六二七年入会——一六六八年
至华——一六四九年八月十五发愿——一六六八或
一六六九年^① 歿于广州。

石嘉乐(Charles della Rocca)神甫字乐天, 出生于皮埃蒙特之萨卢赛斯城。授古典学七年, 然后于一六四三年赴印度。已而抵澳门, 从罗历山(第五三传)神甫学习安南语, 旋在一六四六年传教安南南圻一年, 又在一六四七至一六五八年间传教交趾十一年。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六八年。

既被逐出安南, 偕传教师四人附舟还澳门, 舟至海南附近, 触礁沉没, 然乘客皆脱险。诸神甫皆经海南岛道长傅沧溟(第一〇三传)神甫接待。一六五八年嘉乐被派至柬埔寨, 次年被逐出境, 后又重莅此国。一六六六年时外方传教会凯夫

若(Chevreur)神甫路经此国得疾,曾蒙嘉乐诊治。后重还澳门,似在海南岛工作数月,已而至广州,其后未久歿。歿年在一六六八或一六六九年,葬广州城外。

一三五 闵明我 意大利人

372

一六三九年生——一六五七年一月十四日入会
——一六六九年至华——一六七五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歿于北京。

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①神甫字德先,皮埃蒙特之科尼城之氏族也。一六五七年一月十四日弃绝一切世荣而入耶稣会,年甫十八岁也。学业未滿,请赴中国。一六六六年至里斯本附舟至澳门完成其学业。当时中国之传教师皆在广州禁锢。

①高龙鞞神甫补注云:闵明我殆为(Dominique Navarrete)之汉姓名,Grimalai神甫顶替其人,因而承袭其名。

一六六九年多明我会闵明我(Navarrete)神甫^①从拘禁诸神甫所逃出后,明我乘机欲代受拘禁,俾人数无缺,不为华官所觉,乃矫装由两教民率领入拘禁所。(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六九年部分。)

①多明我会闵明我(Dominique Navarrete)神甫,西班牙人,生于佩尼亚菲埃尔,入比城多明我会修院。一六四八年赴菲律宾。一六五五年入中国。一六六

九年离中国。一六七七年为圣多米尼格 (St-Dominique) 大主教，一六八九年歿于此城。

一六七一年被释出，始而传教广州，继而南怀仁(第一二四传) 神甫奉命召明我偕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入京修历。

广东总督预备官船五艘送诸神甫各回本堂。马道纳多(Jean-Baptiste Maldonado) (上引威斯切尔斯书) 神甫记有云：最美官船由闵明我、恩理格二神甫乘坐，因其
373 奉召入京修历也。郑玛诺(第一四一传)神甫随行。船上旗帜大书“举取进京”字样。余四舟旗帜书明“奉旨回堂”字样。此外广东总督给付每神甫凭照各二纸，一纸命沿途官吏护送供给，一纸命将各该天主堂交还各神甫管领。诸神甫离粤之时，在一六七一年九月八日。(上引威斯切尔斯书，十二页。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一年部分。)

明我在获得皇帝护教之意以前，曾用种种方法博取帝宠与其好奇心。“曾将在当时为新发明之水力机进呈。机上有常喷不已之喷水一道，准确报时钟一具，天体运转器一具，准确报晓钟一具。”(南怀仁：《欧洲天文学》，八二页。)
“有一次在园囿四壁上绘人面各一，壁高五十尺，面长如之。正面视之，只见山林游猎诸景，第若位在一定地点观之，则风景没有人面见焉”。(上引南怀仁书，七六页。杜赫德《中华帝国现全志》，卷三，二六八页。)杜赫德神甫还记载云“所绘一切图画，表面视之，似模糊不明，若在一定地点或用圆锥形，圆柱形，角柱形之镜视之，图画毕见，如是之类，举不胜举。朝中贵人见之者，咸惊羨不

已。”(参看一六七〇年八月二十日南怀仁信札,载波斯曼《南怀仁传》,七二、七三页。)

帝对明我宠眷甚隆,一六八三及一六八五年携之出塞外,已而命其继南怀仁治理历法,并在一六八六年命其出使俄国。明我出使后,治理历法事由安多(第一六三传)、徐日升(第一四二传)二人代理。(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一〇八页。莱布尼茨:《中国近讯》,九一页。)明我行前陛辞,帝赐金镶宝石带一、荷包三、佩刀一,从满洲俗也。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六年部分。)

沿途经过,待遇如同钦使,在江西南安府为方济各会士解围;在南雄以奥斯定会士利伯拉(Nicolas Ribera)托付地方官吏;在韶州数为西斯(Cise)和奎莫奈(Quemen-er)二人尽力(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六年部分)前一年明我赴澳门时,曾将一反对广东方济各会士及一代主教之案件平息,并在澳门为漂流至澳之十二日本国人说情,释放还国。(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

明我为何事奉使至俄,交涉是否顺利,吾人不知。惟知其抵欧后先赴罗马、法国,留居德国甚久。

莱布尼茨自是与明我订交,彼此时常通信(巴耶《中国博物志》卷一,七页。)明我事竣后,莱布尼茨曾为作书致俄皇大彼得,请许明我经历俄罗斯西伯利亚而还中国。俄皇严拒不允。(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七五页以下。)至是明我乃持德意志帝利奥波德一世、波兰国王约翰三世苏比斯基及其他德意志诸侯致波斯国王苏

利曼二世书，从马赛附舟赴士麦拿湾，而嘱诸同伴别从里斯本出发^①。

①据明我赠与其同伴普卢罗 (Charles Joseph Pluro) 之一绘画，吾人知明我一六九〇年时在克拉科威 (Cracovie)。此绘画署马尔斯 (Jean-Ignace de la Mars) 名。别有一人跋其上曰：“莫斯科沙皇拒绝通过。”此绘画乃由范特奈 (Jos. de Fontenay) 神甫寄来。从士麦拿至波斯；一六九二年二月五日偕德意志神甫乔特 (Chout) 至埃尔泽鲁姆 (Erzeroum)，此人原派往中国，后在自伊斯法罕赴海之途中病故。明我在此城见威洛特 (Villotte) 神甫，此人在四年前被派探测陆地通中国之道路，未能成功而留居波斯。此外尚有法国神甫三人名贝泽 (de Beze)、阿尚博 (Achambaua) 和博沃里埃 (de Beauvollier) 尚在伊斯法罕城拟赴萨马尔罕及布哈拉亦欲觅取从土耳其斯坦通北京之道路。(威洛特《一位传教士在土耳其、波斯、亚美尼亚旅行记》，二一〇页。上引加恩书，三九页以下。)

明我见此种事业无成功之望，乃赴果阿附舟往澳门。离华已七年矣。明我不待来迎之官吏来，偕法安多 (第一九四传) 神甫乘驿疾驰赴京，二、三月之路程，于二十五日中驰达。(一六九五年普罗瓦纳 (Provana) 神甫果阿信札)，一六九四年既还京，康熙帝召见甚喜，盖前此询其行踪者屡矣。复命其奉命赴澳门，迎接从里斯本附舟来中国之传教师来京。明我被命为北京主教，徐日升 (第一四二传) 为副主教，似在此时 (一六九五年)。罗耶神甫 (一

六九六年未刊信札)云: 教令已达澳门, 明我应往行就职礼, 然未举行, 其故未详。

明我后在一六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任副区长。一七〇〇年任北京会团长。一七〇二至一七〇七年任中国日本视察员。一七〇〇年时奏请在内城为法国神甫建筑教堂一所, 帝许之。后在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焚毁, 得以修复者, 赖有此旧案也。(《传教信札》, 卷三, 二七、一四三、一七〇页。)教堂落成后, 明我在一七〇三年十二月以视察员资格行祝圣礼。

大主教铎罗(de Tournon)决意赴京时, 明我为之力谋待遇优厚。诸传教师对于中国礼仪纷争问题, 公请明我吁请教皇专使明示教廷决断, 且言宗座之命绝对服从, 虽牺牲会中利益, 教士生命, 并离开中国, 亦所不惜。(冯秉正:《中国史》, 卷十一, 三〇〇页。《传教信札》, 三卷, 一七〇页。)

明我最后数年之事未详, 似仍居北京。一七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歿, 年七十三岁, 计在华四十一年矣。

其遗著列下:

(一)《威尔特·博特》第八七号著录信札一件, 一七〇三年九月作于北京, 言一七〇二至一七〇三年度事, 并详述崇明岛教务, 与上海附近七宝地方仇教事件。据云上海附近有教民三万, 松江二万, 太仓、嘉定各三千。

(二)《方星图解》一卷, 一七一一年北京刻本。(雷慕沙:《亚洲新杂纂》, 卷二, 二五三页。) 376

(三)《康熙永年历法》, 是编原出南怀仁手, 惟首题

明我名,盖经明我校订也。参看第一二四传第十号书。

(四) 一六九三年十二月六日自果阿致莱布尼茨书,见《中国近讯》,九一页。

(五) 一七〇五年明我与徐日升(第一四二传)、安多(第一六三传)、张诚(第一七三传)同请准教皇专使铎罗入朝疏。(上引冯秉正书,卷十一,三〇〇页。《正教奉襄》,一二四页。)

(六) 为北京会团长时,曾撰一文,题曰:《北京耶稣会神甫对康熙皇帝有关敬天、祀孔和敬奉祖先谕旨之简述》,四开本,一七〇一年,北京。

(七) 《答闵明我神甫书》。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曾谓明我对于葡萄牙专使玛讷撒尔达聂(Emmanuel de Saldanha)奉使事撰有记录,寄呈葡萄牙国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八三五栏。)

〔附〕皮方济^① 葡萄牙人

疑在一六六八年至中国。

皮方济(François Pimentel)^②神甫出生于科英布拉教区。一六四八年二月一日入会。(上引弗兰格《耶稣会的新兴年》,五一八页。)葡萄牙专使玛讷撒尔达聂(Manoel de Saldanha)赴京交涉通商、传教事宜时,方济为随行教师。使臣留居广州一年,(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〇年部分。伦格斯特德(Ljungstedt)《葡萄牙人侨居中国史略》,九五、九六页。)一

六七〇年一月初始成行。六月三十日抵通州，时帝巡幸 377 塞外。至七月三十一日(阴历六月十五日)^③或八月十四日始能入覲^④。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曾为之奏请，并自任翻译。

①高龙鞏神甫云：此传本书原缺。

②钩案：原缺汉姓名，皮方济是新译名。

③康熙《东华录》卷十：“九年庚戌六月甲寅，西洋国王阿丰肃遣使玛讷撒尔达聂进贡，得旨，西洋国地极远，初次进贡，著从优赏。”

④此次使臣入覲之年，伯希和曾在一九二八年《通报》一九五页讨论。旧谓在一六六七年(上引冯秉正书，卷十一，六〇页。)似误，盖是年康熙尚未亲政，(辅政迄于一六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而四辅政大臣尚在仇教也，高龙鞏神甫所考一六七〇年较有根据，且可以波斯曼《南怀仁传》六三，六九——七二、七六页所引一六七〇年八月二十日南怀仁信札三件证之。

此次使臣待遇较优，沿途并未张“进贡”旗帜。(上引杜宁-兹博特书，一六七〇年部分。蒙塔托·赫苏斯(Montalto de Jesus)《澳门史》，第二版，一二一页。)在北京时帝允许保护澳门。使臣留京数月，殁于归途^①。

①玛讷撒尔达聂殁年在一六七〇年终以前，或在一六七一年十二月前，要在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赴罗马后。〔据马道纳多神甫于一六七一年十二月十日自澳门致殷铎泽神甫书，见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第十四页。〕

方济还澳门为修士教习，一六七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离澳门赴交趾。一六七五年九月五日歿于趾交。（参看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葡萄牙文版，卷二，二〇六——二〇九页。）

一三六 葛安德 葡萄牙人

一六二三年生——一六三九年七月十一日入会——疑在一六七〇年至华。

葛安德 (André Gomes) ① 神甫，据马夏多 (Machado)《书目》，谓其出生于兰德罗尔 (Landroal) 城，在埃武腊教区入会，一六五六年偕卜弥格 (第九三传) 神甫赴中国。在一六七〇年传教中国。案传教之年应误：是年诸神甫尚谪居广州，传教内地似不可能。一六七三年一名录著录是年安德在柬埔寨。索默尔沃热尔 (《书目》，卷三，一五四九栏) 神甫仅谓其在一六七〇年获许前赴中国传教而已。

① 钧案：原缺汉姓名，葛安德是新译名。

一三七 金百炼 葡萄牙人

一六三六年生——一六五四年入会——一六七一年至华——一六八一年五月十八日歿于上海。

金百炼(Emmanuel de Pereira)神甫字玉纯,修道四年,一六五八年离葡萄牙而赴印度完成学业。一六六九年至澳门,等待机会进入内地。一六七一年刘迪我(第一〇二传)神甫运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之枢赴上海,百炼随行。留居上海,传教十年歿,葬城外耶稣会墓地。

一三八 方济各 意大利人

一六三一年生——一六五〇年入会——一六七一年至华——一六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六九二年八月十五日歿于澳门。

方济各(François-Xavier Philipucci)神甫字以智,初名亚力山大(Alexandre),因得疾,诸医束手,得印度宗徒佑,其疾忽愈,乃改用此圣者名。(纳达西《耶稣会的光荣年》,三六三页。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三二八页。)越二年,一六六〇年,(上引弗兰格书)晋司铎后离欧洲东迈。济各感圣方济各恩,在里斯本、果柯、澳门等地将此圣者未刊信札数件钞录副本寄送波西努斯(Possinus)神甫,盖此神甫适在预备刊布圣方济各信札新编也。曼夏达(Menchada)《序言》,载《圣方济各》XXXVI页。)

当其居澳门时,请派往别一教区凡两次,皆因病而 379
未果往,乃请留居中国,其疾遂愈。如是任修士教习二

年,文学教习三年。自一六七一年始,传教广东,开辟新教区数所。

一六七六年广州耿氏叛起,乱民掠其住宅,济各藏其祭器,急脱走,获免。(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六年部分。)

一六八二年受命为日本教区区长。一六八八年为中国日本视察员。一六八五年任区长时,澳门捕获荷兰船舶一艘,华人某谓船属己有,由是广州总督与澳门之争端起,几肇祸。旋闻闵明我(第一三五传)将至粤,总督嘱济各往清明我调处,事遂解。(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一六九二年八月十五日济各歿于澳门。

380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礼仪事件》或《对祀孔、祭祖仪式的深入了解》八开本,里昂,一七〇〇年。是编作于一六八二年,乃中国礼仪问题争辩时辨诬之文也。

(二)一六八八年十月十九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

(三)帕热(L. Pages)之圣方济各信札,卷一,一九五至二〇九页所辑诸文题作《致热衷于永生之心灵》,盖圣方济各传道之文而经济各搜集者也。又同书二一〇至二一三页致讲说教义人之文是否亦为所辑,未详。(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七三五栏。)

一三九 冯思嘉^① 中国人

疑在一六七一年还国——残年不详。

冯思嘉(Nicolas Fonseca)修士,中国人,吾人仅据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后附名录,知其人于一六六六年从葡萄牙出发,时尚未晋司铎也。

①钩案:此人姓名里贯皆未详,兹从其西文名音译。

一四〇 范方济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一年至华——一七〇三年歿于澳门。

范方济[François de Vega(Veiga)]神甫字而各,一六六六年与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同舟赴中国。一六七一年抵澳门。传教海南岛,在一六七三至一六七八年间设传教所新数处。(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八八页。)后还澳门任道长。据罗耶神甫(一六九七年未刊信札)说,方济在一六九七年为日本教区区长,命艾未大(第一七六传)神甫自交趾赴中国者,即此人也。后在一七〇三年歿于澳门^①。

①补注云,海南岛传教师梅费特(Maifait)记琼州附近 Kiu-tea 坟地事,除傅沧溟(第一〇三传)、瞿笃德(第一二三传)、金玉敬(第一五八传)三神甫墓外,别有

二墓石漫漶不明，“其一石殆为林本笃(第六八传)神甫墓石，别一墓石殆为范方济神甫墓石”。见《传教年鉴》，一八五二年，四七页。引自吉勒尔梅主教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日香港信札。案第一墓石得为林本笃神甫墓石，第二墓石似有误会，盖据一九三三年《传教会历史杂志》二九页德斯波本(Desperben)神甫之说：“一六八二年时范方济神甫为七传教师之独存于海南岛者。……”（出处未详）又三一页云：“此基地名 Ngan-li-deng，此二墓石并属林本笃云。”

一四一 郑玛诺 中国人

一六三五年生——一六七一年返华——一六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歿于北京。

郑玛诺(Emmanuel de Sequeira)神甫字维信，澳门人，幼从卫匡国(第九〇传)神甫赴罗马，入耶稣会，晋司铎，是为耶稣会华人晋司铎之第一人。在罗马学校完成其哲学、神学课程后，一六七一年返华。仇教案件平息后，随闵明我(第一三五)、恩理格(第一二六)二神甫入京。越二年歿，年三十八岁。

一四二 徐日升 葡萄牙人

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生——一六六三年九月二十

五日入会——一六七二年至华^①——一六八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徐日升(Thomas Pereira)神甫字寅公，葡萄牙布拉加教区马尔蒂诺·瓦亚(S. Martinho de Valle)城贵族科斯塔-佩雷腊(Costa-Pereira)之裔也。初在布拉加学校肄业，已而在一六六三年离校，入科英布拉修院。至是改旧名桑切(Sanche)而用新名托马斯(Thomas)。一六六六年二十一岁，请赴印度，在卧亚或澳门完成其学业。(弗兰格《耶稣会的新兴年》，七〇八页。)

①据罗文藻主教云：(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信札，见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一六九〇年日升年五十，在一六七四年入中国。又据别一说一六七三年至中国。(一九〇六年《通报》第四三八页考狄说，然未著明出处。)

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以其谙练音乐，荐之于康熙帝，帝命二使者召之至京师。使者至澳门，宣帝命，视察员汪多玛(第一四三传)神甫命日升随使者入朝。一六七三年一月抵京师，所经州县皆以礼待。初入觐，即博帝欢，自是亘三十六年，宠眷不衰。(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七二年部分。)

怀仁记有云：一六七六年彼与日升暨闵明我(第一三五传)同侍帝侧，帝命日升弹翼琴(Clavecin)，怀仁继弹中国曲。日升静聆之，接弹此曲，毫厘不失原调。帝甚惊异，命复弹，仍如前。帝讶而指日升曰：“是人诚天才”

也。”赏诸神甫贡缎二十四匹曰：“汝辈袍已敝，可易以新者。”（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九〇页。）

一六八五年帝出塞，命日升与安多（第一六二传）随扈。一六八八年南怀仁病故，命闵明我顶补怀仁遗缺。明我出差，又命日升、安多二人代理。同年命日升与张诚（第一七三传）二人随使往尼布楚订中俄边界条约。（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传教信札》，卷三，一七〇页。）二神甫还，帝赐锦衣貂褂以劳之。（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一一一页。）

383 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朝议许奉行天主教，盖日升、安多、张诚三人之力也^①。

①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礼部尚书顾八代等十七人，“题为钦奉上谕事，臣等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一八三页。）

得旨后通行各省，转行各府州县，钦遵奉行。（上引冯秉正书，二一一页。）

此诚殊恩，北京诸传教师皆感帝德。日升于朝会时曾对诸王公大臣言曰：此诚吾人之唯一志愿，唯一目的，日夜盼祷者也。我辈弃家离国，犯冒危难，来事皇上者，无非为此。圣眷虽频，然无逾此次之隆，致使吾人无从报答。（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三五页。莱布尼茨《中国近讯》，一四四页。）

日升几终其生于北京。一六九一年任视察员。一七〇六年任副区长^①。一七〇八年歿。先是利玛竇（第九传）神甫得万历帝赐地，汤若望（第四九传）得顺治帝赐地，建筑天主堂，至是日升更建新堂九所，将旧堂广而大之，俾成欧式。除主坛外，别建小坛三，各有坛场。惟基础不固，一七二〇年及一七三〇年受地震害，至一七四三年始修复。（刘松龄《轶事信札》。）

①日升似曾被任为北京副主教，参看第一三五《闵明我传》。

日升谙练音乐，曾在天主堂中装置大风琴一架，式样之新、节奏之调，华人见之者莫不惊异。同一堂上并安置大报时钟一架。铸有小钟多口，置于中庭，每一钟槌以铁丝系之。庭内置一大鼓，平时用齿轮鞣之，鸣时轮脱鼓自动，周围有锐齿，轮系诸钟，合鸣成华乐，其声悦耳。朝野贵贱争往观之，莫不惊异。（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一一二、二七〇页。南怀仁《欧洲天文学》，九二页。）

其遗著列下：

（一）《南先生行述》一卷，一六八八年北京本。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新藏编三〇三三三号。（考狄《中国的

中-欧印刷术》，三〇页。）

(二)《律吕正义》五卷，前四卷，康熙皇帝御定，续编一卷，取日升及意大利人遣使会士德理格^①所讲声律节奏而成，一七一三年北京刻本。

①德理格西名 Théodoric Pedrini，一六七〇年生。一七一〇年至北京，为朝廷乐师。一七四六年歿于北京。参看包世杰《栅栏天主教墓地和墓碑记录》，一三九页。

385 (三)《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Musica practica et speculativa)原为汉文，一卷，刻于北京。曾奉敕译为满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五一四栏。)是编疑即前一号书。

(四)一六九二年自北京致耶稣会会长书。

(五)一六九一年日升、安多因浙江巡抚毁教堂，破书版，欲逐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出境，奏请昭雪疏。

(六)一六九二年奏请准予传教疏。

一四三 汪多玛 意大利人

疑在一六七二年至华——歿年在一六七二年后。

汪多玛 (Thomas Valgarneira)^① 神甫，西西里人，据一六七三年名录，曾在一六七二至一六七三年间为中国日本视察员。一六四〇年离欧洲。一六五五年从澳

门派至暹罗。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汪多玛是新译名。

一六五九年居暹罗时曾撰有一傜语或暹罗语字书。

一四四 李西满 葡萄牙人

386

一六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一六五九年十月十五日入会——一六七五年一月二十日至华①——一六八二年发愿——一七〇四年十月歿于苏州。

李西满(Simon Rodrigues)神甫字受谦②，授文学三年始赴东方传道。一六七三年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重赴中国，西满随往。既至，初派往上海，继派往福建。一六七八年洪度亮(第一四八传)、何纳爵(第一四九传)、鲁日孟(第一四七传)三神甫自菲律宾来福建，西满密与教民数人谋，送之潜入内地。一六七九年被召入京修历。(墓志。)

①墓志作康熙十三年。(是年始一六七四年二月十六日，终一六七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墓志及《正教奉褒》皆作字守谦。

一六八〇年帝赏赉之，授以官，西满固辞；因请帝赐以敕旨，许其传教。帝亲书“奉旨传教”四字授之。(墓志)一六八二年还福建，顾教堂甚多，难以兼顾，精力日渐衰颓。(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五年部分。)

如是重返江南，常驻常熟、苏州（一六九〇年在苏州）。每年受洗者五、六百人。（《传教信札》，卷三，七三页。）无锡、崇明两地教堂亦属管领。一六八五年罗文藻主教赴崇明时，西满随往，主教见崇明教务发达，甚喜。（同上，一六八五年部分。）

387 一六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飓风，崇明岛向陆一部分尽为海水淹没。据闻死者六十万，房屋、塔、庙淹没者不可胜计；而基督教教堂仅毁一所，教民丧失仅五十人。

一七〇四年十月歿于苏州，葬白鹤岭。一七〇五年立墓石^①。一八四七年阴历十月贝西（de Besi）主教为重营其墓。

①墓志载，此墓为同会恭日所建。吾辈不知其为何人。墓志云：十五岁入教，五十九岁歿，计在教四十六年，计年似有舛误。南怀仁主教（此为另一南怀仁，见本书三五二传）。墓地亦在此岭上。此岭属长洲县，而墓地在白马涧，属吴县，今尚为苏州教民殡葬之所。

一四五 张安当 意大利人

388

一六四〇年四月三十日生^①——一六五七年（亦作一六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入会——一六七六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六七四年三月十二日发愿——一七〇五年一月十八日歿于太原府。

张安当 (Antoine Posateri)^② 主教字静斋，一六四〇年（一六三〇年）生于巴勒莫，年十七（或二十七）入此城修院。毕业后任教职四年，然后请赴中国。一六七四年三月十二日发愿，其后未久附舟东迈。既至，初派赴广东，继派赴江南，留上海迄于一六九一年。杜宁-兹博特神甫云：一六八二年时安当独管此传教所，而教民多至八万，勤劳可知。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乃自澳门遣会中中国司铎三人往助之，即吴历（第一五六传）、万其渊（第一四六传）、刘蕴德（第一六二传）三神甫是已。（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二和一六八五年部分。）

① 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三〇年四月三十日。

② 其名亦作 Pussateri, Possatero。

一六九一年赴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创设新传教区。一六九九年还松江，其后未久复至北方诸省。一七〇二年被命为山西代主教，然未及举行受职礼。莫德费《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五六页。）一七〇五年一月十八日歿于太原府城，汤尚贤（第二六四传）神甫为营葬事。（一七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张诚神甫致坦布利尼 (Tamburini) 神甫书。又见布鲁克尔神甫补注。）

遗书有一七〇四年十月十五日北京信札一件。（上引莫德费书，五六页。）

一四六 万其渊 中国人

一六三五年生^① —— 一六七六年入会 —— 一六七六

年入内地——一七〇〇年十月八日歿于上海。

- 389 万其渊(Paul Banhes)^②神甫字三泉，本姓万，江西建昌府人。一六七六年在杭州入耶稣会，从殷铎泽(一二〇〇传)神甫修行。研究神学毕，于一六八〇年和一六八四年在上海、南京、淮安等处，随各神甫为讲说教义人。一六八八年罗文藻主教晋授为司铎。(参看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宁波简讯》，《罗文藻传》。)嗣后传教浙江、福建、广东、江南等省，以居江南时为最久。一六八九年得忧郁疾，逃湖广山中隐居，次年刘蕴德(第一六二传)神甫往觅之。后疾愈仍传教如故。

一七〇〇年十月八日歿于江南，葬上海西门外圣墓堂。

-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三四年。墓志作一六三五年生，一六七六年入会。一六九七年名录作一六三一年生，一六七八年入会。

- ②其名亦作 Vanhes。

一四七 鲁日孟 西班牙人

一六四六年生——一六六二年入会——一六七八年至华——一六七九年八月十五日发愿——疑在一六八八年后歿于菲律宾。

鲁日孟(Jean de Yrigoyen)神甫字裕斋，出生于庞普洛纳。教授文法一年，哲学三年，先赴菲律宾传教十有

一年,然后偕二神甫(第一四八及第一四九两传)赴中国,时欧洲派往中国之教师日见稀少也。初传教于苏州常熟,后传教于福州。一六八五年还菲律宾^①。

①据吴历(第一五六传)一画跋,知日孟一六八八年尚在中国,将西行。

日孟、洪度亮(第一四八传) 和何纳爵(第一四九传) 三神甫乃经菲律宾区长利切尔米 (Andre Richelmi) 390

神甫遣派赴华。自马尼拉附荷兰舶而至厦门,历经危难,幸得李西满(第一四四传)神甫及教民数人之助得潜入内地。其复还马尼拉之理由未详。杜宁-茨博特神甫谓其故在不愿从宣教部令而对新代主教发誓,并谓其目的在建设一葡萄牙独立教会,目的未达故退^②。

②据罗文藻主教一六八六年九月十日书, («宁波简讯»,一六二三年,十七页。)日孟、洪度亮二神甫已发誓,惟离华之原因不明。按出走之原因殆因独立传教会未能成立,而其道长何纳爵(第一四九传)病故。

一四八 洪度亮 西班牙人

一六四七年生——一六六五年入会——一六七
八年至华——疑在一六八四年后歿于菲律宾。

洪度亮(François Cayosso) 神甫字方济,一六四七年出生于卡斯提尔。一六六五年入会。初传教菲律宾,又传教马利亚纳群岛二年。至中国后传教福建、陕西两

省且七年。一六八四年时曾偕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参加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葬事。一六八五年还菲律宾。

一四九 何纳爵 瑞士人

一六一二年生——一六二八年入会——一六七八年至华——一六四八年一月六日发愿——一六八二年歿于福州。

何纳爵(Ignace de Montes) 神甫字古修, 出生于卢塞恩, 至菲律宾改今名。传教菲律宾三十六年。至华时年事已高, 不服水土, 越四年歿于福州。

一五〇 张儒良 中国人

一六五一年生——一六七九年入会^①——一七三〇年三月二日歿于广州。

张儒良(Sjulien Gonzaga) 修士, 据罗马耶稣会档案, 知为中国人。生于江西。一六七九年在杭州从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修行。一六九一至一七〇一年间在湘潭为樊西元(第一九三传)、聂若望(第二四七传)二神甫伴侣。

一七三〇年歿于广州, 年八十一岁。

①据一六九二年名录,作一六四三年生,一六七三年入会。

一五一 齐文思 意大利人

392

一六八〇年顷至华——一六九一年歿于印度。

齐文思(Louis Azzi)神甫字类斯,托斯卡纳之卢克斯城人。一六六六年赴印度。(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六七页)据名录,一六七三年在澳门为视察员汪多玛(第一四三传)神甫伴侣。吾人知其传教中国为时不久,一六八〇年(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册》,一〇四页。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〇年部分。)传教广州及其附近诸城。已而还印度,歿于一六九一年。

一五二 罗历山 意大利人

一六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一六五五年入会——一六八〇年至华——一六七二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〇四年十二月歿于南京。

罗历山(Alexandre Ciceri)主教字肋山,科摩(Côme) 392人。一六七四年赴印度,(弗兰科《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为果阿和马拉巴尔两教区区长与视察

员之伴侣。一六八〇年隶日本教区而传教广东。一六八六年为代理人而赴果阿、罗马。

一六九二年重莅中国，与李国正（第一八五传）神甫同随苏霖（第一六一传）神甫赴京师，盖霖时奉帝命来接二神甫也。既至京，帝待之优渥。（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一二一页。）似居京数年。一六九六年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减南京教区为江南、河南二省，同年十月十五日命历山为此新区主教，时历山已被命为萨比拉(Sabula)^①主教，而在澳门行就职礼矣（一六九六年二月五日）。其在主教任内之事未详。一六九九年因教区事赴澳门。后在一七〇四年终，殁于南京，葬雨花台下，其地亦名主教坟园，盖有主教三人葬此^②。

①谓历山为萨比拉主教，仅见加姆斯(Gams)《主教名录》一二七页。参看龙华民传(第十七传)^⑩。此二主教姓名时代多相类，殆属一人。

②考加亚尔：《南京史地概貌》（二四页），《开放港口南京》（三六一页。）仅著录有罗历山、罗文藻二主教墓。其家属曾保藏其信札若干件。

一五三 潘玛诺 意大利人

一六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生——一六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入会——一六八〇年至华^①——一六八五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〇三年三月十七日殁于广州。

潘玛诺(Emmanuel Laurifice)神甫字国良，西西里 393 人。一六七四年(前引弗兰格书,四六七页)赴中国，然在一六八〇年(上引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六年部分。)始莅传教所。先至上海,继至松江,继至杭州。一六八四年,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歿,玛诺赴山西接办山西、河南两省教务。至山西颇受官吏礼待。然河南教案起,会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捧御赐恩理格匾额过汴,事得解,玛诺始得传教河南。(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七六年部分。)一六八六年赴西安。一六八八年还松江。(一六九〇年在松江)。一六九三年在南京。一六九七年至一六九九年则江浙。

①有一名录谓其在一六七九年至华。罗文藻主教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信札与柏应理和杜宁-茨博特二神甫书皆作一六八〇年。

一七〇〇年任中国日本视察员。一七〇三年三月十七日歿于广州。

柏应理(《耶稣会神甫名录》一三八页。)神甫云:抵华六月,在上海被召赴松江,为许太夫人行终傅礼。及至,见许太夫人病尚未危,授圣体后欲归;许太夫人曰“请待至星期四,神甫应于是日行”。至期,许太夫人果疾终,时为一六八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也。

394

一五四 穆若瑟 葡萄牙人

一六四六年八月九日生——一六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入会——一六八〇年二月至华——一六八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歿于澳门。

穆若瑟 (Joseph Monteiro) 神甫字德我^①，里斯本人。一六七七年赴中国。(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三六三、四六七页。一六七七年。) 一六八〇年至中国，派往武昌府。一六八三年迁江西。一六八七至一六九三年在福建。一七〇〇年在镇江。一六九三年果阿大主教命之为福建副主教，(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九五页。) 然因代主教严嘉乐 (Charles Maigrot)^② 之教令引起纷争，若瑟不得已自引退。一七〇七年任副区长，后重任一次。

①薛孔昭《名录》作字文我。

②严主教并附见第一七四传与第一九五传。

若瑟在澳门，葡萄牙政府命之接罗历山 (第一五二传) 主教，后任主持南京教务，然未经宗座核准，教令未降。(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一二九页。) 一七一五年在广州。王石汗 (第一七九传) 神甫谓若瑟为当时传教师之年最尊者。后任日本区长，而在一七一八年歿于澳门。

一五五 都加禄 意大利人

一六四四年生^①——一六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入会——一六八一年至华——一六八五年二月
二日发愿——一七〇六年十月十五日歿于贵
州。

都加禄(Charles Turcotti)^②主教字天受，米兰人。 395

一六八一年传教广东，在百余万人口中心之广州、佛山两地各建教堂一所。（《传教信札》，卷三，七二页。）教外人以堂丽而近佛寺，愤而诉诸总督。总督语诉者曰：“皇上建教堂于禁城，较此更为壮丽，我焉能毁此堂？”（同上，四九页。）佛山教民万人，信教虔笃。加禄居佛山十六年，又在新会建新堂一所。

①薛孔昭《名录》与莫德赉《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一一〇页并作杜加禄。

②据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刊《耶稣会历史档案》二五三页。威赛尔考证：加禄出生于一六四三年十月九日；一六七七年为荷兰人俘；一六八〇年自巴塔维亚赴澳门。

一六九七年顷，为中国日本视察员。上川岛圣方济各纪念石室之奠基，乃加禄与利国安（第二二一传）神甫之力，时在一七〇〇年三月十九日也。（《威尔特-博特》，三〇六号。）

一七〇一年宗座命为贵州代主教，并加安德烈维尔(Andreville)主教衔。加禄在贵州终其余年，以一七〇六年十月十五日歿^①。

①据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一七一五年十一月致雅南(Janning)神甫书(上引威斯切尔斯书,十二页)谓其不愿行就职礼。而歿于广州。有一日本名录谓其歿于佛山。赫纳兹(Hernaez)神甫所辑之《布拉文集》中国诸主教名录中无加禄名;然卫方济(第一六九传)称之为安德烈维尔主教。(《传教信札》,卷三,七二页。)而《圣教会刊》(一八六八年,十七页。)则目之为贵州第一任代主教云。

一五六 吴历 中国人

一六三一年生——一六八二年入会——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教辅佐人——一七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歿于上海。

吴历(Simon-Xavier a Cunha)神甫字渔山,以一六三一年出生于常熟。父为明代显宦,历幼时,为精选诸师。授画者为当时著名画家,然后来其名反为其弟子所掩,而历画迄今尚为人所保藏。授诗者钱某,为清代三大诗人之一,对于历所作诗颇奖赞。历已婚,有二女;妻歿,以二女属家人而赴澳门,拟偕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赴罗马。历曾辑是时所为诗,题曰《三巴集》,盖在澳

门圣保罗天主堂所作，三巴者，圣保罗之别译也。

已而未能偕应理西行，乃在澳门入耶稣会，改其名曰 Simon-Xavier a Cunha。毕业后，在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晋司铎，而还上海，传教嘉定附近多年。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二年期间成绩尤著。

先是历未入教时所绘诸画，间有涉及迷信者乃访求之，得之辄投诸火为赎前罪，乃作赞美天主圣母、天神、圣体诸诗歌。年事虽高，常步行传教，热心不减于前。一七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歿于上海，葬南门外耶稣会墓地。

其遗著列下：

(一)《三巴集》，收入《墨井集》中。《墨井集》，李问渔神甫所辑历诗文全集也，有马相伯序，一九〇九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七四三号)。

(二)未入教前所作诗，其数甚少。

(三)《天乐正音谱》，收入《墨井集》。

(四)《暂永篇》，收入《墨井集》。

(五)《续口铎日抄》，乃出讲说教义人赵某笔录，收入《墨井集》。

(六)《画谱》，历所绘诸画现存者，由张(M. Tchang)和普鲁内勒(de Prunelé)二神甫搜辑影印于二神甫所撰《吴历传》，上海，一九一四年(《汉学杂集》，三七号。)

397

一五七 奚安当 葡萄牙人

似在一六八三年至华^①——一七一〇年后歿。

奚安当(Antoine de Simoens)^②神甫,葡萄牙人,至华时最早似不过一六八三年。曾传教正定。一六九六年时尚在正安,是年受洗者千人。(《传教信札》,卷三,七三页。)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一一年间传教南昌。其余事迹无考。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八二年。

②钧案:原缺汉姓名,奚安当是新译名。

一五八 金玉敬 德意志人

一六五二年生——一六七八年入会——一六八四年至华——一六八六年十月九日歿于海南岛。

金玉敬(Joachim Calmes)神甫字若亚,汉堡人,家富而奉新教。玉敬经商而至里斯本,偶入修道院,聆诸修士颂扬天主歌声,有所感,遂在一六七八年入耶稣会,进科英布拉修院修业。

越四年东迈,一六八四年抵中国。初至广东传教一年;继至海南岛。于一六八六年十月九日歿于此岛,葬

琼州府城外教会墓地。

一五九 孟由义 葡萄牙人 398

一六五六年一月一日生——一六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入会——一六八四年十月二日至华——一六九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四三年十二月歿于澳门。

孟由义(Emmanuel Mendes)^① 神甫字居仁，科英布拉教区人，入此城修院。一六八〇年修业未毕，附舟东迈。一六八四年至华，先赴上海，肄习语言一年。一六八五至一六九一年间传教江西。当其至 Yang-fou (?) 时，此城长官是天主教徒，在京时曾从南怀仁(第一二四传)学，闻由义至，躬率役卒迎之至署。自出资为建教堂一所，而自任讲说教义人，入教者日众。(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

由义旋赴淮安，然其常驻之地则为松江、上海。所管教堂凡三十所。一六九九年、一七〇四年、一七二八年尚在松、滬。似在一七二一年时任副区长。惟其事业多无考。雍正仇教，起初数年，由义藏匿。一七二九年被发觉，走广州，继走澳门。后歿于澳门，年八十八岁，计居中国五十九年矣。

①本书第四五五传之孟神甫，疑与由义同为一入。

一六〇 马玛诺 葡萄牙人

399

一六三一年生——一六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入会——一六八四年十月二日至华——歿于南京，歿年未详。

马玛诺(Emmanuel Rodrigues) 神甫字允承，出生于埃武腊教区之苏雷尔，入此城修院。一六六七年赴印度。传教迈苏尔教区亘十七年，曾建医院一所。

玛诺精通神学，曾将教中著述数种译为卡纳拉语(Canara)。迈里阿帕尔(Meliapore)主教对其德行事业大加褒奖。已而至中国，一六八四至一六九二年期间传教上海、南京。继被召还果阿，偕印度视察员巡历果阿教区。一六九四年至北京，旋还南京，歿葬雨花台下，歿年未详。

一六一 苏霖 葡萄牙人

一六五六年二月十五日生——一六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入会——一六八四年十月二日至华①——一六九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三六年九月十四日歿于北京。

苏霖(Joseph Suarez)② 神甫字沛苍，科英布拉人。

十七岁入修院，学业未毕，一六八〇年赴中国。（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提要》，三六七、四六七页，1680年）一六八四年至华，传教江南，广东凡四年。

①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罗文藻主教信札（《宁波简讯》，一九二五年二月）作一六八七年。

②上引弗兰科书写其名作 Soares。

一六八八年被召赴京师，自是迄于身死之日（一七三六）⁴⁰⁰。居京共四十八年。一六九二至一六九七年间为会团长。一七一一年为副区长。一六九〇年康熙帝遣之往广东探询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回华信息，并采办帝所嗜爱之西洋枪及历算仪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四，二四二页。）

霖还，携罗历山（第一五二传）、李国正（第一八五传）二神甫同至京师。

霖传教热心，上自朝廷显贵，下至街市弃儿，鲜不受其感化。一七一九年以来，宗室苏努（Sourniama）全家几尽入教；其后虽全家充发西宁，仍死不背教，具见霖劝化感人至深。（《传教信札》，卷三，三九一页。）

一七〇四年山东水灾后继以饥馑灾民多逃京师。帝出内帑二千两，命霖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设厂施粥。二人自捐五百两，施放时布置有序，来领者鱼贯而入，食毕各退。施粥凡四月，每日领粥者千余人，秩序井然，碗箸清洁，朝官内监观者莫不惊叹。（《传教信札》，卷三，一四八页。）

一七三六年九月十四日霖歿于京师，春秋八十有⁴⁰¹

一。计入会六十三年。居华五十二年，乾隆帝赐葬银二百两，王公贵人多往祭奠。（《威尔特-博特》，五八二号。）

其遗著列下：

（一）《圣母领报会》一卷，一六九四年北京刻本。

（二）一七二七年十月十三日信札两件，述宗室苏努全家人教受祸事；见《威尔特-博特》，三八〇和三八一号。

（三）《北京会团年报》，北京一六九七年七月三日，八开本，巴伦西亚，一六九八年。

（四）《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旨准许传教自由记》，见莱布尼茨《中国近讯》，来比锡，一六九七年，一——一四九页；又见柏应理《中华帝国历史年表》，维恩斯，一七一三年，二〇二——二三四页。此《……传教自由记》有西班牙文译本，八开本，巴伦西亚，一六九六年。

402 （五）一本小册子，其中记述传教士们的苦学精神和面临的困难，以及可喜的收获。见莱布尼茨《中国近讯》，来比锡，一六九七年。

（六）一七二一年一月七日及八日致徐日升（第一四二传）神甫信札两件；见《中国宗教轶事》卷四，一七〇页以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六八七栏。）

一六二 刘蕴德 中国人

一六二八年生^①——一六八四年入会——一七〇三年八月十五日为在教辅佐人——歿年未

详。

刘蕴德(Blaise Verbiest)神甫字素公,生于湖广。未入会前,曾任钦天监右监副,因与诸传教师常共往还。派往山西采矿,有人进谗于帝,致被免职。蕴德因鉴世俗荣华之虚,乃在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前受洗,请入耶稣会。一六八四年入会,其西名与怀仁同;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罗文藻主教为之晋司铎。

①据一六九二年名录作一六二一年生。

蕴德屡奉道长命,作有益于本会之旅行。一六九〇年自南京赴湖广寻觅万其渊(第一四六传)神甫,并赴武昌探视穆迪我(第一〇八传)神甫时,迪我年高病发,一人独居武昌也。旋由武昌赴广州为新到之诸神甫作向导,并为罗文藻主教所管教区诸神甫领取经费。(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文藻自杭州致宣教部书,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刊《宁波简讯》,十三页以下。)

后在一六九二至一六九七与一六九八至一七〇一年间,往来上海、南京传布宗教。江西主教白某(Alvare de Benavente)言其品行纯洁,学识优长;罗文藻主教言人皆识而敬之。

其歿年歿地未详。

一六三 安 多 比利时人

一六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生①——一六六〇年

九月二十四日入会^②——一六八五年至华——
一六七三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〇九年七月
二十八日歿于北京^③。

安多(Antoine Thomas)神甫字平施,纳缪尔人。博
学而尤精数学。一六七八年耶稣会会长奥里瓦许其赴远
东传教。先是曾在杜埃城教授哲学二年。既至葡萄牙,
留科英布拉若干时,请命于会长,派其往日本传教。会长
许之,惟附以条件。一六八〇年四月三日在里斯本登舟,
次年抵果阿。(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五年部
分。波斯曼《南怀仁传》,一四〇页。)

①上引波斯曼书一四〇页作三月二十五日。

②同上,一四〇页作八日。

③薛孔昭《名录》作二十九日。墓碑拉丁文歿年作一七
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而汉文歿年作四十八年己丑
六月二十六日。(一七〇九年八月一日);中西文年
月日不合,此又一例也。

404 在海行中威勒尔斯(Theodore Villers)神甫道死。
至果阿不欲人知其赴日本传教,易俗装,自称为数学师,
奉命来测量诸城经纬度数。如是历经科摩林与伯切利埃
(Pechoric)沿岸,皆受荷兰人优待,然始终未能附载前往
日本之海舶。殆因其庄重严肃,似于其所业不相称,而启
人疑也。(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

谋既未遂,乃持总督介绍书,拟赴柬埔寨,盖由此国
赴日本较易也。顾于一六八一年八月三日抵暹罗,此道
又因战事而中梗。留居暹罗时,暹罗首相康斯坦斯·弗

尔孔 (Constantin Phaulkon)^① 原为英国国教徒，得安多劝导，因皈依天主教。其人至死为护教及保护传教师之人。安多于一六八二年五月二十日登舟赴澳门，拟以赴日本事商之于视察员陆安德（第一二一传）神甫。

①首相原为沃尼田 (Venitien) 人，一六四七年出生于克法利尼亚岛之库斯托德镇，父为此岛长官。年十岁附英国舟至英国，从英国国教，而服役于英国印度公司。在马拉巴尔沿岸遭遇海险二次，尽丧所有。已而暹罗国王闻其能，遂渐信任。安多至暹罗，与之接谈，乃在一六八二年五月二日于暹罗之葡萄牙耶稣会教堂皈依天主教；数日后与日本信教之贵女结婚。其人不受首相官号，而执行一切职权。路易十四世遣使至暹罗，颇得其助。法国第一批赴华传教师路经暹罗时，曾蒙其接待，而留塔夏尔 (Tachard) 神甫居暹罗。一六八八年暹罗变起，首相被害，时年四十一岁。奥尔良神甫曾为之传。（新版，十六开本，里昂，一七五四年。）

当时日本道路尚未完全遏断。两三年前同会有一神甫偕一修士乔装为水手，乘荷兰舶至长崎，忽登岸失踪迹。其后未久有一中国船载嘉布遣 (Capucin) 会士一人 405 与奥斯定 (Augustin) 会士一人，近日本岸，中国水手杀嘉布遣会士而投其尸于海；奥斯定会士负伤，游泳登岸，逃入内地。安多在暹罗时闻兰诺 (Lanneau) 主教之侍者西班牙古铁雷斯 (Jean Gutticrez) 言，有荷兰船长名阿奇托斯 (Pierre de Archtos) 者，天主教徒也，曾向主教宣

誓，言前至长崎有一基督教徒，向其求祭铁，第二次赴长崎时即以祭铁赠之。最近又有一船长言曾见一小舟载乘客二人自马尼拉抵长崎，乘客登岸即逃入山中；人咸以其人为司铎。（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

安多闻上述诸说，故初志不变，迄于被召赴北京而后已。一六八二年七月四日安多抵澳门，澳门诸神甫颇不愿以有用之人材作无益之牺牲。（同上。）

然安多尚欲一试，曾上书印度总督，请派使臣赴日本，此书现尚保存。总督得书集诸僚属会议，虽赞成遣使，然不知日本国王是否接待使臣；拟先致书探听日本意旨，乃以此书送达澳门，嘱澳门转递。然澳门无人敢作邮使，中国商人亦不愿往，虽许以重赏亦未能觅得其人。安多无奈，遂留澳门传教。（一六八四年）（同上。）

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年事已高，拟求后任之人。先属意于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而明我体弱多病。闻安多抵澳门，拟召之入京。乃荐安多于帝，帝命明我偕礼部差官二人赴澳，召之入京。（上引杜宁-兹博特书。波斯曼《南怀仁传》，一三四、一三五页。）

一六八五年十一月七日抵通州，旋入京，嗣后尚得与其同国人南怀仁神甫共事三年。继怀仁职，授帝以几何
406 算术与夫仪器用法。怀仁荐之为钦天监监副；闵明我神甫出差时，曾代为监正。一六九二年与一七〇三年时任北京道长与副区长。一六九二年上谕允许传教自由，盖得其与徐日昇（第一四二传）、张诚（第一七三传）二神甫之力。曾奉帝命送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返杭州，命浙抚将

天主堂修复。(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卷二，四三九页。)

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安多任区长时，北京耶稣会士公呈教皇，请许在礼拜中用中国语言。此文在一六九八年一月十二日递呈教皇。(贝特朗(Bertrand)《传道会历史记录》，三九九页。)

一六九六年安多随康熙帝巡幸塞外。一七〇二年测量地球一度之长度；阅时凡一月，皇三子亲视测量。一七〇五年与白晋(第一七一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等诸神甫测绘北京附近两河泛滥地域，越七十日而竣事。并将京师及诸行宫雕刻成形附于图上。见于图者凡城镇千有七百，村庄无数。(《传教信札》，卷三，一五七页。)

诸传教师乘此于所过之处联络绅耆，传布宗教。是行也与其谓为绘图，无宁谓之传教。(同上。)

一七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歿于北京。

其遗著列下：

(一)《数学概要》两卷，八开本，杜埃，一六八三年。 407

(二)《一六八八年十二月三日自澳门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塔沃拉(Francisco de Tavora)书》，建议与日本建交，派遣使节赴日，并列举当时建交的有利因素。该书为四开本，一六八四年，澳门。

(三)《为耶稣会传教事受诬告申辩书》，四开本，科隆，一六八四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九七七栏。)是编作于澳门，题一六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缘宣教部有若干传教师散布诬枉之说，特撰是编而自辩也。

(四) <一六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月蚀观测>,时在科英布拉,见<学者日志>,一六七九年,五六页。

(五) <居印度与中国时之观测>,载古耶<物理观察>第一二〇——一九六页。

(六) <一六八六年十月七日自南京寄送之观测>,见上古耶书,一九七页以下。又见<科学院文集>六九五页。

(七) <一六八一年在印度观测之彗星>,是编刻于印度。(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五年部分。)

(八) <对于康熙皇帝有关祀天、祭孔、祭祖礼仪涵义的御批、中国历代帝王和著名学者的观点以及悠久民间传统习惯的扼要汇报>,北京耶稣会传教士合辑。书后题一七〇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副区长安多; 闵明我(第一三五传出使俄国)、徐日升(第一四二传)、张诚(第一七三传)、苏霖(第一六一传)、白晋(第一七一传)、纪理安(第一九八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南光国(第二三四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同署名;四开本,一七〇一年刻于北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参看后第三十七号书。)(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九七八栏。)

(九) <关于一七〇六年教皇专使铎罗奉使事寄送欧洲之记录>,见<传教信札>,一八二九年,卷三,一六七——一八一页。

(十) <教宗钦使铎罗大主教在北京期间和耶稣会士相处经过汇报>,四开本,二八页,见巴黎国家档案, K. 一三七五,十四号。

(十一) <请在礼拜中使用华语记录>,此文作于一六九五年,乃诸神甫公呈,然安多时任区长,故题名在前,见贝

特朗《传道会历史记录》，巴黎，十二开本，一八六二年，三九九页。

(十二) 安多遗有札记不少，见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

(十三) 《耶稣会传教东印度辩书》，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408 号，编九七七〇号，并藏圣热内维夫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九七一栏。)

(十四) 《一七〇五年中国传教区发展概况》，北京，一七〇五年九月八日。(《耶稣会士著作目录》卷一，四〇七页。)

(十五) 《反耶稣会士实践神论札记》，八五页，北京，一六八八年十月十三日，藏研究图书馆。

(十六) 《一七〇三年中国传教区概况》，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一八七四栏。)

(十七) 《南怀仁神甫赞》，作于一六八八年三月十一至五月三十日间。参看后第二十七号书。(波斯曼《南怀仁传》，一六一页。伯希和的文章见《通报》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三页。)

(十八) 《南先生行述》，徐日升(第一四二传)和安多合撰，手钞本。(上引波斯曼书，一六五页。)

(十九) 一六八〇年十月十二日果阿信札及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塔诺尔(Tanor)信札；见《友好信使》一六八二年四月刊，一〇七——一一五页。

(二十) 一六八〇至一六八七年信札三件，藏比利时档库。

(二十一) 一六八二至一六八九年北京、澳门信札数件,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

(二十二) 一六八三年一月六日及一六八四年十二月三日自澳门致亚历山大(Alexandre)神甫信札二件,藏比利时档库。波斯曼《南怀仁传》,一四二页。

(二十三) 一六八五年一月二十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诺耶信札。(同上,一四四页。)

(二十四) 一六八五年七月十日自澳门致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信札。(同上,一四一页。)

(二十五) 一六八五年致会长诺耶信札,述自广州至南京旅程事。

(二十六) 致阿维罗(Aveiro)公爵夫人信札。此一信札同前一信札皆作于抵京以前。(上引杜宁-茨博特书,一六八五年部分。)

(二十七) 一六八八年九月八日北京信札,述南怀仁神甫生平及其在是年一月二十八日病故事;经波斯曼神甫刊行卢万,一九一三年;有西班牙文译本,附许太夫人传后,八开本,马德里,一六九一年;德文译文见《威尔特-博特》,三八一号;博埃罗(Boero)(《耶稣会圣徒传》卷一,五二〇页以下。)所撰南怀仁传曾采其文。参看前第十七号书。

(二十八) 一六九一年十二月八日信札,一七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信札,一七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信札,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八七四栏)。

409 (二十九) 一六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自北京致莱布尼

茨信札,见《中国近讯》,一五八——一六三页。

(三十) 一六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信札。

(三十一) 一六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北京致代理会长贡扎勒兹(Thyrsum Gonzalez)神甫信札。

(三十二) 一六九七年八月十五日北京信札。

(三十三) 一六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自北京致贡扎勒兹神甫信札,德雷斯德(Dresde),(*《耶稣会士著作目录》*卷一,四〇〇页,注一三五。)

(三十四) 一七〇〇年十二月三日致贡扎勒兹(Thyrse Gonzalez)神甫信札,手稿(公用文献局,国外通讯, XVIII, 中国。)

(三十五) 一七〇一年通行信札。(维也纳图书馆,《中国杂集》,卷一,第一一三——一一六页。)

(三十六) 一七〇一年通行信札,经卫方济(第一六九传)、庞嘉宾(第二二〇传)二神甫在一七〇二年一月从中国出发时携归欧洲者;现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八七四栏。)

(三十七) 《一七〇二年在华耶稣会神甫呈罗马教宗克莱芒十一世书》,附《康熙皇帝答覆有关中国礼仪问题御批》后。此书署名与前第八号书同;有法文译本,一七〇二年列日出版;并载入《中国皇帝敕谕》,五——一二页。

(三十八) 一七〇四年自北京致贡扎莱兹神甫信札,见《威尔特-博特》,五〇七号。

(三十九) 一七〇六年十一月一日致会长书,藏罗马巴贝利尼图书馆,XXXII,一四七。

(四十) 一七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耶稣会士致中国全国各会道长之通行信札；见《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二，一六九——一七四页。

(四十一) 一七〇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致多明我会士信札，此信札与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同署名，见贡扎勒斯·圣皮埃尔(François Gonzales de St-Pierre)《中国新教难简述》九〇——九四页。

(四十二) 一七〇七年四月二十日致枢机员铎罗信札，见《中国教会现状》一八三——二八〇页。此书甚为重要。耶稣会诸神甫辨正其诬。请停止教令之执行，否则中国仇教风潮必起。

(四十三) 此外现尚存有安多信札记录数件，皆手写本，现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九七九栏。)

410 安多曾与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合撰书籍数种(参看《澳门大事记》；范埃《汉学家南怀仁》，十五页。)又曾为怀仁司书，怀仁有信札数件，盖出安多手笔。

一六四 何天章 中国人

一六六七年生——一六八五年入会——一七〇

〇年十一月一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三六年

五月十一日歿于北京。

何天章 (François-Xavier a Rosario) 神甫字起文，

生于澳门，父欧洲人，而母华人也^①。一六八五年入会，修业毕，一六九〇年授司铎。初传教于南京，与张安当（第一四五传）神甫同处者数月。一六九二年顷派至陕西。一七〇一年派至山西。与艾逊爵（第二〇五传）神甫同传教于绛州、太原，管领大堂十六所，小堂甚众。留晋时似甚久，盖在一七一七年曾劝化 Ku-lo₇（疑是栲栳之对音）村，全村之人人教也。（何国贤《圣家会创建史》，卷一，四八六页。《威尔特-博特》，五七九页。）

①雷诺(Reynaud)主教曾据一旧钞本刊布之附录，见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二四页)谓其出生于一六六七年，父母皆华人。（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二部分，五七三页。）

一七一八年被总督驱逐出境，而走京师。复自京历游邻近诸省，足迹曾至边外，访问雍正帝遣发边外之宗室诸王，并以北京诸神甫拯助之财物赠之。（一七二七）（《传教信札》，卷三，四四七页。）一七三一至一七三五年间复还山西，又劝化二百人人教。一七三六年五月十一日殁于北京。

一六五 龚尚实 中国人

一六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生^①——一六八六 411
 年入会——一七〇九年二月二日为在教辅佐人
 ——殁于一七三四年后。

龚尚实(Pierre-Thomas da Cruz)^②神甫字观若,父某拟入耶稣会,然因满洲入关,离京赴杭,在杭结婚而生尚实。尚实年十二岁丧父,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抚育之。应理将赴欧时,携之至澳门,俾习拉丁文。尚实遂在一六八六年在澳门入会,修业毕,在一六九四年授司铎。

①据旧刻《炼灵通功经》其名作尚宾似误。

②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二五页谓其生于一六六八年。

传教南京、松江、上海等地甚久,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一年间尚在上海。

一七二五年雍正仇教之事发生,尚实适在福建。一七二八年曾访被遣发之宗室诸王于边外。一七二九年还福建,据传教士李安德之一信札^①,尚实曾下狱。一七三四至一七三五年间重还江南。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记有云:龚神甫年事虽高,而尚康健。一七三四年时尚传教江南、浙江两省,饶有成绩。(《威尔特-博特》,五七九号。)其歿年未详^②。

①据考狄在《远东杂志》一八八二年第一卷,一九一页以下所刊布之一七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信札。

②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二五页刊载之《附录》云:“或曾派至安南南圻。”苏州白马涧墓地有一碑题曰:清故司铎龚公之墓,不知是否尚实。(参考黄伯禄神甫手写本。)

尚实曾助利国安(第二二一传)神甫撰有《炼灵通功经》,土山湾尚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四六二号。)

一六六 庞若翰 西班牙人

412

一六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一六七四年六月十三日入会——一六八七年或一六八八年至华——一七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歿于海中。

庞若翰(Jean-Antoine de Arcañedo)神甫字安当，阿拉贡人。一六八四年东迈。一六八七年抵澳门。嗣后吾人知其一六九一年尚在广西。一六九五年派往安南南圻。一六九九年派往交趾。一七〇〇年与贝蒙特(Belmonte)康多内(Candone)朗格洛瓦(Langlois)三神甫同被逮投狱。三神甫负枷，若翰独免，且因其为国王之历算师而被释出。(《传教信札》，卷三，二八页。《威尔特-博特》，四四号。)

一七〇一年、一七〇八年、一七一二年、一七一四年历充南圻传教会道长。因其治理历算，安南国王禁止传教，不如前此之严(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一七一二年安南国王命其赴澳门与葡萄牙人议订商约。据一七一三年四月十三日澳门参事会答安南国王书，若翰似不虚此行。(上引威斯切尔斯书。伦格斯特德书《葡萄牙人侨居中国史略》，一二七页。)

据孟戴宗和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五六一栏。)二氏之说，谓其歿于一七二〇年前后，然据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五〇页。)神甫说，则谓

其在一七一五年三月终歿于好望角海中，时若翰奉南圻安南国王命赴葡萄牙征求西士也。

其遗著有一七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于南圻都城新化之信札，详述仇教事。见《威尔特-博特》，四四号。《传教信札》有宋若翰（传第二四四）神甫节录文。

613

一六七 陆若瑟 西班牙人

一六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生^①——一六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入会^②——一六八七年至华^①——一六九三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一一年歿于西班牙。

陆若瑟(Raymond-Jeseph Arxó)神甫字石失，出生于阿拉贡州之贝纳斯克(Benasque)。一六八四年附舟东迈。一六八七年至华。始而传教山西。一六九一至一六九九年期间传教湖广、湘潭、长沙、永州等处。一七〇一年在桂林。传教细情未详。若瑟似曾精研中国文学，盖据普雷神甫说，若瑟曾在铎罗大主教前与刘应（第一七四传）神甫对辩，卒使应无词以答也。一七〇七年受命为中国日本视察员，次年为中国礼仪问题代表而赴罗马；同时且与艾逊爵（第二五〇传）神甫携有中国皇帝致教皇诏书^②。抵罗马，事竣后还故里，将登舟赴中国，而在一七一一年得疾歿，歿地似在阿利康特。此城会团长英格莱斯(Paul Ingles)次年曾为之传。

①今所采年月乃据薛孔昭《名录》与一七一二年名录。

至若一六九七年名录则作一六六〇年十一月七日生；一六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入会；一六八一年至华。其至华年显有讹误，故宁取一七一二年名录所载年月。

②先是龙安国(第二一八传)、薄贤士(第二四一传)二神甫奉命携诏书赴罗马，不幸一七〇八年二神甫在里斯本附近遇险溺海。艾逊爵、陆若瑟二神甫所持者乃诏书副本也。

其遗著有若干小册子。英格莱斯神甫所撰传记曾节录其文。并留存有手写本数种。

一六八 罗斐理 意大利人

414

一六四六年生——一六六五年入会——一六八七年至华——一六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歿于澳门。

罗斐理〔Philippe-Félix Carossi (Caroccio)〕神甫萨瓦(Savoie)人。一六八七年至中国，次年传教广州。上川岛圣方济各墓碑倾圮，斐理曾为重新建立之。一六八九年在江西。一六九一年在海南岛。嗣后传教别一省中(疑为广东)。一六九五年教务发达，须人助理，适樊西元(第一九三传)神甫新至中国，召之来助。已而赴澳门修养，即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歿。

一六九 卫方济 比利时人

一六五一年八月十八日生——一六七〇年九月
入会——一六八七年至华——一六八六年二月
二日发愿——一七二九年九月十七日歿于里
尔。

卫方济(François Noël)神甫，出生于埃诺州之赫斯特鲁德(Hestrud)。一六七〇年九月在戈尔-比利时(Gaule-Belgique)教区之土尔内城入修院，而于一六八四年在里斯本偕同国神甫赛洛塞(Philippe Selosse)在里斯本登舟赴华，然赛洛塞神甫歿于中道。(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三七七页。)

先是方济在比国教授文学、修辞学凡七年，颇有成绩，并撰有不少拉丁诗，若干拉丁戏曲与戏剧技术一部。(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五二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第一七九三栏。)初受阿维罗(d'Aveire)公爵夫人所赠之旅费，应赴日本传教，旋因不能入境，乃改赴中国，其经过与安多(第一六三传)神甫同。

初至中国，传教江南，盖自成际理(第九五传)神甫歿于淮安以后，接办教务需人也。方济既至，遂被派往淮安。方济居淮安时，许太夫人之子侄某召之至五河县城，以所建之教堂赠之，嗣后教务极为发达。(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一六八六年部分。《传教信札》，卷三，七五

页。)

方济居淮安、五河若干年月，吾人未详，然确知其并曾居留上海^①。十八世纪初年传教江西、~~南昌~~、建昌、南丰等处。（《传教信札》，卷三，七三页。）

①布鲁克尔神甫补注云：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十五页载罗文藻主教信札，一六九〇年其驻所在淮安城中。又据一六九二年十月三日方济自赣州致比利时大主教信札，是年方济在江西赣州。

一七〇二年方济被派阶庞嘉宾（第二二〇传）神甫为 416
传教会事务同赴欧洲；是行也代表南京、澳门、艾斯卡伦、安德烈维尔四地主教与中国全国之耶稣会教师。（《传教信札》，卷三，七〇页。）一七〇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二神甫同还澳门，然方济未能重返传教区所。次年又偕陆若瑟（第一六七传）神甫重赴欧洲，中道曾在巴伊亚城停留。方济此次重返欧洲，不复再归中国。居布拉格城若干时，刊布其著作，旋还其原隶教区。一七二九年歿于里尔城。方济谙练中国语文，昔有传教师若干人，以为曾在中国古籍中发现基督教网，而为热烈辩护者，方济盖为其中之一人也。

其遗著列下：

（一）《人罪至重》三卷，一六九八年北京刻本，一八七三年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一八三号。）

（二）一六八四——一七〇八年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天文观察》，四开本，一七一〇年，布拉格大学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五二页。）云：是书甚重

要，其中包括对日月蚀木星诸卫星之测验，此种测验皆在中国、印度，尤其在江南、淮安等地为之，附有中国多数城市之经纬度表。馀若诸中央星座之名录，中国天文学之异说，中国之年、月、日、时，诸恒星之汉名。南怀仁（第一二四传）、闵明我（第一三五传）二神甫所绘天体图与利肖里(Raccioli)和帕尔迪斯(Pardies)二神甫所绘天体图之比较，中国度量衡说，磁针偏差之观测，皆备见于417是编。其中最为宝贵者盖为诸星宿之汉名名录。

（三）《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由卫方济从中文译成拉丁文，四开本，布拉格大学版，一七一一年。此为五经外之六经译本，所谓六经，盖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方济不但翻译本文，而且选译注疏，得谓孔子与孔门诸子之说，翻译较为完备者，诚无过于是编。但亦有弊，方济对于本文不明者，辄以己意解释，隐讳者为之补充，有时反失原意云。（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三，三〇〇页；《亚洲新杂纂》，卷二，一二八页。）

此书曾经普鲁克(Pluquet)道院长在一七八三至一七八六年间转为法文，题曰《中华帝国之经典》七卷，十八开本，巴黎。参看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二，三八九页。

圣彼得堡图书馆藏有方济《论语》译本三册，乃一七〇〇年南昌手写本。（考狄《书目》，一三九五页。）

比京图书馆藏有《孟子》、《中庸》译本，（附原文）各一册，（编一九三〇号，一九三一号），乃一七〇〇年南安

手写本。

(四)《中国哲学》，四开本，布拉格，一七一一年。是为中国诸著名哲学家学说选录。惟太注重当时之礼仪问题，致有碍本书之传布。（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五六页。）

(五)《中国作家关于追悼已故祖先和亲友礼仪之记述》，四开本，布拉格大学版，一七一一年。是书记述中国礼仪问题讨论史。波蒂埃的笔记云：“此书甫出版即奉上级人员命令禁止，故出版后不久即经原著者将所刊书本收回。”因此现在留传甚稀。

(六)方济在中国所为之测验，见《科学院文集》VII，一七二九年，七七八页。

(七)《一七〇二年中国传教状况记录》，一七〇三年呈报耶稣会长，见《传教信札》，卷三，七〇页。德文本见《威尔特-博特》，八三号。

(八)《诗歌小册》，分四部分，八开本，法兰克福，一七一七年。

(九)《怀念玛利亚诗歌》，八开本，瑞士的弗赖堡，一七五六年。

(十)《贺王储生日歌》，英苏里斯 (Insulis)，一七二九年。由蒂罗 (Thiroux) 译成法文。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七二二栏。

(十一)《耶稣会著名神学家苏亚雷 (Francisci Suarez)《神学大纲》摘要》，两开本，马德里，一七三二年。

(十二)宋君荣 (第三一四传)神甫所译《唐书》(《北

京回忆录》，卷十五，四八〇页。）注有云：“老子所撰《道德经》，卫方济神甫曾有译文，当时曾将译文寄送法国。

- 419 (十三) 《中国哲学简评》，手稿，藏巴黎国家图书馆，Rec.Fr.一七二三九；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八四页。

(十四) 方济与庞嘉宾(第二二〇传)神甫合撰有《关于教宗亚力山大七世批准实行中国礼仪诏书之记录》，一七〇三年，四开本，罗马。

(十五) 《对有关中国礼仪问题言论之答覆》，一七〇四年九月呈教宗克莱芒十一世，四开本，罗马。

(十六) 《对中国学者关于礼仪问题之论证的摘要》，一七〇四年八月呈教宗克莱芒十一世，四开本，罗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八五三栏；卷五，一七九一栏。)

(十七) 《论戏剧艺术》(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一七九三栏。)

(十八) 《一七八三年在印度与中国所作之天文测验》，藏布鲁塞尔布戈尼图书馆，三八八九号。

(十九) 《一六七四至一六八六年间中国内战史略》(法文)，撰于南昌，藏巴黎国家档案馆，K. I375, n. 1.

(二十)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杂录》，藏罗马维多利亚-埃马奴厄图书馆，耶稣会手抄栏 I257(3586), n. 35.

(二十一) 一六八五年十一月四日澳门信札，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

(二十二) 一六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自上海致其兄

诺埃尔(Nicolas Noël)神甫信札,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书编号一七二三九。先是方济在上一次信札中述其自里斯本至果阿之行程,此信札盖续言前札所未尽之事也。

(二十三) 一六九二年十月三日广州信札,藏比利时档库。(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一七九一页以下。)

一七〇 洪若翰 法兰西人

一六四三年二月十七日生——一六五八年十月十一日入会——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华——一六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一〇年一月十六日歿于拉弗累舍(LaFlèche)。

洪若翰^① Jean de Fontaney^② 神甫字时登,一六四 420^a 三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布列塔尼州之圣波尔德莱翁(St-Pol-de-Leon) 主教区。一六五八年十月十一日入巴黎教区修院。一六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发愿。守戒严,爱主诚,乃一模范教士也。其为人谨慎贤明,而于事业则勇敢有恒。

①《正教奉褒》九〇页以后写其名并作洪若翰。

②塔夏尔写其名作 de Fontenay, de Choisy, 即 Fontenejo。

一六七一年谪居广州诸神甫被释各回本堂后。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见余存壮健教士之人数颇少,

引以为忧。盖一方面原有传教士死者无法补充，又一方面中国各省与关外高丽等地堪以传布教义区域日见广大也。因是感佩感动人心之信札送致欧洲，延召教友来华分担教务。其中有一信札专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

当是时也，法国国王适命人作广大的舆地调察，科学研究院乃遣派能人往大西洋、地中海沿岸各港，及英吉利、丹麦、非洲、美洲诸岛屿，分途调察。惟印度与中国之人选颇难，盖此二地在当时舆地认识较为不明，恐被派之人犯冒危险也。如是瞩目于耶稣会士，盖该会在此二国内皆设传教会所也^①。（《传教信札》，卷三，八二页。）

①当时奉命组织此种法国传教会者，盖为国王之告解人夏斯(de la Chaise)神甫。彼曾数致书于耶稣会会长，告以国王意旨，嘱其鼓励此种传教事业，此数函见尚特劳斯(R. de Chantelauze)所撰此神甫传记（八开本，里昂，一八五九年，五三页以下）中。并致函于南怀仁神甫以国王所派遣之诸神甫托之，此函见塔夏尔神甫所撰《暹罗行记》，第一册，十六页。

国王路易十四世与诸大臣容亦含有削弱葡萄牙势权之意，缘当时葡国在此种国家握有保教权也；此事颇难否认，然吾人亦不愿谴责其非。由是观之，法国驻华传教会之发生，得谓其本于三种原因：曰宗教之传布，曰科学之进展，曰法国势力之扩张。

421 若翰志有云：“已故考伯特(de Colbert)君某日曾召余与卡西尼(Cassini)君入见，面达其意旨。此贤明大臣之语，使余终身难忘。其语曰：科学不足以驱使君等渡重

洋，离祖国，别亲友，而徙居别一世界。然劝化异教人归向基督常使诸神甫作此远行。余希望彼等于传教之暇为种种测验，而谋学术之完善。”（《传教信札》，卷三，八三页。）

旋因考伯特病故，计划暂止实行。然其后任大臣路瓦(Louvois)承其遗规，请求耶稣会诸道长选派博学热心堪以执行此种计划之会士数人作第一批之派遣。由是广为筹备必须之仪器，以供多数观察家之用。彼等或假道莫斯科与鞑靼地域，或取道叙利亚与波斯，或附印度公司之船舶循海道往。（李明：《中国现势新录》，信札一，三页。）海军大臣塞涅莱 (de Seignelay) 请将此种传教会隶属海军部。会有遣使赴暹罗之举，乃命耶稣会士六人随使臣往暹罗，然后由此国赴华；别命四人循陆路往，然循陆路者皆未能达。

若翰在路易大王学校授数学、天文学已有八年；曾于一六七四年刊布帕迪埃 (Pardies) 神甫之天文图凡六叶，并屡次在《学者杂志》或科学研究院《记录》刊布其种种测验。其请求派往中国日本传教已有二十余年，是以诸道长选派之始即应其请，命其挑选随行诸传教师。（《传教信札》，卷三，八三页。）

此事既公开，自愿前往者人数颇众，然获选者仅塔夏 422
尔、张诚(第一七三传)、李明(第一七二传)、刘应(第一七四传)、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五人；是皆堪在法国任卓绝之事务者也。雷慕沙云：“是为驻华法国传教会之第一中心，东亚之足使世人识识，颇赖此会会士之力，故

传名世界已百有余年。”(上引李明书,卷二,二四一页。)

旅行计划既定,科学研究院诸院士特别延诸神甫到院, ~~凡~~ 凡数日。国王授诸神甫数学士之号,赐仪器,定年金,礼物甚厚。(塔夏尔:《暹罗行纪》,卷一,六页以下。)

- 423 任命各神甫之任命状,内含有下述之词云:“吾人对于筹谋海航之安全,学术之进步,乐于赞助,但以为欲确期其必成,势须遣派精于测验之学者若干人,前往中国、印度;兹有耶稣会士某学有专长,堪应斯选,特用王权任命其为吾人之数学士”之云。下署路易王名,由考伯特副署,后书一六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前引塔夏尔书,卷一,一三页以下。)路易十四世并由王库拨给年金九千二百里夫尔(Livres),以供居留中国、印度耶稣会传教师二十人之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三,一一四页。)

诸人于一六八五年三月三日在布勒斯特港乘瓦索(Oyseau)号军舰出发,时使暹罗专使尚芒特(de Chanmont)亦在舰中。同行者尚有舒瓦齐(de Choisy)道院长,彼对于诸神甫赞扬备至:“诸耶稣会士皆为一时之选。六人皆聪慧贤明;有所言皆良言,足以启发他人智识。……洪若翰性尤温和,不与人辩,其言脱为他人反驳,辄舍己意而从之。”(舒瓦齐《暹罗旅行日志》,一三、二八页。塔夏尔《暹罗行纪》,卷一,二三页以下。)

舟行经好望角,曾为数次测验,已而安抵巴塔维亚。一六八五年九月抵暹罗,若翰曾在此国测验月之全蚀^①。

暹罗国王惊悉诸人之学识，挽留不令其行，后经诸人力请，许派塔夏尔神甫回法召致同会数学家十二人来暹罗，国王始放行。

①此次测验以及后来测验皆寄回法国科学研究院，刊载于《记录》第七册中。

诸传教师受暹罗首相弗尔孔^①之隆重接待后，于一六八六年七月自暹罗首途赴澳门。同行者仅四人，盖塔夏尔神甫偕专使返法，李明神甫独留暹罗。是行也因领海者之无能，所经诸海，风波之大，航行之难，又遇可怖之飓风，几濒于险，终在柬埔寨沿岸搁浅，既苦饥渴，复缺百物，不得已重回暹罗。（上引李明书，信札一，八页以下。）

①其人事迹参看本书第一六三传注^④。

既抵暹罗，闻葡萄牙人决定阻止诸神甫从澳门入中国内地之讯，乃决定改取他途。此次李明神甫亦偕行，于一六八七年六月十九日^①乘华商王某之商船往宁波；航行三十五日，历经酷热、饥渴及其他种种危险，始于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抵宁波。（《传教信札》，卷三，八七页以下。上引李明书，信札一，一四页以下。）

①李明之信札作十七日。

至是困难又发生焉。浙江巡抚金铉不乐诸神甫之至，欲遣之回印度，遂以此意商之于朝，朝议是之。浙抚并欲没收诸神甫之行李，幸而若翰先致书于居杭之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与在京之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

怀仁进言于帝，帝许召之入朝。上谕云：“此辈非应

驱逐出境之人，着起送来京候用，通历法者可留用，余人听其随便居住。”（《传教信札》，同上。上引李明书，信札一，五二页以下。）

当礼部寄送上谕之时，殷铎泽神甫先已致书慰问，并遣讲说教义人某秀才与仆役二人往助诸神甫。浙抚既奉帝命，乃转饬宁波长官遣送诸神甫来杭。至杭时，城中奉教之人群往欢迎，牌上金字大书“奉召入京之天学西士”。（上引李明书，信札一，五八页以下。）

诸神甫留杭数日，登巡抚所备之官船，溯运河而上。过扬州尚及见毕嘉（第一一八传）神甫，后于一六八八年二月七日抵京师。南怀仁神甫先卒已十日，而帝亦遭祖母丧，守制二十七日，未即召见。（《传教信札》，卷三，九四页。）

在此时间中，安多（第一六三传）神甫先授诸人抵制攻击之法，谓应守圣保禄之遗言逆来顺受。

426 既而蒙召见，帝欲并留五人在朝。徐日昇（第一四二传）神甫知诸堂之乏人，请帝许诸神甫出京，帝谕曰：“朕与汝分配之，朕留二人，任汝选择可也。”由是留白晋、张诚二神甫居京师，若翰、刘应、李明三神甫分往各省管理教务。由是驻华之法国传教会遂以成立，而若翰为之长，迄于一六九九年。

427 一六八八年五月若翰赴南京，以此城为传教中心。留居此城两年余，与毕嘉神甫传布教义，有时亦赴上海，祈祷于刘我迪（第一〇二传）神甫墓前。“多明我会罗文藻主教与方济各会莱奥内萨（Jean-François de Léones-

sa) 神甫与吾人同居此大城中。已而康和之 (Argolis) 主教和叶宗贤 (Basile de Gemona) 神甫亦至，我幸得与之晤对年余”。(《传教信札》，卷三，九八页。加亚尔：《南京史地概貌》，二四三——二四六页。)

若翰居南京时，适皇帝南巡。若翰与其他传教师曾 428 被召见数次，帝亦数遣侍卫赴堂慰问。因帝之宠遇传教师，颇有助于教务之发达。(《传教信札》，九九页。)

然澳门之葡萄牙人仍用种种方法以妨害之；截留法国寄送彼等之银钱书籍。由是诸传教师穷乏不堪，若翰不得已留刘应神甫驻南京，自赴广州论曲直。

及还南京，决定遣派李明神甫为会务而返法国。当是时也，罗文藻主教歿，南京教民盛其葬仪。(同上，一〇五页。)

一六九二年终，若翰偕刘应神甫复还广州，为将至中国之新传教师购买房屋一所。布置甫就绪，即奉帝命召二神甫入京。(同上，一〇六页。)

既抵京师，皇帝适患间歇热，医药无效。若翰适从印度寄到金鸡纳霜一磅，当时北京尚不知此药可愈此疾。诸神甫进此药，帝疾获愈。(同上，一〇七页。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一七〇页。帝奖诸神甫进药功，一六九三年七月四日以皇城內房屋一所赐四神甫居住。

顾此房屋尚不适于用，帝命内大臣饰工修整，十二月 429 十九日天主堂成，次日诸神甫行开堂礼。

次年帝又在法国神甫居地附近赐大地一方以供建筑教堂之用，然至若翰赴法后始落成。同时并赐必须之经

费在各省建筑教堂四所。（《传教信札》，卷三，二六、一一〇页。）

- 430 若翰在华时常利用彼之权力与诸传教师之权力辅助各派教会，或助其成立，或为之解免仇教事件。（同上，一一四页。）

在一六九八与一六九九年，教皇任命中国各省主教与代主教时尤为尽力。盖在各主教管辖之教区中脱无朝中人之嘱托，不特无教堂，且无教民也。有主教数人曾请诸神甫为之先容，若翰等辄尽力为谋。（同上，一一五页以下。）

若翰为各派尽力之事，与各派对于耶稣会之感激情形，并详若翰诸信札中。则昔有人谓诸神甫专为己谋而存嫉妒之心者，皆无根之词也。（同上，一一三页以下。）

- 431 一六九九年若翰首次还欧洲。行前，白晋神甫新由欧洲召至之新传教师适抵中国，乃派往各地传教。若翰在广州^①登舟，至一七〇一年终始附俺斐特里特（Amphitrite）号军舰返华。由法同来者新传教师八人，诸人在中国海中曾历经海险：航行四阅月，屡遇风暴，至是始达广州也。舟抵印度时，有四神甫加入，同行者共有十三人。居广州若干时，遣派新来诸传教师分居各地。若翰拟在南京设一修院，以备将来来华之传教师肄习中国语言文学。（同上，五〇页。）

①当时广州有教堂七所：计最古之葡萄牙耶稣会士教堂一所，方济各会士教堂二所，外国传教会士教堂二

所，奥斯定会士教堂一所，法国耶稣会士教堂一所，各堂有传教师一、二人。（同上，一三一页。）

然若翰未能停留南京，径赴京师。此次居京之时甚暂，似有人进谗于帝，宠待不如前时。（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四四页。）

若翰见势不能留，乃赴宁波之舟山，等待海舶西行。一七〇三年三月一日附英国海船，次年抵伦敦。已而还国，以会事报告诸道长。至是遂留法国，被任为拉弗累舍城会团长。其后数年事迹未详，一七一〇年一月十六日殁于此城。

雷慕沙云：“若翰初次归国时曾携有中国书籍若干册，是为王立图书馆之最初藏本。最后一次还国时，携有满文字典十二册，此本殆为法国初见之本也。”（《亚洲杂纂》，卷二，二四三页。）

其遗著列下：

（一）一六七四年刊布之《帕迪埃神甫天文图》，是为当时最完备的天体图之一。（舒瓦齐：《暹罗旅行日志》，十三页。）

（二）一六八〇年与一六八一年在克勒蒙所为之种种彗星测验，巴黎刻一六八一年十二开本。

（三）土星之被月蚀，见一六七八年三月七日《学者日志》。

（四）一六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之月蚀测验，见一六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学者日志》。

（五）一六八四年七月十二日之日蚀测验，见科学研 432

究院《记录》第十册。

(六)水星经过太阳，是为一六九〇年十一月十日偕李明神甫在广州之共同测验，经古热(Gouge)神甫刊布。

(七)在西安确定经度之测验，见科学研究院《汇刊》第七册，八五五页。

(八)中国若干城市方位之测验，见一六九九年《科学院史》。

(九)一六九九年二月在北京测验之彗星，见一七〇一年科学研究院《记录》。

(十)赴华法国耶稣会士自暹罗寄送科学研究院之测验，见古热神甫撰《用以参证博物学并完成天文学地理学之物理数学测验》，附有科学研究院院士之意见与古热神甫之注释，八开本，巴黎，一六八八年；四开本，巴黎，一六九二年。此种测验出若翰与塔夏尔、卫方济、贝泽(Beza)、迪夏(Duchatz)诸神甫手。并参看科学研究院《记录》第七册。

(十一)《一六九七、一六九八、一六九九年之中国事》，是编盖为利翁纳(de Lyonne)道院长在严州府建筑某堂而撰，十二开本，列日，一七〇〇年。有人以是编出若翰手。

(十二)白晋、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五神甫自宁波赴北京路程，历述所经浙江、江苏、山东、直隶诸地。见上述杜赫德书，卷一，七三页。

(十三)若翰自北京赴绛州，与自绛州赴南京之路程，见上引杜赫德书，九七页。

(十四)据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说：洪若翰、张诚二神甫有研究中国古天文学之举，若翰因是曾为种种测验，然因旅

致行未果成。

(十五) 尚有对于中国里值之测验。据若翰与李明神甫说,北京尺与巴黎尺乃九九与一百之比,则每中国里合二九七特瓦兹 (Toises)。此种比例南怀仁 (第一二四传) 神甫前已得之。梅朗 (de Mairan) 曾将巴多明 (第二三三传) 神甫所寄之中国尺与法国官尺比较,算得里值为二九六特瓦兹又三分之二。德利尔 (Delisle) 和平格尔 (Pingre) 合撰之《北京志》,一七八五年巴黎刻本三七页;又廷科夫斯基 (Timkovski) 所撰之《北京行记》一八二七年巴黎刻本,皆曾利用若翰之测验,惟若翰原本尚未刊行。 433

(十六) 一六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若翰自暹罗致其友某耶稣会士信札。(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八五三栏。考狄《书目》,第二版,一〇六八栏。)

(十七) 致韦朱 (Verjus) 神甫信札,述第一次航行未能达中国折还暹罗事,见塔夏尔《第二次暹罗王国行记》,一五〇——一九四页。)

(十八) 一六九〇年八月一日自上海致某显要信札,述中国概况,赞扬康熙皇帝才德以及天主教输入中国等事,见奥尔良《利玛窦生平》,二二〇页以下。

(十九) 一六八七年五月十二日自罗斛 (Louvo) 致韦朱神甫信札,述一六八六年十一月后诸神甫在暹罗之作业,并详述彼等之天文测验,见塔夏尔《第二次暹罗王国行记》,二三四——二六二页。

(二十) 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舟山信札,述法国传

教会之成立、旅行、抵中国、至北京，帝有疾，头批法国传教师之作业，见《传教信札》，卷三，八二页以下；德文译本见《威尔特-博特》，九七号。

(二十一)一七〇四年自伦敦致夏斯神甫信札，述为其他传教师尽力、北京教堂、日本及长崎、告未来诸教师等事，见《传教信札》，卷三，一一三页以下；德文译本见《威尔特-博特》，八九号。

(二十二)别有未刊信札数件现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八五三栏。)

一七一 白晋 法兰西人

一六五六年七月十八日生——一六七八年十月九日入会——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华——一六九四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日^①歿于北京。

- 434 白晋^② (Joachim Bouvet) 神甫字明远，一六五六年生于勒芒 (Le Mans)。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世以官帑遣送至华。六数学师之一也。行前曾列席科学研究院，国王赐给必需之数学、天文仪器，于一六八五年三月三日离布勒斯特，留塔夏尔神甫于暹罗，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抵宁波，一六八八年二月七日抵京师。帝许彼等自由传教，惟留晋与张诚(第一七三传)二人在京备用。

^①薛孔昭《名录》作二十九日。

②钩案：《正教奉褒》九二等页作白进。

此两神甫不久熟悉满文，获得皇帝信任，对帝讲释全部几何学。二人曾用满文编纂种种数学书籍，帝命人译为汉文，并亲作序文冠于卷首。二人并在宫中建筑化学实验室一所，一切必需仪器皆备，并着手于全部解剖学之编辑，后经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促成之，旋译为满文。（白晋《康熙皇帝》，一三〇页以下。）

帝对于法国传教师颇为器重，特命晋返法国召致其可能召来之传教师若干人。同时并命其携带物品赠给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世，内有北京精印书籍四十九册。晋于一六九三年离京师，一六九七年抵法国，一六九九年三月重来中国，携来传教师十人^①。法国国王以装订华丽之版画集一册付晋，嘱其转赠中国皇帝。

①其由拉罗舍尔附俺斐特里特号军舰出发者八人，即翟敬臣（第二三〇传）、南光国（第二三四传）、利圣学（第二二九传）、马诺瑟（第二三五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颜理伯（第二三二传）七神甫与卫嘉禄（第二三七传）修士。舟至好望角，又附载有孟正气（第二三一传）、卜纳爵（第二二八传）神甫二人。先是此二神甫偕殷弘绪（第二四二传）、傅圣泽（第二四三传）二神甫与樊继训（第五〇传）修士共乘安吉斯（des Angus）统率之舰队东行，抵好望角，留二神甫于非洲，至是始得与晋同赴中国。（考狄《书目》，二〇八九页以下。）

帝知晋等将至，特命苏霖（第一六一传）、刘应（第一 435

七四传)二神甫往广州迎接。晋既复命,帝甚喜,命其为皇子译人。一七〇四年皇子命晋撰某书,晋疑涉及迷信,拒不奉命,群官责其固执忘恩,晋严拒如前。皇子怒,诉之于帝,帝免其职。(《传教信札》,卷三,一四四页。)

然晋之宠眷不因是而衰,一七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主教铎罗入觐后,次年一月二日帝命晋往使教廷,并携带赠品多种,以赠教皇^①。晋奉命后,旋抵广州,因有困难发生,被召还京师。一七〇八年以后晋等奉命测绘全国各省地图,语具雷孝思(第二三六传)神甫传。

①赠品中有大东珠十颗,人参一包,黑貂皮五十张,绣被十床,各色绸缎三十匹,诸物用精制之匣二盛之。帝曾命侍臣一人,官吏三人,先以诸物示铎罗大主教,然后连同锁钥付晋。帝命铎罗作书致教皇,言以晋为使臣赴罗马,召致精于数学、音乐、医术之教师来华。(《安蒂奥基宗主教铎罗奉教皇命出使中国之行实况报导》,录自马尔克·彼雷拉《澳门大事报导》第二页。)

436 晋对于教师职务亦勤劳不辍。在京设圣体会一所,一七〇六年晋记有云:此会分四班,各有其主保圣者,一班专司教导新教友,以圣依纳爵为主保;一班教导儿童,以天神为主保;一班专司死葬事宜,以圣约瑟为主保;一班专司劝化教外人入教,以圣方济各为主保。(《传教信札》,卷三,一六〇页以下。)

晋与同僚数人咸以在中国古代经籍中发现原始传说,曾在一七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一未刊信札中假定其

由最初之古圣祖传至中国，因此与莱布尼茨屡通信札^①。又谓康熙帝曾对之言“设朕决定改从基督教，全国人将尽从此教”。此诸传教师梦想已久，而难于实行之事也。马若瑟-博纳蒂 (Premare-Bonnetty): 《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一二页以下。）

①参看传后第七、八、十五、十七等号撰述信札。

据巴黎观象台保存龚当信(第二五六传)神甫之一信札，晋一七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歿于北京。(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五四栏。)

其遗著列下：

437

(一)《几何原理》满文本与汉文本，今皆未见。晋志有云：帝命吾人为之讲说欧几里得之《几何定理》，而自绘图形久而不倦，由是习知几何原理。吾人初用满文撰译成书；帝又命吾人撰一实用几何讲义，并附一切理论于其中。此二书颇获帝意，命人将其转为汉文，并亲制序文冠于卷首^①。(白晋《康熙皇帝》，一二九页以下。)

①钩案：《御定数理精蕴》中之《几何原本》疑即是编。

(二)晋等曾奉帝命编撰各种科目纲要，约有十八至二十种，诸书之成皆在一六九二年前。(同上，第一〇三页。)

(三)晋在一六九三年奉帝命赴欧洲，自京师达广州之路程，见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一，九五——一〇五页。卷二，一〇八页。

(四)《中国现状》，是编乃吉法尔(Giffart)根据晋携还法国进呈国王之图画绘刻而成，一六九七年巴黎刻本。

(五)《康熙皇帝》，十二开本，巴黎，一六九七年。是编几完全将康熙帝与路易十四世共比较。路易十四世因此颇自豪，常对人表示钦佩康熙之意，然不愿遣使至中国而自贬其尊严。(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四一页。)是编赞扬康熙似乎过度；莱布尼茨曾将其转为拉丁文，载入《中国近讯》中。

(六)谈话数编，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二，一一三页。书中有一编述宴会礼节事。

438 (七)《中国语言中之天与上帝》，是编证明中国古今书籍名称真主曰天曰上帝，并引古代载籍，士夫情绪与俗谚以证之。此书已经铎罗大主教禁止，并将一切刻本没收。(参看《中国天主教之现状》，十二开本，巴黎，一七一二年，二二六页以下。马若瑟：《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十三、十四页。)

(八)《古今敬天鉴》，一七〇六年，钞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吾人在直隶见是书一册，题白晋撰，前有礼部尚书韩某序，曾钞录一部藏之。

(九)《汉法小字典》钞本，法国研究院图书馆藏。考狄曾在此图书馆觅而未得。(考狄《书目》，一〇三六页。)

(十)《易经释义》，是编乃应视察员骆保禄神父之要求，根据中国经典中有关经爻象而对《易经》所加的铨释，钞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书类编号一七二三九。)

(十一)博纳蒂(Bonnetty)引有《诗经研究》一编，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马若瑟：《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

十四页。)

(十二) 据雷慕沙说,《世界人名辞典》白晋条著录有拉丁文和法文撰述若干种,其内容皆在证明晋与马若瑟(第二三五传)二人所主张中国古制与天主教理相符之说。中有数种虽为若瑟撰述,然其材料乃晋所辑。参看同一辞典马若瑟条。

(十三) 《旅行日记》钞本,一九一页,慕尼黑藏。

(十四) 《一六九一——一六九四年为虔诚的法国国王所派天文专家法国神甫和葡萄牙神甫在中华帝国所作历算成绩总结汇报》,呈耶稣会总会长,四开本,共七十二页。(藏巴黎研究图书馆。)

(十五) 未刊信札:一六九四年十二月一日信札,钞本一件。马札兰图书馆藏钞本,编号二八一三,题曰《一六九九、一六七〇年中国事务》。(考狄《书目》,八七四页。)一七〇四年九月十五日自北京致比尼翁(Bignon)道院长信札。一七〇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信札。致夏斯神甫信札。一七〇一年十一月四日自北京致莱布尼茨信札。以上诸信札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一七二四。(考狄《书目》,一〇三六页。)一七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自北京致某某信札。晋曾将其在中国书籍中所发现关于各种科学之记录,尤其关于宗教之记录,约三、四十页,寄交此人,其中言及由中国礼仪问题及天与上帝名称所引起之困难。嗣又将其在《易经》中之一种发现撰为专文,约二百页,寄达此人。(参考第十号书)晋在致莱布尼茨之一信札中,曾将其满文主祷文寄达。〔拉克罗兹《书札文

库》，卷三，波佐(Pozo)。】

(十六)《传教信札》中有信札两件：其一件一六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自北京致夏斯神甫，言旅行事；其另一件一七〇六年作于北京，言建立圣体会事，(同上书，卷三，一七、一六〇页。《威尔特-博特》，四一、一二八号。)尚有北京信札一件，作于一七一〇年七月十日。(《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十，六四——六八页。)

(十七)致莱布尼茨信札，言中国哲学礼仪及中国传教会。《世界人名辞典》白晋条谓此信札见一七〇四年一月刊第十一号《特雷武文摘》。同号记录并载有一七〇一年十一月一日别一信札，言寻究中国古代信仰之有益。尚有信札二件见科尔托尔(Chrétien Kortholt)《哲学文集》，八开本，汉堡，一七三四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五七栏。〕

(十八)致苏熙业(Souciet)神甫信札数件。(藏巴黎观象台图书馆，古文件夹一五〇)

(十九)一六九七年在巴黎及枫丹白露所作信札若干件，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五八栏。)

(二十)一六九八年六月五日好望角信札，见一六九九年三月刊《友好信使》，四十九页以下。

(二十一)一七二六、一七二七、一七二八年信札各一件，见《远东杂志》，卷三，六四页以下，六七页以下；二一八页以下。

(二十二)一七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未刊的北京信札，言中国的经书发源于基督教，见马若瑟-博纳提《基督教主要

教条之遗迹》，一二，一三页。）

一七二 李明 法兰西人

440

一六五五年七月十日生——一六七一年十月十五日入会——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华——一七二八年四月十八日歿于法国。

李明(Louis le Comte)神甫字复初，出生于波尔多，贵家子也。十六岁入吉延教区修院。在学习中与在学习后，教授时或传教时，皆不能妨碍其研究数学。一六八五年遣派六传教师赴华，明亦当选。在瓦索(Oyseau)号船上说教时，无论贤愚皆乐闻其说。(舒瓦齐《暹罗旅行旧志》，一八、六三、一〇七页。)在旅行中，常为天文与博物学之测验，此事在致比尼翁道院长信札中已言之。《中国现势新志》，卷二，四四八页以下。)在好望角、本地治理、卢沃(Louvo)、暹罗等地，曾测验土星诸卫星之初蚀与易位，一六八七年二月在卢沃城测验土星与火星之交会，一六八八年四月终在绛州曾测验月蚀，一六九〇年十一月十日在广州曾测验水星之经行太阳前，此外并测验月蚀多次。

一六八八年二月七日抵北京，未久派往山西与刘应(第一七四传)神甫共处若干时，已而派往陕西，接管方德望(第六五传)神甫之旧管教区亘二年。澳门葡萄牙人截留法国寄来之经费，致使明与刘应，洪若翰(第一七

○传)神甫等皆受窘迫,不得已各弃其传教区域徙居海港附近而求自给。一六九〇年明随洪若翰神甫赴广州与葡人论曲直,是行也曾将南京至广州诸水道绘成地图一幅。已而洪若翰神甫遣之回法国,以新设传教会之窘状报告上级人员。(《传教信札》,卷三,九七、一〇四页以下。)一六九二年抵法国,转赴罗马,嗣后留居法国而为勃艮第公爵夫人之告解人。一七二八年歿于波尔多。关于中国礼仪问题,明曾参加讨论,其详见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三五七栏以下。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现势新志》,两卷,十二开本,巴黎,一六九六年。刻有数版,并转为各国语言。此书饶有兴味,足广异闻,惟关于华人不无溢美之词。全书按信札而分子目,第一册信札八件,第二册信札六件,皆致当时显贵者。第一书致庞特夏特兰(*de Pontchartrain*),言暹罗、北京行程事;第二书致内慕尔(*de Nemours*)公爵夫人,言皇帝之召见与京师之内容;第三书致枢机员佛斯登堡(*de Furstenberg*),言中国之城市房屋建筑;第四书致克雷西(*de Crecy*)伯爵,言气候,土地,运河,水道出产^①;第五书致托尔西(*de Torcy*)侯爵,言国民特性、古迹、贵族、习惯及优缺点;第六书致布荣(*de Bouillon*)公爵夫人,言华人之清洁华丽;第七书致兰斯城大主教,言语言,性格,书籍,道德;第八书致大臣菲利波(*de Phelipeaux*)言华人之才智;第九书致枢机员埃特雷(*d'Estrées*),言政治与政府;第十书致枢机员布荣,言华人之古今宗教;

第十一书致参政布耶(Bouille),言基督教在中国之成立与发展;第十二书致国王告解人夏斯神甫,言传教方法与新人教者之虔诚;第十三书致枢机员让松(de Janson),言上谕公认基督教;第十四书致比尼翁道院长,将在印度与中国所为之测验作概括之说明。关于英、荷、意、德等国语言之译文,可参考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三五七栏;卷九,九九栏。

①此信札始言中国有淡巴菰,其实烟草在十六世纪末年或十七世纪初年早已输入福建诸港矣。〔布雷特施奈德尔(Bretschneider)《欧洲人最初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二七页。〕

(二)关于向教皇举发《中国新志》事件之辩解,一七〇〇年本。

(三)《外国传教会士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上教皇书之答辩》,一七二〇年本。

(四)《舰队长费尔班记事》,是编乃经拉博莱(Raboulet)神甫与明据其遗稿合编而成。二册、十二开本,阿姆斯特丹,一七二九、一七四八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三六二栏。)

(五)自宁波至北京,自北京至绛州之详细路程:“我并将自南京至广州之水道绘成一长十八尺之地图,每一分度占一指之三分之一,水道之弯曲,宽广,岛屿,村庄皆附焉。吾人曾将科罗曼德耳、佩斯基耶腊、马六甲、墨吉、柬埔寨等地沿岸之一部分改正。我尚有二图将待刊布: 443
一为宁波港口图,暹罗至中国之路程附焉;一为大鞑靼地

域图。”（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卷二，四九二页以下。）

（六）关于中国礼仪问题致梅纳(Maine)公爵信札，十二开本，列日，一七〇〇年。

（七）一七〇二年三月十七日致外方传教会道长布利萨西埃(Brisacier)信札，见《答外方传教会士新作之信札》，一七〇二年本，九〇至九九页。

（八）致枢机员马雷斯科图(Marescottum)信札，八开本，科隆，一七〇一年。

（九）别有一六九七年某传教师关于中国礼仪之信札；世人以为亦出明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三五八栏。）

一七三 张诚 法兰西人

一六五四年六月十一日生^①——一六七〇年十月六日入会——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华——一七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歿于北京。

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神甫字实斋，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一七〇〇至一七〇六) 后任第二任外方传教会会督也。一六五四年六月十一日生于凡尔登。一六七〇年十月六日入香檳州楠西城修院。

①据一九〇六年刊《通报》四三七页考狄说，作一月二十一日或六月十一日。

六传教师来华，诚与其选，抵京后，康熙帝留诚与白晋(第一七一传)在朝。一六八八年帝遣使臣赴西伯利亚与俄罗斯

议和时，见俄国来文皆译作拉丁语，乃命张诚与徐日升（第一四二传）为译人，随同使臣北往，临行赐袍褂，授三品官^①，并命使臣凡大事皆应与二人商酌行之。（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二〇四——二〇五页。冯秉正：《中国史》，卷一，一一一页。）

①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二人皆辞官爵。

〔魏继晋(Bahr)：《驳莫舍姆(Moshiem)》，第六四页。〕除此二人外，耶稣会士受官职者尚有九人：（一）汤若望（第四九传）在一六四五年受顺治官职；（二）南怀仁（第一二四传）在一六六四年受康熙官职；（三）戴进贤（第二九七传）在一七二五年受雍正官职；（四）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在雍正时受官职；盖博葡萄牙使臣之欢心也；（五）郎世宁（第二九三传）修士在乾隆时受三品官职；（六）刘松龄（第三五一传）在乾隆时受三品官职；（七）高慎思（第三九六传）在乾隆时受四品官职；（八）鲍友管（第三五〇传）在乾隆时受六品官职；（九）傅作霖（第三五三传）在乾隆时受六品官职。参看《正教奉褒》第二册。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一七页。至若迄于耶稣会取消时诸神甫之供职钦天监者，不必受有官职。

使臣在道凡四月，道途艰难，诚云法国至北京，行程之难，不及其万一也。中国使臣抵会议地尼布楚，俄国使臣戈洛文(Feodor Alexiewiten Golowin)等已先至。双方初似不愿和解，俄人欲据黑龙江北之地，华人欲使之退处色楞格河以西；双方坚持不让，会议遂破裂。（上引

郭弼恩书,二〇六、二〇七页。上引冯秉正书,卷十一,一一、一二五页。)

诚见战事将重开,乃进言于使臣长索额图(Sosan),愿往与俄使商酌,俾和议得以成立。中国使臣素知其能,令往俄使行辕。诚留俄使行辕数日,反复婉劝,言中国贸易之利甚厚,足以使东方之富源富裕俄国;抑况俄人现
445 在西伯利亚略有广大领土,宜乘势巩固之,不应与中国战也。(上引郭弼恩书,二〇七页以下。)

俄使等为其言所动,乃接受诚所提条件,两国使臣遂在尼布楚小教堂中签订和约(一六八九)。和约凡四份,一份俄文,一份满文,两份拉丁文,二国使臣仅在拉丁文和约上签名盖印。和议之成,皆二神甫功。全军皆喜,索额图等尤奖赞之;曾语二神甫云:将来如有需其力之处彼将助之。(上引郭弼恩书,二〇九页。《传教信札》,卷三,一〇一页。)^①

①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四七页。节录俄使戈洛文之笔记,颇与张诚之说异,俄史颇恨耶稣会士忠于中国也。

诚答索额图曰:“公应知我辈离欧来华之目的,吾人之惟一心愿,即在使人认识真主而传播其圣教。最后上谕禁止传教,斯足使吾人忧惶者也。公人覲后,恳奏请开除此禁,则吾人之感恩,较赏赐吾人任何富贵尊荣为切云。”(《传教信札》,卷三,一〇一页。)自是以后,中俄交涉常以诚为译人。(上引加恩书,八五页以下。)

诚既还北京,开始在帝前讲授欧几里德原理,实用几

何学与哲学；曾与白晋（第一七一传）奉命撰种种书籍。二人先用满文撰写，然后对帝讲授，由是帝对于西学日见信服。

二神甫逐日进讲，虽驾幸京师十余里外之畅春园时，彼等亦进讲不辍。不分阴晴，早四时入宫，日落后始出。返寓后尚须在夜间预备次日进讲之日课；往来奔走，昼夜研究，劳苦可知，然其意在回帝心，厚遇本教，故不觉其劳苦。彼等进讲时间有时始午前二时迄午后二时，讲时帝赐坐，诚等以图形呈帝，并为之解说。（《传教信札》卷 446 三，一〇一页。）

朝臣、宫监见诚等日日进讲，颇以为异，进讲时仅三、四阍人侍侧，帝与诚等言，有如家人，所言者西方科学，风俗习惯，西国近事及其他种种问题。（白晋《康熙皇帝》，一六二页。）

一六九一年赖诚在朝之势力，使殷铎泽（第一二〇传）神甫在杭数年来所受之窘迫得解。索额图亦践其言，屡为之助，于是始有次年上谕，允许奉行天主教，语具徐日昇（第一四二传）、安多（第一六三传）二传。

一六九六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 命三神甫扈从。古伯察道院长记有云：“耶稣会士在此种艰苦远征之中，颇有自慰者在，盖其有助于宗教也：一方面既维持皇帝护教之心，一方面足以散布种子于各地也。”（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三，二八三页。）因是赖讲授西学，而使教理传布于朝廷，由朝廷及于百官，由百官及于庶民。

诚自记有云：（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四，五八

页。)“余首次至塞外时,即有在其地创设传教会之意,无如其地之人尚无接受种子之心,势不宜置收获富饶之中国不顾。但其东部有若干教民曾至京师,吾人希望不久有传教师至其地也。”

诚随驾赴塞外凡八次,末次回京后,主持北京法国教堂之建筑与装饰,是为东方最华丽的教堂之一。

447 帝在皇城内赐大地一方,以供建筑教堂之用,并许给资建筑,事具洪若翰(第一七〇传)传。一七〇〇年^①一月二十六日,诚请主事太监转奏教堂行将兴工,帝询以何不与其他诸神甫协同奏明,盖建筑教堂,凡为传教师者应协力为之也。诚奏云:先未悉帝意,不敢冒然为之,行将偕诸神甫共谢帝恩。(《传教信札》,卷三,二六页。)

翌日诸神甫同人内递奏折,帝命太监传谕,将命人供给工料。次日帝赐各神甫每人缎二匹,银五十两,时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年资最高,乃代表诸人陈谢。(《传教信札》,卷三,二六页。上引杜赫德书,卷三,一一五、一一六页。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三,二四三页。)

①一七〇〇年似是一六九九年之误。

教堂在一大院落后,院落广四十尺,深五十尺;教堂广三十三尺,深七十五尺,高三十尺。天花板皆加绘饰,祭坛后部亦加彩绘,华人见者咸目迷五色。(《传教信札》,卷三,一四三页。)

杜德美(第二六〇传)神甫云:“祭坛装饰极为华丽,皆路易十四世寄赠之物也。”(出处同上)百合花徽处处可见。

教堂两旁建华式厅屋二所。其一所作为会团会所与 448
训练志愿受洗人之用；别一所作为客厅之用。客厅之中
悬挂法国国王，王世子，诸亲王，西班牙和英吉利等国国
王诸绘像，并陈列数学仪器与乐器等物。华人见者莫不
惊异。（同上）

教堂落成后，于一七〇三年十二月九日行祝圣礼。
闵明我神甫时为视察员，先举行祝礼，诚继而举行弥撒，
然后为法国国王祷告，终为不少志愿受洗人授洗。（同
上）

此教堂之举行落成礼，全国皆知其事。皇子一人，皇
弟二人，诸王公贵人咸来瞻视。外省入覲之官吏，赴试之
士人，莫不来堂游观。

堂门上题奉旨建天主堂，内悬御书匾额曰万有真元，
又赐对联曰：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
拯济大权衡^①。（《传教信札》，卷三，一六七页。黄：《论行
政制度杂集》，载《汉学文集》，二一号，一五八、一六四页。 449
《绘画目录》，徐家汇，七八号。）

①补注云：按此匾额对联乃康熙时颁赐俗称南堂之葡
萄牙教堂者，而非赐俗称北堂之法国教堂者。可参
看《正教奉褒》，一三〇页。

自是以后诚留居北京传布宗教，同时并为外省诸传
教师谋便利。康和之（d'Argolis）主教之得驻山东临清，
方济各会士之得传教山东东昌，布兰克（de Blanc）主教
之得居云南，罗萨里埃（de Rosalie）主教与四传教师之得
入四川、江西，奥斯定会士五年来教案得以平息，皆得诚

之力也。（《传教信札》，卷三，一一六页。）

一七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歿于北京，得年五十三岁。

其遗著列下：

（一）《几何原理》，是编盖采欧几里德与阿基米德二氏之说而成，有满文本与汉文本，康熙皇帝御订，一六八九年本。（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二四五页。）

（二）《理论与实用几何学》，是编间采帕迪埃神甫之说，写以满文，后奉帝命转为汉文，一六九〇年刻于北京。（同上，二二八页。）

（三）《哲学原理》，是编多采王家研究院研究员德沙梅(Deshamel)之说，奉敕译为满文。（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二四八页。白晋《当代中国皇帝之历史》，第九九页。《康熙皇帝》，一四九页。）

（四）《使用古观象仪测日月蚀之方法》，一六八九年汉文本，（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一五七页。）是编盖为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在南京献此仪器时所撰之说明书。

（五）《塞外历史观察》，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三三页以下。）

450 （六）《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九年八次塞外行记》，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一〇三页。第一次，一六八八年与徐日升（第一四二传）神甫同行；第二次，一六八九年与徐日升神甫同行；第三次，一六九一年与安多（第一六三传）神甫同行；第四次，一六九二年，第五次，一六九六年均与安多、徐日升二神甫同行；第六次，一六九六年，第七次在一六九七年，第八次在一六九八年，均与安多神甫同行。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三二页。)对于诚所撰“宝贵的尼布楚会议日记”极为重视。加恩(一三六页)又云:“张诚神甫之说有得诸目见者,有得诸耳闻者,须分别观之。”——此种行记关于塞外之地势、人民之风俗、喇嘛之风习、土产、植物、长城、皇帝之行猎等事,皆包含有宝贵的说明。又如传教师之居京师及与康熙皇帝之关系以及天文测验等事,皆附见焉。亚洲之野驴首见欧人著录者,即是编也。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四,二七〇页。

(七)《天文学在现今钦天监中之使用》,是编写以拉丁文,曾寄还法国。〔苏熙业(Souciet)《耶稣会士在中国和印度所作数学、天文和地理考察》,卷三,一七五页。〕

(八)《满语纲要》,见《特夫诺(Thevenot)行记》,第四册,(一六九六年巴黎刊本)。雷慕沙云:“是为当时之惟一满语文法,盖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之满语文法,乃一不完备之译本也^①。”

^①案此《满语纲要》应出南怀仁(第一二四传)手,非诚撰述。一七一四年前印有千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刊《通报》六四至六七页;又一九二八年刊一九三页伯希和说。参看本书南怀仁传三十四号书录。)

(九)一六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瓦索号舶上所撰行记写本,二四二页,别有一六八六年七月一日作于暹罗之手书一件,现藏里昂城耶稣会图书馆。

(十)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手书一件,载《新史》45卷

地杂志》，一七八〇年，第十四编，三八五——四〇八页。是书标题用德文，内容全为法文。（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四〇七栏。）

（十一）一六七五年信札，述中国教务发达事，见郭弼恩《传国皇帝敕令史》，三六——三九页；一七〇五年北京信札，《中教信札》，卷三，一五七页以下。述传教会，北京周围地志及水灾等事。

（十二）一六八九年九月二日和三日信，记述中国边境和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经过。此信摘要见莱布尼茨《中国近讯》，一七一页以下。

（十三）伦敦公共档案局，国外通讯 XVIII 中国部（布鲁克尔神甫补），藏有信札数件：一七〇一年十月四日致弗勒里厄（de Fleuriau）、利金（Van Rhijn）、郭弼恩、阿米（Amys）诸人信札；一七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致视察员都加禄（第一五五传）神甫信札；一七〇一年十月七日自北京致其父兄信札。此类信札中尚杂有宋若翰（第二四四传）、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罗瓦耶（le Royer）、孟正气（第二三一传）、顾铎泽（第二五七传）诸神甫信札多件，并作于一七〇〇年。此外尚有孟正气神甫手录中国诸传教师姓名住地一览表。

（十四）一七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致副主教坦布利尼（Tamburini）信札，拉丁文写本，现藏英国博物馆，编一六九一三号。参看索默尔沃热尔《目录》，卷三，一三四八栏。

（十五）未刊信札五件：一六八六年六月七月十二月各一件，作于暹罗，述居暹罗事；一七〇〇年九月十六日，一七〇二年十二月六日信札各一件，作于北京，述居北京事。此种信札

皆经考狄在《通报》第十七册(一九〇六)四三六页以后刊布。(参看考狄《东方史地杂纂》，卷四，一九二二三页。)

一七四 刘应 法兰西人

452

一六五六年八月十二日生——一六七三年九月五日入会——一六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至华——一七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歿于印度本地治里。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主教学声闻,布列塔尼州之旧家子也。一六五六年三月十一日生^①。一六七三年入巴黎修院。

①钩案:传首作八月十二日,此作三月十一日,两者必有一误,未经原书说明。

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选传教师赴华,应以德行、文学、数学、神学与选。抵京师后,分任山西教务居晋二年,颇有成绩,旋因费用拮据而赴南京^①。一六九二年偕洪若翰神甫同赴广州,次年同莅京师,应担任指导新人教之教民。

①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载有罗文藻主教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疑为二十八日之误)信札云:“刘应,法国人,一六八七年至华,驻南京,三十五岁。”

传教事业促使人终身尽力于是,然应天资高而用力

勤，尚有余暇研究中国书籍文字，且造诣甚深。康熙帝之长子，精研文学者也，颇器其才。一日面谈时，出《书经》，随手指一页令诵之。应既诵且为解说，皇子惊，再三语诸从官曰，此人大懂经义，特书奖词于绢以赐之。（《传教信札》，卷三，一〇四页以下。宋君荣：《书经》，四〇五页。）

- 453 已而应以其文学知识进而研究史学，考证亚洲南北诸民族事迹。先是欧洲人所知此类民族之古事，仅有散见希腊地理学者记述中之若干不相联络之传说；近古之事可考者，曾与罗马帝国发生关系之若干东亚民族少数事迹而已；降至中世纪时，则仅有旅行家对于成吉思汗及以后诸汗侵略之记述。此种不完备的史料，无始终亦无联络，其不足考见此种民族之历史自不待言，盖史料之原料尚未为人所识也。开始发现并利用此种史料者，应盖为第一人。（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四五、二四六页。）由是撰《大鞑靼史》。

后派至福建，曾将福州背教之教民数人感化，并劝化不少新教民入教。（《传教信札》，卷三，一三七页。）

会大主教铎罗至中国，见传教师对于中国礼仪问题争论已久，拟平息之。应乃反对礼仪者也，遂集合反对礼仪之言论以献。（张诚神甫未刊信札；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十三，八三九栏。）

其研究既属专门，故其意见颇有力量。自是以后，颇有助于枢机员铎罗。铎罗被囚，应亦随之。一七〇八年一月十二日教皇克莱芒十一世选应为贵州代主教，兼管湖广教务。迟至次年二月二日始在澳门铎罗囚所秘密行

就职礼。

已而被迫离华，一七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登舟赴本地治里。既抵此城，上书教皇与法国王室以自辩。教皇颁教翰，以其说为是，然法国摄政王答书，仅告其可以留居此城。由是居此城凡二十八年，中间仅赴马德拉斯一次而未他适。末年应得瞽疾。应虽为主教，然居嘉布遣(Capucin)会士所，衣食简略，与贫苦教士同。一七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歿于此城。

其遗著列下：

(一) 戴贝洛(d'Herbelot)氏《东方丛集补编》，一七八一年，二开本，此集内容有：

1. 《东方丛集》中关于中国各条，应所发表之考证。(一页、十七页。)

2. 《鞑鞞史》(一八至一三二页)，是编叙述中国诸民族之起源，两千余年之经过、其宗教风俗、战争、朝代更易、以帝王世系表与年表附焉。案上引戴贝洛之书，凡涉及只浑(Cihon)河以外之事迹皆不完备，且未免疏舛。应乃取中国史书补其阙佚，证其讹误。始而改正若干显然讹误之说，如相传鞑鞞人称中国皇帝之尊号、契丹地域、回纥民族等条。嗣后将关于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之中国史文概为哀译。其主要参考书要为十三世纪之马端临《文献通考》。译文之善，可谓空前^①。(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四六、二四七页。)

^①“应盖为昔日居留中国耶稣会士中之最完备的汉学家，此我敢断言者也。一切译文皆表示深通汉文，明

于鉴别。应之于中国，犹克拉普罗特(Klaproth)之于西亚，在埃贝洛之文集中可谓双美。吾人得奉之为我辈中国历史的认识，尤其是中亚东亚历史的认识之第一人。”（《中亚和西亚中世纪史地评介……》，作者布雷特施奈德尔（他是北京俄国公使馆的医生。）八开本，伦敦，一八七六年，一九页。）

3. 《汗号论》。（一三二至一三三页。）

4. 《东方丛集》中凡关于中国其他各条之考证。（见一三三至一六三页。）

5. 《中国基督教碑文》，是为西安府景教碑文之解释。“其译文较之卜弥格（第九三传）神甫之拉丁语译文更为正确，而其注释尤为博赡。脱稿时在一七一九年初。”（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二四八页。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八三九页以下。）

（二）《易经说》，附刻于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书经》译文后（第四〇六至四三七页）；波蒂埃《东方圣经》第一册一三八页后亦载之。

（三）薄贤士（第二四一传）神甫对于严嘉乐(Maigrot)主教上康熙皇帝书之驳文之注释，载《简报》，一六一——一七四页。

（四）上路易十四世辩护书，及上教皇本笃(Benoit)十四世文，加的斯，一七四二年；载普拉特(Platel) (Norbert)《历史回忆录》，卷一，四一二页以下。

（五）一六八七年老挝国王使臣呈递暹罗国王之老挝国邻近诸国志，应曾将此志附以说明，寄还法国。（《传教信札》，

卷四,六六二页。)

(六) 一六八七年华人四人自云南逃阿瓦(Ava)和白古(Pégou),旋至暹罗。应曾将其行程考证,并及云南、暹罗两地之历史,曾说明缅甸之伊洛瓦底江与云南和西藏 Yang-ho-tchou 的金沙江实为同一江流。(《传教信札》,卷四,六五页。)

(七) 此外尚遗有手写本甚多:(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八四〇栏以下。)

《中国哲学家之宗教史》四册,(宋君荣《书经》,四〇六页。)书曾寄回罗马,现不知其存佚。

《礼记》、《郊特牲》、《祭法》、《祭文》、《祭统》等篇译文 456: 附注释。

《书经》拉丁文译文六册,存教廷。

《论道教》,拉丁文译本,本地治理刊行,一七二五年。

中国经典之一《中庸》,拉丁文译本,附注释。

《婆罗门教简介》。

孔子第六十五代孙 Cum-san-mei 传,拉丁文译文附注释。案此世次与《阙里文献考》所载世次微异。

《论赵松(Chao-sum)的日本史》。

《论中国婆罗门教派》,附中国-蒙古史简编。

《中国历书沿革》。

《中国〈四书〉之年代》,其中导言叙述中国和世界历史之悠久性。

中国皇帝上谕三件,附说明。

中国皇帝遗诏一件,附说明。

(八) 李明(《中国现势新志》, 卷一, 四五六页。)云: “应曾翻译中国《本草》, 并附说。”

(九) 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九六页。)云: “浙江教案发生时, 应适在杭州, 曾将其忠实记录寄还法国。”

(十) 致阿尔杜安(Hardouin)神甫信札, 言中国六十干支事。(宋君荣《论中国编年史》, 一四四页。)

(十一) 道院长普拉特(《历史回忆录》, 卷一, 三七二页。)引有手写著作若干种, 据云已进呈教皇本笃十四世, 藏教廷图书馆中。其目列下:

拉丁文《中国历史》六册。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曾在其自撰之《中国史》第一册一七八页中言及此书。第一册述古史, 止于公元前四二四年; 第二册始公元前四二四年迄二〇六年; 第三册始公元前二〇六年迄一四〇年; 第四册始公元前一四〇年迄公元二五年; 第五册始公元二五年迄二一四年; 第六册述当时君临中国之皇朝。

《华人之礼仪及牺牲》。

《中国七子赞》。

《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古代》。

(十二) 纳曼(Neumann)曾撰有《刘应著述考》。(参看伯希和说, 载《通报》, 一九二八年, 四八页。)

(十三) 《元史》译文, 手写二开本, 共一五九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八, 八四二栏。)

[附]罗类思 法兰西人

据薛孔昭《名录》一六八条：罗类思 (Ludovicus Rochette) ① 神甫，法国人，一六八七年至中国。余无考。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类思是新译名。

一七五 郭天庞 中国人(一说日本人)

一六六八年三月八日生——一六八八年三月十八日入会——一七〇五年九月八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二四年后歿。

郭天庞 (Jean Pacheco) 神甫字若汗①，中国人，生于澳门，在澳门入修院。一六九四年晋司铎，在广州及其附近执行职务数年。一七二五年被逐后，徙居暹罗②。

①薛孔昭《名录》作若翰。

②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载罗文藻主教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信札云：“第五，郭天庞神甫，汉姓郭，一六六九年生于澳门，其父母日本人也，一六八四年入会，执行职务数年。”

458

一七六 艾未大 葡萄牙人

一六六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一六七八年二月十二日入会——一六八八年至华——一六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发愿——一七〇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歿于非洲几内亚湾。

艾未大 (Jacques Vidal) 神甫字雅各，里斯本教区中利奥·莫罗镇之人也。一六八四年首途赴中国。未大居澳门时，有华商数人不时侮辱天主教及其教师，未大诉之于两广总督，出示禁止，不得以恶称加诸葡萄牙人。一六八八年派至福建，传教颇有成绩。一六九〇年至一六九二年间，在山西，已而至广东。至是决赴广西省城，重兴卜弥格(第九三传)、瞿安得(第九二传)二神甫建设之教区，并发现一通交趾之陆路。

一六九四年入交趾，会安南禁教之事起。一六九六年未大与张方济(第一八四传)、塞凯拉 (Joan de Sequiera) 二神甫并下狱，方济毙于狱中，后一神甫则在是年八月二十一日被逐出境。(一六九六年鲁瓦耶神甫未刊信札。) 未大亦在是年被逐出境，重莅中国。嗣后在一七〇二年为代表人被派赴罗马。事毕还中国未达，而在一七〇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歿于几内亚湾。

一六九六年《交趾年报》乃由未大编辑。(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六四五栏。)

一七七 马玛诺 中国人

一六八八年入会，在俗辅佐人。

据一旧钞本著录，马玛诺 (Emmanuel Rodrigues) 修士为生于澳门之华人，一六八八年入耶稣会。嗣后知其曾为北京驻所音乐师，余无考。

一七八 陆希言 中国人

459

一六三一年生^①——一六八八年四月二日入会^②——一七〇四年六月十九日歿于上海。

据碑志知陆希言^③ 修士教名 Dominiques Lou，松江华亭人。一六八八年入会，歿葬上海坟园。仅知其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一年间为在俗辅佐人及讲说教义人，其余年或亦然也。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三〇年。

②墓志作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三月十八日入会。

③墓志作希贤。

其遗著列下：

(一)《圣年主保单》二卷，一七〇一年刻本，有重刻本。

(二)《亿说》一卷。

(三)《周年主日口铎》，一名《周年瞻礼口铎》，亦名《周主日铎音》，二卷，徐家汇藏有钞本（一八二二年）两部。

一七九 王石汗 比利时人

一六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生——一六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入会——一六八九年十二月九日至华——一六八七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歿于松江，一说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歿于北京。

460 王石汗 (Pierre van Hamme) 神甫字都禄，生于根特城，入马利内 (Malines) 城修院。在哈尔 (Hal) 及布鲁日二城授古典学凡五年。一六八四年赴墨西哥传教塔拉胡马拉斯 (Tarahumaras) 部落中。一六八九年赴马尼拉，是年九月二十四日乘中国商船旋抵广州。

嗣后在一六九一年传教南京。一六九一至一六九五年间传教湖广。一六九七至一六九九年管理武昌府城内教堂七所。一七〇〇年在江苏常熟卫方济 (第一六九传) 神甫谓其每年授洗人数有五六百人。(《传教信札》，卷三，七三页。)① 已而莅北京为会团长。一九〇二年在近畿各处建设新教区二所。

①补注云：根据《传教信札》，一七〇〇年在常熟者，应为李西满(第一四四传)神甫，而非王石汗神甫。

若据石汗致波兰迪斯特尔 (Bollandister) 派诸神甫信札考之,知其居北京迄于一七一〇年,以后赴外省。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重返京师。一七一二年为副区长伴侣。一七一八年在江南受教外人侮辱。一七二五年任中国日本视察员,乃赴镇江,拟由此赴广州,会雍正仇教之事起,迫其隐伏。似在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歿于松江。唯据巴凯神甫说,石汗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歿于北京,缘其为北京会团长也,(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六〇栏。)然北京三墓地碑志名录中皆无其名。

其遗著列下:

(一) 一七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信札,言嘉乐 (Mezzabarba) 大主教抵北京事,见《威尔特-博特》,一九七页。

(二) 一六九〇年至一七二〇年间在京内外所作信札二十一件,散见于威斯切尔斯的《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中,诸信札几尽为致卡兰伯格 (Van Callenberghe)、让南 (Conrad Janning)、帕波布罗克 (Popebroeck) 三神甫者。述讨论中国礼仪时代、中国传教会情形、枢机员铎罗与诸传教师之关系、康熙皇帝待遇欧罗巴人之政策。 461

(三) 除上列诸信札外,尚有手书信札二十三件,乃一六八五至一七一二年致波兰迪斯特尔会士及他人者,现藏比利时京城布戈涅图书馆写本,编一六六九一号。

(四) 自武昌致马利亚纳群岛传教师布万 (Bouwens) 神甫信札二件,一作于一六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一作于

一六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别有一七〇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致让南神甫信札一件。(藏比利时公学档库。)

(五) 塞吕尔 (C. P. Sorruere) 曾于一八七一年在根特城用弗拉明文撰有墨西哥及中国传教师王石汗传一编, 其取材大致以石汗致海登 (R. G. van der Heyden) 诸信札为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四, 六〇栏。)

(六) 一六九七年致包曼尼 (Pbilippe Buomanni) 神甫书, 言中国漆事, 见吉尔切尔《中国博物志》, 二三三页以下。

一八〇 郭天爵 葡萄牙人

一六五〇年九月八日生——一六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入会——一六九〇年至华——一六八一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六九四年五月五日歿于北京。

郭天爵 (François Simois) 神甫字良贵, 出生于葡萄牙。一六六八年修业未毕, 登舟赴印度。在印修业毕教授神学七年。一六九〇年派往中国, 居上海、南京数月, 旋赴山东、直隶。传教正定两年, 已而得疾, 被召至北京。一六九四年歿。

一八一 江纳爵 中国人

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一六九〇年九月三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后歿。

江纳爵 (Thomas Ignace) 神甫, 江西人。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生, 一六九〇年九月三日入会。修业毕于一六九九年至一七〇一年间^① 传教上海。

①钩案: 传首著录其歿年在一六九八年后, 而此云迄一七〇一年传教上海, 两年必有一误。

一八二 金弥格 葡萄牙人

一六五六年生——一六七七年七月二日入会——一六九一年至华——一六九一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歿于葡萄牙科英布拉。

金弥格 (Michele de Amaral) 神甫出生于葡萄牙之朱拉拉 (Jurara) 城, 得教会法学士学位后, 于一六七七年弃绝世荣, 入耶稣会修院, 时年二十一岁也。越五年, 一六八二年时赴印度, 完成其学业, 在隶属日本教区诸传教会传教数年。一六八五年为区长伴侣, 居澳门三年。一六九一年派往山东济南, 足迹曾至直隶。一六九三

年在福建。次年任代表人而赴欧洲，一六九九年始东还。

留欧时在葡萄牙各大城中执行教务颇有成绩。一七〇〇年既还中国，又被派往广州，其年月未详，似在一七〇二年以后。此时以前，曾任果阿教区视察员，并为日本教区区长二次。一七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歿于葡萄牙之科英布拉城。

其遗著列下：

463 (一) 弥格曾翻译皮纳蒙提 (Pinamonti) 神甫之《对一般教友讲的圣依纳爵神操书》，八开本，科英布拉，一七二六年。

(二) 一七一六至一七一七年信札十五件，见普拉特《历史回忆录》卷七，五九页以下。其内容皆涉及中国礼仪问题之争议。

一八三 卢依道 意大利人

一六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入会——一六九一年至华——一七〇〇年二月四日发愿——歿年未详。

卢依道 (Isidore Lucci) 神甫，意大利人。据一旧钞本其抵华之年应在一六九一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四，二九八页著录有一卢依道 (Lucci) 神甫，曾在一六九二年随康熙帝之皇九子旅行塞外；又据莱布尼茨

《中国近讯》一三〇页，一六九二年三月十二日康熙帝曾将新至澳门之卢依道神甫召来京师。据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三九二页书，依道在一六九四年入交趾。其人既发愿，应已晋司铎。据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依道自里斯本赴印度时在一六九〇年，则名录所载之生年（一六七一）及入会年（一六八九）应有误，似应提前十年也。

一七〇五年依道任交趾传教会道长，据罗耶神甫一七〇六年一未刊信札，言其曾赴中国谒见大主教铎罗报告教务，未久即还澳门。嗣后似曾重莅中国。（《威尔特博特》，一六〇号）。歿年歿地未详。

一八四 张方济 葡萄牙人

464

一六九一年至华——一六九六年歿于交趾。

张方济 (François Nogueira) 神甫，葡萄牙人，耶稣会之发愿会士也。据罗马档库旧案载，曾任日本区长。一六九一年曾代方济各(第一三八传)神甫为视察员而莅中国。其后在一六九四年偕艾未大(第一七六传)神甫同赴交趾。会安南仇教之事起，被投于狱，一六九六年歿于狱中。（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三九二页。）时有罗耶神甫之讲说教义人名Denis“Li-thang”者，前曾赴法国及罗马，至是亦随方济至交趾，同被难。（罗耶神甫一六九六年未刊信札。）

一八五 李国正 葡萄牙人

一六六三年三月五日生——一六七八年二月二日入会——一六九一年至华——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一〇年八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李国正 (Emmanuel Ozorio) 神甫字玛诺, 葡萄牙 维泽乌教区卡拉皮塔 (Carapita) 城人。一六八五年附舟赴日本, 时尚未晋司铎也。行前得遗产金元 (ecu) 万枚, 以赠拱北 (Lapa) 之圣母堂。(上引弗兰格书)。在澳门修业毕, 于一六九二年随罗历山(第一五二传)主教同赴北京, 曾受皇帝优待。(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居京数年, 为会团长。后以气候不适, 还澳门。一七一〇年八月十九日歿于澳门^①。

①原文云歿年未详, 兹据范埃神甫所考歿年补志于此。

一八六 何大经 葡萄牙人

一六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一六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入会——一六九一年至华——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二四年后歿。

何大经 (François Pinto) 神甫字方济, 出生于科英

布拉教区之卢萨诺(Loucano)城。年十五入此城修院。一六八一年赴印度，时尚未晋司铎也。在果阿完成其学业，一六九一年与张安当(第一四五传)神甫共派至陕西；已而至福建之延平，又历江西、杭州等地。一六九三年至直隶、山东。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间管理 Ching-ting (疑指正定)教务。

一六九九年至松江，主管附近小教区二十八所。一七〇一年至河南，同年还至镇江。一七〇二年至崇明。崇明旧有小教区六所，大经至后增为十一。

大经曾为日本区长。一七〇五至一七〇七年间为澳门会团长。一七二〇年为日本教区驻澳门代表人。一七二五年在暹罗。余年事迹无考。

一八七 张方济 葡萄牙人

一六九一年至华——一七二三年后歿。

张方济 (François de Silva) 神甫字开圣，葡萄牙人。方济与以后诸神甫若干人事迹多无考，吾人只能著录若干年代及名称而已。

一六九〇年方济为澳门道长。一六九二年传教南京与常熟、苏州、松江等地。

张安当(第一四五传)神甫赴澳门行就职礼时，方济随行。一七二四年在江南，雍正帝仇教时(一七二四至一七三六)被逐出境①。

①高龙鞏神甫补注云：张方济 (Francois de Silva) 神甫与本书第二〇六传之林安多 (Antoine de Silva) 主教疑同为一入，盖林安多传亦云一六九二年在南京并随张安当神甫赴澳门也。

一八八 陈方济 中国人

一六九一年入会。

陈方济 (Francois de Silva) 修士，中国人。仅知其在一六九一年入会，其他事迹无考。

一八九 成方济 意大利人

一六五〇年生——一六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入会——一六九二年至华——一六八七年二月二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一三年以后歿。

成方济 (Francois Capacci) 神甫，意大利人。教授文学五年。一六九〇年罗历山(第一五二传)神甫返华，方济随行。一六九五年传教海南岛；一七〇一年徙广东雷州府。一七一四年为澳门修士教习，余无考。

一九〇 克森德 葡萄牙人 467

一六六二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会——一六九二年至华。

克森德 (Crescente)^① 神甫，葡萄牙人。仅据名录知其在一六六二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修院，一六九二年至华，其余事迹未详^②。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克森德是新译名。

②钩案：本传后附有贝蒙特 (Pierre Belmonte) 神甫小传，惟据补注，此神甫在一七〇〇年毙于安南南圻狱中，足迹未尝至中国，今删。

一九一 鲁伯都 葡萄牙人

一六九四年至华——一七二三年后歿。

鲁伯都 (Pierre d'Acosta) 神甫，葡萄牙人。一六九四年至华，一七二四年仇教事起，被逐出江南，谪居广州。

一九二 鲁类思 意大利人

一六五五年生——一六七六年入会——一六九 468

四年至华——一六九六年歿。

鲁类思 (Louis-Antoine-Luc-Adorno) 神甫，热那亚人，莅华二年歿。上著诸年皆本一六九五年名录。又据别一名录作一六五二年生，一六七三年入会，一六九二年至华。

一九三 樊西元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一年二月十七日生——一六八〇年十月十八日入会——一六九四年至华^①——一六九五年发愿——一七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歿于广州或澳门。

樊西元 (Jean-Joseph-Simon Bayard) 神甫字若瑟，生于贝阿尔恩。一六八〇年在阿吉泰安 (Aquitaine) 教区入会，已而教授文学七年。一六九二年在里斯本登舟。一六九四年终抵澳门。一六九五年为辅助罗斐理(第一六八传) 神甫，似曾留广东数月；惟其常驻之所则在湖广，居晃州、湘潭等地最久，管理大堂十二所，小堂四十九所。(《传教信札》卷三，一二八页以下。)

①别一名录著录其入华年为一六九五年，又一名录作一六九二年，时已发誓愿矣。

顾铎泽(第二五七传) 神甫一七〇九年十月未刊信札云：“一七〇七年被捕，押解七百里而至省城，因其华名含有异义，交省大吏审判。历经各官审讯二月有余。”

南怀仁(第三五二传) 主教曾云：“此著名传教师，中国官民钦其德行学识，颇为信任，因利用以发展教务。”(《威尔特

—博特》。)西元虽有此信用,然不免于一七二四年之驱逐。469
次年歿于澳门,一说歿于广州。

其遗著有信札数件,就中有一七二三年致苏熙业神甫信札一件,据中国经书考中国古俗,并论及白晋(第一七一传)、马诺瑟(第二三五传)诸神甫著作。

一九四 法安多 意大利人

一六六三年十一月三日生——一六八三年一月
七日入会——一六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华——
一七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歿于嘉定。

法安多(Antoine Faglia)神甫字圣学,布雷夏城人。一六九四年抵中国,偕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共至京师,旋与罗历山(第一五二传)神甫共得许可,传教外省。于是传教广州(一六九五)、浙江、正定、直隶(一六九八)、山东(一七〇〇)之济南、东昌等处^①。一七〇二年复还浙江,其致方记金(第二五三传)神甫书,谓其在五个月间为五百人授洗。(《威尔特-博特》,六七号。)一七〇六年歿于江苏之嘉定,葬杭州耶稣会墓地。〔田类思(Delaplace)主教致本书著者之未刊信札。〕

①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刊《宁波简讯》一四七页云:法安多神甫驻在山东 Nancheu,此地疑指安邱。

一九五 骆保禄 意大利人

一六四七年十二月二日生——一六七四年十月十五日入会——一六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至华——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愿——一七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歿于澳门。

470 骆保禄(Jean-Paul Gozani) 神甫出生于皮埃蒙特国之卡萨尔(Casal)城。入米兰教区修院,授修辞学与古典学凡五年。一六九四年抵中国,一六九八年在开封。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二年间在福建之福州,兴化等地。其地教民性情暴烈,常使之窘苦,尤以对于严嘉乐主教不敬事,使之难堪,故于一七〇〇年致耶稣会长信札中自为辩白。

一七〇四年重莅河南,曾与此城犹太教徒共往还,而博其信任。据保禄云:“犹太教徒确实崇拜救世主,而名之曰天,曰上帝,曰上天。其士人崇敬孔子与教外之中国士人同。其供奉死者于祠堂或祖堂之礼节,亦与华人无异。其碑刻中列举其教法,而名之曰一赐乐业法,述其起源,列举诸大教长亚伯拉罕、以扫、约伯及十二部落名,并及其律法,其摩西与旧约中之五经。”最初阐明中国犹太教徒之状况者,要以保禄为第一人。(《传教信札》,卷三,一四九页以下。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

犹太教之初入中国,远在汉代(公元前二〇六至公元

二六〇年)。其初有数家,后(一八四三年)仅存七家而已。关于此项问题者,可参考费恩(James Finn)所撰之《中国犹太人之教堂、圣经及历史……》(八开本,伦敦,一八四三年)。自此时代以后,最后之犹太教徒业已死亡殆尽。数年前仅余嫁于本地某旗人之女子一人。所有犹太教堂,以及犹太经典,皆因黄河水灾,荡然无存。〔以上皆一八八〇年河南传教师斯卡雷拉(Scarella)补志〕近年来托巴尔(Jenome Tobar)在其《开封府犹太教碑文》一书中重研究中国犹太教之一切问题。见《汉学杂集》一七号,土山湾刻本,一九一二年,第二版。

一七一〇年顷被任为中国日本视察员,已而为北京会团长。一七一六年时保禄尚在京师。旋还河南,常居开封。今日河南教务发达之鹿邑县教区,盖经保禄创立;相传彰德教区亦由保禄开辟。

一七二四年谪居广州,然尚得隐居赣州若干时,最后 471 被迫而走澳门。一七三二年歿于澳门,年八十五岁。

其遗著列下:

(一) 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自福州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言此城教民不敬严嘉乐主教事。此信札载入《对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新著述的答复》十二开本,三七页以下,一七〇二年。

(二) 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五日自开封致北京苏霖(第一六一传)神甫信札,言开封中国犹太教徒事。(《传教信札》,卷三,一四九页以下。)

一九六 罗玛诺 葡萄牙人

疑在一六五六年生——疑在一六九四年至华——一七四一年歿，歿地似在澳门。

罗玛诺^① (Emmanuel Lopes) 神甫，葡萄牙人。应在一六九四年入中国。吾人所知此神甫之事迹，盖本于费隐(第二七四传)神甫之一信札，(《威尔特-博特》，六七四号。)据云罗玛诺神甫传教上海及附近各地，坚决有恒，济以温和，教徒辈咸称之为铁神甫，而与潘国光(第七九传)神甫并称。在传教所四十七年，劝化入教者逾四万人。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玛诺是新译名。

一七四一年歿，年八十五岁，则其诞生年应在一六五六年，歿地似在请居之澳门^①。

①高龙鞏神甫补注云：此 Emmanuel Lopes(罗玛诺)神甫疑即本书第一五九传之 Emmanuel Mendes (孟由义)神甫，盖费隐神甫所志罗玛诺之事实皆与孟由义神甫之事实相符也。此神甫名除见于费隐神甫之信札外，未见他书著录。脱有一著名传教师之存在，不应如是沉寂。当时诸神甫习用葡萄牙人例，互称名而不及姓。费隐仅一经过江南，殆误以孟由义为罗玛诺欤？

一九七 麦雅谷 德意志人

472

一六九四年至华。

麦雅谷(Jacques Moers)神甫,德意志人。据一旧名录,知其在一六九一年至华。然弗兰格神甫书谓其为纪理安(第一九八传)神甫之同伴,则首途于一六九一年,抵华时在一六九四年矣。此外事迹无考。殆抵华未久即歿。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麦雅谷是新译名。

一九八 纪理安 德意志人

一六五五年九月十四日生——一六七三年七月十七日入会——一六九四年七月十五日至华——一六八九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神甫字云风,生于巴伐利亚国之维尔坎堡城。一六七三年入上德意志教区修院,得文艺学士学位。授修辞学、古典学六年,授数学二年,始赴中国。弗兰格神甫云:“当此扰乱时代,此神甫盖为此时代中之柱石。”抵华后居北京时最久。康熙皇帝颇器其才能,每次巡幸辄命之扈从,授钦天监监正

职。一七〇五至一七二〇年间兼为中国日本视察员。

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记有云: 当此礼仪问题沸腾时代, “教堂废弃者甚多。中有教堂且受教外人抄掠, 473 皈依者日寡, 背教者日多。而且到处散布谣言, 诸传教师多受诬枉。理安因此逐日记所闻见, 凡京内外之事, 皆备录焉”。此日记录有副本, 寄送于波兰迪斯特尔会诸神甫, 现尚为此会图书馆所保存。(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 六二页。)时有传教师二十五人新抵广州, 请入内地, 理安曾为力请, 康熙皇帝拒绝不允。

有瑞典人名朗热(Laurent Lange)者, 理安曾与缔交。一七一六年其人随商队西还, 曾撰有行记。据云当时有造瓷炉之举, 曾命理安作木型, 发往制造瓷器之地按型制造。(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 一〇八页。)

当时有俄国道院长名雅科夫斯基(Jakowstki)者, 与理安善, 其人奉俄国政府命来北京建立教堂, 曾告纪理安, 其出生非俄国人, 旧为罗马公教教徒, 来京已七年, 携有银万两, 以供建筑教堂之用。(上引威斯切尔斯书, 一三五页。)

同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之一七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教令与耶稣会会长坦布利尼之信札颁至北京, 命诸会士遵照教令宣誓, 否则处以重罚。理安为视察员, 首先以身作则, 遵令宣誓, 京内外会士, 悉皆从之宣誓。(上引威斯切尔斯书, 一四四、一六〇页。)

次年(一七一七)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请禁绝天主教, 幸经理安居中转圜得免。(一七一七年六月五日冯秉

正神甫信札。（《传教信札》，卷十，二九〇——三〇四页，一八一九年。上引威斯切尔斯书，一六二页。）

理安一七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歿于京师，人皆惜之。（《威尔特-博特》，二一七号，六五页。）

其遗著列下：

474

（一）关于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康熙皇帝御批事，呈大主教铎罗文。见《中国轶事》，卷二，三五页以下。

（二）理安因任视察员，曾署名于奏疏数件，并因一七一七年陈昂奏禁天主教事与苏霖（第一六一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二神甫同上辩护疏。此疏法文译文见上引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未刊信札。

（三）一七〇〇年自北京致耶稣会会长信札，其节录文见《塔巴劳德(Tabaraud)《罗马教皇与耶稣会士》（巴黎，一八一四年）一〇六页以下。

（四）《文献选集》，一七七七年。现藏维也纳帝国图书馆，编一一一七号。（《中国杂集》，第二辑，二〇四——六〇三页。）

（五）《北京文书……》，十八世纪初年写本，中国纸，藏耶稣会档案。前一千二百八十九页皆著明页数，其后乃一七一一年九月以后日记，未编页数。此重要记载乃经理安主持编辑，一二八九页后有视察员骆保禄（第一九五传）神甫署名，题一七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考狄《书目》，九一六页。）

（六）《北京文书概要……》，藏罗马科尔西尼与巴尔贝里尼二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六五

七栏。)

(七) 一七一四年及一七一八年未刊信札,藏研究图书馆。

(八)对一七〇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上谕之说明,藏研究图书馆。

参考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六五六栏以下;卷九,八六六栏。

475

一九九 沈弥格 中国人

一六九四年还中国。

沈弥格^① (Michel Alfonso)神甫,中国人。曾随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至欧洲,入里斯本修院。似曾就学于罗马。一六九四年随纪理安(第一九八传)神甫还中国^②。

①华案:原录其人姓沈,佚其名。据《方豪文录》(第一七八页,上智编译馆,民国三十七年),其名沈福宗。

②范埃神甫补注云:据万惟一(第二〇三传)神甫致其兄约翰云,中国人沈福宗,毕业后,晋司铎,随柏应理(第一一四传)神甫还中国,而歿于中途。

二〇〇 法方济 意大利人

一六九四年至华。

法方济神甫原名 François valla，别一写本又作 Aya。意大利人。一六九四年至中国。本书第一九四传之法安多神甫虽与此神甫同一汉姓，然非一人。

二〇一 费约理 意大利人 475

一六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华。

费约理^① (Christophe Fiori) 修士，意大利籍画师也。一六九四年至中国，居北京数年。一七〇五年十月十六日被革出会，其故未详。

①钩案：原录其人姓费，佚其名，约理乃新译名。

二〇二 鲍仲义 意大利人 476

一六五七年十月二十日生——一六八〇年八月十五日入会——一六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至华——一六九一年二月二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鲍仲义(Joseph Baudino)^①修士字质庵,出生于皮埃蒙特之科尼城,在米兰入会。一六九二年首途赴中国。终其身供职北京。为医师、药师及植物学者,皇帝出巡,数命扈从。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记有云:“樊继训(第二五一传)、鲍仲义、罗德先(第二四五传)三修士精于治创伤,而善于合药,帝不论昼夜,辄遣之往治宫中官吏及都中要人疾;颇善其能,出巡塞外或其他诸省时,辄命其一人扈从。”(《传教信札》。)仲义终身尽此职,尤喜为穷苦之人疗治。一七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①薛孔昭《名录》作姓包。

二〇三 万惟一 比利时人

一六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一六七七年十月一日入会——一六九五年^①至华——一七〇二年发愿——一七〇二年二月二日歿于淮安。

477 万惟一(Guillaume Van der Beken)神甫,出生于布鲁塞尔。在弗朗德尔—比利时教区入会。修业后教授文学五年,神学一年。一六九四年抵澳门,留澳一年。次年派至江西为聂仲迁(第一〇四传)神甫助理。一六九七年在五个月中经其授洗者五百余人。(《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 IX,三六四页。《威特尔-博特》,八三号,一七页。)已而派至淮安府,越数年歿;墓志称歿于一七〇三年;罗

马保藏之一死者名录作一七〇二年二月二日。临终时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在侧,接受其誓愿。葬府城外五里之坟园。

①薛孔昭《名录》谓在是年十月四日,高龙攀书作十二月三日。

二〇四 郭若望 葡萄牙人

一六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一六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入会——一六九五年十二月三日至华——一六九二年二月二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〇〇年后歿。

郭若望(Jean Baptista)①神甫,科英布拉城教区人,入此城修院。已而授拉丁语文三年,一六九四年首途,次年抵中国。一六九九年管理南京②、镇江、丹阳等教区。一七〇一年在上海。此外事迹未详。

①有一旧抄本写其名作 Bantito。薛孔昭《名录》一九六及一九八号作 Baptista Prantila(郭)。

②薛孔昭神甫抄录罗马耶稣会所藏档案,知是年林安多(第二〇六传)神甫为南京会团长,因事他适,而由若望代其职。

二〇五 艾逊爵 意大利人

一六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一六七八年二月十

五日入会——一六九五年十月四日至华——一七〇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发愿——一七二〇年二月七日歿于好望角附近海中。

- 478 艾逊爵(Joseph-Antoine Provana)神甫字若瑟,出生于尼萨,普莱蒙特之民族裔也。一六七八年在米兰入会。一六九三年在里斯本登舟,然因风涛险恶折回,次年始成行。一六九五年抵澳门。(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三九〇、四六一、四六七页。)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间在江西^①为千人授洗。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一年间,会中以河南、陕西、山西^②三省教务委之。逊爵抵开封,见恩理格(第一二六传)神甫所建之教堂已被某官封闭。逊爵不畏官威,将教堂开辟。不久得受洗者三百人;在距城五十里之某地劝化三百人入教,又于其地附近劝化二十家人教。其地无教堂,逊爵乃自为工师,合诸教士力,于数月间建成教堂一所。〔博埃罗(Boero)《耶稣会圣徒传》,三九〇,四六一页。〕

①案此条所本者乃卫方济(第一六九传)神甫之一记录,原文云:“艾逊爵神甫居 Kiam-Si省之 Kiam-tcheou, 一六九六及一六九七年间为一千人授洗。(《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九,三六四页,一八一九年。《威尔特-博特》,八二号,一七页。)此二译名,前一名可对江西,后一名应对江州,然清代无江州,疑所指者为绛州,而江西为山西之讹;否则为传写讹误。

②据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之一信札,一七〇二至

一七〇三年间，逊爵在山西。（《威尔特-博特》，八七号，三〇页。）

已而自开封赴太原，修复金弥格（第七〇传）神甫之教堂。鼓励仇教以来散处各地的教民之信心。逾山涉水，不畏风寒、盗贼，往来各地，振兴教务。

当时山西教区所在，有太原、静乐、平遥、介休、万安、⁴⁷⁹洪洞、襄陵、太平、蒲州、潞安、岚州、汾州、襄垣^①等处；共有驻所五，大堂十六，小堂甚众。（一六九九年名录。）

①钩案：原考地名微有讹误，误静乐为靖乐，误介休为吉州，万安无考，岚州作岚县，与原文 Lau-cheu 对音未合，而此岚州得为岢岚州之略，不能必其为岚县也。

一七〇二年被召赴京，留居京师凡五年，得皇帝之信任。一七〇八年帝命之为专使，往使罗马教廷。一七〇九年抵罗马，已而得疾，留居意大利甚久。疾未愈，欲回华复命，会友阻之，不听。行至好望角附近歿于舟中，时在一七二〇年二月七日。同行之樊守义（第三一〇传）神甫为之成殓，实以香料，运回广州。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帝遣大臣为之营墓，并置田亩，以资修扫之费。其墓今尚存也。（《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四，一、一四页。）上引弗兰格书，四六一页。贡札勒斯·圣皮埃尔：《中国新教难简述》，四七页。《北京及其他城内墓志铭集》。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一八三页。《圣教会刊》，卷五，七二页。《威尔特-博特》，二一七号，六五页。

其遗著列下：

(一) 逊爵在罗马时，就礼仪之争问题上教皇书不下五次；赞成枢机员铎罗之说者，亦上书以驳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四五五栏。）

(二) 《以耶稣会诸神甫名义上教宗克莱芒十一世申请书》，一七〇九年。藏维也纳图书馆，编一一一七号。

(三) 一六九五年果阿信札，见郭弼恩论述中国宗教之发展的信。

(四) 记录数编，见罗韦尔(Mamiani delle Rovere)神甫诸著述中。（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四五六栏；卷六，一二四七栏。）

二〇六 林安多 葡萄牙人

一六五四年一月十三日生^①——一六六九年三月十九日入会——一六九五年至华^②——一六八七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二四年后歿。

林安多〔Antoine de Silva(Sylva)〕主教出生于里斯本。得文艺学士学位。教授古典学、修辞学六年，哲学三年。抵华后传教江南数年，一六九九年为南京会团长^③。

①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八五三栏作六月十三日。

②同书作一六九六年五月四日。

③参看第二〇四郭若望传注②。

一七〇七年大主教铎罗选之为南京主教，似已接受敕书，举行就职礼，然未久奉果阿大主教命而辞职，(加亚尔《南京史地概貌》，二四七、二七三页。)似仍留居江南。一七二五年藏伏南京城中，秘密执行教务①。

①参看第一八七张方济传注①。

其遗著列下：

(一) 一七〇七年曾在杭州用汉文刻有一小册子，标题似为《上谕节解》。刘应(第一七四传)神甫曾将此书转为拉丁文，而法文译文见前引圣皮埃书，一六一页。此书似为神甫数人合编，而林安多主其事也。

(二) 土山湾印书馆书目(四二二号)著录有《崇修精蕴》，亦出林安多手，乃在一七三〇年顷根据卡塔内奥(C. A. Cattaneo)神甫(1645—1705)之一意大利文撰述翻译者也。原为写本，至一八九三年始付印，前有龚古愚神甫序。

[附]冯斯嘉 中国人

一六七六年生——一六九五年入会。

48F

冯斯嘉①(Cajetan de Fonseca)神甫生于广东，一七〇一年晋司铎，其余事迹无考②。

①钩案：此人原姓名未详，冯斯嘉乃新译名。

②见一九二五年二月刊《宁波简讯》载罗文藻主教信札。

引威特-埃姆 (Bibl. Vitt-Emm.) 藏拉丁文旧抄本 Fondo Gesuiti, 1254—3383。

二〇七 金澄 葡萄牙人

一六六二年生——一六八一年十一月三日入会——
一六九六年至华——一六九九年八月十五日为在教
辅佐人——一七二三年后歿。

金澄 (Emmanuel Camaya) 神甫字玛诺, 葡萄牙人。一六九六年至中国。一七〇一年传教广西柳州, 留居柳州数年。一七〇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耶稣会士在南京反对铎罗大主教教令之诉愿书, 澄曾列名。(上引圣皮埃尔书, 一六〇页。)

一七二三至一七二五年间传教桂林, 雍正仇教事起, 被迫而走广州。《威尔特-博特》三一六号。《传教区记实》摘录。

二〇八 杨安德 葡萄牙人

一六九六年至华。

杨安德 (André, Carneiro) 神甫, 吾人仅知其为葡萄牙人, 一六九四年首途, 一六九六年至华, 其余事迹无考。

二〇九 闵玛弟 葡萄牙人 482

一六九六年至华。

闵玛弟 (Mathias Correa) 神甫葡萄牙人。一六九〇年赴澳门完成其学业。一六九六年传教中国。

二一〇 曾类斯 葡萄牙人

一六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一六八〇年十月十八日入会——一六九六年至华——一七〇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发愿——一七〇八年歿于果阿。

曾类斯 (Lous de França) 神甫出生于里斯本，贵家子也。修业毕授文学四年，已而附舟东迈。一六九六年抵澳门。在澳任中国副教区会计员。一七〇六年枢机员铎罗被囚，澳门纷扰时，类斯走印度。一七〇八年歿于果阿。

二一一 罗安当 葡萄牙人

一六六九年生——一六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入会——一六九六年至华。

罗安当^① (Antoine Lopes) 神甫，一六六九年出生于科英布拉。一六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入会。一六九五年在里斯本登舟。一六九七年在澳门完成其神学，其余事迹未详。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安当是新译名。

483

二一二 李若望 葡萄牙人

一六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一六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入会——一六九六年至华——一六九九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三一年后歿。

李若望 (Jean Pereira) 神甫葡萄牙人。在本国授文法、文学六年，在澳门授神学三年。已而传教广东并任日本教区区长。

何时重莅中国未详。一七二五年被逐，退居暹罗。一七三二年吾人又见其在澳门为修士教习，兼任学监。

二一三 高嘉乐 葡萄牙人

一六六四年十一月四日生——一六八〇年二月十八日入会——一六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华——一六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四六

年二月五日歿于北京。

高嘉乐^① (Charles de Rezende) 神甫字怀义，里斯本人。得文艺学士学位，授古典学二年，修辞学三年，一六九六年至中国。居中国五十年，计在正定府二十八年，在北京二十二年，曾为北京两堂堂长，一七二四年为副区长。其传教正定(一七二五年在正定。见《威尔特-博特》，四一一号)、保定饶有成绩，教内外咸识其人。所管教堂十六所，散布于一广大区域之内。

①其名亦作 de Rosende。(见《威尔特-博特》，六八八号)

雍正年仇教之事发生，被召赴北京，治理历算，而其传教事务，由一中国神甫任之。嘉乐至京师，仅居治理历数之名，仍在京师及近畿传教如故。年逾八十，热忱未减。一七四六年二月五日歿于京师。

二一四 杨若翰 葡萄牙人

一六七二年生——一六八八年三月入会——
一六九六年六月十九日至华——一七三一年一月
十一日歿于澳门。

杨若翰 (Jean de Saa) 神甫，出生于葡萄牙之萨布贾特城。一六九六年至华。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一年间传教福建之福州、兴化等地。一七二四至一七二五年间传教江南，驻苏州。雍正年仇教事起，谪广州，继走澳门。一七二七年为中国副教区区长，越四年歿于澳门。

二一五 瞿良道 葡萄牙人

一六九六年至中国。

瞿良道 (Léonard Teixeira) 神甫, 葡萄牙人。一六九〇年首途东迈, 抵澳门后完成其学业。一六九六年入内地, 其余事迹无考。

485

二一六 戈德望 葡萄牙人

一六七四年生——一六九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入会。

戈德望^① (Etienne Collasco) 修士, 一六七四出生于科英布拉。一六九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入修院。一六九七年在澳门研究哲学, 其余事迹无考。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戈德望是新译名。

二一七 罗玛弟 葡萄牙人

一六七五年生——一六九四年一月三十日入会。

罗玛弟^① (Mathias Rodrigues) 修士, 一六七五年生于科

英布拉。一六九四年一月三十日入修院。自里斯本出发时，修业未毕。一六九七年在澳门继续修业。此修士与前一修士皆预备派往中国者也。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玛弟是新译名。

二一八 龙安国 葡萄牙人

一六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一六八一年六月十二日入会——一六九七年十月至华——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三日发愿——一七〇八年一月二十日歿于海中。

龙安国 (Antoine de Barros) 神甫字安当，出生于葡萄牙之阿尔科斯·瓦尔德沃斯 (Arcos de Valdeves) 城。全部修业毕，授古典学、修辞学四年，然后附舟赴中国。比至即奉诏入京。一七〇七年派至西安。居西安未久返京师，得康熙帝眷。一七〇六年命其偕薄贤士 (第二四一传) 神甫同奉使赴罗马。二人在澳门登舟；抵巴西，二人分途行，安国附一商舶赴葡萄牙。

行至葡萄牙沿岸，半夜风涛大起，安国手执十字架鼓 486 励乘客水手等咸以灵魂付托天主，然后为诸人作最后之赦罪。船忽破裂，除水手数人攀桅得免外，余尽沉没。沉没之所即在阿尔科斯·瓦尔德沃斯城附近，时在一七〇八年一月二十日也。(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三一页。)

二一九 毕登庸 葡萄牙人

一六六六年生——一六八一年十一月二日入会
——一六九七年十月至华——一七四七年后
歿，歿地似在江南。

毕登庸 (Antoine de Costa) 神甫字安多，出生于里斯本。授文学、修辞学四年，然后在一六九五年东迈。(上引弗兰格书，附录) 抵华后始而传教上海。一六九八年传教苏州。一六九九年传教常熟。一七〇〇年因疾回澳门修养。嗣后复入内地。一七二〇年大主教嘉乐赴京，登庸迎之于赣州。

一七四八年黄安多(第三二二传)、谈方济(第三七五传)二神甫在江南受难时，有一汉名毕登庸神甫者曾临视，不识是否同为一入。如为同一人，则在当时年达八十二年矣。

二二〇 庞嘉宾 德意志人

一六六五年生——一六八一年九月十八日入会
——一六九七年至华——一七〇九年十一月九
日歿于北京。

慕斋，一六六五年出生于慕尼黑城。一六八一年在德意志教区入会。一六九四年修业毕，在英果耳施塔特辩论其神学论文，次年被任为雷根斯堡城之哲学教授。其数学学识与史学及神学学识并为丰赡，颇适于传教中国。于一六九六年自里斯本登舟，次年抵澳门。（上引弗兰格书，附录。）

首先传教广东，主持佛山教务。沙守信（第二五四传）神甫在一七〇一年游其地，记有云：“佛山教堂甚美丽，其式样与大小大致与巴黎吾人修院之教堂相似；其地教民甚多，在我行后数日间，主持教务之庞嘉宾神甫曾为三百人授洗。”（《传教信札》，卷三，五三页。）此教堂乃由都加禄（第一五五传）神甫建立。

嘉宾驻佛山时，曾（一七〇〇年三月十九日至六月二日）在上川岛圣方济各病歿处主持修建礼拜堂事务。已而徙驻新会。一七〇二年为代表人，偕卫方济（第一六九传）神甫同赴罗马，一七〇七年还中国。（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七三页。）嘉宾在里斯本时，力主赴华航道应直航帝汶岛，不必取道马六甲峡与新加坡，盖此道较捷也。此后航行者果从其说，由是自里斯本赴澳门当年可达，较之维舟果阿须次年始达者迅捷多矣。（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区年鉴概要》，四二四页。）

一七〇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重抵中国，朝廷知其精于历算，召至京师，授钦天监监正（上引威斯切尔斯书）。一七〇九年十一月九日歿于京师。

其遗著列下：

（一）《上川岛建堂记》，一七〇〇年拉丁文刻本，疑刻于广

州,附礼拜堂图一。德文译文见《威尔特-博特》,三〇九号。附礼拜堂图与上川岛图。(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二页。)

(二)《天文观察》,拉丁文本。

(三)一七〇七年九月七日自广州致德意志教区助理员韦布尔(André Wail)信札,写本,现藏维也纳图书馆,编一一一七号,节本见《缪尔日志》,卷六,一六五页以下。

(四)一七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书,解释华语天与上帝等名称事,卫方济(第一六九传)神甫同署名。

(五)一七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同一教皇书。

(六)一七〇四年九月上同一教皇书。

(七)《中国礼仪之争始末》,拉丁文十二开本,六四页,一七〇五年,慕尼黑城藏有拉丁文写本。

二二一 利国安 意大利人

一六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一六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入会——一六九七年至华^①——一七〇一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利国安(Jean Laureati)神甫字若望,出生于马切拉塔城。入罗马圣安德修院,并在罗马作部分之修业,后

在果阿完成其学业，精于文学。一六九〇年自里斯本登舟赴中国时，尚未晋司铎。一六九七年被派至陕西，热心推广教务，十个月间受洗者九百余人。一七〇〇年赴广东，主持佛山教务，并参加上川岛建堂事业。

①布鲁克尔名录作一六九三年。

已而赴菲律宾，偕枢机员铎罗重来中国，一七〇四 489 年，一七〇八年，一七一四年，一七一六年管理福建教务，常驻福州，有时驻厦门。国安颇得中国官吏心；常藉为他人谋便利，就中有法国船长数人，颇得其力。船长让蒂尔(*de la Barbinais La Gentil*)在其行记中颇称扬其德。有多明我会士二人从广州入福建内地，行至厦门被逮，亦赖国安力获释放，继续其行程。(弗兰多：《菲律宾群岛、日本和中国多明我会传教史》，卷四，一七七页。)

一七一八年被召至北京，越二年，被任为中国日本视察员。教皇使臣大主教嘉乐抵华，国安赴广州，在此大主教前宣誓，愿遵守教皇一切训令，并为使节谋种种便利。因此得罪康熙帝，加锁链而投于狱。(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八八页。)但尚得使朝廷礼接教皇专使也。

专使行后，国安赴南昌，一七二二至一七二五年间尚在江西。雍正仇教事起，谪居广州，已而退居澳门。一七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炼灵通功经》一卷，一七二二年后刻本；一九二五年土山湾重刻本。是编系与龚尚实(第一六五传)神甫合编，经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核准刊行。

(二) 一七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信札，作于福建，(《传教信札》，卷 III，二二五页以下。)述中国植物树木，尤特言茶、金属矿、丝、瓷、稀见动物、金鱼，末述厦门大塔及僧人状况。

(三) 若干关于礼仪之争问题之信札，见《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四；让蒂尔在其行记第二册二七三页以后，载有信札一件。

490 (四) 国安誓词及若干信札，见普拉特：《历史回忆录》，卷六，五七五页以下，六〇三页以下。

(五) 未刊信札二件，一为一七二一年三月三十日自北京上教皇书；一为一七二二年十月十五日自南昌致卫方济(第一六九传)神甫书，藏维也纳帝国图书馆，编一一一七号。

二二二 瞿良士 葡萄牙人

一六六七年十月十日生——一六八三年二月四日入会——一六九七年十月至华——一七〇一年二月二十日发愿——一七二四年后歿。

瞿良士 (Emmanuel de Mata) 神甫字友恭，出生于里斯本。毕业后于一六九四年赴中国。(上引弗兰格书，附录。)一六九七年在澳门。一六九八至一六九九年上海。一七〇〇至一七〇一年在常熟，管理教堂十五所。(《宁波简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四六页。)后派至南

京,至一七〇七年因礼仪问题被迁谪。后似重返江南,迄于一七二四年仇教之时。一七二五年赴暹罗,其后踪迹不明。(《威尔特-博特》,卷三,十九分册,一七二五年书目。《传教区记实》摘录。)

二二三 陆玛诺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三年生——一六九三年十一月二日入会
——一六九七年至华——一七二四年后歿。

陆玛诺 (Emmanuel Ribeiro) 神甫字有心,出生于埃武腊。修院修业后,赴澳门完成其学业。始而传教海南岛。一七一六年传教广东,曾专管佛山教区。仇教时,適居雷州,被迫离境,其后踪迹未详。(《威尔特-博特》,卷三,十九册,一七二五年书目。)

二二四 何多敏 意大利人

49E

一六六一年生——一六九一年入会——一六九
七年至华——一七〇四年十二月八日为在俗辅
佐人——一七一三年五月二日歿于北京。

何多敏 (Jean-Dominique Paramino) ① 修士,出生于热那亚。入会前曾研究医学。自抵华后迄于歿年(一七一三年),始终在北京执行医术。康熙帝屡次行幸京

外，常命扈从。有一名录谓其在一七〇四年莅华，然一六九九年名录则谓其已在北京。又据弗兰格神甫说，则谓其偕庞嘉宾（第二二〇传）神甫同至中国，今从其说，而信其莅华年于一六九七年。

- ①薛孔昭《名录》作 Paramini，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刊《宁波简讯》则作“Dominique Parramino，外科医师，耶稣会士。”

二二五 贾嘉禄 意大利人

一六六一年六月六日生——一六七七年五月十七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十月三日①至华——一六九七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二三年二月二日歿于澳门。

贾嘉禄(Charles Amiani)神甫出生于罗马列邦中之法诺城。曾入圣安德修院。教授拉丁文学四年，然后在一六九〇年首途赴中国，时尚未晋司铎也。（上引弗兰格书，附录。）修业完毕，派往福建（一六九八——一六九九），旋徙江西，传教赣州、Ting-tcheou②、信丰等地二年。为人谨慎，温厚，得各地官吏心，藉以发达教务。一七〇七年返澳门，其后事迹未详，仅知其在一七二三年二月二日歿于澳门。（《传教区记实》摘录。）

- ①薛孔昭《名录》作二十三日。

- ②考其对音殆指汀州，惟汀州在福建，然则为定南之误

欵，盖定南为赣州之属县也。

二二六 艾斯玳 意大利人

一六五六年八月九日生——一六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入会——一六九八年至华——一六九一年发愿——一七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歿于杭州。

艾斯玳(Augustin Barelli)神甫出生于尼萨城。在米兰入会，得文艺学士学位，教授哲学二年。一六九〇年罗历山(第一五二传)神甫返华，斯玳随行。(上引弗兰格书，附录。)

嗣后不知因何故离开传教会。但在一七〇三年又见其管理杭州及其附近诸堂。一七一一年歿葬杭州。

二二七 李若瑟 葡萄牙人

一六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一六九三年三月二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四月十七日至华——一七三一年五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李若瑟(Joseph Pereira)神甫，里斯本人。修院修业毕，附舟东迈。毕业后派至福建，一六九九至一七〇一年间传教延平、浦城。一七〇七年传教江苏镇江。同年因礼仪问题谪居澳门。一七二〇至一七二二间随大主教嘉乐为译人，自澳门赴京师并随之南还。(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三七

页。) 一七二四年在上海。雍正仇教事起，一七二五年赴广东，已而赴澳门。一七三一年五月十九日歿于澳门。(《传教信札》，卷III，三六五页。《传教区记实》摘录。)

493 二二八 卜纳爵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三年九月四日生^①——一六八一年四月五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六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二七年六月十四日歿于广州。

卜纳爵 (Ignace-Gabriel Baborier)^② 神甫出生于多菲内州之维也纳城。在里昂教区入会。抵华后派至陕西汉中。一七〇一年迁福建，管理汀州、上杭两地教堂。

①别一名录作一六六五年十月十二日。

②其名亦写作 Barborier, (《传教信札》; 《威尔特-博特》。)

494 已而开教于其他二城。因有人诬教师煮死人肠取油，期以举行洗礼，致教务未能发达。其后往来于上杭、永定两县诸村，劝化一位八十四岁老秀才入教。其人读教中书，甚钦服，乃著书立说，谓中国书籍，甚至孔子之书，皆不足与天主教之书籍相提并论；并谓不承认天主教者，非人也。

嗣后事迹未详,仅知仇教之事发生时(一七二四年),从陕西赴广州。一七二七年六月十四日歿于广州。

二二九 利圣学 法兰西人

495

一六六〇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七〇四年九月十八日^①歿于临清。

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②神甫字述古,贵家旧族之裔也。一六六〇年生于多莱(Dôle)。一六八一年入会。未莅中国前已发誓愿,愿尽其所能为天主求大名,此誓终身未变。虽处逆境,心情如常,持己严,自奉薄。每遇苦辱,皆以忍耐处之。圣学曾云:吾人之获有忍耐者,皆华人诱导之功也。(《传教信札》,卷III,一五四页以下。)

①《传教信札》作九月十八日,碑志汉文作康熙四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一七〇四年九月十八日);拉丁文作一七〇四年九月八日。中西文月日不符,此又一例。(参看第一二四《南怀仁传》,第一六三《安多传》附注。)

②碑志书其姓作羽,而不做利。

一六九八年随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抵中国,居广州若干时,学习语言,已而同孟正气(第二三一传)神甫被派至江西开辟教所。在抚州、饶州、九江三处各购房屋一所,屋皆破陋不可居。二神甫不觉其陋,惟饶州、九江二

城之官吏阻挠二神甫一年有半，颇引以为苦耳。

官吏阻挠之事既解，圣学乃分派傅圣泽（第二四三传）、殷弘绪（第二四二传）、孟正气（第二三一传）三神甫于此三城，本人则奉命赴宁波重兴教堂^①。此地不但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且能谋入日本，盖日本教务迄于是时尚见发达也。一七〇一年圣学偕郭中传（第二五〇传）神甫至宁波，留三、四月历经困苦艰难，始能得一适当处所。（《传教信札》，卷III，五四、一二一页。）

①考一八六七年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Sampaio）在香港刊布之一小册子题曰《澳门的中国人》（Os Chins de Macao）者，颇足以资考证，兹录其五二页之文如下：“一五四五年前，葡萄牙人在宁波有一真正市场；有基督教民一万二千人，中有葡萄牙人八百，天主教堂八所，医院两所，市政厅一所，检查员、审判员等若干人。不意此富庶居留地经不及五小时之火焚毁灭罄，缘有检查员名帕雷拉（Lancelote Pereira）者率盗贼约二十人在附近一带杀人越货，中国官吏愤怒，遣战船三百八十艘，兵六千人，焚毁此居留地，尽逐葡萄牙人。嗣后葡萄牙人谋居漳州未成，遂赴上川，终徙澳门。——钩案：此事不见《明史》纪传，可补史文之缺。”

宁波基地既定，圣学被召赴北京：盖山西代主教张安当（第一四五传）神甫召之为伴侣，并似拟推之为后任人也。圣学溯运河而上，行至山东临清得疾歿，时在一七〇四年九月十八日也。运枢至北京，张诚（第一七三传）

神甫迎之于二十里外，悲泣不已，葬北京坟园。（《传教信札》，卷III，一五六页。）

二三〇 翟敬臣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三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七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①歿于塞外。

翟敬臣(Charles Dolzé)神甫字慎中，出生于梅斯城，在香槟教区入会。既至中国，身体日弱，益以肄习中国语言文字，衰弱愈甚。诸医束手，劝之养疾塞外，敬臣从之，然易地而病如故。敬臣虽病，从未卧床不起，仍艰忍自持，祈祷如常。（《传教信札》，卷三，一五九页。）

①薛孔昭《名录》作二十二日。——墓志拉丁文作二十四日；汉文作康熙四十年六月十五日。（一七〇一年七月二十日）年三十七岁。

一七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歿于塞外。柩运北京葬于会友墓地。

二三一 孟正气 法兰西人

498

一六六六年四月七日（一作四日）生——一六八一年十月三十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

日至华——一六九七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歿于澳门。

孟正气(Joan Domenge)神甫字若望,波尔多城人。一六八一年入此城修院。随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登舟前,曾发四愿。既抵中国,原拟派往陕西西安,顾法国诸神甫欲在诸省开辟新教区,遂属意于正气与利圣学(第二二九传)神甫二人,派之传教抚州、饶州、九江。正气居江西年余。一七〇二年与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同被派至湖广,创设新教所于黄州、汉阳。此两府僧人唆使人民反对,官吏亦阻挠禁止,二神甫被迫离去。

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在京识湖广总督子,因托其作书介绍于其父。总督以书示樊西元(第一九三传)神甫。西元居湖广久,熟于一切情形,乃请总督付凭照与正气、苍璧二人,许其居住黄州。

无何正气留苍璧于湖广,自赴京师。居若干时,吾人未详。惟知其在一七一三年或此年前已至河南南阳。先是冯秉正(第六九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二神甫测绘河南省舆图时,已在南阳购置教堂一所。一七一四年仇教事起,南阳知府与同知出示禁止诸邪教,天主教亦列其中。

499 会府城有一命案同一盗案发生,有人喷有烦言,谓于劝人为善之宗教则禁止,而于人民之生命财产则不顾及。知府闻之,遂不复拘捕教民。(《传教信札》,卷III,二六七页。)

此一七一四年中,正气开教于汝宁府。一七一六年

旅行附近各地凡三月，被劝化入教者甚众。

正气居开封八阅月，在此时间内曾将开封犹太教堂图绘而为之记。先是一六四二年水灾，全城皆毁，此堂乃一犹太教官吏赵姓者于灾后重建。正气出重资欲购此堂所藏圣经，以便对照，然堂中人不允。（格鲁贤：《中国概述》，卷三，四九一、四九二页。）

惟许一观所藏圣经内容。正气检阅诸经，知犹太教教徒仅以五经为正经，其他诸经名 San-tro，犹言附经也。是为《约书亚记》与《士师记》、《撒母耳记》，《众五经》之末二卷，《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又《但以理》之数节、《历代志》四、五章，《小豫言人经》五章，然已不全；此外尚有《尼希米书》、《以斯贴记》与《马加比书》经首二卷。附经之外有《礼拜经》，皆采之于圣经者也。末 500 有《米示拿》四经及次序错乱名称 Tiang-tchang 之种种经解①。

①钩案：诸经汉译名，可参看本书第四三六《贺清泰传》。

此种犹太教徒虽有诸经，而不得其解。骆保禄（第一九五传）神甫曾言此辈仅于抽签时始用此种经文。彼等尚遵行割礼、安息日、复活节等等瞻礼。然已不解救世主之义矣。（上引格鲁贤书。）

正气留居河南似迄于雍正仇教之一七二四年；是后谪广州，已而在一七三二年赴澳门。曾在一七二八年寄赠《满汉字典》一册于富尔蒙（Fourmont），又在一七三三年寄赠《满文字典》一册，盖正气精于满文也。一七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歿于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 一七一六年七月一日南阳信札，述仇教及传教事，见《传教信札》，卷III，二六七页以下。

(二) 《满语入门》或《满语语法》，法文本。(雷慕沙《满语研究》，九九页。)

(三) 《满文文字读音备考》，法文写本。

(四) 信札与记录，写本，见布罗蒂埃(Brotier)神甫所辑诸写本中。

(五) 开封府信札六件，述犹太教民事，现藏巴黎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六栏。)

(六) 信札见伦敦公共档案局，国外通讯，XVIII 中国。

二三二 颜理伯 法兰西人

一六六五年生^①——一六八二年入会^②——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六九九年^③九月三十日歿于淮安。

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神甫字务本，法兰西人。初抵中国派往淮安，居数月歿。据碑志：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一六九九年九月三十日)歿，年三十四岁。葬教会坟园；此坟园现尚为教中人丛葬之所^④。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八一年。

- ②或一六六六年;薛孔昭<名录>作一六六四年。
 ③薛孔昭<名录>作一六九八年。
 ④高龙鞏神甫补注云: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七日附俺斐特里特号(Amphitrite)军舰至广州登岸之法国传教师十一人,颜理伯神甫似在其列。

二二三 巴多明 法兰西人

一六六五年九月一日生^①——一六八五年九月一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七〇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发愿——一七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歿于北京。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神甫字克安,一六六五年九月一日出生于贝藏松主教区之大鲁赛(Grand-Russay)镇。在里昂会立学校毕业后,于一六八五年九月一日入阿维尼翁修院。

- 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信札(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父学术通信集>,六四页)云:一六六四年九月一日生,一七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歿,年七十七岁半。——沙如玉(第三二三传)神甫信札(<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 XII, 三二二页)云:一七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歿,年七十七岁(则应出生于一六六五年矣)。

一六九二及一六九三年曾在昂布鲁与皮涅罗(Pign- 502 erol)两地教授文学。昂布鲁大主教布鲁拉尔(Brulard)

与驻军将领咸重其为人，知其具有作大事业之天才，盖在谈话中对于其物理学、文学、史学、地理、几何、国内名阀世系、甚至军事学等类知识皆甚倾服也。一六九三年经赴阿维尼翁研究神学，晋司铎后，传教饶有成绩。（宋君荣神甫致研究员梅朗信札，见上引布鲁克尔书，〈天主教世界评论〉，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一日，七〇六页或单行本六一页。）一六九八年随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东迈，行十月而抵中国。

- 503 康熙帝善知人，见其体貌魁伟，器而重之，为之选良师授以满、汉文字。不久多明遂谙华言，以前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其满语流利，与其操母国语言无异。帝喜与之言，辄作长谈，帝前从张诚（第一七三传）、白晋（第一七一传）二神甫所习之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学，至是逐日渐精通。多明并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之利害关系告帝；帝之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世之为人，皆多明进讲之力也。（沙如玉神甫信札。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四，第二章。）

多明利用进讲之便，为外省传教师代请许彼等建教堂，弛禁令，不分国际会派，皆受其庇护之益。（沙如玉信札。西尔夫斯特利(Silvestri) 〈在中国如何生活〉，三九页。）欧洲商人凡有所请，设其理直，亦为之关说，而息争纷。〔米肖(Michaud)：〈世界人物传记〉。〕

- 504 复次多明又向诸王公大臣等讲说教义，虽不能劝化诸人入教，然至少可以使朝中士大夫为本教之友与保护人也。（沙如玉神甫信札。）

由帝之宠眷，与其谓为荣耀，勿宁谓为疲劳，盖帝不以进讲为足，有时命多明将最奇异而最感兴趣之点详细译写进呈。如是多明将科学研究院及其他作者著述中，关于几何、天文、解剖等科最新奇之说译为满文。此外多明为应皇帝、诸王公大臣、中国学者等之询问，笔录甚多，各种学科几尽涉及。（沙如玉神甫信札） 505

其尤足以表示多明之妙才者，则当难题发生须立即作答而其答词常系于本教在中国之存废者，多明亦能随机应变，以最贤慎之答词应之。（沙如玉神甫信札）

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在一七二九年一信札中云：“他人为一极细微之事而求人者，或须经过种种困难，或须赠与种种礼物；而多明设有求于汉人或满人之事，每求必如愿以偿，其手腕诚可佩服。”（上引布鲁克尔书，六二页。）

凡欧洲人之入朝者，若传教师，若教廷专使，若葡萄牙、俄罗斯二国专使^①常用巴多明为译人。多明担任此种危险事务垂四十年，皇帝与其对言人皆表示满意。多明所操语言有满语、汉语、拉丁语、法兰西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人皆惊其能。中、俄两国如有争端发生，多明辄为调停其间。一七二六年中俄和约之得成立者，（用拉丁文同满文）多明之力也。（沙如玉神甫信札）俄皇彼得大帝感其劳，特命其在华大使面达感激之情，并以皮裘及其他珍物赠之。（上引米肖书）加恩在其所撰之《彼得大帝时期俄中关系史》中，于每次俄使之至中国，皆著明多明之任务。并在本书一七五页后及附录六十页后言及耶 506

耶稣会士之尽力，所能获得俄国之报酬奖谢之词而已。至其所极欲之事，别言之。传教师及其通信经过俄国国境一事，俄人未尝许可也。

①自好望角发现以来，迄于中国弛海禁开港通商之时，欧洲遣使中国之次数，可以条列如下：

一五二一年葡王埃马纽埃尔(don Emmanuel)所派第一次专使皮雷斯(Thomas Pirés)被囚禁狱中。

一六五五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派第一次专使杯突高啉(Pierre de Goyer)与惹诺皆色(Jacques de Keyser)二人(顺治时代)。

一六五六年俄国第一次专使莫斯科大公(阿列克谢一世米哈伊洛维奇遣派之使臣也。)(顺治时代)一六六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派第二次专使坎彭(J.-V. Campen)与诺伯尔(C. Nobel)二人。(顺治时代)

一六六四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派第三次专使荷恩(Pierre van Hoorn)。(顺治时代)

一六七〇年葡王阿尔方斯六世(Alphonse VI)所派第二次专使萨丹哈(don Manoel de Saldanha)。(康熙时代，参看本书第一三五传、第一三六传。)

一六七六年俄国阿列克谢一世或费多尔三世所派第二次专使。(康熙时代)

一六八九俄国摄政妃索菲亚(Sophie)所派第三次正式划界专使戈洛文(Féodor Alexiewitch Golowin)伯爵。(康熙时代)

一六九三年俄帝彼得大帝所派第四次专使伊兹勃兰特-

伊德斯(Isbrants-Ides)(康熙时代)。

一七〇五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所派第一次专使大主教铎罗。(康熙时代)

一七一五年俄帝彼得大帝所派第五次专使加尔文(Thomas Garvin)与朗热(Laurent Lange)二人。(康熙时代)

一七一九年俄帝彼得大帝所派第六次专使伊兹麦洛夫(Léon Vassilievitch Izmailov)。(康熙时代)

一七二〇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所派第二次大主教嘉乐。(康熙时代)

一七二五年教皇本笃十三世所派第三次专使邓达尔(Gothard)与伊尔方(Ildephonse)神甫二人。(雍正时代)

一七二六年葡王若望五世所派第三次专使梅内塞斯(don 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y Meneses)。(雍正时代)

一七二六年俄后卡特琳一世(Catherine I)所派第七次专使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拉戈欣斯基(Sava Vladislavitch Ragouzinski)伯爵。(雍正时代)划界条约于一七二六年六月七日经彼得二世批准。

一七五三年葡王若瑟一世所派第四次专使巴哲格(don Francois Xavier Assis Pacheco y Sampayo)。(乾隆时代)先是一七四二年若瑟一世已将赠品寄送中国。

一七六七年卡特琳二世(Catherine II)所派第八次专使克罗波托夫(Kropotov)修改旧约,新约于一七六八年十月十八日签字。(乾隆时代)

一七九三年英王乔治三世所派第一次专使马夏尔尼

(Macartney)。(乾隆时代)

一七九四年荷兰共和国所派第四次专使德胜(Titshing)。(乾隆时代)

一八〇五年俄帝亚力山大一世所派第九次专使尤洛文与波托基伯爵二人。(嘉庆时代)

一八〇八年俄帝亚力山大一世所派第十次专使。(嘉庆时代)

一八一六年英王乔治三世所派第二次专使阿美士德(Amherst)。(嘉庆时代)

一八二〇年俄帝亚力山大一世所派第十一次专使提姆科夫斯基。(嘉庆时代)

如上所列遣使诸国足证法兰西、奥地利、西班牙三国当时皆未遣使至华。前表曾经夏鸣雷(Havret)神甫转载于所撰《西安府景教碑》第二编(《汉学杂集》,第十二号二五五页。(参看加亚尔《南京史地概貌》,二五四页以下。))

507. 俄国第七次专使萨瓦之抵北京, 中国政府常以西方民族情询之于多明及宋君荣(第三一四传)二人, 尤注意俄罗斯人, 盖其国势渐盛, 中国渐引以为忧也。此种问题之答复思之易而答之难, 盖一方面须具有种种认识, 一方面答辞须慎重而适宜也。多明等答辞似甚适当, 盖其能得雍正帝之欢心也。帝对多明固未加以宠眷, 然颇敬重其为人, 故多明赖以维持教务, 宋君荣神甫云: 多明曾挽救教务于不废盖实录也。(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 载《历史问题杂志》, 一八八

一年四月，二一，三〇页。）

已而雍正帝欲遣使至彼得二世，诸大臣乃以遣使事询之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乃为记录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行程，多明又为说明欧洲各国接待使臣之礼节，以及使臣应备之行装。诸事既已详说无遗，遂不再派一欧洲人为随员。使臣于一七二九年六月十四日离北京，一七三二年还中国。此行似甚圆满，盖使臣还国后，颇称赞俄国人及其他欧洲人也。（上引布鲁克尔书，三〇—三一页。）

中、俄两国往来公文函件常由多明翻译。中国为办理中俄交涉，设置一翻译馆，招收满人子弟，研究拉丁文字，命多明主馆事。（考狄《书目》，一六三三栏，引多明致巴耶信札两件，一作于一七二三年八月三十日，一作于一七三四年七月三十日。）中国政府计划设置翻译馆，时在一七二九年。龚当信（第三五六传）神甫一七二九年十月三十日致苏熙业（Souciet）神甫信札有云：“本年三月帝命设翻译馆，命法国耶稣会士主持馆务，授满、汉子弟以拉丁文，巴多明神甫为馆长，宋君荣神甫为副。宋君荣神甫一七三二年六月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书云：“拉丁课程颇有进展；有馆生数人，说拉丁语尚属流利。”惟据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说，此馆存在仅十五年诸馆生从未任译员。（上引布鲁克尔书，三二页注文。）

多明不但语言流利，而且下笔便捷，其下笔有如水泉奔放，辩才纵横，脍炙人口。其著述不论为满文、为汉文。不论为上呈康熙皇帝之撰述，抑为劝化教外人之文

字,皆表示其善于写作,博学多闻。如将其所作答中、法、俄等国学者之书词,以及对于公众撰述之文字,汇辑成编,世人将惊异一传教士任务之繁,而能有余暇用种种语言为此种种撰述也。(上引沙如玉神甫信札。)

但据古柏察道院长之记录(《基督教在中国》,卷四,八八页。)多明实非闭户研究学术之人。二十馀年或随康熙皇帝游巡塞外,或随之往来诸省。其足迹所至之地,或发达旧有教务,或开辟新区,而其中最发达者,要为京师以北长城以外各地,与京师附近诸山,则不能不归功于多明传布之功也。一七一〇年居热河三月,曾聚集各省来此从商之教民接受告解。多明未扈从出塞以前,已在其地设立传教所四处也。(《传教信札》,卷三,一八二页以下。)

宗室诸王公大臣之人教,尤其是苏努(Sourniama)全家之人教^①实由多明定其始基。其一手授洗者有儿童万余人,中有一人为乾隆皇帝之弟。(上引沙如玉神甫信札,宋君荣神甫信札,见上引布鲁克尔书,一三页。)

①参看本书第一六一传。

中国全图之测绘,虽出诸传教师手,要应特别归功于多明。康熙皇帝曾误以奉天省会沈阳与北京同一纬度,亦位置于三十九度五十六分。多明对帝明言其误,帝命之赴沈阳详细测验绘图进呈。复命以后,帝因疑国内诸省方位或亦有同一之误,拟绘一总图,乃命多明选择能绘图之传教师若干人往各省测绘。(沙如玉神甫信札。)多明不但主持其事,而且亲自测绘,除上述辽东地图外,一七一八年曾奉帝命赴山东登州测验此城方位,已而从

海道赴旅顺，又从旅顺至沈阳，所过之地皆为测量。（克拉普罗特《关于亚洲之记录》，卷一，三一九页。）

康熙皇帝爱重多明。多明因藉以说帝爱护其教。雍正皇帝及诸大臣决定禁教之时，亦赖多明救护其教于不废。北京壮丽教堂之获保全者，亦多明之力也。（宋君荣信札。上引布鲁克尔书，一三页。）惟至一七三二年禁教 510 时，多明之力不足以回帝意。一七三三年北京传教会几亦濒于危，盖雍正皇帝曾决定全国禁绝天主教，驱逐一切传教师也。幸赖有人进谏，而多明亦力为呼吁，仇教之事暂时得平息，帝许召回被流谪之信教王公，而许赵加彼（第三三三传）、吴君（第三三四传）二神甫赴京。当时帝曾云：所以许新来西士之人京者，盖不欲逆诸传教师之意，而尤以不愿重多明忧也。（上引布鲁克尔书，四二页。）

先是数年前一七三〇年九月三十日大地震发生，地震之烈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北京有十余万居民皆被压于震毁房屋之下，四郊伤害尤烈，致有村镇全毁者。地震方向自东南达西北。葡萄牙、法兰西两国教士之住宅、教堂并毁。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记有云：“吾人幸赖天主之佑，吾人之時計乃据日光为准，是日忽快半小时，故地震之时，吾人已离食堂，否则皆压覆于房屋之下矣。”

十月三日帝命内监一人往慰诸西士，诸神甫聚会推举代表八人往谢，多明并上疏陈谢。帝喜诸教士之未被害，曾询地震之性质原因于多明等，赐银千两，以供修复三堂之用。此次地震诸教师之物尽毁，尤堪惜者，稿件与天文仪器，而开始修建之观众台亦全毁。（宋君荣神甫

的记述，见上引布鲁克尔书，三七页。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四九一页。）

- 511 雍正即位以后，多明入内之时较少，遂以余暇抚慰因奉教而得罪之宗室，编辑有益于本教之书籍，劝化士夫人教，此皆在前朝长期扈随时所未能为之事也。（上引沙如玉神甫信札）宋君荣神甫致苏熙业神甫信札云：“帝虽恶教，我辈在大城中，仍自由传教如故；归依人数且甚众也。有籍隶八旗之礼部大员福某者久拟入教，旋在巴多明神甫前领洗，未几歿。”（上引布鲁克尔书，四〇页。）朝鲜、琉球两国贡使人朝，多明曾以教中书籍赠给随从入朝之人。

多明曾致书于欧洲诸学者，其中充满学识教义，皆足以资参考，惜未尽留存于世。多明并曾将一七二六年中俄条约之文抄寄路易十五世之告解人里尼埃尔（de Linieres）神甫，附加详细说明，俾其转达法国诸大臣。（宋君荣神甫致苏熙业神甫信札，上引布鲁克尔书，二一页。）

- 一七三七年将又有仇教之事发生，多明曾谋挽救，虽未能达其目的，然曾以诸传教师之志愿而达乾隆朝诸朝臣曰：“我辈来自八万里外，志愿不仅在请许为天主教徒，而秘密祈祷天主。朝廷与京内外皆知我辈之来盖为传布基督之教，而同时尽其所能供职于朝廷也。世人皆谓我
512 辈之教公正善良，然则禁之何为？自是以后我辈之教仍然未改，然则缘何拘禁奉教之人而加以惩罚欤？若谓奉教者有罪，我辈鼓励他人入教，罪应更重，然反命我辈继续供职如故，其理诚不可解。”（《传教信札》，卷 III，七三

二页。)

多明迄于末年维护宗教之诚皆可以上语概之。最后三年患疼痛疾，窘苦异常，然始终忍耐处之。以一七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①歿，享年七十六岁。(上引沙如玉神甫信札。)

^①沙如玉神甫信札作九月二十七日。(《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十二，三三一页。)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一四页；《宋君荣神父学术通信集》，六四页。)引宋君荣神甫信札作九月二十九日，汉文墓志作一七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年七十八岁；拉丁文墓志作一七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七岁。参看本传^①。

多明既卒，教内外人无问贵贱，皆深惜之。帝赐葬费，王公大臣皆亲临吊唁，送至葬所。(上引沙如玉神甫信札。)

其遗著列下：

(一)《德行谱》一名《圣达尼老各斯加本传》一卷，一七二六年北京刻本。土山湾重刻本；一八六九年二版(一九一七年书目五〇至五一号。)

(二)《济美篇》一名《圣类斯公撒格本传》，一卷，一七二七年北京刻本；土山湾重刻本，一八六九年二版。(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九号。)

宋君荣神甫一七三二年六月七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 513
云：巴多明、殷弘绪(第二四二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三神甫曾嘱在教士人编辑圣依纳爵(St. Ignace)、沙勿

略、博吉亚(Borgia)、贡札克(Louis de Gonzaque)、斯塔尼斯拉斯(Stanislas)、陈圣修(Jean-Francois Régis)、路易斯(Louis)等人传;关于天主、灵魂、天堂、地狱、中国各教等书,诸书皆甚有益。(上引布鲁克尔书,四一页。)本条各书已有数种佚而不传。

(三)《人体解剖学》,是编根据狄尼斯(Dienis)之新发明与血液循环用满文编译而成,原八卷,由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开始编译康熙皇帝御订,未曾印行。多明增译第九卷,亦为满文,内容为化学与毒药及其治法。多明因时常随驾巡幸,此卷阅五年始脱稿。此解剖学有一抄本为北京医师德贞(Dudgeon)所得,绘图甚精细;别有一钞本藏北京俄国使馆图书馆。〔布雷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中国植物学》,一〇二页。〕

多明曾致书于科学研究院诸研究员云:“今从远道寄呈解剖学书一部,其文非公等素识之文,公等必以为异。如公等得知其内容,即为公等自己之著述,仅易以满文之外表,公等将必不以为异矣。盖其中含蓄者即是公等之思想与公等之巧妙发明也。”(《传教信札》,卷III,三三〇页。)夏托布里昂(de Chateaubriand)评此信札云:“读此书一过观其礼貌的语气,正人的文格,足证今人对此作风几尽忘矣。”

(四)《中国史》,法文译文,始伏羲迄尧,一七三〇年八月十二日脱稿于北京。梅朗曾将此本一部分刊布。多明曾云:是编原本即是司马光之《资治通鉴纲目》前编^①。

^①案《资治通鉴》撰于一〇六四至一〇八六年间,撰文诚为司马光。然《资治通鉴纲目》别为一一八九年顷朱熹之撰述。一七〇七年有续编。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曾据

满文本译为法文。(参看威格尔 (Wieger) 《历史文献》,十、十一页。)

(五) 《六经说》法文本,共六卷。一七三五年多明寄 514 送六经于梅朗,《六经说》乃梅朗对六经附加之说明也。五经益以《周礼》合为六经。

(六) 《自然典则》法文本,多明译孔子诗篇之标题也。伦敦、巴黎一七八八年刻本。

(七) 满人某撰《哈密喀尔喀行纪》法文译本。宋君荣神甫云此本甚佳。(苏熙业《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数学、天文、地理考察》,卷一,一四六页。)

(八) 《教会口祷文》满文译本。此编乃为苏努全家信教妇女翻译。(一七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多明信札)

(九) 多明曾用汉、满文字撰成奏疏数件,进呈雍正皇帝,用以一面谏止一七二四年之禁教,一面答复首创禁教主谋闽浙总督满保奏折中仇教之词。诸疏皆经戴进贤(第二九七传)、巴多明、费隐(第二七四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诸神甫同具名。

(十) 一七三四年上疏请许新抵澳门之吴君(第三三四传)、赵加彼(第三三三传)神甫入京。(《传教信札》,一八一九页,卷 XII,一六五页。)

(十一) 郎世宁(第二九三传)修士上乾隆皇帝奏折。又一七三七至一七三八年期间所上奏折三件。诸折皆经戴进贤、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巴多明、沙如玉(第三二三传)诸神甫与郎世宁修士同具名。

(十二) 多明曾将达内(Danet)之拉丁文字典译为汉

文,未刊行,巴热(Bager)藏有抄本一部;英国格拉斯哥城亨特博物院亦藏有一部,不知为原写本抑为抄本。(考狄《书目》,一六三三页以下。)

515 (十三) 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二,六七页谓多明曾撰有汉文拉丁文对照字典一部,未印行,写本现藏格拉斯哥城亨特博物院(考狄《书目》,一六三三页以下。)

(十四) 多明致丰特内尔(M. de Fontenelle)信札(见后十九号书)有云:“十年来余奉康熙皇帝命将不少满文著述译为欧文,同时并将法兰西、拉丁、葡萄牙、意大利各种文字著述转为满文。”此种译文今未详其存佚。

(十五) 《驳埃弗斯登西主教费雷里指责法国耶稣会士书》,藏罗马维多利亚-埃马努厄图书馆,耶稣会士手稿,一二四七号(一三三七六)之七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七五七页。)

(十六) 多明家族藏有神学簿册若干件,其中或有信札数件存于其中。

(十七) 一七二二年六月十日致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信札言德理格(Pedrini)乐师事,现藏研究图书馆。

(十八) 言宗室某家奉教获罪事信札七件,见《传教信札》,卷 III,三六六页以下。诸信札曾合刊为一部,十二开本,里昂,一八三〇年,而标题曰《基督教之英杰》,诸札皆在一七二四至一七三六年间作于北京。

(十九) 《传教信札》,卷 III,一八二、二三六页以下,刊载有信札十一件,条列于下:

一七一〇年信札，言新入教者之热心。

一七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信札，言罗德先(第二四五传)修士之歿。

一七二三年五月一日致丰特内尔信札，言满语事。多明在此信札中述在塞外与皇长子会谈，证明欧洲语言优于汉、满语言。

一七二三年五月一日致法国科学研究院信札，言中国若干特产草根，尤偏重欧洲当时不甚认识之大黄，复次列举若干欧洲亦有之植物。

一七二七年十月八日致西班牙诸王子副教习涅尔(Nyel)神甫信札，言一七二六年葡国赴华使臣苏查·梅内塞斯(Souza y Menezes)觐见事。此信札曾重刊为英文本，一八七四年上海富雷罗(Foureiro)(音译)书店出版。

一七三〇年八月十一日致梅朗信札中言中国政治、风俗与天文、物理、历史等学科事。并言溺婴，且驳雷诺多(Renaudot)道院长所撰《两阿拉伯人行记》记载之不实。(《传教信札》，卷 III，六四五页以下。)此信札之写本有一〇八页，而经杜赫德神甫刊布者不及其半。此信札前后附有一七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及一七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各一件。梅朗云此种信札皆未刊布。

一七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致某氏信札，言皇帝对于教民之处置办法踌躇未决。(《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 XII，一六三一—一六七页。)

一七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梅朗信札言在诸官前

作玻璃、炸药种种物理试验，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比较，中国前此是否已有地图，灯节之起源，中国人来自何处，中国饥馑及其救济方法。（《传教信札》，卷 III，六九八页。）此信札是否即是巴黎国民图书馆藏编一七二四〇号之一七三五年九月三十日信札写本（四三页）未可知也。（考狄《书目》，一〇八六页。）

一七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杜赫德神甫信札言教务，雍正之殂，乾隆之即位。（《传教信札》，卷 III，六九六页。）

一七四〇年致同一神甫书，言译华人某撰之修身书，据满文本转移。（《传教信札》，卷三，七五〇页。有英文译本题曰：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两卷，十二开本，伦敦，一七六二年（《百科杂志》，一七六三年。）

一七四〇年九月二十日致梅朗信札，答复以下问题：中国何时发现铁矿，每年所产男婴是否多于女婴，多妻制度是否妨碍教务发展，中国的许多制度、文物是否本于埃及。（《传教信札》，卷三，七三六页。）

以上诸信札，除一七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信札外，皆有德文译本，见斯托克林（Stöcklein）神甫之《威尔特-博特》。

（二十）同一辑中三一〇号尚有一七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多明致其友某信札言托马赛里（Tomacelli）神甫及加格里亚迪（Gagliardi）医师事。

（二十一）致梅朗信札三件，一作于一七三三年十月十五日，一作于一七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作于一七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并涉及中国之种种问题，一部分刊载于杜赫德书中，

一部分刊载于梅朗之《北京某神甫记述中国问题之信札》,巴黎一七八二年第二版。多明在此类信札中为中国编年作辩护而驳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之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二八七栏。)

(二十二) 致巴耶信札二件,一作于一七三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一作于一七三四年七月三十日,言拉丁翻译馆事。

二三四 南光国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三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七〇二年十一月四日殁于北京。

南光国 (Louis Pernon) 神甫字用宾, 仅居中国四年。出生于蒙托榜城, 殁于北京, 余无考。

二三五 马若瑟 法兰西人

一六六六年七月十七日生——一六八三年八月十六日(一作九月十七日)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七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发愿——一七三五年殁, 殁地疑在澳门①。

马若瑟 (Joseph-Henrg-Marie de Prémare) 神甫出

生于瑟堡城。在法兰西教区入会。一六九八年三月七日在拉罗舍尔港随白晋（第一七一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二神甫出发之诸耶稣会士，若瑟亦在其列。在俺斐特里特号军舰航行七月，于十月六日抵上川岛，同月九日巡礼圣方济各墓。（《传教信札》，卷 III，七三页。）

518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博纳蒂（Bonnetty）《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一书作一七三四或一七三五年。

白晋神甫率诸耶稣会士赴澳门，已而抵广州，派若瑟赴江西。一七九九年若瑟抵饶州。若瑟居饶州、建昌、南昌、九江等地甚久。一七二一年大主教嘉乐北上时，若瑟尚居九江。一七二三年任法国传教会咨询员。迄于雍正仇教之时，似仍居九江，至一七二四年赴广州，一七三三年赴澳门。似在一七三五年歿于澳门，月日未详，而歿地亦不能必为澳门也。

若瑟自抵中国后，即专心于此二点：质言之，传布教务，精研汉文是也。吾能对于前一点未能详悉，而对于第二点则所知较审。

519 若瑟甫抵江西，即思收养弃儿，拟向法国募款设立医院或孤儿院一所，时与若瑟同此志愿者尚有数人。其计划拟将此类弃儿（尤以女婴为众）收养，授以技艺，至十四、五岁时安置于教民家中。（《传教信札》，卷 III，二四、二五页。）

520 若瑟之传教热忱，鼓励其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其研究与一般传教师异，盖其志不仅在肄习传教必需之语文，

而尤注重于寻究中国载籍中之传说，有裨于宗教者予以利用，发挥教理，若瑟此类研究成绩甚优，甫数年即能用优美的中国文字著书立说。（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六五页。）

若瑟研究中国古代史采用一特殊方法，后此有传教师数人曾采用之。其法则在中国之经书与古籍中寻求最古之传说，凡有不明之段落，历代意见纷歧之解释，《诗经》中之譬喻，《易经》中之卦爻，咸加利用，以备传教之引证。 521

此种异说之传布目的确在此，而不在满足一种好奇心也。（同上，二六五、二六六页。）

若瑟致富尔蒙信札曾明白解说云：“余作此种疏证及其他一切撰述之目的，即在使全世界人咸知，基督教与世界同样古老，中国创造象形文字和编辑经书之人，必已早知有天主。余三十年来所尽力仅在此耳。”（《传教信札》，卷III，八四〇页。上引雷慕沙书，二六六页。）

若瑟因此而被人在罗马宣教部举发者已有数次^①。一七二七年十月十八日耶稣会会长奉命立将若瑟从中国召还，但在—七二八年二月宣教部念其才能，据其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五日之请求，许将处分减轻。凡假定为其所撰赞成中国礼仪之文字，宣誓否认至确为自撰之文字，应向宣教部明白否认。一七三六年十月五日召回之令重申，然若瑟已歿。举发之人吾人今识其名。

①被举发而被召回法国者不仅若瑟一人，尚有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或有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

疑亦有卜文气(第二六三传)神甫。兹四人在一七二三及一七二五年中被人举发赞成中国礼仪,蒙处分者似仅若瑟一人。(据布鲁克尔神甫引证之未刊文件)当时有同僚数人对之亦有严重批评。(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四,三六一页。)

若瑟虽沦入错误,然其计划庄严重大,非具有若瑟、白晋(第一七一传)、傅圣泽(第二四三传)诸神甫之才智不能⁵²²有之也。雷慕沙云:“立说既异,而其结果重大,当然有疑之者。但若疑及素以学识正直名世之人之学识或诚实,则未免过矣。应将彼等据以立说之原文加以审查,观其是否别有较为自然之解释。此在当时鲜有人能为之。然自是以后已有人证明马若瑟神甫等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盖中国古籍中确含有出于西方的教义及主张之遗迹,殆在最古之时输入中国。然同时又有人承认此种教义及主张经马若瑟神甫视为古教义遗存之残迹者,盖为东方神学之古说,而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整个新柏拉图派已经采用者也。(上引雷慕沙书,二六七、二六八页。)

雷慕沙又云:传教中国诸传教师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当推马若瑟与宋君荣(第三一四传)二神甫。兹二人之中国文学,非当时之同辈与其他欧洲人所能及。(同上,二六二页以下。)

若瑟曾将不少中国书籍寄给富尔蒙交法国王室图书馆,因得收藏不少中国书籍,如《元人百种曲》,《十三经》,诗集、小说等是已。(同上,二七四页。)

其遗著列下：

(一)《圣母净配圣若瑟传》一卷，后题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白晋(第一七一传)、费隐(第二七四)三神甫同阅，视察员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核准刊行，应在一七二一年后出版，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〇年第三版：一九一七年书目三七号。)

(二)《六书析义》法文译本一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二九八栏。)

(三)《信经真解》一卷，全文刊入《儒交信》一书之中。中国原文附拉丁文译文。现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同上，一二一一栏。)

(四)《杨淇园行迹》，是编疑经若瑟指示中国学子撰述。(同上，一一九八栏。《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七八页。)钩案：是编疑即《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晋江人丁志麟笔受，口述者似为艾儒略(第三九传)神甫。本条以属马若瑟神甫似误。可参看儒略本传第十二号书。

(五)上海美国长老会曾于一八八八年在上海刻有一书，题曰《真神总论》以属若瑟。案是编疑即《中国语言志略》(本传第九号书)二二九页后附刻之《论天主和天主之属性》，则原撰人乃若瑟之同伴某，非若瑟本人也。

(六)《圣若瑟演述》^①汉文写本。(富尔蒙《中文文法和目录》，二七六号)

^①钩案：演述二字从音译未识原文是否此二字。

(七)《书经时代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寻究》，法文，由冉格内(de Gingnes)刻于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

甫所译《书经》译文前，四四页至一四六页；并转载于波蒂埃之《东方圣经》十三页以后。若瑟以为伏羲以下诸皇皆属故事，华人严格研究史书者仅开始于纪元前八百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一九八栏。）

（八）《赵氏孤儿》，是元代一出戏，（也载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三，三三九页。）德斯夫洛特（Sorel Desflottes）刊行，附中国戏院之说明，巴黎一七五五年刊印。此书附有若瑟致富尔蒙信札二件，（见后第三十一号书）是为欧洲最初认识之唯一中国戏曲。伏尔泰所撰戏曲题曰《中国孤儿》者，即本是编。（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三七三页。考狄《书目》，一七八页以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二九八栏。）

（九）若瑟之重要撰述要为《中国语言志略》，是编于一七二八年撰于广州，久未刊行，至一八三一年始由金斯博鲁（Kingsborough）出资经新教徒刻于马六甲。此钞本现由威礼收藏，曾经布里奇曼（Bridgeman）译为英文，略有删改，一八四七年刻于广州。

524 若瑟似将此书三部寄归法国：第一部寄交富尔蒙，系从一七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寄出，一七三〇年二月十一日寄达。第二部寄达之时富尔蒙已故。第三部中含有《中国礼仪》一书。第一部似已遗失，纵存亦不知在何处。雷慕沙曾在王室图书馆发现此书三册殆为第二次寄送之本。此本前题卫方济第一六九传）、郭中传（第二五〇传）、孟正气（第二三一传）三神甫同阅，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核准刊行。案卫方济神甫应是聂若翰（第二六

二传)神甫之误。盖方济在一七〇二年已离粤,仅在一七〇七年一莅广州,然居留之时甚暂。考克拉普罗特(Klaproth)一九一一年目录第二编录有《中国语言志略》,二册,四小开本,写于中国,似为若瑟原写本。其中,颇有与马六甲刊本殊异之处。其中第三编谓《论中国人在应酬谈话中之礼仪》,凡四十二页,然则为富尔蒙本矣。现藏英国博物院(增补手稿,十一·七〇七页)。考狄曾见此写本,“然仅存残缺不完全之第二编与第三编之一部分”。(考狄《书目》,一六六五、一六六八页。)

据雷慕沙云:“是为若瑟著述中之最重要而堪注意之著述,亦为欧洲人所据此类著述中之最佳者。”余以为此种批评迄今(一八八四年)尚能适用。雷慕沙又云:“是编不仅为一寻常文法书,如著者自谦之语,亦不仅为一种修辞学,几可谓之为一全部文学讲义。若瑟不仅搜辑华语之一切文法规则与夫语助词,而且对于文体、古今成语、俗谚、常用之譬喻广事引证,并加必要之说明。

“昔人为此研究者,泥守拉丁文法原则,若瑟则不然。其所用者全为新法,勿宁谓其屏除一切方法,即以语句之结构代替文法规则,质言之,习华语者重实习而不重理论。

“世人得谓其编撰体例适于一种商人初习语言之课本,但若识其概略以后,亦得在此书中求文学之深造,此非穷年累月翻检中国名家文字不可得者也。”(上引雷慕沙书,二六九页以下。)此书既然具有此优点,是以今日侨居中国求精研华语之人,不惜以重价求之,致成罕觐。晁

德莅(Zottoli)神甫新编之《中国文学讲义》五册，内容范围虽较本书为广，然不足以代替本书，而其价值仍完全存在如故也。

《中国语言志略》首绪说，概述中国书籍、读法、词典、音韵，而以最习用之字句索引附焉。

第一编述通俗语言与习用文体：先于数节中节述全部文法及语法，然后说明中国语言之特性，种种语助词：如否定类、增减类、重叠类、开始类、结尾类等等之使用以及字句之重要用法：如申言、对仗、询问等法。终以俗谚附焉。有一部分俗谚曾经《中国书库》，卷十五，一四〇页转载。

第二编述文言与高雅文体，编次与第一编同。所述诸语助词竟可别成专书，其后研究种种文体，各以例附焉。最后一章列举一、二、三、四字成语，然已残缺不全。

第三编已全佚。

(十)《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拉丁文写本，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四开本，六五八页。道院长西翁内(Sionnet)曾在《一八三七年基督教哲学年鉴》十四——十八卷中撰有论文五篇述其内容。佩尼(Paul Perny)曾将此书译为法文，刊于同一《年鉴》中。此外印有单行本二百册，巴黎，一八七八年(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二〇〇栏。)

(十一)《书经》选译文，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二，二九八页。佩尼在其《汉文文法》(卷二，二七八页)中谓若

瑟已将《书经》全译，然其他传教师无此著录。

(十二) 《诗经》八章译文，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二，三〇八页。

(十三) 海员适用之《马六甲海峡路程》。(《威尔特-博特》，四十号。)

(十四) 若瑟所撰《文法》之外，曾与赫苍壁（第二五九传）神甫合撰有拉丁语汉语对照字典一部，曾将达内(Danet)字典几尽转为汉文（一七三三年十月五日澳门信札）。富尔蒙有序称已有此字典在手。

(十五) 《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手稿，四开本，共三一四页，止于D(Demereor)字。《谈拉丁语法》(问答体)，手稿，四开本，共四十八页，亦为未完本。此二手稿并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附有一七〇一年十月一日信札一件。(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二〇〇栏。考狄《书目》，一〇五二页。)

(十六) 《汉语西班牙语成语》，手稿，四开本，曾在伦敦经里布利(Libri)氏售出(考狄《书目》，一六六八页。)

(十七) 《经书理解绪论》，手稿，二开写本，共九十八页，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一二二〇九号，书凡三篇。此手稿仅存第一篇。此书疑出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手。(考狄《书目》，一三六五、一三六六页。)

(十八) 三本小册子：1. 《作为一个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献是否可以而且应该按天主教教义来理解》；2. 《将十二端信德用之于中国》；3. 《怎样应用〈五经〉和解决其中的问题》。此三小册子并为若瑟手笔，曾经布罗蒂埃收

藏,现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

(十九)《神明为主》,小二开本,其后附有小册子数编,中有若干出若瑟手笔,附有傅圣泽神甫注。(克拉普罗特《克拉普罗特藏书目录》,卷二,二六页。)

(二十)《吾主耶稣我之万有》,法文诗,曾经布鲁克尔神甫刊布于《圣心报》,卷 XLIV,一九〇、一九一页。

(二十一)致昂热尔(Angers)大司牧米切尔·勒·贝勒蒂埃主教(1692—1706)颂词,共二十页,四开本,拉弗累舍。

(二十二)《中国经书古说遗迹选录》,拉丁文本,现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索默尔热沃尔《书目》,卷六,一二〇〇栏。)

(二十三)与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白晋(第一七一传)二神甫合撰之撰述,可参看各本传书录。(索默尔热沃尔《书目》,卷二,一五七栏;卷三,九〇四栏。)

(二十四)《耶稣圣心篇》,法文小册子,(其中有些段落是用汉文和拉丁文写的。)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索默尔热沃尔《书目》,一二〇一栏。)

(二十五)《宗教说明》,汉文本(原标题未详),仅存第一编,现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同上)

(二十六)关于中国“一神说”之信札,一七二八年作于广州,经波蒂埃刊于巴黎,八开本,一八六二年;并转载于《远东和美洲杂志》及博纳蒂氏之《哲学年鉴》,第五辑,卷三,一三一页。

(二十七)信札三件并载入《传教信札》。一件一六九九年二月十七日作于广州,致夏斯神甫,述自法赴华之行程,中

间停留上川，抵澳门广州事。另一件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一日作于温州，致郭弼宗神甫，述中国情形、人民苦况、弃婴等事。第三件作于一七二四年，批评雷诺多道院长所译柯拉伯文《二回教徒旅行家行记》中之故事传说，谬妄失真。前此已有传教师数人列正其谬，然皆不及此文之完备而切实也。（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六四页。）

（二十八）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致福斯（de la Force）公爵信札，摘录有若瑟致圣泽信札一件。（《传教信札》，卷四，五六页以下。）

（二十九）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大主教嘉乐信札，见《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四，五三页以下。

（三十）富尔蒙在其《中文文法》（一七四二年巴黎刊本）书末选录若瑟在一七二八至一七三三年间所致信札数件。克拉普罗特曾将一七三三年广州信札一件刊布，巴黎，一八一七年。若瑟在此类信札之三件（一七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又十二月四日，又十二月十日）中曾云：“今以关于 Yé-Kim^① 之较长写本寄奉，只此一本。此外并无副本。又《象形文字》编一册；又对雍正皇帝禁止邪教《十六条上谕之解释》编一册。”以上诸编皆未详其存佚。

①此书疑为考狄（《书目》一三六六页著录之《易经理解》写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书编二七二〇号，四开本，一二四页。

（三十一）致富尔蒙信札两件，附《赵氏孤儿》后^①。

①关于若瑟与富尔蒙互通之信札，可参考考狄《书目》，

五五〇页。

(三十二) 一七二八年十一月三日自广州致文史研究所信札。此信札与《中国语言志略》同寄富尔蒙。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六日波蒂埃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地理开课演说中引证及之。

(三十三) 致富尔蒙信札对于此人所撰之《文法》与以严正批评,见《百科年鉴》,一八一七年,卷八,一三页。(上引雷慕沙书,卷二,二七五页。)

(三十四) 未刊信札计有一七〇一年八月七日建昌信札,言中国政府事,共三十二页,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一七二三年九号。(考狄《书目》,五三二页。)一七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建昌信札,言儒教,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新藏编一五六号。(同上,七〇九页。)巴黎国家图书馆有一写本,在新收书籍中编一五六号。拉丁文,中有若瑟撰述之《论中国事物》,共五页。《道德经说》,共二页。一七〇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建昌信札,言经书,共十三页。论中国语言文字,共二九页,见于致布利加 (de Briga) 神甫信札,其文未全。一七二三年十月一日致利尼埃 (de Lignières) 神甫信札。《中国的三部古典著作——〈三易〉》,共三页。一七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自广州致利尼埃神甫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八八页。)一七三〇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利尼埃神甫一信札。

529 (三十五) 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二七五页。)谓尚有致路易十五世之告解人与他人之信札原本数件,藏王室图书馆。其中有信札二、三件,乃致傅圣泽神甫者,文

甚长。此种信札编一二二〇九号，附《经书理解绪论》（考狄《书目》，五二六页，一七号书后）。

（三十六）一七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广州致傅圣泽神甫信札，又一七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圣泽自罗马答若瑟书，尚有小册子若干篇，亦附《经书理解绪论》后。（考狄《书目》，一三六五页。）

（三十七）一七三三年十月十六日自澳门致弗雷尔（Fréret）信札，言中国编年事。藏泽西城神学院图书馆）

（三十八）一七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自广州致道院长比尼翁信札，抄本藏慕尼黑图书馆，手抄本目录，卷七，一三〇〇号。

（三十九）考狄在所撰之《十八世纪汉学研究史片断》中曾将若瑟信札数件摘录，巴黎，一八九五年，二二及二三页。

（四十）《夏尔特学院图书馆》，卷五七（一八九六年），一八五页，注四七五三、四七五四、四七五六著录有从致布利加神甫信札中采录之论文一编；一七二八年致富尔蒙信札若干件，言中国书籍；一七三一年致道院长拉凯（Raquet）信札一件，言所谓中国之非神说。

（四十一）《与富尔蒙通信集》，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补藏，编五五五〇号。

二三六 雷孝思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三年二月二日生——一六七九年九月十三日

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六九七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神甫字永维。一六六三年出生于普罗瓦斯州之伊斯特雷 (Istres) 城。一六七九年入里昂教区之阿维尼翁城修院^①。一六九八年抵中国，因其精通历算天文，即被召至京师，曾将其伟大测地成绩留示吾人。惟其传教事业与在教生活，惜皆未得其详焉。

①有一名录著录其一六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一六八三年九月十四日入会，薛孔昭《名录》曾采录之。

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孝思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一一页。)

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一七〇八年七月四日命具有学识技能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

帝命满、汉官员随诸教师前赴各省，随时供给所需。惟此种官吏之任务，与其谓助理，勿宁谓为监督。据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说^①，彼等似奉朝命勿使诸神甫来往自由。巴多明神甫宠眷虽隆，测地不能逼近俄国边境，亦不能进至东海沿岸。杜德美(第二六〇传)神甫奏请测量经过北京之全国子午线，帝严为拒绝。诸神甫将其所绘地图寄回法国时，明确要求，若无新的指示，不

得刊行。(上引布鲁克尔书,一八、一九页。)

①见一七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致弗雷尔信札。

孝思与白晋(第一七一传)、杜德美(第二六〇传)二神甫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越二月,白晋患病,仅由 531 孝思、德美二人从事测绘,一七〇九年一月十日事毕还京。所绘地图广十五尺余,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同年五月八日孝思又偕杜德美、费隐(第二七四传)二神甫测绘东三省地图。又在是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七一〇年六月二十九日间测绘直隶地图,终在一七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间测绘黑龙江外地图。

一七一一年孝思偕新近抵华之麦大成(第二八四传)神甫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二神甫偕奥斯定会之潘如(Bonjour)神甫①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一七一二年回京。麦大成奉命与汤尚贤(第二六四传)神甫测绘山西、陕西两省地图。孝思则偕冯秉正(第二六九传)、德玛诺(第二七七传)二神甫在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间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岛地图。汤尚贤、麦大成二神甫测绘江西、湖广地图;费隐、潘如二神甫测绘四川、云南地图。一七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潘如神甫病故,费隐神甫亦得病,乃命孝思往代之(一七一五);费隐神甫病愈,又与孝思共测绘云南、贵州、湖广地图。(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一前言,XXVLL—XXXV页。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三五、二三六页。)

①钩案:Fabre-Bonjour 原缺汉姓名,兹从《正教奉褒》

著录之汉名补入。

一七一七年一月一日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由杜德美神甫主持其事。一七一八年图成进呈。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二三七页）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原文如此）告成，从事者之热心努力可以想见，而其目的虽为学术，然不专在学术也。”

孝思等所用之方法杜赫德书序文中已为说明。“孝思曾云欲成绩之良，凡事皆未懈惰疏忽，在各省中曾亲自往来各地；检阅各地之地图方志；面询所过诸地之官吏绅耆；而对于所适用尺度之使用从未中断，俾能与将来之三角测量相合。”

“所采用者盖为三角测量法，缘地面广大城市众多，
532 如用他法须时过久也。此法尚有他益，盖其不仅能测定城市之经度，而且可以测定其纬度。夫然后以子午线与两极星纠正以前之错误。”（以下对于技术说明甚详。）

“尚用别一方法务期求其准确，即复还业已确定之点重在测量之。无论在塞外抑在中国内部，从未忘测验罗盘磁针之偏差。此类慎重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皆曾使用，务期使测验之成绩上承帝心而负其保教之至意。”（上引杜赫德书，卷一前言，第 XXXV, XXXIV, XXXVI 页。）

“吾人所用之唯一尺度即数年前皇帝决定之尺度，别言之中国工部尺是也。安多（第一六三传）神甫即据此尺以量度数，而定每度为华里二百里，每华里合一百八十丈，每丈合十尺……则吾人之一大哩（lieues）合中国

里为十里。”（同上书，第 XLIII, XLIV页。）

“孝思之工作伟大，旅行频繁，然未完全消耗其一切时间，尚有余暇于所过之地开辟新教区，并记录异闻，其〈记录〉实大有助于杜赫德神甫也。”（上引雷慕沙书，二三七页。）

一七二五年朝令孝思偕费隐神甫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命来自锡尔河流域而服务中国军队之喀尔喀官吏为之向导，并以满文路程及关系各地之文件付孝思等。测绘事竣，一七二六年孝思曾以地图副本寄送杜赫德神甫，并附以说明，昂维尔（d'Anville 似曾利用及之。（上引布鲁克尔书，二九页。）

孝思精通汉文，由翻译〈易经〉足以证之。末后数年，⁵³³身体衰弱，禁教之时劳苦尤甚。“一七二四年禁教之时诸神甫在雍正皇帝前辨争，孝思亦在其列。”（上引雷慕沙书，二三九页）一七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歿。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全图〉，二开本，共有图五十幅，一七三〇至一七三四年间刻于巴黎，盖著名地理学者昂维尔为杜赫德神甫之书刊刻者也。诸图曾经格罗西埃（Grocier）合为一册，二开本，巴黎，一七八五年。中国刻本则成于一七一八年。此图与昂维尔之图完全无异。吾人藏有一本，见其绘图、名称、大小、度数皆同，惟中文图上之名称较法文图上之地名为众云。

中文地图题曰〈皇朝輿地总图〉，计全图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分图三十四幅，别有四图未编号。法文全图

乃据北京所寄抄本仿刻。一八三二年又有中文新版，有长图无分图，题曰《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一八九四年又有新版。）

法文地图计有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全图一（一七三〇）；中国本部全图一，十五省分图十五，（当时江南、湖广各为一省），蒙古全图一，附专图十二，朝鲜图一，西藏全图一，附专图九，直隶、江南、浙江、湖广、陕西、云南、贵州城市图七，广州港口图一。此外附有天堂、地堂、祠堂、观象台等图，孔子、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光启、许夫人等像、植物、树木、衣服、机械、容貌、货币、船舶、督抚之鹵簿、婚丧执事等图画。

534 比奥（E. Biot）云：诸图合成今人所知中国之唯一正规的总图^①。据最近之测验，北京以下之经度逐渐伸张，盖当时诸传教师所用之仪器不甚完善致有此失。比奥继克拉布罗特后曾经试为矫正其误，惟仅限于海岸而已；其余仍袭用诸传教师之度数，惟据巴黎子午线计算经度。此图今尚为中国之最良地图云。

①补注云：吾人不应忘者，此图以前尚有卫匡国神甫之《中国新图》。参看本书第九〇传第五号书。

至若诸神甫所寄送之原本，现藏法国外交部档库。（考狄《书目》，一八三页以下。）

（二）《易经》拉丁文译本，经莫耳（Mohl）刊行，二卷，八开本，斯图加特，一八三四年（卷一），一八三九年（卷二）。题曰《〈易经〉中国最古之书》。雷慕沙云：“是为中国诸经中之最古、最真、最不明确和最难解者。雷孝思

神甫利用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之译文并用满文译本对照,参以汤尚贤(第二六四传)神甫之解释,由是其义较明。”(《亚洲新杂纂》,二三八页。)

书分三编,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法本写本,编一七二四〇号者应即此书。(考狄《书目》,一三七二页。) 535

(三)《朝鲜志》,此志见上引杜赫德书卷四,四二三——四三一页;其史略见卷四,四三一——四五二页。“是为迄于今日(一八二七年)叙述朝鲜历史、风俗较为详尽之者。”(上引雷慕沙书,二三七页。)其后虽有道院长达勒(Dallet)之更完善之撰述,然是编仍可以供参考也。

(四)《根据西藏地图所作的地理历史观察》,见上引杜赫德书卷四,四五九——四七三页。“此文对于喇嘛阶级之记述不乏异闻。”(上引雷慕沙书,二五八页。)

(五)《中华帝国年鉴和西方年历对照》,是编曾经布律内(Vojeu de Brunem)节译载入《中国历史》(二卷,十二开本,里昂,一七五四年);英文译本载入《一八五二——五三年上海杂集》。(考狄《书目》,五六二页。)

(六)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记录数编;特别在序文中有测绘中国地图所用方法之叙述,是皆本于孝思所撰之记录,而标题为《附图中国蒙古新地理》者。杜赫德神甫并未完全转录,此堪惋惜者也。此本现尚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写本编一七二四二号。(上引布鲁克尔书,一一页。)

(七)《诸经说》写本。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致里

斯尔 de l'Isle)信札云：“孝思之《诸经说》完全与《易经》译本不同。此本在杜赫德神甫处，殆为其叙述诸经取材之所本。杜赫德神甫所述太浅薄，吾不知其何以遗孝思书而不转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五九七栏。）

536 同一神甫在其《中国编年》五〇页云：“孝思对于诸经曾有一重要撰述，寄至法国及罗马，由此书可考诸经之沿革。”

（八）一七〇八年九月三日山西月蚀之测验；一七一〇年二月十四日北京月蚀之测验；一七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山东月蚀之测验；一七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京月蚀之测验。

（九）一七〇八年、一七〇九年、一七一一年，偕杜德美（第二六〇传）神甫在蒙古、山东对于磁针偏差之测验。见苏熙业《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数学、天文、地理考察》卷一，三五——三七页。

（十）孝思与费隐（第二七四传）神甫在一七二五至一七二六年间奉雍正相臣第十三亲王命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上引布鲁克尔书，二九页。）

（十一）雷慕沙（上引书，二三九页）云：“经度局图书馆现尚藏有同一著者其他写本若干件。”

（十二）孝思准许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撰写《中国史》之许可书。（考狄《书目》，五八四、五八五页。）

（十三）一七三六年十月六日自北京致弗雷尔信札，附寄讨论诸经沿革之文一件，此函业经莫尔转载于《易

经译本序文中。

(十四) 与苏熙业及弗雷尔二神甫之通信,现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〇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五九七栏。)

二三七 卫嘉禄 法兰西人

一六五六年生——一六七九年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华——一七〇〇年后歿。

卫嘉禄 (Charles de Belleville) 修士法国人。一六五六年生。一六七九年入会。一六九八年十一月四日至中国。以雕刻建筑为业,据诸名录云,技艺工巧。广州(一七〇一年)、北京两处法国传教驻所之图样与建筑皆由嘉禄主持。其后事迹未详^①。

①补注云:“伯希和撰《俺斐特里特号首航中国记》(三、四七、五八页。)一文中,附带有关于卫嘉禄修士之若干详细事迹。”

二三八 恩安当 葡萄牙人

一六七四年十一月二日生——一六九三年三月十六日入会——一六九九年至华——一七〇七年后歿。

恩安当 (Antoine Dantes) 神甫，出生于葡萄牙之波尔托城。一六九四年东迈时，修业未毕。后在澳门完成其学业。一七〇五及一七〇七年尚在澳门。一七〇七年赴马尼刺为会团教师。其后为日本教区区长伴侣。其传教区域似仅限于隶属日本教区之中国南方诸省。

二三九 马安能 葡萄牙人

一六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生——一六八六年六月十五日入会——一六九九年十月至华——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歿于松江。

马安能 (Dominique de Magalhaens) 神甫字德腾，出生于布拉加。一六九四年东迈。似在澳门继续修业迄于一六九九年。传教江苏、上海、松江为年甚久。似歿于松江府城附近之一小教区中，时在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四〇 唐玛诺 葡萄牙人

一六七四年一月生——一六九三年十一月入会——一六九九年四月至华。

538 唐玛诺 (Emmanuel Marques) 神甫出生于埃武騰城。似在一六九九年抵澳门时晋司铎，而被派至武曷。

二四一 薄贤士 法兰西人

一六五六年生——一六七一年入会——一六九九年
至华——一七〇八年一月二十日 歿于海中。

薄贤士① (Antoine de Beauvollier) 神甫字安当,阿奎塔
尼教区人。一六八八年获准派往中国,因其智勇兼备,特命其
试从中亚细亚或西伯利亚探取新途。贤士从事于此种探道事
业亘十五年,不问荒磧之险阻,气候之严酷,语言之纷杂,益
以异教徒之劫掠行李皆罄。其希图拟将波斯与中国之法国传
教会互相连接而以撒马儿罕、布哈拉两城为中心。然其一切
辛勤,皆经事实上与精神上的困难而失败,遂从海道赴中国,
而于一六九九年到达。(弗勒里厄《亚美尼亚现状》,二九九页
以下。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法文版,三月七日)

①费类思神甫第一次写本写其姓作“蒲”;第二次写作
“博”,薛孔昭《名录》从之;最后写本作“薄”,是亦为一
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康熙上谕著录之汉姓也。(参
看戴进贤《中国康熙皇帝诏书》,一四页。)

既抵中国,派往福建,传教颇具热勤,洪若翰(第一七〇
传)神甫曾称誉之。(《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IX,五二四
页。)一七〇五年任广州法国传教会代表员。康熙皇帝选之僧
龙安国(第二一八传)神甫同奉使赍诏书而赴罗马。二神甫于
一七〇六年首途,安抵巴西,分途行,然皆同时遭难。龙安国
神甫于一七〇八年一月二十日在里斯本附近海中沉没,事具

本传。贤士殆亦在同日之风波中沉海^①。

536 ①康熙诏书改由陆若瑟（第一六七传）、艾逊爵（第二〇五传）二神甫呈递教皇。教皇答书则于一七二〇年由大主教嘉乐赉赴中国。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之说明》，法文写本。

（二）一六九一年信札，见弗勒里厄《亚美尼亚现状》，巴黎，一六九四年，二九九—三〇六页。

（三）一六九八或一六九九年信札写本，藏巴黎邮政街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〇八三栏。）

二四二 殷弘绪 法兰西人

一六六二年二月五日生^①——一六八一年四月五日入会^②——一六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华——一六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四一年七月二日歿于北京。

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神甫字继宗。一说出生于里昂，一说出生于里摩日。一七〇六至一七一九年间法国传教会第三任会督也，追踪前任二贤，良无愧色。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选派传教师时，弘绪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马若瑟（第二三五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诸神甫等同膺选，惟在诸人抵华后一年始蒞中国，缘其偕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在另一舰队上

尽圣职也。

①②上录年月与墓志合，吉勒尔梅神甫在罗马抄录之年月与此异：一六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一六八二年九月十六日入阿维尼翁修院。

其肄习华语成效甚速。甫抵中国不久，即开教于江西之饶州。弘绪性情和蔼可亲，温厚宽和，城内外庶民与士人数人皆乐与之接。（《传教信札》第一版第二六辑序。）

入教者遂众，互相宣传于亲友中，因宣教于景德镇。景德镇乃制造陶瓷之大镇也，有窑不下三千所。（《传教信札》，卷III，二〇八页。）

弘绪未至饶州以前，信教者无一人，首先入教者乃为修建教堂之一穷病泥匠。未久其人死，弘绪为之举行丧仪，华人颇异之。时为新年，来堂询问者不下万人，然入教者仅二人。（同上，一八一九年，卷IX，三二四—三二七页。）弘绪居江西亘七年，后在一七一二、一七一五、一七二〇、一七二二等年复莅江西安慰教众。

入教之教民慈善过人。“某年患鼠疫，传染者众，患疫者家属皆不敢近之。教民悯之，遍临病者之家省视病者，不畏传染，然诸人得主佑，竟无一人染疫者”。（同上，一八一九年，卷X，六一、六二页。）

弘绪记有云：“一七一二年，经我授洗者有八十人。由此赴九江之途中，受洗者其数或甚众。本年新入教者遭受虐待，有被锁系者，有被杖者，财产抄没，而无怨言。”（同上，八二、八三页。）

景德镇教堂太小，不足以容教众。一七一五年弘绪

购新地建大堂一所，传教师居宅一所，经费不足，自节衣缩食以足成之。（同上，二二六页。）

弘绪居景德镇时，欲以制造陶瓷技术输入欧洲，曾亲访制法于在教匠人，并参证中国图籍，因作二长函寄至欧洲，此信札实为制造陶瓷之专书也。弘绪居北京时，亦在同一目的中记述种痘、制造假花、假珠等术，并为杜赫德神甫摘译不少汉文载记，俾世人获知中国之技巧。（《世界人物传记》）欧洲得知有佛手者，亦赖弘绪之记录云。（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二，四四六页。）

543 景德镇士人人教者甚少，工匠最多。此辈平时所入工资尚足以自给，一旦有疾则无余资以供医药，然入教之人辄互相救济。（《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X，二二六——二二九页。）

耶稣会会长知弘绪为人谨慎，谙悉中国语言，乃任之为法国传教会道长，在任凡十三年。弘绪任道长时，开教于若干大城市中，命平素训练之人往诸城传布宗教。其间弘绪曾备感困难，屡经烦苦。其最足使之苦恼者，欧洲责其不以救世主诞生、受难、死亡等事告入教之人，而教外之人又反以弘绪宣传此类事迹为罪。

544 弘绪于一七二二年重莅北京①，任法国驻所道长亘十年。（《传教信札》第一版第二六辑序。）

①高龙鞏补注云：先是弘绪曾数赴北京。

弘绪在京传布宗教，满人人教者甚众，会中遂以指导在教妇女之事属之。弘绪记有云：“雍正禁教以后，不许华人入教堂，然吾人曾秘密聚集教众，而不启人疑。惟

对于妇女则其事较难，乃伪为医师视疾，前往举行圣事。”

(《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三三六页以下。)

弘绪最后二十年秘密传教，行迹多类此。末四年得 545 度疾，只能坐卧，然传布教义，至死不辍。(《传教信札》，第一版第二六辑序)后于一七四一年七月二日歿于京师，春秋七十有九，计入会有六十年，在华四十二年。

其遗著列下：

(一)《逆耳忠言》一卷，一七三一年顷北京刻本；土山湾有重刻本，(一八七三年第二版，一九二七年第三版：一九一七年书目一七二号。)钩案今见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刻本，作四卷，第一卷曰《泛言》，辨明福善祸淫之说；第二卷曰《正言》，谓为义而被窘难者乃永福；第三卷曰《直言》，言致命殉道之功；第四卷曰《引言》，使人知常变经权之道。全编大意无非劝教中人以身殉道，不可阿顺曲从。考弘绪居京时，适当世祖初政，允禩、苏努诸大狱发生之年，是编卷二所言假如一人无辜被害，内受责于妻孥，外见弃于友朋，殆指此事。又卷四云：倘国王之命大不合于天主，犹如传命之臣不合于王言，士庶岂能法守等语，则公然鼓励教中人违抗法禁，胆识可谓大矣。

(二)《主经体味》八卷，一七四三年北京刻本。曾见有一刻本，未著刊刻年月处所。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一九号)。

(三)《训慰神编》，一名《圣多俾亚传》，二卷，一七三 546 〇年刻于北京，一八七二年重刻于土山湾(一九一七年书目一九号)。

(四)《莫居凶恶劝》二卷,北京刻本,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中国书新藏编三〇三〇及三〇三一号。(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七页。)

(五)攻击回教之汉文书籍,今未见此本,未详其标题。科洛尼亚(D. de Colonia)《里昂文学史》,卷二,七六四页引之。

(六)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写本,编一七二三八号者,有《竹笋说》法文本,共二十页,写于一七三七年五月十二日。汉文《使民安乐术》(原书标题未详意译如上)之译文:考试章程译文;讲学译文;翰林院章程译文。《人参说》,共三十六页。《中国风俗》,共一二〇页,译自一晚近之汉文著作。(考狄《书目》,一〇六四页以下。)

(七)近代中国某哲学家所撰《中国人之性格和风俗》,殷弘绪译,译文见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一五八页。是编言五伦及齐家、治学、处世、立身之法。

(八)中国故事四编译文,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三,三〇四页以下。钩案第四编言庄子鼓盆事,疑均出《今古奇观》。

(九)《长生术》,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三,六三一页。

(十)《使民安乐术》(见第六号书)之节译文,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二,三一〇页^①。盖据朱熹所撰某书翻译也。

^①参看张之洞《劝学篇》。

3547 (十一)中国某哲学家关于世界起源与状况之问答,见上引杜赫德书,卷三,五〇页。

(十二)中国某古书所志养蚕之法,见上引杜赫德书,

卷二,二五〇页。

(十三)中国某书所志之货币说,见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一九六页。

(十四)《论中国现在使用之各种货币》,法文写本。弘绪曾以此稿寄赠里昂图书馆,然原稿已佚。(科洛尼亚:《里昂文学史》,卷二,七六四页。)上引杜赫德书,卷四,一九六页有节录文。

(十五)对于 Acta Phisicomédica de L'Académie des Curiosa naturae 之考证,一七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于北京。写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编一七二四〇号。(考狄《书目》,一〇六四页。)

(十六)对《中国史》中常言某要点之考释,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写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本编一九五三五号。

(十七)一七〇七年二月七日弘绪与其他二十三位耶稣会士签署的反对大主教铎罗教令之申诉书,见贡扎勒斯·圣皮埃尔:《中国新教难简述》,一七一二年,一四七页以下。

(十八)《十一条争议问题之探讨》,藏罗马维托利奥-埃马纽埃尔图书馆,耶稣会士手稿 1257(3.386),17号。

(十九)一七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自北京上宣教部申诉书(并见后条)(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九三四栏。)

(二十)信札。现有数件载于《传教信札》(庞特翁(Panthéon)编,卷 III)中有若干甚为重要,兹列举于下:一七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自饶州致布鲁瓦西亚侯爵(de Broissia)书,述其弟利圣学(第二二九传)神甫病故事。

一七〇七年七月十七日自饶州上传教会总代表员某神甫书,述皇子某失宠,宫内情形,传教会状况等事。

一七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致传教会代表员奥利(Orry)神甫书,述所管江西诸教堂教务事。

一七一二年九月一日自饶州致奥利神甫书,言景德镇制造瓷器,上色等事。

一七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自景德镇致奥利神甫书,重述制造瓷器事。

弘绪对于瓷器之最初撰述,曾载入一七一七年一月刊《特雷武(Trévoux)回忆录》和一七一七年十月刊《学者杂志》。至其关于瓷器之全部撰述,则见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s)之《中国瓷器制造史》,附萨尔维塔(Salvetat)注释及增补文,巴黎,一八五五年刻本。

一七一五年五月十日自饶州致利圣学(第二二九传)神甫书,述传教状况及教外人造谣诬罔事,并及安徽九华山佛徒朝山事。

一七二〇年十月十九日北京信札,言地震事。

同日致英籍某妇信札,言弃儿事。

一七二六年五月十二日自北京致杜赫德神甫书,言华人鼻中种痘事。

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自北京致杜赫德神甫书,言京师教民热忱奉教事。

一七二七年七月七日自北京致杜赫德神甫书,言制造假花事。

一七三四年十一月四日自北京致杜赫德神甫书:考

证中国书籍；列举中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之发明；译某方士传；述瓷器、珍珠、丹药。

一七三六年十月八日自北京致杜赫德神甫书，节译中国《本草》。

以上诸信札除第一信札外，并见《威尔特-博特》，一〇六、一三二、一三六、一六四、一八九、二二四、四三〇、四三一、四三二、五七四、六二七诸页。

一七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致奥利神甫书驳雷诺多所撰《中国古记》之误。（考狄《书目》，一〇六四页。）索默尔沃热尔神甫谓此书与一七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宣教部申诉书（见上第十九号书）同为一书。

前第六号书所录诸写本中尚引有下列信札数件：

一七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饶州信札。

549

一七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北京信札。

一七三七年十月八日自北京致杜赫德神甫信札。

此外尚有有关德理格事件之一七二一年重要信札数件，现藏研究图书馆（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一九八栏。）

二四三 傅圣泽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三年三月十二日生^①——一六八一年九月十七日入会——一六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华^②——一六九九年九月八日发愿——疑在一

七三九至一七四〇年间歿于罗马。

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主教字方济,出生于勃艮第^③。一六八一年九月十七日入巴黎修院,研究哲学三年,神学四年,教授古典学四年,数学一年。

①②③一七二三年名录著录其在一六六五年出生于波尔多,在一六九四年至华,此二年代显误。

圣泽甫莅中国,即传教福建,然无定所。一七〇二年诸道长遣之至江西之南昌、抚州。圣泽初至抚州,仅有教民百人,逾年其数倍增。考试年士子集州城,多有访问
550 圣泽者,圣泽常集士子多人为之讲说教义,并以前辈教师所撰之书籍赠之。(《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IX,三三〇、三三一、三三二诸页。)

时尚无人劝化妇女入教会。有湖广妇女数人从其夫等舟载至饶州,开始接受教理。未久遂以其舟为集会所,受洗者妇女七人。自是以后,诸妇女劝化不少其他妇女入教。(同上,三二八页。)

圣泽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越时未久并皆精通。(同上,三五五页。)此种学习常未免使教师数人沦入附会。雷慕沙云:“诸教师中最盼在中国文字中发现基督教之秘迹者,莫逾于圣泽,彼谓其眩惑之极至于迷乱。不特以中国诸经中载有明白预言,而且以为有时在其中发现基
551 督教之根本教理。竟谓中国古籍中之某山,即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山。誉文王周公之词,即是誉救世主之词;中国之古帝,即是圣经中之族长。”(《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五八、二五九页。)

此种见解只能引起烦恼，后此(一七二二年)被召还欧洲，与此事不无关系。召还以前，似曾居留北京，盖一七一〇年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记有云：圣泽曾与法国神甫数人建议，拟将前辈所定之天文推步略为改正。彼等尤拟将拉伊尔(La Hire)诸表采入，当时视察员暨神甫数人不许，盖若将前人大费辛勤之成绩变改，恐有人因是反对宗教也。(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一三一页。)

圣泽居留北京似迄于一七二〇年被耶稣会长召还欧洲之时。一七二一年登舟^①，一七二三年在巴黎誓愿修院。(一七二三年名录)^②同年六月八日赴罗马，颇受优待，教皇命下榻于宣教部。

①一七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五日，其舟停昆仑山(Poulo-Condor)时，达纳(Danaé)舟中载宋君荣(第三一四传)、雅嘉禄(第三一五传)神甫二人，自一七二一年九月七日以来避寒于此岛。二神甫与圣泽晤谈数次，曾以中国之情形询之。(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一一一页。)

②考狄(《书目》，一〇六八页。)谓其在一七二三年四月八日以后出耶稣会。

圣泽西还时曾携有书籍^①，选择之善，卷帙之多，前此西士无能及之者。此种书籍，现在分散，其一部分藏王国内阁，其余则散藏于法、英、意三国公私书库中。观此中国书籍之目录，尤足证明搜集此种书籍者之学识与鉴赏。(上引雷慕沙书，二六七页。)今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552

拉丁文写本，编一七一九五号(fol 93—117 和 118—140) 与英国博物院藏 addit. Mu. 20583A 之中国书籍目录，即是编也。(考狄《书目》，一〇六九页。)

①布鲁克尔神甫注云：时教皇英诺森十三世欲得此种书籍，圣泽赴罗马时，曾将此种书籍携往。后此圣泽曾要求将寄存北京之余书及资金拨给，一七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教皇命耶稣会会长以金钱八百枚付宣教部书记转给圣泽。

圣泽为抄录中国书籍文字，曾携带有广州教民名胡若翰(Jean Hou)者返欧。其人在海中得狂疾，后在法国之狂举颇著名一时也。(参看考狄《傅圣泽携带赴欧之华人》，载《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三年，三八一页以下。)

一七二五年三月加戴勒特罗波里(d'Eleuthéropolis)主教衔，常居罗马。据一七三九年三月十二日之一信札，似是年尚居罗马。其歿时似在此年或下年云。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历史年表》，写以拉丁文，一七二九年刻于罗马，一七四九年重刻于奥格斯堡。“此表与吾人之年表相类，上列在位君主，下列大事。圣泽按照干支排列，中国之用干支，如吾人之用世纪。原本为一七二四年任广州总督之旗人年希尧(Nian)所撰，此乃其译文也。所记年代皆从司马光《资治通鉴》。其最有益者，列举读中国史必须之年号。欧洲首先认识中国年号即赖是编。”(上引雷慕沙书，卷二，二六〇页。参看《特雷武回忆录》，一七九页。)是编以为中国年代确实可靠者，只能上溯至纪元前四二五年。此说已经宋君荣神甫所撰之《中国年代记》纠正其非，参看本书第三一四传第九号书。

(二)《天元问答》，是编盖经康熙皇帝敕命撰述，后因结论不合帝意，遂未流行。(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父学术通信集》，五〇页。)

(三)《神明为主》之考释，(参看第二三五马若瑟传第一九号书)写以拉丁文及法文，后附杂说四编，皆选译中国书籍之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九〇四栏。)

(四)《道德经评注》(钧案评注二字从 Ping Chon 音译，未审原文是否此二字)，附有拉丁文及法文译注，写本二册。(克拉普罗特《克拉普罗特藏书书目》，一〇六九页。)

(五)《中国家庭礼规，附注释》，手抄本。

(六)傅圣泽主教对于中国古今学说之观念，法文本，四开本，手抄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九〇四栏。)

(七)圣泽开始翻译《诗经》，附有解说，曾将基督教教义附会中国旧说。雷慕沙后将孙璋(第三二四传)神甫之译文译写于是编中。(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五九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九〇四栏。)

(八)《傅圣泽神甫携带赴欧之华人》，法文写本，见圣西门(de Saint-Simon)公爵遗物表录一六九号，业经考狄刊行，载《远东杂志》，卷一，一八八二年，一八、三八一页以下。

(九)《诸经研究绪说》^①，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本编一二二〇九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九〇四栏。)

①据布鲁克尔神甫说，此书前人误属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应为圣泽撰述。（考狄《书目》，一三六六页。）

（十）《一七〇一年耶稣会诸法国神甫年报》，写以拉丁文，写本现藏伦敦公共档案局。（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九〇四栏。）

（十一）《为中国礼仪问题上教皇书》，拉丁文写本，藏特罗耶图书馆，写本目录编一一一一号。

（十二）一七〇〇年信札，藏伦敦公共档案局，国外通讯，XVIII，中国。

（十三）一七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南昌致弗斯（de la Force）公爵信札，述传教状况，见《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IX，三一六页以下。《威尔特-博特》，六九号。

（十四）上大主教嘉乐信札数件，说明返回法兰西事，见《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四，五五页。

554 （十五）一七三六年三月三十日自罗马致戈维尔（de Goville）神甫信札，见普拉特《历史回忆录》，卷二，四四三页。

（十六）一七三八年九月十二日致罗马某人信札，见《现代著作评论》，卷一五。

（十七）英国博物院现藏有圣泽与枢机员古尔特利奥（Gualterio）之通信一函，约五六十页。第一信札作于一七二三年二月八日，末一信札作于一七二七年，诸信札皆无甚关系。其中较有关系者为一七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信札，圣泽闻将被任命为主教会参事员，特作此函以

拒之。(见考狄文章,载《远东杂志》,卷二,一八八二年,一六页以下。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六九页。)

(十八)圣泽信札藏帕拉丁·帕尔莫(Parme de Palatine)图书馆,一六五八号,II, 1, 14。(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IX,三五七栏。)

(十九)一六九九至一七二六年间,圣泽本人信札,或所接信札,抄本,藏圣热内维夫图书馆,四开本,六一二页。(同上。)

(二十)一七三九年三月十二日信札。

二四四 宋若翰 法兰西人

一六五七年生——一六八三年入会——一六九九年
至华——疑歿于一七三六年后。

宋若翰^①(Jean-François Péliison)神甫隶图卢兹教区。一六八三年入此城修院。吾人于此传教师之事迹所知甚鲜。其由法国赴华,曾假道巴西,附“小圣约翰号”船,中途被昂儒昂岛海盗劫掠,然尚得于一六九八年抵印度。已而从印度借罗德先(第二四五传)修士共附英国船于一六九九年安抵厦门。次年传教广州。一七三六及一七三七年居北京,年达八十矣^②。(《传教信札》,卷X,二〇五页。)

①钩案:原录其人姓宋,佚其名,若翰乃新译名。参看本传。

②费赖之神甫手写本九一〇页有铅笔补注云:“此误:其人在一七一三年八月三日歿于图卢兹城。”然未著明出处。

其人似未歿于北京，盖葡、法两国墓地皆无此人墓碑也^①。

①补注云：“济南大修院教习方济各会士曼兹 Kilian Menz 神甫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来函，称泰安府属满庄西南四里之王家庄有天主教墓地，有古墓三百，其中有一墓碑，文多漫漶，仅有方济各……宋公之墓，生一千六……年等字尚可辨识，疑即本传之宋神甫。现存遗札有一七〇〇年十二月九日自广州致夏斯神甫信札，述中国与安南南圻传教事。见《传教信札》，卷IX，二五七页以下。《威尔特-博特》，四三号。此外伦敦公共档案局藏有若翰信札，参看本书第一七三《张诚传》第十三号书。

二四五 罗德先 法兰西人

一六四五年生——一六七五年入会——一六九九年至华——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日^①歿于北京附近。

罗德先 (Bernard Rhodes) 修士字恒斋，亦隶图卢兹区。入会时年三十岁。曾居印度传教会数年。荷兰人攻取本地治里(Pondicherry)时，与塔夏尔神甫同被虏，送至荷兰，投入阿姆斯特丹狱中，至交换俘虏时，始被释还。及莅巴黎，即请赴中国，遂携宋若翰(第二四四传)神甫东迈。抵厦门数日，即被皇帝所遣官吏召之赴京师。

①德先歿年诸书所志各异：

一七一四年十一月十日：见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一七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信札，载《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X，二〇九页。《威尔特-博特》，一七二八年，一三五号，二四、二五页著录之同一信件亦作一七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七一五年三月十日：《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X，二〇四页著录之同一信札又谓其歿于一七一五年三月十日，年逾七旬。

一七一五年十月十九日：汉文墓志作“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九月二十三日，年六十九岁，在会四十一年。”

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拉丁文墓志作“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日，年七十岁，在会四十年。”吉勒尔梅书著录同。

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见薛孔昭《名录》。案三月月份似误，盖与种种情况(从塞外狩猎还，初寒等等)不合也。巴多明神甫信札著录之月日殆有错误，缘海泊往来视信风为准，而三月非作书之时也。多明信札有云：“上月在热河曾奉书”，案二月正寒，似不应在热河作书。顾诸本《传教信札》，自一七二〇年版以来，著录之文皆同，然则曾经斯托克林(Stöcklein)将年月改窜欤？

德先为人谦下温和，华人初皆重其人而乐与之交，后知其精于外科医术与调制药剂^①，而善诊脉治病，尤重之。有数人患病，诸医束手，帝命德先治之，皆愈，帝甚喜。自是以后，宫中官吏皆信其医术，而不愿再延他医。诸人常语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云：“此西医与吾国诸医大异。此辈中医对于不

能诊治之疾，不问病者之安危，亦敢于妄治之，则其结果不特增加病者之疾，而且促其早死也。至此西医则反是，其言寡，而不轻许人，然所治之疾辄愈。尤可异者，我辈中医常多取人钱，而此西医竟不索诊费云。”（《传教信札》，卷X，二〇四页以下。）

①罗德先修士尤以药剂师著名于当时：《威尔特-博特》，一〇六号。《宁波简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四七页。

557 德先无药，辄为配置。脱有数人同时来求药，从未使一人空返。当时全家赖其诊治获痊者不可以数计。曾两愈康熙皇帝疾：一次帝心跳剧烈，德先进药止之；一次帝上唇有肿疡，德先为之割治获痊。是以帝信之深，十次巡幸塞外，必命之扈从，每次巡幸时间辄逾六月。帝奖其功，赏以黄金值二十万法郎①。（《传教信札》，卷X，五三、二〇七页。）

①克雷蒂诺-若利（Cretineau-Joly）所著《耶稣会史》（卷五，四三页）云：“此金之用途可以调查。传教会诸道长曾以此金存放于英国印度公司，限以每年利息供应中国、印度两地耶稣会士之需。耶苏会取消时，印度公司拟仿诸天主教国君主之例，将此二十万法郎没收，停付利息，而转供医院之用。留存印度之耶稣会士，乃遣一代表赴伦敦，诉之于公司董事。董事等直其请，致书于公司云：他国政府对于国际法既犯有重大过失，印度公司不应效之，而违背其最神圣之协定。董事且云，本地治里城之耶稣会士

大有助于印度人及英国人，公司应保存其存款，而将利息给付迄于最后耶稣会士之死而后已。同时并命将所欠三年利息交出。一八一三年北京和本地治里两城之耶稣会士尽歿，宣教部决定将此款作供给中国遣使会之用。”

德先在热河忽得寒疾，继以发热，自知大限将至，曾云：“塞外之行已终，应预备永远之行也。”帝见其衰弱日甚，乃命先行回京由阳秉义(第二八五传)神甫护送，行至京师附近，疾遂不起，时在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也。同月二十五日葬于都城外教会坟园。巴多明神甫云：“其为人谦恭温和持戒严，和蔼可亲，人有求之者无不应，尤其对于穷苦之人尽力不倦，凡人对我言及其生平者，莫不誉之。”(《传教信札》，卷X，二〇九页。)

二四六 范若瑟 葡萄牙人

558

一七〇〇年至华——一七二四后歿。

范若瑟(Joseph d'Almeida)神甫，葡萄牙人。一六九〇年自里斯本东迈。吾人仅知其在一七〇一年传教琼州，雍正仇教(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之事起，被遣发。一七二五年退居暹罗。

二四七 聂若望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一六九〇年
七月十七日入会——一七〇〇年至华——一七
〇五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五〇年后歿。

聂若望 (Jean Duarte) 神甫，于一六九六年离葡萄牙。至华后传教湖南之湘潭甚久。初居湘潭时，在一七〇〇至一七〇三年间。衡山县知县信教甚笃，自出资在衡山建筑教堂一所，以供若望传教之用(一七〇二年)。此外衡山、永州在当时亦新建有教堂数所。至衡州以北，计有驻所两处，大堂十二，小堂四十五。(《威尔特-博特》，八七号，三一页。)

若望后任中国副教区区长，似在一七一五或一七一六年。嗣后任日本教区区长。雍正仇教时(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若望已返湘潭，于是矫装隐匿诸山中。一七三八及一七三九年间其人尚在。其歿年歿地以及其他传教情形无考。一七五一年其人尚存也^①。

①补注云：此 Duarte 神甫与一七三三年间同安德烈·李(André Ly) 发生关系之 Eduardus 神甫疑为一人，参看《安德烈·李日志》，五一九页。

559

其遗著有十二开写本一册，内容：

- 1.《八天避静神书》。
- 2.《十诫略说》。

此写本之发现情形特别。安徽广德州属陈洪铺（音译）(Jcheng-hong-pou)地方有教外人拆毁墙垣，于其中得一书，仿西式，用皮面装订。见其中所载皆天主教事，乃于一八七八年将此本赠给沈薰良（Chen-liang）神甫^①。此本文体通俗，观其纸张装订与夫保存状况，殆为百年前物。书面后有一残余法文信札，内云：“伯努瓦(Benoif)神甫之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信札，勿以我向 KO 君所言关于其被派往湖广传教会之事告之，彼自能尽其职也。”此残余信札疑出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手，此时该神甫为法国传教会会督也，由是可假定此本装订在一七七〇至一七八〇年间，别言之，高类思(第四二八传)神甫身故以前^②。此写本未编页数，亦未著录年月处所。书角已破弊，赖有皮装，未为湿气浸蚀。

①补注云：薰良字陶如，大场附近姚湾人，一八三八年生，一八六二年入会，一九〇二年歿于徐家汇。

②补注云：高类思神甫之死，似不应在一七九〇年前，可参看本书第四二八《高类思传》。

至其如何藏之墙内，原因未明。殆藏有此本之湖北教民某，(盖若望传教湖广甚久)在最后仇教时期(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六)恐藏书获罪而匿之墙中欤？

二四八 穆敬远 葡萄牙人

一六八一年八月二日生——一六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入会^①——一七〇〇年至华——一七二六年八月

十八日歿于西宁。

560 穆敬远^②(Jean Mourao) 神甫字若望。一六九九年出发时尚未晋司铎。后在澳门完成其学业。一七一一年澳门当局欲毁华人房屋数所，敬远曾代房主诉之于澳门参事会。已而被召至北京，深得朝廷信任，朝中大员争与交游。敬远任皇帝译员数年，曾数次随驾巡幸塞外(《威尔特-博特》，二〇三号。)

①补注云：然则入会时不仅十二岁半欤？此人会年与生年必有一误。

②《东华录》作经远。钩案，《正教奉褒》亦作敬远。

康熙帝崩，雍正皇帝继承大位，有谋奉雍正兄塞思黑(允禩)承袭大位而废雍正者。事被发觉，苏努全家皆受牵连，此家人几全奉教，其被谪受苦，纪元初数世纪中最堪感动殉教之事，不能专美于前也。(参看本书第二三三《巴多明传》。)敬远任北京某堂长，被人告发，谓其同谋。时敬远自广州赍贡品回京，会中拟命其转赴山东济南传教以避祸。

据道院长古伯察所撰《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四，四二页。)之说，敬远死，状甚惨。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亦据同一史料接述其事，《中国史》，四七二页)谓敬远受缢刑，头示众，焚尸扬灰，其事在葡萄牙专使抵京以前，盖恐葡使为之请命故先杀之以灭迹也。顾《中国宗教状况轶事》一书是对于耶苏会士具有反对成见之撰述，胡伯察曾自言之，则其所记敬远死事，不可信，兹采《威尔特-博特》，二九七号，所记之说转录于下：

“雍正御极之初，嫉敬远者进谗于帝，谓敬远与兄允禩合谋，帝乃谪敬远于外。敬远居谪所时，得苏努家若干人之助，劝化数人人教，建筑教堂数所。雍正帝决意禁止天主教，闻敬远身居谪所，尚敢劝人人教，怒甚，命人将其锁解来京，身被九链，严刑拷问，迫其自陈。然敬远自承无罪。帝命人将其重押解至谪所授意解者杀之。八月五日敬远抵谪所，次日始悉食中有毒，越十二日歿于西宁，时在一七二六年八月十八日也。”（参看考狄《中国通史》，卷三，三三八页。）^{56B}

敬远曾与巴多明神甫等共署名于一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康熙皇帝上谕译文，参看本书第二五九《赫苍璧传》附注。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〇一年），六六页；考狄《书目》，九一八栏。

二四九 蒋若翰·法兰西人

一六六二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会——一七〇〇年至华——一七〇〇年前发愿——歿年未详。

蒋若翰(Jean-Baptiste de Champeville)^①神甫仅知其为法兰西人。一六六二年生，一六八一年入会，一七〇〇年至华，至华前曾发誓愿，余皆无考。

①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写其名作 de Chambeul。

二五〇 郭中传 法兰西人

一六六六年五月四日生——一六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入会——一七〇〇年八月七日至华——一七〇〇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四一年一月五日歿于澳门。

郭中传(Jean Alexis de Gollet)神甫字怀义，出生于圣马洛。一六八四年入会。甫抵中国，与利圣学(第二二九传)神甫同被派至江西。一七〇一年偕圣学同赴宁波，开辟新教区，并建设教堂一所。其始也浙江巡抚阻挠，赖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转请于礼部，其事始解。一七〇二年十一月九日教堂附近火灾，中传致书张诚神甫曰：“如天主保佑此堂不为火灾，我誓于星期五日食面包饮白水，愿终身守此戒。是时风忽转，教堂得免。”(《传教信札》，卷III，一二三页。)

中传居城中时，仆人某，教外人也，于进食时，置猛汞与铜绿于中以毒之。中传未食幸免。(《传教信札》，卷III，一二四页。)一七〇七年中传尚在宁波，自是以后，事迹未详。一七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大主教嘉乐自京师经九江返广州时，曾在中传传教处所附近停留。(《中国宗教状况轶事》，卷四，三三二页。)考维亚尼(Viani)所记之行程，其地不在江苏北部，即在山东南部，一七二七年被谪赴广州。一七四一年一月五日歿于澳门。

据其同伴之说，中传精通汉文。亦为主张异说之一人，盖与马若瑟(第二三五传)、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等同其附会者也。

其遗著列下：

(一)遗有写本四册，除若干信札记录外，余文则为在中国象形文字中求预言时代之遗迹，以中国古象形文字与古犹太人之 *Kabale Séphirotique* 共比较，在中国古籍中求救世主降临之遗文等编。据曾经读其写本者之说，其中固不乏佳言，然多流入臆想。其间较感兴趣者则有：《中国人之起源及其历史年表》；《书经》中年代与日蚀之讨论；第三、四册则为研究年代之文。(考狄《书目》，一〇五一页。)此本现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五四六栏以下。)

(二)里斯尔所辑信札，中有中传信札数件，盖为致弗雷尔、苏西埃二人之信札。(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父学术通信集》，三一页。)皆藏气象台图书馆，里斯尔藏本，一五〇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五四八栏。)

(三)《发语虚字》，是编克拉普罗特疑出中传手，盖其第一页题撰人名曰耶稣会士 *Grollet* 撰。案当时入华耶稣会士无此名，殆为 *de Gollet* 之误。(《克拉普罗特藏 563 书书目》，第二部分，一六六号。)

二五一 樊继训 法兰西人 563

一六六四年生——一六八六年入会——一七〇〇年八月七日至华——一七〇三年十一月二日歿于北京。

樊继训 (Pierre Frapperie)^① 修士字述善, 虽居中国北京仅三年, 然已享良医与良药师之盛名也。一七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傅圣泽 (第二四三传) 神甫信札有云: “樊继训修士精于内外科医术, 深得皇帝器重。皇孙某年三、四岁, 得疾, 诸医束手。召继训诊治, 继训见病已垂危, 身体既不获救, 乃救其灵魂, 而密为之授洗。继训作书告余, 谓其欢慰之极, 世上最伟大而最纯洁之欢乐, 无有逾于此者。”(《传教信札》, 卷 IX, 三五页。)

①《威尔特-博特》, 八二号, 一四页作 Frapier。)

一七〇三年十一月二日歿于北京, 仅三十九岁。^①

①钩案:《正教奉褒》, 一二三至一二四页云: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樊继训卒。继训自康熙三十九年奉派内廷行走, 鞠躬尽瘁。及卒, 上闻, 十月十五日谕赫世亨: 据大阿哥所奏, 樊继训病故, 似此外科, 委实难得, 且人品亦优, 深为可悯, 朕甚悼之。尔齐集西洋人等, 传此旨意, 将大阿哥所付赏赉之物以赐之, 特谕。十六日赫世亨随广储司员外郎安泰, 及茶膳房人员, 将帑金二百两, 大缎十疋, 赉至西安门内天主

堂，宣传旨意，行奠茶酒。闵明我等齐集恭钦，叩谢皇恩。”

二五二 毕多明 葡萄牙人

564

一六七四年十一月八日生——一六九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入会——一七〇一年至华——一七〇八年九月十四日发愿——一七三七年后歿。

毕多明(Dominique de Britto)^①神甫，葡萄牙人。一七〇一年至华后传教广东、广西两省。一七〇七年澳门主教选之为广东副主教。一七二二年在江南。仇教事起，于一七二四至一七二六年间隐藏于松江府属。一七三七年任日本教区区长。一七三八年尚存，歿年歿地未详。

①《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和《威尔特-博特》均作 Brito。

其遗著列下：

(一)《显相十五端玫瑰经》，与德玛诺(第二七七七传)神甫合撰。

(二)《传教信札》，第二十三辑序(XIII页)(序文作者是杜赫德)引有多明信札一件，作于一七三七年末，言交趾仇教事。

二五三 方记金 意大利人

一六六七年生——一六八七年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华——一七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殁于济南。

方记金 (Jérôme Franchi)^① 神甫字日罗。一六六七年出生于布雷夏,然在奥地利教区入会,进列斯本 (Lesben) 修院。毕业后东迈,于一七〇一年抵中国。先隶法国传教会,一七〇三年视察员潘玛诺 (第一五三传) 神甫命其改隶葡萄牙属副教区。(《威尔特-博特》,八五号。) 一七〇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广州,偕顾铎泽 (第二五七传)、汤尚贤 (第二六四传) 二神甫同赴江西南昌肄习语言。(《威尔特-博特》,六七号。)

① 薛孔昭《名录》作樊记金,字热罗;山东禹城县西南鱼家屯(译音)有一七二四年墓碑,题其名作方级金。(一九三一年一月《宗座文献期刊》,二八页。)

565 记金居南昌时,曾被人延至城外三十里之一小村中,为一年八十六岁之穷妇举行临终圣事。举行圣事毕,人语记金云:此老贫妇人昔甚富贵:盖为前明某王妃,六十年前(一六四二年顷)曾在会中某神甫前受洗。满人人关欲尽歼明宗室,此王妃矫装作乡妇,逃避至此村中。自是以后安贫受苦,以迄于今云。(《威尔特-博特》,八二号。)

566 一七〇三年记金迁至赣州，其初六月，为一千九百人接受告解，受洗者一百一十人。（同上，八六号、八七号。）

居赣州二年，一七〇五年被派至山东，管理大堂九所，小堂甚众。一七〇七年朝廷召之入京，命其供职，记金固辞，仍返济南。一七〇九年山东东平州仇教之事起，方济各会孔塞普逊 (de la Conception) 神甫被投于狱。记金闻讯往东平，入狱慰之，因染疾几死。疾愈赴省会为之营救，狱遂解。（同上，一〇八号。）记金在山东劝化之人不少。一七一三年中，经其受洗者二千五百人。（同上，一三四页。）

一七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歿于济南。

其遗著列下：

(一)信札：一七〇二年九月三十日自南昌致奥地利区长沃格尔梅 (Voglmair) 神甫信札，述初抵中国及开始服务事，见《威尔特-博特》，六七号。

一七〇二年十月十五日自南昌致埃莱奥诺 (Eléonore) 皇后告解人米勒 (Balt. Miller) 神甫信札：记金以所撰诸文寄呈皇帝莱奥波德一世 (Léopold I)。 (同上书，六八号。)

一七〇二年十月十八日自南昌致大公妃伊丽莎白 (Elisabeth) 告解人斯图丹 (Jean-Paul Studene) 神甫信札：述其至南昌之行程，以及当时传教状况。(同上书，八二号。)

一七〇三年十月十九日自赣州致沃格尔梅神甫信札：述葡法两国传教会事。(同上书，八五号。)

一七〇三年十月十九日致梅内加蒂 (Menegati) 神甫信札：言一七〇二年十月至一七〇三年十月赣州教务事。(同上书,八六号。)

一七〇五年十月十五日自济南致米勒神甫信札：言抵御满人战事,俄国派遣使臣等事。(同上书,一〇〇号。)

一七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自济南致斯图丹神甫信札：言教民不和事。(同上书,一〇四号。)

一七〇七自北京致斯图丹神甫信札：言中国诸教区情况窘苦事。(同上书,一〇五号。)

一七一〇年十月二十日自济南致斯图丹神甫信札：言山东仇教事。(同上书,一〇八号。)

一七一二年十月三十日自济南致斯图丹神甫信札：567
言费隐(第二七四传)神甫未能成行,及果阿又有教案发生事。(同上书,一三三号。)

一七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自济南致斯图丹神甫信札：续言山东教案事。(同上书,一三四号。)

一七一六年九月十日济南信札：答谢埃维纳西 (Gabr. Hevenasi)神甫布施。(同上书,一五四号。)

一七一六年九月二十日济南信札：言费隐神甫重赴塞北事。(同上书号。)

一七一六年十月十一日济南信札：言“圣依纳爵药方”。(同上书号。)

(二)维也纳帝国图书馆藏写本,编一一一七号,有记金文三件：一作于一七〇一年；一述广州南昌之行程；一作于一七〇七年十月十九日。(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四，八二六栏。)

二五四 沙守信 法兰西人

一六七〇年三月一日生——一六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华——一七一七年九月十四日歿于饶州。

沙守信(*Émeric de Chavagnac*)神甫出生于鲁昂。行前曾发誓愿。偕同伴多人附俺斐特里特号军舰东迈。经上川岛停二十日。一七〇一年九月十四日抵广州，由是十三新传教师皆聚集于此。(《传教信札》，卷 IV，三一〇、三一—、五一—七页。)已而守信被派至江西，嗣后其足迹似未出江西省外。

一七〇六年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被任为法国传教会会督，守信接管弘绪所领教区。其后事迹未详。一七一七年九月十四日歿于饶州。

其遗著列下：

- 570 (一)《真道自证》二卷，一七一八年刻于北京；又四卷本经北京主教汤士选(汤亚立山)(*de Gouvea*)核准刊行者，前有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订记，一七九六年刻于北京；又一八一八年北京刻本亦作四卷；土山湾重刻数次(一八五八及一八六八年刻本二卷；一九一七及一九二六年刻本一卷。见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九七号。)。钧案今见献县天主堂排印本作四卷：第一卷曰性理，穷性以推其理；第二卷曰事道，考事以追其道；第三卷曰驳疑引据，辨难以释其疑；第四卷曰教，提纲以示其路。前有

守信自序，未题年月。序后有赫苍壁订记，尾题康熙五十八年。

(二)信札：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自韶州致郭弼恩神甫信札：言传教师必具之品德及传教消息。（《传教信札》，卷IX，三〇八、三一六页和《威尔特-博特》，六六号。）

一七〇三年二月十日自抚州致郭弼恩神甫信札：言教友信教虔诚，劝化困难，中国妇女及偶像等事。（《传教信札》，卷IX，三七四——三八八页；《威尔特-博特》，八四号。）

一七〇三年八月十五日自抚州致某神甫书：言此城教友传教方法，所用敬天与天等字之意义，祀孔与拜会官吏之礼节。手抄本。

一七〇七年五月(待考)一日致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信札：言新入教教友所为之感化。（《传教信札》，卷X，五五页以下。）

一七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抚州信札，共四页，附图画十三张。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

一七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见《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四年)，四〇——四二页。（考狄《书目》，一〇六一页。）

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十日赣州信札，共三页。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

一七〇三至一七一七年间有信札若干件。藏布罗蒂埃(Brotier)神甫所辑写本中，编三六号。（同上书，

一〇四七页。)

又有信札一件，附图画与汉文说明。亦载布罗蒂埃神甫所辑写本中，编一八号。（同上书，一〇四六页。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〇四栏；卷九，三四页。）

二五五 苏安当 法兰西人

一六六九年生——一六八三年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十日至十五日间抵华——一七〇二年五月八日歿。

苏安当(Antoine Chomel)神甫，法国人。偕隆盛(第二六一传)神甫东迈，经土耳其、波斯而抵苏拉特，附法国海舰，于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后数日(不及八日)中抵广州。（《传教信札》，卷 IX，三一—一页。）

次年歿，歿地疑在澳门或广州。

二五六 龚当信 法兰西人

一六七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一作四日)生——一六八八年九月九日入会——一七〇二年年初数月至华——一七〇六年一月十四日发愿——一七三三年^①十一月二十一日歿于海中。

登。年十八岁在法兰西教区入会。虽久有志传教外国，迟至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自巴黎首途前三日始获许可。若翰同伴中以当信年最幼，然其志愿不减诸人。在俺斐特里特号军舰与汤尚贤（第二六四传）神甫同任军舰教师。（《传教信札》，卷 IX，二六七、三〇一、三一〇、五一八、五二〇页。）

①应作一七三三年，参看本传补注。

②薛孔昭《名录》作公当信。

一七〇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抵广州湾，俺斐特里特号军舰驻冬于此湾中。（同上书，二六七、五一九、五二〇、五二三页。）当信何时登岸，最初传教何省，皆无考。一七〇七年在浙江。一七一一年在北京。当信居京时曾传教至宣化，受洗者七十人。“有教民八人，中有家长六人，自长城外百里地来参加圣事。此辈皆同化于槽达子（译音）也。”当信盼其布教于此辈达子部落中。据当信所记，一七〇〇至一七一二年间北京本会三堂入教者逾五万人。（同上，卷 X，一〇二、一〇三页。）

当信任法国驻所道长后（约在一七一六至一七一九年间），被派至江西迄于仇教之时。仇教事起，隐藏崇明若干时。已而被迫赴广州（一七二五至一七三〇年）。会中诸道长遣之回法国报告传教会窘况。一七三一年抵法国，时杜赫德神甫所撰之《中华帝国全志》将刊行，当信曾为之详细校订。（同上书，第二十一辑序 XVIII、XIX 页。《威尔特-博特》，五二一号，三页。）

一七三二年十一月十日当信在路易斯港偕吴君（第

三三四传)、赵加彼(第三三三传)二神甫仍登俺斐特里特号军舰重赴中国。时当信已被任为法国传教会会督。是月十三日当信得热疾,同月二十一日歿于舰中。全舰人员自船长至水手皆钦崇其人,乃决定不遵常例,而运其遗体至加的斯城。此城诸西班牙神甫葬之于会中坟园。吴君神甫作墓志置棺中。(同上书,第二十一辑序,XX页以下;卷XII.一六四页。《威尔特-博特》,五二一号,四页。)

补注云:墓志谓其在华三十一年,歿于一七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六十三岁。此一七三三年应为一七三二年之误。案杜赫德神甫在此辑序中所志年代,常有不符之点。如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实歿于一七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乃作一七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其一例也。考吴君、赵加彼二神甫在一七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抵中国,则应在前一年从欧洲出发,不能于一七三三年十一月在加的斯城作墓志也。即据墓志所载,在华三十一年,得年六十三岁之说,亦应位置歿年于一七三二年。

其遗著列下:

(一)关于中国基督教状况之记录名《上罗马书》(无撰述年月处所),七九至八三页,附有当信所述《中国礼节》一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II,一三六六栏。)

574 (二)信札:一七〇一年十一月末自广州湾致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信札。(《传教信札》,卷IX,五二〇

——五二二页。)

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广州湾致洪若翰神甫信札。(同上书,五二二、五二三页。)

年月未详(疑在一七〇一至一七〇二年间自广州湾至洪若翰神甫信札。(同上书,五二三页。)

一七一三年十月六日北京信札,载《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四年),第一号四二页以下。

一七二五年十二月二日自广州致苏熙业神甫信札,摘录《京报》言雍正朝政、中国风俗、警巡等事。(同上书,卷 XI,三〇八——三二二页。《威尔特-博特》,三四〇页。)

一七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自广州致苏熙业神甫信札,续言前札未尽事。(《传教信札》,卷 XI,三九六——四四八页。)

一七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苏州(译音)信札,一七六二年藏巴黎誓愿修院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一〇五栏。)

一七二九年十月三十日自广州致苏熙业神甫信札。(《传教信札》,卷 XI,五〇七页。)

一七三〇年十月八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之歿。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〇篋。(同上书,四三六页。)

一七三〇年十月十九日自广州致杜赫德神甫信札,所言与一七二五年十二月二日信札同。(同上书,五一七——五六九页。)

布罗蒂埃神甫所藏写本中,载有当信信札数件。(参看

狄《书目》，一〇四七页。)

尚有致苏熙业神甫信札数件。

二五七 顾铎泽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七(或一六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
一六八四年九月七日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
九日至华——一七〇二年二月二日发愿——
七三〇年八月八日歿于湖广。

顾铎泽 (Étienne-Joseph le Couteux) ①神甫字若瑟,生于鲁昂。一六八四年入巴黎修院。作全部研究毕, 575 随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赴中国。时都加录(第一五五传)神甫被任为贵州省代主教,以传教乏人,请于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会铎泽至,乃命之赴贵州。铎泽得北京诸神甫之先容,在贵州省会购置房屋一所,与不少士人交游,颇望传教事业发达。不意一七〇七年初省中官吏闻礼仪问题争议起,逆料西士将被驱逐出境,乃告铎泽速离省外,并由官出资,偿其购屋之费。铎泽不得已,遂行。(一七〇九年十月铎泽未刊信札。)

①铎泽自署如上。世人常写作 Le Coulteux, 亦有时作 Le Couteux;《威尔特-博特》写作 Couteux。

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代张诚神甫为会督,见铎泽不能再返贵州,遂派之往湖广汉阳传教。铎泽居汉阳亘十七年(一七〇七——一七二四)往来于湖南、湖北以

及河南、陕西一带。每年开辟新教区，劝化不少人民入教。一七〇八年受洗者一百六十四人；一七〇九年受洗者一百〇四人，作告解者六百一十三人。

杜赫德神甫云：“湖广为仇教最甚而传教最难之一省，彼竟能始终处以慎重，故在此长远期间，从无教案发生，此最堪注意者也。”（《传教信札》，第二十二辑，杜赫德序 X—XII页。

一七二四年被谪至广州。一七二七年四月末，铎泽秘还传教区所。既冒禁，辄作夜行，恐人觉察，有时匿藏一处逾二日。观其一七三〇年二月之一信札^①，具见传 576
教师作秘密旅行之困难也。

①《传教信札》卷 XI，四八二——五一七页。

既重抵汉阳，乃觅一舟，藏伏于其中，盖在舟中不易为人觉察，而又得利用此舟往来沿江沿河之传教区域也。欲赴一地，预先通知教民，于夜间集于维舟地附近；藉此作接受告解，举行弥撒，领圣体等事，有时数夜不息。举行圣事，全在夜中，天明即止，盖以酷热，铎泽因是精神疲惫。加之来舟之妇孺甚众，诸人发中秽气熏人，铎泽辄用手帕浸醋触鼻以解之，否则晕倒者已数次矣。（《传教信札》，卷 XI，四八六页。）

彼在襄阳传教之法如此，在他处更加谨慎。总之视地方情形而异。然其传教皆在夜中，历时日久，病遂随之。一七二七年十月九日得热疾，几濒于危。顾岸上教民等待者甚众，又不宜改期，乃力疾从事。是月十日乘马赴教民所预备之房屋。发热亘十八日，夜间尤甚。病况如

此,铎泽仍然以头伏案接受告解,或坐而授洗。中间有二日疾剧,教民曾为之预备棺木。铎泽在病中授洗者七十七人,接受告解者一百三十九人。(同上书,四九〇页。)

577 已而循陆路赴安陆府。铎泽见不少教堂皆为教外人所占据,不胜悲痛。时值水灾,接以饥馑,盗贼遍地,舟行者恐遭盗劫,皆用链系诸舟于一处。教民乘此系铎泽舟于诸舟之中,如是举行圣事,庶免危险。

有时语言不慎,或为教外人所觉;有时闻官吏严密搜查;有时被伪教友举发;有时避侦者耳目,不得不逃避远处,终日藏伏舱底,或茅棚之中。至逾山渡河或饮食缺乏,其身受之苦痛,实不可以言喻也。

铎泽作此巡历约有三年。仅一年之中,始一七二八年三月迄一七二九年三月,作告解有一千八百四十四次,受洗者三百二十七人。(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二八页引一七二九年十月十五日赫苍璧神甫广州信札)会禁教愈严,铎泽不得已,于一七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返广州。体力虽惫,仍请重赴湖广。诸道长见其年高而病废,不许其再任此种劳苦工作。胥孟德(第二九二传)神甫愿代往,乃命铎泽导之至湖广,约导者抵湖广后即还。一七三〇年二神甫相偕出发。

578 铎泽在道得疾,留衡州在教士人家。孟德则赴距其地三日程之地,与葡萄牙神甫会。铎泽自以疾似将愈,决定遵原命复还广州。越数日病剧,殁于乘赴广州之弊舟中,时在一七三一年八月八日也。随侍之仆役二人,在维舟之地购一棺木盛殓,停柩于衡州府属之一教民家,俟

后运回广州。(《传教信札》第二十二辑序 XVI—XXII页。)会因禁教,未能运往,似葬于衡州府属附近。

其遗著列下:

(一)一七〇三南昌信札,钞本,藏斯托尼哈斯特(Stonyhurst)图书馆,A. I. 36。(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六四七栏。)

(二)一七〇九年十月及一七一七年信札三件,见《远东杂志》,卷三,三一页以下,四九页以下,七〇页以下。

(三)一七〇九年十月自汉阳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当时传教会之苦况,余赖泰昂(Taihan)神甫得一钞本。

(四)一七三〇年二月广州信札,述其行程。(《传教信札》,卷 XI,四八二页以下。)

(五)其他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里斯尔通讯,一五〇篋。)

(六)别有信件一件,或数件。藏布罗蒂埃神甫所辑写本中,编三六号。(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四七页。)

二五八 戈维里 法兰西人

一六六八年九月二十日生——一六八四年九月二十日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华——一七〇六年十一月一日发愿——一七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歿于法国。

戈维里 (Pierre de Goville) 神甫字伯都,法国人。传教

江西数年。已而委以广州法国传教会之庶务，维里执行
579 此职，始一七〇八年一月，止一七二四年，会内教师与
会外人悉皆表示满足欣悦。在此时间中，辄居广州，仅于
一七一九年赴北京一次。其后会督赫苍璧(第二五九传)
神甫遣之回法国接洽会务。维里于一七二四年一月登
舟，一七二五年二月二日在凡尔赛离宫以若干中国奇珍
呈献于国王路易十四世。(《传教信札》，卷 XII, 二九, 三
〇页。)会中诸道长见其身体衰弱，留之法国，后于一七
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歿，享年九十。在华之外国商人与
法国海军官吏识之者对其经理庶务莫不颂其慈善廉洁
云。(同上书, 三二——四二页。)

其遗著列下：

(一)赠巴黎大主教诺阿耶(de Noailles)词二篇，见
《路易大王学院文集》，一六九六年。(索默尔沃热尔《书
目》，卷三, 一六四二栏。)

(二)《一七二一年中国等地经过事实日记》写本，共
六四页。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
四二七栏。)

(三)信札：一七〇三及一七一四年信札，见《远东杂
志》，卷三, 二四页以下, 四八页以下。

一七一四年十月八日致列日会团长卡尔(Quarre 神
甫信札，言滕若瑟(第二八九传)神甫病歿事，写本共四
页，藏斯尼哈尔斯特图书馆 A. I. 27。(索默尔沃热尔《书
目》，卷三, 一六四三栏。)

一七二五年十月十五日自巴黎致傅圣泽(第二四三

传)神甫信札,见《远东杂志》,卷一(一八八二年)三八六页。

维里因受《中国宗教状况轶事》撰者之攻击曾作二函辩诬:一作于一七二五年二月后;(*《传教信札》*,卷XII,一——十二页)一作于一七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后至一七三八年前。(同上书,十二——四六页;重刻本见*《特雷武回忆录》*。)

一七三六年三月十三日致傅圣泽主教信札,又一七三六年三月三十日圣泽答书。(并见普拉特*《历史回忆录》*,卷三,三〇五页以下。)

此外在布罗蒂埃神甫所藏写本中尚有信札数件,编三六号。(考狄*《书目》*,一〇四七页。)

二五九 赫苍璧 法兰西人

580

一六七一年一月十四日生——一六八七年九月七日入会^①——一七〇一年九月十六日至华^②——一七〇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发愿——一七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歿于澳门。

赫苍璧(Julien-Placide Herieu)神甫字子拱^③,生于布列塔尼之约思林城,偕聂若翰(第二六二传)神甫从印度附英国船,于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抵珠江口。(《传教信札》,卷IX,三〇八、三一〇、三一一页。)是年十一月代汤尚贤(第二六四传)神甫为俺斐特里特号军舰教师凡数

日。(同上书,五一九,五二〇页。)

①别一名录作一六八八年九月七日。

②似应从《传教信札》作九月九日。

③钩案:原作子拱,据云见《真道自证》订记(见第七号书)。然余所见献县天主堂排印本作子拱,皆为传写之误,应作子拱或子珙,名字始能相符,今为改正如上文。

苍璧居华四十五年,其始即遭困难攻讦,其后终其身皆未免烦恼苦痛。然皆以忍耐、温厚、慎重处之。任法国传教会会督凡二十二年,(一七一九至一七三六年,又一七四〇至一七四五年。)皆在危难时代。

抵华后赴南京学习语言五阅月,然后奉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命,赴湖广黄州建设新堂。于一七〇二年八月十八日首途,时值严暑,在道所受之窘苦,较之从法国赴中国,与经行印度之十个月实有过之。比抵黄州,仇教事起,频受攻讦侮辱,不得已离去黄州。其后湖广总督知其枉,苍璧始能重赴黄州,收回教堂(《传教信札》,卷 IX,四九七—五〇四页。)

581 自是以后,传教饶有成绩。至一七一九年继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后,被选为法国传教会第四任会督。

其后往来诸省,跋涉不息,常作秘密旅行,或访问诸传教师,或鼓励教民,或挽救因仇教而被毁坏之事业。既而还广州或澳门,以此两地为活动中心。一七二六年及以后数年被人诬谤,谓其不守教廷所布关于礼仪之命令,几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卜文

气(第二六三传)三神甫同被召还欧洲,幸视察员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为明其枉于教廷,始皆获免。(一七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苍璧未刊信札,见罗舍蒙泰(de Rochemonteix)《钱德明传》,一三页以下。

苍璧于一七三二年在广州与卜文气神甫同以拉丁语及神学授于一中国司铎。(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四〇页。)同年在广州有谪居之教师三十人将被驱逐出境,苍璧设法营救。广州官吏拒绝不允,限令于二十四小时内登舟。时有教师数人衣物被窃,毕天祥君病甚,甫抵澳门即歿。张貌理(第二九一传)神甫柩停广州城外一佛寺中,因行时仓卒,未能运出。(《传教信札》XII,一〇二页以下。)

其后苍璧事迹未详。唯据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所记,苍璧除有要事以外,始终研究中国经书。其后还澳门,于一七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歿,春秋七十有五。

其遗著列下:

582

(一)《图注脉诀辨真》,节译文。(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三,四六一页以下。)原书出宋人手,世以属撰《脉经》之晋人王叔和,疑误。

(二)《格言例证集》,法文。(同上书,二二二五页以下。)

(三)康熙钦定《古文渊鉴》译文。(同上书,卷二,四六一页以下。参看波蒂埃《中国历史叙述》,二三七页。)

(四)明人辑古文之选译。(上引杜赫德书,卷二,七三九页以下。)

(五)刘向《列女传》选译。(同上书,卷二,八〇四页以下。)

(六)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撰《古今敬天鉴》译文,与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合译为拉丁文。(马若瑟《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XIV页和一一页。)

(七)沙守信(第二五四传)神甫撰《真道自证》订记。

(八)《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裁定》,拉丁文写本,藏布罗蒂埃神甫所辑写本中,编三〇号。(考狄《书目》,一〇四七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三二六栏。)

(九)《拉丁文汉文对照字汇》,四开本二册:第一册共九三六页,第二册页数几同第一册写本。每册第一页题曰:“赫苍璧神甫从达内特氏拉丁语词典翻译。”^①(考狄《书目》,一六三五、一六三六页。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二,六七页。)此字典现藏斯德哥尔摩王室图书馆。

①马若瑟神甫曾与苍璧合译,参看本书第二三五传一四号书。巴多明神甫亦有相类字典之翻译,参看本书第二三三传一二号书。

马利雅伯爵曾在斯德哥尔摩王室图书馆发现其他字典写本六种,及一七一六年关于中国礼仪之康熙上谕,原文钞本一篇,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纪理安(第一九八传)二神甫和鲍仲义(第二〇二传)修士之译文一篇^①。

①补注云:案关于中国礼仪之康熙御批年月,实在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而一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之谕，仅言所遣使臣未归以前，不承认罗马何种来文。所言使臣乃指一七〇六年遣派之龙安国(第二一八传)、薄贤士(第二四一传)二神甫，或一七〇八年遣派之艾逊爵(第二〇五传)、陆若瑟(第一六七传)二神甫。钧案《正教奉褒》一二二至一二三页载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十月二十二日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奏疏，御批云：“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

(十)杜赫德(《特雷武回忆录》，一七三〇年七月)神甫应将苍璧用法文移译之《中国名人著述集》刊行，四开本，二册。(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三二六栏。)

(十一)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在《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义遗迹》中曾云：“苍璧曾用神秘解说，将《诗经》翻译，纵未全译，至少应译有一大部分。(马若瑟《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三二七页。)

(十二)诺阿耶氏(de Noailles)从夏雷主教升为巴黎大主教。夏雷城之诉词。(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三二六栏。)

(十三)诺阿耶氏从夏雷主教升为巴黎大主教，巴黎城大主教之答词。(同上书。)

(十四)《驳斥某些人用西班牙文袒护德理格神甫以攻击北京耶稣会神甫的匿名谤文的若干要点》，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苍璧在九江用法文写成，又马若瑟神甫译为拉丁文，共四十三页，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IX，四七六栏。)

(十五)信札：一七〇三致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信札，

言建设杭州教堂事。(《传教信札》，卷 IX, 四九七——五〇七页。)

584 一七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信札,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四七六页。)

一七二七年一月七日自广州致耶稣会会长信札,写本共六页,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本编一七二三九号。(考狄《书目》,一〇七六页。)

一七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印度耶稣会主任拉凯(Raquet)神甫信札。(罗舍蒙泰《钱德明传》,LI 页。)

一七二八年十二月十日自北京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四年),二二三、二二四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四七六栏。)

尚有其他信札藏布罗蒂埃神甫所辑写本中(考狄《书目》,一〇四七、一〇七六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三二六栏。)

二六〇 杜德美 法兰西人

一六六八年生——一六八七年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华——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歿于北京①。

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神甫字嘉平,生于埃夫勒。十九岁入会,其性颇近数学。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信札云:“杜德美神甫对分析科学、代数学、机械学、时

计学等科最为熟练。”《传教信札》，卷 IX，四七七页。）故康熙皇帝颇器其材。居京数年，后于一七〇八年与雷孝思（第二三六传）、白晋（第一七一传）神甫等同奉命测绘中国地图。

①补注云：汉文墓志作“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一月初一日。”年与干支显误，同一墓石拉丁文殁年作一千七百二十年，则应改正为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德美于测绘长城、辽东、直隶、塞北等处地图颇为尽力，嗣以难任此种长期困难旅行，不得已回京，指挥集聚分图为总图事务。然此总图在德美殁后一年始进呈御览。

德美曾奏请测量通过北京之全国子午线。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信札①云：“彼欲联合神甫数人在各处观测，并欲赴蒙古东境与中国西境作天文测验，皇帝严拒不准。”殆恐西人详悉中国形势，其意显然。（上引布鲁尔克书，一九页。）

①一七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致弗雷尔书，参看一七三四年七月三十日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致巴耶书。

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歿于北京，享年五十二岁。（参看第二九七传戴进贤神甫一七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信札①。）

①进贤谓其歿年五十。

其遗著列下：

（一）一七〇八年九月三十日陕西月蚀测验，一七一年二月三日北京月蚀测验。

(二)一七〇八、一七〇九、一七一一年塞北、山东等处磁针偏差测验。(苏熙业《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数学、天文和地理考察》，卷一。)

(三)日中黑子测验。(Acta eraditorum, 一七〇五年, 四八三页。)

(四)《周经密率》一卷。

(五)《求正弦正矢捷法》一卷。

阮元《畴人传》谓上二书杜德美神甫撰。

586 (六)《用无限级数以求三角线之原理》。此法业经十八世纪中叶之钦天监监正名明安图者, 在一七七四年刊行之《割圆密率捷法》中加以发挥。(参看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 九八、九九页。)

(七)宋君荣神甫在一七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北京信札(《传教信札》, 庞特翁(Panthéon)编, 卷 IV, 六〇页。)中, 言及中国地图, 曾谓藏有德美所撰关于此地图之记录, 然已散佚不全。

(八)信札: 一七〇四年八月二十日自北京致洪若翰神甫信札, 言皇城内赐地建筑新堂事。(《传教信札》, 卷 X, 一——十七页。)

一七一一年四月十二日自北京致法国传教会经理员信札, 言人参。(《传教信札》, 一六一九年, 卷 X, 七一——八二页。当时叙述人参之详, 无逾是编者。(雷慕沙《亚洲新杂纂》, 卷二, 二三六页。)

二六一 隆盛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三年生——一六七九年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十日至十五日间至华——一七〇六年六月七日歿于无锡。

隆盛 (Guillaume Melon) 神甫字归禄，隶阿奎塔尼教区。经土耳其波斯而赴印度，偕苏安当(第二五五传)神甫在苏拉特登舟赴广州。派至江南，管理无锡教区四年有余。首先在无锡建筑教堂一所，传教所及，至于太湖沿岸。盛颇属意渔人，有时有渔舟三百来集，请盛参加圣事。

诸渔人集资在无锡附近自建教堂一所，专供渔人之用。已而瘟疫流行，盛热心救助，亦被传染，于一七〇六年六月七日歿，年四十三岁。 587

汉文墓志作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至华，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入京觐见皇帝，奉命赴无锡，四十九年五月十一日(一七一〇年六月七日)歿^①。

①拉丁文墓志作一七〇六年六月七日歿，得年四十有三，今从之。

二六二 聂若翰 法兰西人

一六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生——一六八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十九日至
 华^①——一七〇二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
 二四年后歿。

聂若翰 (François-Jean Noël) 神甫出生于奥弗涅
 州之克莱芒城，偕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循陆道赴印
 度，于一七〇一年抵广州。(《传教信札》，卷 IX，三〇八、
 三一〇页。)一七〇二年传教江西，一七〇七年前后传教
 588 湖广，传教区域延及德安府、荆州府、夷陵州、安陆府等
 处。教民以渔人占多数。(《传教信札》，卷 X，五四、五五
 页。)

①所附舶于九月九日抵珠江口。(同上书，卷 IX，三
 一〇页。)

若翰曾数经仇教之事。一七一八年仇教事为雍正禁
 教以前教案之大者。若翰被逐出荆州而赴安陆。安陆、
 德安两府教民多被锁系投狱。夷陵州官且指名逮捕若
 翰。若翰见教务横被摧残，痛苦得疾，至于不能执行教
 务。(《传教信札》，第一六辑序，XXXII，XXXIII 页。)一
 七二四年谪居广州时，其人似尚存，以后事迹无考^①。

①补注云：一七四〇年前后若翰或在湖广。安德烈·
 李《一七四六——一七六三年日志》五一八页记有
 云：Noalles神甫推荐中国司铎二人，陆文仁(Maggi)
 主教因此二人不识拉丁文，不允授权。案此 Noa-
 lles 殆为 Noël) 之误，则若翰在一七四〇年前后
 尚在湖广矣。

二六三 卜文气 法兰西人

一六七一年四月七日生——一六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华——一七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五二年七月十四日歿于澳门。

卜文气 (Louis Porquet) 神甫字类思，出生于加来 (Calais) 城。初与孟正气 (第二三一传) 神甫传教湖广，既而传教江西。一七〇五年前后派至江南，隆盛 (第二六一传) 神甫歿，接管常州教务。常州属县五，无锡教民最众，故常驻无锡 (《传教信札》，卷 X，三四〇页。) 然亦常往来附近各地，足迹曾至浙江。

一七一七年江阴教案发生，文气颇受教外人虐待，其 589 讲说教义人二人被投狱受杖；待受洗者五百人皆被解散。(《传教信札》，第十六辑序，XXX 页。)

已而雍正仇教 (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年) 之事发生，复受虐待。教外人群赴平湖县，欲处之死。县官遣隶役卫之得免。(《传教信札》卷 X，五二一页。) 一七二四年至一七二九年间隐藏不出。嗣后被发现，押解至广州。一七三二年与其他教师同被谪至澳门。(同上书，卷 XII，一〇〇页以下。) 后在一七四一年重赴浙江、江南。(参看，同上书，三六五页。)

惟居江浙历时不久，盖年老病废，不得不重返澳门。

一七五二年七月十四日歿于澳门。

其遗著列下：

590 (一)据雷慕沙说，文气遗有富尔蒙《目录》考证。对于所识同僚之撰述，曾附有珍异之考注。雷慕沙拟为刊布之。（《亚州新杂纂》，卷二，三九〇、四一一页。）

(二)信札：一七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四日信札，见《远东杂志》，卷三，二八页以下。）

一七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信札，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

一七一九年十月十四日自无锡致其弟信札。（《传教信札》，卷X，三三五——三四二页。）

一七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自澳门致戈维里（第二五八传）神甫信札，言广州诸神甫被逐避走澳门事。（同上书，卷XII，一〇〇——一二四页。）

一七四四年致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信札，言富尔蒙之《中文文法》。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编一二四〇三号。

别有信札若干，藏布罗蒂埃藏本中。（考狄《书目》，一〇四七页。）

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〇三三页。

二六四 汤尚贤 法兰西人

一六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一六八五年十

月六日入会——一七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
 华^①——一七〇二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二
 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歿于北京。

汤尚贤 (Pierre-Vincent de Tartre)^② 神甫字宾斋，出生于洛林州之蓬塔木松城。曾在洛林诸公爵建设之著名大学中作全部之修业。旋入南锡(Nancy)城修院。已而获准赴华传教，偕其他耶稣会士八人与洪若翰(第一七〇传)神甫东迈。一七〇一年八月七日抵上川。尚贤曾与龚当信(第二五六传)神甫同任俺斐特里特号军舰教师。(《传教信札》，卷 IX, 二六七、五一八页。)

① 据《传教信札》，卷 IX, 三〇二页载一七〇一年二月十七日信札云：“我于一七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足迹初履中国地。”其地名电白，尚贤即在此地易华服，用华姓名。“我等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肇庆。……十一月二十五日抵广州。”(同上书，三〇一——三〇七页。)

② 布鲁克尔名录及上引杜赫德书序写其名均作 de Tartre。

停留广州若干日^①，尚贤被派赴江西传教数年。已 591
 而派至山西为张安当(第一四五传)主教伴侣。旋被召赴京师，治理历算，缘其精于数学也。一七〇一年派至永平府，得受洗者八十人。(《传教信札》，卷 X, 六九页。)是诸道长遣之随同雷孝思(第二三六传)、杜德美(第二六〇传)二神甫测绘地图。(同上书，二四八页。)一七一二年偕麦大成(第二八四传)神甫测绘山西、陕西两省地图，

继而测绘江西、两广地图。(同上书 第十四辑杜赫德序 III、IV 页。)

①据《传教信札》，卷 IX，三〇七页载一七〇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信札云：“三日内吾人偕洪若翰神甫首途。”案其自广州出发时在一七〇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见《威尔特-博特》第六七号一八页载方记金（第二五三传）神甫一七〇二年九月三十日信札。

尚贤等测绘二图毕，还京复命。所绘图方广约十尺。官吏以图进呈御览，帝谓某河流位置错误，尚贤委婉面陈其测绘不误，帝意始解。（《传教信札》，第十四辑序 V、VI 页。）

一七一五年尚贤独在山西为传教师，有官吏某伪传禁教上谕，经尚贤洞察其伪，其事遂解。（《传教信札》，卷 X，二四一、二四二页。）其后尚贤还京师，任法国驻所道长二年。一七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歿，适在雍正仇教事件将发生时也。

其遗著列下：

(一)《易经》不少段落之说明；雷孝思(第二三六传)神甫拉丁文《易经》译本曾利用之。

(二)信札：一七〇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自广州致其父信札，言自洛林达广州之行程及在海中所历诸险事。（《传教信札》，卷 IX，二六六——三〇八页。）

一七一二或一七一三年致雷孝思神甫信札，言耶稣会士测绘中国地图事，曾经布鲁克尔神甫刊布，见一八八九年巴黎刊《国际地理公会报告》三九三页以后。

一七一五年(待考)一月自山西致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信札二件,言仇教事件之开始。(《传教信札》,卷IX,二四一、二四二页。)

二六五 陆伯嘉 法兰西人

一六六一年生——一六九五年入会——一七〇一年九月九日至华——一七一八年十月七日歿于北京。

陆伯嘉(Jacques Brocard)修士字德音,法国人,精艺术,终其身在内廷为皇帝及亲贵制造物理仪器、计时器与其他器物。杜德美(第二六〇传)神甫曾云其业并不安乐。当其在皇太子宫内制作时,苦劳备至。(《传教信札》卷III,五页。)偶一为朝官讲说教义。

是一良师,多才识,善服从,廉洁过人。凡识之者,莫不誉其善。马国贤神甫常得其力,颇敬爱之,评其为人如此。(《圣家会书院创业史》,卷一,四九〇页。)一七一八年十月七日歿于北京。

二六六 李良 交州人

一六九二年入会——疑在一七〇一年至华——一七〇五年后歿。

李良 (Léon Gonzague) 神甫字公撒, 交州人。一六九二年入果阿传教会为辅佐修士。据鲁瓦耶 (Le Royer) 神甫^① 一六九七年未刊信札谓其曾偕张方济 (第一八四传)、艾未火 (第一七六传)、塞奎拉 (de Sequeira)^② 三神甫等自中国赴交州。既至, 备受虐待, 几濒于危, 幸而获免。同年为鲁瓦耶神甫伴侣。已而被逐, 退居澳门, 习神学。一七〇一年晋司铎。有一旧写本谓其在是年入中国传教于南方诸省, 然为时未久。

① 其人为交趾传教会道长。徐家汇藏有其未刊信札钞本若干件。

② 其人为交趾传教师。参看《威尔特-博特》, 四五页。

一七〇四及一七〇五年时复还交州, 控诉诸代牧与西籍耶稣会士于官, 对于道长马沙多 (Machado) 神甫与鲁瓦耶神甫攻讦尤力。交州传教会因是颇受窘迫。后良自称其为斯举盖在疯癫之时。交州官吏曾投良于狱, 而刑惩之。(一七〇六年鲁瓦耶神甫未刊信札。) 嗣后此人是否仍在会中? 踪迹何在? 皆无考。

〔附〕 卢多禄 法兰西人

疑在一七〇二年至华——一七三六年十月六日
歿于澳门。

卢多禄 (Pierre Loupias)^① 神甫, 法兰西人。一七三

六年十月六日歿于澳门。据鲁瓦耶神甫一七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未刊信札，有一 Loupias 修士莅传教会阅时未久，殆指其人。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卢多禄是新译名。

二六七 索玛诺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七年生——一六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入会——一七〇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华——一七
三二年后歿。

索玛诺(Emmanuel de Souza)神甫于一七〇一年在里斯本附舟东迈，时尚未晋司铎也。一七〇三年抵中国，在澳门完成其学业，晋授司铎。一七〇七年居镇江，因礼仪问题而被驱逐。仇教时，似复还镇江。一七二四至一七二九年间设法隐匿。旋被发觉，押解广州，一七三二年谪澳门。

二六八 彭加德 法兰西人

595

一六六九年九月三日生——一六八五年十月二
十五日入会——一七〇三年六月十五日至华
——一七一〇年一月六日发愿——疑在一七三
五年后歿于澳门。

彭加德 (Claude Jacquemin) 神甫字觉世。凡尔登人。年十六在香槟教区入会。一七〇三年抵中国。

开始传教何省未详，但据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一七〇七信札，谓其在是年斋节中为八十人受洗，而告解者逾一千七百人。(《传教信札》，卷 III，一六四页。)自一七一—迄一七二五年间担任崇明岛教务，辟新区十一所，中有教所今尚存也。

一七二四年仇教事起，被迫他适，隐居江南各地凡五年，至一七二九年被发觉，解赴广州。先是加德离崇明前，逆知驻所必被没收，乃移让于教民徐某。后禄理格 (Loriquet) 神甫发现契据三件，其上皆有加德中西文署名：一为一七二四年卖屋契；一为一七二九年卖地契；一为一七三六年官厅注册红契。由是可以推想加德曾复还崇明，纵不然与崇明教民尚未断绝关系，而其人在一七三六年尚存于世也。教堂则为知县事者没收，改为节妇祠堂。(徐家汇藏禄理格神甫撰《崇明史》，法文未刊本一九一页。)

其遗著列下：

信札：一七〇七年四月(月份待考)致殷弘绪神甫信札，弘绪在一七〇七年七月十七日饶州信札中曾云：“约在二月前接此信札。”(《传教信札》卷 III，一六四页。)

一七一二年九月一日自崇明致传教会经理员信札：言崇明形势、起源、出产、居民、商业、风俗、习惯；而于煮盐、种稻、酿酒以及小钱店之组织颇足以资参考。(《传教信札》卷 III，一九六页以下。)

加德曾拟再用第二信札记录此岛天主教传布之经过。

二六九 冯秉正 法兰西人

一六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一六八六年九月十日入会——一七〇三年六月十六日至华^①
——一七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歿于北京。

冯秉正 (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② 字端友, 比热 (Bugey) 地方之贵族裔也。一六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贝莱 (Belley) 教区之迈拉 (Maillac) 堡, 此为其家之旧业已五百余年矣。(见格鲁贤撰冯秉正著《中国史》序言, XXV 页以下。) 秉正弃绝贵族应得之荣华, 而在一六八六年九月十日排除一切障碍, 入里昂教区修院。(《传教信札》, 第二十八辑序, LIX, LX 页。)

① 薛孔昭《名录》作十五日。

② 其姓名写法有繁简之别, 且有异文。秉正自云“我家姓 de Moyriac, 而 Mailla 盖为一领地名, 用以为氏, 以别于长房。”

(参看考狄《书目》, 一〇八二页。)

秉正固请派往中国, 乃于一七〇二年东迈。耶稣会会长以其功绩显著, 特命其发三愿。

一七〇三年六月抵澳门, 旋赴广州。在广州肄习语

盲文字，并熟练中国习惯风俗。（同上书，第二十八辑序，LX 页。）似曾派往江西。据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云：一七〇七年时秉正在此省曾感受严重仇教事件三次。（《传教信札》卷 III，一六六页。）

一七一〇年奉派偕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德玛诺（第二七七传）二神甫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及附近诸岛地图。

秉正藉此地图，常往来各地鼓励教民，传布教理。然彼尚从一七一〇至一七一四年测绘时间未能执行教务，引以为恨。测绘既毕，还京复命，康熙皇帝深器其材，命居京师，派在内廷行走。（《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序，LXI LXII 页；卷 III，二五三、二五四页。）至年约五十岁时，学习满语，进步甚速。

道院长格鲁贤云：“康熙帝欲使满语传世久远，曾命人将中国正史译为满文；派深通满、汉文字官员为译人。至一六九二年满文译本告成。至是帝又命秉正将同一史书转为法文。”秉正精通满、汉语言，而又熟习中国古籍暨其风习、宗教、历史，由是善于考据，此他人之所难而彼能优为者也。其友人皆劝其勉力续成此事业，而中国、法国、罗马等处道长咸鼓励之。格鲁贤道院长继云：“欧罗巴人之精研中国历史、文学，得谓鲜有能及秉正者。秉正研究勤挚，辅以强健之记忆力，中国士人与之讲学者，莫不惊叹云。”（冯秉正《中国史》序言，XXV 页以下。）

秉正编译此大部史书时，同时以余暇编撰宗教书籍。开始以信仰圣心输入北京者，设立圣体会者，亦秉正

之功也。《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序，LXV-LXVIII 页。）

据诸道长之评语，其能使困难教案转危为安者，除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外应首数秉正。（一七二六年名录。）一七二四年秉正信札有云：“当此苦痛之时，吾人诚不知如何执笔？亦不知如何将所目击之悲状形于笔端？吾人数年来预料之事，今已实现：吾辈圣教今已在中国完全禁绝；一切传教师除居北京者外，悉被逐出国境；教堂三百餘所，或折毁，或改作他用；教民三十万人无司铎牧师；上谕严禁人民入教，命在教教民出教。二百年来辛劳获得之成绩破坏至于此极。其尤可惋惜者，除非有大灵异外，吾人无法援助教民，苟为之，则将见允许吾人居住北京之一线希望随之消灭云。”（《传教信札》，卷 III，三四六、三六五页。）

一七二四年情形如是，一七三二年情形亦然。但秉正一人尚在此时得受洗之壮年五十余人，儿童受洗之数过之。（同上书，六八七页。）

秉正即在此烦恼境况中弃世：一七四八年二月得疾，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歿。乾隆皇帝赐葬银，参加葬仪者七百餘人，内有大员数人。（同上，第二十八辑序，LXVII—LXXI 页。）

其遗著列下：

（一）《圣体仁爱经规条》一卷，一七一九年北京刻本。

（二）《圣心规条》一卷，北京刻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600 有一最古本，后题刘松龄（第三五一传）、高尚德（字怀义，

疑即第三三〇传之高若望)二神甫同阅,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核准,索智能(第三二〇传)主教许可刊行。(《传教信札》,卷III,七七五页。)

(三)《盛世乌菟》五卷,一七三三年、一七九六年、一八一八年北京刻本;一八六三年,一九二六年有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一四二号。)

(四)《圣年广益》二十四卷,一七三八年北京刻本;一八七五年、一九〇八年有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三八号。)一八一五年有北京重刻本,略有改订。是编有满语译文刻本,在一八〇五年经嘉庆皇帝明谕禁止流行。亦有十二卷本。余曾见十四卷本,无刊刻年代处所。皆属克罗瓦赛(Croiset)神甫所撰诸圣传记之节译文。(同上,七七五页。参看伟烈《中国文献注释》,一四三页。)

(五)《圣经广益》二卷,一七四〇年顷北京刻本;一八五九、一八六六、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十六号。)

601 (六)《求真自证》一卷。

(七)《朋来集说》,撰于一七二二年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本,中文书编三〇六四号。徐家汇藏书楼藏有一最古本,上题冯秉正指定,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同阅,戴进贤(第二九七传)核准,杨多默纂录。

(八)《圣依纳爵课程》汉文译本,今未见,故未详其汉文标题。(巴凯:《耶稣会士著作书目》,一八七二年,

九九五栏引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三一栏。参看《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序，LXVI页。）

(九)《避静汇钞》，是编即《圣经广益》卷首避静之文。

(十)《中国史》十二卷，四开法文本，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三年巴黎刊行。罗以礼(François Rossi)曾将是编转为意大利文，同年间刻于锡耶纳。奥斯定会士贾明(Jamin)神甫曾将是编节录为四开本二卷。原写本现藏里昂城。(考狄《书目》，五八五页。)

是书盖在奥特拉耶(Le Roux des Hauterayes)主持之下由道院长格鲁贤刊行。原文所本者多为《通鉴纲目》。秉正先采录《通鉴纲目》之文，然后杂采他书以益之，尤详于明清两代事迹。秉正所据采录之本，要以满文《通鉴纲目》九七卷译本为多。

秉正撰译此书越六年始成，以稿寄赠里昂城图书馆，一七三七年始寄达。当时学者弗雷尔颇珍视此书，拟由国家出资刊行，然因病故未果。嗣后由里昂城转赠道院长格鲁贤刊行。(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VI页；考狄《书目》，五八三页以下。德朗丁(Delandine)《里昂图书馆手稿目录》，三八、三九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三二、三三三栏。)

是编虽不无缺漏讹误，尚不失为今日中国史最完备之本。考狄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所刊行之《中国通史》四册，曾将是编尽量采录也。

(十一)《中国大地图》，拉丁文译本，此图完全出秉

正手。(Ab. 雷慕沙《书目》，一六五八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二四栏。)

(十二)《中国所属鞑靼地域及附近各处地图》，虽出图尔(Brion de la Tour)手(一七七九年)，然皆根据秉正之考证绘成。

(十三)《黑龙江北海东海间舆地全图》，西伯利亚全境与西抵圣彼得堡之俄罗斯地图附焉，秉正、宋君荣(第三一四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神甫等同绘。(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五〇页。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三三栏。)

(十四)《经纬度表》，是表乃于测绘地图时实地测验所得，一七三三年寄达莫朗(Morand)、苏熙业、杜赫德三神甫。(秉正《中国史》第一册序文中一七三三年十月三日信札引之。并见以下二书：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一七三五年版，卷四，四七三——四八九页；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一某些部分。)

603 (十五)《中国之风俗习惯》，曾经一八四九年二月十日及三月十五日 *Voleur* 报辑录。

(十六)《易经》译文，曾经雷孝思(第二三六传)神甫采录，参看本书第二三六传第二号书。(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三八页。)

(十七)一七二五年秉正曾将北京国子监石鼓文录寄法国。后此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在一七六九年亦录寄一份，然此两本皆佚。〔阿热(Hager)《中国先贤祠》，XXIX页注释。〕

(十八) 一七二七年曾将一种古叙利亚文写本抄寄巴黎,此本内有旧约一部份,赞歌祷词若干编,盖在成吉思汗时代,由回教徒携至中国者也。(《传教信札》,卷IV,五八页。)

(十九) 信札:致巴黎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弗雷尔信札四件,言中国纪年之远古与确实,载考古研究院《文集》,卷十,三七七页;卷十五,五九五页;卷十七,一七八页。)此四信札并作于北京,一题一七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一题一七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一题一七三七年,月日未详,一题一七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先是弗雷尔对于中国天文、若干传教师及若干中国史家之判断、《竹书纪年》、尧时洪水、秦始皇焚书以后之经书等问题发生疑问,故秉正作此答书。此四信札并载入《中国史》,卷一,七五至一六六页。别有北京信札九件,作于一七三〇至一七四〇年间,皆关于《中国史》付印事,亦载入同书第一六六页至二〇一页。

一七一二年九月信札,答复关于中国度量衡与古服之询问,由顾铎泽(第二五七传)神甫寄达苏熙业神甫。(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三四栏。)

一七一五年八月自九江致科洛尼亚神甫信札,言台湾、澎湖诸岛事,见《传教信札》,卷III,二五三——二六七页。《威尔特-博特》,一三八号。中日战争时上海重刻有英文译本,题曰:《台湾早期史》,八开本,一八七四年。

一七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北京信札,言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请禁教事。(《传教信札》,卷III,二七〇页。《威

尔特-博特》，一五八号。

一七二〇及一七二一年信札，言德理格和马国贤二人事，藏研究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六二九栏。）

一七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北京信札，言中国禁绝天主教，驱逐一切传教师，见《传教信札》卷III，三四六——三六六页。《威尔特-博特》，二九二号。

一七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信札，载《图卢兹天主教学院通报》，一八八四年刊，一八三页以下。）

一七二五年一月一日自北京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伏羲画卦，仓颉造字，史籀制大篆，李斯制小篆，以及隶书，草书之沿革，附载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所译《书经》后。

一七二五年六月一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四篋。

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自北京致广州郭中传（第二五〇传）神甫信札，载《远东杂志》，卷三，七一页以下，二一五页以下。

一七二八年五月一日自北京致广州郭中传神甫信札，并见同一杂志刊载。

605 一七三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致里昂某神甫信札，写本藏法国神学院图书馆。

一七三一年十月十日自北京致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II，六六六——六七一页。《威尔特-博特》，五二二号。）

一七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北京信札，言广州诸神甫谕澳门事。见《传教信札》卷 III，六八〇——六八七页。《威尔特-博特》，五四七号。

一七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自北京致孔布 (Combes) 神甫信札，力请遣派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来京事，写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三三栏。)

与弗雷尔之通信，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〇篋。

(二十)别有信札与记录写本若干，藏布罗蒂埃神甫辑本中。(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四七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三三四栏。)

二七〇 庞克修 法兰西人

一七〇三年至华——疑歿于无锡。

庞克修 (Jean Testard) 神甫字若翰^①。仅知其为法国人，隶图卢兹教区，一七〇三年至中国。一七〇七年传教江南^②之建昌府。似歿葬无锡。

①钩案：原作若汗，今从薛孔昭《名录》改正。

②补注云：原作浙江，疑误，今改。

二七一 安道义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一年十月九日生——一六九三年三月二

十三日入会——一七〇四年至华——一七一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四一年后歿。

安道义(Antoine Ferreira)神甫,葡萄牙人。在里斯本修院修业后,于一六九五年赴印度。(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附录。)后在果阿或澳门完成其学业,于一七〇四年抵中国。一七〇七年在镇江,因礼仪问题被逐赴澳门。后似重返江南,迄于一七二四年复被发遣。一七二五年在安南南圻之会安,然未久他适。一七四一年任果阿副教区经理员。有一葡萄牙神甫亦名 Antoine Ferreira,一七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歿于阿则陶(Azeitao)狱中,殆为同一人歟?(卡拉云(Carayon)《文件集》卷 IX《庞拔侯爵之监狱》,二四一页。)

二七二 习展 葡萄牙人

一六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一六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入会——一七〇四年六月至华——一七〇九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三八年歿。

习展(Marc Silveiro)^①神甫字翰如,葡萄牙人。一七〇一年传教交趾。(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三九三页。)一七〇四年至中国,次年传教广西。一七二五年被谪,退居暹罗。(《威尔特-博特》,四一〇——四一一号)嗣后赴北京,一七三八年时任葡萄牙驻所道长。此外曾任果阿区长伴侣及果阿、日本等教区经理员。

①钩案:原作习屏,今从薛孔昭《名录》改正。别有一写本写

其名作西箒，应为传写之讹，其歿年歿地皆无考。

二七三 德其善 葡萄牙人

607

一六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生——一六九三年八月四日入会——一七〇四年十月十二日至华——一七〇九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一五年歿于雷州^①。

德其善(Emmanuel Telles)神甫字玛诺，一六九九年东行时尚未晋司铎。(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附录。)修业完毕晋司铎后。始而传教江西，继而传教广东。据一八八三年二月十六日传教雷州之外国传教会夏戈(Chagot)神甫致厄德(Heude)神甫信札，谓其一七〇五年歿于雷州，曾在雷州西门外发现其墓云。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二三年。

二七四 费 隐 奥地利人

一六七三年三月十一日生——一六八八年十月十二日入会——一七〇五年八月八日至华——一七〇七年十二月八日发愿——一七四三年六月四日歿于北京。

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神甫字存诚，一六

七三年出生于奥属提罗耳之林次城。年十五入累欧本修院。请赴东方,获许可。海行颇经风浪,一七〇四年末抵果阿,次年八月八日抵澳门。先是在欧时曾发愿,愿赴日本传教,至是中国日本教区视察员闵明我(第一三五传)神甫为之改愿,命传教中国,派至镇江。(《威尔特-博特》一〇三号。)

已而朝廷知其通晓数学,召之赴京,助理雷孝思(第二三六传)、杜德美(第二六〇传)二神甫测绘中国地图。一七一〇年与二神甫共测直隶、东三省、黑龙江北一带地图。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信札云:“诸人以为兼测朝鲜地图,冀于此国建设一传教会,然康熙皇帝不许,计划由是失败。”(参看一七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方记金神甫信札,见《威尔特-博特》,一三三号。)

一七一一年又与杜德美神甫共奥斯定会潘如神甫测绘喀尔喀诸部地图;一七一三年与潘如神甫测绘四川、云南地图。会潘如神甫病故,隐亦自得疾,雷孝思神甫加入测绘,隐病愈,共孝思测绘贵州、湖广地图。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云:隐自北而南,历地甚广,测绘之余,兼传布教务云。〔刘松龄 (de Hallerstein)《轶事信札》第一封信。〕

即还京师,被任为圣若瑟驻所道长,由是虽供职朝中仍兼教务。一七二〇年得奥帝斐迪南三世之布施,创设学校一所,(《威尔特-博特》,一八四号。)建设美丽教堂一所,供献圣若瑟,此堂于一七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落成。利博明(第三一三传)修士司建筑,郎世宁(第二九三

传)修士司绘画。堂中大坛与罗马圣路易、贡札克(St.-Louis de Gonzague)教堂大坛极相类。其圆顶,绘画悉用透视法,来堂瞻视之满,汉访客,莫不惊羨。有奥斯定会士二人来自罗马,以为置此堂于罗马,亦无愧色。(《威尔特-博特》,一四八号。)

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年)即位之初,命隐偕雷孝思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命来自锡尔河之喀尔木部官吏为响导,付以满文路程及种种舆地文件,俾资参考。二神甫绘图既成,一七二六年孝思抄录副本一份,附以说明,寄达杜赫德神甫,后昂维尔(d'Anville)绘图时,应已 609 利用及之^①。(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二九页。)

①据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云:“中国地图与塞外地图,并出法国人手,费隐神甫仅伴行而已。”(《中国史》卷一,CLXXII页。)

隐曾任北京葡萄牙会团长六年^①,嗣后还圣若瑟驻所迄于末日。以一七四三年六月四日歿于北京,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皇帝赐葬银。

①一七二五年尚在任。(上引布鲁克尔书,二九页。)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地图》,一七二〇年顷测绘,刻于北京。

(参看注①)

(二)陕西里海间地图,一七二五至一七二六年间与雷孝思神甫同绘。(参看注①)

(三)《辩明耶稣会士受谤书》,拉丁文共九六页,一七一七年撰于广州。(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

○一年，六五、六六页。)

(四) 信札：一七〇四年十二月二日自果阿附近之萨尔赛特 (Salsette) 致格拉次城艾根多弗尔 (Wolfgang Eggendorffer) 神甫信札，言旅行困苦，所历诸地等事。见《威尔特-博特》，一一六号。

一七〇六年五月一日自镇江致艾根多弗尔神甫信札，言自果阿赴澳门，广州、与自广州赴镇江之行程。(同上书，一〇三号。)

一七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北京信札，言塞外地图，艾逊爵(第二〇五传)神甫病故，大主教嘉乐抵华等事。(同上书，一九四号。)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一七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北京致同会二神甫信札，言皇帝接受诸传教师贡品，席伯尔(Siebert)神甫在安南南圻受国王宠眷，北京某信教宗王之笃行等事。(同上书，五八九号。)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北京信札，言若干传教师病歿，圣心之崇奉等事。(同上书，六七四号。)

初作信札两件，藏维也纳帝国图书馆。

二七五 张安多 葡萄牙人

一六七七年生——一六九二年入会——一七〇五年至华——一七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张安多 (Antoin de Magaihaens) 神甫字敬修，维泽乌城人。在澳门完成学业，传教中国，饶有成绩。已而被召赴京。一七一六年任葡萄牙会团经理员。一七一八年在保定遭遇仇教事件。（《威尔特-博特》，二二一号。）康熙皇帝器重其人，一七二一年遣之出使葡萄牙国；偕大主教嘉乐同返欧洲。（《威尔特-博特》，一九七号。）一七二二年抵欧，一七二五年偕同赴华神甫九人共葡萄牙国王使臣麦德乐 (don Alexandre Metello de Souza y Menezes) 同舟东迈。（上引布鲁克尔书，二三——三八页。上引弗兰格书，四六四、四六六页。）巴多明信札，见《传教信札》，卷 III，五四八页。

一七二六年抵中国，康熙皇帝崩已有四年，雍正皇帝嗣位，安多闻讯，急行人京。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抵京，同月二十四日入觐复命。帝奖其功，赐物品，命之为葡国专使译人。十二月九日偕官吏一人赴广州迎接麦德乐来京。（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四四七、四四八页。一七二七年四月八日巴多明信札，见《传教信札》，卷 III，五四九页以下。）葡国使臣觐见，帝待之尚厚^①，然于当时教务毫无补益。

①第一次觐见在一七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陛辞在七月八日。（《传教信札》，卷 III，五五二、五五五页。）

至是安多留京终其余年，传布宗教。一七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歿。（《威尔特-博特》五七六号。）

611 二七六 穆若瑟 葡萄牙人

一六七六年四月十二日生——一六九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入会——一七〇五年至华——一七一六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五〇年后歿。

穆若瑟 (Joseph Simoens) 神甫出生于科英布拉城，入同城修院。据一旧写本知其在一七〇五年莅华，惟传教何省，居华若干年，皆无考。曾任日本教区区长，中国日本教区驻欧经理员。

一七五一年其人尚存。

二七七 德玛诺 法兰西人

一六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生——一六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入会——一七〇七年至华——一七〇六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歿于常熟^①。

德玛诺 (Romin Hinderer) 神甫一六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阿尔萨斯州^② 之雷宁根村。幼入贝藏松城耶稣会立学校，毕业后，请入会。一六八六年获准，入美因兹修院。曾教授古典学、修辞学凡四年。(《威尔特-博特》，六八五号。)

①薛孔昭《名录》作二十四日。

②此州自一六八四年维斯特法利亚(Westphalie)条约后，为法国领土。

既以神学、数学显名于当时，遂请赴印度传教，耶稣会会长不许。其后从诸道长言，请赴中国，会长许之。 612
(《威尔特-博特》，六八五号。)

一七〇六年卫方济(第一六九传)、庞嘉宾(第二二〇传)二神甫返华，玛诺随行。(上引弗兰格书，四八七页，书目。)康熙皇帝重其才能，命与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等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等处地图。玛诺与其同伴往来诸省，测绘之暇，兼事传教。(《传教信札》，一八一九年，卷X，二四八、二五〇页。参看本书孝思、秉正等传)回京复命后，帝欲留之京师，玛诺固辞，请赴外省传教。帝颁赐凭照，许其传教全国。(《威尔特-博特》，六八五号。)

玛诺往来最久而茹苦最深之地，要为浙江、江苏两省。在此两省中劝化入教者甚众。一七一八年在杭州授洗二百二十八次，聆告解一千六百一十五次，授圣体一千二百三十次。(同上书，一六一〇号。)一七三九年在江苏，为壮年授洗一百六十九次，为儿童授洗六百四十二次，聆告解二千一百五十八次。(同上书，五九三号。)一七四〇年授洗九百五十六次，聆告解八千四百次。(同上书，五八九号。)一七四一年有两次严重仇教之事发生，然尚得聆告解一千一百五十五次，授圣体九千八百一十二次，授洗一千二百二十二次，举行终傅一百一十一次。

(同上书,六八五号。)

其行绩不仅限于此两省也:一七二三年传教广东;(同上书,二〇一号)一七三五年传教云南,授洗一千〇七十二次,举行终傅六十五次,聆告解七千六百二十八次;(同上书,五七九号。)一七三六至一七三七年间在山西,于十月至次年八月间授洗一千二百三十四次,聆告解七千六百四十一一次,授圣体五千八百七十一一次。(同上书,五八六号。)已而自山西赴崇明,聆告解一千七百七十三次,授洗四百一十一一次。(同上书。)年终还浙江。

凡宗徒所受之苦,若虐待、锁链、牢狱、玛诺莫不身受之。教外人系而鞭之凡数次。有时被人足踢、石击,而逐之出村外,受杖刑亦有数次。后数年(一七四八)致命之黄安多(第三二二传)神甫曾将其所受之苦详为记述云。(同上书,六八五号。)

一日为一病者举行终溥礼,曾附一装载咸鱼之小舟赴病者所。忽天降寒雨,既受雨淋,复感鱼臭异味,因得热疾,卧病多日。又有一日在河中遇盗劫,尽丧所有。居嘉兴时曾受居民之侮,人以砖石泥土掷而击之。玛诺受此侮辱,皆以忍耐处之,教外人因感动,稍以礼待之。(同上书。)

居杭州时,官吏拘之,巡抚命人解之赴广州。已而重回杭州,教外人谋毙之,殴之气绝,掷之江中以灭迹,会得教友救之始免。官府捕凶手数人,定其罪。玛诺反为之请于官请勿治罪,教外人闻者莫不惊叹。(同上书。)

614 玛诺持己甚严,衣布衣,破旧不堪;驾小舟,甚破陋。

所食米豆咸菜而已。(同上书。)

玛诺曾在最困难时两任中国、日本、交趾等区视察 616
员。一在一七二二年,一在一七三〇年顷。(同上书,二〇一号。)并曾任北京道长。后在一七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歿于江苏之常熟,临祝者林德瑶(第三六九传)、黄安多(第三二二传)二神甫与教友多人。其遗体似运至南京,葬雨花台下。(同上书,六八五号。《传教区记实》。)

其遗著列下:

(一)《显相十五端玫瑰经》,与毕多明(第二五二传)神甫合撰,所刻本无刊刻年月处所。

(二)《与弥撒功程》,与孟由义(第一五九传)神甫合 617
撰,巴黎国家图书馆汉文新藏编三三八九号。(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〇一年,二九页。)

(三)信札:一七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杭州信札,言禁教事。(《威尔特-博特》,一六一号。)

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广州致上德意志教区区长哈劳尔(Francois Hallauer)神甫信札,言在空中见十字架数具显应事。(同上书,一九九号。)

一七二三年十月六日自广州致哈劳尔神甫信札,言康熙帝崩,雍正即位与福建禁教事,(同上书,二〇一号。)

一七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致哈劳尔神甫信札,言禁教之烈,圣心之庇护,交趾之致命者(同上书,二九三号。)

一七二五年八月三日自杭州致哈劳尔神甫信札,言传教会破坏等事,(同上书,二九四号。)

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信札,言德行超著者,(同

上书,五四八号。)

一七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自云南致中国副区长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信札,言圣心庇护,圣依纳爵圣水效力。(同上书,五八〇号。)

二七八 石可圣 波希米亚人

一六六五年生——一六八五年入会——一七〇七年至华——一七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歿于北京。

石可圣(Léopold Liebstein)神甫字修齐,波希米亚人。一七〇七年抵澳门。同年与庞嘉宾(第二二〇传)神甫、林济各(第二八〇传)修士同被召至京师,盖以可圣谙练音乐,嘉宾通晓历算,济各善制時計也;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抵京师。(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七五、七六页。可圣居京师凡四年。其人性格和霭,技艺精善,皇帝及朝中贵人与夫一切会士咸器重之。(《北京及其他城内墓志铭》。《威尔特-博特》,一五二号。)

其遗书有一七一〇年十一月十四日自北京致斯蒂夫(Stieff)神甫信札,报告教中消息。(同上书,一〇九号。)

二七九 梅若翰 奥地利人

一六七三年八月十二日生——一七〇一年三月入会
——一七〇七年至华——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八日发
愿——一七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歿于安南南圻。

梅若翰 (Jean-Baptist Messari)^① 神甫出生于弗利奥尔 (Frioul) 之戈利茨 (Goritz) 城。一七〇一年在纳也纳入会。既晋司铎，请赴印度传教，会中许之。一七〇六年登舟，(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一七〇六年抵澳门。似曾传教中国南方诸省数年，然其行迹无考。一七一二年徙交趾。一七一四年复还澳门，发四愿。一七一五年派至安南南圻。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梅若翰是新译名。

若翰步行入内地，传教九年，所管广大教区有教民一万四千人。已而与比夏雷里 (François-Marie Bucharelli) 神甫同被捕。若翰等与邻境之中国官吏善，可以逃避中国境内。然若翰等不欲也，遂同被捕。嗣后遭官役虐待，禁闭狱中，狱小至不能动作。或加重链于身，跣足游行都市，曝于烈日之下甚久。若翰受此虐待，益以疲劳过度，染赤痢疾，于一七二三年歿于狱。其同伴比夏雷里神甫则在同年十月十一日被处斩。(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二九三——三〇〇页。《传教信札》，一六一九年，三一——三九页。)

- 619 其遗书有一七一五年六月十九日自廉州致费(Michel Fait)神甫信札,述廉州居民风俗。见上引孟戴宗书,二八九——二九三页。《威尔特-博特》,一三七号。

二八〇 林济各 瑞士人

一六五八年六月十八日生——一六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入会——一七〇七年至华——一七四〇年四月十四日歿于北京。

杜济各(François-Louis Stadlin)修士字雨苍,出生于瑞士之祖格城。性嗜机械,对于时计,精研有素。父母见其能,遣之赴外国学习。济各遂历游中欧诸大城市,如乌耳姆,维也纳,布拉格,但泽,柯尼斯堡,德累斯顿,柏林等城。济各虽常寓异教人家,然不为其说所染,而其信主之心愈笃。

- 620 济各于一六八七年在波希米亚区入修院,居此区卅十八年。庞嘉宾(第二二〇传)神甫返欧,召致会士赴中国,曾言中国朝廷需要精于技艺之会士,济各遂请随行。

一七〇六年偕石可圣(第二七八传)、德玛诺(第二七七传)、公类思(第二八二传)诸神甫在里斯本登舟。(弗兰格《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一七〇六年。)

一七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偕嘉宾、可圣同抵京师(一七〇八年一月九日王石汗神甫信札,见上引威斯切尔斯书,七六页。)济各抵京后,制造奇巧机械器物甚多,因

受朝廷宠眷。

济各性虽烈，然能自制。工作时常以日耳曼语唱赞主之歌。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于一七三九年抵京曾笑询济各曰：“汝有何术能致八十一岁。”答曰：“日耳曼人多饮酒，我在故国已早死矣，但在此处则无此害。（《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九一页。）

病故之三年前得瘫痪，仍忍苦守志如常。一七四〇年四月十四日歿于京师，乾隆皇帝赐葬银二百两，大缎十匹。

济各曾签名于一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康熙皇帝上谕译文，参看本书第二五九传注五。

二八一 台维翰 波兰人

62B

一六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生——一六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入会——一七〇七年至华①——一七一六年九月八日发愿——一七三一年歿于马尼刺。

台维翰(Jean-Baptiste Bakowski)神甫波兰人，一六九三年在奥地利教区入会。一七〇六年自里斯本登舟赴印度一带。（上引弗兰格书，四二四页。）一七〇七年抵澳门。一七一〇年传教山东，已而赴广西，后至江南、浙江。居浙时颇得官吏心。一七一七年在澳门。仇教事起时在杭州，暴民争以石击之，疾逃得免。一七二

三年赴广州。已而秘还江南，潜伏二年。一七二六年在松江，后被吏役发觉，解赴广州。复由广州赴马尼刺，一七三一年歿于此城。（《传教信札》，卷 III，三六〇、三六五页。《传教区记实》。《威尔特-博特》，一〇八号。）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〇八年。

所遗信札有：

一七〇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未登舟赴华前，自埃武腊致奥地利教区区长赫维内西（Hevenesi）神甫信札。见《威尔特-博特》，一〇二号。

一七二三年四月九日广州信札，报告传教消息。同上书，二〇〇号。

二八二 公类思 意大利人

一七〇七年至华^①——一七一八年歿。

公类思(Louis Gonzaga)神甫，意大利人，其行迹吾人所知甚鲜，仅知其在一七〇七年与庞嘉宾（第二二〇传）、台维翰（第二八一传）二神甫抵澳门。同年十二月二日（或二十二日）康熙皇帝命之偕德玛诺（第二七七七传）神甫随弥嘉（第二八三传）修士入京。（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七三、七五页。一七一一年在京师、一七一三年在热河，为康熙帝数学士。（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一七〇六年，《威尔特-博特》，一五二号。）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〇八年。

据布鲁克尔神甫说,类思歿于一七一八年。

二八三 随弥嘉 葡萄牙人

一六八一年八月五日生^①——一七〇五年九月十七日入会^②——一七〇七年至华^③——一七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一年五月十七日歿于海中。

随弥嘉(Michel Viera)^④修士,波尔图人。一七〇六年自里斯本登舟。一七〇七年偕台维翰和公类思二神甫抵中国,朝命召之赴京为药剂师。(弗兰格《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一七〇六年。)居京若干时未详。一七五五年在果阿执行中国副教区经理员职务。(一七五五年名录)。

①②别一名录作一六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生;一七〇〇年五月十一日入会。

③薛孔昭《名录》作一七〇八年。

④上引弗兰格书写其名作 Vieira; 卡拉云书写其名作 Vaira。

既而被庞拔拘捕,与本区其他耶稣会士押解赴里斯本狱。然弥嘉歿于果阿至里斯本航行途中,时在一七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得年八十。(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二五八页。)

623

二八四 麦大成 葡萄牙人

一六七六年生——一六九三年入会——一七一〇年至华——一七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歿于北京。

麦大成(Jean-François Cardoso)^① 神甫字尔章。一七〇八年在里斯本登舟。(上引弗兰格书,四六七页,一七〇八年。)甫抵中国即被皇帝召至京师。一七一一年初抵京,立奉命偕雷孝思(第二三六传)神甫测绘山东地图。一七一二年偕汤西贤(第二六四传)神甫测绘山西、陕西地图,已而继续测绘江西、两广地图,事具雷孝思传。

①弗兰格写其名作 Cardoso, 见冯秉正《中国史》卷一;《威尔特-博特》及墓志写作 Cardoso; 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写作 Cardoso。

大成与阳秉义(第二八五传)神甫同抵中国, 賚有葡萄牙国王赠与康熙皇帝之厚重礼物, 皆经印度总督选择进呈者也。(《威尔特-博特》,一五二号。)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在一七一一年十月十五日信札(上引威斯切尔斯书,八八页中言之甚详,曾谓康熙帝颇爱西班牙之葡萄酒,谕诸大臣,凡西士进此酒者,应由该西士将酒瓶封固,立即送至京师,盖恐官吏转呈者有盗饮之事也。同一信札又云:有神甫数人且自绝饮,除举行弥撒所必需者外,悉皆进呈,以供御用^①。

①钩案：《正教奉褒》一二九页载：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正月二十五日上谕云：“自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利类思等在廷效力，俱勉力公事，未尝有错，中国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诚可信。即历年以来，朕细访伊等之行实，凡非礼之事，断不去作，岂有过犯可指。前者朕体违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念伊等爱君之心，不可不晓谕朕意。……”

大成还京后，供奉内廷。一七二三年歿。大成乃葡萄牙人，曾将所测绘地图抄录一份，寄达母国①。

①据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说，此种地图测绘事业，仅由法国人任之，麦大成、费隐（第二七四传）二神甫仅随行，除分担旅行之劳外，并未参加测绘事业。（冯秉正《中国史》卷一，CLXXII页。）

大成曾署名于一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康熙皇帝上谕译文①。

①参看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传注①。

三八五 阳秉义 波希米亚人

624

一六六七年生——一六八三年入会——一七一

○年至华——一七一六年九月八日歿于热河。

阳秉义 (François Thilisch)^① 神甫字履方，出生于波希米亚教区。一六八三年入布鲁恩修院，年甫十六岁也。一七〇九年附舟赴中国，行前发四愿。纪理安 (第一九八传) 神甫云：其人不特精研神学、数学，而且生活纯洁，信心虔笃，并守苦行，热烈信仰圣方济各。甫抵京师，皇帝命之解决一三角难题，秉义解决明确，帝喜，命之供奉内廷。一七一一年及以后数年命之扈从，巡历塞外。(《威尔特-博特》，一五二、一五五号。)

①其名写法不一，墓志和《威尔特-博特》一五五号一七页、三八行，又一八页均作 Thillsch。同书一五五号第一七页四四行作 Tilisch。同书一五二号作 Tillisch。同书一三五号、《传教信札》(一七二〇年)第一版第十四辑四四三页均作 Tillisk，是为斯拉夫语正当写法，而 Thilisch 乃为其最良之译写。

罗德先(第二四五传)修士在热河得疾，曾由秉义护送返京。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日德先歿时，秉义在侧。(《传教信札》，卷III，二三八页。《威尔特-博特》，一三五号。)

一七一六年一月一日偕苏霖(第一六一传)神甫赴长城，缘山岩崩坠，阻塞要口，朝命彼等用机器清除岩石也。(上引威斯切尔斯书，一三五页。)塞外严寒，秉义因在热河得疾，随从之官吏以为小恙，未予注意。帝闻之，命其于九月七日首途还京，由在俗司铎马国贤护送，然已晚矣，翌日弃世。

其遗著例下：

(一) 秉义曾将下一著作刊行：克雷萨 (P. Kresa): 625
《球面三角学的精辟分析首先灵活应用于直线三角形》，
四开本，布拉格，一七一〇年。

(二) 一七一一年六月热河信札，言广州至北京行程，北京塞外行程，石可圣（第二七八传）神甫之歿。
（《威尔特-博特》，一五二号。）

二八六 邓立山 法兰西人

一七一一年七月至华——一七二一年歿于广州。

邓立山 (Alexandre Cazaletz) 神甫隶阿奎塔尼教区。一七〇八年偕福尔 (Faure) 神甫登舟出发，此福尔神甫后在翠兰屿 (尼科巴群岛) 致命。舟经卡塔赫纳，抵维拉克鲁斯港，登陆越墨西哥至阿卡普尔科港，登舟赴菲律宾。在马尼刺与夏德修 (第二八八传) 神甫会，同附舟于一七一一年七月抵中国。一七一六年立山传教广州。一七二一年歿于此城。

二八七 储斐理 比利时人

一六七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一六九六年九月入会——一七一一年至华^①——一七二二年

六月十三日歿于广州。

626 儲斐理 (Philippe Cazier) 神甫生于梅嫩, 入土尔内修院^②。(《历史纲要》, 一八八〇年。) 历墨西哥、菲律宾等地, 于一七一一年抵中国。据王石汗(第一七九传) 神甫之一信札, 斐理之抵中国, 盖在一七一三年, 偕来者尚有滕若瑟(第二八九传) 神甫与法国神甫四人。六人同赴京师, 行至中途, 被阻, 折回广州, 盖未经朝廷核准也。(上引威斯切尔斯书, 一二六页。) 斐理于一七一三年还广州, 遂在此城及附近一带传布教务。

①勿宁谓在一七一三年。

②高龙攀神甫补注云: 此人隶属法国传教会。

据雅嘉禄(第三一五传) 神甫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信札云: 广州有麻疯养济院, 收养者教内外人皆有之。斐理入院慰救癩人, 因而得疾, 于一七二二年六月十三日歿。(《传教信札》, 卷 III, 三二四页。)

遗有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五日广州信札, 言帕劳 (Palaos) (Paleu) 岛及杜伯隆 (Duberon) 和科尔蒂 (Cortil) 二神甫之歿。(《传教信札》, 第十六辑 (一七二四年) 三六八——三七三页; 庞特翁编, 卷 VI, 七〇三、七〇四页。《威尔特-博特》, 二二二号。)

二八八 夏德修 法兰西人

一六七〇年五月七日生——一六八六年十月二

十八日入会——一七一一年七月至华——一七二七年后歿于欧洲。

夏德修(Jean-Xavier-Armand Nyel)神甫字沙勿,生于香槟之维特利城。一六八六年入此教区修院。一七〇三年在圣马洛登舟赴中国。同行者有布拉斯莱(René de Brasles)、利韦(de Rives)、埃布拉尔(Hebrard)神甫三人。当时法国适与英、荷有战争,而马六甲与巽他二海峡成为英、荷占领,乃取道麦哲伦海峡与南海一带。一七〇四年四月十一日渡此峡,继渡莱梅尔海峡,沿火屿行,绕霍恩岬,五月十三日抵智利之康塞普西翁港。稍停憩,赴秘鲁,留阿里卡港约五月,应利马城会团长之请而赴斯城。(《传教信札》,卷II,七九页。)

当时彼等所附之舶放弃中国之行,决定返回法国时,利韦神甫疲劳已极,附诸舶还。德修与其馀二同伴乃决定赴墨西哥,由阿卡普尔科港附舟赴马尼刺,然后再由马尼刺赴中国。一七〇六年或一七〇七年抵菲律宾。惟当时中国礼仪问题之争正炽,彼等遂留此以待机遇之至。一七一〇年枢机员铎罗死,机遇屈矣。然中国海舶不愿载彼等往,德修遂借适在马尼刺之邓立山(第二八六传)神甫赴印度,转由印度附舶于一七一一年七月抵澳门。(上引威斯切尔斯书,八七页。)(一七二三年名录著录其抵华年月为一七一二年八月十九日,殆为抵京之年月)。馀二神甫是否同行未详。

一七一五年德修奉命赴罗马为中国传教会经理员。次年回广州。雍正遣发全国传教师时,德修返欧洲。一

七二七年为西班牙王子师傅。其歿年歿地未详。

所遗信札两件皆在一七〇五年五月二十日作于利马者：一致夏斯神甫，一致德斯(Dez)神甫，言南美二新教会与旅行波折事。(《传教信札》，卷 II，七九页以下。《威尔特-博特》，一一四号。

628

二八九 滕若瑟 比利时人

一七一一年至华——一七一四年七月十七日歿于广州。

滕若瑟 (Joseph le Quesne) ① 神甫于一七一一年偕储斐理(第二八七传)神甫抵中国。其人生于比利时，一七一四年七月十七日歿于广州。居华仅三年耳。

①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写其名作 Le Guesne。

二九〇 卜日生 法兰西人

一六七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一六九六年九月五日(或十八日)入会——一七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华——一七一二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歿于澳门。

卜日生(Jean Baborier)①神甫字若望，一七一〇年附船循南方诸海赴中国。一七一一年末抵智利之康塞普

西翁时哥孟德(第二九二传)神甫先二日抵此港,二人遂同行,于一七一二年中抵中国。日生出生于多菲内之维也纳城,在里昂教区入会。抵华后传教湖广,饶有成绩。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仇教初数年尚在其地。后被发觉,解往广州,旋赴澳门。日生谋入内地,乃矫为垂危之人。“人为我备一棺材,与其谓为棺材,勿宁谓为担架^②,藏余于其中,如是偷渡关津。”(《传教信札》,卷 III, 七六四页。)

①其名写法不一,《威尔特-博特》,六二八号书作 Barborier。同书五七九号书又作 Bobarier。《传教信札》,冯秉正《中国史》均作 Baborier。其同名之卜纳爵(第二二八传)神甫之姓在《威尔特-博特》四一号、六六号、九八号、二九二号等书札中亦写作 Barborier。伯希和则取 Baborire写法。(《俺斐特里特号首航中国记》,二八五页。)

②据此信札后文,所言者并非盛尸之棺,乃为一种担架。古法兰西语训 *bière* 之义兼有卧板,担架诸义也。

既作如是旅行,所遭受之饥渴、寒热、窒息种种困苦不待言也。发自佛山,逾梅岭,至 Tchang-chan 山;(此山疑在浙江)抵此山后,匿居于教民某所营之旅店中。夜间无人时,盼其人与其母及其妻女等之告解,天明后附一小舟至杭州,复由杭州至苏州。

“三月十一日抵 Tchoang,此村几尽教民,在此获晤何云汉(第三一六传)神甫,偕之同行,同抵常熟,此乃何

神甫常驻之所，教民甚众。惟何神甫年高而疲劳甚，已完全不能执行教务矣。”

“余为其教民举行复活节瞻礼后，遍历其传教区域，为三〇三人授洗，内成年人一百三十八人，儿童一百六十五人；聆告解二百七十一人，受圣体者二千五百四十三人。”嗣后日生复秘赴浙江，继续执行教务。（《传教信札》，卷 III，七六五、七六六页。）

中国副区长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曾誉日生为江南传教师中最勇敢而最热心之一人。一七三五年经其授洗者三百五十二人，告解者三千〇二十人，受圣体者二千八百三十二人。（《威尔特-博特》，五七九页。）一七四一年八个月中经其授洗者五百七十二人，聆告解四千六百三十一人。（《传教信札》，卷 III，七七六页。）

一七四六年又从江南受末次之谪遣。行程已过三千里，所乘之小舟在澳门附近触礁沉没。日生获救，息悬岩上，命舟子赴澳门取西服。（《传教信札》，卷 III，八一三页。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五三一页。）嗣后居澳门六年。年七十三岁时尚求道长派彼率领中国青年赴法国学道，然后回华终其余年。（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杜加（Du Gad）神甫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未刊信札。）法国之行，未副其愿，次年歿于澳门，时在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其遗札有江南信札一件，（一七三九年前后），言其乔装病人入内地事。（《传教信札》，卷 III，七六四—七六七页。《威尔特-博特》，六二八号。）

二九一 张貌理 法兰西人

一六七九年四月七日生——一七〇〇年二月入会——一七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华——一七一五年十二月八日发愿——一七三二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广州。

张貌理(Maurice de Baudory)神甫出生于瓦纳。在会中完成其一切学业，似与卜日生(第二九〇传)神甫同舟赴中国。一七一二年抵中国。是否传教内地诸省，未详。所能确知者，一七一九年已在广州，一七二二年、一七二四年、一七二七年及以后诸年并在广州。其最爱之事业盖为婴儿领洗。常亲赴寻常遗弃婴儿之所，以所拾得之婴儿，雇乳母哺之，然后托之于教民，授以艺业，俾其成立。(《传教年鉴》，卷 XXII，四五四页。)

广州有官立孤儿院，管理者常为贪利之人，孤儿泰半天亡，貌理曾以金赂主事者，遣人入院为将死之婴儿授洗。

此种慈善事业，开始于一七一九年，是年儿童受洗者一百三十六人；一七二〇年受洗者一百一十四人；一七二一年二百四十一人；一七二二年二百六十七人。(《传教信札》，卷 III，三二七页。)

由是每年婴儿受洗者约三百人，多于领圣事后夭殇。共尚存者录记其名，常遣一讲说教义人往训导之。迨其

年长能自立时则领之出院，托付于可靠之教民为之位置。貌理曾云：“脱余经费充足，将仿北京之例，于城内各坊之中遗弃婴儿之处，皆遣人拾取。每年需银二十两，即足了此事矣。乳母一人，每月仅需银二钱五分；此外所需者，平时衣服，病时医药而已。先是觅求乳母甚难，现在乳母之多逾于所求之数。”（同上书，三二八、三二九页。）

一七二七年米价甚贵，乡间穷人来广州求食者逾十三万人，皆收容于城外。此次饥馑，又为儿童救赎之一机会，一月之间，领洗者二千四百三十七人。

貌理又设法入教外人家为儿童授洗，乃命在教高年
632 妇女为之。于城廂各处，划分区域，每区一人，各授以授洗之法，每月各以领洗人数来报。

由是领洗人数逾于所期：自一七二六年十一月迄一七二七年十月一年间，儿童夭殇前得受洗者一千七百一十四人，合计饥馑时领洗之数共为四千一百五十一人。南京主教为鼓励其事业，每年津贴银三十两，以供专任此种事业的讲说教义人三人之用。（《传教信札》，第十九辑序 XXIII、XXVI 页。）

貌理于一七三二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广州，适在谪居广州诸神甫遣发澳门之前。仓卒之间未能将其遗骸运走，由地方官葬于东门外一佛寺中。（《传教信札》，卷 III，六七四、六七五页。）

其遗著列下：

（一）康熙（崩于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遗诏拉丁文译文，一七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译于广州；德文译

文见《威尔特-博特》，四二九号。法文译文见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三五〇页注^①。

(二) 一七二二年十月末致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信札，君荣在其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广州致内斯蒙(de Nesmond)主教信札引之，言弃儿领洗事，见《传教信札》，卷 III，三二七、三三〇页。《威尔特-博特》，二二七号。

二九三 胥孟德 法兰西人

633

一六七九年八月三十或三十一日生^①——一七〇一年九月四或十一日入会^②——一七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华^③——一七一七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歿于澳门。

胥孟德(Joseph Labbe)神甫字若瑟，著名神甫菲利普·拉伯(Philippe Labbe)^④之同族也。出生于布尔日城。一七一〇年在路易港登舟，假道霍恩岬赴中国，一七一〇年九月十三日扬帆；一七一一年五月一日抵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年末抵智利之康塞普西翁港。（《传教信札》，卷 II，九一页。）与卜日生（第二九〇传）、张貌理（第二九一传）二神甫会，同附舟于一七一二年中抵广州。孟德始而传教诸省。一七二〇年派至印度，为传教会经理员。逾二年重莅中国。一七二四年谪广州，偕张貌理神甫拾养孤儿。一七二七年任广州驻所道长与法国传教会

经理员。一七三〇年尚任经理员职。（《威尔特-博特》，三四二、四三五号。）

①②③一七二三年录作一六七八年生，一七一三年四月三日至华。后一年代似误，缘同一名录及其他文件皆著录卜日生、张貌理二神甫于一七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华，而孟德应与二神甫同行也。

④案菲利普·拉伯于一六〇七年七月十日生于布尔日城，一六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入修院。教授修辞学、哲学、神学等科目，在一六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歿于巴黎。遗著甚多，偏于历史和考据。

已而请之于会督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开教于湖广山中，会督命顾铎泽（第二五七传）神甫导之往。行至中途，铎泽病故^①。孟德赴距其地三日程之某地与一葡萄牙神甫会。西士传教此山内者，孟德盖为第一人。一七三一年十月莅职，一七三二年八月重还其地。（《传教信札》，第二十二辑，XVIII页；卷 III，四六四页。）

①补注云：此处本书著录之年月与前此顾铎泽（第二五七传）传著录之年月不合。据铎泽传，孟德与铎泽在一七三〇年自广州出发；顾据孟德一七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信札，孟德当时尚在广州为经理员。同一信札谓其将于一七三一年离广州而赴湖广。此信札年月似无舛误，盖孟德在其中言及一七三〇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地震与同年十月三十一日之上谕也。由是观之，顾铎泽神甫之歿应在一七三一年八月八日。

孟德划分此山地为八区，每区放一讲说教义人。孟德周历各区时，为不少教民举行圣事。在其间建筑驻所一处，传教师他适时，则作为学校校址。在仅有教民之区中，不许教外人入，他处有教外人则往劝化。由是其地居住者咸属天主教徒。（《传教信札》卷III，四六四页。）

一七三四年山内有教民六百，孟德请之于会督，派遣华籍耶稣会士高若望（第三二〇传）神甫来助。（同上书，卷III，四六五页。）嗣后赖孟德与其后任之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之传扬劝化，教务日见发达。（同上书，七八〇页。）由八区增至十四区，教民逾六千，所居之处可谓与世隔绝。不幸一七四六年仇教之事发生，此山中教区几尽摧毁。（参看西尔韦斯特利（Silvistri）《怎样在中国生活》，四四页以下。）

孟德之才，兹仅小试而已：一七三六年受命为法国传教会会督，执行此职，迄于一七四〇年。顾因年事已高，障碍叠出，疲劳过甚，精力锐减。后任会督于一七四〇年派之赴江西，然已不能支，不得已还澳门，任经理员与广 635 州驻所道长。后于一七四五年一月十二日歿于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一七一二年一月八日自智利康塞普西翁港致另一同名之拉伯（Labbe）神甫信札，言旅行事。（《传教信札》，卷II，九一页以下。）

（二）一七二四年二月十九日广州信札，写本藏维也纳帝国图书馆。（《中国杂纂》，第三辑，三六三——三六六页。）

(三) 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广州致米来迩 (Balthasar Miller) (第三〇四传) 神甫信札, 言葡国使臣、信教王公、广州饥馑等事。(《威尔特-博特》, 三四二号。)

(四) 一七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自广州致米来迩神甫信札, 言战争, 水灾, 九月三十日地震, 雍正上谕。(同上书, 四三五号。)

(五) 湖广信札, (疑作于一七三四年) 乃致巴多明 (第二三三传) 神甫者; 多明于一七三四年三月二日在北京接此信札, 其文见《传教信札》卷III, 四六四页。

(六) 致苏熙业神甫诸信札, 藏气象台图书馆, 里斯尔藏书, 一五〇篋。

(七) 道院长尚普格朗德 (F. Labbe de Champgrand) 刊布之信札数件, 见所撰之《胥孟德传略》, 一八八〇年, 巴黎刻本。

二九三 郎世宁 意大利人

一六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生——一七〇七年一月十六日入会——一七一五年八月至华——一七二一年十二月八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六年^①七月十六日歿于北京。

636

郎世宁 (Joseph Castiglione) 修士于一六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生于米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孔谢 (M.

Feuillet de Conches)记载：“他曾受名师严格培养。在法国艺术界占有突出地位。对宗教事务的虔诚和爱好使他满足于圣依纳爵教派中助理修士的地位。”他于一七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忙于宫廷交给的事务。他虽是一位艺术家，但为了迁就中国生活方式，变成了一个善于仅仅能低三下四模仿别人行为的人。”（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四，七一页。）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六四年。鈞案：《正教奉褒》一四一页云：“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郎世宁卒”，亦作一七六四年。

“世宁从事于历史肖像绘画已久，至是遂被迫放弃其从前学业，而在玻璃上作油画，在绢上作水彩画，绘树木、果实、动物之时多，画像之时罕。其作业仅在制作窗帘、屏风、扇面，而不在真正绘画。复次尚应严密表现生物或静物之性质，兽之一毛，鱼之一鳞，花叶之纤微，皆须详细绘出。”（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四，七一、七二页。）

世宁供职内廷，事务甚繁，仅能以余暇为北京教堂绘有大画两帧。（同上书，七二页。《传教信札》，卷IV，二五〇页。）世宁曾为雍正皇帝（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绘画数幅，帝喜，颇有赐赉，然从不与世宁谈话。（《威尔特-博特》，二〇三号。）

乾隆皇帝（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则反之，对世宁颇加赏眷，几日日往视西士作画，而乐与之言^①，数使之绘画御容。世宁因此常请于帝，俾能传教自由。（上引古 637

伯察书,卷四,七二页。)

①钩案:《啸亭续录》卷一如意馆条云:“如意馆在启祥宫南,馆室数楹,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匠皆在焉。乾隆中纯皇万几之暇,尝幸院中,看绘士作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

一七三六年五月三日帝幸世宁所,坐世宁侧,观其作画,世宁忽置笔,忧形于色,跪帝前,手出北京诸神甫所上奏疏呈帝,请免禁教。随侍诸内监皆惊,盖递疏之法颇违宫中旧例也。帝聆其言毕,好谕之曰:“朕未禁汝教,特不许旗人入教耳。”命侍监接其奏疏,又谕之云:“我将阅之,汝可安心作画。”(上引古伯察书,七二、七三页。《传教信札》,卷III,四七八页。冯秉正《中国史》,卷十一,五一五页。)

其后不久又有虐待教友之事发生。一七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帝又幸世宁画室,垂询画事数语。世宁若重有忧者,垂首而不能对。帝询其故,且询是否有疾,世宁答曰:“臣颓丧实甚,非有疾也。”旋跪奏曰:“皇上禁止臣等所奉圣教,满街谕禁之文,臣等何能安心供职?如欧洲闻此禁令,何人敢来中国供职?”帝曰:“朕未禁汝教,汝辈可自由信奉;仅命中国臣民不许入教而已。”世宁又奏曰:“臣等盖为传教而来,康熙皇帝曾将准许传教之谕宣示全国也。”世宁语毕,继之以泣,帝为所动,谕之曰:朕将一察此案。(《传教信札》,卷III,七三二、七三三页。)

后至一七四六年福建仇教之事起,全国从风,世宁又吁请勿将被逮教师处死。帝闻其言,色变不答。世宁以帝未闻其语,重再言之,帝曰:“汝辈外人不明中国风俗,朕已命大臣二

人维护汝等矣。”谕毕遂行。（《传教信札》，卷III，八三页。）越数日帝询沙如玉（第三二三传）病状于世宁，且 638 询之云：“天主教人畏死欤？”世宁答曰：“生而守善行者不畏，生而有恶行者则颇畏之。”帝又问曰：“如何分别善恶？”答曰：“以良心分别”。（同上书）

世宁除作不少绘画外，并曾绘作圆明园图案，且指挥其工程。（同上书，卷IV，五六页。）一七六二年时尚为帝作平定额鲁特图画数幅，其他诸幅则由艾启蒙（第三八三传）神甫，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与奥斯定会之约翰·达马塞纳（Jean-Damaschéne）神甫任之。（钱德明：《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三二五——三九六页。一七六四年九月十二日刘松龄神甫信札。戴进贤：《中国康熙皇帝诏书》，二四页。伯希和文章见《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八三——二七五页。参看本书第三七七《蒋友仁传》。）

嗣后年复一年，一七五八年（此年未详何本）世宁年达七十岁。帝以其效力年久，赐缎六疋，袍褂一件，玛瑙朝珠一串，四字御书匾额一块以奖之。（《传教信札》，卷IV，二四九、二五〇页。）

世宁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备受荣宠，以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歿于京师①。

①钩案：《正教奉褒》一四一页载：“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郎世宁卒。上谕：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着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

事优恤，钦此。”

- 639 世宁若干图画已转载于下一刊物中：其书名根据卡斯蒂格里翁（Castiglione）、中国画家蒲卡（译音）（Puqua）、亚历山大（W. Alexandre）、尚伯尔（Chamberas）、达德莱（Dadley）诸氏之绘画原本而知，世宁许多图画转载于《中国风俗、习惯、技术、艺业、刑罚、礼仪、建筑物、风景》一书中。附马尔皮尔（D. B. de Malpière）之绪言与说明，四开本，三编，分为三十六至四十分册，每册着色画图六幅，一八二六年在巴黎分期出版。一八三三年业已出二十四分册。据穆林德（Von Möllendorff）之《中国书目指南》一六三页二〇三八号之著录：四开本，二册，画一百八十幅。巴黎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九年间出版。

一九三〇年一月刊《中国杂志》二四及二五页，有福开森（J. C. Ferguson）所编郎世宁绘画“全部”目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刊《中国杂志》，一八八页以下，转载有一七二八年世宁所绘之百骏图十二幅，照像颇精美。

一七六五年七月十三日自北京致巴黎绘画研究院院长信札，言版画之雕刻。（一九二一年刊《通报》一八五页。）

二九四 罗怀忠 意大利人

一六七九年八月五日生——一七〇〇年三月十

一日入会——一七一五年八月至华——一七一〇年八月十五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四七年三月一日歿于北京。

罗怀忠 (Jean—Joseph da Costa) 修士字子敬，一六七九年出生于卡拉布尔 (Calabre)。从良师习药剂与外科医术。一七〇〇年入耶稣会。其生活纯洁，医术精良，颇著名于那波利那不勒斯区。一七一五年耶稣会会长遣之赴北京^①。居京三十年，不断为教内教外人尽力。640

①《正教奉褒》一三三页载：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

罗怀忠以精明外科医理，奉召进京。

朝中王公大臣，敬重其人，有疾辄延之诊治。疾愈或赠以物，或酬以金，俾之购买药物。怀忠恐违赠者意，有时受之。在京设一施诊所，日日对来诊者赠药裹伤。

常被延至王公贵人邸治疾，然彼尤愿为寒苦人治疾。贫病之人来就诊者，则赠以善言、财物、药剂；不能来诊者则自赴病者家，有时为之诊治终日。怀忠不特关心病者身体之健全，尤盼其灵魂之救赎。故有时领病者赴诸神甫所，俾受劝化，领洗入教。

其尤乐为者，乃婴儿之领洗，曾为接生妇女说明婴儿疾病之源，付之以药物，不治者则为之授洗，由是婴儿领洗者无算。

病故前六月，因治病染溃疡疾，于一七四七年三月一日歿于北京。乾隆皇帝赐葬银二百两。贫寒废疾悲泣者，人数甚众。

怀忠生前曾以所得布施购田数区，以其息供施诊所 641

药室经费,俾使此慈善事业不致中辍。鲁仲贤(第三六七传)神甫谓曾为作传,将为刊布;并在一七四五及一七四七年两信札中历述怀忠生平。(《威尔特-博特》,六八六、六九〇号,参看五八七号。)

二九五 房日升 葡萄牙人

一六八九年二月十七日生——一七〇四年九月二十或二十一日入会——一七一六年至华——一七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发愿——疑在一七六六年后歿于意大利。

房日升 (François de Corder)^① 神甫字济各,其传教事迹未详。似曾传教诸省,一七二四年谪广州,管理佛山教区。至一七三二年与其他诸传教师同谪澳门。日升曾求之于广州将军,请免放逐,将军婉言谢绝。(《传教信札》,卷III,六七三页。)

①《传教信札》,第一版和以后诸版与《威尔特-博特》五二五号并作 Cordez; 又《威尔特-博特》,五二七号作 Cortes。

一七三五年任日本教区经理员。奥瓦雷兹 (Barthemy Alvarez)、阿布若 (Emmanuel de Abreu)、许方济 (Vinc-ent da Cunha)、克拉兹 (Jean-Gasp. kratz) 四神甫(此四人皆在一七三七年一月十二日致命于交趾)偕森帕约 (Christoph de Sampayo)、甘玛诺 (Emmanuel de Carvalho) (第

四四七传) 二神甫于一七三五年四月十八日自澳门赴交趾, 被禁于 Naocheu 狱中时, 日升遣人往救, 地方官吏限彼等立还澳门, 始释之出狱。诸神甫于一七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澳门。(《传教信札》, 卷 IV, 五四一页。《威尔特-博特》, 五二七号, 三七页。)

嗣后日升还葡萄牙, 一七五三年任中国副教区及日本教区经理员。一七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被庞拔投于圣米利安要塞狱中。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解赴意大利。日升年事甚高, 出狱后在世或不久也。

二九六 喜大教 意大利人

疑在一七一六年至华——疑在一七五〇年顷歿于那不勒斯。

喜大教 [Nicolas Giamprimo (Gambiano)] 神甫字尼各, 意大利人, 隶那不勒斯区。吾人知其于一七一六年及一七二〇年在朝治理历算, 似得皇帝信任。一七二一年贡康熙皇帝敕与大主教嘉乐书赴罗马递呈教皇。一七二一年三月十三日偕俄皇彼得一世专使伊兹马伊洛夫 (Ismailoff)^① 同发京师。(冯秉正《中国史》, 卷十一, 四四六页。《威尔特-博特》, 一九七号。) 大教并贡有康熙赠与俄皇之礼物, 行至俄国边界, 待命入境, 待之甚久, 据马国贤神甫云盖其未得俄国贵人之欢心也。

①参看本书第二三三巴多明传附注。

嗣后继续成行，于一七二二年十月抵罗马奉命不许再还中国。一七四八年任那不勒斯学院天文教授，似歿于一七五〇年前后。其出生地及在教事迹均无考。（何国贤《圣家会创建史》，卷二，七六页。）

一七一九年十二月三日关于利国安(第二二一传)神甫之上谕，一七二〇年二月十一日关于德理格神甫之上谕，均有拉丁译文。译文下云：“与中文合，一七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译于北京。”前一译文下署名作 Nicolaus Giam-Priano, 后一译文下署名作 Nicolaus Gianprianus。（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一八〇、一八二页。）

二九七 戴进贤 德意志人

一六八〇年五月十一日生^①——一六九六年十月四日入会——一七一六年至华^②——一七一四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四六年三月三十日歿于北京。

戴进贤 (Ignace Kögler) 神甫字嘉宾，一六八〇年出生于巴伐利亚邦之兰次堡-阿姆-列奇 (Landsberg-am-Lech) 城。年十六岁入上德意志修院。得文艺硕士学位，教授拉丁文学六年，请许赴中国前曾在英果耳施塔特大学教授数学及东方语言三年。行前曾发誓愿^③。其学识鸿博，中西人士，皆钦佩之，置之于莅华最著名而最练达的传教师之列，诚无愧色。（《威尔特-博特》，六八

八号。)

- ①有一名录谓其生于一六八二年五月十一日；而墓志与戴进贤《中国康熙皇帝诏书》二八页皆作一六八〇年，今从之。
- ②《威尔特-博特》，一五七号作一七一七年一月二日。
- ③进贤于一七一六年三月十三日在里斯本偕赴华传教师十三人同舟东迈，同年八月三十一日安抵澳门。但因礼仪问题争持未决，有数人未入中国。十三传教师姓名见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一七一六年、一七一七年。

进贤既抵京，朝廷即命其佐理历政，嗣后供职垂二十九年，官至钦天监正。康熙皇帝上谕誉其“历算学问甚好”^①。雍正皇帝虽仇教，然不泯其功，而在一七三一年加礼部侍郎衔^②。

①钧案：《正教奉褒》一三五页载：“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非通晓历法之人，不能细查，微小增减，不觉渐错。戴进贤虽系新来，尚未全晓清（满）、汉话语，其历法算法上学问甚好，为人亦沉重老实，着放纪理安员缺，钦此。”

②钧案：《正教奉褒》一三七页载：“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三月二十日上谕戴进贤治理历法，着补授监正，加礼部侍郎衔，钦此。”

进贤后居京师，几终其身。任务甚繁，治历犹其余事也。始任驻所道长，一七三二年任观察员，一七三八年

任副区长，一七四一年复任视察员，而皆在教难发生之时。进贤当此时期，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费隐(第二七四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诸神甫等维护宗教甚力，终其余年皆在明诬谤，息谗言，而回雍正、乾隆两朝之上意。

645 一七二〇年进贤奉命翻译俄国专使伊兹马伊洛夫(Ismailoff)呈进之国书；专使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入京，盛其衣饰，随从者约百人。国书首云：“致亚细亚广大领土之皇帝、博格丹(Bogdo 犹言中国)之主君，契丹(Kital)之最高陛下，订友好，致敬礼。”后署“陛下之好友彼得(一世)。”(《传教信札》第十五辑，XXIII—XXVIII页。参看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六一页。)

一七二三年福建仇教之事起，进贤即谋转圜。嗣后诸神甫所上保教诸疏，皆经进贤列名。一七三三年押解广州诸神甫赴澳门，进贤亦署名奏疏，请免解往。帝似已明反对宗教者之诬诉，曾谕曰：“诚如是，毫无妨碍汝等居留中国者矣。”并谕诸大臣曰：“可检查教中书籍，以证彼等所言是否属实，然后详细奏明。”检查结果，毫无可以降罪之处，由是遣发澳门之传教师三人得复还广州。(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三九页。《传教信札》，卷III，六八七页。《威尔特-博特》，五四七号。)

进贤通常工作乃在治理历算、天文。其为人好学不倦，援笔成文，惟语言较为迟钝，而不善于应付事机，对于应用汉语答辩尤形困难。(《一七二六年北京住院记》

录》，手抄本。）常与德英法诸国重要学者交换测验。（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二二页。）其报告与著述颇受诸学者钦佩，但在中国朝廷则不然，兹举一例以证之。

一七四〇年钦天监人员谋陷进贤与徐懋德（第二九九传）于帝，谓西士等皆不知敬重钦定仪器。南怀仁（第一二四传）毁旧铸新于先，纪理安（第一九八传）又毁铸于后，今进贤、懋德等又欲将所余仪器尽行改铸云云。进贤上疏自辩，谓怀仁改铸乃奉康熙帝命，理安亦然，今改铸仪器盖经朝廷传达帝命而为，非专擅也。乾隆帝阅疏，⁶⁴⁶知其枉，事遂解。（《威尔特-博特》，六六九号。）

此辈官吏不自知学识之不足，所为测验往往差误。一七三〇年监臣预言本年七月十五日有蚀，惟屈期测验结果，所蚀较预测者少一寸，乃妄奏天蚀较原测为小，盖帝德有以感之。一七二五年三月地球、金星、水星、木星接近，又妄奏天呈祥瑞，五星联珠。帝喜，命史馆记录。进贤虽屡纠其误，顾无效也。（宋君荣神甫未刊信札。（见上引布鲁克尔书，一七、四〇页。）

进贤曾将冉森教派在中国安南之活动举发，并谋阻止其宣传，乃在提高圣心之崇拜。一七二四年进贤曾截留二十一箱书籍，内容皆是反对教谕之小册子，诸箱皆从俄国运来。其后未久，又有一箱自比利时奥斯坦德港循海路运来，内容亦属同类之书籍。（《威尔特-博特》，二二八号。）

进贤所得微俸几尽用之以救济教中贫民。（《威尔

647 特-博特》，六八八号。)一七四六年三月三十日突中风，遂卒，年六十六岁；乾隆皇帝赐葬银二百两，大缎十匹。

其遗著列下：

(一)《策算》，对数表也，一七二二年刻于北京，一七四四年行用。

(二)《黄道总星图》，即天文图，附星度表。一七五二年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致里斯尔(de L'isle)信札言此书已“进贤曾刻天文图，并新编汉文诸星总表，以供钦天监用，成。”应指此图。则图与表之付印，似在一七五二年顷，时进贤已卒数年矣。君荣并谓进贤曾将格拉马蒂西(Grammatici)神甫之表采用，至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所采用者则为哈莱(Halley)神甫之表也。(《传教信札》，卷IV，六四页。)

(三)《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一七三七年进贤与徐懋德(第二九九传)神甫奉敕撰，前有《历象考成》成于一七一三年，此为其续编也。先是旧测不无误差，经是编改正者计有数端。一太阳地半径差，旧定为三分，今测止有十秒；一清蒙气差，旧定地平上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止有五秒，今测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一日月五星之本天，旧说为平圆，今以为椭圆。旧说从第谷(Tycho)旧法经纬俱有微差，兹乃采开普勒(Képler)之新测也。——是编与其他西士所撰之天文历算诸书，经雍正皇帝合为一集，共一百零五卷，总题为《律历渊源》。雍正恶西士，尤恶传教师，故将撰人名删除，仅在序文中言及所引西士之书而已。序题雍正元

648

年(一七二三),然全书刻成,晚在一七三〇年时。所收之书计为《历象考成》,上下两编,四十二卷,后编十卷;《律吕正义》五卷,徐日升(第一四二传)神甫撰;《数理精蕴》五十三卷。

(四)《仪象考成》,一七四四年北京刻本三十二卷,一七五六年北京刻本三十五卷,进贤、刘松龄(第三五一传)、鲍友管(第三五〇传)、傅作霖(第三五三传)诸神甫合撰,后数卷乃作霖独撰^①。首二卷为御制玑衡抚辰仪,卷第一之十三为总纪恒星及恒星黄道经纬度表,卷第十四之二十五为恒星赤道经纬度表,卷第二十六为月五星相距恒星黄赤道经纬度表,卷第二十七之三十为天汉经纬度表。案进贤等所撰诸表似译自格拉马蒂西^②之表录。(宋君荣《中国天文史略》。《传教信札》,卷IV,七〇页。)

①钩案: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十月初六日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等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表,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旨依议,仍着庄亲王鄂尔泰张照兼管。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十一月书成,凡三十卷,赐名《仪象考成》。又改制仪器,并著仪说二卷,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正月告成,赐名《玑衡抚辰仪说》。本传所记年月卷数疑均有误,参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正教奉褒》,一三八至一四〇页。

②据一七三三年里斯尔说,此神甫所撰诸表盖为测算月球最良之表。上引布鲁克尔书,七五页。)

(五)苏熙业神甫书第一册所载测验:一七一九年二月十九日,一七二〇年八月四日,一七二七年九月五日,北京日蚀测验。一七一七年至一七二七年北京月蚀七次测验。一七二一年及一七二二年星蚀测验。一七二七年月球经行昴星团测

验;一七二二年,一七二四年,一七二五年,一七二六年木星诸卫星测验;一七二五年水星测验;一七二六年火星测验。

(六)《中国交蚀图录》第二编,进贤撰,拉丁文,一七四五年刻于卢凯斯。第一编徐茂盛神甫(第三〇五传)撰,一七四四年刻于罗马;第三编布利加神甫撰,一七四七年刻于卢凯斯。

649 (七)一七二二年一月二日北京观象台月蚀测验。《特雷武回忆录》,一七二三年十一月,二二四六——二二五〇页。

(八)《北京经度测验》,同上书,一七二八年一月,五六——六六页。

(九)一七二四及一七三七年在北京对于木星诸卫星之测验,进贤、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孙璋(第三二四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等合测。同上书,一七四〇年一月。

(十)一七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月蚀与木星诸卫星之测验。《哲学学报》,四〇五期。

(十一)一七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北京日蚀与一七二九年至一七三〇年间木星诸卫星初蚀测验,进贤与徐懋德合测。《哲学学报》,一七三一、一七三二年、卷四,四二一页。

(十二)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三年间六十甲子行星推算表,进贤、徐懋德(第二九九传)、严嘉乐(第三〇一传)等合测。(巴耶《中国的计时》,四开本,圣彼得堡,一七三

五年,二五页。)

(十三)天文测验。见刘松龄(第三五一传)所辑《天文测验》,参看第三五一传第七号书。

(十四)天文测验,此是寄给阿莫特(Eusébe Amort)神甫者。一部分已刊行,叙见各辑中,一部分未刊行,藏慕尼黑城图书馆。(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一四六栏)。

(十五)开封府犹太教圣经小志,拉丁文,经穆尔刊载于其《文学新志》(莱比锡,一七九八年)第一册;别有单行本。(八开本,一八〇五年,第二版)是编谓犹太人在古时已入中国,保存有《马加比书》两卷,诵读此经与其他诸经同。穆尔亦将其转为德文。(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一一四五栏。)

进贤别有《中国犹太教史略》,其中有开封府犹太教堂诸经之说明,并附《旧约·五经》起源说。亦经穆尔用德文刊布(八开本,一八〇六年。)

(十六)《康熙皇帝诏书》,中文拉丁文对照,钦天监监正、礼部侍郎、中日两国传教区会长耶稣会士戴进贤编译。是为康熙皇帝致教皇国书,一七〇六年遣龙安国(第二一八传)、薄贤士(第二四一传)二神甫,又于一七〇八年遣艾逊爵(第二〇五传)、陆若瑟(第一六七传)二神甫赍呈教皇者也;进贤曾将其按字翻译成拉丁文,略附解说^①。

^①参看本书第二五九《赫苍璧传》注^①。伯希和文章, 650

见《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一一六页,三九

九号。

是编刻本二六页附有一七六六至一八〇〇年间中国耶稣会士状况；二八页有戴进贤事迹；三二页有入华耶稣会士所撰数学、物理、哲学等科书籍目录；四一·一页有中国志略。

(十七)一七一六年八月禁用中国礼仪训令宣布后中国待遇情形之简明叙述。穆尔有此写本，拟在一八〇四年五月一日刊布。(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一四八栏。)

(十八)牛顿诸表汉译本，曾刊刻以供钦天监人员之用。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曾在进贤歿后一本寄赠伦敦王室协会书记员莫尔蒂默(Cromwell Mortimer)(《威尔特-博特》，六九六号。)

(十九)所上保教奏疏若干件。

(二十)种种天文撰述，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一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一四六栏。)

(二十一)《睿鉴录》，辑一七三六至一七三八年进贤与徐懋德所上诸疏为一册。古兰《国家图书馆中国书籍目录》，一三三七——一三四一号。伯希和文章，见《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九〇三年，一一六页，三九九号。

(二十二)信札：一七一七年十月十八日自北京致巴伐利亚其兄某信札，言抵北京事。(《威尔特-博特》，一五七号。)

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自北京致耶稣会助理员信札。藏巴黎研究图书馆。

一七一七年及一七二三年其他信札，藏研究图书馆中。

一七一九年十月北京信札，言旗籍妇女某人教事。见《威尔特-博特》，一六二号。

一七二〇年三月一日北京信札，言皇帝威胁事。见上引书，一九〇号。

一七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北京信札，言俄国专使，杜德美(第二六〇传)神甫病故事。见上引书，一九六号。《传教信札》第十五辑(一七二二年)XXIII—XXIX页。

一七二一年十月十六日北京信札。藏维也纳图书馆，抄本三七，《中国杂集》，卷三，二八九页以下。

一七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信札残片。藏处同前。

一七二二年十月九日自北京致上德意志区长哈劳尔(Francolsxavier Hallauer)神甫信札，言在北京刊行对数表事。见《威尔特-博特》，一九八号。

一七二三年十月十日北京信札，言康熙帝崩后，仇教开始事。(同上书，二〇二号。)

一七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信札，言雍正仇教，冉森教派流行中国事。(同上书，二二八号。)

一七三二年九月十二日自北京致巴耶信札。见《贝 651
罗林西亚杂集》，卷五，(一七三七年)，一〇五页。(考狄《书目》，一四四五页。)

一七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自北京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〇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一一四六栏。)

一七三三年三月(年月待考)自北京致一七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从广州解赴澳门诸神甫信札，除进贤外，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二神甫、郎世宁(第二九三传)、德理格二修士同署名，言彼等疏请，雍正

许教士三人从澳门还广州事。雍正曾言今将诸教师逐出广州者，盖因彼等尚在传布宗教，保存教堂，地方官恐生变故，奏请处置。书末进贤等劝诸教师力持慎重，俾免中国传教事业遭到完全失败，写本。

一七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自北京致巴耶信札。见《贝罗林西亚杂集》，卷五，（一七三七年）一八五页。（考狄《书目》，一四四五页。）

一七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自北京致里斯本卡普勒（Andre Cappler）修士信札，言恐再有仇教之事发生。见《威尔特-博特》，五七五号。

一七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自北京致德意志驻罗马助理员哈劳尔神甫信札，言雍正帝崩，乾隆帝嗣位。（同上书，五七六号。）

一七三六年十月五日自北京致哈劳尔神甫信札，言罗佩思（第二九八传）、查林格（第三四三传）二神甫之歿。（同上书，五七七号。）

一七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自北京致某主教参议会会员信札，言中国教务破坏事。（同上书，五七八号。）

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信札，言仇教之祸，德玛诺（二七七传）神甫之事业。（同上引书，六六九号。）

别有信札二十四件，藏慕尼黑王国档库，（《耶稣会会风概论》，二九七号以下。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五五二栏。）

进贤碑志藏徐家汇藏书楼（拓本部），并见《费勒（Feller）日志》，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五七〇、五七一页。包世杰《栅栏

天主教基地和墓碑记录》，二〇五页。

二九八 罗佩思 葡萄牙人

652

一六九〇年七月二日生——一七〇七年入会
——一七一六年至华——一七三六年五月歿于
澳门。

罗佩思 (Cajétan Lopes)① 神甫，葡萄牙人。一七一六年从里斯本首途，(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第四六七页)抵华后传教广东、广西数年。曾将桂林教堂修复。会雍正仇教事起，谪居广州。所修复之教堂立被摧残。本省总督入堂，毁其祭坛，焚其图像。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专使麦德乐赴京②，佩思曾任译员。嗣后派赴果阿，已而从果阿还澳门，以一七三六年五月歿。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佩思是新译名。

②参看第二七五张安多传。

二九九 徐懋德 葡萄牙人

一六九〇年二月四日生——一七〇七年六月十七日入会——一七一六年至华——一七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发愿——一七四三年十二月二日歿于北京。

徐懋德 (André Pereira) 神甫字卓贤,其父原名杰克逊 (Jackson), 英国籍而归化葡萄牙国者也。(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一七页。)懋德生于波尔托城。毕业后于一七一六年随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赴中国。(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一七一六年。)传教中国南方诸省十二、三年,历任广州道长与经理员^①。一七二〇年曾随大主教嘉乐自广州赴北京^②。

①广东总兵陈昂奏请禁教时,德其善(第二七三传)神甫在雷州所建之教堂被地方官吏没收,改为义学。

有 Pereira 神甫诉之于总督,始将教堂发还,此神甫疑即徐懋德。(《威尔特-博特》,二二一号,六页。)

②补注云:本书撰者未注出处,案本书第二二七传之李若瑟神甫曾随使臣往返,(一七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赴京,一七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返广州)任通译,并曾随使觐见,殆因二神甫同名,致以若瑟之事属懋德欵。

653 懋德通晓历算,被召赴京。一七二四年特授钦天监监副,时监正为戴进贤神甫也。懋德任此职垂十五年。雍正虽恶教师,然对于懋德通晓学术,熟练汉语,益以性情温和,颇器重之。耶稣会会长以其干练有才,救苦恤贫,特擢之为副区长。(一七三二至一七三八年。)

有王公数人,亦颇敬重懋德,朝中大臣时以事咨之。苏努全家之人教,盖懋德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苏霖(第一六一传)诸神甫等劝化之功也。一七四三年十二月

二日歿，年甫五十四岁。乾隆皇帝赐葬银，官民送至墓地者人数甚众。

其遗著列下：

(一)《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一七三七年与戴进贤同奉敕撰，曾将卡西尼 (Cassini) 与弗拉姆斯蒂德 (Flamsteed) 二氏之新发明，备著于编，参看第二九七传第三号书。(参看《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九〇三年，一一一页。)

(二)天文测验，懋德与严嘉乐(第三〇一传)神甫合测。苏熙业《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进行的数学、天文、地理考察》卷一。

(三)天文测验，载刘松龄神甫所辑《天文测验》。参看第三五一传第7号书。

(四)一七二四及一七三七年在北京对于木星诸卫星⁶⁵⁴之测验，懋德、戴进贤(第二九七传)、孙璋(第三二四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等合测。参看第二九七传第9号书。

(五)日蚀等测验。参看第二九七传第11号书。

(六)《推算表》。参看第二九七传第12号书。

(七)《睿鉴录》。参看第二九七传第12号书。

(八)信札：一七三〇年北京信札，《芬多玻那 (Vindobon) 会士名录》，卷三，二一四页，二八号。

一七三二年九月十二日信札，参看第二九七传第二十二号信札。

一七三二年十月三十日自北京致卡尔瓦洛 (Henry

Carvalho)神甫信札。(《威尔特-博特》,五二六号。)

一七三三年三月(年月待考)北京信札。参看第二九七传第二十二号信札。

一七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北京信札。参看前条信札。
参看索默尔热沃尔《书目》,卷六,四九八栏。

三〇〇 席宾 德意志人

一六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一六九七年五月十日入会——一七一六年至华——一七一二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歿于澳门。

席宾^①(Philippe Sibim(Sibin))神甫出生于维斯特法利亚之纽豪斯(Neuhaus)城。入下莱茵区修院。修业后于一七一四年东迈。(上引弗兰格书,四四六页。)抵交趾,被投于狱,贖监者始得释^②。已而传教中国南方诸省。一七二四年谪居广州,旋赴暹罗。因未谙暹罗语,一七二五年赴马六甲。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席宾是新译名。

②补注云: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三九三页名录无其名。

后任交趾传教会视察员。一七三二年任澳门会团长。一七三五年任中国日本视察员。事迹多无考。晚年居澳门。一七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歿,享年八十一岁。

所遗信札有:

一七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信札,藏英国斯托尼赫斯特

(Stonyhurst)图书馆。(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一八四栏。)

一七二四年暹罗信札，言王与王族访问耶稣会教堂事。(《威尔特-博特》，三一八号。)

一七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澳门信札，言传教师被逐出广州，诸堂被摧毁事。(同上书，六六八号。)

别有一澳门信札，刊行于科隆，八开本，一七三七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一八四栏。)

三〇一 严嘉乐 波希米亚人 655

一六七八年生——一六九四年入会——一七一六年至华——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①。

严嘉乐 (Charles Slaviczek)^② 神甫字宪侯，生于摩拉维亚。年十六岁在波希米亚区入会。一七一六年三月十三日随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附舟赴中国。(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六七页，一七一六年。)其人深通算术，熟练音乐，而于数种机械技艺亦颇谙练；不幸性多忧郁，常郁郁寡欢。(一七二六年图录写本)一七一六年十一月九日自广州出发，次年一月二日抵北京。(《威尔特-博特》，一五六号。)康熙皇帝见其能作数种乐，甚悦，面语之云：“待一兼通历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得汝，朕心甚欢。”

①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一二九四栏作一七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疑误。

②墓志作严嘉乐；然亦有写作颜家乐者。一九二五年三月刊《宁波简讯》又作燕嘉乐。

嘉乐尤善弹六弦琴，帝与侍臣皆乐闻其音。又于時計、风琴之制造与修理亦优为之，特毫长远光阴而从事于此。虽多病仍不废作业，尚以余暇为欧洲之教友作信札报告，拉丁文颇流利纯洁，据斯托克林神甫说，足以刊行流布也。

嘉乐常居北京，惟因病偶一赴南方广州（一七二一—
656 年）、九江、南昌（一七二二至一七二三年）等处。仇教事起，迫之回京。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歿。

其遗著列下：

（一）天文测验，与戴进贤神甫合测。见一七二三年刊《贝罗林西亚杂集》。卷五。

（二）月蚀测验。见第二九七传第五号书；第二九九传第2号书。

（三）天文测验。见第三五一传第七号书。

（四）《推算表》。见第二九七传第十二号书。

（五）《测北极出地简法》。见阮元《畴人传》。

（六）《北京内外城图说》，里斯尔曾利用之。（《北京志》，三七页。）

（七）《月动测验》，写本。嘉乐对此颇有阐发，曾许将其稿寄赠里斯尔。后刻月球图，然遽病故中辍。（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七三七栏。）

(八)《论中国音乐》，写本数件。见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二九五栏引《德意志书目》卷四十（一七三七年），一九八页。

(九)信札：一七一六年十一月八日自广州致布拉格会团长兹维克尔 (Jules Zwicker) 神甫信札，言从里斯本赴广州之行程。见《威尔特-博特》，一五五号。

一七一七年三月十九日自广州致兹维克尔神甫信札，言自广州赴北京之行程。见上引书，一五六号。

一七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自北京致马蒂厄 (Thomas Matthien) 神甫信札，言中国宗教，天主教之发展，传教师与康熙皇帝之关系，最近撰成之《汉文文法》，见一七二一年科尔托尔 (Sebastien Kortholt) 致拉克罗兹 (LaCroze) 信札。（《拉克罗兹主教书札文库》，卷一，二二二页。）

一七二三年八月七日南昌信札。写本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一七二三九号。（考狄《书目》，一〇九五页。）

一七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信札，言钦天监官想像行星交会之误。（参看第二九七传）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四〇页引之。

一七二三年十月十四日南昌信札，言康熙之崩，雍正 657 正嗣位。见《威尔特-博特》，二〇三号。

一七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自北京致波希米亚教区区长兹维克尔神甫信札，言仇教与大主教嘉乐奉使事。见上引书，二九五号。

一七三二年九月十二日自北京致巴耶信札，见第二九七传信札。

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一五〇篋。

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北京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节述前数年事。见上引书,四一三号。

三〇二 麦安东 葡萄牙人

疑在一七一六年至华。

麦安东 (Antoine de Mello^① 神甫,葡萄牙人,行迹多无考。弗兰格书谓其在一七一五年首途赴中国。一七二五年传教海南岛。(《威尔特-博特》,四一一号。)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麦安东是新译名。

三〇三 斐方济 葡萄牙人

一六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一七一〇年三月一日入会——一七一八年至华——一七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歿于阿柴堂狱中。

斐方济 (François Alberto)^① 神甫,葡萄牙人,一七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偕米来迺(第三〇四传)神甫自葡萄牙首途赴中国,时尚未晋司铎也。在澳门毕业后,传教中国诸省。已而历任会团长,日本教区经理员,区长伴侣等职。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斐方济是新译名。

一七五三年方济在果阿。已而被庞拔拘捕，与其他诸耶稣会士移禁阿柴堂 (Azeitao) 狱中。一七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歿于狱。

三〇四 米来迩 奥地利人

658

一六八二年七月十七日生——一七〇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入会——一七一八年至华——一七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发愿——一七四二年八月一日歿于奥国。

米来迩 (Balthazar Miller) ①神甫出生于德意志②。入奥地利区修院。一七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偕裴方济 (第三〇三传) 神甫自里斯本首途。(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四五五、四六七页。) 一七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抵澳门。曾传教广州及附近各地。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米来迩是新译名。

②上引弗兰格书四五五页作奥地利区意大利人，又同书四六七页作德意志人。

一七二四年传教新会县属之广海、上川。雍正仇教之事起，被遣谪。(《传教信札》，卷 III，三六五页。) 一七二七年附英海舶汤森德号 (Townsend) 还欧洲，既而为奥地利皇后埃莉奥诺 (Eleonore) 之告解人。后于一七四二年八月一日歿于奥匈帝国斯拉沃尼亚区之波赛加 (Pozsega) 城。

所遗信札列下:

一七一八年九月十三日自澳门致莫达斯 (Antoine Mordax) 神甫信札, 言自里斯本赴中国行程, 诸传教区状况。见《威尔特-博特》, 一六〇号。

一七二〇年七月三日自北京致阿皮亚尼 (Appiani) 信札。见《中国宗教状况逸事》, 卷四, 二二、二三页。
(真伪待考)

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二日维也纳信札, 言经伦敦返欧洲, 中国与当时教务状况, 见《威尔特-博特》, 二九七号。

659

三〇五 徐茂盛 意大利人

一六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生——一七〇三年十一月二日入会——一七一九年至华——一七一四年二月二日发愿——疑在一七五五年顷歿于澳门。

徐茂盛 (Jacques-Philippe Simonelli) 神甫字大盛^①, 出生于马切腊塔城。一七〇三年入罗马圣安德修院时, 已得文艺硕士学位。授文学三年, 哲学八年, 神学一年。请赴中国护准。一七一八年首途。一七一九年抵澳门。同行伴侣西西里人特利戈纳人 (Antoine Trigona) 神甫亦赴中国, 然抵澳门未久没。数月前康熙皇帝遣旗籍官吏某至广州探询艾逊爵(第二〇五传)神甫回华消息, 以茂盛通算法, 乃召之偕安泰(第三〇六传)。

倪天爵(第三〇七传)二修士同赴京师。(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一七六页。)

①补注云：原缺汉姓名，近据方济各会曼兹 (Kilian Manz) 神甫在山东禹城县属之于家屯(译音)发现一七二四年碑文，其上有徐大盛姓名，应指此神甫。一九三一年一月刊，《传教杂志》二八页有记。后据一九三二年《通报》第一〇九、一一〇页伯希和说，知其人名茂盛，字大盛，今从之。

既而派至山东①。仇教事起，于一七二五年九月初被遣谪而赴广州。(《传教信札》，卷 III，三六五页。)但后来曾秘入内地。一七三一年十二月在江苏常熟。一七三五年十月在江西信丰。一七三九年在赣州。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澳门。(布利加《中国交蚀图录》，三九页以下。)

①补注云：据上注所引碑文，所驻之地名干鱼头屯，今于家屯(译音)也。

其为人谨慎而有管理才。在一七三八年、一七四五 660 年、一七四八年，凡三任中国日本教区视察员。曾巡历北京及京外诸省。一七四八年命令北京、澳门两地神甫聚会讨论教务，以主教为主席，他教会士亦被召集列席。所提出之问题列下：(《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

1. 为救济遭受危难之传教会，是否上疏请回上意，抑托一朝中大员代请？

答：莅会者一致答复云：不用上疏。至若托大臣代为吁请一事，现在亦难得其人。

2. 能否乞援于一欧洲国家，一国专使之请求容或有效？

答：莅会者咸以为可以乞援于欧洲国家，惟专使请求之效力恐不能必其有之，充其量专使不过受皇帝与大臣之礼待而已。

3. 对于藏匿各省传教师之保护，被禁狱中者之释出，以及众人自由之保障，有无方法？应否直接吁请皇帝或其大臣？

答：全体一致以为对于传教师不能有所请求，致使传教会愈增危难，应以忍耐处之。

4. 将来如上疏或上书吁请，应如何措词，俾其有效？

答：应言我辈圣教毫无迷信，并且禁止叛逆及其他相类行为。圣若特别事业以及在内地所为诸事，不应言之。

5. 援助京外诸传教师既然毫无方法，然则如何使欧洲谅解京内诸传教师处此禁教时代，对于保教事宜并未懈怠？

答：毫无方法。盖既已为其所能为，其奈无效何。

以上诸答案，皆经北京诸传教师署名，由魏继晋（第三四九传）神甫送呈视察员，而由席宾（第三〇〇传）神甫在澳门接受。

一七五一年茂盛年逾七十岁矣，尚自请率领通晓算法之会士四人赴交趾。时交趾已禁教，冀用此名义，或可入境也。一七五一年三月六日从澳门出发，既抵交趾，遂通知国王，冀国王既征求通晓算法之西士，必乐于接待也。熟知有不然者。国王禁其入见。诸传教师乃秘赴各省，

颀茂盛年高,不能随行,乃返澳门。(《传教信札》卷IV,五七一页。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三二九、三九四页。)其歿年歿地未详,惟一七五四年名录著录其入尚存,然以后诸年名录无其名。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交蚀图录》书凡三编,第一编茂盛撰,一七四四年刻于罗马;第二编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撰,第三编布利加神甫撰。一七四七年合三编为一部,并在罗马刊行。参看第二七九传第六号书。(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二一九栏)。

(二)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广东月蚀测验。见苏熙业神甫《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天文和地理考察》,卷一。

(三)一七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自北京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见普拉特《历史回忆录》,卷七,四页以下,二八五页以下。)

三〇六 安泰 法兰西人

一六八九年八月十三日(一作三日)生——一七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入会——一七一九年六月至华——一七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五八年九月二日歿于北京。

安泰 (Etienne Rousset) 修士字自得,出生于讷韦 662

尔。隶法国传教会。一七一九年蒞华，始终居留北京。

康熙皇帝出巡，末后数次泰常以医药师名义扈从。殷弘绪(第二四二传)神甫记有云：“其人以热心治病而著名，被治者病辄愈，受其惠者咸称之日慈善大夫。教内外人皆重其医术，每日午前午后求治者盈门。泰一一为之裹伤施药。”(《传教信札》，卷 III，五〇一页。)

仇教时期，泰曾秘聚中国教徒于北京教堂中，而不为人所觉。弘绪又云：“教徒以求诊为名而入堂，举行圣事时，则低声为之。”(同上)后于一七五八年九月二日歿，年六十九岁。计入会四十四年，居京三十九年。

三〇七 倪天爵 法兰西人

一六九〇年六月十日生——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入会——一七一九年六月至华——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五七年后歿于法国。

倪天爵〔Jean-Baptiste Graveriau(Graverot)〕^① 修士出生于巴黎，绘画师而兼雕刻师也。偕安泰(第三〇六传)修士同蒞中国，同待机遇赴京师。会徐茂盛(第三〇五传)神甫赴京，遂随行。越三年得疾，一七二二年十二月遣回法国。一七五八年尚在拉弗累舍会团，歿年歿地无考。

①补注云：原缺汉姓名，据一九三二年《通报》第一〇九至一一二页伯希和说，其汉姓名殆为倪天爵。

三〇八 穆安东 意大利人

663

一六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生——一七〇六年十二月七日入会——一七二〇年至华——一七二五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六六年后歿于欧洲。

穆安东 (Antoine-xavier Morabito)^① 神甫出生于梅西尼 (Messine)。一七一八年首途赴华。抵华后传教江南,仇教事起,仍留淮安。(《威尔特-博特》,四一一号。)无何,被发觉,被迫赴澳门,嗣后迄于一七六二年行迹不明。至是年被蓬巴耳拘获解送葡萄牙^②,禁于圣朱利安要塞狱中(一七六四年)。最后在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解赴意大利。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穆安东是新译名。《传教信札》独作 Marabito,他书并作 Morabito。

②参看本书第三一九《纪类思传》。

三〇九 秉多 葡萄牙人

一六九〇年八月四日生——一七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二〇年八月至华——一七二二年发愿——一七四三年六月十日歿于澳门。

秉多 (Emmanuel Pinto) 神甫字玛诺，出生于维泽乌，传教中国前曾教授文法与拉丁文学五年。一七二五至一七二六年间尚隐藏于松江附近。（《威·尔特-博特》，六八二号。）

一七四三年歿于澳门。

664

〔附〕 嘉尔达 葡萄牙人

一七二〇年至华。

嘉尔达(Louis de Caldas)^① 神甫葡萄牙人，据坦布里尼 (Tamburini) 神甫《记录》(疑作于一七二四年)引孟由义(第一五九传)神甫信札，谓此神甫偕秉多、穆安乐(第三〇八传)二神甫同至中国^②。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嘉尔达是新译名。

②补注云：此传据高龙鞏神甫札记补入。

三一〇 樊守义 中国人

一六八二年六月十三日生——一七〇九年入会
——一七二〇年回华——一七三〇年二月二日
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歿
于北京。

樊守义 (Louis Fan) 神甫字利和^①，生于山西绛州

(碑志)。后赴意大利,先就学于都灵,继就学于罗马。一七〇九年在罗马入会。研究神学毕授司铎,偕艾逊爵(第二〇五传)神甫在里斯本登舟返国,逊爵没于中途海中,守义运其柩归葬广州。

①原稿写其名作诗义,应误。今从碑志改正。薛孔昭《名录》谓其字利如。

守义抵华后,康熙皇帝欲知艾逊爵神甫消息,召守义赴京,垂询一切。嗣后守义在京,终其余年,曾传教近畿、山东一带。

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年)年间与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初年曾赴西宁慰问苏努全家^①。守义为华人,不启人疑,是以不难携北京诸神甫之巨金往 665 赠此被谪之宗室。一七二五年终曾为苏努之第十三子及其他四十人授洗。一七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巴多明神甫北京信札,见《传教信札》,卷 III,四〇八页。一七三六年又为苏努之幼女授洗。(同上,四六七页。)

①参看第一六一《苏霖传》;第二三三《巴多明传》;第二九九《徐懋德传》。

守义为往慰苏努全家,几于每年乔装作负贩商人往西宁,归途则访问教区。所冒危险,所受艰苦,笔难尽述。

苏努全家或歿于谪所,或蒙赐还,以后守义则往来于直隶、辽东一带鼓励教民。一七三五年副区长曾奖其劳,盖其在前一年中为壮年二百九十八人,儿童三百一十五人授洗,聆告解一千二百六十次,授圣体一千二百四十六次也。(《威尔特-博特》,五七九号,四四页。)一七四

三年在正定，已而赴威县。（同上，六八二号，八三页。）后于一七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歿于京师。春秋七十有一^①。

①钩案：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图书副刊》一六二号王重民君《罗马访书记》有《身见录》樊守义撰，未经本书采录，兹转录王君之文于后，以补缺佚。

*《身见录》，樊守义撰。今藏罗马国立图书馆，附于残钞本《名理探》后，故世人知者甚鲜。守义于康熙四十六年，随文若瑟使罗马，追记旅途中所身见为是书。国人来欧者，前于樊氏有郑玛诺，后于樊氏有谢清高，玛诺无撰述，清高又不知学，杨炳南曾录谢氏语以入《海录》，又多荒渺之词。此《身见录》诚为国人游欧者最早之第一部旅行记矣。始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澳门登舟，四十七年八月抵葡萄牙，次年至罗马，历游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都灵等地。至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后回葡萄牙。五十八年三月登舟返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至广州。留欧洲者凡十年。按康熙派艾若瑟使罗马一事，记载独少。余久欲钩稽中西记载，撰为专文，俾与明末卜弥格事相辉映。盖若瑟归抵大浪山，即死于樊守义怀中，故其事唯守义知之最详。余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曾发见 N. F. 5039 号华文、拉丁文、意文文件，为巴多明、穆敬远等报告若瑟在欧洲行程者，莫不与此相合，盖亦据樊氏口述。则是书之重要，固又不仅在为国人第一部游欧记也。余返巴黎，以此书语伯希和先生，先生曰：是诚华人第一部游欧记也，余于十四年前已见之，惜时间仓卒，未及手录，君如有抄录本，可印行也。先生又问：此外尚有何希见书？余曰：希

见者先生已见之矣。则相向大笑。余既钦先生阅览之博，愿遵其意，暇中稍加校注而刊布之。兹先录其自序于下：余姓樊氏名守义，生长山右之平阳。虔事真主，惟期无歉于己而已。忆自康熙丁亥岁季冬之月，远西修士文先生（讳）者，奉命遣往泰西，偕余同游，凡所过山川都邑，及夫艰险风波，更难以数。其或耳闻之而且有未睹者，我姑弗道，即所亲历，亦竟未尝笔载一端也。乃于庚子之六月，余独回归中土，时督抚题明遵旨赴京，获覲天颜，仰荷圣贶。至辛丑孟夏蒙王公大人殷殷垂顾，询以大西洋人物风土，余始以十余年之浪迹，一一追思，恍如昨见，爰举往返簞末，为记其略云。”

三一一 霍 中国人

疑在一七二〇年入会——一七二六年后歿。

霍神甫佚其名，事迹亦无考。一七二七年曾随樊守义（第三一〇传）神甫往来于近畿诸教区中。至谓其在一七二〇年顷入会者，盖出臆测也。

三一二 傅方济 意大利人

666

一六九九年二月九日生——一七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入会——一七二一年至华——一七三三年

六月十八日^①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六年后歿于广州。

傅方济 (François Folleri)^② 修士出生于佛罗伦萨, 良工师也。一七二〇年修院毕业后登舟赴澳门, 被派赴北京。一七二五年在京执行其技术, 同时为会中管理仆役人。一七五五年在澳门为经理员伴侣。一七六二年被庞拔拘捕^③, 运送至里斯本; 一七六四年十月十四日禁于圣朱利安要塞狱中。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被释出, 嗣后行迹未详。(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 二四二页。《威尔特-博特》, 四一一号。)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月十八日。

②钩案: 原缺汉姓名, 傅方济是新译名。

③参看本书第三一九《纪类思传》。

三一三 利博明 意大利人

一六八四年七月十四日生——一七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入会——一七二一年至华——一七二七年一月十八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歿于北京。

利博明 (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 修士字敏公, 与傅方济修士同乡里, 一七二〇年在里斯本同舟赴中国。吾人据墓志始略详其行迹。其至京师乃奉康熙皇帝征召。其人研习绘画、雕刻、雕金诸术有素, 曾不断为传教会大尽其力。北京圣若瑟教堂之建筑工事经其主持。(事具第二七四《费隐

传》。刘松龄《轶事信札》，VI、VII页。）后歿于一七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七十一岁，居京四十年矣。

三一四 宋君荣 法兰西人

667

一六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生^①——一七〇四年九月十二日入会^②——一七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华^③——一七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发愿^④——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宋君荣(Antoine Gaubil)神甫字奇英，洪保德(Alexandre de Humboldt)称之曰：“耶稣会传教师学识之最鸿博者。”(《地理学史》卷二，六五页。)雷慕沙谓：“所有欧罗巴人深通中国文学者，抑能以其所学作最有益与最繁复之应用者，当首数此人。较巴多明(第二三三传)、张诚(第一七三传)二神甫为丰贍，不似马若瑟(第二三五传)、傅圣泽(第二四三传)二神甫之拘泥，而又不似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之感奋与浅薄。其研考种种问题皆以学识鉴别，究其根底。”

①兹所采者盖为费赖之神甫第一次稿本之年月，亦薛孔昭神甫第三〇九号所采之年月。费神甫在最后定本中，改一六八九作一六八八年，殆沿布鲁克尔神甫之误。脱碑志不误，宋君荣神甫只能诞生于一六八九年，抑一六九〇年。汉文碑志谓其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抵中国，乾隆二十四年闰七月初一日(一七

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没,入教五十五年,得年七十。拉丁文碑志除留华年外,皆与汉文碑志相符,亦作入教五十五年,居华三十七年,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没,得年七十。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一七五九年九月四日北京信札,尤为明了:“十五岁入会,居京三十六年,未染何疾,甫达第七十一年初,得赤痢没。一六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生于上朗格多克之盖拉克城,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没于北京。”(《传教信札》,第一版,第三十一辑(一七七四年),六,二八页。至一八一九年版第十三册一〇〇页;又庞特翁版(一八七七年)卷四,八八页,并将十四日刊作四日。

②薛孔昭名录作十三日,布鲁克尔书作十二日。

③本传后文据布鲁克尔书作二十七日。

④第一次稿本作十三日。

668 “所有著述,惟一可能指摘之处,则在其文体艰涩,足使读者疲劳。盖君荣精研中国语文,几尽忘其母国语文也。但此缺陷只有交际界中人指摘之,而专门家对之莫不表示钦尚感激。缘有价值之著述,不因此而掩全书也。”(《地理学史》卷二,二八九、二九〇页。)

“其智慧超越,精勤不息。对于学术所建之功绩,在十八世纪科学与考据史中保有一席,业已久矣。”(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五页。)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云:“识其人者,莫不爱之。容貌始终安静,性行极端温和,语言愉快,近之者咸敬而友之。”(《传教信

札》卷 IV, 八五页。)

其外形如此, 再就教士言, 亦无可供人指摘之处。“君荣从事著述之时, 从未忘其教务执行。”(同上书, 八六、八七页。)兹举一例以证之。一七四六年仇教时, 君荣曾对某大臣侃侃而谈:

“天主教乃一纯洁圣教; 曾经礼部审核, 康熙皇帝批准。自是以后此教未变, 传教者仍是同一教师, 何以今日宽容回回、喇嘛等教, 而独禁此教流行? 我辈至华服务, 盖为求皇帝保教, 否则我辈留此究有何益?”(同上书, 卷 III, 八二〇页。)某大臣闻其言噤不能答。旁有管理北京某大臣语君荣曰: “汝言似乎微有过度。”君荣答 669 曰: “我在帝前, 言亦如是, 乐为耶稣基督之教而死, 无所惮也”。(同上书, 一八一九年, 卷 XIII, 二二页。)

能作如是语者, 其素行可知。其终日之研究, 辄夜之观测, 以及其他种种事务, 皆不足妨其教职。故人常见其终夜观星毕, 即至告解室, 已而由告解室至说教台, 复由说教台赴神坛, 未尝休息也。

至若礼仪问题, 在君荣抵华前业已解决: 故君荣与其他一切会士悉皆遵守宗座命令, 未敢或违。一七二六年有人在罗马进谗, 谓中国耶稣会士不守训诫, 君荣曾作书以明其诬。

君荣一六八八年^①七月十四日出生于盖拉克城, 其家为当地之一望族。幼年时即有志于学。(一七五九年九月四日钱德明神甫信札, 同上书, 卷 IV, 八五页。)其初似在故乡从一名皮劳伦茨(Paillaurents)者学习, 旋在

图卢兹学校为通学生，学习耶稣会士课程。即在此校认识维赛特 (dom Vaissete)，二人由是缔交终身。(上引布鲁克尔书，六页。《传教信札》，卷 IV，六八页。

①似应作一六八九年，参看本传注①。

一七〇四年九月十二日入图卢兹城修院，从凯隆 (Cayron) 神甫训练教中生活。(上引布鲁克尔书，七页。)毕业后在法国南方诸中学为教员。既而研究哲学、神学；对于神学曾在巴黎研究三年。为通读《圣经》，曾研究希伯来文。至若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尤于天文，莫不经其探考。为实习测验，曾数赴巴黎气象台，求教于卡西尼 (Jacques Cassini) 与马拉尔迪 (Maraldi) 二人。(同上书，七——十页。)时人皆期其在学界中享盛名。然君荣志不在此，曾发誓愿，愿牺牲其学识生命而传教远方。(《传教信札》，卷 IV，八五页。)

所求既遂，乃于一七二一年三月七日偕雅嘉禄(第三一五传)神甫附达纳埃号 (Danae) 军舰从法国出发。在海行中，对于磁针偏差、风向、海流、磷光等现象作种种测验；对于海鸟、飞鱼等物作种种记述；曾将所为天文测验改正当时地图上若干错误；并将布尔邦 (Bourbon)、昆仑山 (Poulo-Condor) 二岛详细记录。一七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抵广州，次年四月九日抵北京。(布鲁克尔《学术通信集》，九至十三页。)一七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四愿。

自是①研究中国语文，进步之速，竟使中国士人有时求教于彼。雷慕沙云：“中国士人见此来自西极之人发挥诸经最难文义，比较古今学说，引证史文，历举列朝大事，

而其学识竟使彼等多数自承不足与之抗衡，惊异可知也。”（《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七七页。参看《传教信札》，卷IV，八四页。）

①补注云：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君荣致苏熙业神甫信札有云：“余今开始学习写读中文。”（上引布鲁克尔书，四二页。）

君荣于满文亦甚熟习，观后文所志一七二七至一七二九年间与雍正皇弟会谈之事，足以见之。自一七二五年始，即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学习满文，后来常得其用。（同上书，一四页。）“其为人也博识多闻，谙练一切。读书既多，又能强记。神学、物理、天文、地理、历史、科学、文学①，皆所素习。于祈祷或举行圣事之暇，皆致力于斯。凡有求教者莫不获益，得谓之为活书厨也”。（钱德明神甫信札。《传教信札》，卷IV，八五页。）

①比诺（Virgile Pinot）所撰《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之形成》二三页谓君荣谙练音乐，盖由误解君荣信札所致。考一七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君荣致苏熙业神甫信札有云：“此处无观测所，每欲观测，则困难见焉，是以不少观测竟未能成。”原文“C'est un opéra”一语犹言“此为难事”，乃比诺误解字面，释为歌剧。此误会之所本也。

君荣抵京时，情势业已大变。康熙（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年）已崩。雍正继位，明白反对天主教，君荣之奉命为译人者，盖朝廷重其学识，而不承认其为传教师也。

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君荣致耶稣会会长维斯孔蒂(Visconti) 信札〔罗舍蒙泰 (de Rochemonteix): 《钱德明传》三五页引之〕, 言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时待遇天主教之情形云:“在京, 帝尚容天主教有若干自由, 然满、汉人皆知帝恶天主教, 不许外省有传教师, 并不许官吏入教。是以读教中书, 言教中事者甚稀。即在教友之中, 信心日弱, 吾不信朝中尚有一人敢在帝前言西士为传教师。每次吾人试一为之, 辄被拒绝。帝意以为我辈西士中已有四人擢授官爵, 即此已足, 从未思及略微优遇天主教。”乾隆时情形如是, 雍正时更加厉也。

但皇弟第十三亲王而经雍正委以国政者, 待遇西士独异。
672 对于传教师待遇尚优, 而常利用之。彼畏俄罗斯势力日强, 知有认识此国之必要, 曾以种种地理工作委托诸传教师为之。布鲁克尔神甫撰《一七二二至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二八至三六页对于此亲王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宋君荣二神甫会谈之事记录甚详, 所言者不仅限于地理与政治而已, 且涉及历史、圣经、天文等事云。

“诸王之通文学者, 请君荣将《书经》所志仲康时代之日蚀一一推算, 由是断定夏代始于纪元前二一五五年。诸王并请其将中西纪年中事迹相符之测验一一笔录”。君荣拟用天文测验, 测定中国东西边境若干地域之方位, 曾以此计划言之于十三亲王, 然王歿于一七三〇年, 此计划未果实行。(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 三五、三六页。)

“北京有翻译馆, 教授旗籍子弟以拉丁语文, 俾能在中俄交涉中任译事。主馆事者为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

甫；多明卒，君荣继掌馆事，兼为拉丁语、满语通译。当时中、俄交涉日趋重要，或将圣彼得堡枢密院来文由拉丁文转为满文，或将北京答书由汉文或满文转为拉丁文。由是集翻译语言文学之任于一身，君荣任此职凡三十余年，能无陨越，洵难能可贵也。”

“此著名传教师之任务不仅此也，尚有余暇编撰书籍 673 籍，所撰几尽全帙，而内容尽属最困难之问题，斯足堪惊异者也。”（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七八、二七九页。）

当时北京观象台任事者属葡国传教会，君荣拟为法国传教会设一小观象台，曾开始布置若干重要仪器。“一七三〇年地震，法国耶稣会士房屋并毁，不少记录，若干仪器随之毁坏”，晚至一七五五年始能重行布置。（布鲁克尔《学术通信集》，一八页。）

君荣德行不可及处即在艰忍，能不畏困难。一七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书有云：“余敢向君言者，此处折磨愈增，余勇气愈大。”其道长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名之曰：“不畏疲劳的宋君荣神甫”，非虚誉也。（同上书，一七页）君荣与中国、印度、法国各地之同僚交换测验。马尼拉、安南南圻、俄罗斯等地亦有以测验寄达君荣者。（同上书，一九页。）

凡亚洲各地之人来北京者，君荣皆乐与之交游。一七五一年曾与克什米尔之印度僧人晤谈；又曾亲见从拉萨赴恒河发源之湖泽与拉达克（Ladakh）之喇嘛与旗人。所得高丽事乃亲闻之于高丽人，所得西藏事乃亲闻之于

西藏人。一七三四年君荣信札有云：“余深愿周历西藏、蒙古、高丽。”（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三、五二四页。）

674 其学识渊博，常以所得通知他人，故与欧洲学者要人信札往返不绝。就中若巴黎气象台之卡西尼与马拉尔迪，研究院之梅朗(Dortous de Mairan)、弗雷尔、里斯尔、奥特拉耶(Le Roux des Hauterayes)、布加英维尔(de Bougainville) 诸氏，杜赫德与苏熙业二神甫，皆其常通书札者也。一七五一年经里斯尔提议，被选为巴黎科学研究院通信员。同时又被选为巴黎考古研究院通信员。（布鲁克尔《学术通信集》，七二页。）先是在一七三九年三月十六日^①被推为圣彼得堡帝国研究院常任研究员，又在一七四九年被推为伦敦研究院联合研究员。此外信札往返者有巴耶、拉宗莫夫斯基(Razonmowski) 伯爵，莫尔蒂默尔(Cromwel Mortimer) 博士及比尔克(Thomas Birch) 诸人。

①年月日从上引布鲁克尔神甫书五三三页。《传教信札》卷IV 八八页则作一七四七年。

彼此交换者不仅为信札与礼貌而已，要为学术之交换，由是欧洲学者与北京耶稣会士交换学识，迄于十八世纪末年。一七三七年北京耶稣会士寄送圣彼得堡之著述计有三百四十册，而收到俄国研究院之刊物三籍。伦敦一方面则有一七四八，一七五〇，一七五一，一七五二等年天文测验与书籍，以及植物根实之交换，诸测验皆刊载于《哲学学报》中。当时法国研究院对之甚为冷淡，然君荣

辄将通知外国学院之成绩另录一份寄给巴黎学者。（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二——五三六页。）

然此种事业在君荣视之，其价值实不及最微之善举，与为一垂危婴儿授洗之事远甚^①。君荣曾自云：“余以数种天文测验报告研究院员，并以中国史书与旧天文学之最要而最奇之事报告其他学者，盖遵从上级人员之命令。其实非心所欲，余宁愿作授洗、聆告解，授圣体尤其是劝化教外人入教等事也。”

①耶稣会遣派会中有学识人员赴北京之目的有二。传

布宗教，是为主要目的；增进欧洲学术，乃为附带目的。君荣完全明了此理，故常尽其所能，在京执行其主要任务。（一七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致弗雷尔信札。（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四、一五页。）

君荣曾将每年接到欧洲之少数款项养给若干讲说教义人，以为发展慈善事业之用。（钱德明神甫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八八页。）凡王公大臣来见者，君荣常以天主圣语语之。曾为红带子赵若翰^①之妻授洗，其后若翰主持一切慈善事业，并劝化不少教外人入教。（《传教信札》，卷III，七六七。）不幸礼仪问题经教廷裁决以后，不少上级社会教友因之睽离。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信札云：“北京参加圣事者，仅存教友三千，尚有四千教友不复来堂矣。”（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导言，六一、六二页。）

①《正教奉褒》三版二册一三二页名其人曰赵昌。钧案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三五四至三五五页内大臣赵昌

教名若瑟，不名若翰，疑别为一人。

676 君荣以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歿，春秋七十。

所遗已刊未刊著述甚多，兹列于下：

(一)《中国天文史略》法文本，编入苏熙业神甫辑刊第二册，一七二九年巴黎刻，四开本，附有注释。后有附录五：1. 中国干支；2. 《书经》中之日蚀；3. 《诗经》中之日蚀；4. 《春秋》首见之日蚀；5. 纪元三十一年之日蚀。

“是编引证中国经籍最富，可以完全信任其非伪。”（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八〇页。）始汉初年（前二〇六），终元末年（一三六八年）。尚有续编在一七四九年寄达梅朗氏^①。君荣又撰有始古代迄汉初之《天文史》，曾校刻于《传教信札》，庞特翁编，卷IV，四五三——六〇九页。（参看布鲁克尔《学术通信集》，三七页。）

①续编标题作始一三六八年迄耶稣会士入钦天监时之《中国天文史略》，尚未刊行。（同上书，三四、三五页。）

此外另有其他部分尚未刊行，其中有若干编已由拉普拉斯(de Laplace)采入其《时间认识》。此著名天文家颇重视君荣之撰述，以为科学获益不少。曾计划将君荣一切天文撰述汇辑而分两类，将其推算一一覆核，附以注释，俾君荣事业永垂于不朽。（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八二页。）

677

君荣曾有意将此书重为整理，盖其在一七五二年致里斯尔信札中曾云：“如时间与精力许可，余将完成是编，并将史书广为采录，凡欧洲人认为主要者，有关系者，有益者，悉为鸠辑，只须一人略为助理，其事不难为之。”一

七五四年以《古天文记录》寄赠此学者：此录曾经蒋友仁（第三七七传）、钱德明（第三九二传）、孙璋（第三二四传）三神甫核阅。据云：“余将始纪元前二〇六年迄耶稣会士入钦天监之天文记录主要者悉为采辑。尤注重者测算交蚀之方法，中有数例可以覆按也。其中容有若干错误，执事不难核正之。”一七五七年新撰之始纪元前三世纪迄十四世纪中叶之中国天文史已经脱稿，将寄赠于里斯尔，然君荣病卒，此稿不知存佚。（上引布鲁克尔书，三七页。）

（二）《中国天文纲要》，法文本，编入苏熙业神甫辑刊第三册。是编分上下两篇。上篇述始古代迄汉初之天文；下篇述始汉初迄十五世纪之天文。其列举者有：1. 中国分度与吾人分度之对照表；中国星宿表，四至表，求每年诸日太阳所在之赤道与十二宫图；2. 中国测算日蚀月蚀之方法，中国各地日月蚀之测算；3. 中国测算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运行之方法；4. 中国日蚀表，中国月蚀表。

（三）苏熙业神甫辑刊第一册，内容为宋君荣、雅嘉禄（第三一五传）、戴进贤（第二九七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严嘉乐（第三〇一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杜德美（第二六〇传）诸神甫所为之数学、天文、地理、年代、物理等测验。兹仅列举君荣之测验如下：

一七二三年十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北京所为太阳子午线高度之测验。中国古籍所志日蚀十六次之测算。一七二五年五月日中黑子之测验，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与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之两次月蚀测验，一七二五至一七二六年间星蚀测验。一七二七年一月三十日与十月三十一日月球经过昴星团测验。

一七二四年土星测验；一七二五及一七二六年木星测验；一七二四，一七二五，一七二六等年木星诸卫星测验；一七二五年火星测验；一七二四至一七二七年间金星测验，一七二五年水星测验；一七二三年彗星测验。

一七二二年在昆仑山所为之地理测验。

一七三三年撰《广州城图说》，附经纬度，在本书一二三页。广州北京行程，在一二七页。阿斯特拉罕(Astrakan)城经度，在一三五页。——恒河诸源与普塔拉(Poutala)之方位，在一三八页。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之源，在一四一页。自北京赴托波尔及土尔扈特部落行纪，一七二六年译自汉文，在一四八页。(参看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一二四页以下。)

《蒙古最初五帝本纪》节录，采自《元史》，在一八五页。

一七二一及一七二二年所为之磁针偏差测验，在二一〇页。

雷慕沙云：“苏熙业神甫所辑，极为混杂，致使科学而兼考据之佳作最难翻检：无连续之记录，各种问题之考证，杂乱混淆于其中，无秩次，无类别，无引证，无目录。”(《亚洲新杂纂》，二八一页。)

除此之外，君荣并在一七二八至一七五八年间寄送有不少其他撰述，几尽埋没于集录之中，且与君荣之信札同被搜集，而里斯尔氏所集者尤众。皆属天文学者应注意之文件：

如太阳与各行星之子午线高度；诸行星相互之关系，及与诸恒星之关系；月掩恒星现象；本星诸卫星之蚀；日月蚀；金星、水星经过太阳；彗星进行等现象是已。”（上引布鲁克尔《学术通信集》，十八页。）

（四）《书经》译注，四开本，巴黎，一七七〇年。写本在一七三九年寄赠苏熙业神甫，又在一七四〇年以钞本寄赠弗雷尔，然刊行者则为吉涅（de Guignes）。“君荣所译中国古籍，要以此书最得名。《书经》之文格，语句之极端简略，文字之选择，所用之比喻，得谓中国书籍之最难通其读者，莫过于是编；世人有能全读中国书而不解《书经》一字者。所用之语言得谓为别一种语言，其与现代汉文之殊异，较之汉语与其他语言之殊异尤甚。君荣虽辅以满文译本，而其遭遇之困难仍可想见也。”（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二八三、二八四页。参看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四八七——五〇五页。）

此本曾经波蒂埃重校，刻于《东方圣经》之中，为四开本二册，一八五二年巴黎出版。译本前有君荣撰序，经吉涅割裂为注者，此本则仍列于卷首，（一至八页。）此序甚为重要，凡《书经》流传之沿革，年代，与夫孔安国、伏生旧新两本篇目，皆备见序中。此外对于《书经》之天文，《尧典》中星宿之解说，《书经》所载日蚀之讨论，亦并及焉。

吉涅所刻本颇受人严重批评。“世人并责其夺人之功而矜己能；谓此博学研究员之汉文程度无论如何精通，世人颇难信其所改君荣之文，能更符原义也。”（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二八四页。）波蒂埃文云：“所改者类多属

于文体，苟有意义变更之处，则常与原义不合。”奥特拉耶云：“君荣译本脱有未能完善之处，即因其不能完善，只能归咎于原文意义之暗昧，不能责译者之疏略也。”

(五)《元史与成吉思汗本纪》，一七三九年巴黎刻，法文四开本。原稿在一七二八年八月八日邮寄。君荣见中亚东亚半野蛮的民族所占地位之重要，颇疑中国史书中所著录之鞑靼、蒙古、突厥、匈奴，即是残破亚洲及一部分欧洲之Tartares, Mongol, Turcs, Huns。已而在中国史书中发现明瞭之记录，遂于一七二五年以所撰之《元史略》
680 寄达杜赫德及苏熙业神甫。(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〇五、五〇六、五〇八、五〇九页。)

此《元史略》曾收入苏熙业神甫辑刊第一册，(见前第(三)号书)然此特为大辘之椎轮耳，是以君荣复撰此《成吉思汗本纪》。“君荣博采中国史书而成，凡不解汉文而得与波斯人流传关于中世纪亚洲史之记载共比较者，独赖是编。”(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八四、二八五页。参看上引布鲁克尔书，五一〇、五一一、五一六、五一七页。)

君荣同时寄送地图两幅以供参考此书之用。彼颇惋惜世人对于蒙古史未能明其真相，而对于蒙古人起源以及其他诸要点，所知皆甚疏陋。(致里斯尔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第六三页)。

尤可惋惜者，康熙时诸传教师测绘之满洲、蒙古、长城一带地图对此亦未之及。由是可以逐步追随君荣，以考诸传教师始长城迄西藏之行踪。(约四千里)，满洲之路

程，远抵西伯利亚南界之行踪，循克鲁伦河、色楞格河，抵于北纬五十度，然后踰阿尔泰山，西行至额尔齐斯河附近，南下至哈密，东入嘉峪关。（上引布鲁克尔书，五一三页以下。）

（六）《和林方位考》，法文写本，后经考狄增加绪言注释，刻于《通报》卷四（一八九三年），第一号（共五十页。）

（七）《大唐朝史》，见《关于中国人之记录》卷十五、十六，四开本，巴黎，一七九一年、一八一四年。写本，在一七五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寄达，经萨西(Sylvestre de Sacy)与雷慕沙二人刊布。“此部历史一如前条之蒙古历史，皆于史文之后附以注释，而多取材于正史中之列传。”（上引雷慕沙书，卷二，二八六页。参看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681四九八、四九九、五〇二、五一八——五二二、五二五、五二八页。考狄《书目》六一七页。夏鸣雷《西安府景教碑》第二部分三五六——三六一页。）

君荣信札云：“迨余接到世人对于所寄唐代史之评论后，乃将所辑汉、晋、六朝以及鲜卑、匈奴、拓跋诸朝与夫《五代史》等记录继续寄还，并以契丹、女真、宋、明与清初之史录附焉。诸录皆经整理完竣。”（一七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吉涅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七一页。）

君荣在本编及前后两编中皆将亚洲高原诸蛮族部落悉为说明。“由是可知此种迁徙无常之部落在昔动摇迁徙之原因，其迁徙或出自动，或出被动，而西方因受其反响焉。……由是始解五世纪时罗马帝国被蛮族侵入解体

之动因，与夫十字军在欧洲门户阻止侵入的蛮族发动之理由。凡此类民族之风习制度皆附及焉。”（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一九页。）

（八）《西辽史略》，法文本，见《关于中国人之记录》第十六册三六二页，原写本共七页，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一页。）

（九）《中国年代纪》，法文本，见《关于中国之记录》第十六册。“余在是编中拟将中国史书确实记录与古今史家评鉴诸说悉为列举。并以诸经与他书足以阐明中国古代之记载附焉。（致奥特拉耶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六一页。）

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云：“凡关于古代讨论已决未决之说，皆备见于是编中。”（《传教信札》，卷IV，八六页。）

比奥(Biot)（《天文学》，一八六二年，二五三页。）云：“是编写本为君荣最重要之撰述，曾于一七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北京寄达巴黎^①。埋没已久，至一八一四年始经拉普拉斯在经度局所藏弗雷尔氏遗文中发现钞本一本，嗣经其力请，始由萨西之主持与雷慕沙之赞助而为刊行。”（考狄《书目》，五六三、五六四页。）是编与《唐史》续编合订，编为《关于中国人之记录》之第十六册，别有单行本，于一八一四年在特若特(Treuttel)和维尔茨(Würtz)书店出版。

①案此书题寄年月为一七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实在寄送年月为一七四九年十一月。比奥氏盖误读原文

也。

是编盖为发挥拉丁文《中国年代记》之撰述，拉丁文本在一七三〇年九月十四日寄达苏熙业神甫，并请其抄写一份寄送法国驻罗马助理员加里费(de Gallifet)神甫，盖答辩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所撰《中国历史年表》之书也。君荣说明中国人对其年代之思想，与夫吾人对此年代应有之态度。其说以为自尧(纪元前二三五七至二二五五年)以来年代大致可以视为确定。原写本共一百页。藏巴黎气象台里斯尔藏本，一五二篋。君荣言及诸经之解说时，对于白晋(第一七一传)、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等之解说有所论列，其意不在反对在中国经书中寻求教义遗迹，惟对于过于自由之解释不予赞同。(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五一、五三页；《中国和远东》，四九二、四九三、四九七、五〇二、五三三页。夏雷鸣《西安府景教碑》第二部分，三五七页。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八七页。)

(十)《北京志》，里斯尔与平格尔(Pingre)合撰，一七六五年巴黎刻，四开，法文本。“此志原文及附图，乃经君荣寄赠于圣彼得堡研究院者，里斯尔在俄京抄写一本”，而为印行。(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二八八页。)是编曾经斯特利特尔(Stritter)译为俄文，帕拉斯(Pallas)译为德文。据里斯尔说，其《北京志》之根据乃本君荣一七五二年八月四日之一信札云①。

①此志盖在一七五二年八月四日寄达里斯尔，此天文学者与平格尔在一七六四年刊行之，惟杂采其与诸传教师之通信而为附录。参看一七六四年《科学研究院史》一五

八页对于此书之批评。(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五页。)

有一相类地图分为二幅，附说明约二十页。其稿于一七五五年提交英国皇家学会，而刊载于一七五八年《哲学学报》，卷五〇，七〇四至七二六页。(布鲁克尔《中国与远东》，五三五页。)

683 (十一)《安南、西藏、琉球及征服额鲁特记》。(《传教信札》，卷IV，五〇三——五三一页；卷IV，五八三——六〇五页。)琉球记录凡四条，记此国诸岛方位、沿革、宗教、风俗、册封礼节，几尽采自一七二一年刊之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上引布鲁克尔书，五二二、五二三页。参看伟烈《中国文献注释》，五二页。)

是编之编纂，盖本于一种爱国思想，曾于一七五一年寄达巴黎。先是一七五〇年顷法国政府欲振兴东亚之商业，乃咨询诸传教师之意见，并求其助理。顾诸传教师之助理毫无，君荣于是提出拓殖琉球之意见而撰斯录。(上引布鲁克尔书，五二二页。《传教信札》，卷IV，六〇页。)

(十二)《四季分至与日晷子午线影之记录》，曾经拉普拉斯载入一八〇九年刊《时间认识》。是编乃从巴黎气象台图书馆所藏君荣之一写本采录。原本第九三页，盖为中国天体学之研究，以中国星宿名称与欧洲名称共比对。君荣所考订之名称遂为近来对于同一问题种种寻究之根据。此外君荣尚译有两种名录，皆以赤经与方位角确定诸恒星之方位。则是编盖为苏熙业神甫在其《天文

测验》中所刊布的《中国古天文史》之一重要附录。（比奥撰《宋君荣、钱德明二神甫未刊写本提要》（以下简称《提要》，从一八五〇年五月《学者日志》摘录之单行本第三页。）

同一写本第二部分，质言之拉普拉斯所刊行之部分，首为一种短篇记录，凡五页。其标题为《中历月日换算西历月日之方法》。此种原则已见《中国年代记》第三编中，然此本所演述者较为详明。（比奥《提要》二、三页。参看本传第三十号书。）

气象台所藏写本盖为里斯尔钞写之本。原本曾由若瑟在一七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寄至圣彼得堡，似已佚失，⁶⁸⁴其标题作《汉文星宿名称、日周、四季分至以及在中国测验日晷子午线影之天文寻究》。此外君荣曾连同一七三七年十月十六日信札寄给弗雷尔一本，题曰《始纪元前六五五年迄纪元后一二八〇年中国用日晷子午线影所为之分主测验》，亦藏气象台图书馆，里斯尔辑本，一五三篋。（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二七、二九页。）

（十三）《一七四八年北京所见彗星记》。

（十四）关于古老中国天文学的两封信的提要。

（十五）《土星诸卫星测验》，一七二四及一七三七年戴进贤（第二九七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孙璋（第三二四传）、宋君荣等合测，《特雷武回忆录》，一七四〇年一月。并见圣彼得堡研究院《新刊补遗》，第三册。

（十六）《汉文星宿最古名录》，函致里斯尔本。

（十七）《始纪元前一四七年迄纪元后一三六七年中

国对于彗星之测验》，函致里斯尔本。

(十八)《中国彗星简录》，一七三七年寄赠弗雷尔本，现藏巴黎气象台，曾经平格尔载入其一七八三年刊《彗星史》。君荣在一信札中曾言是为一较详记录之一节录，较详记录曾由俄国转寄。然此本似未寄达法国。(比奥《提要》，五页。)

(十九)《彗星录》，始纪元前六一三年迄纪元后一三五九年。拉兰德(Lalande)(《天文书录》谓平格尔曾将此录采入其《彗星志》中，原本已佚。(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六三栏。上引布鲁克尔书，二六页。)

(二十)《步天歌》译文，附注释，寄回法国，案原书隋丹元子撰。(拉兰德《天文书录》)。(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六三栏。)里斯尔曾见此本。比奥拟为刊布，(见所撰《算法统宗总目》，二七页)。

(二十一)《中国之犹太人》。君荣赴京时，于一七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经开封，同年八月十八日以开封城中犹太教堂内碑文四本寄达杜赫德神甫，附有注释。布罗蒂尔(《论塔西佗》，四开本，卷二，五六七页。)其中有拉丁文提要；此论文刊于一七七四年，有法文选译文，载《传教信札》第三十一辑二九六——三七三页，(庞特翁编，卷四，一四〇——一五〇页。)四碑一撰于一四四四年，一撰于一五一五年，一撰于一六六三年，一撰于康熙某年。据碑载犹太教于周末从波斯、呼罗珊两地输入中国。君荣曾在一七二五年九月九日以若干补充材料寄予杜赫德神甫，又在一七五五年以关于中国犹太人之记述一篇寄

赠伦敦皇家学会书记员 比尔克(Th. Birch)君。(参看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四九七页。)

(二十二)《康熙皇帝对于西士之政治感想》，此乃君荣亲闻帝语而录记者，见《神学研究》，卷二(1857)，四八九—四九九页。以所记雍正、乾隆两帝对于西士之态度附焉，并见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一六、一七页。

(二十三)关于黄道之记录，此稿寄达梅朗(Mairan)君，并以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之一信札附焉。

(二十四)《俄罗斯与亚洲土耳其、波斯、蒙古等地接界地图》，一七二八年君荣应雍正皇弟十三亲王之请而测绘者也。(上引布鲁克尔书，三〇页。)

(二十五)《土耳其波斯蒙古邻境地图》，一七二九年君荣应同一亲王之请而测绘者也。(同上书，三三页。)

(二十六)《易经》、《礼记》译文。“余在此处所见《易经》译文，似有一主要部分未寄达欧洲，即孔子撰文王、周公两篇之注释。此注甚为重要；如巴黎有译文，余不知其出于何人手；如无译文，我有译本可以补其阙。……余前此未知刘应(第一七四传)神甫已译《书经》；此处某神甫(孙璋)数年前曾译《礼记》，余曾见之，译文尚佳，拟于下年寄送。此书余亦曾译，然译文不及其善也。”一七五二年八月十日致奥特拉耶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六一页。)

(二十七)《对于弗雷尔论文之评论》(一七四三、一七五三年)载考古研究院《记录》第十八册，原本凡六页，于 686

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寄与布甘维尔 (de Bougainville) 君, (*《传教信札》*, 卷IV, 六六页。); 萨西曾将此文载入*《百科全书杂志》*卷十三(一七九七年)一七一页以下。(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 以下简称*《通信集》*, 四〇、六九页。)

(二十八)对于杜赫德*《中国地图》*这一难点答萨里埃(Sallier)神甫书; 书题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传教信札》, 卷IV, 六六页。)

(二十九)*《蒙古史稿》*, 始一二〇六迄一三七〇年, 写本, 凡一百二十页, 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考狄*《书目》*, 一〇四九、二〇五〇页。)

(三十)*《天文测验录》*, 始纪元前一四七年迄一三六八年, 皆采之于中国载籍者。一七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寄达里斯尔, 附有*《各种中历及其原则》*, 始公元前一六四迄公元一二八一年; *《中历月日换算儒略历月日表录》*, 写本; 藏巴黎气象台里斯尔辑本, 一五一、一五二、一五三等篋。(布鲁克尔*《通信集》*, 三四页。)

(三十一)*《青海、西番、西藏与哈密和里海之间诸国录》*, 写本, 凡十九页。

(三十二)*《长城及蒙古若干地域》*。

(三十三)*《成吉思汗之祖先及成吉思汗之死》*。

(三十四)*《日本与高丽之方位》*, 写本, 一七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寄到法国; 经考狄附以注释, 载*《通报》*卷九(一八九八年)一〇三——一一七页。

(三十五)*《云南与安南之境界》*。以上自三十一迄三十六号书皆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参看考狄*《书目》*, 一〇四

七页以下。)

(三十六)《基督教碑文》，(西安景教碑)见《关于中国人之记录》第十六册三七八——三八三页。(参看夏鸣雷《西安景教碑》第二部分三五六——三六一页。)

(三十七)其他种种撰述，载《关于中国人之记录》第十六册(一八一四年)。(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一〇页注①。)

(三十八)天文测验，见《圣彼得堡帝国科学研究院的新注释》，卷五，四七三页以下；卷九，四九九页以下。

(三十九)信札①：一七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自昆仑山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记从法国至昆仑山之行程，此岛之叙述。(布鲁克尔《通信集》，一一页。)

①君荣之信札甚多，兹仅录其见诸若干撰述著录之信札而已，其中大半多未刊布。富沃尔(Fauvel)云：君荣对于一问题辄笔录两三次，盖恐其信札之遗失也。”〔《外国之法兰西杂志》第十七册(一八九三年)三〇三页。〕

一七二二年十月十五日自广州致图卢兹法院院长富科(Foucaud)信札，记自法国赴中国之行程，中途停泊之布尔邦与昆仑山二岛。(布鲁克尔《通信集》第十页。) 687
曾经富沃尔载入《外国之法兰西杂志》第十七册(一八九三年)二九六至三〇三页。

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广州致图卢兹大主教内斯蒙(de Nesmond)信札，言中国情形，婴儿弃掷，见《传教信札》，卷 III，三二七——三三〇页。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自广州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研究华语。（布鲁克尔《通信集》，一二页。）

一七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北京^①致其兄弟某律师信札，言自广州赴北京之行程。（同上。）

①以后信札皆作于北京。

一七二三年十月二十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傅圣泽（第二四三传）神甫之《中国年表》（同上，五二页。）

一七二四年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五星联珠之伪。（同上，三九页）

一七二五年信札，言德里格神甫。（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〇五页。）

一七二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元代史、波斯史、突厥之起源。（同上，五〇六页）

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致同一神甫信札，言一七二五年三月七日联珠之伪。（布鲁克尔《通信集》，四〇页。参看第二九七《戴进贤传》。）

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加亚尔(Gaillard)神甫信札，言初次觐见雍正，宗教。〔布鲁克尔《一七二二——一七三五年的中国传教团》（以下简称《中国传教团》），二二页。〕

一七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基督教遗迹”。（布鲁克尔《通信集》，五二页。）

一七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当时状况，工作之勤，边界地图。（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二九页；《通信集》，十七页。）

一七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致同一神甫信札，言同一问题。

《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二九页。》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六日致马尼昂(Magnan)神甫信札，言传教会状况。(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五页；《中国和远东》，五〇四页。)

一七二七年一月信札，言信教之宗室(苏努)全家被祸事，写本，与后三信札共三十九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六三栏。)

一七二七年五月信札，续言前事。

一七二七年九月信札，续言前事。

一七二七年十月信札，续言前事。

一七二七年十月八日致加亚尔神甫信札，言葡国专使梅特洛(Metello)五月二十八日入觐，边界地图，现存传教部。(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二三、二九页。)

一七二七年十月十一日致加亚尔神甫信札，言葡国使节，雍正教难。(同上，二三至二六页。)

一七二七年十月十四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记传教 688
会事，寄送《中国天文史略》与《中国天文纲要》；旧藏梅尔曼(Meerman)辑本中，现藏菲利普氏图书室。(布鲁克尔《通信集》，二六、七一页。)

一七二八年八月八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成吉思汗史。(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〇七页。)

一七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其兄弟某信札，言中国传教会状况，本地神职班。(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二六、二七页。)

一七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科

学记录，第十三亲王。（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三六页；《通信集》，一九、二二页。）

一七二八年(年月待考)信札，(此信札于一七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达巴黎)，由广州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转致苏熙业神甫，言中国地图。（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九页。）

一七二九年十月十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本地神职班，诸传教师。（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二、一三页；《通信集》，六二页。）

一七二九年十月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俄国事件。（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第三〇——三四页。）

一七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第十三亲王。（同上，三四页。）

一七三〇年九月十四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俄罗斯人，寄拉丁文本《中国年代记》，请转寄钞本一件于加里费(dé Gallifet)神甫。（布鲁克尔《通信集》，五一页；《中国和远东》，五三一页。）

一七三〇年九月十六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中国古天文。（布鲁克尔《通信集》，二六页。）

一七三〇年九月十七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第十三亲王，雍正恶意。（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第三六页。）

一七三〇年九月二十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中国历史。（布鲁克尔《通信集》，五八页。）

一七三〇年十月九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九月三十日地震。（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三七——四一页、四三页。）

一七三〇年十月十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同一地震事。

《同上,第三八页。》

一七三〇年十一月五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同一地震事。(布鲁克尔《通信集》,一九页。)

一七三〇年(月日待考)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一七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日蚀。(同上,一七页。)

一七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致同一神甫信札,言科学记录。(同上,二〇页。)

一七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圣经》年代,巴黎气象台之沉默,马拉迪(Maraldi)之死。(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三四页;《通信集》,二一页。)

一七三一年致苏熙业神甫信札,校正诸刊本之误。(布鲁克尔《通信集》,一八页。)

一七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致里斯尔信札,言天文记录,巴多明神甫。(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第十二页;《通信集》,三三页。)

一七三二年六月七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宗教书籍 689
籍。(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四一页;《通信集》,七页。)

一七三二年六月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俄罗斯人,拉丁文翻译馆,教难。(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三二、三三、四〇、四一页。)

一七三二年七月三日致巴耶信札,节文载入《贝罗林西亚杂集》,卷 V(一七三七年),一八五以下。

一七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教难。(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四一、四二页。)

一七三三至一七四九年与弗雷尔继续往还诸信札。

(布鲁克尔《通信集》，六五、六八页。)

一七三三年九月十九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法国传教会需要救济事。(同上，六五，六八页。)

一七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致弗雷尔信札，言“基督教遗迹”。(同上，五八页。)

一七三三年十一月六日致弗雷尔信札，陈述宗教意见。(同上，七〇页。)

一七三三年十一月九日致朗热转致里斯尔信札，言中国地图。(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三页。)

一七三四年六月十三日致里斯尔信札，记科学参考材料。(布鲁克尔《通信集》，三三页。)

一七三四年七月十三日致里斯尔信札，述感化语。(同上，七一页。)

一七三四年七月致里斯尔信札，作科学记述。(布鲁克尔《通信集》，一九页；《中国和远东》，五二四页。)

一七三四年八月三日致其兄弟某信札，言传教会状况，本地神职班。(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四二页。)

一七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科学撰述。(布鲁克尔《通信集》，三五、七四页。)

一七三四年十一月六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巴黎天文学者之沉默。(同上，二二页。)

一七三四年十一月六日致弗雷尔信札，述感化语。(同上，七一页。)

一七三六年十月四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弗雷尔为法国传教会尽力。(同上，七〇页。)

一七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致弗雷尔信札，言卡西尼之沉默，传教工作。（同上，一五、二一页。）

一七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信札，谢法国布施。（同上，一九页。）

一七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致弗雷尔信札，言中国地图。（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八、一九页；《中国和远东》，五一六页。）

一七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里斯尔信札，言弗雷尔撰述。（布鲁克尔《通信集》，六九页。）

一七三六年末前后致弗雷尔信札，言中国诸传教会状况。（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四四、四五页。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五页。）

一七三七年十月七日致弗雷尔信札，言法国传教会需要救济。（布鲁克尔《通信集》，二〇页。）

一七三七年十月十六日致弗雷尔信札，言中国天文。（同上，二九页。）

一七三八年十一月二日致弗雷尔信札，言法国传教会需要救济，孙璋（第三二四传）神甫。（同上，二〇、六七页。）

一七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与俄国学者之交际。（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一页。）

一七三八年十一月五日致弗雷尔信札，言救赎学问，中国人之救赎。（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二页；《通信集》，六七、七〇页。）

一七三八年（待考，此信于一七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达巴黎)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一七二六年中俄条约。(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二页。)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二日致凯隆神甫信札,言《圣传》。(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〇四、五〇五页。)

一七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致里斯尔信札,言翻译《书经》。(布鲁克尔《通信集》,五九页。)

一七四一年十月二日致弗雷尔信札,言巴多明神甫之歿。(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二——一五页;《通信集》,六二页。)

一七四一年十月三日致梅朗信札,言巴多明神甫之歿。(布鲁克尔《通信集》,六一页。)

一七四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凯隆神甫信札,言教民结会,妃主(教名卡特林(Catherine)与保罗·里埃乌(Paul Lieou))之歿,诸堂状况。(《传教信札》,卷 III,七六六页。)

一七四一年十一月三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致梅隆信札,言巴多明神甫之歿,续言十月三日信札所未尽;评弗雷尔论文;写本与他本并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本编一二二二五号。(布鲁克尔《通信集》,六一、六九页;《传教团》,四四页。)

一七四六至一七五八年信札约十五件,皆致伦敦皇家学会书记莫蒂默尔与其后任之比尔克者,写本藏英国博物院,编四三〇八与四四三九号。(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五页。)

一七四八年十一月九日致莫蒂默尔信札,对于汉文世界地图之批评。(同上,五三四页。)

一七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言蒙古天

文。(布鲁克尔《通信集》，二八页。)

一七四九年十月二日致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信札，言交蚀，附《中国年代记》后，一八一四年版，二八六至二九一页。

一七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梅隆信札，言中国石器时代，当时教难。(同上，六〇页。)

一七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致里斯尔信札，言外国旅行家，匈奴，见《哲学学报》，四八页(一七五四年)。(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三、五二八页。)

一七五二年八月四日致里斯尔信札，述北京城市，参看本传第十号书。

一七五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致巴黎某学者信札，报告科学研究计划，述古罗马人赴中国之行程，见《传教信札》，卷IV第五七页^①。

①君荣致巴黎学者数人之信札十一件，而经《传教信札》，庞特翁编，卷IV，五七——七九页。刊布者，既重要而甚珍奇。此类信札多属亲笔，现藏巴黎气象台，先经克拉普罗特(Klaproth)刊于一八三二年《亚洲学报》第十册，第有疏误：年月已有更改，而将不连续之信札片段妄为接合。(布鲁克尔注，又见《中国传教团》，一四页。)

一七五二年(待考)致里斯尔(亦待考)信札，言一古叙利亚文字写本之发现，家庭文件之尊重，文人之虚伪，见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五八页。

一七五二年八月十日致奥特拉耶信札，言中国年代

之阐明,古董之搜集,明朝历史。引书第六〇页。(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一页;《中国传教团》,六〇页。)

一七五二年八月十三日^①致里斯尔信札,言中国、高丽、西藏等地图,喇嘛。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五九页。

①布鲁克尔在《中国和远东》五〇五页引此信札,谓月日应作八月二十八日。

一七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致里斯尔信札,言诸传教师寄回巴黎诸撰述之滥用,留华之俄罗斯人,侨居日本堪察加与或者侨居美洲之华人,诸星图,(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七、五三八页。)《传教团》,六二页。参看戴进贤(第二九七传)传第二号书以及一七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信札;夏雷鸣《西安府景教碑》第二部分,三六〇页。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二日致莫蒂默尔博士信札,对于所撰诸著述之辩明,英译文见《哲学学报》,卷四八(一七五三年),三〇九页以下。(布鲁克尔《通信集》,二五、三八、三九页。)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信札,评吉涅所撰之史书。(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八页。)

一七五二年信札,言外国教制之孱入,写本,藏巴黎气象台里斯尔辑本中。(同上书,四九四、四九九页。)

一七五二年信札,言“基督教遗迹”。(布鲁克尔《通信集》,五五页。)

一七五三年十月十八日信札,评富尔蒙之撰述,谓其中瑕瑜互见,写本。

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言葡萄牙专使在北京所受之待遇如同藩国贡使,朝中贵人对于西士与

宗教之意向,中国诸教区之惨状,写本。

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致里斯尔(待考)信札,言地图,葡萄牙使臣及传教会,皇帝冀法国遣派使臣来华。见《传教信札》,卷IV,六六页。

一七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致里斯尔信札,言中国天文,西藏地理。见上引书,九六页。

一七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致里斯尔信札,言北京,法国气象台。(布鲁克尔《通信集》,一九页。)

一七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比尔克信札,言旧金山之华人。(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七页。)

一七五五年五月八日信札,言与伦敦皇家学会之关系,歇雷(Cheres)产之葡萄酒。见上引书,五三五页。

一七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吉涅信札,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赴旧金山,对于扶桑为旧金山之驳议与说明,中国列朝历史。(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〇、五二九页。)载《传教信札》,卷IV,七一页。

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三日致里斯尔信札,言天文,评吉涅之中国人足迹曾至旧金山说,核正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之观念,评昂维尔之地图,中国列朝历史。(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二〇页。《传教信札》,卷IV,七二页。)

一七五五年十一月六日致里斯尔信札,对于地理各点之测验,尤特别注重阿瓦(Ava)之方法。(同上书,卷IV,七六页。)

一七五七年(待考)致里斯尔学者信札,言中国天文,蒙古、西藏地理。(同上书,七七页。)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致里斯尔信札，言《中国天文史略》。（布鲁克尔《通信集》，三六、三七页。）

一七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致比尔克信札，言英、法战争。（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九页。）

一七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信札，言傅作霖（第三五三传）、高慎思（第三九六传）二神甫之地理著述。（同上书，第五二四页。）

记述中国舆地之信札。见《哲学学报》。

记述中国一种钱币之信札。（同上）

记述中国犹太人与中国年代之信札记录三件。

评论郭中传（第二五〇传）神甫在中国古籍中寻求救世主来临一说之信札。（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六三栏。）

关于中国古籍之信札两件。

关于中国及四裔地理之信札十八件。（同上，一二六三栏。）

致其兄弟之未刊信札六件。（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二六、四二页。）

关于历史地理之信札记录若干件，写本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

693 其他各信札若干件，写本，藏同一图书馆。（考狄《书目》，一〇四七页。）

致里斯尔、弗雷尔、贝蒂埃、苏熙业诸氏未刊信札若干件，藏巴黎气象台，一四〇至一五〇篋^①。（布鲁克尔《中国传教团》，一六、二一页。）

①同一篋中尚有冯秉正(第二六九传)、马若瑟(第二三五传)、郭中传(第二五〇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巴多明(第二三三传)诸神甫致弗雷尔及苏熙业神甫信札若干件。

别有信件若干件,藏海军部档库。(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六三栏。)

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四九——一〇五二页。

三一五 雅嘉禄 法兰西人

一六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生——一七〇四年九月七日入会——一七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华——一七二三年发愿——一七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歿于广州。

雅嘉禄(Charles-Jean-Baptist Jacques)①神甫出生于法兰斯孔太之维祖尔。毕业后在巴黎偕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研究天文。已而同赴中国,同莅北京②。在京研究其前在广州开始肄习之华语。一七二四年嘉禄适在汉口,教难起被迫还京,至京得疾。于是年五月南下,八月十日抵广州。一七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歿。

①钩案:原阙汉姓名,雅嘉禄是新译名。

②赴京时曾取道汉口、开封。(《传教信札》,卷IV,一四八页。)其遗著列下:

(一)利玛竇(第九传)神甫《天主实义》法文译本,见《传教

信札》，卷 IV，三八〇——四五三页。

- 694 (二)采入苏熙业神甫辑刊第一册者有：一七二三年测太阳子午线高度。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广州与一七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北京所测之月蚀测验。一七二五及一七二六年所测之星蚀。一七二七年一月三十日与十月二十一日对于月球经行昴星团之测验。一七二五年之水星测验，一七二四，一七二五，一七二六等年之木星诸卫星测验。

(三)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自广州致道院长拉斐理(Raphaelis)信札，言旅行及抵中国；对于所乘海舶停留九个月之昆仑山(Poule-Condor)叙述尤详。(《传教信卷 III，三一六札》，——三二七页；《威尔特-博特》，二二六页。)

(四)一七二三至一七二六年间信札四件。见《远东杂志》，卷三，六〇——七〇页，二二一——二二三页。

(五)手写信札数件，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考狄《书目》，一〇四五页以下。)

三一六 何云汉 葡萄牙人

疑在一七二三年至华——疑在一七四四年歿于常熟。

何云汉 (Étienne Peixoto) ①神甫字天章，一七二二年自里斯本首途赴中国时尚未晋司铎。毕业后传教江

南，接管王石汗(第一七九传)神甫所管淮安，镇江两府教堂。其久居之地则在常熟。

- ①弗兰格书写其名如此，《传教信札》则作 Psychotto；
《威尔特-博特》书又作 Peyxoto。

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谓其在一七三四年不畏疲劳，周历海南^①全岛；虽处教难时代，尚为壮丁三十八人、儿童四十二人授洗；聆告解一千〇八十二次；授圣体 695
九百七十九次；举行终傅二十六次。(《威尔特-博特》，五七九号，四四页。)一七四四年还江南。卜日生(第二九〇传)神甫信札有云：“年龄已高，疲劳已甚，此热心传教师完全不能执行其传教职务矣。”(《传教信札》，卷 III，七六六页。)

- ①原文岛名如此，应是崇明之误，缘此岛旧属常熟传教师传教之地，而云汉在一七四〇年应居常熟也。(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二部分，七一九页。)

此神甫之汉姓名如确为何云汉，则应歿于一七四四年，葬于常熟。常熟虞山有何云汉墓碑，惟其洗名作安多尼，殆一人二名欤^①？

- ①碑文云：“泰西天学修士何士之墓。公讳云汉，号天章，圣名安多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四月初四日安葬常熟虞山北麓。”——参看薛孔昭《名录》三一—及三四二号。案一人二名之例，亦间有之。如黄安多神甫在薛孔昭《名录》三四二号写其名作 Antoine Jozé，(然误其汉名作何云汉)而在本书第三二二传又作 Antoine-Joseph Henriques 之例是已。

三一七 麦有年 葡萄牙人

一六九六年生——一七〇八或一七〇九年入会
——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华——一七二
九年三月五日歿于北京。

麦有年 (Paul de Mesquita) 神甫字积德。一七二
696 五年自里斯本出发，由张安多 (第二七五传) 神甫携之，
偕陈善策 (第三一八传) 神甫赴北京。安多适与若望五世
之使臣东迈，重赴中国也。有年应在朝治历，不幸遘疾，
于一七二九年三月五日歿，年三十六岁^①。

①钩案：三十六岁疑为三十三岁之误，否则生年歿年必
有一误。

三一八 陈善策 葡萄牙人

一六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一七〇四年十
一月九日入会——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
华——一七二二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四八
年六月十六日歿于北京。

陈善策 (Dominique Pinheiro) 神甫字敬之，出生
于里斯本教区之卢尔 (Loures)。赴华前曾得文艺硕士学位，
授文学五年，并在弗沃拉 (Fvora) 城授数学五年；

继任葡国王若望五世王弟若瑟之师傅。一七二五年以数学教师资格，随同葡国专使苏查·梅内塞斯登舟赴华。（《威尔特-博特》，四一三号）。抵北京后遂留居终其余年。

善策曾任圣若瑟驻所（葡籍神甫之东堂）道长亘十五年，并两任副区长。先是驻所甚贫苦，不足以供居者之所需。善策自任道长后，善为管理，由是需要无缺。任副区长时适在教难时代，善策亦能善为应付。迨至交卸于后任时，教区尚安全无恙。（《威尔特-博特》，六九三号。）顾在一七四五至一七四八年间教难遍及全国，正处风雨飘摇之时也^①。

①一七四八年时“中国尚有传教师数十人：计方济各归正会四人，方济各戒律会三人，多明我会（华人）一人，奥斯定会一人，迦尔麦脱履会一人，耶稣会约四十人；北京有教堂五所：计耶稣会教堂三所，宣教部教堂二所，而此二所每所仅有传教师一人，一所由奥斯定会士管理，一所由多明我会士或迦尔麦会士管理。全国教堂被没收者约有百所。……”波尔米奥（de Bormio）神甫宣言。见《方济各书目提要样本》，西维札撰，六〇、六一页。）

虽然，尚有使善策忧急者在也：各处不乏教友背教⁶⁹⁷之事；教友房屋被掠，家属破产，教堂、经像、十字架等物被焚，教堂被毁。

然亦有可庆幸者：各教区中皆有信仰圣教始终如一之人；且有新人教之教友挺身自首，不畏官刑者（《威尔

特-博特》，五七九号、六八二号。）

善策除祈祷与管理之时外，常以余暇为灵魂之救赎。日夜讲说教理。年事既高，勤劳不断，有人劝其暂为休息，善策答曰：“任余为之，愿终此生，尽我天职。余自莅此国以来，除此之外，无他愿也。”临终前三日，自言其死期，果于一七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歿。（《威尔特-博特》，六九三号。）

其遗著列下：

（一）善策为若瑟亲王师傅时，刊有1.《奥林匹克运动，又称体操表演赛，分别描述了五项表演之冠军》，埃武腊，一七一四年。是为若瑟亲王主辩之论文。2.《雄辩之桂冠，即文艺女神之九顶花冠》，埃武腊，一七一七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八二〇栏。）

（二）魏继晋神甫（《威尔特-博特》，六九三号。）谓其曾为传教师撰有关于神学法学之文字。

（三）埃武腊图书馆所藏善策文件中有一七三三及一七三四年信札若干种。（《手稿目录》，卷一，四一二页以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八二〇栏。）

（四）一七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信札，言新教难，教友之窘苦，京内外之成绩。见《威尔特-博特》，五七九号。

（五）一七四三年北京信札，言传教会之被难，教友信教之虔诚，传教师之功绩。见上引书六八二号。（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八二〇栏。参看第一六五《龚尚实传》。）

三一九 纪类思 葡萄牙人

698

一六九三年九月(或十二月)四日生——一七〇九年九月一日入会——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华——一七二七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歿于海中。

纪类思 (Louis de Sequeira) 神甫出生于里斯本。十六岁入修院。在会中完成一切学业,得文艺硕士学位,授文学五年。一七二六年赴华时,教难已遍全国,诸传教师散走四方。类思乃藏伏湖广省内,而常在武昌,安慰附近被难教民。一七三〇年恐连累其居所主人,避往武昌南方五百余里之乡中; 茹苦耐劳二十余年。

会中以其贤慎,命之为澳门会团长,并任副区长两次。已而年高力衰,不复能作远行,复被任为澳门会团长。

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早三时,澳门长官奉印度总督转达葡相庞拔 (de Pombal) 之命令,将澳门耶稣会士悉皆逮捕。据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所记,(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一二三页。)被捕者计有二十九人。然据余 669 所得当时逮捕公文钞本,列名之耶稣会士二十有四,兹列于下:

属圣若瑟堂者:

纪类思神甫,会团长;

费德尼(第三八二传)神甫,教师;

归玛诺(第三七二传)神甫;

西方济(新译) (Francois da Silva) 神甫;

西若瑟(新译) (Joseph da Silva) 神甫;

法安东(第四一二传)神甫;

习安东(第四五九传)神甫;

甘玛诺(第四四七传)神甫;

以上八人皆葡萄牙籍。

穆安东(第三〇八传)神甫,意大利人;

傅方济(第三一二传)神甫,经理员,意大利人;

麦西蒙(第四〇三传)修士,葡萄牙人;

许某(第三六五传)修士,中国人;

杜某(第三九一传)修士,中国人;

以上共十三人并属中国副教区。

属圣保禄堂者:

郭方济(第三八四传)神甫,区长,葡萄牙人;

贡西夫(新译) (Silvestre Gonçalves) 神甫,经理员;

西多默(新译) (Thomas de silva) 神甫,教师;

格拉夫 (Jacque Graff) 神甫,德意志人;

柯约翰(新译) Jean Coffe (Keffler) 神甫,德意志人;

罗历山(第四五七传)修士,副教授,葡萄牙人;

贡玛诺(新译) (Emmanuel Gonçalves) 修士;

奥约翰(新译) (Jean Alvares) 修士;

以上八人皆属日本教区。

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会督;

赵加彼(第三三三传)神甫, 经理员;

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

以上三人并属法国传教会, 然居圣保禄堂中。

圣若瑟堂诸神甫先被拘禁于方济各会修道院中, 七月八日押赴圣保禄堂, 与前此拘禁于多明我会修道院之诸神甫合禁一处。计共有中国副教区耶稣会士十三人, 日本教区八人, 法国传教会三人, 同禁于此堂储藏室中。不许与外间交通。于门窗上皆加铁栏, 凡外间可以望见内室之处, 皆置哨兵日夜防守, 不许与外间通消息。已而在公衢中, 高声宣读污辱耶稣会士之裁判六、七件。九月初将中国、日本两教区与法国传教会之什物悉皆拍卖。

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记有云: “十一月五日夜吾人在暗淡月光下, 士卒两列中, 被押解登舟。每人各有一执枪之士卒监视, 防止逃逸。……舟名圣类思, 应载吾人至果阿。……舱屋窄小, 致无安置床褥之地。……已而虽在严冬之中, 虫蝨争出咬吾人, 而臭虫等物竟使吾人昼夜不能安息。……如是阅四月, 或在海中航行, 或在各港停泊。”

“纪类思神甫首被痰毙: 患病三十八日, 殁于马拉巴尔沿岸之塔里舍利 (Talicheri) 港内。处此情况之下, 病时既无药可医, 死后又无地可葬。港属英国, 英人虽许运尸登陆, 在一教堂中盛殓, 然监者不许。”(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 一二七页以下。) 类思遗骸被掷海中, 时在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也。(同上书, 二五五页。) 是为被牺牲之第一人, 然受庞拔侯爵虐待之中国传教会士

而被牺牲者不仅此一人也。

类思曾与习若望(第三七三传)神甫合撰有《江南及其他诸省教难志略》,盖即黄安多(第三二二传)、谈方济(第三七五传)二神甫致命事迹也,写以西班牙文,一七五一年马尼拉耶稣会刻四开本。(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IV,一一五二栏。)

三二〇 索智能 葡萄牙人

一六九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生——一七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华——一七三二年十二月八日发愿——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歿于北京^①。

索智能 (Polycarpe de Souza) 主教字睿公,科英布拉城人。在会中研究完竣后,于此城大学教授辩学数年。一七二五年随国王若望五世专使赴中国^②。先传教南京,已而赴北京。一七三二年在北京发四愿^③。留华十三年后,于一七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承认为北京主教,于次年在澳门行祝圣礼^④。然其间不无波折,缘有人在罗马诬其反对宗座所布关于礼仪之命令也。赖葡萄牙国王力持其所提出之人,兼有宣教部人员二人为白其诬,始为教廷承认。(刘松龄《轶事信札》,IV页。)南怀仁 (Laimbeckoven) 主教一七三九年十二月三日信札。见《威尔特-博特》,五九二号,一二八页。)又越十六年,

于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歿于北京，年六十岁。计在会四十六年，蒞华三十一年，发愿二十五年，任主教十六年。

(墓志)

①墓志作二十六日；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一七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信札作二十二日。

②智能时任专使告解人。(《传教信札》，卷III，五五四页。)

③据墓志智能于一七二九年奉朝命被召赴京。有一佚撰人名札记题曰《中国消息》者记有云：“南京教区内(一七二九年)七月与八月初间，民众攻击松江(原文作松江)教堂，时此堂有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三人，又同籍方济各会士兼南京主教之副主教者一人；葡籍耶稣会士中之索智能神甫得脱走赴京师。张安多(第二七五传)神甫于一七二九年十一月介绍之于第十三皇弟，谓其为数年前从欧洲携带来华同伴中之一人。”见《远东杂志》卷一(一八八二年)，一八九页。

④又据高龙鞏(《江南传教史》第二部分七三三页。)神甫说，在福建由白主教(Pierre Sanz)举行祝圣礼。中文墓志谓在癸酉年(一七五三)，显误。证以前后文，应是辛酉之误。

所遗信札有一七四三年一月十日上教皇本笃十四世书。见本笃十四世一七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答书著录。此答书收入《本笃十四世通谕汇编》，卷一，四七七页。

一七四四年一月五日信札，服从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解决礼仪问题之教令。(同上书。)

903 三二一 安玛尔 葡萄牙人

一六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一七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入会——一七二七年至华——一七三〇年为在教辅佐人——一七八六年歿于江南。

安玛尔 (Martin Correa) ①神甫字底玉，出生于里斯本。修院毕业不久，即于一七二四年赴印度。一七二七年赴中国。似终其身传教江南，盖常见其足迹在斯省，而频在松江也。其道长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信札云：“其人在一七三五年为江南最热心传教师之一人。曾为壮丁二百〇九人，儿童五百四十八人授洗，授圣体四千一百七十五次，聆告解四千六百九十三次，举行终傅一百〇二次。”（《威尔特-博特》，七五九号。）“一七三八年聆告解三千四百一十一次，授圣体二千六百三十三次，壮丁领洗者一百〇九人，儿童领洗者五百人，举行终傅三十七次。”（同上书，五九三号，一三一页。）一七四六至一七四八年教难时间，官厅搜捕特急，玛尔遂走澳门。

①弗兰格书写其名作 Correa；《威尔特-博特》写其名作 Corea, Correr。

904 唯自一七三九年以后事迹未详。后在一七八六年歿于江南，疑在松江境内。

其遗札仅存一七三九年六月松江信札一件，言上海 705 教难，传教师遇险等事，见《威尔特-博特》，五九三号。）

三二二 黄安多 葡萄牙人

一七〇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入会——一七二七年至华——一七四五年发愿——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歿于苏州。

黄安多^① (Antoin-Joseph Henriques^②) 神甫出生于里斯本。在此城耶稣会学校修业后，随葡萄牙专使赴中国。既从北京还澳门，见诸传教师咸由此地入中国内地及安南，心有所感，遂请入会。（《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九、八三〇页。）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获入澳门修院；在院信心过人，奥斯定会士修院长每见之辄感动，深信其后必成一大圣者。（《威尔特-博特》，二八九四号，一一三页。）

①据当时所抄案牘，有写其姓作王者。

②当时记载常写其名作 Antoine José 或 Antoino Jezé。本人在一七四四年九月六日信札（《威尔特-博特》，六八五号）中自著作 Antoinus Jozé。薛孔昭《名录》三一—、三一七、三四二等条稍有误会。

诸道长遣之赴马尼拉完成学业；教习与校长皆器重

之,以为其他诸生模范。一七三七年还澳门,派往江南传教,此区教务最为发达,而蒙教难亦最深也。

706 有忠实教友江西南安人谢纳爵,安徽五河县人许多禄,澳门人谈文多拉^①等秘导之赴常熟。安多或居何天幸(第三一六传)神甫所建之宅内,宅在此同一神甫所建之教堂附近,距一被革徐姓秀才仓屋不远;或居钱姓家。当时案牍之文记述颇详,兹多采之^②。

①徐允希神甫补注云:谈文多拉应是数见《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著录之 Paul Diego Madeira,其人曾背教而诬告安多者也。则原稿谓其人名 Bonaventure,应误,文多拉应为 Madeira 之对音。

②吾人曾得《江南天主邪教案》钞本,其文见《成案续编》。卷三,五二至五八页,罗以礼神甫《有关黄安多和谈方济二神父生平及致命之文件》(以下简称《文件》,一二一——一四九页。有拉丁语译文。

据同一案牍,安多传教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嘉兴诸府州,足迹并至徽州。一七四〇年在丹阳居王姓^①家。一七四三年在常熟居沈、唐二姓^②家。同一案牍列举诸府州入教人名甚众。

①即王天佩等之家,参看王方(耶稣会神甫,一九〇一年生)《家谱》。

②一七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在常熟病危时,安多曾临视。

当其热心传教之时,有无赖教民数人诉安多于副区长,诬以重大罪名,副区长命马德昭(第三七六传)神甫

密查。(《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一三页。)密查结果，其事全属子虚，诸道长遂命安多主持江南教务，以继德玛诺神甫后任。

其后不久(一七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南京主教方济各会方(don Francisco de Santa Rosa de Viterbe)主教以教区委之，命为副主教。(《文件》第七——十页。)安多多泪，每次举行弥撒时必泣。马若瑟(第三五九传)神甫为其告解人，曾言其一生仅有轻微小过可宥。温和谦恭过人，对于叛彼而致之死地之谈文拉多^①辄欲恕宥。707 (《威尔特-博特》，一一三、一一四页。)

①参看上文注③。

当时江南有教民约六万人，由耶稣会传教师八人在方主教统率之下而为劝化。其传教也，皆守秘密，故皆平安无事。及至一七四六年福建教难开始，多明我会士五人致命以后，始多事矣。一七四七年朝命至江、浙两省，搜查教民。嘉兴、杭州被捕之教民供称安多前此未久曾来巡历。但安多信札则云：“是年五月教外人之仇教，事已平息，然新入教者引起之教难继起，尤可惧者，教敌生于内，而不来于外云。”(《传教信札》，卷III，八二五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九七页以下。)

当时确有一牺牲其名誉与信心之教民某^①，因怨神甫之责备而诉之于官。苏州巡抚安宁与福建巡抚周学健素善，而学健即福建发动仇教之首凶，安宁受其词^②，命诉者作导，遣隶役乔装随之缉捕安多。安多时赴常熟往晤谈方济(第三七五传)神甫^③，所乘之舟被人发觉，翌 708

日尤姓教民三人被捕。

①其人姓尤，即前此诉安多于副区长者。

②安宁时以江苏布政使代理巡抚，受其词者实为按察使翁藻，其人在常熟先拘男女教民多人，然后拘谈方济神甫送至苏州交付安宁。

③吾人对于谈方济神甫受难之情形皆备详本传中，于方济传中不复重述。

首讯其地讲说教义人徐某^①，其人为赏格所动，自率隶役往觅安多，至汪钦一^②宅，叩门呼问黄神甫在否。门内仆妇识徐某声，答言神甫在此。隶役蜂入，孰知所谓神甫者乃谈方济而非安多。方济适在举行圣事，隶役捕之，并及教民唐德光。钦一时不在家，其后不久亦被捕。时在一七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也。（《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五页。）

①补注云：其人名徐鲁直，一名徐成。即上述之被革秀才也。

②补注云：钦一徽州歙县人。据案牍，方济被捕之所不在汪家，而在钱尚公家。

解被捕之男女教民与神甫及讲说教义人至苏州，中有贞女若干人，多由在教老妇沈陶氏抚养。此老妇见捕诸贞女而不及已呼曰：“缘何捨我，我亦天主教徒，入教且较诸女为久也。”（《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六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〇页。）

隶役仍舍之不顾，仅解诸贞女人狱^①。仇教者以妇女弱质，不难强之背教，乃以教中圣像置地上，命诸在教妇女以

足踏之。诸妇女反向圣像围拜，刑者以杖击诸妇女足，仍 709
忍痛礼拜如故。（《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七页。）

①补注云：此误，沈陶氏曾同被逮受刑。（《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〇页。《文件》第一三九页。）

谈方济神甫被解至保甲局，羈所尚安适。安多闻讯，不愿乘机逃脱，而谋营救；偕一中国神甫①同赴苏州，寓一教民丁姓者家。及见营救无法，乃另偕一同伴拟逃赴嘉兴。（《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〇页。）

①中国神甫名沈东行，见本书第三三六传。

问官拷讯教民数人，因知安多踪迹，由常熟追至苏州，苏州追至嘉兴。一七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捕之于宋姓者家，其讲说教义人谈文多拉亦同被捕，加锁镣解至苏州①，（《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六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一页。）

①据别一说，即当地口传之说，二神甫同在苏州被逮，时正由教中两寡妇用舟载之出走也。（罗以礼：《文件》，一二六、一四〇、一六一、一六五、一六八页。）又据第三说，安多与其讲说教义人被捕之处，不在嘉兴宋姓家，而在苏州葑门外黄天荡舟中。（徐允希神甫补注。参看《文件》第一六八页。）

当是时也，谈方济神甫正受讯。讯者询问松江教区所在，教民人数，集会处所。顾方济尚未解华语，遂改讯被捕教民。教民供词皆同，讯者始知在教者皆正直和平之人。（同上书，一〇一页。）

既而将二神甫合禁同一狱中，由苏州知府审理此案。知府事者对于此案无成见，善视二神甫，保甲局委员亦然。讯问既明，判将二神甫遣回本国，诸解说教义人各予杖五十。献上臬司，臬司准如拟办理。会福建巡抚周学健至苏州，语苏州巡抚安宁，谓其在闽，杀五西士^①，因受朝廷嘉奖。（《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六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三页。）安宁为所动，乃改命亲信官吏一人、知县三人会审此案。（同上书，一〇三页。）

①时仅有白（Sanz）主教被处斩刑（一七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余四传教师尚禁福建狱中，至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始被杀。（补注）

新问官将二神甫加重镣，提出欲分禁公狱中，然二神甫力争，始允仍同禁旧监所。

一七四八年二月十四日重讯此案，提二神甫及汪钦一、唐德光、谈文多拉和其他教民数人到廷，所问诸点为 1. 传教师费用何自出？ 2. 其教主及其君主是否知彼等至中国？ 3. 来中国欲何为？此皆不难答复：费用自出；教皇及国王皆不知彼等在中国；来中国之目的则在使华人认识真主，享受永福。（《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六页。）

二月二十日提审教民，问官必欲彼等招认诸神甫有意谋变，并追问此辈西人有无奸淫妇女情事。唐德光据实陈明诸神甫皆正人君子，品德俱优，皆无此等情事。问官不信其言，命人掌颊十五，击足械二十下。德光如是受刑七次，始终不变口供。（同上书，八二六页。）后被判决

徙流，然以被拷问受刑过重，殁于狱中。

汪钦一被讯，口供亦同，受刑三次，亦忍痛为宗教保令誉。(同上书。)谈文多拉初受刑时刚毅亦同，及问官命人将夹棍收紧时，遂不能支持，乃信口诬蔑，其词之丑，问官致不愿录于案牍。(《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五页。)然此后讯问二神甫时，即以此人所供为根据。

二月二十五日提讯二神甫，讯前事毕，又讯彼等是否有剜取死人眼目情事。安多答称：“此种传说由来久矣，既可晒亦复可厌。”既而又曰：“我辈犯冒千险来此明示天路，能蛮野无人道而为此大恶欤？”

问官无复可以难之者，乃罪其违犯皇帝禁律，宣传邪教。安多云：“皇帝禁教自为一事，然吾人对于此点不能服从也。”(同上书一〇六页。)

讯至此，改于翌日再讯。解二神甫还狱中，卧地上，系足镣于柱，受四围凶犯嘲骂，终夜不能成眠。二月二十六日重提讯，安多仍慷慨陈词，问官恚，命隶役将夹棍加紧，安多足部神经因被夹断，若不死亦终身残废矣。已而掌夹四十，击足械二十四下。(同上书，一〇六、一〇七页。)

安多备受诸刑，乃忍痛不复语。一小时后隶役置天主圣母像于地，命神甫教民以足踏之。二神甫跪礼圣像。隶役等见安多抗尤力，乃强曳之置圣像上，安多力抗，始止。

徐鲁直、谈文多拉二人不能熬刑，所供皆如问官意。唐德光受刑，呼曰：“宁碎身首，不愿作诬词也。”汪钦一至

是似亦不能忍受,安多乃大呼以励之,钦一遂坚忍如故。
(《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七、八二八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七页。)

二十七日提讯如前。问官于谋变奸淫妇女二罪皆无证可求,乃仅以宣传邪教罪之。讞既是,安宁上疏略曰:
“有黄安多尼者传扬邪教,鼓惑民心,业已擒拿到案。其人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正月十五日自海外来至昭文县,居何公祠^①,传播生死、灵魂、天堂、地狱及其他种种诞妄不经之说,男妇从之者众。其教所布之地至有二十余县。又有西人名谈方济各者,于乾隆九年正月至何公祠,在八县内宣传其教,实属罪大恶极,皆拟处以绞刑。”^②
(《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八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八、一〇九页。)

①何公祠即何天章教堂之别名。参看罗以礼《证件》第一二一、一三四页。

②刑部议二神甫处绞,唐德光、沈陶氏并处流徙,余杖责有差,并枷号示众。中有数人,大致为老弱妇女,许其纳赎。何公祠、徐鲁直、沈陶氏家屋变价入官。经像等物烧毁。晓谕人民,凡有天主教书物者限两月内缴官,违者严惩,官吏怠于职守者降革有差。(同上书,一二四、一三八页。)

713 北京诸耶稣会士闻讯,急求朝中友好营谋挽救,然皆无效。(《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九——一一二页。)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记(《轶事信札》,XVIII页。)有云:“吾人能为者皆曾为之,然皆无效,而吾人未

被放逐出京者，不得谓非一种恩惠也。”

二神甫下苏州司狱司监，任狱卒之喜怒而受虐待。既受刑讯，复被锁镣，与诸凶犯共处，百物皆缺。安多于致命前数日致副区长信札有云：“在监七月，无人援救；谈 714 方济神甫惟求受苦更甚。最近有常熟贫苦教民数人助钱三千文，诸神甫亦共助钱四、五千文，稍足自给，盖官给囚粮每日仅限二十钱也。”方济致林德瑶（第三六九传）神甫信札亦云：“吾人在此困苦已极，身体精神皆弊；然吾人之意全遵天主之意也。”

安宁奏既上，朝旨准如奏执行。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狱卒一人偕役一人入监去床，散草于地，二神甫知死期已届矣。照例赐食，二神甫初不欲食，官吏劝之，方济略食少许，忽呕吐甚剧，知食中已置毒。既而互相告解，预备致命。（《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八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一二页。）

晚九时顷，行刑者持绳入监，戏语二神甫曰：“将送汝辈至所欲莅之天堂。”遂缚其手，以绳加于颈，然后以桑皮纸覆其眼、鼻、口、耳，喷水纸上，二神甫命尚未绝，乃用绳绞毙。（《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一二页。）

毙后从牢洞出尸。翌日装殓，葬胥门外坛基义冢。 715 教民立石于葬所以识其处。一七五〇年皇帝将南巡，修理御道。二神甫基适当道上，教民聚六十金贿当事者起棺，时葬已年余，尸体如生，衣服亦未破弊。（《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八、八二九页。）改葬白鹤山下。

据澳门圣若瑟堂所藏一文件，列举该堂物品，中有 716

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甫遗骸，此文件所题年月为一七六二年七月六日。（即澳门耶稣会士被捕之翌日，参看第三一九传）一八九〇年始在圣若瑟修院发现二致命者之骨篋，而经主教证明。（罗以礼《文件》，十五号，一七一页。）

一八八八年加尔尼埃（Garnier）主教命罗以礼神甫赴澳门调查，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始着手调查。（《证件》，第四页。）以礼所述遗骸，详见《热尔赛信札》，一八九六年，一七一页。）

二神甫死耗传至澳门，全市鸣钟，唱谢恩歌。南京主教曾云，现以教务羁身，未能着手调查，等到事平之后，再行检验致命者之遗行。不幸主教在一七五〇年三月二日病卒，调查事因而中辍。（《传教信札》，卷 III，八二九页。）

二致命者事件已在一八九七年向罗马教廷提出。副请愿人罗以礼神甫对于此案已将所辑文件在土山湾刊布。（二版卷首八页，本文凡一百七十二页，一八九一年顷刊行；参看《热尔赛信札》，一八九六年，九一页。）

兹将所辑文件目录列下。

（一）（二）吉勒尔梅神甫所撰二神甫致命事迹。

（三）费赖之神甫所撰二神甫传略。

（四）南京方主教一七四四年十一月三日致黄安多神甫信札选录。（原札藏董家渡档库）

（五）区长威奥尼（Vioni）神甫一八八九年十月寄送之意大利文谈方济神甫致命事略，现藏威尼斯区档库。

（六）关于谈方济神甫及其家族之调查，从威尼斯城 *Istria* 日报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转录。

(七)尚若翰(第三八五传)神甫信札。(《传教信札》, 717卷III, 八二五页。)

(八)傅安德(第三八六传)神甫一七五〇年十二月二日信札。(同上书, 八二五——八三一页。)

(九)二神甫受难致命记略, 辑自魏继晋(第三四九传)、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二神甫信札。(《威尔特-博特》, 六九四号。)

(十)仇教诸大僚之死迹, 采自傅安德神甫一七五〇年十二月二日信札。(《传教信札》, 卷 III, 八二九页。)

(十一)《东华续录》, 卷十,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下所载汉文案牍及拉丁文译文。

(十二)《成案续编》所载案牍及拉丁文译文。

(十三)(十四)晁德莅(Zottoli)与比顺(Bichon)二神甫在一八七一年七月十六日所辑当地教民口传之说。

(十五)澳门会团列举遗骸之物品调查目录。(一七六二年七月六日)。

(十六)(十七)纽内(Nunes)神甫(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与澳门主教马德罗(de Madeiros)(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后数日)证明遗骸之信札。

罗以礼神甫撰有二神甫拉丁文略传, 附诸证件后。

纪类思(第三一九传)、习若望(第三七三传)二神甫同撰西班牙文二神甫致命事略。

关于二致命者之灵迹, 可参看德丰(Deffond)、罗以礼二神甫信札。见《热尔赛信札》, 一八九六年, 三九七页, 一八九七年, 二九五页。

至黄安多神甫所遗留信札，现仅存有一七四四年九月六日自常熟致副区长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信札一件，报告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病卒事。见《威尔特-博特》，六八五号。

718

三二三 沙如玉 法兰西人

一六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一七一五年九月八日入会——一七二八年八月三十日至华——一七三三年十二月八日发三愿——一七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歿于北京^①。

沙玉如(Valentin Chaliier)神甫字永衡，出生于布里昂松城。一七一五年入会。后请派赴中国，于一七二八年抵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请于雍正皇帝，召之偕其同伴孙璋(第三二四传)神甫同入京。如玉以种种技术供奉内廷，几终身留居京师。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信札云：“报更自鸣钟盖由其发明，此物在欧洲已足视为珍物，纵不然亦为技术上一种杰作也。”(《传教信札》，卷IV，五六页。参看后文著录之一七三六年信札。)

①安德烈·李《日志》(一七、一八页。)谓接到北京信札一件，据称如玉歿于四月十四日。然两墓志并作十二日。

帕图耶(Patouillet)神甫云：“以如玉之技能与经验，足以维护传教会。其才干与其温和恳笃，皇帝与朝中亲

贵数人并喜见之。脱非朝中有人仇教，康熙时代之幸遇，如玉不难重获见之。……其工作之目的唯在谋教务之发展。惜所事之君主不识其才而亦不知奖其功欤。”（《传教信札》，第二十七辑序第一七、一八页。）

如玉在一七三三年发三愿。久任法国驻所道长，继任法国传教会会督^①。（一七四五至一七四七年）在任内颇受中国礼仪问题之烦恼也。其于一七三三年^②致耶稣会会长自辩之信札有云：

①盖接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之后任。而继如玉之后任者则为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

②钩案：原作一七三三年，第一次补注谓似应作一七四三年；第二次补注谓既非一七三三年，亦非一七四三年，应从费赖之神甫最初写本改作一七五三年十一月六日。第二次补注应误，如玉既歿于一七四七年，焉能在一七五三年作书。考本笃十四世解决礼仪问题之教敕颁于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则如玉作书之年殆在一七四三年，然未敢必其是，暂从原文作一七三三年，以待续考。

“吾人敬谨接受教敕。其使吾人痛苦者，不在中国礼仪之禁绝，盖吾人对此礼仪无须辩护，而教皇之命令必须服从；所感痛苦者，则在教敕之中吾人被视为违命之教士，乃吾人自问良心，实无可受谴责之处，而于本会始终对于宗座表示之服从，从未有丝毫之违逆。”^①

①如玉在此信札中所言者，复经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在一七五二年未刊信札中重复言之。

又据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之信札云：“余入耶稣会最晚，足证未具成见。然据余之省察，在此处所见之耶稣会士，于欧洲之学术，以及中国之知识，悉皆擅美，而其德行亦皆过人。但对此问题悉皆缄默，未置一词，余从未闻对此有保留之语。慈善与服从媲美，而其服从盖为完全与完善之服从。宗座既有决定，即此已足。不特不能置词，且不许在举动中有所表示，应静默服从。彼等所言如是，余闻之熟矣，最近对于新教敕(一七四二年七月十一日本 笃十四世教敕)之表示亦然。”(《传教信札》，卷 III，七九四页。)

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于一七四三年十月六日致其兄信札，亦仅以“接受、誓守、服从”三语概之。

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二四九页。)神甫引奥斯定会会长圣法孔(Jean de St Facond)一七四五年信札，谓其曾目睹澳门、北京、苏州等地，以及居留印度诸国的耶稣会士服从之证据云。

“是吾人在全世界前，尤其在教皇眼中视同叛徒，所感苦痛未可言喻。但愿天主扫除疑惑，俾知圣座子弟之最忠顺服从者无逾于吾人者也。教皇命吾人宣誓，吾人悉皆立时为之，并未表示疑难。”

720 如玉既闻教难遍及全省，曾力谋挽救。福建官吏将多明我会士拟处死刑，曾以重金贿托，悉皆无效。由是积忧以至于死，歿于一七四七年四月十二日。(《传教信札》第二十七辑序一九、二〇页。)

其遗札列下：

(一) 一七三三年^①十一月六日自北京致耶稣会会长信札，报告传教会状况，特别证明诸传教师服从教敕之情形，并惋惜诸人之受诬蔑。

①此信札似作于一七四三年，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〇页。并参看本传注③。

(二) 一七三六年十月十六日北京信札，说明为帝制造报更自鸣钟事，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写本编一七二四〇号，业经一九二一年《通报》六四页以后完全刊布。

(三) 一七四一年十月十日自北京致沃舍尔 (Vercherre) 神甫信札，述巴多明 (第二三三传) 神甫之德行及其病卒。见《传教信札》，卷 III，七六〇页以下；《威尔特-博特》，六二六号。

(四)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十日自北京致耶稣会会长信札，报告教难消息，戴进贤 (第二九七传)、赫苍璧 (第二五九传) 二神甫之去世，北京传教会事，言及中国与澳门未能养成中国青年，拟遣赴法国学习，请求自法国或附近教区遣派新人来华。

此外别有信札写本若干件。

三二四 孙璋 法兰西人

725

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九日生^①——一七一二年九月七日 (或九日) 入会——一七二八年八月三

十日至华——一七二八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歿于北京^②。

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 神甫字玉峰^③，出生于里昂。在本教区入会。毕业后偕沙如玉(第三二三传)神甫东迈。一七二八年抵中国。在华三十九年，几始终居留京师。惜其传教事迹无考。

- ①别有二名录著录出生年月一作一六九五年七月十日，一作一六九五年七月十九日。
- ②补注云：拉丁文碑志作一七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汉文碑志作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二（一七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考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日致贝尔坦(Bertin)信札，谓其歿于本年六月，则拉丁文碑志七月应是六月之误。今从汉文碑志。
- ③补注云：又据《性理真诠》与《性理真诠提纲》二书作字德昭。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六、五五页。)著录其汉名作宗君荣。伯希和以为宗字乃宋字之误，殆为孙琮(de la Charme)神甫之汉名。又云：夏鸣雷(《西安府景教碑》第二部分，三五六页。)神甫以属宋君荣(Gaubil)神甫，应误。按费赖之神甫初写本误将 de la Charme 与 Gaubil 神甫之汉名互相错置，致以《性理真诠》属宋君荣神甫，殆为考狄错误之所本。应据碑志以正其误。君荣见本书第三一四传。

璋精研汉、满语言，能用此两种语言编撰书籍。中俄交涉中曾任译员。(《传教信札》第二八辑第十页。)一七五四年为北京教会经理员。一七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歿^①。

①拉丁文碑志作“一七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年七十有三，在会五十五年，留华四十年。”汉文碑志作“在会五十五年，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六月初二日（一七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卒，年七十三岁”。包世杰（Planchet）：《正福寺墓志》六四页亦谓其歿于七月，殆沿拉丁碑志之误，可参看本传注②。

其遗著列下：

722

（一）《性理真诠》六卷，一七五三年北京西安门内首善堂刻本；一八八九年土山湾刻四卷本①。是编甫成，罗马教廷视其对于最近禁止之说有所偏袒，不许刊行，旋经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为之辩护，始解禁。书前题有索智能（第三二〇传）主教核准，刘松龄（第三五一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魏继晋（第三四九传）、蒋友仁（第三七七传）诸神甫同阅字样。其中有措词失当之处，略为删改可已，此外别无违背教理之处；而且文笔雅洁，诚佳作也②。

①钩案：今见上海慈母堂重刻本作四卷，其中二、三两卷析为上下二子卷，实为六卷。第一卷言灵性之体，第二卷言灵性之原，第三、四卷言灵性之道。考耶稣会士之著述宣扬其教者，大致辟佛老，而是编，则兼驳儒家，对于宋儒太极，无极，性命，理气诸说攻驳尤甚；设为先儒后儒问答之词，谓信经不信传注为先儒，信经亦信传注为后儒；中国古经残缺，当据真教证明中国古经，立说颇巧。

②璋别有《性理真诠提纲》一卷，乾隆十八年（一七五

三年)刻本。宋君荣、魏继晋、刘松龄、赵类思(第三四六传)四神甫同阅。此本今罕见,余仅见直隶东北传教会之耶稣会士藏有一本。钩案:今有土山湾重刻本作四卷,盖为《性理真诠》之删节本。

(二)《诗经》译文,一八三〇年经莫尔(Mohl)刻于斯图加特。原稿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一〇二八七号。璋译是编曾利用满文译本^①。

①参看傅圣泽(第二四三传)传第七号书。

(三)《礼记》译文,原稿未刊,参看宋君荣(第三一四传)传第二十六号书。(参看《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三一一页。)

(四)薛应旂《甲子会记》译文,附注释,原稿凡六四九页,藏慕尼黑城图书馆。书目第七册编一三〇二号;书面题一七四一年宋君荣神甫核阅。(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〇八二栏)。

(五)1.北京遣使会图书馆藏有巨稿六册,其拉丁文标题作《汉蒙法语字典》。第一页反面有铅笔法文题记“《法汉满蒙四种语言字典》。六厚册。用力虽勤,然撰者孙璋神甫在其同辈中无隽才之名也。”此评微苛。题记出遣使会教师南弥德(Lamiot)手。(《遣使会圣部记录》,卷八,四二二页。)其中法文语句大致横书,满汉蒙语译文概直书。

2.同一图书馆藏有别一稿本二册,每册约五、六百页,观其装订,似从蒙古运来,盖耶稣会士遣散时曾将该会书稿运往蒙古也。是为一种拉丁语汉语字典^①。

①补注云：璋发愿文曾在蒙古西湾子传教会发现，上题一七三一年二月二日。发愿处所在北京法国神甫教堂，愿文交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手，殷弘绪(第二四二传)、雷孝思(第二三六传)二神甫同署名。此文业经 Scheut 会神甫赠给裴化行(H. Bernard)神甫，文后有北堂所藏遗物目录，亦璋自书。由此可见璋之一切文稿，以及法国传教会之不少书籍，运往西湾子时，不在耶稣会士遣散之时，而在会士尽殁之时。运往者乃遣使会诸神甫，盖恐有抄没之虞也。〔参看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裴化行神甫致天津拉帕朗(de Lapparent)神甫信札。〕

上二条承考狄见示，彼意以为《拉丁语汉语字典》一 724 书的撰者殆为前世纪中之一耶稣会神甫。(参看考狄《书目》，一六二六页；《一部中国研究史著作之残卷》，六八、六九页。)

(六)一七三七年在北京所为之木星诸卫星测验，戴进贤(第二九七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孙璋、宋君荣四神甫合测，附刊于《特雷乌回忆录》，一七四〇年一月。

(七)一七二八年磁针偏差测验，藏巴黎气象台图书馆，里斯尔辑本，一五〇篋。

(八)致苏熙业神甫信札若干件，藏处同前。

三二五 纽若翰 法兰西人

一六九六年二月一日生——一七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或二十四）日入会——一七二九年八月四日至华——一七三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六四年四月三十日歿于海中。

纽若翰(Jean-Sylain de Neuville) ①神甫出生于昂古列姆。年十五岁半在阿奎塔尼教区入会。莅华后最初数年行迹未详。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六年间传教湖广，而常在木盘山②中。此山教务颇为发达，教外人受洗者逾六千人。山势险峻，几无路可通，神甫教民赖以防护，然禁教之朝命终达于此。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纽若翰是新译名。

②山距穀城七十里，属今老河口教区。参看夏内(Chaney)《中国附近地区圣心会驻地》，四页以下。《传教信札》卷三，四六四页。

若翰自述云：“余避居一地，终日伏处草棚中，命可以信任之教友探访消息来报。草棚附近有一森林，吏役搜捕时，可以藏伏于其中。山中多熊，余由是与之伍。夜行甚险，日中独行亦不能深入。最不幸者，三月以来病不离身，两腿奇肿，七疽流水，痛苦非常。余以余存灵膏敷之数次无效，殆因携来中国已四十年，药性已失。以余之景况言，似不能避往附近林内，抑逃赴险峻山中。然

有出人意外者，两月以来药膏所不能治之疾，竟赖仓皇奔走而愈。夜行二十里冒雨登山后，腿肿既消，疡亦半痊。”

“此种苦痛，若以逐日所得教民清洁热诚之安慰衡之，则为轻矣。高山之上耕种不能用牲畜，教民咸用人力。耕罢归来，集其家人，燃灯或烛焚香于圣像前；其中一人颂祷文，余人敬谨随唱。圣事举行之尊严，虽欧洲最有规则之教堂，亦不是过矣。”（《传教信札》，卷 III，七七九页。）

“余仿北京之例设圣体会，信教最诚而艰苦能耐者始许入会。……常守斋戒，除例斋外，多于星期三为中国保主圣若瑟食斋，于星期五为基督受难纪念食斋，于星期六为圣母食斋。”

“会员每人各有专职或主圣体礼拜等事，或司训练新入教之教民。亦有扶助垂危之人，亦有破除迷信讲授真教之人。”

“诸山分为十四区。每月第三星期四特别集会，举行 726 圣体瞻礼，俵散是月格言于男子。每月第三星期六则为女子集会期，唯女子别有集会之所。（《传教信札》，卷 III，七八〇、七八一页。）

一七四七年因教难、衰疾、劳动过度、气候不适，兼因被任为会督，若翰离此而赴澳门。一七四七至一七五二年间主持法国传教会事务。一七五一年致耶稣会会长信札，报告法国传教会诸神甫曾为一千六百〇一人授洗，聆告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一次，授圣体一万〇九百八十

七次,垂危儿童领洗者二千四百二十三人。一七五八至一七六二年复被任为会督。

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若翰在澳门与其他诸神甫并被
127 庞拔使者拘捕^①。九月初法国传教会财产悉被拍卖。圣器交付主教而存于俗人家中,余若法国耶稣会士用重资从法国、印度、广州等处备置之像章、念珠、十字架、什物,以备寄给各处传教师者,皆以贱价卖出。(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一二五页。)

①参看第三一九《纪类思传》。

若翰与嘉类思(第三五五传)、赵加彼(第三三三传)二神甫同上书称“法国传教会盖由路易十四世创设,对于中国日本两教区完全独立,自成一会,自有会友,自有会督,房舍收入自成一系,而受法兰西国王之保护。至若本会会士三人居留澳门圣保禄堂者,盖因一七三二年广州官吏驱逐一切传教师出境,而得葡萄牙国王若望之许可来此寄居。”由是请求开释,听彼等离开澳门。上书结果则笔墨纸张悉被抄没,盖恐彼等作第二次之请求也。

十一月五日被押解登舟,一七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抵果阿,禁诸神甫于莫尔莫戈(Mormogao)要塞中,几有一年。一七六四年二月四日复登舟,海中气候恶劣,遇风波亘数日,食粮缺乏,仅存咸肉,然已腐败。沿非洲海岸航行,所呼吸者皆瘴气也。(同上书,一二六、一二七、一三三页。)死者四人,若翰居首。若翰年六十九岁,寝食并缺,憔悴堪怜,然尚竭力忍耐处之。已而弱甚仆地。

气遂绝。幸有在其侧为另一垂危病者举行授圣餐礼，急为之举行圣事。时在一七六四年四月三十日，所乘舟仍傍非洲沿岸行也。（同上书，一三三页。）

其遗著列下：

728

（一）圣弗朗索瓦·雷吉斯(St. Francois-Regis)列圣品教敕之汉译文，附有简单注释。

（二）圣弗朗索瓦·雷吉斯祷文之汉译文。

（三）《旅程日记》，一七五三年五月一日葡萄牙使臣巴哲格赴北京之记事也。一七五四年里斯本刻，四开本。

（四）信札：一七四〇年自湖广致布里松(Brison)神甫信札，言湖广传教会之困苦与安慰事。见《传教信札》，卷 III，七七八页以下。《威尔特-博特》，六七〇号。

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报告教务及钱德明(第三九二传)、傅安德(第三八六传)、尚若翰(第三八五传)三神甫到达，并请会长允许再派中国青年赴法研究修养。未刊。

一七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自澳门致宣教部枢机员信札，报谢，详陈一七五四年教乱，报告各会传教师十一人新抵中国。未刊。

三二六 □纱微 中国人

一六九九年生——一七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入会^①——一七四四年二月二日为在教辅佐人

——一七五三年后歿。

纱微(Julien Xavier) 神甫福建人，佚其汉姓名。据副区长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说，其人热心救赎。一七三五年新晋司铎，即往来塞外，经其授洗者壮丁八十九人，儿童二百五十三人，聆告解一千一百二十七次，授圣体八百八十次。(《威尔特-博特》，五七九号，三九、四四页。)

①别一名录谓其在一七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入会。

一七四三年奉命传教辽东，恐被发觉，不敢循陆路往，乃驾小舟遵海行。既而又奉命往宁古塔，慰问谪放之教民，乔装作负贩商人赴其地。(《威尔特-博特》，六八二号。)一七五四年其人尚存。(《传教区记实》)

三二七 程儒良 中国人

一七二九年入会——一七四五年后歿。

程儒良(Julien Tch'eng) 神甫，中国人。据吾人所知之事迹，似与前传之纱微同为一人^①；然无确证，姑存其名，以待续考。一七三四及一七三九年时居京师，适处教难时代，凡举行圣事，西士不能往之处皆由儒良为之。一七四六年其人在江南。

①高龙鞏神甫意见亦同。(《传教区记实》)

三二八 罗秉中 中国人

一六八五年生——一七三〇年入会——一七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歿于北京。

罗秉中(Mathieu Lo)神甫字修正,中国人。一七三四年在北京所任职物与前人同,后此数年或亦然也。其人隶法国传教会,据沙如玉(第三二三传)神甫说,在教妇女在私宅集会时,有时或须派人访问,则常遣秉中往。

三二九 巴若翰 法兰西人

730

一六九八年九月十三日生——一七一三年九月五日入会——一七三一年八月八日至华——一七三二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四三年六月歿于毅城。

巴若翰 (Jean-Baptiste Bataille) ①神甫阿尔比地方人。请赴中国,于一七三一年到达。自是以后,似曾管理湖广、河南教区之一部,盖罗班(第三六〇传)神甫信札云:“巴神甫所管教区地面最广,而危难最多。每一区内,费一年光阴尚未能遍历。有一部分在河南省内,川流不及湖广之多,势须日行七八十里,日入后,虽疲乏,尚须彻夜举行圣事,迄于天明前而后已。”(《传教信札》,庞特

翁编,卷 III,七七六页。)此种极端疲劳,遂至不能支持。一七四三年歿于湖北穀城山中。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巴若翰是新译名。

三三〇 高若望 中国人

一七〇五年生——一七三一年三月八日入会
——一七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为在教辅佐人——
一七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高若望(Jean-Étienne Kao)①神甫直隶宣化人,隶法国传教会。据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云:“其人气质优良,而其虔诚、谨慎、谦和尤堪钦尚。”(《传教信札》,卷 III,四六五页。)胥孟德(第二九二传)神甫重其德行,于一七三四年延之至木盘山中以为伴侣②。(同上书。)一七四五年在京师,次年遣之至广州、澳门。盖其传教最具热心,而被搜捕也。

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传后书录第二号书《圣心规条》有一旧本,上题同阅人高尚德、怀义,疑即若望之汉姓名。

②并参看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传。

后还京师,传教于京内及近畿,法国传教会所管区域。一七五〇年聆告解二千四百五十次,授圣体二千〇四十二次,领洗者壮丁九十一人,儿童一百八十一人。一七五四年领洗者壮丁一百三十三人,儿童一百九十七

人。(同上书,卷IV,五七页。)一七六六年没。

三三一 □玛诺 中国人

一七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一七三一年八月十四日入会——一七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①
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五四年歿。

玛诺(Emmanuel de Moraes)神甫澳门人,佚其汉姓名。一七三五年传教湖广。一七五四年歿。余无考。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三二 陈圣修 中国人

一七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一七三二年九月七日入会——一七四四年八月十五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七六年八月七日歿于北京。

陈圣修(Jean-François Regis)神甫字寄耘,广东顺德人。十九岁入会。文德兼优,终其身以传教为职志。曾 732
两次被捕受杖。一七七六年八月七日歿于北京。

三三三 赵加彼 法兰西人

一六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生——一七一七年十月十二日入会——一七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华——一七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发愿——一七六四年五月七日歿于海中。

赵加彼 (Gabriel Boussel) 神甫出生于克勒蒙。十八岁在图卢兹教区入会。一七三二年偕龚当信 (第二五六传)、吴君 (第三三四传) 二神甫自法首途。抵华后, 经巴多明推荐, 加彼和吴君一同被召入宫。一七三四年九月十五日加彼和吴君抵京, 被介绍于皇帝, 但身体衰弱, 不可能把大量精力投入工作。一七三九年加彼到法国驻区, 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七五〇年。但被任命为澳门法国传教团的代理人, 一七五二年曾来过澳门。

一七六二年, 加彼与驻地之其他神甫一同被捕, 和他们遭到同样命运。加彼身体虚弱, 尽管生活有规律, 很注意自己虚弱的身体, 但年已六十, 身体还是很弱。加彼作为一死囚, 被正式宣判流放。作为一个真正的教徒, 加彼接受了流放, 在牢狱中, 疾病、饥饿、空气不足、人多拥挤、酷暑的气候和瘟疫使他身体消耗殆尽。一七六四年五月七日在到达巴西的巴伊亚前不久, 接受圣事后去世。(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 一三三页。)

所遗信札一件述交趾教难事。见《传教信札》第二十

八辑(一七五八年),二五二——二八三页。

三三四 吴君 法兰西人

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或十三日)生——一七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入会——一七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华——一七三六年十二月三日发愿——一七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歿于巴黎。

吴君(Pierre Foureau)^①神甫字多禄,勒芒人,隶法兰西教区。与赵加彼(第三三三传)神甫同至中国。一七三四年同被召至京师。一七三九年同在法国驻所。刘松龄神甫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信札云:(《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九二页。)颇热心教务,唯体弱多病,不能继续尽职。一七四〇年诸道长遣之回法国,命在法国建设修院一所,训练自华派往之青年学子,以备将来回国传教之用。(同上书,五八八号,九四页。)

①钩案:君字下疑脱一字,抑君字为衍文,其人或名多禄也。

遂于一七四〇年率中国青年五人^①西行,舟至果阿,适人偿葡王愿,开圣方济各棺;埃斯特拉达(Rodri- 734
gues de Estrada)神甫以此圣者头戴之白缎头巾二顶赠之。吴君以其一转赠凯隆神甫。至巴黎送中国青年于路易大王学校,而以吴君任教习^②。

①此五人一名康斐理(第三九三传)、一名刘保禄(第三

九四传)、一名蓝方济(第四八〇传)、一名陶某(第四〇九传)、一名曹貌禄(第四一一传)。

②法国诸神甫觉有训练本地教师之必要,而又未能在澳门训练,加之在中国颇难使一司铎必具之拉丁文及其他科学等学识有所深造,故决定遣派中国学子数人赴法留学。惟此种办法不能为全体赞同,所以遣派人数甚少。

吴君拟增加求学人数,然会督赫苍璧(第二五九传)神甫反对斯举,请于耶稣会会长,禁止再遣中国学子赴法。沙如玉(第三二三传)、纽若翰(第三二五传)二神甫请将禁令解除,自是以后,迄于耶稣会之废止,中国学子就学巴黎或拉弗累舍两地者时有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六五页。)

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在其信札中称其谨慎、诚实、德行过人。居京六年,于满,汉语言皆能熟练。(《威尔特-博特》,五八八号,九四页。)一七四九年歿于巴黎。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大事记备考》,附一七四四年五月二十日自巴黎致盖兰(Guerin)信札,写本,凡十七页。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一二二一五号。(考狄《书目》,五六二页。)

(二)对于富尔蒙氏《中文文法》之评论,写本。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新藏编三四二二号,四开本,凡三百八十四页。(同上书,一六五九、一六六〇页。)据奥特拉耶说,“此种评论,正确平和。盖其从中国携来之学子数人,中有一人长于文学,曾以所知供其参考。”(考狄《一部中国研究史著作之残卷》,四四页。参看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二,三九〇、三九二页;《亚洲新杂纂》,卷二,三〇二页。)其后对于《国家图书馆目录》有

若干批评,又次对于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所寄之《赵氏孤儿》稿本有所批评。(考狄《书目》,一六六〇页。)此写本业经考狄刊行一部,见《一部中国研究史著作之残卷》,四四——五七页。

(三) 答复阿斯特鲁克(Astruc)所询关于中国花柳病诸问题。(阿斯特律克《花柳病》,巴黎,一七四〇年。《学者日志》,一七四〇年,四八九页以下。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一,二四九页。)

(四) 龚当信(第二五六传)神甫墓志。(《传教信札》第二十一辑,二五页。)

(五) 《小汉语字典》。藏慕尼黑。(《目录》,卷七,一三三七号。)

(六) 信札:一七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北京信札,考狄刊于《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五年),二二六页以下。

一七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北京致路易大王学校校长信札,写本藏特鲁瓦城图书馆,编二二四〇号,经考狄刊于《远东杂志》卷二(一八八四年),二九三页以下。

一七四〇年顷信札,言汉文天主教书籍之功用。《传教信札》第三十四辑(一七七六年),二五八——三〇七页。

一七四二年末(待考)致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信札,此信札于一七四三年十月十七日寄达北京。(《轶事信札》,第II页。)

一七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及十二月十九日巴黎信札。(考狄《书目》,一〇七〇页。)

一七四四年五月二十日自巴黎致盖兰(Guérin)信

札，附见前第一号书后。

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九〇五、九〇六栏。

三三五 □德望 中国人

一七一一年一月五日生——一七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四四年为在教辅佐人。

德望(Étienne Baptista)神甫，北京人。佚其汉姓名。入京内新设之修院。一七三九年晋司铎。余无考。

三三六 沈东行 中国人

一七〇九年十二月八日生——一七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四四年为在教辅佐人——一七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歿于北京附近。

沈东行(Joseph Saraiva)神甫字若瑟。江南松江娄县人。一七三三年入北京修院。一七三九年晋司铎。曾研究中国文学九年，神学三年。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称之曰“卓绝传教师”。据碑志，传教京师，二十七年不畏劳苦，钦其言行被感化而入教者甚众。常居若瑟堂中。一七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近郊遘疾歿^①。

①补注云：据罗以礼神甫说，东行曾于一七四七年十二月偕黄安多(第三二二传)神甫自罍里村赴苏州。参

看第三二二传注⑭。（《黄安多和谈方济二神甫传略》，第五三页。）

东行撰有：

《易简祷艺》，三卷，一七五八及一七六八年北京刻本；一七六八及一九〇二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一五号）。

三三七 □玛竇 中国人

737

一七一一年九月十九日生——一七三三年十月九日入会——一七四四年八月十五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五二年后歿。

玛竇(Mathieu Xavier)神甫，中国人，佚其汉姓名。

在北京入修院。一七五三年尚存。余无考。

三三八 尚玛诺 中国人

一七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生——一七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五二年四月十一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六五年后歿。

尚玛诺①(Emmanuel de Sylva)②神甫，南京人。一七三三年入北京修院。一七四四年晋司铎。曾习中国文学三年，拉丁文三年，神学二年。其人似姓 Chang。一七六六年居北京若瑟堂。

①钧案:原缺汉姓名,Chang 之对音疑为尚,玛诺其洗名也。

②薛孔昭《名录》作 de Silva。

738

三三九 仇伯都 中国人

一六八六年五月一日生——一七三三年八月十四日入会。

仇伯都(Pierre K'ieou)修士,浙江绍兴人。一七三三年入北京修院。余无考①。

①四十七岁入修院,从未晋授司铎。(高龙鞏《江南传教史》,卷二,六九三页。)《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九一、九二页。名录无其名。

三四〇 陈多禄 中国人

一六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一七三四年八月三日入会——一七四〇年九月八日为在教辅佐人——一七六〇年后歿。

陈多禄〔Pierre Tch'en(Chin)〕神甫,苏州人。业医,善治疾。初赴京,寓友人家;友乃天主教徒也。友归寝甚晚,欲知其由,假寐以侦之。见友跪祷久之,虽不明其故,然隐而不言。越数日,友告之,有事须早起赴某处。

多禄拟知其行，决尾随之。

多禄密着衣，尾之行。见人葡萄牙耶稣会教堂，随之入。是日适举行大瞻礼，教友聚者甚众，时在弥撒前，皆高声作祈祷。堂中有祭台，中有十字架，燃烛无数，教友皆跪，手画十字。其人从未睹此，而此礼节与佛寺举行者大异，由是惊讶见于颜色。诸教友乃识其非教中人，有数人注视之。彼亦自觉，急趋出，决破其秘。

待友归家，乃以所见告之，并询其故。友略为说明，以教中书籍赠之。多禄读毕，遂生信仰。无何赴法国教堂领洗，因识中国修士三人。见堂中生活可羨，又经诸人劝导，彼于此世既无牵挂，遂请求加入。（吴君神甫信札。《传教信札》，卷四，三二、三三页。）久经试验，请求愈力，乃于一七三四年八月三日入会。顾多禄年事已长，修道六年后即在澳门晋授司铎。

已而派往江西，多禄既为医师，由是得入他人所不能入之家宅，于诊治疾病之余，兼为灵魂之救赎。（同上书，三三、三四页。）①②

①补注云：魏继晋（第三四九传）、鲍友管（第三五〇传）、刘松龄（第三五一传）三神甫被召赴京。一七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舟经江西 Xa-hu 地方时，有一耶稣会之中国神甫来访，其人时管理江西之一教区。（《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八八页。）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于一七四〇年还欧洲，路经江西，谓曾晤陈神甫。（《传教信札》，卷 IV，三三页。）

②补注云：一七四六年教难时，多禄曾为费若瑟（第三

四五传) 神甫伴侣。若瑟曾遣之赴澳门, 报告教务情形。(同上书, 卷 III, 八一七页。)

一七五四年尚存。一七六一年名录有名^①。

①补注云: 据常熟传教师金驿(Mathieu Kin) 神甫一八九三年八月札记, 一七四〇年时苏州传教师名陈多禄, 苏州人, 殁葬白马涧, (即白鹤山) 墓碑无存。

740

三四一 □雅谷 中国人

一七一一年三月十二日生——一七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入会——一七四〇年后歿。

雅谷(Jacques Cardoso) 神甫, 徽州人。佚其汉姓名。一七三五年入北京修院。一七四一年晋司铎。

三四二 周若瑟 中国人

一六七一年生^①——一七三五年二月七日入会——在俗辅佐人——一七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歿于北京。

周若瑟(Joseph Tcheou) 修士, 中国人。似曾服务于法国传教会。得疾, 诸医束手。乃于一七三五年二月七日发愿入道, 疾忽愈。诸名录云, 其入会事因有正当理由, 故守秘密。嗣后居北堂几三十年, 歿年九十一岁。

①补注云：据旧名录，作一六八三年生；然证以前后文，
 费赖之神甫著录之年较近真实。

三四三 查林格 德意志人 741

一七三六年至华——一七三六年歿。

查林格(Joseph Zallinger)①神甫出生于德意志国。
 一七三六年抵华，甫越数日歿。(戴进贤神甫一七三六年
 十月五日信札。《威尔特-博特》，五七七号)其人多才艺
 而德行过人，人颇望其有所建树，惜不永其年。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查林格是新译名。

三四四 迦尔范 葡萄牙人

一七〇八年八月十日生——一七二七年入会
 ——一七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华——一七五
 四年前歿。

迦尔范 (Vérissime de Carvalho) ①神甫出生于里
 斯本。一七二七年入此城修院。十年后抵中国。派往江
 南。一七三九年与安玛尔(第三二一传)神甫同传教松江
 府境。一日赴上海为病者举行临终圣事还，覆舟黄浦江
 中，同舟者舟子三人幼童二人并落水。浮沉水中力将竭，
 尔范呼耶稣与玛利亚圣名求救，忽手触覆舟攀之。逾二

小时,有舟过,溺者获救登岸。时无人识其为教士,有教民某匿之家中。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迦尔范是新译名。

是年聆告解九百次,授圣体七百二十次,举行终傅五十次,领洗者壮丁二十人,儿童五十三人。(安玛尔神甫一七三九年六月信札。《威尔特-博特》,五六三号。)一七五四年名录无其名,殆歿于此年前矣。

三四五 费若瑟 法兰西人

一七〇六年八月三十日生——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入会——一七三七年八月八日至华——一七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发愿——一七八〇年后歿于法国。

费若瑟① (Joseph-Louis le Febvre)②神甫出生于芒特城,隶法兰西教区。一七四六年教难起时传教江西已逾六年③。官中侦得其寓所,遣官三员率吏卒六十人往搜捕。若瑟离寓已三日,殆事先不知教难发生,已离江西而赴江南。然江南亦蒙教难。江西教民某急赴江南,以朝命捕教师事告若瑟。并语之云:“请归匿余宅,将来虽不免于搜查,然无处不被搜查也。余在官署供末职,搜查或不至于严苛。”(《传教信札》,卷 III,八一七页。)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费若瑟是新译名。

②诸旧名录写其名各异,有作 Jean le Febvre, 而以其出生于八月二十日者。《传教信札》第二十七辑,一七四九年下作 Fevre。《传教信札》,庞特翁编,写作 Lefevre。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作 Le Febvre, Lefebvre。

③罗班(第三六〇传)神甫一七四〇年信札云:“费若瑟神甫偕有华籍耶稣会士一人,(应是第三四〇传之陈多禄神甫),传教江西境内;卜日生(第二九〇传)神甫传教邻省,近闻八、九个月间,费神甫曾为五百七十二人授洗,聆告解四千六百三十一一次。”(《传教信札》,卷 III,七七六页。)

“其人藏若瑟于瓦屋内,日间去数瓦以通光气,阴雨时仍以瓦覆之。仅于晚间九时前后持食馔来。该地官吏曾命人来搜查一次,赖其居停与官署通声气,搜查不严。743 于是居此小室约七、八个月,然若瑟安居而听主命,不以为忧也”。(同上书,八一七页。)

嗣后似又重赴江南,然未久留,复还江西。自是以后迄于一七六二年事迹未详。至是年会督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在澳门被葡人拘去^①,若瑟奉命代为会督。由是所感痛苦愈深,盖一方面被中国官吏搜索,一方面又为葡萄牙人追捕也。一七六六年时为避祸,曾走海外赴布尔邦岛或毛里求斯岛^②。

①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等传。

②“北京传教师经理员费若瑟君,为人颇正直。欧洲

船舶停广州时则随居广州。法国船舶离广州时则随之去，赴法兰西岛，以待下次乘信风之船舶复还广州”。普瓦夫尔(Pierre Poivre)一七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自洛里昂致贝尔坦信札，见一九一四年刊《通报》，三一一、三一二页。费若瑟神甫在一六七五至一六七六年间曾携巴新(第四三四传)修士赴毛里求斯岛，可参看巴新本传。

比还中国，又藏伏一年，居小舟中，浮珠江上。既不能秘赴澳门，亦不能登陆，缘有人在关津告密也，又不能入广州，缘广州不许所识之外人入境也。但其后终密入广州，寓某商长家。(汪达洪神甫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信札。《传教信札》，卷IV，一五一页。)

其赴广州，实有必要：新教师之赴京师或赴各地者，必须有人为谋，俾能得安然入境；而中国风习以及应取行动，必须有人教导也。既而北京耶稣会士为之代请，始许其明居广州，并且强迫澳门许其入境，如有不幸，惟澳门人是问。(同上书，一五二页。)嗣后在一七七一、一七七三、一七七四年任经理员，迄于一七七九年尚居广州。(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三〇、四四、四七、五七页。)盖在一七八〇年时已还法国也。歿年歿地未详。

744 若瑟在一七六七至一七七九年间致帕朗(Parent)与国务大臣贝尔坦(Bertin)之信札共有六十八件，保存于贝尔坦之一写本中。(研究院图书馆 D. M. 167。中国传教师信札辑，第二册。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五八〇栏。考狄《书目》一〇四四页；《耶稣会之废止》，载《通

报》一九一八年刊，三九五、三九八页。)

三四六 赵圣修 法兰西人

一七〇三年六月十二日生——一七二〇年九月
二十一日入会——一七三七年八月八日至华
——一七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六〇
年四月二十一日歿于北京。

赵圣修(Louis des Roberts)神甫字品之，出生于蒙梅迪城。十七岁入芒西修院。甫抵中国即被派往湖广，会中以汉水两岸自西至东沿水而上之教区委之。圣修传教其地，迄于一七四六年教难发生之时。每年周历诸区须费时九个月。省内川流甚多，而城市乡村多位置于两岸，故陆行之时甚少。(《传教信札》，卷 III，七七六页。)

罗班(第三六〇传)神甫云：“彼每至有教民之地时，即命其讲说教义人往告其地教中为首之人；其人乃通知其他教民来其家聚会，神甫于晚间赴焉。顾每地每年仅能至一、二次，其事务之多，可想见也。领洗者有之，作告解者有之，尚须讨论若干事件，答复无数问题，黎明又登舟行，溯流而上。此种工作几终年不断，工作大致在夜间，(有一次亘十六夜未能休息)，然彼不以为劳，反以为快。”(同上书。)

圣修在一七四一年柏泉(Pe-tsiuen-chan)①信札中，745

曾以其成績告知吾人。一七四〇年中聆告解一九八四次，授聖體一六〇五次，領洗者二六三人。前一年中領洗者三一三人，聆告解一七六九次，授聖體一七三四次。據云尚有不少地方遺有志愿受洗人甚眾，而其所至之地，有為傳教師從來未至之區。如有相當解說教義人數，感化人教者應必較多。又云有一葡萄牙神甫，（指第三一九傳之紀類思神甫）在湖廣省內所管教區甚廣，賴歐洲之接濟豐贍，得養給講說教義人數人，在此同年中彼一人授洗之數竟達六百有餘。（同上，第七八三、七八四、七八五頁。）

①補注云：原文作 Pe-tsiuen-chan，殆指茅廟集附近之柏泉。參看包世杰《一九二九年年鑑》，二三九頁。

746 嗣后被召赴京，任法國駐所道長（一七四八至一七五四年）；尤注重于棄兒之領洗。據其對於會長未刊報告，法國駐所領洗之嬰兒：一七五〇年二千人；一七五一年二千四百二十三人；一七五二年二千六百六十二人；一七五三年四千四百一十七人。

其熱誠不僅限于京內，有時勸化及于遼東邊境，而其所得之成績，常堪自慰也。某次遠行歸后，遽疾，一七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歿。葬北京法國神甫墓地。

其遺著列下：

（一）《奏樂歌經典禮》四卷，今未見。

（一）（重）《默想規程》，在考狄《中國的中-歐印刷術》（一九〇一年，九七號，二二頁。）中有著錄，然未著明出處。

(二) 阳玛诺(第三一传)神甫《轻世金书》注释。考《轻世金书》李若翰序称,是编由蒋弥格尔续成,赵类思为之注。蒋弥格尔应指蒋友仁(第三七七传),赵类思即圣修也。其注今未见。

(三) 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唐朝史》(《宋君荣 747 传》第七号书)之核定文。见《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六,六页。

(四) 一七四六与一七四七年中国《教难记略》,写本藏慕尼黑城。(《手稿目录》,卷七,一三三七号。)

(五) 一七四一年柏泉信札,言湖广教务。见《传教信札》,卷 III,七二八页以下。

(六) 一七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七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七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七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自北京致耶稣会会长信札四件,报告北京法国驻所职任与教务情形。写本。

(七) 一七五七年五月十六日通行信札,言汤执中(第三六一传)神甫之歿。见《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五年),五二二页以下。

(八) 卡雷兹 (L. Carrez) 别有信札数件,载其所撰《赵圣修传》。

三四七 杨方济 中国人

一七一四年十二月三日生——一七三七年七月

十五日入会——一七六五年后歿。

杨方济 (François Vincent)^①神甫，中国人，其姓读 Jung (?)^②，而未详为何字。一七一四年十二月三日生，一七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入会。一七五三年传教诸省，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居北京会团^③。

①钩案：其人疑姓杨，方济其洗名也，参看注②。

②补注云：刘松龄书作 Jang，则应读若 Yang。

③补注云：无墓志可考。

三四八 任重道 意大利人

一七〇一年八月六日生——一七一八年入会
——一七三八年至华——一七三九年十一月^①
七日歿于北京。

任重道 (Jacques Antoini) 神甫字致远，出生于莫德纳。十七岁入威尼斯教区修院。发四愿后赴中国，被召至京师而服务于北京会团^②。其人以德艺见称于时，然不永年，一七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歿。

①此据拉丁文墓志，汉文墓志作十二月七日。

②《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九一页所载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北京会团传教师名单有其名。

三四九 魏继晋 德意志人

一七〇六年八月六日生^①——一七二六年十月九日入会——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至华——一七四一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七一年六月七日歿于北京。

魏继晋^② (Florian Bahr) 神甫字善修，一七〇六年出生于西里西亚之法耳肯堡。一七二六年在波希米亚教区 749 入会。曾得文艺硕士学位，并任教授二年。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偕鲍友管(第三五〇传)、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二神甫同抵澳门。(《威尔特-博特》，五九〇号，一〇〇、一一二页。) 惟在一七三九年始抵京师。继晋精通音乐，尤善操提琴。居若瑟堂^③为道长，入教人数大增，一年中由八百七十三人增至三千三百人。常为弃儿说教，赖有富格尔 (Marie-Thérèse Von Fugger zu Wellenburg) 伯爵夫人之布施，弃儿受洗者人数甚众。(《威尔特-博特》，六二九、六三〇、六八四、六九三号。)

①此据墓志；薛孔昭《名录》作十六日，一七五四年名录亦作十六日。

②其名亦作福良。

③《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九一页所载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居住若瑟堂神甫处之名单有其名。

朝廷以其精乐律，命与鲁仲贤(第三六七传) 神甫教

授青年子弟。（《威尔特-博特》，六八〇号，六八页。）一七四三年得重病，顾帝喜好无常，对于西乐之兴趣已消，继晋因得自由，专致力于教务。（《威尔特-博特》，六八二号，八三页。）

继晋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成绩甚佳，甫及一年，能对众讲演。自是以后三十余年，或在京内，或在近郊，每逢星期日或节庆日必有演述，有时日讲两次。语言明畅，满、汉听众皆乐聆其说。（刘松龄神甫一七七一年十一月七日未刊信札。）

继晋常赴宝坻县传教。县距京五日程，传教成绩亦佳。县境内有教民二千，散处百余村镇，每逢星期日或节庆日咸集于十一教堂中共同祈祷。一七四七年，壮丁领洗者七十一人，儿童领洗者四百二十七人，告解者一千九百九十三人，领圣体者一千九百七十四人。次年（一七四八年）领洗者二百九十二人，告解者二千三百一十四人，领圣体者二千二百二十四人。（同上书，六九〇号，四五、四六页；六九三号，九五页。）有时入内廷修理风琴及其他乐器。（同上书，六八二号，八三页。）

已而任会团长及中国日本视察员，凡九年，始一七六二年，迄于其歿。一七七一年六月七日患中风卒。

其遗著列下：

（一）《圣若望泉玻穆传》，附祷文，一卷，北京刻本；一八七一年土山湾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一号。）

（二）《圣咏续解》一卷，一七七一年（待考）北京刻本，一八七八年及一八八〇年土山湾活字本，附利类思

(第八〇传)撰《圣母小日课》后。(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九九等号。)

(三) 驳格廷根大学校长莫舍姆 (Laurent de Mosheim) 谬说书, 八开本, 一七五八年; 也见《威尔特-博特》, 七四二号)。

(四) 黄安多(第三二二传)、谈方济(第三七五传)二神甫《蒙难记》。(同上书, 六九四号)。

(五) 《六种语言大字典》, 乾隆时, 居京诸神甫奉敕撰汉拉丁法意葡德六种语言字典, 继晋分纂德文部分。(同上书, 六九五号, 一二四页。) 其稿藏北京遣使会图书馆。考狄君曾赴馆检阅, 未见此本。考狄《书目》, 一六二六页。)

(六) 信札(皆作于北京):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致驻罗马助理员之副员埃斯勒(Fr.-Xav. Heissles) 神甫信札, 言传教士工作。见 751
《威尔特-博特》, 五九四号。同日致富格尔伯爵夫人信札, 言自果阿抵澳门及自澳门抵北京之行程, 安南南圻之细情。(同上书, 六二九号。)

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九日致富格尔夫人信札, 言幼年教育, 儿童领洗。(同上书, 六三〇号。)

一七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富格尔夫人信札, 言教难、入教、德玛诺(第二七七七传)神甫。(同上书, 六八四号。)

致普罗布斯特(Ulric Probst)神甫信札二件(年月不详), 赞美某女慈善家, 述传教情形。(同上书, 六九

二号。)

一七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富格尔伯爵夫人信札,言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甫之致命,陈善策(第三一八传)神甫之歿。(同上书,六九三号。)

一七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沃特(Philippe Voiter)神甫信札,言教难缓和,报告中国、交趾传教消息。(同上书,六九五号。)

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作九月)十六日信札,驳莫舍姆说(见前第三号书)。(同上书,七四二号。)

一七六八年九月三十日致富格尔伯爵夫人信札,藏维也纳图书馆。(考狄《书目》,一七二五页。)

一七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信札,藏卡临西亚圣安德修院,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一七二五栏。)

三五〇 鲍友管 德意志人

一七〇一年十月三十日生^①——一七二〇年九月十四日入会——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至华——一七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发愿^②——一七七一年十月十二日歿于北京。

鲍友管(Antoine Gogeisl)^③神甫字义人,出生于巴伐利亚邦之济根堡城,在上德意志教区入会,授文学五年,并在英果尔施塔特城从格拉马蒂西(Grammatici)神甫专门研究数学。抵澳门后^④发愿。一七三九年抵北

京。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卒，奉旨命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补授钦天监监正，所遗监副之缺即命友管补授^⑤。由是友管任此职凡二十六年。

①②别一名录作一七〇二年十月三十日生；一七三八年二月二日发愿。

③《传教信札》作 Gogails；《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九一号，五九〇号一一四页作 Gogeisel。

④关于其行程，可参看第三五二《南怀仁传》。

⑤钧案：《正教奉褒》一四〇页位其事于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

友管发明一种地平纬仪(Quadrant)，天文测验因之简便。一七四八至一七五四年间任北京会团长，乐于采访传教消息，寄回欧洲。一七七一年十月十二日歿于北京。（一七七一年十一月七日刘松龄神甫未刊信札。）

其遗著列下：

（一）友管曾与戴进贤神甫等合编《仪象考成》，可参看第二九七传第四号书。

（二）一七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北京致希斯（Henry Hiss）神甫信札，言传教士数人之歿、入教、教难。（《威尔特-博特》，六八八号。）

（三）尚有一件年代未详的未刊信札。见《中国研究》（布鲁塞尔），一九三〇年，八开本，第一号（《通报》一九三一年刊，一四七页。）

753

三五— 刘松龄 奥地利人

一七〇三年八月二日生——一七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入会——一七三八年九月四日至华——一七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发愿——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歿于北京。

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①神甫字乔年，出生于卡尔尼奥拉州之哈巴森(Habacen)^②旧家贵族裔也。一七二一年在奥地利教区入会，在本区习神学并任中学教授三年。请准赴华，于一七三五年赴葡萄牙，晚至一七三八年九月四日始抵澳门^③。应澳门参事会之请，测绘澳门城郊地图。朝廷知其深通历算，一七三九年召之赴京师，得乾隆皇帝(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宠眷，命佐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治理历算。一七四六年进贤卒，朝臣多人谋以奉国教者一人为钦天监监正，徐懋德(第二九九传)神甫素爱重松龄，荐之于朝，奉旨补授进贤遗缺。自是以后任钦天监监正职约三十年^④。〔伦格斯特德(Liangstedt)《葡萄牙人侨居中国史略》，一〇三页。〕

①其名写法不一，兹将其别写列举于下。《北京传教士回忆录》卷六，二九二页及其他页写作 Allerstain; 费勒(Feller)的《世界历史和传记辞典》，米肖(Michaud)的《世界人物传记》皆写作 Allerstain 或 Hall-

erstain; 奥费 (Hoefer) 的《天主教修会会长传记》写作 Allerstein 或 Hallerstein 《北京及其他城内墓志铭集》写作 Hillerstein。

②补注云：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四六栏)云：一七〇三年八月十八或二十七日出生于拉巴森(Labacen)城。按Habacen 疑为 Labacen 之误读，拉丁语名 Laybach 之人曰 Labacensis，而 Labacen为省写下拉丁语作 Labacum，今名 Lubiana 或 Ljubljana (即卢布尔雅那)，属南斯拉夫。参看巴唐迪埃(Battandier)《教皇年鉴》，一九二七年，二五三页。

③松龄于一七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自里斯本出发(参看本书第三五二传)。一七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抵满刺加，让同伴先行赴华，自留其地为信天主教之戍兵尽教职若干时。八月四日附圣本笃号船首途，九月四日(第三五二传南怀仁神甫谓在九月六日，疑误)抵澳门与同行伴侣会。〔《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七九——八七页。)；五九〇号(一〇〇——一一四页)〕。一七三九年三月一日偕魏继晋(第三四九传)、鲍友管(第三五〇传)二神甫同北上，同年六月十三日抵京师。〔《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七九、八七——九一页)；五九〇号(一一四页)。参看第三四〇陈多禄传注①。〕

④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居会团中。(《轶事信札》，LII 页。)

一七四九年松龄致其兄信札(《轶事信札》，2^a, XXII, XXIII 页云：“天文测验时常有之，如天主保我寿健康宁，成绩不

久将可成书一卷。除日月蚀外，尚须测验木星诸卫星之出没，恒星行星之受月蚀，与恒星比较所知行星之运行。总之，一切现象尽在测验之中。吾人有测微器一，报時計一，皆甚优良，又有半径二尺之四分圆仪一具。”又云：“吾人之蒞此，不在推进改正天文图表，颇为保障救护吾教，不得不假手于天文，因此吾人尽其所能为之，而始终愿将所得成绩通知于关心此节而能辅助吾辈之人。”（同上书，XXV 页。）

此种公正无私之忠诚，构成其性格之一面，松龄始终守此不逾。一七五七年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致里斯尔信札云：“彼于测验颇甚注意。彼对此既有时间，兼有倾向，所用者尽为熟练天文家如公辈作优良有益测验之方法。”（《传教信札》，卷 IV，七八页。）君荣在其信札中常誉扬松龄之工作勤挚，学识鸿博。而对其所受管理钦天监事王公大臣盗名之烦恼亦曾提及。此辈常思攘戴进贤（第二九七传）与松龄之功以为己有，脱进贤等无法见帝，则其勤劳等若白费。（同上书，六五页）。朝中事不尽可以羡慕，钦天监监正之职亦然也。

西士事业如是繁杂劳苦，而皇帝所赐之酬劳，仅供诸传教士一小部分之需要尚虞不足。试一翻阅《轶事信札》所载松龄致其兄信札之第一札，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昔日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康熙皇帝所定六西士之俸给其后神甫人数增加，俸给仍为六份，755 完全不足以供给贍；幸而此俸给仍源源颁发，仆役工资之一部赖以无缺耳。（同上书，XIII, XIV 页。）帝意以为

若干荣誉之颁发及京内外传教之多少自由，酬劳西士已不为轻。就事实言，诸传教士所求者仅此末一点，馀者依赖欧洲慈善捐款可矣。（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一九页。）至若所谓北京耶稣会士之资则，盖为诞妄无稽之谈，不足辩也。〔一七五〇年九月十八日松龄致莫尔蒂默尔(Morlimer)信札。〕

松龄虽在朝陆续治理历数天文，然于灵魂之救赎，信众之感化，仍以余暇尽力为之。其信札有云：“每次与教外人语，不特不将教法隐秘，辄纠正其错误，说明吾教真理。来堂过访者，对于堂中绘画有所询问，吾人必为之详细说明。听者虽乐闻吾辈言，然因而入教者甚稀。”（《轶事信札》，1^a，一七四三年十月六日，XVI 页。）

一七四八年有人谮松龄与傅作霖(第三五三传)神甫于帝，谓其将祈祷书、图像、念珠及其他信物散给被教难之教民，然帝置而不问，其事遂寢^①。（同上书，2^a，XVIII 页。）一七六六年信札（同上书，8^a，LIII。）云：“京内及近郊皆有教会，近郊教会距京一、二日程不等，传教成绩 756 甚佳。吾人谋与朝中诸大臣订交谊，是为吾人配虑之一事。此事甚为有益，兹举一例以明之。某次曾以欧洲礼物赠给某官，其人数年后出任山西巡抚。蒞任后，闻有一传教士在狱中，又有人诉教民于官，因思及松龄所赠之礼物，遂出传教士于狱，而销其案。（同上书，7^a，XLVII 页。）

①乾隆皇帝曾云：“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按帝意似欲留前者而

逐后者。时在一七四六至一七四八年教难之时。帝已年高，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一七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信札。同上书，见第二札，XX XXIII 页。）

一七四九年松龄奉命与傅作霖（第三五三传）绘塞外木兰地方地图。（同上书，2^a, XXVIII 页。）一七五九年被举测绘新近征服西域一带地图，松龄辞，举傅作霖、高慎思（第三九六传）二人以自代。（同上书，5^a, XXXIX 页。）

一七五三年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命桑帕约(Sampayo)使中国，王太后致书松龄请先容。帝闻远使来朝，甚悦，赏松龄三品衔，命赴澳门迎接使臣。（《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XXIX 页。）始一七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迄一七五三年终，松龄往来北京广州间凡四次，疲劳殊甚。使臣居京师三十九日，颇受优礼。（同上书，3^a, XXIX—XXXIII 页。上引伦格斯特德书，一〇三、一〇四页。一七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宋君荣神甫信札，见第三一四传）

松龄处理事务谨慎贤明，刚毅而有材具，全国神甫皆爱戴之。于是任副区长六年，视察员六年。沙如玉（第三二三传）神甫致会长未刊信札，推荐其德行超著，足继视察员徐茂盛（第三〇五传）神甫之后任，而有助于法国传教会之事业。

其交游甚广，对人殷勤谦和，不特中国大员敬重其人，即若与彼交换信札著作之欧洲第一流学者亦皆表示钦尚。如巴

黎之里斯尔, 伦敦之莫尔蒂默尔^①, 圣彼得堡研究院科尔 757
夫(dle Korff)男爵与拉苏莫夫斯基 (Cyriale Rasumows-
ki)伯爵, 维也纳之赫尔(Maximilien Hell)皆是已。

①松龄似与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并被选为伦敦皇
家学会外国会员。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 载《历
史问题杂志》, 卷三七(一八八五年), 五三五页。

松龄笃爱本会甚切, 及闻耶稣会废止消息不待教敕
公布于北京, 即于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忧郁
卒。

其遗著列下:

(一) 澳门市郊地图, 拉丁文, 一七三九年绘。

(二) 鞑靼区域中部地图, 汉文, 一七四九年绘。(参
看雷慕沙《亚洲新杂纂》, 五〇页。)疑即木兰地方地图, 图
方四尺, 凡野兽藏伏之重峦幽谷, 皆毕绘焉。(《轶事信
札》, 2², 一七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XXVIII 页。)

(三) 一七四七年为教难事上乾隆皇帝辩护疏。(《威
尔特-博特》, 六九〇号)

(四) 一七六八年因钦天监人员枉诉为天主教 辩 诬
上皇帝疏(《传教信札》, 卷 IV, 二三一页。)

(五) 一七五三年乾隆皇帝致葡萄牙王国书, 葡
语译文。(《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 一七五八年, XXIX
页; 庞特翁编《传教信札》, 卷 IV 六七页。)

(六) 《仪象考成》曾经松龄合编, 参看第二九七传书
录第四号, 又三五〇传书录第一号。

(七) 始一七一七年迄一七五二年之《天文测验》, 戴

进贤(第二九七传)、徐懋德(第二九九传)、严嘉乐(第三〇一传)与松龄合测,共二编,一七六八年维也纳刻,四开本,前有松龄序,题一七五四年作于北京。稿本,凡二〇六页,藏维也纳。(《手稿目录》,卷四,十·一四四号。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三页。)

(八)《一七七〇年所见日月初蚀、中蚀和蚀竟前后之形象。用天文镜观测推算出的距离》,载一七七四年维也纳《天文杂志》。

758 (九)一七四六及一七四七年水量测验,见此二年刊《哲学学报》。

(十)《北京观象台记》。见上引刊物,一七五一年刊。

(十一)一七四四及一七四七年之北京天文测验。见上引刊物,一七五二年刊。

(十二)一七四八年北京所见彗星记录。见上引刊物,一七五二年刊四九四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五一栏。)

(十三)圣彼得堡与北京子午线之差别,见《圣彼得堡科学院新院刊》第十九册,一〇三页。

(十四)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观测之水星,《圣彼得堡科学院新院刊》第三册;《圣彼得堡科学院新评论》第十册,一七六二及一七六八年刊。

(十五)天文测验数条。见赫尔神甫《天文录》,一七七六年刊,附录一七页。是编交由俄国驻北京代表克罗波托夫(Jean Kropotow)转致拉苏莫夫斯基伯爵,复由

此伯爵寄达维也纳赫尔神甫。(《轶事信札》，6^a，注文，XLIII页。)

(十六) 其他天文测验，见赫尔《天文录》，一七七一、一七七二、一七七四等年刊。(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五二栏。)

(十七) 中国户口调查，据一七六一年户部所载全国有一亿九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四人，见下列诸书著录《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风俗、习惯之记录》卷六，二九二页，卷九，四三九、四四〇页；普雷《新发现并经过整理的赛托(Benedicti Cetto)神父的宗教学校的二百一十八篇神修讲话伪作及附录》，载刘松龄编《轶事信札》，一七八五年，二八三——二八九页。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一七八五年，二八三——二八九页。

(十八) 信札(以下未著录地名者皆属北京信札)：

一七三五年十二月七日自里斯本致奥地利教区区长莫林德(François Molindes)神甫信札，言自热那亚抵里斯本之行程，誉扬葡籍神甫数人，报告马都拉消息。(《威尔特-博特》，五八四号。)

一七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自里斯本致其兄信札，言葡国会所，葡籍神甫五人之被难。(同引书，五八五号。)

一七三八年一月十三日自果阿致其兄信札，言里斯本至果阿之行程，印度莫卧儿消息，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著述。(同上引书，五八六号。)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致其兄信札，言自里斯本历经莫桑鼻给、果阿、马六甲等地而抵澳门之行程，北京之接待，在朝

之耶稣会士。(同上引书,五八七号。)

一七四〇年十一月六日致其兄信札,誉扬吴君(第三三四传)、任重道(第三四八传)二神甫与林济各(第二八〇传)修士,言中国之占星术。(同上引书,五八八号。)

一七四一年十月十日致其兄信札,言传教状况,郎世宁(第二九三传)修士之绘画,德理格之病,朝廷对于耶稣会士之信任。(同上引书,六七五号。)

一七四三年十月六日致其兄信札,言费隐(第二七四传)神甫之歿,衣食殡葬等节。(见上引普雷书,1^a,I—XVII 页。)

759 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致葡萄牙王后告解人利若望(Jean Ritter)神甫信札,述北京教务详情。(《威尔特-博特》。六八一号。)

一七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致莫尔蒂默尔信札,答来书,科学通讯。(见一七四九至一七五〇年刊《哲学学报》;布鲁克尔《中国与远东》,载《历史问题杂志》,卷三十七,一八八五年,五三四页。)

一七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其兄信札,言教难,皇帝性格,天文测验与学者交际,南圻教务状况。(《轶事信札》,2^a,XVIII—XXIX 页。)

一七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那不勒斯喜大教(第二九六传)神甫信札,言中国教难,四川叛变,耶稣会士天文工作。(《威尔特-博特》,六九六号。)

一七四九年(待考)信札,寄赠汉文撰述两种于伦敦皇家学会:一种为汉译《对教表》,一种为根据牛顿得数所

制之《日月表》。(见一七五一年刊《哲学学报》；考看上引普雷书, 2^a, 一七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XXIV 页。)

一七五〇年九月十八日致莫尔蒂默尔信札, 本传前已引之。

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七日致耶稣会会长信札, 言接奉视察员, 委任事。写本。

一七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广东致其兄信札, 言葡国使臣抵北京事。(同上, 3^a, XXIX—XXXIII 页。)

一七五七年十月六日致其兄信札, 言俄国使臣, 朝廷与文士之信仰, 高丽人之性格。(同上, 4^a, XXXIII—XXXVII 页。)

一七六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其兄信札, 言远征厄鲁特部事。(同上, 5^a, XXXVII—XL。)

一七六四年九月十二日致其兄信札, 详述远征厄鲁特部事。(同上, 6^a, XL—XLIII 页。)

一七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其兄信札, 言孔教, 华人对于灵魂不死之说。(同上, 7^a, XLV—XLIX 页。)

补书, 言郎世宁(第二九三传) 修士绘画。(同上, XLIII—XLIV 页。)^①

①补注云: 普雷误置此补书于一七六四年九月十二日信札后; 据伯希和说, 此补书应在一七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信札后。《通报》一九二一年刊, 二六八、二六九页。

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致其兄信札, 言教务状况、地震、郎世宁修士之歿, 北京教堂。(同上, 8^a, XLIX—LVI 页。)

一七七一年十一月七日致德意志教区区长信札，言
 鲍友管(第三五〇传)、魏继晋(第三四九传)二神甫之歿，
 请派新人来华。写本。

760 关于学名 *Damula adorifera* 之动物。(《哲学学
 报》，卷四十七。(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五一栏。)

关于磁针之偏差，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一七八
 四年十月二日信札引之。(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
 德、风俗、习惯之记录》，卷九，五六三页。

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五六三页。

三五二 南怀仁 奥地利人

一七〇七年一月九日生——一七二二年一月二
 十六日入会——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至华——
 一七四〇年二月二日发愿^①——一七八七年五
 月二十二日^②歿于松江附近之汤家巷。

南怀仁^③ (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
 主教字莪德。一七〇七年出生于维也纳。其家为贵族，
 葡国王后为奥国公主时，所素识而爱重之名族也。一七
 二二年入奥地利教区修院，在累欧本习师范一年，在格
 拉兹习哲学三年(一七二五至一七二八年)，并在此城教
 授文法一年。已而在林次任教授二年，在维也纳学习数
 学。一七三二至一七三五年间学习神学。

①补注云：原作一七三六年，薛孔昭《名录》作一七三七

年,并误。考此主教一七四〇年十月十四日武昌府信札,明言其于本年二月二日在汉口于赵类思(第三四六传)神甫前发四愿,兹据以改正。(参看《威尔特-博特》,六一二号,三四页。)

②墓志作二十四日。

③案汉名南怀仁之教师共有三人:一为本书第一二四传之南怀仁神甫,一为本传之南怀仁主教,一为一八二二至一八六八年间之 Thèoph Verbiest 神甫,即圣母玛利亚圣心会 (Congrégation de Scheut) 创设人也。(莫德赉《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一一八、二八二页。)

一七三五年九月自维也纳赴葡萄牙^①。此行拟历往北京、印度莫卧尔朝、南圻国王所,治理历算。一七三六年四月在里斯本登舟,留莫桑鼻给约一年^②。一七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复登舟,一七三七年九月十八日^③抵果阿。(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致奥利维拉 (Tim. de Oliveira) 761 神甫信札。(见缪尔《艺术史和一般文学日志》卷六,一有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纳热博 (Neugebauer) 修九四页。) 同行伴侣士。逐日注明所经之处,并作其他天文测验,凡所见具有臭味之事物皆笔录之^④。

①一七三五年十月三十日自热那亚登舟出发,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抵里斯本。(《威尔特-博特》,五五四号,五五页。)

②留居时间始一七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迄一七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同上书,五五五号,九五——一

一三、五八七、七九、八一页。)

③补注云：应作十九日，后注所言地图曾明白注明，而《威尔特-博特》五五五号六四、一一四页载一七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怀仁信札所记亦同。一七八〇年事隔已久，殆有误记。

④参看《威尔特-博特》五五五号六四及六五页间附有此行地图，于每日所经之处皆为标明；又第九六及九七页间有莫桑鼻给岛图。

一七三八年五月八日附昂纳号(S. Anna)舟离果阿，同行者魏继晋(第三四九传)、鲍友管(第三五〇传)神甫、席伯尔三人皆派往中国。帕勒克泽克(Wenslas Paleczeck)和白乃心(Jean Gruber)神甫二人葡籍修士二人，皆派往日本。别有在俗葡籍教师一人亦派往中国^①。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抵澳门^②。鲍友管神甫与新晋司铎之纳热博，一被派往交趾，一被派往南圻。(《轶事信札》，XXVI—XXIX页。《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五九〇页。)^③抵华后，原应赴京治历，然诸道长以为数学家易求，乃改派之往湖广传布教务。(《威尔特-博特》，五八七号，五九二页。)

①一七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抵马六甲，九月二日夜复东行，惟留刘松龄神甫居此一月。参看第三五一传注^③。

②一七八〇年信札，谓一七三八年八月六日抵澳门，似乎不确。

③孟戴宗神甫著录，鲍友管、纳热博二神甫传教南圻，然又谓鲍友管神甫在一七四五年歿于顺化，见所撰《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三八九页。

嗣后遂专致力于教务，陆续传教各地。一七三九、一七四〇、一七四三等年在武昌府，一七四一年在德安府；一七四一及一七四三年在胡金店。居胡金店时，被隶役发现而被拘捕，然怀仁祈祷圣方济各救护，因而得释。一七四一年领洗壮丁二百〇八人，儿童二百五十一人，告解者三千九百一十二人，领圣体者三千〇五十人。怀仁曾书其母，谓其所管教区约有教民八千，不久将赖主德逐渐增加云。（《威尔特-博特》，六七六号，五二页。）

又据其信札，谓此印度宗徒同时曾拯救其于水中。当 762
其乘小舟渡江时，触大冰块，舟碎落水。四顾无人救援，遂祈圣方济各救之出险，忽得碎舟破木，攀之以登冰块，安渡而至彼岸。（同上书，六七八号。）

怀仁在此四年中曾劝化一千七百人入教，然疲劳已甚，人劝其赴京，致力于历算，藉资休息，然彼拒绝三次。一七四六年顷被任为视察员，巡历河南、湖广、江西等省，并调查福建白副主教与其同伴四人致命事迹。（同上书，六八七、六八九、六九一号。）

同年（一七四六年）怀仁在湖北枣阳县向圣若望-臬玻穆^①发愿，教民多人及附近诸地因之不受水灾。中国若干省对于此圣者之崇拜始于是时。迨怀仁受命为主教后，遂请于宗座举行瞻礼。

①魏继晋（第三四九传）神甫曾将此圣者传记译，参看第三四九传第一号书。

是年六月二十五日晨，空中满布浓云，色若铜铁，日光全隐，空中作硫磺气，气热如火，呼吸困难。教民适聚

教堂中作夜间祈祷，忽云破雷鸣，大雨暴降。甫半小时，地尽没于水。暴风雨仅延一小时，已而星月齐现，遂各返舍休息。

然此次风暴盖为别一极大风暴之先驱。至夜半忽见从来未睹之大风雨，人咸以为死无疑矣：盖当时水火交迫也。雷劈墙壁，碎岩石，狂风席卷屋顶，雨水之大，诚与洪水无异。教民怖甚，抛弃一切避入教堂中。怀仁乃祈主佑，作痛悔哀鸣，而对众人作圣事之赦宥。

763 当时已非人力所能为。教堂侧之河流暴涨溢出，狂流所过，房屋尽倒，树木尽拔，教堂虽用铁铸，亦恐不免。时水已触墙基，顷刻将没于水。于是怀仁祈祷圣若望-臬玻穆救助，并发愿每年于此圣者瞻礼日举行瞻礼，且于同日敬领圣体。

祷毕，天忽开朗，水亦渐退。避难堂中诸人皆免于难。中有教外数人因感化入教。翌日闻溺死者与雷劈者以千计。枣阳县城与其他城市数处皆被水淹没，素以繁富著名之大镇吉家河溺毙者有四百余人。附近田亩毁于雹，大块山石崩坠、人畜压毙者无数。惟此教堂独存。（同上书，六八七号）

嗣后怀仁继续巡历，一七四九年至湖广省会。一七五〇年四月南京方主教歿，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建议以怀仁继其任。旋经宗座核准，本笃十四世教敕于同年五月二十五日^①发出，由葡国赴华使臣桑帕约赍往。后逾三年，怀仁未能赴澳门行祝圣礼，其故在有新教难发生，而卫玛诺（第四〇二传）、费德尼（第三八二传）、郎若

瑟(第三九五传)、毕安多(第三九八传)、林若瑟(第四〇五传)神甫五人与南京教区教民多人被逮下狱也。(《传教信札》,卷IV,四二、四三页。上引缪尔书,第十一册,一九八页。参看本书第三九五传。)

①任命日为是年五月十五日,教敕发出则在五月二十五日。(见费赖之神甫第二次稿本(一八七五年)四六九页。)

晚至一七五五年^①七月二十二日始行祝圣礼。一七五六年初,怀仁为容易避免搜捕计,乃居小舟中。后致奥利维拉信札云:“余欲分担诸神甫之劳苦,救济被难之教民,不久抵江南、湖广两省境界,然关津皆见堵塞。不得已漂流各地,不断潜伏以避搜者耳目,如是凡三年。最后入河南境,境内仅有教民一千五百人,亦余管辖之区域也。居于邻近江南省境之地,庶能慰问援助江南受苦难之教民。”(上引缪尔书,第十一册,一九九页。)

①补注云:薛孔昭神甫在一八七七年所撰拉丁文墓志作一七五六年,汉文墓志作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故费赖之神甫初稿本(一八七一)作一七五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后在第二次稿本(一八七五年)中改作一七五五年,盖据缪尔《日志》第十一册一九九页引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信札,怀仁自云祝圣之时在一七五五年七月也。

江南教会当时蒙难实甚。据怀仁一七五七年上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书云:“此省教会因仇教所蒙之教难几尽摧毁无余。牧师皆受打击,信徒业已溃散。

前此教难未受摧毁者，今皆摧毁罄尽。余归来以后，尽余所能，安定人心，谋将散者招集，顾无效也。信徒恐怖殊甚，不敢将余收留，处此广大江南省境之内，竟无容身之所。不得已避往河南，在河南省内，亦无藏伏之处。两年以来余唯一避难之法祇有逃亡，而余唯一希望，仅在天主召我，或陛下施恩，俾余获有安身之处。”（上海传教会档库藏未刊信札）

然若瑟一世时已信任庞拔放逐或拘禁耶稣会士，而无意援助怀仁也。已而怀仁明其故，于致奥利维拉神甫
765 信札（上引缪尔书，第十一册，二〇〇页）续云：“余现处一种苦境。所管教民处教难或恐怖之中，待余援救，而余极端穷乏，至于求乞，无他法以谋生也。如处铁锤铁钻间，应求何人援助欤。”①

①惟应承认者，果阿大主教已应怀仁之请为之代谋。

一七六三年怀仁已收到两年俸给，嗣后一七六四、一七六五、一七六六等年中继续领到年俸。然自是以后庞拔势甚盛，无人敢与之抗。自一七六六年迄一七八〇年，怀仁不复领得一钱。当时怀仁曾致书于奥利维拉神甫，转请玛利亚王后为之代求给付欠薪，所请不知是否有效，然南京教会时需要甚急也。

一七七一年怀仁忧甚，致书于耶稣会会长劳朗·利西(Laurent Ricci)云：“五年以来，既无收入，葡萄牙国王于其保教诸国之内，既绝对不容有一耶稣会士，而余之惟一援助者果阿大主教今亦弃置不顾，无宁辞职，赴德意志一会团中，终此余年。不知神父之意以为何如？但愿媿

终视余为会中之一人，而得在其子弟之列。”(热絮(Gesù)档库藏未刊信札。)

怀仁苦痛不止此也。嗣后将担任北京教会之管理凡二十余年。会索智能(第三二〇传)①主教歿。据特兰托会之决议，凡主教出缺以后，新主教任命以前，应由最近教区主教兼任。如是怀仁于一七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衡州信札中声明其兼管北京教务。职任既增，勤劳日甚，奔走愈频。或由湖广至河南，或由河南至江南，无时可 766 能休息。(上海档库藏未刊信札。)

①智能歿于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嗣后年事愈高，忧苦愈甚；有外在之苦，有内在之苦，或由教民，或由宣教部与教长，或由同僚数人，而皆属未能安慰之苦痛也。一七七一年河南鹿邑教难发生，延长二年余。怀仁走五河县藏匿于一破房中。(参看晁俊秀神甫一七七二年未刊信札。见徐家汇藏写本三二页以后。)一七七三年遣所属司铎管玛尔(第三七一传)神甫赴崇明岛，时此岛无教师久矣。玛尔蒞此岛，于三个月中，聆告解一千二百次，领洗者千人，临行时岛中有教民四千。(上海档库藏未刊信札。)

已而废止耶稣会之恶耗至，精神上所感之苦痛，惟爱其天职有逾生命，及感戴本会而视本会如同慈母者谁能知之。教勅于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到达，附有公布之方法，应由此老耶稣会士宣布其母之死刑。怀仁茹苦忍痛如命为之。

宣教部命圣衣(Carmel)会士圣特雷斯 (Joseph de

Sainte-Thérèse) 神甫为其代牧。此神甫赞成“磕头”礼节，愈增怀仁忧虑。(上海档库藏未刊信札。)一七七五年澳门主教与怀仁争夺北京管辖之权，怀仁不得已上书罗马维护其权。(晁俊秀神甫一七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未刊信札。)一七八〇年新任一主教管理北京教务，命方济各会比尔热 (Nathanael Bürger) 神甫为怀仁之副牧。一切权限皆委之副牧，加增怀仁六岁，命其休致。比尔热神甫歿于中途，怀仁失权约有三年。(未刊信札。)当此时间，怀仁乞食为生，流离各处，而常在江南省内之常州(一七七一)、五河(一七七二)、宝山(一七七三、一七八三)①崇明(一七七八)②南京(一七八〇)、松江(一七八一)等地，有时且不为余存之中国司铎所容留。

①太仓州属浏河镇，昔日一重要教区也。现尚存有一种传说，相传一百二十年前乾隆时，有一南主教避教难，而匿居镇中王姓家三年。某日被人举发，隶役将至，主教恐累及居停，不携一物，隻身脱走。遗有大箱一只，满盛西洋纸张。十五年前教民数人尚及见此箱。然后有一火灾中被焚。仅余有遗物两、三件供儿童作玩具：遗物篋二、铁链或鞭一。以上传说曾由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一年传教嘉定之金安东神甫与教民数人向加尔尼埃 (Garnier) 主教言之。

②怀仁在一七七八年十月十三日蒞此岛。至是拟与日本通声息，以便援助此国之教民，继续昔日传教士之事业。此种计划怀仁藏之于心久矣：一七七五年在

澳门时曾谋之于日本教区区长，愿担任供给此行之旅费。〔参看德普拉斯 (Delplace) 撰《日本天主教》第二册二五〇、二五九页。〕

怀仁飘流江上，无隐藏之所，伏于南京附近之一小舟中。一日闻教民祈祷声，近探问之，知为崇明教民以舟载布棉赴江西贩卖，易米而归者。怀仁忆及前此管玛尔(第三七一传)神甫传教崇明之成绩，由是主教与教民相聚一处，同舟共赴崇明。(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七年，一八六五至一八六六等年传教崇明岛之禄理格(Loriquet)神甫撰《崇明史》二一六页，未刊本，藏徐家汇。)

时在一七八五年，距一六八五年罗文藻主教第一次 768 巡历此岛时，适为百年。怀仁历访一切教区，慰问教民，今尚保存当时得见主教之教民十五人姓名。据禄理格神甫书，彼在数十年后亲睹此主教所蒞之地，所居之室，举行圣事之所。悉皆简朴，反映昔日伯利恒部落之贫苦，与罗马窟窟之黑暗也。

怀仁历见最后耶稣会士之继续去世，惟存彼身一人，如老树之未经风暴摧折者然。为教区不被摧毁计，怀仁乃训练若干讲说教义人，使之感化教民，俾教务不致中辍。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为北京最后传教士之一人，于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述怀仁之为人云：“是为一品高德重之主教。德行、门阀、学识、热诚，皆出人头地。乃其境遇则实堪悲悯，身为主教，年达七十，衰老残废，所管主教区大逾意大利全国，不断往来于其间，服履如同乡民，戴草帽，服粗布短衣，履破鞋，辄藏伏于小

769 渔舟中,受酷热之侵,诸虫咬嚼,时有被捕之虞,切愿登舟在一茅棚中休息两三日,然又恐累及唐停。二十年来所受虐待,笔难尽述,但其热诚始终如故。不畏疲劳,七十岁时与三十岁时无异也。”(未刊信札,钞本藏徐家汇藏书楼;若干节录文见《传教信札》,卷IV,二四一页。)相传其欲密入苏州城内,曾乔装作轿夫^①。

①当此时也,(一七八四年顷)曾在一许姓礼拜室中为中国修士四人举行授司铎礼:一李姓,一谢姓,一弓姓,余一人未详,后谢姓者(一八一八)与弓姓者(一八二四年)死葬怀仁墓侧。补注云:许姓家在苏州阊门外。参看黄伯禄神甫撰《苏州教区史》,法文未刊本。尚有姚若翰(第四二三传)神甫亦经怀仁在一七六六年晋授司铎。

一七八五年江南诸教区尚有教民三万,主教仅怀仁一人,神甫仅葡籍耶稣会士安玛尔(第三二一传)一人,其年尤高于怀仁也。主教在当时既为中国传教士之资深者,乃于是年复活瞻礼日自为举行晋授司铎五十年纪念礼。(《新传教信札》,卷II,八四页。)时任主教逾三十年,而骤风暴雨,仍未已也。

然得天赏之时已届,怀仁自知末时将临,乃退居松江附近黄浦江岸之小教区汤家巷,于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歿^①。姚若翰(第四二三传)神甫闻讯趋至,尚及为之举行终傅礼。

①补注云:薛孔昭神甫所刻一八七七年拉丁文墓志作IX.Kal.Jun.,则当五月二十四日,疑刻工误XI为IX。

汉文碑志仅作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未著年月。

教民运其柩至苏州,葬白鹤山本教墓地。一八七七 770 年江南新传教会为建墓志。

其遗著列下:

(一)《圣母领报会规程》,教皇皮埃(Pie)六世(1775—1799年)核准,怀仁刊行。(参看第一六一传)第一号书)。一八七五、一九一一、一九二三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三五六号。)

(二)《昭事堂规》,订于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见《週年瞻礼经》,一至一三页。(土山湾书目四五七号)。

(三)那永福(Wolfgang de la Nativité)神甫(字德修)所撰《圣母圣衣会恩谕》之核准书,原书一卷,刻于一七七五年,一八六八及一九一二年土山湾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三四二号,此书目误刻撰人名邢永修。)

(四)自欧赴华之旅行地图。(参看本传注⑦)见《维也纳中国行记》,一七四〇年维也纳刻,八开本,并见《威尔特-博特》,五五五号。

(五)莫桑鼻给岛地图。同上书。

(六)信札:

一七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里斯本致其戚许莫劳(Antoine-Thaddée de Sumerau)信札,言从热那亚赴里斯本之行程,葡人风习,见《维也纳中国行记》,一七四〇年本,并在一七四八年重载入《威尔特-博特》,五五四号。

一七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萨赛特(Salsette)致

前人信札,言自里斯本赴果阿之行程,卡夫雷(Cafres)黑人详志,其宗教及其风俗,莫桑鼻给之特产动植物。见《维也纳中国行记》,一七四八年重载《威尔特-博特》,五五五号。

一七三八年十二月四日致葡人信札,言自果阿赴澳门之行程,南圻交趾中国之状况。见《维也纳中国行记》,一七五三年重载《威尔特-博特》,五九〇号。

一七三九年十月十日自武昌府致维也纳护士玛耶(Jean Mayer)修士信札,言中国医术。(同上书,五九一号。)

一七三九年十二月三日自武昌府致诸亲属信札,言自澳门赴湖广之行程,传教事业,索智能(第三二〇传)主教,地方情形,记录交蚀。(同上书,五九二号。)

一七四〇年十月十四日自武昌府致许莫劳信札,言中国教务状况,教难与工作。(同上书,六七二号。)

一七四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自德安府胡金店致佩卡尔德(François Peickardt)神甫信札,言教难,传教师之放逐,昂热(Engers)歿于交趾。见上引书第六七六号。

一七四一年九月十四日自德安府致其母信札,言传教士之生涯,湖广之气候,华人之镇静,对于传教士之尊敬。(同上书,六七三号。)

一七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自胡金店致澳门席宾(第三〇〇传)神甫信札,言被捕及开释,遇水险。(同上书,六七八号。)

一七四三年六月三十日自武昌府致埃尼德(Ignace Henide)神甫信札,言个人工作。(同上书,六七七号。)

一七四六年七月十八日自枣阳县致佛罗里克(Esasmae

Frölich)神甫信札,言天文撰述,中国之气候与富源。(同上书,六八九号。)

一七四六年八月十日自湖广致利若瑟 (Joseph Ritter) 神甫信札,言教区赖圣若望-臬玻穆之佑而免水灾。(语见本传)(同上书,六八七号。)

一七四八年(待考)自其传教所致许莫劳信札,言福建教难,白主教(一七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与其同伴四人(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之致命。(同上书,六九一号。)

一七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自衡州府致若瑟大公爵霍勒(Antoine Höller)神甫信札,言一七五〇年中国教会状况、澳门之危惧。(同上书,六九八号。)

一七五七年(待考)信札,请许委一耶稣会士为代牧。772 (藏上海传教会档库。)

一七五七年致葡萄牙国王信札,言教难,(语见本传)。(藏处同前。)

一七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衡州府信札,言兼任北京主教职(语见本传)。(藏处同前。)

一七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上教皇本笃十四世与宣教部主任枢机员书,言索智能(第三二〇传)主教之歿,本人就北京主教职。(藏处同前。)

一七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湖广信札言新近被宣告为葡萄牙国保主之博尔贾(St. François de Borgia)事。(藏处同前。)

一七六一年八月致罗马报告书残文。(藏处同前。)

一七六二年三月七日自鹿邑县上教皇克莱芒十三世书，言一七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宣教部关于东印度教令之在北京公布。（藏处同前。）

一七六二年四月七日信札，仍言前事。（藏处同前。）

一七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自南京致耶稣会会长利西信札，言当时处境困难，传教会遭遇之危险，华籍司铎权限过大之危险。（写本藏热絮档库。）

一七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五河信札言鹿邑教难。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译为法文。（译本藏徐家汇书楼。）

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致圣泰雷兹神甫信札。（藏上海传教会档库。）

一七七六年致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信札，言晁俊秀神甫。（参看罗舍蒙泰撰《钱德明传》，二一一页。）

一七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致晁俊秀神甫信札，言管理事务。（参看上引书二一一页。）

一七七九年十一月一日自松江致宣教部诸枢机员信札，言拟与日本交通等事。（藏宣教部档库，节录文见德普拉斯《日本天主教》，第二册，二五〇、二五九至二六二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二十四致安德义（Salusti）主教信札，言辞北京教务管理人职。（藏宣教部档库，法文译本见罗舍蒙泰撰《钱德明传》二九〇至二九三页。）

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自南京致奥利维拉神甫信札，言受内外虐待，处境困苦。原写以葡萄牙文。（见缪尔《艺术史和一般文学新日志》，第一册，一〇四至一一九页；拉丁文译文见上引缪尔书，第十一册，一九三至二〇九页。）

一七八一年八月一日自松江致宣教部信札，言副牧之歿，职权未重新委任事。（钞本藏上海传教会档案。参看莫德赉《中国天主教之体制》，二九页。）

一七八三年十月十八日自宝山县致宣教部信札。（藏处同前。）

一七八五年致考朗(Laur Kaulen)神甫信札。（见上 773 引缪尔书，《新日志》第一册，一一九至一二三页。）

别有信札数件藏罗马热絮档案。

复有教务信札数件，前此已书录一七五七年以后致枢机员或他人关于主教区事务信札若干件。（写本藏上海传教会档案。）

三五三 傅作霖 葡萄牙人

一七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生——一七二八年五月一日入会——一七三八年至华——一七四七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北京。

傅作霖 (Félix da Rocha) ①神甫字 利斯，出生于里斯本。研究哲学、神学各四年毕，赴华。比至即被召入朝治理历算②。然对于教务并未弃置。通晓语言后，管理河间府教区，一七四三年所管十五堂共有教民三千余人；领洗者壮丁二百、儿童一百六十一人，告解者二千四百八十七人。（《威尔特-博特》，六八二号。）一七四六年

领洗者三百五十七人，告解者二千七百一十一人，领圣洗者二千六百七十人。（同上书，六八八号，四页。）

①《传教信札》诸本有作 d'Arocha，有作 Darocha，有作 de Rocha。

②一七三九年驻堂神甫名录有其名；一七四六年亦然。

（同上书，五八七号，九一页；六八八号，四、二〇页。）

教外人见仕于朝之西士自来传教，因之人教者众。总督之妻亦钦其学识德行而为皈依。由是此教区成为直隶一省内教民最众信道最笃之区。（同上书，六八八号，二〇、二一页。）

一七四七年教难时代，有人诉于巡抚，谓作霖与刘松龄（第三五一传）俵散十字架、图像、念珠等物。作霖自承是皆信教之物，实由彼散发。巡抚上闻，请治罪，（《轶事信札》，XVIII页。《威尔特-博特》，六九六号，一二六页。）帝释不问。越二年命之偕同松龄测绘木兰地图，此乃帝秋猕之地也。（《轶事信札》，XXVII页。《威尔特-博特》，六九七号，一三〇页。）

一七五三年葡萄牙国王使臣桑帕约抵京师，乾隆皇帝喜，为擢作霖钦天监监副^①。一七五五年赏二品衔，奖其与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神甫共同测绘准噶尔回疆及厄鲁特所居布喀尔境一带地图之功也，一七五九年作霖偕慎思重赴其地完成测绘。地理方位确定者计有四十三处。（《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风俗、习惯之记录》，卷一，三九九、四〇〇页。参看《轶事信札》，XLII页。）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云：（《传教信札》，卷

IV,七八页。)彼等曾至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玛纳斯、博罗塔拉、伊犁等地。曾将纬度测出,并根据道路罗盘距离推求经度。测量时惜未能全副所期。所绘之图藏于大内,未曾公诸于世。作霖循北道至于伊犁,慎思赴南道,后于肃州聚齐。

①见一七五四年上谕。参看《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 XXIX页。

嗣后在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日(《传教信札》,卷IV,二三七页。)与一七七七年三月(缪尔《日志》,卷VII,二六五页。)又奉命赴小西藏测绘地图,时新近征服大小金川也。先是有外方传教会士刘德胜(M. Glevo)被禁四川狱中亘九年。一七七六年作霖曾作书请川督开释,川督许之而未实行。

至是作霖继刘松龄为钦天监监正,奉命赴川,一七七七年四月十三或十四日抵成都,面询德胜已否开释。川督答某人已得疯疾,作霖力辩其枉。(《传教信札》,卷IV,二四七、二四八页。)

川督无词,乃将德胜释出。德胜居狱受苦不堪言状。作霖供给衣服,于是年七月二日送之至其主教博文济(Pottier)所,八月终还京。(同上书。《传教信札》,卷I,二四八页以下。)

作霖历任葡萄牙传教会经理员,驻所道长,会团长,两任视察员,一在一七五四至一七五七年间,一在一七六二至一七六六年间。先是在一七五五年曾数请于总督,请将禁于南京狱中之郎若瑟(第三九五传)、卫玛诺

(第四〇二传)、毕安多(第三九八传)、费德尼(第三八二传)、林若瑟(第四〇五传)五神甫开释。总督许之,五神甫旋被释出送至澳门。〔骆尼阁(Roy)《信札集》,卷二,九五、一一五、一二五页。〕

后于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北京。

其遗著列下:

(一) 在鞑靼地区所为之天文测验,载赫尔神甫《天文录》,一七七六年刊附录二二页。

(二) 厄鲁特和土尔扈特两部地图,一七五六年刻于北京,后似在一八六三年重刻于武昌,载《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参看《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风俗、习惯之记录》(以下简称《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二,五〇八页。)

776 (三) 《仪象考成》作霖曾参加编纂,参看第二九七《戴进贤传》第四号书。

(四) 一七五九至一七六〇年间作霖与高慎思所循之路程,附详细图说。是编在当时似未单独刊行,疑已在一七六二年收入《皇舆西域图志》,今未检此《图志》。然一八四五年刊《亚洲学报》五〇六页以下(两幅中国图之研究)对此殆已提及^①。《图志》刻本中删原著者名,诸图皆颠倒失次^②。旧有一书题曰《中亚行记》,撰人名 Georg-Ludwig Von……半已没灭,内容半实事,半小说。据克拉普罗特说,其行程与一七六〇年作霖、慎思二神甫之行程符合。戈塔(Gotha)之地理学者在斯蒂勒(Stieler)大地图之末一版(一八七七年)中,毅然将此行

程采入，附注云：一七五九至一七六〇年刘松龄或高慎思撰。（据布鲁克尔神甫札记。）案松龄自云未曾参加此行，曾举作霖、慎思二人以自代。语见本书第三五一传，则应改刘松龄为高慎思。

①钩案：《四库总目》卷六八《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五十二，“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七）奉敕撰。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创成初稿，嗣以版章日辟，規制益详，进呈御览之时，随事训示，复增定为今本……次图考三卷，自幅员所届，以及符节所通，共新图二十有一，又附历代旧图十有二。……次晷度二卷，川陆之迂回，道里之远近，多不足据，惟以日景定北极之高度，以中星验右界之偏度，为得其真，古代所谓飞鸟图也。……”

②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信札云：“近将新列版图之诸地图志刊行，而于诸葡萄牙神甫奉命测绘之事无一语及之。”（布鲁克尔神甫注。）

布鲁克尔神甫笔注续云①：“此种地图已为克拉普罗特、利特尔（Ritter）、洪保德（Alex de Humboldt）诸氏研究及所绘中亚地图之根据。一八三八年所刊克拉普罗特遗著中之大地图四叶，题曰《中亚地图》，根据北京传教士奉乾隆皇帝命测绘而成，并博采中国载籍以补充之。”即其例也。洪保德（《中亚》第一册卷首二十四页）著录诸图撰者名，有傅作霖、高慎思、刘松龄三神甫，并称除此三人测绘以外，尚采有其他材料，惟其价值不等。克拉普罗特在一八二三年刊《亚洲学报》第三册二九五页谓其中亚地理材料之主要来源为：“一七六〇年耶稣会士奉敕绘成而刊行于北京之中国大地图，共一〇四

页。”（参看本书第三七七《蒋友仁传》）^②又（三〇五页）云：“所根据者乃傅作霖、高慎思、刘松龄三神甫之测验。”

①兹补人之文皆承布鲁克尔神甫惠赠，附识于此，以表感谢。

②钩案：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所绘《坤輿全图》，今仅见图说一卷，已非原本《文选楼丛书》本题《地球图说》一卷附补图一卷，蒋友仁奉旨翻译，何国宗、钱大昕同奉旨润色；有阮元序，称原书有说无图，属詹事（钱大昕）高弟子李锐画图为说以补之。”图甚简陋，说亦不明，疑非原本。国宗乾隆中以明习算法，率西洋人往伊犁测绘地图，殆与作霖同行。

777 （五）《小金川地图》，一七七四至一七七七年新近征服之地也。此图今未见，疑采入一七九二年顷刊行之《卫藏图识》。

三五四 □若翰 中国人

一七一九年八月十五日生——一七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入会——一七五三年后歿。

若翰(Jean de Sylva)神甫，北京人，佚其汉姓。一七一九年生。一七三八年入会，一七四六年晋司铎。一七五四年传教诸省。余无考。

三五五 嘉类思 法兰西人

一七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或二十七)日生——一七二三年十月九日入会——一七三八年八月七日至华——一七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歿于法国。

嘉类思^①(Louis du Gad) 神甫出生于里昂。一七二三年入会，尚未满十七岁也。毕业后请赴中国^②。比至，⁷⁷⁸派往湖广担任汉口及舟上之传教事业。一七四三年教区扩展，并及河南之南阳，湖北之襄阳、安陆、沔阳，总计陆地两千里，有教民三千余，舟居教民八百。(《传教信札》，卷 III，九七六页。)一七四四年壮丁领洗者一百七十人，儿童一百九十八人，临危人在教民前领洗者四十二人。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嘉类思是新译名。

②与类思同抵中国者有王致诚(第三五六传)和杨自新(第三五七传)二修士。

类思传教饶有成绩，南阳城内妇女入教者甚众。巡历安陆境内之 Fong-lo-he 两次，领洗者十八人。安陆所属之 To-pao-ouan，教务发达之区也，一七四四年领洗者约百人。(同上书，卷 III 第七九六、七九七、七九八页。)

当时仍处教难时代，因教外人之搜捕，辄使之作严重警戒。日暮始赴有名望之教民家举行圣事。至若舟中教民至夜半时始能领洗，作告解，举行弥撒。黎明类思复 ⁷⁷⁹

还所居舟中，伏处终日。虽有此种警戒，有时几为隶卒所获。类思闻报，有人来藏所搜查，不待其至，即先脱走，逃亡于川流河泽之间。（同上书，七七六，八一八页。）

如是传教凡十四年。一七五二至一七五八年间被任为法国传教会会督。一七五三年时法国传教会仅有司铎十五，而其中五人年逾七十，二人患病，三人在内廷供职。一七五七年时管理各省教务者仅存神甫五人，教民之数，约有一万二千。在此一年中聆告解五千七百八十四次，授圣体四千零二十次，领洗者八百九十四人。（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三日及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两次致耶稣会会长信札。）

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一七五四年信札。（同上书，卷IV，四一、四二页）云：“两年以来类思生活最为勤苦，而忧惧亦甚，奔走流离，逃窜河滨之间，既不得安身处所，亦未能在教民中觅一响导。”

“某日有教外人无数，群聚于类思所乘小舟附近，大呼速将教士献出。从者惊惶失措。类思忽从舟中出，镇定语诸人曰：汝辈以为此舟藏有西洋人，可细审余面，我是西洋人欤？诸人视之不类，乃舍之去。”（同上。）

又有一次搜查诸舟已尽，独遗类思所藏之舟。复有一次民众包围其藏伏之小屋，类思持十字架走出，而不为人所识。（同上。）

780 类思关心一切，若教民，若传教士，若遣派赴法之中国青年，皆为其关心之人。一七五二年拉弗累舍（La Flèche）城有中国青年六人，就中三人已入耶稣会，而诸

人受传教会之资给已十年矣。类思拟将诸人召回,而在澳门建修院一所以处之。盖彼以为若使彼等离国甚久,多有不便,据其对于归国数年来诸人所得之经验,更证明其判断之是。(一七五二及一七五七两年致耶稣会会长未刊信札。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一页。)

类思欲诸传教士团结一致。一七五二年信札曾云:“对于服从教敕,吾辈中未见有不为慎确之遵守者。”(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一页。)虽有此种服从,尚不免有耶稣会敌时常在罗马诬蔑,而使类思大感苦痛。(一七五二年信札。)同时类思注重弃儿领洗事业。曾请耶稣会长遣派新人来华。其信札有云:“钱财丧失所失者甚微;最大损害则为大半教区皆有搜索、拘捕、杖责、攻击天主教告示、以及背教等事。”(《传教信札》,卷IV,四二页。)尚须增益者诬枉耶稣会之说日见扩展,渐传至中国也。但此种苦痛尚未及类思后此所感受之重也。一七六二年类思居澳门未久,庞拔之吏卒尽捕一切耶稣会士,事具纪类思(第三一九传)、纽若翰(第三二五传)二传。兹为避免重复,仅详言澳门诸神甫在此长途航行中及其后在里斯本狱中所受之苦痛耳。如更欲知其详情,可参看卡拉云神甫撰《庞拔侯爵之监狱》。

类思离华以前,曾指定费若瑟(第三四五传)神甫为法国传教会会督,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为北京道
781
长。(蒋友仁一七六四年九月十二日信札。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九八页。)

七月五日被逮,十一月五日登舟,一七六三年三月二

十二日解至果阿。两日后禁于莫尔莫高 (Mormogao) 要塞中。(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一二二页。)

“吾人登岸后之新居稍较安适。房六间，每间居四人。房侧有一小狭院，足供休息运动之用。至若饮食，虽在复活节中，除每星期二外，所给者皆斋节之食，如是几满一月。”

“在墙上开一椭圆洞，仿修女居所，于此洞中设转盘，以通出入之物。吾人食粮即从此洞通过。晚膳时应聚齐，由卫长率士卒一、二人点名；脱有病者在室，必入室内察看。”(同上书，一三〇、一三一页)

“吾辈被人遗弃于此要塞中约十月。一七六四年二月四日始又忆及吾人，复押解登舟驶往巴伊亚(Bahia)。中有数人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残废已久，未能登舟，然仍强之首途，不稍怜悯。此舟船主颇仁厚，于王命严峻之中，颇寓宽待之意。许吾辈在上层举行弥撒，此前者自澳门赴果阿航行时船长所不许者也。”(同上书，一三一、一三二页。)

“行至好望角，遇风浪亘四日；不少人得败血病，余人有咳嗽剧烈者，数日内死者四人。终于一七六四年五月十五日抵巴伊亚或圣萨尔瓦多港。”(同上书，一三二页。)

“居此港二月，病者稍得养息，然备受搜查，书籍被没
782 收，(苦求始将圣事课典发还。)，逐日聚齐点名。七月十五日又登舟，八月二日始开行，仍由同一船主驾驶，仁厚宽待如前。”(同上书，一三四、一三五页。)

“航行三月后，吾人被捕第二十一个月已满时，抵特茹河停泊，时在一七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是月十八日夜间，命吾人登甲板，点名后，存十九人，用四小舟分载登岸。抵岸后用车载至圣儒略要塞，时已逾夜半一小时矣。”

“至此吾人所受待遇与死人同，迅速移尸以避生者眼目；死后须急入土，吾人亦复若是，即将吾人投入地牢之中。如是一一闭禁，吾人无敢言者。”（同上书，一三六、一三七页。）

“所处之牢，四面砌砖墙壁甚厚，上有圆顶。余（类思自言）所居之室长二十尺（译者案旧尺约长六、七寸），宽十三尺，高八尺。诸室皆平列，室上为车马人行之通道。室内完全黑暗，四壁无窗，仅圆顶上有一小天窗，然窗外皆有木板或砖石封闭。卧粗床，初无褥，数月后始给褥，稍减湿气。冬日及雨时，湿气甚重，水从墙缝流入，由是腐朽之气侵入。”

“吾人可以运转之处，空间五尺。所给之食，量少而甚粗粝，健者可以相宜，然衰者则给养不足。狱吏除开狱门时间外，不许运物入狱，以养病体。所以某日有一临危之人在病终前一日，尚未能得其所求之一小小慰藉。是为数滴肉汤，否则鸡卵两枚，顾鸡卵未熟……狱吏则答云：可向灯火上烤之。至若衣服，一、二年后破敝不堪，而又不许他衣更换。”（同上书，一三七至一四〇页。）

“此类灾难，在基督之仆从视之，不难忍受，加以服从、忍耐与受苦之习惯，尤足以使严重变为轻微。特其使

我辈视为苛酷者，则为圣事之不能举行，及与圣坛弥撒之完全隔离耳。是故临危者请求举行临终圣事，非苦求不能得之。其尤窘吾人者，所有书籍纸张尽被没收。”（同上书，一三九、一四〇页。）

“越日既久，始发现居狱者不仅吾人。除澳门馀存之十八人外，尚有被禁数年之其他耶稣会士七十人：计有意大利籍十五人，德意志籍十三人，弗刺明籍二人，西班牙籍二人，英吉利籍一人，交趾籍一人，馀属葡萄牙籍。其中年达九十者若干人，达七十者若干人，达六十者数人。有丧明者，有耳聋者，有腿痿者，其他则各有种种疾病。有数人精神变为愚钝，总之人皆面目憔悴，监者见诸人受如是之病苦而不死，颇以为异，曾公然谓殆得主佑有以致之。其事询不可思议，盖八年之间死者仅十二人也。”（同上书，一四〇、一四一页）

类思被禁甫满二年，即蒙主佑而被释出。其家人久不得其音信，思及或被庞拔禁于狱中，遂请求法国王后致书于法国驻葡大使，探访类思是否被禁狱中，由是一七六六年八月八日类思被释出狱。

类思甫出狱，即告大使谓狱中尚禁有法籍神甫一人、修士一人。于是其中一人在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释出，别一人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释出。尚有数人在一七六七年解往意大利，馀则或死于狱中，或尚禁十年，至一七六七年始获开释①。

① 缪尔《日志》一七八〇年下著录禁于狱或歿于航行中之耶稣会士凡二百二十一人。然此名录遗漏者多，

应加入失踪者与在葡萄牙、巴西、印度、澳门等地被逮之耶稣会士千五百人，其中泰半已流放教廷属地之内。（同上书，二三三至二五九页。）

类思至是复请赴华，于一七六八年九月终偕甘若翰（第四三三传）、严守志（第四三二传）二神甫同抵中国。（《传教信札》，卷 IV，一二九页）留华诸教士闻讯皆大欢喜。盖其德行高超，经验丰富，而新近又受诸苦，人皆爱敬也。冀其入京，然朝廷不许^①。类思既不能重进内地，不得已离华而去。（同上书，一三九页。）

①时人以为澳门人曾贿广东总督属下，不使荐之于朝，盖不愿受其虐待之人赴内廷也。（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九年十月三十日未刊信札。）

类思于一七七〇年一月十日发广州，临行留诸神甫告别书有云：“余身离而心存。愿主降福于公等。”（同上。）抵法后，法国耶稣会士被逐出境已数年矣。类思寄居外方传教会中。一七七六年被任为中国印度法国传教会 785 会经理员。（上引缪尔书卷十一，九四页。）

一七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歿。

其遗著列下：

（一）一七六二年耶稣会士被逐时上澳门官宪书，与纽若翰（第三二五传）、赵加彼（第三三三传）二神甫同署名。

（二）澳门耶稣会士受难《记略》，载卡拉云神甫撰《庞拔侯爵之监狱》，一八六五年巴黎刊，八开本，一二三至一四二页。又见帕利(Paris)《凡尔赛及外省》一书。本

传文几尽采之。

(三) 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三日上萨尔坦 (de Sartine) 书,言传教会经理事。(藏海军档案。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五七页。)

(四) 上贝尔坦(Bertin)书,因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信札,言传教会资产事,见后信札条。

(五) 一七八二年三、四月两次上卡斯特利埃 (de Casties)侯爵书,言法国耶稣会士继承者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八五页。)

(六) 《汉文拉丁文字典》,斯德格尔摩城所藏诸字典中有汉文拉丁文字典一部,共一千八百五十四页,凡一万八千五百四十字;附笺一,题云“耶稣会道长某撰,疑为留华法国传教会道长嘉类思。”(考狄《书目》,一六三五栏。)

(七) 信札:

一七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致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信札,言其教区、其工作、其苦难与慰藉。见《传教信札》,卷IV,七九六—八〇〇页。

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誉扬卜日生(第二九〇传)神甫。(未刊。)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三日自湖广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言所居省内之惨状,力言教廷一切命令悉皆严格遵守,请对于留学拉弗累舍之华生缩短研究神学之年限为两年。(未刊。)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自澳门致布拉索 (de Bra-

ssaud)信札,言索智能(第三二〇传)主教与汤执中(第三六一传)神甫之歿,传教状况。(《传教信札》,卷IV,八四页。)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耶稣会会长信札,召回留法中国学生,不赞成另派他生,拟在中国建一修院,请派人来华,报告在广州收养弃儿之成绩。(未刊。)

一七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自里昂致鲁瓦夫人信札,言骆尼阁(第四〇七传)神甫之歿。(见上引书二二八、二二九页。)

一七七〇年九月五日自巴黎致塔迪信札,言骆尼阁神甫之歿,附带言及本人消息。(同上书,二五九至二六三页。)

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三日致萨尔坦信札,言传教会经理事。(藏海军档库。见本传第三号书。)

一七七七年致贝尔坦信札,言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汪达洪神甫信札事。(见本传第四号书。观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五二、五三页。)

一七七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贝尔坦信札,言传教事务。(藏海军档库。节录文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六二、二六三页。)

一七八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致贝尔坦信札,言北京设教监区计划。(藏海军档库。节录文见上引书二六七、二六八页。)

一七八二年四月三十日致贝尔坦信札,言北京耶稣会士继承者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一二页。)

一七八二年五月二日致贝尔坦信札,言前事。(藏海军档库。节录文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八五页。)

一七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致卡斯特利埃侯爵信札。言前事。(节录文见上引书。)

一七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贝尔坦信札，言遣使会承认接管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一五、一一六页。）

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二年间致贝尔坦信札五件，有若干件已见前录，并言法国传教会接办事。（写本并藏研究院图书馆，贝尔坦通讯卷。考狄撰《贝尔坦之通讯人》。又见《通报》一九一八年刊第三九六页。）

787

三五六 王致诚 法兰西人

一七〇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一七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至华^①——一七四六年二月二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歿于北京^②。

788

王致诚^③ (Jean-Denis AttiRet) 修士。一七〇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生于多耳城，画师子也，故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谓“其出生于画板与画笔之间。”甫离童年，即仿其父作画，自云其最愉快之事乃在涂污纸张，以待将来耗费颜色。但不久即表露其对于画术具有良好气质。旋经布鲁瓦西亚 (de Broissia) 侯爵之鼓励与辅助，赴罗马以求深造。学成归国，道经里昂曾在其地作数画，因初得名。（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九九、一〇〇页）

①补注云：似应作八月七日。费赖之神甫著录王致诚。

杨自新（第三五七传）二修士抵华之月日（八月五

日),与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抵华之月日(八月七日)异。但此三人来时同舟,同日登岸,皆似在八月七日,至若八月五日乃魏继晋(第三四九传)、鲍友管(第三五〇传)、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三神甫抵华之日。(参看《威尔特-博特》,五九〇号,一一三页。)

②补注云:据包世杰神甫所公布的汉文墓志(见《正福寺墓志》,一九一八年,六九页),致诚歿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十一月初八日(一七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年六十一岁,似误。盖据吉耶曼主教所录汉文碑志,谓其供奉内廷三十年,卒年六十有六,则其歿年应为一七二八年矣。

③补注云:修士汉名似有二名:一名巴德尼,见本书原稿,薛孔昭《名录》三四四号与考狄诸书似为初抵华时之汉名。德尼盖 Denis 之对音,取姓巴者,殆因与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同州郡,而同居法国驻所,因冠同一汉姓欤?一名王致诚,伯希和在一九二一年《通报》一九〇至一九三页中证明,其正式汉名为王致诚。其证有三:1.见一七六五年七月十三日对于绘画十六幅之乾隆上谕;2.见胡敬《国朝院画录》;3.吉耶曼主教所录之汉文碑志。〔《吉耶曼主教信札》,罗马,一八七〇年,一〇八页。科隆邦(Endore de Colomban)《吉耶曼主教传》,二八四页。〕]据吉荣(Guillon)修士一八六三年八月二十日未刊信札,致诚墓碑此年已毁,是以未能抄录其文,故一八七五年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墓志虽尚完备,而无此拓本。故费赖之神甫注云“碑碎”。费赖之神甫与包世杰神甫所转录碑文之重建人皆未获见吉耶曼主教信札。惟此主教亦有误

录，盖其所录歿年作一七五八而不作一七六八，故与所推入会抵华之年皆相差十年。又考狄《书目》一〇三三栏所载之基地图无致诚墓，又一〇三五栏之葬者名录亦无其名。

旋因畏世上危难，决意入道，乃于一七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入耶稣会为辅佐会士。当时中国之传教士，适请派一良画师至华辅助教务发展，致诚请行，遂于一七三七年未出发。（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一〇〇页^①。）

①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四日与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均谓其寓北京法国堂。

致诚抵京，以所绘慕阁崇拜圣子图进呈乾隆皇帝，帝颇嘉悦，置图于大内最尊贵之宫殿中，重致诚艺，命日人廷供奉。（同上书。）

先是致诚仅致力于历史画与肖像画，而于其他种类绘画悉皆弃置。然在中国时尚风景画、战事画、花卉画、动物画、建筑画、装饰画，因此应将前所习者弃置，另习新画法，以迎合华人旨趣。帝不喜油画，盖恶涂饰，荫色过重，则视同污染，由是宁取淡描而使荫色轻淡。致诚不得已重习绘画课程，而于花果、树叶、鸟羽、兽毛务求精工。（同上书，一〇〇、一〇一页。）此外又云：“吾人所有绘画皆须秉承帝命。吾人先具画案，由帝任意变改之。无论所改之好坏，皆应遵从，不敢有所言。（《传教信札》，卷 IV，七九三页。）致诚以为非使其绘画劣化，不足以取得皇帝与朝贵之爱好，遂勉强从之。（同上古伯察书，

一〇一页。)

放弃油画，是为一大牺牲。一日有人持示皇帝朱谕云：“水画优雅悦目，新至绘工绘画法必同他人。至若肖像不妨用油绘之，将此朱谕传知。”^①致诚之自负心虽因习于祈祷默想，及逐日实行之节制力所抑止，然法兰西人火气犹存，对此朱谕实难缄默。曾语其不幸伴侣郎世宁(第二九三传)老修士云：“彼为历史画家与肖像画家，且为西洋画家，是磨练已成之画家，非初习绘画之人也。”(同上书，一〇一、一〇二页。)

①致诚于一七四三年信札云：“除为皇帝与人画肖像外，概未用西法作画。”(《传教信札》，卷IV，七九三页。)

华人之在侧者虽不解其言，视其容态或能揣其意也。自是以后，致诚决息其馀存之心火，力自抑制。伪若虚心求教，他人授以画法，辄道感谢而请益。(同上书，一〇二、一〇三页。)

由郎世宁修士之鼓励，诸传教士之劝告辅以信心，兼顾及教务之前途，致诚抑制日胜，遂致无任他人发何矢，皆不足以伤之。一七四三年信札有云：“日受拘束。星期与瞻礼日几无暇祈祷天主。作画几尽违个人之好尚与天才，尚有障碍无数，欲言难罄。脱余不以为余笔有益于本教而足使皇帝善待传教师，脱余不见苦劳之端即是天堂。余必急向欧洲归途，毫无所恋。是为余之惟一引力，亦为服务内廷一切西士之引力也。”(《传教信札》，卷IV，七九三页。)

又云：“但余所事之帝，自视为世界独一无二君主。有人服务于朝，尤其是外国人，当引为莫大荣幸。许在帝侧，得常人见而与之语，此事在华人视为无上褒奖，皇帝视为莫大幸福。脱能购买此种恩荣，必出重价以求之。君试一思，余既日日见帝，他人视之，能不以为莫大之褒奖欤？余绘画之报酬，几尽于此矣。所以余来华之意不在此，而留华之意亦不在此。”（同上书。）

致诚作画时，帝来视之，谈话亲切。辄留二小时余，使致诚绘其种种姿势，种种服装，不合意者帝手改之^①。

^①钩案：可参看第二九三郎世宁传注^③。

帝巡幸时有时命之扈从。某次命为满洲大臣十二人作肖像。“此辈未习于此种绘画像方法，见在布上绘其像貌服装，不胜惊异。初描数笔，见微相类，乃相视而笑，及见全身绘成，则视之忘形，此辈不解其理，注视画板画笔不已。画师之一切动作皆在其注视之中。旁观之满、汉大臣悉皆欢笑，所笑者非模本，乃本人，盖此辈面目态度皆失常度也。”（同上书，卷IV，四七、四八页。）

乾隆皇帝欲奖其劳，决授以官。一七五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致诚闻讯，即求某大臣转辞。其人见其不受官爵，力劝之，见其固辞如前，乃语之曰既不受官，不妨受俸。致诚并俸禄亦辞而不受。（《传教信札》，卷IV，五一——五四页；第二十八辑，一七五八年，XXX—XXXVIII页。）

翌日帝至画室询之曰：闻汝不欲为官，其意安在？致诚答曰：臣为教士不应受此尊荣。帝曰：郎世宁亦教士，

然曾为官也。致诚曰：因皇上强其为之，然彼辞谢已屡矣。帝曰：刘松龄缘何为官？致诚曰：松龄亦教士，既主钦天监事，居官尽职不得已而为之。帝曰：然则汝不妨在一衙门尽汝之职。致诚曰：臣仅解华言，不善华语。帝乃改言他事，不复强之为官。后歿于一七五八年十二月八日。（同上书，卷 IV，五三、五四、一三七、一三八页。）

致诚绘画甚多，守护天神图乃其杰作也。诸画多藏大内，现不知其存佚^①。

①补注云：曾在北京见圣依纳爵图模本（缩小），由考朗（Kaulen）公司模绘，出自格拉德巴奇（Gladbach）君手。

一七五三年奉帝命绘葡萄牙使臣帕切科（Pacheco）肖像。（《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XII 页。）

西士绘平定厄鲁特图十六幅，中有数幅出致诚手笔。（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六一四栏。徐家汇藏有全份。参看第二九三《郎世宁传》，又第三七七《蒋友仁传》。）

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自北京致多耳城阿索（d'Assaut）氏信札（《传教信札》，卷 IV，七八六页以下。《威尔特一博特》，六七九号记圆明园事。略云：“此园大逾第戎（Dijon）城。园内有宫殿甚多，其间皆有广大庭园、花台。宫殿正面，金碧辉煌。内里陈设精选中国、印度、西洋贵重物品。人造山丘上与溪流旁皆有游宫，美丽可爱。”（《传教信札》，卷 IV，七八七页。此信札颇饶兴趣，应全读之。末言北京与中国之教务状况。

一七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海甸致阿索信札，载一八八五年刊《远东杂志》，第三号，二三五、二三六页。

别一信札载《地文地理记录》一七六七年刊。（《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九〇页。）

尚有信札数件经韦斯(Ch. Weiss)载入一八四三年二月至六月刊 Franc-Comtois 中。（同上。）

793

三五七 杨自新 法兰西人

一七〇三年七月八日生^①——一七三三年七月八日入会^②——一七三八年八月五日至华^③
——一七四三年十二月八日为在俗辅佐人——
一七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歿于北京。

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修士字德彰，一七〇三年出生于圣马洛。入道前曾为时计师数年。在图卢兹教区入会，师事凯隆(Jean Cayron)神甫。偕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同赴中国。于制造时计之外，兼制造机械。曾制一自动狮子，装置活动，一切发条于其中，能行百步，与生者无异。（《传教信札》，卷IV，五六页。）

①②此据一七五四年名录。别一名录作一七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一七三四年九月四日入会。其名亦有写作 Thébaut, Thébaut, Thibaut 者。

③似应作八月七日，参看第三五六传注①。

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云:(出处同上。)“所可异者,此修士仅据制造時計最普通之原理,竟能发明配合一种机械而含有机械学最高之原则。余作此言者,盖曾亲见之,见其在完工以前,在内廷试验其机自动行走。”自新曾制造一狮一虎,能自行三、四十步。此种机械特博乾隆皇帝之欢心。

自新终其身居京师。一七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歿。

三五八 □斯唐 中国人

794

一七一八年十二月生——一七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入会——一七四一年歿。

斯唐(Stanislas Monteiro)修士,佚其汉姓名。一七一八年十二月出生于山西太原府。一七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入会。一七四一年歿。

三五九 马若瑟 葡萄牙人

一七一二年八月十五日生——一七二九年八月二日入会——一七四〇年至华——一七四七年后歿。

马若瑟^①(Joseph Emmanuel)神甫出生于布拉加城。一七二九年八月二日入修院。一七四〇年抵中国。一

七四六至一七四八年间传教江南^②。一七五四年名录无其名^③。

①钩案：原阙汉姓名，马若瑟是新译名。

②若瑟曾为黄安多(第三二二传)神甫之接受告解人数年。参看本书第三二二传。

③据罗以礼神甫一八九五年所见澳门收藏之信札，此神甫似曾出会，然仍以会外司铎资格继续传教江南。(高龙擎神甫补注。)

三六〇 罗班 法兰西人

一七三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华——一七四三年
歿于湖北。

罗班^① (Loppin)神甫香槟教区人，在赴华前发愿。一七三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抵澳门。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入795 内地经行六个月，虽有伪教友之举发，经于一七四〇年三月十五日达被指派传教之湖广山中。其行程历广东、江西两省，至汉口，然后赴穀城山中。既至，于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指导之下，分管一约有教民二百之小教区。已而语言熟悉后，开始传教于附近各地，足迹曾至河南。(《传教信札》，卷III，七七〇页以下。)

①钩案：原阙汉姓名，罗班是新译名。

后在一七四三年歿于湖广山中。惜其同时人未将其事迹德行传世，致令吾人于其洗名亦未能详焉。(参看西

尔韦斯特利《怎样在中国生活》，五一页。）

所遗信札仅存一七四〇年写自湖广者一件，乃致波兰王后告解人拉多明斯基(Radominski)神甫者，言自法国抵澳门，复自澳门赴湖北之行程，并及教务状况。（《传教信札》，卷III，七六七页以下。《威尔特一博特》，六七一号。）

三六一 汤执中 法兰西人

一七〇六年八月二十日生^①——一七二六年九月四日入会^②——一七四〇年十月十日至华——一七四二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歿于北京。

汤执中 (Pierre d'Incarville) 神甫字精一。一七〇 796
六年出生于鲁昂或卢韦埃^③。二十岁在法兰西教区入会，后派赴加拿大。居九年(一七三〇至一七三九年)，教授古典学与修辞学，并在魁北克学校肄习。回国后，请赴中国，遂于一七四〇年一月十九日在洛里昂首途，同年十月十日抵中国。

①②此据一七五四年名录。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作一七〇六年八月或十月二十日生，一七二七年九月七日入会。拉丁文与汉文碑志并作在会三十一年。

③见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五〇一栏。

执中终其身居寮师，惟其行迹未详。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仅云其病歿前三年，皇帝扩张园圃时，曾献花子及菜子，获入内廷，似得宠眷，缘其歿后，皇帝颁赐葬银也。(《传教信札》，卷IV，八四页。)后得恶性热疾，一七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歿于京师。(同上。)

执中为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以记录数篇寄送该院，刊入外国学者著作辑中^①。

①一七四九年时执中曾谢绝伦敦皇家学会外国会员名义。(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载《历史问题杂志》，卷XXXVII，一八八五年，五三五页)

其遗著列下：

(一)《华人制造灯角之异法》，《科学院记录》外国学者著作辑卷II，一七五五年刊云：“执中曾召中国匠人至其寓所，亲自观察学习其手工。”(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七，二三八至二三九页。)执中云：“余寄此记录时，曾将工作必须工具之模型与灯角一切零件附寄。英国人曾利用之。人所接到者仅为余之信札，尚未接到记录。此一七五〇年中有人来书索此记录。迨余将前所记者重读过一遍，乃觉所记未详。由是重召匠人来寓工作。审视迄，遂将前此记录遗漏之事补入，以期完备。”格鲁贤云：“观此足见耶稣会诸传教士对于中国寻究用力之勤，而用心之周到，报告之精确，亦未可及也。”(同上书，二三九页。)

797 (二)《中国漆记》，载《科学院记录》外国学者著作辑卷III，一七六〇年刊。(同上书，卷VI，四四三页。《考古

研究院记录》，第 XV，一一七页。）附有着色图十六叶，每叶附有法文说明，解释中国采漆、制漆和涂漆之技艺。别有漆艺一文亦执中撰，载《中国之艺业与种植》，一八一四年巴黎刊本。

(三)《中国烟火制法》，载入《科学院记录》外国学者著作辑卷 IV，一七六三年刊，六六至九年页。附有制作各法之图画，每图皆有法文说明。

(四)附达纳(Danae)号军舰赴华行记，稿本凡四十页，附钢笔绘画二。〔见朱西厄(de Jussieu)科学图书目录，巴黎一八五八年本，三九二七号。〕旅华行记凡八页，藏鲁昂城其戚儒安-朗贝尔(Join-Lambert)家中。(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五〇四栏。)

(五)执中以在中国所绘之动植物图七十二叶寄赠法国安托尼(Antoine)及其兄贝尔纳·朱西厄(Bernard de Jussieu)兄弟，颜色鲜明，保存完好如故。(同上引朱西厄书，四〇一〇号。)

“今日人尽熟识之翠菊(reine-marguerite)种子初入欧洲，盖在一七二八(应作一七四八)年顷，由执中寄来。寄给其友安托万·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种其子于王室花园……，生单瓣白花……。次年间生若干红花……。一七三四年顷得紫花。至一七五〇年得复瓣各色花。”(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三，一二九至一三一页引图安(Thouin)《农业字典》。)案格鲁贤在此文中误以一七四八作一七二八年，盖前一年为执中寄赠种子之年，后一年执中尚在修院将毕业也。

执中并寄赠臭椿之实一于朱西厄，当时欧洲似不识此物，后遂繁殖。(同引格鲁贤书，卷二，四二五、四二六页)。并寄

赠俗称小蓝之木蓝种子于马肖尔(de Machault)和特律代纳(Trudaine)二人,附以种植、采蓝、及用蓝染色方法。朱西厄后有数株种植完全成功。(同上书、卷三,二七六、二七七页)。复有一产于北京附近之植物,即取执中之名
798 以为纪念:即马先蒿(*Incarvillea Sinensis*)是也。(朱西厄《植物志》,一三八页。)

布雷特施奈德尔(Bretschneider)医生(《欧洲人最初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一八八一年上海刻本,凡一百二十页。)谓其曾在一七四三年将香椿(*Cedrela sinensis*)、椒(*Xanthoxylum Avicennae*)^①、丁香(*Syringa Villosa*)、荷包牡丹(*Dicentra* 或 *Fumaria spectabilis*)等标本寄赠于贝尔纳·朱西厄。

①钩案:此下有“或称中国梨树”语,原文梨树(*Poirier*)殆为椒树之误,盖 *Xanthoxylum* 为椒之一种也。

(六)布雷特施奈德尔医生(上引书二二页)又云:“一八七八年余在圣彼得堡时见执中之一记录,题云《北京植物及其他博物种子目录》,法文,载入莫斯科博物学者协会一八一二年《记录》。附注谓采之于寄给参事员莫里诺夫斯基(Molinowski),而藏于莫斯科外交部档库之原稿者,盖执中应贝尔纳·朱西厄之请而撰之文也。印本中遗漏一切植物之汉文通俗名称,然将学名加入。所录者北京附近植物二百六十种。由此记录之暗示,执中似已与圣彼得堡科学院之研究员数人信札往还。此记录盖寄给朱西厄,而在一七四八年由每三年从莫斯科经恰克图而赴北京之商队携回者也。”

据科奇(Koch)书(《树木学》卷二,三〇·七页)云,阿德里安·朱西厄(Adrien de Jussieu)似曾藏有执中之《中国行记》与动植物图画四千零十种。此种图画旧藏巴黎博物学馆,布雷特施奈德尔曾托德凯斯纳(Decaisne)代觅,然久寻而未得。

(七)执中并撰有《养蚕法》,绘有代表野蚕变化各期着色图画凡二十三叶。各图之下皆有说明。(同上引格鲁贤书,卷三,四三九页。)波蒂埃《近代中国》五八〇页云:“此类野蚕与家蚕殊异,盖其形色、大小、习惯、生产皆不相类。吾人之得识此,亦赖执中有以致之。其优良的说明载《北京传教士记录》(卷二,五七九至六〇一页,一作一七二至一九六页)一七七七年刊。”案后语有误。此《记录》中之说明,出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手,非执中自撰也^①。

①国英在此略说中,数言继续执中之工作与观察。参看上引《记录》卷十,二二二、二七〇页目录。布罗蒂埃(Brotier)神甫曾在其《中国养蚕录》中利用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二一六栏。

(八)《法汉字典》,稿本,凡一千三百六十二页。书后 799 题一七五二年二月二十日脱稿。执中题云:“余初编此字典时,汉语程度甚浅,所以前半部错误较后半部错误为多。自是以后乃从事于校改,已改百余页。若再假我十年,继续校改,应可观矣。”(考狄《书目》一六二八栏。)^①

①考狄《中国研究史著作之残卷》第七十一页载有此字典影印之一页可参看。

佩尼(Perny)在其所撰《字典》中云：“此佳稿曾落于随英国使臣马夏尔尼(Macartney)赴北京之副使斯当东(John Staunton)手。由彼携归英国，隐藏迄于一八六六年。拍卖时为波蒂埃所得，先有钞本数部，人皆未详撰者名，此本复出后，始悉为此本之钞本。”今其稿本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国新藏三五九六号。

(九)最初植物标本集著录中国植物者，盖出执中手。惟自一八八二年始经弗朗切特(Franchet)研究，而撰有颇饶兴趣之名录，载《法国植物学会会刊》卷 XXIX。弗韦(Fauvel)撰文见《科学问题杂志》卷 XXX，一八九一年刊，三九三页。

(十)信札：

一七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信札，言各种博物调查事。(《哲学学报》卷四八，一七五三年刊，二五三——二六〇页。)

致乔夫鲁瓦(M. Geoffroi)信札，言树蜡。(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二，二九四页)。

致伦敦皇家学会书记员信札数件，藏英国博物院，写本目录四四三九号。(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五三五页)。

致其甥莱特利(Rondeaux de Létry)信札三件，致其妹隆多(Rondeaux)夫人信札三件，最后一札在一七五二年十月二十日写于北京，并藏鲁昂城其戚儒安—朗贝尔家。(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九，五〇五页。)

三六二 石若翰 法兰西人 800

一七〇四年三月三日生——一七二二年九月五日入会——一七四〇年十月十日至华——一七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发愿——一七八五年歿于茶园沟。

石若翰^① (Jean-Baptiste de la Roche) 神甫，出生于巴黎。十八岁入法兰西教区修院。毕业后赴中国，几终其身传教湖广。一七四三年赴湖广穀城山中代替巴若翰（第三二九传）神甫。据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之证明，（《传教信札》，卷 III，八〇九页。）传教饶有成绩，惟详情未悉。一七五六年教难起，逃窜奔走，无处容身。（同上书，卷 IV，八一页。）一七六九年似曾担任管理京外法国传教会事务。（同上书，一二四页）当是时也，若翰尚在湖广。

①补注云：原缺汉姓名。包世杰撰《中国日本传教会》，一九二三年刊，五二五页题其名作石若翰，然所引证之书，仅有《传教信札》卷 IV 三五五页，未详何所本。

若翰至是或曾离开湖广，然未久复还，终其身于此。晚数年双目失明，年迈八十，仍传教如故。一七八四年教难起，被押，押赴京师，似不能任此长途远行，于一七八五年歿于縲继之中：一说歿于中道。（《新传教信札》，卷

II, 八〇页。) 一说歿于京师狱中。(《圣教会刊》, 卷九, 一八七七年, 四五一页)① 晁俊秀 (第四三〇传) 神甫一七八八年十月十日致迪普雷 (Duprez) 神甫信札, (未刊, 藏徐家汇。)云:“彼不欲逃避, 赴官慷慨陈词, 讯者异之。时有朝命将外省诸传教西士悉解送京师, 地方官恐将不应言之事直陈于朝, 伪欲解往, 临行前一日无疾, 翌日忽歿。教民见其尸者, 似曾见有中毒痕迹。”

①补注云: 石若翰神甫歿于一七八五年, 葬茶园沟。可参看一九二〇年八月刊《北京公教报》。

三六三 纪文 法兰西人

一七〇三年六月十日生——一七三八 (一作一七二八) 年十月五日入会——一七四〇年十月十日至华——一七四九年二月二日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五八年九月三日歿于北京。

纪文 (Gabriel-Léonard de Brossard) 修士字昭明。出生于夏特勒主教区中。未入道前曾肄习磨治玻璃水晶艺业。一七三八年入会。修院修行将终了时赴中国。钱德明 (第三九二传) 神甫云: 其始终供奉内廷“制造各种玻璃, 最雅致而最难制造者, 皆其手自为之。今日正殿所陈之器与英、法两国输入之精品相映辉者皆其作品也”。(《传教信札》, 卷 IV, 五六页。参看第二十八辑, XI页。) 供职京师凡十八年, 一七五八年九月三日歿。

三六四 □多玛 中国人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八日生——一七四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五三年后歿。

多玛 (Thomas Suares) 神甫，北京人。一七四〇年入会。曾研究本国文学两年，拉丁语四年，神学二年。一七五一年顷晋授司铎。(一七五四年名录)。其后事迹未详。

三六五 许方济 中国人

832

一七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二日入会——一七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歿于里斯本狱中。

许方济^① (François da Cunha) 修士，江苏丹阳人。入会前曾研究本国文学九年，已而研究文法四年。艾卡特 (Eckart) 神甫谓其曾任诸传教士向导凡三年。旋为葡萄牙专使译员^②，终为南京主教南怀仁 (第三五二传) 之讲说教义人。(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一二八、一二九页。缪尔《日志》，卷VIII，二四七页) 一七五三年修业完毕，然不愿晋授司铎，其故未详。一七六二年耶稣会士被捕之时，方济适在澳门堂内，与另一华人易服，准备

从后院门脱走；已而被发觉，解回堂中。乃欣然重衣会中衣服，与诸会友同历苦难。（上引卡拉云书，一二九——一三二页。上引缪尔书，卷 VIII，二四七、二四八页。）

①补注云：此修士汉姓，费嶰之神甫原稿无著录。今检高龙鞏神甫所注薛孔昭《名录》（一八九二年）有许姓者，殆指其人。高龙鞏神甫《江南传教史》未刊本卷二，八六五页云：“丹阳教民在一八七〇年时尚忆有一许姓者，百年前为耶稣会司铎，曾赴欧洲晋谒教皇。其若干遗物尚为教民所保存。此华籍司铎姓名他处未见，殆即指此修士。惟阅年既久，误记其为司铎耳。”

②补注云：艾卡特神甫谓其曾任一七二七年葡国使臣梅特洛(Metello)译员，似误，盖在是年。方济年仅十二岁也。应为一七五三年葡国使臣帕切科时事。

此后澳门诸会士在海行中与在圣儒略要塞狱中所受
803 诸苦难已详别传①，兹略。后方济于一七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歿于瞿安德神甫抱中。

①参看第三一九《纪类思传》。第三五五《嘉类思传》。

三六六 □达德 中国人

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一日入会。

达德(Thaddée Xavier)修士，北京人。佚其汉姓名，仅知其在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一日入会，余无考。

三六七 鲁仲贤 波希米亚人

一七〇八年一月六日生——一七二九年十月十六日入会——一七四一年八月四日至华——一七四四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歿于北京。

鲁仲贤(Jean Walter)神甫字尚德，出生于波希米亚之西利那城。年二十一岁在本区入会。曾授教课而晋文艺硕士。请赴海外，于一七三八年赴印度，次年隶马拉巴尔教区。被派至安詹加(Anjenga)，颇致力于泰米尔语，越一年渐熟习。会乾隆皇帝欲召致精通音乐之西士数人⁸⁰⁴来京，在京诸神甫请之于耶稣会会长，会长乃遣仲贤往。一七四二年抵京，仲贤深通乐律，甚得皇帝宠眷，命与魏继晋(第三四九传)神甫同在内廷，教授子弟十八人乐歌。(《威尔特—博特》，六八〇号，六八页。)①

①一七四八年寓北京堂中。(《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二二页。)

仲贤有馀暇时，辄努力于贫者病者之安慰。颇愿传教外省，然以供奉内廷，未能远离，因终其身于北京。仲贤所司之事虽似与教务无涉，其实颇有助力，盖谋教务之推行，须得皇帝之宠眷旨裁。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之言曰：

“凡供奉者，无论具何才能，皆未可轻视；盖终有一日

被传召也。帝之好尚时有变迁，有如季候。昔好音乐与喷泉，今好机械与建筑……同一好尚或将恢复，则应常有其人以备供奉。（《传教信札》，卷IV，五六页。）

一七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歿于北京。

其遗著列下：

仲贤曾与其他居京神甫同署名于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协议书。参看第三〇五《徐茂盛传》。

信札遗存者七件：

一七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安詹加致其亲属信札，言抵马拉巴尔事。（《威尔特一博特》，六三三号。）

同日自同地致葡萄牙王后玛利亚安那信札，言马拉巴尔与马都拉两地传教状况，果阿主教之德行。（同上书，六三四号。）

一七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同地致其亲属信札，言特拉范科尔(Travancor)之乱，回教徒之仇视，果阿消息。（同上书，六三五号。）

一七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北京致富格尔伯爵夫人信札，言马拉巴尔诸传教所之困难情形，皇帝之爱好音乐，教务之发达。（同上书，六八〇号。）

805 一七四四年十二月二日自北京致其亲友信札，言澳门之困难情形，北京之饥馑，徐懋德(第二九九传)神甫葬仪。（同上书，六八三号。）

一七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致其亲友信札，详言澳门之变，皇帝临幸观象台，教外儿童之领洗。（同上书，六八六号。）

一七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自北京致富格尔伯爵夫人信札,报告果阿消息,中国教务之惨状,教难,北京所获之成绩。(同上书,六九〇号。)

三六八 □西满 中国人

一七四一年入会。

西满(Simon dos Santos)修士,山西人。佚其汉姓名。一七四一年入会。余无考。

三六九 林德瑶 葡萄牙人

一七一〇年八月十五日生^①——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入会^②——一七四二年至华——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八日发愿——一七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歿于北京。

林德瑶(Jean de Sexas)神甫字洁修,里斯本人。毕业后赴印度。一七四一年传教安南南圻,因教难未能久居。一七四二年派至中国,传教江南九年。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病危时(一七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德瑶曾临视。

①②补注云:薛孔昭《名录》作一七一一年八月十五日生,一七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入会,拉丁文墓志作一七一一年八月十五日生,一七二九年入会。汉文墓志作乾隆四

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七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在会四十八年，则可推其生年为一七一—或一七一〇年；入会年为一七二八或一七二七年矣。

806 一七四八年黄安多（第三二二传）、谈方济（第三七五传）二神甫居苏州狱时，德瑶曾为谋身体精神之安慰，然内外隔绝，所谋未遂。（《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〇四页。）

一七五三年末次葡国使臣赴京时德瑶被派赴澳门从使臣北上。抵京后遂留居以终余年^①。一七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歿。

①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著录其在是年寓若瑟堂中。

其遗著列下：

（一）《圣沙勿略九日敬礼》一卷，北京刻本，一八五三年上海重刻本。

（二）《耶稣会首圣依纳爵九日敬礼》一卷，北京刻本。

以上二本曾经一八七一年土山湾合订为一册，一九三〇年第七版（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五二四号）。

（三）《照永神镜》四卷，一八七八年田类思主教刻于北京。一九二五年有重刻本。（北京遣使会印书局一九二七年书目一九四号）。前有德瑶序，题一七六九年。参看本书第四〇一《张舒传》。

三七〇 孙觉人 中国人

807

一七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一七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入会——一七五二年一月一日歿于北京。

孙觉人 (Joseph de Aguiar) 神甫字铎音，江西常熟人。二十八岁入会。曾研究中国文学十年，拉丁文四年。一七五一年研究神学院毕，晋授司铎。甫开始传教北京，不幸于一七五二年一月一日遭疾歿。

三七一 管玛尔 中国人

808

一七一九年三月十六日生——一七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入会——为在教辅佐人——一七七四年后歿于苏州。

管玛尔 (Marc Ribeiro) 神甫，苏州人。入会前曾绘画；遗有宗教画数幅，在艺术方面价值甚微，然颇有裨于劝化也。曾习拉丁语、神学各四年。一七五三年晋司铎。传教处所大致在扬子江南江苏省境以内。

一七六二年在苏州。一七六三迄一七六五年曾赴崇明，每次在此岛内建立教堂一所。〔禄理格 (Loriquet) 神甫《崇明史》稿本〕。南怀仁(第三五二传) 主教委之为

副牧师，于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遣之赴崇明。玛尔第三次莅此岛后，聆告解一千二百次，领洗者千人，新建教堂三所。（南怀仁主教未刊信札；禄理格神甫《崇明史》）。当时此教区虽因教难与孤立海内，尚有教民四千。后玛尔歿于苏州，歿年无考，应在一七七四年以后，葬白鹤山。

三七二 归玛诺 葡萄牙人

一七〇五年生——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入会^①——一七四二或一七四三年至华——一七五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发愿——一七六六年后歿于欧洲。

309 归玛诺^② (Emmanuel de Aguiar) 神甫里斯本人。修院修业后赴中国。传教何省未详，惟知其于一七六二年在澳门会团与其他会士同被捕。（事具本书第三一九和第三五五两传）。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九日禁圣儒略狱中。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出狱，谪意大利，殆歿于此国，何年何地无考。

①薛孔昭《名录》作一七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②钧案：原缺汉姓名，归玛诺是新译名。

三七三 习若望 葡萄牙人

一七一三年九月八日生——一七三四年三月(或五月)十七日入会——一七四三年至华——一七五二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五八年后歿。

习若望^{①②}(Jean Simoens) 神甫出生于科英布拉。历任北京、澳门副教区经理员。一七四八年在北京会团。(《威尔特—博特》，六九四号一二二页。)一七五四年在澳门，同时为会团长。一七五九年在北京。其后事迹无考。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习若望是新译名，参看注②。

②徐允希神甫补注云：黄安多(第三二二传)和谈方济(第三七五传)二神甫之狱，刑部案牍中列有沈若望名，殆指此神甫歟？其人得常赴江南，抑仅列名于案牍，皆未可知。总之：此神甫曾撰此二致命者之致命记也。

其遗著列下：

(一)若望曾与纪类思(第三一九传)神甫合撰有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甫《致命事略》。(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一一三二栏)。

(二)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一〇八页注)著录有拉丁文标题《中文文法》一部，耶稣会士 Jean-Simoens 撰，殆为同一人歟？

(三)若望曾与其他居京神甫同署名于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协议书。(参看第三〇五《徐茂盛传》。)

810 三七四 艾若翰 中国人

一七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生——一七四三年三月十九日入会——为在教辅佐人——一七八五年二月歿于北京狱中。

艾若翰(Jean Simonelli)神甫生于广西,长于澳门,盖经葡籍诸神甫抚养成人者也。研究本国文学四年,于一七四三年入修院。一七四六年因奉教而被禁于狱。一七五四年晋司铎,传教各省,事迹未详。一七七〇及以后诸年任北京葡籍神甫经理员,驻广州澳门主教深器重之。(安国宁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见缪尔《日志》,卷七,二六六页;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一页。)

一七八四年大教难起捕若翰到官,九月二十六日严刑拷问;讯问既毕,无以罪之,解之入京。(上引晁俊秀神甫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二七页。)。若翰既受刑,年事已高,益以久禁狱中,长途劳累,甫入京狱,即于一七八五年二月歿。

811 三七五 谈方济 意大利人

一七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一七二五年七

月二十八日入会^①——一七四四年至华——一七四〇年发愿——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歿于苏州。

谈方济 (Tristan d'Attimis) 神甫，出生于弗利奥尔(Frioul)之阿蒂米斯(Attimis)，本族旧业也。在帕多瓦城从道院长拉扎利尼(Dominique Lazariani)修业。此司铎有时对于耶稣会士大肆攻击，方济因留心于此会之组织，遂有人耶稣会意。旋于一七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入波伦亚修院。研究哲学、神学毕，继续在普莱桑斯(Plaisance)和帕尔马(Parme)两城教授哲学。

①补注云：意大利文文件著录，其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入会。(罗以礼《关于黄安多和谈方济二神甫生平及致命文件》，一一、二〇页。)

方济颇有志于传教远方，请于耶稣会会长，经其同意，即日首途赴华。一七四四年九月十五日抵澳门。四年以后，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与黄安多(第三二二传)神甫同致命于苏州。语具安多传。

三七六 马德昭 葡萄牙人

812

一七〇五年生——一七二五年入会——一七四四年至华——一七五一年四月二十日歿于北京。

马德昭 (Antoine Gomes) 神甫字钦明，葡萄牙人。

发愿后于一七四四年抵北京。德昭曾肄习执行外科医术，遂在京以其术救济贫苦无告之人。一七四八年被选为副区长^①，三年未滿，于一七五一年四月二十日遭疾歿^②。

①德昭曾奉命调查黄安多神甫被诬事，可参看第三二二传。

②继副区长任者为纪类思（第三一九传）神甫，类思任职始一七五一迄一七五四年。

德昭对于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甫《致命记略》，曾以副区长名义给与核定文，原本为一七五一年里斯本刻本。（一八九六年有澳门重印本）（罗以礼神甫补注。）

德昭曾与其他居京神甫同署名于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协议书，参看徐茂盛（第三〇五传）神甫传。

三七七 蒋友仁 法兰西人

一七一五年十月八日生——一七三七年三月十八日入会——一七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至华——一七五〇年七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歿于北京。

蒋友仁^① [Michel Benoist (Benoit)] 神甫字德翊，一七一五年十月八日出生于奥顿城^②。其父携之至第戎，自任教养之责。友仁幼年即有志于传道外国，请赴巴黎圣絮尔皮斯修院习神学，经力请，其父始许之。同院生某逃出，投耶稣会士修院。友仁乘机求其父，请如某生例。

其父答书责其忘恩负德。无何，友仁请求免除年限，入副辅大弥撒品。于是利用此神品之权利，于一七三七年三月十八日入南希（Nancy）修院。作书告其父，文辞感 814 恻。其父不答，嗣后未接其父只字，此友仁引为终身之痛者也。（《传教信札》，卷 IV，二二五、二二六页。）

①补注云：《北平图书馆月刊》卷四，四号，一四〇页误以此神甫汉名为何国宗，又误以画师 Gherardini 为蒋友仁。伯希和在一九三一年《通报》五〇二页曾说明何国宗顺天府人，一七一二年进士，一七五六年随耶稣会士赴新疆测绘地图。至 Gherardini 汉姓年，非蒋友仁也。

②一作第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三一〇栏。）

友仁性近科学，院中遂命其精研数学、天文与物理学之若干科目。诸道长缩短其神学研究期间，俾晋司铎。将来得其效用者，盖为中国传教会；中国教难愈炽，友仁请赴中国之心愈切。请之三年所愿得遂。（《传教信札》，卷 IV，二二六页。）

友仁赴巴黎预备首途。诸博学研究员如里斯尔、凯耶（de la Caille）、勒莫尼埃（Lemonnier）等争为培植其天文学识，盖已深器之矣。友仁大病初愈，即从禄理格首途，于一七四四年抵澳门。既至，疾复发，更剧，赖主佑护愈。请赴各省传教，不意朝廷知其善治历算，召之入京。

比抵北京，急求书籍，学习中国语言。由颂读而应

用，比及一年，遂了解习用之书籍文字，足以执行传教士一切职务矣。已而研究中国古籍，写汉字作汉文。（同上书，二二六页。）

供奉内廷诸耶稣会士任务之勤者，莫有逾于友仁者也。乾隆皇帝任之三十年，无事不命其为之。友仁甫抵京时，即勉为其预料所不及事。某日帝阅画，见喷泉，召郎世宁（第二九三传）修士询其理，并遣之在京内觅一能制喷泉之西士。世宁奏请立赴教堂访之。内监一人随世宁赴堂传帝谕。诸传教士聆谕，皆瞩目于友仁。（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九三、九四页。《传教信札》，卷IV，二二六页。）

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记有云：“供奉内廷之西
815 士，凡事皆应知之。内库中如有何种机械、何种器物、何种矿石、何种药材，不知其名而不识其用者，必询之吾辈。如有外国进异物而无人能识，亦必询之吾辈，似供奉内廷之法兰西人或欧罗巴人，备知外国一切异物者也。”（《传教信札》，卷IV，五六页）。

友仁由是应选，立入内廷。易天文家为喷水匠，然在传教士视之，只须有利于宗教，遑分水土。先是友仁在欧研究物理时，曾想像仿制若干水力机械，孰知在此时竟得其实用欤？（上引古伯察书，九四页。《传教信札》，卷IV，二二七页。）

友仁试验结果，所制喷泉完全成功。当时华人尚未识喷水之法，由是颇得皇帝与朝贵欢心。其后未久，帝拟在其广大御园之内建筑西式宫殿若干所；并欲用水法布

置，乃命友仁主持工事。友仁费数年之功力，展其鲜有之天才，建造最工巧复杂而足赏心悦目之水机。就中若斗兽、若奔鹿、若水時計，皆其杰作也。

水時計以十二生肖代表十二时，列于一三角水池之各面；而制一永远运行之时計以运用之。每一生肖于每时中喷水一次，轮流喷水，如是周而复始。别制一大机为水库，足以供给全园之水而有余。此机一切水管皆用铜铸，粗者大如人身。此种壮丽工程在欧洲已足使作者享盛名也。（上引古伯察书，九四、九五页。《传教信札》，卷IV，五六、二三〇、二三一页。）

然其所费之辛勤，世鲜有知之者。指挥铜管之熔铸，监督工人，破除无数成见，具有一种权力，俾能管理工事，支取款项。至若对于朝贵作无数之解说，添增图案，制作小模型，犹其余事也。

逐日或在此工厂中，或赴彼工厂中，距离少则五里，远则有时二十里，尚须赶回御园，以备皇帝询问。无论风雨伏天，工程从未中断。大斋日与小斋日，所食者常为干饭咸菜，而中国烹调颇与其胃不相宜，有时不待食毕即行。迨晚疲劳已极，尚须于夜间预备图案，检定计算之是否有误。（《传教信札》，卷IV，二二八页。）

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一七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布罗蒂埃（Brotier）神甫信札亦云：“彼始终患病，仅一息尚存，仍劳而不倦，是以得乾隆皇帝宠眷，而推及于一切传教士。”（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七三、七四页。）

每逢节庆，必于先一日赴北京，于是日夜，次日晨作

告解、讲教理，至晚然后还海甸。此外凡有馀暇，必向朝
817 贵、内监、工匠等畅谈教理，破除迷信。或有时手持一卷
在大树下或小房中对士夫讲谈学识；且以晴雨表、温度
表、三棱镜等物附益其说。（《传教信札》，二二八、二二
九、二三一页。）

由是其名为士大夫所熟知，为学者所钦尚。诸皇子之
师傅与讲学官吏数人皆欲与之订交。惟其地位不能有交
游往还之余暇，故于所询辄书答之。又为便于交际起见，
特肄习满语。（同上书，二二九、二三一页。）

友仁工作虽繁，尚有时致力于天文、物理、地理。乾隆
皇帝之识反射望远镜与抽气筒二物，盖为友仁所授。友仁
于一七七三年一月十八日献此二物，在帝后妃嫔前作数
次练习。帝亦有时在近臣前自为试验。（同上书，一九七、
二二四页。）

乾隆晚近二、三十年时乐与诸传教士谈话，与其祖康
熙同。友仁诸信札中节录有种种问答也。（同上书，二〇
三——二〇六、二〇九、二一六、二一七——二二一页。）

帝爱好舆地之学，友仁乃绘一世界地图进呈，图宽十
二尺半，高六尺半，每半球对径五尺。此图较利玛窦（第
九传）、南怀仁（第一二四传）二神甫所绘之图更为完备
精确，于最近发现之地以及方位不明之区皆备列焉。帝
见图甚喜，由是复以繁重之事委友仁（同上书，二三一、
二三二页。参看传后书录第一号书。）

818 帝欲绘制全国一统新舆图，刻于铜版之上，命友仁
主其事。友仁虽不谙此术，帝既有命，不敢不从。乃取欧

洲书籍考查雕刻铜版之法，训练雕刻铜版工人，发明印刷机器。计图一百零四叶，每叶宽二尺二寸，高一尺二寸。刻成后，印刷百部，以第一部进呈御览。（上引古伯察书，九六、九七页。《传教信札》，卷 IV，二二二、二三二页。参看传后书录第三号书。）

地图甫告成，帝又命友仁重印西师战功图。先是平定西域，命西士等绘战功图十六幅，寄至巴黎，刻版付印。一七七二至一七七四年间印成，寄至北京。帝见图甚悦，命友仁指挥工人重印若干部，于是又发明新印刷机，所印者虽不及巴黎印本之佳，然颇惬帝意也。是为友仁之最后工作。（《传教信札》，卷 IV，二二二页。参看传后书录第五号书。）

友仁于供奉内廷之外，兼任法国驻所道长。当时欧洲接济几尽断绝，赖友仁力筹谋布施，经费因而无缺。此外并训练中国青年，以备将来任为司铎之用。如杨、高二神甫，盖经友仁一手训练而成者也。（同上书，二三〇、二三二、二三三页。）

会督费若瑟（第三四五传）得居广州而不畏澳门葡人追求，友仁力也。新来西士得入京供职亦友仁力也。（同上书一五二页。）时有诬耶稣会士而欲尽逐之出京，友仁力为防护，常闻葡萄牙人不复保护耶稣会，曾谕曰：“余之耶稣会士无须葡萄牙国王保护。余即为彼等之保护人；脱有犯罪者余知惩之；然余不欲将有益于国之人放逐之于国外也。”（晁俊秀神甫未刊信札，见缪尔《日志》，卷一，九六至九七页。）

友仁末年日渐憔悴，及闻耶稣会废止消息，如受雷震。晁俊秀神甫（一七七五年五月十五日致杜普雷（Duprez）神甫未刊信札（藏徐家汇）云：“时皇帝将从塞外回京，吾辈拟往迎驾。友仁语余云：余畏澳门消息，尤甚于长途劳顿。君如愿留此，余将代往迎驾云云。余见其不安，许之。彼将行，忽暴中风疾，倒余怀抱中，急舁之至其寢室，然已无救矣。歿前二小时尚及为之举行弥撒。病未及一日歿，时在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帝赐葬银一百两。（同上书，二六九页。）

其遗著列下：

（一）《坤輿全图》，一七六七年刻于北京，木刻本原稿在一七六〇年时进呈御览。长十三、四尺，高七尺，（冯秉正《中国史》，卷XI，五八〇页。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五〇页。）附有汉文图说，于天体、地球、行星、彗星之运行皆有说明。友仁自云：“谨将吾君保护学术，尤于保护天文、地理等学之大业，录其梗概。于测验天象与地球经纬所为之一切世界旅行，亦备述焉。至所引卡西尼、凯耶、勒莫尼埃诸氏之佳作不少，附志于此，庶不掠其美云。”（同上书，一二一页。）^①

①钩案：今见《文选楼丛书》本《地球图说》一卷，题蒋友仁奉旨翻译，何国宗、钱大昕同奉旨润色。原图阙，附补图一卷，乃大昕弟子李锐补绘，甚简陋，阮元为作序，距友仁卒后不过二十余年，已不及见原图矣。

（二）《新制浑天仪》，见阮元《畴人传》。

821 （三）《一统輿图》，一七六九等年刻铜版一百零四幅。

友仁云：“帝欲将全国及附近各地绘成新图，图大小不一，每纬度有广一寸者，有广二寸者，有广二寸半者。余奉命主持其事。绘既成，奉谕将较小二图刻诸木版，较大之图，质言之，每度广二寸有半之图，则命镂铜版。（同上书，二二一、二二二页）。较小二图是否印行未详。一八六三年湖广总督重刻于武昌之《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三十一卷，似本友仁原图也。（参看第三五三《傅作霖传》第二号书。）^①

^①原铜版现已在故宫发现，近有新印本。（裴化行神甫注，见《汉学杂集》，一九三二年，三〇三页。）

（四）《中国古天文学表解》，法文本，藏巴黎气象台里斯尔信札辑，卷 XIV，一六四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三一—一栏。）

（五）《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图画十六幅，郎世宁（第二九三传）、王致诚（第三五六传）、艾启蒙（第三八三传）、安德文（Jean-Damascène）等同绘，其目列下^①：

^①钩案：原埃尔芒(Helman)氏所列次第与所附说明并误，兹从伯希和说（《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九五至二九八页。）改订如下。（每号下所附数目乃埃尔芒氏原列号数。）

1. 八、平定伊犁受降，一七六五年艾启蒙绘。
2. 五、格登鄂拉斫营，一七六五年郎世宁绘。
3. 九、鄂垒札拉图之战。
4. 十四、和落霍斯之捷，一七六六年王致诚绘。
5. 二、库陇癸之战，安德文绘。
6. 十三、乌什酋长献城降，安德文绘。
7. 三、黑水围解，一七六五年郎世宁绘。

8. 七、呼尔珮大捷,一七六五年安德义绘。
9. 四、通古思鲁克之战。
10. 十、霍斯库拉克之战。
11. 十五、阿尔楚尔之战,一七六五年王致诚绘。
- 822 12. 十二、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安德义绘。
13. 十一、拔达山汗纳款,安德义绘。
14. 一、平定回部献俘,王致诚绘。
15. 六、郊劳回部成功诸将士,安德义绘。
16. 十六、凯宴成功诸将士。

以上十六幅图,其中第三、第九、第十、第十六缺绘图人名。

一七六五年奉 上谕,将此十六图寄往巴黎付名师雕版。一七六五年七月十三日郎世宁并致书艺术局长以此事嘱之,此书于一七六六年与画四幅寄达巴黎,交马里尼(de Marigny)侯爵手。一七七四年始全部竣工。图刻于青铜版上,印一百份^①寄至中国;仅为法国王室留存若干份。所以此图印本传世甚稀。(赫尔芒注。参看考狄撰《十八世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一六页。)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四年间,友仁在北京重印约二百份。后一七八五年雕刻家赫尔芒又印有缩印本。(参看考狄《书目》,六四一栏以下。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VI,四〇九页以下。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四二页。第二九三《郎世宁传》。)

①补注云:一九二一年刊《通报》二一四至二二四页,伯希和谓有二百份。

现在徐家汇收藏有一全份，罗什舒阿尔 (de Roche-chouart) 伯爵任驻京代办时，曾在坊间购得一份，以赠江南传教会，即此本也。每图各附有汉文说明。

(六)一七七〇年上疏，陈明战功图难在国内雕印，请寄巴黎，俟雕印后并雕版印本一同寄还中国。（《传教信札》，卷IV，二二二页。）

(七)一七七二年上疏，陈明在京重印战功图拟待春暖印行。（同上书，二二三页。）

(八)《抽气筒说》附演习二十一式，图画若干。友仁云：“余初名此机曰验气筒，次日至如意馆奉帝谕，改为候气筒，缘候字较雅也。”（同上书，二二四页。）

(九)《异鸟说》，广东总督进非洲异鸟，无人能识，友仁为撰此说。（同上书，二三二页。）

(十)《北京四季空气折射差别之研究》，此文未终卷。824
(同上书，七八页。)

(十一)阳玛诺(第三一传)《轻世全书》补译文，参看第三一《阳玛诺传》，第三四六《赵圣修传》。

(十二)《书经》拉丁文译本。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见其译稿甚佳，嘱其寄送莫斯科拉苏莫夫斯基 (de Rasumowski) 伯爵。（《传教信札》卷IV，二二九页。参看《北京传教士记录》，卷一，三一一页。《通报》一九二九年刊四〇三页。）

(十三)友仁曾开始翻译《孟子》，然以事繁而多病，未能足成。（《传教信札》，卷IV，二二九页。）

(十四)相传友仁撰有无数说明记录，并辑载于《北京

传教士文集》一书。(同上书,二三三页)案此说疑误。仅据吾人所知,友仁似遗有笔记甚多,盖随时笔记或抄录诸书以备应对者也。

(十五)友仁曾与其他居京诸神甫同署名于十月二十七日协议书。参看第三〇五《徐茂盛传》。

(十六)信札(并作于北京):

825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二日致某神甫信札,言教难。见《传教信札》,卷 III,八〇〇、八〇一页。

一七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某神甫信札,誉扬王若望(第三七九传)修士。见上引书,八〇二至八〇五页。

一七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信札。(藏鲁昂城图书馆,编三〇七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三一—一栏。)

一七六四年九月十二日致盖兰(Guérin)神甫信札,附二十九日补书,报告传教消息。藏圣热内维夫学校;载《远东杂志》,卷 III,(一八八五年)二十四页以下。(参看冯秉正:《中国史》,卷 XI,五八〇页。)

一七六五年九月九日致福尔邦(de Forben)伯爵夫人信札,言婚礼、离婚、丧礼。见《传教信札》,卷 IV,九七—一〇七页。

一七六六年十月十二日致贝尔坦信札,言杨、高二神甫、地毯、寄送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二九五至三一八页。参看《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二五页。

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日致贝尔坦信札,言同一问题。

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一八至三三一页。

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致奥特罗谢 (Papillon d'Au-teroche) 信札言皇帝、园囿、宫殿。见《传教信札》，卷 IV，一二〇——一二三页。

一七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致嘉类思 (第三五五传) 神甫信札，言马姓家。同上引书，一六三至一八〇页。

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信札，言高神甫 (第四二八传)。

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贝尔坦信札，言杨、高二神甫。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三一至三三二页。

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贝尔坦信札，言高神甫寄书、战功图。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三二至三四一页；又见一九二一年刊二二〇至二二三页。

一七七二年致图尔 (de la Tour) 信札，言茶叶。(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 II，四一二页。)

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致图尔信札。(《通报》一九二一年刊第二二八页。)

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致某神甫 (嘉类思神甫) 信札，言皇帝、宫廷、科学。见《传教信札》，卷 IV，一九六——二〇九页。参看《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三页，又见一九二一年刊一九三、一九五、二〇九页。

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致贝尔坦信札，言法国寄来之望远镜，与皇帝谈话。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一至三五〇页，又见一九二一年刊二二一至二二二页。

一七七三年末 (待考) 致某神甫 (嘉类思神甫) 信札，言与皇帝谈话，宫中宴会。见《传教信札》，卷 IV，二〇九——二一

七页。参看《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三页，又见一九二一年刊第二〇九页、二二二页。

826 一七七三年末(待考)致某神甫(嘉类思神甫)信札，言皇帝垂询天象，中国宴会。见上引书，卷IV，二一七—二二五页。参看《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三页，又见一九二一年刊二〇九、二二二、二二三页。

一七六六至一七七〇年间致贝尔坦信札三件。藏研究院图书馆。(*《通报》*一九一八年刊三九六页)。

参看考狄《书目》，一〇四五栏。

三七八 杨若望 法兰西人

一七〇六年(一作一七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生
——一七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入会——一七四
四年七月十二日至华——一七四四年前发愿
——一七四七年四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杨若望^①(Jean-François Beuth) 神甫出生于斯特拉斯堡城。一七二四年在香槟教区入会。一七四四年偕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王若望(第三七九传)修士同抵中国，似即派往湖广。一七四六年教难发生时，传教颇有成绩^②。会有一多明我会神甫避难若望所，某夜二人
827 正聚谈，邻舍起火，二人立携圣器等物赴远处教民家避火。火灭返舍，路遇巡逻官吏，捕若望，多明我会神甫得脱走。

①徐允希神甫补注云：本传原缺汉姓名，考黄安多（第三二二传）神甫案牒，有西洋神甫杨若望名殆指其人。参看《苏州致命纪略》，一九三二年土山湾刻本，八〇、一〇五页。

②一七四六年三月六日若望居沙市，是年二月二十四日王若望（第三七九传）修士歿时若望在侧。（《传教信札》，卷III，八〇四页。）

捕若望，官不知若望为传教士，尚善遇之，吏役一人送之至澳门，取澳门邻近官吏回文为证。不幸香山县官是仇教者，先任民众辱詈若望，有拔其须发者，然后坐堂讯问。首问其是否传布天主教之西洋人，答曰然。又问汝奉何神，答曰创造天地之神。问官詈曰，天地可创造欤？命人披颊十下。用刑毕，官书耶稣二字示若望，询为何人，答曰是为三位一体之第二位，降世为人而为我辈谋救赎者也。官闻言又命披颊十下。嗣后问他事，又披颊十下。若望面目尽肿，十馀日不消。讯毕，见若望病甚，免枷杖，解送至澳门。

若望原患肺结核，先后被解行二千五百里，已疲劳不堪，兹又受刑讯，抵澳门后二月歿，时在一七四七年四月十九日也。（《传教信札》，卷III，八一四、八一五页；参看卷IV，二七二页。）

所遗有一七四六年三月六日自沙市致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信札一件，言王若望（第三七九传）修士病歿事。见《传教信札》，卷III，八〇四页。

三七九 王若望 法兰西人

③

一七二五年九月八日生——一七四三年九月十二日入会——一七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至华——一七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歿于湖广。

王若望① (Jean-Baptiste Wang de St.-André) 修士, 一七二五年出生于科尔马尔城, 系出波希米亚名族。入会后, 原拟派往波希米亚教区, 惟以家境困难而留法国。闻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赴华, 请随往。然时被指定赴巴黎修院修业。越二月耶稣会会长许其东迈, 遂从蒋友仁、杨若望(第三七八传)二神甫登舟, 航海时则从若望修业。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王若望是新译名。

829 抵澳门后身体似尚健强, 已而渐憔悴。赫苍壁(第二五九传)神甫从其初愿, 派之赴湖广养疾, 并从杨若望神甫习神学。越数月, 于一七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歿于湖广。旧法国传教会之修道修士学业未毕而派赴中国者, 仅此一人而已。

三八〇 杜纱微 葡萄牙人

一七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一七三六年十

一月四日入会——一七四四年至华——一七五三年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五三年后歿。

杜纱微① (Edouard-Xavier Duarte) 修士一七一四年出生于科英布拉城。一七三六年入会。一七四四年抵华。一七五三年发愿为在俗辅佐人，是年与次年在果阿任中国传教会副经理员。其后行迹无考。

①钧案：原缺汉姓名，杜纱微是新译名。

三八一 吴直方 葡萄牙人

一七一八年生——一七三五年入会——一七四五年至华——一七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歿于北京。

吴直方 (Barthélemy de Azevedo) 神甫字正义。葡萄牙人。艺多而德厚，随人属望甚殷，不幸甫抵中国卒。(据墓志)

三八二 费德尼 葡萄牙人

830

一七二〇年十月九日生——一七三八年二月五日入会——一七四五年至华——一七八四年前歿于欧洲。

费德尼① (Devis Ferreira) 神甫，出生于里斯本。一

七四五年抵中国，似传教江南。缘其在一七五三年与郎若瑟(第三九五传)神甫及其他同伴三人同被捕，一七五四年同受刑，一七五六年同被解赴澳门也。(缪尔《日志》，卷 VIII, 二四二、二四三页。第三九五《郎若瑟传》。)至是遂留澳门。一七六二年被捕时任圣若瑟堂牧师，已而解往里斯本，禁于圣儒略要塞狱中^②。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九日入狱，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出狱，谪居意大利国。(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二四一页。)居意数年。惟据上引缪尔书，(第十一册一九八页)一七八三年“已歿”。

①补注云：原缺汉姓名，从《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一一一页译名作费德尼。

②参看第三一九《纪类思传》、第三五五《嘉类思传》。

三八三 艾启蒙 波希米亚人

一七〇八年九月八日生^①——一七三六年五月十七日入会——一七四五年至华——一七五一年二月二日发愿^②——一七八〇年十月六日歿于北京。

831 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 ^③神甫字醒菴，出生于波希米亚之纳德克城。甫抵北京，即从郎世宁(第二九三传)修士习绘画，一七六六年世宁卒后，启蒙绘画虽不及世宁之精，然足以代之而无愧色。(刘松龄《轶事信札》，LII 页。)是为乾隆皇帝所宠眷三绘士之一人，赏三

品衔^④。启蒙生平不甚详悉，仅知一七七七年帝欲施恩于启蒙，命于某日入内。是日启蒙适在绘画，年高手颤，帝伪若初见而语之曰：汝手颤尚能作画欤？启蒙答曰：此无妨，臣尚能作画。帝问曰：汝年几何？答曰：臣年七十^⑤。帝曰：缘何不早言之，将如郎世宁七十岁例，予以恩赏。

①补注云：一七七七年八月末启蒙答乾隆皇帝询问生日，谓其生日在阴历八月二十。案是年阴历八月二十应当阳历九月二十一日。

②补注云：薛孔昭《名录》作一七五二年二月二日；费赖之神甫第二次稿本著录之年月日同，乃于第三次稿本作一七五一年。疑误。

③墓志著录之名如此。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写其名作 Sichelbart，此外尚有 Schelbarte、Sichelbarth、Sichelpart、Siguelbart、Sickelpart 等写法。《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八三页云：“Sikelpart 读若 Siguelbar。”

④补注云：参看缪尔《日志》，卷一，九八页；卷七，二六七页。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谓其在是时担任北京教民团结事宜。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谓其寓若瑟堂中。

⑤补注云：启蒙出生于一七〇八年，用中国算法，一七七七年达七十岁。钧案：《正教奉褒》一四二页载“乾隆四十五（一七八〇）年八月，艾启蒙时年七十，恭遇庆祝七十圣寿，上赐御书海国耆龄匾额一方，送至馆舍，谨敬悬挂”。案清高宗二十五岁即位，次年改元，乾隆四十五年固年七十，然启蒙年长于高宗三岁，赐匾应为乾隆四十

二年事，《正教奉褒》殆误以启蒙歿年与赐匾年混而为一。

加恩于启蒙，无异加恩于在京诸西士，所以掌南堂之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神甫于九月十八日即延请各堂神甫届期奉迎赏品。二十一日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①赴海甸领出赐品，计为大缎六匹，袍褂一件，玛瑙朝珠一串，及其他赏品若干。另有御书四字匾额一方。

①补注云：《传教信札》卷IV 二四九、二五〇页名之曰神甫。《关于中国之记录》卷VIII 二八四页云：So 者神甫之汉姓名也。钩案此 So 神甫疑为索德超（第四一七传）神甫，其人与安国宁神甫同为葡萄牙人，殆误以其汉姓属国宁欤？

御赐诸物用彩亭承之，八人抬负，前有官吏四人乘马，乐工二十四人前导，传谕官吏一人，与国宁后随。至南堂，诸传教师恭迎如仪。迎传谕官至大堂奉茶，然后此官吏回园复命。

832 时有士子万人集试京师，见皇上加恩于西士，将来对于天主教或者不加仇视也。（《传教信札》卷IV 二四九、二五二页。潘廷璋修士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信札，参看本书第四三七传。——《关于中国之记录》，卷VIII，二八三至二八九页。）

启蒙之意以为如此，故任其为之；时其两腿业已腐烂，此世之荣，未足以动之也。一七八〇年十月六日卒，皇帝赐葬银^①。

①钩案：《正教奉褒》一四二页载：“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初九日(一七八〇年十月六日)艾启蒙卒,上赐葬银二百两。”

其遗著列下:

(一)启蒙曾与其他居京神甫同署名于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协议书,可参看《徐茂盛传》(第三〇五传)。

(二)一七六五年曾绘西师战功图一幅,可参看蒋友仁(第三七七传)传后书录第五号。

(三)动物画若干帧。参看《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九二页。

三八四 郭方济 葡萄牙人

一六九〇年生——一七四六年至华——一七六六年八月十一日歿于里斯本狱中。

郭方济^① (François da Costa)神甫,出生于布拉加城。传教安南南圻凡二十四年(一七二二至一七四六年)。已而传教中国两年。艾卡特神甫言之确凿。(缪尔《日志》,卷 VIII, 二五八页)。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耶稣会会长未刊信札,言有葡籍神甫二人偕尚若翰(第三八五传)、傅安德(第三八六传)二神甫同入中国,方济殆其一人也。后似因一七四八年教难而返澳门。其后双目失明。一七六二年任日本区长。是年与澳门其他诸神甫同被拘解^②,禁于里斯本圣儒略要塞狱中。一七六六年八月十一日歿,享年七十六岁。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郭方济是新译名。

②参看第三一九《纪类思传》，第三五五《嘉类思传》。

833

三八五 尚若翰 法兰西人

一七一一年九月十二日生——一七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入会——一七四六年八月三十日至华——一七四六年三月六日发愿——一七五六年四月歿于江西。

尚若翰^① (Jean-Gaspard Chanseaume) 神甫，出生于奥夫尼州，年十七岁在图卢兹教区入会。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尚若翰是新译名。

若翰偕傅安德(第三八六传)神甫同抵澳门时，教难已遍及中国各省，不得已留居澳门迄于一七五二年^①。

①参看第三二五《纽若翰传》后信札。

派至江西，居未久，于一七五六年四月歿。其同时人未曾录其行迹传世。

所遗信札有：

一七四八年末自澳门致亚森特 (de Sauveterre de St. Hyacinthe) 夫人信札，言一七四六年教难普及，主教与多明我会葡籍会士四人致命于福建，杨若望 (第三七八传) 神甫之受刑讯及歿于澳门，方济各会意籍阿伯尔米 (Abormi) 神甫之入狱，各省传教士数人之蒙难，居京诸神甫之营救。(《传教信札》，卷 IV，八〇四——八二五页。)

一七五〇年十二月五日自澳门致勒乌(Le Houx)神甫信札,记本年安南南圻教难事。见同上书,卷IV,五五九至五六六页。

一七五二年七月澳门信札,记树蜡。见同上书,卷III,八三〇、八三一页。

若干交趾信札摘录。见同上书,卷IV,五六六至五七一页^①。

^①《传教信札》第一版第二十八辑(一七五八)二五二页标题作“赵加彼(第三三三传)、尚若翰、钱德明(第三九二传)三神甫手书。”

三八六 傅安德 法兰西人

834

一七一六年二月九日生——一七三三年九月十四日入会——一七四六年八月三十日至华——一七五一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六一年三月一日歿于澳门。

傅安德^①(André-Nicolas Forgeot)神甫出生于韦泽莱,在香槟教区入会,在里斯本登舟前晋司铎。一七五一年在澳门发愿,盖因教难留居澳门迄于是时也。嗣后疾病连年,未能入内地,终于一七六一年三月一日歿于澳门^②。

^①钧案:原缺汉姓名,傅安德是新译名。

^②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在一七七五年一信札中曾

誉扬死者生平。(《传教信札》，卷 IV，二七二页。)关于其抵华事，可参看纽若翰(第三二五传)神甫传后信札。

安德遗有信札一件，乃于一七五〇年十二月二日自澳门致帕图耶(Patouillet)神甫者，言黄安多(第三二二传)、谈方济(第三七五传)二神甫于一七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在苏州致命事。(同上书，卷 IV，八二五——八三〇页。)

三八七 刘多默 中国人

一七二六年一月十一日生——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入会——一七九六年六月十四日歿于北京。

刘多默(Thomas-Jean-Baptiste Lieou)神甫北京人，一七四八年入法国传教会。一七五四年八月十六日晋司铎。一七五〇至一七五二年间其人在湖广。其他事迹无考。

三八八 穆玛诺 葡萄牙人

一七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一七三六年五月十九日入会——一七四九年至华——一七七

六年后歿。

穆玛诺^① (Emmanuel da Motta) 神甫出生于布拉加城,偕马松(Toussaint Masson)神甫^②同舟赴中国。一七四九年抵澳门。先是曾授文学五年,哲学二年,得文艺硕士学位。晚至一七五四年始得获入内地。据缪尔(《日志》,卷七,二六六页)所保存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知玛诺是年尚在湖广,余无考。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穆玛诺是新译名。

②马松神甫法国人,派往中国之画师也。在里斯本与玛诺及赴莫桑鼻给或果阿之葡籍耶稣会士十五人同舟出发。后得臙腹疾,一七四九年七月五日歿于莫桑鼻给。(见骆尼阁神甫信札,参看第四〇七传)补注云: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五,七〇九页著录歿年为一七四八年七月五日。

三八九 □若瑟 中国人

一七二九年九月一日生——一七四九年二月一日入会——一七五四年后歿。

若瑟(Joseph Correa)神甫澳门人,佚其汉姓名。一七四九年入会。一七五三及一七五四年研究神学。(一七五四年名录。)一七五五年传教各省,余无考。

836

三九〇 崔保禄 中国人

一七二四年生——一七四九年二月一日入会^①
——一七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歿于北京。

崔保禄(Paul Soeiro)神甫山西人。入澳门修院。一七五四年晋司铎。传教北京教区四十余年^②。一七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歿。(一七五四年名录、墓志。)

①从一七五四年名录。别一名录谓在一七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入会。

②寓北京会团。(刘松龄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一七七五年二月十三日保禄于七点至八点一刻间举行最后弥撒毕,火忽起,此壮丽教堂遂付一炬。(晁俊秀神甫一七七五年五月十五或二十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又同年致道院长夏尔夫(de Charvet)信札。(参看第四三〇传后信札。)补注云: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之一信札经缪尔(《日志》卷VII第二六六页)译为拉丁文者谓火灾起于二月十九日。

三九一 □兴福 中国人

一七〇八年生——一七四九年二月一日入会
——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六年后歿于欧

洲。

兴福(Symphorien Duart)修士，杭州人，佚其汉姓名。年四十一岁入会。庞拔逮捕耶稣会士时，兴福适服务于澳门圣若瑟堂中。禁圣儒略要塞狱^①。一七六七年始出狱，谪居意大利。

①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和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

三九二 钱德明 法兰西人

837

一七一八年二月八日生^①——一七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入会^②——一七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华^③——一七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发愿^④——一七九三年十月八日歿于北京^⑤。

钱德明^⑥ (Jean-Joseph-Marie Amiot)^⑦ 神甫字若瑟。巴凯《耶稣会士著作书目》第一版二六页之钱德明神甫传，乃从德明无数遗文采辑而成。德明于一七四九年偕返国之中国青年二人^⑧自欧洲首途，一七五〇年抵澳⁸³⁸门。在京耶稣会士闻其至，特共其他葡籍会士二人^⑨同荐于朝。帝命召之赴京。三神甫北上，在途五月，于一七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抵京师。居京诸神甫往迎，导之往见主教。越数日觐见乾隆皇帝，德明曾将礼仪记录。嗣后回复其传教士生活。逾数月会中以名称护守天神会之儿童信教会务委之。自是以后，德明遂以此事业，与接受告

解，并研究中国语言终其身^⑩。（《传教信札》，卷III，八三二—一八三九页。）

- ①若干记载误作十八日。参看诸名录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德明信札。（罗舍蒙泰《钱德明传》第六页）。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一七八八年十月十日信札，见徐家汇藏写本第一三六页。
- ②补注云：费赖之神甫原作一七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今据诸名录与罗舍蒙泰神甫所采之年月日改正。至若汉文拉丁文墓志并作在华四十三年，在会三十八年，盖中国耶稣会废止于一七七五年也。
- ③薛孔昭《名录》误作一七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参看《传教信札》，卷III，八三二页。
- ④补注云：洛拉(Mathieu Lauras)神甫在巴凯所撰德明传中云：“彼发最后誓愿在一七五二年二月二日。”（上引巴凯书，二八页。）阿米神甫云：“彼在一七四九年赴中国。行前，于本年二月二日发愿。罗舍蒙泰神甫未言最后誓愿。其著录之八日、九日、十一日皆不相符。吾人以为德明晋授司铎之年不在一七四九年而在一七四八年。”
- ⑤拉丁文墓志作十月八日；汉文墓志作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则为十月十日矣。
- ⑥补注云：库林（《中国百科全书》）作王若瑟，应误。参看《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一九一八年刊一九五页。
- ⑦其名常写作 Amyot，其侄孙自署如此。然其本人自署明作 Amiot。（以上费赖之神甫注。）但德明自云：“余幸与博学的奥塞尔(d'Auxerre)主教同名。”则亦作 Amyot

矣。见一七七四年十月七日信札，此信载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二六、二七页。（补注）

⑧案即康斐理（第三九三传）修士、刘保禄（第三九四传）神甫二人。

⑨案即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罗启明（第三九九传）修士，此二人抵华稍晚于德明。

⑩一七六一年曾任法国传教会经理员。见刘松龄神甫一七六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信札；参看第三五一传后信札。

德明学识鸿博，嗜爱研究，最初尝试颇饶成绩，因是以一部份光阴致力于中国民族，与此广大帝国的方言，以及发扬已久的历史艺术之研究。诸道长又从而鼓励之，并遣一伴侣辅助其文学事业。

其人杨姓，洗名雅各，一七五四年始为德明伴侣，时年二十二岁。德明亲训练之，教以欧洲研究方法，启其考古兴趣，授以鉴别之术。（上引巴凯书，二七页）嗣后颇得其力。雅各后歿于一七八四年，德明颇惋惜之。

《传教信札》中德明信札甚少，不明其故者以为异。 839
其实德明供奉内廷，活动范围有限，其任务端在以学识迎合帝心，故于传教方面颇少记录。然对于素以热诚培植之学识却又不然。（同上书）

其一切事业之动机咸在于此。当时欧洲学者，别言之，十八世纪哲学家之言论侵入一切，德明曾作书颇寓谴责之词。其词云：“不少传教士雅不愿为欧洲尽力：盖吾人惟求有利于宗教科学，乃世人反将吾人最纯洁清白

之言变换其意而加以诬蔑恶化，由是常见有反对宗教之愚闇撰述，引证吾人不惜生命以护宗教之言，事之可悲有逾此者欤？”

供奉内廷诸传教士忠事仇教之君主者，盖欲便利其超世的职务，不特为彼等自身，且兼顾散处各省之教侣。德明又云：“姑置治理历算不论，仅就吾人逐日行为之事言之，脱非因超乎自然的理由所鼓动，似乎已逾吾人力量之外也。”（《传教信札》，卷 IV，五六、五七页。）

德明一七一八年生于土伦城，年十八岁^①在里昂教区入会。教授古典学若干时，旋研究哲学、神学全部课程。居北京四十二年^②，卒后似无人继承其所遗之学识，是盖发扬光大法国教会与耶稣会之一代学者之最后遗裔也。

①补注云：应作十九载。

②居住法国驻所神甫名录中有其名。参看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

学界以为马若瑟（第二三五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诸神甫后，法国传教师之有功于科学、文学实无逾于德明者也。盖其深通语言，判断充足，论理坚强；其文体微觉散漫，有时且近于辩，然仍不失庄重、流畅、正确。若一忆及其在何种困难环境中执行任务，尤应归功于其对于劳作之热心。（上引巴凯书，二八页洛拉神甫条。）

自赴华后，迄于一七九三年，每接邮递消息，必有若干噩耗。初为詹森派与哲学家之攻击；一七五九年则为葡萄牙耶稣会士之驱逐；一七六二年则为法国耶稣会之废

止与澳门诸神甫之被逮；一七六三年则为西班牙耶稣会士之驱逐；一七六七年则为洛兰地方耶稣会士之驱逐；终为一七七三年耶稣会全体之废止与一七七五年教敕之宣布于北京；既而有法国与全欧党人之企图，三民会议之召集，革命之残暴。诸耶稣会士或因苦痛，或因疲劳，或因年高，相继去世。然一七九三年德明去世之时，遣使会士来京已有八年^①，尚有此传教事业未曾完全消灭之慰藉也^②。

①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七日宣教部指定遣使会士代替已故之耶稣会士。代替者于一七八五年抵京。（上引巴凯书，二八页。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九一页以下。）

②补注云：以别一法国传教会，代替北京耶稣会士，俾法国国王之建设护以保存，最初动议盖出自德明。一七七四年时曾示意于伯尔坦，拟请以外方传教会士接替，并建议以四川传教士傅方济为之长。（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八一至三八四页。）法国政府之意，仍主归耶稣会士传教北京，并由传教会经理员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随时在法募集新人遣派来华。且欲在奉天设一主教，管理东三省与北京等处教务。德明似有任此主教之可能。（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九五页。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六四页以后。）罗马则采第一计划，质言之，德明之建议，惟外方传教会拒绝来京遂以遣使会士接替。

至若德明之私人生活，详情不明。仅知其为一良好教士，满具热诚，勤于工作^①，和霭可亲。彼在晚年曾 841

自言,(一七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信札,报告晁俊秀神甫之歿。)彼与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性格有些相投,常聚谈。“所谈者非吾人之大痛小苦,而为往时,质言之,吾人具有耶稣会士名称之有幸时代。吾人追忆旧时之生活,追忆故交旧友,不胜惋惜过去时间,一如一切老人之所为。天气晴和之时,吾人则赴郊外故旧遗骸埋葬之地祈祷。此即吾所谓消遣,亦服从医师之方案。盖医生曾命吾人常赴郊外呼吸空气,藉资振作长久家居所致之纯情。”(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四二二三页。)

①补注云:德明“虽然身体衰弱,然劳作不息。”(参看《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〇三页载一七五六年一月十日吉涅(de Guignes)自澳门致伯尔坦信札。

当遣使会士来京接替最后耶稣会士之时,德明是否有回法国之意?据其致土伦城其妹圣于尔絮勒会修女某书^①,曾言将在一特别机会之中聚首。〔见其侄孙阿米奥(Alphonse Amyot)撰《钱德明行状及遗嘱》一一页。〕缘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也。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故普罗凡斯州知事曾接路易十六世大臣伯尔坦书,言国王将以德明所应得之恩荣加之于其侄孙。

①一七九三年共和军入土伦城时,此修女怖甚,尽焚其兄来书,恐牵连也。(《钱德明行状及遗嘱》,一一页。)

当时虽有此计划,惟事变突起,法国消息日益恶劣,德明忧悒日甚。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国王被杀消息⁸⁴²传来,遂促其年。十月六日此噩耗达北京,德明即跪地

为此不幸君主祈祷^①。是日尚为其王举行弥撒^②。八日或九日夜突中风卒。（《钱德明行状及遗嘱》一九页。）

①见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一七九五年八月二日未刊信札。

②见遣使会道长罗广祥 (Raux)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九日北京信札。载《钱德明行状及遗嘱》，一九页。补注云：上引罗舍蒙泰书四三一页所录信札之文微异。

其遗嘱经其侄孙刊布。（《钱德明行状及遗嘱》二一、二二页）兹录其要旨如下：

“一七四九年余从法国赴中国时已为教士。余居中国，尽余所能，仍以教士自处。是以在此时间中毫无固有产业。”

“自本会解散以来，脱余意欲为之，将可获有财产；然余意不欲，是以毫无所遗。”

“余毫无负债；余曾随时处理因布施所入可以处理之物。至若衣服什物及其他小件物品，应视为属于本堂所有。”

“所遗文字无足远渡重洋者，余留若干残片以备通讯用外，余篋中一切文字意欲悉付诸火。并请其道长尽焚其来往文字。”

后文处理欧洲寄来之物。个人之物交于传教会道长，惟将其仆所求之时计除外。现金分为三份，二份赠二仆，一份赠其旧侣杨某之子：“此姓事余三十余年，忠爱诚笃，为此地所罕见，此微物不足以偿其劳也。”

署名：钱德明。

“此嘱写成已有年矣，今重读一过，毫无可以增删之文。”

“一七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署名：钱德明。

- 843 德明所遗之撰述，业经其忠诚明智之友人伯尔坦、比尼翁、鲁西埃暨《关于中国之记录》之刊行人巴特(Batteux)、布雷克吉尼(de Breequigny)等在法国刊布。其标题为《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北京诸传教师合撰。一五卷，四开本，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九年间巴黎出版。(第十六卷由萨西(Sylvestre de Sacy)于一八一四年刊行，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出版。)(德明之记录与其他会友之信札撰述合载于此书中。)(上引巴凯书，二九页。)

一八一五年刊《百科杂志》评是书云：“任何亚洲国家之记录，无如是编之可宝贵，凡不偏不党，具有见识之人，所欲得之一切重要参考资料，皆备载焉。是为吾国教士传布信仰，发扬科学热心之成绩。此外尚有《传教信札》，亦足辅助吾人认识中国，此几尽属于不学无术具有成见之旅行家在短期居留中所不能为者也。”

“聂霍夫(Nieuhoff)、桑奈拉特(Sonnerat)、马卡尔特奈(Macartney)、巴罗(Barrow)、德吉涅(de Guignes)等之旅行，对于此《记录》所载之事实，并无若何重要加增，反于其中作多少之采录。其故不难解之。试问仅居中国数星期，或伏于船舱之中，或在家具缺乏之室内，受群众之轻视，启智者之疑心，所与言者非狱卒即轿夫，所能见者瓷器、街市、大道两旁，运河两岸，对于此种人尚有何观察之可期待欤？其中有一人安德森(Anderson)曾率直言曰：入北京有如乞丐，居北京有如狱囚，出北京有如盗贼。此种旅行家皆类是也。”

兹请详言德明之撰述：

(一)《拉丁文艺神之不平鸣》，是为 一七四三年十月在埃克斯(Aix)城所撰之挽词。时德明在此城任二年级教员。(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一六二九栏。)

(二)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日信札，言中国文字，一七六五年(原作是年)，布鲁塞尔城刻，四开本，并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二七三至三二五页。此信札解决当时英、法学者争持甚久而未能决之一问题，即赛索斯特利人(Sésostris)侵略亚洲之时，是否有埃及移民从尼罗河畔迁徙至极东之问题。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古象形文字有若干相类点，故有人主张中国人为埃及人移民后裔之说。此说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早已驳之，惟至是都灵城发现一阿伊西斯(Isis)身像，上有埃及象形文字，致令旧事重提。德明被推为仲裁，遂在此信札中证明此半身像上之文字与汉文毫无关系，而就现在之知识言，研究中国文字于了解埃及象形文字实无功用。(上引巴凯书，二九、四三页。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二，一二一页。)^①

①此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日说明中国文字之信札，全文于一七七三年(原作是年)用法文在布鲁塞尔城刊行，并载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二七五页。)(一七七六年)者，非出德明手笔，乃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所撰。考狄在其《书目》卷一，七九三、七九四页已有证明。(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见《历史问题杂志》卷三七，一八八五年刊五三九页。参看

考狄《书目》第二版，一〇四二栏。（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八栏。参看此后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信札。）补注云：罗舍蒙泰神甫在《钱德明传》（一九一五年）八四至八九页中仍以此信札属德明，并引德明一七六五年三月十二日致吉涅未刊信札为证。

（三）《御制盛京赋译注》，原为汉、满文，经德明译为法文，加以注释，一七七〇年由吉涅在巴黎刊行。译文并附有东三省地理物产，以及中国古俗与三十二体字之说明。乾隆制此赋后，欲用中国旧有之各体字印行；由是集三十二种字，并为满文制造三十二体字以对汉文。其满文文字业经佩尼载入其所撰《汉文文法》（卷二，四六页）中。德明译文本为满文，据评者言，过于偏重意译，未免疏舛。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五九、六〇页。参看《亚洲杂纂》，卷二，一二一页。）译文后附有乾隆御制诗两篇：一咏茶，一咏某村荒年发现藏谷事。

（四）《满语语法》，法文四开本，一七八八年巴黎出版，并载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三（一七八八年），三九至七三页。是为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本之译而未竣本^①。此本据吾人通用文法，以释满语语法^②。克拉普罗特引有一八一五年佛罗伦萨城出版之八开本。吾人笔端既涉及克拉普罗特，有使吾人不能免于言者。此君对于德明太不公平，且在其数种撰述中对于足以尊敬之著作家表示一种卑劣之嫉妒，盖欲尽以光荣属己，而颇愤若干有关系之发现，有人先得我心也。但除此之外，此博学

的东方学者之寻究与考证，仍不失其价值。

①应作南怀仁本，可参看南怀仁(第一〇四传)神甫传后书目第三十四条，张诚(第一七三传)神甫传后书目第八条。

②参看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六第四十页。

(五)《满法字典》，三卷，四开本，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巴黎出版。原由德明据一满、汉字书编辑，后经朗格勒(Langlés)补充，并附加满文字母印行。是编约有一万二千条，德明在一七八四年编竣。嗣经热心保护文字与传教事业之伯尔坦君熔铸印刷必需之字母，始克出版。汉文原本在一七五二年刻于北京，汉文标题作《清文汇书》，满文标题作 Mandchou isaboukha bitkhé，李廷基纂。廷基自序称取材于康熙时之《清文鉴》，按字母排列附以汉文说明。(克拉普罗特《关于亚洲之记录》，卷三，十、十一页。)克拉普罗特评是编云：“此耶稣会学者所编之字书，常缺要义，且暧昧不明，满文字句之解释，翻译有时错误，于未能参考汉文原本者几无功用。”(同上书，十二页)然雷慕沙(《鞑靼语之寻究》，卷一，一二八页。)曾云：“脱原著者知此书未曾预加整理即付印刷，其本决不致如是。此博学传教士早已预告吾人。”则其失不在德明也。

(六)一七八一年时德明曾将《满文普通字书》一部寄达王室图书馆。此书难于参考，故其稿本尚未刊行。其编次不按字母之先后，仅据种类而为分别。(上引巴凯书，三〇页。)

(七)一七八三年时又将北京印行之数种语言对照字 846

书一部寄送王室图书馆；其书共有语言五种：即藏语写梵文、藏文、满文、蒙文、汉文。（同上书）“是书在宫内纂辑，命精通满、蒙文之人，与中国翰林，西藏博士合纂。”（德明之说，见《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一，六一六页。）据雷慕沙引德明说，《亚洲杂纂》卷一，一五四、一五六页）“是编与其谓字书，勿宁谓为一种佛徒所用之神学、哲学、道德学选录。”译文仅以汉文、满文作根据。（上引巴凯书，三〇页。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一，一五三至一八四页。）

（八）《满人礼仪》，四开本，由朗格勒在一八〇四年刻于巴黎。克拉普罗特（《关于亚洲之记录》卷三，六六页。）以为译笔出一传教士手，疑亦德明译本。穆尔与《学者日志》（一七七三年）皆据穆林德（Von Möllendorff）（《中国书目指南》，三〇一页）说，以此书撰人属德明。

（九）《平定金川颂》法文译文，附注解，由朗格勒刊行，四开本，一七九二年巴黎出版。

（十）一七五七年石刻御制平定厄鲁特诗之说明，一七七二年十月四日写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三二五至四〇一页。德明未将此诗翻译，仅据用兵时代皇帝所制一切谕旨方略而为说明。诚如所云：“将诸文嵌插于原文与注解之内；由是以帝言释帝诗。”第三八三页有一重要注释，说明征服小布喀尔事。《传教信札》（卷 III，五二二——五二八页）曾据德明一七六〇年信札，载有此事之略记。此次用兵诸大事，曾经诸传教士笔绘，而经科尚（Cochin）和勒巴（Lebas）二人在法国刻版。凡图十六幅，传世甚稀。语见郎世宁（第二九三传）和蒋友仁（第三七七传）二神甫传。

(十一)《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附图，一七七五年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二，一至二七八页。847 德明立说与同僚数人异，独上溯至帝、尧以前，而将他人认为之神话时代列入历史时代。诸人意见之纷异，足证此类记录之诸撰人并未协商，而各有其鉴别也①。

①参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四二页。本书韩国英(第四一九传)传后书目第一号。

德明立说之根据有四：(1)为保存已久之传说；(2)《易经》中之伏羲画卦；(3)《书经》、《诗经》、《春秋》等经文证明；(4)司马迁《史记》。结论则谓中国之编年较其他诸国之史籍为可取为可信，是为世界最真之撰述，足备学者之参考。但此说并未得一切学者之赞同。

此文以后有图三十八幅，附以说明，是为中国史籍之总表录。此一部份虽然干燥，然学者视之仍不乏兴趣。可于其中见中国民族任在何时行为举动大致相同：常为同一原则，同一风俗习惯。总而言之，在一切部门中皆取同一步骤。(《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二之卷首七页。)

(十二)《中国新旧属国志绪言》①，一七八七年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四，一至二三九页。原书成于一六九六年，主翻译馆事江藩奉康熙皇帝敕撰，所据者盖为清朝开国(一六四四年)以来诸属国所上表文。德明于每国后附录该国语言若干字。同时并将礼部所存之一原稿寄回欧洲。“德明撰有诸属国语言字画一部，其稿已由王室图书馆保存。”(上引巴凯书，三三页。波蒂埃《马可波罗书》五五九、八〇八页。雷慕沙《亚洲杂纂》，卷

二,二四九至二五五页。参看本传书第7号书。)

①钩案:此书原本既在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奉敕撰,此江藩似非撰《汉学师承记》之江藩。又非《皇清职贡图》之译文,盖此书于乾隆十六年奉敕撰也。翻译馆三字乃意译,撰者得为礼部之一司官。原书何名尚待续考。

(十三)《表章奏疏集》,法译文,附说明,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四,二三九至三〇九页。此种章疏语句体裁大致相同,然不乏兴趣:盖于其中见有诸属国与其使臣名,以及各国所贡不同之方物也。

(十四)《历代帝王年表》,案甲子排列,始黄帝六十一年,(纪元前二六三七)迄当时在位之帝。一七六九年写于北京,收入波蒂埃撰《古今中国》卷一第四七五至四八九页。此表经乾隆皇帝改订刊行。一七六七年时曾经翰林院审核,以备史家取法①。

①钩案:翰林院三字亦意译。是编疑即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

(十五)《中国通史编年摘要》并叙论一篇,一七七〇年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三第七四至三〇九页。是编为德明所寄《年表》之说明与补编,凡叙论一篇,本文四篇,仅后三篇付印。

第一篇乃中国民族重要特性之说明,质言之,动物与祭器,卦象,并有一重要部份是为中国古今度量衡之准确图形。诸图附有说明二十五页。《关于中国之记录》仅载有动物与祭器之图三幅,余皆删弃。则尚有说明度量

衡之文八页，图二十，并小志七页，皆未载入矣。此小志言相传大禹（公元前二二〇五至二一九七年）所刻碑，与内府所藏石鼓十面。比奥撰《宋君荣钱德明二神甫手稿述略》，见《学者日志》，一八五〇年五月刊四页。）

第二篇（即付印之第一篇），包括神话时代，据中国传说为简单之说明。

第三篇（即付印之第二篇），为传疑时代历史，始伏羲，迄皇帝，凡十一帝，八二四年。

末一篇包括历史时代，发挥较长，惟其文不全，止于禹时，后稿已佚。

叙论颇为重要。德明表示中国史家足以信任。其编 849 年可与七十译人所计算《旧约》之年代相调和。（上引巴凯书，三一页。）复次将反对之说以反驳，并采中国人之天文测验以为证明。最后并驳中国人来自埃及之说。（上引巴凯书，三一至三四页。迪尔邦（de Fortia d'Urban）《中国志》卷一，一、七、九五、二七五页。波蒂埃《东方圣经》，四五页。）

（十六）《记述土尔扈特部落三十万人自里海沿岸东徙之碑文》译文，一七七一年十一月八日写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四〇一至四一八页。碑泐满、蒙、土尔扈特、汉四种文字。译文本于满文，附有注释。德明在一七七三年十月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曾根据汉文碑文翻译，此其译文附此信札寄赠伯尔坦君。（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一，四一四、四一七；《亚洲新杂纂》卷二，五一、五七，一〇五页。）

(十七)对于“一七五七年卡尔莫克-隆戈罗斯部落(Kalmoucks—Longoros)变乱”一文之附说，经道院长沙普(Chappe)采入其所撰《西伯利亚行记》中，并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四二八至四三二页。

(十八)对于波(Paw)氏所撰《对于中国人与埃及人之哲学的寻究》之批评，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六，二七五至三八一页。此文对于中国风俗、人民、赋税、多妻制度、阉人、溺婴、政治、天文，皆有阐发。后附歿于一七七七年三月二日之皇太后葬仪。参看高类思(第四二八传)神甫传后书录第一号。

(十九)《孔子传》，一七八四年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二，一至四〇四页。是为德明最博声誉撰述之一种。德明自云：“本书材料皆采之于一切珍贵汉籍，如正史，别史，经序，《论语》、《家语》、《史记世家》、《阙里志》、《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考》、《古史》(后三书名皆从音译)等书是已。余将为孔子诸史家之史家，至若批评鉴别，则待他人为之。”(《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二，五页。参看第一一四《柏应理传》后书录第十二号；第一二〇《殷铎泽传》后书录第七号。)

此传以后(四〇四至四三一页)附有年表，年表以后(四三一至四四七页)附有图说，图说以后(四四七至四五三页)附有孔门世系，始纪元前二六三七年黄帝在位之时，迄纪元后一七八四年。别有圣迹图百余幅。刊行者将图删去甚多，仅留其重要者^①。德明拟将孔子学说撰

为一书，惟用力罄而未果。

①是为埃尔芒所刻之二十四图，载《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二；别有单行本，见下条。

(二十)《孔传大事略志》，附图二十四幅，埃尔芒刻本，出版年未详，疑在一七八八年前后。

(二十一)《孔门诸大弟子传略》，一七八四年或一七八五年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三，一至三八页，内有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子路诸传。

(二十二)《中国名人谱》，载《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三、卷五、卷八、卷十等。若据雷慕沙之说（《亚洲新杂纂》卷二，一四三、一四六、一七四、一七七页。），德明殆采之于马端临《文献通考》者，惟过于盲从《通考》之说也。所采约有百传，皆属以政治、军事、文学和显耀于世之人。附有各人图像，乃经 Po-Kié 别号 Tchangsieou 者在一六八五年绘成。刊行人仅以重要者付印，而删其余诸图。（上引巴凯书，三七页。《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三，五页。）

(二十三)《中国兵法》，纪元前人撰，德明译。吉涅尼刊行，附图二十一，四开本，一七七二年巴黎出版，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七卷首五至十二页，一至三八八页，⁸⁵¹附三十八图。（参看考狄《书目》一五五五栏，一五五六栏；《耶稣会之废止》，四二页。）德明又在一七七八年九月一日将补编寄回法国，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三二七至三七五页。并刻一单行四开本，附三十图。

中国古兵法书存有六种，德明仅译其三：曰《孙子》，

曰《吴子》，曰《司马法》，所本者盖为一七一〇年奉敕翻译之满文本。（上引巴凯书，三七、三八页。）

（二十四）《中国古今乐记》，一七七六撰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六，一至二五五页；附有道院长鲁西埃评注，一七七九年巴黎刻四开本。是编研究颇为精审，发挥甚长。德明知音乐。（善吹笛，弹翼琴。）在是编中首先研究中国乐理。中间曾经一时弃置，旋经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之劝，乃取一古乐名著《古乐经传》^①译之。所记分三编，第一编言八音，中国八音金为钟，石为磬，丝为琴瑟，竹为管，匏为笙，土为埙，革为鼓，木为柷敔。第二编言十二律。第三编言七声。德明之结论以为中国乐制发源甚古，在其他国民之前。（上引巴凯书，三八至四一页。考狄《书目》，五七二栏；《耶稣会之废止》，四二页。）

①钩案：《古乐经》，有二：一明湛若水撰三卷；一清李光地撰五卷。未识德明所译者何本。

（二十五）《中国古代宗教舞》，一七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写于北京，凡三十二页，附有少量墨画，稿本藏西班牙京城马德里王家图书馆。（伯希和之说，见《通报》一九二八年刊，四七页。）

852 （二十六）始一七五七年一月一日迄一七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所为之《气象测验》，寄送科学院，载一七七四年刊《通信记录》。（上引巴凯书，四三页。）

（二十七）对北京磁针之偏差与晴雨表中水银升降之研究，一七八二年十月二十日信札，收入《关于中国之

记录》卷十，一四二、一四三页。

(二十八)《王致诚修士行状》，载一八五六年刊布鲁塞尔《历史概略》。此文乃采之于德明一七六九年三月一日致致诚之亲属巴黎某雕像师之信札者。参看此后信札条。

(二十九)《中国书籍学说》，载博纳蒂氏《哲学年鉴》第三辑，第九册，一九七至二一一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二九九栏。)

(三十)《禹碑之说明》，稿本，曾为阿热(Joseph Hager)研究之根据。(参看迪尔邦《洪水以前时代史》，六二页注。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二，二七三页。)

(三十一)《北京钦定历书》，稿本一巨册。(《阿米奥钱德明神甫行状及遗嘱》，二六页。)

(三十二)《中国诸属国文字》，稿本二册，巴黎国家图书馆，汉文藏书编九八六号。是编西藏文、天城体梵文、波斯文等字皆有汉文对照，并经德明用拉丁字注其音读。(考狄《书目》，一〇五一栏。)

(三十三)巴黎王室图书馆曾于共和二年雨月二十六日与共和四年芽月二十五日从伯尔坦君官舍运藏中国画册二十五本，画卷三十八卷，此皆为德明寄赠之物。此类珍贵藏品所绘若为庙宇、宫殿、别墅、温室、炉灶、坟墓、牌楼与其他华式建筑物；北京之离宫，中国各地之风景；米粟之种植，养蚕；中国之鸡鸟；果实，盛果之瓶碗；妇女衣扣首饰；茶壶与暖壶，着色纸；颜色之制造与调和，埃及象形文字与木乃伊，偶像，僧人之姿态，名人、军将、理学家、法家、诗人等之画像；皇帝之凯旋。《钱德明神甫行状遗嘱》，一八八一年巴黎出版，八开本，第十

853 五页。又同书二七至三〇页列有目录，后署一八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若里(Joly)题于巴黎。别有用数幅载布雷东(Breton)撰《工笔画之中国》，巴黎出版，(在一八〇七年顷)十八开本，四册。

(三十四) Koan-tchoang 王妃嫔 Sou-ja -lan事迹图四幅之说明。见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三〇三栏^①。

①钩案：Sou-ja-lan疑是苏若兰，所谓事迹图，疑为《璇玑图》之误；惟若兰为前秦秦州刺史窦滔妻。此云某王妃嫔，不知何本。王名之对音若“关庄”，疑亦有误。此传书籍有数点颇难索解。本条尤甚，非检对原书，未能明也。

(三十五)用铜人习针术说：见《圆明园四十景》。(伯希和之说，见《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三一页。)

(三十六)旧耶稣会法国传教士《墓铭》，撰于一七七四年十月十四日。

(三十七)信札(皆作于北京)：

一七五二年(待考)关于交趾信札，(与赵加彼、尚若翰二神甫同书)，载入《传教信札》第二十八辑(一七五八年)，二五二至二八四页；庞特翁版，卷IV，五六六至五七一页。

一七五二年十月二十日致阿拉尔(Allard)神甫信札，言自澳门赴北京之行程、接待、宫内宴会。载入《传教信札》，庞特翁版，卷III，八三二至八三九页。

一七五四年十月十七日致图尔(de la Tour)神甫信

札；言虐待教民，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供奉内廷。载上引书，卷IV，四一至五七页。

一七五六年信札二件，言中国度量衡，载佩泽纳（Pézenas）神甫《数学物理记录》，一七五六年阿维尼翁城出版。

一七五九年九月四日致里斯尔信札，言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之歿。见《传教信札》，庞特翁版，卷IV，八四至八九页。

一七六〇年六月二日信札，言乾隆皇帝平定厄鲁特事。见上引书，卷III，五二二至五二八页。

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日致伦敦皇家学会信札，言中国文字、中国与埃及，初在一七六五年刊于布鲁塞尔，续刊于《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一七七六年刊，二七五至三二五页；参看上引书卷一之卷首十一页。（此信札应出韩国英神甫手，参看本传前注，又第四一九传书录第一号。）

一七六五年三月十二日致吉涅（待考）信札，内容与前札同。见上引罗舍蒙泰书，八四至八七页；《研究》一九〇三年一月五日刊，四四、四五页。（参看前条。）

一七六五年信札，寄送康熙南巡图画一册，凡木刻画四十六幅。（伯希和之说见《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二九页。）

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致伯尔坦信札，言传教目的，寄《中国兵法》（见前第二十三）。藏研究院图书馆；上引罗舍蒙泰书八八页有节录文。

一七六七年十月九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854

一〇四二栏。

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一日致伯尔坦信札,寄《司马法》五条。

(同上)

一七六九年三月一日致巴黎雕刻师阿蒂雷信札,言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载一八六五年刊《历史概略》,四三七至四五三页,四六一至四七七页,四八五至五〇〇页;节录文见一七七一年六月刊《学者杂志》,四〇六至四二〇页。(参看前第二十八条。《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九〇页伯希和之说。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二九四栏第五号。)

一七七一年十月五日致伯尔坦信札,寄图像五十二帧。

(考狄《书目》,一〇四二栏。)

一七七二年十月四日致伯尔坦信札,寄图像四帧,说明平定厄鲁特碑文。(参看前第十条)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三二五至三二九页。

一七七二年十月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寄中国名人图像。

(考狄《书目》,一〇四二栏。)

一七七二年十一月八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七三年十月七日致伯尔坦信札,寄图像十帧,与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所绘乾隆皇帝像。(同上。)

一七七三年十月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土尔扈特内附事。(参看前第十六条。)(同上。)

一七七四年九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寄图像十六帧,言风闻教皇废止耶稣会消息,节录文见上引罗舍蒙泰书三八一页。(同上。)

一七七四年十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言耶稣会之废止。

见考狄撰《耶稣会之废止》第十九至二九页。

一七七四年十月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前札补书。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二九至三二页；上引罗舍蒙泰书一五〇页，一五一页有节录文。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刘松龄（第三五一传）、蒋友仁（第三七七传）二神甫之歿，节录文见《研究》一九〇三年刊卷九四，一七八页。（考狄《书目》，一〇四二栏。）

一七七五年九月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去年平定金川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三，三八七至四一二页。参看雷慕沙《亚洲新杂纂》卷二，五七页。

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去年有德国圣衣会士宣教部传教士名特雷斯（Joseph de St-Thèrèse 855）者来自法国教士驻所，奉南京主教命，转达教皇废止耶稣会之教敕，寄乐器。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三七、三八页。（考狄《书目》，一〇四二栏。）

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五日致某氏信札。（同上。）

致伯尔坦信札，无年月日。（同上。）

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节录文见上引罗舍蒙泰书四五、四六页。

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信札，此札甚长，计有一百七十页。“自我法国传教会长老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歿后，此会因耶稣会之废止，致无代表全体之道长。同僚以为应以阁下最后信札交余拆阅。）对于波所撰书之批

评,记皇帝丧仪。(上引巴凯书三五页。参看前第十八条。)德明自辨《中国古代论》(韩国英神甫撰,见第四一九传)与关于中国文字之信札(见前第二条),非出己手。稿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六,二七五至三八一页。(上引巴凯书,三五页。考狄《书目》,五七二、一〇四二、一〇四三栏;《耶稣会之废止》,四四、六五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三〇二栏;卷二,一一六八栏。)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七八年(待考)四月六日信札。(同上,一〇四四栏。)

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自正福寺致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信札。(同上,一〇四三栏。)

一七七八年七月十三日信札,未署名,言(1)一七七八年三月霸州教案;(2)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甘肃河州教匪作乱;(3)一七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距西安百余里某地发生教案;(4)严惩某士人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二八一至二九二页^①。参看前注。

①钩按:原文误甘肃河州为陕西华州,今改正。末一事应指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一案。

一七七八年九月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七八年九月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六四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信札，言乾隆皇帝出巡与还京，皇储问题，大学士阿桂，妄人献大清天定运数书被斩决。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第二九二至三四七页。

一七七九年九月五日信札，言编辑《四库全书》，排除违碍书籍，禁止《尽灭满人九十九法》(原名未详，意译如此)逆书，在京所见现象。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三四七至三七三页。

一七七九年九月十六日致比尼翁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七九年九月十六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七九年十二月五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信札，言中国诗，磁针偏差，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传》。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九，三至六页。 856

一七八〇年八月十三日信札，言皇帝七旬万寿，豁免一年钱粮。收入同上书，六至二五页。

一七八〇年九月十日信札，言阿桂防堵黄河，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革职拿问。收入同上书，二五至四五页。

一七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信札，言大学士于敏中之自身哀荣。收入同上书，卷九，四五至六〇页。参看《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五七、二五八页伯希和说。

一七八〇年十一月三日致某君信札，校订中国年代若干错误，报告高神甫之歿。（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二六〇至二八二页。）

一七八〇年十一月四日信札，言疏请奖励有功将士事。收入同上书，卷九，六〇至六五页。

一七八〇年十二月八日致萨尔坦信札，言“一七八〇年十二月六日接奉一七七九年十月十八日手书及国王任命状，于晁俊秀（第四三〇传）君身故或疾病或有其他故障时，命驻华法国传教会管理员继承其任。”（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八一年六月二十日致鲁西埃信札，修正其所撰音乐文。稿藏布鲁塞尔城布尔戈尼图书馆，手稿辑，编一九七七四至一九八一—一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三〇三栏。）

一七八一年八月十七日致伯尔坦信札，言阿桂功业，班禅喇嘛之歿，皇帝赐达赖喇嘛书。节载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九，四四一至四五四页。（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伯尔坦信札。节载入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三六页。（同上。）

一七八二年十月二十日信札，言皇帝惩罚官吏之严，罗盘针，晴雨表，一七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台湾水灾。（此事经吉涅于一七八五年一月二十日信札否认。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〇一页。）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一三二至一四四页。

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言朝中细情荣衔，宫中火灾。（钩案：殆指体仁阁火灾。）收入同上书，卷十

一,五〇一至五一五页。

一七八四年六月六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八四年十月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寄数种语言字书与《孔子传》(见前第七条与第十九条),称誉已故伴侣杨雅各,述仪器,驳桑奈拉特所撰《中国人关于世界形成之理论》之误。据中国说,太极生阴阳,凡十二变,每变分十二期,每期一万八百年。自开天辟地以来迄于帝尧(公元前二三五七至二二五五年),有六万七千二百年,自有人类以来,四万五千六百年,则自开辟至有人类时,相距二万一千六百年。此信札对于原始民族不乏有关系之记录,此外对于大地人民,人类文化,洪水以前遗物,八卦皆有叙述。并谓孔教非宗教,仅尊崇其人而已。末言磁针偏差与中国人治疗风湿骨痛之法。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一,五一五至五六九页。(上引巴凯书,四二页。)

一七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致广州法国载货经理员罗兹(Roze)信札,言等待气球之至,二传教师从广州来京,乾隆皇帝对于外国人表示好意,苏若兰事迹。(见前第三十四条)。(索默尔沃热尔神甫注。)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信札,言晴雨表,试验,电气与磁气之关系,气球驾驶术,中国之飞人。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三,五六九至五七七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伯尔坦信札^①。收入同上书,卷十一。(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①补注云:吾人以为此札即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札。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罗兹信札，语同十月二十八日信札。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札，言朝中事，皇帝南巡，甘肃回人作乱，全国犯罪人数，释李侍尧，敬老上谕。收入同上书，卷九，五八〇至六一〇页。

一七八五年十月十五日^①信札，言赦李侍尧，一七八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千叟宴，年六十以上皆入宴，凡三千人，德明、晁俊秀(第四三〇传)、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约瑟夫(圣衣会)、欧塞布(Eusébe)(方济各会)五神甫皆与焉。收入同上书，卷十二，六页，五〇九至五三〇页。

①补注云：《关于中国人之记录》，卷十二卷首第八页误作十月十二日。

一七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言教难之缓和，传教师十二人被释。收入同上书，卷十五，三七三至三八二页。

358 一七八六年五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列举乾隆皇帝的种种仁厚贤明措施，附寄所译御制诗一首。收入同上书，卷十三，四一七至四五九页。

一七八六年九月十四日致伯尔坦信札，言编纂《四库全书》，共有十六万八千卷，拟付印行，关于交蚀上谕，皇帝亲试士子，王公肄习武备，惩禁戏曲优伶，乾隆有退位意。收入同上书，四五九至五〇七页。

一七八六年九月二十日信札，言脉之认识。收入同上书，五〇七至五一一页。

一七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信札，言血骨与其他中国

治疗法。收入同上书,五三五至五四四页。

一七八六年十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名称“云锣”(音译)之乐器,进呈皇帝之物品。收入同上书,五一一页,五一二页。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致伯尔坦信札,言船舶王后号。(《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一〇页。)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札,说明孔子事迹,台湾水灾。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四,五一七至五二三页。

一七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重言台湾水灾,大禹(公元二三〇五至二二九七)时代之锣,水力机,中国人对于中外通商之意见。收入同上书,五二三至五三六页。

一七八七年十月十六日信札,言道教。收入同上书,卷十五,二〇八至二五九页。(参看卷十四绪言。)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致伯尔坦信札,言皇帝每年冬至郊天,称赞帝德,言大臣礼遇,某尼僧欺诈之被惩罚。收入同上书,卷十四,五三六至五六二页。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三栏。)

一七八八年七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书,一〇四四栏。)

一七八八年八月八日致朗格勒信札。(同上。)

一七八八年八月十四日致德斯沃耶信札。〔夏拉瓦伊(Charavay)手稿《目录》,一八七五年二月巴黎刊本

一八二号。考狄《书目》，一〇四四栏。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三〇三栏。〕

一七八八年九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四栏。）

一七八八年十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八八年十月十九日信札，言皇帝在塞外遇险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三八七至三九三页。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致布雷基尼主教 Mgr de Brequigny，信札，言小舞，中国医药，中国昆虫。收入同上书，卷首五至十六页。

一七八九年七月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四栏。）

一七八九年十月十日致伯尔坦信札，凡四十四页。（同上。）

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梅勒(Melet)信札，附着色版一。（同上。）

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德斯沃耶信札。（同上。）

一七九〇年六月十五日致澳门传教士昂纳(Hanna)信札。（同上。）

一七九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梅勒信札。（同上。）

一七九〇年十月二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九〇年十月四日致伯尔坦信札第六十四页。（同上。）

一七九〇年十月十六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

一七九〇年十月十八日致其侄信札，见阿尔芳·阿米奥(Alph. Amyot)撰《钱德明神甫行状遗嘱》，三一、三二页。)。

一七九〇年十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四栏。)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致其兄(或弟)信札，节载人上引罗舍蒙泰书，六、七、十、八九页。(同上。)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致其妹信札，言身体衰弱，悲痛消息，预备就木，节载人上引罗舍蒙泰书，四二六至四三〇页。(同上。)

一七九二年十月三十一^①致德拉图(Delatour)信札，述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之生平德行及其病歿。凡十一页，小八开本。余赖迪迪埃尔让(Didierjean)神甫之好意得抄本。

^①补注云：罗舍蒙泰神甫书(四一九和四二三元)两作“十一月三十一日”。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二日致德斯沃耶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四栏。)

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致其妹圣于尔絮勒会修女玛丽-维克托瓦尔(Marie-Victoire)信札，寄其画像(原画绢上)。(同上。)

一七九三年九月终致其妹信札，言其将死。节载人上引罗舍蒙泰书，四三〇页。

德明致路易十五世大臣伯尔坦信札三册^①，藏研究院图书馆，编D. M. 167号。其中若干信札已见刊布，然 860

多数尚未刊布。今据考狄《书目》一〇四一栏以下，按其时代先后列举于前^②。

①案研究院图书馆所藏国务大臣伯尔坦自一七四四迄一七九八年与中国耶稣会士来往亲笔信札共十二卷，另一篋，此三册仅其一部份而已。（考狄《书目》，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六栏。《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四页。）

据书籍商内普弗(Nepveu)所记，此辑信札计有：

钱德明神甫来札八十件：是为前述之三册；

费若瑟(第三四五传)神甫来札并致伯尔坦札六十八件，始一七六七迄一七七九年；

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信札四件，始一七七七迄一七七九年；

贺清泰(第四三六传)神甫信札四件，内意大利文两件，始一七七七迄一七八〇年；

甘若翰(第四三三传)神甫信札二件，一七七七及一七八五年；

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信札五件，始一七七八迄一七四八年；

金济时(第四三一传)神甫信札六件，记录一件，始一七七八迄一七八〇年；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方守义(第四二〇传)、金济时(第四三一传)三神甫同上教皇拉丁文信札一件。（年月未详）；

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信札八件，始一七六六迄一七八〇年；

刘保禄(第三九四传)神甫信札一件,一七七一年;

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信札十件,始一七七六迄一七八〇年;

高类思(第四二八传)、杨德望(第四二七传)二神甫信札八十五件,始一七六三迄一七九八年;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信札三十八件,始一七七六迄一七九二年;

伯尔坦致中国诸传教士信札一百一十二件,始一七六四迄一七八八年。(考狄《书目》第一〇四四栏,一〇四五栏。《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五至三九八页。)

- ②一七七八年七月十三日信札(见前)。此札别有较完备之文连同一七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署名作中国一传教士)并载《传教信札》,卷IV,二四二至二四八页。《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第一一四六栏所载此札,应据较全之札改正者。参看注⑳

巴黎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中文写本(三三,五二)中,藏有德明信札及钞本若干件。

一七五一年十月十六日所署关于礼仪问题誓书,原本尚存。(《研究》一九〇三年一月五日刊,四一页。上引罗舍蒙泰书,四三页。)

德明亲笔遗嘱(见前),用法汉两种文字写成钞本藏研究院图书馆,编D. M. 167。

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所绘德明像,曾经埃尔芒雕刻重载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书面;又载《天主教传教团》卷七(一八七五年)第四八五页。参看阿尔芳·阿米奥:《钱德

明神甫行状遗囑》与前此著录之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信札。

:861

三九三 康斐理 中国人

一七二八年生——一七四八年入会——一七五〇年六月末歿于海中。

康斐理① (Philippe-Stanislas Kang) 修士为路易大王学校培植华生五人之一②。一七二八年生。一七四〇年甫十二岁即离祖国。其家素奉教。其父因信教而入狱，被夺职，财产籍没。斐理知识正确，于研究法国语及拉丁语进步甚速。性情温和，往来路易大王学校者咸爱重之。其信心足以使人尊敬，而其在众人瞩目之下所得奖赏之多，亦足以使人惊叹也。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Kang 或 Cang 对音似应作康，斐理其洗名也。

②补注云：余四人一名刘保禄(第三九四传)，一名蓝方济(第四〇八传)，一陶姓(第四〇九传)，一名曹貌禄(第四一一传)。五人皆于一七四〇年随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自澳门首途。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五九、六〇页。

一七四八年入修院，后得疾，非回故乡不足以恢复健康。乃偕同国人刘保禄(第三九四传)神甫随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同赴澳门。航海六阅月，仅以祈祷研

究为务，尽其职责，一如前在修院时。然其疾增剧，一七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已绝重见故乡之望。遂牺牲其生命，并牺牲重睹祖国之决心，此其最感痛苦者也。盖据人所知，其人无所恋，苟有所恋，则在酷爱其祖国。除中国外，彼对于世上一切事物皆平淡视之。临终时接受圣事。已而请发宗教誓愿，钱德明神甫许云。最后服本会法衣，晚九时顷安然气绝。时年仅二十二岁。入修院仅二年。⁸⁶²船舶时在彭加门(Banca)附近也。

斐理遗有《记行诗》，不用何种字书，竟能作拉丁文诗二百首，经钱德明神甫收存。其诗甚佳，似不类一华人消遣之作，而类一受教育的欧洲人研究之成绩。

三九四 刘保禄 中国人

一七一七年十月八日生——一七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入会——一七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返华——一七九四年八月一日歿于北京。

刘保禄(Paul Lieou)神甫，直隶宣化人。派赴法国，留学路易大王学校^①。一七四七年入会。一七五〇年随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返国。返国后，以法国传教会所管北京一带教区传教事务委之，其区域延至塞外。

^①参看第三九三《康斐理传》注^②。钱德明神甫云：保禄为五人中年岁最长者(《传教信札》，卷III，八三九页。)

一七七二年有鲁籍教民某家远谪塞外，二十年未见有传教士。保禄决赴赤峰慰之。其地距热河约千里。道途遥远而难跋涉。保禄渡河约三千，逾山无数，有数山甚高而险峻。越数日从导者至七家儿(译音)(Tsi Kia eul)，为久未见司铎之何姓举行圣事。已而逾毛金大坝(译音)(Mao King ta pa)之山，卒至太平庄(译音)(Tai ping tchoang)与赵姓所居之安邦沟(译音)(Gang pang Keou)。乃为劝化，为三十人预备领洗，余人则等待来年。

863 保禄每年必赴赤峰，如是者数年。其后事迹未详。一七九四年八月一日歿于北京。

所遗信札有：

(一)一七七一年致伯尔坦信札，署名作刘保禄，其实出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手。(考狄之说见《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七页。)参看第三九二传注。

(二)一七七六年九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署名同，作者亦同。(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四〇页。)

三九五 郎若瑟 葡萄牙人

一七二一年五月十日生——一七四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入会——一七五一年至卒——一七五五年后歿。

郎若瑟^①(Joseph de Araujo) 神甫出生于布拉加

城。一七四一年入会肄习哲学、神学后赴中国。一七五一年偕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穆方济（第三九七传）、毕安多（第三九八传）三神甫和罗启明（第三九九传）修士同抵澳门。若瑟被派赴江南，开始传教之时，即与费德尼（第三八二传）、毕安多、卫玛诺（第四〇二传）、林若瑟（第四〇五传）四神甫同被捕。时在一七五三年十二月八日。若瑟等相偕赴南京，而为本地居民所识也。

①原缺汉姓名，从《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一一一页译名作郎若瑟。

五人项带锁链，颊被披，足被夹，并受其他诸刑。〔埃尔夫卡(Eckart)说，载缪尔《日志》卷八，二四二、二四三页。南怀仁主教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信札，见上引书卷九，一九八页。纽若翰神甫致枢机员未刊信札，参看第三二五传。〕

被捕之第一月，诸人被拷问十六次，若瑟成残废。（骆尼阁神甫第九十三信札，作于一七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载《书信集》卷二，六七、六八页，参看第四〇七传。南怀仁主教信札，前已引之）。奉教之家被举发者八百余姓，教民受难者无数人，虽有若干背教者，余皆宁受刑不屈。（钱德明神甫一七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参看第三九二传）。诸神甫居狱约二年。

骆尼阁（第四〇七传）神甫一七五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信札（第九十九札，载《书信集》卷二，八八、八九页。）云：“同僚五人去岁被捕，今尚在狱，备受刑杖，问官某手画十字，命诸神甫用足踏之。及见诸人不从，复以诸刑苦

之。”

又云：（第一〇六札，作于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载《书信集》卷二，一一五、一一六页。）“总督欲致诸神甫于死地，且已判处绞刑。”（一七五四年五月十六日），惟朝廷念在京诸神甫功绩，改处监禁十年^①。已而赦之。“总督恚，先困苦之，然后释出。”）骆尼阁神甫第一〇六札和第一〇九札，载《书信集》卷二，一一六、一二七页；参看第一〇一札，载《书信集》卷二，九五页。）

^①大致得傅作霖（第三五三传）神甫关说之力为多。

诸神甫于一七五六年二月出狱，由吏役解至澳门。四月一日至澳，命即日登舟回欧。（骆尼阁、纽若翰二神甫信札。）

诸神甫抵澳门时，骆尼阁神甫尚未首途，其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七日信札（第一〇八札，载《书信集》卷二，一二五页；参看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信札，载《书信集》卷二，一二七页。）云：“余未行前^①，曾见彼等抵澳。据言历受诸刑，且有若干人终身留有痕迹。然尚有本会会士四人，他会会士八人，相继受难也。”其后费德尼、林若瑟二神甫又被拘禁里斯本狱中。若瑟以后行迹未详^②。

^①骆尼阁神甫于一七五六年六月十六日自澳门赴湖广。

^②补注云：别有一同会同名神甫，出生于一六六〇年，而在一七五九年歿于里斯本，不可混为一人。

三九六 高慎思 葡萄牙人

865

一七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①——一七三九年六月五日入会^②——一七五一年至华——一七八八年七月十日歿于北京。

高慎思 (Joseph d'Espinha) 神甫字若瑟，出生于葡萄牙国拉梅古城。年十六岁半入本会修院。曾得文艺硕士学位，并特别研究数学二年。继钱德明 (第三九二传) 神甫后而抵澳门。于一七五一年偕德明及罗启明 (第三九九传) 修士同入京^③。嗣后仅出京两次，偕同傅作霖 (第三五三传) 神甫测绘一七五七年平定之厄鲁特部区域地图^④。语具作霖传。一七七〇年补授钦天监监副^⑤，一七八一年作霖歿，补授钦天监监正职^⑥。

①②据墓志和一七五四年名录谓生于十二月八日；六月六日入会。

③《正教奉褒》一四一页云：“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高慎思奉召进京效用。”

④《正教奉褒》一四一页：“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高慎思奉派往伊犁绘图，恩赐四品顶戴。”(《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二，五一七页作五品。)

⑤《正教奉褒》一四一页作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高慎思奉旨补授钦天监监副。”

⑥《正教奉褒》一四二页作一七八〇年：“乾隆四十五年

(一七八〇年)高慎思奉旨补授钦天监监正。”

据墓志作霖歿于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866 慎思一时意志薄弱,曾赞成澳门主教之主张,反对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兼任北京主教,而接受澳门委任,执行副主教职权。(晁俊秀神甫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未刊信札,见徐家汇钞本第六五页。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三五页。安国宁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参看第四一八传)①。已而自承其误,晚年力自修持②。(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七五至一八五页。)

①此事欲悉其详,可参看《晁俊秀传》(第四三〇传)。

②一七七三年代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为中国副区长。《正教奉褒》一四二页云:“乾隆四十年正月十四日(一七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宣武门内天主堂火,御书匾额对联亦被焚毁,高慎思、安国宁等引咎奏请议处。奉旨加恩免议,并赐银一万两着于原址建复;上又亲书匾额对联赐悬堂中,以复旧观。”(《传教信札》,卷IV二三四页。本书第三九〇《崔保禄传》注②。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史启蒙(第三八三传)神甫七十寿辰,帝赐匾额诸物,慎思时掌南堂,先约各堂神甫届期奉迎。一七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慎思曾与千叟宴,参看第三九二《钱德明传》。

后在一七八八年七月十日歿于北京。(墓志)①。

①《正教奉褒》一四三页云:“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六日(一七八八年七月十日)高慎思卒,上赐葬银二百两。”

据巴凯《耶稣会士著作书目》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四五三栏载之卡巴勒罗 (Caballero) 书卷二第三〇页,著录慎思遗著共有三种:

(一)《一七五七年平定之厄鲁特、土尔扈特两部地方志》,与傅作霖(第三五三传)神甫合撰。(参看作霖传后书录第二号及第四号。)

(二)数种天文测验。一七七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蚀测验。中有数种载入埃尔 (Hell) 神甫《天文录》,一七七六年刊附录第一七页。

(三)葡国权利辩护书,盖袒护澳门主教,反对南京主教之文也。

此外尚有:

(四)对于晁俊秀神甫《中国耶稣会废止……记》曾证 867 明其确实,参看第四三〇传后书录第四条。

(五)曾将晁俊秀神甫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上京尹伯爵 Fou^①某书由汉文转为拉丁文;法文译本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二七至三三〇页。

①钩案:本书索引疑其人姓傅,惟其人既列五等爵,似非汉人,其对音或可作福作富也。

(六)一七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致特雷斯神甫信札,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七七、一七八页。

(七)一七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致果阿大主教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九八页。)

三九七 穆方济 德意志人

一七一一年十月三日生——一七三二年十月三日入会——一七五六年至华——一七四八年二月二日发愿——歿年未详。

穆方济^①〔François Moser(Mozer)〕神甫出生于巴伐利亚之莫尔吉尔成(Maurkirchen),曾授拉丁文五年。一七五一年至中国。(一七五四年名录)其后事迹未详。骆尼阁(第四〇七传)神甫(第一〇九札,作于一七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谓有一德意志神甫于一七五六年传教湖广,夜被盗窃,尽丧其弥撒祭器,教难因之几起。(骆尼阁《书信集》卷二,一二八页)其人殆为方济欤?

①薛孔昭《名录》第三九一条误以本书第三九九传之罗启明修士汉名属此人。钩案:原缺汉姓名,穆方济是新译名。

三九八 毕安多 葡萄牙人

一七二一年五月一日生——一七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入会——一七五一年至华——一七五四年发愿——歿年未详。

岁入会。一七五一年派往江南。一七五三年与其他会士四人同被捕下狱，历受诸刑，逾二年始释出，解往澳门。不知所终。（参看本书第三九五《郎若瑟传》。）

三九九 罗启明 葡萄牙人

一七二五年五月十日生——一七四六年四月五日入会——一七五一年至华——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殁于北京。

罗启明 (Emmanuel de Mottos) 修士字曜东，出生于维泽乌城，与前四人同抵中国，偕钱德明（第三九二传）、高慎思（第三九六传）二神甫同被召赴京。诸道长拟晋之为司铎，启明辄固辞，愿为苦人执行外科医术。世人获治者为数甚众。后积劳甚，得结核病，以一七六四年殁于北京葡萄牙驻所。

四〇〇 杨达 中国人

一六七一年生^①——一七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会——为辅佐修士——一七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殁于北京^②。

杨达^③ (Thomas Yang) 修士字通明，久服务于诸 369 法国神甫所。年达八十岁时^④，将死，请发誓愿入会，许

之，旋歿。

- ①补注云：应作一六六八年，盖拉丁文与汉文墓志皆作年八十四岁也。
- ②拉丁文墓志作一七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汉文墓志作乾隆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三日）。汉文墓志“十”字疑衍，缘碑已断，殆误读六日为十六日。参看徐家汇藏拓本与包世杰撰《正福寺墓志》，五六页。
- ③参看本书第四五二传。
- ④补注云：据墓志应作八十四岁。

四〇一 张舒 葡萄牙人

一七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生——一七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入会——一七五二年至华——一七九二年十二月九日歿于北京。

张舒 (Ignace Francisco) 神甫字依纳，出生于科英布拉城。一七五二年抵中国，次年随葡萄牙最后使臣赴京师①。嗣后留居京师，管理葡萄牙会团驻所庶务，并抚慰京师与近郊教民②。一七九二年十二月九日歿。

- ①参看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传注②。
- ②据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舒居圣若瑟堂。参看第三五一传传后信札。舒译有《照永神镜》四卷。据一八七八年序是编林

德瑶(第三六九传)神甫撰,由舒转为华言^①。

①补注云:一九二五年北京遣使会重刻本,惜未将标题序文完全转录。

四〇二 卫玛诺 葡萄牙人

一七一三年七月二日生——一七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入会——一七五二年至华——一七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或一七四七年二月二日发愿——一七五五年后歿。

卫玛诺^① (Viegas Emmanuel) 神甫出生于波塔累格里。曾得文艺硕士学位,教授拉丁文六年,一七五二年抵中国,传教江南。传教伊始,即与郎若瑟(第三九五传)神甫及其他同伴三人同被拘捕下狱,于一七五四及一七五五年中备受拷讯。

①补注云:原缺汉姓名,从《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一一一页译名。

后被放逐,不能重莅中国。被召赴印度果阿,任副教区经理员。

四〇三 麦西蒙 葡萄牙人

一七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①——一七四〇

年三月十八日入会——一七五二年至华——为在俗
辅佐人——一七六五年六月六日歿于里斯本狱中。

麦西蒙^② (Simon d'Almeida) 修士, 出生于维泽乌。任
澳门圣若瑟堂副牧师数年。被庞拔使者逮捕, 一七六四年移
禁里斯本圣儒略要塞狱中^③。一七六五年六月六日歿于狱。

①卡拉云神甫书《庞拔侯爵之监狱》谓其歿于一七六五年六
月六日, “得年四十八岁。”(缪尔《日志》第七册二四八页
同。)

②钩案: 原缺汉姓名, 麦西蒙是新译名。

③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
传。上引缪尔书, 卷九, 二三六、二三七页附有圣儒略要
塞地牢二十八室图(铜板)。西蒙与费德尼(第三八二传)
神甫、许方济(第三六五传)修士及某神甫同禁第七室中。
(同上书, 二三八页。)

四〇四 毕纳爵 葡萄牙人

一七二四年七月四日生——一七四二年四月二十七
日入会——一七五三年至华——一七七六年后歿。

毕纳爵 (Ignace Pires) 神甫一七二四年七月四日出生
于科英布拉城。一七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本城入会。一七
五三年抵中国。(《手稿笔记》)一七七七年尚在江南, 然已体
弱多病矣。(安国宁神甫信札, 见上引缪尔书, 卷七, 二六六
页。)

四〇五 林若瑟 葡萄牙人 871

一七二五年二月十日生——一七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入会——一七五三年至华——一七八二年后歿于葡萄牙。

林若瑟^① (Joseph da Sylva) 神甫出生于科英布拉城。是为—一七五四及一七五五年间被拘下狱受刑五传教师之一^②。

①原缺汉姓名，从《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一一一页译名。

②参看第三九五郎若瑟传。

出狱后谪居澳门。嗣后复被庞拔拘禁十五年。一七六二年复被拘。一七六四年移禁圣儒略要塞狱中。一七七七年庞拔败后始被释出^①。其后任科英布拉城修院学生传道司铎凡数年。据上引缪尔书。卷十一，一九八页，一七八三年时其人尚存。

①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据第四〇三传注^③所引狱图，若瑟偕其嫡堂弟林安多 (Thomas da Sylva) 神甫同居第二十七室中。安多隶日本教区，于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谪居意大利。若瑟被释时居地牢第十二室。(上引卡拉云书，二五六页。上引缪尔书，卷九，二四〇页。)

四〇六 林方济 葡萄牙人

一七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三日入会——一七五三年至华——歿于欧洲，歿年无考。

林方济^① (François da Sylvax) 神甫亦出生于科英布拉城，殆为林若瑟之弟或其亲属。传教中国数年。于一七六二年在澳门被拘。一七六四年移禁里斯本狱中^②。居狱三年，于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被放逐而赴意大利。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林方济是新译名。

②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方济与穆安东(第三〇八传)神甫同禁第二十室。(上引缪尔书，卷九，二三九页。)

四〇七 骆尼阁 法兰西人

一七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生^①——一七四三年四月七日入会——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至华——一七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六九年一月八日歿于湖广^②。

骆尼阁^③ (Nicolas-Marie Roy) 神甫^①出生于朗格勒城，在本城与第戎城研究学业。为人热心救赎，并受

方济各会神甫沃舍 (Vaucher) 指导,遂在一七四三年四月七日入南锡城修院,年仅十七岁也。

①补注云: 费赖之神甫原稿作生于三月十五日, 兹从薛孔昭《名录》作十二日。考尼阁《信札集》(第一册第一页) 绪, 及一七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二五页)、一七五二年三月六日(一二六页)二信札, 并作十二日, 特据以改正。

②补注云:《信札集》(第三册第二七六至二八六页)后赞词: “一七六九年一月十日歿于中国, 年四十一岁又十个月。” 年岁歿日并误。

③钩案: 原缺汉姓名, 骆尼阁是新译名。

④本传之文几尽取材于尼阁《信札集》。

尼阁习验两年以后, 开始在兰斯城任中学教员。一七四八年在奥顿城教授修辞学。次年因身体微弱, 遣赴拉夫弗舍城研究神学。一七五〇年赴巴黎完成学业, 并预备派赴中国。习神学时同时学习西班牙语及时计制造术, 俾能制造零件, 装置钟表。一七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晋授司铎。(第四十四札, 见《信札集》第一册第一二六页)。已而与其最爱之家族别, 于一七五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偕新晋司铎返国之中国青年神甫蓝方济(第四〇八传)、陶某(第四〇九传)、曹貌禄(第四一一传)等三人在洛里昂附康德号舶东迈。(第七十一札, 作于一七五三年九月八日, 见第一册第二三八页。参看第九十札, 作于一七五四年四月三十日, 见第二册第五四、五六; 第九十三札, 作于一七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见第二册第七一页。)

尼阁在航行中,为船员执行教师职务。“礼拜日与瞻
873 礼日在船说教,圣周则每日说教二次。信仰最浅之人,亦
来接受圣事。仅有少数法国士兵,极少数水手,与不解法
语之德意志人五十,信奉回教之黑人二十,未来接受耳。”
(第九十札,作于一七五四年四月三十日,见第二册第五
三、五四页。)

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抵澳门。(第九十三札,作于
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见第二册第六三页。)尼阁留澳
两年,等待机会前赴湖广。在此时间学习华语、葡语。既
而又有葡籍或意籍传教士十一人,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六
人相继抵澳。(第九十六札,作于一七五五年一月二十三
日,见第二册第七八、七九页。)

一七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始首途赴湖广,(第一〇六
札,作于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五日,见第二册第一一二页;
第一〇九札,作于一七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见第二册第
一三〇页)。先是拟赴京佐理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
制造時計,惟会督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不许友仁荐
之于朝,而遣之传教湖广。尼阁遂登舟,历经舟子三人,皆
奉偶像教者,“无人能识余为西士:过关津时,乔装病人,
置药物于床侧;须染黑色,面手皆染黄色。”(第一〇九
札,见第一二九页。参看第一〇六札,见第一一二页。)
在途一月,于圣母升天瞻礼日之前一日抵传教所。(第一
874 〇九与一一〇札,见第一三一与一三四页。)次年致其
母信札,(第一一〇札,作于一七五七年十月十四日,见
第二册第一三四页)云:“仅接受告解五、六百次,领洗者

儿童六十，壮丁十余人。”

“吾人几尽引以为苦者，不在生活之严酷，盖必需之物皆备；亦非劳作过度。所苦者作事唯在夜间，日间始能就寝。有时数星期劳作不息，而不能作数日之休养。吾人蛰居较任何受节制的教士为严重。虽作长途旅行，终觉有闭居之苦。作长途行时辄在舟中，祭坛、告解所、桌、床等物所占之地位，等若一嘉布遣会士居室之一半。仅有一小天窗以通光亮，藉资劳作。在陆地时，所居者常为不适之小屋，只能在夜间外出。”（第一一〇札，作于一七五七年十月十四日，见第二册第一三四、一三五页。）

一七六九年巡历毕，甫登舟，忽得热疾。石若翰（第三六二传）神甫闻讯急至，为之举行终傅礼。越一日，歿于舟中，时在一月八日也。（《信札集》第十三册第二六〇页。）“歿于小舟之时，仅一贫苦教民家属侍侧。遗骸葬一教民家中。”（同上书第二八二、二八三页。）

其遗著列下：

（一）《圣方济各沙勿略颂》凡十三节。载《信札集》第二册第五四、五五页。

（二）一七五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自澳门致河弥德（第四一五传）神甫信札，言传教士在船上应持之操行，见《传教信札》卷IV，七九、八〇页。一七五四年末自澳门致布拉索（de Bressaud）神甫信札，言马松神甫之歿，见《传教信札》卷IV，七九页。一七五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自湖广致布拉索神甫信札，言某司铎之牺牲自己，见《传教信札》卷IV，八〇页。一七五九年九月十二日（亦作十七

日)自湖广致诺瓦荣 (de Noyon) 主教信札,言在各省传教劝化等事,见《传教信札》卷IV,八九至九五页。

(三)《信札集》两册,十二开本,一八四〇年巴黎出版(第三版)。

(四)据 M……图书馆一目录,一八四四年本,编一六五号,著录有“中国传教士耶稣会士骆尼阁神甫信札,写本,凡四百〇八叶。”(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七,二五九栏。)

(五)骆尼阁一七四二至一七六九年间通讯,藏慕尼黑。(写本目录第七册,编一一七八号。)

四〇八 蓝方济 中国人

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入会^①——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回国——一七九六年七月三十日歿于北京^②。

蓝方济^③ (Ignace-Xavier Law) 神甫,直隶人,幼⁸⁷⁸赴法国学习^④。一七四八年入会,习哲学一年,神学二年,于一七五三年由诺瓦荣主教授为司铎。偕骆尼阁(第四〇七传)神甫附康德号船东迈,并在船上辅助尼阁举行圣事。(骆尼阁《信札集》第二册二〇、五六、一七七页。)一七五四年抵澳门,同年^⑤派赴湖广。一七五九年被人告发,在湖广某大城中被传讯。

^①补注云:据墓志,方济歿于嘉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七九六年七月三十日), 在会二十七年, 传教四十二年。

②补注云: 费赖之神甫误作六月三十日, 薛孔昭和考狄二氏沿袭其误。

③墓志名方济各; 薛孔昭《名录》误济作齐, 考狄的《耶稣会之废止》一书沿其误。

④参看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与康斐理(第三九三传)修士传。

⑤或下年: 骆尼阁神甫一七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澳门信札云: “余从法国携回之中国神甫三人不久将入内地。”《信札集》第二册七一页。

问官视其为教民, 而不识其为传教士。判词颇有利于教民, 且禁止教外人自是以后不得复再侵扰。又谓天主教如为邪教, 朝廷决不容在京中建立教堂四所, 而对于身为天主教徒, 职任钦天监监正之人, 决不至于优加宠眷也。方济于是被释, 仅受虚惊而已。(骆尼阁神甫第一一七札, 作于一七五九年九月十二日, 见第二册一七七、一七八页; 并收入《传教信札》卷IV, 九四页。)

嗣后被召赴京, 管理法国传教会所属教区。一七九六年七月三十日歿。(墓志。劄记。)

四〇九 陶 中国人

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回国。

陶 (Tao) 神甫, 佚其名, 未详为何省人。于一七四〇年随吴君(第三三四传)神甫赴法国, 留学路易大王学校。晋司铎后, 于一七五四年随骆尼阁(第四〇七传)神甫还中国。(骆尼阁神甫第九十札, 见《信札集》第二册五五、五六页。)

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抵澳门, 数月后赴湖广。(《信札集》第二册七一页。)一七五六年八月十四日骆尼阁神甫抵其传教所时, 见其与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为伴。

尼阁信札云: “陶神甫颇得力, 现与石若翰(第三六二传)神甫来往诸山中: 缘有不少区域为西士不能独往之地也。三个月内余将巡历, 现已决定来年与陶神甫同行, 俾能使之静修一月。”(第一〇九札, 见第二册一三一、一三二页。)

其后行迹无考①。

①其人是否曾为河弥德(第四一五传)神甫之伴侣未详。

四一〇 韦斯玳 葡萄牙人

一七二五年八月八日生——一七四五年九月七日入会——一七五四年顷至华——一七七六年
后歿。

韦斯玳① (Augustin de Avellar) 神甫, 一七二五

年八月八日生于里斯本。一七四五年九月七日入修院。一七五四年顷抵中国。一七七七年尚在湖广。（安国宁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参看第四一八传后书录第二号。）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韦斯珂是新译名。

四一一 曹貌祿 中国人

880

一七二八年十月十八日生——一七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入会——一七五四年八月十五日回国——歿年未详。

曹貌祿 (Maur Ts'co) 神甫，广东人。一七四〇年偕前二人(蓝、陶二神甫)赴法国。就学于路易大王学校。一七四八年入会。研究哲学一年，神学二年后，于一七五三年晋授司铎，偕骆尼阁 (第四〇七传)神甫返中国，(《信札集》第一册二三八；第二册二〇页)越数月，入内地。(第二册七一页。)

一七五六年派往湖广穀城山中辅助石若翰 (第三六二传)神甫，既而辅助河弥德(第四一五传)神甫^①管理教务。骆尼阁神甫云：“此区具有原始教会之热诚。……教民皆集中，无教外人厮杂于其间，仅知祷告主力田。”(《传教信札》卷IV，九一页。骆尼阁神甫《信札集》第二册，一六四页，第一一七札，作于一七五九年九月十二日^②。)是为当时最盛之教区，除北京外教民之众为他区所不及，

时属法国传教会管辖。(《传教信札》卷IV, 九四页。骆尼阁神甫《信札集》第二册第一七七页, 参看夏内《圣心团体》, 散见各页。)

①弥德于一七五八年抵此, 参看第四一五传。

②吾人所见《信札集》版本第二册一六四及一七七页作陶神甫, 疑误。同一七五九年九月十二日信札, 初刊于《传教信札》一八一一年版, 第二十三辑(三三四及四四四页)作曹神甫, 以后诸版同。河弥德神甫名其人曰貌禄, 然不可与本书第三九七传之(Moser)穆方济混为一人。

河弥德神甫一七五九年八月信札云: “同僚貌禄神甫两年前抵此(山中), 衰弱已甚, 本年咯血两日, 已而渐愈, 自信可能继续工作。所以担任最难事务, 而赴距离寻常驻所数日程之区中, 盖彼食宿沿途教外人家中较无危险也。”(《传教信札》卷, IV八三页。《信札集》第二册一六四页第一一七札①。)

①薛孔昭《名录》第四〇四号著录有一中国神甫名骆玛竇, 一六九一年生, 一七三一年入会, 一七五四年回国。此著录应采自费赖之神甫初稿本, 然其后诸稿皆因调查不实, 曾将此传删削也。

四一二 法安东 葡萄牙人

一七二六年九月六日生——一七四三年七月十

日入会——一七五四年顷至华——一七六六年后
歿。

法安东^① (Antoine Falcão) 神甫一七二六年九月六日出生于葡萄牙。一七四三年七月十日入会。一七五四年顷抵中国,为庞拔牺牲之一人^②。居圣儒略狱三年,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③被逐而赴意大利。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法安东是新译名。

②参看本书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据麦西蒙(第四〇三传)传注^③所引地牢图,安东与甘玛诺(第四四七传)神甫同居第十七室中。

③补注云:卡拉云书(《庞拔侯爵之监狱》)误作十九日。

四一三 伽若瑟 葡萄牙人

一七二七年四月六日生——一七四三年十月十日入
会——一七五五年顷至华。

伽若瑟^① (Joseph Galvão) 神甫一七二七年四月六日出生于埃武腊城。一七四三年十月十日入会。一七五五年抵中国。余无考。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伽若瑟是新译名。

882

四一四 冯若望 葡萄牙人

一七五五年顷至华。

冯若望^①(Jean de Fonseca) 修士葡萄牙人, 仅知其一七五五年顷抵中国。事迹无考。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冯若望是新译名。

四一五 河弥德 法兰西人

一七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一七四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入会——一七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至华——一七八七年歿于湖北。

河弥德^①(Mathurin de Lamathe^②) 神甫字都林。隶 883 阿奎塔尼教区。一七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抵澳门。一七五八年赴湖北穀城山中, 代替石若翰(第三六一传)神甫。(《传教信札》卷 IV, 八〇、八二页)弥德信札云: 余有貌禄(第四一一传)神甫为伴, 无论世人对于此地观念若何, 我二人咸以为居此甚适。此地山险谷深, 耕地达于山顶, 实无可以赏心悦目之处。然教民之众与其热忱, 足以慰藉我辈奔走之劳而有余。同僚两年前抵此, 衰弱已甚而嗜血; 已而渐愈, 自信可能继续工作。所以担任最难事务而赴远区。……山中教务颇为发达, 脱有良好巡历

說教人，其发达必更甚也。”（同上书，第八二、八三页。骆尼阁神甫《信札集》第二册一六四、一七六页。）

①董文学 (Perboyre)真福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二日信札云：“五、六十年前有耶稣会神甫河弥德汉姓王或万者，歿于邻县……”——又据《新传教信札》卷II，一四二页译载一七八五年三月七日禁教上谕，名此神甫曰阿拉弥德 (O-la-mie-te)(译音)。

②补注云：据维维埃(Vivier)神甫说，诸名录写其名作 Mathieu。但既字都林，似应以 Mathurin 为是。

“圣体会与天神会在此所为善举未可言喻。训练儿童颇为细心，每月诸儿必来会试验。善终会对于临危者所为之善举亦不弱于前。病者病重时，会员往看护数夜，迄于病愈或病故而后已。设死者贫寒，则助其葬费。教外之人因之多所感化。”

“法国颇有人具此成见，以为吾人召来教民甚易，人数虽多，特虚有其名而已。然据吾人在此山中所得之经验，适与此说相反。入教者须先勤练二、三年，甚至有至四、五年以上而察其信心是否坚定者。”（《传教信札》卷IV，八三页。）

地方教难不时发生。一七六三年弥德本人亦被人举发，幸未成狱。（一七六四年七月信札，见《传教信札》一八一一年版卷XXIII，三四七、三四八页。）

一七六九年教难复起，教民数人被杖下狱。弥德本人几被拘捕。官率隶役，几抵其门。然官仅见山岩险峻，884以为须踰山始达教士所，畏劳遂返。弥德逃避山中，伏土

坑内亘三日夜,几为虎啖。嗣后在一七七八年五月,山中教民多被驱逐;余人或在一七七九年被逐,或在一七八〇年下狱。(《传教信札》卷 IV,一二四、一二五、二七三——二七六页^①。)

①一七八五年三月七日上谕追捕诸教士,中有弥德名,参看注①。

后似终其身于河南、湖北两省境内。一七八七年歿于湖北。董文学真福(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一日致命于武昌。)一八三八年九月十二日信札云:“耶稣会神甫河弥德歿于邻县,教民恐牵连,不敢营葬。邻村有一家以亲属名义运其遗骸秘葬之。(《信心宣传年鉴》第十三册一四九页。董文学《真福传》一八九一年版二一一页,二一二页。——参看西尔维斯特利《怎样在中国生活》,五四页。)

其遗札列下:

一七五六年一月六日自澳门致布拉索神甫信札,言教士教民所受之窘苦。(《传教信札》卷 IV,八〇至八二页。)

一七五九年八月二十日自湖北致布拉索信札,言诸兄弟教会与说教人所为之善举。(同上书,八二至八五页。)

一七六四年七月自湖北致布拉索信札,言教难。(同上书,九四至九七页。)

一七六九年七月十七日自河南致布拉索信札,言教难。(同上书,一二三至一二七页)

一七八〇年六月十二日自湖北致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信札，言穀城教区状况。（同上书，二七三至二七六页。）

四一六 许立正 中国人

一六九七年生——一七五七年入会——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歿于北京。

许立正(Ignace Hiu)修士字秉元，安徽五河县人。在京任讲说教义人凡二十三年。立正未婚。力请入会，许之，旋歿。

四一七 索德超 葡萄牙人

886

一七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生——一七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入会——一七五九年五月十三日至华——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歿于北京。

索德超^①(Joseph-Bernard d'Almeida)神甫字越常。出生于葡萄牙。在阿罗亚斯(Arrojas)地方修院修业，此修院为培植东方传教士而设，成立甫数年。一七五九年抵北京，治理历算，二十四年后，于一七八三年被任为钦天监监正^②。德超兼为医药师为人治疾^③。

^①补注云：《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八四页谓安国宁

(第四一八传)神甫姓索，而不以属德超。然墓志明称此人名索德超。后一人名安国宁今从之。参看艾启蒙(第三八三传)传注⑥

②是为汤若望(第四九传)神甫以来一百五十年间，任钦天监监正职之末一耶稣会士，盖“任监正者常为西士也”。监副二人亦常为西士。……“顾初入钦天监之西士属当时独有之葡萄牙传教会，故迄于今兹，监中天文学者皆由葡萄牙传教会供给。”末年在监治理历算之传教士不编天文记录，不为何种推步。“仅将华员之推步审核改正而已。”(钱德明神甫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信札，见《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六，三一六、三一七页。)补注云：《正教奉褒》一四二页谓其在一七八一年补授钦天监监副；又一四三页谓其在一七九三年奉旨赏给三品衔晋升钦天监监正。

③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方守义(第四二〇传)神甫临危时，德超即因医师资格而被召至。(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与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见本书第四三〇传。)

837

德超虽为其同国人所恶而放逐的耶稣会士会员，仍利用其权势于困难环境中保护澳门居民，(伦格斯特德《葡萄牙人侨居中国史略》一八二页①。)一七九二年，与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同在北京附近某地设一数学学堂，朝廷曾召堂中学生数人入监办事。(戴进贤译《国书》，参看第二九七传书录第十六号。)此学堂未能久存②。

①德超对于英国使臣马夏尔尼未表好感。〔上引伦格斯特德书。赫苏斯(Montalto de Jesus)《澳门史》二〇七至二〇八页。〕

②一七六六年居会团中。(刘松龄神甫信札,参看第三五一传。)一七七七年任经理员。(安国宁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一七八〇年仍任此职。(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信札。)

乾隆帝崩^①,嘉庆帝嗣位,两召任职钦天监之三传教士入内叩拜梓宫。德超等奏称其教禁行此礼,毅然拒不奉命。态度坚决,自信必得罪,乃作遗嘱待死,不意竟无事,入监办事如故。帝虽不甚爱西士,然曾对朝臣言其忠直可以任使,由是无人疑之。(刘方济真福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六日信札,见《董文学真福传》,一八五三年巴黎刻本,一三九、四四〇页^②。)德超自耶稣会废止以后,为留华最后之葡籍会士。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歿。歿前不久似曾在一八〇二年前后,与贺清泰(第四三六传)神甫同请加入白俄罗斯耶稣会。

①乾隆帝一七九六年正月退位,一七九九年正月崩,年八十三岁。

②钩案:刘方济(Clet)真福,法国遣使会士。一八二〇年一月一日致命于武昌。董文学真福,亦法国遣使会士。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五日致命于武昌。参看布朗德(Vanden Brandt)《中国遣使会士小传》,一九三六年北平遣使会刻本,第二十五传(第一一页)。第一〇〇传(第三十九页),河弥德(第四一五传)神甫传注^①。

其遗著列下:

(一)曾副署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九日致京尹 Fou 某书,拉丁译文,证明其无误。

(二)并曾证明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二年五月十日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之无误。参看第四三〇传后书录第四号。

888 (三)缪尔《新日志》第一册九九至一〇三页载有一七八二年信件一札;参看缪尔《日志》:第十三册一七〇至一七二页(巴凯《耶稣会士著作书目》卷二第五八二页谓在一七五页。)与缪尔所刊戴进贤(第二九七传)神甫所译《国书》第二六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一九五栏。)

四一八 安国宁 葡萄牙人

一七二九年二月二日生^①——一七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入会^②——一七五九年五月十三日至华——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歿于北京。

安国宁^③(Anoré Rodrigues)神甫字永康。出生于科英布拉城。十六岁入阿罗亚斯修院,习哲学三年,神学三年,数学二年,得文艺硕士学位。一七五九年偕索德超(第四一七传)神甫同至北京,同人钦天监办事,而自任钦天监监正职^④,同时为圣若瑟驻所道长^⑤,新信徒拉丁文教习与修士教习。耶稣会废止后,分担索德超神甫工作。后因年岁高,疲劳甚,患病久,一七九六年十二

月二日歿。（墓志^⑥，信札，札记。）

①②此据拉丁文墓志。一七五四年名录作一七二九年二月三日生，一七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入会。一七五五年名录作一七四五年四月二日入会。

③据《关于中国之记录》汉姓索。参看第四一七传注①。

④《正教奉褒》一四一页：一七五九年安国宁、索德超奉诏进京效用；第一四二页：一七七五年安国宁奉旨授钦天监监副，旋任监正。又同页：一七八〇年补授监正者为高慎思（第三九六传）。国宁一七七七年信札谓是年傅作霖（第三五三传）神甫为钦天监监正，高慎思神甫为钦天监监副。《正教奉褒》无作霖名，殆有遗漏。一七七五年南堂火灾，国宁与慎思引咎奏请议处，参看第三九六传注⑦。

⑤一七六六年国宁在驻所，（刘松龄神甫信札，参看第三五一传）一七七七年亦寓此，（国宁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

⑥补注云：包世杰《正福寺墓志》无此墓志，殆已毁于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矣。

其遗著列下：

889*

（一）曾副署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九日致京尹 Fou 书，拉丁文译文，证明其无误。

（二）缪尔《日志》卷七，二六四至二六八页曾将国宁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北京信札（原葡萄牙文）拉丁文译文刊布，内容为报告当时传教会状况。节录文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七六、一七七页。参看上引缪尔书，卷

十一,二〇八页。

(三)斯当东《实记》第二册三六页以后节载有“北京某一主要传教士”致使臣马夏尔尼信札两件,一作于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一作于同年八月六日。缪尔(戴进贤译《国书》二六页。)引有斯当东书之一德文版本,第二册六〇页国宁信札二件^①。

^①此二信札,尤以第二信札(斯当东书三七至三八页)中,有若干语,揆其语气,似非出于国宁或任何葡籍传教士,疑为一法国人手笔,殆为甘若翰(第四三三传)神甫。上引缪尔书所载亦有不确之处,如谓国宁为西班牙人,一七七五年火焚者为圣若瑟驻所教堂或东堂,而非会团教堂或南堂是已。

四一九 韩国英 法兰西人

一七二七年八月十四日生——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七日入会——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华——一七八〇年八月八日歿于北京。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神甫字伯督。出生于里摩日城。年十六岁在阿奎塔尼教区入会,教授古典学,并肄习神学后,请求传教中国。一七五八年自洛里昂登舶,(三月七日信札,与方守义神甫同作于阿尔让松号舶中)^①一七六〇年六月六日行抵北京^②。寓中国二十二年,居京逾二十载^③。其人多才,通文学,对于一

切科学皆有禀赋，兼具热心。故凡有所为莫不成就，若天文，若机械，若地理历史之研究，举凡有裨于联络保教之人之学识，悉乐为之。（《传教信札》卷 IV，二八四页。）

①参看本书第四二〇传。

②见《世界人物传记》卷八，二七四页。

③一七六六年寓法国驻所。（刘松龄神甫信札。参看第三五一传。）

世有人责其过信自己之想像力，常诱其越出本题之外（雷慕沙）。彼对于当时哲学家大肆攻击之教会，热烈防护，曾拟将中国书籍中足能易于了解《圣经》之文，悉为鸠辑。是故于一七六七年致布罗蒂埃神甫信札，请其在彼所历之簇新道途中，予以指导。（徐家汇藏钞本第三二页。）⁸⁹¹惜无余暇，祇能将中国习惯风俗与《以斯帖书》时代之习惯风俗试为比较^①。

①参看本传后书录第五二号。

国英在御园制作一庞大水力時計，附有喷水、鸟声，活动形像，历四年始成。（一七六四年十一月七日信札。）其信札云：“余在中国离宫御园之中，前为喷水匠与机匠凡五年，自皇帝建立武功以后，又成园艺师与花匠。”（一七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信札）。为博欧洲友人欣赏，曾将不少植物及其性质功用一一叙述，绘成图谱数册，列举汉名，寄回巴黎^①。

①国英为圣彼得堡研究院通讯员，曾将蕈属研究寄至此院，博得好评。参看普雷神甫书《中国礼仪之争》

史》二七〇页。

- 892 国英自抵京后，御园工作之暇，辄致力于传教事业。一七六四年曾为某王授洗，其人支系与苏努一家有别。后五年此王之二弟亦相继领洗。（《传教信札》卷 IV，一八六页。）此外领洗者尚有宫内少年阉人一人与来自哈密之某寡妇。（同上书，九七页。一七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信札。）

教难发生之时，教民数人之勇敢坚忍，使之获有若干慰藉。一七七一年有新人教者年约八十，一日受鞭四百下，鞭后跪碎瓷上，两健者立其胫上，久之，受刑者仆地不能起。其人仍忠诚信教如故。又有人被倒悬，复有若干人衣尽被剥，裸体卧冰上。别有数人几毙杖下。（同上书，卷 IV，一八五——一八六页。）

斯仅就所知者而言，此外受难者未可数计。传教士人数日渐减少，灾难日渐增加。国英一七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信札云：“中国传教大业，十八年来有如溺者之漂浮水面；余宁丧右手，而不愿将吾辈之悲苦临危之情形泄露于欧洲。”（考狄《书目》，一〇六二栏。）此种危难愈演愈进，遂促其年。

- 893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云：“本会不幸之灭，使其受第一致命打击；复见越轨行为与堕落举动，遂尽其命。一七八〇年八月八日歿，歿前神智明白。”（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五一九至五二〇页。参看晁俊秀神甫一七八〇年九月七日信札，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七四至七五页。伯尔坦与金济时神甫

信札,见上引罗舍蒙泰书,七六页。)

国英所遗撰述甚多 多载人《关于中国之记录》。兹列举于下:

(一)《中国古代论》,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一至二七二页;参看卷十,二二二页。格鲁贤云:“是为此耶稣会士最重要之撰述,最堪注意者,其意见与其同辈颇有纷歧。彼以为建国之第一帝为帝尧,而以尧以前之七帝为神话中人,此说固有中国史家数人主张,然其他史家文士几尽一致反对。此《论》及假华籍耶稣会士高类思(第四二八传)神甫之名,在法国刊行,盖为国英居华最初之尝试。(《世界人物传记》卷八,七五页。)兹将原著者计划之内容分析如下:

1. 列举文人对于古代之立说。2. 列举尚存于世之古籍。3. 介绍后来撰修太古史之史家。4. 嗣言有人拟上溯至宇宙创造时之神话时代。5. 最后审查立国与有史之初应断自何时,前四篇构成此《论》之第一部分,末篇盖为绪言,构成第二部分之全部。”(《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七页。)

格鲁贤云:“其后似曾经深思熟考,而将原意变更。盖其后此刊布诸作,毫无维护初说之文也。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虽未公然辩驳其说,然曾将其佳作《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寄回法国。”(《世界人物传记》卷八,二七五页。参看第三九二传后书录第十一号。)

(二)《大学》、《中庸》译文,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三四二至四九八页。世人责其偏重意译,不乏曲解,

是也。

(三)《野蚕说与养蚕法》，国英承认此文有一部分取材于汤执中（第三六一传）神甫之寻究，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二，一七四至一九三页（亦作五七五至五九八页）。是编与下编曾经儒略重载其所撰之《桑之种植》，一八三七年巴黎王室印刷局刻本一九一页以后。

(四)《说香椿》^①，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二，一九三至一九六页（亦作第五九八至六〇二页）。

①补注云：据国英说，椿有两种：曰香椿曰臭椿。考塔朗札诺（Taranzano）《法汉法科学辞典》，臭椿学名 *Ailantus glandulosa*，香椿学名 *Cedrela odorata*。钩案：香椿即椿，臭椿即樗。国英名香椿曰“中国之 frêne”，大误，此树即桤，一名秦皮，学名 *Fraxinus Pubinervis* 者是已，非香椿也。

(五)《说木棉草棉》，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九六至二一二页亦作六〇二至六二三页）。

(六)《说竹之种植与功用》收入同上书，卷二，二一二至二二八页（亦作六二三至六四五页）。

(七)诗之译文，题曰“司马光之园”。收入同上书，卷二，二二八至二三五页（亦作第六四五至六五二页）。

(八)《记温室》。（同上书，卷三，四二三至四三七页。）

395 (九)《说若干种中国植物》，若睡莲、玉兰、秋海棠、茉莉、菱角、牡丹、橘、栗等植物。收入同上书，卷三，四三七至四九九页。

(十)《请亲耕疏》译文。收入同上书，卷三，四九九至

五〇五页。

(十一)《说娱乐庭园》，凡二十八页，撰于一七七四年，一七七五年寄赠圣彼得堡斯特林(Stehlin)君，写本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中国书类编二八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九栏。)

(十二)《记华人之孝》，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四，一至二九九页。是编说明中国民族对于孝字之古今义解，取材于《礼记》、《孝经》及钦定某书，并及《清律》。复次列举著名之孝行，引证古今诗文，祭文。末以谚语、格言、箴言、感想，与夫道德训言殿焉。

(十三)《记中国利息》。收入同上书，卷四，二九九至三九二页。是编首先说明政制、赋税、货币及其流通，据资财而为分别之阶级，饮食、矿产、商业；次答复下列三问题：中国今日法定利率若何？政府定此高率之目的安在？官府用何法达其目的，是否能得习惯之赞同？(同上书，三三六页。)

(十四)《记痘症》。收入同上书，卷四，三九二至四二一页。曾转载于达布利(Dabry)《中国人之医药》一一八页。勒帕热(Lepage)节载人《中国医药之寻究》，一八一三年刊本。(雷慕沙《亚洲杂纂》卷一，二四九页。)

(十五)《说洗冤录》，原书宋慈撰，时在一二四七年 896前后，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四，四二一至四四一页。

(十六)《说“工夫”》，道士却病延年之法也。收入同上书，卷四，四四一至四五二页，附图五。

(十七)《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文。收入同上书，卷四，

四五二至四八四页^①。

①补注云：一九〇三年《远东法国学校校刊》七四七页有著录。

(十八)《华人若干方剂》，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四，四八四至四九三页。

(十九)《说麝香》。收入同上书，四九三至五〇〇页，附图一。

(二十)《说蘑菇蕈、灵芝、白菜》。收入同上书，五〇〇至五一一页。附图一。

此说明蘑菇、灵芝之文，原法文，寄至圣彼得堡科学院，复转为拉丁文，载入《研究院记录》卷九(一七七四年刊)。(上引格鲁贤书，卷三，二五〇页。)

次年(一七七五)九月十三日又以别一说明蕈之种类、用途和种植之文，寄至圣彼得堡科学院，尚未刊布。(同上书，卷三，二四四页。参看本传注^⑤。)

(二十一)《说诸物》，是为酒、烧酒、醋与釀法，哈密干葡萄(同上书，四六七至四八六页)，药物保心石(译音)和苦酒(译音)^①之方剂，中国染料(同上书，四九二至五〇五页。)杏，艾。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五，四六七至四八六页，四九二至五一九页，附图一。

①参看上引格鲁贤书，卷六，二四〇至二四一页。

(二十二)《志哈密国》，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五，四八六至四九二页。

(二十三)《说响石》。收入同上书，卷六，二五五至二七五页，附图二。

(二十四)《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收入《关于 897 中国之记录》卷八，一一二至一三三页。是编立说颇巧，并证明中国文字四千年来尚未能转为字母。

(二十五)关于中国文字信札，作于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日，见后信札条。

(二十六)《论中国语言文字》。收入同上书，卷八，一三三至二六七页。国英立说，言哲理多，言文法少，余意以为未免言过其实。彼在是编中拟证明四千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几无变化。附注甚多，中有数注发挥甚长，足广见闻。此非简单之说明，实为题外之发挥，常因一字发挥及于地理、人口、文学、艺术、法律、风俗、习惯。(同上书，卷八首四页。)其中杂有《诗经》若干章之译文。

(二十七)别篇《论中国语言文字》，详述其发明、起源、六书，以及其对于道德、艺术、历史、宗教、风俗习惯之适用。次言古今书籍与可能学习中国语言之方法。收入同上书，卷九，二八二至四三一页。参看克拉普罗特《关于亚洲之记录》卷三，七页。

尚有标题相同之文八十八页，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中国书类编二七号，殆出布罗蒂埃神甫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九栏。)

(二十八)《说可以输入中国之商品》，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六七至二七一页。

(二十九)《用为方剂之鹿血》。收入同上书，卷八，二七一至二七五页。

(三十)《中国陶器》收入同上书，卷八，二七五至二七

八页。

(三十一)《志工部》。收入同上书,卷八,二七八至二八三页。

(三十二)《说中国之娱乐庭园》,并言历代以来庭园
898 大小与装饰之变化。收入同上书,卷八,三〇一至三二七页。

(三十三)《志一七四三年严州府城水灾》,从汉文翻译,一七六七年由北京寄送。收入同上书,卷九,四五四至四七一页,附图十二。

(三十四)《感想、格言、谚语》,从中国书籍选录。收入同上书,卷十,一四四至一七九页。

(三十五)《说桃树》。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二八〇至二九四页。

(三十六)《说木树果子、构树、赤枣》^①(以上三名并从音译)。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二九四至二九八页。

①“赤枣年生植物,其子可染红色。”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二九六页。))

(三十七)《说朱砂、水银和灵砂》。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三〇四至三〇五页。))

(三十八)《说硼砂》。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三四三至三四七页。

(三十九)《说中国毛帚》。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三五五至三六一页。

(四十)《说中国之实用艺术》,言铁器作品及在玻璃上与石上之绘画术。收入同上书,卷十一,三六一至

三七一页。

(四十一)《说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八至四一，三七〇页。是编曾转载人达布利《中国人之医药》，一八六三年巴黎刻本，五三四页。

(四十二)《说牡丹》。收入同上书，卷十一，四七〇至四九三页。

(四十三)《说皂荚》。收入同上书，卷十一，四九三至五〇一页。

(四十四)《论古人特别是中国古人之长寿》。收入同上书，卷十三，三〇九至三七六页。

(四十五)《说蜂蜜与蜜变白色之法》。收入同上书，卷十三，三七六至三八九页。

(四十六)《说玉》。收入同上书，卷十三，三八九至三九六页。

(四十七)《说琉璃瓦》。收入同上书，卷十三，三九六至三九七页。

(四十八)《说燕》。收入同上书，卷十三，三九八至四〇二页。

(四十九)《说鹿》。收入同上书，卷十三，四〇二至四〇九页。

(五十)《说蝉》。收入同上书，卷十三，四〇九至四一七页。

(五十一)中国诗若干首之译文。收入同上书，卷十三，五一六至五三五页。

(五十二)《华人风俗习惯与以斯帖书所志风俗习惯》

之比较》。(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四,三〇九至五一七页;卷十五,一至二〇八页。是编三巨册,然刊行者仅为选录之文。国英取以斯帖书所载之风俗习惯与中国经籍所载之风俗习惯互相比较。若国王宴会,王族婚礼,出妻,宫中之阍人与妃嫔,宠爱,丧礼,斋戒,访问与延请,奖励有功,奴婢事等,皆不乏饶有兴趣之说明。卷十五,五二页对于犹太人徙居中国之时代予以发挥。

圣热内维夫图书馆藏有《中国风俗》一书,首七页,本文第二二页,中国书类编二七号,殆为布罗蒂埃神甫采摭前录(第九号、十三号)诸书而成。(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九栏)

(五十三)《记中国之犹太人》,出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信札,由索默尔沃热尔神甫录载入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刊《宗教研究》七四八页以下。国英在此文中略述从前拟抄写中国犹太人《圣经》而未能,并言可能抄写之方法。

(五十四)邦纳蒂之《哲学年鉴》第四辑卷XX载有中国人之周与七数,标题作:《韩国英神甫所言之周》。

900 (五十五)《记公仓》,一七六八年九月三十日答复国务大臣伯尔坦所询北京传教士诸问题也。所询者为:“中国对于谷类曾否立法?是否有公仓之设置?公仓建设之式若何?积谷公仓保存不朽与去陈易新之法若何?中国对于荒年如何设备?散赈时监督之法若何?”

是编未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单独刊布,讹误甚多,题曰《谷类之一般知识》一七七五年巴黎刻本。上引格

鲁贤书卷七,二五六至三四七页曾录其要略。

(五十六)国英一七八〇年曾将《中国植物图谱》附以汉名寄还法国,藏自然博物馆中。

(五十七)《志杭州府城》,写本。(《克拉普罗特藏书目》第二编,编一一五号。)

(五十八)《忧悒之爱》,一七五三年因阿基坦(Aquitaine)公爵诞生所咏之歌词也,载入阿巴斯克(Habasque)《最后一位阿基坦公爵》,一八九〇年巴黎刻本。

(五十九)加斯科尼地方之支子(支子别于长子而言),(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八栏。)

(六十)信札①:

①国英不尽署名,有时省写,有时用隐名。

一七六一年十月二十日信札,言北京雨量,诸省水灾(上引格鲁贤书,卷一,五一页。)

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日致伦敦皇家学会信札,言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关系,一七七三年用法文在布鲁塞尔刊布,并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一七七六年),二七五至三二五页;摘录载一七六九年刊《哲学学报》。此信札为国英手笔,有以属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者,误也(参看德明传后书录第二号及附注。考狄《书目》第一版,七九三栏,七九四栏。布鲁克尔《中国与远东》,见《历史问题杂志》一八八五年刊卷三,十七册,五三九页。参看考狄《中国研究史著作之残卷》一八九五年刊,六〇至六五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八栏。)

一七六四年十一月七日致德尔维尔(Derville)神甫信札,言新信徒,见《传教信札》卷 IV,九七页。

一七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致布罗蒂埃神甫信札,言朝廷,传教工作,拟采中国古书之文以卫《圣经》,见徐家汇藏钞本三〇至三四页;载《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五年),二五四至二五九页;摘录载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九四至九五页。

一七六九年十一月五日致布罗蒂埃信札,言对于《圣经》之寻究,各种寻究,拟续写马若瑟(第二三五传)神甫之研究,见徐家汇藏钞本三四至三九页;载《远东杂志》卷三,二六〇至二六六页。

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致图尔信札,言中国花园与所种之花木,菲律宾传教士卡默(Kamel)最初发现汉名苦果或吕宋果之植物,摘录载上引格鲁贤书卷六,三二五页。

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信札,言地理工作,中国之犹太人,见《宗教研究》卷十二(一八七七年),七四八至七五八页。参看傅作霖(第三五三传)神甫传注⑤。

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图尔信札,言花园(凡三页),种痘(凡八页),写本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中国书类,编二八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九栏。参看前录第十一与十四号。)

一七七一年致伯尔坦信札,此札借用刘保禄(第三九四传)名。(考狄之说见《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七页。)

一七七一年十一月三日致某神甫信札,言中国教务状况,见《传教信札》卷 IV,一八三至一八六页。

一七七二年四月信札,言坎尼(de Guingnes)刊布宋君菜

(第三一四传)神甫《书经》译文事，摘录载迪尔邦《中国志》卷一，九二至九三页，上引格鲁贤书卷 IV，三五八至三五九页。

一七七二年八月信札，也言《书经》，摘录载上引迪尔邦书，九三至九六页，与上引格鲁贤书，卷四，三五九至三六〇页。

一七七三年^①六月十一日信札，言北京圣心瞻礼，见《传教信札》卷 IV，一八六至一八九页。

①补注云：此札未著何年，但在《传教信札》中列于一七七〇年后，一七八〇年前；其内容有：“吾人在圣心瞻礼之前日。”考教会历，六月十一日后此瞻礼节与此日较近者为一七七三年六月十八日或一七七六年六月十四日。又据国英信札：“吾人现在教难胁迫之下，有人欲将教士株连在内，然朝廷不许。”顾一七七二年有教难发生，故假定此札作于一七七三年。

一七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圣彼得堡斯特林信札，⁹⁰²官蘑菇蕈，凡六页，写本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中国书类，编二八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一六九栏)参看前录第二十号。

一七七六年九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亦假用刘保禄(第三九四传)名(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四〇页。)

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七日信札，见《远东杂志》，卷三(一八八五年)，六四三至六四九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致伯尔坦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七〇页。)

一七七九年十月致伯尔坦信札。(同上书。)

一七七九年致维尔纳夫信札。(同上书,七五页。)

一七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信札,手迹,凡八页,摘录载考狄《书目》,一〇六二栏。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致果阿大主教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九八页。)

一七八〇年五月(月份待考,答书则题五月二十三日),致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信札。(同上书,七一页。)

一七八〇年六月十七日致汪达洪信札,见上引书,七二至七三页。

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致果阿大主教信札(团体信札),言安德义神甫,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〇〇、四六七至四七九页。

一七八〇年八月三日致伯尔坦信札,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七四页。

一七七六至一七八六年间致伯尔坦信札,手迹十件,与用红黑铅笔自绘之本人图像,藏研究院图书馆,中有数件业已按时代先后著录于前。

达尼埃洛(Daniélo)所撰之《世界史》(四卷,一八四一年巴黎出版),卷四曾将国英与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之著述采录甚多。此外兼采有马若瑟(第二三五传)、卫匡国(第九〇传)、柏应理(第一一四传)、冯秉正(第二六九传)、刘应(第一七四传)、宋君荣(第三一四传)诸神甫之著述。

四二〇 方守义 法兰西人

903

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或三十日生——一七四二年十月十二或十三日入会——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华——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歿于北京。

方守义 (J.-F.-Marie-Dieudonné D'ollières) 神甫字雅各。出生于巴尔公爵领地之隆居荣 (Longuyon) 城，原苏格兰^①贵族裔也。在卢森堡学校修业后，于一七四二年入南锡修院。入会之始，即感体痛，历时久而甚剧，然彼坚忍处之。及被派往远方之时，已近生死之界，人言其居舟不过四日必定水葬。彼不因此言而有所畏怯。〔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勒克西埃地方牧师奥利埃尔 (d'Ollieres) 信札，徐家汇钞本一〇〇页^②。〕

①补注云：无宁谓为爱尔兰人。刘松龄神甫（第三五一传）书谓其出“希伯尔努斯族”。惟除引证同一来源者外，别无参证之著录。

②补注云：此信札已有一部分载入《传教信札》卷IV，二八二至二八五页。微有异文。本传所据者徐家汇藏钞本。

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在洛里昂港偕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与中国青年一人^①同登阿尔让松号舶东迈，904沿途从事于灵魂之救赎，兼学习华语，五、六月后遂能执

行圣职。(同上钞本,一〇一页。)

①其人归国后两年歿,见《传教信札》卷IV,二七六页。

舶行颇经艰苦,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抵澳门。“即以吾到达信息通知居京神甫。法国传教会两年以来已丧四人,第四人之歿,适在吾人行抵澳门之时^①。京中来信谓应命吾二人皆赴北京。余自量非供奉朝廷之材,然应服从,不敢将私意陈述。一七六〇年三月中首途赴京,循水遵陆,在途约三月于六月六日入京。时居京者仅有司铎三人,修士二人^②”。(《传教信札》,卷IV,二八〇页。)

①汤执中(第三六一传)神甫歿于一七五七年六月十二日,安泰(第三〇六传)修士歿于一七五八年九月二日,纪文(第三六三传)修士歿于一七五八年九月三日;宋君荣(第三一四传)神甫歿于一七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赵类思(第三四六传)神甫歿于一七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②孙璋(第三二四传)神甫、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杨自新(第三五七传)修士。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谓守义寓法国驻所。

“既见本传教会仅余职员三人,余深幸前在拉弗累舍城,与在旅行中及居澳门时,早已学习华语。至是再从事练习,逾三月,赖一善于语言者之助,遂能教练悔罪领圣体诸事。两年以后,语言流畅,说教时,来听者不仅教民,且有讲说教义人来习说法。”(同上书。)

守义学习语言既易,于抵京后第二年,并兼习满语,而为中、俄交际中之译员。俄人来文用拉丁文,守义译为满语,复

将中国答文译为拉丁语。每次翻译大致须三、四日。每年有时翻译五、六次。守义于研究汉、满语文之外，兼习天文。举凡有利于传教之事，必习为之，皆有成就。（同上 905 书，卷 IV，二八二至二八三页。）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云：“彼有余暇则将吾人宗教书籍译为满文。今有汉文教义纲要一部，乃出彼手，文义并佳，获益无穷。”（同上书，二八三页。）已而会中命其担任圣体会事，是无异命其主持圣职一切事务。（同上书，二八〇、二八一、二八三页。）

教难时代，守义知鼓励懦弱。一七六九年信札有云：“教难时代，有若干人百折不挠。教外人与其谓对于背教人满意，无宁谓对于此少数人不屈吃惊。背教者亦非公然背教，特有人利诱威胁耳。此辈出狱或出公门以后，辄来堂请求悔罪。”（同上书，一五九至一六〇页。）

虽有如是忠诚不屈举动，教民人数逐渐减少。盖因世俗目标入会而信心不固之人，对于教难之侵袭，颇难抵抗。而富贵之人不舍其财产官爵，尤为软弱。京内外固尚存有若干，惟其数亦大减也。（同上书。）

守义设法传教于距京四、五百里之地。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云：“余足迹且至长城以外，恐为人识，曾取道于绝壁悬崖。每年所聆告解至有三千余次；其数等若 906 北京与近郊吾人法国传教会每年所接受者三分之一。华人对于本国司铎颇少信任。”（同上书，二八一页。）

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信札云：“吾人传教会进行尚佳，现状亦甚安定。教民人数逐

日增加^①。方守义、韩国英(第四一九传)二神甫颇负圣名,然实不虚也。前一人使圣心崇拜大为发达。距京两日程山居之全部人民几尽受其劝化。”〔克雷蒂诺-约里(Cretineau-Joly)《克莱芒十九世》,四〇三页。缪尔《日志》,卷VII,二六三页。〕

①此与前所言者并无矛盾,盖廷璋仅言新入教之教民也。

由是教务开始振作。然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云:“欧洲信息传至,致使吾人畏惧教务行将摧毁。葡萄牙不复遣派新人;法兰西遣派固众,然培植已不同从前。吾人急须天主哀怜,遣派优于吾人之后任人。就现状言,传907 教事业实难持久。……余欲多所陈述,然余不愿尽以忧急之情绪形诸笔端也。”(《传教信札》,卷IV,二八一、二八二页。)

真正热诚之报酬乃为十字架,守义自亦不免。某日有一穷苦教民来言其妇将死,请往接受告解。守义即率其仆往。还时满面被血,衣服尽破。“缘人所欲者为钱财而非圣事。守义无钱以应,夫妇二人争以手爪挝其面,仆与车夫力救得脱。此难守义从未向人言之。”(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十一月七日信札。)

其笃爱之耶稣会既见废止,使之受一种不愈之创。虽强自忍耐,然其心已伤矣。其所爱之传教会困难日增,职员日减,亦为彼始终忧心之事。由是难以自持,十二月二十三日突中风疾。索德超(第四一七传)神甫为医师,虽尽力诊治,然已无救;尚及时为之举行终傅礼。延至翌

日，歿于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怀中，时为一七八〇年耶稣诞生瞻礼节之前一日也。(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参看同一神甫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信札。)

其遗著列下：

908

(一)《圣事要理》，凡四篇：1.《领洗问答》；2.《告解问答》；3.《圣体问答》；4.《坚振问答》。第一篇原出罗如望(第十八传)神甫手，余三篇由守义续成之^①。

^①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云：是编获益无穷。余曾印刷五万册，传布几遍全国。

初刻于北京，后常有重刻本，微有改订，或用官话，或用上海方言刊行，自一八六七至一九二七年间土山湾时有翻印（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一五号以下，四五一号以下。）；湖广等处亦有刻本。

又有罗马字化及西文(是否法文未详)译本，一八六九年上海印十二开本；别有罗马字化及拉丁文译本，出比西神甫手，一八八二年土山湾石印本。上海方言本有拉布安(Rabouin)神甫罗马字化及法文译本，一八八三年土山湾刻本，一九〇九年第二版(一九一七年书目二一八号)。一八六五年有朝鲜语译本。

上海新教徒曾用一格式，有用同一问题，刊行有教义纲要一部，以供新教徒之用；其标题作《进教要理问答》。

(二)守义曾将宗教书籍数种译为满文^①，今皆未见。 909

^①“彼有余暇则将吾人宗教书籍译为满文。”见前引晁

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信札。

(三)信札:一七六九年十月八日自北京致某女士信札,言教难,教民热诚,佛,老子,见《传教信札》卷IV,一五九至一六三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自北京致马若瑟(Joseph de Ste-Marie)神甫信札,言安德义神甫,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五二一至五二二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自北京致果阿大主教信札,内容同前。(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九八页。)

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致果阿大主教信札,(团体信札)内容同前,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〇〇,四六七至四六九页。

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自北京致其兄信札,言航海情形,工作,教务惨状,摘录入《传教信札》卷IV,二七五至二八二页;未刊残文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散见于一五一至一九三页,一八一页。

一七八〇年十一月信札,摘载入自一七八二年刊《文史日志》。

巴黎邮政街耶稣会士图书馆集有守义致其父母信札甚多,作于赴华前后。(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二〇栏。)

四二一 刘道路 中国人

一七二六年生——疑在一七五九年入会——一七九

六年歿于北京。

刘道路 (Théodore Lieou) 神甫出生于一七二六年，疑即一七五九年偕同韩国英 (第四一九传)、方守义 (第四二〇传) 二神甫同返中国之华籍神甫^①后在一七九六年歿于北京。

- ^①补注云：此种推测似不可能。一七五八至一七五九年偕韩国英、方守义二神甫返国之中国青年歿于两年之后，则歿于一七六一年矣。(《传教信札》。卷 IV，二七六页。参看前文。) 费赖之神甫于此刘道路神甫传之出处，毫无引证，亦无墓志可考。惟堪注意者，一七二六至一七九六年间之生卒年，与刘多默 (第三八七传) 神甫之生卒年相符。

四二二 刘保祿 中国人

910

一七四二年八月七日生^①——一七六三年九月三十日入会^②——一七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歿于北京。

刘保祿 (Paul Lieou)^③神甫一七四二年八月七日出生于湖广。一七六三年九月三十日入会。一七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歿于北京^④。(墓志)

- ^①拉丁文墓志作一七四二年八月七日；汉文墓志作一七四一年八月七日。

- ^②拉丁文墓志作一七六三年九月三十日；汉文墓志作

一七六三年二月三十日。

- ③补注云：此刘保禄，属葡国传教会，墓在栅栏，为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毁而未尽诸墓之一。（包世杰：《栅栏墓志》，二一九页。）别有一刘保禄（第三九四传）属法国传教会，墓在正福寺，毁于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后在一九〇七或一九一七年时修复。（包世杰：《正福寺墓志》，三一页。）
- ④补注云：署名于一七八〇年四月二日拥护安德义神甫之共同宣言者，殆为此人，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四九五至四九八页。

四二三 姚若翰 中国人

一七二二年生——一七六三年入会——一七九六年歿于苏州。

姚若翰（Jean-Baptiste Yao）神甫^①徽州歙县人。幼时数赴江西饶州贸易。品行端正，操守纯良。一七六一年得识一传教士^②，受其劝化入教，并拟入会修道。若翰未婚，以家财赠其姊妹二人，于一七六三年赴京入修院。越两年派赴河南，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为之剃顶，授以小四品。既而研究神学毕，于一七六六年晋司铎。

- ①旧称其为老姚，以别于新姚，新姚者，一八二三年传教江苏金家巷之在俗司铎也。

②补注云：汉文传记云：“遯自乾隆二十六年秋有邓老师者，荐举修道。”所谓老师，似非指传教士，吾人且不识有邓神甫也。

后又赴京，已而复莅江苏。犯冒险阻，遍历全省，日夜工作，每日聆告解十六次。为人好施与，贫者爱之如父。一七八一年大饥馑，赴崇明赈灾，散施甚巨，并开辟新教区四所。年六十，身衰老，犹勤劳不息。一七八七年南怀仁主教临危时，若翰曾为之举行终傅圣事。（事具第三五二传。）

据崇明、海门两地教民留传之说，一七九〇年与一七九二年，若翰传教崇明后，曾渡水至北岸之海门，开教于其地。又云一八〇二年，若翰重莅海门，在海门知县驻在之茅家镇建设一新教区。又据吾人所引之汉文传记，若翰预知将死，曾还大江南岸。既至苏州，病危，有中国神甫一人适自北京来，为之举行终傅圣事。其歿年在一七九六年，享年七十有四，在教三十三年。葬白鹤山本教墓地，其墓尚存①。

①补注云：墓碑仅有六字：姚公若翰之墓。

四二四 巴良 法兰西人

912

一七三八年四月八日生——一七五七年四月六日入会——一七六六年至华——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七七八年后歿。

巴良①(Léonbron)神甫，法兰西人，隶图卢兹教区。一七二六年偕腊伯都(第四二五传)、汪达洪(第四二六传)二神甫同抵中国，似曾居北京若干时。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在湖广向石若翰(第三六二传)神甫发四愿。一七七九年其人尚在湖广。

①钧案：原缺汉姓名，巴良是新译名。

四二五 腊伯都 法兰西人

一七二三年九月十五日生——一七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入会——一七六六年至华——一七八四年十二月歿于湖广。

腊伯都① (Pierre L'admiral) 神甫，隶香槟教区。一七六六年偕巴良(第四二四传)、汪达洪(第四二六传)二神甫同抵中国。(《传教信札》，卷IV，一二九页。)欲急入内地，不意为一教民所卖，其人得一百六十元，赴官举发伯都行至广州城外五里，关吏发觉，披其颊，而拘系之，强其纳二万镑始得赎出。(同上书，一一七页。)其后伯都终得达湖广执行教务。一七八四年教难时，歿于所藏之教民家中②。(同上书，三二二页。)迪弗雷斯(Dufresse) 主教传谓其在一七八五年歿于京狱，误也。(参看《信心传布年鉴》卷一，四号四九页。)

①钧案：原缺汉姓名，腊伯都是新译名。

②“腊伯都神甫歿于官吏搜捕之五日前”。见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信札。

四二六 汪达洪 法兰西人 913

一七三三年九月十四日生——一七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入会——一七六六年至华——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歿于北京。

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神甫字玛头。一七六六年抵广州，是年十月十八日与巴新(第四三四传)修士同被召，而赴京师^①。(《传教信札》，卷IV，一五〇、一五一页。)其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信札云：“年尽 914后抵北京，余应召在皇帝左右为時計制造师，无宁谓为机械师，盖帝所欲者非時計，而为奇异机械也。余抵京以前未久，杨自新(第三五七传)修士去世。彼在生前曾制造一狮一虎，而使之自行三、四十步。余今奉命制造二机械人持花盆自行。迄今工作已有八月，然尚须一年方能竣事。由是获有数次机会可以近瞻帝颜。”(《传教信札》，卷IV，一五三页。)

①补注云：费赖之神甫原稿称其赴京时在一七六八年十月，吾人今据出处研究以后，特为改正如上文。

达洪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信札谓在一七六六年抵广州。(《传教信札》，卷IV，一五〇页。)

拉丁文墓志谓寓居中国二十年；汉文墓志谓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

达洪前札云：“抵广州后，吾人几立时决定行期，定于阴历十五日出发，是日当阳历一七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传教信札》，卷 IV，一五一页。）

案一七六八年十月十八日非阴历十五，乃九月初八。至若可对阴历十五日之阳历十月十八日，不在一七六八年，而在一七六六年。

同一信札又云：“年尽后抵北京，余应召在皇帝左右为時計制造师……迄今工作已有八月……”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于一七六七年八月十三日抵广州，未言居留广州诸神甫中有达洪。（《传教信札》，卷 IV，一一六页。）

穆尔所译上引之文，于括号中附加年份，较为近似：“年尽后抵北京（一七六七年），余应召在皇帝左右为時計制造师……”（《日志》卷四，二二五页。）

由是观之，《传教信札》谓在一七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抵广州，误也。一七六七年初抵北京，碑志之文始得其解。

包世杰：《正福寺墓志》七三页误三十二年为三十一年。

（参看徐家汇所藏拓本。）

晁俊秀神甫补充云：“两机既成，帝颇嘉悦，奖励之词，异乎寻常。”达洪初次成绩如此，遂拟一计划，欲以此取得全国传教自由。所计划者，乃为北京防御之事，曾开具条呈递，并自任制造模型。帝见条陈，拟命其说明，或有实行之意。然有关系之大臣出而阻挠。又一方面诸传教士恐欧洲责彼等以战术授之教外人，其事遂寝^①。（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九年十月三十日未刊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二〇至二三页。）

①先是有英国人制造一种机器，书写汉文，颂扬帝德，一七八五年达洪为之改作，使之适用于满、蒙文字。罗广祥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九页。

达洪续云：“余必须逐日赴园，不能在城内与同僚为伴，帝常驻园，所以必须常在海甸。国中亲贵常以時計求西人修理，時計甚多，修理者仅余与宣教部神甫一人。由是事务甚繁。且无暇学习中国文字。”①（《传教信札》，卷IV，一五三页。）

①达洪在最初诸信札中言及窃剪发辮一事，此事在后来教难中颇具一种作用。（例如一八七六年之南京案件；参看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卷二，二〇九页。）兹录其语如下，足见太阳之下无新事：“近有数人发辮被人窃剪。据称剪后昏迷，有致死亡者。虽然严查，并出赏格，罪人始终未得。”（《传教信札》，卷IV，一二六页。）

“此种方法可以认识要人，而有利于传教事业。余因 915
得识皇弟某，其人于帝巡幸京外时，摄理国政。余曾赴王府三次，王亦曾来晤余与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修士于我辈所居小室。余尚识首相某伯爵，是为独蒙帝眷之人。其人居相位已二十年……月前曾赴相邸，与之接谈甚久。余告以来华之目的首在传教，次在为朝廷尽微力。此外更反复声言我辈来华别无其他目的。”（同上书，卷IV，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吾人在园中工作甚安适……有时且对教外之官吏

作圣事或其他祈祷。……帝与朝中大臣皆以为我辈宗教非邪教。至其反对公然传布者，盖纯因政治理由。……彼等大致知悉西洋人侵略印度：恐中国亦有相类之事发生也。脱能将此点说明，使之安心，敢信不久必得传教之种种许可。”（同上书，卷IV，一五四页。）

“吾人在此与俄罗斯人相处甚佳，但外貌伪若疏远，恐启朝廷疑忌也。俄人在北京建一教堂，派一院主与修道士三、四人主持，并有青年五、六人学习汉、满语言。每十年一更替。”（同上书，卷IV，三〇七页。）

耶稣会取消后，达洪一时忘其本源，曾为一派首领①

916 反对正当道长晁俊秀神甫，而使此神甫与其他忠正神甫大感苦恼。（参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十五页以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一五页以下，一六〇页以下。本书第四三〇传。）然其后自承其误，改悔其一切过失。晁俊秀神甫云：“自有一合法主教以来，吾人相处如前，仍如兄弟朋友。已往之事俨若从未发生者然。”（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未刊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二九页。）

①此派除达洪外，尚有甘若翰（第四三三传）、贺清泰（第四三六传）二神甫，后皆改悔。（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三三至一三八页。参看方守义神甫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

达洪因为亲贵尽力，在朝稍有势力，辄利用之维护宗教。曾为宣教部经理员关说，得驻广州。被禁广州之方济各会神甫二人，彼曾为之请求开释。澳门不许费若瑟（第三四五传）神甫居留，彼曾强令澳门接待①，又曾与傅

作霖(第三五三传)神甫救外方传教会士刘德胜 (Gleyo) 出狱。此外各省教难因而平息者亦有数起。

- ①参看本书傅作霖传。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州信札载有若干详情, 见徐家汇藏钞本第七页。

达洪之仁慈在一七八四年教难中表现尤为显著。四 917
川副主教马丹(de St-Martin)云:“吾人已被判决永远监禁, 北京诸堂传教士曾以多金使吾人获有丰贍救济; 得谓除天主外, 吾人之得生存者皆受赐彼等之教难发生之始, 达洪即与其他神甫二人同上书, 请将诸传教士开释, 朝廷不报; 请之愈力, 帝怒, 禁止以后再言此事。诸神甫乃以多金命亲信教民致送衣服饮食及其他一切可能慰藉之物入狱。“吾人所得已多, 请勿再为此过度之施与。”同上书, 卷 IV, 三五一至三五二页。)

“彼等以此为未足, 尚欲设法为觅一较安适之牢狱。彼等已呈准为公开之救济, 惟不许信札往还。诸神甫中以汪达洪神甫仁慈尤厚, 不惜牺牲自己, 援救吾人。余在狱中得晁俊秀神甫数书, 知其尽力辅助汪达洪神甫, 此吾人应同声感谢者也。”(同上书, 卷 IV, 三五二页。《新传教信札》, 卷 II, 二二八至二三一页。)

“一七八五年十一月十日吾人被释出狱。皇帝降旨命将一切西士释放, 此吾人希望所不及者也。诸传教士多待吾人于狱门。……吾人先赴主要教堂答谢主恩, 时北京主教汤士选已先莅堂。谢恩后分配吾人于各堂中。吾人所选者自然为法国教堂, 俾得良好模范从而感化。” 918

（《传教信札》，卷 IV，三五三、三六三页。参看《圣教会刊》一八七七年刊，五五〇页。）

达洪尚存于世两年。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十一月九日未刊信札云：“汪达洪神甫现已弃世。是为一良好职员，此传教会之一莫大损失也。彼在此处为艺师，其材艺得使之出入北京巨室。皇帝任之已二十年，待之甚厚，赖此得使十二传教士被释出狱。因传道赴西郊诸山中，得疾，帝遣医赴山诊治久之，唯所患者为不治之疾，遂于圣灵降临瞻日（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歿。”①

①迪弗雷斯一七八八年二月十日澳门信札云：“去岁。一七八七年，北京教会丧失汪达洪神甫，前法国耶稣会士，而最热心之传教士也。患肺经闭塞与肝炎，于圣灵降临瞻礼日歿。”（《新传教信札》，卷 II，四二一页。）

其遗著列下：

（一）一七八〇年书状，言财产清算。（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三七页。）

（二）一七八一年上宣教部记录，藏宣教部档库。（同上书，三三五页。）

（三）与晁俊秀神甫及余存之耶稣会士同上请释禁锢京狱诸传教士书。（《传教信札》，卷 IV，三五二页。上引罗舍蒙泰书，五五六页。）

（四）同署名于汤士选主教一七八五年五月八日教令，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二五页。

（五）伟烈亚力君曾在北京书肆购得达洪手稿一册。是一拉丁语汉语合璧文法，其标题作：《导学要旨》，拉丁语，乾隆四

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七七九年二月一日); 第一页首题: 西儒汪达洪著授, 澹明球琳敬受。编后有拉丁语译 919
 «中庸», 标题同前。惟题年作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七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此稿现属考狄君。(《书目», 一四〇二栏; «残卷», 一八九五年刊, 七〇至七三页; «通报» 一九一七年刊, 五五三、五五四页。)

(六)信札:

一七六二年四月致其兄信札, 凡十页, 载普拉特辑本卷五。(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卷九, 九〇〇栏。)

一七六九年致布拉索神甫信札, 言教难, 官吏仇视, 传教职员, 见《传教信札», 卷 IV, 一二六至一三〇页。

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致布拉索信札, 言航海, 交趾教难, 赴京, 皇帝, 供奉内廷之耶稣会士, 大贵之尊敬天主教。同上书, 一五〇至一五四页; 德文节译文见缪尔《日志», 卷四, 二二五、二二六页。

一七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信札, 言局部叛变, 南堂被火与重建, 塞外教难。同上书, 二三四、二三五页。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 言财产清算。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 四六至四九页。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致伯尔坦信札, 言同一问题, 同上书, 四九、五〇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四日致宣教部主任信札, 节录文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 二八〇、二八一页。

一七八一年八月三十日致巴黎大主教博蒙 (de Beaumont) 信札, 言财产管理。节录文见上引书, 三三四页。

一七八一年九月六日致宣教部主任信札。节录文见上引书，三三八页。

一七八二年九月三十日致宣教部主任信札。节录文见上引书，三三八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罗广祥信札（团体信札）。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一六、一一七页。《通讯人》（《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五、二三六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信札，言高丽某贵人因阅宗教书籍而入教，朝廷消息，外省教难。见《传教信札》，卷IV，三〇六至三〇九页。《新传教信札》，卷II，二〇至二八页。《传教史杂志》一九三一年刊，四三一、四三二页。

一七八五年十一月二日致宣教部信札，言北京教难，传教士之派遣。见上引书，五五五至五五八页。

一七七七至一七七九年间信札四件^①。载伯尔坦所遗之一写本册中。（考狄《书目》，一〇四四栏。）

①补注云：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五六五页作信札五件，疑误。

四二七 杨德望 中国人

一七三三年二月八日生——一七五九年三月十日入会——一七六六年回国——疑在一七九八年殁于江西。

杨德望 (Etienne Yang) 神甫，北京人，与高类思 (第四二八传) 神甫同在京受业于蒋友仁 (第三七七传) 神甫。嗣后成为热心传教士，皆得友仁之赐。 (《传教信札》，卷 IV，二三〇页。) 一七五一年派往法国^①。在拉弗累舍学校学习法文、拉丁文及古典。一七五九年三月十日入耶稣会，在路易大王学校习神学。法国耶稣会士被遣逐后，德望等从遣使会士完成其学业。法国耶稣会废止后国务大臣伯尔坦自任此二学子之保护人 (一七六二年)。 (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〇三页。)

^①补注云：二人在一七五一年七月七日自北京法国驻所出发。蒋友仁神甫一七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信札见考狄《通讯人》 (载《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二九五页。) 参看蒋友仁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信札，见《传教信札》卷 IV，一二三页；纽若翰 (第三二五传) 神甫一七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信札，见上引罗舍蒙泰书，六五页。

一七六四年初毕业，“时人以为使此外国人再居法国一年，俾得肄习较易领悟而关系最切之艺术，似有利于国家。此种建议已蒙采纳，此二华人遂从科学院研究员布里松 (Brisson) 和卡德 (Cadet) 二人学习理化、博物等学，授者颇惊其进步太速。已而习铜版雕刻，历访里昂城之金织、银织、丝织工厂，与圣艾蒂安城之火器制造厂，最后携王室赠品，中有手提印刷机一架，与国务大臣伯尔坦之训令 (后此鸿博的北京《记录》盖因此训令而为纂辑)，于一七六五年十二月^①在洛里昂港登舒瓦瑟尔

号 (Choiseul) 船, 一七六五年抵中国。 (《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序文, 一至五页。)

①补注云: “此一七六六年一月末, 华籍司铎高类思、杨德望二人行抵北京法国驻所。二人从余学习圣教纲要四年以后, 在一七五一年七月七日首途赴欧。” 蒋友仁神甫一七六六年十月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 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年刊, 二九五页; 参看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信札, 见《通报》三一九页。

“彼等抵京后, 立赴吾人驻所, 吾人适在为留华三十年制造時計与各种机械之法国耶稣会士举行葬礼。” (蒋友仁神甫一七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信札, 见《通报》二九八页)。此信札所言者应为杨自新 (第三五七传) 修士, 其人在一七三八年至华, 一七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歿于北京。

此一七六六年一月抵京时期, 与《关于中国之记录》序文一七六五年十二月自法首途之说不符。此《记录》序文记作一七七六年, 作者得误记其年。首途应在一七六五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刊《法国学生宣教同盟会刊》十一至十四页引有若干有关系之文, 盖采自国家档库四九四号二〇六页者。其文云: “高类思一名 Cognin, 杨德望一名 Laforest, 二君皆属华籍尚未剃顶 (原文如是) 之神职人员, 新自耶稣会士修院毕业, 于一七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入遣使会士所主持之圣菲尔曼修院, 经费由国王资给。” 以下关于经费之文, 见上引刊物二一五页。一七六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赴里昂。一七六四年十一月还 (巴黎)。一七六五年一月十八日自巴黎首途还中国。

考狄君在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刊《通报》上发表若干篇文章，题曰：《伯尔坦之通讯人》，其中引有此国务大臣信札多件，可见此国务大臣关心此二中国青年甚切，于其穷困时，曾接济之。法国国王给此二人每人年金一千二百镑^①。（《通报》一九一四年刊，三一—、三一三、三一七页，一七六七年信札；一九一七年刊三六〇页，一七七七年信札；《耶稣会之废止》一〇六页，一七八四年信札；《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一〇页，一七八七年信札，又五一六页，一七八九年信札。）里摩日州知事托尔戈（Turgot）亦关心此二中国青年，曾有厚赠。（《通报》一九一四年刊，三一四、三一七页。）

^①补注云：见考狄文，载《东方史地杂纂》卷二，三九页。

一七七八年，在一次特别授与中，各人领得七百镑。晁俊秀神甫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信札，见考狄《书目》，一〇五六栏。

德望居京驻所未久^①，被派传教江西^②。一七七七年⁹²²复在京。当是时也，被指定为广州法国传教会经理员^③。嗣后又派至江西。已而被一教民举发，于一七八七年五月初被捕下狱。

^①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六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所列驻所诸神甫中有其名。

^②“杨神甫寓江西吾人之一堂中，是为广州、北京与各省交通集中之所。吾人从京运送物品至广州，仆役等必送至杨神甫驻所，是亦为各省运物所抵之处。至此汇齐送至广州。仆役还京时，亦须经过杨神甫

驻所。”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北京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二九页。参看蒋友仁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信札,见上引刊物,三四一页。

补注云:伯尔坦一七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以德望与高类思神甫同在湖广,疑误。参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〇六页。

③参看一七七六年十月三十日路易十六世委状,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二二、二二三页。

省(江西)中大吏恐其事上闻于朝,别生枝节,不欲承认其为传教士,而视之为平常教民,不以此案上闻。详情吾人未悉,仅知德望被送北京,是年十月尚未抵京,恐其歿于中道。(迪弗雷斯一七八八年二月八日澳门信札,见《新传教信札》卷II,四三二、四三三页)。据伯尔坦所藏杨、高二神甫信札(考狄《书目》,一〇四五栏。)作书年代始一七六三,终一七九八年,顾高类思神甫歿于一七八〇年顷。则可推测若望歿年距此一七九八年不远①。

①补注云:关于高类思神甫之歿,可参看第四二八传注③。

其遗著列下:

(一)似曾与高类思神甫合撰《乾隆武功纪略》,参看第四二八传书录第二号。

(二)《国王与国务大臣伯尔坦恩惠略记》,一七六五年一月十七日杨、高二神甫在洛里昂港放洋前二小时记录,见考狄文,载《东方史地杂纂》,卷二,三三,三四页。

(三)信札:

一七七三年致蒋友仁神甫信札（是年四月达北京）。
（《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一页。）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八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耶稣
会之废止》，三一页。）

一七八九年致伯尔坦信札。（《通报》一九一三年刊，
二五一页。）

一七九〇年致伯尔坦信札。（同上刊，二五六页。）

高、杨二神甫一七六三至一七九八年间信札八十五
件，附有绘画、研究五编，雕刻研究三编，两开本一册，藏
研究院图书馆。（考狄《书目》，一〇四五栏。又《通报》一
九一八年刊，三九七页。）

四二八 高类思 中国人

923

一七三三年生——一七五九年三月十日入会
——一七六六年回国——疑在一七九〇年殁于
北京。

高类思（Aloys Kao）神甫，父洗名若瑟，母赵氏，
洗名塞西尔（Cecile）。（考狄文，载《东方史地杂纂》卷
二，三二页。）

偕杨德望（第四二七传）神甫同受业于蒋友仁（第三
七七传）神甫，同被派往法国求学，一七六六年同还中国。
（《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首一至五页。）隶北京法国传 924
教会①，但曾传教湖广若干时②。其事迹多未详。一七

八〇年歿，歿地似在北京^③。

①补注云：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信札，著录其在是年寓北京法国驻所。“高神甫居北京本堂中。”蒋友仁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二九页。

②补注云：蒋友仁神甫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北京致伯尔坦信札云：“高神甫在本年十月初间赴湖广……谨以奉复。”“传教士数人既歿，复有数人衰老残废，湖广传教会颇缺职员。在京欧洲传教士不能自由出京，高神甫自愿前往援助其乡人，此行或有机遇作法国可能利用之若干发现。”“彼行后本堂确受损失，惟盼其不久留京外，早日回京。”（《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三二、三三三、三四〇页。）所称“乡人”疑指本书四〇八传之蓝方济神甫。

③费赖之神甫对于歿在一七八〇年一说未言出处。设类思歿于北京，应有碑志可考；吾人未见此碑志也。

据下引二证，一七八〇年后其人尚存：1. 据方济各会萨尔托利（Sartori）神甫著《那不勒斯圣家书院修生和传教士名册》（一九二六年汉口刊本）引戴尼诺（De Nino）神甫《湖北西北史》（一〇五页），列举有耶稣会士高类思，一七八四年尚在湖北。2. 据遣使会士罗广祥君致伯尔坦信札：一七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信札（《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一页）；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通报》，二三九页。）；一七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札（《通报》，二四一页。）其人驻在湖广：“高君始终在湖广省内。余每年除寄送奉使年金外并将其所需一切物品送达。”一七八

九年十月十七日罗广祥致伯尔坦信札。(《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五二页。)“余曾遣一使者往慰高君,并供给其所需。使者今已返此。彼曾见此传教士病废犹昔。八、九月来一足已痿。目力日衰;手颤,作书几不成字。”一七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罗广祥致伯尔坦信札(《通报》,二五六页)。参看蒋友仁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信札(《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一页)与伯尔坦一七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〇六页)。由是观之,高神甫歿年最早应在一七九〇年,歿地或在湖广。

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吉涅自广州致伯尔坦信札谓“人言高君已死,未知审否,然余对于此传教士毫无所知。”(《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一九页。)似所闻不实。

其遗著列下:

(一)《中国古代论》(见《关于中国之记录》一至二七二页),原属韩国英(第四一九传)神甫手撰,世人以属类思,误也。类思实撰有对于波(Paw)所撰“关于埃及人与中国人之寻究”之《考注》,一七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二,第二次所编页数是一至一七四页。(此卷编页两次,钱德明神甫撰《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占第一次所编页数一至二八九页。)

(二)《乾隆武功纪略》,似类思与杨德望(第四二七传)神甫合撰,疑撰于一七六八年。(一七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伯尔坦信札。)是编今未见。(伯希和文,载《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四七至二五二页。)

(三)一七六五年一月十七日《略记》，参看第四二七传书录第2条。

(四)信札：

一七七二年致蒋友仁神甫信札。（《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一页。）

一七七四年九月十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三一页。）

信札八十五件，参看第四二七传书录信札条。

四二九 毕若翰 法兰西人

一七三二年五月十八日生——一七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或三十一日入会——一七六七年至华。

毕若翰^① (Jean-Claude Béguin) 神甫出生于郎城主教区之马尔西。在香槟教区入会。一七六九年初次借金济时(第四三一传)神甫同莅广州^②。等待机遇进入内地。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云：“吾辈达观的法国人曾求计于华人。孰知其年貌已达于一切关津矣。”（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钞本第四页。）若翰见广州、澳门两地未能安居，不得已赴法兰西岛^③。一七六八年二次重来，图谋仍盼无效，遂又渡海而去，等待机遇重来。（汪达洪神甫一七六九年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一二九页；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九年十月三十日信

札,见徐家汇钞本第一九页。)以后似未重来。其人不知所终。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毕若翰是新译名。

②彼二人至广州,稍先于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七年八月十三日抵黄埔时,初见者即为金济时、毕若翰二神甫。炮声初响,彼等即驾小舟来迎。”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七年九月一日广州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一一六页。

“毕若翰常居舶中,如同其他水手,人称之为骑士先生。”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州信札,见徐家汇钞本第三页。

③“毕若翰神甫还法兰西岛……。次年将来中国作第二次之叩关。将来之事,主意决之。”同上钞本第四页。

四三〇 晁俊秀 法兰西人

926

一七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一七四〇年九月十七日入会——一七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华——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歿于北京。

晁俊秀^① (François Bourgeois) 神甫字济各,一七二三年出生于罗兰州之皮里尼(Pulligny)(默尔特)。(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八,一八九二栏)十七岁入南锡修院。一七四六年为塞当学校四年级教员。一七五〇年为梅斯学校修辞学教员。研究神学。晋司铎职后,欲献身

于传教事业，劝化外国偶像教徒，惟诸道长尚难许可。然不欲其失望，未曾完全拒绝，仅命其等待将来，再行决定。暂时派往蓬塔木松大学教授哲学。俊秀取得一切学位与博士学位后，在例定期间中担任此教授职。（钱德明神甫一七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未刊信札，言俊秀病歿事。）

①“现在世人称余姓晁名俊秀。”见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信札，徐家汇藏钞本第二页。参看《传教信札》，卷IV，二一九页；伯希和的考证，见《通报》一九一六年刊，二七四页；又一九二一年刊，一九五页。

已而被任为同一大学神学教授，担任此职迄于罗兰公歿，罗兰地方耶稣会解散之时。俊秀同时为学校牧师及通学生协会监督。至是旧愿复生，上书耶稣会会长，
927 请求派往中国。力请始蒙获准，一七六七年三月在洛里昂港附博蒙号舶东迈。同年八月十三日抵中国，适当传教会境遇最苦而待援甚切之时。内讧已迫，教难遍及各省，澳门之葡萄牙人严防新来之人入境，而且有人谗在朝诸传教士于帝也。（一七六七年九月一日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一一一至一一七页。）

抵广州后，其体格高大，身長六尺，易为人识，绝难传教外省。道长费若瑟（第三四五传）神甫告以入内地甚难，不如偕先莅此间数月之金济时（第四三一传）神甫一同赴京。（同上书，一一七、一一九页。参看钱德明神甫一七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信札，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二二、一二三页。）一七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传教信札》，卷IV，一二〇页）或十五日（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

日未刊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第七页。)被官传讯后于一七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始获首途。行程艰苦，终于一七六八年七月一日行抵京师^①。(行程详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 928
日信札，见上引钞本九至一八页；《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九一至三〇一页。)

①“五月十九日晨，吾人行抵一村（江西），本会有一青年法国传教士居此。余独处一恶舟中藏伏不敢露，热甚闷极，不通语言，随时皆有被人捕献之虞。除上天外，无他慰藉也。所饮者污水，无面食，所食者野菜，味苦，或乏味。所衣者上衬衫，下大裤，头戴草帽而已。吾人以舟近传教士所居之窗下。彼在一竹编之陋廊后藏伏，似甚瘦弱。彼作书示吾人，吾人亦作书答之，不敢通言语，即张帆行，恐启外人疑也。”（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未刊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第一二页。）此传教士颇难知为何人。（不知是否本书第四二四传之巴良。）俊秀在一七七三年之一信札（《传教信札》，卷IV，一九二页）中谓江西省内，距南昌六百里之地新辟一教区，此传教师每赴其地时，领洗者常有百人，然亦未言其人姓名。

过南京时，记有云：“昔日此大城中有壮丽教堂一所，今日不特无人敢赴其处，且亦无人敢藏其中^①。（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信札，见上引钞本第一三页。）午饭时见有一人对吾人画十字架。余潜召之来，盖一气质纯善之天主教徒也。据称家住苏州附近，距南京六百里，来此贸易，其乡有教民千余人。五、六年来未能获见司铎。宜

吏恶而教民多懦，故传教士不能居其地。接谈约一小时。已而为说教理半小时。其人持若干信物去，吾人即张帆行^②。（同上钞本。）

①俊秀等曾将一八五六年长毛所毁之著名瓷塔试为量度。塔八角形，每方宽三十二尺，周围共计有二百五十六尺，对径八十五尺。塔九层，下层墙厚十二尺。每层有四窗。中有巨大黑像一尊。塔顶之竿，高逾三十尺，饰以互相连续之铁环。竿顶为一大球，饰以金。有梯可登，凡一百九十八级。塔高逾二百尺。（格鲁贤《中国概述》卷四，二九〇至三〇三页。参看《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九七页；卷九，四三三、四三四页。）

②“在扬子江、黄河之间，余（在扬州）曾见盐商为皇帝建筑之行宫。此宫与南京之塔为沿途所见最优美之建筑。此宫，质言之不少房屋之聚集，所占之面积约当南锡城之一倍。中有用人工建造之假山，宽狭不等之山谷，交互不断之溪流，水中可以行舟；有形式不同之建物，如殿、庭、廊、园、花圃、瀑布、桥梁、亭台、牌坊等等，难记其数。”（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信札，徐家汇藏钞本第一三、一四页。参看《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九八、二九九页。）此种壮丽工程，皆因官吏之遗弃与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年间长毛之乱，破坏无存。

行抵北京附近，“诸神甫皆来迎接。……未抵本堂以前余寻求堂上树立之十字架。后在车上见之，衷心大欢。抵堂门，见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遂共入堂。吾人未入教堂已有十五月矣。乃仿华式跪礼圣体。至此方许吾人在此最大

及最不信教之帝国都城中，公然崇拜天主。（同上引钞本第一四、一五页。）

京中有一教难开始，被告发者信教官吏二十二人与其他数人，其罪名则为信仰禁止之教。刘松龄（第三五一传）神甫与钦天监同僚二人，尽其所能以真情向帝表白。诸堂加倍祈祷，逐日献弥撒供品以求挽救。但教难仍不免于爆发，特其势不如所畏之大耳。马姓家与曾留住过利玛窦（第九传）神甫之包姓^①家长，在此案中以坚忍不挠见称于世。（《传教信札》，卷 IV，一三〇至一三七页。）

^①补注云：此处节录者，俊秀一七六九年十月十五日信札，惟其原文云：“包姓家长名纳爵者，在距今约近二百年前，首先入教为信徒，曾于其留住传教会创建人利玛窦神甫。”《传教信札》，卷 IV，一三一页。但利玛窦神甫同时人所留存之书文皆未著录有此姓包事迹。

俊秀本人研究语言并同时应用。“余现居之所如同查尔特勒(Chartreuse)派之修道室；居室皆分各院，每所仅容二、三人，各所一面有廊有院，一面则为小园与厕所。共有十二人，西士九人，内有四人同隶香槟教区，华士三人。资源尚充足，生活可以不感困难，并有余资以为善举。所为善举实甚多也。”

“余从学语言之师，乃一皇族。其父为亲王之子，全家皆因信教而褫夺爵位。余师当时年仅七岁，亦上刑具，带九练。其人颇有才，信教笃。”（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第一五、一六页。）

“迨其研究语言粗得门径，被任为法国传教会道长兼经理员，（《传教信札》，卷 IV，二一九页。）以此资格遂为所管教区之主要指挥人。”（钱德明神甫信札。）抵京十月后（原文如此）^①，即在圣心瞻礼时说教。（《传教信札》，卷 IV，一三八页。）“此第一次说教词使余感受之苦，惟天主知之。聚毫无连络的单字十六页于头脑中，其苦非世人所能知也。今日余较安适。来作告解者，余大致能聆悉其语。（同上书。）”“礼拜日与瞻礼日堂中人满，与法国相类。惟法国常来教堂者为女信徒；此间则为男信徒，此其不同之点。信徒多属下级社会。上级社会之人多系恋富贵，对于命令解脱富贵之宗教未敢皈依。”又云：“此处传教会之可贵者，则在无论何时不能依赖人类救助，仅有天主恩宠可恃。率直言之，无人可以依赖。被人告发时无人敢为吾人作爱护之言。则祇有天主可赖矣。”（未刊信札。）

①一七六九年此瞻礼节在六月二日。

一七七〇年俊秀传教距京二日程之贫苦山中。此教区首创于赵圣修（第三四六传）神甫。“至此山中路径之险，为人难于想像。为避免山中激流，必须攀登险峻山岩。所经山径宽常不过二尺，或二尺有半。径右为一削壁，高如南锡城之原始高塔，径左则为悬岩深谷；稍一失足，即落岩下，而在岩石之上失足甚易也。余之坐骑三次仆地，幸未触右岩，亦未坠左谷。”（《传教信札》，卷 IV，一三九页。）

一七七二年又有教难发生，俊秀见教民之坚忍不屈

与救济不幸之人，于心大慰。有一幼年贵女名玛利亚者，雍正时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著名殉教家族^①之后裔，来堂告解：此女年甫十一、二岁。俊秀语之云：汝年甚幼，此地满布危难，诚恐汝将来得罪天主。女云：请勿虑，余宁死而不愿得罪天主。俊秀曰：诚如是，余劝汝吁请圣母施以恩宠，俾汝宁死不得罪天主之愿。女立时向圣母跪拜，祈祷后语之云：神甫可安心，余盼圣母如我愿。越 931
数日女颊上小肿，似无碍也。尚来堂一次。不意女甫还家，小肿变为恶疮，不及二十日，半面溃烂而歿。诸传教师见此灵迹，拟将传教区域展至塞外。（同上书，卷 IV，一九三、一九四页。）

^①即苏努(Sourniama)家。参看巴多明(第二三三传)神甫信札；并参看苏霖(第一六一传)神甫传。

但时机日趋恶劣。耶稣会废止信息达于中国，并有人传布侮辱会士之流言。俊秀信札有云：“余恐有人厚诬吾人，特请此处宣教部传教士证明吾人之纯洁。其证明可以解释一切。是为吾人在此处获有之惟一证见人与惟一告发人。用特寄达，以资慰藉。公应确知者，公友晁俊秀并未赴世界之极端经营商业，亦未违背宗座命令，仅为散布基督圣教而来也。”（一七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未刊 932
信札，见徐家汇写本，四五页。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四八至一四九页。）

同时并用拉丁文致书于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预告以不幸之事行将发生。请于废止耶稣会之教敕到达时，务必作好意之解释。“1. 皇帝最近不许吾人还欧，吾

人未得其许可不能成行; 2. 诸堂经帝指定, 吾人不能离此他适; 3. 此处无人接替, 仅有宣教部传教师四人, 而中有一人身有疾病。如公解释教敕不表好意, 传教会恐将摧毁, 教民恐被遗弃; 此必非宗座之本意也。总之无论如何吾人必敬谨服从。”^①(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信札, 见徐家汇藏钞本, 四二至四五页。)

①补注云: 罗舍蒙泰神甫在《钱德明传》四五九至四六

○页刊载此信札作十月二十九日。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 后附五月二十五日补书云: “爱友, 尚得署名如此, 盖为最后一次。教敕已在途中, 行将到达。多为耶稣会士一、二年, 亦足慰矣。”(一七七五年五月十五日信札, 见徐家汇藏钞本。克雷蒂诺-若利《克莱芒十四世》。古柏察《基督教在中国》, 卷四, 二〇四页。)十一月七日作一小简云: “教敕尚未送达, 汝旧友耶稣会士晁俊秀。”(钞本第六一页。)十一月十五日信札云: “君为余最先之故交, 将为最后见君友名后附有此亲爱的耶稣会士之号。一小时后将脱履圣衣会士一人来使吾辈负致命之伤。呜呼! 天主! 如此重创! 如此遗恨! 亲爱之耶稣会! 亲爱之传教所! 法国耶稣会士传教会道长兼经理员耶稣会士晁俊秀书于早九时。”(钞本第六一页。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 一九二页。)

933 “教敕由一宣教部之脱履圣衣会士^①于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依法送达。本会对于宗座应表示子从父命之尊敬, 不许吾人出诉苦之声, 祇能隐忍服从。”(一七

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第六二页。)^{②③}

①是为泰雷兹 (Joseph de Ste-Thérèse) 神甫。参看钱德明神甫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五日信札。

②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九一至一九六页。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三四、三五页。

③奉命以克莱芒十四世之命令转达南京主教者，盖为枢机员卡斯特里 (Castelli) 其信札措词颇尊敬恳切。许吾人同居一处，惟不许由一会中道长管理。声明吾人财产移交宗座后，并向南京主教暗示，得由彼暂行占有，由是可以暂行管理。殆明知在中国皇帝鞏轂之下不能有所变更。吾人服务内廷，有不能不维持生活者也。”(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第六六页。)

率直言之，不幸已达极点，诚难有增加不幸之事。此一七七五年二月有一事，无异使吾人生受贯通之伤。祸不单行，殆其征欤？兹述其事实于下。

“会团有一壮丽教堂，建筑悉用西式，东方教堂美丽动人无逾此者。圣卡特琳·利西 (Ste Catherine de Ricci) 之瞻礼早八时半，有人呼：教堂火起。火烟从诸窗冲出。经理员欲救圣体，冒火而入，火烧仆地，仆役等救之出。火焰之烈，一小时中全堂化为灰烬。”(一七七五年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二七〇页。)

“余闻讯立赴其所，远瞩此时常喜见之壮丽教堂。余敢自承有生以来心疼之甚无逾是时。仅见黑烟笼罩，虽

在教外群众前，不禁泪下。痛甚不能自持，急赴一传教士室中，盖已不能慰人，而须有人慰己也。”（同上书，卷IV，二七一页。）

帝悯西士之被灾，既闻此堂为康熙皇帝敕建，乃赐银一万两，着于原址修复，银万两合法国货币七万五千镑。康熙御赐匾额既焚，帝用硃笔亲书匾额赐之^①。此讯传出，由是庆贺南堂诸神甫者踵至；并有人以为虽灾实福。“自是以后人心遂安。教堂修复，壮丽必更胜于前。会团诸神甫虽不复见后继者来，然居处不虑狭小矣。”（同上书。）^②

①补注云：匾额对联仍与前同，仅易万有真元之元为原而已。

②关于南堂被焚事，可参看崔保禄（第三九〇传）神甫传注^②；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神甫传注^⑦；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一七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信札。案此瞻礼日在是年二月十三日。《正教奉褒》一四二页作乾隆四十年正月十四日（一七七五年二月十三日），所记亦同。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作二月十九，疑有误记。

被焚之教堂，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四，二一一至二一四页）以为属法国传教会教堂（北堂），误也。

缪尔（戴进贤译《国书》，二六页）以属圣若瑟堂（东堂），亦误。参看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神甫传注^⑥。

同时有一教友会所落成。“教友特捐一万至一万二千镑以供建筑之用。新近编有教义纲要两种，以备教友

习读之用。在塞外新辟教区一所。吾人拟扩展至于黑龙江流域。余曾获见其地二王。一王亲来本堂，别一王则余自往谒之。二王皆甚仁慈，将来颇有望也。”（一七七五年五月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五九、六〇页。参看《传教信札》卷IV，二七一页。）

“吾人尽力互相维持。诸事仍在进行。本堂弥撒圣事之举行，仍协合显著如前。说教、告解、领洗如故。华籍神甫仍巡历塞外诸教区。某次巡历二月，聆告解一千二百次。壮丁领洗者五十人，儿童领洗者一百五十。余笃爱之赤峰（？ Oulahata）教区，常为余之慰藉，余之欢乐。其地教民日增，信教愈诚。可以扩展至于黑龙江是余所属望也。”（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六二页。）

“吾人虽未将吾人灾祸扬之于外，但新人教者已尽知之，然恐引起吾人忧痛，皆缄口不言。”（《传教信札》，卷IV，二七一、二七二页。）

虽然仍不免有动摇发生。有教民数人信心日薄，而教外人逐渐远离其不信任之宗教。现在之忧，益以将来之惧，更加法国与欧洲之纷扰，诸传教士所感之苦痛可知也。 936

此种继续不断之挂虑，复因内部分裂而加增。此点颇难言，必须说明事实之经过，始能明各人之责任。其故乃因有数人未经本会完全培植，致生忧虑，诚如方守义（第四二〇传）神甫之言也。至其所以不能完全培植之理，盖因本会长期垂危，无暇及此也。（俊秀致白俄罗斯耶稣

会信札。)

此种轧轹延长有八、九年(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年),动因乃为法国传教会财产之管理。此种财产为房租、铺租、与城外若干地租。自从法国法院扣押此会一切收入以来,所恃以生活者、仅此而已。(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一〇〇页。)耶稣会废止以后,迄于教敕公布中国之时,其间距离两年,然会中故旧不乏以其事预先通知者,最初流言到达北京,在一七七四年八月五日。(俊秀致伯尔坦信札,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五页。)俊秀时为传教会道长。费若瑟(第三四五传)神甫还法国时,已将一切财产管理权移交俊秀。有神甫数人,大致为后蒞中国者,不满意其道长(据钱德明神甫报告俊秀去世之信札),以为耶稣会既然不复存在,要求俊秀报告帐目,并将传教会财产分配于最后存在诸人。其要求书于一七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提出,由钱德明(第三九二传)、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甘若翰(第四三三传)、贺清泰(第四三六传)等同署名。(《钱德明传》,一八五页。)其依据则为教皇禁止旧耶稣会士服从其旧道长之命令。特应在此处急为声明者,钱德明神甫虽在若干时间维持此种异议,不久即与诸人完全脱离关系。(参看《耶稣会之废止》,一〇一,一〇二页;《钱德明传》,二三七,二五〇页。)

937 俊秀答称彼仍为耶稣会士,在教敕依法公布以前,自视仍为诸人之合法道长。迨至教敕公布以后,敕中如有是语。即向正式当局报告帐目,移交一切财产。且云:“余未将此信札公开,然余知方守义(第四二〇传)、韩国

英(第四一九传)、金济时(第四三一传)、刘保禄(第三九四传)、潘廷璋(第四三七传)诸神甫修士等意见与余相同。余并得腊伯都(第四二五传)、巴良(第四二四传)二神甫之同意。”此信札作于一七七五年十月二日。(俊秀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但在教敕公布以后,分给各人贍养费甚厚,俾能别居。(参看《钱德明传》,一八五页。)

先是未久西尔瓦(Alexandre de Sylva pedrosa Guimaraens)主教抵澳门^①,拟将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久已接收之北京主教区管理权,收归己有,遂确认一切葡籍耶稣会士之职务。(安国宁神甫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信札,参看本书第四一八传。)俊秀信札云:“澳门主教向吾人通知耶稣会之消灭。余答称本人既非主教,亦非北京主教区之管理人,阁下除根据一种特别委任外,不能将教敕送达吾人,如将委任依法提出,敢不如命服从。”(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六五页。)

①其人“公开反对耶稣会士。”参看《钱德明传》一八五页。

已而澳门主教任命中国副教区最后区长兼会团长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神甫为其代表人兼副主教。由是高慎思神甫与宣教部所任命之脱履圣衣会士兼南京主教副主教之泰雷兹神甫发生管辖权之冲突。传教士分为两派: 938
葡萄牙人拥护澳门主教西尔瓦,法兰西人与宣教部员拥护南京主教南怀仁。

同时高慎思神甫奉到其主教命令,命将教敕公布,慎

思在一七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大遗憾下为之。顾无委任澳门主教的合法训令之证明,公布视同无效。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泰雷兹神甫始在北京各堂依法宣布废止耶稣会之教敕,诸神甫立即服从。南怀仁主教根据卡斯特里枢机员之训令,命对于财产管理,在表面上不许作何种变更,任命俊秀为传教会财产出纳员。(参看《耶稣会之废止》,三六页;《钱德明传》,一八五页以下。)

“若瑟神甫送达教敕后,欲夺取吾人财产之管理权,是亦宣教部嘱彼之事。余曾对之声明,在彼权限委任中,未见有此类行动之许可,教敕与卡斯特里枢机员训令皆无是语。反之,此枢机员感觉显著变更之弊害,明向南京主教指示,得将财产任凭吾人管理。此外余曾上书南京主教,请将卡斯特理枢机员指示之事,不为拒绝。两月限内,于此事件固无碍也。……交涉遂止于此。但若瑟神甫受他人之煽动,重提此事。余答复如前,彼似不如前次之满意。”(俊秀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六六、六七页;参看本传注^③。《钱德明传》一八五页以下。)

由是不满意者继续其反对俊秀之计划。但是法国国王将此问题解决,而其意与南怀仁主教暗合。由教皇之推定的同意,并根据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委状,任命俊秀为北京道长,兼法国传教会全会管理员。前道长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为北京传教会驻巴黎经理员。前曾留学法国之华籍神甫杨德望(第四二七传)为驻广州经理员。(委状原文见《钱德明传》,二一九页以下,二四八页。)

同时并许每年补助传教会一万二千法郎,以资维持,并限定此款交末一道长手。(俊秀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在此末一道长亡故或有其他故障时,则据一七七九年十一月八十日任命,以钱德明神甫代之。(参看《钱德明传》,二四八页。)此种办法业已通知驻巴黎教皇特派公使与驻罗马法国大使。(参看上引书,二四五页。)

主持异议者不顾南怀仁主教保全耶稣会声誉之严重意见,并且不承认法国国王之解决办法。(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信札,见徐家汇藏抄本,八四页。)

此辈对于此种办法既不甚满足,于是别作企图,设法推举安德义神甫为北京主教^①,希望将其卷入漩涡。此种推举在宣教部方面无不快之感,惟葡国国王颇难承认。但终不免承认之,时在一七七九年也。然安德义神甫未举行 940
祝圣礼,并尚未接到教敕。一七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怀仁主教闻讯,即致书于安德义神甫,移让北京主教区之管理权。(参看《钱德明传》,二九〇页以下。)

①安德义神甫,意大利罗马人,脱履奥斯定会士,曾为画师,绘有武功图,事具蒋友仁(第三七七传)传后书录。“不甚谙悉华语,供奉十年后离开内廷。科尚言及初次寄达之武功图时,谓有一图最劣,盖出安德义神甫手绘。”(《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九三、一九四页。)

安德义神甫任为主教后,始冠 Salusti 原姓。(俊秀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其姓在诸书写法不一。汉姓名为安德义。(《传教信札》,卷 IV,二一四

页；《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九四页。）

同月山西、陕西二省代主教兼南京副主教比尔热忽抵北京。安德义神甫致书诸葡籍神甫，谓已奉到教敕，其实伪也；命将最后主教法服送来，以备举行祝圣礼。

法国耶稣会士根据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之教令，严重反对此种未受教敕之祝圣礼。葡萄牙人亦同声反对，并增加一种理由；即葡国国王未曾通知是也。比尔热主教不顾一切，于一七八〇年四月二日在宣教部小礼拜堂中为安德义神甫举行祝圣礼，仅引博尔贾、卡斯特里二枢机员信札与情报书为证。新主教见未经全体承认（传教士二十人，仅有七人加入其党：俊秀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九四页；并参看第九八、一〇二页），恚甚，禁止前耶稣会士举行圣事，并将方守义（第四二〇传）神甫处以除名之罚，教民既惊且惜。其为斯举所利用者，乃前在法国培植之一华籍耶稣会士也①。

①指蓝方济（第四〇八传）神甫。（《耶稣会之废止》，七六页。《钱德明传》，三一〇、三一六页。）

既而将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神甫与隶属宣教部之方济各会西塔德拉（Eusébe de Cittadella）神甫并处以除名之罚（俊秀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八八至九四页），然俱未发生效力。盖此种惩罚发动于一毫无权限之人，诸神甫皆未注意，仍继续聆受告解如故。惟韩国英（第四一九传）、方守义（第四二〇传）、金济时（第四三一传）三神甫见灾祸之危及教界全体，感痛甚深，于数月内相继去世。（同上钞本，九四、九五页）。

当斯时也，安德义主教之党羽，尤其是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自称受宗座任命为管理人，欲用暴行夺取传教会财产。新主教从而维护之。俊秀信札云：“余奉国 941 王命令，不许任何人侵占此种产业。遂反抗之。由是有人以此事件报告皇帝。”（一七八〇）帝命官吏数人查办此案，俊秀曾被传讯^①。（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〇三页。）

①第一次传讯在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参看俊秀一七八二年五月十日致俄国耶稣会士书。）

查办事毕，奏呈皇帝核准，各国人所住之堂由各国人自行管理，他国人不得参与，并得任意处理其一切财产。至若管理之人由各人轮流担任一年，用拈阄方法定之。（钱德明神甫一七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信札。）第一次当选者为甘若翰（第四三三传）神甫；彼对于旧日同辈待遇严酷，钱德明神甫曾诉其苦也。（《钱德明传》，三三二、三三四页。）

“自此以后，不断以世上最可嫌恶之方法待遇吾人。用意想不到之名词辱詈吾辈，称吾辈为叛徒，为伪言人，为伪造人，为俄罗斯人（是为当时一种最重之詈词），为恶魔，为背叛宗徒，为背主逆教人等等恶称。吾人对此，赖主恩宠，皆以忍耐处之。”（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九二页。）复又更进一步：有若干隶属宣教部者诉诸人于罗马，罗马不待答辩，即将诸人所为圣事一概宣告无效，将诸人屏诸教会以外。（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一四页。）“忠于吾人之

信徒三千九百，仍有三千八百人追随吾辈。”（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信札，见上引钞本。九二页。）

俊秀与韩国英、金济时、方守义诸神甫等于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曾将此案始末作一报告寄呈印度总主教兼果阿大主教。高慎思神甫是性情和平而有德之人也，亦将全案呈报印度总主教，南怀仁主教同时亦上书罗马。果阿大主教对于关系安德义主教一案之一切经过，皆不以为然，将除名及其他一切惩罚悉皆解除，但因教敕适到，命诸传教士对于安德义主教表示服从。高慎思神甫接书后，如命向安德义主教颂读。主教感动之极，突中风死，时在一七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也。（俊秀致俄国耶稣会士信札。）

同时新主教汤士选^①已受任命，耶稣会之接替人（遣使会士）业已披露，传教会财产应完全移交接替人之手。由是愤怒渐息，人心渐安，余存者虽未能获得福乐，然可得慰藉，而在心神团结之中终其余年。

①宣教部因教皇之赴维也纳，曾以安德义主教举措为是，宣告其一切行为有效，其北京主教之任命，虽无教敕，可以视为确定此种决定在安德义主教死后甚久始获知之。葡萄牙王后为反对举行祝圣礼事，曾对罗马提出抗议。（汤士选主教《记录》，见《钱德明传》五四一页。）安德义主教由是受终身停职处分，应派一副主教执行主教职权。然主教已死矣。（俊秀一七八六年十月四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二五页。）主教既死，情势遂变。葡萄牙王后立即提出

方济各会士汤士选继任北京主教，经教皇承认，在里斯本举行祝圣礼后，即刻赴任。一七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到任接事。接任后将两派所受之惩罚悉为解除。嗣后将安德义主教全案撰一长篇记录送至罗马，颇袒俊秀等，并严责其敌举动之非。（《钱德明传》，三五二至三七八页，又附录第十三号五三四至五四九页。）汤士选主教一名王立山，在俗司铎也。〔殆因此利西（J. Ricci）中国《方济各会的体制》未录其名〕，然在方济各第三会（Tiers-Ordre）中有其名。

俊秀处此苦难之中感想如何？据其一七八〇年十月⁹⁴³十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云：“我应有一慰藉之词奉君；君若哭，不必为我哭，应为本教与我辈笃爱之传教会一哭。惟应与我遵从天主意志，其意未能测，应服从之。我意满而心安。切勿以为我经此大难以后瞩目欧洲。天主既命我在此，决不离此他适。虽然意想不到之窘苦，敢确信慈爱之天主施我以恩宠与哀怜，并加以维持与勉励。我不问应循何途往从圣父：要点乃在往从。”（徐家汇藏钞本，九五、九六页。）

在韩国英（第四一九传）、方守义（第四二〇传）、金济时（第四三一传）三神甫相继病歿以后，曾云：“我受苦已深，三、四月来世人未能知我生死。天主不我召，盖天命也。脱无我我辈教区大部分将失救助。教民等恐失我，屡劝我宽心。我亲爱纯洁之友朋足以信任者皆来从我。惜我力不从心，未能为所欲为。然必定尽所能为。我如是向结局大步迈进。此处有过重大话柄。我在其中

曾执有一种所不欲执之大任务。我应为吾友告者，我之所为无关我之信仰，于心固甚安也。我所为者即自信义所应为，此外无他。”（一七八二年十一月一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〇六、一〇七页。）

其后又云：“我曾经苦难，是所未免。君知若干事，然未全知也。但我从未回顾，虽在无意中亦然。我随主召赴之处进行，我为尽所能为之善行，惟恐未能多为。敢再言曰：我意已满，话柄已终，业已忘却。我辈今皆同处于最完善的亲切团结之中矣。”（一七八六年十月四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二三、一二五页。）^①

①一七八五年二月十四日乾隆举行之千叟宴，与宴者三千人，俊秀与钱德明、高慎思诸神甫等亦与焉。参看本书第三九二传信札条。

耶稣会废止已逾十年，最后诸传教士一一相继去世，**944** 徐存壮健者其数可计。俊秀一七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信札云：“我辈之传教事业已委付于遣使会诸君^①。彼等应于去岁来此；今岁不知是否能来，我辈毫无所知。彼等皆为正直良善之人。彼等可以确信我将尽我所能而赞助之。”

①教皇皮埃六世(Pie VI)仅在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七日正式宣布以法国遣使会接替法国前耶稣会士，惟其事世人早已知之。（参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一九页。）

“我辈今有一葡籍主教，名汤士选。是一方济各会士，颇有善誉，必能慰抚，不待我之尽力也。”（徐家汇藏钞

本，一一一页。)

汤士选主教与遣使会士在一七八五年四月到达，而俊秀在一七八五及一七八六年即云：“余之继任人罗广祥君研究汉、满语言大有进步；其人幼壮，多材艺，集热诚、信心、健康于一身。余移交管理权已数月矣。余现尚助理之，然彼执行常务，已无须余助。由是余有暇从事教务。”(一七八六年十月十一日信札，徐家汇藏钞本，一二六页。)

“罗广祥君诚雋才，聪敏干练，和霭可亲；尤可喜者，信心坚而热诚大。不知是彼生存于耶稣会士之中，抑吾辈生存于遣使会士之内。在事实上本堂进行如前，人皆满意。(一七八五年信札，徐家汇藏钞本，一一九页。)

“吾辈有一主教，亦为事势所必须之人，贤明、热心、慎密、公平。总之，彼已将分裂情形平息矣。”(同上钞本)。

“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既歿，余事遂增。余所担任者大致为慰抚本区女信徒一事。城内有小礼拜堂十余所，女信徒常集会于其中。每次集会时必于前一日先来通知，次日味爽余即赴之。接受告解二十五至三十次。举行弥撒圣事后，常有领洗或结婚典礼。近有人欲强余为官。余将尽我所能渡此难关。思及大限，此其时矣。(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九日与十七日信札，见徐家汇藏钞本，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三、一三四页。)

“吾辈今与遣使会诸君协力合作。遣使会士不惜余力尽其热诚。彼此相处如同兄弟。”

“但此不能阻止吾辈惋惜吾辈笃爱而遭遇不幸之耶 949”

稣会也。试向一良好耶稣会士能忘其慈母欤，一思及此，油然泪下。”（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九日信札，见上引钞本，一三一页。）一七八八年致博雷加尔德神甫信札措词亦同。

一七八四至一七八五年教难后记有云：“吾人今在医治创痕……不少信徒心怀厌恶，而教外人亦起猜疑。吾人虽勉力进行，然进步甚缓。湖广、江西等地之广大教区现已荒废，不复有一法国传教师存在。彼等皆已歿于任所。此处仅有前法国耶稣会士二人，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与我。（贺清泰、甘若翰二神甫时不在京中。）余年已非幼壮，钱德明神甫年事尤高。”（一七八八年十月十日信札，见上引钞本，一三五、一三六页。）

俊秀末日将至矣。“衰頹者三月，促余命在旦夕^①。挚友分别，必须抱持，并告永诀。亲爱的迪普雷，今永诀矣。但愿天主哀怜，使吾二人得在天国重见。我二人童年订交，常得君之慰藉，常以君为模范，皆主恩宠有以致之。爱友，请为我祈祷，在圣事奉献中，切勿忘我。”（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七日信札，见上引钞本，一五〇页。）

^①“晁俊秀君感微恙者三月，是乃夏日酷热所致之憔悴。彼感其疾，然吾人则希望其不至有不幸之结局也。”（罗广祥一七八九年十月十七日致伯尔坦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五一页。参看一七九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信札，见同刊二五三页。）

俊秀尚延存三年，不断工作，然其力渐衰。钱德明神甫云：“其时间仅分配于祈祷与慈善事业二事，常将其所受欧洲之微

小捐赠救济穷民，毫不留存自用，甚至本人绝对必需之物⁹⁴⁶亦在摒弃之列。”（一七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报告俊秀病故之未刊信札。）

最后染疾，历时仅四、五月，亦无痛苦，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七、八时安然而逝。

其遗著列下：

（一）《将军阿桂平苗记》，记阿桂平定金川及凯旋入京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三，四一二至四二三页。

（二）《中国人口调查》，据户部原册，载上引书，卷四，三七四至三八一页。参看后此著录之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一日与十五日信札。

（三）艾启蒙（第三八三传）神甫七十寿，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颁赐恩荣记》^①，载上引书，卷八，二八三至二八九页。参看本书第三九三传。

补注云：《关于中国之记录》二八三页误录其事在八月二十日。

（四）《中国耶稣会废止记》，一七八二年五月十日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也，后有高慎思（第三九六传）、索德超（第四一七传）二神甫署名证明无误。（徐家汇有钞本。）此记先寄里斯本，后由考朗（Laurent Kaulen）神甫（庞拔狱囚之一人也）致书俄国耶稣会长切尔尼耶维奇⁹⁴⁷（Czerniewicz）神甫请求入会时，曾将此记转寄波洛克（Polock）。

（五）反对安德义主教举行祝圣礼之《抗议书》见罗

舍蒙泰《钱德明传》，五二一页。参看后此著录之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信札。

(六) 与方守义(第四二〇传)、韩国英(第四一九传)、金济时(第四三一传)三神甫同上果阿大主教《呈请书》，见《钱德明传》，四六七页至四八一页。参看后此著录之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信札。

(七) 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九日因教务《致京尹 Fu 某书》，见上引书五二四、五二五页。

(八) 署名于汤士选主教一七八五年五月八日教令，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二五页。

(九) 署名于一七八五年五月九日移交法国耶稣会士诸机关于遣使会士之《记录》，见上引书，一二六页。

(十) 信札(除首列四信札与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一日信札外，并作于北京)：

一七六七年一月十九日自路易港致迪普雷神甫信札，告别书，未刊，徐家汇钞本第一页。

一七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自路易港致迪普雷信札，言行期已近，见上引钞本，一至二页。

一七六七年九月一日自广州致昂塞莫(Ancemot)神甫信札，言自洛里昂达广州之行程，中国之神道与风俗，交趾，见《传教信札》卷 IV 一一一至一二〇页；原札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中国书类编一一及五二号。(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三三栏。)

未著年月(一七六七年)，自广州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教状况，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二至九页。

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致迪普雷信札，言自广州至北京之行程，传教消息，见上引钞本，九至一八页。

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致道院长加卢瓦 (Gallois) 信札，言自广州至北京之行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九一至三〇一页。

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五日致塔森 (Tassin) 神甫信札，入档。(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四一、四九、五四页。)

一七六九年十月十五日致布里奥 (de Briot) 夫人信札，言中国和交趾的教难，王致诚 (第三五六传) 修士，⁹⁴⁸ 见《传教信札》，卷 IV，一三〇至一三九页；摘录见《圣教会刊》，一八七六年刊，五八八页。

一七六九年十月三十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教消息，未刊，见徐家汇藏钞本，一八至二二页。参看嘉类思传注^④。

一七六九年顷自“中国”致雅吉诺 (Jacquinot) 神甫信札，一七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信札引之。

一七七〇年一月七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教消息，未刊，见上引钞本二二页，二三页。

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一日自北京附近致昂塞莫神甫信札，言京北山中传教事，嘉类思 (第三五五传) 神甫，骆尼阁 (第四〇七传) 神甫，见《传教信札》，卷 IV，一三九页；摘录文，见骆尼阁《信札集》第三版，二六八至二七一页。

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教消息，未刊，见上引钞本二四、二五页。

一七七〇年(待考)信札，言高类思(第四二八传)神

甫，聂若望(第二四七传)传曾引之。

一七七一年十一月四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某官吏之遇访，皇帝，四川，未刊，见上引钞本二六至三二页。

未著年月(一七七二)致迪普雷信札，言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一七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信札所述河南鹿邑教难，见上引钞本，三二，三三页。

一七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迪普雷信札，言希望，传教消息，见上引钞本，三四至三七页。

一七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信札，言教难，感化行为，塞外传教事业，见《传教信札》，卷 IV，一九一至一九七页。

一七七三年十一月一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教消息，未刊，见上引钞本三七至四一页。

一七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迪普雷信札，言传教师事业，见上引钞本，四一、四二页。

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拉丁文信札，言传教士境况，见上引钞本四二、四三页。俊秀云：“因山东王伦之乱，此札未能寄达。”(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四五九、四六〇页所录之文微有异同，而题一七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管辖难题，圣衣会士若瑟神甫未能慎重，公然巡行京外教区，残文见上引书一四二、一四三页；全文见徐家汇钞本四四、四五页。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附同月二十五日补书)，言蒋友仁(第三七七七传)神甫之歿，山东白莲教乱，南堂火灾，南怀仁主教，见上引钞本四六至六〇页。参看《研

究》一九〇三年刊,九四、一七八页;克雷蒂诺-若利:《克莱芒十四世》,四〇二、四〇三页。

一七七五年致道院长夏夫(*de Charvet*)信札,言北京与塞外教难,南堂火灾,皇帝恩泽,将来危惧。见《传教信札》卷IV,二六七至二七三页。

一七七五年十月二日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言中国留华耶稣会士之法定地位,见《钱德明传》一八五页。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七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寄送信仰图像一帧,未刊,见上引钞本六〇页。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迪普雷信札,言最后署耶稣会士名,一小时后将有一圣衣会士来公布废止耶稣会之教敕,见上引钞本六一页。

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迪普雷信札,言受压迫,未出受苦声,传教事业,管辖问题,圣衣会士若瑟神甫,南怀仁主教,苗子,山东,得胜庆祝,见上引钞本六一至八四页,残文见《传教信札》卷IV,二三五至二四一页(题一七七七年);节录文见《钱德明传》二四二、四八八至四九五页。

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八日致伯尔坦信札,言传教事业之前途,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四三页。

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日(原文如是)信札,言艾启蒙(第三八三传)神甫七十寿辰,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八三至二八九页。参看本传注①。

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服从,传教事业,未刊,见上引钞本八四、八五页;残文见《钱德

明传》二三八页。

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言传教事业之前途，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四五页。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一日信札，言南京，中国人口，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九，四三一至四四一页。参看本传书录第二号。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南京 塔，中国人口，杨、高二神甫之年给，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五〇至三六二页。此札首题十一月十五日，尾题十一月十六日。见《通报》三五〇、三六一页。参看本传书录第二号。

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伯尔坦信札，言财产清单，见《耶稣会之废止》六四页。参看《钱德明传》二四四页。

一七七七年后信札，见《传教信札》，参看一七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条。

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致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信札，言法国传教会所得补助费之分配，见考狄《书目》一〇五六栏。

一七七八年七月十三日信札，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参看一七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信札条。

一七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言中国教会，教难，《四库全书》，见《传教信札》卷 IV，二四二至二四七页；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二八一至二九二页（作十三日，而不作三十一日）；并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六五至三八〇页（较多四段）。是为俊秀致伯尔坦信札最后刊布之一札。（《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三五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信札,言皇帝还京,先是传 950
言帝死,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八,二八九至二九〇
页。

一七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
教事业之前途,未刊,见徐家汇钞本,八六至八七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致德尔孔(de Delcon)(比尔
热)主教信札,言安德义主教将行祝圣礼事。(《钱德明
传》,三〇〇、四六八、四六九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致圣泰雷兹神甫信札,抗议
举行祝圣礼事,见《钱德明传》五二一页;参看同书三〇
二、四六九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致安德义主教信札,言同一
问题。(同上书,三〇〇页。)

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与方守义、韩国英、金济时
诸神甫同上果阿大主教呈请书,言安德义主教,同书,三
〇〇、三六七至四八一页。参看同书,三〇七页;本传书
录第六号。

一七八〇年九月七日致伯尔坦信札,言韩国英(第四
一九传)神甫之歿,见《耶稣会之废止》,七四、七五页;参
看同书,七六、八八页。

一七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书,
七六、八八页。)

一七八〇年十月二日致伯尔坦信札。(同上书,七六、
八八页。)

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忍耐,

管辖之冲突,韩国英神甫之歿,见徐家汇钞本八八至九七页;刊布文缺末二段,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五一四至五二一页;参看同书,二八四、三〇〇、三〇三、三一三至三二一页,《研究》一九〇三年刊卷九四,一七八页。

一七八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言管辖之冲突。残文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八二、八三页。

一七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同一问题,见上引书八三、八四页。

一七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致伯尔坦信札。残文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〇〇、一〇一页。

一七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致伯尔坦信札,记传教会财产清算。见《钱德明传》,五二六至五三四页;《耶稣会之废止》,一一、三六页。

一七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危难、争论,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九七、九八页。

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致隆圭(Longwy)城牧师奥利埃尔(d'Ollières)信札,(一七八二年十月十七日收到)言方守义(第四二〇传)神甫之歿,见上引本九九至一〇五页;《传教信札》,卷IV,二八二至二八五页,后者微有异文。

一七八二年五月十日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已见本传书录第四号。

一七八二年十一月一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孤独,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〇五、一〇六页。

一七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迪普雷信札,言同前札,未刊,见上引钞本一〇七、一〇八页;残文见上引克雷蒂诺-若利

书,四〇五页。

一七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迪普雷信札,言安命,危 951
难,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〇九至一一二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日致迪普雷信札,寄方守义神甫肖像,祭巾与十字架,忠于教会之耶稣会士,阿胶(作药用),采茶,见上引钞本第一一二至一一七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日(待考)致“亲爱爸爸”(不知是否嘉类思神甫)信札,言体力日衰,见上引钞本一一七、一一八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罗广祥君信札,表示全体欢迎,见《耶稣会之废止》,一一六、一一七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信札,言寻究中国树胶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一,五七七至五八〇页。

一七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札,见费勒 (de Feller) 《日记》一七八五年十一月记,三九二至三九八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三三栏)

一七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称誉罗广祥君,残文见《钱德明传》,四〇五页。

一七八五年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传教状况,教难,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一八至一二二页。

一七八六年十月四日致迪普雷信札,言孤立,欧洲消息,称誉遣使会士罗广祥,见上引钞本一二二至一二七页。

一七八五或一七八六年致图(de la Tour)信札,言皇帝宫殿园囿,铜版画二十幅,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所

造水力机之保存与修理。节录文见考狄《中国通史》卷四，三五二至三五五页；德拉图（Delatour）修士《中国建筑论》，一八〇三年刻本一七〇至一七二页；《通报》一七二一年刊，二三四、二三九页。参看后此著录之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札。

一七八六年十月致德拉图信札，言皇宫，木版画五十幅，节录文见德拉图《中国建筑论》，一六三页。（《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二三〇页。）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致伯尔坦信札，言教难，石若翰（第三六二传），腊伯都（第四二五传）等神甫，海船王后号，残文见《耶稣会之废止》，一二八、一二九页。（参看考狄撰《通讯人》，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一〇页。）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奥利埃尔信札，寄送其兄（方守义）肖像，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二七页。

一七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札，言台湾水灾。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三，首一二至一五页。（目录一六页作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信札。摘录文见缪尔《新日志》卷二，一二五、一二六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三三栏。）

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奥利埃尔信札，寄方守义（第四二〇传）神甫肖像及赞词，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之歿，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二八、一二九页。

952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九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精力

日衰，传教事业，见上引钞本一三〇至一三三页；残文见《钱德明传》四二一页。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图信札，言垂柳，白鹤，孔雀，摘录文见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二，三五八页，又见卷四，八六页。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布罗蒂埃神甫信札，言与遣使会士之联合，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之歿，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三三、一三四页。

一七八七年致图信札，寄北京所印武功图十六帧。见上引格鲁贤书，卷四，四一三、四一四页。

一七八七年致白俄罗斯诸神甫信札，言南怀仁主教与汪达洪神甫之歿。（缪斯尼斯基（Miod. Musnicki）和布尔佐佐夫斯基（Ign. Brzozowski）合撰《俄国耶稣会史》，稿本第一篇第一八节，又第六篇第三一节。）

一七八八年十月十日信札，言皇帝所经之危险，中国人水制颜料法，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三八四至三八七页。

一七八八年十月十日致图信札，言中国之戏剧与秋日之游乐。（考狄《中国通史》，卷五，三九二页。）

一七八八年十月十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言教务状况，石若翰（第三六二传）神甫，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未刊，见徐家汇钞本一三四至一三七页。

一七八八年十月十九日致奥利埃尔信札，言中国政府监视传教士甚密，称誉遣使会士，见上引钞本一三七、一三八页。

一七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奥利埃尔信札，称誉嘉类思

(第三五五传)神甫, 称誉遣使会诸神甫, 皇帝本人表示好意, 见上引钞本一三九、一四〇页。

一七八八年十月七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 言传教士之协和, 见上引钞本一四一、一四二页。

一七八八年十一月七日致博雷加尔德神甫信札, 称誉遣使会诸神甫, 残文见罗舍蒙泰《钱德明传》, 四〇五页, 上引克雷蒂诺-若利书, 四〇五、四〇六页。

一七八八年十一月十日致布罗蒂埃神甫信札, 言阿勒甘布《耶稣会作家书目》, 见徐家汇钞本一四三、一四四页。

一七八八年十一月(在十三日后)致迪普雷神甫信札, 言广洲邮递, 见上引钞本一四四、一四五页。

一七八八年致“其同胞”(或其同僚)信札, 言精神苦痛, 见《钱德明传》四二一页。

一七八九年(待考)致伯尔坦信札, “似出俊秀手”, 言印度传教事, 见《耶稣会之废止》, 一三六、一三七页。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札, 言二、三中国巧匠所
953 刻圆明园铜版画二十大幅, 苏州仿制戈伯兰 (Gobelins) 厂之壁衣。见上引格鲁贤书, 卷六, 四一五、四一六页; 德拉图修士《中国建筑论》, 已见前此一七八五或一七八六年信札著录。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布罗蒂埃神甫信札, 言罗广祥君之勉励, 见徐家汇钞本; 一四五、一四六页。

一七八九年六月三十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 言政府承认传教士之功绩, 已将缚束无形解除, 见上引钞本一四

七至一五〇页。

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七日致迪普雷信札，告永诀，盖俊秀是时已濒于死，见上引钞本一五〇页。

一七九〇年十月十四日致迪普雷信札，言皇帝八十万寿，基督教之在高丽，“吾人几尽老朽”，未刊，见上引钞本一五〇至一五三页。

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八年信札三十八件，中有汉文与拉丁文之教令一件^①，汪达洪与俊秀之辨驳文件，合为二开本二册，列入伯尔坦所遗写本十二册之内（今藏研究院）为第三卷。（考狄《书目》，一〇四五栏；《通讯人》，见《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七页。）内有若干件曾经考狄刊布于《通报》或《耶稣会之废止》一书中，并散见前录。

^①补注云：疑即一七八五年五月八日（本传书录第八号）。

别有信札一件由俊秀、方守义、金济时三神甫同署名，共呈教皇，据书业家内普弗之说，已在伯尔坦信札十二册中。（考狄《通讯人》，见《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六页）。吾人以为此即金济时神甫一七八〇年十月二日信札所言之呈请书。（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四八六页。）

四三一 金济时 法兰西人

一七三五年九月十三日生——一七五一年八月 954

二十七日入会——一七六七年至华——一七七〇年
九月八日发愿——一七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歿于北
京。

金济时(Jean-Paul-Louis Collas)神甫字保禄,出生于提翁维尔。年十六岁入南锡修院。性近精密科学,早在蓬塔木松大学教授数学,颇著名于时。会团有一良好气象台,仪器甚佳,济时与巴尔勒(Barlet)神甫在其中记录天象,作有关系之测验已有多年。有一次测得巴黎诸天文学家所未预知之日偏蚀。(考狄说,见《世界人物传记》;《中国通史》卷六,二九九至三〇二页。)费勒神甫云:“余赖彼获有一七六四年彗星之正确图型,此乃经彼在蓬塔木松气象台测得,而诸天文家所测者鲜有如是之佳者。”(《日记》,一七八二年十月一日记,二三五页。)

一七六七年罗兰地方之耶稣会士因罗兰公波洛尼之歿(一七六六)将有被逐之虞,济时于是请赴中国。同年到达,时在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抵华之数月前也。偕行者有毕若翰(第四二九传)神甫,其人既不获入京,亦未能入内地,遂折回法兰西岛。济时偕晁俊秀神甫同赴北京。(《传教信札》,卷IV,一五二页。)入内廷治理历算^①,后为监正^②。然为监正之说似有误也^③。

①“彼在内廷供职为历算师”。(考狄说,见《世界人物传记》。

“金济时神甫测验迄无休息。”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一页。)

②“索德超(第四一七传)神甫在一七七九年继金济时神甫

为钦天监监正。” 缪尔刊戴进贤(第二九七传) 神甫译《国书》，二六页。

③补注云： 缪尔书未著出处。《正教奉褒》未志有济时任钦天监监正事。

是亦最热心勤劳之传教士，不幸其传教事迹无考^①。 955

①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方守义(第四二〇传)神甫临危时，济时曾为举行终傅圣事，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见徐家汇钞本一〇四页。

耶稣会之废止，传教会之不幸，加以交谊最笃的方守义神甫之去世，济时感痛甚深，于守义故后一月殁于晁俊秀神甫抱中，时在一七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也。(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与十一月十七日信札。《传教信札》，卷IV，二八四页。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三二一页。)

其遗著列下：

(一)《日蚀测验》，一七六四年与巴尔勒神甫在蓬塔木松合测，见《文学年鉴》一七六四年刊卷三，一四五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二九一栏。)

(二)一七六四年《彗星研究》。费勒《日记》。索默尔沃热尔《书录》，一二九二栏。

(三)《北京测验》。一七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寄送鲁莫夫斯基 (Stephanum Rumowski)，刊于圣彼得堡科学院《新评论》一七七三年刊，六四七至六五五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二九二栏。)

(四)〈始纪元前一九〇年迄纪元后一六六七年 江宁府〈气象汇录〉, 及始纪元前一八〇年迄纪元后一六九五年开封府〈气象汇录〉, 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一, 一至三五页。

(五)〈中国之毛畜〉, 收入上引书, 三五至七三页。此文已转载达布利(Dabry)〈中国之医药〉五五五页。内容说明毛畜种类, 收养方法, 其病害, 牦羊之乳与肉。

(六)〈小蓝之调制〉, 收入〈关于中国人之记录〉卷十一, 七三至七八页。

(七)〈记中国肉食〉, 收入上引书, 七八至一八三页。内容略谓富人食肉与野味, 与欧洲同; 穷人几无肉可食。肉食之风早已存在, 尤其在一生或每年节庆中用之, 然在古代颇有限制。

956 (八)可能移植法国的〈中国植物花木之观测〉, 收入上引书一八三至二六九页。是编乃采自中国书籍之一种农业撰述, 首称誉中国农业, 次言灌溉肥料, 其要旨大致不离中国成语“农事及时”一语。末列举法国可能移植之若干重要植物: 产蜡树, 产脂树, 产漆树, 桐树, 椒树, 樟脑, 竹, 柏香树。

(九)〈法国传教会建筑之气象台之修理与扩充〉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二六九至二七四页, 附图一。

(十)一七七五年在北京法国传教会中所为之〈天文气象测验〉, 收入上引书二七四至二八〇页。

(十一)言矿质事信札摘录, (收入上引书二九八至三〇四页) 其中列举者有碱(见三一五至三二一页)、青石灰

(见三二一至三二六页)、硫璃(见三二六至三二七页)、泥炭(见三二七至三二八页)、黄礬、陶砂、黄柏木(译音)(见三二九至三三四页)、石灰(见三三四至三四三页)、白铜、硃砂^①、火绒(见三四七至三五一页)、金箔(见三五一至三五三页)、竹(见三五三至三五四页)。

①钩案:原文作 minium,今义为铅丹,古义为硃砂,未知所指者何物,姑译作硃砂。

(十二)《记银两合法国货币之价值》,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三七一至三八八页。当济时写此文时(一七八〇年),每银一两合法国货币 t livres-sols。其定质不同,然鲜有降至九成五以下者。称量银两有种种天秤,交易前先约定之。当时每金一两值银十七换半。参看《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六〇页。

(十三)信札:

一七六七年致巴尔勒神甫信札。(晁俊秀神甫一七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信札,见徐家汇钞本第八页。)

一七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朗德(de la Lande)信札,言京内外教难,节录入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中国史》,卷十,五八一页。

一七七二年五月十五日致鲁莫夫斯基信札,见前书录第三号。

一七七四年信札,见《学者日志》一七七五年二月刊,二九〇至三〇九页。(缪尔《日志》第十一册二〇八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一二九二栏。)

一七七七年(待考)信札,言南京和北京的面积,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五—、三六〇至三六四页。

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致泰雷兹神甫信札，反对安
957 德义神甫行将举行祝圣礼之抗议书，见罗舍蒙泰《钱德
明传》五二二、五二三页。

一七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果阿大主教呈请书，见
上引书四六七至四八一页。参看晁俊秀神甫传著录之同
日信札。

一七八〇年十月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见《远东杂志》
卷二（一八八四年），二九八至三〇四页；《耶稣会之废
止》七六、八二、九八页；原札现归考狄收藏。

一七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致伯尔坦信札，记法国传
教会状况，见《钱德明传》一五九、一六一、一七二至一
八六、一九四、二一〇、二一一页。

一七八〇年十二月二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北京两主
教区之划分。（《钱德明传》二六四页。）^①

①补注云：罗舍蒙泰神甫谓一七八二年三月和四月有
记录二篇，呈海军部长卡斯特利埃（de Castries）侯
爵，疑出钱德明手或金济时手，（《钱德明传》四五三
至四五九页；参看同书二一〇、二一一、二二三页。）
惟金济时神甫已歿于一七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七七八至一七八〇年间信札六件，记录一件，载伯
尔坦通讯十二册，今藏研究院图书馆。（考狄《书目》，一
〇四六栏。）

四三二 严守志 法兰西人

一七三二年生——一七四九年入会——一七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华——一七七〇年二月二十日歿于北京。

严守志(Pierre de la Baume) 神甫字德纯，隶图卢兹教区。嘉类思(第三五五传) 神甫出狱后重赴中国时，守志与甘若翰(第四三三传) 神甫从行。(《传教信札》，卷 IV，一二九页。) 一七六七年朝廷召之赴京，次年二月二十日病歿。(墓志)

四三三 甘若翰 法兰西人

958

一七三六年三月十九日生——一七五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入会^①——一七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华^②——一七七〇年九月八日发愿——疑在一八一二年前歿于北京。

甘若翰^③〔Jean-Joseph de Grammont (Gramont)〕神甫，法国人，父为奥什(Auch)初审法院名誉推事。若翰曾在热那亚修院修业。偕严守志(第四三二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同至中国，若翰被召入京治理历算。居京迄于一七八五年，时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反对

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若翰为拥护达洪最力之一人。若翰除科学工作外,曾研究满文,并以拉丁文教授预备担任教职之中国青年数人。谙悉音乐,操提琴,颇有韵味。瞻礼日教堂唱圣歌时辄合丝助之。(潘廷璋修士未刊信札。)

①②补注云:费赖之神甫原稿作一七三七年生,何年人会未详。兹所采年月乃据维维埃(Vivier)神甫调查。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六五栏。

③钩案:原缺汉姓名,甘若翰是新译名。

若翰居京时曾为一高丽贵族举行洗礼,其人乃高丽每年派遣入贡使臣之子。汪达洪神甫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信札云:“高丽贡使客岁年终来京,曾携带随从来访吾辈教堂,吾辈曾以教中书籍赠之。贡使李某子年二十七岁,善属文,即取书读之,因受感化,决入教。领洗前吾人曾数询其志。询及国王反对其人教时是否仍决定入教;其人毅然答曰:宁受诸苦或死,此意不变。吾人又言教法纯洁,不许多妻。其人答曰:仅有嫡妻,不二色也。返国以前在甘若翰神甫前领洗,洗名伯多禄。闻其人为王室贵戚。”(《传教信札》,卷IV,三〇六、三〇七页。)

此热心信徒归国后,教练若干同国人,自为授洗,此类新信徒复以教义传布高丽各地。汤士选主教乃遣派华籍司铎一人赴高丽。

一七八五年后不久,若翰奏请给病假赴广州休养,帝许之。若翰在朝治历,颇得朝廷尊敬。(《新传教信札》,

卷 II, 三五九页。晁俊秀神甫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九日信札, 见徐家汇钞本一三二页。)若翰利用此种情势, 出诸传教士于狱, 遣送归国。迪弗雷主教云: “是为吾人之守护天神。吾人甫抵广州(一七八六年二月十一日), 彼即命在教仆役一人来访, 并致书于加拉德尔(Dr. Caradre)主教。……讯问既毕(二月十三日), 送吾辈至甘若翰神甫所, 承其欢欣接待。其后吾人留广州时, 待遇亦甚郑重亲切。”(《新传教信札》, 卷 II, 三五八至三六四页。)

当时昂特雷卡斯托 (Chevalier d'Entrecasteaux) 与中国人之交涉^①若翰颇尽其力, 及欲请许返欧时, 一七九〇年奉帝命回京^②。吉尼居广州、澳门时颇得其助; 后至 960 京(一七九五年一月)欲与之会晤, 而未果能。遣使会士樊国梁君云: “一八〇六年彼尚居京。自有车辆仆役别居一所, 每年支银四百两。缘其衰废, 不能同诸传教士共居一处也。”(一八七四年记。)若翰是否在一八〇二年与贺清泰(第四三六传)神甫重请入会, 其事容或有之, 然无确证。樊国梁君告余, 谓其曾返澳门, 于一八〇八年殁于澳门, 年七十一岁。布鲁克尔神甫来札谓其在一八一二年前殁于北堂, 与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同^③。

①时在一七八七年。参看考狄撰《昂特雷卡斯托奉使记》, 见《东方史地杂纂》卷三, 一至五五页。

②据范罢览(范百兰) (Van Braam) 《奉使行记》卷一, 二六八页, 谓其居留广州约有三年; 一七九〇年在广州。吉尼一七九〇年十二月三日信札云: “甘若翰君奉皇帝命还京, 仅限三日预备行装, 五日即行。”一

七九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信札云：“甘若翰君得帝许可，留居广东，现仍在其地，似久居也。”《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五三一页。（钩案此似补注，原未标明。）

③补注云：甘若翰神甫坟墓不在北京。一八一一年九月嘉庆上谕中有贺清泰神甫名，无若翰名，〔见加亚尔《开放港口南京》四五四页〕。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三六页）疑其已返澳门。

其遗著列下：

（一）《康熙皇帝遗诏》之译文和注释（八开本，凡二三百页），原寄阿戈特（Agote）者。是为一七九九年十月刊《百科杂志》单行本。卷首有一七九五年北京信札一件。此诏不能必其为真，冯秉正（第二六九传）神甫《中国史》卷十一（一七八〇年巴黎刻本），三五〇至三五五页，四八一、四八二页已载之①。

①补注云：此诏译文出张貌理（第二九一传）神甫手。关于其真伪者，可参看《研究》卷二（一八五七年），四八九页引雷慕沙（《世界人物传记》康熙条下）与波蒂埃（《中国历史叙述》四三八页）二人之说。

（二）信札：

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自北京致米兰教区某神甫信札，赞美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言传教细情。据云：“近有本会传教士（此误）十二人抵广州，或派来中国，或派赴安南：日耳曼籍二神甫则赴京治理历算。”写本。（存档。）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致伯尔坦信札，言教务，各种工作，寄苗人用匕首一柄，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四

六五至四六八页。

一七七八年致父书，言霸州教难^①，见《研究》一八六三年刊，四六六至四七八页。

①参看钱德明(第三九二传)传同年信札。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罗广祥君信札，表示全体欢迎，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一六、一一七页；并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五、二三六页。

一七八七年一月二十日自广州致伯尔坦信札，寄穀等物，附英国兵舰休斯夫人(Lady Hughes)号炮手击毙二中国舟子告示之译文，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三，五一三至五一六页，并见《通报》一九一三年刊，四六八至四七三页。参看《通报》同年刊，二三二页；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三四页。

一七八七年二月十五日自广州致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信札，言昂特雷卡斯托之奉使，未刊，藏巴黎外交部档。(考狄《书目》，一〇七三栏；《东方杂纂》卷三，十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六五栏。)

一七八七年三月三日自广州致昂特雷卡斯托信札，藏同一部档。(考狄《书目》，一〇七三栏。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六五栏。)

一七八八年二月十九日自广州致海军部长信札，藏同一部档。(同上。)

一七八八年二月十九日广州信札，译一七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①葡萄牙人上广州市当局汉文呈请书，藏同一部档。(同上。)

①补注云:索默尔沃热尔《书目》作二十八日,疑误。

一七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自广州致伯尔堪信札,言法国人在广州之状况,北京之传教会,见《耶稣会之废止》一三六页。

同日信札,言平台湾乱与征安南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十五,三九四至三九九页。

一七九三年八月六日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信札,两件。此二信札或出若翰手。参看安国宁(第四一八传)传注⑥。

未著年月(一七九三)北京信札,言一七九三年英国马戛尔尼奉使失败之原因。见范罢览《奉使行记》卷二,四一五至四一九页;考狄:《中国通史》卷三,三八一页;《东方杂纂》卷一,二一一、二一二页。

一七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待考)自北京致范罢览信札。(范罢览《奉使行记》卷一,一六二页。吉涅《北京和马尼拉行记》卷一,三九二页。)

一七九五年二月二日(待考)自北京致范罢览信札。(《奉使行记》卷一,二四三页。《北京行记》卷一,四一九页。)

一七九五年二月七日致吉尼信札。(《北京和马尼拉行记》四二六页。)

一七九五年二月十二日致吉尼信札。(同上书,四三三页。)

一七九五年北京信札,康熙遗诏,见前第一号。

一七九五年信札,言一七九四至一七九五年间提钦(Titsingh)与范罢览之奉使及其失败之原因,见考狄:《中国通史》卷三,三八四页;《东方杂纂》卷一,二一一、二一二页。(考狄

云：此札疑出甘若翰神甫手。）

一八〇六年一月六日信札，见《遣使会记录》，巴黎一八八六年刊，卷八，二三四至二三八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六五栏。）

四三四 巴新 法兰西人

一七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一七五一年一月五日入会——一七六五年至华^①——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七四年三月十五日歿于北京。

巴新〔Louis Bazin (Basin)〕修士字懋修。早赴东方传教（一七三五年），隶波斯传教会，因任名王库里汗（Thomas Koulikan）〔一名那狄沙（Nadir Schah）者〕之首席御医（《传教信札》卷IV，一五〇页），在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七年间随王远征在外。（《传教信札》卷I，四一二页。）王惨死，新几濒于危，被迫逃亡，衣服尽被褫剥（同上第四二四页。）伏藏深坑中，追者不能下，拟发枪击之，又恐援者闻声而至，乃舍之去，新始获免。（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

①补注云：费赖之神甫原稿作一七六八年。关于巴新修士与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抵华之年，可参看本书第四二六传注①。

新既得脱走，乃赴伊斯法罕城。一七五〇年五、六月曲儿忒（Kurdes）部落抄掠此城时，叛徒一队用诈术侵入

其居宅。首见者为新，群毆之。毆毕，索百金，而语新曰：速给金，否则枪弹洞汝身。同时复击其肩与足，新等乃罄963 所有给之，微不足，复给银烛台二。道长迪昂(Duhan)神甫受创甚重，越八日歿。(《传教信札》，卷I，四三二页。)城既残破，新不能久居，乃赴印度，被派往本地治里城。居此城迄于一七六五年。

至是被派往广州^①，新拟赴京，然广州大吏不许，惟通知在京诸神甫，言其至华而已。会皇五子有疾^②，询问京中诸神甫有无西士精通医术。

①新于一七六五年抵广州。《传教信札》卷I，一五〇页。

②皇五子颙患肿疡。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一七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〇五页。

诸神甫复称有西士名巴新新至广州，其人善医术。帝立遣急递南下召之；急递虽速^①，巴新已借费若瑟(第三四五传)神甫同赴法兰西岛度岁矣^②。(汪达洪神甫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一五〇页。参看蒋友仁神甫一七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〇四、三〇五页。)

①急递行十二日抵广州。《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〇五页。

②案法兰西岛乃一七一五至一八一〇年隶属法国时之名称，今名毛里求斯岛。

急递至广州，全城鼎沸。遣使各处寻访新之踪迹。两

广总督既悉新已赴法兰西岛，拟遣舟往召之。并有人致书印度、欧洲，促其速至。越年余，新始偕汪达洪神甫于一七六六年重还广州^①，新于前事毫无新知也。总督闻其至，急召之来，告以随时可以赴京。一七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偕汪达洪神甫首途赴京，新供奉内廷凡七年。（汪达洪神甫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一五一页。）一七七四年三月十五日歿于北京。

①参看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传注①。补注云：拉丁文碑志云：“在会四十三年，居华九年，歿于一七七四年，得年六十二岁。”则视其在一七六五年至华，质言之第一次抵广州时。汉文碑志云：“于乾隆三十年丙戌来至中华。”案乾隆三十年为一七六五年，而乾隆丙戌则为一七六六年，殆撰墓志者误以乙酉作丙戌。

新遗有信札两件：

964

(一)一七五一年二月二日邦德-阿巴西(Bander-Abassy)信札，言库里汗之末年及其惨死，见《传教信札》，庞特翁编，卷I，四一二至四二三页。并见《海东传教新记录》卷九，一四至八三页。

(二)一七五一年十一月一日果阿信札，言库里汗死后之革命，见《传教信札》卷I，四二三至四三一页，并见《海东传教新记录》第八三至一三二页。

四三五 齐类思 意大利人

一七六八年前入会——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日
至华——殁于一八〇五年后。

齐类思^① (Louis Cipolla) 神甫，西西里人。学业未终前曾经耶稣会会长利西 (Laurent Ricci) 核准，派往中国。一七六八年赴阿维尼翁进行神学博士论文答辩，并预备首途。至热那亚闻阿维尼翁之耶稣会士被法国政府解散。于是赴蓬塔木松，至九月一日被迫离去^②。拟赴列日，有人劝其赴巴黎，在巴黎获见布拉索 (de Brassaud) 神甫，此神甫劝其赴讷韦尔学习玻璃制造术与水晶制作法。

① 钩案：原缺汉姓名，齐类思是新译名。

② 补注云：一七六八年八月八日王令将罗兰地方耶稣会解散，故类思不能安居。

既而闻中国好尚已变，朝廷欲召致医师与画师，类思遂研究医学。

一七七〇年三月二十日在洛里昂港偕贺清泰 (第四三六传) 神甫同附舶东迈。同年十月二十日抵广州。费若瑟 (第三四五传) 神甫来舶会晤，言内廷现需制作水晶技师 (齐类思致耶稣会会长未刊信札。) 一七七一年类思等被召赴京。类思初隶法国传教会，继请加入葡萄牙会团。

965 潘廷璋 (第四三七传) 修士曾云：其为人气质游移，激昂

时想像过于活泼，耶稣会废止后，未能与同辈协和，遂于一七七六年加入宣教部传教士之列。（潘廷璋修士未刊信札。参看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五页。）法国诸神甫之事起，类思加入反对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之党，为安德义主教所指使最有力之一人。（晁俊秀神甫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致迪普雷神甫信札，见徐家汇钞本九二页；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五一八页。）

一八〇五年类思似尚在世，似曾与贺清泰神甫同请加入白俄罗斯之耶稣会，盖会长布尔佐佐夫斯基一八〇六年致书贺清泰神甫，询问类思是否尚在人世也。（白俄罗斯《日记》手稿，一八〇六年第六四号。）

其遗札列下：

一七七一年二月五日自广州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言旅行情形及抵中国，对于费若瑟神甫表示不满，（存档）。

一七七三年十二月一日自北京致那波利区长信札，赞美索德超（第四一七传）、安国宁（第四一八传）二神甫，写本。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博尔贾信札，存宣教部档。（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三五页。）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致巴黎教皇特派公使信札，存宣教部档。（同上书。）

别有信札数件存耶稣会档。

四三六 贺清泰 法兰西人

966 一七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一七五六年九月七日入会——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日至华——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发愿——一八一四年终歿于北京。

贺清泰^① (Louis de Poirot) 神甫虽法兰西人，然为罗兰籍(缪尔《日志》第九册九五页)而生长于意大利^②。一七五六年在罗马教区入会。学业完毕后，于一七六九年赴中国^③。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发誓愿，其为人品性优良，深通汉、满语言，后曾为甘若翰(第四三三传)神甫与法国遣使会第一任道长罗广祥君之语言教习，并曾在中、俄交涉中担任译事，或以拉丁文文件转为满文，或以满文文件转为拉丁文。(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五一页注。缪尔《日志》第九册九四页。)

①补注云：费赖之神甫原稿未著此神甫汉姓名，他书亦无著录。惟以《新传教信札》卷V三页所载之记述，与一八一一年九月三日嘉庆上谕之文相对照，其中汉姓名皆经吾人考得其西名。只有与遣使会士吉德明 (Ghislain 吉亦作冀) 同属老病之贺清泰一名，所指者只能为 de Poirot 神甫。上谕之文见嘉庆《东华续录》卷三十二第一页，盖拉尔德神甫《开放港口南京》四五四至四五七页业已转录。至若年月，迪弗雷斯主

教作九月五日；盖拉尔德神甫作九月四日；《东华续录》七月壬辰，则为九月三日矣。

②清泰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信札云：“余虽身为法国人，然在碧年徙意大利，几尽忘本国语言……”

③清泰于一七七〇年三月二十日在洛里昂偕齐类思（第四三五传）神甫同附舶东迈。

清泰为拥护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反对臬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者之一人。得乾隆皇帝宠眷。一七八〇年曾求帝核准，凡传教士（殆限北京一城）对于一切华人之欲入教者可以说教授洗，但亲贵与官员子弟未得其父母许可者不在此例。（缪尔《日志》第九册九四页。）清泰从未学习绘画，然在内廷为画师，尚能满足华人好尚。（《传教信札》卷 IV，一九七页。）同时亦执行圣务，则所任之事有三：在堂说教与接受告解；入内廷绘画；在驻所为语言工作。曾将《圣经》大部分译为汉、满文字。若据缪尔之说，一八〇二年时曾计划订立一种中、法条约。

清泰对于俄国耶稣会之保存关心甚切，是亦一切前耶稣会士所抱之同感。一八〇二年时以为恢复会籍之时机已至，乃取得馀存诸人之同意，于是年九月上书教皇皮埃七世与耶稣会会长格鲁伯(Gruber)神甫，请派继任之人，并请加入俄国保存之耶稣会。由其上书，引起科尔萨克(Korsak)与格拉西(Grassi)二神甫之计划①，此计划虽曾取种种慎重态度，然终未免失败。（卡拉云《文献》二六八至二八八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三，一六八六、一六八七栏。）

①补注云：盖指一八〇五年继续传教中国之计划。

至若清泰本人，则根据格鲁伯神甫之命令与教皇之许可，获有重向白俄耶稣会发愿之慰藉。〔桑吉奈蒂(Sanguinetti)《耶稣会及其合法存在》二四一、二四二页〕。格鲁伯神甫因此曾致书清泰，惟是书已佚，仅据后任会长布尔佐佐夫斯基一八〇六年致清泰书始获知之。后任会长询问是否已得前任会长之肯定答复而许其重入本会，齐类思(第四三五传)神甫是否尚在人世，北京馀存之耶稣会士尚有何人，教界情形如何。〔白俄罗斯《日记》手稿，克洛利维尔(de Clorivière)神甫编，一八〇六年六四号。〕

据桑吉奈蒂神甫说，中国馀存之耶稣会士已尽重入会籍，毫无疑义。当时除清泰外，尚有四人：即法籍之甘若翰(第四三三传)、葡籍之索德超^①(第四一七传)、意籍之齐类思神甫三人，意籍之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一人是已。

①德超已歿于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八〇三年清泰尚为满文译员；曾介绍新至之遣使会司铎一人入内廷。据一八一二年之一记录云：“前耶稣会士贺清泰与北京法国遣使会道长吉德明”，经一八一一年九月上谕许其留居北京：“盖因其年高不能返国也。”^① (《新传教信札》卷V，三页。)南弥德(Lamiot)一八一五年信札，谓其可尊敬之爱友贺清泰去世。则似在一八一四年末歿于北京，约年八十^②，是为中国耶稣会士最后余存之人。

①参看一八一一年九月三日嘉庆上谕，见本传注①。

②据北京遣使会士樊国梁君(一八七四)与布鲁克尔神甫笔记。

其遗著列下:

(一)《圣经》官话译本附注释。吾人藏有钞本一部,不知是否全帙,兹列其细目于下:

全书标题曰:《古新圣经》三十四卷。

- 1.《造成经之总论》二卷(《创世纪》)。
- 2.《求出之经》一卷(《出埃及记》)。
- 3.《肋未孙子经》一卷(《利未记》)。
- 4.《数目经》一卷(《民数记》)。
- 5.《第二次传法度经》一卷(《申命记》)。
- 6.《若稣耶之经》一卷(《约书亚记》)。
- 7.《审事官经》一卷(《士师记》)。
- 8.《众王经书》四卷(《列王记》)。
- 9.《如达斯国众王经尾增的总纲》二卷(《历代志》)。
- 10.《厄斯大拉经》一卷(《以斯拉记》)。
- 11.《若伯经》一卷(《约伯记》)。
- 12.《达味圣咏》三卷(《诗篇》)。
- 13.《撒落孟之喻经》一卷(《箴言》)。
- 14.《智德之经》一卷(《传道书》)。
- 15.《厄格肋西亚斯第箇》一卷(《德训篇》)。
- 16.《达尼耶尔经》一卷(《但以理书》)。
- 17.《玛加白衣经》二卷(《马加比书》)。
- 18.《圣史玛窦万日略》一卷(《马太福音》)。
- 19.《圣史玛尔谷万日略》一卷(《马可福音》)。

- 20.《圣史路加万日略》一卷(《路加福音》)。
- 21.《圣若望圣经》一卷(《约翰福音》)。
- 969 22.《诸徒行实经》一卷(《使徒行传》)。
- 23.《圣保禄谕》一卷(《保罗书信》凡二札:曰《罗马书》,曰《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
- 24.《圣保禄谕》一卷,凡五札:曰《与加拉漆亚札》,曰《与厄斐斯札》,曰《与斐理伯城人札》,曰《与各落梭城人札》,曰《与得撒落尼加札》。
- 25.《圣保禄谕》,凡四书三札:四书曰《与第莫德阿书》,《与第多书》,《与斐肋孟书》,《与暖伯肋约斯书》;三札曰《圣亚各伯之札》(《雅各书》),《圣伯多禄之札》(《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圣如达之札》(《犹大书》,共为一卷。)
- 26.《圣若望默照经》一卷(《启示录》)。
- 北京遣使会图书馆所藏本较多《路得书》,《多比传》,《犹底特书》,《以斯帖书》,《智慧书》,《以赛亚书》,《约拿书》七经。则所缺者为《雅歌》,与除《以赛亚书》,《但以理书》,《约拿书》三经外之一切预言八经。

(二) 潘廷璋(第四三七传)修士一七九〇年一信札,言清泰曾将《圣经》译为满语,附有注释。

(三)《圣祖仁皇帝家训》^①意大利文译本。每页上之法文译文乃出某伯爵夫人手,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九,六五至二八二页。此种家训大致言人君应以身作则,而为亿兆典型,盖为康熙皇帝训示诸皇子语。后雍正皇帝追述其言,亲录成编。(《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九首第VII

页。)原为满文,清泰从满文译出。

①钩案:是编殆指《庭训格言》,《四库总目》卷九四著录“《庭训格言》一卷,雍正八年世宗宪皇帝追述圣祖仁皇帝天语,亲录成编,凡二百四十六则,皆《实录》、《圣训》所未及载者……”同卷并著录有《圣谕广训》一卷;卷五五有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似皆非原书。

(四)清泰曾署名于一七八五年五月八日汤士选主教教令,见《耶稣会之废止》一二五页。

(五)信札:
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致枢机员卡斯特里信札。
(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二三五页。)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致伯尔坦信札,言工作,法国传教会产业,见《耶稣会之废止》五三至五五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二日致巴黎教廷公使信札,言晁俊秀(第四三〇传)神甫,藏宣教部档;摘录文见《钱德明传》二三四、二三五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致枢机员卡斯特里信札,见上引书二三五至二三八页。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致伯尔坦信札,言法国传教会产业,见《耶稣会之废止》五五至六一页。

一七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致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信札,藏宣教部档,摘录文见《钱德明传》二八五、三〇八、三〇九页。

一七八〇年十二月八日致伯尔坦信札,言传教会产

业,意大利文;法文译文见《耶稣会之废止》八五页。

一七八二年九月十七日致传教会驻广州代理人布尔戈尼(Bourgeois)信札。(《耶稣会之废止》一〇七、一〇九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罗广祥君信札,表示全体欢迎,见《耶稣会之废止》一一六、一一七页;《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五、二三六页。参看第四三〇传同日信札。

一七七七年至一七八〇年间信札四件,内有二件写以意大利文,载入伯尔坦所遗写本十二册之一册中。(考狄《书目》,一〇四五栏;《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六、三九八页。)节录入《耶稣会之废止》五三至六一页、八五页。

别有信札若干,藏罗马耶稣会档。

971

四三七 潘廷璋 意大利人

一七三三年前后生——一七七一年至华——为在俗辅佐人——一八一二年前歿于北京。

潘廷璋①(Joseph Panzi (Pansi))修士字若瑟,生于一七三三年前后②。在热那亚修院修业③。一七七一年顷至中国,隶属法国传教会,(缪尔《日志》第七册二六二页。)然晚至一七七三年一月十二日始抵京师。(蒋友仁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四日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一九六页。晁俊秀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一日信札,见

徐家汇钞本，三九页。)入内廷为乾隆皇帝画师。甘若翰(第四三三传)神甫云：“盖良修士也，温良、恭让、仁慈诸德皆备。至其以绘画艺能，在此国内发挥，得谓绰有余裕。以其艺术与天才屈服于此国旧习之下，所感苦痛与郎世宁(第二九三传)、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二修士同，但为有利于此处传教会，辄欣然从之。”(甘若翰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④信札。)

①关于其汉姓名者，可参看《传教信札》，卷IV，一九九、二〇三、二〇四、二一四页。

②布鲁克尔神甫笔记云：一八〇五年时廷璋年近七十三岁。

③蒋友仁(第三七七传)神甫一七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面陈乾隆皇帝云：“廷璋入道不久。先是在俗为画师，颇著名。顾其人不婚娶，自处如同教士，欧洲人知余等欲觅一、二良画师，乃劝其入道，俾能来华供奉内廷。”蒋友仁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四日信札，见《传教信札》，卷IV，二〇四页。补注云：此札在《传教信札》第一版(第三十二辑，一七七六年下，九〇页)中所著年月非十一月四日，而为十月二十八日。

④补注云：甘若翰(第四三三传)神甫传后信札题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未详孰是。

常被召赴内廷，在帝前作画。蒋友仁神甫在《传教信札》中述其事颇详。以一艺术家处大庭广众中，受繁文缛节之拘束，其情形诚难想像：应如何执笔，应如何措置手足，停画时应俯首，作画既成，有时不免经一华人修改，其

人常为无识之人。廷璋虽忍耐谦和，此种千般缚束，亦足供其磨练也。（《传教信札》卷IV，二〇五至二〇九页。参看蒋友仁神甫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致伯尔坦信札，见《通报》一九一七年刊，三四二、三四三页。）

“在此一七七三年中曾绘一预言人但以理现形图，余以为其笔之有助于传教会，实不下于其著名同国人郎世宁（第二九三传）修士也。”（甘若翰神甫信札。）

一七七六年为葡萄牙诸神甫重建之教堂^① 绘圣孕图，高十一尺，宽八尺。（廷璋未刊信札。）

①参看崔保禄（第三九〇传）传注^②；晁俊秀（第四三〇传）传涉及南堂火灾之文。

“吾辈法、葡两国教堂^①，为中国信徒往来最频之所，缘有神甫数人精通华语，尤以不畏劳苦之索德超（第四一七传）与行同圣者之方守义（第四二〇传）二神甫为甚。至若庸劣如我者，终日在内廷作画，记忆已失，仅知沉默，我之处中国，一如粗野无知之水手处于热那亚城一宫殿之内。虽然我画师也，别言之，传教会之忠仆也，如主有命，我决为此传教会尽瘁而死。”（廷璋一七七七年未刊信札。）

①钩案：当时北京有四堂：曰东堂，一名圣若瑟驻所，一名圣若瑟堂；一名葡萄牙人东堂；曰南堂，一名葡萄牙会团，一名圣若瑟会团，一名天主堂；曰北堂，一名法国驻所，一名救世堂；曰西堂，原亦名南堂，旋为宣教部教堂，一名意大利人教堂。

廷璋对于遣使会士只有赞词，与晁俊秀神甫同。其言曰：“遣使会诸君皆属热心传教士，对于传教事业勤劳不息。”（一

七九〇年未刊信札。)其不忘本会,亦与晁俊秀神甫同。曾 973
云:“主在波洛克保存本会之残余,余敢信其必定永远存在,圣灵必启示教皇将此会召还于原来见其诞生之公教诸国也。”

一七九〇年廷璋为高丽一贵人之代父,其人Joun姓,教名保禄,随贡使人朝中国者也。在罗广祥君前领洗,廷璋曾绘其肖像。〔达莱(Dallet)《高丽教会史》卷一,三三页注。)后其人在一七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致命。

一八〇五年廷璋尚与贺清泰(第四三六传)、甘若翰(第四三三传)二神甫同居北堂;歿于一八一二年前(布鲁克尔神甫说),当时必已与贺清泰神甫同复会籍矣。

其遗著列下:

(一) 曾副署于一七八五年五月八日汤士选主 教 教令,见考狄《耶稣会之废止》一二五页。

(二) 遗有信札数件,或已刊或未刊:

一七七六年十月六日信札,言晁俊秀(第四三〇传)、汪达洪(第四二六传)二神甫之争议,藏罗马档库,参看第四三〇传。

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六日与十一日致友某信札,言传教消息,方守义(第四二〇传),韩国英(第四一九传)二神甫,朝廷之态度,摘录入费勒《日记》一七七八年一月十五日记,一三一至一三四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六,一七五栏;与缪尔《日志》第七册二六二至二六五页(同书第十一册二〇八页);残文见上引克雷蒂诺-若利书四〇三、四〇四、四二〇页,一部分并见罗舍蒙泰《钱德明、

传》一九七、一九八页。〕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六日致索拉利(Solari)神甫信札，言艾启蒙(第三八三传)神甫七十寿，乾隆皇帝赏赐千叟宴，方守义神甫所遭遇之事件，法国国王任命嘉类思(第三五五传)神甫为传教会驻巴黎经理员，每年辅助一万二千法郎，命晁俊秀神甫仍为道长。末后报告齐类思(第四三五传)、晁俊秀、索德超(第四一七传)、方守义四神甫信息。

974 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罗马信札，言乾隆赏赉艾启蒙神甫，国王与嘉类思神甫，见缪尔《日志》第九册九三、九四页。(疑与前札同为一札。)

一七七八至一七八四年间信札五件，载入伯尔坦所遗信札十二册中之一册。(考狄《书目》，一〇四五栏；《通报》一九二二年刊，三九四至三九九页。)考狄君曾将此类信札刊载入《斐科杂纂》中。(《耶稣会之废止》一八页；《通报》一九一三年刊，二三六页；参看《通报》一九二一年刊，一八八页。)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罗广祥君信札，表示全体欢迎。见《耶稣会之废止》一一六、一一七页。参看晁俊秀传同日信札。

一七九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致索拉利和布利多尔(Bridault)二神甫信札，言乾隆皇帝八十万寿大典，传教士进呈之物与皇帝赏赉之物，赏大缎十八匹，传教士十八人各得制袍服两件。嗣言甘若翰神甫授洗之高丽人传教高丽，本堂复有二高丽人领洗。末言北京遣使会士工作。

一七九一年十月七日致索拉利和布利多尔信札，言其私人生活，绘画工作，遣使会之工作，本会在京神甫徐存人数，时有法籍神甫四人：钱德明、晁俊秀、甘若翰、贺清泰四神甫是已；葡籍神甫三人：张舒（第四〇一传）、安国宁（第四一八传）、索德超（第四一七传）三神甫是已。

一七九五年八月二日信札，言钱德明（第三九二传）神甫之歿。（罗舍蒙泰《钱德明传》四三〇、四三一页。）

四三八 李俊贤 法兰西人

一七二九年十一月一日生——一七五四年一月八日入会——一七七三年至华——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日歿于北京。

李俊贤(Hubert de Méricourt)神甫字席珍，隶法兰西教区。一七五八年曾任埃斯丹学校古典学教员。抵京约一年，即遭疾歿，时在一七七四年八月三十日。时正开始与汪达洪(第四二六传)神甫同在内廷担任時計制造与机械工作也。(名录。墓志。)

四三九 侯钰 中国人

975

一七四四年生——一七七三年二月十四日入会①——一七七三年二月十四日歿于北京。

侯钰 (Jean-Baptiste Heou) 修士字已修^②。北京人。研究拉丁文后,应入修院,会得肺病数日歿。歿前发愿入道。

①补注云:据墓志,其人已入修院,则入会应在一七七三年二月十四日以前。

②补注云:墓志作已修,似应作己修,于义较通。

四四〇 贾克兴 中国人

一七四九年生——一七七四年三月十四日前入会^①——一七七四年三月十四日歿于北京。

贾克兴 (Paul Kia) 修士字弘业。北京人。曾研究拉丁文,将入修院,会得肺病,发愿入道后于一七七四年三月十四日歿。

①补注云:其人已入修院,则入会应在一七七四年三月十三日以前。

976 四四一 穆类思等四人 奥地利人

一七三八年四月八日生——一七五七年十月九日入会——一七七三年十一月至华——一八〇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歿于俄国。

兹于本编诸传结束以前,请述穆尔(《日志》第四册二

三三至二三五页)所著录之四神甫。四人中仅知一人名穆类思^①(Aloys Moritz), 余三人并佚其名^②。类思是捷罗耳地方人。一八〇五年歿于俄国萨拉托夫州之俄、德传教会。撰有此行记传世。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穆类思是新译名。

②补注云:其中一人名巴尔德曼(Baldernan),奥地利人,见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八二七栏;卷八,一七三二栏,卷九,九三九栏,三五三九号。别一人名穆保禄(Paul-Augustin Amoretti),意大利人,本传后有附传。则佚名者仅葡萄牙籍医师而已。

四人在巴黎首途前,大主教博蒙(de Beaumont)曾以耶稣会行将废止事告之。类思等以事虽有据,而不足为违背会长命令之一种充分理由,仍决定东行,俾能表彰服从到底。一七七二年初自洛里昂放洋,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始达广州。兹四人者皆备内廷供奉之选,是为当时最重要之职任。中国传教会赖之得免完全摧毁。四神甫一意籍,为画师,一葡籍,为医师,二奥籍,通晓历算。广州总督闻四西士至,立上闻于朝。四神甫待朝命至,学习华语。一年半后,朝命至,召之赴京。备四舟,由朝使一人率往。诸人将行,澳门主教忽以教敕送达。

“事出意外,吾辈悲泣者三日,踌躇未能决。皇帝召吾辈入京,拒绝帝命,于罪为大不敬。又一方面,教敕不许吾辈用教士名义入京,稍违必受欧洲谴责。最后决定宁冒死,不愿在此难境中违教皇意,而为本会留一污点。君当忆及有人诬枉耶稣会士,谓其人中国意在为官,而不在传道。吾辈为后至者,且奉命入京为官,顾既不能同时传道,为官何益,已决定回欧矣。”

此种决定未合澳门主教与澳门长官意旨，彼等意欲解献四神甫于葡相，然中国人较具人心。为彼等获得自由，置之于—岛中(一七七五年)。幸有法国船长数人恻其苦况，分载四人于四舶，而还欧洲。“吾辈开始为三个月之流徙，前此离欧时眼未湿，今与从前所拟为另一母国告永诀时，不禁凄怆流涕云。”(缪尔《日志》第四册二三七页。参看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和克雷蒂洛-若利《克莱芒十四世》)。

类思遗有：

(一) 自洛里昂达广州之《行记》，撰于一七七四年一月一日。

(二) 赴萨拉托夫《行记》，写本。

(三) 信札：

一七七六年三月七日致缪尔信札，述自洛里昂达广州之行程，载入缪尔《日志》第四册二三七至二四一页。

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四日致缪尔信札，续言前事，载入上引书二四一至二四五页。

一七八六年七月二日信札，载入上引书第十七册二三三至二三六页。(索默尔沃热尔《书录》卷五，一三二六行。)

三年十一月至华——一七八三年五月廿二日歿于南圻。

穆保禄^① (Paul-Augustin Amoretti) 神甫，圣雷莫城人。一七五九年入会。

①钩案：此传原稿所无，乃经校订者补入。原缺汉姓，穆保禄是新译名。

一七七一年维利亚尼 (Vighiani) 神甫至罗马募集教职员时，保禄即有志传教外方。时耶稣会会长利西拟遣一善于绘事者赴北京，以补郎世宁(第二九三传)、王致诚(第三五六传)二修士之缺，以保禄具有若干绘画艺术，乃遣之往，并另派神甫三人，同备内廷供奉。

保禄抵广州，奉命赴交趾，然遇意外障碍，未能入境，乃改赴南圻。乔装作商人，深入南圻都城，已而赴邻近柬埔寨之边省。一七七四年末数月在其地奉到教皇克莱芒十四世教敕(一七七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发布)。遂立时加入外方传教会，与其地诸法国司铎分担劳苦。

旋在上南圻从未布道之处建设一新教区。顾为气候所侵，身体衰弱，诸道长命赴下南圻较宜卫生之地，以资休养。未至，歿于同行传教士隆热(Longer)之怀抱中。(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参看《新传教信札》，卷VI,三四二页)。

又据一说，一七七八年时，保禄似曾回至意国。缪尔(《戴进贤译国书》二四页)引有一文，谓“有一耶稣会士自华返意，名称穆保禄者回至热那亚城……”然据特利安(Terrien)神甫(上引吉勒尔梅书。)说，保禄最后九年皆在

上南圻新辟教区之中。

四四二 卢若望 葡萄牙人

一七一五年生^①——一七三二年入会——一七七九年
 返至华^②——一七九四或一七九六年于玻里斯本^③。

卢若望^④(Jean de Loureiro^⑤) 神甫出生于一七一五年。一七四一年迄一七五〇年间，一七五二年迄一七七九年间传教南圻。传教其地时几常为孤身一人。以医师而兼博物学者，有就医者，莫不为之诊治，因是人皆敬之。国王亦器重之，命主历算、物理等事。知其同时宣传宗教，然见其未彰明显显著为之，不深究也。

①②③补注云：索默尔沃热尔《书目》所记年代不同：“一七一〇年生，一七四二年赴南圻，留南圻迄于一七七七年，是年十二月赴中国，一七八一年回欧洲。一七九一年十月十八日歿。”此外尚有不同之记录，可参看孟戴宗书三八九页。

④钩案：原缺汉姓名，卢若望是新译名。

⑤《传教信札》作 Louroyon。参看本传注②。

手边毫无欧洲药品，不得不用本地药物，遂从而研究之，叙述之，审察其性质，俾能利用而无害。因是采集其植物标本。有时赴柬埔寨、占城、孟加拉、马拉巴尔沿岸、苏门答腊岛等地旅行，采集植物。一七七九年年事已高，其国内乱甚炽^①，乃离此而赴广州。居广州三年，因是吾人列其名于中国传教会

中^②。若望曾训练一聪明华人，遣之采集植物，盖外人足迹颇难离商行建设之处以外也。

①钩案：当时西山阮氏与顺化阮氏相争未已，至一八〇二年西山阮氏破灭，阮福映统一安南，内乱始息。

②补注云：安德义主教一七八〇年(待考)记录谓葡萄牙人驻广州经理员名 Loreiro，殆即此卢若望欤？参看罗舍蒙泰《钱德明传》五〇三至五〇六页。

植物标本采集完备以后，回葡萄牙，中间曾在莫桑鼻 980 给停留三月。一七八四年抵里斯本，被推为王家科学院研究员。以一七九四年歿于斯城。但据科梅罗(Colmeiro)说，歿年为一七九六年。

其遗著列下：

(一)《南圻特产植物》，一七九〇年刊于里斯本，四开本二册。所述植物一千二百五十七种，内有九十六种属印度、苏门答腊、莫桑鼻给三地之特产。采集植物一千二百二十一种，内采自南圻者九百七十六种，余二百四十五种采自中国。其为中国与南圻共有者凡二百九十四种，则若望所述中国植物总数共有五百三十九种。曾附意大利文拼音之汉名，然无汉字。

(二)关于植物学之记录数种，参看索默尔沃热尔《书目》。

(三)致埃卡特(Eckart)神甫信札两件，见科夫勒(Jean Koffler)神甫所撰《南圻史述》，一八〇三年刻本。

(四)别有信札两件，载入其《赞词》第二六页及二八页。

年代待考

前此所辑诸传，乃供博识者将来寻究之起点，惟尚有耶稣会士若干人入华年代未详，未能载入本编，附于编后，以待续考。

四四三 阿瓜多 葡萄牙人

一七三五年三月十五日歿于北京。

阿瓜多^①(Ignace de Aguado)神甫，葡萄牙人，一七三五年三月十五日歿于北京。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从音译。

四四四 范大讷 葡萄牙人

一七三五年三月八日歿于北京。

范大讷^①(Jean de Avendano)神甫，葡萄牙人，一七三五年三月八日歿于北京。

①钩案：原缺汉名，从音译。

上二神甫既皆歿于北京，然无踪迹可考，真伪有无尚

难判也。

四四五 鄧维铎 葡萄牙人

一六九二年六月五日歿于北京。

鄧维铎^① (Maur de Azevedo) 神甫，葡萄牙人，一六九二年六月五日歿于北京。

①钩案：原缺汉名，从音译。

四四六 波尔德 法兰西人

一七一〇年后歿。

波尔德^① (Gilbert Bordes) 修士，法兰西人。蒂里什 (Tillich) 神甫一七一一年信札，谓有波唐 (Bourdon) ^② 修士居北京若瑟驻所，为药剂师，殆为其人欤^③。

①钩案：原缺汉名，从音译。

②校订者案：Bourdon 可能是 Bourbon (波旁) 之误。

③补注云：参看本书罗德光 (第二四五传) 修士传。

四四七 甘玛诺 葡萄牙人

疑在一七五〇年至华——一七六七年七月八日后

成。

982 甘玛诺^① (Emmanuel de Carvalho) 神甫, 葡萄牙人。在一七三六至一七五〇年间, 先传教交趾^②, 后至中国。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在澳门被逮^③。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九日禁圣儒略要塞地牢中。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谪意大利。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甘玛诺是新译名。

②一七三五年与其他神甫五人同被捕下狱。事具本书房日升(第二九五传)神甫传。

③参看本书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玛诺与法安东(第四一二传)神甫同禁地牢第十七室。

四四八 桂德望 葡萄牙人

一六〇四年入会——疑在一六一〇年至华。

桂德望^① (Étienne Coelho) 神甫, 出生于阿布朗提希。一六〇四年入会, 被派赴中国, 一六〇九年自里斯本出发时尚未晋司铎。巴尔托利神甫与其他同时人之撰述皆无著录。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桂德望是新译名。

遗著有《中国情况报导》传世。(索默尔沃热尔《书影》, 卷二, 一二六五栏。)

四四九 傅其达 国籍未详

一六九六年十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傅其达^①(Dominique Focitta)神甫，一六九六年十月十九日歿于澳门。

①钩案：原缺汉名，从音译。

四五〇 郭玛诺 葡萄牙人

一七六三年前至华——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七六年后歿。

郭玛诺^①(Emmanuel Gomes)修士，葡萄牙人，始禁⁹⁸³河则托(Azeitão)狱中。一七六九年五月十一日移禁圣⁹⁸³需略地牢^②。一七七三年三月释出。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郭玛诺是新译名。

②补注云：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玛诺禁地牢第八室。(缪尔《会士史》一八三页；《日志》二五一页。)隶中国副教区。然先为日本教区经理员伴侣。(同上)。

四五— 贡玛诺 葡萄牙人

为在俗辅佐人——一七六四年五月十一日歿于海中。

贡玛诺^①(Emmanuel Gonzalves) 修士，葡萄牙人。隶日本教区。在澳门圣保禄堂职掌圣器。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被逐^②。一七六四年五月十一日歿于从巴西赴里斯本之海行中。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贡玛诺是新译名。

②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

四五二 杨 中国人

一六六七年生——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五一年歿于北京。

杨(Theodore Yang) 修士，中国人，一六六七年生。一七五一年歿于北京^①。

①补注云：此杨修士似无其人。费赖之神甫所引墓志，必是杨达(第四〇〇传)修士墓志，缘其年代相符也。

四五三 罗明尧 欧洲人

984

罗明尧神甫西名未详,据伟烈亚力书(《中国文献注释》一四二页)云,其人撰有《格致奥略》行世。

四五四 □保禄 中国人

保禄(Paul Machado)修士,佚其汉姓名,为在俗辅佐人。

四五五 孟 国籍未详

疑在一六八四年至华——疑歿于一七四三年。

〔补传〕费赖之神甫原稿有目无传。据康治泰神甫(一九一〇年歿)采集浦东教民之传说,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年)初年有一欧洲司铎汉姓孟者,在川沙城内建筑教堂一所。筑墙已高三尺,天空忽现黑十字架,时人识为教难之预兆。孟神甫不待完工,避住周家天主堂,堂南距棧家不远。甫至此堂,吏役即来捕之,押送上海。其后不知所终。据费赖之神甫笔录,疑其人为孟由义(第五一九传)神甫。至若建而未成之教堂,由川沙城人完其工事,而改作官吏行馆。今人尚能指示其处,而名之曰“孟

神甫墙”。墙上从未涂泥灰，然未见毁坏。(康治泰神甫一八八五年七月二日笔录。)

985 四五六 皮若望 意大利人

一七三六年前后至华。

皮若望^①(Jean-Baptiste Pedranzini)神甫，出生于瓦尔特里纳(Valtelline)区之博尔米奥城。据巴凯(《耶稣会士著作书目》卷二，一八三二栏)说曾传道中国，开教于Ho-cheu，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教难时代历尽苦难。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皮若望是新译名。

遗有《行记》一篇，曾为坎图(C. Cantu)所得，据称颇足以广异闻。(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四，四一七栏。)

四五七 罗历西 葡萄牙人

为在俗辅佐人——一七七六年后歿。

罗历西^①(Alexis Rodrigues)修士，隶中国副教区。初禁阿则托狱中；一七六九年五月十一日移禁圣儒略要塞地牢^②。一七七七年三月释出^③。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历西是新译名。

②居地牢第八室。

⑧别有一 Alexandre Rodrigues (罗历山) 修士，隶日本教区，在澳门圣保禄堂为副牧师(见本书第三一九传)。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被逮，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九日禁圣儒略狱(居地牢第十五室)。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谪意大利。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

四五八 罗若瑟 葡萄牙人 986

一七八二年后歿。

罗若瑟① (Joseph Rozado) 神甫，葡萄牙人。为中国副教区经理员。禁于澳门②，旋禁圣儒略要塞地牢。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谪意大利。一七八三年其人尚在罗马。

①钩案：原缺汉姓名，罗若瑟是新译名。

②补注云：费赖之神甫原稿作“禁于澳门”，唯所引之书不但未证明其人足迹已至澳门，反言其在里斯本执行职务。卡拉云仅云：“中国副教区经理员，一七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禁于圣儒略狱中。(参看缪尔：《会士史》卷 IX 第二四二页) 一七六七年七月九日谪意大利，而上引缪尔书，卷十一，二〇〇页引南怀仁(第三五二传)主教语，曾谓其在里斯本执行经理事务也。参看同时被禁之房日升(第二九五传)神甫传。

四五九 习安东 葡萄牙人

一六八九年生——一七六三年前至华——一七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歿于巴西。

习安东^① (Antoine Simoens) 神甫, 葡萄牙人。一六八九年生。一七六二年七月五日在澳门被逮^②。一七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歿于巴西之圣萨尔瓦多港。

①钩案: 原缺汉姓名, 习安东是新译名。

②参看纪类思(第三一九传)、嘉类思(第三五五传)二神甫传。

四六〇 德 国籍未详

一七五四年歿于川沙。

987 德某 (Joseph X.)。〔补传〕费赖之神甫原稿有目无传, 今由莫德赉神甫补成之。

据康治泰神甫(《热雷赛信札》, 一八八五年, 三四七、三四八页)一八八五年七月采集之地方传说, 并经传教士数人(其中有黄伯禄神甫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之是认)与高龙掣神甫(《江南传教史》卷三, 六七页; 参看李家桥教友《规约》, 一八六六年订)之是认, 有一法国或欧洲神甫名若瑟, 而汉姓德者, 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①致

命于浦东之川沙。

①又据别一不甚确实之说，谓在雍正（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六）年间。（李家桥规约。）

此传教士之在浦东，官吏已有所闻，特悬赏购之。其人体格强大，与教民从事于农田。屡经搜捕，皆得脱走，终在李家桥被逮。解至奉贤，奉贤知县移送川沙武官。川沙武官时管理浦东全境，欲博长吏之欢心，免去狱讼之烦累，立用粗纸蒙此神甫面，窒息而死。

置尸于一箱中，密运至海边，或一运河边。教民购买得之。

又据一说，距川沙二十公里李家桥之教民于黑夜中觅其遗骸，暗中见有光流动，香气扑鼻，始得之。

教民举行弥撒后，葬之于本地公所后园中。其冢今尚存，昔人恐兽畜践食墓草，以篱环之。

一九三三年三月开始调查此冢，尚未完竣。仅知箱板不厚（约十五公厘），内外加漆，尚未腐朽①。箱周围用沙与石灰之混合泥土砌之。最近调查时，泥块一片脱落，箱盖破损，用电光探照，见其中骨骸甚巨，腿骨不在原位，而在肋旁。

①一九三三年七月 Valentin Tsang 神甫云：箱用杉木制，约长四尺（一公尺四二公分），宽及二尺（七一公分）。

箱上钉有铜薄片，上刻 JHS 省文。有青石碑一，刻 988 字太浅，业已完全剥蚀。

此德若瑟神甫究为何人，吾人知姓德者有德其善

(第二七三传)神甫、德玛诺(第二七七传)神甫,遣使会之德理格神甫(附见第一四二传)奥斯定会之德天赐(Adéodat)神甫,(见嘉庆《**东华续录**》卷二十),然上述事迹皆与此四人未合。

至以若瑟为名而汉姓者,有本书第三九五传之朗若瑟,在一七五三年被逮,其后不知所终^①;然骆尼阁(第四〇七传)曾见其于一七五六年出狱也。

①别有一 Joseph de Araujo 神甫,名姓与此神甫同,在一七五九年歿于里斯本,(缪尔《**日志**》第八册,二五六至二五七页。)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一,五〇八有传。

又有第三五九传之马若瑟神甫,江南传教士也。一七四六至一七四八年间为黄安多(第三二二传)神甫之接受告解人。后出会,以在俗司铎资格,继续传教江南。

核以上述事迹,与此神甫较为相合,脱为其人,然其汉姓德与其西名音义毫不相涉。但德其善之西名 Emmanuel Telles 因可寻德字之音,而德玛诺之西名 Romain Hinderer 与其汉姓名亦无关联也。

四六一 齐亚 意大利人

一七一五年前至华。

齐亚^①(De Zea)神甫意大利人,一七一四年居福州。(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利国安致齐亚男爵信札,见《**传教信札**》,卷 III,二三五页^②。)

①钩案:原缺汉名,从音译。

②钩案：利国安(第二二一传)传后书录第二号作一七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信札，见《传教信札》卷 III，二二五页；一七〇四年应为一七一四年之误，唯页数未详孰是。

四六二 (阙名)

989

一八四四年经罗伯济(de Besi)主教之核准，刻有《慎思指南》一书，凡六篇，合为二册，一八六五年有土山湾刻本，一九〇四年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四一七号)。是为比赛(Busée)神甫原著之译文，译者似为旧传教会之一神甫①。

①据索默尔沃热尔《书目》，卷二，四三一栏，北京所刻译本(未著年月)乃出中国遣使会士韩若瑟神甫手。若瑟一七七二年生，一七九八年晋司铎，一八四四年歿。北京遣使会所刻书籍目录，一九二七年本二五五号有木版《慎思指南》四卷，凡三〇六页。据布兰特(Van den Brandt)修士说韩若瑟《慎思指南》初刻于一八二三年。

四六三 (阙名)

又有一书，题曰《古新圣经问答》一卷，一八六二年孟

振生(Mouly)主教刻于北京,一八六八年土山湾亦有刻本,一九二四年有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书目补目十八号),孟主教序称是编出旧传教会之一耶稣会士手。参看考狄《中国的中-欧印刷术》(一九〇一年,六二页,三七七号)。

四六四 赵中 葡萄牙人

一六三五年前后至华——为在俗辅佐人——一六五九年后歿。

赵中(Emmanuel Carvalho)修士字良甫,葡萄牙人。仅见北平图书馆藏写本名录^①著录其名。

①此名录所著录者,始方济各沙勿略(一五五二年),迄恩理格(第一二六传),凡人华耶稣会士七十七人。是手稿,拉丁文汉文姓名具备,汉文并附有罗马字译音。每一人名附有人华西历年代,中国干支,中西姓名,表字,国籍,葬所。

此外尚有不见于南怀仁(第一二四传)神甫名录者,中西辅佐修士十六人之姓名、国籍、葬所。中有二人葡萄牙籍,余皆为澳门华人。

此名录最近(一九三三年)由耶稣会士裴化行神甫与遣使会布兰特修士在北平图书馆发现。名录后附一汉、葡字书写本,书首八页,本文六百二十四页、附三十四页。缺标题、年代、撰人名(疑撰于一六六〇至一六六一年间。)原为意大利人罗斯(G. Ros)藏书,数年前入北平图

书馆藏，编二二六五八号。写汉字者显然为一西士。

四六五 蔡按铎 中国人 990

一六四〇年后入会——为在俗辅佐人——一六五九年后歿。

蔡按铎(Antoine Fernandes)修士，澳门人。(见北平图书馆藏写本名录。)

四六六 魏 国籍未详

一六九六至一七〇五年(?)间传教山东。

魏神甫未详为何国人。方济各会士曼兹在《传教杂志》中著录此名，殆从山东近日出土之断碑中发现，疑为一耶稣会士。其人传教山东之时，在汪儒望(歿于一六九六年，见本书第九六传)神甫后方记金(一七〇五年至山东。见本书第二五三传)神甫前。现无馀暇探究，容续考之。

四六七 邹 国籍未详

一七二五年一、二月间歿。

费赖之神甫一八七七年所辑汉文墓志一〇六页有一碑左题：“耶稣会铎德邹”，右题：“雍正二年冬季十二月”（一七二五年一月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

991 据另一神甫笔录云：“此碑不全。韩伯禄 (Heude) 神甫（一九〇二年歿）和金式玉 (Seckinger) 神甫（一八九〇年歿）在路过江西饶州府时曾有记录，其人如为欧洲人，余尚未能考得其名。”

西文主要参考书

Acta causas rituum seu cerimoniarum sinensium complectentia, dans: *Bullarium magnum*, t. X (alias: t. 24), in-fol., Rome, 1735, pp. 129-138.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

Acta Sanctorum, t.XIII, Paris, 1868. <圣人行传>

Ad virum nobilem de cultu Confucii philosophi et progenitorum apud Sinas (Jean Dez, s.j.). in-12, Dilingæ, 1700. <关于中国祀孔祭祖问题上书>

Ad virum nobilem. V. aussi Ritibus (De) Sinensium ... ad virum nobilem. <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上书>

AMOYOT (Alphonse). *Vie et testament du P. Amiot.* in-80. Paris, 1881. 阿米奥: <钱德明行状及遗嘱>

Anecdotes sur l'état de la religion dans la Chine. 7 in-12, Paris, 1733 ... 1742. <中国宗教状况轶事>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108 in-16, Lyon et Paris, 1825 ... 1933. <传教年鉴>

Apologie des Dominicains sur les rites chinois (Noël Alexandre, o. p.). in-12, Cologne, 1699. <多明我会会士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辩护书>

**Archivum historicum Soc. Jesu* (revue semestr.). 2 in-80, Rome, 1932, 1933. <耶稣会历史档案>

AVRIL, s.j. *Divers voyages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 in-40, Paris, 1692. 阿弗利尔:《欧亚各地旅行记》

Avvisi della Cina. V. Nuovi. 《中国报导》

BACKER (Augustin et Aloys de), s.j.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². 3 in-fol., Liège et Louvain, 1869—1876. 巴凯:《耶稣会士著作书目》

BARBINAIS (de la) LE GENTIL *Nouveau voyage autour du monde*. 2 in-16, Paris, 1728 et 1737. 巴尔比纳:《新环球旅行记》

BARTOLI, s.j. *Del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e Giesu. La Cina*. in-fol., Roma, 1663. 巴尔托利:《中国耶稣会史》。

Id. *Il Giappone*. in-fol., Roma, 1660. 巴尔托利:《日本耶稣会史》

BAYER. *De horis sinicis*. in-40, Petropoli, 1735. 巴耶:《论中国的计时》

Id. *Musæum sinicum*. 2 in-80, Petropoli, 1730. 巴耶:《中国博物志》

BENEDICTUS XIV. *Bullarium*. 4 in-40, Prati, 1845...1847.
《本笃十四世谕旨集》

BERNARD (H.), s.j. **Chrétiens nestoriens et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ans: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avril et mai 1932. 裴化行:《十六世纪末的景教徒和天主教传教士》

Id. * *Est-ce que la jeune Chine et le Japon moderne doivent quelque chose au catholicisme?* dans: *Dossiers de la Comm. synod.*, janv. 1932. 裴化行:《天主教对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

是否有所供献》

Id. * *L'extinction des communautés chrétiennes sous les Ming*, dans: *Bull. cath. de Pékin*, sept. 1931. 裴化行:《明代基督教会的消亡》

Id. * *Les Jésuites à Tchao-k'ing 1583—1589*, dans: *B.C.P.*, novembre 1931. 裴化行:《1583—1589年肇庆的耶稣会士》

BERTRAND (J.), s.j.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es missions*. in-80, Paris, 1862. 贝特朗:《传道会历史记录》

Biographie universelle. V. FELLER; MICHAUD. 《世界人物传记》

BOERO, s.j. *Menologio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2 in-80, Rome, 1859. 博埃罗:《耶稣会圣徒传》

BOSMAN, s.j. * *Documents relatifs à Verbiest*. in-80, Bruges, 1912. 波斯曼:《有关南怀仁的文献》

Id. * *Les écrits chinois de Verbiest*. in-80, Louvain, 1913. 波斯曼:《关于南怀仁之中文文件》

Id. * *Ferdinand Verbiest,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in-80, Louvain, 1912. 波斯曼:《北京观象台台长南怀仁传》

Id. * *L'œuvre scientifique d'Ant. Thomas*. in-80, Louvain, 1926. 波斯曼:《安多的科学著作》

Id. * *Problème des relations de Verbiest avec la Cour de Russie*. in-80, Bruges, 1913. 波斯曼:《南怀仁与俄国宫廷之关系》

BOUILLEVAUX. *Annam et Cambodge*. in-80, Paris, 1874. 布

尔沃:《安南和柬埔寨》

BOURGEOIS, s. j. *Lettres, dont quelques-unes inédites. Copie MS. à la bibliothèque de Zi-ka-wei.* 晁俊秀:《某些未公布的书简》,手稿本(藏徐家汇图书馆)

BOUVET, s. j.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in-24, Paris, 1697. 白晋:《康熙皇帝》

BRETSCHNEIDER.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 of China, dans: Journal of the N.C.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0, pp. 1-195; tiré à part, Chang-hai, 1881.*

布雷特施奈德尔:《欧洲人最初对中国植物的研究》

Id. * *Mediæ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2 in-80, London, 1888. 布雷特施奈德尔:《根据东亚史料进行的中世纪研究》

BRIGA (della), s. j. *Scientia eclipsium.* in-40, Lucæ, 1747. 布利加:《中国交蚀图录》

BROU, s. j. * *St François-Xavier*². 2 in-80, Paris, 1922. 布鲁:《圣方济各·沙勿略传》

BROULLION, s. j. *Mémoire sur ... la Mission du Kiang-nan.* in-80, Paris, 1855. 布鲁里昂:《江南传教回忆》

BRUCKER, s. j. *La Chine et l'Extrême-Orient, dans: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avril 1885.* 布鲁克尔:《中国和远东》

Id. *Correspondance scientifique d'un missionnaire, Le P. Ant. Gaubil, dans: Revue du monde catholique, 1883 et 1884.*

布鲁克尔:《宋君荣神甫学术通信集》

Id. *La Mission de Chine de 1722-1735, dans: Rev. des*

quest. histor., avr. 1881, pp. 491-532. 布鲁克尔:《1722—1735年的中国传教团》

BUGLIO, s. j. *Vie du P. Gabr. de Magalhaens, à la suite de: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par celui-ci.* in-80, Paris, 1688. 利类思:《安文思传》,附安文思著《中国新志》后。

CAHEN. *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 in-80, Paris, 1912.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

Id. * *Le livre de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à Pékin.* in-80, Paris, 1911. 加恩:《赴北京俄国商队之帐册》

CAMPBELL, s. j. * *The Jesuits (1534-1921).* in-80, New York, 1921. 甘为霖:《耶稣会士(1534—1921年)》

CARAYON, s. j. *Bibliographi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in-40, Paris, 1864. 卡拉云:《耶稣会书目》

Id. *Les prisons du marquis de Pombal.* in-80, Paris, 1865. 卡拉云:《庞拔侯爵之监狱》

CARDIM, s. j. * *Batalhas...* in-80, Lisbonne, 1894. 嘉尔定:《耶稣会在光荣的日本教省叙事诗》

Id. *Fasciculus e japonicis floribus.* in-40, Romæ, 1646. 嘉尔定:《日本殉教者赞词》

Id. *Relation de la province du Japon.* in-12, Tournay, 1645. 嘉尔定:《日本教省报告》

CARDOSO. *Agiologio lusitano*, 3 in-40, Lisboa, 1652...1666. 麦大成:《圣人传记》

CASTRO SAMPAIO (Manuel de). *Os Chins de Macau.* in-12, Hong-kong, 1867. 卡斯特罗-桑帕约:《澳门的中国人》

* *Catalogue des prêtres, clercs et frè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depuis 1697.* in-80, Pékin, 1911. <1697年以来遣使会教主、神职人员和会士名录>

* *Catalogue MS. de Pékin*⁽¹⁾. <北京传教士名录>

* *Catalogus librorum in lingua, sinica scriptorum.* in-16, T'ou-sè-wè, 1917-1927. <汉语著作书目>

* *Catalogus omnium missionariorum et ecclesiarum.* V. FOUCQUET. <传教士和教堂名录>, 傅圣泽编

* *Catalogus Patrum... V. SICA.* <耶稣会神甫和修士名录>, 薛孔昭编

CHANEY, s. j. * *La colonie du Sacré-Cœur dans les Cévennes de la Chine.* in-12, Paris et Tournai, 1889. 夏内: <中国附近地区圣心会驻地>

Id. * *Vic du P. Romain Hinderer.* in-12, Paris et Tournai, 1889. 夏内: <德玛诺生平>

CHANTELAUZE. *Le P. de la Chaise.* in-80, Lyon, 1859. 尚特劳斯: <夏斯神甫传>

CHARMOT. V. *Historia cultūs Sinensium.* 夏尔莫: <中国文化史>

CHOISY (de). *Journal du voyage de Siam.* in-40, Paris, 1687. 舒瓦齐: <暹罗旅行日志>

CIVEZZA (T.R.P. Marcellin de), o. f. m. *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missions franciscaines.* 4 in-80, Paris, 1898. 西维扎: <方济各会史>

Id. * *Saggio di bibliografia sanfrancescana.* in-80, Prato,

1879. 西维扎:《方济各会书目提要样本》

COLIN, s. j. *Labor evangelica, ministerios...en las islas Filipinas...in-40*, Madrid, 1663. 科林:《菲律宾群岛传教士之传教工作》

COLOMBEL, s. 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5 in-80, autogr. T'ou-sè-wè, 1895...1905 (hors commerce). 高龙鞏:《江南传教史》

COLONIA(de), s. j.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yon*. 2 in-40, Lyon, 1728 et 1730. 科罗尼亚:《里昂文学史》

Conformité des cérémonies chinoises avec l'idolâtrie... (Noël Alexandre, o. p.). in-24, Cologne, 1700. 《中国礼仪与偶像崇拜的一致性》

CORDARA, s. j. *Historia Societatis Jesu*. 2 in-fol., Rome, 1750 et 1859. 科尔达拉:《耶稣会史》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5 in-40, Paris, 1904...1924. 考狄:《西洋人论中国书目》

Id.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in-80, Paris, 1910. 考狄:《十八世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

Id. **Cinq lettres inédites du P. Gerbillon*. in-80, Leide, 1906. 考狄:《张诚神甫未公布的五份书简》

Id. **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t. I, 1913. 考狄:《中国皇帝的武功》

Id. **Les correspondants de Bertin*, dans: *T'oung-pao*, 1913-1919. 考狄:《贝尔坦之通讯人》

Id. * *Fragments d'une histoire des études chinoises*. in-40, Paris, 1895. 考狄: <一部中国研究史著作之残卷>

Id.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4 in-16, Paris, 1920 et 1921. 考狄: <中国通史>

Id. *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in-80, Paris, 1901. 考狄: <中国的中-欧印刷术>

Id. *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orientales*. 4 in-80, Paris, 1914...1923. 考狄: <东方史地杂纂>

Id. *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3 in-80, Paris, 1901. 考狄: <中国与外国列强之关系>

Id.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3 in-80, Paris, 1882...1884. 考狄: <远东杂志>

Id. *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xtrait du *T'oung-pao*, 1916. in-80, Leide, 1918. 考狄: <耶稣会之废止>

COUPLET, s. j. *Catalogus Patrum Soc. Jesu*, dans: *Verbiest, Astronomia Europæa*, in-80, Dilingæ 1687. 柏应理: <耶稣会神父名录>

I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in-fol. Parisiis 1687. 柏应理: <中国哲学家孔子>

Id.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in-12, Paris 1688. 柏应理: <中国基督徒许太夫人贵府史>, 即 <徐太夫人传略>

Id. *Brevis relatio de statu et qualitate Missionis sinicæ* (*Mémoire sur le clergé indigène*), dans: *Acta Sanctorum*, t. XIII (*Propylæum ad septem tomos Maii*). in-fol., Paris, 1868. 柏应

理:《中国教区情况汇报》

Id. *Tabula chronologica*, dans: *Confucius, Sinarum...* (ci-dessus). 柏应理:《中华帝国历史年表》

COURANT. *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80, Paris, 1902. 古兰:《国家图书馆中国书籍目录》

COUVREUR, s.j. * *Choix de documents*. in-80, Ho-kien f., 1894. 顾福格:《文献选编》

CRETINEAU-JOLY. *Clément XIV*. in-80, Paris, 1847. 克雷蒂诺-若利:《克莱芒十四世》

Id.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³. 6 in-80, Paris, 1859. 克雷蒂诺-若利:《耶稣会历史》

CROS, s. j. * *Saint François de Xavier*. 3 in-80, Toulouse et Paris, 1894 et 1900. 克罗:《圣方济各·沙勿略传》

DALLET. * *Histoire de la Corée*. 2 in-80, Paris, 1874. 达莱:《高丽教会史》

DANIELO, s. j. *Histoire apologétique*. in-16, s. l., 1700. 达尼埃洛:《护教史》

DEHAISNES. *Vie (du) P. Nicolas Trigault*. in-12, Douai, 1864. 德哈斯奈斯:《金尼阁传》

D'ELIA, s.j. *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80, Tou-sé-wè, 1927. 德理贤:《天主教中的中国籍主教》

De ritibus Sinensium. V. Ritibus. 《论中国礼仪》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acta. V. SARPETRI. 《中国礼仪问题的专集》

DELPLACE, s. j. * *Le catholicisme au Japon*. 2 in-80, Malines, 1908. 德普拉斯:《日本天主教》

DESPERBEN, ss. cc. *La Mission de Hai-nan*, dans: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mars 1933. 德斯佩尔本:《海南传教区》

DRUZBICKI, s. j. (plutôt BIEZANOWSKI, s. j.). *Vita P. Mencinski*. in-80, Metz, 1858. 德鲁兹比斯基:《曼辛斯基神甫传》

DUNIN-SZPOT, s. j. *Sinarum historia (1641-1687)*. MS., copie: à Zi-ka-wei. — Cf. ci-dessus, p. 63, n. 2. 杜宁-茨博特:《中国历史(1641—1687)》,手稿本,藏徐家汇

* *Elenchus alumnorum...colleg.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in-80, T'ou-sè-wè, 1917 (hors commerce). 《那不勒斯圣家公学学生名册》

Ephémérides de Macao. in-80, Macao, 1868. 《澳门大事记》

Etat présent de l'Église de la Chine. in-12, Paris, 1712. 《中国天主教之现状》

Etudes. 217 in-80, Paris, 1856...1933. 《研究》

FARIA Y SOUSA (Manuel de) (1590-1649). *Imperio de la China ...* in-40, Madrid, 1642; in-fol., Lisbonne, 1731. 法里亚·苏查:《中华帝国和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

FAVIER (Mgr), c. m. * *Pékin*. in-fol., Pékin, 1897. 樊国梁:《北京》

FELLER (de), s. j.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ou Biographie universelle...6* in-80, Paris, 1847. 费勒:《世界历史和传记辞典》

FERGUSON (John C.). * *Liste des peintures du Fr. Castiglione*, dans: *China Journal*, janv. 1930. 费果松:《郎世宁绘画目录》

FERRANDO. *Historia de los PP. Dominicanos en, las Islas Filipinas*. 6 in-80, Madrid, 1870 en 1872. 费兰多:《菲律宾、日本和中国多明我会传教史》

FINN. *The Jews in China*. in-80, Londres, 1847. 费恩:《中国犹太人之教堂、圣经及历史……》

FLEURIAU, s. j. *Etat présent de l'Arménie*, in-12. Paris, 1694. 弗勒里厄:《亚美尼亚现状》

FORESI, s. j. V. SCHALL, *Historica narratio et Historica relatio*. 福雷西:《历史记述》

FORTIA (de) d'URBAN.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3 in-12, Paris, 1839 et 1840. 福蒂亚·迪尔邦:《中国志》

Id. *Histoire antédiluvienne de la Chine*, in-12, Paris, 1838. 福蒂亚·迪尔邦:《中国诺亚时代大洪水以前的历史》

FOUCQUET, s. j. * *Catalogus omnium missionariorum* (S. J., O. P., O. F. M., O. S. A. etc.) *qui Sinarum imperium...* (1556-1727); *et Catalogus ecclesiarum existentium in regno sinensi*; dans: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1883. 傅圣泽:《在华传教士名录》及《中华帝国现存教堂名录》(《在华传教士和现存教堂名录》)

FOURMONT. *Grammatica sinica et Catalogus*, in-fol., Parisiis, 1742. 富尔蒙:《中文文法和目录》

Id. *Meditationes sinicae*. in-fol., Parisiis, 1737. 富尔蒙:《中

国默想录

FRANCO (Antoine), s. j. *Annus gloriosus Soc. Jesu.* in-40, Viennæ Austriae, 1720. 弗兰格:《耶稣会的新兴年》

Id. *Imagem da virtude...* in-fol., Coimbre, 1717. 弗兰格:《**遗德肖像**》

Id. *Synopsis annalium provinciae Lusitaniae* in-fol., Augsbourg, 1726. 弗兰格:《卢西塔尼亚教省年鉴概要》

GABIANI, s. j. *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 in-40, Viennæ Austriae, 1673. 毕嘉:《中国天主教之发展》

GAILLARD, s. j. * *Croix et Swastika*². in-80, T'ou-sè-wè, 1904, Var. sinol. no3. 加亚尔:《十字架和卍字》

Id. * *Nankin, aperçu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in-80, T'ou-sè-wè, 1903. Var. sinol. no 23. 加亚尔:《南京史地概选》

Id. * *Nankin port ouvert.* in-80, T'ou-sè-wè, 1901. Var. sinol. no 18. 加亚尔:《开放港口南京》

GAIN, s. j. * *Biographie du P. Et. Le Fèvre.* in-80, T'ou-sè-wè, 1922. :艾葆德《方德望神甫小传》

GAMS, o.s. b. *Series episcoporum...* in-40, Ratisbonne, 1873; * Leipzig, 1931. 加姆斯:《主教名录》

GARAIX, s. j. * *À Sancian. La tombe de St. François-Xavier,* in-12, Ho-kien fou, 1907. 加莱克斯:《上川圣方济各·沙勿略墓》

GAUBIL, s. j. *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in-40, Paris, 1814. 宋君荣:《论中国编年史》

GONZALEZ de ST-PIERRE, o. p. *Relation abrégée de la no-*

ouvelle persécution, in-24, s. 1., 1712. 贡扎勒斯·圣皮埃尔:
《中国新教难简述》

GOUVEA (A. de), s. j. *Innocentia victrix*. in-fol., Canton, 1671; texte latin dans: *Acta sanctorum*, t. XIII (*Propyl. ad septem tomos Maii*), in-fol., Paris, 1868. 何大化:《无罪获胜》

GRESLON, s. j. *Histoire de la Chine*. in-12, Paris, 1672. 裴仲迁:《中国历史》

GROOT (de). *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2 in-80, Amsterdam, 1903 et 1904. 格罗特:《中国的教派和教难》

GROSIER, s. j. *De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 7 vol. in-80, Paris, 1818...1820. 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

Id.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in-40, Paris, 1785. 格鲁贤:《中国概述》

GUIGNES (de). *Voyages à Pékin, Manille*... 3 in-16, Paris, 1808. 吉涅:《北京和马尼拉……行记》

GUILHERMI (de), s. j. *Ménolog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3 vol. in-40, Poitiers, 1867...Paris, 1904. 吉勒尔梅:《耶稣会圣徒节日历》

Guiot, * *Vie et apostolat de Mgr Pottier, évêque d'Agathopolis*. in-80, Paris, 1892. 吉奥:《阿加多波利斯主教波蒂埃生平和传教工作》

HAGER. *Panthéon chinois*. in-40, Paris, 1806. 阿热:《中国的先贤祠》

HALDE(du), s. j.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4 in-fol., Paris, 1735.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

HALLERSTEIN (de), s. j. *Epistolæ anecdotæ*, à la suite de: Pray, *Imposturæ*. 刘松龄:《轶事信札》

Id. *Observationes astronomicae*. in-40, Vienne, 1768. 刘松龄:《北京天文测验》

HAVRET (H.), s. j. * *La Mission du Kiang-nan*. V. *Mission (La)*. 夏鸣雷:《江南传教史》

Id. *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 fou*. in-80, T'ou-sè-wè, 1895, 1897, 1902. Var. sinol. n^{os} 7, 12, 20. 夏鸣雷:《西安府景教碑》

Id. * *«T'ien-tchow» Seigneur du Ciel*. in-80, T'ou-sè-wè, 1901. Var. sinol. no 19. 夏鸣雷:《天主》

HAY, s. j. *De rebus japonicis et indicis*. in-80, Anvers, 1605. 海:《日本、印度和秘鲁札记》

HENRION.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Missions*. 2 in-40, Paris, 1847. 昂里翁:《教区通史》

HERBELOT (d').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in-fol., Maestricht, 1776; 4 in-80, La Haye, 1778 et 1779. 赫尔伯洛特:《东方书目》

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la Chine (1619, 1620, 1621: Emm. Diaz sen., Kirwitzer, Nic. Trigault), in-12, Paris, 1625. 《中国往事记录》

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és royaumes du Japon et de la Chine (1621, 1622). in-12, Paris, 1627. 《日本和中国往事

记录》

Historia cultûs Sinensium (Charmot). 3 in-12, Cologne 1700. 《中国文化史》

HOANG. *De Calendario sinico...* in-80, T'ou-sè-wè, 1885 (2^e édit.: 1901). 黄: 《中国历法》

Id. * *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ies néoméniques chinoise et européenne.* in-80, T'ou-sè-wè, 1910. Var. sinol. no 29. 黄: 《中西新月编年对照》

Id. * *Mélanges sur l'administration,* in-80, T'ou-sè-wè, 1902. Var. sinol. no 21. 黄: 《论行政制度杂集》

Id. *A Notice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and a Concordance...* in-80, T'ou-sè-wè, 1885 (2^e édit.: 1904). 黄: 《中国历法概要及中西新月对照》

HUC.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4 in-80, Paris, 1857 et 1858. 古伯察: 《基督教在中国》

Inscriptions tumulaires. Collection de frottis de tombes de Pékin et de quelques autres villes. Bibliothèque de Zi-ka-wei. Cf. ci-dessous: Pfister, *Tituli.* 《北京及其他城内墓志铭》

INTORCETTA, s. j. *Compendiosa narrazione...* in-80, Romæ, 1672; trad. latine dans: Schall, *Historica relatio,* ci-dessous. 殷铎泽: 《1664年以来仇教事简述》

JARRIC (du), s. j. *Histoire des choses plus mémorables advenues tant ez Indes...* 3 in-40, Bordeaux, 1608...1614. 雅利克: 《印度发生的最令人难忘之事》

Journal asiatique. 221 in-80, Paris, 1823...1933. <亚细亚学报>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5 in-80, Chang-hai, 1858 seq.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

JOUVANCY, s. j. *Historiæ Soc. Jesu pars 5^a, tomus posterior*. in-fol., Romæ, 1710. 朱万西: <耶稣会史>

JULIEN (Stan.).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2 in-80, Paris, 1869 et 1870. 儒略: <汉语句法新论>

KIRCHER, s. j. *China illustrata*. in-fol., Amstelodami, 1667. 吉尔切尔: <附图中国志>

KLAPROTH (*Catalogue des livre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2 parties, in-80, Paris, 1839. 克拉普罗特: <克拉普罗特藏书目录>

Id.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3 in-80, Paris, 1824 1828. 克拉普罗特: <关于亚洲之记录>

KÖGLER, s. j. *Litteræ patentis imperatoris Sinarum K'ang-shi*, édité par de Murr. in-40, Nuremberg, 1802. 戴进贤: <康熙皇帝诏书>

KOSIBOWICZ, s. j. * *Un missionnaire polonais oublié, le P. Smogulecki*, dans: *Revue d'Hist. des Missions*, in-80, Paris, sept. 1929. 科西洛维茨: <一位被人遗忘的波兰传教士穆尼阁>

KOU WEI-KIUN (<Wellington Koo>). * *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 in-80, New-York, 1912. 顾维钧: <中国外侨状况>

LABBE de CHAMPGRAND, s. s. *Le P. Joseph Labbe, missio-*

naire en Chine. in-80, Bourges, 1880. 拉伯·尚普格朗:《胥孟德在华的传教工作》

LACROZE. *Thesaurus epistolarum lacrozianus.* in-80, Lipsiæ, 1742. 拉克罗兹:《书札文库》

LATOURETTE. *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in-80, New-York, 1929. 赖德烈:《中国基督教会史》

LAUNAY.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3 in-80, Paris, 1896. 洛内:《外方传教会通史》

Id. *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oang-si.* in-80, Paris, 1903. 洛内:《广西传教史》

Id. *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œi-tcheou.* 3 in-80, Paris, 1908. 洛内:《贵州传教史》

Id. *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Se-tch'ouan.* 2 in-80, Paris, 1920. 洛内:《四川传教史》

LE COMTE, s. j. *Lettres sur les cérémonies de la Chine.* in-12, Liège, 1700. 李明:《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书简》

Id.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la Chine.* 2 in-12, Paris, 1697 (1^e éd. : 1696). — V. aussi LE GOBRIEN. 李明:《中国现势新志》

LE FAVRE, s. j.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tracta.* in-80, Paris, 1700. 刘迪我:《论中国礼仪之争》

LEFEBVRE (B.), s. j. * *Antoine Thomas, de Namur,* extrait de: *Biographie nationale.* in-80, Bruxelles, 1930. 勒费弗尔:《那慕尔的安多》, 摘自《比利时人物传记》

Id. *Lettre sur les progrès de la religion à la Chine.* in-80,

Paris, 1697. 勒费弗尔:《有关中国基督教发展之书简》

LE GOBIEN, s. j. *Histoire de l'é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in-12, Paris. 1698. 郭弼恩:《中国皇帝敕令史》

LEIBNITZ. *Novissima Sinica.* in-80, Leipzig, 1697. 莱布尼茨:《中国近讯》

LE ROUX, m. e. * *La situation légale du christianisme en Chine avant les Traités,* dans: *Rev. d'Hist. des Missions,* juin 1933. 勒鲁:《缔结条约前中国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LE ROYER, s. j., supérieur de la Mission du Tonkin. *Lettres inédites; copie à la biblioth. de Zi-ka-wei.* 勒鲁瓦耶:《东京(河内)教区长》,尚未公布书简,手稿藏徐家汇图书馆

LE TELLIER, s. j. *Défense des nouveaux chrétiens.* in-80, Paris, 1688. 勒泰利埃:《新基督教徒之辩护》

Lettere del Giappone, 1579 seq. in-12, s. l. n. d.《日本通讯》

Lettere del Giappone e della Cina. in-16, Romæ, 1591; Brescia, 1592; Milan, 1621. 《日本和中国信札》

Lettere dell' India Orientale. in-12, Venezia, 1580. 《东印度通讯》

Lettres du Japon et de la Chine. in-16, Lyon, 1593. 《日本和中国信札》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1^o édition, 34 in-24, Paris, 1717, 1776. — Autres éditions plus souvent citées dans ces *Notices:* 14 in-80, Lyon, 1819. —《Panthéon littéraire,》 publ. par L. Aimé-Martin, 4 in-40, Paris, 1877. 《传教信札》,第一版三十四卷,1717和1776年巴黎出版。本书常引用的是其他

版本,如十四卷的1819年里昂本;“庞特翁文学工作者社”1877年巴黎出版的四卷本。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in-80, Boston, 1836. 伦格斯特德:《葡萄牙人侨居中国史略》

LORIQUEU, s.j. *Histoire de Zong-ming (Tch'ong-ming).* Inédit; MS. autographe aux archives de Zi-ka-wei. 禄理格:《崇明史》,未公布,手稿藏徐家汇档库

LY (André). * *Journal, 1746—1763,* publié par A. Launay. in-80, Paris, 1906. 《李(安德) 1746—1763 年日志》

MACLAGAN. * *The Jesuits and the Great Mogul.* in-80, Londres, 1932. 马克拉冈:《耶稣会士和莫卧儿大帝》

MAGAILLANS (= MAGALHAENS) (Gabriel de), s. j.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in-80, Paris, 1688. 安思文:《中国新志》

MARQUES PEREIRA. *Ephemerides commemorativas da historia de Macau ...* in-80, Macau, 1868. 马尔克·彼雷拉:《澳门大事报导》

MARINI (Jean-Phil. de), s. j. *Delle Missioni de' Padri della Comp. di Giesù nella provincia del Giappone e ... di Tumkino.* in-40, Roma, 1663. 马利尼:《日本与安南东京耶稣会神甫传教区》

MARCHAL. *Vie de M. l'abbé Moye.* in-80, Paris, 1872. 马夏尔:《莫耶修道院长生平》

MAILLA (de MOYRIAC de), s. j. *Histoire de la Chine.* 13 in-40, Paris, 1777 ... 1783. 冯秉正:《中国史》

MARTINI (M.), s. j. *Bello (De) Tartarico historia.* in-12, Romæ, 1654. 卫匡国:《鞑靼战纪》

Id. *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 (avec liste bibliographique). in-40, Romæ, 1654. 卫匡国:《中国基督教徒数量和素质的简述》

Id.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s Tartares contre la Chine, à la suite de l'Histoire univ. de la Chine par Semedo.* in-80, Lyon, 1667. 卫匡国《鞑靼战记》,附曾德昭著《中国通史》后

Id. *Novus atlas sinensis.* in-fol., Amstelodami, 1662.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

MASSARA, s. j. **Tristano de Attimis e Ant. Henriquez.* in-12, Cividale, 1908. 马萨拉:《谈方济和黄安多之致命》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 in-40, Paris, 1776 ... 1814. 《有关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和风俗习惯之记录》(《关于中国之记录》)

**Mémoi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Chine*². 3 in-80, Paris, 1911 et 1912. 《遣使会圣部记录·中国部分》

MENDOZA (Gonzalez de), o. s. a. *Dell'istoria della China,* in-80, Venise, 1586. (Trad. de l'espagnol. Ce n'est pas une «Histoire de Chine» au sens ordinaire du mot. Éditeur.) 孟多萨:《中国历史》

MEZZABARBA. *Journal de voyage, dans: Anecdotes ...*, t. IV, et dans: Platel, *Mémoires ...*, t. VI. 嘉乐:《旅行日志》

MICHAUD. *Biographie universelle, nouvelle édition.* 45 in

-40, Paris, s. d. 米肖:《世界人物传记》,新版本

* *Mission (La) du Kiang-nan, son histoire ...* (H. Havret s. j.). in-80, Paris, 《江南传教史》(夏鸣雷)

Missions catholiques. 61 in-40, Lyon et Paris, 1872 ... 1933. 《圣教会刊》

MOIDREY (de), s. j. * *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 (1307-1914)*. in-80, 1900. T'ou-sè-wè, 1914. Var. sinol. n° 38. 莫德賚:《中国天主教之体制》

MÖLLENDORFF (von).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in-80, Chang-hai, 1876. 穆林德:《中国书目指南》

MONTALTO DE JESUS. * *Historic Macao*². in-80, Macao, 1926. 蒙塔托·赫苏斯:《澳门史》

MONTEZON (de), s. j. *Mission de la Cochinchine et du Tonkin*. in-80, Paris, 1858. 孟戴宗:《交趾支那和交州教区》

*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 Monumenta Xaveriana etc.* 62 in-80, Matriti, 1894 ... 1932. 《耶稣会史辑》
《沙勿略事辑》

MOULE (A.C.). *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1550*. in-80, Londres, 1930. 穆尔:《1550年前中国基督教史》

MOULE (G. E.). * *Notes on Hang-chow past and present*. in-80, Chang-hai, 1907. 穆尔:《杭州今昔》

MURR (de). *Geschichte der Jesuiten in Portugal unter ... Pombal*. 2 vol. in-16, Nuremberg, 1787 et 1788. 缪尔:《庞拔时期葡萄牙耶稣会士史》

Id. *Journal zur Kunstgeschichte und zur allgemeinen Lit-*

teratur. 17 in-16, Nuremberg, 1775 seq. 缪尔:《艺术史和一般文学日志》

Id. *Litteræ patentés ... V. ci-dessus*, KÖGLER. 缪尔编:《公开的书信》

Id. *Neues Journal ...* 2 in-16, Leipzig, 1798-1800. 缪尔:《艺术史和一般文学新日志》

NADASI, s.j. *Annus gloriosus Soc. Jesu.* in-40, Antverpiæ, 1655. 纳塔西:《耶稣会的光荣年》

* *New China Review.* Chang-hai, 4 in-80, 1919 ... 1922. 《新中国评论》

NIEUHOFF. *L'ambassade à la Chin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Unies.* 2 in-fol., Amsterdam, 1665. 纽霍夫:《教会东方联合省遣使中国记》

NOCENTINI. *Il primo sinologo, P. Matteo Ricci.* in-80, Florence, 1882. 诺琴蒂尼:《第一个汉学家利玛窦》

Nouvelles lettres édif. et cur. 8 in-12, Paris, 1818, 1823. 《新传教信札》

ORLANDINI, s. j. *Historia Soc. Jesu.* in-fol., Coloniae Agrippinae, 1621. 奥尔朗迪尼:《耶稣会史》

ORLÉANS (d'), s. j. *Histoire de M. Constance, premier ministre du roi de Siam.* in-16, Lyon, 1754. 奥尔良:《暹罗国首席大臣康斯坦斯传》

Id. *Histoire des deux conquérants tartares...* in-80, Paris, 1630. 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之历史》

Id.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 V. COUPLET.* 奥尔

良:《徐太夫人传略》

Id. *Vie du P. Mathieu Ricci*. in-12, Paris, 1693. 奥尔良:

《利玛窦神甫生平》

OULTREMAN (d'), s. j. *Tableau des personnages signalés ...*
in-80, Douay, 1623. 乌特雷蒙:《一份……重要人物名录》

PAGÈS.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u Japon*. 2 in-80, Paris,
1869. 帕热:《日本基督教》

PARKER (E.H.). * *China and Religion*. in-80, Londres,
1905. 帕克尔:《中国和宗教》

Id. *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et Commerce*². in-
80, Londres, 1917. 帕克尔:《中国的历史、外交和贸易》

Id. * *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 in-80, Shanghai, s.
d. 帕克尔:《中欧文化交流》

Id. * *China: past and present*. in-80, Londres, 1903. 帕
克尔:《中国今昔》

Id. *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in China*, dans: *China*
Review, 1889, pp. 152-177. 帕克尔:《在中国宣讲福音》

Id. *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in-80, Londres, 1910.
帕克尔:《中国宗教研究》

PATRIGNANI, s. j. *Menologio della Compagnia* 4 in-40,
Venezia, 1730. 帕特利格纳尼:《耶稣会殉教者传》

PAUTHIER. *Chi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 2 in-80,
Paris, 1837 et 1853. 波蒂埃:《中国历史叙述》

Id. *Documents officiels sur les ambassades étrangères*. in-
80. Paris, 1843. 波蒂埃:《有关外国使团的官方文书》

Id. *Livres sacrés de l'Orient*. in-40, Paris, 1840. 波蒂埃:
 <东方圣经>

PELLIOT. * *Les conquêt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dans:
T'oung-pao, 1921, pp. 183-275; 1931, p. 502. 伯希和: <中国
 皇帝的武功>

* *L'horlogerie en Chine*, *ibid.*, 1921, pp. 61-69. 伯希和:
 <中国的时辰仪>

Id. * *L'imprimerie européenne de H. Cordier*, dans: *BEF-*
EO 1903, pp. 108-117. 伯希和: <评考狄著<中国的中欧印刷术>>

Id. *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in-40, Paris,
 1930. 伯希和: <俺斐特里特号首航中国记>

PERNY. *Appendice du Dictionnaire franç.-lat.-chin.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in-40, Paris, 1872. 佩尔尼: <用官话
 解释的法、拉、汉字典补编>

* *Petit Messenger de Ning-pouo* (circulation privée). 23
 in-80, Ning-pouo, 1911 1933. <宁波简讯>

PFISTER, s. j. *Tituli tumulis Patrum et Fratrum Soc. Je-*
su ... insculpti (inscriptions chinoises seulement). (Cf. ci-des-
 sus, *Inscriptions*.) MS. in-80, Zi-ka-wei, 1877. 费赖之: <耶稣
 会神甫和修士墓志铭>

PIEPER. * *Neue Aufschlüsse über die ersten Anfänge des*
chinesischen Ritenstreits, dans: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
chaft, Münster, 1914. 佩帕尔: <导致中国礼仪之争的新见解>

Id. * *Documents inédits 1685—1740*. in-80, Paris, 1932.
 佩帕尔: <1685—1740年的未公布文献>

FINOT (Virgile). *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in-80, Paris, 1932. 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之形成》

PIOLET, s. j. *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françaises, t. III.* in-80, Paris, 1904. 皮奥莱:《法国天主教神甫传教区》

PLANCHET, c. m. * *Le cimetière et les œuvres de Cha-li.* in-80, Pékin, 1928. 包世杰:《栅栏天主教墓地和墓碑记录》

Id. * *Le cimctière et la paroisse de Tcheng-fou-sse.* in-80, Pékin, 1918. 包世杰:《正福寺墓志》

PLATEL(«ex-capucin Norbert»). *Mémoires historiques...7* in-80, Lisbonne, 1766. 普拉特:《历史回忆录》

POSSEVIN, s. j. *Bibliotheca selecta.* in-fol., Col. Agripp. (Cologne), 1607. 波赛文:《特选书目》

PRAY, s. j. *Historia controversiarum de ritibus sinicis.* in-80, Pestini, Budæ ac Cassoviæ, 1789. 普雷:《中国礼仪之争史》

Id. *Imposturæ CCXVIII, in dissertatione R. P. Benedicti Cetto, Scholarum piarum, detectæ et convulsæ; cum Appendice: Epistolæ anecdotæ P. de Hallerstein.* in-80, Budæ, 1781. 普雷:《新发现并经整理的赛托神甫宗教学校的二百一十八篇神修讲话伪作及其附录——轶事信札》

PREMARE (de), s. j. *Vestiges des principaux dogmes chrétiens, traduit du latin par MM. Bonnetty et Perny.* in-80, Paris, 1878. 马若瑟:《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

RÉMUSAT (ABEL-). *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in-80, Paris, 1822. 雷慕沙:《汉语语法要素》

Id. *Mélanges asiatiques*. 2 in-80, Paris, 1825 et 1826. 雷慕沙:《亚洲杂纂》

Id.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orientale*. in-80, Paris, 1843 (posthume). 雷慕沙:《东方历史和文学杂纂》

Id.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2 in-80, Paris, 1829. 雷慕沙:《亚洲新杂纂》

Réponse aux nouveaux écrits de Messieur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in-24, Paris, 1702. 《对外方传教会神甫们的新著之答复》

* *Revue catholique*. 22 in-80, T'ou-sè-wè, 1912....1933.《圣教杂志》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3 in 80, Paris, 1882...1884. 《远东杂志》

* *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10 in-80, Paris, 1924...1933. 《传教史杂志》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119 in-80, Paris, 1872 ...1933. 《历史问题杂志》

RHODES (de), s. j. *Tunchinensis historice libri duo*. in-40, Lugduni, 1652. 罗历山:《交趾支那北圻史二卷》

Id. *Voyages et missions*. in-80, Paris, 1854. 罗历山:《旅行与传教》

RICCI, *Hierarchia franciscana in Sinis*(1307—1928). in-80, Outch'ang, 1929. 利西:《中国方济各会的体制(1307—1928年)》

Id. *Vicariatus T'ai-yuen-fou, seu brevis historia antiquæ franciscanæ Missionis Chan-si et Chen-si ...* in-80, Pékin, 1929.

利西:《太原府教区,山西和陕西的早期方济各教区简史》

RIPA (Mathieu).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 della Sagra Famiglia ...* 3 in-80, Napoli, 1832. 何国贤:《圣家会创建史》

ROCHEMONTEIX (de), s. j. * *Joseph Amiot.* in-80, Paris, 1915. 罗舍蒙泰:《钱德明传》

ROHRBACH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Église.* 12 in-40, Lyon, 1872. 罗尔巴舍:《教会通史》

ROSSI, s. j. * *Biografia del P. Stefano Faber (Le Fèvre).* in-80, Chang-hai, 1909. 罗以礼:《方德望神甫传》

Id. * *Brevis biographia PP. Henriques et d'Attimis.* in-80, autolith. T'ou-sè-wè, s. d. (vers 1900). 罗以礼:《黄安多和谈方济二神甫传略》

Id. * *Documenta circa vitam et martyrium PP. Henriques et d'Attimis.* in-80, autolith. T'ou-sè-wè, 1891. 罗以礼:《关于黄安多和谈方济二神甫生平及致命文件》

ROUGEMONT (de), s. j. *Historia Tartaro-Sinica.* in-80, Lovanii, 1673. 鲁日满:《鞑靼中国史》

ROY, s. j. *Lettres*^s. 2 in-12, Paris, 1840. 骆尼阁:《信札集》

SACCHINI, s. j. *Historiæ Soc. Jesu pars prima,* in-40, Romæ, 1614; .. *secunda,* Coloniae Agrippinæ (Cologne), 1621; *tertia,* Romæ, 1622; *quarta,* Romæ, 1652; .. *quinta, tomus prior,* Romæ, 1661. Cf. CORDARA. 撒奇尼:《耶稣会历史》

SAINTE-FOI. *Vie du P. Ricci.* 2 in-12, Paris, 1859. 散特-

富瓦:《利玛窦神甫生平》

SANDE (de), s. j. *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in-40, Macao, 1590. 孟三德:《日本使节赴罗马教廷的使命……》

SCHALL, s. j. *Historica narratio de initio et progressu Missionis Soc. Jesu apud Chineses, .. ex litteris R. P. Ad. Schall ... collecta* (a P. Foresi, s. j.). in-16, Viennæ Austriae, 1665. 汤若望:《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

SCHURHAMMER, s. j. * *Das Kirchliche Sprachproblem in der Japanischen Jesuitenmission*. in-80, Tokyo, 1928. 舒尔哈默尔:《日本耶稣会教堂语言问题》

Id. * *Die R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Portugiesisch-Asie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in-80, Leipzig, 1937. 舒尔哈默尔:《关于葡萄牙-亚洲及邻近地区史的“马征队”史料》

SEMEDO (de), s. j.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 suivi de: Martini,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s Tartares*. in-80, Lyon, 1667. 曾德昭:《中国通史》,后附卫匡国《鞑靼战记》

Id.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 (trad. cu portugais). in-80, Rome, 1643. 曾德昭:《中华大帝国志》

SERVIÈRE (de la), s. j. *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in-80, Chang-hai, T'ou-sè-wè, 1923. 史式微:《中国耶稣会的古代教区》

Id. *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2 in-80, Chang-hai, T'ou-sè-wè, 1914.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

SICA, s. j. *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 in -80,

Chang-hai, T'ou-sè-wè, 1892. 薛孔昭: <耶稣会神甫和修士名录>

SILVESTRI, o. f. m. * *Come si vive in Cina.* in-12, Florence, 1914. 西尔维斯特利: <怎样在中国生活>

SOMMERVOGEL, s. j. *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1 in-fol., Paris, 1890 ... 1932. 索默尔沃热尔: <耶稣会作家书目>

SOUCIET, s. j. *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 astronomiques, géographiques ...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 les Pères de la Comp. de Jésus.* 3 in-40, Paris, 1729 et 1732. 苏熙业: <耶稣会士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数学、天文和地理考察>

SOUTHWELL (Ribadeneira, puis Alegambe, puis Southwell), s. j. *Bibliotheca scriptorum Soc. Jesu* in-40, Romæ, 1676. 阿勒甘布-索特威尔: <耶稣会作家书目>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 2 in-40, London, 1797. 斯当东: <一篇第一手的报道>

STÖCKLEIN, s. j. *V. Welt-Bott.* 斯托克林: <威尔特-博特>

STÖGER, s. j. *Scriptores provinciae Austriacæ Soc. Jesu.* in-80, Vienne, 1855. 斯托格尔: <耶稣会澳大利亚教省的作家>

STREIT, o. m. i. * *Bibliotheca missionum.* 7 in-80, Münster et Aix-la-Chapelle, 1916, ... 1931. 斯特莱特: <传教士著作目录>

TACCHI VENTURI, s. j. *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avole. 2 in-40, Macerata

1911 et 1913. 汾屠立:《利玛窦神甫历史著作集》

TACHARD, s. j. *Second voyage ... au royaume de Siam.* in-40, Paris, 1689. 塔夏尔:《第二次暹罗王国行记》

Id. *Voyage de Siam.* in-40, Paris, 1686. 塔夏尔:《暹罗行记》

TANNER (Mathias), s. j. *Societas Jesu usque ad sanguinis et vitæ profusionem militans ..* in-40, Pragæ, 1675. 坦奈尔:《不惜流血牺牲的耶稣会士》

TCHANG (Mathias), s. j. et de PRUNELÈ, s. j. * *Le P. Simon a Cunha.* in-80, T'ou-sè-wè, 1914. Var. sinol. no 37. 张和普鲁内尔:《瞿西满》

TCHANG (Mathias), s. j. * *Synchronismes chinois.* in-80, T'ou-sè-wè, 1905. Var. sinol. no24. 张:《中国历史年代对照》

THÉVENOT.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4 in-fol., Paris 1663 ... 1696; 5 in-18, Amsterdam, 1727. 《特夫诺行记》

TOBAR, s. j. *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 fou*². (Var. Sinol. no17). in-80, T'ou-sè-wè, 1912. 托巴尔:《开封府犹太教碑文》

* *T'oung-pao.* 41 in-80, Leide, 1890 ... 1933. 《通报》

TRIGAULT (Nicolas), s. j.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in-40, Augustæ Vindelicorum (Augsbourg), 1615; traduction: 金尼阁:《基督教传入中国》

Id.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es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in-80, Lyon, 1616. 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TURSELLINI, s. j. *Vita Sti Francisci Xaverii.* in-80, Augs-

bourg, 1797. 图尔赛里尼:《圣方济各·沙勿略传》

VAN BRAAM. *Voyage de l'ambassade... 1794 et 1795*, édit. française de Moreau de Saint-Méry. 2 in-40, Philadelphie, 1797 et 1798. 范罢览(范百兰):《奉使行记》

VAN HEE, s. j. **Ferdinand Verbiest écrivain chinois*. in-80, Bruges, 1913. 范埃:《汉学家南怀仁》

VERBIEST, s. j. *Astronomia europæa*. in-80, Dilingæ, 1687. 南怀仁:《欧洲天文学》

VIANI. *Istoria delle cose operate nella China da Mgr Ambr. Mezzabarba*, in-80, Paris, 1739. 维亚尼:《嘉乐出使中国事略》

VILLERS (de). *Anecdot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Église*. 7 in-12, Paris, 1733. 威勒尔斯:《天主教会现状轶事》

VILLOTTE, s. j. *Voyages d'un missionnaire ... en Turquie, en Perse, en Arménie*. in-12, Paris, 1730. 威洛特:《一位传教士在土耳其、波斯和亚美尼亚旅行记》

VISDELOU (de), s. j.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de d'Herbelot, t. IV. in-40, La Haye, 1779. 刘应:《戴贝洛的〈东方丛集〉》

Id. *Supplément à la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in-fol., Maestricht, 1780. 刘应:《〈东方丛集〉补编》

VISSCHERS. *Onuitgegeven Brieven van eenige Paters ...* in-12, Arnheim, 1857. 威斯切尔斯:《未公布的神甫书信》

WALDACK (Carl), s. j. *Notice sur le P. Couplet*, dans: *Analectes publiés par Reusens*. in-80, Louvain, 1872. 瓦达克:《柏应理传》

Welt-Bott (Stöcklein, s. j., et continuateurs). 40 parties en 5 vol. in-fol., Augsbourg et Vienne, 1728 ... 1761. «威尔特-博特»(斯托克林及其继承者)

WESSELS. s. j. * *Early Jesuit Trav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 in-80, La Haye, 1924. 威赛尔斯:《早期耶稣会士中亚旅行记》

WYLLIE Alexandr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40, Chang-hai et Londres, 1867. 伟烈亚力:《中国文献注释》

中文主要参考书

- 《大西利先生行迹》(艾儒略)
- 《大清一统志》
- 《不得已》(杨光先)
- 《不得已辩》(利类思)
- 《中西经事》(蹇容)
-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萧司铎)
- 《天学初函》
- 《正教奉传》(黄伯禄)
- 《正教奉褒》(黄伯禄)
- 《奉天学徐启元行实小记》
- 《明史》
- 《明清间人华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
- 《明浙西李之藻传》(陈垣)
- 《东华录》
- 《东华续录》
- 《徐文定公集》(李问渔)
- 《破邪集》(黄贞)
- 《清朝全史》(稻叶君山)
- 《圣教信证》(韩霖、张赓)
- 《圣教杂志》

《道学家传》(南怀仁)

《畴人传》(阮元)

《苏州致命记略》(徐允希)

本书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

6. 范礼安 (Le P. Alex. Valignani)

《一五八〇——一五九九年关于日本与中国的通讯》 *Litteræ de statu Japoniæ et Chinæ ab anno 1580 ad an. 1599*

《给日本及印度各族信仰坚定的基督徒的公开信》 *Commentarii ad Japonias, et ad cæteras Indiæ nationes christianæ fidei mysteriis imbuendas.*

7. 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

《圣教实录》 *Cheng kiao ché lou (Vraie relation de la sainte doctrine)*

9. 利玛竇 (Mathieu Ricci)

《天主实义》 *T'ien tchou che i (De Deo vera ratio)*

《交友论》 *Kiao yeou luen (De l'amite)*

《西国记法》 *Si kouo ki fa (Art de la mémoire artificielle)*

《二十五言》 *Eul-che-ou-yen (25 sentences morales)*

《畸人十篇》 *Ki jen che p'ien (Les 10 paradoxes)*

《辩学遗牍》 *Pien hio i tou (Disputes contre les sectes idolâtriques)*

《西琴八曲》 *Sikin pak'iu (8 airs d'orgue europeen)*

《斋旨》 *Tchai tche (Avantages du jeûne)*

《畸人十规》K'i jen che koei (Explication des dix commandements)

《奏疏》Tseou-chou (Rapport au trône)

《几何原本》Ki ho yuen pen (Principes de géométrie)

《同文算指》T'ong wen soan tche (Arithmétique pratique)

《测量法义》Tch'é-liang fa i (Géométrie pratique)

《勾股义》Keou-kou i (Développement de la théorie du triangle rectangle)

《圆容较义》Hoan yong kiao i (Des figures isopérimètres)

《浑盖通宪图说》Hoen kai t'ong hien t'ou chou (Développement de la sphère celeste)

《万国輿图》Wan-kouo yu t'ou (Grande carte de l'univers)

《西字奇迹》Si tse ki tsi (Procédé des caractères de l'Extrême Occident)

《乾坤体义》K'ien K'on t'i i (Explication du ciel matériel et de la terre)

11. 孟三德 (Le P. Edouard de Sande)

《日本使节赴罗马教廷日记所载对话》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dialogus ex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

《汉文教义纲领》Catéchisme chinois

15. 郭居静 (Lazare Cattaneo)

《灵性诣主》 Ling sing i Tchou (Introductio animae ad Deum)

《悔罪要记》 Hoei tsoei yao ki (De la contrition et de la douleur des péchés)

17. 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

《圣教日课》 Cheng kiao je k'o (Exercitium quotidianum variarum precum)

《死说》 Se chouo (Petit livre sur la mort)

《念珠默想规程》 Nien-tchou mé-siang koei-tch'eng (Méthode facile pour réciter le Rosaire)

《圣人祷文》 Cheng-jen tao-wen (Litanies des Saints)

《圣母德叙祷文》 Cheng Mou té siu tao-wen (Litanies de la Ste Vierge)

《地震解》 Ti tchen kiai (Traite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18. 罗如望 (Jean de Rocha)

《天主圣教启蒙》 T'ien-tchou cheng-kiao k'i-mong.

《天主圣像略说》 T'ien-tchou cheng. siang lio-chouo (Explication abrégée des saintes images du Maître du Ciel)

19. 庞迪我 (Didace de Pantoja)

《七克大全》 Ts'i k'o ta ts'iuen (Les 7 Victoire)

《人类原始》 Jen lei yuen che (De l'origine de l'homme)

《天神魔鬼说》 T'ien-chen mo-koei chouo (Traité des

bons et des mauvais anges)

《受難始末》 Cheon-nan che mo (Histoire de la Passion de N. -S. J. -C.)

《龐子遺論》 P'ang-tse i ts'iuen (Doctrine du P'ang)

《實義續編》 Che i siu pien (Appendice au livre Che i)

《辨揭》 Pien kié (Refutation)

21. 費奇規 (Gapard Ferreira)

《周年主保聖人單》 Tcheou nien tchou-pao cheng-jen fan (Suffrages pour les Saints du mois, avec des sentences tirées des Stes Ecritures et des Sts Pères)

《玫瑰經十五端》 Mei-koei king che-ou toan (Méditation sur les 15 mystères du Rosaire)

《振心總牒》 Tchen-sin tsong-tou (Exercices de piété pour enflammer le cœur des fidèles à l'amour de la Passion de Jésuschrist)

26. 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i)

《教要解略》(《聖教解略》) Kiao-yao kiai lio (Explication abrégée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聖母行實》 Chen-mou hing che (Vie, mort et miracles de la Ste Vierge)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T'ien-tchou cheng-kiao cheng-jen hing che (Vies choisies des Saints de l'Eglise catholiques)

《四末論》 Se mo luen (Des 4 fins dernières)

《終末之記甚利于精修》 Tchong-mo tche ki chen li yu tsing sieou (Meminisse de novissimis...)

- «则圣十篇» Tsé cheng che pien (De l'imitation des Sages en 10 chapitres)
- «十慰» Che wei (Dix consolation)
- «励学古言» Li hio kou yen (Exhortation à l'étude et à l'amour de la vertu)
- «西学修身» («修身西学» Si hio sieou chen (De la manière de se bien gouverner soi-même)
- «西学治平» Si hio tche p'ing (De la manière de bien gouverner le royaume, selon les Européens)
- «童幼教育» T'ong yeou kiao-yu (Manière de bien élever la jeunesse)
- «西学齐家» Si hio ts'i kia (De la manière de bien gouverner la famille)
- «寰宇始末» Hoan yu che-mo (Histoire du monde)
- «斐录汇答» Fei lou hoei ta (Questions philosophiques)
- «譬学警语» P'i hio king yu (Livre des similitudes)
- «神鬼正纪» Chen koei tcheng ki (Fraité des esprits)
- «空际格致» K'ong tsi ko tche (Traité de la composition matérielle de l'univers)
- «一六一八年中国年报» Litteræ sinenses anni 1618
- «达道纪言» Ta tao ki yen (Recueil d'instructions)
- «推验正道论» T'oei yen tcheng tao luen (De l'unité de Dien, contre les idolâtres)
30. 熊三拔 (Sabbathin de Ursis)
- «泰西水法» T'ai-si Choei fa (Des machines hydrauliques)

ques d'Europe)

《简平仪说》 Kien p'ing i chouo

《表度说》 Piao tou chouo (De la gnomonique)

《中国俗礼简评》 Commen tariolum de Sinensium festorum erroribus

《陆若汉神甫著述注释》 Annotationes super tractatu P. Jeannis Rodriquez

31. 阳玛诺 (Emmanuel Diaz Junior)

《圣经直解》 Cheng-king tche kiai (Commentaires sur les Evangiles)

《天主圣教十诫直铨》 T'ien-tchou cheng kiao che kiai tche ts'iuen (Explication exacte des dix commandements de Dieu)

《代疑论》 Tai i luen

《景教碑论》 King kiao pai ts'iuen (Explication du monumewt trouvé en 1625 à Si-nan fou)

《圣若瑟行实》 Cheng Jo-ché hing-che (Vie de Saint Joseph)

《天神祷文》 T'ien-chen tao-wen (Litanies des Sts Anges)

《轻世金书》 K'ing che kin chou (Le livre d'or du mépris du monde)

《默想书考》 Me-siang chou k'ao (Methode de meditation)

《避罪指南》 Pi tsoei tche-nan (Direction pour éviter

de péché)

《天问略》 T'ien wen lio (Explication de la sphère céleste)

32.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推历年瞻礼法》 Tch'oei li-nien tchan-li fa (Du comput ecclésiastique)

《西儒耳目资》 Si jou eul mou tse (Vocabulaire disposé par tons suivant l'ordre des mots européens)

《况义》 Koang i (Fables choisies d'Esopé)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 apud Sinas suscepta

《中国年鉴》 Annales Regni Sinensis

《中国五经》 Pentabiblion Sinense

39. 艾儒略 (Jules Aleni)

《天主降生言行纪略》 T'ien-tchou kiang-cheng yen-hing ki-lio (Vie de N.-S. J.-C. Sauveur des hommes)

《出像经解》 Tch'ou siang king-kiai (Vie et Passion de J.-C. en images)

《天主降生引义》 T'ien-tchou kiang-cheng in-i (Introduction à l'Incarnation du Sauveur)

《弥撒祭义》 Mi-sa tsi i (Du Saint Sacrifice de la Messe)

《涤罪正规》 Ti tsoei tcheng koei (Lavandorum peccatorum recta norma)

《悔罪要旨》 Hwei tsoei yao tche (De la contrition)

《万物真原》 Wan ou tchen yuen (De la vrare origine de toutes les choses)

《三山论学记》 San chan luen hio ki (Doctrine des trois montagnes)

《圣梦歌》(《性灵篇》) Cheng mong ko (Sing ling p'ien) (Dialogue, en vers, entre le corps et l'âme séparée du corps)

《利玛竇行实》 Li Ma-teou hing-che (Vie du P.M. Ricci)

《张弥克遗迹》 Tchang Mi-ko i-tsi (Vie du Dr Michel Tchang)

《五十言》 Ou-che yen (Recueil de 50 sentences tirées de pieux auteurs)

《圣体要理》 Cheng-ti yao-li (Traité de la Ste Eucharistie)

《耶稣圣体祷文》 Yé-sou Cheng-ti tao-wen (Litanies de la Ste Eucharistise)

《四字经》 Se tse King (Abrégé du catéchism exposé en vers de 4 syllabes)

《性学概述》 Sing-hio ts'ou-chou (Psychologia Compendiosa)

《玫瑰十五端图像》 Mei-koei che-ou toan t'ou-siang (Images des 15 Mystères du Rosaire)

《景教碑颂注解》 King-kiao pei song tchou-kiai (Commentaire sur l'inscription de la stèle trouvée à Si-ngam)

fou)

《几何要法》 Ki-ho yao-fa (Principes de géométrie)

《西方问答》 Si-fang wen-ta (Dialogues sur les usages et choses d'Europe)

《职方外纪》 Tche fang wai ki (Géographie abrégée du monde entier)

《1612年11月8日日蚀之观测》 Obervation sur l'éclipse de lune du 8 nov. 1612)

《口铎日抄》 K'cou touo je tch'ao (V. notice sur le P. Rudomina)

40. 毕方济 (François Sambiasi)

《灵言蠢勺》 Ling yen li tcho (Traité de l'âme humaine, qu'il distingue en végétative, sensitive et rationnelle)

《睡答》 Choei ta (Dialogue sur la sommeil)

《画答》 Hoa ta (Dialogue sur la peinture)

《奏疏》 Tseou chou (Mémoire présenté en 1633 à l'empereur Tch'ong-tcheng)

41. 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

《字考》 Tse k'ao (Vocabulaires)

《中国通史》(《中华大帝国志》) Relatio de magna monarchia Sinarum, ou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

45. 傅汎际 (François Furtado)

《寰有诠》 Hoan yeou ts'iuen

《名理探》 Ming li t'an (Logique et physique de l'Université de Coïmbre)

《天主教要》 T'ien-tchou kiao yao (Doctrine de l'Église catholique)

46. 邓玉函 (Jean Terrenz)

《崇禎历书》 Tch'ong-tcheng li-chou (Calendrier de l'Empereur Tch'ong-tcheng)

《人身说概》 Jen chen chouo kai (De la structure du corps humain)

《奇器图说》 K'i k'i t'ouo (Description et explication des instruments de mécanique)

《大测》 Ta-tch'é (Trigonometrie)

《测天约说》 T'ché t'ien yo-chouo (Compendium des deux sphères)

《正球升度表》 Tcheng k'ieu cheng tou piao (De la vraie construction de la sphère)

《黄赤距度表》 Hoang tch'é kiu tou piao (Du zodiaque, de l'éliptique et des éclipses)

《浑盖通宪图说》 Hoen kai t'ong hien t'ou chouo (Abrégé des calculs à faire pour les éclipses solaires)

48. 祁维材 (Wenceslas Pantaléon Kirwitzer)

《在华耶稣会几位数学家 1618 年在东印度航海中的彗星观测》 Observations cometarum an 1618 factæ in India Orientali a quibusdam S.J. mathematicis in Sinense regnum navigantibus

49. 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进呈书像》 Sur l'image du sauveur, opuscule présenté

à l'empereur, en même temps que l'adoration des Mages

«主制群徵» De la divine Providence prouvée par diverses raisons

«主教缘起» Commencement et progrès de la loi chrétienne

«浑天仪说» Manière de construire les sphères célestes et terrestres et leur usage

«古今交食考» Examen des éclips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西洋测日历» Méthode européenne de composer le calendrier

«学历小辨» Brève explication pour apprendre l'usage du calendrier

«民历补注解惑» Commentaire ajouté au calendrier populaire pour résoudre les difficultés pratiques

«新历晓惑» Réponses à des doutes proposés touchant les éphémérides européennes

«大测» Trigonométrie

«远镜说» Sur les tubes optiques, ou Traité des lunettes astronomiques

«星图» Elle se compose de huit feuilles et est divisée en deux hémisphères

«恒星历指» Théorie des étoiles fixes

«恒星出没» Lever et coucher des étoiles fixes

«恒星表» Tables pour calculer les étoiles fixes

- «交食历指» Théorie des éclipses de soleil et de lune
 «交食表» Tables des éclipses de soleil et de lune
 «测食说» Manière de calculer les éclipses
 «共译各图八线表» Table des sinus, des tangentes et des sécantes
 «测天约说» Abrégé des observations et des mesures célestes
 «奏疏» Suppliques adressées à l'empereur en faveur de l'astronomie européenne
 «新法历引» Introduction à l'astronomie
 «新法表异» Différences entre l'astronomie chinoise et l'astronomie européenne
 «历法新传» Histoire de l'astronomie européenn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赤道南北两动星图» Planisphère céleste de quatre grandes feuilles
 «西洋新法历书» (与徐光启等合撰) Exposé de la nouvelle astronomie européenne
 «日躔表» Tables du soleil
 «月离表» Tables de la lune
 «交食表» Tables des éclipses
 «五纬诸表原叙目» Ou wei tchou piao yuen siu mou
 «五纬表» Tables des 5 planètes
 «1580—1669 年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创建和发展史» Historica relatio de initio et progressu Missionis Societatis

Jesu apud Sinenses.

《崇一堂日记随笔》 *Récits recueillis dans le temple de Tch'ong-i, ou Collection d'histoires miraculeuses racontées par le P. Schall*

52. 嘉尔定 (Antoine François (ardim))

《日本殉教者赞词》 *Fasciculus e Japoniæ floribus suo adhuc madantibus sanguine*

《驻日本帝国修士与世修殉教者名册》 *Catalogus regularium et sæcularium qui in Japoniæ regnis in odium christianæ fidei violenta morte sublati sunt*

《日本皇帝仇教, 葡萄牙四使节及随员殉难》 *Mors felicissima 4 legatorum lusitanorum et sociorum, quos Japoniæ imperator occidit in odium religionis christianæ*

53. 罗历山 (Alexandre de Rhodes)

《安南文葡萄牙文辞典》 *Dictionarium anamiticum lusitanum*

《慕道者八日要理》 *Catechismus pro iis qui volunt suscipere baptismum, in octo dies divisus*

54. 伏若望 (Jean Froes)

《助善终经》 *Prières pour aider à une bonne mort*

《五伤经礼规程》 *Manière de vénérer les cinq plaies de Notre-Seigneur Jésus-Christ*

《苦难祷文》 *De adjuvandis christianis morti proximis*

55. 罗雅谷 (Jacques Rho)

《哀矜行铨》 *Des 7 œuvres de miséricorde*

- «斋克» Du jeûne et de la mortification
 «圣记百言» Cent avis spirituels de Ste Thérèse
 «天主经解» Explication de l'oraison dominicale
 «圣母经解» Explication de la salutation angélique
 «求说» Méthode pour prier
 «周岁惊言» Sentences tirées de la Ste Écriture et des
 Père, distribuées pour tous les jours de l'année
 «测量全义» Géométrie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s lig-
 nes, des surfaces, des solides
 «五纬表» Tables des 5 planètes
 «五纬历指» Manière d'ordonner et de faire les cal-
 culs pour les 5 planètes
 «月离历指» Théorie de la lun
 «月离表» Tables concernant les calculs de la lune
 «日躔历指» Théorie du soleil
 «月躔表» Tables pour calculs du soleil
 «筹算» Arithmétique népérienne
 «黄赤正球» Règle du zodiaque
 «历引» Introduction abrégée à l'astronomie
 «比例规解» Explication des règles des proportions
 «日躔考,昼夜刻分» Du soleil levant et du soleil Cou-
 chant, ou division des jours et des nuits par quadrants et
 par minutes
 «天文历法国师» T'ien-wen li fa kouo che

《原染亏益》 Du péché originel et de l'Incarnation du Fils de Dieu

《身后编》 Traité de la vie future

《老人妙处》 De la dignité et des avantages de la vieillesse

《教要》 Explication du symbole

《论天主圣教》 De Sanctissima Trinitate

《大学》译本 Traduction latine du Ta-hio

78. 何大化 (Antoine de Gouvea)

《蒙引》 Petit catéchisme en style vulgaire

《无罪获胜》 Innocentia victrix

《圣经颂碑刻》 Elogium sanctæ legis lapidi insculptum

《对闵明我论中国礼仪文的答复》 Responsum ad scripta duo R.P. Dominici Nararrette

《中国六阶段分期史》 Historia da China, dividada em seis idades

《耶稣会在远东传布信仰、宣传天主律法》 Asia Estrema, entra nella a fe; promulgas a Ley de Deos,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79. 潘国光 (François Brancati)

《圣体规仪》 Traité sur le dogme de la Sainte Eucharistie et sur la manière de la recevoir

《十诫劝论圣迹》 Explication des dix préceptes du Décalogue

《圣教四规》 Explication des commandements de l'Eg-

aise

《未来辨论》 Réfutation des vaines divinations

《天阶》 Échelle du ciel

《天神会课》 Leçons pour la congrégation des Anges

《瞻礼口铎》 Commentaires et exposition des Évangiles pour les dimanches et fêtes

《圣安德肋宗徒瞻礼》 Instructions pour la fête de Saint André

80. 利类思 (Louis Buglio)

《超性学要》 Somme théologique

《天主性体》 De Dieu et de ses attributs

《三位一体》 De la Ste Trinité

《万物原始》 Du vrai principe de toutes choses

《天神》 Des Anges

《形物之造》 De la création des choses matérielles

《人肉身》 Du corps humain

《总治万物》 Du gouvernement de l'univers

《天主降生》 De l'Incarnation du Fils de Dieu

《弥撒经典》 Missel Romain

《七圣事礼典》 Pratique des sept sacrements

《司铎课典》 Breviarium Romain

《司铎要典》 Cours de théologie morale pour le prêtre

《圣母小日课》 Petit office de la Ste Vierge

《善终瘞莹礼典》 Prières de la recommandation de l'âme et office de la sépulture

- 《已亡日课》 Office des morts
 《圣教要旨》 Abrégé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正教约征》 Criterium de la vraie religion
 《圣教简要》 Abrégé de ce qu'il faut croire sur Dieu
 《不得已辨》 Apologi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天学真诠》 Vraie explication de la loi de Dieu
 《昭纪经典》 Principes pour servir de guide dans le service de Dieu
 《西方纪要》 Opuscule sur les mœurs et l'état actuel des principaux royaumes de l'Europe
 《狮子说》 Opuscule sur un lion
 《进呈鹰说》 Opuscule sur les faucons
 《西历年月》 Calendrier européen comparé avec le calendrier chinois
 《安文思传》 Vie mort et obsèques du P. Gabriel de Magalhaens

82. 孟儒望 (Jean Monteiao)

- 《天学略义》 Abrégé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辨敬录》 De la vraie et de la fausse adoration
 《照迷镜》 Miroir pour éclairer les ténèbres
 《圣号祷文》 Litanies du Saint Nom de Jésus
 《炼狱祷文》 Litanies des âmes du purgatoire

85. 卢安东 (Antoine Rubiao)

- 《耶稣会士在华培养新教友之方法》 Metodo della dottrina che i padri della C. di Gesu insegnana a neoffitinello

missioni

88. 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ns)

《超性学要》 Abrégé d'un cours de théologie

《复活论》 Traité de la résurrection des corps

《中国十二优点》 Doze excellencias da china

《1651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 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ao da china, em e anno 1651

《江南四川行纪》 Relation de son voyage de la province du Kiang-nan à celle du Se-tch'oan

90. 卫匡国 (Martin Martini)

《天主理证》 Preuves Par la raison de l'existence de Dieu

《灵魂理证》 Preuves par la raison de l'immortalité de l'âme, tirées de Lessius

《真主灵性理证》 Preuves par la raison [de l'existence] vrai Dieu [et de l'existence de l'] âme raisonnable

《速友篇》 Traité de l'amitié

《辟轮回说》 Un Traité en chinois contre la métempsycose

《中国新地图志》 Novus atlas sinensis

《中国元素》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鞑靼战记》 De bello tartarico

《中国基督教徒数量和素质的简述》 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apud Sinas

91. 穆尼阁 (Jean-Nicolas Smogolenski)

《人命部》 *Traite d'astrologie*

《世界椭圆图》 *Carte elliptique du monde*

93. 卜弥格 (Michel Borm)

《中国植物》 *Flora Sinensis*

《中国皇室成员入教及教会情况简报》 *Briefve relation de la notable conversion des Personnes royales, et de l'état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n la Chine*

《中国脉诀》 *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传教所遇困难》 *Præciput casus ædificationis*

《中国要理问答》 *Sinicus catechismus*

《果与树》 *Fructus et arbores*

《中国占星术》 *Mathesis sinica*

《中国伦理哲学》 *Moralis philosophia Sinarum*

《中国医学》 *Medicus sinicus*

《中华帝国地图》 *Mappa imperii Sinarum*

《中国动物学史》 *Historia animalium sinensium*

《中国事项简要介绍》 *Rerum sinensium compendiosa descriptio*

《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甫受烈纳皇太后、皇太子当定与皇后派遣赴教廷奏称皈依圣教文件》 *Documenta P. Michaelis Borm, s. j. missi ad Sanctam Sedem Apostolicam reddere Obedientiam ab Imperatrice Helena, Regina et Principe Constantino*

99. 利玛弟 (Mathias de Maya)

《中国皇帝与皇后接受信仰报告》 *Relação da conversação a nossa santa Fé, da Rainha e Príncipe na China*

102. 刘迪我 (Jacoques le Favre)

《论中国礼仪之争》，或《依据中国敬祖祀孔的历史事实，作神学作说明》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acta, seu Dissertatio theologica et historica de avita Sinarum pietate praesertim erga defunctos, et eximia erga Confucium magistrum suum observantia*

《钦天监事件辩护书》 *Tractatus apologeticus de omnibus quæ spectant ad tribunal mathematicæ*

《论钦天监监正职》 *De præfectura mathem.*

104. 聂仲迁 (Adrien Greslon)

《关于中国礼仪之记录》 *Relation sur les rites chinois*

《论中国之斋戒》(与巴拉合著) *De Jejuniis apud Sinas*

《神甫们发配广州后之遭遇》 *Relation sur les événements qui ont suivi de Canton*

108. 穆迪我 (Jacques Motel)

《成修神务》 *Traité de la perfection chrétienne*

《圣洗规仪》 *Explications sur le baptême et la manière de l'administrer*

114. 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百问答》 *Catéchisme en 100 questions et autant de réponses*

《永年瞻礼单》 *Calendrier ecclésiastique perpétuel à l'u-*

sage des chrétiens de la Chine

《圣教铎音》 Explication de la doctrine de l'Église

《四末真论》 La Vraie doctrine sur les 4 fins dernières

《圣玻尔日亚行实》 Vie de St. François de Borgia

《周岁圣人行略》 Vies très abrégées des Saints Pour

chaque jour de l'année

《圣若瑟祷文》 Litanies de St Joseph

《徐光启行略》 Historia nobilis feminæ Candidæ Hiur

Christiannæ Sinensis

《耶稣会神甫名录》 Catalogus Patrum s.j.

《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华帝国历史年表》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æ

sinicæ

《中文字典》 Dictionnaire chinois

118. 毕嘉 (Jean-Dominique Gabiani)

《鞑靼人入关后中国天主教之发展》 Incrementa Ecclesiæ Sinicæ a Tartaris oppugnata

《中国政治礼仪之辩论》 Dissertatio apologetica, scripta anno 1680,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对中国教会许行礼仪之申辩》 De ritibus Ecclesiæ Sinicæ permissis apologetica dissertatio

《对北京几位神甫的怀疑》 Dubia quædam ad PP. Pekienses spectantia

119. 白乃心 (Jean Grueber)

《中国至莫卧尔之行》 Iter e China in Mogor

《简单明确之答复》 *Briesve et exacte response*

《中国帝国杂记》 *Notizie varie dell'imperio della Cina*

120. 殷铎泽 (*Prosper Intorcetta*)

《耶稣会例》 *Règl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圣依纳爵之神功》 *Les Exercices de St Ignace*

《一五八一——一六六九年中国教状况概述, 附上帝当时所行奇迹和寄自北京宫廷的书信, 还有令人高兴的消息》 *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 1581—1669, con l'aggiunta de' prodigij de Dio operati, de Letter venute dalla Cort di Pekino con felicissime nuove.*

《中国礼仪证信》 *Testimonium de Cultu Sinensi*

《铎泽答闵明我神甫书》 *Grand Traité du P. Intorcetta en réponse au P. Navarret*

《汉语语法》 *Grammatica linguæ sinensis*

《孔子遗作全解》 *Lucubratio de tetrabiblio Confucii*

121. 陆安德 (*Andre-Jean Lubelli*)

《真福直指》 *Le vrai bonheur consiste à embrasser et à suivre la religion du Maître du Ciel*

《圣教略说》 *Abrégé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圣教问答》 *Catéchisme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s*

《教要撮言》 *Abrégé des principaux points à croire nécessaires pour entrer dans l'Église*

《善生福终正路》 *La vrai voie pour bien vivre et bien mourir*

《圣教要理》 *Les principaux points de la loi chrétien-*

no

《默想大全》 Recueil de méditations

《默想规矩》 Méthod de méditations

《讲道规矩》 Méthod pour prêcher l'Évangile

《无辜者胜》 Innocentia victrix

《安德答书》 Réponse du P.Lubelli

122. 鲁日满 (François de Rougemont)

《圣教要理》 Abrégé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s

《问世编》 Traité où l'on en appelle au monde

《教要六端》 Les 6 choses nécessaires à connaître pour entrer dans l'Église

《领洗及领圣体对话》 Dialogues sur le baptême et la communion

《鞑鞞中国新史》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124.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教要序论》 Abrégé 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

《告解原义》 Du sacrement de Pénitence

《圣体答疑》 Réponses à des questions sur la ste Eucharistie

《善恶报略说》 Petit traité de la rétribution du bien et du mal

《妄推吉凶之辨》 Discussion sur les vains calculs des présages bon ou mauvais

《妄占辨》 Discussion sur la fausseté des sorts

《道学家传》 Traditions de famille sur la doctrine

《仪象志》 Théorie, usag et fabrique des instruments
d'astronomie et de mécanique

《仪象图》 Images de ces instruments

《康熙永年历法》 Astronomie perpétuelle de l'empereur
K'ang-hi

《历法不得已辨》 Apologie de l'astronomie européenne
Contre ses détracteurs

《熙朝定案》 Mémoires présentés à l'empereur K'ang-hi
en faveur de l'astronomie européenne retablie

《坤輿全图》(其中包括以下) Carte du globe terrestre:

1.《四元行之序并其形》 De l'ordre et de l'apparence
des quatre éléments

2.《地球南北两极》 Les deux pôles de la terre

3.《地体之圆》 La rondeur du volume terrestre

4.《地圆》 La rondeur de la terre

5.《地震》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6.《人物》 Des êtres humains

7.《江河》 Des fleuves

8.《山岳》 Des montagnes

《简平规总星图》 Carte abrégé de toutes les étoiles

《坤輿图说》 Explication de la carte précédente

《坤輿外纪》 Abrégé de l'ouvrage précédent

《赤道南北星图》 Carte des étoiles au nord et au
sud de l'équateur

《测验纪略》 *Abrégé d'observations*

《验气说》 *Mémoire sur la manière d'examiner l'air*

《吸毒石原由用法》 *Origine et emploi de la pierre qui attire le poison*

欧几里得《几何》 *Géométrie*

《满语语法》 *Grammatica tartarea*

《康熙亲政后在清帝国一度遭受遏抑的欧洲天文学又大放异彩》 *Astronomia Europæa sub Imperatore tartarosinico Cam-hy appellato, ex umbra in lucem revocata*

《康熙皇帝时代中国重新采用欧洲天文学综述》 *Liber organicus astronomiæ europææ apud Sinas restitutæ sub Imperatore Sino-tartarico Cam-hy appellato*

《进呈铸炮术》(《神威图说》) *Traité en chinois sur la fonte des canons et leur usage (présenté à K'ang-hi)*

《穷理学》 *Cours de philosophie*

135. 闵明我 (Philippe-Marie Grimaldi)

《方星图解》 *Explication de la sphère céleste*

《北京耶稣会神甫对康熙皇帝有关敬天、祀孔和敬奉祖先谕旨之简述》 *Brevis relatio eorum quæ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K'ang-hi, circa cœli, Confucii et avorum cultum*

《答闵明我神甫书》 *La réponse au P. Navarrete*

142. 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南先生行述》 *Vie de Ferdinand Verbiest*

《律吕正义》 *Vraie doctrine de la musique*

《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 *Musica practica et speculativa*

163. 安多 (Antoine Thomas)

《数学概要》 *Synopsis mathematica*

《为耶稣会传教事受诬告申辩书》 *Indicae expeditiones Societatis Jesu a calumniis vindicatae*

《1678年10月29日月蚀观测》(在科英布拉) *Observation de l'éclipse de lune du 29 octobre 1678 à Coïmbre*

《1705年中国传教区发展概况》 *Summa de todo estado da missão da China anno 1705*

《反耶稣会士实践神论札记》 *Annotationes contra auctorem moralis practicae Jesuitarum*

《南怀仁神甫赞》 *Elogium R.P.Ferd. Verbiest*

《1702年在华耶稣会神甫呈罗马教宗克莱芒十一世书》，附《康熙皇帝答复有关中国礼仪问题御批》后 *Epistola ad Summum Pontificem scripta a PP. Soc. Jesu in Sinis, cum responsione Imperatoris Sinarum ipsis data circa Sinicos ritus, oblata SSmo D.N. Clementi XI, Pano-rmi 1702, dans: Déclaration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169. 卫方济 (François Noël)

《人罪至重》 *De la gravite du péché*

《1684—1708年在印度和中国所作的天文观察》 *Observationes mathematicae et physicae in India et China factae ab anno 1684 usque ad ann. 1708*

《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nimirum: Aduktorum scho-*

la, Immutabile medium, Liber sententiarum, Mencius, Fili-
lis observatia, Parvulorum

《中国哲学》 Philosophia sinica

《中国作家关于追悼已故祖先和亲友礼仪之记述》 His-
torica notitia rituum et ceremoniarum sinicarum in colen-
dis parentibus ac benefactoribus defunctis

《中国哲学简评》 Doctrinae sinicae brevis indagatio

《对有关中国礼仪问题言论之答复》 Responsio ad libros
super editos...supra controversis sinensibus

《论戏剧艺术》 Traité sur l'art dramatique

《1783年在印度和中国所作之天文测验》 Observationes
astronomicæ in India et Sina factæ, 1783

《1674—1686年间中国内战史略》 Abrégé de l'histoire
des guerres civiles de la Chine de 1674 à 1686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杂录》 Scripta aliqua circa contro-
versiam de ritibus sinicis

170. 洪若翰 (Jean de Fontaney)

《土星之被月蚀》 Occultation de Saturne par la lune

《月蚀测验》(1678年10月29日) Observation de l'éc-
lipse de lune

《日蚀测验》(1684年7月12日) Observation de l'écli-
pse de soleil

《水星经过太阳》(1690年11月10日) (与李明测于广
州) Observation du passage de Mercure sur le soleil

《在西安确定经度之测验》 Observation faites à Si-ngan

fou pour en déterminer la longitude

《中国若干城市方位之测验》 Observation sur les positions de quelques villes de Chine

《在北京测验彗星》(1699年2月) Remarques sur une comète observée à Pékin

171. 白晋 (Joachim Bouvet)

《几何原理》(满文本和汉文本) Elementa geometriæ

《中国现状》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康熙皇帝》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中国语言中之天与上帝》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Fien et chang-ti

《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汉法小字典》(手稿) Petit vocabulaire chinois-français

《易经释义》Idea generalis doctrine libri I-king

《1691—1694年为虔诚的法国国王所派天文专家法国神甫和葡萄牙神甫在中华帝国所作历算成绩总结汇报》Summa eorum quæ inter PP. Gallos Regis christianissimi mathematicos et Lusitanos, in sinensi imperio gesta sunt, ab exeunte anno 1691 ad annum 1694

173. 张诚 (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几何原理》Eléments de Géométrie

《理论与实用几何学》Géométrie pratique et théorique

- 《哲学原理》 *Eléments de philosophie*
- 《使用古观象仪测日月蚀之方法》 *Manière de se servir de l'astrolabe pour les éclipses de lune et de soleil*
- 《塞外历史观察》 *Observations historiques sur la Grande Tartarie*
- 《1688—1699年八次塞外行记》 *Relations de 8 voyages dans la Grande Tartarie de 1688 à 1699*
- 《天文学在现今钦天监中之使用》 *Traité en latin sur l'usage présent de l'astronomie dans le tribunal des Mathématiques*
- 《满语纲要》 *Eléments linguæ tartaricæ*
174. 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
- 《鞑靼史》 *Histoire de la Grande Tartarie*
- 《汗号论》 *Dissertation sur le titre de Khan*
- 《中国基督教碑文》 *Monument du Christianisme en Chine*
- 《易经说》 *Notice sur le livre chinois I-king*
- 《中国哲学家之宗教史》 *Histoire de la religion des philosophes chinois*
- 《礼记》 *Ritualis sinensium*
- 《书经》 *Chou-king*
- 《论道教》 *De religione Tao-se*
- 《中庸》(拉文文译本) *De perfecta imperturbabilitate*
- 《婆罗门教简介》 *Dissertatiuncula de religione brachmanica*

《论中国婆罗门教派》 De religione sinico-brachmanica

《中国历史沿革》 Sinensium kalendarii historia

《中国〈四书〉之年代》 Chronologiae sinicae codices IV.

《中国本草》(拉丁文译本) L' herbier chinois

220. 庞嘉宾 [Gaspard Kastner(Castner)]

《上川岛建堂记》 Relatio sepulture

《天文观察》 Observations mathematicæ

《中国礼仪之争始末》 Historica relatio controversiæ de ritibus aliquot sinicis

221. 利安国 (Jean Laureati)

《炼灵通功经》 Recueil de prieres pour les âmes du Purgatoire

231. 孟正气 (Jean Domenge)

《满语入门》(或《满语语法》) Essai de méthode pour apprendre le tartare (ou Grammaire tartare-mandchoue)

《满文文字读音备考》 Remarques sur l'écriture et la prononciation tartares

233.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min)

《德行谱》 Virtutum catalogus

《济美篇》 Perfectæ pulchritudinis liber

《人体解剖学》 L'Anatomie de l'homme

《六经说》 Une notice exacte des 6 king

《自然典则》 Le Code de la nature

235. 马若瑟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圣母净配圣若瑟传》 Vie de St Joseph, chaste époux

de la St Vierge

《六书析义》 Véritable sens des 6 classes de caractères

《信经真解》 Explication exacte du symbole des Apôtres

《杨淇园行迹》 Vie d'un chrétien chinois

《书经时代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寻究》 Recherches sur les temps antérieurs à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et s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

《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义遗迹》 Selecta quaedam vestigia præ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æ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

《赵氏孤儿》(法文译本)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书经》选译 Extraits traduits du Chou-king

《诗经》八章译文 Huit odes traduites du Che-king

《马六甲海峡路程》 Itinéraire du détroit de Malacca

《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 Vocabularium latino-sinicum ad usum missionariorum s.j.

《汉语西班牙语成语》 Arte de l'idioma sinico, en espagnol et en chinois

《经书理解绪论》 Essai d'introduction préliminaire à l'intelligence des king

《神明为主》

《三本小册子》: 1. 《作为一个传教士, 对中国古典文献是否可以而且应该按天主教教义理解》; 2. 《将十二端信德用之

于中国»; 3. «怎样应用〈五经〉和解决其中的问题» *Tria opuscula*: 1. *An missionari possint ac interdum debeant citare gentium monumenta in favorem christianæ religionis*; 2. *Doctrinæ 12 propositionum Sinis applicantur*; 3. *Variæ quæstiones circa libros king et eorum usum proponuntur et solvuntur*

«中国经书古说遗迹选录» *Antiquæ traditionis selecta vestigia, ex Sinarum monumentis eruta*

«耶稣圣心篇» *Opuscule sur le Sacré-Cœur de Jésus*

«宗教说明» *Grande Exposition de la religion*

236. 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中国全图»(法文版) *Atlas général de la Chine*

«清朝舆地总图»(中文版) *Carte générale de l'empire sous dynastie actuelle*

«易经»(拉丁文译本) *I-king*

«朝鲜志» *Mémoires sur la Corée*

«根据西藏地图所作的地理历史观察» *Observation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a carte du Tibet*

«中华帝国年鉴和西方年历对照» *Concordia chronologia Annalium Sinensis Imperi cum epochis historie nostræ*

«诸经说» *Notice sur les king*

«1078年9月3日山西月蚀测验»; «1710年2月14日北京月蚀测验»; «1711年7月29日山东月蚀测验»; «1712年1月23日北京月蚀测验» *Observation de l'éclipse de lune du 3. sept. 1708, au Chan-si; de celle du 14 fév. 1710, à*

Pékin; du 29 juillet 1711, au Chan-tong, et du 23 janvier 1712, à Peking

241. 薄贤士 (Antoine de Beauvillier)

《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之说明》 *Eclaircissements sur les controverses de la Chine*

242. 殷弘绪 (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逆耳忠言》 *Paroles sincères désagréables à entendre*

《主经体味》 *Saveur de l'Oraison Dominicale*

《训慰神编》 *Livre de la consolation*

《莫居凶恶劝》 *Exhortations aux apostats*

《中国人之性格和风俗》 *Caractères et mœurs des Chinois*

《长生术》 *L'Art de se procurer une vie saine et longue*

《使民安乐术》 *L'art de rendre le peuple heureux*

《论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货币》 *Traité sur les différentes monnaies*

《十一条争议问题之探讨》 *Tractatus de undecim punctis controversis*

243. 傅圣泽 (Jean-François Foucquet)

《中国历史年表》 *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

《天元问答》 *Origine et fondements de l'astronomie*

《道德经评注》 *Le livre de la raison et de la vertu, revu et commenté*

《中国家庭礼规, 附注释》 *Rituale domesticum Sinensium*

cum notis

259. 赫苍璧 (Julien-Placide Herieu)

《图注脉诀辨真》 *Le secret du pouls*

《格言例证集》 *Recueil de maximes, de réflexions et d'exemples*

《古文渊鉴》 (法文译本) *Recueil impérial*

《列女传》 (选译) *Vie des femmes illustres*

《古今敬天鉴》 (拉丁文译本) (与马若瑟合译) *Vestiges des principaux dogmes*

《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之裁定》 *Sententia unius missionarii circa ritus sinicos controversos*

《拉丁文汉文对照字汇》 *Vocabularire latin-chinois*

《驳斥某些人用西班牙文袒护德理格神甫以攻击北京耶稣会神甫的匿名榜文的若干要点》 *Notæ in quoddam scriptum clandestinum, hispanica lingua exaratum pro Dno Pedrini, contra PP. Soc. Jesu qui sunt Pekin*

260. 杜美德 (Pierre Jartoux)

《1708年9月30日陕西月蚀测验》; 《1711年2月3日北京月蚀测验》 *Observations des éclipses de lune du 30 sept. 1708, au Chen-si, et du 3 fév. 1711, à Pékin*

《1708、1709、1711年塞北、山东等处磁针偏差测验》 *Observations de la déclination de L'aimant en Tartarie et au Chan-tong en 1708, 1709 et 1711*

《周经密率》 *Rapports entre la circonférence et le diamètre*

- 《求正弦正矢捷法》 Méthode expéditive pour calculer directement les cordes et les arcs dans une circonférence
- 《用无限级数以求三角线之原理》 Principe pour trouver les lignes trigonométriques au moyen des séries infinies
269. 冯秉正 (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 《圣体仁爱经规条》 Règles de la congrégation du St-Sacrement
- 《圣心规条》 Abrégé de la dévotion au Sacré-Cœur de Jésus
- 《盛世刍蕘》 Sæculo aureo humilis tractatus
- 《圣年广益》 Vies des Saints pour tout les jours de l'année
- 《圣经广益》 Explication des Évangiles de toute l'année
- 《求真自证》 Traité sur la prière
- 《朋来集说》 Recueil d'entretiens d'amis qui se rencontrent
- 《中国史》 Histoire général de la Chine
- 《中国大地图》 Grande Carte manuscrite de la Chine
- 《黑龙江北海东海间舆地全图》 (与宋君荣、徐懋德等同绘) Carte des pays compris entre l'Amour, la mer du Nord (glaciale) et la mer Orientale
- 《经纬度表》 Catalogue des longitudes et des latitudes
- 《中国之风俗习惯》 Mœurs et usages des Chinois

《易经》译文 *Version littérale du I-king*

274. 费隐 (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陕西里海间地图》 *Carte du pays entre le Chen-si et la Mer Caspienne*

《辩明耶稣会士受谤书》 *Informatio pro veritate contra iniquiorem famam sparsam per Sinas cum calumnia in PP. Soc. Jesu, et detrimento Missionis, communicata missionariis in Imperio Sinensi*

291. 张貌理 (Maurice de Baudory)

《康熙遗诏》拉丁文译本 *Traduction, en latin, du testament de K'ang-hi*

297. 戴进贤 (Ignace Kögler)

《策算》(对数表) *Tables de logarithmes et leur usage*

《黄道总星图》 *Cartes des deux hémisphères célestes*

《历象考成后编》(与徐懋德合撰) *Tables d'astronomie et de logarithmes*

《仪象考成》 *Examen des instruments astronomiques*

《1719年2月19日, 1720年8月4日, 1727年9月5日, 北京日蚀测验》; 《1717—1727年北京月蚀七次测验》; 《1721及1722年星蚀测验》; 《1727年月球经行昴星团测验》; 《1722、1724、1725和1726年木星诸卫星测验》; 《1725年水星测验》; 《1726年火星测验》 *Observations d'éclipses du soleil, 19 février 1719, 4 août 1720, 5 sept. 1727, à Peking. — Observations de 7 éclipses de lune, de 1717 à 1727, à Pékin. — Observations de 7 éclipses de lune, de 1717. — Obse-*

rvation du passage de la lune par les Pléiades en 1727.—

Observations des satellites de Jupiter, 1722, 1724, 1725, 1726; de Mercure, en 1725; de Mars en 1726.

《中国交蚀图录》 *Scientiæ eclipsium ex imperio et commercio Sinarum illustratæ*

《北京经度测验》 *Observations pour la longitude de Pekin*

《1724 及 1737 年在北京对木星诸卫星之测验》（戴进贤、徐懋德等合测） *Observations sur les satellites de Jupiter faites à Pekin en 1724 et 1737.*

《1724 年 10 月 22 日北京月蚀与木星诸卫星之测验》 *Observations sur les satellites de Jupiter et sur une éclipse de lune, 22 oct. 1724, à Pekin.*

《1730 年 7 月 15 日北京日蚀与 1729—1730 年间木星诸卫星初蚀测验》 *Observations de l'éclipse de soleil du 15 juill. 1730 à Pekin et des immersions des satellites de Jupiter depuis 1729 jusqu'à 1730.*

《1723—1733 年间六十甲子行星推算表》 *Ephemerides planetarice cyclissexagenarii ab ann. 1723 ad ann. 1733*

《天主测验》 *Observations astronomiæ*

《开封府犹太教圣经小志》 *Notitiæ circa SS. Biblia Judæorum in Cai-fum-fu, in imperio Sinensi*

《康熙皇帝诏书》（中文拉丁文对照） *Litteræ patentis imperatoris Sinarum K'ang-hi*

《睿鉴录》 *Rapports sur les affaires religieuses*

《牛顿诸表》汉译本 Tables de Newton

301. 严嘉乐 (Charles Slaviczek)

《测北极出地简法》Manière abrégé de déterminer facilement le pôle nord de la terre

《北京内外城图说》Plan des deux villes chinoise et tartare de Pékin

《月动测验》Observations sur la libration de la lune

《论中国音乐》Sur la musique chinoise

305. 徐茂盛 (Jacques-Philipp Simonelli)

《中国交蚀图录》Scientiæ eclipsium ex imperio et commercio Sinarum illustratæ

《1725年10月22日广东月蚀测验》Observation de l'éclipse de lune du 22 oct. 1725 au koang-tong

314. 宋君荣 (Antoine Gaubil)

《中国天文史略》Histoire abrégé de l'astronomie chinoise

《中国天文纲要》Traité de l'astronomie chinoise

《1723年10月25—30日在北京所为太阳子午线高度之测验》Observations de hauteurs méridiennes du Soleil, 25—30 oct. 1723, à Pékin

《中国古籍所志日蚀十六次之测算》Calcul de 16 éclipses de soleil tirées d'anciens auteurs chinois

《1725年5月日中黑子之测验》Observations des taches du soleil en mai 1725

《1724年土星测验》Observations de Saturne, 1724

《1724—1727 年间金星测验》 Observations de Vénus,
1724—1727

《1725 年水星测验》 Observations de Mercure, 1725

《1723 年彗星测验》 Observations de la comète de
1723

《1722 年在昆仑山所为之地理测验》 Observations géog-
raphiques faites à Poulo-Condor en 1722

《广州城图说》 Plan de Canton

《广州北京行程》 Voyage de Canton à Peking

《书经译注》 Le Chou-king traduit et annoté

《元史与成吉思汗本纪》 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la dynastie des Mongou

《和林方位考》 Situation de Ho-lin en Tartarie

《大唐朝史》 Histoire de la grande dynastie des Thang

《西辽史略》 Notice sur les Liao occidentaux

《中国年代纪》 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北京志》 Description de la ville de Pékin

《安南、西藏、琉球及征服额鲁特记》 Memoires sur le
Tonkin, la Cochinchine, le Tibet, les iles Lieu-k'ieou et la
conquête du royaume des Eleuthes

《四季分至与日晷子午线影之记录》 Mémoire sur les
solstices et les ombres méridiennes du gnomon

《1748 年北京所见彗星记》 Mémoire sur la comète vue
à Pékin en 1748

《汉文星宿最古名录》 Notice des plus anciens catalo-

gues des constellations chinoise

«始纪元前 147 年迄纪元后 1367 年中国对于彗星之测验» Observations faites à la Chine sur les comètes depuis l'an 147 av. J.-C. jusqu'en 1367

«中国彗星简录» Catalogue très abrégé des comètes chinoise

«彗星录» Catalogue des comètes

«步天歌» Chant de l'étude du ciel

«中国之犹太人» Les Juifs de Chine

«康熙皇帝对于西士之政治感想» Réflexions politiques sur les Européen faites par l'empereur k'ang-hi

«关于黄道之记录» Mémoire sur la déclinaion de l'écliptique

«俄罗斯与亚洲土耳其、波斯、蒙古等地接界地图» Carte des provinces formant frontière entre la Russie, d'une part, et la Turquie d'Asie, la Perse et la Tartarie, de l'autre

«易经»和«礼记»法文译本 Le I-king et le Li-ki

«天文测验录» Catalogue d'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青海、西番、西藏与哈密和里海之间诸国录» Des pays de Coconor, Sifan, Tibet, et des différents pays entre Hami et la Mer Caspienne

«长城及蒙古若干地域» De la Grande Muraille et quelques lieux de la Tartarie

«成吉思汗之祖先及成吉思汗之死» Des ancêtres et de la mort de Gen-shis-can

《日本和高丽之方位》 Situation du Japon et de la Corée

《云南和安南之境界》 Des frontières de la province du Yun-nan et de Gennen

《基督教碑文》 Sur le monument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天文测验》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324. 孙璋 (Alexandre de la Charme)

《性理真诠》 Philosophiae naturalis vera explicatio

《诗经》法译本 Livre des Vers

《礼记》法译本 Traduction du Li-ki

《甲子会记》法译本 Traduction française du Kia-tse-hoei-ki

334. 吴君 (Pierre Foureau)

《中国大事记备考》 Remarques sur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答复阿斯特鲁克所询关于中国花柳病诸问题》 Réponses à diverses questions d'Astruc sur l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 chez les Chinois

349. 魏继晋 (Florian Bahr)

《圣若望臬玻穆传》 Vie de St. Jean-Népomucène

《圣咏续解》 Commentaire sur les psaumes du Petit Office de la Ste Vierge

《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甫蒙难记》 Relation de la captivité et du martyre des PP. Henriques et de Athemis

《六种语言大辞典》(汉、拉丁、法、意、葡、德六种) Grand dictionnaire en six langues: chinoise, latine, française: italienne, portugaise et allemande

351. 刘松龄 (Augustin de Halleorstein)

《澳门市郊地图》(1739年) Mappa geographica urbis Macao et circumregionis, 1739

《鞑靼区域中部地图》(汉文) Carte de la Tartarie centrale.

《1747年为教难事上乾隆皇帝辩护疏》 Mémoire présenté en 1747 à l'empereur K'ien-long pour défendre la religion pendant la persécution de 1746—48

《1753年乾隆皇帝致葡萄牙王国书》 La lettre de l'empereur de Chine au roi de Portugal, 1753

《北京观象台记》(1751) Description de l'Observatoire de Peking, 1751

《1744—47年之北京天文测验》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faites à Peking en 1744 et 1747

《1748年北京所见彗星记录》 Mémoire sur la comète qui parut en 1748 à Peking

《圣彼得堡与北京子午线之差别》 De differentia meridianorum Petropolitani et Pekingensis

《中国户口调查》(1761年) Dénombrement des habitants de la Chine, 1761

352. 南怀仁 (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

《自欧赴华旅行地图》 Carte de son voyage d'Europe

en Chine

《莫桑鼻给岛地图》 Carte de l'île de Mozambique

353. 傅作霖 (Félix da Rocha)

《在鞑靼地区所为之天主测验》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faites en Tartarie

《厄鲁特和土尔扈特两部地图》 Cartes du pays des Eleuths et des Tourgoutes

《小金川地图》 Les Cartes du petit Tibet

361. 汤执中 (Pierre d'Incarville)

《华人制造灯角之异法》 Mémoire sur la manière singulière dont les Chinois fondent la corne à lanterne

《中国漆记》 Memoire sur le vernis de Chine

《中国烟火制法》 Manière de faire les feux d'artifice Chinois

《附达纳号军舰赴华行记》 Voyage en Chine sur la frégate la "Danaé"

《养蚕法》 L'élevage des vers à soi.

《法汉字典》 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377. 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Benoît)]

《坤輿全图》 K'o-en-yu ts'iuen t'ou

《新制浑天仪》 Sin tche hoen t'ien i

《中国古天文学年表解》 Table pour l'intelligence de l'ancienne astronomie chinoise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功图》 Les batailles et les victoires de K'ien-long sur les Eleulhs et les Dzoungars en

1754—1760

《抽气筒说》 Explication de la machine pneumatique

《北京四季空气折射差别之研究》 Étude sur les différences de la réfraction de l'air à Peking

《异鸟说》 Description d'un oiseau singulier d'Afrique

《书经》拉丁文译本 Traduction du Chou-king

392. 钱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iot)

《拉丁文艺神之不平鸣》 Plainte des Muses latines

《御制盛京赋译注》 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et de ses environs

《满语语法》(法文本) Grammaire tartare-mandchoue

《满法字典》 Dictionnaire mandchou-français

《满人礼仪》 Rituel des Tartares-mandchous

《平定金川颂》 Hymne tartare-mandchou

《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 L'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

《中国新旧属国志绪言》 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peuples qui ont été ou qui sont actuellement tributaires de la Chine

《表章奏疏集》 Recueil de suppliques, lettres de céance et autres pièces adressées à l'empereur

《历史帝国年表》 Table chronologique de tous les souverains qui ont régné en Chine

《中国通史编年摘要》 Abrégé chronologiqu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empire chinois

《记述土尔扈特部落三十万人自里海沿岸东徙之碑文》
 Monument de la transmigration des Tourgouths des bords
 de la mer Caspienne dans la Chine

《孔子传》 Vie de K'ong-tse

《孔传大事略志》 Abrégé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
 its de la vie de Confucius

《孔门诸大弟子传略》 Abrégé de la vie des principaux
 disciples de K'ong-tse

《中国兵法》 (法文本) 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

《中国古今乐记》 Me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中国古代宗教舞》 Memoire sur les danses religieuses
 des anciens Chinois

《始 1757 年 1 月 1 日迄 1762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所为之
 气象测验》 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 faites à Pékin, du
 1^{er} jan. 1757 au 31 dec. 1762

《禹碑之说明》 Explication du monument de Yu

《北京钦定历书》 Almanach impérial de Peking

《中国诸属国文字》 Ecritures des peuples tributaires de
 la Chine

《用铜人习针术说》 Note sur l'homme de bronze pour
 exercices d'acuponcture

396. 高慎思 (Joseph d'Espinha)

《1757 年平定之厄鲁特和土尔扈特两部地方志》 Tabula
 chorographica provinciarum quæ Tourgouths et Eleuths.

appellantur, imperio sinico an 1757 adjectarum

419. 韩国英 (Pierre-Martial Cibot)

《中国古代论》 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

《大学》、《中庸》译文 Traduction du Ta-hio et du Tchong-yong

《野蚕说与养蚕说》 Notice sur les vers à soie sauvages

《说榕》 Notice sur le frêne de Chine

《说木棉草棉》 Notice sur le cotonnier arbre et le cotonnier herbacé

《说竹之种植与功用》 Notice sur la culture et l'utilité du bambou

《记温室》 Memoire sur les serres chinoises

《说若干种中国植物》(若睡莲、玉兰、秋海棠、茉莉、菱角、牡丹、楮、栗等植物) Notice de quelques plantes, arbrisseaux etc. de la Chine

《请亲耕疏》(译为法文) Requête à l'empereur pour la cérémonie du labourge

《说娱乐庭园》 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记华人之孝》 Memoire sur la piété filiale des Chinois

《记中国利息》 Memoire sur l'intérêt de l'argent en Chine

《记痘症》 Memoire sur la petite vérole

《说〈洗冤录〉》 Notice du livre: Si-yuen-lou

《说“工夫”》 Notice sur le “con-fou”

- 《康熙几暇格物编》 Observations de physique et d'histoire naturelle faites par l'empereur K'ang-hi
- 《华人若干方剂》 Quelques compositions et recettes pratiquées chez les Chine
- 《说麝香》 Notice sur le ché-hiang
- 《说蘑菇蕈、灵芝、白菜》 Notice sur le mo-kou-sin et "lin-tchi" et sur le "pe-tsai"
- 《说诸物》 Notice sur différents objets
- 《志哈密国》 Notice du royaume de Ha-mi
- 《象形文母之转为字母文字》 Sur le passage de l'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 à l'écriture alphabétique
- 《说响石》 Essai sur le pierres sonores
- 《论中国语言文字》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es caractères des Chinois
- 《说可以输入中国之商品》 Notice sur les objets de commerce à importer en Chine
- 《用为方剂之鹿血》 Sur le sang de cerf employé comme remède
- 《中国陶器》 Sur la poterie de Chine
- 《志工部》 Sur le kong-pou
- 《志 1743 年严州府城水灾》 (法文本) Description de l'inondation de la ville de Yen-tcheou fou
- 《感想、格言、谚语》 Pensées, maximes et proverbes
- 《说桃树》 Notice sur le pécher
- 《说木树果子、构树、赤枣》 Notice sur le mou-chou-ko-

uo-tse, le "chou-keou", le "tsée-tsao"

«说硃砂、水银和灵砂» Sur le cinabre, le vif-argent et le ling-cha

«说硼砂» Sur le borax

«说中国毛帚» Sur les plumails chinois

«说中国之实用艺术» Sur les "Arts-Pratiques" en Chine

«说马» Sur les chevaux

«说牡丹» Sur les pivoines

«说皂荚» Sur le tsao-kia

«论古人特别是中国古人之长寿» Essai sur la longue vie des hommes dans l'antiquité et principalement en Chine

«说蜂蜜与蜜变白色之法» Notice sur les abeilles, la cire et la manière de la blanchir

«说玉» Sur les pierres de yu

«说琉璃瓦» Sur les tuiles vernissées

«说燕» Sur l'hirondelle

«说鹿» Sur le cerf

«说蝉» Sur la cigale

«中国诗若干首之译文» Traduction de quelques pièces de poésie chinoises

«华人风俗习惯与以斯帖书所志风俗习惯之比较» Parallèle des mœurs et usages des Chinois avec les mœurs et usages décrits au livre d' Esther

«记中国之犹太人» Memoire sur les Juifs de la Chine

《记公仓》Mémoire fort étendu sur les greniers publics

《志杭州府城》Notice MS. sur la ville de Hang-tcheou

《忧悒之爱》L'amour affligé

428. 高类思 (Aloys Kao)

《乾隆武功纪略》 Notice historique des victoires de
K'ien-long,

430. 晁俊秀 (François Bourgeois)

《将军阿桂平苗记》 Relation de la révolte des Miao-tse,
de la conquête du pays par le général A-koei

《中国人口调查》 Dénombrement des habitants de la
Chine

《中国耶稣会废止记》 Relation de suppressione Societa-
tis in Sinis.

431. 金济时 (Jean-Paul-Louis Collas)

《日蚀测验》 Observation d'une éclipse de soleil

《1764年彗星研究》 Etude de la comète de 1764

《始纪元前 190 年迄纪元后 1667 年江宁府气象汇录》
Chroniques météorologiques de kiang-ming fou depuis l'an
190 av. J.-C. jusqu'en 1667

《中国之毛畜》 Des bête à laine en Chine

《记中国肉食》 Memoire sur l'usage de la viande en
Chine

《小蓝之调制》 Préparation du petit indigo

《可能移植于法国的中国植物花木之观察》 O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 les fleurs et les arbres de Chine qu'il

est possible et utile de se procurer en France

《法国传教会建筑之气象台之修理与扩充》 Reparations et additions faites à l'Observatoire bâti....

言矿质事信札摘录,其中列举有碱、青石灰、琉璃、泥炭、黄矾、硃砂、黄柏木(译音)、石灰、白铜、硃砂、火绒、金箔、竹。

Extraite de lettres sur la quintessence minérale: Soude, chaux noire, lieu-li, une espèce de mottes à brûler, le hoang-fan, le nao-cha, hoang-pé-mou le charbon de terre, le cui vre blanc, le minium et l'amadou, un papier décré sans or, le bambou

《记银两合法国货币之价值》 Mémoire sur la valeur du Taël d'argent en monnaie de France

433. 甘若翰 (Jean de Grammont)

《康熙皇帝遗诏》之译文及注释 Testament de l'empereur K'ang-hi, traduit et enrichi de notes

436. 贺清泰 (Louis de Poirot)

《圣经》(中文官话译本,共 34 卷) La Traduction de la Bible en chinois Vulgaire

《圣祖仁皇帝家训》(意大利文译本) Les Instructions sublimes et familières de l'empereur "Cheng-tsu-guogen-hoang-ti"

442. 卢若望 (Jean de Loureiro)

《南圻特产植物》 Flora Cochinchinensis

译名对照索引

(索引中所列数字均系原书页码)

- A-koei 阿桂, 855, 856, 946.
- ACOSTA (d') 鲁伯都, 191 传, 467.
- ADORNO 鲁类斯, 192 传, 467, 468.
- AGUADO (de) 阿瓜多, 443 传, 980.
- AGUIAR (Emm. de) (1742—1767) 归玛诺, 372 传, 809, 699.
- AGUIAR (Le P. Joseph de) 孙觉人, 370 传, 807.
- ALBERTO (François) (1718—1761) 裴方济, 303 传, 657.
- ALENI 艾儒略, 39 传, 126—137, 36, 38, 126, 127, 130, 131—137, 131, 152, 192, 355.
- Alexandre VII 亚历山大七世, 256, 271.
- Alexandre VIII 亚历山大八世 (1689—1691), 309.
- ALFONSO, 沈, 199 传, 475.
- ALMEIDA (Antoine d') 麦安东, 10 传, 19, 24, 42, 43, 46.
- ALMEIDA (Joseph d') 范若瑟, 246 传, 558.
- ALMEIDA (Joseph-Bernard d') 索德超, 417 传, 886, 887.
- ALMEIDA (Jos-Ét. d') 梅高 (164)—1644), 86 传, 205, 208, 248, 249.
- ALMEIDA (Simon d') 麦西蒙 (1752—1765), 403 传, 870, 699.
- AMAGA (de) v. Maya 马雅, 98 传.
- AMARAL (Gaspard d') 谭玛兰 (1633—1646), 74 传, 217, 218.
- AMARAL (Michel do) 金弥格 (1691—1730), 182 传, 462, 463.
- AMAYA (d') 利玛弟, 99 传.
- AMIANI 贾嘉禄, 225 传, 491, 492.
- AMIOT 钱德明, 392 传, 837—

- 861, 838, 839, 84), 842, 843—
853, 853—861, 936, 937, 939,
991—994.
- AMORETTI 穆保罗, 441 传,
978, 979.
- Amoy 厦门 489, 556.
- ANTONINI 任重道, 348 传,
748.
- ARAUJO (Jos. de) 郎若瑟,
395 传, 863, 864, 763.
- ARNEDO (de), 庞若翰, 166
传, 412.
- ARXO (de) 陆若瑟, 167 传,
413, 539.
- ATTIMIS (d') 谈方济, 375 传,
707, 811.
- ATTIRET 王致诚 (巴德尼),
356 传, 787—793, 605, 638, 719,
788, 789, 790, 792, 852.
- AUGERY 洪度贞, 101 传, 286,
287, 288, 294, 323, 326.
- AVELLAR (de) 韦斯珂, 410 传,
879.
- AVENDANO (de) 范火讷, 444
传, 981.
- AYA, 法方济, 200 传.
- AZEVEDO (Barthélemy de) 吴
直方 (1745), 381 传, P. 829—.
- AZEVEDO (Emm. de) 阿则维
多 (1646), 92 传, 269, 140.
- AZEVEDO (Maur de) 郅维铎
(1692), 445 传, 981.
- AZZI (Le P.) 齐又思, 151 传,
391.
- BABORIER (Ignace -Gabr.) 卜
纳爵 (1698—1727), 228 传,
493, 494
- BABORIER (Jean) 卜日生
(1712—1752), 290 传, 628—
631, 628, 629, 630.
- BAHR 魏继晋 (福良), 349 传,
748—752, 660, 749, 750, 751,
761.
- BAKOWSKI 台维翰, 281 传,
621.
- BANHES 万其渊, 146 传, 338,
389, 402.
- BAPTISTA (Etienne) □德望
(1733), 335 传, 735.
- BAPTISTA (Jean) 郭若望
(1695), 204 传, 477.
- BARELLI 艾斯珂, 226 传, 492.
- BARETTO (Didace) 巴莱笃,
(附) 103 传, 295, 142.
- BARON 巴良, 424 传, 912.
- BARRETO (Melchior Nunes)
巴莱多 (1555—1571), 2 传.
- BARRETO (Ruiz) 巴莱多
(1611), 38 传, 125.
- BARROS (de) 龙安国, 243 传,
485, 486, 538, 539.
- BASIN 巴新, 434 传.

- BATAILLÉ 巴若翰, 329 传, 730.
- BAUDINO (Joseph) (Bodin, Bordin) 鲍仲义, 202 传, 476, 583, 1116.
- BAUDORY (Cu) 张貌理, 291 传, 630—633, 581, 630, 632.
- BAUME (de la) (Beaume) 严守志, 432 传, 957.
- BAYARD (Le p.) 樊西元, 193 传, 413, 414, 468, 469.
- BAZIN 巴新, 434 传, 962—965, 962, 963, 964.
- BEAUVOLLIER (de) 薄(博)贤士, 241 传, 374, 421, 485, 538, 539.
- BÉGUIN 毕若翰, 429 传, 925.
- BEKEN (Van der) V. Van der 万惟一.
- BELLEVILLE (de) 卫嘉禄, 237 传, 536, 537.
- BELMONTE 贝蒙特, 190 传, 467, 412.
- BENOIST 蒋友仁, 377 传, 813—826,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0—826, 920, 921, 923, 951.
- BERNARD (Joseph) 索德超, 417 传.
- BEUTH 杨若望 378 传, 826—829, 826, 827, 828.
- BORDES (Gilbert) 波尔德, 446 传, 981.
- BOURGEOIS 晁俊秀, 430 传, 926—954, 917, 927, 928, 929, 931, 932, 936, 943, 946—954.
- BOUSSEL 赵加彼, 333 传, 510, 514, 699, 732, 733.
- BOUVET (Joachim) 白晋, 171 传, 433—440, 422, 423, 426, 434, 435, 436, 438, 437—440, 496, 518.
- BOYM 卜弥格, 93 传, 269—277, 267—272, 273, 273—277, 307, 330.
- BRANCATI 潘国光, 79 传, 223—231, 141, 223, 228, 245, 256, 228—231, 292.
- BRANDO 王若翰 100 传, 285, 264, 284, 330.
- BRITTO (Dom. de) 毕多明, 252 传, 563, 564, 616.
- BROCARD, 陆伯嘉, 265 传, 592, 593.
- BROISSIA (de) 利(习)圣学, 229 传, 495—498, 495, 496, 497.
- BROSSARD (de) 纪文, 363 传, 801.
- BUGLIO 利类思, 80 传, 230—244, 175, 230, 232—236, 236—239, 237, 238 239—244.

- BURGENT** 颜尔定, 62 传, 197, 198.
- CALDAS (de)** 嘉尔达, 309 传, 664.
- CALIOYE V. Caün,** 嘉理约, 38 传.
- CALMES** 金玉敏, 158 传, 397.
- CAMAYA** 金澄, 207 传, 481.
- CANEVARI** 聂伯多, 64 传, 200—203, 200, 201, 202, 297, 306.
- CAPACCI (Francois)** 成方济, 189 传, 466.
- CARDIM (Ant.-Fr.)** 嘉尔定, 52 传, 183, 184.
- CARDOSO (Jacques) (1735—1741)** □雅谷, 341 传, 740.
- CARDOSO (Jean-Fr.)** 麦大成 (1710—1723), 284 传, 623.
- CARNEIRO (André),** 杨安德, 208 传, 481.
- CARNEIRO (Melchior)** 加奈罗, 5 传, 12, 13.
- CAROSI** 骆斐理, 168 传, 414.
- CARVALHO (Emmanuel)** 赵中, 464 传, 989.
- CARVALHO (Emmanuel de)** 甘玛诺, 447 传, 981, 982, 699.
- CARVALHO (Vérissime de)** 迦尔范, 344 传, 741.
- CASTIGLIONE** 郎世宁, 293 传, 635—640, 608, 635—640, 636, 637, 638, 639, 651, 789, 790, 816, 831.
- CATTANEO (Lazare)** 郭居静, 15 传, 51—57, 25, 27, 28, 41, 46, 50, 51, 52, 53, 54, 55, 56, 60, 123.
- CAUN,** 加理约, 38 传, 125.
- CAZALETZ** 邓立山, 286 传, 625.
- CAZIER** 储斐理, 287 传, 625, 626.
- Cha-che** 沙市 (Hou-pé) 826, 828.
- CHAVAGNAC (Ém. de)** 沙守信, 254 传.
- Cha hien** 沙县, 219.
- Cha Jou-yu, Yong-heng** 沙如玉, 永衡 (Valentin Chalier), 323 传.
- Cha-la** 栅栏, 190.
- Cha-mo** 沙漠, 314.
- Cha-p'ouo-ts'uen** 沙波村, 251.
- CHALIER** 沙如玉 323 传, 718—721, 514, 581, 638, 718, 719, 720, 734.
- CHAMBEUL (Champeville)** 蒋若翰.
- CHAMPEVILLE (de),** 蒋若翰, 249 传.
- Chan cheng fou tchong** 善生福

- 终, 331.
 Chan ngo pao 善恶报, 353.
 Chan-tong 山东: 138, 249, 280, 281, 400, 461, 465, 566, 659.
 Chang-hai 上海, 53, 54, 108, 126, 137, 144, 208, 223—229, 224, 225, 226, 227, 243, 256, 276, 278, 292, 293, 307, 378, 386, 388, 389, 393, 398, 399, 411, 415, 427, 459, 461, 462, 466, 471, 477, 486, 490, 492, 537, 703, 741, 1702—1703.
 Chang-hang 上杭, 493, 494.
 Chang-tch'ouan 上川.
 Chang-ti 上帝.
 Chang-t'ien 上天.
 CHANSEAUME 尚若翰, 385 传, 833.
 Chao-hing 绍兴, 738.
 Chao-ou 邵武, 219.
 Chao-tcheou 韶州, 24, 26, 27, 42, 43, 44, 47, 48, 51, 52, 58, 59, 66, 67, 71, 74, 79, 82, 103, 112, 115, 123, 330, 374.
 CHARME (de La) 孙璋, 德昭, 324 传, 553, 721—725, 721, 722, 722—725.
 CHAVAGNAC (de), 沙守信, 254 传, 567—572, 541, 567, 568, 569, 570, 571.
 Che Fang-si, Tchen-yu 石方 (芳)西(栖), 镇宇 (予), (de Petrie), 12 传.
 Che fou k'in tai t'ou 十福勤怠图, 193.
 Che Hong-Ki, Heou-t'ui 石宏基, 厚齐, (de Lagea), 35 传.
 Chei siu-p'ien 实义续篇, 72.
 Che Kia-lo, Lo-t'ien 石嘉乐, 乐天 (della Rocca), 134 传.
 Che kiai K'iu-en-Luen 十诫劝论, 228.
 Che Kiai Lio-chouo 十诫略说, 558.
 Che Kiai t'eh t'iu-en 十诫直论, 109.
 Che-King 诗经, 179, 438, 521, 526, 553, 583, 676, 722, 723, 897.
 Che-K'o-cheng, Sicon-tchai 石可圣, 修斋 (Liebstein), 278 传.
 Che Kou 石鼓, 603, 848.
 Che-ou toan t'ou-siang 十五端图像, 135.
 Che-pa-fou sin t'ou 十八幅心图, 199.
 Che-tse-chan 十字山, 131.
 Che-tse Chouo 狮子说, 242.
 Che wei 十慰, 92.
 Che Wei-tcheng, I-Ian 史惟贞, 一览 (Van Spiere), 42 传.

- Ché hien 歙县, 910.
- Chen (Firmin) 沈锦标, 310.
- Chen 沈, 706, 715.
- Chen heou pien 身后编, 220.
- Chen Jo-Wang 沈若望 (Jean), 373 传.
- Chen K'io 沈淮, 68, 84, 86—90, 122, 138.
- Chen Koei tcheng ki 神鬼正纪, 94.
- Chen Liang 沈良, 559.
- Chen ming wei Tchou 神明为主, 527, 552, 553.
- Chen se tche-nan 慎思指南, 989.
- Chen-si 陕西, 113, 126, 145, 166, 203, 205, 206, 207, 218, 233, 234, 249, 250, 314, 315, 317, 331, 341, 388, 390, 410, 440, 465, 478, 488, 494.
- Chen Tong-hing, Jo-che 沈东行, 若瑟 (Saraiva), 336 传.
- Cheng Cha-ou-lio Kieou-je King-li 圣沙勿略九日敬礼, 806.
- Cheng Che li-tien 圣事礼典, 240.
- Cheng Che tch'ou jao 盛世与堯 600.
- Cheng Che yao li 圣事要礼, 958.
- Cheng hao tao-wen 圣号祷文, 246.
- Cheng-jen tao-wen 圣人祷文, 65.
- Cheng Jo-che-fa hing-che 圣若瑟法行实, 65.
- Cheng Jo-che hing-che 圣若瑟行实, 109.
- Cheng Jo-che tao-wen 圣若瑟祷文, 109, 310.
- Cheng Jo-che yen-hin (圣若瑟言行), 523.
- Cheng Jo-sa-fa che-mo 圣若撒法始末, 65.
- Jo-wang Nié - p'ouo-mou tchoan 圣若望泉玻穆传, 750.
- Ki pé yen 圣记百言, 190.
- Kiao che lou 圣教实录, 20.
- Kiao cheng-siang ts'iuent'ou 圣教圣像全图, 134.
- Kiao houo i luen 圣教豁疑论, 338.
- Kiao je k'o 圣教日课, 64, 109, 110, 246.
- Kiao kiai-lio 圣教解略, 91.
- Kiao kien-yao 圣教简要, 241.
- Kiao li-koei 圣教礼规, 240.
- Kiao lio chouo 圣教略说, 331.

- Kiao se-koei 圣教四规, 238.
- Kiao se tse King -wen 圣教四字经文, 134.
- Kiao sin-tcheng 圣教信证, 311.
- Kiao touo in 圣教铎音, 310.
- Kiao tsa-tche 圣教杂志
- Kiao ts'ouo yen 圣教撮言 (kiao yao 教要) 331.
- Kiao wen-ta 圣教问答, 331.
- Kiao yao-li 圣教要理, 332, 335.
- Kiao yao-tche 圣教要旨, 241.
- Kiao yo-yen 圣教约言, 57.
- Kiao yuen-lieou 圣教源流, 160.
- King koang-i 圣经广益, 600.
- King tche kiai 圣经直解, 109.
- King ts'ien kiai 圣经浅解 (X), 109.
- Lei-se Kong-sa-ko pen-tchan 圣类斯公撒格本传, 512.
- mong ko 圣梦歌, 133.
- Mou cheng-i-hoei ngen-yu 圣母圣衣会恩谕, 770.
- Mou hing-che 圣母行实, 91, 190.
- mou-king kiai 圣母经解, 190.
- Mcu ling-pao hoei 圣母领报会, 401, 770.
- Mou ling-pao hcei koei-tch'eng 圣母领报会规程, 770.
- Mou siao je-k'o 圣母小日课, 240.
- Cheng-mou-t'ang 圣母(墓)堂, 228, 293, 378, 389, 396, 459.
- Cheng Mou tche-cheng luen 圣母至圣论, 239.
- Mou té-sin tao-wen 圣母德叙祷文, 65.
- Mou tsing-p'ei, Cheng Joché, tchoan 圣母净配圣若瑟传, 522.
- Ngan-té-lé tsong-t'ou tchan-li 圣安德肋宗徒瞻礼, 230.
- nien koang-i 圣年广益, 600.
- nien tchou-pao tan 圣年主保单, 459.
- P'ouc-eul-je-ya hingche 圣玻尔日亚行实, 310.
- Si koei-i 圣洗规仪, 304.
- Sin koei-t'iao (tch'eng) 圣心规条(程), 600
- Ta-ni-lao ko-se-kia pen-tchoan 圣达尼老各斯加本傅, 512.
- t'ijen-ngai king koei-t'iao 圣体仁爱经规条, 599.

- t'i koei-i 圣体规仪, 277.
 — t'i koei-t'iao 圣体规条, 599.
 — t'i ta-i 圣体答疑, 353.
 — t'i-tao-wen 圣体祷文, 134.
 — t'i wen-ta 圣体问答, 908.
 Cheng-t'i yao-li 圣体要理, 134.
 — Touo-pei-ya 圣多俾亚, 545.
 — -yong siu kiai 圣咏续解, 750.
 Cheou 寿, 514.
 Cheou chan ko ts'ong-chou 守山阁丛书, 39, 105, 135, 156.
 Cheou che t'ong k'ao 授时通考, 105.
 Cheou-nan che mo 受难始末, 72.
 Chiesa (Mgr Bernardin della), 康和之, 318, 427, 449.
 Chin-yang 沈阳.
 Chincheu, Tch'ang-tch 漳州, 496.
 Choei-fa 水法, 105.
 Choei hoa eul ta 睡画二答 143.
 Choen-tche 顺治, 63, 167—173, 172, 177, 200, 225, 258, 280.
 Choen-té hien 顺德县, 731.
 CHOMEL 苏安当, 255 传, 571.
 Chou-king 书经, 179, 456, 672, 676, 676—680, 685, 824.
 Chou-li tsing-yun 数理精蕴, 648.
 Chou tou yen 数度衍, 37.
 Chouo-Ling 说铃, 356.
 CIBOT 韩国英, 419 传, 890—903, 802, 890, 891, 892, 893—903, 940, 941.
 CICERI 罗历山 152 传, 391, 392, 451.
 CIPOLLA 齐类思, 435 传, 964, 965.
 CLÉMENT (Franç.) 客方西, 97 传, 283, 329.
 COELHO (Alexis), 穆亚立, 127 传, 367.
 COELHO (Et.) 桂德望, 448 传, 982.
 COLLAS 金济时, 431 传, 953—958, 940, 941, 955, 955—958.
 COLLASCO (Et.) 戈德望, 216 传, 485.
 Cong-fu 工夫, 896.
 CONTANCIN 龚当信, 256 传, 571—574, 572, 573, 574, 735.
 CORDES (de) 房日昇, 295 传, 641, 642.
 CORREA (Jos.) (1749—1755?) □若瑟, 389 传, 835.
 CORREA (Martin) 安玛尔 (1727—1786), 321 传, 703—706, 703, 704, 705, 769,

- 1785.
- CORREA (Mathias) 闵玛弟, 209 传, 482.
- CORREA (Sébas-tien) 郭巴相, 112 传, 306.
- CORTES (de las) 戈德思, 附 59 传, 195.
- COSTA (Antoine) (1611) 科斯塔, 38 传, 125.
- COSTA (Antoine de) 毕登庸 (荣) 219 传, 486.
- COSTA (Emm. A.) 郭玛诺 (1657), 113 传, 306.
- COSTA (Françoisda) 郭方济 (1746—1766), 384 传, 832. 699.
- COSTA (Ignâce da) 郭纳爵, 75 传, 218—221, 91, 205, 206, 218, 219, 220, 249, 326, 327.
- COSTA (J.-Jos. da) 罗怀忠 639—642. 640, 641.
- COSTA (Pierre da) 鲁伯都, 191 传.
- COUPLET 柏应理, 114 传, 307—314, 272, 240, 307, 308 308—310, 308—312, 309, 310, 310—314, 311.
- CRESCENTE 克森德, 190 传, 467.
- CRUZ (da) 龚尚实, 165 传, 410, 411.
- CUNHA (Francois da), 许方济, 365 传, 699, 802, 803.
- CUNHA (Simon da) 瞿洗满, 63 传, 198—201, 198, 199, 200.
- CUNHA (Sim-xav. a) 吴历, 渔山, 墨井, 156 传 388, 389, 395, 396, 402.
- Dalai-lama 达赖喇嘛, 856.
- DANTES, 恩安当, 238 传, 537.
- DIAZ (Emm. junior) 阳玛诺, 31 传, 106—112, 38, 62, 79, 106, 107, 108, 109—112, 155, 200, 208.
- DIAZ (Emm. senior) 李玛诺, 20 传, 74—78. 30, 44, 62, 74, 75, 76, 77, 82, 93, 124, 248.
- DIESTEL 苏纳, 115 传, 313, 314, 319.
- DOLLIÈRES (Ollièresd') 方守义, 420 传.
- DOLZÉ 翟敬臣 230 传, 497.
- DOMENGE 孟正气, 231 传, 498—531. 498, 499, 500.
- DUARTE (Ed.-xav.) 杜纱微, 380 传, 829.
- DUARTE (Jean) 聂若望, 247 传, 558, 559.
- DUARTE (Symphi) □兴福.

- 391 传, 836, 699.
- DUGAD 嘉类思, 355 传.
- EMMANUEL (Joseph) 马若瑟, 359 传, 794, 706.
- ENTRECOLLES (d') 殷弘绪, 242 传, 539—550,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7, 545—550, 562.
- ESPINHA (d') 高慎思, 396 传, 866—868, 756, 774, 865, 866, 867, 937, 938, 940, 942.
- Eul-che-ou yen 二十五言, 35, 37.
- Fa Fang-tsi (Valla) 法方济, 200 传.
- Fa Ngan-touo (Faglia), Cheng-hio 法安多, 圣学, 194 传.
- Fa yu hui tse 发语虚字?, 562.
- FABER (Fèvre) 方德望, 65 传.
- FAGLIA (Falha, Foglia, Thoia) 法安多, 194 传, 374, 392, 469.
- FALCAO 法安多, 412 传, 881, 699, 982.
- FALHA (Faglia) 法安多, 194 传.
- FAN 樊守义, 310 传, 477, 464, 465.
- Fan Cheou-i (Fan), Li-houo 樊守义, 利和, 310 传.
- Fan Fang-tsi (de Vega), Eul-ko 范方济, 而各, 140 传.
- Fan Jo-che 范若瑟 (Jos. d' Almeida), 246 传.
- Fan Ki-hiun, Chou-chan 樊继训, 述善 (Frapperie), 251 传.
- Fan Ki-kin, Jé-lo 樊记金, 热罗 (Franchi), 253 传.
- Fan Li-ngan, Li-chan 范礼安, 立山 (Valignani), 6 传.
- Fan Si-yuen, Jo-ché 樊西元, 若瑟 (Bayard) 193 传.
- Fan-Tche-i 樊诗义 (Fan Cheou-i).
- Fan Tsi-ko, Cha-wei-eul 方济各, 沙勿略 (St. Fr.-Xavier), 1 传.
- Fan Yeou-hing, Mien-tche 范有行, 勉致 (Pase. Fernandes), 77 传.
- Fang Cheou-i, Ya-ko 方守义, 雅各 (d' Ollières), 420 传.
- Fang Je-cheng, Tsi-ko. 房日升, 济各 (de Cordes), 295 传.
- Fang Ki-kin, Je-lo, Ts' iuen-ki 方记金, 日罗, 全级; (Franchi), 253 传.
- Fang Ma-no, Yun tchong 方玛诺, 允中 (Macret), 129 传.
- Fang sing T'ou kiai 方星图解, 375.
- Fang Tchong-t'ong 方申通; 37.

- Fang Té-wang Cheu-fou siao-tchoan 方德望神父小传, 207.
- Fang Té-waug, Yu-ts'ing 方德望, 玉清 (Et. Le Fèvre), 65 传.
- Fang t'-ou-ti 方土地 (le P. Et. Le Fèvre), 65 传, 205.
- Fang Tsi-ko, Cha-ou 方济各, 沙勿略 (St. Fr. -Xav.), 1 传.
- Fang Tsi-ko, I-tche 方济各, 以智 (Philipucci), 138 传.
- Fang-tsing 方井 (Ta-fang-tsing) (大方井).
- Fang-yen Kiao-yao siu-luen 方言教要序论, 352.
- Faria (de) 康玛实, 44 传, 150, 48.
- Fat-Chan 佛山 (Fou-chan).
- Fei In, Ts'uen-tch'eng 费隐, 存诚 (Fridelli), 274 传.
- Fei K'i-koei, K'oei-i 费奇规, 揆一 (Gasp. Ferreira), 21 传.
- Fei Le'-se, Ts'ang-yu, Eul-tch'eng 费类斯, 藏玉, 尔成 (Louis de Figueredo), 89 传.
- Fei Lo-t'c, Sin-ming 费乐德, 心铭 (Rodr. de Figueredo), 47 传.
- Fei Ts'ang-yu, Eul koei 费藏玉, 尔归 (Franç. Ferreira), 58 传.
- Fei lou wei ta 斐录汇答 (Vagn), 94.
- Fei Ts'ang-yu, Eul-tch'eng* Le'-se 费藏玉, 尔成, 类斯 (Louis de Figueredo), 89 传.
- FERNANDES (Le Fr. Antoinne) 蔡按铎, 465 传, 99).
- FERNANDES (Jean) 钟鸣礼, 34 传, 30, 100, 101, 121, 122, 124.
- FERNANDES (Pascal) 范有行, 77 传, 220.
- FERNANDES (Sébastien) 钟鸣仁, 巴相, 13 传, 24, 47, 48, 121.
- FERRAN 郎安德, 博德业, 117 传, 315, 328.
- FERRARIIS (J. -F. de) 李方西, 87 传, 249—252, 167, 249, 250, 251, 295, 296, 317, 348.
- FERREIRA (Ant.) 安道义, 271 传, 606.
- FERREIRA (Deni) 费德尼, 382 传, 830, 699, 863, 864.
- FERREIRA (Franç) 费藏玉, 58 传, 159, 194.
- FERREIRA (Gaspard) 费奇规, 21 传, 78—81, 54, 78, 79, 80, 103, 106, 123, 142.
- FIGUEREDO (Emm. de) 费玛

- 诺, 50 传, 182.
- FIGUEREDO (Louis de) 费类斯, 藏玉, 89 传, 256.
- FIORI (Christophe) 费约理, 201 传, 1475.
- FIGUEREDO (Rodr. de) 费乐德, 47 传, 158—161, 115, 158, 159, 160, 161, 366.
- FIVA 徐日升, 83 传, 246, 247,
- FOCITTA 傅其达, 449 传, 982.
- FOLLERI 傅方济, 312 传, 666, 699.
- Fong-hien 奉贤 987.
- Fong Ing-King 冯应景, 34, 35.
- Fong-kia-ing 丰家营 (陕西), 206.
- Fong Ping-tcheng, Toan-yeou 冯秉正, 端友 (de Mailla), 269 传.
- Fong-t'ien 奉天 509.
- FONSECA (Cajetan de) 冯斯嘉 (1695), 206 传, 480, 481.
- FONSECA (Gonzalve) 冯公撒 (1657—1660), 111 传, 306.
- FONSECA (Jean de) 冯若望 (1755), 414 传, 882.
- FONSECA (Nicclas) 冯思嘉, 139 传, 380.
- FONTANEY (de) 洪若翰, 170 传, 419—434, 308, 318, 340, 341, 421, 422, 423, 434, 425, 427, 428, 430, 431, 431—434.
- FORGEOT 傅安德, 386 传, 834.
- FORGET 傅沧溟, 103 传, 294.
- Fou Cheng-tché, Fang-tsi 傅圣泽, 方济, 243 传.
- Fou-cheou 佛手, 542.
- Fou Fan-tsi, T'i-tchai 傅汎济, 体察 (FurTado), 45 传.
- Fou Hi 伏羲, 455, 523, 534, 604, 847.
- Fou-houo Luen 复活论, 254.
- Fou Jo-wang, Ting-yuen 伏若望, 定源 (Froes), 54 传.
- Fou-kien 福建 108, 128, 129, 197, 208, 209, 213, 219, 221, 257, 258, 263, 289, 299, 307, 315, 348, 368, 386, 390, 394, 411, 453, 458, 462, 470, 484, 489, 491, 493, 549, 701.
- Fou-t'ai 抚台, 707.
- Fou-tcheou 抚州, 496, 498, 549, 567.
- Fou-tcheou 福州, 108, 128, 129, 131, 192, 197, 199, 208, 218, 213, 220, 221, 222, 315, 368, 390, 453, 470, 484, 489, 538, 988.
- Fou Té - yé 傅德业 (Ferran) 117.

- Fou Ts'ang-ming, Hia-Ki 傅沧溟, 遐及 (Forget), 103 传.
- Fou Tso-lin, Li-se 傅作霖, 利斯 (Félix da Roeha), 353 传.
- FOUCQUET 傅圣泽, 243 传, 549, 555.
- FOUREAU 吴君 334 传, 733—736, 510, 514, 733, 734, 735.
- FRANÇA (de) 曾类斯, 210 传, 482.
- FRANCHI 方(樊)记金, 253 传, 564—568, 566, 567.
- FRANCISCO 张舒, 401 传, 869.
- FRAPPERIE 樊继渊, 251 传, 563.
- FRIDELLI 费隐, 274 传, 607—610, 531, 607, 608, 609.
- FROES 伏若望, 54 传, 55, 186, 187, 194.
- FURTADO 傅汎济, 45 传, 151—154, 54, 90, 152, 153, 159, 160.
- GABIANI 毕嘉, 118 传, 315—320, 66, 160, 251, 279, 294, 317, 318, 319, 343, 348, 425.
- GAD (du) 嘉类思, 355 传, 777—787, 699, 700, 762,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840, 938, 973.
- GALVAO (Jos.) 伽若瑟, 413 传, 881.
- GAMA (de) 甘类思, 125 传, 362, 363.
- GAMBRIANO (Giamprimo) 喜大教, 296 传.
- GAUBIL 宋君荣, 314 传, 667—694, 507, 508, 517, 647, 667, 668, 669, 670, 671, 673, 674, 676—694, 675, 754.
- GAYOSSO 洪度亭, 148 传, 386, 389, 390.
- Gemona (Basile Brollode) (Glemona) 叶宗贤, 318, 347.
- GENEIX 颜理伯, 232 传, 500, 501, 679, 680.
- GERBILLON 张诚, 173 传, 443—452, 443, 445, 446, 447, 448, 449, 449—452, 1696.
- GHAM (Mathien) 康玛突, 44 传, 48, 151.
- Ghislain, e.m. 冀(吉)德明, 956, 957.
- GIAMPRIAMO 喜大教, 296 传, 642, 759.
- Gin-seng 人参, 546, 586.
- GoBBÉ (Louis) (Jobé) 乐(罗)类思, 106 传, 299, 294.
- GoES (Benoit de) 鄂本笃, 27 传, 95—103, 30, 95, 95—100, 101, 102.
- GOGESL 鲍友管, 350 传.

- 751, 752.
- GOLLET (de), 郭中传, 250 传, 561—564. 561, 562, 563.
- GOMES (André) 葛安德, 136 传, 377, 272.
- GOMES (Antoine) 马德昭, 376 传, 706, 812.
- GOMES (Le P. Emm.) 郭玛诺, 61 传, 90, 197, 208.
- GONZAGA (Jnlien) 张儒良, 150 传, 391.
- GOMES (Emm) 郭玛诺, 450 传, 982, 983.
- GONZAGA (Louis) 公类思, 282 传, 622.
- GONZAGUE (Léon) 李良, 266 传, 593.
- GONZALES (Louis) 庞类思, 57 传, 193, 194.
- GONZALES de OLIVEIRA (Emm.) 林公撒, 109 传, 305.
- GONZALVES (Emm) 贡玛诺, 451 传, 983, 699.
- Gouvea (Alexandre de) (Govea) 汤亚立山, 917, 918, 942, 944, 947.
- GOUVEA (Ant. de) (Govea) 向大化, 78 传, 220—224, 221, 222, 223.
- GOVILLE (de) 戈维里, 258 传, 578—580, 554, 578, 579.
- GOZANI 骆保禄, 195 传, 469—472, 470, 471, 474.
- GRAMMONT (de) 甘若翰, 433 传, 958—963, 889, 937, 941, 958, 959, 960, 960—963, 966.
- GRASSETTI 谢贵禄, 66 传, 207, 208.
- GRAVEREAU 倪天爵, 307 传, 659, 662.
- GRAVIZA (de), 贾宜陆, 81 传, 243—246, 223, 229, 243, 244, 245.
- GRESLON (Grelon, Grelon) 聂仲迁, 104 传, 295—299. 294, 295, 296, 297, 298, 476.
- GRIMALDI 闵明我, 135 传, 372—377, 354, 360, 366, 373, 374, 375, 376, 390, 393, 416, 469.
- GRUEBER (Jean) 白乃心, 119 传, 319—322. 314, 319, 320, 321.
- Hai-chan-sien koan ts'ong-chou 海山仙馆丛书 37, 182.
- Hai-kouo T'ou tche 海国图志, 355.
- Hai-men 海门 911.
- Hai-nan 海南, 124, 184 216, 217.
- HALLERSTEIN (de) 刘松龄, 351 传, 753—761, 175, 713.

- 719,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61.
- HAMME (Van) 王石汗.
- Hau (Joseph) 韩若瑟, 289.
- Hau Hia, Kieou-Koung 韩霞
九光 (Pierre) 212, 365.
- Hau Hoang, Siang-yun 韩炉,
象云, 91, 365.
- Han-K'euou 汉口, 693, 742,
778, 795.
- Han-Kiang 汉江, 206.
- Han Kouo-ing, Pé-Tou 韩国英,
伯督, 419 传.
- Han-lin 翰林
- Han Lin, Yu-kong 韩霖, 雨公
(Thomas), 127, 212.
- Hau Lou-k'ing 韩绿卿, 38.
- Han T'an 韩蒺 (Pré face du)
Kou kin king T'ien 古今敬
天, 438.
- Han-tchong 汉中, 203, 206,
236, 299, 300, 493.
- Han-yang 汉阳, 303, 498, 575.
- Han Yun, King-pé 韩云, 景伯,
212.
- Hang-tcheou 杭州, 19, 23, 42.
- Hé Ts'ang-pi, Jou-liang, Tse-
Kong 赫苍璧, 儒良, 子棋, 259
传.
- Heng-Chan 衡山, 558.
- Heng sing li tche 恒星历指,
180.
- Sing piao 恒星表 180.
- Sing tch'ou mou 恒星出没,
180.
- Heng-tcheou f. 衡州, 558, 577,
578, 765.
- HENRIQUES (Ant-Jos) 黄安多
322 传, 705—718. 616, 695,
705, 706, 707, 709, 711, 715,
716, 717, 747.
- HENRIQUES (Chri-stian) 恩理
格, 126 传.
- HEOU 侯钰, 439 传.
- Héou Yu, I-sieou 侯钰, 已修,
439 传.
- HERDTRICHT 恩理格, 126
传, 363—367, 212, 281, 282,
289, 348, 359, 365, 366, 372,
478.
- HERVIEU 赫苍璧, 259 传, 580
—585, 580, 580—583, 581,
734.
- Hi Ta-kiao-Ni-ko 喜大教, 尼各,
296 传.
- Hi-tch'ao teh'ong tcheng tsi 熙
朝崇正集, 171, 354.
- Hi-tou-che yuen-yeou yong-fa
吸毒石原用法, 357.
- Hia-men 厦门, 489, 554, 556.
- Hia Té-sieou, Cha-ou 夏德修,
沙勿, 288 传.

- Hiang-chan 香山, 369, 827.
 Hiao-king 孝经, 895.
 Hien-sing che-ou toan mei-koei-king 显相十五端玫瑰经, 564, 616.
 HINDERER 277 传, 611—618, 531, 611 612, 613, 613—618, 614, 616, 616—618.
 Hing-hoa 兴化, 131, 128, 200, 222, 470, 484.
 Hing ou tche tsao 形物之造 239.
 Hing sing Li-t'oei 形性理推, 357.
 Hio li 学历, 179.
 Hiong San-Pa, Yeou-Kang 熊三拔, 有纲 (de Ursis), 30 传, Hiu 许, 769.
 HIU (Ignace) 许立正, 416 传, 885.
 Hiu (J.-B) 许采白, 310.
 Hiu Li-tcheng, Ping-yuen 许立正, 秉元 (Ign. Hiu), 416 传.
 Hiu Siu-che 许徐氏, 225, 288—293, 291, 292, 300, 302, 307, 308, 310, 311, 334, 533.
 Hiu t'ai-fou-jen tchoan-liao 许太夫人传略, 310.
 Hiu Tche-tsien, I-ki, Ts'ing-siu 许之渐, 仪吉, 青屿, 237.
 Hiu Tson-ts'eng, Hiao-sieou, Ho-chao 许缙曾, 孝修, 鹤少, 225, 300, 302, 364, 393.
 Hiun-wei chen pien 训慰神编, 545.
 Ho Che-tchen 何世真, 241.
 Ho-kien 河间, 253, 773.
 Ho-kong-se 何公祠, 712, 713.
 Ho Kouo-tsong 何国宗, 813.
 Ho Mi-té Tou-lin 河弥德, 都林, 415 传.
 Ho Na-taio, Kou-sieou 何纳爵, 古修 (de Montes) 149 传.
 Ho-nan 河南, 79, 115, 220, 366, 392, 393, 465, 470, 478, 498—501, 575, 730, 762—767, 778, 795, 884, 885, 911.
 Ho Ta-hoa, Té-tch'oan 何大化, 德川 (de Gouvea), 78 传.
 Ho Ta-king, Fang-tsi 何大经, 方济 (Pinto), 186 传.
 Ho-tcheou 华州(?) 855, 860.
 Ho T'ien-tchang, K'i-wen 何天章, 起文 (a Rosario), 164 传, 164.
 Ho Touo-min 何多敏 (Paramino), 224 传.
 Ho Ts'ing-t'ai 贺清泰 (de Poirot), 436 传.
 Ho Yun-han, T'ien-tchang 何云汉, 天章, le P. (Peixoto), 316 传.

- Hoa ta 画答, 143.
- Hoa-tcheou 华州(?), 855-860.
- Hoa-t'ing 华亭, 439.
- Hoai-ngan 淮安, 139, 249, 277, 278, 279, 307, 315, 318, 389, 398, 415, 416, 417, 500, 663, 694.
- Hoan yeou ts'iuen 寰有论, 152.
- Hoan yong kiao i 寰容较义, 38, 39.
- Hoan yu che-mo 寰宇始末, 93.
- Hoang (Pierre) 黄伯禄, 134, 769.
- Hoang Fang-tsi, Ming-cha 黄方祭, 明沙 (Martines), 14 传.
- Hoang-ho 黄河, 159, 856.
- Hoang i 况义, 117.
- Hoang (wang) Ngan-touo 黄安多 (Henriques), 322 传.
- Hoang-p'ou 黄浦, 741.
- Hoang-tao tsong sing t'ou 黄道总星图, 647.
- tch'ao i-t'ong yu-ti ts'i uen-t'ou 皇朝一统舆地全图, 533.
- tch'ao tchong wai i-t'ong yu-t'ou 皇朝中外一统舆图, 775, 821.
- tch'ao yu-ti tsong t'ou 皇朝舆地总图, 533.
- tch'e kiu tou piao 黄赤距度表, 157.
- tch'e tcheng 黄赤正, 191.
- Hoang-tcheou 黄州, 468, 498, 580, 583.
- Hoang-t'ien-Tang 黄天荡 (Henriques), 709.
- Hoang Ts'ing king kiai 皇清经解, 40, 105, 110, 265, 585, 656, 820.
- Hoei-tcheou 徽州, 706, 174, 740, 910.
- Hoei tsoei yao ki 悔罪要记, 55.
- tsoei yao tche 悔罪要旨, 132.
- Hoan Kai t'ong hien t'ou 浑盖通宪图, 38, 39, 157.
- t'ien i chouo 浑天仪说, 179.
- Hong Jo-han, Che-teng 洪若翰, 时登 (de Fontaney), 170, 传.
- Hong-koang 弘光, 140, 141.
- Hong-tong 洪洞, 479.
- Hong Tou-liang, Fang-tsi 洪度亮, 方济, 148 传.
- Hong Tou-tchang, Fou-tchai 洪度贞, 复斋, 101 传.
- Hou-cheou-chan 护守山, 140.
- Hou-kin-tien 胡金店, 771.

- Hou-koang 湖广, 1), 148, 307, 331, 389, 402, 453, 460, 468, 498, 531, 550, 575, 587, 588, 628, 633, 634, 698, 724, 730, 731, 744, 761-766, 777, 705, 800, 826, 829, 834, 835, 867, 873, 878, 879, 912, 923, 924.
- Hou-nan 湖南, 575.
- Hou-pé 湖北, 575, 883—886.
- Hovo 霍, 311 传, 665.
- Hou kong k'ie-yao 火攻掣要, 182.
- HVRTADO (Furtado) 傅汎济, 45 传.
- I chou 亿说, 459.
- I eul tehong yen 逆耳忠言, 545.
- I hai tchou tch'en 艺海珠尘, 110.
- I-kien tao i 易简祷艺, 736.
- I-king 易经, 328.
- I-kiang k'ao-tch'eng 仪象考成, 648, 752, 757, 776.
- I-kiang tche 仪象志, 353.
- IGNACE 纳爵, 44 传, 150, 151, 48.
- IGNACE (Thomas) 江纳爵, 181 传, 461, 462.
- In Hong-siu, ki-tsong 殷弘绪, 继宗 (d'EN trecolles), 242 传.
- In Touo-tché, kio-se 殷铎泽, 觉斯 (Intorcetta), 120 传.
- INCARVILLE (d') 汤执中, 361 传, 795—800, 796, 797, 796—800.
- Ing Lien-tche 英欽之, 36, 133.
- INTORCETTA 殷铎泽, 120 传, 321—329, 201, 255, 279, 287, 312, 321, 322, 323, 324, 325, 322—326, 326—329, 446.
- Introductio necessaria ad latinam linguam 拉丁语导学要旨, 918.
- JACQUEMIN 彭加德, 268 传, 595, 596.
- JACQUES 雅嘉禄, 315 传, 693, 694, 670.
- JARTOUX 杜德美, 260 传, 584—587, 447, 584, 585, 586.
- Je-k'o kai yao 日课概要, 243.
- Je tch'an k'ao 日躔考, 191.
- Je tch'an li 日躔历, 191.
- Je tch'an piao 日躔表, 180, 191.
- Jéhol 热河, 508, 622.
- Jen-chen 人参.
- Jen chen chouo kai 人身说槩, 156.
- Jen jou-chen 人肉身, 239.
- Jen lei yuen-che 人类原始, 72.
- Jen ling-hoen 人灵魂, 239.

- Jen ming pou 人命部, 265.
- Jen Tchong-tao, Tche-yuen 任重道, 致远 (Antonini), 348 传.
- Jen tsoei tche tchong 人罪至重, 416.
- Joei kien lou 睿鉴录, 650-654.
- JORGE (Emm.) 张玛诺, 94 传, 276, 277, 289.
- K'ai-fong 开封, 30, 126, 138, 158, 159, 194, 200, 364-367, 470, 478, 499, 684, 693.
- Kan 赣, 25.
- Kan-sou 甘肃, 388.
- Kan-tcheou 甘州, 250
- Kan-tcheou 赣州, 285, 288-291, 290, 296, 297, 301, 337, 368, 415, 471, 477, 486, 491, 565, 566, 659.
- KANG (phil-etan) 康斐理, 393 传, 861, 862, 733.
- K'ang-hi 康熙, 173, 317, 318, 323, 325, 344, 345, 382, 383, 400, 406, 425-430, 428, 442.
- K'ang-hi che nien yué-che t'ou 康熙十年月食图, 357.
- K'ang-hi ki-hiai 康熙几暇, 896.
- K'ang-hi pu nien je-che t'ou 康熙八年日食图, 357.
- K'ang-hi yong nian li fa 康熙永年历法, 354, 376.
- KAO (Aloys) (ko, cogin) 高类思, 428 传, 923-926, 819, 893, 921, 922, 923, 924, 925.
- KAO (Jean-Etienne), 高若望, 330 传, 634, 730, 731.
- Kao Chang-té, Hoai-i 高尚德, 怀义 (J.-Et.), 330 传.
- Kao Chen-se Jo-ché 高慎思, 若瑟 (d'Espinha), 396 传.
- Kao Cheou-k'ien 高守谦 (Monteiro da Serra).
- Kao I-tche, Tsé-cheng 高一志, 则圣 (Vagnoni), 26 传.
- Kao Jo-wang 高若望 (J.-Et.), 330 传.
- Kao Kia-lo, Hoai-i 高嘉乐, 怀义 (de Rezende), 213 传.
- Kao-kiai wen-ta 告解问答, 908.
- Kao-kiai yuen i 告解原义, 353.
- Kao Lei-se 高类思, 428 传.
- KASTNER (Castner) 庞嘉宾, 220 传, 486-489, 487, 488.
- Keou-kou i 勾股义, 38, 39.
- K'eu Touo ho tch'ao 口铎合钞, 229.
- K'eu Touo je tch'ao 口铎日抄, 136, 193.
- Ki-ho yao fa 几何要法, 135.
- Ki-ho yuen-pen 几何原本, 37.
- Ki-jen che p'ien 畸人十篇, 36,

- 37.
- Ki kieou che i 急救事宜, 65.
- Ki Lei-se 纪类思 (de Sequeira),
319 传.
- Ki Li-ngan, Yun-fong 纪理安,
云凤 (stumpf), 198 传.
- Ki-ngan 吉安, 289, 296, 297.
- Ki. Té-ming 冀德明, 965.
- Ki Wen, Tchao-ming 纪文, 昭
明, 363 传
- K'i-jen che koei 琦人十规, 37.
- K'i-k'i t'ou chou 奇器图说,
157.
- K'i-mong 启蒙, 69.
- KIA 贾克兴, 440 传 975.
- Kia-hing 嘉兴, 613, 706, 707,
709.
- Kia I-mou, Kieou-tchang 贾宜
睦, 九章 (de Gravina), 81
传.
- Kia Kia-lou 贾嘉祿 (Amiani),
225 传.
- Kia-K'ing 嘉庆, 600, 887, 960,
965, 956—969.
- Kia K'o-hing, Hong-yé 贾克兴,
弘业 (Paul Kia), 440 传.
- Kia-ting 嘉定, 54, 68, 76, 77,
83, 137, 144, 152, 154, 196, 307,
375, 396, 469.
- Kia-tse-hoei-ki 甲子会纪 723.
- Kia-yu-koan 嘉峪关, 100.
- Kiang Fan 江藩, 847.
- Kiang-hio 讲学, 546.
- Kiang-in 江阴 589.
- Kiang Na-tsio 江纳爵 (Th.
Ignace), 181 传.
- Kiang-nan 江南, 187, 223, 230,
243, 280, 316, 317, 331, 333,
386, 389, 399, 403, 415, 460,
466, 467, 480, 484, 486, 490,
562, 564, 588, 589, 595, 606,
621, 629, 663, 694, 695, 703,
704, 705, 706, 729, 741, 742,
743, 762—770, 794, 805, 830,
863, 868, 870.
- Kiang-ning f. 江宁府, 955.
- Kiang-si 江西, 25, 26, 144, 145,
245, 249, 304, 306, 307, 321,
331, 391, 394, 398, 403, 412,
414, 449, 462, 465, 478, 496,
518, 540, 561, 567, 572, 578,
587, 588 597, 607, 634, 739,
742, 743 810 833, 921, 922,
945.
- Kiang-sou 江苏, 612, 616, 706,
707, 808, 911.
- Kiang tao koei-kiu 讲道规矩,
332.
- Kiang-tcheou 絳州, 89, 90,
115, 119, 123 197, 212, 213,
365, 366, 410, 440, 478.
- Kiao-che li tche 交食历指,

180.
 Kiao-Che piao 交食表, 180.
 Kiao yao 教要, 220.
 — yao Kiai ... 教要解, 91.
 — yao lou toan 教要六端, 336.
 — yao siu luen 教要序论, 352,
 — yao tch'ou yen 教要刍言, 352.
 — yao ts'ouo yen 教要撮言, 331.
 Kiao-yeou luen 交友论, 26, 35, 37.
 Kien-ka-haong 金家巷, 910.
 Kien-ning 建宁, 199, 213, 219, 263.
 Kien p'ing i 简平仪, 38, 105.
 Kien p'ing koei 简平规 354.
 Kien-tch'ang 建昌, 68, 79, 115, 123, 211, 289, 321, 389, 415, 518, 520, 528, 605.
 Kien-tchen wen-ta 坚振问答, 908.
 Kien-yang 建阳, 263.
 K'ien-k'oen t'i i 乾坤体义, 400.
 K'ien-long 乾隆, 599, 609, 620, 640, 647, 653, 671, 754, 755.
 Kieou-hoa-chan 九华山. 543, 548.
 Kieou-Kiang 九江, 496, 498, 518, 540, 552, 655.
 K'IEOU 仇伯都, 339 传, 738.
 K'ieou chouo 求说, 190.
 K'ieou Liang-heou, Yong-sieou 邱良厚, 永修 (Pauc. Mendez), 33 传.
 K'ieou Liang-pin, Hoan-tch'ou 邱良稟, 完初 (Domin, Mendes), 36 传.
 K'ieou pé-Tou 仇伯都 (k'ieou) 339 传.
 K'ieou tchen fse tcheng 求真自证, 601.
 K'ieou tcheng hien tcheng che tsié fa 求正弦正矢捷法, 585.
 K'ieou yeou p'ien 速友篇 260.
 K'ieou Yong, Liang-heou 邱永, 良厚 (33 传)
 Kim tien 敬天.
 Kin 金驛, 739.
 Kin-Koei-chan 金匱山, 318.
 Kin Mi-ko 金弥格 (Mich, do Amaral), 182 传.
 Kin Mi-ko, Toan-piao 金弥格, 端表 (Mieh. Trigaut), 70 传.
 Kin Ni-ko, Se-piao 金尼阁, 四表 (Nic. Trigaut), 32 传.
 Kin Pé-lien, Yu-tchoen 金百练, 玉纯 (Emm. de Pereira), 137 传.

- Kin Tch'eng, Ma-no 金澄, 玛诺 (Camaya) 207 传.
- Kin Tsi-che, Pao-lou 金济时, 保禄 (Collas), 431 传.
- Kin Yu-King, Jo-ya 金玉敬, 若亚 (Calmes), 158 传.
- K'in tai t'ou 勤恳图, 143.
- K'in tch'ong t'ien tao 钦崇天道, 225.
- K'in-t'ien-kien Kien-tcheng 钦天监监正, 167.
- K'in-ting ts'i tcheng 钦定七政, 179.
- King 经, 513, 514, 670, 681, 682, 816, 817.
- King-Kiao pei song tchou-Kia 景教碑颂注解, 135.
- Kiao pei ts'iuen 景教碑论, 109.
- King T'ien 敬天, 419, 570.
- King t'ien kai 经天该, 39.
- King yao tche tche 经要旨指, 200.
- K'ing che kin chou 轻世金书, 109, 746, 824.
- KIRWITZER 祁维材, 48 传, 160, 161.
- K'iu che-se, K'i-t'ien 瞿式耜, 起田, 127, 139, 244, 266, 267.
- K'iu Liang-che, Yeou-kong 瞿良士, 友恭 (de Mata), 222 传.
- K'iu Liang-Tao 瞿良道, (Teixeira), 215 传.
- Kiu Ngan-té, Cha-wei, T'i-t'ai 瞿安德, 纱微, 体泰 (Koffler), 92 传.
- K'iu Si-man, Fou-i 瞿西满, 弗溢 (da Cunha), 63 传.
- K'iu T'ai-sou 瞿太素, 24, 27, 49, 66, 67, 127.
- K'iu Tou-té T'ien-tchai 瞿笃德, 天斋 (Torrente), 123 传.
- Ko-lao 阁老, 70.
- Ko tche ngao lio 格致奥略, 984.
- Ko yuen mi-Liu tsié fa 割圆密率捷法, 586.
- K'o-t'euou 磕头, 766, 887.
- Koa 卦, 439, 455, 523, 534, 604, 847, 848, 857.
- Koan Ma-eul 管玛尔 (Mare Ribeiro), 371 传.
- Koang-yu-ki 广舆记, 261.
- K'o-en-yu t'ou chouo 坤舆图说, 355.
- yu ts'iuen t'ou 坤舆全图, 355, 820.
- -yu wei ki 坤舆外纪, 356.
- KOFFLER (André-Xav.) 瞿安德, 纱微 92 传, 265—270, 266, 268, 269.

- KOEGLER 戴进贤 297 传, 643
—652, 644, 645, 646, 647, 647
—652.
- Koag 弓, 769.
- Kong (Sim.) 龚古愚 480, 807.
- Kong Chang-che, Koan-jo 龚
尚实, 观若 (P.-T. da Cruz),
165 传.
- Kong i ko t'ou pa sien piao
共译各图八线表, 180.
- Kong Lei-se 公类思 (L. Gon-
zaga), 282 传.
- Kong Tang-sin, Tong-p'ing 龚
当信, 东平 (Contancin), 256
传.
- K'ong-tsi ko 空际格, 94.
- Kou Cheng hing-che 古圣行实,
267.
- Kou kin kiao-che k'ao 古今交
食考, 179.
- Kou kin king T'ien kien 古今
敬天鉴, 438, 582.
- Kou-li-ts'uen 罟(古)里村, 736.
- Kou Sin Cheng-King 古新圣
经, 968, 969.
- Kou Sin Cheng-King wen-ta
古新圣经问答, 989.
- KOU TOUO-tché, Jo-ché 顾铎
泽, 若瑟 (Le Couteulx), 257
传.
- Kou-wen yuen kien 古文渊鉴,
582.
- Kou Yo-King tchoan 古乐经
传, 851.
- K'ou-nan tao-wen 苦难祷文,
187.
- Kouo Jo-wang 郭若望 (Jean
Baptista), 204 传
- Kouo Kiu-tsing, Yang-hoang
郭居静, 仰风 (Cattaneo), 15
传.
- Kouo Na-tsio, Té-Tsing, Tch'-
ong-jen 郭纳爵, 德胜, 崇仁
(Ign. da Costa), 75 传
- Kouo-sing Yé 国姓务, 173,
201.
- Kouo Tcheng 国郑, 173, 201.
- Kouo Tchong-tch'oan, Hoai-i
郭中传, 怀义 (de Gollet), 250
传.
- Kouo T'ien-p'ang, Jo-han 郭天
庞, 若汗 (Jean Pacheco), 175
传.
- Kouo T'ien-tsio, Liang-Koei
郭天爵, 良贵 (Simois), 180
传.
- Kouo wei-li, pé-Tou 戈维里, 伯
都 (Pierre de Goville), 258
传.
- LABBE (Joseph) 胥孟德, 292
传, 633—636, 577, 633, 634,
635.

- LADMIRAL 腊伯都, 425 传, 912, 913.
- LAGEA (de) 石宏基, 35 传, 123.
- LAIMBECKHOVEN (de) 南怀仁, 裴德, 352 传, 760—774, 387, 702, 722, 760, 761, 762, 762—767, 766, 767, 769, 770, 770—774, 911, 937, 938, 942.
- LAMATHE (de) 河弥德, 415 传, 882—886, 882, 883, 884, 885.
- LAN 蓝方济, 408 传, 733, 861, 872, 877, 878 923, 940.
- Lan Fang-tsi 蓝方济, lep. Lan, 408 传.
- Lang. Che-ning, Jo-che 郎世宁, 若瑟 (Castiglione), 293 传.
- Lang Jo-che 郎若瑟 (de Araujo), 395 传.
- Lang Ngan -Té, Tsuen-cheng 郎安德, 骏生 (Ferran), 117 传.
- Lao jen miao tch'ou 老人妙处, 220.
- Lao T'ien-tchou-t'ang 老天主堂, 225.
- LAUREATI 利国安, 221 传, 488—491. 488, 489, 490, 642.
- LAURIFICE 潘玛诺, 153 传, 392, 393.
- LE COMTE 李明, 172 传, 440—444, 203, 424, 440, 441, 441—444.
- LE COUTEULX 顾铎泽, 257 传, 574—579. 574, 575, 576, 577, 578, 634.
- LE FAVRE (Jacques) 刘迪我, 102 传, 287—294, 281, 288, 288—291, 289—295, 289, 290, 291, 292 293.
- LE FEBVRE (Jos-Louis) 费若瑟, 345 传, 742—745, 916.
- LE FÈVRE (Etienne) 方德望, 65 传, 202—208. 90, 197, 202, 203—207, 205, 206, 207, 216, 293, 299.
- Lei Hio-se Yong-wei 雷孝思, 永维 (J. -B. Régis), 236 传.
- LEITAO 徐必登, 29 传, 103, 79.
- LE QUESNE 滕若瑟, 289 传, 628.
- Li cheng-hio, chou-kou 利圣学, 述古 (de Broissia), 229 传.
- Li-fa pou-té-i pien 历法不得已辨, 354.
- Li-fa si tchoan 历法西传, 180.
- Li Fan-tsi Jen-fang 李范济, 仁方 (Franç. Pereira), 76 传.

- Li Fang-si, Lou-yu 李方西, 六字 (de Ferrarlis), 87 传.
- Li hio Kou yen 励学古言, 92.
- Li in 历引, 191.
- Li je-tch'an yong-nien 立日隴永年, 354.
- Li Jen-chou 李壬叔, 38.
- Li Jo-chi 李若瑟 (Jos. Pereira), 227 传.
- Li Jo-han 李若翰, 110.
- Li Jo-wang 李若望 (Jean Pereira), 212 传.
- Li-Ka-ghiao 李家桥, 987.
- Li-Ki 礼记, 456, 685, 723, 895.
- Li-Kia-K'iao 李家桥, 987.
- Li-Kieou-piao 李九标, 193.
- Li Kouo-ngan, Jo-wang 利国安, 若望 (Laureati), 221 传.
- Li Kouo-tcheng, Ma-no 李国正, 玛诺 (Ozorio), 185 传.
- Li Lel-se, Tsai-k'o 利类思, 再可 (Buglio), 80 传.
- Li Liang, Kong-Sa 李良, 公撒 (Le'on Gonzague), 266 传.
- Li Liang-ngan 李凉菴.
- Li Ma-no, Hai-yo 李玛诺, 海岳 (Diaz senior), 20 传.
- Li Ma-teou hing-che 利玛竇行实, 133.
- Li Ma-teou, Si-t'ai 利玛竇, 西泰 (Mathieu Ricci), 9 传.
- Li Ma-ti, Cheng-sien 利玛弟, 圣先 (Mathias de Maya), 99 传.
- Li Ming, Fou-tch'ou 李明, 复初 (Le Comte), 172 传.
- Li Ngan-tang 利安当 (Ant. de Ste-Marie), 175.
- Li Ngo-ts'uen 李我存.
- Li Ning-Che, Kong-yu 黎宁石, 攻玉 (Pierre Ribeiro), 22 传.
- Li-pai 礼拜, 499.
- Li Pé-ming 李百铭, 291.
- Li Pé-tou 黎伯度 (Jean-Mel. Ribeiro), 51 传.
- Li-pien-tche in-k'i 理辨之引启, 360.
- Li-pou Che-lang 礼部侍郎, 644.
- Li Pouo-minq, Min-Kong 利博明, 敏公 (Moggi), 313 传.
- Li Si-man, Cheou-K'ien 李西满, 受(守谦) (S. Rodrigues), 144 传.
- Li-siang K'ao-tch'eng 历象考成, 647, 648, 653.
- Li-Tche-tsao, Ngo-ts'uen, Tchen-tche, Liang-ngan 李之藻, 我存, 振之, 凉菴, 34, 37—40, 54, 103, 105, 112, 27, 135, 143, 152, 153, 155, 157.
- Li Tch'eng-Tong 李成棟, 268.

- Li T'ien-king 李天经, 155.
- Li-t'oei ko t'ou chouo 理推各图说, 358.
- Li Tse-teh'eng 李自成, Li Kong 李公, 158, 126 218, 249.
- Li Tsou-pé 李祖白, 237, 238.
- Li Tsuen-hien, Si-tchen 李俊贤, 席珍 (de Mérieourt), 438 传.
- Liao-tong 辽东.
- Lie niu tchoan 列女传, 582.
- LIEBSTEIN 石可圣, 278 传, 617, 618.
- Lien-kiang 连江, 222.
- Lien-ling t'ong-kong king 炼雳通功经, 411, 489.
- Lien-tcheou 廉州, 619.
- Lien-yu tao-wen 炼猷祷文, 246.
- LIEOU (paul) 刘保禄, 394 传, 733, 838, 861, 862, 863, 937.
- LIEOU (paul) 刘保禄, 422 传, 910.
- LIEOU (Théodore) 刘道路, 421 传, 909.
- LIEOU (Thom. -J. -B.) 刘多默, 387 传, 834.
- Lieou Hiang 刘向, 582.
- Lieou-ho 浏河, 767.
- Lieou Ing, Cheng-wen 刘应声, 174 传.
- Lieou-K'ieou 琉球, 511, 683.
- Lieou Pao-lou 刘保禄, 394, 422.
- Song-ling, K'iao-nien 刘松龄, 乔年 (de Hallerstein), 351 传.
- Tao-lou 刘道路 (Théodore Lieou) 421 传.
- Lieou-tcheou 柳州.
- Lieou Ti-ngo, Cheng-Ki 刘迪我, 圣及 (Jac. Le Favre), 102 传.
- Touo-mé 刘多默 (Thom -J. -B. Lieou), 387 传.
- Lieou Yu-liang 刘宇亮, 239, 232.
- Lieou Yun té, Sou-Kong 刘蕴德, 素公 (Blaise Verbiest), 162 传.
- Lin Fei-li, Jou-ts'iuén 林斐理, 如泉 (Félic. da Silva), 25 传.
- Lin I-tsuen 林一僂, 193.
- Lin Jo-ché 林若瑟 (Jos. da Silva), 405 传.
- Lin-Kao 临高, 284.
- Lin Kong-sa 林公撒 (de Oliveira), 109 传.
- Lin Ma-no, Neng-ting 林玛诺, 能定 (Félic. da Silva), 110

- 传。
 Lin Ngan ong, Lin Ngan-touo 林安翁, 林安多, 206 传。
 Lin Pen-tou, Ts'uen-yuen 林本笃, 存元 (de Mattos), 68 传。
 Lin Té-yao, Kié-sieou 林德瑶, 洁修 (do Seixas), 369 传。
 Lin Tsi-Ko, Yu-ts'ang 林济各, 雨苍 (Sladlin), 280 传。
 Lin-ts'ing 临清。
 Lin Yu-ts'ang, Lin Tsi-Ko 林雨苍, 林济各。
 Ling-hoen tao-t'i-chouo 灵魂道体说, 65。
 Ling-si wen-ta 领洗问答, 908。
 Ling-sing i Tchou 灵性诣主, 55。
 Ling-Sing li tcheng 灵性理证, 260。
 Ling yen li tcho 灵言蠡勺, 38, 142。
 Liu-choen 旅顺, 509。
 Lin li yuen yuen 律历渊源, 648。
 Liu-liu tcheng i 律吕正义, 384, 385。
 Liu-liu tcheng i heou pien 律吕正义后编, 385。
 Liu-liu tcheng i siu pien 律吕正义续编, 384, 648。
 Livie "chin" 沈陶氏, 708, 713。
 Livres (Les cinq) 五经。
 — (Les quatre) 四书, 119。
 Lo (Mathieu) 罗秉中 (1730—1746), 328 传, 729。
 Lo (Mathieu) 骆玛竇, 881。
 Lo Fei-li 罗斐理 (Carossi), 168 传。
 Lo Hoai-tchong, Tse-King 罗怀忠, 子敬 (J. -J. da Costa), 294 传。
 Lo Jou -lou, Tien -si 骆入禄, 甸西 (Jér. Rodriguez), 24 传。
 Lo Jou-wang, Hoai-tchong 罗如望, 怀中 (Jean de Rocha)* 18 传。
 Lo K'i-ming, Yao-tang 罗启明, 曜东 (Emm. de Mattos), 399 传。
 Lo Ko-pé 罗阁伯 (de Sotomayor), 132 传。
 Lo Koang-siang 罗广祥 (M. Raux), 944。
 Lo Lei-se 乐类思, (Gobbé), 106 传。
 Lo Li-Chan, Lé-Chan 罗历山, 肋山 (Ciceri), 152 传。
 Lo Ma-teou 骆玛竇 (Mathieu), 881。
 Lo Ming-Kien, Fou-tch'ou 罗

- 明坚,复初 (Ruggieri), 7 传.
 Lo Ming -yao 罗明尧, 453 传.
 Lo Pao-lou 骆保禄 (Gozani),
 195 传.
 Lo Ping-tchong, Tcheng-Sieou
 罗秉中,正修, (Mathieu Lo),
 328 传.
 Lo Té-sien, Chen-tchai 罗德先,
 慎斋 (Rhodes), 245 传.
 Lo Ti-ngo, T'ien-yeou 罗迪我,
 天佑 (B. de Rocha). 131 传.
 Lo wen-tSao 罗文藻, 361, 362.
 Lo Ya-ko 罗雅各 (Jac. Lopez),
 128 传.
 LO Ya-KO, Wei-Chao 罗雅各
 (谷),味韶,(Rho),55传.
 LOBELLI 陆安德,121 传.
 LOBO(Ignace) 卢纳爵,67传208.
 Long Cheng, Koei-lou 隆盛,归
 禄 (Melon),261 传.
 Long Hoa-min, Tsing-hoa 龙华
 民,精华 (Longobardi), 17传.
 Long Ngan-Kouo, Ngan-tang
 龙安国,安当 (de Barros), 218
 传.
 Long-ou 隆武,141,142.
 LONGOBARDI 龙华民,17 传,
 58—67. 50,58—61,58,60,61,
 62,63—64,65,66. 64—67,80,
 116,121,147, 164, 167, 190,
 283.
 LOPES, (Antoine) 罗安当, 211
 传,482.
 LOPES (Oajetan)罗佩思,298 传,
 652,643.
 LOPES (Emm.) 罗马诺, 196 传
 471.
 LOPES (Jacques.) 罗雅各, 128
 传,367.
 Lopez (Mgr Grégoire) 罗文藻,
 25,279,315,318,361,362,387,
 388,389,396, 402, 403, 427,
 428,452,768.
 LOPPIN 罗班,360 传 730,794,
 795.
 LOU 陆思默,178 传,459.
 Lou chou si-i 六书析义, 522.
 Lou i 六艺,856.
 Lou-i 鹿邑,470,766,948.
 Lou I-Tao 卢依道 (Lucci), 183
 传.
 Lou Je-man, K'ien-Cheou 鲁日
 满,谦受 (de Rougemont),122
 传.
 Lou Je-mong, Yu-tchai 鲁日
 孟,裕斋 (de Yrigoyen), 147
 传.
 Lou Jo-ché, Che-che 陆若瑟,
 石失 (de Arxo), 167 传.
 Lou-Jo-han 陆若汉 (Jean Rod-
 rigues),71 传.
 Lou Lei-se 鲁类思 (Adorno),

- 192 传。
 Lou Ma-no, Yeou-sin 陆玛诺，
 有心 (Emm. Ribeiro), 223 传。
 Lou Na-tσιο, Liang-koei 卢纳
 爵，亮贵 (Lobo), 67 传。
 Lou-ngan 潞安 (Provana), 479,
 916。
 Lou Ngan-Té, P'an-che 卢安
 德，盘石 (Rudomina), 56 传。
 Lou Ngan-té, T'ai-jan 陆安
 德，泰然 (Lubelli), 121 传。
 Lou Pé-Kia, Té-in 陆伯嘉，德音
 (Brocard), 265 传。
 Lou Pé-tou 鲁伯都 (Pierre
 d'Acosta), 191 传。
 Lou Se-mé, Hi-yen(-hien) 陆思
 默，希言 (贤), (Lou), 178 传。
 Lou Tchong-hien, Chang-té 鲁
 仲贤，尚德 (Walter), 367 传。
 Lou Té-tchao, Ki-yuen 鲁德
 照，继元 (Tseng Té-tchao) (曾
 德昭), (Sié Ou-lou) (谢务禄)
 (de Semedo), 41 传。
 Lou Wang 鲁王, 199。
 Lou Yeou-Ki, Yuen-K'ang 陆
 有基，爱康 (Emm. Gomes), 61
 传。
 Lou Yeou-sin 陆有心 (Lou Ma-
 no)。
 LOUREIRO 卢若望，442 传，
 979, 980。
 LUBELLI (Lobelli) 陆安德，
 121 传，328—333, 328, 329,
 330, 331, 332, 369。
 LUCCI 卢依道，183 传。463, 464。
 Luen-yu 论语，312, 315, 327,
 328, 417。
 Ma Jo-Ché 马若瑟 (de Prémare),
 235 传。
 Ma Ma-no, Yun-tch'eng 马玛
 诺，允承 (Emm. Rodrigues),
 160 传。
 Ma Ngan-neng, Té-téng 马安能。
 德腾 (de Magalhaens), 239 传。
 Ma Siang-pé (Ma Liang) 马相伯
 (马良), 36, 133, 260, 396。
 Ma T'ana 马堂, 29, 155。
 Ma Té-tchao, Kin-ming 马德
 昭，钦明 (Ant. Gomes), 376 传。
 Ma Toan-lin 马端临, 454, 850。
 Macao Ngao-men 澳门。
 MACHADO (Paul) □保禄, 454
 传, 984。
 MACRET 方玛诺, 129 传, 367,
 368, 290, 291, 294, 296, 302,
 368。
 MAGALHAENS (Ant. de) 张安
 多, 275 传, 610。
 MAGALHAENS (Dom. de) 马
 安能, 239 传, 537。
 MAGALHAENS (Gabr. de) 安
 文思, 88 传, 251—256. 143,

- 174, 176, 206, 231—238, 242, 253, 254, 255.
- MAGALHAENS** (Jos, de) 杨若瑟, 130 传, 368, 369, 291, 369.
- Maigrot** (Charles) 严嘉乐 (阎当), 394, 455, 470, 471.
- MAILLA** (de Moyriacde), 冯秉正, 269 传, 596—606, 498, 513, 514, 596, 597, 597—606, 599.
- Mao-Kia-Tchen** 茅家镇, 911.
- Mao-miao-tsi** 茅庙集, 745.
- MARABITO** 见 **MORABITO**
- MARQUES** (Emm.) 唐玛诺, 240 传, 537, 538.
- MARQUES** (Pierre) 73 传, 216, 217, 124, 209.
- MARTLINES** (Franc) 黄方祭, 明沙, 14 传, 49, 50, 56, 65.
- MARTINEZ** (Martino) 卫匡国, 90 传, 见 **MARTINI**.
- MARTINI** (Martin) 卫匡国, 90 传, 256—263, 244, 255, 257, 258, 260—263, 381.
- MATA** 瞿良士, 222 传, 290, 490
- MATTOS** (Benoit de), 林本笃, 68 传, 208—212, 124, 192, 209, 210, 211, 217.
- MATTOS** (Emm. de) 罗启明, 399 传, 868.
- MAYA** (Mathias) (d'Amaya) 利玛弟, 99 传, 284, 285, 264, 284, 285, 291, 296, 337.
- MAYA** (Stbastide) (d'Amaya) 马雅, 98 传, 283, 284, 141, 271.
- Mé-King** 脉经, 582
- Mé Ngan-tong, Li-Sieou** 麦安东, 立修 (Ant. d'Almeida), 10 传.
- Mé-Siang Chou K'ao** 默想书考, 110.
- MéYeou-nien, Tsi-té** 麦有年, 积德 (de Mesquita), 317 传.
- Mei Kao, Yun-tiao, Yné-Ts'ing** 梅高, 允调, 月清 (Jos. -Et. d'Almeida), 86 传.
- Mei-Koei Che-ou toan t'ou-Siang** 玫瑰十五端图像, 135.
- Mei-Koei King Che-ou toan** 玫瑰经十五端, 80, 564, 616.
- Mei-ling** 梅岭, 25, 79, 629.
- MELLO** (Ant. de) 麦安东, 302 传, 657.
- MELON** 隆盛, 归禄, 261 传, 586, 587.
- MENDES** (Dominique) 邱良稟, 完初, 36 传, 123, 124, 217.
- MENDES** (Emm.) 孟由义, 159 传, 398, 404, 617, 984.
- MENDES** (Pascal) 邱良厚, 永修, 33 传, 120, 121, 75, 120, 164, 190.
- MÉRICOURT** (de) 李俊贤, 438

- 传, 974.
- MESQUITA (de), 麦有年, 317
传, 695, 696.
- MESSARI 梅若翰, 279 传, 618,
619.
- Mé-tsing tsi 墨井集, 396.
- Mi-sa king-tien 弥撒经典, 240,
308.
- Mi-sa tsi i 弥撒祭义, 132.
- Miao-tse 苗子, 755, 854, 946.
- Mien tcheou 绵州, 232,
- Mien-yang 沔阳, 778.
- MILLER 米来达, 304 传, 658.
- Min li p'ou 民历铺, 179,
- Min Ma-ti 闵玛弟 (Mathias Co-
rrea), 209 传
- Min Ming-ngo, Té-sien 闵明我,
德先, 135 传, 372.
- Ming 明, 164, 267.
- Ming-che 明史, 155
—li t'an 名理探, 153.
—ngan-t'ou 明安图, 586.
- Mo Kiu hiong-ngo K'iuén 莫
居凶恶劝, 546.
- MOERS 麦雅谷, 197 传, 472.
- MOGGI 利博明, 313 传, 666,
608.
- Mong 孟, 455 传.
- Mong-in yao-lan 蒙引要览, 222.
- Mong Jou-wang, Che-piao 孟儒
望, 士表 (Jean Monteiro), 82
传.
- Mong San-té, Ning-hoan 孟三
德, 宁寰 (de Sanda), 43 传.
- Mong Tcheng-K'i, Jo-wang 孟
正气, 若望 (Domenge), 231 传.
- Mong-tse 孟子, 824.
- Mong Yeou-i, Kiu-Jen 孟由义,
居仁, (E. Mendes), 159 传.
- MONTEIRO (Jean) 孟儒望, 82
传, 245, 246.
- MONTEIRO (Joseph) 穆若瑟,
154 传, 394.
- MONTEIRO (Stanislas) 斯唐,
358 传, 794.
- Monteiro (Vérissime) 高守谦.
- MONTES (de) 何纳爵, 149 传,
386, 390.
- MORABITO 穆安东, 308 传,
663, 669.
- MORAES (Emm. de) 玛诺,
331 传, 731.
- MORITZ 穆类思, 441 传, 976,
977.
- MOSER (Mozer) 穆方济, 397 传
867.
- MOTEL (Claude) 穆格我, 107 传,
299—302, 250, 294, 299, 300,
301, 302.
- MOTEL (Jacques), 穆迪我, 108
传, 301—305, 158, 290, 294,
301, 302, 303, 304, 305, 368,

- 402.
- MOTEL (Nicolas)** 穆尼各, 105 传, 298.
- MOTTA (da)** 穆玛诺, 388 传, 835.
- Mou JO-ché** 穆若瑟 (Jos. Simoens), 276 传.
- Mou Jo-ché, Te-ngo** 穆若瑟, 德我 (Jos. Monteiro), 154 传.
- Mou King-yuen, Jo-wang** 穆敬(经)远, 若望, (J. Mourao), 248 传.
- Mou Ko-ngo, Lai-tchen** 穆格我, 来真 (Claude Motel), 107 传.
- Mou Ni-Ko·Jou-té** 穆尼各, 如德 (Smogulecki), 91 传.
- Mou Ni-ko, Ts'iuen-tchen** 穆尼各, 全真 (Nic. Motel), 105 传.
- Mou-P'an-chan** 木盘山, 724.
- Mou-se t'ou Chouo** 目司图说, 357.
- Mou Ti-ngo, Hoei-ki** 穆迪我, 惠吉 (Jacques Motel), 108 传.
- Mou Ya-li** 穆亚立 (Alexis Coelho), 127 传.
- MOURAO (Jean)** 穆敬(经)远, 248 传, 559—562, 583, 560, 561.
- MOYRIAC (de)**, 见 Mailla.
- MOZER** 397 传, 见 Moser.
- Na Yong-four Té-sieou** 那永福, 德修, 770.
- Nan-fong** 南丰, 415, 519, 520.
- Nan-hiong** 南雄, 24, 79, 106, 120, 296, 374.
- Nan Hoai-jen** 南怀仁 (Thèoph), 760.
- Nan Hoai-jen, Ngo-té** 南怀仁, 莪德 (de Laimbeckhoven), 352 传.
- Nan Hoai-jen, Toen-pé, Hiun-hiang** 南怀仁, 敦伯, 勋乡 (Ferdin), 124 传.
- Nan-kiang** 南江.
- Nan-king** 南京.
- Nan koang-kouo, Yong-pin** 南光国, 用宾 (Pernon), 234 传.
- Nan-ngan** 南安.
- Nan sien-cheng hing chou** 南先生行述, 384.
- Nan-t'ang** 南堂.
- Nan-t'ch'ang** 南昌.
- Nan-yang** 南阳.
- Nankin** 南京.
- Navarrete (Dominique)** 闵明我 160, 175, 223, 229, 256, 287, 361, 372, 376.
- NEUVIALLE (de)** 纽若翰, 325 传, 724—729, 634, 699, 724, 726, 727, 728.
- NÉVA** 倪雅谷, 37 传, 124, 125.

- 75.
- Ngai Jo-Han 艾若翰 (Jean Simonelli), 374 传.
- Ngai Jou-lio, Se-ki 艾儒略, 思及, (Jules Aleni), 39 传.
- Ngai K'i-mong, Sing-ngan 艾启蒙, 醒庵 (Sichelbarth), 383 传.
- Ngai-king hing ts'iuen 哀矜行论, 190.
- Ngai Se-ting 艾斯汀 (Barelli), 226 传.
- Ngai sien-cheng hing-Chou 艾先生行述, 136.
- Ngai S^uen-tsio, Jo-ché 艾逊爵, 若瑟 (provana), 205 传.
- Ngai Wei-ta Ya-Ko 艾未大, 雅各 (Jacques Vidal), 176 传.
- Ngan-hoei 安徽.
- Ngan-k'ieou 安邱.
- Ngan-k'ing 安庆.
- Ngan kouo-ning, Yong-k'ang 安国宁, 永康 (And. Rodrigues), 418 传.
- Ngan-lou 安陆.
- Ngan Ma-eal, Ti-yu 安玛尔, 底玉 (Mart. Corréa), 321 传.
- Ngan-ning 安宁.
- Ngan Sien-cheng hing-chou 艾先生行述, 243.
- Ngan T'ai Tse-té 安泰, 自得 (Rousset), 306 传.
- Ngan Tao-i 安道义 (Ant. Ferreira), 271 传.
- Ngan Té-i 安德义 (Salusti), 939.
- Ngan Touo, P'ing-Che 安多, 平施 (Ant. Thomas), 163 传.
- Ngan Wen-se, king-ming 安文思, 景明 (G. de Magalhães), 88 传.
- Ngen Eul-té 恩尔德见 Ngen Li-Ko.
- Ngen Li-Ko, Eul-té, Sing-han 恩理格, 尔德, 性涵 (Herdtricht, Enriques), 126 传.
- Ngen Ngan-tang 恩安当 (Aut. Dantes), 238 传.
- Ngo Pen-tou 鄂本笃 (de Goes), 27 传.
- Ni T'ien-tsio 倪天爵 (Graverean), 307 传.
- Ni Ya-Kou, I-tch'eng 倪雅各, 一诚 (Néva), 37 传.
- Nié Jo-han 聂若翰, (Jean Noël), 262 传.
- Nié Jo-wang 聂若望 (Jean Duarte), 247 传.
- Nié-Pé-touo, Che-tsong, Kiu-Kia 聂伯多, 石宗, 举家 (P. Cnevári), 64 传.
- Nié-Tchong-ts'ien, Jo-choei 聂仲迁, 若瑞 (Greslon), 104 传.

- “Nien-ki-tung”, Yen-k'i-t'ong 验气筒, 823.
 —king k'inen 念经勤, 160.
 —tchou mé-siang koei-tch'eng. 念珠默想规程, 65.
 Ning-kou-t'a 宁古塔, 728.
 Ning-Pouo 宁波.
 NOEL 卫方济, 169传, 414—420. 415, 416, 416—420.
 NOËLAS 聂若翰 262传, 587, 588.
 NOGUEIRA (Fran Cois) 张方济, 184传, 464, 458, 593.
 Nong-tcheng ts'iuen-chou 农政全书, 105.
 Notice sur le ché-hiang 麝香, 896.
 NUNES (Ignace) 努纳爵, 69传, 211.
 NUNES BARRETO (Melchior) 巴莱多, 2传, 8, 9.
 NUNEZ (LeP. Jean) 陆安德, 121传, 329, 332.
 NYEL 夏德修, 288传, 626, 627.
 OLIVEIRA (E.Gon Zales de) 林公撒, 109传.
 OLLIÉRES (d') 方守义, 420传, 903—910,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40, 941.
 Olopen (Alopen) 阿罗本, 145.
 ORVILLE(d') 吴尔铎, 116传, 314, 315, 320, 321.
 Ou chang Kiang Li Koei-tch'eng 五伤经礼规程, 187.
 —Che yen yu 五十言馀, 134.
 Ou Eul-touo, Chao-pé 吴尔铎, 绍伯 (d'Orville), 116传.
 Ou Hing-wen 吴兴闻, 229.
 Ou-ho 五河, 415, 705, 766, 885
 Ou-hou 芜湖.
 Ou Jo-wang, Tchan-yu 邬若望, 瞻字 (Ureman), 43传.
 Ou Ki-Chan 吴继善, 231, 232.
 Ou Kinu, Touo-lou 吴君, 多禄 (Fou-reau), 334传.
 Ou Li, Yu-chan, Mé-tsing tao-jen 吴历, 渔山, 墨井道人, 156传.
 Ou Ming-hiuen 吴明烜, 174.
 Ou San-koei 吴三桂, 166, 297, 303, 347.
 Ou-Si 无锡.
 Ou Sing-lan 吴省兰 110.
 Ou -tch'ang 武昌.
 Ou Tche-fang, Tcheng-i 吴直方, 正义 (Barth.de Azevdo), 381传.
 Ou Tchen-fang 吴震方, 356.
 Ou-Tse 吴子, 851.
 Ou wei li tche 五纬历指, 191.
 —wei Piao 五纬表, 180, 191.
 —wei Tchou Piao 五纬诸表,

180.
Ou yuen che tcheng 物元实证, 239.
OZORIO (Emm.) 李国正, 185 传, 464, 392.
Pa Fau-tsi, Yong-lo 巴范济, 荣乐 (Franç.Pasio), 8 传.
Pa Sin, Meou-sieou 巴新, 懋修 (Bazin), 434 传.
Pa-Tcheon 霸州.
Pa Té-ni 巴德尼 (Wang Tche tch'eng), 王致诚 (Denis Attiret), 356 传.
Pa t'ien pi-tsing 八天避静, 559
Pa Touo-ming, K'o-ngan 巴多明, 克安 (Domin), 233 传.
PACHECO (Félicien) 成际理, 95 传, 277—280, 278, 279.
PACHECO (Jean) 郭天庞, 175 传 457.
PALMEIRO 班安德, 60 传, 195—198, 30, 116, 196.
Pan-chan lama 班禅喇嘛, 256.
P'an 潘谷声, 145.
P'an Che-hong 潘士宏, 171, 172.
P'an Eal-li 潘尔力, 见 P'an Ts-in-hiao
P'an Jo-ché 潘若瑟.
P'an Kouo-Koang, Yong Koan 潘国光, 用观, (Brancati), 79 传.
P'an Ma-no, kouo-liang 潘玛诺, 国良 (Laurifice), 153 传.
P'an Tsin-hiao, Eul-li 潘尽孝, 尔力, 172.
P'ang Jo-han, Ngan-Tang 庞若翰, 安当 (de Arnedo), 166 传.
P'ang kia-pin, Mou-tchai 庞嘉宾, 慕斋 (Kastner), 220 传.
P'ang K'o-ki 庞克己, 见 p'ang Lei-se.
P'ang K'o-sieou, Jo-han 庞克修, 若汗 (Testard), 270 传.
P'ang Lei-se, K'o-Ki 庞类思, 克己 (Gonzales), 57 传.
P'ang Ti-ngo, choen-Yang 庞迪我, 顺阳 (de Pantoja), 19 传.
P'ang T'ien-chou 庞天寿 121, 141, 164, 264, 266, 267, 268, 270, 272.
P'ang-Tse i ts'iuén 庞子遗詮 (de Pantoja), 72.
PANTOJA (de) 庞迪我, 19 传, 69—74, 28, 29, 36, 38, 69, 70, 71, 78, 71—74, 135.
PANZI 潘廷璋, 437 传, 971—975, 906, 937, 971, 972, 973, 974.
Pao-Chan 宝山, 767.
Pao-hing-che (保心石?) 896.
Pao Ki 宝笈.
Pao-ning 保宁.

- Pao-sin-che 保心石。
- Pao Tchong-i, Tche-ngan 鲍仲义, 质奄 (Bandino), 202传。
- Pao-ti 宝坻。
- Pao-Ting 保定。
- Pao-Yeou-Koan, I-jen 鲍友管, 义人 (Gogsisl), 350传。
- PARAMINO 何多敏, 224传, 491。
- PARENIN 233传, 见 PARRENIN
- PARRENIN 巴多明, 233传, 501—518, 72, 400, 401, 423, 501—509, 502, 503, 504, 507, 508, 505—508, 508—513, 509, 511, 512, 514, 512—518, 583, 651, 653, 720。
- PASIO 巴范济, 8传 21, 22, 14, 15, 17, 21, 22, 30。
- Paul Diego Madeira 谈文多拉, 706, 707, 709, 710, 711, 712。
- Pé-ho-chan (-ling) 白鹤山 (岭)。
- Pé Ing-li, Sin-mo 柏应理, 信末 (Philippe Coupier), 114传。
- Pé-King 北京。
- Pé-lien-kiao (hoei) 白连教(会), 155, 948。
- Pé-ma-kien 白马涧 (Pé-ho-chan 白鹤山)
- Pé Nai-sin, k'oei-yang 白乃心, 葵阳 (Grueber), 119传。
- Pé-t'ang 北堂。
- Pé Tsin, Ming-yuen 白晋(进), 明远 (Bouvet), 171传。
- Pé-wen-Ta 百问答, 310。
- PEDRANZINI 皮若望, 456传, 985。
- Pedrini (Théodoric) 德理格, 性涵, 384, 385, 583, 604, 642, 651, 758。
- PEIXOTO (Psychotto) 何天章, 云汉, 316传, 694, 695, 629, 704, 712, 713, 748。
- Pékin (Pé-king 北京)。
—NAN-T'ANG 北京南堂。
—PÉ-T'ANG 北京北堂。
—SI-T'ANG 北京西堂。
—Tong-T'ANG 北京东堂。
- PÉLISSON 宋若翰, 244传, 554, 555, 556。
- P'eng Kia-té, Kio-che 彭加德, 觉世 (Claude Jacque min), 268传。
- PEREIRA (Andre) (Jackson) 徐懋德, 299传, 652—655, 514, 645, 646, 649, 651—655, 652, 653, 753。
- PEREIRA (Le Fr. Emm.) 游文辉, 28传, 102。
- PEREIRA (Emm. de) 金百鍊, 137传, 378。
- PEREIRA (Franç.) 李范济, 76

- 传, 220.
- PEREIRA (Jean)** 李若望 221
传, 483.
- PEREIRA (Joseph)** 李若瑟 227
传, 492.
- PEREIRA (Thomas)** 徐日昇,
142传, 381—386, 360, 375, 382,
383, 384, 385, 515, 648.
- PEREZ (Francois.)** 培莱思 3 传
9—10, 5, 9, 10.
- PERNON** 南光国, 234传, 517.
- PETRIS (Franç. de)**, 石方西, 12
传, 45, 46, 24.
- PEYCHOTTO** 何云汉, 316 传.
- Pfister (Aloy^s)**, 费赖之, 福民.
- PHILIPUCCI (Franç.)** 方济各,
138传, 378—381, 378, 379, 380.
- Pi Fang-tsi, Kin-liang** 毕方济,
今梁 (Sambiasi), 40 传.
- Pi Hio-yuen, king-k'iong** 毕学
源, 敬穷, 175,
- Pi kia, Touo-min** 毕嘉, 铎民
(Gabiani), 118 传.
- Pi-li Koei Kiai** 比例规解, 191.
- Pi Na-tsio** 毕纳爵 (Ign. Pires),
404 传.
- Pi Ngan-touo(-tang)** 毕安多(当)
(Ant. Pires), 398 传.
- Pi Teng-yong, Ngan-touo** 毕登
庸, 安多 (Ant. de Costa), 219
传.
- Pi-T'ien-siang** 毕天祥, 581.
- Pi Touo-ming** 毕多明 (Dom. de
Britto), 252 传
- Pi-tsing chen chou** 避静神书,
559.
- Pi-tsing wei tch'ao** 避静汇钞,
601.
- Pi tsoei tche-nan** 避罪指南, 110.
- P'i hio k'ing yu** 警学警句.
- Piao-tou Chouo** 表度说, 38,
105.
- Pien hio i tou** 辩(辨)学遗牍,
36, 38.
- Pien hio Sou Kao** 辩学蔬稿,
87.
- Pien houo luen** 辨惑论, 245.
- Pien kié** 辨揭, 72.
- Pien king lou** 辨敬录, 246.
- Pien-liang** 汴梁, 364. “piendse”
“辫子”, 915.
- PIMENTEL (Franç.)** 皮方济,
135传, 376, 377, 344.
- Ping Touo, Ma-no** 秉多, 玛诺
(Emm. Pinto), 309 传.
- P'ing-hou** 平湖.
- P'ing-yang** 平阳.
- P'ing-yao** 平遥.
- PINHEIRO** 陈善策, 318 传, 696,
697.
- PINTO (Emm.)** 平托. 38 传,
125.

- PINTO (Emm.) 秉多, 玛诺, 309 传, 663, 643.
- PINTO (Franç.) 何大经, 方济, 186 传, 465.
- PIRES (Ant.) 毕安多 (当), 398 传, 866, 867, 763, 863, 864, 868.
- PIRES (Ign.) 毕纳爵, 404 传, 870.
- Pires-Pereira 毕学源.
- Po Hien-che, Ngan-tang 薄贤士, 安当 (Ant. de Beauvollier), 241 传.
- POIROT (de) 贺清泰, 436 传, 965—971, 937, 966, 967, 968, 969, 971, 973.
- P'ong lai tsi chouo 朋来集说, 601.
- PORQUET (Louis) 卜文起, 类思, 263 传, 588—591, 581, 588, 589, 590.
- POSATERI (Ant.) 张安当, 145 传, 387, 388, 410, 465, 591.
- Pottier (Franç.) 博四爷, 方济 (范衣圣), 775.
- Pou Je-Cheng, Jo-Wang 卜日生, 若望 (Jean Baborier), 290 传.
- Pou Mi-ko, Tche-yuen 卜格弥, 致远 (Mich. Boym), 93 传.
- Pou Na-tσιο 卜纳爵 (Ign. Baborier), 228 传.
- Pou-té-i 不得已, 237, 241.
- Pou-té-i-pien 不得已辩, 241.
- Pou t'ien Ko 步天歌, 684.
- Pou Wen-k'i, Lei-se 卜文起, 类思 (Louis Porquet), 263 传.
- P'ou-tch'eng 浦城, 199, 492.
- P'ou-tcheou 浦州.
- P'ou-tong 浦东.
- Pouo Hien-che, 博贤士.
- Pouo Se-yé, Fang-tsi 博四爷, 方济 (Fan I-cheng 范依圣), 775.
- P'ouo sié tsi 破邪集, 87, 122, 144.
- P'ouo-yang 鄱阳.
- PRÉMARE (Jos. de) 马若瑟, 235 传, 517—530, 518, 518—521, 519, 520, 523, 520—529, 522—530, 527.
- PROVANA (Jos.-A.) 艾逊爵, 若瑟, 205 传, 477—480, 413, 478, 479, 539, 649, 664.
- Rabouin 应儒望, 908.
- Raux 罗广祥, 944, 945, 947, 951, 966, 973.
- RÉGIS (J.-B.) 雷孝思, 236 传, 529—537, 498, 514, 529, 530, 530—533, 532, 533—537, 592.
- RÉGIS (J.-F.) 陈圣修, 332 传, 731, 732.
- Revue catholique (Cheng-kiao

- tsatche) 圣教杂志, 116, 239.
- REZENDE** (Ch.de) 高嘉乐, 213 传, 483, 484.
- RHO** (Jac.) 罗雅各(谷), 55 传, 188—192, 91, 93, 114, 155, 180, 187, 188, 189, 190, 191.
- RHODES** (Atex.de) 罗历山, 53 传, 184—187, 185, 186, 210, 288, 371.
- RHODES** (Bernard) 罗德先, 245 传, 555—558, 476, 555, 556, 557.
- RIBEIRA** (J.-B.) 黎伯腊, 4 传, 11.
- RIBEIRO** (Emm.) 陆玛诺, 223 传, 490.
- RIBEIRO**(Jean-Mel-Chior) 黎伯度, 51 传, 183.
- RIBEIRO**(Marc) 管玛尔, 371 传, 808, 766, 767.
- RIBEIRO**(Pierre) 黎宁石, 22 传, 81, 108.
- RICCI** (Mathieu) 利玛竇, 9 传, 22—43, 14, 15, 17,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2, 33, 34—43, 39, 51, 100, 101, 102, 104, 106, 113, 116, 117, 119, 135, 155, 160, 216, 311, 533, 929.
- RIERA** 黎耶腊, 4 传, 11.
- Ripa** 马国贤, 583, 593, 604, 624,
- ROBERTS** (Louis des) 赵类思, 圣修, 346 传, 744—748, 744, 745, 746, 747, 930.
- ROCCA** (Ch.della) 石嘉乐, 134 传, 371.
- ROCHA**(Balth-Did.de) 罗迪我, 131 传, 369.
- ROCHA** (Félix da) (d'Arocha) 傅作霖, 利斯, 353 传, 773—778, 648, 755, 756, 774, 775, 775—778.
- ROCHA** (Jeande) 罗如望, 18 传, 67—70, 30, 49, 67, 68, 69, 89, 908.
- ROCHE** (J.-B, de la) 石若翰, 362 传, 800.
- ROCHETTE** 罗类思, 174 传, 457.
- RODIGUES** 罗历西 (Alexis), 457 传, 985
- RODRRIGUES** (André) 安国宁, 418 传, 888, 889.
- RODRIGUES** (Emm.) 马玛诺, 177 传, 458.
- RODRIGUES** (Emm.) 马玛诺, 160 传, 398, 399.
- RODRIGUES** (Jean) 陆若汉, 71 传, 214, 215, 106, 143, 160.
- RODRIGUES** (Jérôme) 骆入禄, 24 传, 82, 83, 30, 76.
- RODRIGUES** (Mathias) 罗马弟, 217 传, 485.

- RODRIGUES (Simon) 李西满, 144 传, 386, 387, 323, 389.
- RONUSI (de Ferrariis) 李方西, 87 传.
- ROSARIO 何天章, 起文, 164 传, 410.
- ROSENDS (de) 高嘉乐, 213 传, Rossi (Gabr.) 罗以礼, 怀道, 207. 716, 717.
- ROUGEMONT (de) 鲁日满, 122 传, 333—338, 272, 326, 335—338, 336.
- ROUSSET (Etienne), 安泰, 自得, 306 传, 661, 662, 659.
- ROY 骆尼阁, 407 传, 872—878, 872, 873, 874—876, 877, 882.
- ROZADO 罗若瑟, 458 传, 986.
- ROZITTO 38 传, 125.
- RUBINO 卢安东, 85 传, 247, 248, 76, 153.
- RUDOMINA (André) 卢安德, 56 传, 191—194, 192, 193, 209, 211, 248.
- RUGGIERI (Michel) 罗明坚, 7 传, 15—22, 14, 15, 16, 16—22, 19, 20, 21, 44.
- RUIZ BARRETO 巴莱多, 38 传, 125.
- SAA (Jean de) 杨若翰, 214 传, 484.
- SAMBIASI (Franç.) 毕方济, 40 传, 136—144, 38, 80, 120, 137 137—141, 138, 140, 138, 140, 141, 142, 143, 295.
- San-Chan luen 三山论, 133.
- San-choei 三水, 250.
- San Kiao i Kiao (tche) 三教一教(致), 858.
- San pa tsi 三巴集, 396.
- San-pascual (Augustin de) 利安定, 402.
- San tse king 三字经, 134.
- San Wei i t'i 三位一体, 239.
- SANDE (de) 孟三德, 11 传, 44, 19, 24, 44, 44—47, 45.
- SANTOS (doj) □西满, 368 传, 805.
- SARAIVA (Joseph) 沈东行, 若瑟, 336 传 736, 737, 709.
- SCHALL (Jean-Adam) 汤若望, 道未(味), 49 传, 162—183, 114, 115, 155, 163, 163—178, 164, 165, 168, 170.
- Se chou 四书, 41.
- Se chono 死说, 65.
- Se-ki sien-cheng hing-tsi 思及先生行迹, 136.
- Se-k'ou 四库.
- Se-ma fa 司马法, 851.
- Se-ma Koang 司马光, 513, 602.
- Se mo luen 四末论, 92.
- Se mo tchen luen 四末真论.

- 92,310.
- Se-tch'oan 四川.
- Se-touo hoa jen kieou yao 司铎化人九要,37.
- touo je -k'o kai-yao 司铎日课概要,240.
- touo k'o-tien 司铎课典,240.
- touo tien-yao 司铎典要,240.
- Se tse king 四字经,134,182.
- Se-yu-se-kien 司狱司监,713.
- SEIXAS (de) 林德瑶,369 传,805—808,616,714,805,806,807.
- SEMEDO (de) 曾德昭 (d'abord 谢务禄),41 传,143—148,87,89,115,144,145,146,147,196,269,331.
- SEQUEIRA (Emm.de) 郑玛诺,141 传,381.
- SEQUEIRA (Louis de) 纪类思,319 传,698—702,698,698—701,701,717,745,809.
- Serra (Monteiro da) 高守谦.
- Servière(de la) 史式徽.
- Si (Li) Cheng-hio, Chou-Kou 习(利)圣学,述古 (de Broissia) 229 传.
- Si-fang ta-wen 西方答问,135.
- Si-fang yao ki 西方要记,242.
- Si hai Ngai sien-cheng hing-lio 西海艾先生行略,136.
- Si hio fan 西学凡,37,135.
- Si hio sieou-chen 西学修身,92.
- Si hio tche p'ing 西学治平,93.
- Si hio ts'i kia 西学齐家,93.
- Si jou eu mou tse 西儒耳目资,117.
- Si K'in pa k'iu 西琴八曲,36.
- Si-kou ki fa 西国记法,35.
- Si lai K'ong-t'ie 西来孔子,130.
- Si li nien-yae 西历年月,242.
- Si li sin fa 西历新法,181.
- Si-ngan 西安.
- Si-ning 西宁.
- Si-p'ing, Itan-jou 习屏 (西算),翰如 (Silveiro),272 传.
- Si-p'ing-nan-in 西坪南垠,91,366.
- Si-t'ang 西堂.
- Si tse k'i tsi 西字奇迹,40.
- Si-wan-tse 西湾子,723.
- Si-wen Se Chou Tche-kiai 西文四书直解,311.
- Si-yang li-fa sin chou 西洋历法新书,156.
- yang sin fa li chou 西洋新法历书,180.
- yang tch'é je li 西洋测日历,179.
- Si-yuen lou 洗冤录,895.
- Siang-ling 襄陵,478.

- Siang-t'an 湘潭,
 Siang-yang 襄阳.
 Siang-yuen 襄垣.
 Siao Tse-yun. Tsing-tchai 肖子
 云, 静斋, 336.
 Siao-tchai-tse 小寨子.
 SIBIM (Sibin) 席宾, 300传, 654,
 655, 660.
 Sica (Louis) 薛孔昭, 类思, 769.
 SICHEL BARTH (Sickelpart. Si-
 gnelbart) 艾启蒙, 383传, 830—
 833. 70, 638, 831, 832, 946,
 949.
 Sié Fong-tsou 薛凤祚, 265.
 Sié Koei-lou, T'ien-tziao 谢贵禄,
 天爵 (Grassetti), 66 传.
 Sié K'ong-Tchao, Lei-se 薛孔昭,
 类思 (Louis Sica), 769.
 Sié Ou-lou 谢务禄, (de Seme-
 do), 41 传.
 Sieou-chen si hio 修身西学, 92.
 Sieou-tchen je-k'o 袖珍日课,
 110.
 SILVA (Ant.de) 林安多, 206 传,
 480, 807.
 SILVA (Félicienda) 林斐理, 如
 泉, 25 传, 83, 84, 88, 123.
 SILVA (Félicienda) 林玛诺, 能
 定, 110 传, 305.
 SILVA (Le Fr Franç.de) 陈方
 济, 188 传, 466.
 SILVA (Franç. de) 张方济, 187
 传, 465, 466.
 SILVEIRO 习屏(西箴), 272 传,
 606.
 SIMOENS (Ant.) 习安东, 459
 传, 986, 699.
 SIMOENS (Ant.de) 妥安当, 157
 传, 397.
 SIMOENS (Jean) 习若望, 373
 传, 809, 717, 809.
 SIMOENS (Jos.) 穆若瑟, 276 传,
 611.
 ISMOIS (Franç.) 郭天爵, 180 传
 461.
 SIMONELLI (Jac.-Phil.) 徐茂
 盛, 大盛 305 传, 659-662, 648,
 659, 660, 661.
 SIMONELLI (Jean) 艾若翰,
 374 传, 810.
 Sin fa li in 新法历引, 180.
 —fa piao i 新法表异, 180.
 —fa soan chou 新法算书, 66,
 156.
 Sin-fong 信丰.
 Sin-hoei 新会.
 Sin li hiao houo 新历晓或, 179.
 Sin Tche hoen t'ien i 新制浑天
 仪, 820.
 Sin tche ling t'ai 新制灵台,
 354.
 Sin t'ou 心图, 193.

- Sin Yao 新性, 910.
- Sing-hio ts'ou chou 性学概述, 134.
- li tchen ts'iuen 性理真诠, 721, 722.
- li tchen ts'iuen t'i-kang 性理真诠提纲, 721, 722.
- ling chouo 性灵说, 239.
- ling i Tchou 性灵诣主, 55.
- ling p'ien 性灵篇, 133.
- Sing t'ou 星图, 180.
- SIQUERA (L.de) 纪类思, 319 传.
- SIU (Christophe) 徐福元, 59 传, 195.
- Siu Eul-hio, Choen-tche 徐尔学, 顺之, 260.
- Siu Fou-yuen, Chan-tch'ang 徐复元, 善长 (Siu), 59 传.
- Siu Je-cheng, In-Kong 徐日升, 寅公 (Pereira), 142 传.
- Siu Je-cheng, Tsouo-heng 徐日升, 左恒 (Nic.Fivā), 83 传.
- Siu K'eu Touo je-tchao 续口铎日抄, 396.
- Siu K'i-yuen 徐启元, 224.
- Siu Koang-K'ihing-lio 徐光启行略, 311.
- Siu Lei-te, Pé-ta 徐类思, 伯达, 301.
- Siu Meou-cheng, Ta-cheng 徐茂盛, 大盛 (J.-P. Simonelli), 305 传.
- SIU Meou-Té, Tchouo-hien 徐懋德, 卓贤, (André Pereira), 299 传.
- SIU Mong-Té, Jo-ché 胥孟德, 若瑟 (Jos.Labbe), 292 传.
- Siu Pao-Koang 徐葆光, 683.
- Siu Tch'eng, Lou-Tche 徐成, 鲁直, 706, 708, 712, 713.
- Siu-tcheou 徐州.
- Siu-wen-ting, Koang-k' i 徐文定, 光启 (ko-lao 阁老), 30, 31, 34, 36, 37, 53, 61, 62, 67, 68, 73, 86, 87, 95, 104, 105, 106, 107, 115, 126, 137, 142, 154, 155, 156, 163, 164, 178, 180, 196, 224, 225, 229, 231, 260, 415, 533.
- Sinen-hoa 宣化.
- Siud-fou 巡抚, 707.
- SLAVICZEK (Ch.), 严 (颜) 嘉乐, 301 传, 655-658, 643, 651, 653, 655, 656, 657, 677.
- SMOGULECKI (Jean-Nicol) 穆尼各, 如德, 91 传, 262-266, 145, 199, 262, 263, 264, 265, 330.
- SOARES 苏霖, 161 传.
- Soei Mi-Kia 随弥嘉, (Mich.Viera), 283 传.
- SOEIRO (Paul) 崔保禄, 390 传.

- 836.
- SOERIO** (Jean) 苏如望, 16 传, 56, 57, 26, 67.
- Song-Kiang** 松江.
- Song Kiun-yong, k'i-ing** 宋君荣, 奇英 (Gaubil), 314 传.
- Song Ts'e** 宋慈, 895.
- SOTOMAYOR** (Jac.de) 罗阁伯, 132 传, 370, 291.
- Sou Jou-han (-wang), Tchan-Ts'ing** 苏如汉(望), 瞻清 (Jean Soerio), 16 传.
- Sou Lin, P'ei-ts'ang** 苏霖, 沛苍 (Jos.Suares), 161 传.
- Sou Na, Té-yé** 苏纳, 德业 (Piestel), 115 传.
- Sou Ngan-tang** 苏安当 (Ant. Chomel), 255 传.
- Sou tcheou** 肃州.
- Sou-tcheou** 苏州.
- Souo Ma-no** 索玛诺 Emm. de Sousa 267 传.
- Souo Tche-neng, Joei-Kong** 索智能, 睿公 (Polyc. de Souza), 320 传, 701, 702, 765.
- Spella** 徐类思, 301.
- Speranza** 肖子云, 336.
- SPIRA** (de) 史惟贞, 42 传.
- STADLIN** (Franc.) 林济各, 280 传, 619, 620, 617.
- STUMPF** (Kilian), 纪理 (利) 安, 198 传, 472-475, 407, 472, 473, 474, 583.
- SUARES** (Jos.), 苏霖, 161 传 399-403, 392, 399, 400, 401, 402, 473, 583, 624, 653.
- SUARES** (Thom.) 364 传, 801.
- Suen Kio-jen, Touo-in** 孙觉人, 铎音 (Jos. de Aguiar), 370 传.
- Suen Tchang, Yu-fong, Té-tchao** 孙璋, 玉峰, 德昭 (de la charme), 324 传.
- Suen-tse** 孙子, 851.
- Suen Yuen-hoa, Tch'ou-yang, Houo-tong** 孙元化, 初阳, 火东, 54, 92, 107, 137, 177, 196, 212.
- SYLVA** (Ant.de) 林安多, 206 传.
- SYLVA** (Emm.de) 尚玛诺, 338 传, 737.
- SYLVA** (Franc.da) 林方济, 406 传, 699, 871.
- SYLVA** (Jean de) □若翰, 354 传, 777.
- SYLVA** (Jos.da) 林若瑟, 405 传, 871, 699, 763, 863, 864, 871.
- Ta-fang-ts'ing** 大方井, Fang-tsingnan 方井南, 48, 55, 69, 81, 108, 116, 187, 194, 247, 259, 287, 323, 325, 469, 492.

- Ta-hio 大学, 220, 312, 326, 327, 417, 894.
 Ta-Si Li Sien-cheng 大西利先生, 133.
 Ta-si Tse-mou 大西字母, 40.
 Ta-ta 鞑鞑, 679,
 Ta tao Ki yen 达道纪言, 194.
 Ta tch'é 大测, 157, 179.
 Ta-tch'eng 大城, 164.
 Ta tchou 大主, 139.
 Ta-t'ong li 大统历, 155
 Tai i luen (P'ien P'ien) 代疑论 (编, 篇), 109, 111.
 Tai Tchen 戴震, 190.
 Tai Tsin-hien, Kia-pin 戴进贤, 嘉宾 (Kögler), 297传.
 T'ai-hou 太湖.
 T'ai-ngan 泰安.
 T'ai-si Choei-fa 太西水法, 38, 105.
 —Si Se-Ki Ngai Sien-cheng hingchou 泰泰西恩及艾先生行述, 136.
 T'ai-ts'ang 太仓.
 T'ai Wei-han 台维翰. (Bakowski), 281传.
 T'ai-yuen 太原.
 Tan-tcheou 儋州.
 Tan-yang 丹阳.
 T'an Fang-tsi 谈方济. (Tristan Franç.d' Attimis), 375传.
 T'an-ki 坛基, 715.
 T'an Ming, k'ieou-lin 澹明, 球琳, 919.
 T'ang Chaug-hien, Pin-tchai 汤尚贤, 宾斋, 264传.
 T'ang Che-hong 汤士弘, 171, 172.
 T'ang Jo-wang, Tao-wei 汤若望, 道未 (Jean-Adam Schall), 49传.
 T'ang-kia-hiang 汤家巷, 715, 769.
 T'ang King-kiao Pei Song tch'eng ts'iu'en 唐景教碑颂正论, 109, 135.
 T'ang Ma-no 唐玛诺 (Em. Marques), 240传.
 T'ang Tche-tchong, Tsing-i 汤执中, 精一 (d'Incarville), 361传.
 T'ang Té-Koang 唐德光, 708—714.
 T'ang Ya-li-chan, Che-siu'en 汤亚立, 山, 士选 (Alex. de Gouvea), 942.
 TAO 陶, 409传, 878, 879, 733, 861, 872.
 Tao-che 道士, 28, 311, 456, 493, 858, 896.
 Tao hio kia tch'oan 道学家传, 353.

- Tao-té-king 道德经, 418, 553.
- Tao yuen tsing-ts'oei 道原精
萃, 92, 136.
- TARTRE (Vincent du) 汤尚贤,
264传, 590—593, 388, 583, 591,
592.
- Tchai K'o 斋克, 190.
- Tchai tche 斋旨, 37.
- Tchan li k'eu touo 瞻礼口
铎, 229.
- Tchang Che, Kien-pé 张识, 见伯,
133.
- Tchang Chou, I-na 张舒, 依纳
(Ign. Francisco), 401 传.
- Tchang Fang-tsi 张方济 (Franç.),
184 传.
- Tchang Hia-tchan 张夏詹.
- Tchang Hien-tchong 张献忠,
232—235, 252.
- Tchang I-na 张依纳.
- Tchang Jou-liang 张儒良 (Juli-
en Gonzaga), 150 传.
- Tchang Keng, Keng-yu, Hia-tch-
an, Ming-kao 张庚, 庚虞, 夏
詹, 明皋, 133, 311.
- Tchang King-sieou 张敬修.
- Tchang Ma-no Tchong-tch'o-
en (-Kin) 张玛诺, 仲春 (金)
(Jorge), 94 传.
- Tchang Mao-li 张貌理 (Mauri-
ce du Baudory), 291 传.
- Tchang Mi-k'o i tsi 张弥克遗
迹, 133.
—Neng-sin 张能信, 246.
—Ngan-meou 张安茂, 260.
- Tchang Ngan-tang, Tsing-tchai
张安当, 静斋 (Posateri), 145 传.
- Tchang Ngan-touo, King-sieou
张安多, 敬修 (Ant. de Maga-
lhaens), 275 传.
- Tchang Tao, Wei-tchao 张焘, 维
焘, 177.
- Tchang Tch'eng, Che-tchai 张
诚, 实斋, (Gerbillon), 173 传.
- Tchang-tcheouf 漳州.
—té 彰德, 470.
- Tch'ang-cha 昌沙.
- Tch'ang-cheng 长生, 546.
- Tch'ang-chou 常熟.
- Tch'ang-lo 长乐.
- Tch'ang-mao 长毛, 301.
- Tch'ang-tcheou 常州.
- Tchao-che 昭事.
- Tchao che kou-eul 赵氏孤儿,
523.
- Tchao-che t'ang koei 昭事堂
规, 770.
- Tchao Cheng-sieou 赵圣修.
- Tchao ki king tien 昭纪经典,
242.
- Tchao Kia-pei, Che-lin 赵加彼;
(Gabr. Boussel), 333 传.

- Tchao-K'ing 肇庆.
- Tchao Lei-se, Cheng-sieou, P'in-tche 赵类思, 圣修, 品之 (Louis des Roberts), 346 传, 926.
- Tchao mi King 炤迷镜. 246.
- Tchao Tch'ang 赵昌, 675.
- Tchao Tchong, Liang-fou 赵中. 良甫 (Emm. Carvalho), 464 传.
- Tchao-wen 昭文县.
- Tchao yong Chen King 照永神镜, 806, 869.
- Tch'ao-sing hlo-yao 超性学要, 239, 254.
- Tch'ao Tsuen-sieou, Tsi-ko 晁俊秀, 济各 (Franç. Bourgeois), 430 传.
- Tche fang wai ki 职方外纪, 38, 135.
- Tche hai 指海, 38, 356.
- Tche-li 直隶.
- Tch'e loan p'ing ki 鸥鸾并记, 241.
- Tch'e tao nan pé, liang tong sing 赤道南北, 两动星, 180.
- Tao nan pé sing 赤道南北星 356.
- Tché-kiang 浙江.
- Tché che chouo 测食说, 180.
- Tché-lan 栅栏, 190.
- Tch'é-liang fa i 测量法义, 38.
- liang i-t'ong 测量异同, 38.
- liang ts'uen i 测量全义.
- Pé ki tch'ou ti 测北极出地, 656.
- Soan 策算, 190, 647.
- t'ien yo-chouo 测天约说, 157, 180.
- yen Ki-lio 测验纪略, 356.
- Tchen chen tsong luen 真神总论, 523.
- fou hiun ts'uen 真福训论, 178.
- fou king tien 真福经典, 178.
- fou tche tche 真福直指, 331.
- Tchen-kiang 镇江.
- Tchen Sin tchou king 振心诸经, 80.
- Tchen Sin tsong tou 振心总牍, 80.
- Tao tse tcheng 真道自证, 570.
- Tchou ling sing 真主灵性, 260.
- TCH'EN (Pierre) 陈多禄, 340 传, 738, 739, 740, 742.
- Tch'en Chan-tché, King-tche 陈善策, 敬之 (Pinheiro), 318 传.
- Tch'en Cheng-sieou, Ki-yun 陈圣修, 寄耘 (J.-F.), 332 传.
- Tch'en Fang-tsi 陈方济 (Franç. de Silva), 188 传.

- Ngang 陈昂, 473, 652.
- Tche-long 陈之龙, 105.
- Tch'en Touo-lou 陈多禄, (Pi. Tch'en), 340 传.
- Tch'en Yuen 陈垣, 36, 133.
- Tcheng-fou-se 正福寺.
- Tcheng Kiao fong pao 正教奉褒.
- Kiao fong tchoan 正教奉传, 134.
- Kiao yo tcheng 正教约征, 241.
- Tcheng k'ieou cheng tou piao 正球升度表, 157.
- Tcheng King-man 郑经满, 173.
- Tcheng Ma-no, wei-sin 郑玛诺, 维心 (Emm. de Sequeira), 141 传※
- Tcheng Tche-long 郑芝龙, 173, 201.
- Tcheng Tch'eng-Kong 郑成功 (Kouo-sing Yé 国姓爷), 173, 201.
- Tcheng-ting 正定.
- TCH'ENG (Julien), 程儒良, 327 传, 729.
- Tch'eng Fang-tsi 成方济 (Fr. nç. Capacci), 189 传.
- Tch'eng-hoang 城隍, 140.
- Tch'eng Jou-liang 程儒良 (Jul. Tch'eng), 327 传.
- Tch'eng-kon 城固.
- Tch'eng-ngan Siu-pien 成案续编, 717.
- Tch'eng-sieou Chen-ou 成修神务, 304.
- Tch'eng T'ing-joei 程廷瑞.
- Tch'eng-tou 成都,
- Tch'eng Tsi-li, Tchou-kiun 成际理, 竹君 (Félicien Pacheco), 95 传.
- TCHEOU 邹, 467 传 990, 991.
- TCHEOU (Jos.) 周若瑟, 342 传, 740.
- Tcheou-chan 舟山, 431.
- Tcheou Hio-kien 周学健, 707.
- Tcheou Jo-ché 周若瑟, (Jos. Tch'eu), 342 传.
- Tcheou King mi-liu 周经密率, 585.
- Kong Tan 周公旦, 685.
- li 周礼, 513.
- nien tchan-li K'eu-touo 周年瞻礼口铎, 459.
- tchou-je k'eu-touo 周年主日口铎, 459.
- tchou-pao 周年主保.
- Soei Cheng-jen hing lio 周岁圣人行略, 310.
- King yen 周岁警言, 190.
- tchou-je tao-wen 周主日祷文, 109, 134, 246.

- Tch'eou jen tchoan 畴人传.
 Tch'eou Soan 筹算, 191.
 Tch'oan-cha 川沙.
 Tchoang-Tse 庄子, 546.
 Tch'oen-ts'ieou 春秋, 60, 179, 456, 562.
 Tchong chan tch'oan sin lou 中山传信录, 683.
 Tchong-K'ang 仲康, 672.
 Tchong-Kouo 中国, 23.
 Tchong Ming-jen, Pa-Siang, Nienkiang 钟鸣仁, 巴相, 念江 (SébasTien Fernandes), 13传.
 Tchong Ming-li, Jo-han 钟鸣礼, 若翰, (Jean Fernandes), 34传.
 Tchong-mo tche ki 终末之记, 92.
 Tchong Pa-siang 钟巴相.
 Tchong-yong 中庸, 41, 119, 312, 321, 326, 417, 894, 919.
 Tch'ong i t'ang je-ki 崇一堂日记, 181.
 Tch'ong-K'ing 重庆.
 Tch'ong-ming 崇明, 223, 224, 334, 375, 387, 612, 911.
 Tch'ong-ngan 崇安, 199.
 Tch'ong sieou tsing yan 崇修精蕴, 480, 807, 889.
 Tch'ong-tcheng 崇禎, 154, 164, 165.
 Tch'ong-tcheng li-chou 崇禎历书, 155, 156.
 —tcheng pi pien 崇正必辨, 241.
 Tchou Chan Tchong 助善终, 187.
 Tchou che, tse-kien, 祝石, 子坚, 260.
 TCHOU chou ki-nien 竹书纪年, 603.
 Tchou Hi 朱熹, 513, 546, 602.
 Tchou Hong 祿宏, 36.
 Tchou i-siang... 诸仪象, 359.
 —K'i t'ou 诸器图, 157.
 ...Kiao yao tche 主教要旨, 243...
 ...Kiao vuen K'i 主教缘起, 178.
 Tchou King t'i-wei 主经体味, 545.
 Tchou Ni-kou 朱倪姑 (?) 17.
 Tchou-pao tan 主保单, 80, 190, 459.
 Tchou tche Kiun tcheng 主制群征, 178.
 Tchou Tsong-yuen 朱宗元, 246.
 Tch'ou Fei-li 储斐理 (Phil. Cazier), 287传.
 Tch'ou han 初函.
 Tch'ou-siang king kiai 出像经解, 132.
 Tch'ou-tcheou 处州.
 Tchouo tcheou 涿州, 214.
 Té-hing Pou 德行谱, 512.

- Té K'i-chan, Ma-no 德其善, 玛诺 (Emm. Telles) 273 传.
- Té Li-Ko, Sing-han 德理格, 性涵 (Théodoric Pedrini), 384.
- Té Ma-no 德玛诺 (Romain Hinderer), 277 传.
- Té-ngan 德安.
- Té-siu Tao-wen 德叙祷文, 65.
- Té T'ien-se 德天赐, 988.
- TEDESCHI (Barthé lemy) 杜禄茂, 潜 (济) 字, 23 传, 81, 82.
- TEIXEIRA (Léonard) 瞿良道, 215 传, 484.
- TELLES (Emm.) 德其善, 玛诺, 273 传, 607, 652.
- Teng Lao-che 邓老师, 911.
- Teng Li-chan 邓立山 (Alexandre Cazalet), 286 传.
- Teng-tcheou 登州, 509.
- Teng Yu-han, Han-p'ouo 邓玉函, 涵璞 (Jean Terrenz), 46 传.
- T'eng Jo-ché 滕若瑟 (Jos. Le Quesne), 289 传.
- TERRENZ (Jean) 邓玉函, 46 传, 153—159, 54, 114, 154, 155, 156—159.
- TESTARD (Jean) 庞克修, 若汗, 270 传, 605.
- TEXEIRA (Emm.) 泰玛诺, 3 传, 9, 10.
- Texeira-Correa (Gonzal vès) 公沙的西劳, 143, 214.
- HTÉBAULT 杨自新, 357 传, 164, 793, 914.
- THILISCH 阳秉义, 285 传, 624, 625, 557.
- THOLA 法安多, 194 传.
- THOMAS (Ant.) 安多, 163 传, 403—411, 325, 360, 382, 385, 403, 404, 405, 406, 406—411, 425.
- Thomas Han 韩霖.
- Ti-Kieou-Ts'iuen t'ou 地球全图, 355.
- Ti King-Tch'en, Chen-tchong 翟敬臣, 慎中, (Dolzé), 230 传.
- Ti-t'ang 地堂, 533.
- Ti-Tchen kiai 坤 震 解, 65.
- Ti Tsoei 涤罪 132.
- T'i tcheng Pien 提正编, 245.
- Tien-pé 电白, 590.
- T'ien-chen 天神, 239.
- chen-koei k'o 天神会课, 229.
- chen mo-koei chouo 天神魔鬼说, 72.
- chen tao-wen 天神祷文, 109.
- T'ien-choei 天水.
- T'ien hio che i 天学实义, 34.
- hio hoei t'ong 天学会通, 265.
- hio kiu yao 天学举要, 110.

- hio lio-i 天学略义, 246.
- hio pien king lou 天学辨敬录, 246.
- hio se king 天学四镜, 246.
- hio tch'ouan kiai 天学传概, 241.
- hio tch'ou han 天学初函, 19, 37, 34—40, 71, 105, 110, 135, 142.
- T'ien-k'i 天启, 61.
- T'ien kiai 天阶, 228.
- T'ien pou tchen yuen 天步真原, 265.
- T'ien-t'ang 天堂, 533.
- T'ien-tchou 天主, 17, 87.
- tchou che i 天主实义, 34, 35, 38, 693.
- tchou che i siu-p'ien 天主实义续篇, 72.
- tchou che kiai k'iuen-luen 天主十诫劝论, 228.
- tchou cheng kiao che kia, tchen ts'iuen 天主圣教十诫真诠, 109.
- tchou cheng kiao che lou 天主圣教实录, 21.
- T'ien-tchou cheng kiao cheng -jen 天主圣教圣人, 92.
- tchou cheng-kiao-ki-mong 天主圣教启蒙, 69.
- tchou cheng-kiao pé wen-ta 天主圣教百问答, 310.
- tchou cheng-kiao se tse ki²ng 天主圣教四字经, 134.
- tchou cheng-kiao yao-li 天主圣教要理, 332, 335.
- tchou cheng-kiao yo-yen 天主圣教约言, 57.
- tchou cheng-kiao yong tchan-li-tan 天主圣教永瞻礼单, 310.
- tchou cheng siang lio-chouo 天主圣像略说, 69.
- T'ien-tchou kiang-cheng 天主降生, 239.
- tchou kiang-cheng in i 天主降生引义, 132.
- tchou kiang-cheng yen-hing 天主降生言行, 131.
- tchou-kiao 天主教 87.
- tchou-kiao yao 天主教要, 153.
- tchou-king kiai 天主经解, 190.
- tchou li tcheng 天主理证, 260.
- T'ien-tchoa sing-ti 天主性体, 239.
- T'ien-tchou t'ang 天主堂, 104, 316.
- T'ien-tchou tcheng kiao yo tcheng 天主正教约征, 241.

- T'ien-tsin 天津.
- T'ien-wen lio 天文略 38, 110.
- yo tcheng in pou 天乐正音谱, 396.
- yuen wen-ta 天元问答, 552.
- Ting-ngan 定安.
- Ting-tcheon 定州.
- T'ing tcheon 汀州.
- TISSANIER 狄若瑟, 133 传, 294, 370, 371, 423, 425.
- Toan-kia-tchoang 段家庄.
- Toan ming 短命, 714.
- Tobar (Jérôme) 管宜穆, 470.
- T'oei li-nien tchan-li fa 推历年瞻礼法, 116.
- yen tcheng tao luen 推验正道论, 94.
- Tong-p'ing tcheou 东平.
- Tong-t'ang 东堂.
- Tong-tch'ang 东昌.
- T'ong-chan 通山.
- T'ong kiuen 通玄(微)教师, 171.
- T'ong-kien Kang-mou 通鉴纲目, 513, 601, 602.
- Kong King 通功经, 489.
- T'ong Kouo-K'i, Hoi-chan 佟国器, 汇山, 222, 259, 279, 288, 289.
- Kouo-tcheng 佟国楨 (正) 303.
- wei Kiao che 通微教师, 171.
- wen soan tche 同文算指, 38.
- yeou kiao-yu 童幼教育, 93.
- Tonkin, Tong-king 东京
- TORRENTE 瞿笃德, 123 传, 337, 338, 285, 296.
- Tou kai-k'ou-tsi ki 渡海苦绩纪, 207, 214, 216.
- Tou kia-lou, Tien-cheou 杜加禄, 天受, (Ch. Turcotti), 155 传.
- Tou Lou-meou, Tsien (Tsi)-yu 杜禄茂, 潜(济)字(Barthé lemy Tedes-chi), 23 传.
- Tou Ngao-ting, Kong-k'ai 杜奥定, 公开 (Ang. Tndeschini), 72 传.
- Tou Ngao-ting sien-cheng tong lai tou hai k'ou-tsi 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绩, 216.
- Tou Té-mei, Kia-p'ing 杜德美, 嘉平(Jartoux), 260 传.
- T'ou tchou mé kiué 图注脉诀, 582.
- Touo-lo 铎(多)罗, 375.
- T'ouo lao tong 拖牢洞, 715.
- Tribnual d' Astronomie 钦天监, 167, 293, 342, 343, 373, 382, 406, 472, 487, 644, 653, 752, 758, 774, 865, 886, 888, 954.
- Tribnual des Rites 礼部, 644.
- TRIGAULT (Michel) 金弥格,

- 70传, 211—214, 212, 213, 365.
- TRIGAULT (Nicolas) 金尼阁, 32传, 111—121, 41, 89, 111, 112, 112—115, 113, 116, 116—121, 163, 164, 188, 240.
- Ts'ai Ngan-touo 蔡接铎, (Ant-Fernandes), 465传.
- Tsan yong p'ien 暂永篇, 396.
- Tsao-yang 枣阳.
- Ts'ao (Maur) 曹貌禄, 411 传, 880, 881, 733, 861, 867. 872.
- Ts'ao Mao-lou 曹貌禄, (Maur Ts'ao), 411传.
- Tse k'ao 字考, 146.
- Tse wei pou 字汇部, 117.
- Tsé tche t'ong-kien kang-mou 资治通鉴纲目.
- Tsé cheng che p'ien 则圣十篇, 92.
- Tsé K'o lou 则克录, 182.
- Tseng kouo-fan 曾国藩, 37, 38.
- Tseng Lei-se 曾类斯, 210 传.
- Tseng Té-tchao, Ki-yuen 曾德昭, 继元, (de Semedo), 41 传.
- Tseou chou 奏疏, 37, 143, 180, 359.
- Tseou-yo Ko-king 奏乐歌经 746.
- Tsi-kin 祭巾, 113, 130, 205, 951.
- Tsi-mei p'ien 济美篇, 512.
- Tsi-nan 济南.
- Ts'i cheng-che li-tien 七圣事礼典, 240.
- Ts'i kia si hio 齐家西学, 93.
- TS'i k'o 七克 (Ts'i k'o ta ts'i-uen 七克大全), 38, 71.
- Ts'i K'o tchen hium 七克真训, 72.
- Ts'i Yeou-se, Lei-se 齐又思, 类斯 (Louis Azzi), 151 传.
- Tsiang Jo-Han 蒋若翰, 249 传.
- Tsiang Yeou-jen, Té-i, Mi-ngo-eul 蒋友仁, 德翊, 弥额尔 (Mich. Benoist), 377 传, 110, 355, 813.
- Tsiao Hiu 焦勗, 182.
- Tsiao Lien 焦连, 266, 267.
- Ts'ien 钱, 395.
- Ts'ien Té-ming, Jo-ché 钱德明, 若瑟, (Joseph Amiot), 392 传.
- Tsin-kiao yao-li wen-ta 进教要理问答, 908.
- Tsin kong 进贡, 377.
- Tsin-tch'eng chou siang 进呈书像, 178.
- tch'eng ing chouo 进呈鹰说, 242.
- Ts'in-ling 秦岭, 205.
- Tsing-lo 静乐, 364.
- Tsing-ts'uen 靖村, 59.
- Ts'ing-lieou 清流, 219.
- tcheouf 青州, 62, 63.
- Ts'ing ven wei chou 清文汇书, 845.

- Ts'ing-yuen** 清远, 330.
Tsiu-pao-men 聚宝门, 84.
Ts'iuen-tcheou 泉州.
Ts'oei pao-lou 崔保禄, (Paul Soeiro), 390传.
Tsong-tche wan-ou 总治万物, 239.
Tsong tou 总督, 291, 707.
 —**tou hoei yao** 总牍汇要, 64,
 —**tou nien king** 总牍念经, 64, 160.
 —**t'ou lie-tchoan** 宗徒列传, 92.
Tsong-tou tao-wen 宗徒祷文, 120, 213.
Ts'uen Tchou cheng fan 遵主圣范, 110.
TUDESCHINI (Augustin) 杜奥定, 72传, 215, 216, 207.
TURCOTTI (Charles) 都加禄, 155传, 394, 395, 416, 419, 487, 574.
UREMAN (Jean) 邬若望, 43传, 149, 150.
URSI (Sabbathin de) 熊三拔, 有纲, 30传, 103—107, 38, 53, 103, 104, 105, 106, 135.
VAGNONI (Alphonse) 高一志, 则圣 (d'abord 王丰肃), 26传, 65—96, 85, 85—90, 89, 89—92, 90, 91—96, 115, 122, 123, 153, 155, 189, 197, 202, 356.
VALAT (Jean) 汪儒望, 96传, 279—284, 280, 281, 282, 283, 291.
VALGARNEIRA (Valguarneira) 汪多玛, 143传, 385, 345, 382, 391.
VALIGNANI (Alexandre) 范礼安, 立山, 6传, 13, 14, 15, 16, 19, 21, 25, 27, 30, 82.
VALLA (Franc.) (Aya) 法方济, 200传, 475.
Van den Brandt 方立中, 996.
VAN DER BEKEN (Guillaume) 万惟一, 203传 476, 477.
VAN HAMME (Pierre) 王石汗, 都禄, 179传, 459—462, 460, 461, 477.
VANHES 万其渊, 146传.
VAN SPIERE 史惟贞, 42传, 147—150, 126, 147, 148, 149.
Varo (Franc.) 万济国 222, 348, 359.
VEGA (Franc. de) (Veiga) 范方济, 140传, 380, 381.
VENTAVON (J.-Mathieu de) 汪达洪, 426传, 913—920.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8—921, 937, 940.
VERBIEST (Blaise) 刘蕴德, 162传, 402, 403, 388, 389.
VERBIEST (Ferdinand) 南怀仁

- 124 传, 338—363. 174, 175, 222, 238, 282, 308, 339, 341, 342, 343, 344, 346, 347, 348, 349, 350, 350—353, 358, 359, 361, 379, 420, 425.
- Verbist (Théophile), 南怀义, 760
- VIDAL (Jac.), 艾未大, 雅各, 176 传, 458, 493.
- VIEGAS (Emmd,e) 卫玛诺, 402 传, 869, 870, 763, 863, 864, 870.
- VIERA (Michel) 随弥嘉, 283 传, 622.
- VINCENT (Yang) 杨方济 347 传, 747.
- VISDELOU (de) 刘应, 174 传, 452—458, 413, 434, 451, 452, 453, 454—458, 458, 480.
- WALTA (Michel), 万密克, 84 传, 247, 139.
- WALTER (Jean) 鲁仲贤, 367 传, 803—806, 749, 804.
- Wan cheou 万寿, 856.
- Wan k'i-yuen, San-ts' iuen 万其渊, 三泉 (Banhes), 146 传.
- Wan Kouo ts' iuen t'ou 万国全图, 39.
- kouo yu t'ou 万国輿图, 39, 41.
- Wan-li 万历, 29, 30, 32, 37, 72.
- Wan Mi-k'o, Ts'ien sieou 万密克, 潜修, (walta), 84 传.
- Wan min se mo 万民四末, 331.
- Wan-ngan 万安.
- Wan ou tchen yuen 万物真原, 132.
- ou yuen-che 万物原始, 239.
- Wan Tsi-kouo 万济国 (Franc. Varo), 348.
- Wan Wei-i 万惟一 (Guill.), 203 传
- Wan yeou tchen yuen 万有真元, 934.
- yeou tchen yuen 万有真原, 448.
- yeou (ou) tchen yuen 万有(物)真原 132
- Wang che-han, Tou-lou 王石汗都禄, (Van Hamme), 179 传.
- Wang chou-houo 王叔和, 275, 582.
- WANG DE ST-ANDRÉ 王若望, 379 传. 828, 829.
- Wang Fang, Cheou-siuen 王方, 守璇, 702.
- Wang Fong-sou, I-yuen, T'ai-wen 王丰肃, 一元, 泰稳, (Alph Vagnoni), 26 传, 89, 95.
- Wang Jo-han, Tchen-sien 王若翰, 振先 (J.-B. Brando), 100 传.
- Wang Tou-wang, Cheng-t'ong 汪儒望, 圣同 (Jean Valat), 96 传.

- Wang-Kia-tchoang 王家庄, 555.
- Wang K'in-i 汪钦一, 708, 710, 712.
- Wang (Hoang) · Ngan-touo 王(黄)安多, (Ant. Henriquez), 322传.
- Wang-p'ou-tse 王浦子, 206.
- Wang Ta-hong, Ma-T'euo 汪达洪, 玛头(J.-Mathien de Ventavon), 426 传.
- Wang tchan Pien 妄占辨, 353.
- Wang Tche-tch'eng 王致诚, (巴德尼), (J.-Deuis Attiret), 365传.
- Wang Tcheng, Liang-fou, k'oei-sin, Toan-tsié, 王征, 良甫, 葵心, 端节, 115, 156, 181.
- Tchong-ming 王忠铭, 27.
- T'ien-Pei 王天佩, 706.
- Wang-t'oei Ki-hiong 妄推吉凶, 353.
- Wei 魏, 466传.
- Wei Fang-tsi 卫方济, (Franc-Noël), 169传.
- Wei Fou-liang 魏福良.
- Wei Ki-tsin (Fou-liang), Chan-sieou 魏继晋(福良), 善修, (Florian Bahr) 349传.
- Wei Kia-lou 卫嘉禄, (Ch. de Belleville), 237传.
- Wei k'oang-Kouo, Tsi-T'ai 卫匡国, 济泰(Martini), 90 传.
- Wei-lai pien-luen 未来辩论, 228.
- Wei Ma-no 卫玛诺 (de Viegas) 402传.
- Wei ts'ang t'ou 卫藏图, 777.
- Wei Yuen 魏源, 355.
- Wen che pien 问世编, 336.
- Wen hien t'ong-k'ao 文献通考, 454.
- Wen-tcheou 温州.
- Wen tse K'ao 文字考, 366.
- Wen wang 文王, 685.
- Whampoa 黄埔, 925.
- Wolfgang (de la Nativité carme), 那永福, 德修, 770.
- Wong Tsao 翁藻, 707.
- XAVIER (André) 翟安德, 92传.
- XAVIER (St. FRANÇOIS) 方济各, 沙勿略, 1传1—8. 1, 2, 3, 4—8, 217, 380, 734.
- XAVIER (Julien) □纱微, 326传. 728, 727, 729.
- XAVIER (Mathieu) □玛突, 337传, 737.
- XAVIER (Thaddée) □达德, 366传, 803.
- YANG (Etienne) 杨德望, 427传, 920—923. 819, 920, 921, 922, 938.
- YANG (Théodore) 杨, 452 传. 983.

- YANG (Thom), 杨达, 400传, 868, 869.
- Yang Jo-ché, Pé-houo 阳若瑟, 伯和, (Jos. de Magalhaen), 130传.
- Yang Jo-han 杨若翰, (Jean de Saa), 214传.
- Yang Jo-wang 杨若望, (Jean-Franç), 378传.
- K'i-yuen hing-lio 杨淇园行略, 133.
- K'i-yuen hing-tsi 杨淇园行迹, 523.
- Yang Koang -sien 杨光先, 132, 174, 237, 238, 241, 290, 297, 341, 342, 351, 352.
- Yang Ma-no, Yen-si 阳玛诺, 演西, (Em. Diaz Jun), 31 传.
- Yang Ngan-té 阳安德, (André Carneiro), 208 传.
- Yang Ping-i, Li-fang 阳兼义, 履方 (Thilisch), 285 传.
- Yang Ta, T'ong-ming 杨达, 通明 (Thom·Yang), 400 传.
- Yang-tcheon 杨州.
- Yang Té-wang 杨德望, (Et. Yang), 427 传.
- Yang T'ing-yan, K'i-yuen 杨廷筠, 淇园, 54, 55, 61, 68, 108, 109, 133, 135, 144, 159, 196, 257, 281, 523.
- Touo-mé 杨多默, 601.
- Yang Ya-ko-pé 杨雅各伯 (†) 838, 842, 857.
- YAO (J.-B.) 姚若翰, 423 传, 910, 911, 769.
- Yao In 姚胤, 246.
- Yao Jo-han 姚若翰, (J.-B. Yap), 423 传.
- Yao king louu toan 要经六端, 336.
- Yao li lou toan 要理六端, 336.
- Yao-tien 尧典, 679.
- Yé-sou Cheng-t'i tao wen 耶稣圣体祷文, 134.
- Yé-sou hing-che 耶稣行实, 240.
- hoei Cheou cheng I-nā-tsió 耶稣会首圣依纳爵, 806.
- hoei li 耶稣会例, 326.
- Kiang-tan 耶稣降诞, 239.
- yen-hing ki-lió 耶稣言行纪略, 131.
- Yé Tsong-hien 叶宗贤, (Basile de Gemona), 318, 427.
- Wen-tchong, Hiang-káo, Tsin⁷ k'ing, T'ai-chan, 叶文忠, 向高, 进卿, 台山, 121, 128, 131, 133.
- Yen Cheou-tche, Té-choen 严守志, 德纯, (de la Baume), 432 传.
- Yen Eul-ting, Ou-pen 颜尔定, 务本 (Martin Burgent), 62 传.

- Yen K'i chouo 验气说, 356.
 —k'i-t'ong 验气筒, 823.
 Yen Kia-lo 严嘉乐, 394.
 Yen kia-lo (-lou), Hien-heou 严
 (颜)(燕)嘉乐(禄), 宪侯(Slaviczek), 301 传.
 Yen Li-pé, Ou-pen 颜理伯, 务
 本(Philibert Geneix), 232 传.
 Yen-p'ing 延平.
 Yen Tang 阎当, 394.
 Yen-Tcheou 严州.
 Yeou Wen-hoei, Han-P'ouo 游
 文辉, 含朴(Em. Pereira), 28 传.
 YO (LO?) Lei-se, Neng-liu 乐
 (罗)类思, 能虑(Gobbé), 106
 传.
 Yong-li 永历, 141, 142, 145,
 266—269. 266, 267, 270, 272.
 Yong-nien tchan-li-tan 永年瞻
 礼单, 310.
 Yong-p'ing 永平.
 Yong-tcheng 雍正, 225, 507,
 510, 636, 638, 644, 653, 671.
 Yong-tcheou 永州, 413.
 Yong-tch'oen 永春州, 129.
 Yong-ting 永定, 494.
 YRIGOYEN (Jean de) 鲁日孟
 裕斋, 147 传, 389, 390, 386.
 Yu-chan 虞山.
 Yu-hoa-t'ai 雨花台, 84, 150,
 198, 277, 305, 362, 392, 399,
 428, 616.
 Yu-lan kien-p'ing i sin che yo"
 ng-fa 御览简平仪新式用法,
 354.
 Yu-lan si-fang yao-ki 御览西
 方要纪, 242.
 Yu Mi-sa Kong-tch'eng 与弥撒
 功程, 617.
 Yu Min-tchong 于敏中, 856.
 Yu tche cheng-king fou 御制
 盛京赋, 844.
 Yu-tch'eng 禹城.
 Yu t'oei ki yen 预推纪验, 354.
 Yué li li tche 月离历指, 191.
 —li piao 月离表, 180, 191.
 Yuenjan k'oei-i 原染亏益, 219.
 Yuen-king chouo 袁镜说, 180.
 Yuen-ming-yuen 圆明园, 638,
 792, 852.
 Yuen-si k'i-k'i t'ou chouo lou
 远西奇器图说录, 156.
 Yuen Yuen 阮元, 40, 105, 110,
 156, 265, 354, 585, 656, 820.
 Yun-nan 云南.
 ZALLINGER 查林格, 343 传,
 741.
 ZEA (de) 齐亚, 461 传, 988.
 Zi(Siu) (Le P. Jos) 徐宗泽, 82,
 116, 120, 144.
 Zi(Siu) (Simon) 徐允希, 826.
 Zottoli 晁德莅, 525.

传目索引

说 明

1. 按首字笔画排列，笔画相同者按首二笔笔形一丨丿一顺序归类，首字相同者，按第二字笔画排列，以下类推。
2. 画数与笔形相同的字，按字形结构排列：先左右形字，再上下形字，后整体字。
3. 前数字为编号数码，后阿拉伯数字为所在页数。

二 画

卜日生	二九〇;	638
卜文气	二六三;	599
卜纳爵	二二八;	502
卜弥格	九三;	274

三 画

万其渊	一四六;	387
万惟一	二〇三;	482
万密克	八四;	251
卫方济	一六九	418
卫匡国	九〇;	260
卫玛诺	四〇二	917
卫嘉禄	二三七	545
习安东	四五九	1056
习若望	三七三	845
习 展	二七二	616

马多禄	七三	221
马安能	二三九	546
马玛诺	一六〇	400
马玛诺	一七七	461
马若瑟	二三五	525
马若瑟	三五九	827
马 雅	九八	288
马德昭	三七六	847

四 画

王石汗	一七九	462
王若望	三七九	862
王若翰	一〇〇	290
王致诚	三五六	820
韦斯玎	四一〇	926
戈泰思	五九[附]	201
戈维里	二五八	587
戈德望	二一六	492

仇伯都	三三九	764	石宏基	三五	128
公类思	二八二	630	石若翰	三六二	835
方记金	二五三	575	石嘉乐	一三四	368
方守义	四二〇	953	龙华民	一七	64
方玛诺	一二九	364	龙安国	二一八	493
方济各	一三八	377	归玛诺	三七二	844
方济各沙勿略			卢多禄	二六六[附]	604
	一	1	卢安东	八五	252
方德望	六五	208	卢安德	五六	197
邓玉函	四六	158	卢纳爵	六七	211
邓立山	二八六	635	卢若望	四四二	1046
巴多明	二三三	509	卢依道	一八三	466
巴良	四二四	961	史惟贞	四二	152
巴若翰	三二九	755	丘良厚	三三	125
巴范济	八	30	丘良稟	三六	129
巴莱多	二	10	白乃心	一一九	325
巴莱笃	一〇三[附]	299	白晋	一七一	434
巴新	四三四	1025	乐类思	一〇六	304
			冯公撤	一一一	310
	五 画		冯若望	四一四	930
艾未大	一七六	460	冯秉正	二六九	607
艾启蒙	三八三	864	冯思嘉	一三九	379
艾若翰	三七四	846	冯斯嘉	二〇六[附]	487
艾逊爵	二〇五	483	加奈罗	五	18
艾斯玳	二二六	501	台维翰	二八一	629
艾儒略	三九	132	皮方济	一三五[附]	374
甘玛诺	四四七	1049	皮若望	四五六	1054
甘若翰	四三三	1019			
甘类思	一二五	360		六 画	
石方西	一二	51	□西满	三六八	841
石可圣	二七八	626	□达德	三六六	838

成方济 一八九 470
 成际理 九五 282
 毕方济 四〇 142
 毕多明 二五二 574
 毕安多 三九八 914
 毕纳爵 四〇四 918
 毕若翰 四二九 978
 毕登庸 二一九 494
 毕嘉 一一八 321
 伏若望 五四 191
 任重道 三四八 774
 郇若望 四三 154
 □多玛 三六四 837
 刘多默 三八七 870
 刘应 一七四 453
 刘松龄 三五— 780
 刘迪我 一〇二 292
 刘保禄 三九四 907
 刘保禄 四二二 959
 刘道路 四二一 958
 刘蕴德 一六二 402
 齐又思 一五一 391
 齐亚 四六一 1058
 齐类思 四三五 1028
 江纳爵 一八一 465
 汤执中 三六一 829
 汤若望 四九 167
 汤尚贤 二六四 600
 安文思 八八 256
 安多 一六三 403
 安玛尔 三二一 730

安国宁 四一八 936
 安泰 三〇六 677
 安道义 二七一 615
 □兴福 三九一 872
 米来迓 三〇四 673
 许方济 三六五 837
 许立正 四一六 933
 祁维材 四八 166
 阳玛诺 三一 110
 阳秉义 二八五 633
 孙觉人 三七〇 843
 孙璋 三二四 745
 纪文 三六三 836
 纪类思 三一九 725
 纪理安 一九八 477

七 画

□玛诺 三三一 757
 □玛窠 三三七 763
 麦大成 二八四 632
 麦西蒙 四〇三 917
 麦有年 三一七 722
 麦安东 一〇 47
 麦安东 三〇二 672
 麦雅谷 一九七 477
 杜纱微 三八〇 862
 杜奥定 七二 220
 杜禄茂 二三 85
 杜德美 二六〇 594
 杨 四五二 1052
 杨方济 三四七 773

杨 达	四〇〇	915	利玛弟	九九	289
杨自新	三五七	826	利玛竇	九	31
杨安德	二〇八	488	利类思	八〇	235
杨若望	三七八	860	利博明	三一三	684
杨若瑟	一三〇	365	何大化	七八	227
杨若翰	二一四	491	何大经	一八六	468
杨德望	四二七	970	何云汉	三一六	720
克森德	一九〇	471	何天章	一六四	412
贡玛诺	四五—	1052	何多敏	二二四	499
苏安当	二五五	580	何纳爵	一四九	390
苏如望	一六	62	伽若瑟	四一三	929
苏 纳	一一五	318	狄若瑟	一三三	367
苏 霖	一六一	400	邹	四六七	1061
李方西	八七	254	闵玛弟	二〇九	489
李西满	一四四	385	闵明我	一三五	369
李玛诺	二〇	77	汪达洪	四二六	963
李 良	二六六	603	汪多玛	一四三	384
李若望	二一二	490	汪儒望	九六	284
李若瑟	二二七	501	沙守信	二五四	578
李范济	七六	226	沙如玉	三二三	742
李 明	一七二	441	沈东行	三三六	762
李国正	一八五	468	沈弥格	一九九	480
李俊贤	四三八	1041	宋君荣	三一四	685
严守志	四三二	1019	宋若翰	二四四	561
严嘉乐	三〇一	669	张方济	一八四	467
吴 历	一五六	396	张方济	一八七	469
吴尔铎	一一六	319	张安当	一四五	386
吴 君	三三四	759	张安多	二七五	620
吴直方	三八一	863	张玛诺	九四	281
利圣学	二二九	503	张 诚	一七三	444
利安国	二二一	496	张 舒	四〇一	916

张貌理	二九一	641	□若翰	三五四	810
张儒良	一五〇	390	范大讷	四四四	1048
陆安德	一二一	332	范方济	一四〇	379
陆玛诺	二二三	499	范礼安	六	20
陆伯嘉	二六五	603	范有行	七七	226
陆希言	一七八	461	范若瑟	二四六	565
陆若汉	七一	216	邨维铎	四四五	1049
陆若瑟	一六七	416	尚玛诺	三三八	763
阿瓜多	四四三	1048	尚若翰	三八五	868
阿则维多	九二〔附〕	274	罗历山	五三	189
陈方济	一八八	470	罗历山	一五二	391
陈圣修	三三二	757	罗历西	四五七	1054
陈多禄	三四〇	764	罗安当	二一一	489
陈善策	三一八	722	罗如望	一八	71
努纳爵	六九	214	罗玛弟	二一七	492
努若翰	一二一〔附〕	336	罗玛诺	一九六	476
□纱微	三二六	753	罗怀忠	二九四	650
纳爵	四四〔附一〕	155	罗启明	三九九	915
纽若翰	三二五	750	罗若瑟	四五八	1055
	八	画	罗明尧	四五三	1053
林公撒	一〇九	309	罗明坚	七	23
林方济	四〇六	920	罗迪我	一三一	365
林本笃	六八	212	罗秉中	三二八	755
林安多	二〇六	486	罗佩思	二九八	665
林玛诺	一一〇	309	罗阁伯	一三二	366
林若瑟	四〇五	919	罗类思	一七四〔附〕	459
林济各	二八〇	628	罗班	三六〇	828
林斐理	二五	87	罗雅各	一二八	364
林德瑞	三六九	841	罗雅谷	五五	192
□若瑟	三八九	871	罗斐理	一六八	417
			罗德先	二四五	562

秉多	三〇九	679
金玉敬	一五八	398
金尼阁	三二	115
金百炼	一三七	376
金弥格	七〇	214
金弥格	一八二	465
金济时	四三一	1013
金澄	二〇七	488
周若瑟	三四二	766
庞克修	二七〇	615
庞若翰	一六六	415
庞迪我	一九	73
庞类思	五七	199
庞嘉宾	二二〇	494
法方济	二〇〇	481
法安东	四一二	928
法安多	一九四	473
法类思	四四	155
河弥德	四一五	930
波尔德	四四六	1049
郑玛诺	一四一	380
郎世宁	二九三	646
郎安德	一一七	320
郎若瑟	三九五	908
房日升	二九五	652
迦尔范	三四四	767
孟	四五五	1053
孟三德	一一	49
孟正气	二三一	505
孟由义	一五九	399
孟儒望	八二	249

九 画

柏应理	一一四	311
南光国	二三四	525
南怀仁	一二四	340
南怀仁(奥地利)	三五二	790
查林格	三四三	767
赵中	四六四	1060
赵加彼	三三三	758
赵圣修	三四六	771
钟巴相	一三	53
钟鸣礼	三四	127
□保禄	四五四	1053
侯钰	四三九	1041
洪若翰	一七〇	423
洪度贞	一〇一	291
洪度亮	一四八	389
客方西	九七	287
费乐德	四七	163
费约理	二〇一	481
费玛诺	五〇	186
费若瑟	三四五	768
费奇规	二一	81
费隐	二七四	617
费德尼	三六二	863
费藏玉	八九	260
费藏裕	五八	200
胥孟德	二九二	643
姚若翰	四二三	960
贺清泰	四三六	1030
骆入禄	二四	86

骆尼阁 四〇七 920
 骆保禄 一九五 474
 十 画
 班安德 六〇 201
 桂德望 四四八 1050
 都加禄 一五五 395
 索玛诺 二六七 609
 索智能 三二〇 728
 索德超 四一七 933
 聂仲迁 一〇四 300
 聂伯多 六四 206
 聂若望 二四七 566
 聂若翰 二六二 597
 贾克兴 四四〇 1042
 贾宜睦 八一 247
 贾嘉禄 二二五 500
 顾铎泽 二五七 584
 夏德修 二八八 635
 晁俊秀 四三〇 979
 恩安当 二三八 545
 恩理格 一二六 360
 钱德明 三九二 873
 倪天爵 三〇七 678
 倪雅谷 三七 130
 徐日升 八三 250
 徐日升 一四二 380
 徐必登 二九 106
 徐茂盛 三〇五 674
 徐复元 五九 200
 徐懋德 二九九 665

殷弘绪 二四二 548
 殷铎泽 一二〇 327
 奚安当 一五七 398
 郭天庞 一七五 459
 郭天爵 一八〇 464
 郭中传 二五〇 570
 郭方济 三八四 867
 郭巴格 一一二 310
 郭玛诺 六一 203
 郭玛诺 一一三 311
 郭玛诺 四五〇 1051
 郭纳爵 七五 224
 郭若望 二〇四 483
 郭居静 一五 57
 高一志 二六 88
 高若望 三三〇 756
 高类思 四二八 975
 高慎思 三九六 911
 高嘉乐 二一三 490
 席 宾 三〇〇 668
 唐玛诺 二四〇 546
 谈方济 三七五 846
 陶 四〇九 925

十一画

培莱思 三 14
 梅若翰 二七九 627
 梅 高 八六 253
 黄安多 三二二 731
 黄明沙 一四 55
 曹貌禄 四一一 927

龚当信 二五六 580
 龚尚实 一六五 413
 鄂本笃 二七 97
 崔保禄 三九〇 872
 康玛实 四四〔附二〕 156
 康斐理 三九三 906
 随弥嘉 二八三 631
 隆 盛 二六一 597

十二画

韩国英 四一九 938
 □斯唐 三五八 827
 彭加德 二六八 605
 葛安德 一三六 376
 蒋友仁 三七七 848
 蒋若翰 二四九 569
 喜大教 二九六 653
 □雅谷 三四一 766
 雅嘉禄 三一五 719
 程儒良 三二七 754
 傅方济 三一二 683
 傅圣泽 二四三 555
 傅汎际 四五 156
 傅安德 三八六 869
 傅作霖 三五三 805
 傅沧溟 一〇三 298
 傅其达 四四九 1051
 储斐理 二八七 635
 腊伯都 四二五 962
 鲁日孟 一四七 388
 鲁日满 一二二 363

鲁仲贤 三六七 839
 鲁伯都 一九一 471
 鲁类思 一九二 471
 游文辉 二八 105
 曾类斯 二一〇 489
 曾德昭 四一 148
 谢贵禄 六六 210

十三画

蓝方济 四〇八 924
 雷孝思 二三六 537
 鲍友管 三五〇 778
 鲍仲义 二〇二 481
 阙 名 四六二 1059
 阙 名 四六三 1059

十四画

赫苍璧 二五九 589
 嘉尔达 三〇九〔附〕 680
 嘉尔定 五二 187
 嘉类思 三五五 811
 蔡按铎 四六五 1061
 裴方济 三〇三 672
 管玛尔 三七一 843
 谭玛兰 七四 223
 翟敬臣 二三〇 505
 熊三拔 三〇 106

十五画

樊西元 一九三 472
 樊守义 三一〇 680

樊继训 二五一 573
 黎守石 二二 84
 黎伯腊 四 17
 黎耶腊 四 17
 黎若望 五一 187
 德 四六〇 1056
 德玛诺 二七七 622
 德其善 二七三 617
 □德望 三三五 762
 滕若瑟 二八九 638
 颜尔定 六二 204
 颜理伯 二三二 508
 潘廷璋 四三七 1036
 潘玛诺 一五三 392
 潘国光 七九 230

十六画

薄贤士 二四一 547
 霍 三一 683
 穆方济 三九七 914
 穆尼阁 九一 266
 穆尼阁 一〇五 303

穆亚立 一二七 363
 穆安东 三〇八 679
 穆玛诺 三八八 870
 穆若瑟 一五四 394
 穆若瑟 二七六 622
 穆迪我 一〇八 306
 穆保禄 四四一〔附〕 1044
 穆类思 四四一 1042
 穆格我 一〇七 305
 穆敬远 二四八 557

十七画

戴进贤 二九七 654
 魏 四六六 1061
 魏继晋 三四九 775

十八画

瞿安德 九二 270
 瞿良士 二二二 498
 瞿良道 二一五 492
 瞿笃德 一二三 339
 瞿洗满 六三 204

后 记

费赖之撰写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是我国基督教史籍中之名著。全书共著录四百六十七人传，书目约八百种，资料丰富，内容广泛，涉及明清两代当时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及农民起义等方面，对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明清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很有参考价值。此书于1886年撰成，迄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但传世的仅有法文本，且引用资料语种众多，有德、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等文，过去我国学者参考使用此书，为数极少。

冯承钧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学识渊博，精通法、英、德、意、拉丁等文字，尤以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见长。生平译著甚多，专书与论文约一百七十余种，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即其译的一种。冯先生于1935年开始翻译此书，因计划随译随刊，故将全书厘为十卷，1938年即将此巨著译完。但仅于1939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册（第一第二两卷，即原书前五十人传）。其余八卷（即以后四百一十七人传），在1946年冯先生故去前终未能出版。冯先生逝世后，这部译稿尚保存家中，后交予向达先生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鉴于此书的重要史料价值和学术界的需要，最近中华书局决定将它列入《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并征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意，将其译稿复印出来，由我们

整理。在此我们特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表示深切谢意。

我们整理冯先生此译稿,除将文内疏漏之处作了校正外,译稿中未译出的人名和地名,都作了查补。原书征引之西书,冯先生只将法文书译出,其他西书皆未翻译,冯先生在序文中已讲明其意。但考虑到书中语种众多,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了解全文,又将所未译之西书,都作了补译,并将各传中所录书目约八百种,另编一《本书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附于书后,俾读者便于检索。另外,还补译了原书中所附《主要参考书目》及《译名对照表》。此书冯先生原定名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原书名为“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按此书各传中著录之书,约达八百种,因此补加“书目”二字,俾能符合原著之名,且能体现全书内容。书名中原译“入华”二字,也有未妥之处,盖书中亦收入非国外来华之传教士;现将“入华”改为“在华”,以副其实。因学识所限,我们在整理中可能有不当之处或错误,请读者教正。

最后,还应说明,在补译外文方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郭慕天先生、上海天主教爱国会丁宗杰、梅乘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同志给予大力协助。北京朝阳医院杨秀珍医师在工作之余,不辞辛苦,编录了《本书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及《译名对照表》;中华书局陈雅同志还编录了本书的《传目索引》,仅在此一并致谢。

郝镇华 陆峻岭

1986年5月于历史所